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冊目錄

明治己巳孟春刻成

賴山陽先生鈔本

大日本史賛藪

平安書林
平樂寺
擁萬堂發行

據明治二年（一八六九）
京都平樂寺、擁萬堂刻本影印

叙

偉丈夫之在世出則立廟堂之上端冕正笏參決大義躋斯民于仁壽之域入則雍容閑雅与名流高士攜挈角逐以立不朽之言是豈非偉丈夫之所為哉水府義公抱英邁特達之資生覇府昭運之時

天下治平無所展其力嘗讀伯夷傳慕其高義慨然有志賛述退而就國以翼戴
王室維持世道為己任一時名流悉赴其徵相率翼賛公之志自神武断而臻近代蓋其間數千年其治亂興亡之故典章兵刑之變人之淑慝忠姦之蹟粲然羅列而間立論賛雅頌其功德其論約以悉其賛簡以確蓋其心正故議事不偏其學醇故論人不私而文字穩當絶莫有激昂悲愴抑欝不平之氣亦可以觀公之心矣而諸儒翼賛之効亦不為尠也豈与丘

明馬遷之輩借古人以漏自家之憤者可同日而語哉司馬君實負海岱之望而編集通鑑其事業文章固不愧三代之英千歳之下使讀之者粛然起敬其為人既足于千古而後通鑑之一書以垂諸不朽矣公以東照公正胤抱有

為之資韜晦存養遂定一代大
典比之君實撰通鑑其優劣抑
何如哉蓋

吾朝自
王室之衰覇府擅權爭亂相繼臣
弑其君者有焉子殺其父者有焉
天經地緯殆將絶矣公獨以尊王

大義為任揭名教于既墜於是乎
天之經地之緯復明于世是其効
有過于君實而莫不及也謂之非
偉丈夫得乎哉論者曰史之有論
賛本屬賛疣美人不借粉飾天
真自露史既紀其行事正邪判
然何以此賛疣為耶曰史之有論

賛蓋不得已也今夫事君忠矣
事親孝矣雖嬰孩孺子猶能知
之知而不能致其知故有箠撻之
勞仍不免犯上也史雖紀其行事
輙誣罔其人使抱冤于地下是仁
人君子所不忍也若夫事之是非
情之曲直紛緒不可尋者雖明者

或惑焉況其下者乎以此有論難
有論辯有論賛丘明之傳馬遷
之史可以觀矣公據以取法則賛
疣之誚所不避也歟故學者先就
本紀明其事實而後就論賛求
之乃其是非曲直与正邪之蹟可
得而領也而公立論賛之意亦可

知也。此書本係城多氏藏板。頃
書肆某等。欲公諸世。乞序於余。
余嘗讀此書。欽公之風者久矣。
曰不辭而序。
明治己巳假宣月
長岡恂　醒卿謹撰

大日本史賛藪　敘　〇五

大日本史本紀贊藪卷之一

神武天皇紀贊 卷之一

贊曰。神世之事。邈邈眇忽。考諸古事記日本書紀。其略可見矣。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開闢宇宙。生成萬物。大日孁貴。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乃神乃聖。不可測度。至皇孫瓊々杵尊。離天磐座。降而主於瑞穗國。皇祖授天璽鏡劍。以詔寶祚之隆。器則三。道則一。其旨遠矣。然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雎盱跳踉。暴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廼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定天日嗣。遂為人皇之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德。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摸宏遠矣。

綏靖天皇以下。至開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綏靖英毅果斷。負荷大業。與毋兄神八井耳命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宜乎。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帝。淵默冲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皡々如也。纘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為之德。不宰之功。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

崇神天皇紀贊 卷之二

贊曰。太祖闢壤經世。列聖播德育民。然肇造之初。區宇之廣。遐方獷俗。猶或不服王化。而利用厚生之道。亦有未能周摯者。其有蒙以養正之象乎。蒙者物之穉也。故受之以需。崇神以濬哲之資。施仁恤之政。勸農務本。移風易俗。制以調役之法。教以長幼之序。而又分遣將軍於四道。以征不庭。允文允武。庶績咸熙。其有剛健中正有孚光亨之象乎。故繼體求治之詔曰。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膽瓊殖用隆。當時亦稱其功德曰御肇國天皇。豈不美哉。凡敬神尊祖。奉天之道也。君臣畏愼之要。國祚久長之幾。皆所係焉。帝畏神威。遷三器於笠縫邑。別摸國寶以安殿內。誠敬神之至也。聖子神孫相承傳於無窮。而人神相遠之漸。亦基于此。後王其可不思帝敬恪神祇之故乎。

垂仁天皇以下。至成務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垂仁生而岐嶷。夢兆既叶。總攬乾綱。識知帝位天授。非人力之所能致也。至其以土偶代殉葬。則惻怛之誠。惠天下後世。至深遠矣。可謂知衰道而得仁

者也。蓋當此時去上世未遠。魑魅魍魎物怪神姦。布濩山澤。神人雜糅。景行英武天縱。知勇兼資。不憚跋涉之勞。親征西陲。指授方略。善擇將帥。遂使日本武尊御諸別王征伐東夷。崩角脫距。殲魁剪兇。妖氛廓清。四海寧謐。神武奄有中州之業。于是有光其功與夏禹侔矣。成務毓德儲宮。志慮周遠。畫國郡開阡陌。立首長定等差。澤浹遐邇。民志定矣。蓋崇神分征四道之烈。至景行而彌著。數寧黎庶之德。至成務而益隆。若二帝者。可謂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矣。

仲哀天皇紀贊　卷之三

贊曰。天璽鏡劍。神祖所以傳萬世者。而古昔稱頌威靈。則必擬三器以旌其德。景行征筑紫。賊帥神夏磯媛來降。仲哀討熊襲筑紫。五十迹手來迎。皆奉瓊鏡劍以須皇獻。其爲物也。固不足辨。而五十迹手稱三器之德。則其言未嘗不美也。景行東征西討。不遑寧處。特險肩固之徒。靡不率服。而熊襲餘燼有時而復然。仲哀以皇姪入纂大統。躬屬櫜鞬周旋險夷。大有其父日本武尊之風。遠略未振。崩于行宮。惜哉。皇后總戎。訖能盪定熊襲。芟夷妖賊。餘威所加。遠及三韓。其王厥角稽首稱蕃朝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皇后藏干戈於武庫。而四海無復烟塵之虞。征韓雖非帝之志。而武功足以恢隆其業矣。

應神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仲哀崩殂。應神降誕。胎中天皇之稱。見靈異於聖表。時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其義不可得而聞也。蓋上古淳素。固非後世爭貪天位之比。而太后英烈。政自已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頽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々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后長存則吾終身爲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當時干戈既戢。而阿直岐王仁慕化而來。文教之興。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啓昌運歟。

仁德天皇紀贊　卷之四

贊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壑。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敝而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既富。爨烟盛起。百姓爭請輸稅調修宮殿。而帝不聽。又經三載然後聽之。勿亟子

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之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侈。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斯可以贊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觀矣。聖帝之頌。出於當時。仁德之謚。上於後世。豈虛文哉。

履中天皇以下至允恭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履中置史郡國。允恭甄別姓氏。皆所以垂範後世也。履中未踐宸極。遽遭仲皇子之變。彊圉騷繹。黨與梗塞道路。嚮非反正之立效。則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天理之公。而善處人倫之變。幾乎周公殺管叔之心。而必欲得忠直之臣與之偕行。其慮遠矣。允恭躬齎圖籙。兢々業々。兄終弟及。臨馭四十餘年。仁德之化。浹洽人心。嗚呼休哉。

安康天皇雄畧天皇紀贊　卷之五

贊曰。允恭登遐。皇太子淫虐。衆之所棄。安康以弟伐兄。戡定禍亂。衆之所推。天命歸焉。尤宜戒愼恐懼以修前王之政。而又弒皇太子之叟轅。以謀殺皇叔。則昏而虐矣。奪其妻而爲后。則放而滛矣。匹庶防患者。猶所不爲。其罹禍宜矣。雄畧猛厲嗜殺。急於討賊。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々。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于將亡。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爲成憲也。暨乎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遠安邇悅。天下歸心。遺詔諄諄。歡誌得人。大哉王言。頗有漢武輪臺之意。星川王之凶惡。皇太子之仁孝。帝能洞察。以警臣庶。猶武帝之燕旦胥而立昭帝。雖星川恃逆。終不能

悛。而大臣誅之。易如反掌。豈非顧命之力耶。要其雄村大畧。亦曠世之所無也。

清寧天皇以下至仁賢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列聖以神明之胤。居九五之尊。貴亢之極。鮮能聽斷獄訟。而清寧親錄囚徒。罷犬馬器翫之獻。可謂勤儉之主矣。能舉顯宗仁賢二帝於側陋中。畀以大器。繼纘皇統。其公天下之心。可與日月並明矣。二帝相讓。天位間曠。故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雖不踰年不成君。而皇支神胄。固非紫色蠅聲之比。亦一時之權宜也。顯宗以弟先兄。仍以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

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僞。一旦垂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飭躬行化。咸臻時雍之治。度越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宗儒蔡沇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二帝其庶幾乎。至仁賢發陵之諫。則發乎傷父之哀。而循於敬君之禮。以能感動時主。不使陷于非。其義之盡。誠之至。又將俾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於此取則焉。懿哉。

武烈天皇紀贊 卷之六

贊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鉤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者歟。

繼體天皇以下至宣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繼體以帝室疏屬。無尺土之封。羈旅單寒。晦處北鄙。及大臣定策來迎。則尊嚴自持。正席引見。不爲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夫巨室世冑之心者。遂踐九五之位。而厭億兆之心。又能孜孜圖治。求賢致意農桑。弗敢逸豫。武烈之弊政。一旦更革。而海內得以蘇息焉。自非睿哲淵懿。弸于中而彪于外者。其孰能與於此。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朗。不忝不忘。率由舊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欽明天皇以下至崇峻天皇紀贊 卷之七

贊曰。欽明朝。新羅滅任那。奪我日本府。而高麗大亂。百濟藉皇靈之遐暢。介立彊寇之間。救援屯戍。國家始多事矣。帝臨崩猶以興復任那爲言。興滅國繼絶

世。固非好大務遠之比。亦所以問罪討亂宣揚可畏天皇之徽猷也。方是時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欽嚮其教。而一二大臣猶有不可者。敏達睿明特立。不信其法。詔蘇我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慫他人。天語可謂簡要而禁之。勿慫他人。則知其法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爲之。毀絶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厩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

滔滔漫。遂至侵軼朝儀。擾亂國典。殆相出入而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此識得失隆替之樞機也。崇峻疾惡已甚。言出禍隨。履霜有漸。堅氷自至。可不戒哉。

推古天皇紀贊 卷之八

贊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皇后。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帝既正坤則於往日。握乾符於當宁。誠宜修擧政令。以遵祖宗之道。而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剏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

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其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然帝頗知駕馭之道。馬子請賜葛城縣。帝下詔拒之。辭直理正。不惡而嚴。馬子雖專恣。終不能違此。其不必假於馬子者。亦可以觀。而弑逆之罪。則晏然無所問。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耶。遺詔薄葬。憂恤百姓。此固君德之美。而不能顧命大臣。以定皇嗣。雖有遺囑舒明帝。警戒山背王之言。而大臣不得與聞。遂致紛紜之論。惜哉。舒明繼纘鴻緒。厥德無愆。可謂良主矣。

孝德天皇紀贊 卷之九

贊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厄而不行者。孝德以慈儉為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擧。萬目畢張。懸鍾設匭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罷市司津濟之稅。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戶籍。禁兼竝。辯上下。定民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其戒飭國司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富乎言乎。此

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觀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眞好儒術矣。人誰無過。能改為美。誤信比羅夫之言。卽日罷役。人皆仰之。如日月之食焉。蓋帝天資既粹美。知人善任。輔以皇太子之德。與中臣鎌足之忠。制度備而紀綱振。可謂財成輔相能成天下之泰矣。舊史稱其崇佛法。輕神道。此雖春秋責備於賢者之意。而嘉謨休烈。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焉。

齊明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後位肇於皇極。後世上

謚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
帝能暫遵古道。綜理萬機。誠爱感格。禱雨而應。遂有
至德天皇之稱。然威權移于蘇我蝦夷父子。而僭逼
已極。逮天智帝手斬入鹿。而帝大驚。此雖女主。智慮
之所不能及。而至再踐天位。則命將授律。遠救百濟。
親帥舟師。爲之聲援。英邁之風。亞于神功皇后。蓋亦
女主之所難能者。而窮極土木。不免狂心渠之譏。何
前後之相反也。史載輿人之誦。則其實有不可得而
掩者焉。

天智天皇紀贊　卷之十

贊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找剪天支。公
然無忌。罪惡貫盈。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而
奉女主。九五不應。樞機易泄。不得已乃擇賢智之人。
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於論座之側。其功
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
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
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
及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
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而若虛。成而無跡。
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
焉。即位之後。益自節儉勤劬。罷石棺之役。弛禁城之
勞。歌咏之發。莫非以百姓爲念。而又能好學尊賢。則
諸古而施諸今。興學校以明教道。定禮度以齊俗化。
制刑書以示法象。凡崇神之規模。孝德之經綸。至此
大備。論者推其弘闡皇猷之功。而上與神武相配。抑
亦宜矣。

天皇大友紀贊　同上

贊曰。是是非非。天下之公論也。至壬申之事。則舉世
莫能辨其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
勝嘆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剃髮

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
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
不以大友係紀。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
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天智登遐。以至天武得志。凡所書機務政令。非帝而
出於誰歟。其書近江朝廷。豈非欲蓋而彰之謂乎。觀
者就而繹之。則其是非曲直。自不能掩。今不敢以私
意斷之。一徵舊史之成文。立爲本紀。抑亦從天下之
公論也。蓋壬申之亂。其原起於天智不蚤定儲位。及
疾革方策立之。亦已晩矣。嚮使速正青闈之號。則人

心有所係屬。而皇緒大定矣。聖慮豈不能及之。殆勢有所不可歟。帝亦文雅有餘。而材畧不足以敵天武。是以旗鼓一交。而大事去矣。淡海三船歎其天命不遂。豈唯天哉。而亦由人也。悲夫。

天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一

贊曰。逆取順守。蓋陸賈權時之語。而非聖人之大經也。遂使姦雄得藉口湯武用濟其私。後世視以爲常。恬不知怪。嗚呼取之固不可逆。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帝以雄傑之資。處危疑之地。出家修道。深晦其機。一朝飈起電掃。取京師如振落。駕馭將帥。算無遺策。故能濟其大志。卒定累葉之基。勳庸大集。迺偃武修文。施于政事。皆有可觀。蓋守之雖以禮樂。而取之未免用干戈。舊史稱其雄抜。良有以也。

持統天皇紀贊 卷之十二

贊曰。帝居天武之正嫡。周旋軍旅之間。贊畫機密。多所毗輔。坤儀既正。壼政克諧。及踐大位。能平大津皇子之亂。却新羅之貢。而責其無禮。誠非庸常主之所能及者。矧以衣褘翟之人乎。薦天智之冥福。置國忌於崇福寺。以爲永制。可謂孝矣。然大友親其弟也。拘天武之私。棄父皇之命。戎車駕。而同氣相戕。則雖能輸追遠之誠。而父皇在天之靈。其能享乎。不可得而知也。

文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三

贊曰。帝以嫡孫承緒於皇祖母。遜位受禪。實助于此。自時厥後。萬機未倦。輙辭宸極。而朝覲温凊。鑾輿屢駕。尊爲太上天皇。養以四海之富。而優游和樂。以終實算者。歷世相繼而然。傳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豈不信歟。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花之新敷。陽曦之將中。始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丕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質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俾帝享年之永遠。則德化所布。將有不止於此者。可勝惜哉。

元明天皇紀贊 卷之十四

贊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稚。未堪負荷大業。迺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

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之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贊諸鬼神而無疑。故能致雍熈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美矣。

元正天皇紀贊 卷之十五

贊曰。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毋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讃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

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孁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聖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六

贊曰。帝為皇太子。久侍元明元正二帝。故即位之初。畏天變。憫黎庶。徽猷善政。頗有古先哲王之風。其在儲闈。元正使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輔佐之。此周召傅保之義。而列聖之所未及。可謂美矣。蓋其初政可觀者。皆二帝訓導之力。而二親王啓沃之功也。臨馭日久。驕泰易生。而帝舉動輕佻。土木妄作。恤下之誠不能勝事佛之心。殫天下之財力。以鑄方廣佛像。剏建國分二寺於七道諸國。率億兆之民。以歸浮屠之法。三善清行所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者。切中時弊矣。豈二親王匡救之德。有所未至耶。抑以二帝亦素所好。寢成其風而然歟。後之營搆伽藍者。莫不以帝為依據。其所以詒厥孫謀。不與先王之道異乎。唐時因置內道場。豈帝亦效之歟。男女雜糅。緇素淑淆。其弊殆甚於唐。然舊史隱諱其事。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

廢帝紀贊 卷之十八

贊曰。帝以宗室之胄。附麗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耳受私恩。其無操守。昧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大統。雖由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改易官名。更張法制。良規懿範。疊見簡書。紀綱若將振舉。而不能救上皇之內行。皆仲麻呂干譽獵美之為也。及道鏡得寵。帝之處心亦苦矣。知而不言。則禍將不測。言之則逢彼之怒。寧受譴責。不得不言。故仲麻呂敗而上皇誣以其黨。卒致踰垣之變。哀哉。

稱徳孝謙天皇紀賛 巻之十九

賛曰。帝再負扆。正位乾綱。發號施令。綜理萬機。教習禮樂。勸督農桑。俾天下擧隱逸高尚之士。家藏孝經一本。皆可以爲世範。而始焉寵藤原仲麻呂。終焉嬖僧道鏡。姦慝横行。忠良拑口。赦宥之令屢下。而告密羅織之獄接踵而起。帳字開平。蠶文表德。甘受欺罔粉飾太平。白龜青馬之瑞。與佛舍利並見。而天下不勝寃枉。相率顧天。蓋帝資悍戾之性。而懷淫縱之行。我時主勞國支。或請建儲。怫然不納。獨尊道鏡。称之以師。而猶不足。又封以法王。禨祥神語之僞紛紜並作。將必以緇服加黄袍。予以祖宗天下而後已。甚矣其與唐武后之世相似也。舊史歸罪于道鏡。其亦薛懐義之徒歟。

光仁天皇紀賛 巻之二十

賛曰。帝父列諸王。累歷獻納。勝寶々字間。宗室有才望者。皆所猜忌。國本不定。人情疑懼。才者足以賈禍。孱者不能自立。而帝乃韜晦。與時浮沉。其得坤六四之義歟。及称徳登遐。大臣定策。終居九五之尊。摽井白壁之童謠至是驗矣。蓋天武之統至称徳而絶。及帝踐位。方得復天智之統。中宗功德之在人心。終不可泯焉。夫豈人力也哉。若帝之器宇君德。則舊史書之備矣。

桓武天皇紀賛 巻之二十二

賛曰。自神祖都於橿原。列聖遷徙不常厥邑。蓋亦從衆所欲也。元明遷自藤原定鼎平城。故其告論王公有殷宗五遷。周后三定之詔。聖武乘豐富。好侈大。或從恭仁。或營難波紫香樂。然終不欲拂物情。還都平城。以迄光仁。衆志所嚮。畧可觀矣。帝英畧蓋世。恢量包荒。尋墜緒。擧廢典。祀於圜丘。以展敬天報本之誠。征伐蝦夷大奮于戚之威。蓋蝦夷之爲種類。暴戾恣雎。急之則雲散。緩之則鳥集。不有大懲。禍將不輟。帝善擇將帥。責以成功。斬獲酋長。擴俗讋服。恢弘祖宗之業。有光前烈。乃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然觀藤原緒嗣之諫。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則征夷遷都。亦非無勞。而帝度德量力。爲一勞永逸之擧。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苟非帝之英武明斷則鮮能及之矣

平城天皇紀賛 巻之二十二

賛曰。日本後紀。散軼堙沒。存者不能什一。然賢否治

亂之迹。求之於闕簡破牘。猶有足徵者。嘗竊謂之。前此王室以色而敗者殆希。而帝首踐其禍何歟。蓋禍之中人。必有所受。其猶病之中身。必有所應也。帝聖質之瑰穎。專在猜忌外。欲察而內實闇。故不能不疑乎人。而兩宮嫌隙之易萌。疑於彼者。必信于此。故不能不惑乎左右。而婦有長舌。浸潤易行。遂至倉皇舉事蹉跌而噬臍。悲夫帝初政粗有可觀。宅憂纏悲孝道足以感人心。而鉗於豔妻。幾致覆亡。可不戒哉。

嵯峨天皇紀贊 卷之二 十三

贊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

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子。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失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兇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凊。及釈萬乘之重負。退享二官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焉能至此哉。然漢文短喪之制。後世有識議

之者。帝損之又損。雖不合於中道。而明燭死生之理。遺詔薄葬。攏緒於愛惜民力之意。則盎然溢於簡牘。況又天才煥發。下筆成章。其訓飭諸皇子。莫不以學術。而皆以政事文學顯於當時。右文之治。可謂隆矣。

淳和天皇紀贊 卷之二 十四

贊曰。平城嵯峨淳和皆桓武皇子也。亦猶履中反正允恭以仁德皇子相繼傳位。而太上天皇先後並存。我駕汾陽。奉危未央。琴書相娛泉石互賞。則為千古義事矣。蓋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頡頏桓武。中世人主。所

不易得者也。嵯峨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子之語。則正大洞達。絶無纖芥之嫌。公平之誠。可以無愧千載矣。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為嗣。而王固辭。更立仁明為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兄終弟及。上皇豫卜啟王之世。而善繼善述。帝克行周室之孝。洋洋乎其盛德也哉。

仁明天皇紀贊 卷之二 十五六

贊曰。漢張釈之論秦弊曰。徒文具耳。謂無惻隱之實

也。帝受淳和之付託。克纘丕緒。水旱疾疫。罪己卹下之言。史不絕書。而招捜稽檢之事。無不備至。日御紫宸視事。可謂勤於圖治。而崇重儒雅之效。亦可覩矣。然覈其實。則有不能稱者。豈非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文具之弊。而無惻隱之實歟。三善清行意見封事論帝。尤好奢靡傷農事。害女功。後房內寵之飾。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斯與史臣所記。不甚相類。蓋史溢其美。而封事得其實也。

文德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七

贊曰。帝勤於庶政。發奸擿伏。實錄所載備矣。蓋實錄之設。起於桓武。敕修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五朝實錄。而其書不傳。及攝政基經提舉史局。始選一時文臣。著帝之實錄。略加論斷。美刺兼舉。遂使千載之下得以考信而覈實。其舉善矣。然實錄之為書。記當時之事。辭多隱諱回護。凡人君之舉動。臣庶之謀猷。以至天下之大勢。不能明暢洞達。此實錄之通患。而其勢不得不然。竟與古史之體異矣。蓋弘仁天長以降人文日隆。延及帝世。薰釀酣浸。史臣之選。不亦宜乎。

清和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八

贊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為常。爲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年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忽然拔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予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原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苟非歷識崇教之至。則孰能臻此哉。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原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陽成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九

贊曰。廢立天地之大變。而開闢以來未有人臣行之者。孝謙皇帝以母廢子。天下猶以淡路帝之無罪為悲。於是基經乃以人臣擅行廢立。而朝野肅然。莫敢支吾。豈非帝之失德有以自取歟。傳云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帝之被廢。延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相府。功烈震主者亦兆於斯。究其所以。豈非天地之大變邪。

光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

贊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王文矩藤原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

攝政基經案見帝於大饗之座。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而以康孝為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熙洽者。惜哉。

宇多天皇紀贊 十一 卷之三

贊曰。新國史不傳於世。自帝馭寓以降。斷編殘簡。掇拾匪易。掛一漏百。譬諸裒腋成裘。操史筆者其難乎哉。然其梗概之可見者。猶足尚論。帝以英粹之姿。起諸兄而居少陽。及嗣寶圖。紀綱大振。其拒賀瑞之敕。

蕩滌粉飾之陋。源親房稱寛平之政。有上世無為之風。良有以也。蓋自清和溺於空寂。委政藤原氏。而相府之權日盛。帝有見於此。故擢菅原道真於非次。而與藤原時平相並秉政。知人之鑑。經邦之猷。可謂明遠矣。惜其崇信佛教之篤。一致清和之所為。傳位幼主。遂其初志。幸而守塁有器。嗣主賢明。雖藤原氏不能張其威福。而道真左降。藤原氏獨當國。子孫世握政柄。刑賞黜陟。一出於其門。而其弊遂至王室陵夷。豈非帝勇於歸佛。遺落國家。專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技耶。遺戒一篇。可備百王龜鑑。而法皇

尊號推與於帝。密教之分為二流。推帝為祖。過於梁武帝之捨身。甚於唐懿宗之流滯。佛教之盛至此。蔑以加焉。而其為害亦深矣。

醍醐天皇紀贊 十一 卷之三

贊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冑。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為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為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為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己咨詢。容納讜言。制作軌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惜乎載

籍不備。闕畧漸盡。猶堪摭拾者。大率災沴氛祲之類已。文獻足徵。則雍熙之風。必有可觀者。良可慨也。帝聰明仁恕。超軼前古。而信藤原時平之讒。黜菅原道真。遂使法皇燕翼之志。堙鬱而不伸。嗚呼。千載之下。使人不能無遺憾也。

朱雀天皇紀贊 十三 卷之三

贊曰。自藤原仲麻呂反于近江。天下不知兵革。幾百八十年。而有大同之變。嵯峨帝能施機畧而禍難立銷。昇平之久。殊方異域之所不能及。皆祖宗風化所被。而宇多醍醐之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故能致晏

清之治。而無風艸之警。暨乎帝世。長鯨猖獗。東南煽亂。擅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寛裕温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又有烽燧之虞。將天生數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紀綱而振頹俗乎。

村上天皇紀贊十四　卷之三

贊曰。帝王之學。莫大乎誠意正心。而賦詩屬文。非所貴也。帝勵精圖治。仁育群品。其亦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時無甘盤傳說之臣。故其所講。不過詞藝之末技。而聖賢授受之要。未之或聞也。使帝用力於帝王之學。則其所成就。豈特止於如是而已哉。然帝天資之粹美。勤於政事。民安其業。朝野肅清。蓋中世之明主也。繇此言之。延喜天曆之政。可與漢氏東京建武永平比隆。宜乎後世稱為至治也。

冷泉天皇紀贊十五　卷之三

律令格式所以為治之具也。守而弗失。則雖中材之主。猶足以主社稷養民人焉。帝容止似村上。而無賢德之聞。心疾似陽成。而無廢立之患。時屬昇平。政令修舉。豈非制度大定而治具畢張之效歟。列聖勵治之德。至此益可貴矣。

圓融天皇紀贊十六　卷之三

贊曰。甚矣權相之鉗人主也。將欲有為。而不能為。唯英傑之主。而能制下。若中材之主。則率受制於人。僅能遵守規度。不失故步。而謂之治平。見其形則是也。論其實則有大不然者也。帝之御極。禁網疎濶。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曆之政。至此衰矣。及釋重負。方為游觀登臨之舉。徒使後世稱其風流文雅。此豈先王游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權移相府。政不己出。哀衷所及。不過如此。悲夫。

華山天皇紀贊十七　卷之三

贊曰。漢爰延稱桓帝為中主。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圓融末年。朝憲廢弛。逾惰委靡。帝臨御日淺。然藤原惟成與藤原義懐戮力匡弼。紀綱頗張。一旦為藤原道兼所誘。脱屣萬乘。情[illegible]撲[illegible]。勢急束薪。此惟成義懐之所不能救。而道兼之姦謀。過於中常侍黃門之所為。則將謂之何如主哉。即位初。下詔求面折尸諫。何其美也。帝王之道。信及豚魚。而可以欺天下乎。其不克終宜矣。

一條天皇紀贊十八　卷之三

贊曰。所貴乎得賢才者。以其憲範王猷。能補袞闕。亮采熙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方帝之馭寓。號為多士。而謇諤骾直之風。概無所聞。王鳳之威方熾。而舉朝循默。無敢一效王章之忠憤者。果可謂之得人才乎。抑其所謂人才者。皆浮華靡藻之徒。而緩急不足恃歟。帝惻怛慈仁。雅尚淳朴。雖總攬乾綱。不能及醍醐村上之治。而維持風教。猶有愈於圓融華山之朝。然則臣鄰之力。未可全無。其得才能之士。亦可從而知也。

三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九

贊曰。自攝政良房居外祖之重。攝籙之家。莫不欲生女為后妃。以徼幸宰衡之任也。既進女而為女御。由女御而冊中宮。錮寵擅愛。一生皇子。則不擇長幼。不顧明闇。援而立之。其意若曰。是我家所生也。是我家所立也。太阿之柄。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盤互。韜禁戚懷。筦執樞機。而其間不能無梁冀之跋扈。楊駿之專恣。雖有英明之主。終莫能如之何。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帝雖黙禱求佑。果何所益哉。

後一條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

贊曰。國家之隆替。在民心之向背。民心一去。則有土崩瓦解之憂。雖有智者。不能留之。其可以留民心者。唯仁恕乎。帝在位二十年。政理未能淵洽。而刑憲或多寬縱。盜賊劫掠於輦轂。梟鷙跳踉于邊鄙。不得謂之清平之世。及其崩也。民感弛勞之恩。競供喪車之役。不仁而能如是乎。蓋帝亦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有所不逮歟。

後朱雀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一

贊曰。一條欲傳天位於小一條。以存冷泉之統。故不聽攝政道長而立小一條。為後一條之副。其公天下之心。可與嵯峨淳和媲美。而道長固欲帝繼後一條。以久擁外祖之權。及一條崩。並無所畏憚。終使小一條去儲位。而立帝為皇太弟。帝雖不能成先帝之志。而獨不愧於上東門院之言乎。其忘公而營私亦著矣。劉向所謂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者。非此之謂耶。帝雖有睿明之姿。而日月之明正有所蔽。雷霆之威不能獨運。當時外家之隆。可謂深根固蔕矣。

後冷泉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二

贊曰。蠻夷猾夏。獷俗難馴。自日本武尊略東國。挺武信威。蝦夷黔黎霑化。荒遐綏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

反于陸奧。源頼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憂矣。自厥時後。源率豪酋。邀功藉勢。相踵叛亂。雖以宗社之威靈。終歸於芟夷殄滅。而後　東國之兵。委質將家。其奕世為其臣僕者。亦萌蘖於此。蓋非帝之失德招亂。而列朝狃於苟安。頽惰婾靡。吏不奉法之所致也。遂使保元平治以後天下大勢一變。而不可復救。此天室陵替之樞機也。操國家之權者。將焉逃其責哉。

後三條天皇紀賛十三　卷之四

賛曰。一條以來。[illegible]歸戚里。薫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帝以非藤原氏出。前星殆易動搖。而光芒既著於壺切劍。足使權貴望而畏之也。及躬總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稱頌帝德。而紬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而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白川天皇紀賛十四　卷之四

賛曰。賣官鬻爵。固衰世之蠹政。帝承先帝之餘烈。賞罰運於沖襟。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反襲衰世之轍。

不亦繆乎。漢汲黯諫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溺釈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財殫力。営建佛宇。以求福田。破壊祖宗之憲章。朘削民庶之膏血。琱斲淳朴。天下日趨侈靡。皆多欲之所為也。傳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帝仁義不施。而多欲是務。退居仙院。殆經四紀。天子威令所加。無不如意。而林筭不修。斁敗倫理。保元之亂。釀蘖於此。可不鑑諸。

堀河天皇紀賛十五　卷之四

賛曰。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曹劌語莊公。以民弗從。孟子謂鄭子産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賜所乘某之貧窶。軫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每人而悅之哉。祖宗致治之道。莫不以大德化之。況討金授官。當時之弊政。積習成風。不以為非。其故何也。機務綜理於上皇。而帝不得決。雖有君德之美。而不能澤被生民。僅能如是而止耳。後三條之業。自此寢衰矣。

鳥羽天皇紀賛十　卷之四

賛曰。帝幼冲負扆。機務決於白河法皇。及躬萬機。嘉謨善政。無所著聞。而延暦興福二寺數交兵而鬪。雖

由列朝崇佛敬僧養成驕傲不法。而朝憲之廢莫甚於斯時。僧人睥睨廟堂。將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尚富春秋。而決然脫屣。退與法皇燕居逸豫。游觀登臨。每行必從。養志之義。可方軌於嵯峨淳和二上皇。而善後之慮不能企及。遂致京師蹀血之變。哲婦傾城。畏臣覆餗。蓋有以啓之也。

崇德天皇紀贊 卷之十七 四

贊曰。兵貴有名。師出以律。帝之擁兵爭恐蓄怨。固非一日。重仁親王既不得立。復位之念。切於夢寐。故舉歷朝之典故。以洩其憤於藤原賴長。君臣昏議以爲

舉事之秋。雖法皇惑於寵姬之言。而立四宮者。非其命耶。距崩七日。遽欲反其所爲。此逆父命也。敵國猶不幸災。帝爲人子。曾無哀戚之容。而輒動干戈。可謂有名乎。集烏合之衆。據白河殿。地非險固。坐受強敵。羈縻掣肘。將帥不得展其力。可謂以律乎。宜其敗衄汚衊而播遷南海也。憤恚切齒。果何所益。殆非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者耶。

近衞天皇紀贊 卷之十八 四

贊曰。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攝政忠通雖非良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悖。相去甚遠矣。帝親信忠通而疎於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使其永祚而親政。有所樹立。則忠通得盡其才能。而賴長亦無所肆其毒螫矣。憂鬱成疾。無何而崩。豈天欲降喪亂乎。何錫壽之不齊耶。

後白河天皇紀贊 卷之十九 四

贊曰。兄弟鬩牆。骨肉相殘。蓋人倫之大變也。保元之事不亦慘乎。崇德上皇之興戎固無名義。帝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拘而流之。不已甚乎。漢文以兄廢弟。猶有尺布斗粟之譏。帝以弟流兄。將謂之何。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古之制也。親王及三位以上

暑月薨者給氷。況天子乎。鳥羽法皇以辛丑崩。即夜葬之。是何禮與。此必當時有聞上皇之謀。而欲速襄事者。帝惑其言而從之也。人子之心。所不能忍。而帝能忍之。其能不忍於兄。此彝倫攸斁也。至於嬖寵藤原信賴。立招兵革。委任平清盛。及遭吞噬。逼於源義仲源義經。而下討源賴朝之詔。則朝令夕改。天下莫知適從。大權潛移于關東。而不知隳其祖詐之術。中材之主。亦所不爲。此與唐僖宗脅於強藩。下詔招討。且宣武而替太原。國祚終移于朱梁者。何以異哉。攝政兼實記清原賴業語曰。嘗聞之於通憲法師。帝之

為闇主古今必其比。叛臣在側。恬不之省。人雖言之。亦無所警。又載藤原俊憲語曰。法皇全然晉惠帝也。八王爭權。今將不遠。甚矣其言之也。此雖非臣子之所可擬議。亦當時之公論也。

二條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

贊曰。唐肅宗遷玄宗於西內。張后李輔國之所為。而肅宗不與知也。君子謂肅宗不孝。而肅宗不獲辭焉。上皇之於帝。慈愛既至。傳位受禪。出於上皇之志。而初無即位靈武之嫌。何故每事凌軋。至使上皇歔欷於邑乎。蓋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不欲上皇干預機務。

多方沮遏。而帝亦崇信姦回。矜能炫智。遂致二宮不協。而上皇之攬政事。曾不少如玄宗之居興慶宮。則上皇亦不能無累德。而帝之不孝。人主所未嘗有也。至尊無親之語。不幾一言喪邦乎。其得令終幸矣。

六條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一

贊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齔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玉海載通憲法師語。以為叡念所及。不恤人言。必遂行之。信乎其言之也。

高倉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二

贊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諡。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嗜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身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諡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安德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三

贊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為京師立王。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為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王矣。是遙廢帝。而名我為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畧。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

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未知之何也矣。

後鳥羽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四

贊曰。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曆踐祚。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為萬世法。藤原兼實議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議白板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其禮哉。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承欲誅之。此誠有為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憸壬姦邪。譸張

欺罔。而欲以畿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鋭。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冀癰疽之除。庸可得乎。況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萬馬犯闕。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寶字之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歸於人曰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神共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法皇也。

土御門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五

贊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蛇虺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能返。天乎何不鑒衷也。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皇胤。立後嵯峨帝於榛莽之中。璇源天潢。傳於無窮。而貽裕後昆。永錫爾類。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佑。果不誣矣。

順德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六

贊曰。魯昭公伐季氏。意如登臺請囚。請亡弗許。公室若將張焉。既而日入匿作。公孫于齊。及適壄之會。意如練冠麻衣。徒跣而請歸。此雖非其本心。而君臣之禮猶存也。北條義時。以將軍家臣。抗萬乘之尊。爵雖班於王室。位豈埒於命卿。而其狡猾之計。倔強之力。足以蔑視季孫。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禮也。帝聰敏有英氣。其意必以新院之言。為懦緩不切事機。故用群小之謀。以贊本院之舉。在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豈帝未之思乎。不能學于家覊之賢。而務

欲效郈昭伯之爲、其及也宜矣。

九條廢帝紀贊 卷之五 十七

贊曰。本院下詔。暴白北條義時之罪狀。天下孰不聳動。而王師敗績。遭陽九之厄者。時有不可也。及其窮蹙。讐之爲逆。今則奬之。係累征伐諸將。百方求媚於鎌倉。而終不能免。抑又甚於唐肅宗失信於史思明。而歸罪於死事之烏承恩。天下其誰信之。帝在襁褓。廢立任其所爲。獻生不辰。身播國亡。哀哉。

後堀河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八

贊曰。幼帝以順德皇子。爲北條義時所廢。而求高倉皇胤立之。此關東擅廢立之始。而置君如弈棋。然嗚呼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當此時。豈無一二廷臣。憤惋切齒者哉。然兵權已奪。赤手不得施力。俛首屏氣。而唯義時之命是聽。事雖異於王衍之勸進。勢殆甚於石勒之虢闕。其不排墻而殺之者幸矣。帝君臨之德。雖有餘裕。而爲義時所推戴。一有所動。則有不測之禍。故拱默聽其所爲。王風不競。亦甚矣。探本究源。則起於後白河法皇輕以刑賞之柄假人也。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四條天皇紀贊 卷之五 十九

贊曰。晉郤芮稱惠公曰。弱不好弄。楚鍾儀稱共王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列國之君猶如此。而況於天子乎。故太師太傅太保。通爲三師。而皇朝三司之設。皆其任也。帝嬉戲無度。蹉跌而崩。輔弼之臣。得無內愧乎。何保愼訓護之不至也。

後嵯峨天皇紀贊 卷之六 十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爲宦官所立者七君。故政柄在其掌握。以武宣之英傑明敏。猶不能去中尉之兵權。其餘可知也矣。帝以先皇之餘澤。爲北條泰時所立。刑賞黜陟。不得由己。一聽鎌倉之處分。勢固然矣。然宦官在禁闕。威脅人主。其勢順便。而北條氏在關東。坐制朝廷之命。宜若所難。而圖事揆策。無不如意者。置兩六波羅。爲之腹心也。是左右神策變爲銀鎗效節都也。欲不仰成。其可得乎。至於皇統判爲二流。建十年迭立之議。則有甚於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陵遲之極。可不寒心也哉。

後深草天皇紀贊 卷之六 十一

贊曰。詩美周文王之德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帝君德之至。孝友之篤。不愧祖皇之美。而不能

施文王之化者。時勢使之然也。及狂賊誅不軌。龜山法皇不能自明。至賜誓書於北條時宗。寧亦甚矣。藤原公衡之議。未可謂非。而帝孝友之言。發于至誠。遂使法皇免閑牆之譏。浮言飛章。從而銷滅。可謂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豈非孝道之大者乎。帝承一院之眞傳天下於皇太弟。而太弟不能盡爲身之道。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含弘光大之德。豈不美哉。

龜山天皇紀贊十二　卷之六

贊曰。帝王之德。莫大於仁孝。而材藝非所貴也。而況膂力乎。材藝膂力。而無德以輔之。此後鳥羽帝所以

速禍也。帝既遜位。置後院別當。以壓新院。此議何心哉。及北條時宗。承新院之旨。立伏見帝。則帝不能無怏怏之心。雖能鑒前代之覆轍。不擢其材武。而孝友仁恕之德。有所不足焉。推其所由。一院牽於偏愛。不念鳲鳩之平均。僅以長講堂領。資新院之供給。而帝之驕泰。習與性成。蓋亦有所馴致也。

後宇多天皇紀贊十三　卷之六

贊曰。蒙古忽必烈。秉并吞之勢。移兵于我。凶焰甚熾。朝廷之憂。莫斯爲大。而計議謀畫。無所聞。唯事禬禳禱耳。既而蒙古十萬之兵。得生還者僅三人。懲毖後來。杜絕覬覦之心。上之神祇保祐颶風大發。下之北條時宗。處置得宜。懸算與臨事無異。故能致此奇捷耳。帝雖有英畧。勢不得施。時論稱爲亞於後三條。殆亦有所見而然耳。豈歷美哉。

伏見天皇紀贊十四　卷之六

贊曰。皇統豈宜有二乎。二之階亂也。後嵯峨上皇專屬意於龜山。欲使其世有圖籙。而後深草之胤。不復得立。雖非大公至正之道。而大宮院面聞天語矣。在關東則北條時頼。敬奉遺詔矣。此宜一定不可移動者也。北條時宗不忍見後深草上皇之憂鬱。扳帝居

儲貳。原其情。似不可深罪者。而違遺詔之責。則不得辭焉。帝爲苞桑之計。欲傳祚于無窮。不得不倚關東爲重。故百方曉譬。而北條貞時逼於詔旨。立後伏見帝。此關東再違遺詔也。元弘之誅。焉得不加其子哉。

後伏見天皇紀贊十五　卷之六

贊曰。皇統之在龜山。分既定矣。關東豈得動搖之哉。源親房謂。關東將帥亦知龜山之爲正統。而慮或啓爭端。故分皇統爲二流也。蓋後嵯峨之立。專出北條泰時之意。而帝之立。亦由北條時宗之力。故動息不能違之。人主一以威權假人。則不可復收。後白河法

皇既誤之於前後鳥羽上皇亦失之於後關東苟無纂之可乘則雖有英明之主終莫如之何也矣

後二條天皇紀贊卷之六十六

贊曰後伏見帝之立也後宇多上皇不懌故遣藤原定房於關東譴責北條貞時貞時病之遂定兩宗遞立之策而帝得以登宸極然兩宗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耳豈得為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花園天皇紀贊卷之六十七

贊曰義學之變為單傳直指掃蕩層累駕騰之陋而發揮明心見性之旨故人主之精於佛理者往々嗜之其源出於龜山而浸淫於後宇多至於帝而匯焉帝以關東之建議得繼伏見之宗政理不能斷於宸衷而皆決之於六波羅及遜位閒曠益得研究禪旨至後醍醐討北條氏帝與後伏見上皇遷六波羅鎮將潰圍挾之東走流離狼狽僅而得免嚮之擁立推戴者反為其累然帝處喪亂之際不以榮衰嬰其心蓋有得於所學而其沉瀞亦甚矣

後醍醐天皇紀贊卷之六十八九

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条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恥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無憾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特倒戈之功蓄不臣之志狡猾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轅之日何也豔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脳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特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蔽不能孰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

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王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鎮陸奥之語不分文武為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厲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於嶇嶔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後村上天皇紀贊卷之七十

贊曰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既而被幽僅得脫虎口而遜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難故為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

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卑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款。帝明知其姦而許之。聲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孰不察之。蓋北轅之舉。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能突圍。而祝聃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冲。躬蹈行間。或赴邊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櫛雨沐。冒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麾。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長慶天皇紀賛　十一卷之七

賛曰。長慶後龜山二帝。承先皇之餘烈。偏安吉野。朝儀禮典。大率廢缺不能行。而猶能鼓舞士氣。號令四方。二十餘年。雖運移祚衰。而蹈義徇節之徒。之死靡二。神器所在。其可以維持人心者。乃能如此。蓋後醍醐之拒而弗授。知天命在已也。後龜山之與而弗悋。知天命既去也。當是時。足利義滿主和議。勸後小松。欲待之以受降之禮。而帝拒之。竟以父子之禮接之。雖在流離顛沛中。不失義之正者。凛乎其不可奪也。由是觀之。二帝在位。豈無嘉謨善政可書於簡牘者。而兵燹之餘。百不存一。惜哉。

後小松天皇紀賛　十二三卷之七

賛曰。皇統之判為南北。猶元魏之分為東西乎。曰非也。孝武孝靜皆出於孝文。固無所輕重。唯視名分所在為正耳。孝武為高歡所逐。而孝靜為其所立。則正統之在西。從可知也。皇統之出於後嵯峨。亦無所輕重。唯視神器所在為正耳。光嚴光明。皆為叛臣所立。非無神器。而所傳非真。則不得謂之有焉。然神器之輕重係人心之向背。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則神器

輕。天人惟一。道器不二。固非閏篡亂賊之所得而覬覦者。則皇統所屬。不待辨而明矣。明德中。帝受神器于龜山帝。於是乎皇統合而為一。聖緒傳於悠久。彼宇文普六茹。亦有所謂傳國受命之璽。而異姓吞噬。父子戕賊。豈可與皇統綿邈亘千萬世不可動搖者同日而語哉。然則神器之為靈物。自有所歸矣。嗚呼盛矣哉。

大日本史本紀賛藪卷之一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二

后妃傳十四 卷之七

國朝後宮之設。員次不一。曰妃。曰夫人。曰嬪。曰尚侍。曰典侍。曰掌侍。皆今之所載也。曰女御。曰御息所。曰更衣。曰御匣殿。皆後世所置。而女御最貴。寵之所在。從而冊立。其皇后中宮。並立無別者。蓋非古也。源親房既議之詳核。其實則桓武朝始置中宮職者。推尊皇母為皇太夫人之義。而非如後世配匹之例也。故清和踐祚。改先中宮職為皇太后宮職。據令義解。太皇太后亦可稱中宮。文武藤原夫人。聖武之皇太后。

而孝謙之太皇太后也。舊史書中宮。此其證也。然則古之中宮。所以別尊稱。而後之中宮。所以妣義皇后也。皇后中宮蒙門院號者。亦國朝之創例。而上徽號之謂也。亦有非二宮而授院號。或准三宮者。禮本人情。化先內治。尊崇之義。豈不休哉。蓋後世立后。必出藤原氏之門。他姓不得與焉。輔佐幼冲。秉持鈞衡。外戚之權日重。而宮闈之寵益隆。其如建禮門院。乃一時之勢。而非通制也。若夫坤德柔順。壼政穆宣。易贊家人。書美釐降。關雎之化既行。而椒聊之實蕃衍。皇紡清明。萬世不易。上無呂雉武曌之亂。下無霍顯賈下之禍。正位蘭殿。齊体玉扆。可謂美矣。如額田部皇后。寶皇后。鸕野皇后。皆以皇胤臨朝。緫禪翟而被袞冕。事詳本紀。參互可見。作后妃傳。

垂仁狹穗姬皇后傳贊 上同

贊曰。垂仁時。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姬皇后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夫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

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悲矣。觀其臨死有不可奪之志。求之後世簪紱之徒。亦有不易得者。孰謂簡朴之世。得之於淑媛之倫乎。若皇后者。可謂不愧女德者矣。自狹穗姬后之後。其正位內宮。以母天下者。卒能致貞淑而成內助之美。豈由其選色不選德之故歟。嘗回此考上世。置后妃。往々有亂倫理者。以仁德帝之明。猶納矢田皇女。降及桓武平城淳和之時。皆循舊俗。莫之克改。後之修史者。宜為國諱。然舊史所載。不得不據實而書。蓋鴻荒之世。民俗蠢蒙。男女蠢

然自遂無後種類之別。故雖朝廷之擧。猶有簡藝不經不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其曰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亦非當時實有此號。皆後世所追稱也。然則上古草昧之時。豈可以後世禮文已備之日例而觀之。故曰鴻荒之世有不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然其弊遂使風化已開之後。猶致有斁倫悖禮者。是可歎也。今因首敍皇后之事。附著于茲而並論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仲哀氣長足姫皇后傳贊（後世諡神功皇后○同上）

贊曰。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崩殂。皇后奮其威武。大誓

六師。執訊獲醜。掃蕩妖氛。卒能移兵平定三韓。建不世之勳。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諡曰神功。不溢美矣。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之日。誕皇子於筑紫。踰四歲而冊爲皇太子。遂據有大寶七十年矣。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爲卽眞。以列皇統世次。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爲天子者。而爲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柩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

卽眞也。且仲哀之崩。親王書曰神崇。而其事曖昧。不可詳。按然當時。或有不服其所爲。而擧兵抗皇后者。則其不能免後世之容疑亦宜矣。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雖然御纂極發渙汗。其所行則天子之事也。故今備書皇后擧動於仲哀應神本紀。而不揭年。庶乎得其正。而於親王修史之旨亦莫相乖矣。嗚呼應神居青闈六十餘年。踰七旬得負扆。設使不幸崩於皇后稱制之日。則赫赫皇統。將何所歸乎。此殆神之所佑。豈人力所能爲哉。

允恭忍阪大中姫皇后傳贊（卷之七十五）

贊曰。允恭之爲皇子也。謙讓不敢卽帝位。皇后固諫。卒回其意。爲太平天子。賢矣哉。及爲皇太后。雄略帝荒禽多暴虐。后置宍人部。以慰諭之。帝爲霽威聽敎仁恕。饒有母儀天下之德焉。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傳贊（同上）

贊曰。雄略天資勇猛。蹈殺寃豕。欲斬舍人以洩其怒。群下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姫之諫莊王矣。

聖武藤原皇后傳贊（諱光明子〇卷之七十六）

贊曰。甚矣佛教之為蠹也。藤原皇后聰慧能文。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奧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怗不之省。縱其所為。其故何耶。訛之佛而掩其迹也。後之纂僧史者。公然書之。以為后建浴室親去千人垢。終感阿閦佛。野乘叢説。又從而實之。遂使愚夫愚婦。無所忌憚。咸謂佛之勝功巨德乃能至此。則其破壞人心世法。甚於虵虎損之害。可勝言哉。然皇太夫人藤原氏。既與玄昉姦。后亦效其所為。而至尊不能禁。床笫不修。

家法壞亂。無怪乎孝謙皇帝之穢德彰聞也。舊史遷就其辭。為后隱諱。然藤原廣嗣之表。當時播于民間。欲蓋彌彰。此之謂矣。

平城尚侍藤原藥子傳贊（卷之七十七）

贊曰。平城帝中主也。溺於笫裯之愛。嬖寵尚侍藥子。險言似忠。受而不詰。憸壬乘之。構成邪謀。乘輿東遷。旌旗西靡。苟非嵯峨帝之善用將師。則戰爭方始。而禍亂未艾也。書戒牝雞。詩刺豔妻。龍漦結孽。燕尾挾災。色之為禍。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可不懼哉。

嵯峨橘皇后傳贊（諱嘉智子稱檀林皇后〇同上）

贊曰。檀林皇后以良家子。嬪於藩邸。及正位椒房。幽閒令淑。能副四海之望。雖沿襲時習。崇信釈教。而置學館院。教育子弟。則當時帝王所不慮及者也。遺令薄葬。愛惜民力。蓋有達於死生之理者。豈非賢哉。

村上尚侍藤原登子傳贊（卷之七十九）

贊曰。盥饋率禮。祗承內事。儆戒相成。罔有曠失。此后妃之職也。村上帝賢明之主也。世之言治。必稱延喜天暦。而尚侍登子前為重明親王之配。以中宮之妹。出入宮中。及親王薨。納之掖庭。寵冠六宮。遂使帝有晏起之愆。豈冶粧怪飾。蠱惑人心。一至此乎。抑嬿嫋之私。雖賢明之主。亦不能免歟。進不以正。其能以禮自持哉。累乎主德多矣。

一條藤原中宮傳贊（諱彰子號上東門院〇同上）

贊曰。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皇后。而寵幸之渥。實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為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一條之長子。而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間。立為三條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以後一條為皇太子。非其志也。后勸其父使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事。及小一條去儲位。后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可竟。

以後朱雀爲皇太弟。皆以后之所生。立爲青闈。則共欲益固戚畹之親。而經營私門。蓋可知矣。后不惟無妬心。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已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徒以其壽考福履。爲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觀天作儷內無慚德乎。

白河藤原中宮傳贊 諱賢子〇卷之八十一

贊曰。古者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故王者言動不可不慎也。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抱屍哀慟。源俊明正言以諫之。帝曰自朕爲始。此言出於哀戚之餘。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王者法天敬祖。兢兢業業猶恐

失墜。若任其志之所欲爲。肆意行之。而曰自我作祖。則驕奢淫佚。何所不至。此喪邦之基也。帝脫屣之後。聽政於仙院。猶在位。然遂來關白師道之議。而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事。此亦承其弊也。

鳥羽藤原皇后傳贊 諱得子號美福門院〇同上

贊曰。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執言無不聽。后以近衞之崩。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後白河之於近衞兄也。其事異於顯宗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爲正。衆心與論。實歸重仁。而豔妻煽方處。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之好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斁彝倫。法皇亦知崇德非己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其不慈於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近衞藤原皇后傳贊 諱多子〇同上

贊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皆諫爭。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條帝欲以

太皇太后爲皇后。群臣以爲不可曰。神祖以來。未有立爲二帝之后者。然後中草香幡梭皇后。再爲雄略之后。事見正史。此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偶失撿閱。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則益謬矣。武氏之事。固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勣之言爲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亦以爲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爲。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高倉平中宮傳贊 諱德子號建禮門院〇卷之八十二

贊曰。平軍熸於壇浦。而養和帝崩于海。建禮門院亦

自投于海。登時東兵拯之。其在船中。百艱備嘗。卒蒙汚衊之名。不能自白。可哀也矣。蓋源頼朝戒範頼。以勿使侵陵前帝太后。謹護送之。故將士恐違其令。力救之。太后終闕一死。而不能與母氏共。惜哉。由是觀之。頼朝所以保全之者。顧非所以累之歟。然死固非一端。求死即死耳。何必蹈波濤而葬魚腹。然後為快乎。漢平王后為莽敵憚。及新室亡。后投宮火而焦糜。太后所遭之地。亦頗相類。而志操之烈。則不逮遠矣。

後嵯峨藤原中宮傳賛（諱姞子。号大宮院）○卷之八十三

賛曰。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後嵯峨帝寵大宮院。而生後深草龜山二帝。此宜無所輕重。而後深草長守也。主鬯在其子孫者。大經大法。而春秋居正之義也。設使不幸而後深草無胤。則以龜山承統。亦不失兄終弟及之義也。帝牽於偏愛之私。而使後深草傳位於龜山。因失春秋之義。而必欲使龜山之胤紹纘皇統。此有所蔽而然也。后間密旨。以成帝之志。在后則可矣。在帝則亦為得也。偏陂反側。不遵王之道。皇極何由立哉。卒致後深草之悒鬱。使北條氏得建二宗迭立之議。其實帝有以啓之也。

龜山藤原皇后傳賛（諱佶子。称京極院）○同上

賛曰。京極院以才色。承殊寵於龜山帝。及其崩也。帝甚悲悼。居常忽忽不樂。故遁於禪寂。以為排遣憂鬱之資。薫修制行。不異頭陀。而晩年懈弛。沈溺床第。醜聲聞於遊義門院。汚名被於談天門院。放情逞欲。古今少其比。嚮之所謂明心見性。果安在哉。後醍醐之於一條局。後伏見之於三條局。皆有累乎君德。而帝家道不正。二帝亦有以效之也。楊時釈墻有茨詩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內。世無得而知

之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方帝荒淫之日。豈謂世有知之者。而播于中外。傳于後世。乃能如此。使帝能用直指徑悟之力。於詩書禮樂。則亂倫敗度。未必至於如斯之甚。悲夫。

後醍醐藤原皇后傳賛（諱禧子。号新待賢門院）○卷之八十五

賛曰。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藤原皇后兼是四者。而反於大家之所論。蓋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主聽也。蓋后資質濃粹。迎意輒

悟。從帝於板蕩之間。歲月既久。顏詞媚熱。褻謁易行。恩之所加。無限蔑皂。榮之所及。無隔諭誑。庇護足利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讒構忠良。將士解體。憤恐而思亂。則其蠹害建武之政。為何如哉。然后誕育元良。尊為國母。雖偏安之業未備。六宮之盛。而甘毳之奉。殆盡四海之義。幸矣哉。

皇子傳 十五 卷之八

國朝皇子為親王。皇孫為二世王。以至三世四世五世。皆稱諸王。亦猶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上世樸質。親王之名未立。

稱命。稱皇子。天武以後。始有親王之稱。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陽成光孝醍醐諸皇子。或為親王。或賜源姓。以別人臣。如桓武皇子。良岑安世。長岡岡成。仁明皇子貞登。光孝皇子滋水清實。皆特例也。亦有出家歸佛乘者。光仁皇子開成。華山皇子深觀。覺源是也。法親王肇於白河皇子覺行。其後比比相繼。唐太宗所謂。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者。蓋或然也。然唐初諸王。猶有茅土之封。開元中諸王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等。而實不出外。國朝親王領諸州大守。皆為遙授之官。釐務一委上佐主之。雖名之維城之固。而無尾大之患。蓋與開元之制相符。而昇平無事之宏規也。至後醍醐朝。軍國多事。叛亂熇起。恒良親王居撫軍監國之地。勤恢復招討之略。尊良護良宗良三親王。受元帥之寄。奏鷹揚之績。名實不睽。功效可睹。日本武尊以來。所未嘗有。亦可以觀世變也。若夫跡派天潢。莫非神明之胄。重跗累萼。皆是若木之蘤。本支百世。子孫千億。任城蘭陵之烈。間亦有之。河間東平之美。不多讓焉。其如春日岡宮崇道盡敬崇道天皇。皆據追尊之徽號。以示特書之崇重。作皇子傳。

日本武尊傳贊 景行帝皇子元名小碓命〇卷之八十六

贊曰。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景行馭寓。西有熊襲。東有蝦夷。獸聚鳥駭。猾獝難制。肆其妖毒。互相吞噬。日本武尊。以不世出之姿。奮雄偉之略。一駕誅戮梟帥。再駕龍服蝦狄。我武維揚。彊圉寧謐。征伐之功。莫之與京。而帝建立輔助。用能濟屯。憂勤兢畏。不遑寧處。正得雲雷之象。以致大亨之道。神器之託。將在他日。而皇子薨於中路。不能經綸大業。天祚其胤。仲哀登極。奕世廟祀。以假以享。神靈所依。四海瞻仰。嗚呼盛矣哉。

麛阪忍熊二皇子傳贊 〇共仲哀帝皇子 卷之八十七

贊曰。仲哀神功之間。其事秘矣。加之年代荒邈。其詳
不可得而知矣。蓋皇后身居正嫡。誕育元良。麛坂不
得奸天位。此一定不可易者也。麛坂忍熊二皇子。擧
兵抗之。可謂亂賊之徒非耶。雖然仲哀暴崩于行宮。
皇后與武內宿禰謀。乃張皇胎中天皇之毅威。聳動
天下之耳目。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者。武內宿禰以
元老輔皇后。不能速以大義諭告二皇子。使其事明
白於天下。此乃所以招兵也。二皇子亦不能於仲哀
崩殂之時。日夜以身赴難。擧事已晚。坐失事機。其敗
死也宜矣。至於赤猪嗾敎麛坂。則事甚神怪。不可窮

詰。今據舊史直書其事。而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則後
世之論。將有所歸矣。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傳 應神帝皇子○同上

贊曰。應神以菟道稚郎子為皇太子。分既定矣。而避
仁德於菟道。讓猶可也。繼之以死則已甚矣。蓋太子
之讓。宜在立為儲貳之日。而不宜在應神既崩之後。
今推其心。太子應神之所甚愛也。固辭則傷其志。不
得遂其命也。仁德之仁孝岐嶷。立之為君。則天下受
其賜。我之不肖。豈可以弟先兄哉。此公天下之道也。
故至宮車晏駕之日。決意行之。然社稷不可無主。帝

位不可久曠。太子以天下讓仁德。久之不許其請。則
歸而即位可也。若必欲追夷齊之迹。則晦跡遠去亦
可也。何遽以死為哉。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若太子
者仁而過者歟。昔者泰伯三讓。逃之荊蠻。其遯隱微
無迹可見。故孔子歎美。以為至德。太子之讓固善矣。
其迹則不可以為訓。其將死進母妹八田皇女於仁德
以為妃。此雖上世之風。亦害於倫理。當是時文籍始
入國朝。太子師阿直岐王仁而習焉。文教之興。實昉
于此。而其聞道則未也。可不惜哉。

大草香皇子傳贊 仁德帝皇子○同上

贊曰。安康帝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
為后。而心憚眉輪王。則帝亦嘗有戒心矣。然以母寵
出入宮掖。亦不謂七歲小兒能報讎也。眉輪對雄略
帝。雖辭直氣壯。然弑逆之罪固在不赦。而安康帝亦
有以自取之。不可獨罪王也。

皇太子木梨輕傳贊 允恭帝皇子○同上

贊曰。皇太子木梨輕。與母妹輕大娘姦。遂有盛夏羹
氷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説。益君
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為之戒慎恐懼。敬之至也。
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厚之道。而太子

不悛。竟以淫虐隕命。不畏天戒。其及也宜矣。然亦竊怪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太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下逮叔世。閒亦有之。謂姦將不勝其慝。而舊史特書之者。蓋亦有深意焉。據實以記異。因事以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將有省於斯乎。

聖德太子厩戸傳贊（用明帝皇子○同上）

贊曰。皇太子厩戸有聖德之稱。其聰敏頴悟。度越世人從可知矣。然考諸載籍。施為多有不厭人心者。敏達不好佛。以為異域之神。其言正大明白。而太子參曰。諸佛之道。諸神不敢違。是蔑如神祇也。用明頗信

佛法。先是天子未嘗禮佛。而太子勸帝禮之。是隳壞國典也。弓削守屋中臣勝海。固排佛法。而太子黨于蘇我馬子。必欲除此二人。使人陰殺勝海。而以殺生為戒。是欲濟其私也。守屋之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大行在殯。太子不治喪事。銳意攻戰者。非為國家。而惡其異己也。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為不知者。職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固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此。今子弒其父。臣弒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太子之志。則在佛教。不在綱常。故立陰柔易制之女主。而倡為宏濶勝大之言。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朝儀與佛事竝行。此太子之志。而馬子所欲也。其制憲法十七條。剽竊聖經賢傳。而近於經世治民之術。然以篤敬三寶為宗。則其立言之旨亦可見矣。至於辨覈太子之得失。則近世林道春之論。悉之矣。

崇道盡敬皇帝傳贊（天武帝皇子名舍人○卷之八十八）

贊曰。史者。所以著興廢垂勸戒也。國朝庶事草昧。文

教後興。上世之事。鬱而不暢。湮而不著。履中四年始置國史於諸國。記事言達四方志。此國宰之史生。而亦史官所由起也。推古二十八年。皇太子厩戸與蘇我馬子撰天皇紀國紀。其子蝦夷之亂。罹兵燹而亡。天武九年。詔川嶋忍壁二皇子。撰帝紀及上古事。其書亦不傳矣。舍人親王奉元正之敕。著日本書紀。以浩博之才。騁雄贍之文。蓋據二皇子之成書。參以稗田阿禮之言。上自神祇。下至持統。列聖往事。粲然可觀。繼之者有後紀實錄之撰。莫不依倣親王之書。遂使後之覽者。得以考信而覈實。則親王之於文史。可謂其

功冠於古今矣。居宗室之長。爲維城之固。與新田部親王。塤篪克諧。同寅協恭。輔佐皇太子。致雍熙之治。追尊之典。光于史冊。宜矣。

崇道天皇傳贊　光仁帝皇子名早良〇同上

贊曰。早良親王。寔桓武之弟也。此宜爲皇太弟。而不宜爲皇太子。舊史不書其故。豈帝未生子之前。以光仁之命子養之乎。抑當時禮典未備。概稱皇太子歟。今皆不可得而知也。然帝於親王。親則同胞。恩則父子。宜擇保傅。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衛翼輔導。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委政太子。太子亦宜恭敬溫文。以

守主鬯之器。而專行除拜。以忤帝意。竟與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也。帝畏其爲厲。多方禳禬。遂至追奉尊號。果何益哉。真德秀曰。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拘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豈唯異邦之事爲然哉。國朝治體固美。而贊善諭德之方有闕焉。歷觀皇太子被廢黜者。皆不豫養儲德之所致也。其可忽諸。

桓武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八十九

贊曰。桓武諸子。皆有令聞。葛原親王。恭儉不傲於物。歷覽史傳。練達典章。蔚爲藩屏之望。萬多親王。精究譜牒。著姓氏錄。尊卑區別。至今賴之。明日香親王。雅尚節儉。舉世車華靡。而獨服澣濯之衣。在天潢中。尤難得者也。葛井親王。自幼以射藝播名。惜其酣醟終至爽軀也。良岑安世。以學術顯。遂開治體。蘘息民瘼。豈可概以才藻之士視之哉。賀陽親王。意匠巧妙。小惠不足濟世。而其子忠貞王。歷任諸州。威惠並行。興庠序之教。有良二千石之風。當時稱爲宗室之最宜矣。唯伊豫親王。性非醇良。險壬甚之。能拒藤原宗成之邪謀。而秘不之發。此與謀逆同科。何以自白乎。宜其爲宗成所連染。而不得其死也。仁明追贈之典。可

謂厚矣。

嵯峨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十

贊曰。嵯峨諸子。前爲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詵詵宜爾子孫矣。據其賜源姓部。出身之初。一敘六位。若源寬及弟。補文章生。前此所未嘗有。而帝謙遜之德亦可見也。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俾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爲後世慮者。至深遠矣。帝雅崇文。睿藻煥發。故教諸子以學術。源信源弘。皆通經史。兼善草隸。源明。博覽諸子百家。源啓。

善射好文藝。其餘朗悟開爽。涉獵書傳者。不為不多。而源常。務進才能。退讒佞。時論以為有丞相器。則其成就德業。從可知也。方文德有易太子之意。信貞言犯顏。以定清和之儲位。頗有周昌廷爭之風。此其大節較著者也。源定。長於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蓋子養於淳和。勢使然也。源融。歷仕四朝。官爵貴顯。營河原院。極其侈麗。不免文人之譏。而處廢立之際。出言昧於時宜。輒為相國基經所折。此二人之所為。殊非帝燕翼之志也。

廢太子恆貞傳贊 淳和帝皇子 巻之九十一

贊曰。平城皇太子高岳。仁明皇太子恆貞。遭廢黜者。實由藤原仲成尚侍藥子。蠱惑上皇。興戎階亂。與橘逸勢伴健岑謀不軌。皆非其罪也。高岳為僧練行勤苦。恆貞亦披髮持戒精嚴。兩太子志操不凡。何其相似也。然恆貞豫慮嵯峨淳和兩上皇百歲之後。必有不測之禍。固辭儲位。而仁明不聽。及兩上皇相繼而崩。果有龍樓之變。是太子之安危。繫兩上皇之存歿。而仁明之不慈不明。愧於兩上皇之德多矣。太子嘗奏仁明。釈奠於大學。能舉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隷。方其被幽。擧止安詳。不以結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亦可知也。及相國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皆翊戴。而太子拒之。其言甚正。可謂卓爾不群。能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毓德春闈。負荷重器。則能紹隆鴻緒。必有可觀。惜哉。

仁明帝皇子源光傳贊 同上

贊曰。源光洞察妖魅。以解時人之惑。可謂明矣。然黨於藤原時平。讒害傾危。計行姦售。竟逐菅原道真。而奪其位。能辨鬼物。而不知其自為鬼為蜮。何明闇之相反歟。

文德皇子惟喬親王傳贊 同上

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之道也。蓋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嫡母所生。則子以母貴。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正嫡有子。則庶子雖長不得立。亦甚明矣。惟喬親王文德之長子。而帝無正嫡。則嬪御皆同埒也。曷為不立親王為儲貳。而立幼冲之清和。是有所蔽而然也。清和所生藤原氏。以相國良房之女。位次稍貴於親王所生紀氏。然未至如魯隱公之母賤。而桓公之母貴也。既立其子為太子。曷為不立其母為皇后。六宮爭寵。勢有所不可也。然則曷為舍親王而立清和。良房之權重也。帝嫌太子之弱。而

欲擁立親王以待其長。此又不可行者也。使帝有明斷。則不畀良房之權。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不然速正藤原氏之位號。以明嫡庶之分。不由此道。而優柔不斷。既立之又欲易之。此殆啓釁端也。豈不危哉。幸而帝納源信之諫。國本不動搖。此社稷之福也。親王退居閒散。固無愠色。清和亦不寥懿親。能存友弟之誼。華萼光輝。可謂兩盡其美矣。

醍醐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十三

贊曰。醍醐諸子。皆有材器。重明親王。性素豪奢。而獨為君父心喪三年。雖非古制。而屏絶綾羅縣器。哀慕

不輟。能盡臣子之誠。亦曠世所無也。兼明親王博學能文。饒有曹植之才。居台鼎之重。兼傳保之任。施設將有可觀。而闗白兼通。欲使從兄頼忠代其位。乃尊之為親王。其實疏而遠之。為計深矣。親王不勝讒口之囂囂。賦菟裘以見志。亦可悲矣。世謂其子伊陟闇劣。矢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此殆不然。縱雖至愚極陋之人。豈有不知賦之為文。裘之為物者哉。伊陟官至納言。職兼金吾。又豈有不知文字。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當此時。權相用事。轉喉觸諱。親王憤世疾邪之志。無由上達。因帝之問。冀其經覽。其使至尊動容。則寓諷規於嘲笑。明先志於泉壤。見其知而未見其愚也。源高明失勢觖望。時出怨言。竟為藤原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讒慝乘之。張大其獄。為之株連。誣以謀反。則誠冤也。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

村上帝皇子為平具平二親王傳贊 卷之九十四

贊曰。村上諸子。其稱於世者。為平具平二親王。而為平親王。以結昏於源高明。不為攝籙者所喜。帝嘗欲傳位親王。而事多支吾。訖不能成。及外祖藤原師輔薨。益不得志。遂起橘繁延藤原千晴等之變。而高明左降。親王剃髮。勢之不可特固然矣。具平親王。以文

學才藝。著於當時。叡譽亞于兼明親王。大江匡房擧父子。以文章繼業者。以親王為稱。則帝好文之美。亦可併觀焉。志操恬退。不競權勢。終能保其令名。賢矣哉。

三條帝皇子小一條院傳贊 名敦明。卷之九十四

贊曰。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為後一條東宮。非其所欲也。一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而一條繼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為其儲貳。昭穆已為不協。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定。攝政道長。欲立後朱雀為皇太弟。而一條不聽。遂立小一條為太子。蓋欲存

冷泉之嫡也。其舉固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歳。昭穆何以得叙。不待傳壺切劒。而其不終可知也。一條登遐。太子不能安位。道長恫疑虚喝。遂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嫡。至此絶矣。宜詔總畢。官殿輒毀。道長之所為。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而母后強之。終至此極。謂之何哉。道長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為妃。以叙其憾。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盤桓巖谷。而追蹤於高岳恒貞二親王。豈不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宴新昏。至使棄婦與父俱憤怨而死。其無志操亦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於至誠。而逼於勢者也。

後三條帝皇子輔仁親王傳贊　同上

贊曰。輔仁親王。以文藝著名。時論比義明具平二親王。以有河間東平之風。後三條遺詔白河。欲使以次立為皇太弟。故搢紳士庶歸心久矣。白河違詔旨。親王不得立。退居北山。琴書自娯。其處身甚善矣。然不能杜絶賓客。至有三宮百大夫之稱。豈非招殃之道耶。未幾果有禮仁寛之變。親王雖不與知其事。能得免禍。而為累亦多矣。盛名之下難久居。可不愼歟。有仁。以帝室之胄。不降其志。博洽多藝。善繼親王之業。然修飾儀容。衣冠務出新様。天下靡然嚮風。劉喪淳素。馴致奢靡。有仁與有罪焉。而其不阿關白忠實之權勢。與之抗禮。以警一時公卿。庶乎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者矣。

後白河帝皇子以仁王傳贊　卷十五之九

贊曰。術士之誤人多矣。以仁王以母無寵。不得為親王。悒鬱日久。故信相者之言。自謂蛟龍終非池中物。一聽源頼政之計。而不度德量力。倉皇擧事。遽稱最勝親王。其器小矣。宇治河之戰。頼政力屈死之。親王中流矢而殞首。可哀也矣。然關東源氏。奉王之令旨。而建義旗者八州。響應。終能殄滅平族。而鍾虡不移。廟貌如故。豈非羽檄所至。激厲義氣歟。當京師無主。法皇議所當立。源義仲盛稱王之功。而欲立其子北陸宮。武臣敢議皇紹。固非所宜。而其言未嘗不是也。法皇欲立高倉皇子。決疑於卜。而北陸宮不得立。當時執政。亦以為不可。則天人之所不與。終莫如之何。王首事之功。泯沒而無聞。不能澤流子孫。悲夫。源義仲之亂。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為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

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釈氏絶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愧恨矣。是有關於世教也。義仲悖逆。固不足道。其梟二人之首。果何謂哉。此旌其善而揚已之悪也。滔天之罪。其能免于刑戮乎。

後高倉天皇皇子守貞傳贊 高倉帝皇子名守貞〇卷之九十六

贊曰。西漢末。赤眉賊起。書札為符。軍中得城陽景王

後三人探之。劉盆子探得符。遂立為偽主。養和帝孫於西海。京師無主。法皇欲選高倉二皇子。源義仲固請立北陸宮。法皇難違其意。乃決於卜。亦三人焉耳。三宮吉凶相半。四宮吉。北陸宮凶。四宮遂登天位。是為後鳥羽帝。而三宮則後高倉院也。彼以賊此以正。彼以巫言此以卜筮。盆子見衆拜。恐畏欲啼。親王啼號不敢前。不為法皇所喜。一何相似也。然盆子得位。親王不得位。帝位果有命數。而非人之所能為者歟。親王及長。不通賓客。遁跡於釈門。可謂能守其分者矣。承久之變。北條義時。肆行廢立。欲奉親王之子為帝。使人言其意。親王不省曰。適足亂道心矣。及其妃藤原氏慫慂之乃許焉。在常人則不勝其喜。而親王耳若不聞。此又可見終非盆子之比矣。義時雖以順德之故廢幼帝。而其意亦在求高倉之皇胤。遂立親王之子。是為後堀河帝。而親王亦蒙太上法皇之尊號。高倉君德之美。仁厚浹洽乎人心。福祚流行於子孫。於斯益可見矣。

順德帝皇子忠成王傳贊 同上

贊曰。忠成王以順德皇子。為北條義時所忌。終不能登宸極。亦不得為親王。其悒鬱可知矣。王孫忠房。養

於後宇多帝。陞為親王。當時以為殊禮。忠成王豈不忻於地下哉。建武中興。親王將兵討足利尊氏。王師蹉跌。親王不少見敵。直入鎌倉。尊氏進犯京師。勢甚猖獗。後醍醐帝幸叡岳。親王反旆至東阪本。官軍大振。雖不見摧陷廓清之功。而其與後醍醐諸皇子。方駕齊軌。亦從可知矣。惜乎載籍淪没。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皇太子邦良傳贊 後二條帝皇子〇卷之九十八

贊曰。後二條之崩也。皇子邦良。宜承皇統。而北條貞時。建二宗迭立之議。立花園帝。則儲位宜在邦良。而

後宇多法皇不從。託疾避之。遂立後醍醐。寘為甚者何耶。後醍醐固法皇之所愛。而邦良其所最憐者也。故使後醍醐立之為東儲。皇姪之親猶子也。而況法皇之所託。豈可過之不厚哉。然帝既有長子尊良。則太子之立。非其志也。特以法皇之命。與北條高時之議。勉強從事。而非出於至誠者。其能得全父子之恩乎。及法皇崩。帝果有易儲之志。太子處嫌疑之地。能供視膳之職。溫良仁恭。中外悅服。固無罪之可廢。是帝欲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者也。幸而高時執先人之議固爭之。太子遂得不廢。不亦危哉。使太子不蚤薨。則料其紹襲之間。必不能無歉。來濟所謂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者。帝不能行。而群小投機構成恆貞之變。亦未可知。然則太子享年不永者。豈非天全其令名耶。

後醍醐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　十九

贊曰。後醍醐諸子。皆英烈有風骨。才堪禦侮。蓋帝欲圖北條氏。而教習之漸使之然乎。尊良親王。年雖最長。壓於邦良。不得立為儲貳。建武之亂。管領關東。仗大義以討足利尊氏。竹下之戰。偏裨降敵。官軍敗績。既而經略北國。奉東宮據金崎城。東宮弟也。親王兄也。親王輔之。毫無怨色。及城陷。志氣慷慨。從容就死。帝子宗藩。未有義烈如此者。可謂忠孝兩全矣。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絕倫。敵王之愾。誓殄彊寇。艱楚嶇嶔。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返正者。親王之功居多焉。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搆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冤。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為之嗚咽。隋太子勇為弟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為有司所沮。不得奏冤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付勇於廣。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墮姦人之計。而招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彊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其子興良。居閫職之重。而昧興復之機。反欲乘危作亂。徼幸一時。大有愧於乃父之烈焉。皇太子恆良。為尊氏所幽。能知必無生理。諭成良親王與俱仰藥。而薨慘虐之甚。古今未聞

其比。尊氏之罪著矣。宗良懐良二親王。受征東征西之寄。有岳陽江夏之略。竭誠赴敵。志不圖生。雖兵有利鈍。不能克復京畿。而勤王之節。始終不撓。懐良征伐攜貳。綏撫筑紫。不負帝之所託。其功不可没矣。

皇女傳 卷之一百

宋之史臣有言。婦人内夫家。雖天姫之尊。史官猶外而不詳。然則其行履罕傳于世。亦宜矣。國朝敬神祇謹祭祀。自倭姫祀皇太神於五十鈴川上。有智子内親王主祭於賀茂社。歷世相承。卜定齊宮齋院。其禮至重。下嫁王公者。亦重其選。而宮壼之設。沿襲古風。故有登宸漢。母儀天下者。撫養幼主。恩禮兼施。故有為準母。蒙門院號者。又有非匹敵。而號皇后者。有賜姓。如皇子者。有削髮為尼者。皆國朝之特制。而不可例以外國之史視之。今摭載籍之所存。悉列於傳。而其性行之淑慝。操守之有無。亦可以槩見。作皇女傳。

諸皇女傳贊 卷之一百五 一

贊曰。稚足姫被譖自經。遂感神鏡之異。得雪其冤。山邊皇女悲大津皇子之誅死。以身殉之。皆貞烈可稱者也。當孝謙猜忌之朝。不破内親王。以誣告蒙譴責。則誠冤矣。然始以其夫從逆削籍。終以其子謀反處流。非不幸也。有智子内親王。才藻艷發。罕有疇匹。蓋帝姫之俊秀者也。親子内親王。以父皇崩。哀毀遂至不能起。可謂至誠篤孝者矣。近衛崩而無嗣。鳥羽法皇欲使暲子内親王莅位。關白忠通諫之而止。非特能救法皇之溺於愛。亦所以保全内親王也。

大日本史本紀贊藪卷之二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可美真手命以下至野見宿禰傳贊 卷之一 百六

贊曰。國家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扶翼皇運。可美真手。不墜天孫之緒。挈寶器而歸真主。屏翰王室。為物部氏之祖。後世武士之稱。權輿于此。高倉下。至誠感格。殄滅妖賊。道臣。忠勇天性。鷹揚奮庸。其師尚父之流與。椎根津彥。出奇決勝。摧陷彊冦。弟猾弟磯城。能知天命所歸。不從其兄之逆謀。輸誠竭力。卒受茅土之胙。皆開國之元勳也。彥國葺。定難持危。為世虎臣。能見宿禰。雄勇絶倫。著名當時。進埴輪以代殉埋。克成蚤仁之美。可不謂之仁者之勇乎。

大田田根子以下至秦酒公傳贊 卷之一 百七

贊曰。異哉。大田田根子之事崇神帝也。夢兆頗類傳巖。雖不見旱霖之用。而帝精誠求治之效。亦可觀矣。天日槍。以新羅王子。投化而至此。非海表朝貢之漸耶。田道間守。瀝誠輸忠。誓死復命。可為人臣之勸。物部十千根。同寅協恭。不忝五大夫之列。赳赳武夫。世為干城。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皆以殊方之產。來仕天朝。各奏爾能。若酒公之教蠶桑。而衣被生民。琴歌悟主。而弗使陷於殺無辜。可謂出乎其類者也。

武內宿禰傳贊 卷之一 百八

贊曰。神功皇后之還自筑紫也。麛坂忍熊二皇子。稱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內宿禰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中。屬神器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為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奕世昌熾。宜其享祀廟廷。而與宗社不敝也。若平群木兔。諫反正帝使誅刺領巾。則漢高戮丁公之義。而可為萬世之法也。

千熊長彥以下至紀男麻呂九人傳贊 上同

贊曰。千熊長彥。使于新羅百濟。得其要領。遂使百濟為我西蕃。可謂不辱君命矣。荒田別。出征不庭。威稜懾于隣國。田道曉暢軍事。不忝爾所生。擊左軍以破新羅。即鄭子元為右拒。以當陳人之故智也。紀小弓。身死絶域。功著褒典。大磐。不思堂構。狂悖僨事。其得保首領幸矣。武振熊。誅妖賊而安黎庶。小子部雷。諭詔旨。而致神物。蓋精誠之感。的戶田。襲養由基之藝。膽守不愧周處之勇。紀男麻呂。勝不忘敗。全師而還。皆難得之士也。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惜乎功未及立。罹兇妄之禍。乃猶在身能為善後之慮。殆有來歙之風焉。

大伴室屋以下至朴市秦田來津傳贊（卷之一百九）

贊曰大伴室屋。託孤寄命。能竭股肱之力。匡弼七帝。誅暴撥亂。及武烈崩。天位間曠。迎繼體而立之。四海莫敢動搖。其功大矣。然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致新羅之叛。兵連禍結。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此之謂與。古之命將。其禮甚重。安閑之於物部麁鹿火。其殆庶幾乎。故能戡定禍亂。鎭撫西陲。其妻明見遠識。不下辛憲英。惜乎史失其名也。阿部比羅夫。出事遠征。不遑啓處。秦田來津。料敵明。處事審。臨死果決。名振外夷。近江毛野。傲狠不法。汚衊闕職。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物部尾輿。敬神排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無術。不以物則民彝開陳主聽。徒以災厲徵其言。嗚呼此乃所以反招其法之盛行也。

葛城圓以下至物部弓削守屋傳贊（卷之一百十）

贊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眉輪王弑其君。雄略之討當矣。葛城圓身為大臣。不能執而討之。反守匹夫之諒。與俱就死。君子無取焉。平群眞鳥。憑藉凶恣。父蓄不臣之志。一旦赤族。隳父祖之業。悪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矣。蘇我稻目之佞佛。弓削守屋之悪佛。若氷炭之相反。而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猜構難。兵敗拏戮。舊史歸罪於馬子之妻。蓋得其實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境部摩理勢。阿其所好。廢格詔旨。輕議天位。其及也宜矣。

藤原鎌足傳贊（卷之一百十一）

贊曰。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得已也。藤原鎌足。德量包荒。才畧絕世。不幸而遇蘇我入鹿之跋扈不臣。廼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無勇功。致君於堯舜。使民為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斯蓋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奕。其麗不億。廟食千禩。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橘諸兄傳贊（同上）

贊曰。橘諸兄以宗室之冑。錫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載孝謙上皇不豫。諸兄祗承人佐味宮守告去。大臣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藤原仲麻呂。大被嬖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耳。豈有不

非下脫容字。而終不容所字故舉擧十一字

軏之謀乎。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蘇我赤兄等傳贊 卷之百十二

近江朝廷。紀綱不振。皇夔許謨。呂虎勲庸。咸無聞焉。然而革除之間。興廢之會。各守所見。克行其志。豈天理人心之公。不容泯滅者歟。苟非如斯。則何以維持綱常乎。蘇我赤兄至智尊。凡十八人。或匿或執或流。跡雖載于本紀。甄其姓名。以錄于此。其他如佐伯男。物部麻呂。仕天武累受官爵。穗積百枝。物部日向。逮執復釈。並不得列于此。若夫紀大人。倍執爐之盟。其罪不言可知矣。

贊曰。帝大友之諸臣。死節死事。宜有等差。蘇我果安智尊。見危授命。激厲壯烈。斯其上者也。境部藥。秦友足。犬養五十君。谷塩手。折北不支。力戰而死。斯其次者也。蘇我赤兄。中臣金。巨勢人。書藥。忍阪大麻呂。穗積百足。社戶大口。土師千嶋。陷身俘獲。不虧臣節。抑又其次也。其餘不知所終者。亦非巽懦藏匿之謂。其間豈無忠節相埒者哉。喪亂之世。史逸其事也。若田邊小隅。出奇破敵。將畧可見。而功不能立。惜哉。

大伴吹負等傳 同上

天武稱兵。其跡不可掩。毀信效逆。恃強陵弱。遵養時晦。惟有懋德。而猛將謀臣。雲集影從。大伴吹負至黃文大伴三十五人。際會風雲。樹立殊勲。率皆識時達變之士也。生登榮顯。死受賻贈。朝廷疇功之典。亦可謂優矣。置始兎。出雲狛。膽香尾安倍等。舊史不記卒年。弔賻贈位亦無聞也。如其事跡。既載諸本紀。故不揭于此。

贊曰。大伴吹負之為將也。才能迥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師矣。循名責實。則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帝大友。然不[illegible]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畧也。高市牟狹村屋三神[illegible]

佑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畧。而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也。假仁義而愚黔首。觀者勿泥其迹可也。三輪子首。羽田八國。去順效逆。功愈高而罪愈著矣。

村國男依三輪高市麻呂傳贊 同上

贊曰。村國男依。破堅挫銳。每戰克捷。其功亞于大伴吹負矣。栗隈王。翊戴吉野。幾瀕于死。三輪高市麻呂。大伴安麻呂。效力行間。不避矢石。皆忠於所事矣。國朝凡百臣僚。莫不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或有歉焉。

故犯顏觸諱之言。寥寥無聞。而攀檻斷鞅之風。希世一見。高市麻呂。諫幸伊勢。可謂鳳鳴朝陽矣。諫不行而挂冠。豈非萬夫之望歟。

小野妹子阪合部石布等傳贊 卷之百十一

贊曰。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小野妹子。粟田真人。中臣名代等。皆有專對之才。經涉萬里。阪合部石布。小野石根。厄于風濤。隕命溟渤。悲夫。小野滋野。冒險履危。得覓使命。津守吉祥。海上三狩。拘留叔畧。百艱備嘗。伊吉博德。身在絕域。能辨誣枉。豪奇士也。多治比縣守。建牙擁節。訓練強兵。廣成博雅

好文。丹墀播穀。常棣聯芳。鄂不韡韡。藤原葛野麻呂之諫平城上皇。言雖不聽。而忠義之心。藹然可掬。常嗣奉使稱旨。父子齊名。可謂繼美矣。夫廣開言路。固王者之良規。而如彼築室於道謀。乃古今之通患。氏宗奏疏。切中時弊。能知藤原基經於衆人之中。欲讓闔職。居端揆之地。辭廩料之重。賡讓之風。皆當時之所無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藤原不比等及子孫傳贊 卷之百十四

贊曰。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藤原不比等。極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胙之茅土。賜之美謚。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房前受顧命之重。盡匪躬之節。身雖不登顯位。而餘慶延于苗緒。名德相望。袞鉞蟬聯。七世内侍。八葉宰相。未足為比。盛矣哉。宇合才兼文武。功著邊陲。麻呂善自韜晦。託於琴酒。如其將略。見于東征。田麻呂隱顯有時。不喪其志。富士麻呂。馭軍有法。能得士心。皆將相之才也。貞敏之彈琵琶。敏行之善書法。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秦河勝等傳贊 卷之百十五

贊曰。州牧之任。民之父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國朝仁恕為本。視民如傷。選賢簡能。隨器授任。慰安牧養之才。彬彬輩出。阿部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池守。石川年足。清原有雄。南淵永河。皆以政績著名當世。道首名。春枝王。悉心民瘼。不愧黃霸龔遂之治。藤原岳守。山田古嗣。甘南備高直。紀夏井。為人子盡其孝。故為民父母。能施其慈愛。而夏井被疲駿之稱。展逸驥之足。出典州郡。恩威兼著。殆所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者乎。秦河勝。藤原高房。禁巫覡。絕妖妄。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長岑高名。橘良基。清白遺其子孫。可以厲世激俗。小野恒柯。坦率簡

朴。名不逮實。丹墀門成。庚勤嚴明。治劇有法。馭黠馬者。利其銜策。亦救時之良吏也。

阿部仲麻呂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六

贊曰。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就人才也。阿部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爲唐廷文士所推奬。過矣。藤原清河。通聘結好。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凡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寵勸之。其與仲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罪二人。而存恤之。亦

忠厚之至也。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宣國威。勝大丘。謁文廟。而傳徽號。可謂一時之良矣。大伴繼人。亦使于唐。我陷蛟涎。僅免魚腹。高內支理。秦朝元。平群廣成。高元度。內藏全成。皆辛勤於王事。清海惟岳。屬唐之亂。留仕天朝。勢雖不得已。而行事無足稱焉。

長屋王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七

贊曰。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惡讒毀也。長屋王一罹讒口。闔家傾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此之時。僧玄昉出入宮掖。醜聲播于中外。藤原廣嗣。豁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擅舉兵諫。君子謂之變君。而猶不可爲訓。殉興晉陽之甲乎。橘奈良麻呂。謀之不臧。事涉廢立。城狐社鼠。自古難治。而告密羅織。訴人得以乘其隙。非有仁明之贈典。則千載之下。烏能明其寃枉哉。

佐伯今毛人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八

贊曰。佐伯今毛人。思理通贍。妙究規矩。蓋宇文愷之流。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皆以蕃種入仕。雖有幹局。敬以濟事。紀勝長父子。以善射名。田上深江。莅政循良吏民懷惠。爲司牧者。豈老資於明宗哉。伴善男。倖岐榮黷。自蹈禍機。殆孟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哉。

文室淨三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九

贊曰。寶字初。詔求直言。此忠讜規誨之機。而文室淨三。屑屑焉。唯以悔過修懺爲急。天下之事。豈無大於此者。可謂悃矣。然當吉備真備等欲援而立之。拒而不受。子臧之節。未足爲高。可以拭目改觀矣。大市彰首避禍。有時而仕。知足告老。壞麁娩美。綿麻呂之將畧。秋津之武藝。皆出群者也。船王審議遵備。悉而肯禁。山村王疏屬懿親。與討叛亂。平高棟厚重少文。政存大體。一子樹立。不墜家聲。豐前王犯馬援之戒。乖王昶之訓。其能容於世乎。和氣王冀望儲貳。崇信左

道。其及禍也宜矣。氷上塩焼。以宗室之冑。不能拒絶姦猾。反乃與其逆謀。僭偽業興。禍不旋踵。較之浄三之志操。相去不啻天淵矣。志計志麻呂。川継。蹤緒陋僻。莫能自明。要亦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矣。

藤原永手以下至仲成傳賛 巻之二百二十

賛曰。藤原永手。兄季鍾美。世為忠貞。定策之功。無于竹帛。真楯鍾采埋光。全身遠害。雖居獻納之地。未登鼎鉉之任。惜哉無名。翊翼天門。羨罪長泳。嘘枯肉骨著於聯典。豊成遺弟不良。幾致覆宗。雪冤理枉。慶流子孫。良継之欲除仲麻呂。成已之私。用心非公。駁正

樞要。快意恩讎。其器亦小哉。百川強梗悍厲。廢皇后黜太子。翕張開闔。莫不如意。而時人謂之忠臣者。以其翊戴光仁。而左右桓武也。然其事鄙褻。不足齒錄。陷君於不義。束縛馳驅。使若牛馬然。蓋百川之行事。不盡如此也。舊史諱而不書焉。知其非稗史之所傳會哉。藏下麻呂討反有功。居職匪懈。種継特寵貫禍。怨仇頗多。牽連大獄。少陽由是顛越。首從為之誅竄仲成不悪其父之死于非命。與妹藥子合謀。蠱惑上皇。卒致弘仁之變。怨府禍梯。其能免於刑戮乎。世嗣至性為行。不類其兄。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大中臣清麻呂傳賛 同上

賛曰。皇朝奉若神道。建邦設教。乃立神官。以崇祭祀。於禮既大。為職不輕。上世中臣忌部二氏。同掌祭祀。無所軒輊。而忌部氏衰弱。家聲不振。舊史載名無慮數十人。而無聞于世者。唯中臣氏以鎌足支屬。為時所推。蕃衍昌熾。至清麻呂以清慎稱職。望崇一時。驟經朝要。致身宰輔。子孫遂專其職。奕葉不絶。如忌部氏。世無復知之者。一盛一衰。豈非有幸不幸耶。淵魚恬退養志。國雄博洽出群。正棟茂神歸佛。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亦為不善變矣。

和氣清麻呂傳賛 同上

賛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為利回。不為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凶鋒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和氣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傳者神怪其事。以為不可企及。則又傳會之過。而使人怠於為善也。神以正道為徳。清麻呂之心。即神之心也。豈有二哉。故至誠感格。終保厥躬。神果不佑忠賢乎。廣世仲世。學行兼備。拖於有

政。眞細諫直不阿。不得其職而去。蓋有父之風焉。

巨勢麻呂以下至藤原小黒麻呂傳贊 卷之一百十一

贊曰。要服荒服。禹貢所以略文法。蠻夷戎狄周禮所以制職方。故帝王之治。篤近而舉遠。內此而外彼。莫不各有其分。而使相紊一也。陸奧出羽蝦夷勇悍獷戾。聲教所不及。故武內宿禰。巡察民風。謂可擊而取之。爾來叛服不常。捐撫難制。巨勢麻呂至藤原小黒麻呂。受方面之任。奮折衝之才。攻城野戰。雖時有利鈍。而首長欵塞來享。沃壤悉歸版圖者。皆諸將之功也。大伴族人。撥草人之亂。大野東人靖廣嗣之難。坂

上苅田麻呂。武藝絕倫。藤原繼繩。文史足用。此其翹楚者也。紀廣純防禦不密。攅罹鋒鏑。大伴家持設心凶險。累及宗黨。皆可以為後車之戒矣。

紀古佐美以下至巨勢野足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二

贊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馬援之所恥也。人才不繫國家輕重。緩急何足用哉。弘仁之變。嵯峨帝慮坂上田村麻呂為上皇用。不恡顯官好爵。以縻留之。此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安危所繫。顧不重哉。田村麻呂能知文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于縲紲之中。遂収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大難不日而銷弭者。非其力耶。據藤原保則與攝政基經論蝦夷。如今之事。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平之語。當時所信嚮。從可知矣。廣野浄野。世有武幹。善繼箕裘。大伴弟麻呂巨勢野足。征虜有功。邊塵靜息。紀古佐美。隱匿敗衂。虛張功捷。朝廷洞察情僞。而不舉黜罸之典。雖非馭將之道。而可以概見寬厚之風矣。

吉備眞備菅原清公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三

贊曰。吉備眞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旁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申許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濟世安

民之畧。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宮掖。不見藤原廣嗣之指斥。藤原仲麻呂之蠱宸極。阿諛順從。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其謀。仲麻呂之視眞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指麾得宜。殆不然矣。與其難至而為誅。曷若先事而圖之。況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衆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諫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傅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之流耳。菅原清公。儒雅檢身。仁恕體物。是善。能傳家學。教子有義方。究其

淵源有所從來矣。

藤原冬嗣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四

贊曰。三公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總攬衆才。以敍百揆。此其任也。藤原冬嗣。以累世名族。冠冕百辟。疏請擇良吏省民風。順時令。皆治國之大者也。施藥勸學二院之設。仁人之爲。其利博矣。良相首薦人才。甄拔賢能。父子相業之可觀。雖漢之韋賢玄成。不能過也。長良。事君謹愨。良仁。奉親至孝。其餘子弟。皆以才能顯而無生長脂腴之累。蓋其訓養有素也。

橘清友以下至藤原諸葛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五

贊曰。橘清友風骨雄爽。沒享其榮。氏公秉鈞當軸。大鄭門楣。奈良麻呂之冤。乃能雪焉。藤原長岡大津頗有政績。衛建議指陳時事。振滯革弊。助以鯁直見憚。藤原松影練習典章。爲時模楷。安倍兄雄。面折廷爭。不愧諫臣之誼。藤原諸葛。當廢立之際。能斷大事。蓋有田延年之風焉。

藤原園人以下至清原夏野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六

贊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弘仁天長間。人才蹟然輩出。而求卓越不群能致帝王之治者。蓋鮮矣。藤原園人。抱經濟之器。悉心民瘼。其所建白。皆足爲法。藤原緒嗣。當桓武朝。能言天下所苦軍務土木。切中時弊。群臣莫能及之者。大嘗之禮。務以節儉導上。較其器識賢於乃父遠矣。清原夏野。才學優長。導揚風化。解釋令文。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爲模範。此皆列置上衮。無忝厥職。雖非王佐之才。而明良遭逢。志叶義從。君臣之際。可謂美矣。

滋野貞主以下至藤原良縄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七

贊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滋野貞主憤太宰府吏治之惰廢。章奏剴切。蓋忠藎不爲己者。而讜直不容惜哉。小野岑守欲通變而制宜。亦救時之才也。藤

原三守安倍安仁朝野鹿取。或循謹著名。或局幹濟事。藤原吉野藤原良縄。皆以孝行聞。而吉野儒雅醞藉。領袖後進。良縄行己有恥。能避賢者路。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焉。

正躬王以下至伴成益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八

贊曰。甚矣伴善男之狡猾也。欲陷正躬王。而嗾法官。議僧善愷之訴。雖老鍊如讃岐永直。亦畏勢不能正言。忤其志者皆黜之。正躬王遂褫官爵。而得雪冤後藉。展其材略。幸矣。蓋法律所以爲隄防。條目纖悉而鮮能通暢。一失出入。則所係甚大。故重其選。立爲法

家。文德帝憫永直之老羸。使生徒就習之。雖非致治之本。而求治之具亦至矣。山田春城伴成益。皆以公直居職。循名責實。咸無愧焉。

藤原冬嗣〔緒〕以下至藤原山陰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九

贊曰。貞觀之治。號爲清明。觀立朝諸君子。咸以通濟著聲望。若藤原冬緒安倍貞行在原行平。惓惓事職。其所建明。有足稱道。賢哲之臣。森然成列。此其所以致治歟。藤原山陰。雖無功烈之著。而守己拒損。亦有可觀。世徒稱其操刀善割。曲藝累德多矣。

藤原保則小野春風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一

贊曰。國朝民風勁烈。生而尚武。故虓闞鷙搖之將。筆名天府。而沈毅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焉。藤原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開懷馭衆。持重如趙充國之討先零。籌敵如陳湯之策烏孫。故能推陷醜虜。開拓邊圉。殆所謂先計後戰者。而政績將略。有大過人者。小野春風以累世將種。能諳虜情。不大設色。而立致綏懷。此豈野戰爲雄者哉。

藤原良房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一

贊曰。良房相業。雖不多見。而文德帝期以蕭何。則覬橫徼歟。必有可觀者。與耕田之禮。欲使幼主知稼穡之艱難。則其輔贊彌縫之功。可推而知也。基經廢昏立明。一爲社稷大計。可謂至公無私。近於霍光之所爲。而其器過於傅亮徐羨之遠矣。然文德帝畏良房勢。不得立惟喬親王。宇多帝厭基經之訟。遽収阿衡之詔。則威權之逼。不啻負芒之憚。而奕世冒燄。一門不知其幾后。外戚之盛。實基于此矣。仲平不讓星變。而欲子姪之久職。忠平能全交誼。而反乃兄之所爲。皆有長者之風焉。

藤原時平藤原菅根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一

贊曰。君臣遇合之際。誠難矣哉。忠佞不能兩立。陰盛則陽消。自然之理也。方菅原道真之柄用。時平側目既久。一聞關白之密旨。忌疾之念愈熾。故用源光藤原定國藤原菅根等。爲爪牙。搏擊而去之。李林甫之逐張九齡。裴延齡之陷陸贄。皆此術也。然醍醐帝之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議。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時平之術宜其售也。如菅根背本徇私。其爲鷹鸇。則其可鄙也。

菅原道真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三

贊曰。宇多帝欲収藤原氏之權。雅有知人之鑑。故擢

菅原道真於翰林。使之獻可替否。志協道行。何其盛也。當禪讓之時。訏謨匡贊。其功居多。醍醐帝夙受上皇之誥。處以台鉉之任。然享祚日淺。信疑相半。故憸壬得以乘其隙。信讒容姦。大累主德。不啻道真之不幸。抑亦帝之不幸也。嚮使道真能從清行之言。挹損謙虛。則豈復有西海之行哉。君臣之際。可不謂兩盡其美乎。雖然否泰通塞皆命也。究其學術文章。實為一代之偉人。生而施事業。沒而著英靈。天曆崇祀。正曆榮贈。廟食千載。蔚為天下宗師。道屈于昔日。而伸于今日。無貴無賤。皆知景仰而恭敬之。其生也有自

來。其逝也有所為。夫豈偶然也哉。子孫能繼其業。振興儒風。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在斯乎。

三好清行傳贊 同上

贊曰。三好清行醇文奧學。貫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贄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綱擧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宿衛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必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々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於斯為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為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藤原實賴及子孫藤原在衡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四

贊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為關白。故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為。群從子弟皆以雅命博美官。世方

以榮達貴顯為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其間豈[illegible]留心政事者哉。實賴之明練故實。賴忠之雅尚節[illegible]師輔之寬厚容衆。皆公輔之器。而僅見一二於家集野錄。伊尹為光公季位雖顯赫。事無可傳。奢競之風傷化壞俗。一至於此。可勝浩歎哉。若在衡之探討帝所溫習之書。此又與盧多遜之通夕閱覽答問多中者何以異哉。迎合之態。若合符契。難乎免於清議也。

藤原兼家藤原義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五

贊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

忠文下脫「聞征討之命撫著而趣圖爲虎家」十三字

拊于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尤有甚焉。道綱貪鄙固不足道。道隆侍父之疾。納女掖廷。惡爭之逼。公出怨言。争親既不能孝。事君安能忠乎。道兼誘君於不義。脅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義懐惟成精敏遼雅。華山初政。略有可觀。及為奸臣賣弄。天象垂變。則二人同志。髡緇端凝。非有操守者耶。

藤原利仁以下至小野好古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六

贊曰。自藤原利仁至小野好古。將略雖不同。其器頃漸襟。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則一也。藤原忠文忠蓋

天性。使其與將門交戰。則奮身致功。敵王之愾也矣。大憝伏誅。半途而還。自陳功勞。則過矣。及聞實頼之議。怨懟憤恚。則益過矣。蓋武夫悍將。不如是不足以立功。師輔之議。實為國家惜其用耳。源經基分派天潢。通曉韜略。殆非武林之翹楚者耶。平貞盛避釁匿形。頗得火則能逃之意。故能殄滅渠魁。報復父讎。可謂一舉忠孝兩得矣。藤原秀郷梟雄逸郡。有搴旗斬將之功。然嚮使將門禮接而善待之。則其志趣未可量也。好古殄寇勦賊。有足稱焉。若利仁之豫料盛衰將聖。殆非思慮所可及。異於裴行儉之移營避潦。怪詭譏祥。擬以傳疑。固亦史之不能無者也。

藤原道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七

贊曰。古之大臣。臨殁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諄諄然以造寺之賞為請。則法成寺重於社稷民人可知也。唯其重。故老弱仆於溝壑而不聞。帑藏糜於塗艧而不知。子孫遵守以為為相之道。莫大乎此。生民幾何其不凋瘵。王室幾何其不陵夷乎。彼惡伊周之驕汰似也。及其自為。反乃過之。東府之損大於供御。天下之事無不如意。自置攝關以來。未有權寵如此者。頼通教通競以侈靡相尚。峻宇雕牆。尊覺之所

不能敬。其無遠略。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況後三條之英邁乎。然頼通屏居宇治。偃蹇不奉朝命。教通奮以春日神威。則雖英邁之君。莫能如之何。權臣鉗制人主。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藤原實資以下至藤原伊周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八

贊曰。自兼通兼家擅摂籙之權。公卿莫不俛眉承睫而至道長秉政。則諂事柔媚。靡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靖重有守。在當時既難得。況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三條帝之託。為股肱腹心也。緣達典憲。多所彌縫。賢布府之稱信不虛矣。能信

一言定儲。不黨其兄。公直忠亮。尤難得焉。伊周躁競無所不至。竊非大后之卓識。則必覆公餗矣。隆家桀黠。首搆邪謀。比之弑逆。相去幾何。出鎮筑紫。政績方略。雖有可觀。而未足贖其罪也。

源滿仲以下至藤原保昌傳賛　卷之一百三十九

賛曰。源滿仲抱將帥之器。護衛國家。頼光頼信。雄勇絶倫。皆以將略冠世。頼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巣穴。平盪強虜。覈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平維茂特以武幹見稱。然觀其與藤原諸任爭戰。擅興甲兵。未知曲直所在。所謂

勇敢強有力。而用之於爭鬪亂人也耳。藤原保昌威名鎮壓衆庶。其必有禽獲盜賊。肅清輦轂之功。野録義說。摭其小而遺其大。世人從而耳剽。何足貴哉。

源經信以下至藤原行成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

賛曰。納言之職。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獻善宜美。參預機衡。異日三公之選。莫不由此。而其爲任也甚重。源經信暨四納言之著名當時。宜合此選。而今覈其行事。皆以詞藻曲藝。閑于容儀。矜夸推奬。而訏謨匡拂之言。寥寥無所聞。豈當時專尚浮華。而惇篤沈重者。無所用耶。抑四子皆有實行。而載籍散軼。世徒襲其

虛名歟。裴行儉之取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考四子之績。果何如哉。俊賢之薦行成。議論端正。頗有蹇諤之風。而至表襮自衒附麗姦相。則汨喪廉耻。以鬻好爵。魏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論者以爲一反。俊賢明於薦達。而闇於操守。何其相反耶。

藤原師實源師房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一

賛曰。方後三條之痛抑權臣。頼通怏怏不得志。訓師實以勤將。實有所爲而然。及被進女之命。其計果售矣。師實爲關白。家忠得大將。自非藉中宮之力。皆不能遂其冀望。計又巧矣。然當時攝籙之家。莫不皆然。

無足怪也。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欲權歸于已。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及保元難作。獨教長克諫上皇。車敗流竄。後白河帝欲召用之。而義不就。卒能高尚其志。源師房父子。逈出帝胄。爲當世名臣。雖無功業可觀。而能鍊達故實。子孫世居台鉉。其所貽謀者深矣。

源義家及子孫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二

賛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歷十餘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眞衡構難。擾亂奥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討勦。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

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鬪耶。宜以種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鬪。遂沒其功。其實不過怯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平景政不拔矢而殺敵。不減杜伏威之勇。源爲義不能力陳大義。黽勉應上皇之召。蹉跌狼狽。竟罹逆子之慘。哀哉。爲朝之進策于藤原賴長。可謂有將略矣。然考其縱恣恃力横行。剽悍桀驁。難乎免於叛亂之徒矣。

平忠盛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三

賛曰。平忠盛僥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勳績可以鎮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剖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恪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勢變事去。何其責舊之速也。經盛教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敦盛業盛。或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偸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怯懦。相去不啻霄壤。教經雄勇絶倫。臨死自奮。不愧累世將種矣。

清原武則藤原清衡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四

賛曰。清原武則。提出羽精兵。首嚮義旗。故源賴義殄滅劇賊。得建不世之勳。制勝料敵。善戰無前。其將略可概見矣。武衡家衡不念父祖之功烈。叔姪搆難。疆場日駭。竟罹覆宗之禍。何其愚也。藤原清衡以反黨之子。居鎮府之任。拓境擁衆。雄于北土。朝廷既不録義家驅除之功。豈能酬清衡掎角之勞乎。羈而蓄之。聽其自爲。傳至泰衡。勢益彊大。及源賴朝擊之。祖先百戰而僅得勝者。一舉而殲之。取奥羽之地。以資其覇業。何難易之迥別耶。雖泰衡惷愚有以致之。而政柄之失。有所由來矣。

藤原忠實源雅實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五

賛曰。忠實深畏盈滿。言若可聽。然迹其本心。殆不然矣。偏愛溺私。擯忠通而進賴長。徒知朱器臺盤之爲重器。而不知有更重於此者。把握之道。固皆是耶。賴長驕子也。教以義方。猶恐弗及。而況使之長傲從欲乎。身爲厲階。將焉逃避。忠實有以啓之也。忠通之得名當時。皆小技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議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賴長得以藉口。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焉。基房遭時多難。轗軻困厄。然後寛羑里之拘幽者。非其力耶。源

雅實敢言為主所憚。則所樹立。必有過人者。載籍不備。世徒藍其曲藝惜哉。

源隆國以下至大江匡房傳贊　巻之一百四十六

贊曰。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悪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隆俊隆綱之有才。竟登庸之。可謂明主矣。俊明能卻藤原清衡之餽遺。非無卓識。然其黨於忠實。而遷降援政之命。不幾于謗張為幻者乎。源經成治獄慘酷。神其佑乎。殆傳者之妄耳。藤原為隆不為面折廷諍。而能導主於正。宿德雅度。其所涵養可知也。大江匡房才能冠于一時。為世矜式。嘗教源義家以兵法。故後之言兵者咸宗之。

藤原頼長藤原通憲傳贊　巻之一百四十七

贊曰。藤原頼長。藤原通憲。皆以經濟之學自許。而頼長强毅聰察。以辦博陵其兄。恒欲排陷之。適投上皇舉事之機。慫慂力贊。不特貽禍王室。而自取覆滅。智果所謂瑤之賢於人者五。頼長兼有。而其罪浮于智伯矣。司馬光以為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抑亦頼長之謂也。世傳通憲善相。故髡首免禍。此叢說之繆妄。而其實出於挾才憤世耳。一旦柄用。舉廢典。尋墜緒。井井然有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豈頼長之所能企及哉。然其怙寵弄權。矜伐智能。則與頼長無以異也。保元亂上皇者。佯定竄流。實處死刑。其心術可知矣。頼長固不足論。通憲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哉。

藤原伊通以下至藤原經宗傳贊　巻之一百四十八

贊曰。藤原伊通。不聞博識宏覽之名。而其所開陳。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中世以來。詔求直言極諫。皆為虛文。而伊通所言乃能如此。益知為學之方矣。光頼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惟方以大義忠讜之言。感動人心。卒得脱主上上皇於虎口。宜力多矣。及帝欲柄用。累乞骸骨。豈其見幾而作者乎。經宗惟方。左右視利。憰然改圖。蓋二人素號多智。其奉乘輿於六波羅。似乎忠誠。而潰構離間頗張威福。使帝被不孝之名。未必不由二人之所為。眞小人之魁傑也。事君若光頼。可謂忠亮公正者矣。

藤原實行以下至藤原宗長傳贊　巻之一百四十九

贊曰。智者能慮未然。藤原實能。勸鳥羽法皇。戒飾武

臣。蓋有先見之明焉。崇德上皇興無名之師。廷臣上諫者。唯教長實能二人。而實能之言。尤爲剴切。使上皇能從其言。則豈有播遷之辱哉。實行至孝感人。公教雅量容物。皆可稱也。實定名浮于實。無所建白。然當時公卿。詭隨婾容。率多此類。又何怪焉。藤原成通以蹴鞠著名。既非講武。又非習勞。傳至宗長雅經。遂成一家。豈不爲之猶賢乎已耶。

藤原敦光以下至藤原兼光傳贊　卷之百五十一

贊曰。棘闈擢士。將以得賢才。而綺靡之習成風。士子只欲鬭工於藻績。有用之才。終不可得也。藤原敦光

條疏時事。反覆曲折。深切著明。足見當時之流弊。實爲不負科第矣。清原頼業。邃雅博洽。雖無所施於事業。而兼實稱爲當世無雙。則其所蘊蓄。概可知也。藤原兼實之詰盜。頗有發摘之能焉。

源義朝傳贊　卷之百五十一

贊曰。源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頼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義平勇力絕人。頗有文鴦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真壯士哉。頼朝錄鎌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忘祖。爲頼朝者殆難乎哉。

平清盛父子傳贊　卷之百五十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爲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己也。平治之亂首爲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

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舉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爲。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轍。攝關公卿。屏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种輯之黨。源頼政舉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爲源頼朝所夷滅。豈非天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清盛爲白河帝之子。援鳥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清盛之強大。古今少其比。野乘稗說從而傅會之。果其皇胤耶。頼朝

不得以父仇視之。而清盛之對靜賢。掩其惱懊。豈無一語及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贊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兼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寧取敗衂。不與源頼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辦。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奔逃。延旦夕之命。以取笑於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頼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頼。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島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頼朝之圖己。與之連衡以敵頼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非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倉皇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宋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挾之而西。則討敕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頼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焉。

大庭景親以下至妹尾兼康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保元之戰。大庭景親與兄景能。屬源義朝。軍敗見囚。感平氏保全之恩。與景能相議。黨于平氏。卒敗源頼朝於石橋山。各盡其分。去就適宜。然勢蹙而降。不免誅戮。愧于其弟多矣。景久不以強弱變操守。伊東祐清不以私恩廢公義。皆鐵中錚錚者。而祐清尤為難焉。齋藤實盛。盛稱東兵之精鋭。撓吾士卒之氣。雖染鬚髮以決一死。庸可贖乎。足利忠綱。武幹絶世。使其早從頼朝。則當與諸將並驅爭先。而黨于非類。兵敗奔竄。惜哉。平家貞至妹尾兼康。世為平氏臣僕。遭時多難。皆能效節。然夷考其行。則有不同。鎮西之敗。平貞能可以死而不能死。富士川之役。藤原忠清可以戰而不能戰。暨主將殲于壇浦。皆披髮苟免。不及平盛俊父子遠矣。兼康奮于禽獲之餘。圖滅源義仲。力雖不敵。志則可矜。又不失為平氏之忠臣也。

藤原成親以下至平頼盛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五

贊曰。藤原成親結黨合謀。非為朝廷除害。而在逞己之私。庸可濟乎。平康頼源行綱。皆浮躁輕薄之私。而欲倚以為爪牙。幾事不密。反受其殃宜矣。西光雖無謀略可稱。而至死不畏彊禦。不猶愈于成親之怯弱

乎。平時忠靠淨海之勢。頗張威福。其在西海。不臣之語。極其醜詆。而欲免於刑戮難矣。平賴盛不念宗族之覆滅。市恩以媚仇敵。其原起於兄弟之不睦。將何面目見其父于地下乎。榜門之羞。不世修降表。李昊之比。鄙哉。

平重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六

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讜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殁則凶虐滔

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座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囿於釋教之過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維盛恇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所危難之地。而圖苟免。愧于清經有盛之明決多矣。

藤原兼實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光贊丕業。黼黻皇猷。叙九功而正百度。宰輔之任也。兼家道長以下。皆背公營私。務擢權勢。大臣之風蔑聞焉。兼實裔於其後。獨當劬勤之時。以通濟之才。弥縫調停。能竭其力。忠言讜論。以格君心之非。京師無主。建言宜早立主。主既立矣。必欲俟劔璽之還而行即位禮。此皆國家大計。而治亂所由出也。神器之譲。法皇不能用。遂兆後世僭竊之機。其言如蓍龜矣。源賴朝薦兼實内覽攝政。法皇重違其意而聽之。藩鎮易置宰臣。此乃唐末之流弊也。法皇不知權移

閫東。遂襲季世之弊。而顧乃屑屑焉。疑其阿黨。抑亦末矣。兼實忠蓋不一。豈薄王室而重覇府者哉。任而疑之。惑于讒邪。詎克竟其用乎。良經才藝軼羣。其死為世所惜。都下或有浮言。豈有嫉其能而陰中之者耶。

藤原經房藤原長方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八

贊曰。自世祿之家。市權勢在朝。公卿俯仰循默。狼時望。固爵位。讜直之言。若相戒不自其口出焉。藤原經房。端亮耿介。正色立朝。孤風雅操。凛乎不可犯。藤原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淨

海能容其言。源義仲邪謀頡沮。膽識機畧過人遠矣。及法皇疏已。奉身而退。宜其爲攝政兼實所惜也。二人名實不爽。卓爾特立。皆當時不多見者也。

藤原基實以下至藤原公經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九

贊曰。基通以董賢之寵。驟登相府。遭時多難。逡循依違。無所建白。道家以結昏關東。闔族顯赫。威望無與比焉。然當時執政之權。非藉北條氏。則無以自固。世道變革。一盛一衰。亦可以見時勢矣。徵以三浦光村之言。則道家之覬。固不能無疑。今皆不可得而覈也。承久之變。後鳥羽上皇所忌者。唯公經一人。而王師撓敗。轉禍為福。貳于關東。告以機密。其不臣甚矣。裔孫公宗以圖不軌。覆其宗。豈非貽謀之不臧耶。觀基通子孫蕃衍。居攝籙之首。世多名臣。雖載籍淪亡無足徵。而其雅量德望。或有過人者。不然天之所佑何其厚耶。

源頼政源行家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

贊曰。源頼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特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忽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頼朝殄滅平氏。豈非頼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畧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屈三軍之帥。宜其及矣。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之下

長谷部信連以下至平知康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一

贊曰、勇敢健鬭之士、大率麁暴剽悍、能知義利之分者鮮矣。長谷部信連、行已有恥、處事有餘裕、其對平宗盛、激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佼矣。城長茂舉兵抗敵、非為平氏出力者、其志欲雄據一方、而無策畧之可稱、唯勇力是視、不亡何待。文覺固多權變、説源頼朝、能使屈已下之、報讎雪恥、叔立覇業、殆有英略者歟。然枝心好亂者出天性、免于刑戮幸矣。平宗清以婦女之仁、嘗救敵人之子、兩葉不去、終覆平族、傳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雖能辭關東之召、庸可贖乎。平知康、蹙屈鼠伏、智計不及鄭注、而職為亂階、法住寺之變、不異于甘露之慘、其在鎌倉、佞媚百端、終為平政子所鄙夷、殆非孟子所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者耶。

藤原公繼以下至大內惟信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二

承久之變、王室隆替之機、安危盛衰之所繫也。以萬乘莅匹夫、勢如拉枯兔、而北條義時藉兵馬之權、以振虎狼之威、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闢以來未有之禍也。唐文宗制於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然猶未至幽辱如斯之甚、迹其所由、皆後鳥羽上皇不能端本正源、而縱欲敗度、輕佻佳兵之所致也。問罪蘖於嬖寵、興戎煽於忿狷、義時之搭詔抗師、上皇自取之也。矧當是時、輔弼乏救時之才、將帥匪敵愾之器、所與為謀者、皆恇怯巽懦之徒、宜其稔禍速亂、而一敗塗地也。然有一二臣工、能竭其力者、讜直規諫者有矣、見危授命者有矣、或去逆而效順、或徇私以濟公、雖所趣不同、而勤勞王事則一也。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横罹鋒鏑、共職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贊曰、三浦胤義、藤原秀康、妄庸人爾、後鳥羽上皇使之將烏合之衆、當強敵之衝、是猶驅犬羊而餧餓虎、何能責其成功哉。藤原朝俊、山田重忠、八田知尚、鏡久綱、仁科盛遠、皆能效死、以全忠名。大江親廣、勤王非其本謀、宜乎望風潰走也。藤原信能、宮崎定範、兵敗奔竄、臣節有虧。大內惟信、以世將之家、不能勇決赴敵、而遭流竄之辱、果其恇怯乎、抑有所為、而志不能遂耶。藤原忠信、以外戚為主帥、任重寄大、而所闕一死耳。藤原宗行、藤原範茂、自甘必死、愈於源有雅之丐生遠矣。藤原公繼、舉迹事以警覆轍、如指諸掌、

藤原光親諫疏。雖不得見。而為敵將所惜。則其剴切精當可知也。嚮使上皇能從二人之諫。觀釁而動。則豈有航海之患哉。遐棄忠良。親任憸邪。禍不旋踵。是誰過歟。

藤原藤房傳贊 卷之一百十三

贊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車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物者。贄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

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贄。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贊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藤原道平以下至藤原資朝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三

贊曰。聲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事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未聞絕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為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鹿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為。而反蹈其轍。悲夫。然天下勤王之師。接踵而起。未必不由二臣畫策運籌之力也。建武中興。宜首加矜恤。而未聞有褒贈之典。豈舊記散軼。概無所見耶。不然。其於國政為闕典。何以為忠臣之勸乎。藤原道平。位極人臣。無所匡拂。而其練達朝章。則有足多焉。源具行。勤勞王事。宣力效忠。不及中興之日。而為北條高時所

殺。良可惜也。中原章房之諫後醍醐帝。深切著明。而帝忌之。陰使平成輔殺之。此帝失德之甚。而成輔終以此死於非命。可哀也矣。

藤原師賢以下至藤原實世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古者不分文武。入相出將。故大臣大連。有事則出而征伐。無事則入而輔佐。謀謨廟堂。籌策帷幄。其揆一也。暨乎中世。文武判為二途。大臣納言。雖兼近衛大將。而宿衞單弱。名存而實亡。後醍醐帝有鑒于茲。其旨見于出皇子鎮陸奧之詔。故藤原隆資藤原實世。皆以文臣。居將帥之任。躬冒鋒鏑。志貫金石。勝

敗利鈍。兵家之常。豈可以此少彼哉。隆資隆俊父子。相繼死于王事。忠烈媲美武臣。有不泯其類乎。隆資議新田義助之賞。實世欲因足利直義來降而誅之。皆能洞察事機。切中利病。藤原師賢。流離顚沛。未嘗須臾忘其君。忠義之心。藹然發於至誠。其賜美謚。以賁幽壤。自閑院公季以來。所未聞焉。而始復見之。亦哀榮之至也。長親才學優長。為世宗師。事親而孝。能行三年之喪。新葉集所載。足以徵焉。

源親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誦

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甍。其進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孤圍。急於睢陽。而結城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觳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之作。辨覈正閏。扶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據斥僭僞。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屹為南朝元老。蓋有諸葛亮之風焉。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源顯家源忠顯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陸奧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勍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化。能應徵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為元帥。源顯家為鎭將以副之。所謂鎭守府者。猶晉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卒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奧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衆。而一舉復京師。再擧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奧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棐忱。隕命於安陪野。惜哉。方後醍醐帝之出隱岐。徵源忠顯。則幾不能免崎嶇間

關。人臣之節至矣。雖非統馭之才。而使之建牙擁旄。亦所以酬勳舊也。然忠顯不能用兒嶋高德之言。而倉皇退軍。較之顯家能從結城宗廣之計而進兵。其不及也遠矣。南風不競。均之死于王事。亦可悲也夫。

藤原定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七

贊曰。周鄭交質。君子惡左氏之亂分。鄭諸侯也。周之同姓也。然一辭之不當。猶不免正議。名分之不可踰越。其嚴如此。北條氏陪臣也。坐制國命。擅廢立之權。藤原定房使于關東。以議皇統。如列國然。僅得二宗迭立之說而還。及其再使。北條高時。不奉詔旨。冠屨

倒置。儀若以君臨下。此鄭伯之所不忍為。而平生之所不能堪者也。定房不能反覆辨析而得其要領。媿於王孫滿之對楚子多矣。然家傳青緗之學。時有三房之稱。乃心王室。始終不渝。妻亦不失為名臣矣。

藤原為冬以下至藤原清忠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藤原師基。雖非敵愾之器。而糾合義族。敗而復振。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藤原光繼。藤原雅忠。藤原教忠。藤原行房。皆能臨難不苟免。喪其元于鋒鏑之下。世亂識忠臣。不其然乎。藤原為冬。以和歌為專門之業。而控弦抗戈。死于王事。此又可貴也。藤原康長。義勇兼人。如羆如虎。源定平奮庸戎馬。勤勞征討。其子定清。死節激厲。家聲益著。藤原清忠。一言斃良將。國事不可為。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正為此輩也。

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以下至僧宗信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八

贊曰。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並以兼人之勇。受密付之重。不幸以同伙謀及婦人。遂致事洩而敗。為可惜也。然二人皆能守死。不虧其節。可謂不負國家者矣。足助重範。射藝絶倫。謂之弓叡霹靂可也。錦織俊政。臨死慷慨。義氣凛然。不可奪矣。大凡僧人于預政事。非僧也。況擐甲執兵。從事于戎行乎。為僧之道。蕩然盡矣。國朝建立大刹。畀以郡縣。盤結根據。擁衛王室。其勢不得不然。後醍醐帝欲藉僧兵滅北條氏。亦一時之權宜也。及乘輿播遷。畀得其力。祐覺屢以兵食赴援。頗有扞蔽之功。文觀招權納賂。為國之蠹。使之將兵。其能濟乎。若良忠置對。理直氣壯。宗信激厲三軍。倡為忠義之言。皆有可取也。

楠正成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九

贊曰。楠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擁丘守睢陽。正成去赤阪據千劔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撃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轂。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其不

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訓。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

名和長年以下至結城宗廣傳賛 卷之一百七十

賛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捍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識拘國之晩。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不可過。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效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與人之誦。決其生死。則使

之不可死而死。可爲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義高高光。亦能以死徇國。豈非父子全節者歟。兒嶋高德。智略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郭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志。涅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有以成之也。結城宗廣。欲奉王子以圖興復。謀固善矣。大風覆舩。竟不能達。義良親王還吉野。而擁神器者天也。宗廣臨死志氣不撓。唯以巨寇未殄爲言。至今凜々有生氣。報國之心。雖死不已。比之荀偃。視不可舍。其慷慨奮激亥過之矣。親光雄勇果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

新田義貞傳賛 卷之一百七十一

賛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葉落冰離。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搆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嚮使後醍醐帝。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之勢日蹙矣。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晉之機。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辨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擧耳。

義貞匡復之心。不少解弛。誓天地以爲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舉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高風完節。雖屈於當時。能伸於後世天果不佑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貞。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宇都宮公綱以下至土居通治得能通言傳賛 卷之一百七十二

贊曰。宇都宮公綱。出於世將之家。能紹前烈。勇名著于坂東。楠正成以節制之兵。倚險討逆。猶且一避其鋒。可不謂之驍將乎。及璽書招降。叛服相踵。飢附飽颺。呂布慕容垂之流也耳。然終盡忠於王室。則雖以功掩過可也。菊池武時之起義。志操凜然。如岷玉秋霜。武重武光。蹈忠履義。不隕先構。赴險如虎。能報君父之讎。自餘諸子。亦皆猛厲奮發。有洸有潰。武光攻戰之力。殆無虛歲。終使懷良親王。得以綏撫九州。功亦大矣。延及其孫武朝。雄峙西陲。屢破足利氏之兵。豈非武時之遺風餘烈耶。土居通治。得能通言。挺勇悍之姿。當馳鶩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為當時所稱也。

新田義顯脇屋義助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三

贊曰。新田義貞之子。皆以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當今莊淨慶之徽。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淨慶感其言而撤備。將畧已見于此矣。及入金崎城。且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仗義而斃。惜哉。義興雄毅絕倫。為敵所誘。沒於河水。石扉之尸。猶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如生。宜其為厲至今血食也。武藏野之戰。義宗幾獲足利尊氏。雖負拔勝之逼。高數亦不能過之。惜乎軍無統帥。竟與義興義治相失。西不能堅守笛吹嶺。反為敵人之所乘也。義貞之起義。義助一言決群疑。其餘籌畧間出。所以輔翼義貞者多矣。使其天假之年。經畧四國。則恢復之功可幾。而義貞之志得伸矣。義治弱齡守城。念切君父。臨宴悽惻。殆如南霽雲之義。不能食。卒使將士感激而奮義。何其新田氏之子弟。率多俊良也。

堀口貞滿以下至里見時成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四

贊曰。堀口貞滿。一介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昂。卒能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畧之舉。此豈野戰為

雄者之所能及哉。金谷經氏。大井田氏經。奮勇摧鋒之餘。以寡制衆。殆有趙雲王羆之膽畧。里見時成。里見義氏。危難不避。克全臣節。江田行義。大館氏明。非懷携貳。而去就之間。不免物議。然行義起義於丹波。氏明隕命于伊豫。亦足以明其志也。

船田義昌以下至瓜生保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五

贊曰。新田義貞勇壯足以帥下。威信足以服衆。宜其得旃帥之死力。而折衝左右也。船田義昌。經政。有將校之能。決策投機。皆見其效。義昌戰歿。以盡厥職。經政忍死而遺敵。其處斷雖異。並有幹臣之分。栗生顯

友篠塚栄等。十六士、膂拳壮猛。許褚典韋之儔匹也。畑時能驍勇拳捷、絶類離群。為新田氏之傾覆、保援孤城、以寡摧衆、殆萬人敵也。由良具滋、脱東宮於重圍。飢困切至。以斃一敵、為我利、可謂善闘矣。渡里忠景、潜行水底、通消息於城中。村武可稱也。小山田高家、捐軀救主將之危。報德速矣。瓜生保與弟義鑑、源淋、重照、並著勇名。保初迎義旗於杣山。一旦眩足利氏之姦計、倒戈金崎。既而悔悟、遂傳義名於悠久者、由義鑑之卓見也。義鑑特其傑出者歟。

富士名義綱以下至本間資氏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六

賛曰、富士名義綱、三條景繁、憤後醍醐帝之幽辱、竊勸幸他所。事若發露、甘粉其身、而謀及此者、其心豈以帝為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滅者乎。勅使河原直重、河嶋維頼、竭身蹈義、氣比氏治、其子齊晴、勇而有義、自古忠孝両全者罕也。齊晴其庶幾哉。尾張昌能、守治惟直、大田守延、並以祠官、勤王、各效其績。津守國夏、世祭主、不預戎、惟以祈神佑救之榮位、非徼幸者歟。櫻山茲俊、志雖不立、實為義擧之首。及其敗死、自火神祠、以洩勇憤、若其欲徼貴修葺神祠、則殆貪亂之徒也。使之尚在、則其黨足利氏亦未可知。早死為幸矣。本間資氏臨陣挹藝、徒事技癢、不能堅守臣節、為敵甘心、非不幸也。

赤松氏範以下至飽浦信胤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七

賛曰、赤松氏範、以不得於諸兄、藉禁旅。石堂義房、以不禮於等夷、屬義軍。細川清氏、以與佐々木高氏相軋、納款於桃井直常、以賞不酬、叨歸順。飽浦信胤、以與高師秋搆怨擧兵。皆為身謀、而非為國謀者也。氏範驍健、不過匹夫之勇。清氏直常雖梟雄出群、而皆特勇輕佻、無將帥之畧。相率歸於敗亡而已。北條時行、請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又為亂賊、乃納其降、而援之兵、政刑由何立哉。然時行窮蹙、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充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亂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藤原宣房以下至藤原經顯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八

賛曰、皇族之分為二宗、非五季革命之比。故南北諸臣、出此入彼、亦不可以馮道之流概觀也。然正閏之辨、自有不容已者、或如青天白日。藤原宣房、藤原公賢、並以耆舊宿望、練達典故、為後醍醐帝所親重、而

其歷仕北朝。畧無怍色。若曰人臣之義。固當如是而已。雖由昧於正統之所在。而其于藤原季房。實世。皆能守臣節。爲之父者。寧無愧乎。實夏往來南北。好爵足縻。亦不足道也。藤原爲明。脅以烈火。而不爲之怵。氣度從容。其過人遠矣。藤原良基。才藝樸茂。有公輔之望。而專爲足利尊氏。協謀畫策。則其設心可知也。藤原資名。庇護尊氏。使免叛臣之名。可以欺罔一世。而不可欺萬世。蓋光嚴院之功臣。而後醍醐帝之罪人也。資明。崇飾姦僞。巧爲逢迎。藤原經顯之議。雖以愛憎之私。而其言剴切讜直。所謂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者歟。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巻之三之下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四

將軍傳 卷之百七十九〇自此以下至百八十六將軍傳

將帥之任古今所重紛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設壇而拜授鉞而征民命所繫豈不重哉自崇神天皇置四道將軍征伐不庭始有將軍之號其後征夷征東建置不一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陸奧出羽遐裔僻壤爲邊徼之阨塞故鎭守府將軍世以才選而征夷大將軍肇於源賴朝父子繼業傳于三世而朝廷不置鎭府重其任也蓋賴朝提兵殄滅平氏元惡大憝雖伏天誅而草竊姦宄所在迭起自匪強藩重鎭經畧防禦則振肅治綱未易馴致故請爲天下總追捕使而朝廷許之建牙鎌倉撫循黎元伉健難制者莫不俯首聽命而天下之勢自此一變矣自藤原賴經至守邦親王皆北條氏之所立雖政不己出徒擁虛器而兵馬之權盡歸關東矣元弘建武間板蕩流離糜爛沸湧護良成良二親王相繼拜征夷大將軍宗良親王爲征東大將軍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源顯家爲鎭守府大將軍元戎啓行克壯其猶廢而復置亦一時之制也當其時足利尊氏反旆歸順與新田

義貞東西倡義掃蕩北條氏天子疇勳以征東將軍而溪壑無厭跋扈有漸所謂征夷將軍關東管領者不階王命而其所自署也既而舉兵犯闕乘輿南遷陽尊光明帝視如辦髦身膺征夷大將軍之授開府京師以自矜大留少子基氏于鎌倉以爲管領居兵馬元帥之地而併方鎭節度之雄天下之勢至此又大變矣義滿藉父祖之業逞雄傑之才位極人臣任兼將相適投南北混一之機以華子孫永世之基天下稱曰室町將軍豈非幸歟然尊氏之譎詐權謀功罪不相掩可以籠絡一世而不可欺天下後世果足利氏之得志耶抑新田氏之不得志乎天定亦能勝人豈不信然如其家族家臣以類附從征東鎭府別自著傳作將軍傳

源賴朝傳贊 卷之百八十一

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以倡大義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然智算有餘兼勢徼利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已其術深矣窮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

川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救頼朝藉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而蹊田奪牛。詆糠及米。頼朝之罪。亦已甚矣。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號令嚴明。懋算無爽。察平宗盛之怯弱。必欲生致之。知由利維平之忠義。業其必死。將畧固其所長。而知人之鑒。亦有過人者矣。

源頼家源實朝傳　卷之一百八十一

贊曰。源頼家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親信狎邪。奪人妾婦。將佐怨望。禍起蕭墻之内。實朝襲職。驕恣不恤軍政。其發施令雖有可觀。皆北條氏之所爲。而非自

已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覇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讎。其志固可嘉尚。然殺頼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焉。義時奸猾多詭計。安知其非嫁禍實朝。而假手公曉乎。骨肉相殘。叔姪俱斃。而頼朝不得血食。此北条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超于父祖爲榮。宜其速禍矣。

藤原頼經藤原頼嗣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三

贊曰。藤原頼經。以嬰孩爲鎌倉主帥。徒擁虚器。而刑賞黜陟。出於北條義時。承久之難。三道進兵犯京師。若曰頼經使之然也。故後之修史者。不得不係主帥書之。既欺當世。又欺後世。此北條氏之姦計。而其實不可掩焉耳。頼經之去鎌倉。近臣有通志者。而頼嗣以此不得在職。是時廢立之權。在北條氏。利於已則立之。不利於已則廢之。子孫相踵。遵其軌轍。而朝廷不得制焉。此與唐之藩鎮易置王帥。皆出武人意。天子從而命之者。其事相類。而嚴威氣焔。大過之矣。可嘆也夫。

宗尊親王以下至守邦親王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三

賛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

貳。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北條時頼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北條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頼之謀。而將士慣以構變動輙辭連幕府者。亦不能殄。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安守邦。竝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及後醍醐帝滅北條高時。世不復知有守邦親王。嚮使北條氏一假之權。則豈能免元弘之誅乎。由是觀之。謂北條氏有以保全之亦可也。嗚呼世道變替。一至于此。可哀之甚

矣。

足利尊氏傳賛　巻之一百八十四

賛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畧。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建武中興。論歸順之功。以尊氏為第一。朝廷酬勳亦至矣。然其志不至開幕府立覇業則不輟。故諂事准后。誣構護良親王。及討北條時行。遂要寵錫。以快其慾。而猶未能厭足也。其所忌者。唯新田義貞耳。故多方以傾陷之。賴天聰不塋。王師來討。乃以披髮之言。愚詒將。黠如直義。亦為所愚。與上杉重能。謀作為偽詔而逼之。尊氏素定胸中已久。特

借直義重能等發之耳。而世不察。以為猶有人臣之節過矣。至於兵敗摧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盜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致死。以拯艱厄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々失職。綸綍反覆。彼奪此予。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尊氏既逆於君。豈復

擬下脫上皇之由辭及其蕘也從小松天皇贈十五字

有於天倫乎。故父子兄弟。不能輯睦。日尋干戈。以長變亂。而識源賴朝猜忌。摧殺骨肉。難矣哉。

足利義詮傳賛　巻之一百八十五

賛曰。足利義詮。以幼弱鎭鎌倉。當源顯家率義旅而伐之。將佐皆以走為上策。義詮不可。雖兵敗奔逃。而其志氣固有可稱者矣。及代叔父直義掌軍政。不能折衝禦侮。外而官軍乘間來討。內諸將爭權相攻。魚爛鼎沸。釁萌於外。其不失尊氏之堂構者幸矣。然有知人之鑒。臨薨擢細川賴之輔其孤。卒能興隆室町之基業。較之鎌倉幕府再傳而亾。其規模大不侔矣。

足利義滿傳賛　巻之一百八十六

賛曰。足利義滿。有戡定禍亂之才。山名氏清。大內義弘。皆梟雄也。義滿不憚征戰之勞。自將禦之。指授方略。咸得其宜。不旋踵而二兇授首。駕馭群雄。寬以濟猛。威惠並行。遠近肅然。蓋亦有細川賴之輔導之力焉。當此時。南朝式微。義滿專主和議。遂致乘輿北還。授受神器。此雖適會其機。亦可謂功烈震主者矣。義滿以功自矜。不能持滿。而侈大之志。無所不至。究殫土木。朘民膏血。猶之可也。僭毋之行。擬太上皇。此何謂也。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辭邑而請繁纓。孔子

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時天子居萬乘之尊。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不知紀綱之壞。實基於此。而不可救也。幸而其子義持不受。使其受之。則魏晉禪代之事。將在後嗣。可不懼哉。

新田義重以下至源範頼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七〇自此以下至一百九十二將軍家族傳

贊曰。自鎌倉以來。覇主相襲。以將軍輔政。以為王室之藩屏。而其家族。則將軍之羽翼也。非有羽翼。則藩屏無以鞏固。然有循良者。有驕猛者。要之轄䡖而收其用。在親々以推誠而已。新田義重。以老臣宿將。見重於覇府。足利義康。因保元之功。得登殿陛。壽永之戰。義清義長並死於敵。不虧其節。義兼無武幹甚偉。特以謹飭為源頼朝所親重。得全其終。亦當時罕有者也。承久之變。義氏將北條氏之兵。敗王師於宇治。當時之勢不得不然也。傳至建武。新田足利兩雄相爭。皆義國之支流餘裔。而義重身居嫡長。子孫蕃衍。變溢後昆。豈非天祚其胤耶。源範頼受頼朝之節制。將兵而西。殲源義仲於粟津。破平氏於一谷。遂屯豊後。邀其走路。義經得以勦絶平氏於壇浦。可不謂之掎角之功乎。然不揣頼朝之猜忌。發言輕率。不能自白。遂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刃同氣。自鎩羽翼。真少恩哉。

源義經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八

贊曰。源義經。神機武畧。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特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為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逍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絶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究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讋縱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也。

伊勢義盛佐藤嗣信兄弟傳贊 同上

贊曰。伊勢義盛策畧之士也。其誘櫻間重直而降之。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然非以勇爲主則策畧不足用也。其爲藤經俊所破。志不能遂者。蓋命之究也。雖烈士無如之何。佐藤嗣信。臨軍先登。中平教經之箭。以代主死。其志可謂壯矣。其弟忠信。亦從其主於艱厄之際。卒之捐軀赴義。與其兄皆盡忠所事。而忠信守死之難。過於嗣信矣。然世人盛稱嗣信。而以忠信亞之何也。豈忠臣之稱於後世。其隱顯亦有幸不幸歟。

安田義定以下至小笠原長清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九

贊曰。安田義定。至小笠原長清。皆以源義光之群孫。克繩祖武。訓練士卒。知名當時。方源頼朝之起義。左提右挈。戮力協謀。卒賴其功。成立覇業。義定坐其子義資之無狀。誅及見殺。自貽伊戚。將誰尤乎。淺利義遠以射藝馳譽一時。識控弦之雄者也。平賀義信驍果出群。搴旗斬將。因其所長。而在州著政績。有去思之實。此最難得者也。麤壁之櫓。不亦榮于朝雅臨難不懼。從容竟棋局。殆有王景文之風。然其爲牧氏所詿誤。亦有以自取也。武田信義襲平氏於富士川。其子信光敗王師於大井戸。皆出死力。展材畧者。而其所施。則有順逆之異耳。小笠原長清。亦與信光犯京畿。後鳥羽上皇屢諭二將使歸順。而竟不奉詔。北條氏之綏懷諸將。從可知也。長清以騎射名于世。遂成一家之法。義光之烈。久而益著矣。

足利直義傳贊 卷之百九十一

贊曰。足利直義。以桀黠之資。挾彊幹之才。見事敏速。投機果決。其在鎌倉。輔成良親王。在京師。肅清輦轂。皆有可觀也。然險邪之心。終不能悛。勸尊氏反。計弑護良親王。皆出其謀。而酖殺東宮及成良親王。實與謀焉。及其志滿意得。欲除高師直師泰。而反爲所逼。

計窮髡首。佯爲歸順。以綏王師。當此時。朝廷從藤原實世之議。曰其降而誅之。豈不快哉。或者贈書雖以大義諭之。而欵附非其本心。意何益哉。卒之兄弟鬩牆。兵連禍結。養姪爲子。使敵所生之父。凶悖極矣。世傳直義遇酖而死。天道好還。出乎爾反乎爾。其殆然也。

足利直冬傳贊 同上

贊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誘之曰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爲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擧兵應

之割據一方。臨其究蹙。亦致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聵。迫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手弑其父者。有遂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設使國家正典刑。則執而戮之。磔梟境而懲亂賊。以示天下後世可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足利基氏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一

贊曰。足利尊氏因北條氏之址。開府鎌倉。以管轄東

國兵馬。守非其人。則易失之。一失鎌倉。則京師動搖。基業不得以成。此足利氏之巢穴。而霸府之樞要也。故置管領以鎮之。其勢不得不然。基氏英邁有勇略。善撫將士。所向克捷。威武大振。故使義詮得安寢食。其功不可沒矣。然室町開幕府。而鎌倉置管領。政令兩出。人懷去就。是啓爭端也。遂使其子氏滿孫滿兼起闚闞之心。賴有義滿善運籌略。得無外患。至於曾孫持氏。鎌倉大亂。而室町亦削弱日甚。紛軍國之政者。可不鑑諸。

平廣常以下至三浦義明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二〇自此以下至二百十三將軍家臣傳

贊曰。源賴朝起上總之日。平廣常率兵而至。賴朝知其觀望。責以遲緩之罪。廣常俛首入其彀中。此固賴朝之將略也。及擊佐竹秀義。廣常有經略之功。然終以蹇傲所殺。賴朝雖追悔之無益也。千葉常胤忠愿忠純。老而更事。實為霸府之元功。其勸賴朝奠居鎌倉。蓋張賓說石勒都襄國之意。而當時諸將皆所不及也。河野通信殺父讎。以祭其墓。可謂孝義矣。終屬賴朝。討平氏與有功焉。承久勤王。死于配所。其子通政通末。亦以此被流。而通久黨於北條義時。以功

見錄。媿於父兄多矣。三浦義明率子孫應義舉。及守衣笠城。自以身老為行路累。戒子孫棄己去。其志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此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焉。足以扞禦。縱使義澄等以此失時。無聞於世。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其所得多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恝然去之。棄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者矣。其後義澄兄

弟。雖功高幕府。名顯當世。無所取也。岡崎義實。不殺長尾定景。迫於安義命者。頼朝録義忠三子。亦有羽林養孤之義焉。

北條時政小山朝政傳贊　巻之一百九十三

贊曰。事有小大之殊。而情状之同者。司馬懿曹氏之重臣。而功蓋一世。至其子師昭。馴致簒竊。北條時政。以婦翁之親。託源頼朝。為之羽翼爪牙。以成覇業。性陰鷙而善謀。情深阻而莫測。殆亦懿之流亜也。懿誅曹爽。而政歸于一。時政殺比企能員。而權歸一己。討

雄所為其揆一也。其子義時。兼師昭之英邁。而權畧或過之。卒成頼朝之亂。以握兵馬之權。其所由來漸矣。然時政惑於後妻之言。不得令終。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歟。小山政光。以下野歸頼朝。亦猶耿況以上谷歸光武。而朝政宗政朝光。武功勇畧。不減於況之諸子。宗政朝光。各興其家。遂與小山氏相並。世當方面之任。方之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者。殆相伯仲。何其盛也。

佐々木秀義及子弟傳贊　巻之一百九十四

贊曰。佐々木秀義。為源為義之義兒。故傾心事之。屬義朝励戰功。不從大庭景親之招諭。而納欵頼朝。不以盛衰變其節。及討平氏之餘黨。赴敵而死。可謂義士也。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皆奮勇于頼朝首事之日。卒能成立覇府之業。承久之變。經高勤王。亦欲徼幸以復其采邑也。其子高重。殉節衆決。足繼乃祖之烈。盛綱聞攻伐之命。不入家而發。高綱進籌略于二兄。終得奏捷。皆有古良將之風。而世徒稱藤戸宇治川先登之功。不亦左乎。義清以妻故黨于景親。而無辭以應高綱。媿于其父兄多矣。承久之役。定綱二子。廣綱死于王事。信綱悉力以敵王師。何順逆之頓殊也。蓋適於時勢。不問義之所在。而唯功利是視也。

土肥實平以下至河村秀清傳贊　巻之一百九十五

贊曰。土肥實平。受源頼朝腹心之寄。運籌決策。為覇府之元功。土屋宗遠。善奉辭令。招諭甲斐源氏。頼朝軍聲大振。與有功焉。義清黨于和田義盛。一以當千。使其不中流矢而斃。則幕府安危。未可知也。大庭景能老將也。長於軍事。然頼朝之撃藤原泰衡。朝廷有旨止之。景能迎合主將之意。一言以決之。遂使頼朝有不臣之逆。罪亦著矣。安達盛長。左右頼朝。悉心經營。叔立覇業。較之摧堅挫鋭之功。尤為最焉。景盛嫉三浦泰村之得志。嗾子孫而傾陷之。凶險極矣。泰盛

不能禁其子宗景之狂蹶。而遂至滅族。積惡之家可不鑒諸。後藤實基平治從源義平。養和從源義經。皆著戰畧。有始有終。足可稱焉。基清承久勤王。而基綱屬北條泰時。當時將士。父子殊歸者寔繁有徒。此不足責也。及王師敗績。基清投降。基綱請于泰時而斬之。益效源義朝之所為者也。孰謂山雀之弊。遂至于此。可不懼哉。加藤景廉。猛厲無敵。所至著勇。其絳灌之徒歟。工藤茂光不勝軀幹之重。自分一死。而能料賴朝之有成。可謂明決之士矣。方賴朝窘於杉山。非景光擊俣野景久而走之。則幾不能免矣。行光承創夷

之餘。安輯陸奧。非特膂力絕人。益有蒞郡之才也。此企義貞。欲滅北條氏而反為所圖。何其無謀之甚也。泉親衡擁立千壽丸。欲復賴家之業。事雖不成。而其志固有足壯者。河村秀清弱齡立憧。先登奮勇。其殆羅士信之流亞者歟。

北條義時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六

贊曰。北條義時承久舉兵。以抗王師。迫脅三上皇遷之海嶋。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例之叛臣。而置於此者。蓋亦有說焉。方幕府絕嗣之後。義時雖內懷姦邪。竊弄權威。然外藉尊王之義。不臣之迹未著也。後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殆使生靈墜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屢格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怒。遂加之兵。則義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赴難奔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謀臣。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亦陳謀畧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嚮矣。及官軍不守。一舉輙克。遂奉新帝。纘皇統。以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者。殊科異等。豈可槩以叛臣而視之哉。若謂人臣之義。死不負國。蓋亦束身歸闕廷。頸就戮乎。則是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識義理

者能之。非所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今也大兵長驅。驟擾輦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據事直書。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

矣。斯亦所以爲戒於後世也歟。

三浦義村傳贊 上同

贊曰。三浦義村。方宗人和田義盛之擧兵。獨與弟胤義議。以世食源氏之祿。不與其謀。告變幕府。亦知人臣之義者也。承久之難。最有功焉。故爲北條義時所親任。遂結姻戚。戚望日重。及義時死。藤原光宗有姦謀。義村善所其變。然觀其心。知有北條氏。而不知有幕府。世臣之誼。固當若是耶。何其與初志相反也。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頼。而畏首畏尾。反爲所乗。雖由安達景盛之激變。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

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擧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其女野本尼。以一婦人。欲滅北條氏以復父讐。其志可謂烈矣。

畠山重忠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七

贊曰。壽永中畠山重忠。屬源頼朝。而其父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從平氏擊源義仲于北道。父子各盡忠所事。不懷異圖。蓋策名委質。不復顧其私親。固其分也。重忠勇武絶世。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其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西木戶之戰。讓先登功于儕輩。及捕叛黨。不矜其能。而責訐以爲直者。非有過人之度。其孰能至此哉。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差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擄洲指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然重忠不能救比企能員之難。以張幕府。顧爲時政攻其族而滅之。豈以其爲時政之子壻乎。士之特立獨行如重忠。猶累於妻黨。遂受其殃。況他人乎。此君子所以議婚而擇於婦家者歟。

和田義盛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八

贊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已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彊梁之徒。惟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惟不能忍。遽發忿兵。義時忍之。實爲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其子義秀勇冠三軍。雖高昂彭樂之徒。不能過也。適孫朝盛。以忠孝不

能兩全。剔髮而亡似也。及義盛諭之使還。兵敗不死。而又逃去。其族重茂。獨歸幕府。伏義而斃。朝盛愧之多矣。

梶原景時父子傳賛 上同

賛曰。梶原景時。爲源頼朝所親愛。任其智數。善揣人意。賛畫軍謀。有汗馬之勞。一谷之戰。縈攪敵兵。援其子景季於萬衆之中。殆有周盤龍父子。衝突魏軍之勇。然佞媚傾陥。排掩英俊。譏搆源義經。遂使兄弟不能相容。頼朝使已孼之。則嫁禍昌俊以避之。何其巧也。及讒結城朝光。竟爲諸將所訟。及迹既露。父子奔竄。死于道路。爲天下笑。未及投畀豺虎。而身首横分。亦可以爲讒夫之戒也。

天野遠景以下至熊谷直實傳賛 卷之一百九十九

賛曰。天野遠景。下河邊行平。當源頼朝首事之日。冒犯矢石。叱咤風雲。謂之元從之功可也。及頼朝行賞。行平務陳民瘼。請蠲貢馬之累。此在當時。諸將中最難得者也。八田知家之搆多氣義幹。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陥阱之中者。而近於駔儈之爲。豈可以寄百里之命乎。首藤經俊。極口罵頼朝。出力攻之。及計窮乞降。頼朝念其母乳養之恩赦之。蓋其庸劣固非若射鉤斬袪者。頼朝赦之。亦以駑材不足畏乎。其得保首領幸矣。金子家忠。身被金夷。斬獲捷衆。衣笠之戰。爲守將三浦義明所稱。固士人之所景慕也。熊谷直實。憤聽斷之不公。截髻出奔。殆無人臣之禮。然嶔崟豪勇敢之士。不可以此責之也。卒能修練浄業。来謁幕府。亦有戀主之義。挽而留之。決意歸去。勇往猛進。能了死生。較之安達景盛之擾亂鎌倉。猶碔砆之於美玉。如其戰鬭之功。則頼朝称爲第一。其子直家。亦蒙無雙之名。可謂榮矣。

中原親能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傳賛 卷之二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古戡定禍亂。剏立基業者。非有羽翼爪牙之臣。安能恢弘其功烈哉。源頼朝建府鎌倉。熊羆貔貅之徒。雖有破堅挫鋭之勞。而不能文墨議論。緣飾治體也。乃延搢紳有吏才者。授以釐務。政成于内。兵強于外。遂能誅鋤平氏。匡寧王室。豈非剛柔相濟之效耶。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實爲選首。平盛時。源邦業。中原經久。藤原邦通等。簿書期會。各輸其能。然皆自京師往爲之用。若苗賁皇之於晉。韓延徽之在契丹。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勢

或然也。其曾有政所問注所之署。政所號令賞罰之所出。問注所受辭訟之所也。問彼此之言。注記取決之謂也。政所有別當。有令。有寄人。問注所執事掌之。及北條氏奸政。置評定衆。參預軍政。罷問注所。置引付。分隊置頭。有幾番之名。既而又復問注所。與引付並置。參互詳覈。子孫克纘其緒。此數子者。強覇府而弱王室。功罪不能相掩。拔其尤者。撰次為傳。

贊曰。大江廣元之佐源賴朝。非有故舊之分。蓋欲依附以成功名也。荀彧為曹操用其心。未嘗忘漢。然猶不免君子之譏焉。若廣元則不惟其志不在王室。惴

惴焉惟恐覇府之勢不張。而兵馬之權不歸也。故叙守護地頭之議。遂使賴朝蒙總追捕使之命。北條氏承其餘烈。得以坐制朝廷。豈非覇府之功首。而王室之罪魁耶。賴家襲職。淫縱失將士之心。廣元默無一言以規諫之。北條時政欲殺比企能員。謀於廣元。覇府之變。孰有大於此者。而廣元依違畏懦。遂言不知軍旅之事。以成時政之志。至於承久抗王師。則奮發激昂。力陳籌畧。雷震之變。義時猶有戒心。而廣元援文治之例。以釈其疑。此天變不足畏之説也。則其心術可知矣。蓋廣元素抱經濟之才。回視一世無可與成功名者。故來仕鎌倉。以施其能耳。嚮使朝廷叙而用之。展其所蘊。則其於治體。未必無可觀者。此則朝廷失人之過。而關白兼實容其拜檢非違使。濫品不分。抑亦末矣。中原親能。三善康信。藤原行政。皆以才能著名覇府。而義時泰時治民之功。實賴數子之力多矣。

北條泰時傳贊 卷之二百一

贊曰。和田義盛之攻幕府。剽悍精鋭。其鋒難當。北条泰時力戰克之。幕府得賴而安。及其代父為政。清廉公直。屏去聲色。務以謙冲自處。而與諸將遞番宿直

幕府。至老不更其節。此尤不可及者也。諸將俛首聽其處分。怨讟不興。卒衆尊時。蓋由操心如秤衡。輕重在彼。而已無所與也。励精圖治。專尚節儉。折券棄責。救荒賙急。哀矜惻怛。發于至誠。故民思慕之。如赤子之仰慈母。而聽訟折獄。申理寃枉。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貞永式目。至今立為標準。可謂文武全才矣。承久之變。諫争義時。言雖切而不聽。其將兵抗王師。遂至指斥乘輿者。非其本心。誠不得已也。至四條帝崩。則探籌決策。翊戴土御門之皇胤。乃心王室。亦可從而知也。源親房謂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泰時承義時之

成績，励志治安，毫無所私，斯可以為定論矣。

伊賀光季傳贊 同上

贊曰：伊賀光季不從後鳥羽上皇之召，父子拒官軍，力鬭而死。在京師則為逆臣，在關東則為忠臣。食其祿者死其難，守職之臣，分當如此。嚮使光季膺帝貴之選，居西面之列，則豈不能以所事北条氏者，盡忠于王室哉。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正此之謂也。光宗闚覦非望，締構姦謀，苟非平政子之激三浦義村，則幕府之變殆不可測。放流未幾，得還鎌倉，老死牖下，幸矣。

北條經時北條時賴及青砥藤綱傳贊 卷之二百二

贊曰：北條經時以世嫡掌軍政，曰父祖之成規，濟以通敏。時賴修明泰時之治，勤儉廉平，威恵並行，薦文武士于幕府，又進貞觀政要，能使頼嗣得知尊士嚮學，皆當時所不講明。其規模有大過人者。世謂時頼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頼以病去職，使北條長時代之，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廣，郡國之大，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体，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頼擢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頼在職之日，能得人才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北條時宗父子傳贊 同上

贊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称藩朝貢，而

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々天孫之胄，臨馭瑞穂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欲變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宜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貞時通於後宇多上皇之詔旨，建二宗迭立之策，階臣敢議皇嗣，其勢不得不然，北條氏之禍實基

于此。而其去職之後。慕時頼之風。怨視郡國。亦有志於為治者也。

北條高時傳贊 卷之二百三

贊曰。後醍醐帝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冊立皇子之為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及帝討已。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為永久無所稟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島。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嚮。不在新主而在帝。正閏之分。自不可抑。叛逆之罪。無所逃也。不旋踵。而義旗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頼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命。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北条氏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極矣。

金澤貞將以下至五大院宗繁傳贊 同上

贊曰。二階堂貞藤諫北條高時。正議讜論。亹々可聽。長崎高資。一言以排之。成其逆謀。罪不容於誅矣。然貞藤志在尊王室。而終以謀反見戮。此又何耶。金沢貞將感一朝之恩。捐七尺之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信矣。安東聖秀。壓飽聖遠。能守臣誼。視死如歸。而聖秀正言以責新田義貞。夫婦投書而自殺。最為所難也。長、崎高重。喑啞叱咤。賈勇壘壁。從容決死于杯酒之間。而終以此相勸。能使高時自裁。壯矣哉。本間某不以蒙譴廢臣節。赴難效死。以報其主。工藤某諫不聽而去。躊躇廢墟。眷戀舊主。凡此數子者。雖不能免從逆之名。而激烈慷慨。能盡忠所事。則有可取焉。北條氏愛養將士之效。亦可觀也。五大院宗繁。賣高時之子。求媚于官軍。真狗彘之不若。惜其逃於義貞之誅也。

北條時房以下至大佛高直傳贊 卷之二百四

贊曰。承久之役。北條時房。北條朝時。自東北進兵。直壓王師。凶燄甚熾。然以義時之子弟。為其所使則勢固然也。朝時破官軍於越後。頗有田單火牛之畧。時房恬澹寡慾。亦當時難得者也。光時叛軌。竟為時頼所逐。豈非君側之小人乎。赤橋重時。北條政村兄弟。相繼繕修軍政。皆有令名。及元弘兵起。北條高家。鎧仗鮮明。不思殷孝祖死將之讖。而卒蹈其覆轍。淡河時治。宗族夷滅。自分其死。不猶愈於北條時直因僧俊雅丐生乎。赤橋盛時。以足利尊氏翁壻之故。避通

誅之嫌。先衆殉節。大佛貞直。嘉家臣之赴義。奮激隕命。若二子者。可謂果決矣。高直將大兵。而攻千劒破。不能陳力立效。勢屈而降。其能得保首領乎。此數子者。雖皆以高時之黨。不免天誅。然為其主用。或忠或否。今列其行事。以示後世。亦足以為人臣之勸矣。

北條泰家以下至北條時益傳贊　卷之二百五

贊曰。北條泰家。以家破族亡。詐死以圖後舉。竟能逃於陸奧。潛往京師。以伺時變。嘗使藤原公宗逆謀不露。泰家之計得行。而三叛連衡。則王室再危矣。雖然北條氏之亡。與王室之興。皆天也。泰家乃區區欲以亡國餘孽。而復之。亦小人之不知命也。北條氏之置兩六波羅。護衛天子。鎮撫軍民。至於四國九州之僻遠。以內制外。如臂使指。視其治之殿最。然後授以鎌倉之政。其慮可謂周悉矣。仲時時益當高時失政之日。判南北事。震蕩乘輿。拘流公卿。既而勤王之師四方響應。東兵相踵敗衂。將士離叛。勢日窮蹙。則惟有決圍東走而已。道路梗塞。竟不能達。時益斃于流矢。而仲時殲於番馬。天之所棄。其孰能與之哉。

足利高經以下至今川範國及子弟傳贊　卷之二百六

贊曰。足利高經。以尊氏之同族。屢著戰畧。終以欺罔失尊氏之意。與直義直冬通謀。叛而復降。及義滿襲職。高經以其子義將為管領。政自已出。而以嚴酷忤將士。又據本州而反。功罪不能相掩。其實亂臣也耳。義將之於義滿。從容規諫。多所毗輔。較之當時將士。絕無而僅有者也。石橋知義。既黨直義。後又懼禍剔髮。附翼權勢者。比比皆然。又何咎焉。上杉憲顯。叛服相踵。人臣之節蕩盡。而足利基氏。能優容之。召為執事。子孫赫奕於鎌倉。蓋以其父憲房有功於尊氏也。重能欲奪高師直之權。反為所圖。非有忠直嫉惡之心。其能齊乎。憲春以死諫氏滿。遏其異圖。世多敢死之士。而乏敢爭之人。可以激勵士風矣。今川範國。以軍功興其家。範滿不以病廢武事。冒陣而死。可謂烈矣。貞世能拒大內義弘之邪謀。而不能勝其說口。卒被義滿之疑。幾墜鎮西之功。君臣之際。誠難乎哉。然貞世以國讓于兄。既難矣。兄死又讓于兄之子。益難矣。觀其遺訓仲秋。莫非脩身齊家之道。豈可概以介胄之士視之哉。

細川和氏及子弟傳贊　卷之二百七

贊曰。細川和氏。欲奪新田義貞平鎌倉之功。而盛稱

足利尊氏之威望。以離沮將士之心。遂使相率歸於
足利義詮義貞尊氏。恣隙相仇。職此之由。蓋足利氏
之能臣。而新田氏之巨蠹也。然細川氏族。皆精于用
兵。當尊氏攻六波羅。和氏進謀奏捷。此得圍師必闕
之法。賴春攻官軍於伊豫。及于究冦勿追之義。而用
奇以勝之。兵無常勢。斯可見矣。顯氏力主尊氏兄弟之
和議。謀雖不成。其志足嘉。亦與其族皆有功於戰陣。
而定禪其傑出者也。善用兵者。轉敗為勝。義貞之克
京師也。定禪策其恃勝無備。反兵襲之。遂得大勝。豈
非深於兵畧者耶。

畠山國清以下至小笠原貞宗傳贊　卷之二百八

贊曰。畠山國清。進南侵之策於足利基氏。以釋義詮
之疑。其實不在犯吉野。而在除仁木義長。基氏方以
不得於兄為憂。故其術易售也。及事敗奔還。基氏數
其罪而逐之。終為反虜竄死山谷。市權徼利之徒。可
以鑒矣。仁木賴章。從尊氏有征戰之勞。而非志懷忠
貞者。義長恃功驕横。陵蔑其主。卒為佐々木高氏所
賣弄。失勢歸順。而又叛去。如石塔賴房吉良滿貞亦
莫不皆然。將以南朝為逋逃淵藪乎。其褻侮天威也
甚矣。小笠原貞宗。蒙後醍醐帝之殊眷。不能盡忠王
室。而為尊氏驅馳。不畜筋力。至弓馬之藝。則極其精
矣。人臣之節。果何如哉。

鹽冶高貞佐佐木高氏氏賴傳贊　卷之二百九

贊曰。鹽冶高貞。以艷妻之故。招讒喪軀。非其罪也。然
後醍醐帝。中興之初。賞高貞歸義之功。不為不至。而
高貞勤王之志不堅。一戰失利。降於足利尊氏。蓋亦
反覆之臣也。豈天醜其德而禍之乎。佐々木高氏屢
更戰陣。勇而有謀。不懐携貳之心。子弟多致死者。故
為尊氏父子所親信。而任數挾智。嫉能忌功。構仁木
義長而陷之。激山名師義而怒之說。誣細川清氏。譖

毀足利高經。諸將憤怨。禍亂不弭者。皆其所為。而驕
奢淫佚。其罪亞於高師直。然巧於避禍。竟能自免。時
人謂之老奸巨猾。宜矣。氏賴以高氏同族。著戰畧。亦
足利氏之功臣也。

細川賴之傳贊　卷之二百九

贊曰。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
書。為將者不讀書可乎。故才兼文武。自古所稱也。細
川賴之。以世將之家。通曉韜畧。殪勍敵。拔堅城。此不
足尚也。志存匡濟。資以文學。輔導足利義滿。恢弘幕
府之基業。因事規諫。悉心恊賛。雖慕容恪之輔幼主。

殆不能過。斯乃可貴也。然雄傑之君。可以圖始而難保其終。功高見忌。材大不容。讒慝乘之浸潤。君臣頗生嫌隙。幸而義滿悔悟。再授政柄。待之如初。賴之臨死。諄諄以殄滅強寇爲言。體國之誠。亦可觀也。子孫世爲管領。遂與足利氏同其盛衰。遺風餘烈。所及者遠。豈非文武兼資之效耶。

高師直兄弟傳贊　卷之二百十

贊曰。高師直與源顯家楠正行。連戰破之。竟使二將授首。其他攻城野戰不一而足。可謂勇矣。師泰論戰守之計。以爲自古未有守宇治勢多二橋能得勝者。

可謂智矣。夫以兄弟之智勇。卒爲足利直義所困斃首祈哀。猶不能免戮於馬前。爲世人笑。何耶。誠以血氣之勇。桀黠之智。不根於義理。而一失其勢。則委靡衰茶。不能復振也。魏曹爽爲司馬懿所圖。兄弟相對。計無所出。師直兄弟。一朝窘迫。茫然罔措。亦與爽相類。藥師寺公義。雖無智囊之譽。而勸二人引決。則勝於桓範之進謀矣。爽義不用範之策。竟夷三族。師直師泰不從公義之言。遺臭千載。小人之情狀。如出一轍也。然師直兄弟。藉尊氏之威。肆其凶暴。劫略子女。豪奪田宅。構陷諸將。傷害骨肉。欲得直義而甘心。以兵圍尊氏之第。驕汰悖逆。其罪浮於爽義矣。

赤松則村父子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

贊曰。赤松則村。首建義旗。嬰城固守。疲敝敵兵。衆勝長驅。遂能破六波羅。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奮牙搖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倖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於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足利尊氏。徇四國略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

其所爲也。範資貞範。驍健材武。並爲足利氏之爪牙。而則祐特其最者也。皈順吉野。觀望成敗。無何叛去。固非宣力國家者。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山名時氏土岐頼遠傳贊　卷之二百十二

贊曰。山名時氏。以足利尊氏之勳舊。皈順吉野。固非有尊王室之志。蓋欲藉官軍之威。以逞其志者也。及事蹉跌。請降幕府。足利義詮欲離之以弱官軍。故納其款。授以五州守護。當時將領。裂土分疆。未有如此其大者。其子義理氏清。特兵馬之彊。連兵而反嚮。非

足利義滿之將畧兼人。則幾危矣。義詮自謂得計。而不知貽禍後嗣。為國謀者。可不思善後之策乎。師義驍果剽悍。賞不讎勞。孕怨蓄怒於佐々木高氏。固非一日。故勸其父舉兵。身犯鋒鏑。幾瀕九死。然城狐社鼠。不可薰灌。徒自屈其力耳。土岐頼遠恃功驕恣甚。至陵辱乘輿。足利直義捕而斬之。足使武人飛知者。魄褫而股慄。不亦快乎。頼直以勇極尊氏之急。頼康以功紓攝部曲。不墜其宗。亦足以贖頼遠之罪矣。

大友貞宗以下至荻野朝忠楠正儀傳贊

贊曰。大友貞宗。反覆之徒也。與菊池武時舉義。不唯倍約。又從而殺之。終屬足利尊氏。尤其驅馳。貞載氏泰。導其軌轍。視為故常。此不足責也。特怪夫少貳貞經以死奉尊氏遺囑。頼尚以抗王師為言。地在尊氏之等夷。非有君臣之分。而甘於屈服。如此何也。唯見勢之強弱。欲託以門戶。故以身殉之耳。使其盡忠尊氏者。移之於王室。則豈不與中興諸將媲美哉。頼尚繼父之志。為尊氏搴旗執馘。不遺餘力。甚矣其不知順逆之理也。結城親朝。父宗廣而弟親光。不能戮力官軍。而降于足利基氏。千葉貞胤。荻野朝忠。不能堅守臣節。而甘為降虜。大內弘世。蠶食鄰境。附益於足利氏。義弘奮勇戰爭之世。矜伐其功。終以謀反見誅。皆不足稱也。楠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強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無面目以見正成于地下。正儀於是可謂無恥之甚者矣。蓋以村短力弱。無以任負荷之重。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計出於不得已耳。議者謂正儀不似父兄。信乎其然也。

大日本史將軍傳贊藪巻之四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五

文學傳 卷之二百十四〇自此以下至二百十八文學傳

武以創業。文以守成。猶陰陽寒暑之不可偏廢也。國朝武德風播。文教從興。自應神受百濟之貢。天智學周孔之道。風化大行。品物咸亨。置庠術序于州縣。經史子集于府庫。釋菜于成均。策試于禮闈。獎學津和學館之設。皆所以教育英才。薫陶德業也。科分四道。選重二曹。上行下效。文武偕舉。爾來聖主典學。乙夜之覽不懈。絃誦盛于弘仁天長。奎璧聯乎延喜天曆。邦隆之治。卓越前古。鴻紳髦彥。勃焉蔚興。偉彼雲漢。

昭回于天者。彬彬輩出焉。然考其歸。洙泗之風蔑焉。濂洛之學未傳。騖於記誦詞章之習。而不能反窮理盡性之原。故以文藝名世者頗多。而以儒學弘道者幾希。歷觀外國史傳。有分儒學文藝為二者。有合而為一者。分之者未必非。而合之者其見卓矣。今此為傳。非分非合。儒學無其人。則不得不闕焉。如其文之体格。則拘於偶儷聲律。而不能爾雅近古。蓋由沿襲隋末唐初綺靡雕琢之風也。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倡之。則雖凌軋晉魏。頡頏漢周。亦不難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至矣。若吉備真備阿部仲麻呂。摛藻騁才。播名異域。清原夏野菅原道真。寅工燕載。無功竹帛。其餘名流鉅公。黼黻徽猷。著於事業者。皆自立傳。今取專以文藝稱者。撰次作文學傳。

贊曰。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義悉。非文莫可也。文之為用亦大矣。豈其絺句繪章。騈黃儷白之謂哉。應神帝時百濟使阿直岐來貢。皇太子師而學焉。及王仁應徵而來。始獻書籍。世方知有經傳。而帝求賢不已。阿直岐亦能知勝己者而薦之。賢矣哉。舒明皇極之朝。有南淵先生者。教以周孔之道。則其為儒

者可知也。惜矣其言與事皆不傳。無以列于傳也。天武持統以降。風化弘敷。世多才俊。有纂修國史者。有撰定律令者。皆有功于國家也。石上宅嗣。博涉經史。與淡海三船齊名。而藤原仲麻呂之亂。三船在勢多。綺其同惡。遂使仲麻呂不得據近江。而速伏天誅。此豈可以文藝之士概視哉。弘仁天長之間。人文日隆。名流間出。菅原古人。儒行高於一世。淳茂輔正。克績先業。文時絕倫逸群。家聲益振。言事剴切。足拯時弊。小野篁。文章冠絕當時。事母至孝。能盡為子之道。春澄善繩。敦朴謹慎。不以己長陵人。都良香橘廣相。洞

逮閑院下筆成章。大藏善行。教授青衿。多所成就。紀長谷雄。器局凝宗。雅量弘遠。三統理平。嶋田忠臣。源順。慶滋保胤。紀齊名等。振玉鏘金。宮商發越。大江音人。談博宏贍。子孫皆善詞藝。而朝綱維時匡衡。敵名洋溢。可以與江左謝氏媲美矣。是皆魁人碩士。譽隆望重。而其餘勤蹐刺股。才堪握𧊒者。接踵而起。森然列于本傳。紀淑人。當藤原純友之反。受任一方。威惠並行。海表廓清。源爲憲。不忝藩守之寄。典臨底績。粲課爲最。既著稱於文學。而又施有政。最爲足尚也。然中世好文之主。不能崇雅黜浮。而士子爭效其風。務

鬪綺靡。衒鏘藻。故恣態有餘。而乏雄渾之氣。其於載道之器。相去日遠。而文之用不能盡也。況汚隆與世升降。通塞係乎時運。堀河鳥羽而下。堪爲司命權衡者。寥寥無聞。唯藤原明衡父子。能襲其美。菅原爲長。遠紹祖先之業。而因循舊習。不能返乎淳素。于室陵夷。斯道益衰。元弘建武。亂離之際。僅有玄慧尊信宋儒之學。搢紳逢掖。反不能及一緇流。是可慨已。朴翁開陳大義。能料足利直冬之無成。此必有才識者。而姓名不可得而考也。繇是觀之。布衣韋帶之士。晦處巖穴。横經而樂道者。未必無其人焉。記載倫鉄。不能表見於世。惜哉。

歌人傳贊

（卷之二百十九〇自此以下至二百二十二歌人傳）

紀貫之。叙古今集曰。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花園帝叙風雅集曰。氣象充塞乾坤。蕩想範圍宇宙。渾沌未判。其理自存。人物既生。其製遂著。王言之大。又有似乎過實之者。而其實不能外焉。夫本於人情。布於永言。自周以來。無世無之。在彼謂之詩。在此謂之和歌。雖有言語文字之殊。而發於喜怒哀樂之餘。得其性情之正。則未嘗不同也。蓋和歌之爲言。造端託始於草昧之世。而八雲之成章。肇

於素盞烏尊。爾來難波津安積山之詠。立爲模範。被之絃歌。可以移風易俗矣。凡自里巷男女之微。以至廟堂端委之重。情之所感。不能不發之於言也。六義備而美刺存。可以陳民風。察庶政。興觀群怨。於是乎在。至於末流之弊。唯以綺麗雕刻爲事。妖艷嫌於漁色。靡曼藥於誨淫。綴思鏤詞。益巧益密。而大雅之音。幾乎熄矣。識者歎其浮詞雲興。艶流泉涌。遺秋實而攬春華。良有以也。然性情之存乎人。未有古今之異。則其間豈無起而振之。還於淳素之風。而能得性情之正者哉。歷朝有選。各家有集。星羅雲布。煥乎盛哉。

作歌人傳

贊曰國朝專尚和歌故自後宮宗藩王公卿相以至士庶皂隷緇徒女流莫不賦咏以抒其志今錄其知名者悉著于篇而能者不止於此亦各載在其傳歷觀前人之品藻柿本人麻呂才思獨步古今而與之抗衡者唯有山邊赤人耳自時厥後六歌仙相踵輩出紀友則紀貫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摛藻咀華於延喜之世而扶擿其蘊奧則貫之之功為多焉天曆之朝梨壺五人各擅其美至於叔世猶有六黨四天王之目以鳴一時自餘如藤原長能平兼盛橘永

愷亦其翹楚者而藤原基俊源俊頼尊為後進之領袖藤原俊成受業基俊而造詣閎深遭逢叡世之主盛以耆宿見重定家天才超軼曲盡精微為家蘭砌傳芳鯉庭禀訓為氏為相負荷析薪堂構益美遂為二條冷泉之鼻祖源流之遠有所從来矣在原業平雖居歌仙之一而輕薄放蕩名撿掃地藤原實方恃才驕縱以遣貶竄後世並祠之為和歌神得非阿其所好耶基俊簡傲招謗而俊頼寛厚温雅譽望所歸藤原家隆精深華妙與定家齊名而不矜其能互相推獎此皆才子之所當取以為戒為法也藤原通俊練達政理持論精確白河帝稱為名臣此又出於品藻之外而不可以和歌者流概見也

孝子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三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為教則民彝不能立禮樂刑政不能出孝之為道大矣故皇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為禮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舊史所書斑々可考有廬墓事死之誠而無刲股割肝之矯民用敦厖俗歸厚焉後世史職廢弛載籍殘缺雖有孝弟履信者多堙没而不傳側陋無由升聞士庶無

以為勸豈非闕典歟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存不與共戴天之義綱常倫理賴以不墜豈古有孝子而後世無其人哉晦明關乎盛衰醇澆屬乎時運抑其散軼作孝子傳

贊曰自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以至秦豊永皆以篤孝達于震聽或蠲田租戸徭或蒙奬諭旌表足以為世之勸矣美濃樵父得醴泉以符養老之瑞丹生弘言耕稼不被風蝗之害皆孝感之所致也隨身公助伏受父杖僧某犯禁捕魚而饋母其志亦可矜也曾我祐成時致藤原邦光中原章信皆能寢苫枕塊以

剸刃憐人之胃。義氣薄宇宙。孝烈亙古今。而邦光孤
稚羸弱。其事最難。長而仕官南朝。不墜乃父之緒。益
可尚焉。祐成時致。自幼志於報復。未嘗須臾忘于懐
誓心天地。卒得伸之於冨士野。志願既畢。欲償宿憾
於源頼朝。直進犯行營。頼朝不得赦而不殺。非敢寘
之刑者也。唐張瑝張琇。殺楊万頃。以復父讎。玄宗殺
之。此則唐之失刑。而士民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
後人立祐成兄弟之祠。以祭之。至今嘖々稱之。不容
於口。孝道之感人心。其揆一也。

義烈傳賛　巻之二百二十三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居人
之位。食人之祿。國家有難。則捐軀殉節。固其所也。苟
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故忠臣義士。有舎生取義。
殺身成仁者。其精英忠烈之氣。磅礴宇宙間。斡坤軸。
撼乾樞。亙萬世而不可泯。皆有以持其志也。國朝風
氣剛勁。教尚廉恥。武夫悍將立懽以怒寇。臨難不苟
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其慷慨壯烈。一出於天性
而非講之有素。處之有道。皆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
行之而不疑。與史傳所謂識節忠義者。若合符節。蓋
綱常倫理。一日不容已者。稟於天而存乎已也。儻能
使之講習聖賢之道。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伏大節而
蹈仁義。則成就其美。而光耀史冊者。豈止於如是而
已哉。如越後能景。大河兼任。雖犬吠非主不可為訓。
而疾風勁草忠於所事。則有可取焉。作義烈傳。

賛曰。難波日香蚊。父子三人。死於大草香皇子之難。
可謂烈丈夫矣。雄畧帝殺市邊押磐。境黒彦二皇子。
其臣佐伯部賣輪。坂合部贄。各抱其屍。號哭不忍去。
或被殺。或焚死。其節亞於日香蚊。附在二皇子傳。故
不列于此。真根子代武内宿禰而死。卒得雪冤。可謂
難矣。調伊企儺出征新羅。軍敗被執。不屈而死。其子

舅子。抱父屍而死之。孝烈至矣。村淵重光。文三家安。
源仲頼。皆能赴主君之難。臨危不撓。死于鋒鏑之下。
有足稱焉。越後能景。自屠以勵其主。愈於赴敵損軀
多矣。藤原忠光。平康盛。左中太常澄。流離困苦。守操
彌厲。不以國士被遇。而皆有豫讓之節。大河兼任。擾
亂邊邑。欲報舊君之仇。其亦劉黒闥之徒歟。平家繼。
収拾餘燼。糾合宗黨。事雖不成。其志固有在矣。村上
義光。奮其忠勇。以快一死。志烈風霜。誠貫金石。其子
義隆。亦以死救護良親王之急。父子效節。傳美千載。
雖漢諸葛瞻。晋下壼。不能過之。若壬申忠臣。承父群

臣元弘建武文武之忠烈各以其事著於本傳下至
北條高時之將士賈勇蹈義而不負其主者亦各以
類相從焉

烈女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五

婉嫕淑順女子之道也皇朝古風淳樸既無傅姆師
保之箴生而不聞詩書圖史之訓然事親能孝夫死
守節治家整肅臨難果決者往往有之雖其生質之
美出於自然而天理之公存乎人心者昭然可覩矣
迨中葉文物寖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
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寡聞亦由彤史之化不備姆

則之教有闕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徳也女子
以才稱古所未聞其殆徳之衰也歟若源頼朝妻政
生保母英見卓識其才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
之比哉今第其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子
作烈女傳
賛曰衣縫金繼女福依賣橘逸勢女並以孝行著家
原音那四比信紗波自采女蕪提賣千世賣眞玉主
賣安良賣伴富成女刑部刀自咩和邇部廣刀自早
部氏成賣守部秀刀自等閨範既美寡居守節皆可
以勸來世矣田道安倍則任鎌田政家平通盛之妻
皆以身殉夫烈矣哉源渡妻自沐以代夫死其事絶
與姚恭董豊妻相類而貞烈亢執固不可同日而語
也源義朝女恐遭幽辱赴水而死不黍將種矣舞女
微妙忍恥屈身以尋父其志可愍也源義高妻源義
經妾雖無冰雪之質亦有松栢之操上毛野形名妻
勸其夫以奮義遂得破虜而還政生保母不哀其子
之戰死而激勵新田義治杣山義稜得頼以振皆可
謂女丈夫矣北條時頼母教以節儉揃正行母訓以
君臣大義二子皆能樹立可不謂之賢乎源頼朝妻
權略智算固非女流之所能及制頼朝以妒悍馭將

士以嚴明識慮深遠頗有妻妃述律后之風北條氏
之得政與有力焉小野小町紫式部之徒皆淑媛有
才思為世所嘉稱而非篤行異識之列不足以資風
教者也

隱逸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六

士之生於斯世賢愚隨天賦予各展其用豈以偃蹇
巖穴沉冥漁樵為高哉異邦革命之世或有恥事二
世高尚其事者史傳美之皇朝神裔相承萬世不易
隱逸之士似乎不足稱者焉然士之所遭其塗非一
有高材逸足而不見知於人者有抱忠負節而蔽於

謀佞者。與其降志屈已。望車塵而戀棧豆。孰若高蹈遠引。耕富春而嘯蘇門乎。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而君子皆以蠱之上九期之。若藤原藤房。諫不行而去。象所謂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也。事在本傳。不列于茲。作隱逸傳。

贊曰。藤原高光。雅操恬淡。兄弟皆以顯官好爵相矜。而獨出類離群。泥塗軒冕。豈有得於貞遯之義者歟。源成信。自知其才不及四納言。而畢志丘園。雖非真隱之流。比夫懷祿耽寵者。殊有間矣。源顯基急流勇退。素薄榮利。及後一條崩。有感於時事。遂挂冠都門。寄懷考槃。然以忠臣不事二君為言。則異姓革命之謂。而不可施於紹襲之世。其義乖矣。異日結城朝光引此語為梶原景時所讒。亦承其謬也。大原三寂。西行。長明。皆有高蹈之風。而西行志節高邁。卓爾不群。嘯詠林藪。笑傲風雲。迨於遯世無悶者矣。至其捨身釋門。遺落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舉世所尚。雖賢明之士。有不免焉。

方技傳贊卷之二百二十七

史傳著方技。所來尚矣。倭術道流。並舉雜出。方外之士。獨善其身則可矣。一有人主好之。則其為害。不可勝言。著之欲以存戒也。國朝仙術不傳。鍊形養丹之法。無所師受。久米陽勝之徒。僅雜出于僧史。而浦島子白著翁之流。髣髴見其一二。蓋有之無裨於國家。無之不損乎治體。則不若無之之為愈也。善乎陳搏之言曰。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神仙之説盡之矣。唯役小角。役使鬼神。咒禁厭禱。其法頗近於道流。後世文以釋氏之道。遂盛行焉。若陰陽曆道天文典藥。既有曹局。各著才能。推步測驗卜筮鍼石。皆有補于國家。其以工藝名世。亦附見焉。作方技傳。

贊曰。浦嶋子游仙宮。其言汗漫荒唐。不足為世勸戒。特自古相傳以廣異聞耳。白著翁隱顯無常。時人莫測其端倪。蓋亦有道者歟。役小角以吏收其母。自出就執。則其孝道有足稱焉。大津首。大津大浦。藤原並藤。伊岐是雄。皆以習陰陽播聲。安倍晴明。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奥。古候測驗。祈禳榮禬。莫不曲盡其妙。而裔孫泰親。亦以其術名世。吉田宜。菅原峰嗣。菅原梶成。物部廣泉。丹波雅忠。皆以診候精審。著稱當時。濟民利物。固王政之所不可闕者也。百濟河成。巨勢金岡等。皆以能畫顯。曲藝末技。雖不足為輕重。亦所以見異能之士。不乏於時也。

叛臣傳卷之二百二十八〇自此以下至二百三十叛臣傳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聖人釋上九爻義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何校滅耳凶。夫四海之廣。人民之衆。一勞而居正。莫敢搖動者。畀高以陳。君臣之分定故也。一有間隔離畔。小則懲戒。大則誅戮。必除去而使之合。然後天下之治可得而成也。昔者皇孫在天。敷經津主武甕槌二神。鏟劉妖邪蕩定葦原中國。然後降天磐座。而降於高千穗峯矣。自厥時後。神武東征。殲長髓彥。景行西伐。勦熊襲梟帥。肅將天威。克篤前烈。皆身櫜鞬。風櫛雨沐。使之合而

和且洽。莫不由斯道也。中世多故。皇綱紐解。姦臣蠹賊。憑陵猖獗。或特寵之恩。或席光暴之勢。或負山河之固。或矜征討之功。割據州郡。震驚宮闕者。往往有之。叛亂之迹雖不同。而誅夷殘滅。翕而合之則一也。春秋之法。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夫懲不義。所以勸善也。彼庶其牟夷黑肱。皆竊土地來奔者。未嘗動干戈。而其筆誅如此。矧罪惡滔天。窺窬神器者乎。作叛臣傳。

贊曰。叛亂之臣。其迹非一。雄略帝聞稚媛之美。而使吉備田狹征新羅。其志不在選將。而在奪妻。此帝之失德。而激之使反也。藤原仲麻呂僧道鏡。皆以李紳軌薛懷義之寵。窺窬神器。罪惡貫盈。凶焰甚熾。而道鏡僭竊之罪。浮于仲麻呂。抗黼扆之尊。居法王之位。跡亦宗室世卿。而置法臣法參議。同惡相濟。肆其暴戾。仲麻呂終以反誅。而道鏡竄死。斯為幸矣。橘逸勢與伴健岑謀不軌。事連春宮。終以此廢其生。屬階為梗源矣。平將門與藤原純友合謀。鴟張東南。國覬而奮擧。僭號新皇。蠶食鄰境。乘封豕長蛇之勢。震竊奴胡雛之威。安部賴時貞任父子。狼顧虎視。負奥羽之饒。驅勁勇之兵。陵殘鎮將。煽亂邊塞。源義親以凶暴

攻剽州縣。而斧鉞所加。卒皆歸於勦除殄滅。恃有屓固者。可以鑒焉。藤原信賴。憑藉嬖寵。竊圖非望。雖假源義朝之兵力。肆其姦謀。而不旋踵就戮。幺麼無足論。源義仲恃功狠戾。蓄無君之志。平族將滅。又生二叅。法住寺之亂。極其慘虐。而栗津之敗。終取誅夷。淺原為賴。震驚黃屋。悖逆無比。父子相率自就屠戮。其罪暴白。不假天誅。而浮言亦由此興焉。其貽害也深矣。

逆臣蘇我馬子及子孫傳贊卷之二百三十一

弑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弑逆之臣

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牖下。則幸而免者。非所以為世法也。異邦之史。臣弑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脩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

國朝丕業隆盛。風化淳美。二千年間。絕無觸惡之虞。敢行弑逆者。唯眉輪王蘇我馬子二人而已。豈非聖子神孫。朝日夕月之效耶。其眉輪王。附在皇子傳。據事直書。情實自見。雖非婉而成章。庶幾盡而不汙。作逆臣傳。

贊曰。天地之間。莫尊乎我祖宗君父。敬之愛之。衆羅道。而佛敎之入我邦。首示其像。以為無上之尊。次述供養。以為作善求福之資。眩赫誑誘。牢籠是務。故奉其敎者。唯知有佛。而不知有君父。敬愛之方。日以解弛。而斁倫悖道之為。靡所不至矣。蓋自蘇我稻目藏佛像經論於其家。馬子慈溺滋甚。事之尤謹。當時佞佛者。無過馬子。而忍為弑逆大事。此其不知有君父之效也。廐戸皇子與馬子朋比。而興隆佛法。不唯不能討弑君之賊。又以崇峻之崩。為過去之報。三綱絕而九法斁。崇奉異敎之害。遂至如此。可勝歎哉。蝦夷入鹿。悍戾驕侈。兼世家之豐富。縱欲敗度。第宅視宮闕。儀衛逼乘輿。跋扈跳梁。桀覬神器。而父子相踵。伏斧鑕之誅。淪溺居處。竟覆其宗。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此之謂歟。

外國隋唐宋元明傳贊 自卷之二百三十二至三

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棊布星聯。氏生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舉悉識。惟文軌之所通。載籍之所存。其國地物俗。君世變代。可得而考焉。夫道德至聖。以莅民神而化之。通變而治者。是稱唐虞。禮樂刑政。以敎化其民。次唐虞而作。是曰夏曰商曰周。唐虞以前亦已尚矣。時未聞有國號。至

帝堯始稱陶唐。其後以氏為國號。虞夏是也。彼之土總稱曰華夏。以謂文明之國也。又稱中國。謂居土中也。夏后氏傳世十有七主。桀作淫驕。商湯革命伐而定之。建都于亳。商道中微。盤庚徙于殷。故一號殷。殷紂湛湎。諸侯不享。民歸于周。幽厲昏亂。平王東遷洛邑。是為東周。東周惠王十七年。當此神武天皇元年辛酉也。周道凌遲。嬴秦滅之。二世而民叛。劉季即皇帝位於長安。是為漢高祖。此後洛陽長安。常為帝者都。傳世十四。其臣王莽篡立。號新室。漢宗室劉秀虔群賊。復宗社。是為光武皇帝。亦十四主。魏國公曹丕

奪立。因本封國。號魏。劉備即位于成都。號蜀漢。孫權據武昌。稱吳。蜀漢二主。曹魏滅之。魏五主。司馬炎代之。是為晋武帝。都洛陽。孫氏有吳四世。晋又取之。五胡猾晋。司馬氏遂不振。遷都於建康。拓拔珪起於鮮卑。建都於平城。號北魏。於是南北分。司馬氏傳世十三。晋亡。劉裕代之。是為宋武帝。凡八主。蕭道成滅之。號南齊。為蕭衍所滅。蕭衍是為梁武帝。四主。陳霸先滅之。改國號陳。是為武帝。拓拔氏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魏分為東西。文帝寶炬都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善見都鄴。是為東魏。東魏傳國於高洋。是為文宣帝。

國號齊。凡六主。為宇文覺所滅。宇文覺是為周孝閔帝。五主二十五年。讓位於楊堅。楊堅是為隋文帝。是其傳國大梗也。其民性謠俗。土地物產。至若詩書所述。則水土不均。質文時變。剛柔緩急。氣稟不同。好惡取舍。嗜尚亦亡常。況秦漢以來。世代遷變。風俗不一。則不可宜究于此矣。今約而論之。地廣人多。居四方之中。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之可比也。其詳則自有一代之史。而其中略紀我邦風土物俗。而虛實相班。至如朝貢封爵。亘古今所無。而彼史載其事。不止一二。此有深可疑者也。蓋方是時。國家方以三

韓。為內官家。置任那日本府。分帥臣鎮制之。高麗雖稱臣歲時朝貢。而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為日本府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姧民。以尚貨往來者。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為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錄之。亦不可知也。推古帝始與隋通。自後使聘交往。史不絕書。此不可以不錄也。因拾摭諸書。作隋唐宋元明傳。竝序唐虞至陳周辨于篇首。

贊曰。自推古帝始遣使于隋。舒明孝德通聘于唐。自時而後。使命相繼。謂之遣唐使。尤重其選。有執節大使。有副使。有判官。非有言辭文學儀容局幹者。不中

其選。故粟田真人。播君子國之聲。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不屈。皆可謂不辱君命矣。又掄生徒俊秀者。隨使入唐以肄業。謂之留學生。業成而還者。率皆裨益朝典。表章文物。亦頗有其人焉。屬安史之亂。疆圉騷驛。行李道梗。彼之使人。亦有留仕天朝者。然小野石根。藤原葛野麻呂。猶得謁見代宗德宗。接待優厚。至承和中。藤原常嗣奉使。則適會唐室不振。禮遇之詳不可得而聞焉。宇多帝。命菅原道真紀長谷雄。為大使副使。才藝風標。實當其選。而道真斟酌李家之凋弊。疏陳星槎之漂泊。歷舉使人波濤寇賊之患。廷議

踵之。遂罷遣唐使。其見卓矣。又有僧人入唐者。其原
起於遣學問僧而航海求法者。累朝不絕。至趙宋時。
奝然寂照入汴。宋主拔擢寵之。雖無銜使之名。而有
結好之實。如成尋。則宋主付以信物。朝廷亦付商人
酬之以物。禮簡事略。頗有虧損國體。元世祖籍桀驁
之勢。欲以虛聲懾我。而我屹然不動。黜其書而不報。
戮其使而不顧。北條時宗之舉。甚適機宜。而蒙古十
萬之兵。一時崩潰。絕覬覦於將來。宣國威於永世。元
之君臣。懲其敗衂。不能再舉。用僧一寧為間諜。我知
其情。錮之使不還。而彼亦無如之何矣。至於明止海

寇。則我邦亡命無賴之徒。自幸國家喪亂法網懈弛。
乃亂入彼土。以肆劫剽。屠戮慘酷。州縣震讋。此非國
家之所得而知。亦非所能禁者也。蓋古之遣使于唐。
為興禮樂。而後之絕元明者。為止干戈也。王者修文
講武。不可偏廢。而其待外國。重在武焉。傳曰。勇夫重
閉。況國乎。有國者。豈可忽諸。

外國新羅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四五

贊曰。神功皇后征新羅。蹙其牙犁其廷。而赦之以貢
調賦八十艘為率。其後雖有闕貢離畔。而及允恭帝
時。猶貢調如數。則皇后威靈之所及。亦可知矣。然新
羅素狡猾無信。實懷首鼠兩端。攻剽任那。蠶食隣境。
繼體帝遣近江毛野。教諭反其侵地。而毛野奉使無
狀。不能宣揚威武。乃生厲階。大啓釁端。新羅乘隙寇
鈔。竟滅任那。欽明帝憂之。遺詔以興復任那為事。選
將練卒。懸軍遠征。而訖不能成功。蓋其王金春秋頗
有權略。媚事唐室。為深根固帶之計。藉其兵力。得以
滅高麗百濟。唐雖郡縣二國。而不能跨有其上。春秋
從而竊取之。遂至開拓疆域勢寖強大。其後偭鄉不
常。雖貢賦不能如數。而至於中世猶修其禮。觀藤原
不比等論彼使人之語。則古者執政大臣。不與新羅

使接語。其持國體至重。而至於甄萱。遣使獻方物。朝
廷猶責以人臣之誼而黜之。亦可謂能存大體矣。當
此時。新羅衰弱。弓裔甄萱割據分裂。竟為王建所滅。
朝廷不能出師討其亂。雖有異於先王勤遠畧之志。
然先自治而後外患。亦守成之良規也。

外國高句麗高麗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六

贊曰。高氏據有朝鮮之地。定都平壤。自神功皇后定
為內官家。歲時朝貢不虧其節。或有獻鐵的羽表。而
嘗我者。我能隨機應之。彼亦未嘗失藩臣之誼。及其
王臣璉。攻百濟而克之。將士請殲之。王以百濟亦為

我官家拒之。則國家餘威之所加。從可知矣。高氏滅而王建悉有其地。子孫遣使修聘。而彼妄自尊大。非復曩時朝貢之比。稽之禮典。事多僭忒。朝廷不報。或使太宰府移牒。斥之甚善矣。至其服於蒙古之威。齎書通其意於我。則抗以敵國之禮。無復顧忌。卒之戰艦覆沒。士卒喪敗。鎧鍋器械。朘民膏血。以供蒙古之誅求。而國益虛耗。其不速亡幸矣。

外國百濟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七八

贊曰。三韓迭立。其最馴良嚮化者。無過百濟。嘗為西藩。以來歲貢不絕。間有闕貢。則朝廷遣使讓之。彼或殺首惡以自釋。或遣王子以入謝。國家雖有程糧傳驛之費。而懷遠招攜之畧。亦已勤矣。及高麗破其國戕其王。雄畧帝為立汶洲王。國人感其再造之恩。及聖明王立。尤推戴天朝。欽明帝方欲興復任那。而王經畧招諭。殆無虛歲。然終不能成功者。由吉備臣河內直等。在日本府。與新羅通謀也。王欲去之。力不能制。二臣居副帥之任。懷攜貳之心。奉國之誠。反不如外國之君長。不臣之罪大矣。然自顯宗帝時。紀大磐擅任那而反。帥臣在外者。往往皆然。旬宣之寄。可不擇其人乎。既而新羅王春秋。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帝墨衰絰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為王。以成齊明帝之志。是國家又施再造之恩。而善繼祖宗之業也。鬼室福信有迎立之功。而豐殺之。闔境大亂。新羅伺其隙。導唐兵而來攻。天智帝又遣援兵。悉心防禦。而不能及期。交戰不利。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蓋將帥未得其人。懸軍深入而取敗者。以時運未開。而將畧不明。軍機不精也。繇是觀之。國家得志於外國。時未至焉。不可力爭。而亦由於人也歟。

外國任那耽羅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九

贊曰。國家置日本府於任那。置行軍元帥於日本府。以經畧三韓。三韓有急。則就而乞援。行營將帥。隨方應援。以張皇威。故百濟聖明王有言。任那以安羅為兄。安羅以日本府為天。蓋任那百濟有輔車相依之勢。而聲教所被。可謂遠矣。繼體帝時。大連大伴金村。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之地與之。由是新羅百濟連年搆兵。帥臣不能招討綏撫。反與敵國通謀。而仇視與國。新羅竟滅任那。奪我官家。祖宗之所經營。海表之所膽依。一旦遽爾失之。此與失我疆土同科。豈非帥臣之過哉。欽明帝赫怒興戎。下詔切責新羅。能存興滅繼絕之義。而近於弔民伐罪之師矣。敏達用

明遵守遺詔。籌策興復。至推古帝。亦命將出師以救之。若存若亡。不能自支。國勢日以削弱。而貢獻之路亦絕矣。耽羅數遣王子入朝。頗知尊崇上國。而蕞爾嶋夷。不足為我輕重者也。

外國渤海傳贊　卷之二百四十一

贊曰。大祚榮據高麗之故地。雄視一方。建置部落。受唐封爵。至其子武藝。通使修聘於我。蓋慕上國之化。而欲觀風猷之美也。國家待以諸蕃之禮。不虛其意。所謂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羈縻而禮接之。亦所以懷遠人也。文獻不備。記載多闕。故其君臣之賢否。疆域

之治亂。風俗之醇澆。物產之豐歉。皆不可得而詳焉。其所存者。僅止於往來書牒使人姓名。而其國世次年紀。亦有不可備知者。然其終為契丹所並吞。而改為東丹國。則興廢之大較。亦可從而考覈焉。

外國蝦夷以下至崑崙傳贊　卷之二百四十二三

贊曰。夷狄可使生長其種類。而不可使之居內地。歷觀異邦之史。周伐玁狁。漢征匈奴。莫不率由此道。而一失其道。則五胡之亂。晉室是已。蝦夷僻在東北。逐水草而居。射獵為生。貪婪剽悍。化以仁義則禎。示以法律則忿。其處內地者。不可不驅逐而掃蕩之也。日本武尊。覆其巢穴。疆埸晏如。歷數世。而種落蔓衍。數為邊害。列聖為之旰食。勤于征討。廼置鎮守府於陸奥。以控制之。及桓武帝決策大舉。馘其酋長。邊患始息。然其遺類餘孽。逃竄山谷。伺間竊鈔。至元慶中。賊勢頗張。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能奮將畧。是膺是懲。飛報奏捷。夷人相率欵附。積俗化為編氓。無復民夷雜處之患。可謂能建不世之勳矣。其生蝦夷。熟蝦夷。皆限以江海。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使之生長其種類。蕃息其畜牧。以遂其天性。而在內者驅逐之。在外者隔絕之。此處夷之道也。如其肅慎。吐火羅。崐

崘國。則偶見一二於國史。亦從而書之。以備採擇焉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五　終

大日本史贊藪後叙

我邦上古

神聖迭焉尚矣。

皇統縣縣。二十餘載于今。唯有六正史焉。其佗私史小説。不足以為不刊之典者也。水戸西山公。設史局。徵海内之名士。纂修大日本史。其課也旁搜逸史。博索殘編。天祿石渠之秘。兎園草野之文。無不悉藏之。而採摭其正實者。掃除其虚誕者。偏本於正史。而紀傳之下。各係贊辭。以論是非邪正矣。於是二千餘歳治亂興廢之迹。賢否得喪之實。粲然明于後世也。而

又有所考。而特書予

神功皇后傳。

帝大友紀。於予萬世不刊之大典也耳。綱條公。繼志終其功焉。至宗堯公。進呈

幕府。以藏秘府。未降人間也。是以天下之學士大夫。不能閲之。休哉。延享丙寅之春。本藩請之於

幕府。而齎來于本府。命内相田希文氏。總宰之。俾諸臣謄寫之。儒臣校讎之。閲數月。而其功已成焉。希文氏官暇。抜出贊辭。別以為五策。名之贊藪。而備便覽。益讀贊辭。乃其人之賢否得喪可槩見。而褒貶黜陟之意。亦見焉。非敢斎成書也。譬如采明珠于淵海。而珍藏之。希文氏使臣以敬記其顛末。於是予謹書大略於卷尾。

延享三年丙寅秋九月學館教授高以敬謹譔

書大日本史賛藪後　　賴襄

義公以英雄姿。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所聘諸儒。皆極當時之撰。遂成開闢以來第一大典。覽呂覽鴻烈。皆可覆瓿。而豎儒小生。敢議其文不雅。不知此輩所以為雅。乃不雅之尤者也。如此史。據實直書。不事裝飾。所以為典雅。無愧漢人。每事注出處。不能馳騁。凡例已言之矣。然行文下語。皆極允當得體。邦儒紀事未見有能為其役者。較之唐史。義例超舊書上。文章出新書右。晉宋齊梁金史皆不及也。是不可為俗人言者。余力不能購得。故姑抄其賛。賛是書中

眉目。可概全體也。但西土無一姓過三百年者。而此間千載一王。故帝紀無事可紀。列傳可不必立傳者居多。是以致浩穰如此。至保平建延間諸臣傳及將軍傳。乃有可觀。如平重盛。源義經。大塔皇子。楠正成。新田義貞等傳。可謂不負此諸公矣。

又

日本史論賛。如帝大友紀賛。後醍醐紀賛。將軍傳序論。幕府文臣傳序。北條義時傳賛等。皆大文字也。大抵文体似歐陽玄。而奔放肆大過之。如源義經傳。以遺聞補傳中缺處。大佳。蓋安澹泊先生實任總載。出其筆者居多。然至自撰成績。則似不如此。何哉。

發行

東洞院三條上ル
村上勘兵衛

寺町五條上ル
額田正三郎

書林

岡島正直著

大日本史輯解

竹月堂藏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岡島正直刻本影印

顯處視月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題辭

従二位菅原

齊泰書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題辭

序

自西學之行士之挾冊者率莫不讀其
書焉耳口各必曰英也皆曰佛也皆曰普米
如此矣至于我邦之土與東之高下廣袤
與歴世沿革制度文物何如也西人嘗問
皇統于本邦書生之不能答者西人笑之
豈非以舍近而事遠乎我岡島君夫憂
日本史之難讀摘根要作斯書序錄
之梓以授書生徵序於余余斯書之行難
讀者將讀而通焉以通人時將讀日本史也
而遂博以為我邦之事者以答西人之謀
矣抑西學之所我邦者所彼長而補我
短也序之學者讀之能其讀唯彼之奉
而不知者我余不知其學將置本邦於
何地也讀斯書而能焉其書之以為之序

明治十四年五月　容齋藤田維正識

凡例

一近世注國史者。往々用國語。蓋便初學也。而是書以引證為主。故概從原文而書之。而其係邦俗者。則假譯以漢文。是欲其文體之一。且短簡也。顧余謭劣不保無誤解。識者幸正之

一是書卷別。追章以解。而解於先者。不復載于後。然句法異同者。小注見于何卷。

一所引證之文及説。各有詳略。但期得其意耳。如管窺以按別之。又有直解而不引證

者。係其意義淺近而無疑者。

一寺祠地名之類。或古今異稱。或荒廢無跡。不易遽撿其處者。今不悉注焉。俟後日之考。

一徵書未詳者。不敢臆斷。上下姑加半圏。以俟後考。

岡島正直識

大日本史輯解巻之上

加賀、岡島正直著

本紀第一

彦火火出見　大日孁尊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　高皇産靈尊　𣑥幡千千姫　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　葦原中國（日本舊號）　八坂瓊曲玉（日本紀通證坂尺倭訓通瓊赤玉也）　八咫鏡（通證面八寸鏡）　草薙劍　豐葦原瑞穗國　天磐座　吾田　大山祇　海神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日嗣　長髓彦　饒速日命　兄猾　八十梟帥　弟磯城　埴土　老翁　光宅（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文選注）光大也宅居也）　五瀨命　稻飯命　三毛入野命　手研耳命　速吸門（通證在豐後）　珍彦　椎根津彦　筑紫國（今筑前筑後）　菟狹（今豐前宇佐郡）　崗水門（通證在筑前遠賀郡）　埃宮（通證或曰安藝安藝郡府中總社所祭素戔嗚尊大己貴命神武天皇三座傳言是埃宮之舊址也）　吉備國（今備前中後三國）　浪速國（今攝津）　青雲白肩津（通證青雲白肩之緣語今茨田郡枚方蓋白肩之轉語）　孔舍衞坂（通證今大和暗嶺）　雄誥（吶喊也）　茅渟山城水門（通證茅渟和泉國舊名山城水門在日根郡）　竈山　名草戸畔（通證戸畔轉訛領氏戸之領）　丹敷戸畔　高倉下　韴靈劍（本朝通鑑分注武甕雷神平國劍也）　頭八咫烏　道臣命　大

來目　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菟田下縣（通證今宇陀郡）　井光（通證今川上莊碇村故趾存）　女坂　男坂　男軍　女軍（通證男軍男手軍也後世謂之追手女軍女手軍也謂之搦手津田氏曰男軍奇兵女軍正兵也）　磐余邑（通證屬十市郡）　八十平瓮（通證其口平故曰平瓮供神物之土器也）　天手抉（通證以手指別抉也今所謂手壺小壺之類）　嚴瓮（松苗曰盛酒器也）　丹生川上（大和志吉野郡丹生川源出自吉野山及赤瀧山）　真坂樹（通證真美稱坂樹神木也）　顯齋（通證天皇自作顯露之齋眞也）　嚴媛　鵄　層富縣（今大和添郡）　土蜘蛛　新城戸畔　居勢祝　畝傍山東南　橿原地　媛蹈韛五十鈴媛　神籬（通證神祠之稱）　天富命　天神壽詞（神祇令謂以神代之古事為萬壽之寶詞也）　可美真手

命　倭國造　猛田縣主　畤（說文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　腋上　嗛間丘（通證在葛城郡）　蜻蛉之臀呫（和名鈔蜻蛉和名加介呂布通證阿伎豆秋津也至秋種類多出故名臀呫欽明紀作曲臀呫益蜻蛉專銜尾而飛狀成輪曲故謂之青山四周始末相合耳）　秋津洲　神渟名川耳尊　岐嶷（詩大雅克岐克嶷朱傳岐嶷峻茂之貌說文嶷小兒有知也）　魁傑（見下第十魁岸注）　諒闇（書說命王宅憂亮陰蔡注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　威福（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神八井耳命　五十鈴依媛　磯城津彦玉手看尊　桃花鳥田丘上陵　浮孔宮　渟名底仲媛　御陰井上陵　大

日本彦耜友尊　曲峽宮　天豐津媛　觀松彦香殖稻尊　纎沙谿上陵　世襲足媛　日本足彦國押人尊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　細媛　彦國牽尊　欝色謎　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　劒池島上陵　率川宮　伊香色謎　御間城入彦尊　春日率川坂本陵

本紀第二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　瑞籬宮　倭大國魂神　笠縫邑　神淺茅原　長尾市　武埴安彦　男之弭調（舊事玄義）男弓弭之物大刀小刀弓矢揩拵鹿皮角猪皮忌鍬忌鋤類是也

女之手末調（舊事玄義）女手末之物麻績綿柱天機具荒妙衣和妙衣荷前御調類是也　御肇國天皇　依網池　反折池　任那　儞價　（字典）卑ー異也　三諸山（一名三輪山）　纏向　新羅　當麻邑　蹶速　日葉酢媛　眞砥野媛　薊瓊入媛　十千根　武日　機衡（晉書羊祜傳）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　屯倉（郡國所置之倉）　土像物（謂土偶人）　土部職　建眞利根命　石作大連公　迹見池　非時香菓（香菓ハ橘也）　大足彦忍代別天皇　稻日太郎媛　屋主忍男武雄心命　熊襲　武諸木　菟名手　夏花　八尺瓊　八握劔　麻剥　土折猪折　碩田國（今豐後大分郡）　速見邑　直入縣　來田見邑　海石榴　城原　柏峽大野　厚鹿文　迮鹿文　市乾鹿文　火國（今為肥前肥後二國）　子湯縣（今日向兒湯郡）　丹裳小野　夷守　諸縣（今日向諸縣郡）　熊縣（今肥後球麻郡）　葦北小島　小左　玉杵名邑（今肥後玉名郡）　津頰　阿蘇國（今肥後阿蘇郡）　御木國（今肥後三毛郡）　八女縣　武内宿禰　日本武尊　能褒野　蝦夷　淡水門　綺宮　膺籙受圖（字典）籙籍也（張衡東京賦）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　覆燾（字典）燾覆也（禮記）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　君長　首渠　造長　稻置　日縱　日横　影面　背面　狹城盾列陵

本紀第三

蘆髮蒲見別王　氣長足姬尊　角鹿（今越前敦賀郡）　笥飯宮（今氣比神社）　德勒津宮　穴門（今長門）　海鯽魚　崗縣（今筑前遠賀郡）　山鹿岬　菟夫羅媛　洞海　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　儺縣（今筑前那珂郡）　橿日宮　膂之空國（青山氏曰）謂國之瘠耗空虛猶膂背之肉少　栲衾新羅國（栲衾ハ新羅之枕詞也津田氏曰栲布色白）　穴門直踐立　中臣烏賊津　物部膽咋　消吉（字彙）消俗涓字（字典）擇也　審神（青山氏曰上古神意者之稱）　千繒高繒　荷持田村　松峽宮　層增岐野　火前國（今肥前）　裂田溝　和魂（住吉摂津）　荒魂（住吉長門）　依網

吾彦男垂見　波沙寐錦　面縛師古曰[illegible]価也謂反[illegible]縛之

飼部　波珍干岐微叱己知波珍新羅之官號　高麗　百

濟　内屯官家　振旅（書大禹謨）班師振旅（傳）師入曰振旅言整衆　表

筒男　玄鑒（淮南子）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鑒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　鞆以韋

造之形似鞆於左臂以防弓弦之反撃者詳（貞文雜記）及（延喜式）　麛坂王　住吉

務古水門今兵庫　菟路　小竹宮　卓淳國（釋日本紀）

卓淳國任那之別種也　久氐　比自㶱松苗曰任那十一國之一　南加

羅上仝　喙上仝　安羅上仝　多羅上仝　南蠻忱彌多禮

松苗曰百濟南邊　多沙城城訓佐志韓語　七枝刀　七子鏡

肖古　貴須　子枕流子訓勢志牟韓語　明宮　平群木

菟　直支　弓月君　巫別　王仁　呉服西素

仁番　的戸田　國樔奏（政事要畧）豐明節會吉野國栖於承明門外奏歌曲

又見（江家次第）　阿知使主　歸寧（詩周南）歸寧父母（字典）女嫁歸省父母曰寧

久爾辛　新齊都媛　菟道稚郎子　大鷦鷯皇

子　呉織　穴織即漢織也　惠我藻伏山岡陵

本紀第四

磐之媛　詠德之聲按謂詛歌之聲見下第十四詛訟之注　康哉（書益

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去來穗別皇子　壬生部　茨

田堤　舂米部　猪甘津橋　丹比邑　感玖　隼

別皇子　嶋鳥皇女　百舌鳥野　鷹甘部　竹葉

瀨　荒陵松林　歷木　倭吾子籠　宿儺　壽陵

（通鑑注）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久長之義也　菟餓野　佐伯部　埴

生坂　飛鳥山　阿曇連濱子　石上振神宮　瑞

齒別皇子　蒋代屯倉　蘇我滿智　物部伊莒弗

葛城圓　草香幡梭皇女　藏部　多遲花　湯

沐邑見（禮記）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税供湯沐之具也　刺領巾　正

寢路寢也（爾雅）路寢聽事之所　遠飛鳥宮　刑部　味橿丘

木梨輕皇子　輕大娘

本紀第五

中蒂姫　伯瀬朝倉　大伯瀬幼武天皇　物部目

童女君　宍人部　史部　吉備下道前津屋

樟媛　身狹青　檜隈博德　膳班鳩　赤目子

凡河内香賜　而羅　栗太郡　白鸕鷀　谷上濱

木工鬪雞御田　文石小麻呂　小野大樹　[illegible]

衣兄媛　秦造酒　汶洲　文斤　安致臣　東漢

掬　民部　一事主神　來目水　假庪今機數也　磐

余甕栗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　膳夫

鞍負　億計王　弘計王　縮見屯倉　荑媛

帳内　日下部使主　余社郡　田疾來　丹波小

子　新嘗（令義解）謂嘗新穀以祭神祇也朝則相嘗夕則供新穀於至尊也　伊儺

武斯盧賀箕沂比野儺擬寐逗愈凱麼儺彌企於己
陀智曾能泥播宇世儒（通證）伊儺武斯盧稲席也謂以藁織者河之冠詞也賀箕
沂比野儺擬河傍柳也寐逗愈凱麼水行貌也儺彌企於己陀智麼起立也曾能泥播宇世儒儺振者不弭
亡也言吾遭時之艱零落使人譬如河傍柳卧起隨水雖然其根祇宜亾哉必將春而發也　倭
者彼彼茅原淺茅原弟日僕是也（日本紀歌解）彼彼茅原者叢生之茅原
也譬兄弟相生弟曰謂兄弟蓋言皇亂而生大和也　石上振之神杉伐本截
末於市邊宮治天下天萬國萬押磐尊御裔僕是也
（歌解）石上大和地名振社名（通鑑）伐本截末營宮之義宍穗天皇曾欲傳國於市邊押磐皇子而遂嚙後
事故曰治天下天萬國萬加美號也　搢紳（正字通）在官者稱搢紳　黔首（說文）黔黎
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一說黑巾裹首故謂黔首　福草部（延喜治部式）福

草瑞草也　傍岳磐抔丘陵　納溝隍（張衡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
之於隍（梁簡文帝大法頌）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　大脚　島郎
帶山城（通鑑）志登呂蓋韓語山訓牟禮韓語　的蚊島　穗瓮君　須
流枳奴流枳（通證）二人名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見（禮記）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上仝　迍邅（易）迍如邅如（注）難行不進貌

本紀第六

鮪　銀鄕（仲哀紀）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通證）銀鄕謂韓國　春日
娘子　城像　水派邑　男大迹王　彥主人王
三國　麤鹿火　巨勢男人下許勢仝　樟葉宮　麻績
娘子　上哆唎　下哆唎　姐彌文貴　洲利即爾

伴跛（釋日本紀）任那別種　己汶　兢兢業業（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注）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　夕惕（易）夕惕若厲旡咎（字典）惕懼也　摩
呂古（通證）安閑帝別號　勾大兄（通證）安閑帝本號　灼莫古　日
本斯那奴阿比多　弟國今山城乙訓郡　父根吉士老
磐余彥神武天皇　水間城崇神天皇　道臣大伴氏之祖　大彥
孝元帝之皇子　小泊瀨武烈天皇　元元（史記文帝本紀）以仝天下元元之民（注）古
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墻宇（晉書王湛等傳論）垣之墻
宇嶷曠（論語子張篇）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上不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宅媛　伊甚屯倉　小墾田屯倉
钁丁　勾靫部　穗波　鎌　膽碕　肝等　大拔

我鹿　吉備後國後城　多禰　來履　葉稚
河音　婀娜國薩摩阿多郡　膽年部　經湍　檜隈廬
入野　穡仲皇女　身狹桃花鳥坂上陵（山陵志）身狹之地相
接桃花鳥坂故號身狹桃花鳥坂上陵凡兩地之交不可偏擧必號之以兩地

本紀第七

物部尾輿　石姬皇女　磯城島　祝津宮　稚綾
姬皇女　糠子　肅愼　膳巴提便　下部東城子
言　德率官名見本書百濟傳　漢城　平壤　茅渟海　溝
邊直　函山城　毾㲪（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有細布好毾㲪（注）埤蒼曰毛席也
更荒郡　河邊瓊缶　調伊企儺　明堂（字典）明堂王者

朝諸侯之宮　膳傾子　相樂館　老女君　吉士木蓮子　譯語彦　和陀　發鬼　幸玉宮　豐御食炊屋姫尊　日祀部　私部　三寶（佛法僧也）　池邊雙槻宮　酢香手姫皇女　石寸名　迹見赤檮　佐伯丹經手　小手子　狹臣

本紀第八

遁甲（後漢書方術傳）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北史臨孝恭傳）孝恭明天文算術著遁甲錄十卷行於世　鞍作鳥　褶（令義解）所以加袴上故今云袴褶（和名鈔）和名字波美衣袴上之衣　跼天蹐地（詩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注）局曲也蹐累足也　鞍作福利　船王平　海石榴市　藥獵（本朝紀事本末）推古帝十九年五月五日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皇太子諫帝納之自是每歲以此日採藥名曰藥獵

犬上御田鍬　掖玖（大隅屋久島）　河邊禰受　近江脚身飯蓋　得度（便蒙）令祠部給度牒許其為女道士謂之度蓋取僧家濟度之義也　蘇我蝦夷　亭育（見下第十五亭毒注）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　蘇我法提郎媛　藥師惠日　高向玄理　滑谷岡

本紀第九

天豐財重日足姫天皇　津守大海　國勝水鷄　板蓋新宮　皇祖母　檀弓岡　金策（字典）錫杖也見詩韻輯略　忌部子麻呂　菟田朴室古　標代民　子代之民　村首　子代離宮　懸鐘（字典）鐘與鍾通（綱鑑易知錄）爲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作屋（見下衢室之注）　芻蕘（詩大雅）詢于芻蕘（疏）芻者飼牛馬之草蕘者共燃火之草也　進善之旌（管子）舜有進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漢文帝詔）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韋照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　衢室之問（魏志文帝紀）放勳有衢室之問所以廣詢於下也　總街之廷（管子）湯有總街之廷以觀人誹（注）總聚也街四通道也湯欲觀衆誹已置庭於道路四聚之旁因名之曰總街之廷便其事也　靈臺（詩）經始靈臺（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朝集使（漢制攷）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鹽屋鯯魚　神社福草　椀子連　塗車芻靈（禮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塗車以泥為車也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　棺槨際會（文公家禮）治棺內外皆用灰漆　奠三過（淮南子）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　飯含（後漢書注）口實也　珠襦玉柙（西京雜記）漢時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虹龍　誄（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　蝦蟇離宮　渟足柵　磐舟柵　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　草壁醜經　掃守小麻呂　舍衛國（南天竺七國之一）　柵養　津刈田身嶺上兩槻樹下　須彌山（長阿含經）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　盂蘭盆會（釋氏要覽）目連比丘見其

七母生餓鬼中不得食佛言七月十五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得食目連白佛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夢華錄)中元節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挂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
閒人御廐　津偪僂　鰐田鮐　後方羊蹄　津守吉祥　佐平(唐書百濟傳)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衞士佐平主衞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主外兵　大伯海　山椒(字典)山頂曰椒(謝莊月賦)菊散芳于山椒

本紀第十

挾井檳榔　朴市秦田來津　樣　岐彌針間　笠
諸石　婭娘　班鳩寺　貴邏野　黃書本實　水
臬(通鑑)水準也　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注)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　五禮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本紀　十一

吉凶軍賓嘉　魁岸(字典)雄傑也(前漢江充傳)為人魁岸(注)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　百
揆(書舜典)納于百揆(傳)納舜于此官揆度百事也　萬機(一作幾)(書皐陶謨)一日二日萬機
(注)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　大分惠尺　書藥　穗積百足
大伴吹負　衞我河　乃樂山　倉歷　莿萩野
息長橫河　置始菟　社戶大口　鹽梅(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本紀第十一

次田生磐　安八磨郡　湯沐令　多品治　逢志
摩　隱郡　式(漢書注)式所以占時日　高田新家　川曲坂
下　三重郡　朝明郡　遲部眡枳　根金身　和

甕　小子部鉏鉤　懼坂　出雲狛　筱浪　天渟
中原瀛眞人天皇　瑩羅(豐國名)　比滿沙佊理梁(比滿沙佊理瀰隙之義謂細寄之魚梁)
樵蘇(字典)采薪曰樵(綱目集覽)取草曰蘇　內命
婦(職員令)謂婦人帶五位以上曰內命婦五位以上妻曰外命婦　袚柱(通鑑)謂袚具也
告朔(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也
小墾田朝(推古天皇)　近江朝(天智天皇)　臘子鳥　迹
鷩淵　細馬(廐牧令注)謂上馬　緩忍勝　上光欠　巫鳥
朝嬬　長柄　茅鴟(廣雅)茅鴟鵂也(郭注)今鵂鶹也似鷹而白(爾雅翼)一名狂鴟
伊高岐那　難波朝廷(孝德天皇)　縣犬養手繦　川
原加尼　白猪寶然　猪使子首　三宅得許　明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本紀　十二

位以下進位以上(日本紀)天武帝十四年更改爵位之號仍增加階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十二階以前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四十八階以前諸臣之位　宮處王　山羊　周芳
總領所　大角(通鑑)寶螺也所謂螺角也　小角(通鑑)管也胡角之類　弩
抗　三綱(上座寺主都維那)　御窟殿　國懸(一名日前宮)　住
吉

本紀第十二

鸕野讚良皇女　礪杵道作　大行天皇(漢書音義)大行者不在之稱天子崩不有謚號故稱大行　青飯　巨勢多益須　施基皇
子　羽田齊　三兵(通鑑)弩弓劍槍也　解部(令義解)治部刑部兩省有

大中小解部上日也　直日　元嘉暦（劉宋元嘉二十二年何承天造之）　儀鳳暦（即麟徳暦唐麟徳二年李淳風造之）　筑紫史益[illegible]（字典古文鏡字）金璞也　須波　水内　十悪（謀反謀大逆謀叛悪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　鹿島樸樟　吉隠　皇孫珂瑠　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

本紀第十三

淨御原朝（天武天皇）　水分峯神　鐺（字典與鏁同鍚鏁也）　當耆皇女　多褹（多褹以下諸島見本書琉球傳）　越智（齊明天皇）　山科（天智天皇）　肝衝（神武天皇）　宇尼備　賀久山　成會（敏達天皇第二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　釋奠（禮凡學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　王制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凡海麁鎌　佾様（高橋氏曰佾魚符佾）　禮服（禮服與朝服之差詳于衣服令）　目　杠谷樹八尋鉾根　唱更國　寠子錦（寠子環也謂錦有環文者）　八虐（謀反謀大逆謀叛悪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　大射祿（高橋氏曰大射禮驗其藝術而賜祿）　兩省（式部兵部）　五府（衛門左右衛士左右兵衛謂之五衛府）　召伯憩甘棠（詩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公儀拔園葵（史記董仲舒傳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挾嶺山　土牛大儺（禮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疏月建丑土能克水故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難與儺通）　日並知皇子尊　倭根子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十上　本紀　十三

本紀第十四

岡宮天皇（日並知皇子尊）　紫宮（七畧王者體天而行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宮春秋合誠圖紫宮大帝室也）　殷王五遷（書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周后三定（文王從豐武王迁都鎬平王遷洛邑）　四禽（三輔黃圖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三山（續日本紀考證謂香久山畝傍耳梨）　子來之民（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大嘗（神祇令凡天皇即位惣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其大嘗者三月之内令修理訖凡散齋之内諸司理事如舊凡大嘗者每世一年國司行之）　關剗（職員令掌關剗注關剗者檢判之處剗者塹柵之所）　祭酹（字典酹以酒祭地也）　左右京坊（自朱雀西為右京東為左京）　雲漢（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注雲漢天河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挑文師（職員令掌挑錦綾羅等文）　粟田必登　從心（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櫛見山陵（垂仁天皇）　伏見山陵（安康天皇）　本貫（韻府鄉籍也）　土斷（文獻通考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實或曰土斷謂浮浪客居也）　周行（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　過所（經過關門之卷也見令義解）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謂之五兵五兵弓殳矛戈戟謂之五兵士）　周王（宣王）　漢帝（昭帝）　大寶（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　翼翼（詩大雅小心翼翼傳恭也）　脫屣（淮南子主術訓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注言甚易也字典屣與蹝同）　一日萬機（見上第十）　婉孌（字典美好貌）　戴佇（房州刺史請朝覲表懷闕庭而戴佇仰雲霄而希望字典戴則也助語辭佇久立也）　謳訟（孟子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注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十上　本紀　十四

轜（字典）輀同喪車也

本紀第十五

置賜　最上　頓宮　臨軒（字典）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通鑑注）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際殿陛曰臨軒　大少毅（軍防令）凡軍團大毅領一千人少毅副領校尉二百人旅帥一百人隊正五十人　靺鞨（北史）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　李釋（老子）釋迦　三關　美濃不破伊勢鈴鹿越前愛發　蓼莪（詩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注）蓼長大貌莪美菜也人民苦勞孝子不終養而作此詩　顧復（詩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　九流（漢書藝文志）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為九一曰儒家流二曰道家流三曰陰陽家流四曰法家流五曰名家流六曰墨家流七曰縱橫家流八曰雜家流九曰農家流　掩

骼埋胔（禮月令注）枯骨曰骼肉腐曰胔（釋文）骨曰骼（前漢書陳湯傳注）有肉曰胔　穆卜（書金縢）我其為王穆卜（注）李子曰穆卜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　彼蒼（詩）彼蒼者天　北辰（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南山（詩）如南山之壽　定省（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白雲（莊子）華封人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謄寫（說文）迻書也（徐曰）謂移寫之也　燾載（字典）燾覆也（禮記）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亭毒（老子道德經）亭之毒之（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字典）亭毒化育也　危村橋

本紀第十六

宇合　坂東（續和漢名數）自逢坂以東稱坂東自筥根以東稱關東也　兩儀　天地　膺景圖（沈約梁鼓吹曲）大梁闢運受籙膺圖　雊雉之妖（史記）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其廟為高宗　熒惑之異（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宰相公曰相所與理國也曰可移於人曰人死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退三舍　玉來　一名靈芝　印南野邑美頓宮　九農（左傳昭十七年）九扈為九農正　以　者者物　按者者一字衍　厭魅　或曰魅惑也謂行符厭俗為魅猶巫蠱也　朝堂　謂大極殿　七曜（唐書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曆（通志）七曜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　造陆（字典）陸遼禽獸園陳也　踠豆　瘡（續日本紀注）俗曰裳瘡　續勞錢　續一作賸　大養德國　鵤寺　八荒（說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荒　履薄（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馭朽（書）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求

衣（南史）劉之遴上春秋左氏不合三十事梁武帝大說部荅曰晩秋暑促夜分求衣須待夏景試欲推尋　宮處寺　曳常泉　恭仁鄉　腹赤魚　鱒也　安積親王　四考　本朝一年一考　涇渭（詩）涇以渭濁　珍努　骨柱　高橋氏曰謂骨塚所建之塔　渙汗（易渙卦）渙汗其大號（注）渙散也當渙之時能散其大號與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師子座（智度論）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座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　蓋繖（字典）繖蓋也亦作傘傘　天璽國押開豐櫻彦尊

本紀第十七

楢原東人　懺悔（字典）懺楚鑑切悔也（韻補）自陳悔也懺悔見（釋典）　獻歲（字典）始歲曰獻歲（楚辭招魂）獻歲發春（注）獻進也歲始來進春氣奮揚也　承纏　軫于

懷（字典）昣懷痛念也　頴川 巢父洗耳於頴川　箕山 許由隱跡於箕山

二叔 周公之弟管叔蔡叔　流言（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　蕭墻（論語）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四凶（左傳）舜臣堯賓

于四門流四凶族（注）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帝釋 駒谷氏曰忉利天喜見城主則天帝也號三十

三天尊見（毘婆娑論）　張敞負釁（字典）釁罪也（漢書張敞傳）敞坐賊殺不辜免為庶人後數

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為冀州

刺史　朱軒（水經注）刺史二千石御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南下　安國免徒

（前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幾梁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祖謝安國

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青組（唐書車服志）大帶以素為之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安國免徒起紆青組　三陽（書洪範）三曰木（疏）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

故三為木數　風樹（家語）丘吾子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

不可再見者親也

本紀 自第十八至第二十

三合（三代實錄）三神相合名曰三合三神大歲害氣太陰是也　湯責（綱鑑易知錄）時大旱

七年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

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維城訓典（訓蒙）唐則天皇

后作之　律令格式（大學衍義補）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

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

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制度通）本朝有律令格式與唐制同律十卷令十卷弘仁

格貞觀格延喜格弘仁式貞觀式延喜式是也　元首（書益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注）元首君也

熱官（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惠美訓儒麻呂　大衍曆（唐書曆志）開元

九年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　先修（字典）古之聞人曰前修　泣罪

（南齊書竟陵宣王子良傳）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　解網（史記）湯出

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

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神造新島　不問馬（論語）廄焚子退

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懸磬（國語）室如懸磬（注）言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　五靈

（杜預左傳序）麟鳳龜龍五靈王者瑞也按謂麟鳳龜龍白虎也　氷谷（北史武帝紀）詔曰每一念

及若臨氷谷（水經註）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如氷谷矣　孤園（金剛經註）須達

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為佛說法之處故後人名曰祇又曰孤給園　雙林（傳燈錄）佛滅後

第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號泣佛於金棺內現出雙足　玄珪（玉篇）古文珪作圭（書）禹錫玄珪

告厥成功（孔傳）天玄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珪以彰顯之　緣字（尚書中候）帝堯即位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　馭奔（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乎如以

腐索御奔馬　刑措（史記周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越裳（漢書

賈捐之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

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豐碕 孝德天皇　交野　春日宮御宇天

皇 光仁天皇皇考施基親王　楊梅宮　時雍（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注）時是也雍

和也　桑門（正字通）僧曰桑門　覺鼈城　芻狗（魏志周宣傳）芻狗者祭神

之物（注）結草為狗以解厭也

本紀第二十一

尺度池　罔極（詩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霜葉（白居易詩）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風枝（梁簡文詩）舞袖寫風枝　長上（通雅）長上長直不番上也　陟岵（詩）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注）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　循陵（文選）束皙補亡詩循彼南陔（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徂征（書）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薄伐（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文屋與企　單功或曰單丁功夫　山科天智天皇　田原光仁天皇　後佐保聖武天皇　高椅津　曾乃峯　糗糒（字典）乾飯也（書費誓）（疏）糗糒是行軍之糧　神今食六月十二月行之見于（公事根源）　相嘗（神祇令）中冬上卯相嘗祭　登勒野　水生野　栗前野　乙歡　楫谷　曲宴（通鑑注）禁中之宴猶言私宴　馬埒殿

大堰　的野　啄木鳥　泣辜見上第十八　刑故（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懍乎（字典）懍懼貌又危也　丕顯（書）大甲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注）丕大也顯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　節刀（軍防令）凡節以旄牛尾為之使者所權也今以刀飾代之故曰節刀　八紘（淮南子）地形訓八殥之外有八紘（注）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　南薰（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東戶（淮南）子繆稱訓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小人君子各得其宜也　與等今從也　藺生野　鞍韉（字典）韉馬被具　胡籙（字典）胡籙箙（按）籙疑箙誤室　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

本紀第二十二

枕伏草土（禮記）寢苫枕塊　橋山（史記）黃帝崩葬橋山　穀林（呂氏春秋）堯葬穀林　春風動樹見上第十七風樹注　蓼思（詩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棘心（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惄焉（詩小雅）惄焉如擣（箋）惄思也　監寐（後漢書桓帝紀）監寐寤歎疢如疾首（注）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　畝糧見上第二十一東戶注　遊魂（易繫辭）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注）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岱籙按（字典）岱泰山也籙籍也（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散齋見上第十四大嘗注　灌頂釋氏曰始為僧者以沙水灌頂上謂之灌頂

本紀第二十三

鴨御祖下鴨　別雷上鴨　十禪師日吉第六殿　櫟原野

濯枝（風土記）仲夏大雨名濯枝雨　杼軸（詩小雅）杼軸其空（注）杼持緯者軸受經者　太秦公寺　武步（北史令孤整傳）魏東陽王元榮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孤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乙夜（漢舊儀）黃門持五夜（注）夜有甲乙丙丁戊　京坻（詩北山）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坻水中之高地也京京邱也　坎德謂水也　昏墊（說文）墊下也溺也（書益稷）下民昏墊墊或作埝　節祿（令義解）春夏秋冬給祿因官位有差　洪範八政（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乘奔見上第二十駁奔注　灰飛寒律（後漢書律曆志）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赤縣謂神州　犬馬之病（漢書嚴助傳）有狗馬

之病不能勝服　枯腊 按謂槁散也（字典）腊乾肉也　桓司馬石槨（禮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楊王孫贏葬（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　漢魏二文（通鑑）漢文帝七年遺詔曰云云（注）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又）後魏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諸臣諫為之一進粥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　衰絰（說文）衰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禮記外傳）絰者實也表其有哀感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絰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絰有腰絰有絞絰

本紀第二十四

利見（易乾卦）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注）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鵬翼（莊子齊諧）鵬之徙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　日車（莊子）小童曰有長者教余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注）以日為車也（任昉文）武功與日車並運　黃屋（字典）車蓋也（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圍漢王滎陽紀信誑楚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降（注）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車　無名（莊子）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吉備侯部井出麻呂　乾坤交泰（易泰卦注）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象傳）乾坤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雲雨行施（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提衡（管子）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于諸侯為之有道矣（韓非子）貴賤不相踰賢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　纘戎之業（書）纘文武之緒一戎衣而天下治　光啓（十六國春秋夏錄）揖讓受終光啓有夏　盛德在火（禮記）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武德殿或曰在豐樂殿北謂之弓場殿騎射競馬於此覽之　守株（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　膠柱（史記趙奢傳）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能合變也　開三面（見上第二十一解網注）　撫五絃（見上第二十一南薰注）　雍熙（韻府）雍通作邕（晉書樂志）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懷袖之教（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　勤斯之恩（詩鴟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注）勤篤厚也　殞越（左傳僖八年）恐殞越於下（注）殞越顛墜也　慎終追遠（論語）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終身（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凱風（見上第二十二棘心注）　寒泉（詩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子勞苦　冀北（齊書王融傳）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山西（漢書趙辛傳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山西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騎射　龍沙（李白塞下曲）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馬臺

（北史魏太武紀）始光三年築馬射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試馬王公諸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帛有差　揭（說文）短喙犬也　妙簡（通鑑注）妙精也　新嘗宴會（江家次第）新嘗會每年十一月行之豐明節會是也天子嘗新穀故曰新嘗會　卒哭（禮記）親始死哭無時既葬而虞而卒哭　遏密（書舜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注）遏絶密靜也　霜露（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經遠（魏志毛玠傳）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　臨谷（見上第十八冰谷注）　仁祠（後漢書楚王英傳）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雜跡集）仁祠僧寺之稱　卿雲（史記）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見喜氣也　景雲入歌（綱鑑易知錄）舜時景雲出卿雲與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休氣叙彩（綱鑑易知錄）黃帝名軒轅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因以雲紀官　非雲（見上卿雲注）　七廟（禮記）王立七廟（注）三昭三

揔與太祖為七也
藏用（易繫辭）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注）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
中孚（易彖傳）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春氷（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
秋駕（淮南子）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注）秋駕善御之術
翹心（字典）翹翹危也
狴犴（字典）獄名
三靈（揚雄羽獵賦）上獵三靈之流（注）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
讖禮見上第十七讖悔注
水成野
鹿尾海草也
三傳三禮　公羊穀梁左氏傳　周禮儀禮禮記
荷前謂歲尾奉幣于十陵八墓見于（公事根原）
綿惙（世說注）氣息綿綿欲絕也
日本根子
天高讓彌遠尊
物集村
裝束山作養民　高橋氏曰共主葬之吏也裝束主飾裝山作主作山陵養民主賑恤
虞人（朱注）守苑囿之吏也

本紀第二十五

姑射（莊子）堯治天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山汾水之陽
紫霄（韓偓夢仙詩）紫霄宮闕五雲芝九級壇前再拜時
所天（宋史刁衎傳）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
猶子（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
洊雷（易）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按震為長子故以警太子之位
煦蒼生（說文）煦蒸也（禮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注）氣曰煦體曰嫗（疏）天以氣煦之地以氣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
迺辰　按猶浹辰也（字典）辰日也（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注）自子至亥十二日也
涉呂（淮南子原道訓）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注）呂梁水名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
洞庭（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
雷門（漢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故失聲
承祧（左傳襄九年）以先君之祧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大禮（南史齊高帝紀）宋帝遣使奉策曰時當大禮永保洪業
匕鬯（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震屬為長子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彖傳）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周遑（潘岳詩）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合喈　喈或作沓重也（詩小雅）噂喈背憎
萬國
以貞（禮記）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三辰曰敬　按三辰日月星也曰與粤通（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魏宮（魏志）文帝諱丕建安二十二年立為太子丕貞固敬敏能鎮定大事
晉儲（何法盛晉中興書）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祚尊號為皇太子東宮敬禮賢士昵近明德
懷抱（字典）胷臆也
家寶（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有隣（論語）德不孤必有隣
主器（易序卦傳）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登餕（禮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庶子

治之（注）餕既盡也盡食其所餘也
溫文（中庸注）溫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復時習之
前星（漢書五行志）心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東序（禮記）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注）東序大學在王宮之東
漢莊　後漢孝明帝名莊
周誦　周成王名誦
龍樓（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鮑俎（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紫渙（柳宋元為樊左丞讓官表）倚紫垂收紫渙俯矜丹誠（注）紫渙謂詔書也
嫠不恤緯（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注）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尸不越樽（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雞觀（封禪儀）泰山東南有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
汾陽　見上姑射注
長嬴（字典）

羸盈同夏為長羸　周急（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　含垢匿瑕（左傳宣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奔馬（管子）赦者小利而大
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無赦者痤疽之礦石
也（注）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　肆青（書舜典）眚災肆赦（注）眚謂過誤災謂不幸（傳）肆緩也
過而有害當緩赦之　三微（後漢章帝紀）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三微者三
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
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
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　五運（韻府）五行氣化流轉之名　攝提（爾雅）大歲
在寅曰攝提　大簇（史記律書）正月律中大簇（注）大簇者言萬物簇生也　青馬　高橋
氏曰後世用白馬為白馬節而尚讀為阿邊字麻者變古訓也　肸蠁（漢書注）師古曰肸蠁盛作

也（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注）肸蠁言福如蟲群起也　損上（易象傳）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寧儉（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　曾枝（揚頌）曾枝剡棘圜果搏兮（注）曾與層同　十
五大寺　見拾芥抄　雲母珠（淵鑑類函）雲母五色其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又）服
雲母壽三百年　三長齋月　正五九月　祭如神在（論語）祭神如神在
醋食　或曰猶齋食　多稌（詩周頌）豐年多黍多稌（字典）稌稉稻也　就日（史記）
帝堯紀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靡記（司馬相如封禪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父罔幾也　槐棘（字典）九棘外朝也（周禮秋官）面三槐三公位焉（又）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
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俶載南畝（字典）俶始也載事也（詩小雅）俶載南畝
灌佛（楞嚴經）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灌會中諸大菩薩
龍髯（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小臣悉持龍

髯髯拔墮黃帝弓故後名其處鼎湖　屬紼（禮曲禮）助喪必執紼（注）引棺索也　茶蓼
（零參感舊賦）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集其茶蓼（詩周頌）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苴
葈（字典）苴麻也葈俗枲字有實為苴無實為葈按苴葈謂喪服也見儀禮喪服傳　以日易
月　見上第二十三漢魏二文注　羲農　伏羲神農　勛華　帝堯名放勛帝舜名重華
寘懷（詩小雅）寘予于懷（注）親之也

本紀第二十六

沈首（劉向九歎）若龍逢之沈首王子比干逢醢　阽危（漢書食貨志）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
是（注）阽音閻欲墮之意　推溝（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軒昊　黃帝軒轅氏大昊伏羲氏　駕說（揚子法言）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者駕說者
也如將復駕其所說莫如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金口木舌鐸也言莫如使諸儒宣

揚之也　聖荃（字典）荃香草也　萠俗（字典）萌通氓　山城五道　按續
日本後紀山城五道謂宇治橋大原道大枝道山崎道淀渡　分憂之職　謂國守見職原
抄　銅墨　銅印也墨墨綬也（通鑑注）墨綬三采青赤紺　恪居（左傳）敬共朝夕恪居
官次（字典）恪敬也　單父之民（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清河之吏（北齊書）宋士良為清河大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　徽纆
神門及代至老人丁舍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爭政清亦徹底
（玉篇）徽大索也（易坎卦）繫用徽纆　遺塵（魏都賦）魏地者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　三
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　盾列山池上陵　或曰盾列南北二山陵南陵成務天皇北
陵神功皇后　遲明（字典）黎明也（前漢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匝（注）遲未也天未明之頃也
竟宴　青山氏曰有盛事而於功之後設宴故曰竟宴　闌入（說文）妄入宮掖也

雁行（類函）子思曰東戸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　雉飲（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上宿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騶虞（詩）召南注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水伯（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呉是為水伯

鴻漸（易注）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也　波臣（莊子外物篇）周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玄枵（爾雅）玄枵虛星子位之次枵虛耗之名北方樹木皆虛从木色黑故曰玄玄（左傳）作元　（丹軸）（津伯）

鱗宗　寒川　王仲任（後漢）王充字仲任　左近衛陣（拾芥抄）月華門內（爾雅）堂途謂之陣（注）堂下至門徑也　炬屋（江家次第）東西火炬屋（注）東置月華門北掖西置紫宸殿西掖主殿寮役之　刹（字典）佛塔也　方相（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本紀第二十七

金刺福貴滿　龍尾道（通鑑注）築道陂陀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若龍垂尾故曰龍尾道　集蓼見上第二十五茶蓼注　（封壇馬齒）　日前國

懸　伊太祈曽　銅龍（後漢書張衡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形似酒尊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　梟禽（按）梟梟首也禽擒通　挾纊（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陽秋　陽秋春秋也避晋簡文后諱阿春　穀杖（字典）穀剛卯也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見（延喜式）及（年中行事）　椒魚（倭漢三才圖會）頭面似鮎身似守宮畧有山椒香故又名山椒魚　忸怩（孟子注）忸怩慙色也　粈　八埏（字典）八埏八地之八際（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埏　札瘥（左傳昭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

隱首括出（考課令）隱首無名之民自來而首也括出謂籍帳無名而官司勘出者　圓丘（史記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彤庭（西都賦）玄墀丹砌玉階彤庭　緹史（蘇頲韋抗碑）跡滿清時車昭緹史

左衛門陣（拾芥抄）建春門院東西三門號左衛門陣　直盧（拾芥抄）太政大臣大納言宿盧職曹也職曹司陽明門內在近衛府西　巖廊（漢書董仲舒傳）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注）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甄陶（何晏景福殿賦）甄陶國風（注）李善曰埏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　秋典刑法

也　履校（易噬嗑）履校滅趾（疏）謂梏其行即械也

本紀第二十八

園韓神　園一座韓一座　鎮魂祭（令義解）謂人陽氣曰魂言招離遊之運魂鎮身體之

中府故曰鎮魂仲冬寅日行之　十陵（拾芥抄）十陵隨時廢置但天智天皇山階陵永不廢　四墓多武峯愛宕護葛野後葛野後增至九墓（拾芥抄）九墓隨時廢置　螟螣（詩小雅）去其螟螣（陸璣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傳）食葉曰螟　結御魂緒高橋氏曰鎮魂祭之時結緒以鎮安天皇之神魂者　芻狗（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五緯五星也

二離（傳咸詩）二離揚清暉（注）二離日月也　透撞兒（韻府）作逸撞兒（張說詩）險哉逸撞兒　百金賭一擲　童丱（字典）丱兩角貌　狗齊（史記）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注）裴駰曰狗疾齊速也　廸哲（書無逸）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注）廸蹈也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廸云者所謂弗去也　四履（左傳）僖四年賜我先君履（注）謂所踐履之界也　御靈會（拾芥抄）吉備丸早良太子伊豫親王藤原廣嗣橘逸勢藤原吉子文宮田丸火雷天神謂之八所之御靈　任子（類函注）以父任為郎也（文

歟過考任子法始於漢備於唐　細羅（本書新羅傳）新羅東方別島　貢蘇　蘇牛羊乳所造陶隱居云乳成酪酪成蘇名異實同貢蘇車詳（延喜式）　燒尾荒鎮（聞見記）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見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令宴謂之燒尾　各務　十步（北史隋煬帝紀）方今區宇平壹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乏孝秀　錫紵（假寧令）凡天皇為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注）錫紵細布即用淺墨染也　寶露（拾遺記）高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露至堯時猶存舜遷寶甕于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堯以寶露賜群臣　羸犬得吐菽粟（淮南子覽冥訓）黃帝治天下狗羸吐菽粟于路　崇朝（詩衛風）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注）言行不終朝而至也　急景（樓鑰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詩）我携舊記訪陳迹正恐急景不得延　迅商　謂風　偃苗（尚書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　壞室（漢書王商傳）成帝時京師民相驚言大水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二上　本紀　二十九

至百姓奔走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王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果訛言　季祿　高橋氏曰四季所賜之祿也　宛　然（字典）猶依然　河壖（字典）壖岸邊地（史記河渠書）故盡河壖　鴟尾　尾上之節（事文別集）蚩尾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蚩吻水之精也能卻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　垂鴻（南都賦）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勤崇垂鴻與山無極　牲璧（詩雲漢）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注）圭璧禮神之玉也　堯之冷葛（周書武帝紀）唐堯疏葛之衣粗糲之食　舜之輕塯（字典）塯盛飯瓦器也堯舜飯土塯見（韓子）　佳珠子　開聞神山　紅粒（漢）文帝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勝食　結跏趺坐（字典）跏趺大坐也（婆沙論）結跏趺坐是相員滿

本紀　自第二十九　至第三十

樣銅　丹墀（說文）涂地也（禮）天子赤墀（徐曰）階上地也漢制青瑣丹墀（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初以玉石曰玉墀　青鄣（字典）鄣與障同步障也　柘燧（淮南子）孟夏之月爨柘燧火　葭灰　見上第二十三灰飛寒律注　蒲智比咩神　擬階　奏（四月七日行事謂大臣奏列見成選者以進階也見（公事根源）　陰鶴之吞聲（易繫辭傳）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定水（五燈會元）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六宗（書舜典）禋于六宗（注）謂所尊祭者其祀有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　茜紅花交深支子色　大横（漢書文帝紀）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于是代王乃詣長安　十列　騎馬法也　五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春秋法五始之要（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革故鼎新（易雜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二上　本紀　三十

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再躔（說文）躔踐也（徐曰）星躔次星所履行也　祿稍（儀禮聘禮）惟稍受之（注）稍廩食也　爛石（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　懷山（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九載績用弗成（孔傳）懷包也　告身（唐選舉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松苗曰位記唐謂之告身　祧祏（韻府）祏宗廟主　磐石（漢書文帝紀）漢祖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維城（詩）宗子維城　反汗（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心星宜肖帝子之名　見上第二十五前星注　岱岳曷辭天孫之號　見上第二十二岱嶽注　御體卜（弘仁官式）凡御體卜者神祇官中臣率卜部等六月十二月一日始齋卜之九日卜竟十日奏之南殿儀見（式）

本紀　自第三十　至第三十二

園池司絹笠紫野　屬星（江家次第）端笏北向稱御屬星名字（注）是北斗七星也子年貪狼星丑亥巨門星寅戌祿存星卯酉文曲星辰申廉貞星巳未武曲星午年破軍星　十

六社（拾芥抄）伊勢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稲荷春日大原野石上大和大神廣瀬龍田住吉丹生貴布禰　二十二社（拾芥抄）住吉下加日吉梅宮吉田廣田祇園北野六社為二十二

在琁璣（書舜典）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在察也美珠謂之琁璣機也以琁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横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鳴條之響（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王充論衡）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按一歳凡七十二風也　金

科（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注）法令也　高御坐（在紫宸殿）　前裁合　小朝

拜（公事根源）臣下元日拜天子也　御衣（釋名）婦人上衣也　五龍祭（宋朝事實）

眞宗時知揚州魏羽上祀五龍祈雨法　充斥（左傳襄三十一年）寇盗充斥（注）充滿斥見言其多　居諸（詩邶風）日居月諸　長比賣（延喜式）作手長比賣　野穀旅

生（後漢書光武紀）野穀旅生（注）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　旬宴（公事根源）天子夏冬之月始賜群臣宴也　東丹（韻府）本渤海國也　啓沃（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　岫崎

闕　石清水三綱（見上第十二）

本紀（自第三十四至第三十六）

定考（公事根源）謂撰六位以上之行迹恪勤者加階也　列見（公事根源）二月十一日式兵二省舉六位以下有藝能者諸大政官上卿察見其容貌之儀也　五雲（唐小遊仙詩）西漢夫人下大虚九霞裙幅五雲輿　汾水（見上第二十五汾陽注）　九霞（見上五雲注）

荆岫之駕（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按九嶷山一名蒼梧山在荆州

丹茱（風土記）九月九日折茱萸房插頭可辟惡氣　鹿鳴（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五美

（鍾會菊花賦）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黄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晩登君子德也冐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四界祭（朝野群載）山城和泉界會坂界大枝界山崎界若京城有疫行此祭　驪翰（禮記）夏后氏尚黑戎車乘驪殷人尚白戎車乘翰翰白色馬也　銅

管（唐無名氏葭灰應律賦）葭灰陽物銅管陰物陽物以健動為宜陰物以虚受為器　玉燭（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黄砂（晉書職官志）秦始四年置黄砂獄治書侍御史一人　上

春（梁元帝纂要）孟春曰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　東漢之君（前漢孝文帝）

雊雉之雉（見上第十六雊雉注）　退舍之星（見上第十六熒惑注）　桙星

神態御庫　大刀契（桃華蘂葉）大刀四柄者累代之璽也契者親王大臣及諸

衛之契符也　轀（字典）轀藏也　東對（對、對屋也女官所居）　神嘗（神祇令）季秋神嘗祭（注）神衣祭日便即祭之（又）神衣祭（注）伊勢神宮祭　年官（見下第三十七）　菓下

馬（通鑑注）漢廐有菓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菓下乘之故曰菓下馬　貞節

兵主　月草三旬（堯時蓂草生于庭月一日一莢生十六日一莢落）　風

條五日（見上第三十一鳴條注）　馮相氏（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歳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一章（左傳僖五年）日南至（疏）步曆之始以朔旦冬至為首曆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十九年閏月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曆者以其章部為法以知氣朔　圜扉（周禮）以圜土納之（注）圜土獄地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

本紀（自第三十七至第四十四）

戒樓船（漢書薛廣德傳）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乗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
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乗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乗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折殿檻（漢書朱雲傳）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上問誰對曰張禹上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得從龍逄比干遊
于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忘緯見上第二十五恤緯注　炙背（見列子）又嵇康與山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
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抖擻行脚也　年官年爵（職原鈔）見任公卿納言以上有
封戸職田又毎年除目有年給大臣隔年任諸國掾大納言三年一度任掾一人參議者不任掾但獻五
節之翌年給之其外皆給目一人史生一人是分其俸之儀也　欵曲（師古曰）周旋也　梓
神木（高橋氏曰）神木似梓者　水乞鳥（高橋氏曰）翡翠之類　章明親王

雙離見上第二十八二離注　漢徹漢孝武帝名徹　除目（職原鈔）注任官
曰除目　說孝　朝餉几帳　丘皇之風（宋宜帝王世紀）神農氏之
末有熊氏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于壽丘　垂衣（易）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荒服（書）五百里荒服（注）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
四角祭於京城四隅　十全（周禮天官）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十全為上十
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越人見下第四十九扁鵲注　漢
蒲之膳（後漢書）明帝永平八年報楚王英詔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有截
（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箋）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刀伊夷狄名　牛漢之星
（北史）晉永嘉中歲星鎮星熒惑太白聚牛女識者以為興王是歲元帝即位　三加（禮記）冠於
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初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　四行（晉書）輿服

志殿中司馬中道都尉在左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或曰孝弟忠信　御厨子所　七
瀨禊（拾芥抄）河合一条土御門近衛御門中御門大炊御門二条末也　九垓（司馬相如）
封禪書上暢九垓（注）服虔曰垓重也天有九重　喪恃（詩小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講
論宴座見（江家次第）　泰山府君（捜神記）後漢胡毋班嘗至泰山側為泰山府君
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　明聖之縡（前漢揚雄傳）上天之縡（注）師古曰縡事也讀與載同
內印（公式令）天子神璽內印方三寸五位以上位記及下諸國公文則印外印方二寸半六位
以下位記及大政官文案則印　九有（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祖　青魚　江佐國大江佐國　三木縛囚人木在頸及手足　萬
柳按取除害之義也（宋史陳堯佐傳）堯佐知河南府徙并州汾水暴漲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
賴其利　青祇（張協詩）春郊禮青祇　玄義文句止觀謂之天台三大部法

華經注解

本紀自第四十五至第四十八

翠嬀之水（河圖挺輔佐）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
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流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
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黃軒之丘（史記五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
女是為嫘祖　虛舟（蘇軾詩）芒鞵不踏利名場一葉虛舟寄渺茫　射山見上第二
十五射姑注　（照三照九）　允文允武（詩魯頌）允文允武照格烈祖
石灰壇在清涼殿中　南榮（字典）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禮記）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
（注）榮屋翼也　季御讀經（江家次第）春秋二季請百僧於南殿讀大般若經　所
衆（拾芥抄）所衆（注）藏人所也　上霧按樂調名見（體源鈔）　姬旦周公姓姬名旦

翌日之舊儀 按翌日明日也 儀見江家次第 蒸蒸 史記父頑母嚚 弟傲舜能和以
孝蒸蒸治不至姦注蒸進也言父頑母嚚弟 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 藤杜
社 伊雜宮 千木 屋頭之飾 帝範 舊唐書敬宗紀著 作郎韋公肅注太
宗所撰帝範十二 篇賜錦綵百匹 催馬樂 白業 淨住子白淨之 業截不足言煩
惱重帳森然滿目傳燈錄達磨謂南 天竺王曰汝勤修白業護持三寶 秋官 周禮司 寇刑官
之 屬 麻續機殿 象繪蝶丸 高橋氏曰拾芥抄有 笙名蝴蝶繪蜂丸
綠毛龜 晴儀 釋奠有晴 雨二儀 三省政 行事悠 紀主基

本紀自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二

將軍塚 或曰在東山長樂寺上方今呼粟田口圓山 大和本紀延暦年間遷都之後勅使作八尺
土偶人瘞之東山之巓因祝曰苟宸居變豫呈祥 兆謂之將軍塚一說祀經津主命武甕槌命於此

湫隘 左傳昭三年湫隘 囂塵注湫下也 三山 熊野三山本 宮新宮那智 鴨合
百錬鈔 鴨作鴨 鹿谷 蔀屋 小朝熊神殿 善根 舊唐 書高
祖紀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 斷除貪欲所以弘宣聖業修植善根 茨岫 顧雲武 賓客嵩
山舊德詩序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崆 巖鳴鑾茨岫遙飛鶴版親授蒲軒 十力之加護
見法 華經 銅鉡 請室 韻會請室請罪之室也前漢 書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耳
金商 謂秋 氣 三呼於中岳 史記封禪書天子東幸 候氏禮登中岳太室從
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或曰武帝登 嵩山乘屬在後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上池 史 記
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注謂水未至地 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以和藥服之 大雄 釋迦 之美
號 扁鵲 史記勃海郡鄭人 姓秦氏名越人 雷雨之解 易雷雨作 解君子以
赦過 宥罪 三五 史記天官書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注 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

又為天數者必通三五 索隱注謂三辰五星也 揄歷 字典晚景曰桑榆 歷行也日運曰歷 歷
梓慎之奏 左傳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 鄭其饑乎按梓慎魯大夫 鐘靈中
呂律 按禮記四月為中呂此蓋 指前四月大極殿火而言 丹府 陸機辨亡論 接士盡盛德
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按字 典赤心無偏曰丹府通贍 政李 字典李 與理通 先蒼
蠅告市之聲 稗雅蠅成市于朝蚊成市 于暮按言希蚊大平也 彩鳳巢閣
之翅 元稹詩舜持干羽苗格 堯用咸池鳳巢閣 溘然 字典溘 忽也 覂駕
說文覂反覆也前漢武帝紀泛駕 之馬師古注泛本作覂後通用耳 撝謙 易謙卦撝 謙王弼注
指撝皆謙也 撝手指麾也 額西寂 或曰備 後人 卿公義圓 行家 將
玄宮北極祭 卓氏藻林玄宮猶今之大清真 境北極即北辰祭之以祈福

本紀自第五十四至第七十三

畏途 莊子夫畏途日殺一 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不空羂索法天曹地府
泰山府君 三祭名泰山府君 見上第四十四 流鏑馬 流鏑馬笠懸 犬追物謂之
三 騎 射 於久夜麻能於杼呂我志多毛布美和計底
美知阿流余存斗比斗珥志羅世牟 青山氏曰於杼 呂荆棘也言雖
深山荆棘之下足能經過之則見 有路以與欲令人知世之有道也 皇雄革故之文
或曰易革卦離下兌上離有雄雉之象故 曰皇雄此卦初九為主爻故曰初九之道 帝鴻 史 記
索隱黃帝號有 熊亦號帝鴻氏 經都緯俗 北史文苑傳序窮神知 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
俗藏用 於百代 萬機旬 或曰儀式 也旬猶時 河勾 時田 氷樣
江家次第氷有様 奏也以石為寸法 內論義 見公事根源 及江家次第 椿葉之
影 按譬皇統也莊子逍遙遊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華平 孝經 援神

契德至於地則華平盛宋書符瑞志華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漢章帝元和中華平生郡國東京賦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御裳濯川

修正駒谷氏曰正月八日公事

宴穩坐見江家次第

竪義或曰評論章理也

網代魚梁也

百度坐江家次第釋奠王卿以下着百度坐注允亮云昔文帝曰勤公之者雖一日百度可給百度謂飲也釋奠百度座饗太炊寮儲之

玄上琵琶名

笠懸見上流鏑馬注

殉三良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黄鳥之詩

藏寶玉史記始皇本紀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

藎忠爾雅釋詁藎進也詩大雅王之藎臣疏藎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酒勾

正督

搒廣韻國也左傳襄十年囚諸樓臺搒之以徇

大日本史輯解卷之上終

大日本史輯解卷之下

加賀　岡島正直著

列傳 自第一至第二

禕翟（皇后之服畫翟故曰禕翟）　小橋君　武石彥奇友背命
瀛津世襲　緄其姫　緄其弟　大綜麻杵　彥湯
産隅命　姥津姫　千千衝倭姫命　遠津年魚眼
眼妙媛　葪瓊入媛　土物　迦具夜比賣　袁邪
弁王　大酢別皇子　渟熨斗皇女　蘰武媛　御
刀媛　五十功彥命　澇來田皇女　紀菟野皇女
和珥日觸使主　小甂媛　河派仲彥　櫻井田

部男鉏　隼總別皇子　阿波旋辭摩（通證）淡路島也　異椰
數多那羅彌（彌兩也並也）　阿豆枳辭摩（小豆島也）　異椰數多那羅
彌（重言）　豫呂辭枳辭摩之魔（美島也）　儴伽多佐例（令執偏去）
也　阿羅智之（荒散之意）　吉備那流伊慕塢（在吉備妹也）　阿比彌
菟流慕能（相見者也高橋氏曰言妹者我平常所相見者猶兩島相對而執數去其一偏使缺）
孤立不得復相見乎哉　波區藝縣　御綱葉　播梭皇后
若日下命　劍刀太子王也（高橋氏曰劍刀冠詞也）　鳥往來
高橋氏曰猶冠詞也　羽田之汝妹者（通證）羽田矢代宿禰之女黑媛　羽狹丹吉（今野郡有羽狹山）
葬立往（言既葬之）　狹名來田蔣津之命
（通證）蓋黑媛之別號　羽狹丹葬立往也　鯽魚磯別王　裀（玉篇）

進身衣　櫟井　和餌勢故餌夫也（通證）音　句倍枳謀臂多
利（可來夜也）　佐瑳餓泥能（歌辭發言也）　區茂能於虛奈比（通證）蜘蛛
擧動也　虛豫比辭流辭毛（今胥驗也）（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　隆佐
瑳羅餓多（通證）謂邇之枳能臂毛弘也　錦細等枳舍氣
帝也（辭放）　阿麻哆絆泥受迹（不雖數四弃也）　多儴比等用能美
唯一夜而已也　押木珠縵　負嚢者　樟永皇女　跌萼
（顏）額作跗（北史李賢傳論）李賢和兄弟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
比焉　衾田　荳角皇女　泠田小望　三尾堅械
上殖葉皇子　火焰皇子　明器明衣（葬時所用之器服也）
春日日抓臣　菟道磯津貝皇女　菟道貝鮹皇女

太姫皇女　錦代皇女　水主内親王　耶面刀
自大伯皇女　大魏娘　穀媛娘

列傳 自第三至第五

千尋葛藤高知天宮姫　光明子　段常布（主計式）凡諸國
輸庸一丁布一丈四尺（注）二丁成段三丁為端（賦役
令注）次丁一人歳役五日若收庸者布一丈三尺是
為常一　禰宜内人物忌（三神官名）　安積親王　葛城寺
乃前在也豐浦寺乃西在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櫻
井爾白壁之豆久也好壁之豆久也於志止度刀志
止度然為波國曾昌由流也吾家良曾昌由流也於
志止度刀志止度（高橋氏曰之豆久沉著也於志止度止度刀志止度為節之辭也）

轗軻（字典不遇也車行不利曰轗軻故人不得志亦謂之轗軻） 營魂（老子道德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注營魄也一曰衛也） 安敕內親王 老人 高子

貴命 飯高宅眉 源賢 治田麻呂 全姬 糉（字典作弄切蘆葉裹米角黍也） 尚藏（女官名） 丹墀池子 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注造成也）

申厭之制（或曰申伸也厭屈也父在則為母期不在則為母三年之類） 貞登 福當麻呂 小童子 明子 職院 靜子

二分官一分官（高橋氏曰謂掾目史生為三分官一分官即史生二分官目也） 長鑒 長猷 堯宇治陵（按堯華猷） 允明

列傳 自第六至第十二

髮鬒而長（詩鄘風鬒髮如雲傳鬒黑髮也） 阿布佐加茂波底波由岐岐能世基母為受多豆彌氏斗比古岐奈波加陪

佐餌（或曰用阿波世多岐茂能受古餌字謂之沓冠阿波世多岐茂能鍊合之薰香也受古餌少也）

臧兒（漢書孝景王皇后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按於武帝為祖母） 朌代（字典朌遠也）

三傳一旨（按三傳左公穀一旨春秋也） 酸漿（爾雅葴寒漿注葴一名寒漿今酸漿草本草一名醋漿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 任人（高橋氏曰屬官也）

高禖（字典天子求子祭名禮月令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陳澔曰高禖先禖之神高尊之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

四德（後漢書皇后紀論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注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茅土（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授之謂之茅土 按）

胡飲酒（樂曲名） 欐何欐國王欐八重潮路波寄欐 帥典侍 小習局 廊御方 古乃宇閇

能於母比波阿羅自闢禮奈佐乃伊能知與佐禮婆伊闢乎加岐理存 和須禮濔波加美毛阿波禮斗於毛比志禮古古呂豆久志能以珥志倍能多備迷愚利岐氐津比珥須牟倍岐津岐加藝能志婆志久毛流速柰珥柰藝久羅牟 岐美賀波夜阿岐能美夜為珥宇津流倍岐保杼遠毛美治能以呂珥古曾志禮 智羅傳柰保知斗世能阿岐毛以呂曾倍與波古夜能夜麻能美禰能毛美治婆（婆古夜謂藐姑射）

列傳 自第十三至第十四

速瓶玉命 御井宮 甘美韓日狹 鸕濡渟 止

筌淵 菨（字典水草也） 少名日子建猪心命 忌瓮

和珥武鐰坂 紐結命 覺賀鳥（鵄也見和名抄） 袁邪本王 曙立王 菟上王 迦邇米雷王 遠津閇男邉 袁邪辨王 裸伴 石社別命 不知來入彦命 襲小橋別命 色已焦別命 神骨 兄遠子 日本童男 石占横立 乳近稚置 取石鹿文

宂濟 柏濟 浹辰（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注自子至亥十二日也字典辰日也浹周匝也） 珥比麼利（通證郡名新治也） 菟玖波（郡名筑波也） 塢（助師）

須擬氏（通也） 異玖用加彌菟流（熟夜寢來也） 伽鐵奈倍氏（通證屈並也屈指而數之） 亨用珥波虛虛能用（於夜者九夜也） 比珥波苫

塢伽塢（於日者十日也下塢字歎辭自含過之之意）　吾嬬國　居醒泉

袁登賣能登許能辨爾和我於岐斯都流岐能多

知曾能多知波夜　宮主宅媛　意富富杼王　考

羅濟　標擗（按標標之誤擗辟通（詩邶風）寤辟有標（注）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比佐

箇多能（歌解）發語　阿梅箇傩麼多（天織也）　謎廼利餓於瑠箇

傩麼多（鷦鳥之織機也）　波揶步佐和氣能（速總別皇子諱也之也）　灑

於須譬（御襲也）　駄泥（禳備之意）　破夜步佐波（歌解者也隼）　阿梅

珥能朋利（登天也）　等珥箇概梨（飛翔也）　伊菟岐餓宇倍能

五十槻之上也　娑毗岐等羅佐泥（令捕鷯也）　攬食栗林　荇

菜（詩周南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注）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葉浮在水面言彼參差之

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　韓俄　來田

綿蚊屋野　上宮廐戸豐聰耳皇子　白膠木　四

天王（駒谷氏曰所謂須彌四天東方持國天南方增長天西方廣目天北方多聞天）　五戒

（毘尼藏經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偸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四生（胎卵溼化）

餮（字典音鐵（左傳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靡盬（詩唐風王事靡盬（注）盬不攻緻也）

磯城島宮（欽明天皇）　伊波能杯備（通證石之上也）　古佐屢渠梅

野倶（小猿燒也）　米渠梅多備母（米尚也）　多碍底騰褒羅栖（而捧）

（行去也）　歌麻之之能烏賊（山羊之老翁也）

列傳　自第十五至第十七

夾膂（和名抄几膂）　泰大藏萬里　榛姬　墻岸（袁宏三國名臣

贊（遐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墻岸高嶷）　三使王　三長真人　紀

政尹　三直王　庸取王　敢火女王　鹿深（或曰鹿深）

甲賀（國音通近江甲賀郡）　奄智　柘館（徐陵玉臺新詠序椒房宛轉柘館陰岑）

馬相野　安典王　遂良王　楊雄王　木連　晨

直　泉樹　而瑳未守　同塵（老子淵乎似萬物之宗和其光同其塵）

扶轂（蜀志張嶷傳嶷為越巂太守十五年邑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涕泣）

懸解（莊子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注）縣與懸同）

忘言（莊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鎮　澄　淳王　小

祥（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　本命辰（謂始生之日）　忘筌（莊子

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字典）筌取魚竹器）　千木（段干木）　魏侯（魏文侯）

恭　任　慾　就　矜　建　見　治　副　溫

激　浣　凝

列傳　自第十八至第十九

東華上序（謝莊太子元服表　問東華飛英上序）　四禮（按謂四行禮見本紀第四）

十一　大伯（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周大王之三子

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劉疆（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建武二年為太子十七年母郭后廢疆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諸

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孝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　青蒲（漢書史丹傳丹以親密臣得侍

視疾候上間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之上（應劭注）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効

甫田郡　興扶　修平王　兼似　朝鑑　隨時

答志島　悲哽（字典）哽咽塞也　緇素謂僧俗緇黑衣素白衣也　紆
陵（帝王世紀）堯母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帝于丹陵　紺頂能仁　釋氏曰釋
迦之尊號也　釋樹按謂紗羅雙樹　友于（字典）兄弟為友（書君陳）惟孝友于兄
弟　星苑（李嶠）邑從教閱詩雲匠壁日羽星苑聳天振　諸天按謂三十三天尊見
本紀第十七帝釋注又出本書藤原廣嗣傳可考　款顏（孟浩然詩）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
（字典）款誠也愛也　縣官（字典）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北海（唐書
李邕傳）邕之文于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
海　東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美鬚髯要大十圍顯宗甚愛重之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崔頤荅藤章王書）雅道邈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
斗藪按抖擻同見本紀第三十七　澤損（易損卦注）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　寧

幹　綏之　邦紀　廉承武（古事談）貞敏往唐為廉承武習一年之間究習
琵琶之曲　國珍　經生　蕃基　佐材王　佐藝
列傳自第二十至第二十六
鍛鑷　未至三十期（史記孔子弟子列傳）顏回字子淵年二十九髮盡白　秋
興詞（文選潘岳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半臂　葉二
撥絃（字典）撥敲絃之物　至光　雙調曲調之名　崇象　鴻
跖花　青經君　御子左大臣　曾隱欲營菟裘（左傳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
公于桓公而請弑之（注）菟裘魯邑　赤奮若（爾雅）丑也　子仲（前漢書鄒陽傳）於陵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注）子仲陳仲子　虎而冠兮（史記齊悼惠世家）大臣議欲立齊王

而琅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梟也鏡兮（前漢郊祀志）人有言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祠以解罪求福梟鳥食母破鏡似貙食父黃帝欲絕其類
故使百吏祠皆用之（字典）破鏡獸名　磷緇（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磷
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不歠其釃（史記）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　不容何病（史記）顏回
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扶桑（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
扶桑是謂晨明　龜山（韻府）龜山在博縣北二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而懷魯（古龜

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靈均（離騷）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
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淫蛙（魏武帝與王脩書）空聲月貫淫蛙亂耳　沕
穆（字典）深微貌（鵩鳥賦）沕穆無窮又（廣韻）摩滅謂之沕　淨名翁（發跡經）淨名大士是古金
粟如來（翻譯名義）維摩羅詰秦言淨名　玄元氏（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如亳州祠老子追
號太上玄元皇帝　喪馬之老（淮南子）塞上叟馬無故亡人皆弔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其馬將駿馬歸人皆賀叟曰此何遽不為禍乎　夢蝶之翁（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
然胡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　無適無莫（論語）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注）適專主也莫不肯也　如如之義（禪燈錄）如如常住不遷也　伊陟
慶滋保胤　延信　正親正　別納　戚里（字典）漢制
長安有戚里人君姻戚居之後世因謂外戚為戚里　是定（高橋氏曰氏長者之類）　余

能奈加波宇岐布志志藝岐玖禮多計能奈妬以呂
加倍底美妬利奈流羅牟　古古呂加羅玖羅波志
夜麻能余速和多利斗波牟斗毛世彌能利能美知
速波　宇岐奈我羅曾能麻豆夜麻能加多美珥波
古余比曾布治能古呂毛速波岐流　悉曇（駒谷氏曰西域所用梵書波羅賀磨天所作（名義集））　優婆塞（釋氏經比丘比丘尼出家二衆也優婆塞優婆夷在家二衆也）　柞谷宮　內侍原好專　重繭（戰國策足重繭而不休息（注）足傷皮皺如蠶繭也）　忍辱（江總棲霞寺碑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韻府）忍辱衣謂袈裟也亦名忍辱鎧）　伽梨（翻譯名義西域記云僧伽胝舊訛云僧伽梨唐言重複衣（集韻）淵海初迦葉尊者以正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無法無法無非法何于法中有法有不法乃奉世尊僧伽梨衣于雞足山入滅）

竹園王（謂親王）　申生（晉獻公太子事詳左傳）　扶蘇（秦始皇長子事詳史記）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論語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　能因歌（都遠婆霞斗共珥出志加秋風曾吹白河能關）　藤原雅經歌（馴馴氏見志波名殘乃春曾斗毛奈杼白川能花能下陰）　津守國夏歌（東路乃關迄行加努白河毛日數經努禮婆秋風曾吹）　津玖豆玖斗奈鵜迷玖羅志氐以利阿比能加禰能於斗珥毛岐美勤古比志岐　說成親王　驪烏（僧祇律阿難有親生二小兒孤露阿難養育之佛問是二小兒能作此驪烏未答能佛言聽作驪烏沙彌）　記剪（字典佛家作詩曰偈作文曰剪（黃庭堅與禪師書）受記剪）　飛白（墨藪飛白書蔡邕待詔門下吏堊帚成字所作見）　喝食

或曰為僧而未剃髮者

列傳　自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二

瀰磨紀異利寐胡播椰（通證御間城入彥也呼崇神帝諱而言者歟）　飫迺餓烏塢志齊務苫（將殺已夫也已指吾田媛夫指武埴安彥）　農殊末句志羅珥（不知部也末句助語言吾田媛嘗知天皇有將殺埴安彥部也）　比賣那素寐殊望（媛遊之為也此謂吾田媛來于香山為遊也蓋以刺吾田媛之辭反告之大彥命曉未然以垂鑑戒此乃神意也）　磯堅城神籬（高橋氏曰磯堅城謂板築之堅固也）　菟田筱幡　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歸國也傍國可憐國也　銀王　內外命婦（見本紀第十一）　野麻登陛儞（通證大和邊也）　彌我保指毋能婆（見之欲物者也）　於尸農彌能（郡名忍海）

也　苫能梅架紀佩屢（按苫菅之誤（通證）在此高城也）　都努娑之能彌野（角刺宮也衰稱之辭）　湯人廬城部武彥（高橋氏曰湯人官名廬城部姓武彥名也）　枳莒喩　託基內親王　伯麻呂　賀樂內親王　容姬　播豆郡　法水（梁簡文帝啓法水晨流文華夜落）　長宮（漢官儀帝母稱長樂宮）　穠李（詩召南何彼穠華如桃李（注）穠盛也李木名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斬衰（字典衰同縗（禮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齊衰惡笄以終喪）　絕傍朞（類函天子絕期（注）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　按察二位局

列傳　自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

哮峯　天羽羽矢（通證二羽矢也）　步靫　布都主　足尼

宿禰同　味饒田命　彦湯支命　伽牟伽並能（通證）神風也　伊齊能于彌能（伊勢海也）於貴異之珥夜（於大石哉也）異波

臂茂等倍屢（異發語 甸廻也）之多儴彌能（小螺也）之多儴瀰

能（重言多也）（貝）阿誤豫阿誤豫（吾子也親將卒之辭 重呼者示意切也）之多

儴彌能異波比茂等倍離（反覆言之也）于智氏之夜莾務

擊而休息（之語助也）于智氏之夜莾務（疊言之也）於佐箇遖於朋

務露夜珥（通證忍坂大室屋也）比苫瑳破而（人多也 指廣而言）人異離烏

利苫毛（雖居也 雖入）比苫瑳破而（疊上句也）枳異離烏利苫毛（雖來）

入居也　彌都彌都志（有倭才之稱也）倶梅能固邏餓（來目子等也 指來目）

部也　勾彎都都伊（頭椎也）異志都都伊毛智（持石椎也）于智氏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十一

之夜莾務　伊莾波豫（通證今者也豫決定之辭 歌解豫語助）伊莾波

豫（通證言之也）眞阿阿時夜塢（阿阿咲聲也時夜塢猶言乎加志也）伊莾儴而

毛阿誤豫（伊莾今也儴而毛語助阿誤吾子也 豫呼而告之也言至今尚可笑也）愛

彌詩烏毗儴利（通證夷一人也猶言 愛彌詩毗儴利烏）毛毛那比苫（百之）

人也言夷一人（敵常人百也）比苫破易陪遖毛（人者言也）多牟伽毗

毛勢儒（不為敵手也）恰奘過（通證誘引之辭）鴨建津身命

武甕雷命　輪韓河（或曰山城相樂郡木津川本名）大直侶宇命

膕（正字通膝後曲節中也）天穂日命　天日槍　熊神籬

日楷杵　八竿八縵（高橋氏曰八竿八枝也無葉 故曰竿八縵亦八枝也有葉）

如縵故曰縵　弱水（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賢木（榊也）　帶方（國名）　八腹氏　百舌鳥野（日本紀作百舌鳥野）

柯武柯嗌能（歌解神風之也）伊制能伊制能奴能娑柯曳

嗚（通證一說娑柯曳略賢木枝 伊勢之野之榮也）伊裒甫流柯枳底（伊發語 祝懸也）

志我都矩屢麻泥爾（言迄已之盡也 奈以上言來女事以為序 盡終天年也志猶以）

下卒言御田車也　飫裒枳彌爾（於大君也）柯柁倶都柯陪（堅仕也）麻

都羅武騰（將奉也）倭我伊能致謀（我命也）那我倶毋餓騰

欲長得也　伊比志柁倶彌鐇夜（言匠可也）阿柁羅陀倶彌鐇

夜（高橋氏曰娑柯曳榮枝也伊裒甫流柯枳底五百曆杵也謂運轉材木志我都矩屢麻泥言下御田造）

摟開之時也　阿柁羅愛惜之辭

列傳　自第三十五至第三十九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十二

大雀臣　乎利宿禰　都怒（或曰周防都濃郡下角國同）　汙禮

斯伐　毛麻利叱智　富羅母智　鉏海水門　草

羅城　腰裾宿禰　沙白蓋盧　木羅斤資　沙沙

奴跪　商長首　止美邑　領巾麾嶺　耶麼能謎

能（通證山邊也郡名）故思麼古喩衛爾（小島子故也）比登涅羅賦

人（人衙也之意也）誇宇麼能耶都擬播（言馬之八匹也 八毛也）嗚思磬矩

謀那斯（無惜也 贊語助）　八維（王逸注天有八維）　鞅橋（鞍有前後橋）

左魯那奇　他甲肖　遡莫爾解　爾林（地名）　莫古

解　己能末多干岐　背評（日本紀注地名）　鷹集部登弭

火葦北（或曰肥後葦北郡）　阿斗桑布　彌賣島（日本紀注益姬）

島　膽振鉏蝦夷　肉入籠（通證）蝦夷方言曰志志利　問莬

蝦夷　朴市秦田來津　古連且逕二水名　脚帶行勝

之類　干支按幹技同謂宗族也　御食子　醜雄　額田部湯

坐連　邑治　臨淵（漢書董仲舒傳）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　吟澤見上

第二十不歡共讀注　皋夔皋陶夔並舜臣　訏謨（字典）訏大也（詩大雅）訏謨定命

召虎召公伯虎舜八元之一伯虎　祝詞　民小鮪　德麻呂

生靈　皇御孫　大三輪真上田迎君　忌寸老

粳麻呂　素盞嗚命　利金

列傳自第四十至第四十四

米餅搗大使主命　鞍作福利　蘇因高因高妹子音訓相通

別倭種韓智興按別倭種謂蝦夷種也　憶良　波斯國（類函）

大月氏之別種　弟枚　朴硝藥名　官戶謂役官人見（戶令）　良人良

也謂附籍人見（戶令）　專對（論語）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注）專獨也　嵯淵

山　武良士　平章（書堯典）平章百姓（注）平均章明也　輕界原大

宮御宇天皇孝元天皇　淨御原朝天武天皇　藤原大宮持統

天皇　紫香樂　不盡河　大生部多　孔王部山麻

呂　邑久郡　物理　元白元稹白居易　正親佐　咬

心（集韻）咬音狡（淮南子原道訓）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注）狡猾也　糙

（字典）粗米未春者　辛犬甘秋子　玄學（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

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　玉津（玉海）玉津園在南薰門外夾道為兩國　若木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

麟角（詩周南）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范處義云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

不憖（左傳哀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注）憖魚覲反且

也　掞天（字典）掞猶蓋（崔日知詩）賦成先擲地詞高直掞天　擲地（世說文學）孫興

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　閱川（類函死喪部）川閱水以成川人

閱世以成世　吐蕃（唐書）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　大食國（唐書）

大食本波斯地　主帳（拾芥抄）主帳帳縣錄事　凱島郡　膠庠（正字通）東膠周

學名（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注）上庠大學也　以牛角資造弓（後漢書）鮮卑有

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廣平王代宗　史朝義思明子　中

臣宮處東人　紀佐比物　膳夫王　懸萑進善置

木召諺注見本紀第九　呂霍呂尚霍光　伊周伊尹周公　積卒星名

見者五星　十地菩薩（法苑珠林）十地部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

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性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

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

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　四果聖人釋氏曰脩

陀舍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羅舍果謂之四果上四果者為聖人　三乘（法華經）三乘者一曰

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

得道也　舐糠（史記吳王濞傳）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注）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土盡則

至滅國也　三有（中文子）請問三有曰有慾有愆有不為天下先　頭陀安居（頭陀）

寺碑文注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擻也斗擻煩惱故曰頭陀釋氏曰住寺言安居　徐偃（水經注）偃

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淮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為楚敗

文種滅吳九術（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史記）越王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注）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斗筲（論語）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長短（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興於六國時短長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

山甫 周宣王忠臣（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比目（字典）魚名不比不行亦謂之鰈

誅無忌（史記）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郤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

京都郡　企救郡　板櫃　楉田　祇承人 或曰與接同所使出接賓者　咨炼

忠節　上道斐太都　倚伏（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扃夜臺 按扃扁誤（字典）扃外閉之關也夜臺謂墳墓

列傳 自第四十五至第五十一

鬼脉 或曰見（相經）晉郭璞相何晏曰鬼脉所謂鬼脈也　淨三　紀袁祁之

女粳賣　懸車 見下第五十六許廣德注　仗下（字典）唐制殿下兵衛曰仗

戰過薄深（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邦舊命新（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蒲柳 揚一名蒲柳生澤中（晉書顧悅之傳）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柳常質望秋先零

桑楡（字典）晚景也（後漢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楡

朽邁（字典）邁老也　淡海大津宮 天智天皇　剛雄　子老

淵魚　水次（漢書趙充國傳）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

九經 五經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　中臣習宜阿曾麻呂　祝

韓島勝與曾咩 或曰勝姓　時雨　陽侯麻呂　五將（漢書匈奴傳）漢遣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出塞匈奴遠遁是以五將少所得

再駕（左傳）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

抄士（續日本紀考證）抄子也抄捎蓋相通　內禮正

糺職大夫果安　蒸仁宮 松苗曰蒸仁鄉在山城相樂郡　匪躬（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吉彌侯部真麻呂　三農（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

輕島豐明宮 應神天皇

檜前忌寸　谷民　含弘（疏）弘含容之大也　陸奧蝦夷冠邉 按寇冠誤

呰麻呂　端右（通鑑注）尚書令也　伊佐西古諸

絞 伊佐西古諸絞日本紀鋏釧　八十島乙代　多犬養　綸言（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推轂（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佐味香飾麻呂　騰敕符 按騰音謄迻書也

益久島　八陣（蜀志諸葛亮傳）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筌蹄）聚石為之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九地（孫子）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端揆（舊唐書張說傳）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

坐塾（說文）塾門側堂也（前漢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　朝右（南史何承天傳）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

劉寛（後漢書）劉寛治民以蒲鞭示辱　嫺於采蘋（字典）謂飾也（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注）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

大姒 周文王妃　石火（劉晝新論）人之短生

猶如石火炯然以過　寓形苦壞（儀禮喪服）凡喪居倚廬寢苫枕塊　鼎湖見本紀第二十五龍輦注　拱木（字典）兩手合持為拱（左傳）僖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　蘋藻見上采蘋注　纏於松蘿（詩小雅）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注）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也　徂耀靡借按徂猶徂暑之徂徂耀靡借言光陰易過也　貌景於西峯按貌含也景日景也　岳神（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　台衮（字典）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又）衮與卷同（禮王制）三公一命卷　獻替（左傳昭二十年）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趙魏滕薛（論語）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

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絳侯嗇夫（史記張釋之傳）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爭為口辯而無其實文帝乃止（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　惟帝其難（書皐陶謨）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注）帝謂堯也　一切智智釋氏曰猶格物致知　世諦（釋典心經）有真諦有世諦世諦以世俗顯緣起之事諸法歷然勸臣子以忠孝勸家國以和治此依俗諦　蘀兮（詩鄭風）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注）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　尸素尸位素餐　取禾（詩鄭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爐（字典）心不欲為也　衰職（後漢書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注）毛詩曰衮職有闕謂三公也

列傳自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五

搶山劍壁按謂蜀劍山　榆枋（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乃今將圖南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培風（字典）培重也（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邦家之光（詩）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飛鳥之茸草（十洲記）東海中有祖洲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似瓜苗莽始皇時大宛中多死人橫道忽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遂活　流香之反魂（十洲記）聚窟洲有神鳥山多大樹與楓相類而花葉香名反魂樹伐其根于玉釜中煮取汁煎如黑餳名曰返魂香香氣聞數百里死者聞香氣乃活　三藥（雲笈七籤）神符白雪九轉此三藥並無雜類相挑　續命縷（拾芥抄）五月五日以五色系繫臂攘惡鬼令人不病一名長命縷或曰續名縷或曰臂兵縷　踴躇注見本紀第八　九萬解按解斛誤　任觀察使以

來按大同元年夏五月置六道觀察使　萠（管子注）民也　菜色（禮王制）民無菜色（注）食菜之饑色　難波朝仁德天皇　象賢（儀禮士冠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象法也　百里之任（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其才可以攝國政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　主政帳主帳同見上第四十三　臺及職國或曰臺彈正臺職左右京職國國司也　悠紀所主基所（大嘗會便蒙）悠紀之為言齋也主基次也次悠紀齋也　木綿　具瞻（詩小雅）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金玉乃音（詩白駒）毋金玉乃音（注）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執臺簡（陶輪贈房侍御詩）褐衣東府召執簡南臺先　玄豹（列女傳）陶答子名譽不興家產三倍妻諫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毛衣成其文采故藏以避害　解由（職官志注）凡官人有遷替則舊官署其任中事狀以付新官謂之解由也　家譯　耳劓按（字典）劓人末也　逆鱗（史記韓非傳）夫龍之為蟲

也可撥押而竒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金魚袋（制度通）本朝魚符之制有金魚袋銀魚袋之別魚符之袋以金或銀飾之也

定省温清（見本紀第十五）

種竹（晉書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檀越（書言故事）僧道稱施主曰檀越

依令光令著俗衣 依令令之令去聲

舊貫（字典）貫習也

銑樹（王勃乾元殿頌）黃雖璉耀太陽分銑樹之輝蒼震萬音少海控銀河之色（說文）銑金之澤者

銀潢 按天潢也見下第六十潢流注

列傳 自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九

返抄（字典）抄與鈔同官收物而給印信文憑也即今鈔關（職官志）凡京官以公事出使由官而遣其所經歷符出省臺移出府庫寮司皆致於辨官而請之內印使還也則返抄收於官

歸睪（正字通）睪與澤同（禮記）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燭武之語（左傳）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武見秦君師必退

趙孟之誅（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劉子歸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下春（淮南子天文訓）日至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

上庠（見上第四十膠庠注）

棲遲（字典）息也（詩陳風）可以棲遲

月制（禮記）凡養老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

油雲（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匪石（詩國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注）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

芰服（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

掛冠都門（後漢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僉曰（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注）僉眾共之辭

銀魚（見上第五十五金魚袋注）

天工（書）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集傳）庶官所治無非天事

絳縣老（魏志管輅傳）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外之諸侯用睦

白首郎（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杜甫詩）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

魏陽元（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郡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勸令不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外第文帝深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司徒以年老稱疾遜位以劇陽子就第賜安車騎馬門施行馬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者未之有也

薛廣德（漢書薛廣德傳）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懸其安車

綸綍（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綸綬也綍引棺大索也

稅累於薄葦（字典）稅音脫解也按葦疑葦誤薄葦猶草茅也

振領（宋史職官志）咸平四年揚億疏曰號令之行風教之出自上及下自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眾目張振領而群毛理

負薪（禮記）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莊舃（史記張儀傳）越人莊舃仕楚而病王曰舃故越人也亦思越否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臥漳之病（曹魏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亭育（見本紀第十五亭毒注）

號令之汗（見本紀第十六渙汗注）

匪席（見上匪石注）

結草（左傳）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初魏武氏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八屯（漢書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注）八屯各有司馬

庖丁（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

遂長

比屋而封之（漢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獬豸（字典）神羊能別曲直或曰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

瓜葛（埤雅）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姻遠者取譬瓜葛

[illegible]淵

桑梓 謂故鄉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字典）桑梓父之所樹

食椹改音（詩魯頌）翩彼飛鴞集

干泮林食我桑椹懐我好音(注)鴞悪聲之鳥也
空觀 釋氏曰見一切有為諸法悉皆觀無常者空無我也
淘風 (字典)淘與洮同清汰也
膏肓 (左傳成十年)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雉足 或曰凡有大饗則令河內交野郡獻雉腊夫執之先趨走尊者坐前之庭而後宰之以供稱曰尊者雉足
辟彊 按彊彊誤(史記呂后本紀)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注)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鳳毛 (南史謝超宗傳)鳳子超宗選補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世說注)鳳毛謂文筆有鳳凰彩也
酷似 按酷似父也
執經 (世說注)答難也

列傳 自第六十至第六十六

潢流 (史記)王良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附錄)王因表號派天潢(注)謂王孫公子也
知命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上壽 (左傳三十二年)爾何知中壽(注)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
和南 (翻譯名義)合掌作禮曰和南
平反 (韻會)錄囚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
鍾石 (字典)鍾與鐘通(沉炯陳武帝哀冊文)銘功德於旂常被徽音于鐘石
旂常 見上
(字典)常旂名
台鉉 按猶台鼎(陳書章昭達傳)初世祖嘗夢昭達升于台鉉
駿命 (詩)駿命不易(注)駿大也
九原 按九泉也(字典)原通作源
馬鬣 (禮記)孔子之喪子夏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注)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斧者上狹如刃殺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
龍光 (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紫泥 (字典)紫泥以封璽書者
緯候 (後漢書方術傳敘)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端賜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難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君山 (後漢桓譚傳)字君山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
蟫 (字典)餘針切白魚也衣書中蟲
韋竹之編 (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絶
四六二六 (革命勘文)易緯云辛酉為革命甲子為革令鄭玄曰天道不遠三五而反六甲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變三七相乘二十一元為一蔀合千三百二十年(曆運記考)四六二百四十年二六百二十年也
七元三變 見上
封豕 (字典)封大也(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注)言吳貪害如蛇豕
白虎樽 (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韻府)唐人避諱改為白獸樽
黃龍之瑞 (鄭樵災祥序)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
開元之經 (張說序)開元十有三祀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緯合編次勘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
離朱 (孟子)離婁之明(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韻府)離朱即離婁
橐籥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
英髦 (詩小雅)烝我髦士(傳)髦俊也
魚水 (蜀志諸葛亮傳)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玄龜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
黃石 見(史記留侯世家)
三五 (史記)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
作解 見本紀第四十九雷雨之解注
諫鼓 (淮南子)堯置敢諫之鼓
官箴 (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注)使百官各為箴辭
君子國 (淮南子)東方有君子國
期月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五代 (禮記)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
如在 見本紀第

二十五 十旬之雨（見本紀第三十一鳴條注） 千箱之詠（唐太宗詩）已獲千箱慶何以繼薰風（歐陽修詩）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 莵褐（字典）莵與兎通褐毛布也 得果（字典）果因果也 籀篆（字典）籀音冑史籀周宣王太史名造大篆 百度鈸（見本紀第五十四百度坐注） 坎壈（字典）不得志也 鞠為茂草（詩小雅注）鞠窮也 濫吹（韓非子）齊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吹竽而濫于三百人之中 闕里（孔子居闕里） 子衿（詩鄭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注）青衿學子所服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挑兮（詩鄭風）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朱傳）挑輕儇跳躍之貌歐陽修曰朋友不復群居挑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 國冑（按）教國冑子所周所謂庠序也 帷薄（禮記注）帷幔也薄簾也（賈誼論時政疏）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皇矣（詩大雅）思皇多士（爾雅）皇美也 扶南之鰐魚（洽聞記）扶南國出鰐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扶南王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鰐魚乃食之無罪者喚而不食 鳲鳩在桑（詩曹風）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蘇轍曰鳲鳩之哺其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 單醪（劉晝新論）單醪注流軍士通醉 六條（周書蘇綽傳）大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龔遂（前漢循吏） 秘樹 季符（四季所附之賦符也見賦役令） 傍薄（字典）作旁礴混同也 蠲符（賦役令）凡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注）謂蠲除課役之符也 貔虎（史記五帝紀）軒轅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注）六者猛獸可以教戰 一上（職原鈔）官中事一向左大臣統領之故曰一上 行基菩薩 駒谷氏曰和泉人天平勝寶元年勅賜大菩薩號 憖然（字典）憖貌 無 樂賢 周舉 透 纈冠 袨服靚粧（鄒陽上吳王書）袨服叢臺之下（注）袨服大盛玄黃服也（司馬相如上

林賦）靚粧刻飾（注）靚粧粉白黛黑也（左思蜀都賦）袨服靚粧 直衣（三才圖會）有襴而似袍而表白色 指貫（三才圖會）奴袴之俗字似尋常長袴而括裔者也 稲舟歌 最上川上禮波下流稲舟能否耳波非受此月許 茅土之封（蔡邕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之封 心喪（禮檀弓）心喪三年（注）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濡遲（字典）濡滯也 固能庸乎廢和我庸圖所憶望不模知頭幾乃加階賞流去登毋奈之徒於望幣麼 媲（字典）配也 御子左家 顧命（書注）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 殿上 淵醉（按）淵醉猶酣醉見（禮儀類典二十一卷） 戚畹（字典）國戚也 長押木 膜拜（字典）長跪而拜也 姍笑（字典）誹笑也 紕繆（字典）猶錯也

列傳自第六十七至第七十九

新發意 源冤 蟇目箭（四季艸）蟇目響目之畧言目眼孔也用不傷物而驚之者其箭重大故空其中而横穿數孔射之則激風有聲故曰蟇目 關山（或曰近江志賀郡逢坂） 與謝山 志豆延（下枝也） 住江之歌 住江能松烏秋風吹聲寄添留沖津白波 西河（即大堰川） 白龍魚腹挂豫且之密網（說苑）昔者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曰化為魚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李紳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史記）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注）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 逌然（字典）逌音由（史記趙世家）烈侯逌然（注）寬緩也 冰藍（荀子）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耳順（論語）六十而耳順 班超（後漢書班超傳）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勿來關 歌曰吹風遠勿來關登思帶登

茂路毛迫散山櫻哉　薄金　膝丸　楯無　慈姑　八龍　月數　日數　源

太産衣（或曰慈姑一本作澤瀉）　太上法皇（鳥羽天皇）　一宮（重仁親王）

四宮（後白河天皇）　樛木（毛傳木枝下曲）　膊（字典股骨也又髀下曰膊）

煨（王篇盆中火也）　繹騷（詩徐方繹騷注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播遷（列子岱輿員嶠

二山沉于大海仙聖播遷者巨萬計）　衰日（拾芥抄注有生年衰日行年衰日二類）　守

仁（二條天皇諱）　驛馬（和名鈔突悉馬也）　首丘（禮記狐死正丘首）　喧

豗（字典開聲也豗音灰）　震旦（類函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　雙魚（鮑溶詩立奉二

經魚中會五文章）　鳳池（晉書荀勗傳勗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

何賀耶）　雞林（新羅舊號見本書新羅傳）　匠石（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

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伯牙（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無足為鼓者）　中壽（見上第六十上

壽注）　因明（釋氏曰開發因果之理因三相者明也）　韓康（後漢書韓康傳字伯休京

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康賣藥後隱霸陵山中連徵不起）　元舅（詩崧高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注

元長也）　大物浦　陰騭（書洪範天陰騭下民注騭職日反定也曰天於冥冥之中

默有以安定其民）　棣棣（字典閑習貌）　告朔餼羊（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年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　宛春（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苑

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　租稅歲倍（類函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

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

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旁魄（旁薄同）　露臺（漢書孝文帝嘗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　紫衣（韓非子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

紫之臭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三日而境內莫衣紫也）　青衿（見上第六

十子衿注）　臺隸（左傳昭七年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渴馬

守水餓犬護肉（白居易策對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于其人不可得也蓋所

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　阿育王故事（釋氏通鑑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寶塔）　長相（後漢書注長縣長相侯相也）

白魚（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昆陽野　哄

然（字典衆聲也）

列傳第九十二（自第八十至第九十二）

茶毗（火葬也見活法）　金剛胎藏之兩界（密宗所言金剛界天也陽也胎藏界

地也陰也）　提婆品（法華經二十八品之一）　板蕩（詩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

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板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蒙塵（左傳僖二十四年臧文仲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杜注傳氏曰天子消道而行其居九重故奔外曰蒙塵）　八葉

車（有大小之制見桃花蘂葉）　幹蠱（易蠱卦初六幹父之蠱注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

者也蠱壞極而有事也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　召次花方（召次將命

者之稱）　虞氏（見下）　楚歌（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於是

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歌數闋美人和之　衣錦還鄉(南史劉之遴傳)之遴除南郡太
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　族父(釋親考)父之從祖兄弟為
族父　錏鍜(字典)頸鎧也　末減(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注)末薄也
減輕也　子姓(字典)孫謂之子姓　驏馬(字典)馬不施鞍轡為驏　尼之
(字典)尼近也　四恩駒谷氏曰天地國王父母衆生　佐美馱禮波豆馱
乃伊利延乃美乎豆玖志美延奴毛布加幾志留志
奈利計利　扶(字典)鏰四指曰扶　不蔇(類篇)蔇至也(左傳隱六年)善鄭以勸
來者猶懼不蔇　香嚶　顯密顯天台密真言也顯教者以摩騰為始祖密教者以金剛
智為始祖　姦軌(左傳成十七年)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注)軌亦作宄　芥蔕(字典)小鯁
也　憂煎(高適詩)可以加藥物胡為稱憂煎　鵩(字典)怪鳥　紫綾之恩

(衣服令)三位以上淺紫衣　澳石歌我神波朝干拜見延奴澳能石乃人社知羅禰乾玖間毛
奈志　矢矯川　新渡戶　抽擲　怙恃見本紀第三十七彼恃注
膴仕(詩小雅)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注)膴厚也言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太秦
於邑(字典)氣逆結不下也　專當童僧官也見(職官志)　吐哺(史記)周公
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　置郵(孟子)孔子曰德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駲也所以傳命也　菊
水(荊州風土記)南陽酈縣北水旁菊水極甘馨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
五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名為色名受名想名行名識五者皆能蘊積真性封蔀
妙明總謂之蘊　四大(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還齋閒話)佛印住金山寺東坡
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林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

則當從所請否則願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未
即答師呼侍者收玉帶　阿新　葅醢(漢書吳王鼻傳)敢請葅醢之罪　炊骨
易子(史記平原君傳)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星火(李密陳情表)州司臨門急
于星火

列傳自第九十三至第一百五

八座(職官志)參議以有八員職原鈔稱號八座其由蓋原于八觀察矣　芳賀禪可
千波港　薨魚(字典)乾魚也　花勝婦人之首飾　汨以黃
土(字典)汨音骨沒也　唧筒　紺邊今神戶　師上六(彖辭)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　後山前水見(孫子)　擠裂(字典)擠齒者切裂開也　華首
白頭也　武信君(史記項羽本紀)項梁自號為武信君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

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
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
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宋義見上
假粧坂　刺山(梁州異物志)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士衆渴乏廣乃引佩刀刺山飛
泉湧出三軍賴以獲濟　河合林　周武事見上第六十七白魚注　齾
(字典)牛鏑切缺齒也　拳捷(字典)拳通作捲氣勢也捷疾也急也　表兄弟(名物六帖)父之姊妹之子　庖倉　臆(字典)胸肉
也　敎使河原　族曾祖
父(釋親考)父之從祖祖父也　玖羅為夜摩高橋氏曰山名　族祖(釋親考)祖
之從父兄弟也　頒宮　後位莊　三鈷(僧具也見三才圖會)

列傳自第一百六至第一百十三

其猶（詩小雅）克壯其猶（箋）猶謀也兵謀也　瀕瀬　酒勾　鰺魚（字典）鰺辜也
部貫　半蔀車　繩頭（集覽）繩以索貫物也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
節料燒米（東鑑）料字據　九錫彤弓（禮緯含文嘉）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
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移𢿱（安多武久
路）副鞍也　葭莩之親（前漢中山靖王傳）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蘆也莩者其
筩中白皮至薄者也　大犯三條（成敗式目）大番催促謀叛殺害　四一半（東鑑
記聞）四一半四一分半也以賭物四分半與贏者也　目勝（東鑑記聞）謂如也　臣軌
（舊唐書禮儀志）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舉為業停老子　切錢　勗勤（字典）
迫貌又遽也

列傳　自第一百十四至第一百三十九

榛谷　供御瀬　迫措之（字典）措與笮同迫笮也又迫捕也　委頓
（字典）謂挫傷折壞也　小祥（禮記）父母之喪期而小祥　誶語（前漢賈誼傳）母取箕帚立
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　多宇末井山　門楣（說文）楣謂之梁謂門上橫梁也
（釋名）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　石和　望曹（字典）曹長也　楞嚴（字典）
楞棱同楞嚴浮屠書名　調度　調度掛詳（三才圖會）及（軍器考）　骲箭（通鑑）蕭道成畫
臥裩袒衆主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箭射其臍（集韻）骲箭骨
鏃箭不能傷人　羸縢履蹻（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
書擔橐形容枯槁（注）孔穎達云羸揭纏繞也（詩）邪幅在下（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
曰在下（字典）蹻屐也　生唼　磬控（詩鄭風）抑磬控忌（注）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止
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　葛貫　禮羽進乘　景季歌　秋風翔草木能

踰乎拂波勢由君加越禮婆關守毛無志　日奉　熊虎貔貅　見上第六十龜虎注
簿書期會（周禮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漢書賈
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注）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
厲行義也　杞梓皮革自楚往（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
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自下劘上（前漢書賈山傳贊）自下劘上（注）孟康曰劘謂劘切之
也　呫囁（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注）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　兇
懼（說文）兇擾恐也　恁麼　釋氏曰猶言如此　吹毛　釋氏曰禪家謂利劍曰吹毛
銜橜之變（通鑑）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注）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馬銜
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趑趄（字典）

行止之礙也　逆韃（字典）韃馬韁也　如法經塚　藐視（孟子）說大人則
藐之（注）藐輕視也　草鹿　歩射之式也詳（安多武久路）　供頓（文獻通考）元驛傳之
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注）供頓馬車牛驢狗輸　本非茶（螢藻房）栂尾茶謂本宇治
茶謂非茶　食前方丈（孟子）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注）饌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　族晜弟（釋親考）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　族子　謂我族父者吾謂之族子
揖斐

列傳第一百四十

釋菜（禮月令）習舞釋菜（注）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　成
均（禮文王世子注）天子設四代之學曰成均　禮闈（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注）尚書省二
門名禮故曰禮闈　四道　紀傳明經明法算道　二曹（職原抄）春秋二仲釋奠有東西

二曹管江二　奎壁（字典）星名共二十八宿之一奎家為曹主主文昌（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符　鄧隆（封禪書）文王改制爰周鄧隆（注）鄧至也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　化成天下（本義）極言資道之大也　濊載（字典）載事也　安積山歌　安積山影副及見由流山能井乃淺久波人乎思布毛能加波　撫句宮　五

別　吉凶軍賓嘉　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六情（詩序）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白虎通）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　丹蛇赤龍（雲笈七籤）丹蛇日之精也（尚書中候）堯即位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堯火德故赤龍應焉

黃竹白雲（類函樂部）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獵于平澤有降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歌以哀之又曰王母白雲之謠　李耳（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柱下　老子為周之柱下史　司寇　孔子為魯之司寇　二

篇　老子著道德二篇　烈風　見本紀第三十一鳴條之注　崇雨（詩）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注）崇終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　小墾田朝　推古天皇　數步（庾信擬連珠）蓋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　十室（論語）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楚雞（尹文子）楚人擔山雞路人問何鳥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方欲獻之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千金惟恨不得獻王聞之感其欲獻己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燕砆　砆石也見下燕石注　顓師

愷悌（家語弟子行）孔子言顓孫師之行曰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悌樂易也　馬氏方員　按馬氏司馬晉也員圓通（晉太論）凡今之人言方行圓　赤帝謂堯　知人其病　見上第五十一帝難注　索王　謂孔子　取士其失（論語）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遂性（江淹為蕭驃騎讓諫司二州表）蕢質遂性庶無矯奪　草情（皇極經世）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　負罔（漢書東方朔傳）伊尹蒙恥辱負罔俎和五味以干湯　扣角（三齊畧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桓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二叔　管叔蔡叔　豎亥（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小微一星（晉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大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　大雲五彩（京房易飛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　伏閤　見下馮豹注　還珠　見下一百四十一合浦注　二柄（韓非子）明王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神知（後漢楊震傳）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馮豹（後漢馮衍傳）豹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飲水留犢之董（魏志胡昭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關中亂先失家屬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舊唐書師正傳）師正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魏志）時苗為壽春令之官乘薄車黃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　駕星去虎之徒（呂氏春秋）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治（通鑑）後漢劉昆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宋寶燕石（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　梗概（字典）大略也　起詐之子　按指鄧通見下銅岳注　乾沒之夫（史記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注）言掩取貨利為己有如水盡涸也　東吳之私（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

盜鑄錢丹筆（白孔六帖）丹筆正刑之筆（會稽典錄）盛吉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日
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九府（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
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
於布東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師古注）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
之官故云九府萬鍾（漢書食貨志）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注）六斛四斗為鍾朱仄（漢書食貨志）郡國鑄錢民多姦
鑄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注）赤仄所謂子紺錢以赤銅為郭銅
岳（漢書鄧通傳）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金溝（晉書王濟傳）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姬景舍輕單穆陳攡子之譏（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

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
失其資能無匱乎劉文放鑄賈生致轉禍之談詳（賈誼新書銅布篇）
地釣按（字典）鈎鏁也銜禾之獸赤詳（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之禾其墜
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見獺之鱗（山海經）鯥魚見則天下必大獺也淮陽
高枕追長孺之芳趣（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
陽吏民不相得吾思得君重臥而治之邯谷送歸發祖榮之清轍按邯
耶之誤（後漢書劉寵傳）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
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

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朝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鏹貫（字典）鏹謂
之鏹以索貫錢謂之繈（韻會）鏹通作繈非炭挾（韻府）作挾炭（晉書王沉傳）辭融者皆趨熱之士
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繞電履翼（通鑑）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
有振生黃帝于軒轅之丘（史記）姜原踐巨人蹟而生后稷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遷之
而弃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洞八連三（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
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按三八謂皇帝王麟泣（家語）叔孫氏車
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
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出非其時而見
害吾是以傷焉剗魯冊之秘典（左傳）西狩獲麟（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
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

而作固所以為終也狼跋（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注）周公雖遭毀謗然所
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周編之雅錄按謂（詩經）白毫（法華經）世尊於
靈山會上為諸大衆說二十八品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三千大千世界打刹（京師寺記）興寧
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錢百萬
紫氣（關令內傳）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
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淄澠（列子）口將奕者先辨
淄澠（淮南子）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而甘苦知矣覆餗（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
凶（注）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七政
（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三千（家語）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百臣分職見（書舜典）十亂（書泰誓）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

治亂曰亂 濟濟(字典)衆盛之貌(詩)大雅濟濟多士 士會還肆衆盜去
於晉郊(左傳)宣十六年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按肆列也還
肆謂再還位列也 大叔為政群姧聚於鄭蒲(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圃
蒲(左傳)昭二十年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注)萑苻澤名 堯衢(衢室之問注見本紀第九) 逃
周避漢(夷齊隱首陽山四皓逃商山) 遊潁隱箕(注見本紀第十七) 觀
象(梁武帝為堯法師製涅槃經疏序)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 垂
衣(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釣潢(潢謂渭水(史記)太公望釣於渭周西伯將獵卜曰所
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 木
運(周木德) 金精(秦居西於行為金) 畫一之歌(漢書曹參傳)參代何為相
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東魯

天縱猶迷兩兒之對(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
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
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
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西蜀倉章莫辯一夫之問(漢書
揚雄傳)雄蜀郡西都人劉歆嘗觀其太玄法言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蜀都賦)揚雄倉章而挺生 東里遺猛烈之言
(論語注)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左傳)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西
門盡嚴明之事(西門豹魏文侯時人以嚴治鄴事詳史記滑稽傳) 臧孫為

政端木為訕(端木見上第六十端賜注(羣書治要)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字叔度遷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削先令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雲中(地名) 飛龍不息(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本義)御行也行天道也 行馬
無疆(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
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沛公入洛(史記)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項羽約與入諸將曰
項羽為人慓悍猾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義帝(史記)項羽
佯尊懷王為義帝 仲由(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字子路 行行(論語)閔子侍側誾誾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注)行行剛強之貌 理髮(傳咸櫛賦序)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
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 解繩(張敞文)政若解繩吏如爍濕(漢書龔遂傳)遂曰治亂民猶

治亂繩不可急也 著絃(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 擁篲(莊子達生篇)擁篲
以侍門庭 佩韋(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水江(地名在與謝郡) 肯奈
行文歌(奈良山乃兒手柏乃兩面爾左毛右毛佞人乃友) 家譯
列傳(自第一百四十一至第一百四十四)
扶餘(扶一作夫(後漢書)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
二千里) 輕島豐明朝(應神天皇) 難波高津朝(仁德天皇) 他
田朝(敏達天皇) 四至(四境也) 天爵(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人爵(孟子)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白眼(王維詩)白眼看他世上人(三體詩注)阮籍能為青白
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蹐訖(字典)蹐與升同 二王(韻府)二王謂羲之獻之
鴻臚館(待外賓之所(爾雅釋言)臚敘也(疏)以禮陳敘於賓客也) 尚復(儒官名)

曲阜（兗州志）曲阜縣神農少昊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為魯國因城中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　尼丘（史記）尼丘山在兗州禱於尼丘生孔子　白藏（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注）氣白而收藏　玄英（上見）　鶗鴂（廣韻）鶗鴂子規也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　以否（字典）古以與箬相通（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否

禰宮（字典）父廟曰禰　十二因緣　駒谷氏曰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又云十二有支　麟閣（吳均詩）故人揚子雲校書麟閣下　味酒（和名抄）伊豫溫泉郡有味酒鄉訓萬左久　先祖出武內宿禰　按禰下脫句　八腹　按本書武內傳為七子　式微（詩召南）式微式微胡不歸（注）式發語辭微猶衰也　義理堪

愛　按文雄款稱辭止于此　謂之朱雀　見本紀第十四四會注　天山（漢書武帝紀注）天山即祁連山也　合浦（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三十七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郡界嘗到官革易前敝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　見似目瞿（禮雜記注）瞿然驚變也　太公家令（史記漢高祖本紀）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摯虞（晉書摯虞傳）京兆長安人　雁山（山海經）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雁山雁出其間（別賦）逐水無極雁山參雲　鴻臚　按鴻臚館也　鷹鳩不變三春眼

（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為鳩（世說方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注）憎眼以其鷹眼猶存也　鹿馬可迷二世情（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綠袍（令義解）六位深綠衣七位淺綠衣　朱紱（字典）紱綬也（徐陵傳大士碑）黑紱朱紱王侯滿筵　顏淵之巷（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原憲之樞（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慚色　陸沉（莊子）人中之隱猶無水而沉所謂大隱也　雌黃（字典）雌黃藥名（名醫別錄）雌黃與雄黃同山生其山陰有金金精熏則生雌黃久服輕身增年不老（晉陽秋）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　寒玉（正字通）竹別名　姑蘇臺（越絕書）吳王夫差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築姑蘇臺五年乃成高二百丈（史記）越王句踐伐吳大敗之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　咸陽宮（史記）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三十八

顏駟（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問何時為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　伯鸞（後漢書梁鴻傳）鴻字伯鸞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荊山玉　下和玉也見韓非子　蒼天（詩王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注）唯呼天而許之而蒼然悠遠歎其許而不聞也　色紼（唐韻）古還切（說文）紼織絹以糸貫杼也

列傳　自第一百四十五至第一百四十八

永言（書舜典）歌永言　五方之國（禮王制）中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　意哉（日本紀）伊諾伊冊二神降居馭盧島因欲共為夫婦產生洲國便以馭盧島為國中之柱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男焉陽

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女焉

端委（字典）禮衣也　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也

靡曼（字典）曼美也　敏馬浦　奈仁志於波婆（和訓栞）負於名也志語助

珂伎玖毛理阿邪米毛志羅奴於保存良珥阿

利斗保志乎婆於母布倍志邪波按阿利有也斗語助保志星也有星有通訓讀相通

和歌十體（奥義鈔）古體神妙直體餘情寫思高情器量比興花體兩方

彌志加姤毛奈珥斗毛志羅受奈珥波加多奈彌

能與流珥涅加閉利珥志加婆按奈彌能與流波之寄也寄夜訓讀相通

深養父　永愷　節信　桃（字典）削木片也　下　獨鈷作一獨股密家具

手振装束（合記）手振近衞府之按手振空手之意装束卷纓緌紫色褐衣

單下騎等也鈔（合記）麻治元年

機杼（後漢書王丹傳）丹性方潔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魏書祖瑩傳）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初

獻（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酌獻祝（注）先獻祝以接神尊之也（又云）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賓三獻如初

列傳自第一百四十九至第一百五十二

封股割肝（元明史畧）青州江伯兒以母病殺子禱之有司以聞帝曰傴使絕嗣又為不孝自今人子遇親疾割股割肝亦聽所為但不在旌表之例

文部路祖父麻呂　安頭麻呂　君子尺麻呂

擗踊（禮檀弓）辟踊哀之至也（疏）拊心為辟跳踊為踊

拔淚（字典）拔拭也

醮（字典）酌而無酬酢曰醮（禮婚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脰（左傳襄十八年）兩矢夾脰（注）脰頸也

礓（字典）石擣曰礓

在溝壑（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注）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喪其元見上

所欲有甚於生（孟子）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注）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

舍生取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殺身成仁（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立懂（字典）懂勇也（列子說符篇）無以立懂於天下

朧雎（字典）脊也　舅子　大葉子　柯羅俱爾能基

能陪備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羅須母邪魔等

陛武岐底（通證）柯羅俱爾韓國也基能陪備陀致底立城邊也於譜磨故大葉子也比例甫羅須領巾振也母須又留母助語狩谷氏曰古以懸慕之情切振領巾而麾之

上陽咩郡

土師富杼　氷老　蓋午（漢書注）猶雜沓也

六親（漢書注）父母兄弟妻子

譙樓（師古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

婉嫕（字典）順從也

葦原之歌見上第一百四十五意哉注

彤史（左傳定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注）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疏）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唐書后妃傳）關雎之風行彤管之化修

内則（禮記有内則篇）

在中饋（易家人卦）六二无所遂在中饋貞吉（程傳）婦人居中而主饋故云中饋

酸鼻（正字通）悲痛曰酸（後漢書公孫述傳）故兵起火聞之可爲酸鼻

手繦（倭名鈔）射韝也

酸楚按（字典）悲痛也

志豆乃遠駄末幾（和訓栞）志豆賤民也注駄末幾紡麻之卷子也

暬御（詩小雅）曾我暬御（注）暬御侍御也（說文）暬五經文字與褻同

買駿馬骨（戰國策）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涓人買其骨五百金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

玖羅幾與利玖羅幾美知

珥層伊利奴倍幾波留加珥氏羅世揶麼能波能都
幾（法華經化城喩品）從冥入於冥永不聞佛名　偃蹇（左傳哀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
（注）偃蹇驕傲也　望車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輙望塵而拜
棧豆（于寶晉書）驚馬戀棧豆（字典）馬棧編木為之（莊子馬蹄篇）編之以阜棧　富春
（後漢書嚴光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蘇門（十八史畧）元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
任按姚樞傳無此文　蠱之上九（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志可則
（易象傳）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四納言藤原齊信公任行成源俊賢　箕業（禮記）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葵歌見禮婆麻豆以斗抒淚毛諸覺伊加珥契底懸
計離禮計傘　耿介（馮衍顯志賦）獨耿介而慕古兮（徐敬業詩）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衡冠

列傳　自第一百五十三至第一百五十八

役公氏　餝磨郡　東河鴨河也　風星（後漢書方術傳）任文孫明
曉天官風星祕要（又郎顗傳）顗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
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　宿曜二十八宿七曜也　管郭（魏志管輅傳）管輅字
公明平原人明周易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晉書郭璞傳）郭僕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于陰陽算暦
卜筮之術　桑林按猶桑門　七畧（漢書藝文志）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
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　過庭（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
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學詩　青衫（衣服
令）六位深綠衣　朱衣（衣服令）五位淺緋衣　水菽（後漢書劉趙淳于等傳序）夫患水菽
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職神或曰
職當作識識神人魂也　地黃藥名（淮南子）地黃主屬骨　片蓋橫佩讀曰本後

紀作片盍戦橫佩　白澤王未詳（黃帝內傳）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
言達於萬國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
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記之按白澤王之事蓋從此轉來　雷電噬
嗑震下離上為噬嗑（說卦傳）震為雷離為電（本義）雷電當作電雷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
也（程傳）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
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惡積而不可掩（繫辭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
曰何校滅耳凶　何校滅耳上九何校滅耳凶（程傳）何負也謂在頸也（字典）校械也
櫜鞬（左傳僖二十三年）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　蝥賊（左傳成十三年）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注）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字典）食根曰蝥食節曰賊　書

齊豹盜三叛人名（左傳昭三十一年）君子曰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
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而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注）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
也　鉛華（字典）鉛粉亦名胡粉即鉛華也　蘭澤（本草拾遺）蘭草生澤畔婦人和油澤
頭故蘭澤云　日鷹堅磐　褒敭（集韻）揚古作敭　藤原朝持統天皇
為山（書旅獒）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阿衡
（書大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注）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　營丘（史記
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隨身契魚符之類　當塗
（孟子）夫子當路於齊（注）當路居要地也　櫨勻鏤櫨勻米色也　黃緒白馬

任子（易知錄注）猶質子　柚尾　木邉　麥言（字典）猶麥言

馬驚（說文）驚馬重貌（史記晉世家）惠公馬驚不能行（注）馬重而陷於泥或曰馬脚曲　律原

鱠尾　華清之幸（地理志）太宗貞觀十八年營建御湯名湯泉宮高宗咸亨二年名溫泉宮明皇天寶六年改爲華清宮（明皇雜錄）上新廣一湯制度宏麗每年冬十月行幸至明年春還

宮闕　觸瑟（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

朝日夕月（禮記）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天子常以秋分朝月於西郊（賈誼論時政疏）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婉而成章（左傳成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注）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

鞍部司馬達等　移市（禮檀弓）歲旱魯穆公問縣子曰從市則奚若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處人爲國之大喪戚罷市而日用所用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

八佾（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季氏魯大夫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鵂鶹　谷宮門

列傳自第一百五十九至第一百六十七

懷柔（左傳僖二十四年）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句解）懷撫也柔順也（詩注）懷來柔安也

跳梁（莊子逍遙遊）狸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柔遠（書舜典）柔遠能邇（注）柔者寬而撫之也

膺懲（詩魯頌）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注）膺當懲艾也　代馬越鳥（李白詩）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

五臺山（隋書盧太翼傳）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

玉條（見本紀第三十一全科注）　耳成山　筑

足流城　母樹御狩　薦隼部（日本紀作薦集部）　大對盧

官名見本書高句麗傳　練石（史記）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鬱岫）　鴈池（輿地志）虞國爲日南太守及民物出則雙雁隨軒秩滿還家雁與俱至後人名其水曰鴈池

吳泰（錦帶書）暫乖話嘿頓隔泰吳（別賦）況泰吳兮絕國

一千年（按自仲哀天皇九年神后征新羅至此七百二十三年言一千者蓋舉大數也）

三百歲　蓋亦舉叛後年數也

慕羶（莊子）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攀龍（後漢書光武紀）諸將請即尊位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下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相鼠（詩國風）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憲臺（正字通）御史爲憲臺　葭灰（見本紀第二十三灰飛寒律注）

七纖帳（日本紀注）張於高麗王內寢

鐵屋（日本紀注）在高麗西高樓上　頭霧唎耶陛

江淳裙代　十車（車猶物日本紀作物）　依依（後漢書注）思慕之意

安羅汶得至　安羅辛已奚　賁巴委佐　既殿奚

子吞　木刕不麻甲背　烏曲（日本紀注）謂海中烏曲碕岸也俗云

都美佐祁

脩德　嫡德孫（通證）脩德官名考隋書百濟傳施德八品皂帶是

德已州已晝（通證）都德隋書將德七品紫帶是

堂構（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注）以作室喩之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令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況望其肯構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

舊貫（字典）本貫鄉籍也

印歌臣　阿乇得文　久取柔利　得爾辛　菩提（字典）梵語猶華言正道也

乾乾（字典）音勤（郁耶淳受命遐）昧旦孜孜夕惕乾乾　斯

羅 新羅或曰斯羅　莫哥武連　竹斯島 即筑紫　苦都草

木言語之時 (日本紀神代)高皇産靈尊欲立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以為葦原中國之主然
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咸能言
語故高皇産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
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　任射岐山　倒縣 縣與懸通(孟子)猶解倒懸

績麻郎　多蔣敷　瀝肝 (郤正釋譏)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固未能輸竭
忠款盡瀝胸肝　音耗 按猶消息也　獻芹 見本紀第三十七炙背注　大蟲

皮 虎皮也　鐵利 東夷名後屬渤海(文獻通考)渤海王以鐵利故地為鐵利府　安

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　海石榴油　蕘背 (文選注)背死也　下武

(字典)武繼也(詩大雅)下武惟周(箋)言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也　聲教 (書禹貢)東漸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注)聲謂風聲教謂
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四十五

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滂泊 按滂薄同　朔南 見上聲教注　一葦

(詩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孔氏穎達曰言一葦
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

葦也(傳)杭度也　巽氣 (說卦傳)巽為風　斥候 (索隱)斥度也候視也　聿修 (詩大

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聿述也　占雲之譯 (梁元帝職貢圖序)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

雲望日重譯至焉　燮理 (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涼風

(爾雅)北風謂之涼風　望日 見上占雲之譯注　代居 (字典)代世也　浴日

見上第二十扶桑注　事大 (孟子)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扶

光 (月賦)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于西冥　星軺 (字典)軺小車也(薩都剌詩)往殷且留情月斧錄

河未許度星軺　苾蒭 (字典)梵語謂僧曰苾蒭　龍信 (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

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為信幡魏朝改內以黃龍幡　靜言 (詩邶風)靜言思之

列傳 自第一百六十八至第一百七十

重午 五月五日　珠洲郡　菅貫 (論語)仍舊貫如之何(注)貫事也　挂席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凌雲 (梁元帝賦)獨有披霄之心彌彰凌雲

之志　披霧 見上　利涉 (易需卦)利涉大川　飛雲 (江表傳)孫權乘飛雲之大

船　延正之朝　殷頫 (周禮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殷頫謂一服朝
之歲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　可宗 (書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蜃闕 按猶龍宮(許敬宗望海詩)驚濤含蜃闕駭浪拖晨光　龍鄉 按猶龍宮　再朝

見僖二十八年　久要 (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注)久要舊約也　丹青 師古曰丹青之

信言明著也　風猷 (南史隱逸傳序)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翔仁 未詳(明顏延之)懇皆輸款以稱落悅恢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靈被于鬼蜮　圭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四十六

晷 (周禮春官)土圭以致四時日月(注)土圭測日景之主　官銜 (字典)官吏階位曰銜　禮

尚往來 (禮曲禮)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聞義則從 (論語)

子曰聞義不能徙不義不能改是吾憂也　樽俎之間 (後漢馬融傳)起謀於尊俎之間(注)尊
奠酒之罇俎載牲之器　振鷺 (詩大雅)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振群飛貌
鷺白鳥客謂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此二王之後來助
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
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大足彥天皇 景行天皇　青蒜　都岐沙

羅柵造　大泮 日本紀泮作伴　優嗜曇郡 按今陸奥宇多郡　沙

羅寶帳 (酉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本草)木綿南
越志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紉為絲織為幅名娑羅籠　度島　等三

等 續日本紀作第三等　邑良志別君宇蘇彌奈　宇漢迷宇

屈波宇　干紀（字典、干犯也。徐陵陳公九錫文、象猾無赦、干紀必誅。）上兵伐

謀良將不戰（見孫子）　檻淵　提（三代實錄作提）　婦力（三代實錄

作好刀）　樂成（史記商君傳、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帶路弁島　菩

美（大島也）　度感（德島也）　信覺（石垣也）　球美（久米也）　白

石（按今惡石）　阿甑（按今甑島）　婆羅門（南史林邑傳、其大姓曰婆羅門）　菩

提　拔頭　迦樓頻　林邑樂（共樂曲名）

大日本史輯解卷之下　終

明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年七月發兌

著者兼出版人　石川縣金澤區出羽町五番丁五番地　岡島正直

大日本史輯解

發行書肆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博勞町　岡田茂兵衛
同　四丁目　中川勘助
西京寺町通　田中治兵衛
尾張名古屋玉屋町　鬼頭平兵衛
加賀金澤上堤町　中村喜平
同　安江町　近田太平
同　廣阪通　益智館
同　片町　同支店

續日本史

我自刊我書

古書保存書屋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甫喜山景雄鉛排本影印

上續日本史表

臣重熙、謹按、賢否之褒貶、制度之沿革、了然、一覽千百年世者、非史不能也、故不可一世闕其史也、昔者、唐氏滅後、兵亂相因、數十年、不遑編其史、論者恐遺當世之事矣、我
南朝以降、數百年于此、元和偃武之後、承平年久、其間、非無文人、而未有正史、論者將謂之何矣、雖當編史卷冊稍大、不具表志、重熙不知何謂也、蓋權有關門、修史之家、莫易於紀傳、莫難於表志、重熙非敢凌轢先輩、為史家之所難、而出于不得已、何者、當世文人、嘲咏風月、年鍛月磨、自以為得以睥睨一世、碌碌無志編史、不惜遺
國家之大典、重熙常怪之、竊悶修史之家、多稱譏、不全其身、嗚呼、以此歟、重熙、一塊小身、苟登
國家、遭紛不辭、唯恐井蛙小量、不知世上風雲、而攀附無由、不能樹尺寸之微功也、雖然、非自畫矜躬者乎、常使然、先于人而興、後于人而臥、乎自所編輯、殆至百卷、雖草紀表志傳、其業尋不均、身且知其踈漏、以是、多年不公而辟世之嘲嘲也、改編未遑、星霜轉移、餘喘無日、則自悲已矣、苟登
國家、雖紛不辭、況於嘲嘲乎、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果充其數、重熙、所幸、未必全棄矣、幸遇
朝廷文明之秋、
聖徳、邁于寰宇、
鴻恩、加于億兆、天下之賢、一介之民、俯伏無遺、假令、撿私著之冊子、其餘之暴非、有不免嘲嘲者、不如自焚以遁陋志、其採用與不、實在執事而已、
誠恐誠惶、頓首頓首、上言

明治六年癸酉五月十三日

愛知縣貫屬士族　一色重熙

續日本史序

事千百年治亂之由、而書於一人編輯之手、由是證數沿革、品藻功伐、而正邪之所、又將於是之稽焉、凡史氏之功、如此而後不為無用也、中古、文武異塗、緣之去王室也久矣、於是乎、名分有不可容者、夫正名、聖人之所先也、史臣之職、以此為要、史一失其體、各阿所好、則文飾罔極、名愈舛、理愈違、是以至有明白正大之迹表於天下後世無愧乎心者、而或沒一時僻奇傾危之所為、而或可以惑世者、豈不亦哀乎、我邦曾無正史完備者、待水戶藩所編輯大日本史出乎世、議論明決、尊王抑伯之體、足以一洗俗史之舛違、而始法於後世、然其書終於後小松帝焉、爾頃、愛知縣士族一色重熙、編有所欽慕、著續日本史百卷、乞余叙之、其體格與前史少異其見者、雖未知是非如何、而如附志表補其闕、則吾知其鍼有益於世、嗟乎、其志固大可嘉、而其記亦足以供國史之參考焉、是余之所以一言也、如夫文章之巧拙、記事之當否、則世將有公評矣、

明治十又三年歲在庚辰冬十二月下澣　　岡良厰平

續日本史自序

夫國史與文獻相成盛衰，後世不然，六史三紀之功偉，足以徵當時之盛衰矣。戰國之際，各國史亡，漫無條理，世亂固其所也。水戶義公，患戰國文獻無徵，而淘汰正謬，以編大紀傳，該括甚大，備乎闕漏。南北兩朝，距今年既尙矣，世無其紀，何也，蓋世人憚義公，不敢也。余亦懼不敢也。雖然，如逸國事何，則稍私記國事，而備忘自適焉，爰稱續史者，分前稿也，不敢續當時史之謬也。其體裁可以成矣，夫修史之不易，於識才學，一有闕，則不成也，雖有其人，乏挾者亦不成也。故六史之撰，奉帝旨，擁秘書，仰官資，諸儒彙修，大官督之，然後成矣。義公闢史局也，四方募者，不吝資財，徵辟文人，日督之，非不嚴課促，鞭然生不見其成，而沒後百年，以遂其事。嗚呼，修史之難，如斯乎。凡史多不出一手者，史記成于談遷，漢書成于彪固，北齊書成于德林百藥，皆非一世也。梁陳書，歷三世而成，隋書歷三氏而成，晉唐宋元明之書，與其撰者，不可勝數矣，亦不能無疵瑕也。固剽遷之失，而其失甚于遷矣，曄之剽固，壽之剽曄，亦不能自無其失也。晉書以下，無識誣者，其有幾矣，況余淺學陋聞，職無非國，以武門庶孽，習兵餘暇，而執筆其統繫不足言也，且畢竟貧窶，無有挾書，四方借覽引用之書，僅二千部，意惱其尠，汲汲求書，傾資金，數購借，終不允，無他，余非其人也。雖然，採摭者流，游食卒世，無志編史，前代之事，多泯滅，余深思之，則考前代事跡，雖小說瑣言，關係國家者，博採蒐之，積爲百卷而至尊之事業，猶不得明斷，自餘皇后皇子，無可徵者，敍位即世，或書或否，有首尾不相照者，於天變地妖，四海沿革，亦徂然矣。身且識其拙，而不待他人之剽也，則欲加剪裁斟酌，今四邊多虞，西伐東征，皆備其役，不能從事筆硯也。余既不文，受世人譏誚，素所不辭也，延及國家，實不堪也。然以一介貧生，與義公及逕國同其爲，非盛世餘澤，焉能至是矣。

長嶼散人　一色重熙

凡例項目

南北兩朝，以私意附隨之者，余所不知也。比之西土，唐晉以魏劉斷爲三略，此推其所受，以治北朝也。迺者有宋修梁陳紀，此推其所授，以治南朝也，歐馬俱爲良史，而有此異見，何也。蓋歐筆、馬筆，唐事當時所爲，不敢改也。馬筆遠當歷代無譏唐氏，以致此異也。今監歐地，以取馬見，千不敢也，專從歐見，亦不忍也。李氏在唐世，議南北史，不敢偏黨二朝，其庶幾乎。余則遵焉。

諱名者，雖國武之所禁，其禁最嚴也，謂有犯之，於西土亦聞其稱諱，不起于周乎。而禮有爲本，詩有臨監，以辭文武之諱也，春秋有申午，有宋，以辭僖襄定之諱也，友名國名不可改也，猶有同異，以辭莊之諱也，周公孔子所筆，如斯。金勝論曰，元孫某以嗣其名，秦舊有小子胥，牧誓有予發，此以臣而名其君也，左傳有樂祈曰者退，論語有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有樂正子曰克爲不見孟軻，此以子名其父，以弟子名其師也。余選或犯上名，竊擬之。

平出闕字，雖公式令所載，國史皆不用焉，蓋在我誠不可闕矣，在史不必然也，彼殷周之文，非不至而未聞有之，六朝隋唐之文，例序華，於是有之，後世遵甚，有極頭擡諱者，此虛飾，不如彼質素，此予所以含此取彼也。

史者不可無志，而舊史無之，何也。爲義公不取焉，如彼兩漢三國無志，並以逸者無年也，故於兩漢則有補志，三國爲無人，非不惜然，千歲之後，無由補之。舊史亦亡乃類之乎，是以本史於紀傳則直書當時，於志則泝書上古者，竊補舊史之闕，以做晉志詳錄前代之例也。

地名有古今沿革，有同音異字，有邦音相通，見者易惑，如木曾爲吉蘇，爲岐蘇，爲片蘇，爲岐岨，若積爲何術，爲何積，鴻臺爲鵠臺，爲高野臺，爲國府臺，三室山爲三嶽山，爲三陵山，爲三田山，勢多爲勢田，爲瀬田，或國爲虎乳，爲有乳，小谷爲鵜谷，佐和山爲澤山，志津嶽爲賤嶽，長久手爲長湫，河中島爲川中島，是也。其他，多河川通用者，予未知何是何非矣，欲綜衆名爲一，使見者易辨，而世所因循，不可私改也，猶添秩傳之一地三名四名，甚者一地七名，並存兼列矣。逸史以宇都宮爲[illegible]宮，外史以虎御前山爲虎擬山，予未知中否，故姑闕列其疑，物茂卿之徒，肆以西土地名，假擬我地，其爲近鑿，一切不取焉。

皇后皇子，皆逸其事，棲棲無徵，故不傳也，苟有事，則附之本紀，做彼五帝三代本紀，祥瑞災異，雖有不遺其則者，每事推考之，多不驗，故不作五行符瑞

志、做彼春秋書異、不載其事、
皆史、主南朝、而亦附北朝者、或省之、雖有大内傳、私撰以後、絕而不傳、雖載
山名事、略而不詳、是以、本史復傳之、做彼後漢三國、旗敍董袁劉呂、晉宋並
載陶潛、以皆宜二史、並傳宋爲非也、較之子顧蓄爲非漢人、而漢書載之、不
亦勝乎、

織田信長、織田信孝、明智光秀等、冒他姓、前田利家、蒲生氏郷等、賜羽柴氏、而
猶皆本姓者、以此、行于世也、做彼范曄變姓名、還史取皆稱、皆改賜姓、班史
書本姓矣、北條長氏、上杉輝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冒他姓、豐臣秀吉
賜姓、前從改姓者、以此、行于世也、於本紀及他傳、先書改姓者、欲其易辨也、
長氏輝虎等、改名、稱其初名、取其後名、片桐且元、島津忠恒等、改名、稱其後
名、取其初名、亦以此、行于世也、彼太公、未賜號、而先有稱太公者、韓信未封、
而先有稱淮陰侯者、彭越既失封、而猶有稱彭王者、予所據、則在此、否則、有
異人同稱、若秀吉利家、並稱羽柴筑前、輝虎父子、並稱上杉輝虎、忠恒叔姪、
並稱島津家久、不混淆者幾希矣、如有數人同名、三好數人同號、求如之何
也、猶遼史有三耶律拔卜里、金史有四訛錄、元史有三伯顏、不得已而已、宋

史有李熙靜與李熙靖、元史有速不台與雪不台、並同人異稱也、吳爲建二
傳、予不欲如此矣、足利氏通數世、爲足利氏、德川公、通父子、爲德川公、猶春
秋之諸侯、世相通、爲某侯也、

皇國、自有字、不拘西土、而行之、既倘矣、不可改焉、或以此字、名地、如新發田、
是也、或以此字、名氏、如畠山是也、有漢字和義者、亦以名地、如御薗、森、是也、
亦以名氏、如槇原、是也、以森字識林字、槇字識花字義、人或改御薗、森、爲
御薗林、改槇原爲花原、而斷爲人所異矣、是故、世勢所致、予姑從時俗也、彼
吳孫休、造八字、唐則天、造十二字、而當世用之、秦始皇、改辠字、漢文、改對字、
宋明、改騧字、後魏北齊、最多改字、亦用之、梁武、改字音、亦用之、稱至皇國字、
殊異之、此予所以用之、

重複浩繁、史家之通弊也、國史免其弊、有幾矣、班氏編書、猶且依史記、南北
史、於宋魏等、宋史新編、於宋遼金、削其繁冗、脩飾邊幅、其文如故、稱新唐、改
舊唐、事無漏、文不繁、皆顧學稱、

一色直熙識

續日本史目錄

續日本目錄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一

續日本史卷之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一

稱光天皇

稱光天皇、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長子也、母贈左大臣、日野資國之女、諱資子、號光範門院、以應永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天皇、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爲皇太子、二十八日、加元服、十九年、後小松、欲遜位、南朝遺臣、固請立後龜山帝胤、足利義持沮之、八月、二十九日、天皇受禪、尊後龜山、曰前太上天皇、尊後小松、曰太上天皇、天皇尚幼、太上天皇、聽政、時一條經嗣、爲關白、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今出川公行、爲左大臣、鷹司冬家、爲右大臣、

二十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伊達懸田二氏、起兵於陸奧、足利持氏、遣畠山國詮伐之、秋、七月、三日、大風、冬、十一月、地震、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熱田祠、火、南朝舊臣、不好天皇之立、起兵於伊勢、足利義持、遣土岐賴益擊之、冬、十二月、五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留三日、右大臣、鷹司冬家、罷、十五日、以大納言九條滿教、爲右大臣、十九日、天皇、即位、

一說四月即位、又說二十年即位

二十二年、夏、六月、十三日、京師、大風雨雹、寒如冬、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九日、修禊、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嘗會、近江備中、供其祭享儀物、是歲、陸奧伊勢皆平、

二十三年、夏、四月、十二日、男山臨時祭、秋、七月、土御門、烏丸、火、延燒太上天皇宮、妖星、見、八月、二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上杉氏憲、逐足利持氏、冬、十一月、十八日、足利義持、遣赤松義則、斯波義重等、伐氏憲、二十日、二品、榮仁親王、薨、

二十四年、春、正月、以母氏、任從二位、三月、朔、日有食之、夏、閏五月、十三日、上杉氏憲、伏誅、足利持氏、復封、六月、十九日、太上天皇宮、成、秋、七月、二十三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留七日、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足利義持、殺其弟義嗣、夏、四月、二十一日、祈雨於諸社、冬、十月、天皇不豫、奉幣於七社、而祈癒矣、十一月、十七日、關白、一條經嗣、薨、十二月、二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行、罷、以右大臣、九條滿教、爲關白、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俊、爲右大臣、

二十六年、春、正月、伊勢月讀祠、火、則踰朔五日、二月、五日、大風、十二日、釋奠

于大學、以祠火之故、無宴、二十八日奉幣伊勢、夏、五月、足利持氏、舉上總、六月二十四日、男山若宮華表自仆、二十五日、出雲大社、鳴動、西宮荒夷社、鳴動、多怪異、賀茂山樹枯者、可千株、朝鮮、大舉入寇對馬、九國兵伐之、少利、秋、七月、戰、大克之、虜相排溺、流屍蔽海、明使呂淵來、八月、十七日、祈年穀、北朝、觀應以來、無此舉、至是復之、十九日、祈晴、九月、九條滿教、辭左大臣、冬、十二月、五日、以右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基、爲右大臣、是歲、霖雨、大風、地震、東國最甚、陸奧洪水、阪東飢饉、

二十七年、春、閏正月、十二日、以左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持基、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爲右大臣、三月、十六日、公俊、罷、夏、四月、二十九日、松尾祝人、訴訟、停祭祀、祈雨、五月、二十日、雨、陸奧大旱、秋、九月、十日、大風、皇太神宮壞、祝人、奏請脩繕、廷議命諸府國司、皆依違不果、祝人則自進焉、十五日、足利義持疾、奉幣男山、而瘳矣、二十八日、行內侍所神樂、以賽之、先是、朝臣、多不悅義持肆權、竊謀毒殺咒詛、事露、醫師高天典藥助俊經、陰陽助定棟等、流于讚岐、自餘連坐有差、冬、十二月、右大臣西園寺實永罷、五日、以內大臣三條公光、爲右大臣、十日、辰星犯月、是歲、旱、琵琶湖涸三町、淀川可徒步、大饑、米斗直千錢、

二十八年、春、正月、朔、足利義持入朝、又朝于太上天皇、二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足利持氏、使使朝于京師、疫癘多死人、夏、四月四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海潮沸騰、如湯、二十八日、平野臨時祭、五月、十三日、奉幣諸社、禳疫疾、飢饉、秋、八月、畠山滿家、爲管領、是歲、又旱、饑疫交至、道殣相望、埋葬弗暇、積屍如山、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四方拜、夏、四月、天皇弗豫、命諸寺、祈瘳、足利義持、朝于太上天皇、進俳樂、二十二日、日吉祭、諸卿湍之、近古亡斯禮、詔脩舊規、五月、足利義持、祭其父於等持院、關白以下、公卿湍之、秋、九月、太上天皇、幸于男山、冬、十月、二日、兩日並見、二十八日太上天皇、幸于相國寺、冬、十二月、十二日、兩日並見、是歲、天皇疾、召准三宮恒敎、大僧正滿意、讀經禳疾、既瘉、以滿意、准三宮、

三十年、春、三月、地屢動、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罷、其子義量、襲職、秋、七月、朝鮮人、來貢大藏經、九月、十日、太上天皇、幸于室町、冬、十月十四日、右大臣、三條公光、罷、十二月地屢動、

一說八月公光罷

三十一年、春、太上天皇、迎佛骨於宮中、夏、四月、十二日、前太上天皇、崩嵯峨、二十日、關白九條滿教、罷、便左大臣、二條持基、兼關白、二十四日、以內大臣、一條兼良、爲右大臣、秋、八月、十五日、尹良親王自殺、冬、十月、太上天皇、幸于相國寺、是歲、飢疫多死、有舉邑無人者、

三十二年、春、二月、十六日、龍樹寺宮、薨、宮者、天皇之母弟也、天皇無子、欲以宮爲嗣、衆惜其早沒、此月、停釋奠、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量、卒、足利義持復總軍職、宮人日野氏、有光之女也、寵于天皇、稱大納言典侍、或譖之曰、日野氏、與中將實雅、奸、則罪焉、天皇、祭後圓融帝、自寫佛經、諸皇族、助寫、榮仁親王之子貞成、亦與焉、經成、記各名、貞成、謂太上天皇曰、貞成無官爵、不足記、太上天皇、乃錄爲義子、而爲親王、天皇不懌、天皇召樂師彈琵琶、太上天皇止之、天皇益不悅、進書太上天皇、多怨言、太上天皇怖、將逐出宮、足利義持入諫天皇、天皇意未解、太上天皇、諭貞成、薙髮、秋、七月、天皇疾、其夜、號母氏、爲光範門院、八月、朔、天皇疾劇、太上天皇、及公卿、以爲不復起矣、議嗣、六日、疾愈、或告內侍所三條、承小倉宮意、而咒詛矣、天皇怒、令有司鞫問三條、無實、有司揉法、刑三條、賞告者、以塞南人之望、足利持氏、攻甲斐、武田信長、委國而走、二條持基、辭左大臣、九月、十日、太上天皇、幸于泉涌寺、冬、天皇又疾、十一月、九日、內侍所、三夜神樂、以祈平癒、是歲、天災洊至、地震、洪水、大風雨、皇太神宮、有怪異、

三十三年、春、京師數火、燒亡百餘町、興福寺僧、擊壞勝院、夏、四月、四日、宮中聚僧、誦讀佛經、祭後圓融帝、六月、霖雨、十七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秋、七月、以光範門院、准三宮、八月、二日、天皇、疾、三日、又祈晴、二十四日、武田信長歸于甲斐、九月、三日、星入月、十四日、天皇疾瘳、二十二日、地動、陸奧大雨、會津洪水、冬、十月八日、彈正尹、滿仁親王、薨、十一日、雷、二十四日、地動、二十六日、又動、十二月、春日社神像、無故自墜矣、

三十四年、春、停縣召除目、大水、夏、秋、又大水、八月、十四日、太政官廳、火、河內獻綠毛龜、天皇、疾、祈男山賀茂、而瘳矣、冬、十月、赤松滿祐、自焚其邸、歸國、天皇、將詣男山、賀茂、又疾不果、十二月、滿祐、朝于京師、是歲、以關白二條持基、復左大臣、阪東、風水、

正長元年、春、正月、天皇、疾、未愈、停叙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薨、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天皇疾、屢祈、弗驗、衆議紛紜、或云、南北媾和、約兩朝更立、小倉

一說正月改元

宮、爲後龜山皇子、可以爲儲貳、或云、木寺宮、爲後二條之胤、常盤井宮、爲龜山之後、立之、亦可矣、天皇疾大漸、召僧宗純曰、朕儲副未定、和尚所知也、傳朕位者、孰最可矣、答曰、貧道、無親踈王、唯彦仁、神情不凡、固非常人所及、迎立之、誰敢異議、天皇然之、宗純上啟太上天皇、辭旨在彦仁、太上天皇、悅、五月、鷹司冬家、薨、秋、七月、十三日、太上天皇遣畠山滿家、迎彦仁於伏見殿、二十日、天皇崩于土御門殿、享年二十八、天皇平生好禪、修齋終身、以故無子、二十九日、火葬于泉涌寺、八月、四日、瘞骨於深艸法華堂、稱稱光院、天皇不建皇后、而宮人紀伊局、侍御被寵、天皇崩、未終喪、剃髮爲尼、以薦冥福矣、初、南北約和也、兩統代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小倉宮、以不得立、失望、方天皇疾篤、使人詐爲鎌倉使者、欺北畠越智二氏曰、宜扶小倉宮、擧兵、二氏許諾、小倉宮、適伊勢、從者道亡、宮起師、據神岡山、足利義教、令人攻之、宮降、是歲、大水、陸奧最甚、禾穀不登、饑莩相枕藉、郡國不寧、

續史氏曰、南北混一之際、外雖從內實不然、帝慮之、危心恭德、以鎭壓四海、比前後、爲小安、無他、政教所致也、

續日本史卷之一終

闕一作關　原有經或作經有

一說二十九日踐祚

一說十二月二十九日即位

續日本史卷之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二

後華園天皇

後華園天皇、諱彦仁、曾祖崇光帝、生二品榮仁親王、稱伏見宮、居嵯峨有栖川別莊、時或稱有栖川宮、又稱大通院、榮仁生貞成親王、稱後大通院、貞成、取贈左大臣源有經女、諱幸子小宰經子、號敷政門院、以應永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生天皇、初崇光、遭亂、出居吉野、皇弟彌仁立、是爲後光嚴帝、崇光師在伏見宮、召細川賴之曰、朕子榮仁、於皇統爲嫡、宜令入承大統、羣卿之輔翼賴之、懼時勢不寧、諭後圓融、後小松、稱光相嗣立、及崇光崩、榮仁削髮、後貞成、門地益微、賤無據、會稱光無子、正長元年、七月、十三日、立天皇、爲皇太子、二十日、稱光崩、二十八日、天皇踐祚于前右大臣三條公光第、時甫十歲、後小松太上天皇、聽政、以關白左大臣二條持基、爲攝政、冬、十月、十五日、京師火、

永享元年、春、正月、朔、以天皇尚幼、元會不御殿、二日、雷、二月、十七日、天皇始受學於少納言清原宗業、讀孝經、三月、九日、雨砂、十五日、以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三日、義教、朝于天皇及太上天皇、夜疾多死、夏、六月、晦、祈雨、秋、七月、七日、興福寺、僧徒、與井戶氏、鬪于春日山、八月、二條持基、辭左大臣、斯波義淳、爲管領、四日、以右大臣一條兼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房嗣、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奉幣八社、二十九日、天皇移居于土御門宮、九月、五日、即位于太政官廳、是日、改元、是歲、天下饑饉、細川持元、卒、

二年、春、二月、十九日、月色如朱、分爲三、頃之則合、二十日、地震、夏、四月、二十八日、天皇、幸于三條殿、秋、八月、十八日、大風雨、二十二日、洪水、九月、二日、又水、冬、十月、二十六日、修禊、天皇幸臨之、貞成親王、詣足利義教第、十一月、朔、冬至、公卿朝賀、十八日、大嘗會、近江、丹波、供其祭享儀物、足利義教、從鎭西豪商於京師、三年、春、三月、二十四日、太上天皇、削髮、稱法皇、夏、四月二十九日、男山臨時祭、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京師火

四年、秋、七月、二十五日、以二條持基、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八月、十三日、持基、辭攝政、使左大臣一條兼良、兼攝政、二十八日、兼良、辭左大臣、以內大臣足利義教、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九月、義教、與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宰

相、三條實雅等、東遊駿河、相模、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七日、一條兼良辭攝政、二條持基復攝政、十二月、細川持之爲管領、是歲、朝鮮人入朝、畠山滿家、斯波義淳並卒、

五年、春、正月、三日、天皇元服、二條持基加冠、足利義教理髮、二十四日、地震、三月、天皇始觀縣召除目、十七日、又震、二十二日、持基辭攝政、爲關白、二十六日、持基辭太政大臣、夏、五月、十日祈雨、翌日雨、地震、六月、明人入貢、延暦寺僧徒舁日吉神輿、掠都下、足利義教遣兵禦之、八月、七日、釋奠停宴、彗星見于西方、九月、十六日鎌倉地大震、山崩、冬、十月、二十日、法皇崩、二十七日、葬後小松天皇、十二月、足利義教伐延暦寺、

六年、春、正月、以死穢停踏歌節會、二月、十一日、京師火、延燒萬餘家、三月、十九日、又火、夏、五月、賀茂祭、足利義教奏請、行競馬之式、六月、朔、明人入朝、冬、十二月、地震動、延暦寺僧、又舁神輿、來掠、足利義教遣兵防戰、僧徒弃輿遁去、是歲、疫癘多死、彗星見、

七年、春、二月、四日、捕延暦寺僧乘蓮及五山僧數十人、斬于六條河原、餘黨縱火自焚、秋、七月、十三日、大風雨、地震、八月、賊僧又舁神輿、來掠、足利義教擊

卻之、二十五日、天皇始蹴鞠、是歲、會津四郡疫疾多死、

八年、夏、四月、奉幣春日社、五月、二十九日、雨雹、大如梅子、大旱、自四月至秋九月、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五日、鎌倉大火、十一月、八日、流星亂飛、其中有物、曾聲、十九日、京師火、雲居法觀諸寺及八阪塔燒亡、是歲、小笠原村上二氏、爭疆域、相擊信濃、

九年、春、正月、八日、多流星、夏、四月、足利持氏、請除上杉憲實、憲實樹黨防禦、阪東騷擾、六月、四日、東大寺八幡、鳴動、秋、七月、北畠滿雅叛、冬、十月、二十一日、天皇幸于室町、讌酣、天皇賦詩、關白以下群僚皆賡載之、二十六日、自室町還、是歲、穀不熟、

十年、春、正月、三日、星貫月、夏、四月、二十一日、天皇觀樂於清涼殿、二十五日、又觀猿、大和賊起、據多武峯、五月、越智箸尾二氏、焚峯平賊、秋、八月、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奉敕、撰新續古今和歌集、上之、十八日、足利義教辭左大臣、九月、四日、以右大臣近衛房嗣、爲左大臣、内大臣鷹司房平、爲右大臣、足利持氏、遣兵擊上杉憲實、冬、十月、足利義教、擧持氏之罪、奏請討持氏、使上杉憲秋等攻鎌倉、二十五日、天皇幸于室町、十一月、持氏敗剔乞降、是歲、飢疫、死者盈路、

十一年、春、正月、大雪、二十五日、足利義教、遣赤松滿祐等援東討諸將、二月、朔、天皇移居泉殿、以辟方忌矣、十日、足利持氏、剔死、其徒坐免、有差、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北、則詔諸社諸寺、祈禳之、夏、四月、五山僧徒、犯法、流之諸島、冬、十月、十一日、祭後小松帝、是歲、大水河溢、

十二年、春、二月、十三日、天皇觀俳樂、足利義教、遣人攻結城氏朝、義教殺一色義貫、土岐持賴、秋、八月、十四日、大風、十六日天赤、九月、十八日、地震、

嘉吉元年、春、正月、足利義教、削嚴島神封、予之武田信賢、二月、二日、信賢就封、祠司拒不納焉、十七日、改元、夏、四月、有盜入宮、則命諸將嚴宮門守衞、幕府之諸將陷結城、收足利二孤、五月、十五日、無雲而雷、二十日、洪水、四條、五條、橋壓矣、長星孛于西方、長數丈、六月、二十日、奉幣二十二社、二十四日、赤松滿祐、殺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教、天皇追悼義教、贈太政大臣、其子義勝立、秋、七月、二十日、遣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伐滿祐、八月、戰于蟹坂、不克、二十六日、大風、九月、增兵、圍白旗、十二日、拔之、滿祐伏誅、則頒其國、賜播磨於山名持豐、美作於山名教清、備前於山名教之、閏月、六日、大水、冬、十月、少貳嘉

賴、掠筑前、二十五日、遣大内持世、討嘉賴、足利氏、令天下宿債逋租不相償、自今更始、名曰德政、所在大擾、少貳嘉賴、奔于對馬、是歲、安房亂、里見義實、討平之、兼取其地、興福東大二寺相擊、南都不寧、

二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宮中、祭足利義教、秋、七月、大内持世、薨、八月、管領細川持之、卒、畠山持國、爲管領、九月、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使一條持豐祭鎌足、冬、十月、二日、太白、犯南斗、十七日、天皇、患瘧、醫師曰、宜鍼、廷臣議之曰、刺傷聖體、不知其可、三條實雅、進曰、宮員置鍼博士、爲今日也、衆然之、遂鍼、十九日、奉幣七社、祈愈、二十五日、愈、十一月、七日、以足利義勝、爲征夷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十二日、天王寺、上都與中都、爭擊、縱火、太子、三昧、御影、諸堂、鎮守十五社、皆燬矣、二月、十九日、押小路火、延及三條坊門、三月、二日、雨雹、夏、四月、二十七日、奉幣春日社、五月、九日、祈雨於丹生木嶋、十三日、雨、二十日大水、二十一日、祈晴於丹生木嶋、二十二日、大水、多溺死、時朝廷虛耗、無資用、六月、停月次等諸祭、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七日、熒惑、太白、鎭星相合、宮中、修法禳地震、天皇讀春秋左氏傳、秋、七月、二日、賀茂大木、無故自僵矣、二十

日、賀茂山樹、枯者千餘株、大木多倒。二十一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卒、贈左大臣、弟義政立、八月五日、男山鶴峯山、大木自倒、樹下蛇多死。二十六日、天皇、幸于東洞院。二星合後龜山孫三子、爲僧、名金藏主、在萬壽寺、九月二十三日夜、賊挾之稱帝、以犯闕、天皇方寢、群臣驚怖、弗能拒戰、賊抽刀逼天皇、目忽眩發、賊相視、不復敢近、而縱火宮中、天皇避幸近衛氏、賊取神器、而去矣、東門衞士、奪神璽、賊弃神劍於淸水寺側、擁神璽、入叡山、僧心月、收神劍、而還宮。二十五日、畠山持國、擊殺金藏主、誅賊徒、賊蓋吉野遺民也、日野有光、及子資親、與賊通謀、坐誅。二十六日、天皇、徙于伏見殿、尋徙于東洞院。冬、十二月十三日、修宮。是歲、武田信賢、入蝦夷、取其地、朝鮮人、來朝、

文安元年、春、正月、宮中、脩樹竹禮。二月五日、改元。詔曰、每歲、以仲春十七日、始冶獄、頃日、國家多虞、替規弃置。自今以後以十二日、始鞫訟、於是、兩京酒商相訴、請辨治、西京人不聽、聚兵北野、以掠都下、悉焚西京。二十日、以皇弟貞常、爲親王。三月四日、京師雨豆。夏、四月十日、雨雹、大如棗。二十六日、以母氏准三宮。二十七日、地大震、太白鎮星相合。六月十八日、奉幣北野社。二十三日、彗星見。土岐戸島二氏、爭地、美濃亂。秋、七月、六角氏、失政、近江亂。十二月、命賀茂在貞、禳天地災變、僧禪信、禳彗星。二十二日、祈年穀。八月、賊立南朝後胤者、爲主、初圓胤、入圓滿院、爲僧、至是蓄髮、稱還俗宮、擁神璽寨于吉野。十六日、內侍所、三夜神樂、禳厄。九月八日、遣北野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山名持豐、擊赤松氏、破之。上杉憲實卒、

二年、春、三月、大雨洪水。夏、六月、大風。冬、十月、宮中、聚僧踊經、祭後小松帝。十一月三日、關白二條持基、辭左大臣、近衞房嗣、與一條兼良、爭授任。二十三日、使房嗣兼關白。細川勝元、爲管領、

三年、春、正月二十九日、以前左大臣一條兼良、爲太政大臣、班在關白上。夏、四月十三日、近衞房嗣、辭左大臣。二十九日、以右大臣、鷹司房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通、爲右大臣、北野社火、近江、大水、勢多橋頹。秋、七月、戶島氏、與齋藤氏、戰于美濃。九月二十三日、皇宮火。冬、十二月十一日、修淸凉殿。

四年、夏、四月二日、南禪寺火。五月十八日、使五山僧祈雨、詔幕府浚神泉苑池、加賀亂、富樫氏、分爲二家。六月、皇太神宮、鳴動。太政大臣一條兼良、欲爲關白、幕府風關白近衛房嗣、辭職、兼良代任焉。二十二日大風。二十四日、地動。秋、七月五日、天龍寺火、都下賊起、劫奪市肆之貨財、稱曰德政復行。八月

伏見宮一作東洞院。十一日或作十二日

東大、興福二寺、爭修春日社、分標造之。九月、皇太神宮、又鳴動。十一日、奉幣伊勢。十四日、興福寺僧、擊東大寺。冬、十一月十四日、行鎭魂祭於神祇官、以督深也。二十六日、北野臨時祭。十二月二十七日、天皇、尊生父無品親王貞成、曰太上天皇、使母弟貞常嗣其家、世世無廢親王號。畠山持國、使人擊吉野、獲還俗宮、函其首、送于京師、

五年、春、天皇、行見太上天皇於伏見宮。三月四日、號母氏曰敷政門院。二十一日、敷政門院、薨。夏、四月、地震。六月六日、皇太神宮、禰把。十八日、奉幣伊勢。秋、七月十九日、洪水、五條勢多橋墜、多溺死。八月三日、釋奠、以天皇居喪、停宴。赤松氏遺黨、謀亂、伏誅。九月、詔建源高明祠於備前。是歲、天下饑饉、疾癘流行。琉球人來、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風。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釋奠、以天皇居喪、停宴。十三日、白虹見。天皇、幸于伏見宮、見太上天皇。東國亂、以足利成氏、鎭鎌倉都督阪東諸軍事、以上杉憲忠、爲副、東國旋寧。夏、四月十一日、地大震、男山崩、疾疫多死者。二十九日、以足利義政、爲征夷大將軍。五月五日、有虹遶日。秋、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八月九日、釋奠、以山徒動兵、停宴。十二日、地震。十九日、又震。二十二日、豐受太神宮鳴動、時宮殿傾敗、日尙矣、弗能脩、而祭儀多闕。二十八日、發使、奉幣祈年穀。男山神田、在出雲、土人掠之、祝人來訴、則命守護、而復田矣。二十九日、天皇弗豫。九月十一日、地震。十八日、又震。冬、閏十月二十二日、熒惑太白鎭星相合。十一月朔、冬至、公卿朝賀、詔赦天下。畠山持國、復管領、

二年、春、疾疫流行、京師最甚矣、死者相望。夏、四月十四日、南都大火、元興大乘諸寺燒沒矣。二十八日、一條兼良、辭太政大臣。五月九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六月十五日、祇園臨時祭。二十日、祈雨。秋、七月朔、周防長門、大風。五日、地動。十六日、越中大雨、牛嶽發火、東北行、沿道草木皆靡偃。細川氏、殺道士、道士結黨據新熊野、謀舁神輿入京、京中不靜。二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又震。八月五日、東方有流星、長可五丈、光如晝。冬、十月十八日、造四條橋、

三年、春、二月、造寶德院於嵯峨、以資後小松帝之冥福。秋、七月、雨水傷稼。琉球人來朝。八月十六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二十六日、又祈晴。明人、以方物來、修好。九月、琉球人又來貢錢一緡、自是、入貢無虛歲。冬、十一月、南都民、作亂、焚元興寺。十一月、山徒入京、縱火。十八日、地動。是歲、疾疫未止、

二十五日歲作二十六日

享德元年、秋、七月、二十五日、改元、冬、十月、八日、以前內大臣久我淸通爲太政大臣、十一月、七日、奉幣豐受宮、是歲、細川勝元、復管領、疱瘡流行、多死者、

二年、春、二月、太政大臣久我淸通罷、三月、十二日、設蹴鞠會、夏、四月、關白一條兼良罷、二十八日、使右大臣二條持通兼關白、六月、以兼良准三宮、食邑及隨身兵仗、一如忠仁公故事、

三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北野社有穢、不祭、是月、諸社祭祀皆停矣、二月、十七日、二條持通辭右大臣、夏、四月、畠山持國廢義子政長、政長結細川山名二氏、抗持國、都下騷擾、六月、二十九日、關白二條持通罷、秋、七月、朔、使左大臣鷹司房平兼關白、十六日、以前內大臣洞院實煕爲右大臣、二十七日、祈晴、八月、停釋奠、九月、八日、行德政、諍訟滿府、亡命無行之徒、結黨剽劫市井、有合沐止湯錢湯之號、合沐者、所獲與衆均分也、止湯者、所獲皆歸魁也、錢湯者、所獲專自取也、於是物議囂然、莫下不乂寧、而都人荷擔四走、太上天皇移居而避災、冬、十二月、十日、地震、二十九日、男山祭、廷臣莅之、及夕、遷神輿於絹屋殿、視人爭訟、不果祭而止矣、足利成氏、擊上杉憲忠、殺之、上杉房顯攻破成氏、阪東大亂、

一說六月二日房平罷關白兼左大臣

一說二十六日改元

康正元年、春、正月、上杉房顯、劾奏足利成氏、以鈞命討成氏、三月、四日、鷹司房平、辭左大臣、夏、四月、十一日、紫宸殿成、五月、赤松氏、復封、山名持豐擊破之、六月、二日、關白鷹司房平罷、五日、以二條持通復關白、六日、以前內大臣西園寺公名爲太政大臣、秋、七月、畠山義就掠大和、二十五日、改元、八月、十四日、釋奠、以山徒搆亂停宴、二十七日、以右大臣洞院實煕爲左大臣、冬、十月、以木寺宮邦康爲親王、親王、後二條五世之孫也、十二月、山徒奉神輿入京、有所强請、允之、乃還、地大震、是歲、畠山持國薨、

二年、春、正月、二十八日、京師火、累代圖書、多焚、秋、七月、皇宮成、二十日、天皇從居焉、八月、二十七日、震京中十三所、太上天皇崩、稱曰後崇光院、斯際朝廷多事、無實錄、後崇光皇之自書椿葉記、經紀自崇光至天皇卽位、論者美之、是歲、彗星見于西方、

長祿元年、春、二月、水鳥充壓山野、群飛南行、聲響如雷、迄秋而止、夏、四月、十一日、左大臣洞院實煕罷、六月、十七日、以右大臣一條敎房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三條實量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吉田祠震動、是夜、諸國大風、二十八日、太政大臣西園寺公名罷、九月、八日、右大臣三條實量罷、以內大臣、

近衛敎基爲右大臣、二十八日、改元、冬、十一月、行德政、京師不靖、

二年、春、正月、二十九日、兩日並出、閏月、二日、滿月出、博士奏曰、日月增光、荐表陛下聖明、而國家隆安矣、天皇意善之、百官奉賀、中納言日野勝光抗奏曰、臣惟、元曆以降、武臣弄政、天子拱手、承命將門、元弘以降、最甚、免死爲幸、何賀之有焉、不如傾身脩德、以救舊弊矣、公卿服其言、天皇亦然之、二月、三日、鞍馬山火、二十三日、以木島神爲正一位、秋、七月、二十五日、使關白二條持通兼太政大臣、先是、有擧兵於南山者、魁首曰尊秀、其弟曰忠義、世傳後醍醐帝四世之孫也、以故擁神璽、而塞大和紀伊之間、自稱行宮、移書近縣、聚兵衆、其書唯用干支、而不奉朝廷年號者、十餘年于玆、赤松氏遺臣滅之、秋、八月、奉神璽入京、廷議賞其功、召赤松政則予邑、冬、十二月、一條持通辭關白、五日、使左大臣一條敎房兼關白、

三年、夏、六月、十九日、兩日並出、二十五日、又出、二十九日、赤松氏攻山名氏、秋、七月、十七日、筒井箸尾二氏、攻越智氏、敗之、八月、十八日、兩日又見、九月、十日、大風、洪水、冬、十月、富樫成春、與赤松政則戰于加賀、十二月、八日、一條敎房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三條實量爲左大臣、

寬正元年、春、正月、朔、三日並見、二月、地動、三月、二十八日、捕楠氏在吉野者、悉斬之、大霖雨、至夏六月、傷麥禾、二十七日、太政大臣二條持通罷、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二十七日、左大臣三條實量罷、八月、十八日、兩日並見、二十七日、以內大臣足利義政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九月、義政、請使畠山政長討畠山義就、天皇弗聽、義政固請、出兵、戰于龍田、朝鮮人來聘、冬、十月、七日、地動、十二月、二十一日、改元、是歲、穀不熟、

二年、春、饑饉、疾疫遍于天下、諸國之民、就食京師、有司不能悉救之、僧學翟巷、三月、天皇深患之、施食賑貧民、足利成氏與上杉房顯、擁兵連年不解、夏、六月、戰于武藏、冬、十月、房顯邀足利政知、鎭阪東、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左大臣近衛房嗣爲太政大臣、是歲、畠山政長與畠山義就相持、北畠細川山名武田諸氏、援政長、

三年、夏、四月、五日、畠山政長、拔嶽山、畠山義就奔于吉野、秋、八月、三日、並見、右大臣近衛敎基薨、五日、以前內大臣德大寺公有爲右大臣、九月、十一日、土賊蜂起、縱火坊市、掠奪民財、足利義政出兵捕賊魁斬之、

四年、春、正月、朔、三日又見、夏、四月、關白一條敎房罷、三日、以二條持通復關

十八日或作十六日

殘民作饑　閉爐或作閉扉

白、
五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夏、六月、十四日、内侍所神樂、秋、七月、十九日、天皇、
禪位於皇子成仁、聽不、元年、正月、山名持豐、與細川勝元、相持京師、持豐迫
天皇、强請留寄、時勝元十八日、天皇、幸于室町、二十日、還、八月、二十三日、再
幸、九月、二十日、御製、號圓滿智、文明、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崩于室町、三年、
正月、三日、葬于北田院、稱曰後文徳院、後改、爲後華園院、天皇、器度宏廓、雖
處大亂之世、恬然不爲意、而專國家委之將軍、弗敢猜忌矣、天皇、居恒好文
雅、嘗足利義政、起第、極奢侈、諸將多傚之、浮華爲風、下民爲之滿苦、天皇、賦
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
綠爲誰肥、義政、感寵、役及天皇崩、義政、痛悼不廢、躡茅履、以送葬矣、嘗領細
川勝元、侍所赤松政則等、將兵三千餘、素衣裹甲、衞護之、天皇、有一男一女
男是爲後土御門帝、女入安禪寺、爲尼、
續史氏曰、喪亂之際、多妖怪、何世不然、如彼兩日三日聯懸、不足以異焉、兩
日多見于諸史、三日亦見于晉書、論者、或於兩日、則取之、於三日則不取、吁、
矣爲取不取之偏也、余直載之矣、帝處于災變而敬身修德以全厥世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　終

一說二十八日作嬰　一說十六日大嘗會　又說十八日大嘗會

續日本史卷之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三

後土御門天皇

後土御門天皇、諱成仁、後華園帝之子也、母、内大臣、大炊御門信宗之女、諱
信子、小字綱子、或仁子、累任從二位、稱二位局、後准三宮、號嘉樂門院、又號
東洞院、以嘉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生天皇、長祿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立爲
親王、二年、四月、十七日、加元服、寛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受禪、八月、大風、洪水、
九月十三日、夜有光、響如雷、右大臣、德大寺公有、罷、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以
前内大臣、久我通尚、爲右大臣、
六年、春、三月、太田持資、入朝、天皇、問國俗、持資具答、天皇、嘉之、賜御製歌、秋、
九月、十三日、流星、響如雷、冬、十月、八日、仙院、聚僧、誦經、祭後小松帝、十二月、
二十七日、天皇即位、尊後華園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聽政、足利義政、參謀
焉、
文正、元年、春、正月、十六日、右大臣、久我通尚、罷、二月、十六日、以權大納言、二
條政嗣、爲右大臣、二十八日、改元、足利成氏、侵武藏、夏、四月、京師、火、天皇、幸
于室町、秋、八月、内侍所神樂、九月、十三日、天狗星飛、自艮亘坤、冬、十一月、二
十六日、脩禊、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嘗會、近江、丹波、供其祭享儀物、二十九日
地動、是歲、天下飢饉、疾疫流行、
應仁、元年、春、正月、山名持豐、攻足利義視、細川勝元、畠山政長、援義視、持豐、
劾奏勝元等、請加誅、天皇不可、持豐以太上天皇之詔、討勝元、十八日天皇、
及太上天皇、幸于室町、二十日、還、二月、勝元、辯持豐之罪、而聚兵衆、自以攝
津、丹後、土佐、讃岐、族政之、師春、元春、政春等、以阿波、參河、備中、和泉、淡路、斯
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内、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
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凡步騎十六萬餘、軍于東
京矣、持豐、亦自以但馬、播磨、因幡、族教之、教清等、以伯耆、美作、石見、斯波義
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内、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六角高
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土岐成就、以美濃、凡步騎十一萬餘、
軍于西京矣、足利義視、出入兩陣、而諭之和解、不聽、都下大亂、由是、諸儀
祭享、皆廢不行、三月、五日、改元、夏、四月、二十七日、男山臨時祭、五月、十日、關

白二條持通、罷、以一條兼良復關白、二十一日、京師火、二十四日、又火、二十六日、又火、數日弗滅、焚死五萬人、六月、屢火、北自御靈、南達二條、燒亡三萬餘宇、秋、八月、又火、大內政弘、提兵東上、援山名持豐、赤松政則、拒之攝津、政弘、擊破入京、細川勝元欲挾天子自護、則詣闕而強請焉、二十三日天皇及太上天皇、以神器、幸于室町、將士讙譁、乘輿止門外、自午至亥、廷臣入諭、而後迎輿、九月、朔、京師火、二日、足利義政、辭左大臣、十三日、又火、近衞、鷹司、日野、華山院、西園寺、廣橋、諸邸第、南禪、青蓮、元應、法城、諸寺皆罹災、旬日有餘災、有彗星、光芒丈餘、冬、十月、京師又火、十二月、又將火、山徒、奉日吉神輿、入京、有所強請、幕府諾之、則還矣、公卿以下、辟亂遯走四方、而天子乏供御、朝廷之凋萎、振古未之有也、

二年、春、正月、朔、朝儀不具、天皇及太上天皇、召侍臣、聯歌賡載、以歎時運屯蹇、十一日、以右大臣二條政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政基、爲右大臣、山名細川二氏、交戰無虛日、諸國兵士、黨二氏者、亦互侵掠、所在不寧矣、秋、七月、二十日、大風、天下洪水、九月、彗星見、冬、十月、足利義視在伊勢、足利義政、召之不至、天皇、詔召義視、十一月、朔、冬至、賀禮不行、

文明元年、春、三月、山名持豐、兵蔽備將、細川勝元、使人火其營、夏、四月、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大內教幸、及少貳教賴、略西海、秋、七月、十日、清水寺、火、冬、十二月、大內政弘、遣人擊教幸教賴、敗之、

二年、秋、七月、十九日、關白一條兼良、罷、八月、十日、使左大臣二條政嗣、兼關白、時、京師大亂、政嗣以下、諸搢紳、失產、不安其居、而播越四散、冬、十二月、七日、內侍所鳴動、二十七日、太上天皇、崩、是歲、遣使朝鮮修好、

三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節會、七日、地震、三月、晦、天皇、厭世亂、欲倦、提諭官內臣、內臣、啟出、告足利義政、義政入諫止之、夏、五月、十四日、地震、斯波義敏、爲其臣所殺、屬將朝倉敏景、擊平其亂、遂剖其國土、領越前、織田信秀、領尾張、二人、始列諸侯、秋、七月、十六日、天皇、患瘡、二十八日、歲星、太白、相合、八月、八日、祈諸社、禳災、閏月、霖雨傷禾、冬、十二月、朔、彗星出于東方、貫太微、六日、祈賀茂兩社、禳彗星、是歲、嘉樂門院、落飾、法名榮名、上杉顯定、攻古河、陷之、足利成氏、奔于千葉、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于東方、適見于西方、內侍所、鳴動、二月、二十二日、內侍所殿成、自正月旱、至夏六月、禾稼皆枯、秋、七月、多田廟鳴動、八月、十七日、詔贈從二位於多田滿仲、是歲、水災飢饉、畠山義就、贈糧食於細川勝元、東軍饑食、西軍稍蘇、

五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三月、十九日、山名持豐、卒、夏、五月、二日、太白、犯輿鬼、十日、太白、犯房鉤鈐、十一日、細川勝元、卒、十三日太白與月合、十六日、留諸寺、禳災、冬、十二月、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政、罷、其子義熙、襲職、陸奧飢、

六年、春、二月、八日、熒惑、犯輿鬼、十一日、又犯、三月、十六日、有狐入宮、十九日、又入、夏、六月、朔、祈雨、七日、雨、十九日、以從弟邦高、爲親王、秋、七月、三日、二品、中務卿、貞常親王、薨、十二日、下京、火、二十六日、賊、焚掠西京、晦、西京火、八月、朔、上京、火、十八日、西京又火、梅津、梅宮、太秦等皆燒矣、冬、十二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足利義政、使人脩好於明韓、應仁之亂、失符、此行求符、

七年、春、正月、元會、費用空乏、省禮行之、二日、地動、二十五日縣召除目、應仁以降、亡此舉、幕府獻金、而行之、二月、八日、京師、火、地動、十一日、二條政嗣、辭左大臣、十四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二十日、安樂光院、火、延及北野今宮、燒亡數百家、二十六日、命諸社諸寺、禳災、三月、三日、天皇、觀鬪鷄、頻年、兵

亂相續、闕此式、今茲復之、十日、奉幣北野、前年神社罹災、移于假殿、今年又災、至是復本社、以右大臣九條政基、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政平、爲右大臣、二十八日、大風雨雹、夏、五月、二十七日、大雨洪水、六月、九日、無動寺衆徒、擊南谷、秋、八月六日、大風、賀茂木造、泥甃宮垣、攝津尼崎、被濤沒家、溺死無算、足利義政、脩好明國、九月、二日、祭多武峯、是歲、釋兼壽陷加賀、自有其地、富樫氏、亡矣、

八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行四方拜、六日、行叙位、文正二年、廢此禮、至是脩之、十二日、藤原鎌足、像、又裂、二十六日、春日社、有怪異、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辰星入月、二十五日、春日山鳴動、夏、五月、十三日、關白二條政嗣、罷、十五日、使左大臣九條政基、兼關白、十六日、政基、辭左大臣、以前內大臣日野勝光、爲左大臣、勝光有姻于足利義政、以故、被選、人或異議之、六月、六日、上京、火、延燒數百家、十四日、勝光罷、十六日、地震、秋、八月、二十三日、賀茂社、火、初、社人與吉田祝司、寺田、又與土人、相惡、而擧兵縱火、死者數十人、天皇爲廢朝、三日、二十八日、以右大臣鷹司政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政家、爲右大臣、九月、二日、聚僧、誦經、祭後華園帝、十二日、薩摩櫻島、發火、多傷人畜、雨灰、冬、

十一月、十三日、室町行宮火、天皇辟火於小河邸、歷代載籍珍寶貨物、未遑收藏、悉委之火、而嬪嬙徒跣脫走、號哭滿道、公卿武將之第宅燬滅不可勝數焉、十四日、天皇徙于北小路殿、儀仗不備、輿丁科頭舁神器、二十六日、祭後華園帝、二十九日、置神鏡於假殿、

九年、春正月、朔、朝儀、典物不具、則停元會諸節會、四日、地震、九日、內侍所鳴動、二十日、又鳴動、無水瀨社亦鳴動、則禳災、二十九日、京師火、閏月、三日、又火、三月、五日、流星四迸、夏五月、七日、大水、六月、七日、兩日並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北國雨紅雪、深寸餘、冬十月、二十日、內侍所安鎮祭、命幕府給資用、而不果焉、從三位吉田兼倶供之、乃賜爵一級、十一月、六日、地震、山名持豐遺黨猖獗、士悴往往率兵歸國矣、去者自焚其館舍、十一日、幕府出人收拾燒餘器物、而公私紛亂、不可辨別、使廷臣撿察之、苟有朝廷御府之物、輙復焉、武人既歸、而劇據州郡、不復奉朝命、海內大亂矣、十二月、九日、行德政、物議又譁、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八日、雷、

十年、春正月、朔、停四方拜、行元會、時廷臣俸祿不充、朝章多闕典、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御靈社火、是歲、足利成氏與上杉顯定和解、歸于古河、顯定與族

定政、生隙、擁兵、

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關白九條政基罷、尋使右大臣近衞政家兼關白、三月、二十三日、左大臣鷹司政平罷、夏四月、十九日、以政家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三條公敦爲右大臣、秋七月、朔、北小路殿火、天皇徙居聖壽寺、五日、都下火、六日、又火、十日、天皇徙于日野政資第、十八日、命諸社諸寺禳災、八月、七日、火、後數日、將火、冬十月、二十四日、詔曰、今年十一月、朔旦、當冬至、是忌故事也、則改十月小爲大、以退冬至、十一月、足利義煕代父執軍政、

十二月、七日、天皇還以土御門殿爲皇居、

十二年、春正月、朔、擧元會諸節會、七日、大雷、十八日、又雷、二月、二十一日、春日祭、初應仁之亂、諸神祭祀悉廢止、獨存春日、頃年闕之、祝人奏請復舊、聽之、三月、右大臣三條公敦罷、二十日、停鬪鷄、十一日、以前內大臣今出川教季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懸召除目、幕府給其資用、夏四月、二十二日、日吉祭復舊、秋八月、二十六日、大風、九月、京師盜賊縱火、掠奪人財、斯際武人設七關、往來出錢、稱日助宮闕營造、私收其利、通者苦之、冬十月、盜賊焚毀其關、一條教房薨、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勅大設詩歌會、十二

月、卜部兼倶侍講日本書紀、卒業、授從二位、

十三年、春正月、朔、元會省禮、二十日、右大臣今出川教季罷、二十五日、以內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右大臣、三月、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幕府供資、夏四月、二日、一條兼良薨、六月、七日、停祇園祭、秋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右大臣久我通尙爲太政大臣、冬十二月、近衞政家辭左大臣、二十七日、以前右大臣今出川教季爲左大臣、

十四年、夏四月、九日、內侍所神樂、五月、七日、地震、十五日、星貫月、六月、大雨、秋閏七月、十九日、大風、冬十月、七日、太政大臣久我通尙薨、十二月、左大臣今出川教季罷、十一日、宮中聚僧誦經、祭後華園帝、二十日、日吉祭、

十五年、春正月、朔、以右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左大臣、前內大臣大炊御門信量爲右大臣、足利義煕大營詩歌會、皇子及諸公卿往會焉、天皇賜自製歌、文飲之盛、近古無比矣、二月、二十四日、關白近衞政家罷、二十五日、使左大臣鷹司政平兼關白、

十六年、春正月、朔、元會、百司俸祿未復舊、而廷儀闕人、遂命賜資、召起行事、停諸節會、三月、二十八日、應仁亂後、始奏樂、擧爲恒典、冬十一月、賊起、據東

寺、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

十七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諸節會、十二日、觀俳優於清涼殿、此式廢絕有年、至是修之、以爲恒典、三月、二十日、以左大臣鷹司政平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夏四月、十九日、政平辭太政大臣、六月、十四日、停祇園祭、秋八月、行德政、

十八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諸節會、十二日、雷、夏四月、賊縱火掠都下、秋七月、足利義煕入朝、兵衞儀仗太壯、見者傾都、九月、二日、大風、禁闕北門頹倒、諸第宅摧裂無算、出雲大社火、三日、男山祝人鬪擣、而喋血社壇、於是山鳴有妖光、天皇爲之廢朝五日、十三日、行德政、京中擾亂、火數起矣、延燒東寺、冬十一月、九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二十二日、豐受太神宮火、二十七日、天皇自寫佛經、資後華園帝冥福、

長享元年、春正月、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相持於松山、阪東不安、二月、遣使祭藤原鎌足、關白鷹司政平罷、以前內大臣九條政忠爲關白、夏四月、七日、里見義實卒、子成義取上總諸城、十六日、雨雹、五月、二十一日、以豐受宮罹災、廢朝五日、六月、二十七日、洪水、秋七月、二十日、改元、八月、四日、右大臣大炊御門信量薨、六日、地震、九日、左大臣西園寺實遠罷、二十九日、以前內大臣、

德大寺實淳、爲左大臣、前内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右大臣、九月、足利義煕、以三十餘將六萬餘騎、討六角高頼、實以朝請失期、貢賦不納、高頼、奔于甲賀山、

二年、春、二月、上杉顯定、上杉定政、收兵交退、三月、二十九日、内侍所、神樂、夏、四月、嘉樂門院、薨、五月、五日、停宴會、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二十七日、命諸社諸寺、禳病災、八月、二十三日、關白、九條政忠、薨、二十八日、使内大臣、一條冬良、兼關白、九月、十七日、以前左大臣、近衛政家、爲太政大臣、修皇太神祭禮、先是、宇治山田視人、舉兵鬪爭、國司和解之、弗聽、至是、收兵行祭、冬、十月、朔、雷、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是歳、近衛房嗣、薨、

延德元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十日、三星合、二十三日、地震、二月、五日、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戰于實蒔原、三月、三日、停鬪鷄、二十日、山陰、北陸、二道、雨泥、二十二日、行德政、都下又饑、燒北野社、二十六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煕、薨、秋、七月、二十二日、地震、八月、七日、又震、二十一日、改元、冬、十月、十一日、皇太神宮、火、十六日、内侍所、神樂、十一月、上杉定政、以結城、千葉、諸氏、陣于入間、上杉顯定、陣于高見原、顯定兵崩潰、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朔、元會、暑復舊、時、朝廷用度未充、識叙會、足利義政夫人、聞之獻資、五日、停叙位、七日、義政、薨、停白馬節會、十六日、行會、三月、五日、右大臣、華山院政長、罷、以權大納言近衛尚通、爲右大臣、十七日、京師賊起、稱德政、又行、剽刧陌上、而據北野、聚徒、十九日、内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幕府發兵、討賊、賊縱火、焚北野社、夏、四月、二日、太政大臣、近衛政家、罷、二十六日、宮中、祭嘉樂門院、六月、十一日、禳災、秋、七月、以足利義植、爲征夷大將軍、八月、二十二日、義植、勍奏六角高頼、大舉討高頼、二十五日、大風、九月、二十日、豐受太神假宮火、則廢朝、二十六日、雨雪、冬、十一月、十四日、兩日並見、二十四日彗星、見于西方、十二月、三日、禳彗星、十一日、内侍所、神樂、十五日、皇妹、薨、廢朝、五日、

三年、春、正月、七日、足利義視、薨、停白馬節會、秋、七月、八日、奉幣伊勢、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

明應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内侍所、神樂、十九日、空中有聲、三月、二日、禳天變、北條長氏、擊足利茶茶、略伊豆、夏、大疫、飢饉、死尸盈路、六月、廿九日、洪水、秋、七月、十九日、改元、八月、足利義植、擁兵在近江、京中多盜、天皇詔招還義植、

義植、恥長征亡功、而不肯還、天皇累促之、乃還矣、是歳、叙位、舞樂、踏歌、諸式、據舊記、

二年、春、正月、六日、以内大臣、一條冬良、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二月、十五日、足利義植、討畠山義豐、二十八日、冬良、辭關白、使右大臣、近衛尚通、兼關白、三月、二十一日、縣召除目、夏、四月、二十六日、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罷、以前右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左大臣、足利義澄、入于京師、夏、六月、細川政元、擧足利義植、殺之、此役、畠山政長、敗沒、義植、脱走周防、冬、十月、晦、地震、十一月、將軍塚、鳴動、十二月、四日、地震、九日、春日社神樂、禳災變、二十日、内侍所、神樂、

三年、春、正月、朔、雨、停小朝拜、夏、五月、七日、地大震、南都最甚、八日、又震、六月、十五日、護國寺、火、大旱、秋、七月、六日、四條火、延燒下京、六十六町、十日、祈雨於丹生、木船、十二日、雨、十三日、雷、冬、十月、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戰于高見原、定政敗沒、十二月、以足利義澄、爲征夷大將軍、時、足利義植、未免職、近衛政家、奏曰、古者、無二征夷、陛下擧于先聖未行之舉、無乃不可乎、有司贊唱之、天皇曰、武臣弄事也、尙矣、若撤其職、必生事、安以小瑕、易大變爲乎、

四年、春、正月、朔、地震、二日、天皇、避方忌於別殿、六日、地震、夏、五月、晦、地又震、

六月、五日、京師火、公卿諸司第宅、多焚、秋、七月、四日、又火、八月、八日、伊勢洪水、五十餘舶溺、二橋、裂墜、民家流亡、五十餘戸、十五日、地大震、鎌倉大佛壞矣、九月、北條長氏、取小田原、

五年、春、正月、朔、雨、停小朝拜、公卿不朝、拜停元會、及叙位、白馬、踏歌、七日、九條政基、殺廷臣數人、有司劾之、則坐、禁止入朝、二月、三日、内侍所、神樂、夏、五月、三日、奉幣丹生、木船、祈雨、七日、命諸社諸寺、祈雨、長谷寺、火、秋、八月、十七日、大風、洪水、冬、十月、十三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十一月、十五日、左大臣、華山院政長、罷、十二月、三日、以右大臣、近衛尚通、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前内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右大臣、九日、内侍所、神樂、是歳、赤松政則、薨、

六年、春、三月、九日、祭藤原鎌足、二十日、鎌足像裂、二十三日、縣召除目、夏、四月、二十六日、近衛尚通、辭左大臣、以右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左大臣、五月、七日、今宮祭、神輿至小川、兇徒遮掠之、舁夫弃輿、還走、九日、神輿歸座、十日、以内大臣、二條尚基、爲右大臣、六月、七日、關白、近衛尚通、罷、十八日、使右大臣、二條尚基、兼關白、秋、七月、十二日、太政大臣、一條冬良、罷、冬、十月、十日、關白、右大臣、二條尚基、薨、二十三日、以一條冬良、復關白、十二月、祭鎌足、是歳、足

利成氏卒、
七年、春、正月、朔、停諸節儀、藤原鎌足像裂、二月、二十五日、地震、夏、四月、二十八日、鎮火祭鎌足、興福寺僧遮止曰、多武峯衆徒、侵我田、則諭衆徒、而歸使田、五月、十九日、祈雨、六月、十一日、地大震、數日不止、秋、八月、十八日、御靈祭、復舊、二十五日、地又大震、二十八日、命諸社禳災、連日將震、伊勢起伊參河、海溢而漂沒民人、九月、二十三日、贈神號於近江建部社、冬、十月、地震未止、二十八日、雷、有流星、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一日、藤原鎌足像裂、十二月、二十四日、遣使祭之、
八年、春、三月、五日、藤原鎌足像又裂、十一日、越前大雨雹、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內大臣久我豐通、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日、叡山火、諸堂宇燒盡矣、九月、七日、遣使祭鎌足、冬、十二月、伊勢神宮火、歷代珍寶多焚、是歲、足利義澄遣人修好於朝鮮、
九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元會、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以祈愈、三月、晦、右大臣久我豐通罷、夏、四月、二十六日、彗星見、五月、大霖雨、天下疫癘、六月、祇園會復舊、秋、七月、二十八日、京師火、延燒百餘町、公卿百司、神祠佛堂、二萬餘宇、文籍貨財、煙燼不可枚舉矣、八月、甘露寺親長薨、九月、二十八日、天皇崩于土御門殿、天皇資質小心、孝悌慈仁、崇敬鬼神、不傷下民、而逢世之陽九、百事不如意、祇事祖先、用度難給、闕郊祭享、膳食不能、常憂之、嘗欲遜位、亦爲侍臣所止、皇宮罹災、流寓假居、屋敗不葺脩、衣垢不澣濯、以坎壤終其身、時府庫空乏、無營理之費、置殯龕中四十餘日、六角高賴聞之、獻金幣、冬、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泉涌寺、稱後土御門院、天皇有五男三女、長男勝仁立、是爲後柏原帝、次尊傳、次仁尊、俱削髮爲僧、任法親王、尊傳號不遠院、居于叡山、文龜四年、薨、仁尊更名仁悟、居于三井寺、餘二子、名闕、一夭、一號大慈院、三女、皆爲尼、長少二女、入安禪寺、俱夭、中女、入保安寺、
續史氏曰、一治一亂、循環無端、蓋天運所致、而人力不可支也、如應仁之事、亂中大亂、自天地開判以來、未之有也、朝廷文籍、蕩爲灰地、故典舊儀、悉闕矣、政令、一在武人之手、險謗無行之徒、侵陵皇室、而至尊含垢、以肆武人佂鑾、否則幾弗免禍變矣、故屏己、以全皇胤也、雖不能撥亂反正、孰與恃一己之憤、而覆祖宗之天下者、

續日本史卷之三　終

政賢一作長賢
一說四月天皇生
一說十一月踐祚
一說二月公興薨

續日本史卷之四

本紀四

後柏原天皇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土御門帝之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諱朝子、號蒼玉門院、贈內大臣源政賢之女、以寬正五年、十月、二十日、生天皇、文明二年、初學、讀孝經、七年、肆樂、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爲親王、二十日、加元服于足利義政第、明應二年、正月、六日、授三品、九年、九月、後土御門崩、十月、二十五日、天皇踐祚、
文龜元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諸節會、二月、二十九日、改元、大赦天下、以內大臣九條尙經、爲右大臣、夏、四月、十九日、賀茂祭復舊、二十日、雨雹、大如栗、六月、二十七日、關白一條冬良罷、二十九日、使右大臣九條尙經兼關白、秋、七月、雨雹、二十七日、月暈三層、九月、二十五日彗見、冬、十月、十九日天皇移居于常寧殿、十一月、二十一日、停春日祭、十二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大內義興、輔足利義植、聚西海之兵、細川政元劾奏、請削義植官職、天皇許可、政元伐河內和泉、平之、折內小寇、
二年、春、正月、朔、元會禮規多闕、二月、停春日祭、夏、五月、西大寺火、秋、八月、二十九日、大風、洪水、九月、七日、祇園祭、二十八日、宮中聚僧誦經、祭後土御門帝、
三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夏、大旱、六月、十四日、祈雨、
永正元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二十九日、宮外火、下京亦火、二月、二十四日、春日祭、晦、改元、大赦天下、以從祖弟貞敦、爲親王、閏三月、八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十八日、贈蒼玉門院、追尊爲皇太后、二十日、祭葬之、八月、六日、地震、九月、七日、京師賊起、剽劫市井、士民避之宮垣中、於是行德政、賊勢益熾矣、二十日、歲星熒惑鎭星相犯、二十八日、祭後土御門帝於安禪寺、賊充塞衢遶、有司不能叱呵也、上杉顯定、攻上杉朝良、敗于立河原、朝良退保河越、冬、十月、三日、顯定圍河越、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天下飢饉、
二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北條長氏、畧武藏、兩上杉、講和相長氏、夏、五月、霖雨洪水、六月、近衞政家薨、秋、七月、二十九日、御靈火、盜掠祝金、冬、十二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興薨、是歲、菊池義宗、入豐後、襲

宗、猛暴取下、衆逐義宗、肥後亂、大友義鑑、誘降其衆、取其地、會津飢饉、
三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四日、天皇、辟方忌於清凉殿、二月、五日、以右大臣、九條尚經、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内大臣、西園寺公藤、爲右大臣、二十四日、伊勢祀司、奏請脩兩宮、乃勸幕府、幕府布令諸國、而助經費、夏、四月、彗星見、秋、七月、又見、九月、五日、多武峯火、大和亂、七日、歲星熒惑鎭星相犯、十九日、春日祠司、來奏、春日山樹、七千餘株枯矣、則詔脩其神祠、二十二日、宮中聚僧、祭眞後土御門帝、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内侍所神樂、
四年、春、二月、八日、地震、三月、十七日、春日神樂、幕府獻資、右大臣、西園寺公藤罷、夏、四月、六日、以内大臣、鷹司兼輔、爲右大臣、二十三日、賀茂火、五月、二日、天皇、疾瘳、六月、二十四日、細川政元、爲其臣香西元近所殺、三子、澄之、澄元、高國、爭立、南海亂、三好長輝佐澄元、名望始著矣、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内侍所神樂、
五年、春、二月、二日、盜燬中京、二十三日、男山鳴動、二十六日、奉幣男山、廢朝五日、三月、十七日、内侍所神樂、十八日、東大寺火、二十七日、新皇太神藏天災、大内義興、擁足利義植、入京師、夏、四月、足利義澄、奔于近江、褫職、義植復職、細川澄元、奔于阿波、秋、七月、義興、爲管領、威震京圻、
六年、夏、六月、足利義植、入朝、長尾爲景、作亂於越後、上杉顯定討之、秋、七月、爲景走越中、冬、十月、有盜犯足利義植第、十一月、八日、内侍所神樂、十二月、十九日、以前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爲太政大臣、宗義盛使使入朝、
七年、春、二月、十四日、足利義植、伐近江、秋、七月、上杉顯定、與長尾爲景、戰于長森、顯定敗沒、八月、地大震、遠江、山崩地裂、湖水通海、九月、十三日、召隱士源肖柏、初、天皇、夢後土御門、設歌會、肖柏列其末班、以獻一章、覺後奇之、命三條西實隆、迎肖柏、咏歌咄嗟之間、成百韻、天皇自唱和、以助歡宴、京極高清、屢爲六角定頼、所侵削、而讓國於上阪泰貞、泰貞擧定頼、復舊領、

一說、六月、遠江山崩、湖水通海、此時地震、

八年、春、正月、朔、地震、十七日、内侍所神樂、二月、十九日、太政大臣、德大寺實淳罷、三月、二十八日、發使、祭藤原鎌足、秋、八月、十八日、大風、細川政賢、六角定頼侵京師、足利義植、大内義興、走保丹波、政賢等、掠都下、二十三日、義植、義興、伐政賢、克之、九月、朔、義植義興歸于京師、
九年、春、正月、十九日、内侍所神樂、樂人安倍多二氏、爭事、敕令和解、三月、大内義興、以功、授從三位、夏、六月、九日、地震、伊勢兩宮祀司、爭遷宮、廷議、先營

受定爲永式、秋、八月、十三日、北條長氏、畧相模、取岡崎、九月、二十三日、宮中、祭後土御門帝、是歲飢饉、
十年、春、正月、四日、有流星、長數丈、南飛、聲如雷、十六日、皇太神宮門、火、廢朝三日、藤澤寺、火、内侍所神樂、既設儀、以費供不具、將罷焉、延至三月、行之、足利義植、攻近江、冬、十月、五日、關白、左大臣、九條尚經罷、七日、以近衛尚通、復關白、
十一年、春、飢饉、二月、十三日、内侍所神樂、三月、一條冬良、薨、夏、四月、地震、大旱、秋、八月、十二日、使關白、近衛尚通、兼太政大臣、十五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尚通、辭關白、二十九日、使右大臣、鷹司兼輔、兼關白、

二十八日、或作二十四日、

十二年、夏、四月、十日、祓于内侍所、十六日、以右大臣、鷹司兼輔、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内大臣、三條實香、爲右大臣、禁中、多怪事、
十三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内侍所神樂、二月、十七日、太政大臣、近衛尚通、罷、夏、四月、十一日、雨雹、大如梅子、禽鳥多死、秋、九月、嵯峨、松尾、山田、西岡等、火、是歲、上阪泰貞、卒、北近江、亂、泰貞臣、淺井亮政、簒其國、

一說、十二月十七日、皆誤、

十四年、春、正月、朔、元會、幕府獻資、行大禮、鷹司兼輔、不朝、使三條實香、行關白之事、貢馬、踏歌、節會、亦行焉、三月、八日、内侍所神樂、夏、四月、朔、天皇、弗豫、三日、瘳、十五日、停日吉祭、五月、大水、六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停祇園會、秋、七月、十三日、大雨洪水、八月、二十八日、知恩院火、九月、地震、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天皇弗豫、是歲、毛利元就、攻武田元繁、克之、併其地、天下飢饉、
十五年、春、正月、朔、元會、天皇不臨朝、廢諸節會、三月、四日、内侍所神樂、二十七日、鷹司兼輔、辭關白、晦、使内大臣、二條尹房、兼關白、夏、四月、二十八日、左大臣鷹司兼輔罷、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以前左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三條實香、爲左大臣、内大臣、二條尹房、爲右大臣、關白如故、大内義興、辭管領、歸國、義興、持節義、綜百事、朝廷倚賴焉、其去也、公卿大夫多譏之、秋、七月、十一日、北條長氏、攻三浦義同、義同亡矣、八月、霖雨、九月、二十四日、赤松政村、伐浦上村宗、拔向岡城、冬、十一月、三日、奉幣伊勢、廢朝三日、是歲、天下大飢、餓死相望、春日山木枯者、可四千、

二十七日、實作二十五日、晦、實作二十九日、

一說、十四年義興歸國、

一說、十三年義同亡、

十六年、春、正月、停元會、諸節會、十七日、内侍所神樂、三月、地震、詔賑給餓人、夏、六月、停祇園祭、二十一日、流星雨飛、二十二日、日吉祭、秋、八月、大雨、北條長氏、死、九月、朔、大風、

十七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月、細川澄元、攻細川高國、高國奔于近江、夏、五月、高國入京、六月、殺澄元、秋、八月、六角高賴、卒、八日、春興殿、成、則置神鏡、冬、十一月、號近江小幡、爲攝社、

大永元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月、三日、太白、貫月、十二日、高野山、火、延燒堂舍、三千九百餘、三月、二十三日、天皇、卽位于紫宸殿、先是、國貯空乏、久不能行大禮、三條西實隆、喩釋光兼、奉給資用、於是、禮成矣、則擢光兼准門跡、令子孫長傳其位、二十七日、太政大臣、華山院政長、罷、足利義植、不得意於細川高國、出奔于淡路、高國、奏請使其族義晴繼其家、天皇許可、夏、六月、義晴入朝、秋、八月、朔、左大臣、三條實香、罷、以右大臣、二條尹房、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大炊御門、經名、爲右大臣、秋、八月、二十三日、改元、大赦天下、復今年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冬、十二月、七日、彈正尹、全明親王、薨、二十五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植、褫官爵、以足利義晴、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二日、有妖光彌天、是歲、六角定賴、齋藤秀龍、攻淺井亮政、

二年、春、正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縣召除目、

三年、春、三月、二日、左大臣、二條尹房、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名、並罷、九日、以內大臣、德大寺公胤、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近衛植家、爲右大臣、是歲、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俱遣使於明國、二使爭先、高國使、賂明吏、吏佝之、義興使怒、放火、遂爲所殺、自是、頻年攻明、

四年、春、正月、北條氏綱、攻江戶、自夏四月、不雨、至秋、七月、十七日、禁中、聚僧誦經、賽著玉門院冥福、

五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夏、四月、四日、關白、二條尹房、罷、五日、使右大臣、近衛植家、兼關白、六月、近衛尙通、詣春日山、奏樂、七日、

六年、春、正月、朔、男山鳴動、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月、十六日、脩男山神祠、三月、晦、天皇弗豫、夏、四月、二日、宮中聚僧、祈愈、七日、天皇、崩、遺詔、止齋服喪、及山陵國忌、五月、三日、葬于泉涌寺、稱後柏原院、收骨於深草法華堂、天皇、性質溫雅、善文辭、不幸遭亂、武人陵轢皇室、私有封土、歲時弗貢獻、而卽位大禮、猶不能以時行之也、搢紳無祿、黎庶失產、吁嗟之聲、滿海內、天皇深憂之、意見于詩歌、聞者感動、無不歔欷矣、天皇、有五男二女、長子嗣立、是爲後奈良帝、次覺道、次尊鎭、次道喜、次彥胤、皆爲僧、覺道、道喜、入仁和寺、尊鎭、彥胤、入延曆寺、長女知無、次覺音、並爲尼、

續史氏曰、周鼎漢璽、僅僅保厥世、呂政牛登、非秦晉之族類、嗚呼、大寶尊位、雖傳如玆耶、後柏原、罹七雄三國之亂、曠項鐵石之暴、而神器帝胤、少頃無瑕、天歟天歟、非人力也、夫、吾鈹神器帝胤所由來、關係天祖、其說似怪誕、雖然、神器也、帝胤也、與天地相爲始終、彌亘萬世、弗有天助、焉能至此矣、於是、則知、吾所載、不敢妄也、與彼周秦漢晉、其吾所積、懸隔異勢、不論自昕矣、我神器帝胤、遭災不泯、歷亂不絶、然後可見尊逾尊、而貴益貴也、玆際、以一時之災亂、以示萬世之尊貴、亦未可知矣、

續日本史卷之四終

二品或作三品

續日本史卷之五

本紀五

後奈良天皇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柏原帝之長子也、母贈左大臣藤原教秀之女、諱藤子、稱東洞院、累任准三宮、號豐樂門院、以明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天皇、文龜二年十二月、著袴、四年十二月、初學讀孝經、永正九年四月八日、立爲親王、二十六日、加元服、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授二品、大永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踐祚、秋九月、左大臣德大寺公胤罷、

七年春正月朔、以兜除停諸節會、二月十三日、地震、二十五日、相國寺災、延院火、夏四月二十日、修禊、六月十八日、修春日祭、秋八月、甘露寺元長薨、冬十一月、京師火、十二月朔、行德政、

享祿元年夏四月六日、宮中祭後柏原帝、大旱、草木皆枯、秋七月二十九日、祈雨、八月二十日、改元、以右大臣近衛稙家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久我通言爲右大臣、三好長慶掠京師、足利義晴辟難於近江、冬十月、雷震大

如梅子、翌日不消、禽鳥多死、十二月、久我通言請老、不許、大內義興薨、是歲、大寒、近江湖氷、宇治川竭、

二年夏四月、叡山亂、五月、德川公取吉田、秋七月三日、祈雨、

三年春二月、將軍冢鳴動、夏六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朝興戰于武藏府、

四年夏六月、三好長慶襲細川晴元、攻細川高國、高國敗沒、二十七日、彗星見于東北、秋七月九日、祓彗星、適年荒饑、倉廩虛耗、仕者弗得俸秩、百官皆請解職散逃四方、不許、秋九月二日、前關白二條尹房內大臣三條公頼等朝臣數十人遁去之周防、冬十二月、春日社神樂、

天文元年春正月、星野親忠劫掠筑後、大內義隆及島津、大友、浮田、三村、毛利、諸氏、肘親忠、十七日、祓生葉、三月、二品式部卿邦高親王薨、夏四月四日、宮中祭後柏原帝、五月二十九日、地大震、近江水溢、漂沒田園、秋七月十七日、一向僧侶焚興福寺、二十九日、改元、以再從姪邦輔爲親王、八月、南都火、二十六日、彗星見于東方、冬十二月四日、界浦火、延燒四千餘家、是歲、足利義晴歸于京師、細川三好二氏相怨構兵、比隣諸國益亂、將軍勢微、霸氏以善勝、得衆結徒、所在抄掠、列侯雖苦其橫、或取其便、而利一時、霸氏勢逾張

五日或作六日

一說天文十一年始傳、鳥銃或作十二年、或作十三年、或作十四年

矣、

二年春二月五日、關白近衛稙家罷、使內大臣九條稙通兼關白、夏四月十三日、無雲而雷、既霽又雨、秋七月二十日、里見實堯爲姪義豐所殺、次年實堯子義堯殺義豐、冬十月八日、有奔星、光跡相連、隕聲如雷、十二月二十三日、春日社神樂、梅宮火、

三年春正月十六日、西宮廣田社火、閏月晦、月讀祠火、夏四月、天下大疫、五月二十九日、留諸社諸寺祓之、秋八月三日、大風雨、十日、洪水、冬十一月、關白內大臣九條稙通罷、出奔于攝津、十二月、以二條尹房復關白、

四年春正月十一日、豐樂門院薨、二月五日、大風雨、日華門頹、十四日、美濃大水、流亡數萬家、溺死二萬餘人、夏大旱、秋八月、大水、二十八日、以前左大臣三條實香爲太政大臣、

五年春正月十九日、修禊、二月二十六日、天皇即位、先是、國用不給、朝廷落然無具備矣、大內義隆輸錢穀、奉給經費、而禮則行矣、廷議善其功、夏六月、擢義隆爲太宰大貳、賜菊桐旗號、北條氏綱亦獻穀貨、助即位支費、拜左京大夫、二十五日、太政大臣三條實香罷、會津大水、秋七月、叡山僧與日蓮派

僧相怨、放火京師、燒亡過半、冬閏十月八日、右大臣久我通言罷、二十二日、關白二條尹房罷、十一月朔、冬至、以近衛稙家復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拔海野口、威名始著矣、

六年春正月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北、夏四月、上杉朝興卒、秋七月、北條氏綱擊朝興子朝定、取其地、冬十月、三條西實隆薨、十二月、彗星見于西北、二十一日、以左大臣近衛稙家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西園寺實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忠冬爲右大臣、彗星見、疫癘流行、多死人、

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夏四月四日、宮中祭後柏原帝、秋七月、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入甲斐、冬十月五日、北條氏綱攻足利義明、克之、十二月二十日、大雪、是歲、長曾我部元親取土佐六郡、大內義隆滅山名理興、

八年夏六月、三好長慶掠京師、足利義晴辟難於近江、秋八月二日、尼子經久攻府野、毛利元就之兵救之、二十七日、戰于江川、京師大風洪水、冬十一月、一條房家薨、是歲、諸國蝗、穀不實、波爾杜瓦爾始傳鳥銃、種島時堯最先得之、模造其器、數年之後、流布偏于海內、

九年春正月、武田晴信取海尻城、二月村上義清入甲斐、大疫、飢饉、死者無

算、夏、四月、九日大洪水、五月、又水、六月、十七日、疫、秋、七月、尼子經久圍吉田、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左大臣西園寺實宣薨、十二月、十五日、毛利元就、出擊尼子經久、

十年、春、正月、二日、叡山僧徒、闘堅擧烽、七日、立楓井宮真齊、爲親王、大內義隆、攻尼子經久、十二日、以右大臣鷹司忠冬、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房通、爲右大臣、夏、四月、近衛稙家、辭太政大臣、秋、八月、十一日、京師大風、毀闕官舍、多顚破焉、冬、十一月、尼子經久卒、是歲、明人入貢、大友義鎭、私取之、

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五日、關白近衛稙家罷、三月、二十六日、拜左大臣鷹司忠冬、爲關白、村上、小笠原、諏訪、木曾、諸氏、入甲斐、閏月、又入、二日、鷹司忠冬、辭左大臣、三日、以右大臣一條房通、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三條西公條、爲右大臣、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夏、六月、武田晴信、攻信濃、取尾河、秋、八月、今川義元、畧地、及參河尾張、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

小豆阪役讀作十六年讀作十七年皆誤不取

十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元會、八日、夜明恒星不見、秋、七月、十六日、右大臣三條西公條辭、二十八日、以內大臣三條公頼、爲右大臣、八月、明人入貢、大友義鎭、私取之、冬、十二月、修宇佐祠、是歲、細川氏綱、入和泉、武田晴信、

攻信濃九城、

十三年、春、正月、朔、停小朝拜、二月、伊勢山田火、延燒六千餘家、三月、十七日、縣召除目、秋、七月、九日、大水、圮壞宮墻、四條五條橋壞、自東寺至四冢、汔舟往來、攝津河內、溺死亡算、是歲、近衛尙通薨、諏訪賴茂、爲武田晴信所滅、

十四年、夏、四月、五日、右大臣三條公頼辭、五月、武田晴信、徇信濃、六月、二日、以內大臣今出川公彥、爲右大臣、六日、關白鷹司忠冬罷、使左大臣一條房通、兼關白、前關白左大臣二條尹房之周防、前關白內大臣九條稙通之播磨、前右大臣三條公頼、前權大納言飛鳥井雅綱之越前、前權大納言冷泉爲和之駿河、自餘廷臣逼去、陸續弗絕、秋、八月、召侍從卜部兼右、講日本紀、

一說六月二日公歸

是歲、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illegible]、

十五年、春、正月、二十八日、一條房通、辭左大臣、晦、以前右大臣三條公頼、爲左大臣、三月、十三日、以內大臣二條晴良、爲右大臣、二十五日、公頼罷、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公彥、爲左大臣、明人來豐後、夏、四月、京師雨雹、秋、七月、山名氏政、爲大內義隆所滅、上杉憲政、上杉朝定、圍河越、北條氏康、救之、十五日、氏康、擊朝定、殺之、憲政逃歸、兩上杉遂微矣、八月、二十三日、黃雲見

河越役讀作十二年讀作七年此從河越記三國志

于西方、晦、行德政、都下騷擾、冬、十月、都人怨幕府秕政、幕府發兵擊之、上杉憲政、攻武田晴信、至碓氷、戰敗而還、十二月、二十日、以足利義輝、爲征夷大將軍、

十六年、春、二月、十四日、左大臣今出川公彥罷、十七日、以右大臣二條晴良、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兼冬、爲右大臣、二十五日、天皇、幸于足利義輝第、夏、四月、朔、細川晴元、六角定頼、謀攻幕府、足利義晴、足利義輝、及近衛稙家、烏丸光康、日野晴光、高倉永家、日野資將等、辟難於北白川、二日、雨雹、大傷人、武田晴信、入信濃、六月、二十六日、修春日社、秋、七月、細川晴元、攻足利義晴、義晴等、奔于阪下、八月、武田晴信、陷志賀、村上義淸、與晴信戰、敗奔于越後、是歲、北白川、鹿谷、高雄山、兵災、神社佛宇、暴盡矣、

十七年、春、二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夏、日野晴光、諭足利義晴、與細川晴元、和解、六月、義晴、歸于京師、冬、十二月、二十七日、關白一條房通罷、使左大臣二條晴良、兼關白、

晴光或作時光

十八年、春、三月、三好長慶、擁細川氏綱、入京師、夏、四月、一條房基、自殺、武田晴信、徇信濃、近衛稙家、勸足利義晴、俱出居于東阪本、秋、七月、三好長慶歸

國、使松永久秀宿衛京師、八月、武田晴信、與上野諸將、戰于三寺尾、是歲、織田信秀卒、子信長立、據四隣而名始著矣、淺井亮政死、

十九年、春、足利義晴、城于如意嶽、夏、五月、四日、義晴薨、武田晴信、與上杉輝虎、相持于上野、秋、八月、二日、大水、九月、輝虎、入信濃、冬、十一月、三好長慶、掠京師、縱火大津、松本、東山皆焚、

二十年、春、三月、十日、北條氏康、陷平井城、上杉憲政、出奔于越後、三好長慶、取都下戶調、秋、八月、大內義隆、多秕政、陶晴賢謀反、天皇、使使和解之、晴賢、弗奉旨、而攻義隆、二條尹房、三條公頼等、衣冠之徒、多戰沒、九月、義隆、自殺、大內氏亡矣、此役也、燒失明之符節、信使不相通、而聘禮竟廢矣、是歲、大友義鎭、取肥後、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好長慶、擁細川氏綱、入京師、足利義輝、與氏綱平、義輝、及近衛稙家等、歸于京師、氏綱爲管領、府朝之事、無巨細、委之長慶、夏、四月、雨雹、秋、七月、大水、八月、太宰帥恒直親王薨、三好義賢、殺細川持隆、冬、十一月、十三日、建仁寺火、十二月、二十八日、二條晴良、辭左大臣、是歲、上杉輝虎、定越後、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時田、

二十一日、或作二十日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停踏節會、二十一日、關白二條晴良罷、二十二日、使右大臣一條兼冬、兼關白、二十六日、以兼冬、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近衞前久、爲右大臣、夏五月、武田晴信、侵信濃、小笠原長時、戰敗遁亡矣、秋、八月、三好長慶、剽掠都下、而攻丹波、陷踏城、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武田晴信與上杉輝虎、戰于河中島、十二月、十五日、毛利元就、劾奏陶晴賢、請伐之、敕聽、許可、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停踏節會、二月、朔、關白左大臣一條兼冬、薨、今川義元、侵參河、三月、二日、使右大臣近衞前久、兼關白、夏、四月、十一日、以前久、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右大臣、五月、白山、火、冬、十月、北條氏康、攻古河、擒足利晴氏、是歲、陶晴賢圍津和城、毛利元就救之、戰于折敷畑、破晴賢、

弘治元年、春、二月二十日、若狹雨泥、二十七日、修伊勢兩宮、喪亂之久、營構過期、百五十年于此、京師疫疾、死者二萬餘人、夏、四月、四日、長門阿武郡男女一萬三千人、略血暴死、六月、大風、冬、十月、陶晴賢據嚴島、毛利元就伐晴賢、滅之、二十三日、改元、大赦天下、復今年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閏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八日、賜毛利元就于周防等七州、補山陽西海二道探題、

二年、春、正月、朔、停元會、二十三日、彗星見于東北、二月十三日、地動、十六日、吉田社鳴動、二十二日、杉隆重、攻陶隆房、殺之、賜隆重于豐前、夏、五月、二十日、修賀茂社、秋、七月、明主遣使、爲海盜所寇、使鄭舜功來訴焉、九月、京師大疫、多死、九日、祓之木船、冬、十月、三好長慶、奏請修補宮闕、而傳令、積賦都下、是歲、大友義鎮、取豐前、

三年、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上京、火、延燒四百餘家、六月、二十日、地動、大旱、秋、七月、六日、祈雨於諸社諸寺、二十日、地又動、八月、二十六日、大風、攝津播磨、海湖濫溢、溺死無算、而數假饑饉、餓莩布滿道路、九月、二日、近衞前久、辭左大臣、以右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左大臣、內大臣、花山院家輔、爲右大臣、五日、天皇崩、而殯于深草法華堂、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改葬于泉涌寺、稱後奈良院、天皇之世、天下之勢、互分瓜裂、擁保州郡者、數十百人、皆覦然人面、其心皆禽獸也、朝之、則噬矣、至其、免其誅、爲幸、奚暇恤光民、以是、天皇恭默終世、時或成歌詠、以優游全其身矣、有三男四女、長男嗣立、是爲

一說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南、或云見于東方

一說覺子見忠次江親町

正親町帝、次覺恕、爲僧、入延暦寺、季子夭、長中二女、亦夭、唯季女以尚侍終焉、

續史氏曰、承久元弘之古、以倍臣敵于朝廷、朝廷敵之、而克之、弗敵克之、而處之萬里之外、畢、譬之地、皇家不能陣風雨、且親子不得相見矣、斯謂之皇家衰圯之極乎、猶未也、冠冕喪祭、亡不具者、欲與兵戰、則數萬之衆、立辦矣、豎願敗、而讓遜、亦自取也、安以異時、彼爲倍臣所制者、孰與此爲輿臺所學身者、彼立辨大師者、孰與此大行不能以時而送、即位不能具禮而行者、厥供御如觀何餘、封宗子、以邦國、于皇女以湯沐邑、其抽身爲僧尼、亦非其素志、出乎不得已也、嗚呼、天矣夫、使至此極矣、

續日本史卷之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本紀六

正親町天皇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帝之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諱榮子、號吉德門院、參議藤原賢房之女、以永正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天皇、天文二年十二月九日、立爲親王、二十二日、加元服、弘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踐祚、

永祿元年、春、正月朔、以諒陰停元會、二月二十八日、改元、夏六月二十五日、彗星見、秋九月、足利義輝、與三好長慶戰于北白河、二十六日、詔追尊母氏、爲皇太后、冬十一月、義輝與長慶和、歸京、是歲、大旱不登、餓死盈路、毛利元就獻備中興作、

一說四月改元

二年、春、正月十六日、觀樂於淸涼殿、龍造寺隆信、擊少貳冬尙滅之、上杉輝虎、爲阪東管領、朝于京師、夏五月、輝虎以近衛前久、而還矣、大旱、秋九月二日、宮中祭後奈良帝、

一說三年九月十九日前關加[illegible]後

三年、春、正月十五日、毛利元就朝于京師、二十七日、天皇卽位、元就供其費用、天皇嘉之、授元就爲大膳大夫、賜錦衣及菊桐旗號、二月四日、內侍所神樂、松永久秀獻費用、夏五月、今川義元、掠尾張、十九日、織田信長擊義元、殺之、冬十二月七日、雷、是歲、三好長慶、爲管領、上杉輝虎、取沼田厩橋名和諸城、夏、暴、圍小田原、

小田原之役或作四年

四年、春、三月四日、星貫月、夏四月五日、星又貫月、五月、又貫、四日、禱天變、六月、大友義鎭、圍香春、秋七月、拔之、八月、上杉輝虎、略信濃、九月、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河中島、冬十月、毛利元就、擊大友義鎭、破之、十一月九日、雷、

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石山本願寺火、延燒二千餘家、三月九日、地震、夏四月、北條氏康、陷松山、上杉輝虎救之、弗及、卽屠私市、五月、三好長慶、擊畠山高政、高政逃亡、其黨皆降、王畿寢平、冬十月、藤原惟房、宣旨、天子感異夢、而奠幣於熱田、使便立入宗繼賫密詔賜織田信長曰、皇綱衰紬、非一日、卿宰弼弁王室、撥亂誅橫、以拯黎蒸、使庶尹百司各歸其所矣、信長答謝太原、十五日、地震、十二月、尼子晴久卒、是歲、近衛前久、自越後歸、長曾我部元親、取土佐、

六年、春、天皇使淸原枝賢命武田上杉北條三氏弭兵、武田晴信不奉旨、而和不成矣、又使聖護院道澄如安藝、久我通興如豐後、諭毛利元就、大友義鎭、媾和解、二人聽命、道澄留數月、說元就與尼子義久平、元就陳不可和者十條、道澄不能强、而還矣、二月九日、奏樂於伊勢、禳災變、三月二十六日、二品式部卿邦輔親王薨、夏四月九日、東大寺火、秋九月二十三日、豐受宮成、太神遷之、則奉幣伊勢兩宮、俄有賊起、稱德政、而剽掠市井、冬十二月、三條西公條薨、二十一日、以皇族貞康爲親王、是歲、武田晴信略定上野七郡、上杉輝虎抄暴越中上野下總諸州、毛利元就之國、產金、奏聞充朝廷供御、天皇許之、自是貢獻無虛歲、

道澄一作道增

七年、春、正月七日、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翌日、又戰、敗之、宇都宮結城小山諸氏屬附氏康、三月七日、地震、十四日、以皇族師秀爲親王、夏四月、武田晴信略飛驒、秋八月、織田信長擊齋藤龍興滅之、是歲、大友義鎭、取筑後七城、三好長慶卒、

八年、夏五月、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謀討三好松永、三好松永殺義輝、遂謀足利義昭、義昭奔于近江、大友義鎭、略筑前、秋七月十九日、地震、

九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地震、二月十七日、內侍所神樂、足利義昭獻費用、二十九日、上京火、三月十九日、修皇太神宮、秋八月、毛利元就、攻出雲、使吉川元春、備因幡伯耆、閏月、伊勢神宮、失寶劍、十一日、奉幣神宮、二十三日、新嘗、冬十一月、出雲富田尼子義久亡矣、於是毛利元就、亘有山陽山陰十四州、是歲、近衛植家薨、

十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地震、八月二十四日、住吉社鳴動、冬十月、復使立入宗繼持詔書往尾張、告織田信長曰、天子深嘉乃爲德、嘗賜以征討、乃不違其命、而夙夜竭心、斜巡兇徒、東道泰寧、則乃功也、乃宜盡忠毅、以勿墜其力矣、因賜戰袍、北條氏康、攻越後、松永久秀、襲南都、縱火、東大寺燒亡、

十一年、春、二月、以足利義榮爲征夷大將軍、三月二十七日、課諸國、修東大寺佛殿、夏四月十五日、二品式部卿貞康親王薨、秋九月、織田信長、伐近江、取十八城、六角氏敗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榮薨、織田信長、迎足利義昭、二十八日、朝于京師、冬十月、信長徇攝津河內和泉諸州、十五日、地震、十八日、以足利義昭爲征夷大將軍、十一月十六日、關白近衛前久免、以二條晴良爲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攻駿河、今川氏眞遁走遠江、是歲、宇都宮豐綱與河野通直爭伊豫、相攻、先是、西園寺氏辟亂適伊豫、衆推爲主、國勢分裂、

通直、通好毛利元就、元就畧定伊豫、以通直爲假守、
十二年、春、正月、織田信長、朝于京師、夏、五月、信長、脩皇宮、以民力凋弊兼重賦、而緩期督之、使豐臣秀吉衛護京師、遣別將侚但馬、六月、武田晴信、入伊豆、秋、八月、信長、畧定伊勢、裂地封子弟功臣、而毀關鋪偏賦、九月、二十日、毛利元就、畧筑前、冬、十月、立華鑑載、以功、爲筑前守護、武田晴信、破北條氏兵於三增山、十一月、晴信、攻蒲原、克之、遂陷駿府、織田信長、入都、戒宮闕工事、
是歲、赤松義祐、討浦上景宗、誅之、
元龜元年、春、正月、上杉輝虎、陷飯盛、武田晴信、取華澤、毛利元就、討尼子勝久、走之、二月、勝久、擊備中、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星犯月、三月、七日、地又震、八日、以天變、夏、四月、二十三日、改元、六月、織田信長、與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將兵、德川公、援信長、戰于姉川、克之、秋、七月、十三日、星貫月、三好義繼、釋光佐等、作亂、信長、討之、未平、九月、長政、義景、掠都下、信長反伐焉、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大友龍造寺二氏、擁軍、西海不靖、織田信長、使人說平、十二月、詔使信長與武田晴信講和、足利義昭、諭信長、與淺井朝倉二氏、講和、
二年、春、正月、四日、地震、大雪、二月、近江、獻兩頭龜、三月、武田晴信、入遠江、夏、

四月、三日、大風、晴信、陷參河八城、六月、毛利元就、薨、尼子勝久、抄畧伯耆、秋、九月、織田信長、侚近江、燒叡山、是歲、松永久秀、攻筒井順慶、戰于辰市、皇宮、成、織田信長、欲留供御之地、恐爲賊侵奪、則儲貸金於都下之商賈、而收其息、以代歲入矣、於是、諸搢紳、往往歸來、復舊、
三年、春、正月、西園寺公廣、攻土佐、三月、織田信長、畧近江、秋、七月、二十五日、二品式部卿、貞敦親王、薨、冬、十二月、武田晴信、畧遠江、與德川公、戰于味方原、
天正、元年、春、正月、織田信長、尤足利義昭失政、武田晴信、入參河、陷野田、三月、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夏、四月、京師、火、武田晴信、卒、五月、武田勝賴、掠遠江、秋、七月、織田信長、攻足利義昭、劾奏其罪、詔褫義昭官爵、足利氏亡矣、此役也、都下罹災、館舍多燒、信長命、悉修繕之、且免京坊賦役、令其校將村井貞勝、留衛京師、以備餘寇、二十八日、改元、八月、信長、討朝倉義景、淺井長政、連戰大克、義景自殺、二十八日、大風、九月、長政亦自殺、朝倉淺井並亡矣、信長、頒其地、封豐臣秀吉等、長曾我部元親、殺一條兼定、取其地、武田勝賴、入遠江、冬、十一月、八日、內侍所、神樂、十二月、毛利輝元、討三村元親、入備中、是歲、畠山氏、三好氏、並亡矣、
二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右大臣、華山院家輔、罷、以權大納言、九條兼孝、爲右大臣、武田勝賴、畧美濃、陷十八城、三月、織田信長、朝于京師、詔賜黃熟香、夏、五月、武田勝賴、取高天神、北條氏政、取關宿、六月、毛利輝元、滅三村元親、分其地、予諸將、秋、七月、伊勢之僧侶、作亂、織田信長、伐定之、割其五郡、封瀧川一益、上杉輝虎、侚加賀、屠金澤、使人取能登、是歲、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侚備中、取莊田國吉松山諸城、織田信長、發使四方、均道里、表行樹、通津梁、除關征、
三年、春、正月、織田信長、脩近畿諸國之橋道、二月、二十一日、立妙法院性胤、梶井宮惟常、伏見宮邦良、爲親王、二十二日、立皇族邦房、爲親王、三月、織田信長、入朝、檢廷臣失采邑者、悉復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七日、天皇肆樂、武田勝賴、圍長篠、德川公及織田信長、討勝賴、敗之、六月、德川公、攻勝賴、拔光明、秋、七月、遂陷諸寨、八月、朝倉遺黨、起于越前、信長伐平之、分兵侚加賀、割其地、封柴田勝家等、冬、信長、又入朝、是歲、近衛前久、之薩摩、
四年、春、三月、十日、左大臣、西園寺公朝、罷、上杉輝虎、侚越中飛驒加賀諸州、

夏、四月、住吉社、火、織田信長入朝、謝賜二條城、固辭弗受、致之皇太子、五月、三日、天王寺、火、五日、信長、攻大坂、冬、十月、上杉輝虎、入能登、十一月、信長、又入朝、二十一日、以右大臣、九條兼孝、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內基、爲右大臣、是歲、信長、殺北畠具教、北畠氏亡矣、洋人抵豐後、獻大砲、大友義鎭、受收之、
五年、春、正月、四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又神樂、二月、織田信忠、討紀伊、三月、四日、脩築宮垣、秋、九月、二十日、男山神社、鳴動、二十八日、彗星見于西北、逾年不滅、上杉輝虎、陷加賀諸城、斬長重連、織田信忠、攻滅松永久秀、筒井順慶、從信忠有功、封于大和、冬、十月、織田信長、使豐臣秀吉、侚西北諸國、十一月、秀吉、降福岡上月諸城、遂取但馬、二十日、左大臣、九條兼孝、罷、以右大臣、一條內基、爲左大臣、內大臣、織田信長、爲右大臣、近衛前久、自薩摩歸、是歲、島津義久、攻伊東祐丘、祐丘奔國遂亡矣、
六年、春、正月、朔、舉元會、應仁以還、朝會廢絕、有時行之、苟且假設、不能具大禮、今兹、織田信長、考訂禮典、而諸飾覆儀、悉復舊、三月、上杉輝虎、卒、二子爭立、國大亂、夏、四月、織田信長、使人畧北陸、關白、二條晴良、右大臣、織田信長、並罷、五月、十二日、大水、毛利輝元、討滅尼子勝久、六月、五日、脩春日社、秋、九

十三日或作十日三日或作三月

月二十八日、東國地震、冬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左大臣九條兼孝爲關白、是歲、薩摩新納、大友義鎭攻島津義久、戰于耳川、義鎭敗績、秋月種實龍造寺隆信、乘其弊、交擊義鎭、

七年、春正月二十日、以內大臣二條昭實爲右大臣、二十四日、三條西實枝薨、二月、織田信長入朝、豐臣秀吉圍三木城、遂徇備中、降四城、三月、上杉景勝攻上杉景虎、景虎依上杉憲政、二人共亡矣、夏四月、毛利輝元取美作九城、豐臣秀吉取丹波十餘城、六月、明智光秀擊寨秀治誅之、以功封于丹波、秋九月、北條氏政與武田勝賴相持于黃瀨川、德川公攻駿河救氏政、冬十一月、池田信輝討荒木村重、村重委城遁亡、信輝封于攝津、毛利輝元備前中、取忍山、京師兵亂之餘、未起東宮、織田信長爲皇太子、職第二條邸、二十二日、皇太子徙居焉、是歲、長曾我部元親取阿波數城、

八年、春正月、豐臣秀吉拔三木城、別所長治亡矣、中川清秀封其地、二月、修男山神社、毛利輝元遣人攻兒島、豐臣秀吉屠鹿野、但馬諸城、望風降附、山名豐邦以鳥取城而降、秀吉創封亡幾滅亡矣、三月、朔地震、閏月、十二日、內侍所御樂、武田勝賴與北條氏政、戰于浮島原、大疫、至夏不已、四月、五日、地

震、二十一日、皇孫女薨、臨朝三日、六月、十三日、三日並見、十五日、星貫月、織田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攻顯光佐、久不能平之、天皇詔光佐、授城於是、大阪歸信長、秋八月、信長放信盛、九月、彗星見、冬十一月、加賀賊起、柴田勝家擊定之、

九年、春二月、織田信長入朝、閱馬、以供天覽、而不禁庶人之縱觀、天皇悅、大賜信長、上杉景勝入越中、三月、德川公拔高天神、夏四月、二十九日、關白九條兼孝罷、使左大臣一條內基兼關白、毛利輝元戍鳥取、秋七月、豐臣秀吉圍之、冬十月、鳥取陷、島津龍造寺二氏久搆兵、是歲和解、佐佐成政定越中、細川藤孝定丹後、織田信雄定伊賀、織田信長以其地予三人、大友義鎭、歸宇佐八幡社、

十年、春正月、紅氣彌天、二月、二日、以前關白近衛前久爲太政大臣、織田信長奏請脩伊勢兩宮、天皇許可、則枚檢舊典、而因天武之故事、三月、信長與德川公攻甲斐、克之、十一日、武田勝賴亡矣、十五日、內侍所御樂、信長以駿河、隷德川公、以上野及信濃二郡、予瀧川一益、爲阪東管領、自餘封署有差、夏四月、信長使人徇南海、五月、太政大臣近衛前久罷、德川公朝于京師、信

長亦朝、六月、二日、明智光秀弒信長、內外恂恂、皇太子辟難於禁內、光秀謀得衆盟、而除京中地租、豐臣秀吉與毛利輝元相持、聞訃即還、十三日、伐光秀斬之、秋、秀吉立信長孫信秀、爲信長後、屬之近江田三十萬石、其餘悉分之、織田信雄取尾張、織田信孝取美濃、豐臣秀吉取播磨但馬因幡丹波、柴田勝家取長濱、丹羽長秀取若狹及近江二郡、池田信輝取尼崎兵庫、自餘有差、八月、長曾我部元親入阿波、與三好氏戰于中富川、破之、阿波大水、沒地丈餘、冬十一月、織田信雄織田信孝爭權開釁、島津龍造寺二氏和、西海不寧、是歲、東國亂、德川公定甲斐信濃、北條氏直定上野、上杉景勝略河中島、

十一年、春正月、豐臣秀吉攻伊勢、二十二日、妖光見于東北、三月、朔、彗星東飛、夏四月、十八日、秀吉與織田信孝戰、破之、二十一日、擊佐久間盛政於賤嶽、二十三日、進伺越前國北莊、二十四日、柴田勝家力竭自殺、國除、秀吉乘勝徇加賀能登、平之、夏五月、旋師、攻美濃、織田信孝出奔內海、秀吉擊殺之、秋七月、秀吉取伊勢伊賀、以越前及加賀二郡、與丹羽長秀、自餘封署有差、島津義久攻龍造寺隆信、克之、是歲、長曾我部元親略定南海四州、

十二年、春正月、二日、清涼殿有怪、十六日、月蝕爲三暈而成火、消滅矣、二月、三日、清涼殿又有怪、三月、龍造寺隆信攻有馬義純、戰敗而沒矣、豐臣秀吉攻織田信雄、德川公援信雄、夏四月、敗秀吉於長湫、秋八月、筒井順慶卒、冬信雄與秀吉約和、十二月、關白左大臣一條內基罷、以右大臣二條昭實爲左大臣、是歲、秀吉取美濃諸城、移筒井定次於伊賀、封羽柴秀長於大和、九鬼嘉隆於志摩、蒲生氏鄉於伊勢五郡、明人來豐後、獻虎象孔雀鸚鵡及諸珍器、大友義鎭私納之、

十三年、春正月、十二日、使左大臣二條昭實兼關白、三月、十日、昭實辭左大臣、以內大臣近衛信尹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今出川晴季爲右大臣、天皇春秋既高、欲遜位、以宮殿傾圮、未果、豐臣秀吉承旨、繕修之、天皇悅、擢秀吉爲內大臣、二十三日、秀吉討紀伊根來寺、則徹關便往來、以紀伊和泉予羽柴秀長、以近江予豐臣秀次、夏四月、丹羽長秀死、秀吉使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等、伐長曾我部元親、太宰府管領稱兵與災、六月、大水、秋、七月、秀長等薦眞、元親乞降、秀吉削其國、而封蜂須賀正家於阿波、小早川隆景於伊豫、仙石久秀、十河存保於讚岐、自餘有差、十一日、關白二條昭實罷、

使內大臣豐臣秀吉兼關白、此日、秀吉奏、爲佐命功臣、請官爵、天皇許可、八月、秀吉伐越中、佐佐成政降、則置前田利家、以撫其民、此役也、丹羽長重犯律、科其罪、移之若狹、割越前、予堀秀政、遣金森長近略飛驒、以其國予長近、冬十月、割淡路、予脇阪安治、伊勢兩宮成、十三日、遷皇太神、十五日遷豐受太神、是時、織田信長、既死、豐臣秀吉、行其遺志、營爲永式、十一月二十九日、地大震、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地裂水涌、死者無算、其後屢震、至明年、不止、晦雷、十二月、小笠原貞慶、攻破高遠城、是歲、豐臣秀吉、定五吏、蒞京師、天下大饑、餓莩相望、

十四年、春、正月、十五日、大雷、夏、四月、二十九日、賀茂祠司、來奏、神田耗減、弗能舉、競馬舊式、則留賜田、供祭用、五月、上杉景勝、朝于京師、任參議、其部下、受官有差、秋、七月、二十四日、皇太子、薨、島津義久、陷岩屋寶滿諸城、九月、德川公、與豐臣秀吉、和解、秀吉使長曾我部元親等、伐島津義久、冬十月、德川公、朝于京師、十一月、七日、天皇、讓位於皇太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幸于聚樂、歡酣、樂起、天皇、親和歌、以賜豐臣秀吉、十八日、還、文祿二年、正月、五日、崩、遺詔稱正親町院、二月、二十三日、葬于泉涌寺、天皇、春明有識量、而洞察治亂之機、雄斷弗差也、織田之末太顛、寄之以大事、繼之以豐臣、誅鋤兇猾、離天下未平、慶長元和之偃武、實基于此、天皇、有一男三女、男諱誠仁、稱陽光院、長女爲尼、居曇華院、二女闕事跡、陽光院、有四男八女、長男、實爲後陽成帝、次空性、次良恕、次興意、並祝髮、任法親王、空性、入仁和寺、後著髮、號隨庵、良恕、入延曆寺、興意、初名道勝、入三井寺、

良恕一作良怒

續史氏曰、昔者、皇家之盛也、三公、佐政於內、六十國守、治民於外、至委任輔導之柄者、至尊親秉之、一日、假諸藤原氏、藤原氏、勢傾朝廷、其封跨三國、勵抗衡至尊、至尊不甚之、推平氏、抑其權、平氏勢、十倍乎藤原氏、其封、亘三十餘國、及鎌倉室町、其勢、數倍乎平氏、織田豐臣、與之頡頏、落領州牧、莫非其屬、而租稅賦役、皆自裁之、藤原氏、裁以三國、猶且如彼、織田豐臣、權倍蓰什伯之勢、窺寄皇家、取之、由反手也、然弗敢者、君臣之分、不忍也、豈與彼六朝五代、朝稱君臣、夕爲讎仇之國、可同年而語乎、

續日本史卷之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七

後陽成天皇

後陽成天皇、諱和仁、後改周仁、陽光院之長子也、母新上東門院、一日新上東門院、諱秀子、內大臣勸修寺晴秀之女、以元龜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天皇、天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立爲親王、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加元服、十一月七日、受禪、二十五日、即位、尊正親町帝、爲太上天皇、黑田孝高等、攻豐後、拔烏嶽閑律二城、十二月十三日、島津義久、略却豐臣秀吉之諸將、取豐後十六城、十九日、以內大臣豐臣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秀吉奏請、討薩摩、天皇許可、則徵賦於五畿七道三十七國、是歲、吉川元春卒、

十五年、春、正月、二十五日、紅氣彌天、三月、朔、豐臣秀吉、自將、攻薩摩、沿道諸城、望風而降、夏、五月、島津義久、戰敗乞降、六月秀吉、削義久之地、此行也、秋月種實、宇治惟谷等、弗從、秀吉因削封、秋、七月、改封小早川隆景於筑前、佐佐成政於肥後、鍋島直茂於肥前、以豐前六郡、予黑田孝高、以其二郡、予森勝信、以筑後三郡、予久留米秀包、以其三郡、予立華宗茂、伊東祐兵、龍造寺政家、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等、復舊封、差有增損矣、秋、七月、丹羽長重、坐削封、以若狹、予淺野長政、二十四日、宮中、祭陽光院、冬、十月、島津義弘、朝于京師、是歲、大友義鎮、卒、琉球人、入貢、命鍋島直茂、管外國貿易之事、禁耶蘇教、

十六年、春、正月、肥後亂、國守佐佐成政、不能平焉、豐臣秀吉、賜成政死、而以肥後、分予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長、蝦夷首領、蠣崎慶廣、遣使入貢、遂請內屬、夏、四月、十四日、天皇、與太上天皇、幸于聚樂、二后、諸皇子、亦往焉、豐臣秀吉、率文武百官、迎之、奏樂、三終、翌日、秀吉、及群侯百司、以次、進御床下、則盟曰、凡同盟之人、戮力協心、崇奬皇家、毋廢朝貢而失臣節、毋陵廷臣而犯采邑、毋營私利而爲姦欺、或渝此盟、六十六州、明神明祇、大譴殛之、俾隊其命、亡其氏、踣其社稷矣、秀吉、獻金帛百貨、以都下租稅、爲二帝供御、以近江高島郡、爲廷臣采地、十六日、大饗、天皇、製歌、以賜秀吉、十八日、還、秀吉、遣使於北條氏政、責其不庭、五月、二十八日、詔諸社諸寺、禳災、閏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二十二日、宮中、祭陽光院、是歲、秀吉、鑄方板金、造楕金、大小鈑、與金錢砂金、並行、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元會、二月、東海道地震、夏、五月、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諸族、致使於豐臣秀吉、秀吉勸之入朝、伊達政宗滅蘆名盛重、併會津四郡、秋、九月、毛利輝元、割出雲伯耆數郡、予吉川廣家、冬、伊達政宗、滅二階堂盛義、併仙道七郡、豐臣秀吉、入朝、劾奏北條氏政、請討之、天皇許可、十一月、十七日、內侍所神樂、是歲、琉球人入貢、

十八年、春、正月、德川公、遣世子朝于京師、十日、地震、三月、朔、豐臣秀吉、戎服入朝、天皇、賜之節刀、翌日、發師、伐北條氏政、德川公、及織田信雄、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等、四十五州兵、步騎七十萬、會之、夏、四月、二十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秀吉、陷小田原、氏政伏誅、國除、此役也、信雄無功、褫封、遂改封德川公於阪東八州、予尾張及伊勢五郡於豐臣秀次、駿河於中村一氏、甲斐於加藤光泰、參河於池田輝政、與田中吉政、遠江於堀尾吉晴、與山內一豐、信濃於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等、自餘有差、八月、檢陸奧出羽之地、予會津仙道十一郡於蒲生氏鄉、葛西大崎於木村秀俊、九月、九日、皇宮成、冬、十月、秀俊部下亂、十二月、二十六日、天皇遷新宮、二十八日、遷神鏡於正殿、是歲、雨雹、大如栗、琉球入朝、朝鮮、三致使、請和、

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二日、羽柴秀長薨、二十六日、以皇族智仁、爲親王、閏月、德川公、朝于京師、天皇引公、入華族園、夏、五月、陸奧亂、六月十八日、大雨雹、秋、八月、豐臣秀次、入陸奧、九月、斬賊魁、餘黨悉平、木村秀俊坐褫封、予伊達政宗於葛西大崎、以陸奧出羽七郡、予蒲生氏鄉、冬、十月、豐臣秀吉、辭關白、十二月、二十八日、使內大臣豐臣秀次兼關白、是歲、德川公、請停砂金、更鑄稻金大小鈑與金錢、並行東國、豐臣秀吉、免京師市

一說正月二十六日奉[illegible]

文祿、元年、春、正月、二十八日、左大臣近衛信尹、辭、二十九日、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爲左大臣、關白如故、二月、十日、天皇、幸于聚樂、儀一準天正故事、豐臣秀吉、奏請伐明朝鮮、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秀吉之肥前、爲之聲援、秋、七月、德川世子、朝于京師、秀吉還、二十二日、宮中祭陽光院、九月、地動、冬、十月、秀吉復奏赴肥前、詔曰、征夷一任將校、而勿輕踰海、十二月、八日、改元、

二年、春、正月、五日、太上天皇崩、夏、四月、明主請和、大友義統、秦信時、坐懦弱、褫封、以其地賞諸將、五月、明人來聘、秋、九月、天皇使今出川晴季勞豐臣秀吉之征役、閏月、德川世子、入朝、冬、十月、德川公、亦朝、浮田秀家、弭兵、而還、

三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諸節會、九條植通、薨、夏、四月、二十九日、以皇子良仁、爲親王、五月、德川公、朝于京師、秋、七月、彗星見于東北、九月、二十五日、地震、冬、十月、五日、宮中奏樂、七日、又樂、十一日、又樂、十一月、二十一日、宮中、聚僧誦經、祭正親町帝、十二月、大疫、是歲、羽柴秀俊薨、無嗣、國除、封增田長盛於大和、藤堂高虎於伊豫、加藤光泰卒、子貞泰、幼不任國事、褫封、徙封淺野長政於甲斐、

四年、春、正月、朔、元會、天皇、以國忌、不臨殿、白馬節、亦不臨、三月、蒲生氏鄉、薨、秋、七月、豐臣秀吉、劾奏關白左大臣豐臣秀次、褫其官職、廢爲庶人、十五日、賜死、毀其封、分于諸將、福島正則、受清洲、自餘有差、八月、十日、大雨、洪水、二十五日、秀吉、劾奏右大臣今出川晴季、褫官、流之越後、冬、十一月、秀吉、疾、二十七日、內侍所神樂、禳之、十二月、十七日、雷、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是歲、佐竹義宣、滅豪族三十餘家、自增封矣、

慶長元年、春、二月、課山陽山陰二道、繕築淀川堤防、夏、四月、雪、五月、十日、德川公、入朝、十三日、豐臣秀吉、以子秀賴、入朝、秋、七月、二日、彗星見、三日、陰霾

大風、京畿東國、雨毛、深數寸、八日、兩月並見、十二日、地大震、山崩水溢、死者無算、德川公、及豐臣秀吉、入省、其後頻震、二十二日、禳天變、閏月、又大震、海水溢溢、深沒民家、八月、朔、日有食之、明朝鮮、二使來聘、冬、十月、二十七日、改元、十一月、十五日、豐臣秀吉、獲耶蘇賊、戮之、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是歲、改鑄金幣、諸國洪水、蠻船著土佐、豐臣秀吉、遣增田長盛檢冢之、收錦綺十萬端、絲十六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頭、以其餘頒予公卿諸侯、遣百穀雜貨、償蠻舶、

二年、春、正月、四日、地震、七日、停白馬節、十一日、地大震、數月不止、二月、豐臣秀吉、復奏伐明朝鮮、以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爲元帥、前役之諸將、多屬之、夏、六月、小早川隆景、薨、秋、九月、六日、內侍所神樂、冬、十二月、徙封丹羽長重於小松、二十六日、地震、

三年、春、正月、六日、地震、七日、畿內大雪、徙封蒲生秀行於宇都宮、上杉景勝於會津、堀秀治於越後、夏、四月、隕霜枯茶、秋、七月、豐臣秀吉、疾、詔祈其愈、十一日、將軍冢鳴動、二十日、宮中祭陽光院、二十八日、大風、八月、十八日、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二十二日、方廣寺成、九月、十五日、天皇弗豫、祈其愈、冬、十

月、天皇欲遜位、傳旨公卿、則曾議于清涼殿、未答、天皇促之、十一月、十八日、德川公入諫止之、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弭兵而還、時、傳草木棉種、十九日、召歸今出川晴季、復右大臣、

四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二十六日、東寺火、閏三月、二日、日本書紀印本成、則頒賜之、三日、前田利家薨、夏、五月、長曾我部元親卒、秋、八月、地屢動、德川公入朝、是歲、予細川忠興于杵築、掘尾吉晴于越前府中、造方金、方金四、當小鈑一、與舊幣並行、太泥入貢、

五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秋、七月、地震、石田三成作亂、毛利輝元、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小西行長等、與之者、四十餘侯、上杉景勝亦應三成、在東國、先舉兵、八月、三成徙圍田邊、九月、八日、詔解其圍、十五日、德川公與三成、戰于關原、三成敗績、諸侯黨三成者、多失封、十七日、公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衛護京師、而權設關備盜賊、二十二日、地震、冬、十月、朔、斬石田三成、餘黨、配刑有差、削毛利輝元之封、此際、黑田孝高、加藤清正、略定西海、十二月、德川公改封二子秀康忠吉、秀康賜越前、忠吉賜尾張、遂定諸侯之封土、予加賀能登越中於前田利長、備前備中

美作於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於福島正則、筑前於黑田長政、播磨於池田輝政、豐前於細川忠興、紀伊於淺野幸長、筑後於田中吉政、因幡伯耆於中村忠一、出雲隱岐於掘尾吉晴、土佐於山內一豐、自餘有差、給豐臣秀賴、以攝津河內和泉、德川公、令世子朝于京師、十九日、以九條兼孝、復關白左大臣、二十一日、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第三子政仁、爲皇太子、初、良仁庶而長、善豐臣秀吉、今出川晴季、因此、求爲皇太子、弗聽、固請、天皇、曲意許可、然內不慊焉、常有廢立之志、至是召德川公、諮之、公答曰、知子莫如父、孰敢間之、況於廢庶而立嫡乎、天皇意決矣、以有此舉也、是歲、和蘭來界府、請互市、許之、

六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六日、九條兼孝、辭左大臣、以近衛信尹、復左大臣、二月、伊達政宗、徙會津、三月、徙福島、十九日、罷除目、東國大疫、夏、五月、德川公、慮天皇之供御乏匱、而廷臣之采邑、多耗沒、奏請增給、天皇許可、遂定寺院之田、以三千石、屬延曆寺、自餘有差、秋、八月、糾上杉景勝之罪、削其封、以此、分予蒲生秀行、伊達政宗、自餘、最上義光、堀秀治等、增封有差、九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冬、十二月、十六日、東國地大震、安房二總、最甚矣、海水涸乾三十餘町、十七日、海中震鳴、潮汐漲盈、而漂沒三十餘邑、是歲、城于二條、西國諸侯、助其役、石見產黃金、增造金幣、安南、呂宋、東埔寨、入貢、

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地震、夏、五月、朔、德川公、入朝、六日、謁于皇太后、地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徙封佐竹義宣於秋田、其弟宣隆於龜田、六月、德川公、賜貢熱香、安南貢虎象孔雀等、秋、八月、客星見于西方、九月、見于東方、十八日、小早川秀秋、薨、無子、國除、德川公、改封子信吉於水戶、以佐倉、予子忠輝、冬、十二月、囚浮田秀家、放之八丈島、方廣寺、火、是歲、太泥入貢、

八年、春、正月、右大臣、今出川晴季、罷、德川公、封源敬公於甲斐、二十四日、有妖光、自乾入巽、二十五日、將軍冢、鳴動、二月、改封德川忠輝於河中島、森忠政於美作、十二日、以內大臣德川某、爲右大臣、加征夷大將軍、德川秀康等、授任有差、二十五日、某入覲、拜命、獻白金、天皇享之、且謂曰、戎夷姦慝、撫育萬姓、以綏四海者、莫非卿之績也、世世保厥業、而勿墜諸、某、拜手稽首、對曰、老臣不敏、豈敢能爲焉、干戈止熄、兆民樂業、實陛下之聖德是賴矣、既退、自二宮、宗室、至公卿百寮、皆有饋遺矣、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二十七日、將

軍冢、鳴動、秋、九月、德川信吉卒、無子、國除、冬、十月、十六日、德川某、辭右大臣、十一月、封德川賴宣於水戶、十二月、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二十四日、雷、

九年、春、正月、傳敎令于蝦夷、二月、諸道、每里表樹、黑田孝高卒、三月、二十九日、德川公、入朝、夏、五月、二十七日、天皇患癖、六月、三日、瘳、德川世子、入朝、九月、幕府、獻供御田萬石、冬、十一月、關白九條兼孝罷、十二月、二日、宮中、祭正親町帝、是歲、朝鮮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諸節會、東國地震、德川公、入朝、三月、世子亦朝、儀衛一視源賴朝之故事、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從朝焉、夏、四月、朔、德川公、辭征夷大將軍、稱老矣、十三日、以內大臣豐臣秀賴、爲右大臣、德川嗣君、既爲內大臣、十六日、加征夷大將軍、自餘、以次授任、十六日、嗣君、入覲、德川秀康、前田利長、毛利輝元、島津忠恒等、從觀矣、六月、京師旱、昆明池水乾、秋、七月、近江、美濃、尾張、大水、二十三日、使左大臣、近衛信尹、兼關白、翌日、信尹、辭左大臣、八月、東國大水、冬、十一月、淺間山、火、十二月、十五日、南海洪濤、八丈島側、土起、生一洲、二十六日、江戶火、是歲、改造方金、先是、洋人傳烟艸、稍廣

海內、至是禁止焉、

十一年、春、三月、四日、東國大雷、雨雹、德川老公、朝于京師、四海始平、禁闕未敢營、而宮省闕陋狹小、不能具朝儀、老公建議、闢廣周垣而改築殿宇、天皇許可、秋、七月、賦天下、起役、德川秀康、董其事、諸侯所獻之石、從悉鐫其姓名、徙封內藤信成於長濱、八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禾、九月、詔陞大樹寺比叡領、德川賴房、封于下妻、冬、十一月、十日、以內大臣鷹司信房、爲左大臣、十一日、關白近衞信尹、罷、使信房兼關白、十二月、鑄新錢、是歲、伊豆產金銀、角倉了意、上疏鑿大堰川上流、通舟楫、豐臣秀賴、建高臺寺、德川老公召暹羅占城之朝貢、無幾、二國入貢、

十二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四方拜、東國地動、十一日、右大臣、豐臣秀賴、罷、以權大納言、九條忠榮、爲右大臣、二十七日、雷、三月、朔、將軍冢、鳴動、五日、德川忠吉、卒、無子、國除、夏、四月、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閏月、源敬公、徙封于尾張、朝鮮使、來聘、宗義智、掌之、周旋有力、擢于侍從、六月、彗星、見于東北、秋、七月、八日、雨雹、二十二日、宮中有妖光、八月、五日、彗星、見于西方、二十日、彗星、見于東方、九月、豐臣秀賴、修北野社、冬十一月、朔、雷、十二月、駿河城、火、

是歲、角倉了意、疏富士川、通甲斐運道、

十三年、春、正月、朔、日當蝕、不見、二月、佐渡金坑塌塞、陸奧生金、豐臣秀賴、疾、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祈其愈、三月十二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則使使祭鎌足、猪隈教利、烏丸光廣、德大寺實久、飛鳥井雅賢、難波宗勝、松木宗隆等、與宮女姦、事發覺、夏、四月下獄、教利亡命、筒井定次、坐穢行、失封、尋流于伊豫、六月、京師、大水、前田利宗坐疾喪心、襲封、松平康重、封其邑、秋、八月、京師、又大水、九月、二十四日、多武峯、鳴動、冬、十二月、二十六日、關白左大臣、鷹司信房、罷、使右大臣、九條忠榮、兼關白、是歲、南部生黃金、

十四年、春、正月、朔、停元會、江戶、火、三月、四日、有方月、時或迭虧、駿河二郡、雨雹、壞屋舍、島津忠恒、伐琉球、夏、四月、大克之、琉球王寧、乞和、弗許、遂擒寧、十九日、天皇弗豫、五月、中村忠一、卒、無子、國除、六月、十五日、大水、秋、七月、七日、將軍冢、鳴動、琉球、平、則以琉球、隷島津氏、八月、天下、大水、九月、六日、東國、大風、洋船、漂着上總、則令脩船而還矣、改封脇阪安治於大洲、富田知信於宇和島、藤堂高虎於伊賀伊勢、修伊勢兩宮、遣使奉幣、冬、十月、三日、有奔星踰天、十一月、七日、雷、十二月、改封德川賴宣於駿河遠江、德川賴房於水戶、

良仁一作良知

是歲、獲猪隈教利、斬之、分流飛鳥井雅賢等、及宮女五人、於隱岐、松前、硫黃島、八丈島、既而赦烏丸光廣、德大寺實久、復官爵、明、和蘭、杜瓦爾、三國、入貢、英吉利人、來請交貿、許之、阿媽港人、亦來、先是、日本船、到其國、國人給殺之、悉奪其貨財、至是、殲港人、以償矣、

十五年、春、二月、堀忠俊、坐暗弱、褫封、削其國、增封德川忠輝、三月、以淡路、增封池田輝政、夏、四月、淺野長政、卒、九日、有五石、隕于參河、六月、豐臣秀賴、修方廣寺、秋、八月、細川藤孝、卒、琉球王、來朝、九月、烟草之禁、寢弛、則復禁之、冬、十月、九日、駿河城、火、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春、正月、朔、停四方拜、島津義久、薨、三月、德川老公、朝于京師、二十七日、天皇遜位、元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崩于仙洞、九月、二十日、葬于泉涌寺、翌日、收骨、藏之深草法華堂、稱後陽成院、天皇、睿哲偉器、舉起廢典、永垂鴻業、而德被遍天下、餘威加海外、使異域之貢獻、還來陸續、以仰瞻皇土、可謂曠世之美事、不敢愧祖先也、有十三男、十二女、長男良仁、更名覺深、次承快、次實爲後水尾帝、次信尋、次尊性、次堯然、次良純、次好仁、次昭良、次尊覺、次道晃、次道周、次慈胤、信尋、養于近衞氏、昭良養于一條氏、並爲關白、好仁爲

親王、餘皆爲僧、任法親王、或曰、後水尾後陽成之第二子也、帝之世、豐臣氏亡、帝、後爲明正帝、帝後爲後光明帝、帝後爲後西帝、帝後爲靈元帝、帝後爲東山帝、帝後爲中御門帝、帝後爲櫻町帝、帝後爲桃園帝、帝後爲後櫻町帝、帝後爲後桃園帝、帝後爲光格帝、帝後爲仁孝帝、帝後爲孝明帝、帝後則今上也

續史氏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不其然乎、豐臣尙氣節、部下之士、皆奔身赴難矣、德川重德義、部下之士、皆後私先公矣、二氏、鼓舞斯衆而供征戰之用、猶弼何爲、夫士之性醜類者、二氏所令也、二氏得成功者、亡非天皇所令乎、人或稱部士、而忘二氏、稱二氏而忘天皇、可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年表

續史氏曰、列國事、一頭一躐、不可表焉、故採摘其要、載之本紀、本紀紛紜、不易披覽、則作天子相將年表、

	天子	關白	將軍	太政大臣	左大臣	右大臣
應永二十年	稱光	一條經嗣	足利義持 細川滿元管領		今出川公行	鷹司冬家
二十一年	即位					冬家罷 九條滿教任
二十二年	皇宮火					
二十三年	上杉氏憲作亂					
二十四年	氏憲伏誅					
二十五年	斯波義重卒	經嗣薨 九條滿教任	義嗣伏誅		公行罷 九條滿教任	滿教遷 德大寺公俊任
二十六年					滿教罷 德大寺公俊任	公俊遷 二條持基任
二十七年				德大寺公俊任 公俊罷	公俊遷 二條持基任	持基遷 西園寺實永任 實永罷 三條公光任
二十八年			畠山滿家管領			
二十九年						
三十年			義持讓 足利義量任			公光罷
三十一年	後龜山崩	滿教罷 二條持基任				一條兼良任
三十二年			義量卒 義持復任		持基罷	
三十三年						

續日本史卷八　年表　四十六　[illegible]

本書追紀云正長元年[illegible]又云永享元年[illegible]

年						
三十四年					持基復任	
正長元年	[illegible]立	持基[illegible]	[illegible]			多賀[illegible]
永享元年	[illegible] 細川持元卒		足利義教任		持基[illegible] 一色義貫任	義貫[illegible] 近衛房嗣任
二年						
三年						
四年		持基[illegible] 一色義貫[illegible] 義貫[illegible] 持基[illegible]	細川持之管領	二條持基任	義貫[illegible] 足利義教任	
五年	[illegible] 畠山満家卒 斯波義淳卒	持基[illegible] 為關白		持基[illegible]		
六年						
七年	[illegible]					
續日本史卷之一　年表　四十七　我自刊我書屋						
八年						
九年	上杉憲實舉兵 東國亂					
十年	[illegible]					
十一年	足利持氏亡 上杉氏[illegible]					
十二年	[illegible]					
嘉吉元年	[illegible] 赤松満祐亡 大内氏爲太宰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	大内持世卒 細川持之卒		畠山持國管領 足利義勝任			
三年	[illegible] 武田信賢入[illegible]		[illegible]			
文安元年	[illegible] 上杉[illegible]卒					

年						
二年		持基薨 近衛房嗣任	細川勝元管領			
三年				一條兼良任	房嗣罷 鷹司房平任	房平遷 二條持通任
四年	加賀亂	房嗣罷 一條兼良任				
五年						
寶德元年	東國亂 足利成氏鎮阪東		足利義政任 持國復管領			
二年				兼良罷		
三年						
享德元年			勝元復管領	久我清通任		
二年		兼良罷 二條持通任		清通罷		
三年	山名持豐放却下 足利成氏殺上杉憲忠 東國亂	持通罷 鷹司房平任				持通罷 洞院實熙任

續日本史卷十一 年表 四十八 我自刊我書屋

年						
康正元年	赤松氏復封 畠山義就略大和 上杉憲秋自殺 畠山持國薨	房平罷 持通復任		西園寺公名任	房平罷 洞院實熙任	實熙遷 一條教房任
二年	皇宮成 後崇光崩					
長祿元年				公名罷	實熙罷 一條教房任	教房遷 三條實量任 實量罷 近衛教基任
二年	神璽歸	持通罷 一條教房任		二條持通任		
三年					教房罷 三條實量任	
寬正元年	畠山政長攻畠山義就			持通罷	實量罷 足利義政任	
二年	足利成氏上杉房顯 和睦 足利政知鎮阪東			近衛房嗣罷 罷年不詳		
三年	畠山政長拔嶽山					教基薨 德大寺公有任

年						
四年		教房罷 持通復任				
五年	後花園遜位 後土御門立		畠山政長管領			公有罷 久我通尙任
六年	即位 大內教弘卒					
文正元年	斯波氏亂 上杉房顯卒					通尙罷 二條政嗣任
應仁元年	山名細川相持京師 二帝擁神器幸室町 上杉持朝自殺	持通罷 兼良復任	斯波義廉管領		義政罷	
二年			勝元復管領		二條政嗣任	政嗣遷 九條政基任
文明元年	大內少貳二氏爭西海					
二年	後花園崩	兼良罷 二條政嗣任				
三年	上杉顯定攻古河 斯波義敏叛 朝倉孝景封越前					
四年						
續日本史略卷十一 年表				四十之		我自刊我書屋
五年	山名持豐卒 細川勝元卒		義政罷 足利義熙任 政長復管領 畠山義統管領			
六年						
七年					政嗣罷 九條政基任	政基遷 鷹司政平任
八年	室町火帝徙居北小路殿	政嗣罷 九條政基任			政基罷 日野勝光任 勝光薨 鷹司政平任	政平遷 近衛政家任
九年			政長復管領			
十年	足利成氏上杉顯定和解					
十一年	北小路火帝徙居日野第土御門殿	政基罷 近衛政家兼			政平罷 近衛政家任	政家遷 三條公敦任
十二年		教房薨				公敦罷 今出川教季任

年次					
十三年	朝倉敏景卒	兼良薨		久我通博任	政家罷 今出川教季任	教季罷 西園寺實遠任
十四年				通博薨	教季罷	
十五年		政家罷 鷹司政平任			西園寺實遠任	實遠遷 大炊御門信量任
十六年			斯波義敏薨			
十七年				鷹司政平罷 政平任		
十八年	太田持資卒		細川政元管領			
長享元年	里見義實卒	政平罷 九條政忠任	義熙攻近江		實遠罷 德大寺實淳任	信量薨 花山院政長任
二年		政忠薨 房嗣薨 一條冬良任		近衛政家任		
延德元年			義熙薨			
二年			義政薨 足利義植任 攻近江	政家罷		政長罷 近衛尚通任

續日本史卷一　職官制度沿革　五十

年次						
三年						
明應元年	北條長氏破足利茶々取其地					
二年	太田資清卒 畠山政長畠山義就並卒 上杉定政沒	冬良罷 近衛尚通任	義植[illegible] 將軍[illegible]	一條冬良任	實淳任 花山院政長任	
三年			足利義澄任			
四年	北條長氏取小田原 大內政弘卒					
五年	赤松政則薨				政長任 近衛尚通任	尚通罷 今出川公興任
六年	足利成氏卒	尚通任 二條尚基任 尚基薨 冬良任		冬良罷	尚通罷 今出川公興任	公興罷
七年						
八年						久我豐通任

年					
九年	後土御門崩 後柏原立 甘露寺親長薨				[illegible]罷
文龜元年		冬良罷 九條尚經任	義植被[illegible]		九條尚經任
二年					
三年					
永正元年	上杉顯定圍河越				
二年	肥後亂	政家薨		公興罷	
三年				九條尚經任	實隆遷 西園寺公藤任
四年	細川政元被弒國亂 三好氏始著		細川澄元管領		公藤罷 鷹司兼輔任
五年			義澄罷職 義植復任 大內義興管領		
六年	越後亂			德大寺實淳任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五十一　雅自刊翻書屋

年					
七年	上杉顯定敗死 京極氏[illegible]上敗氏				
八年			義澄卒 義植走丹波 已復歸	實淳罷	
九年	北條長氏陷岡崎				
十年		尚經罷 尚通復任			尚通罷
十一年		尚通罷 鷹司兼輔任 冬良薨		近衛尚通任	
十二年					鷹司兼輔任	兼輔遷 三條實香任
十三年	北近江亂 淺井亮政基立			尚通罷	
十四年	里見成義卒				
十五年	上杉朝良卒	兼輔罷 二條尹房任	細川高國管領	花山院政長任	兼輔罷 三條實香任	實香遷 二條尹房任
十六年	北條長氏死				

年						
十七年	六角高賴卒		畠山稙長管領			
大永元年	即位 里見義通卒		義稙奔阿 足利義晴任 高國復管領	政長罷	實香罷 二條尹房任	尹房遷 大炊御門經名任
二年	赤松政村被弑					
三年			義稙薨		尹房罷 德大寺公胤任	經名罷 近衞稙家任
四年						
五年		尹房罷 近衞稙家任				
六年	後柏原崩 後奈良立				公胤罷	
七年	甘露寺元長薨					
享祿元年	大内義興薨		義晴奔近江		近衞稙家任	稙家遷 久我通言任
二年						
三年						
四年	廷臣多徙趨四方 細川高國戰沒					
天文元年			義晴歸 細川晴元管領			
二年	里見實堯被殺	稙家罷 九條稙通任				
三年	里見義豐被殺	稙通罷 尹房復任				
四年				三條實香任		
五年	即位 武田晴信拔海野口城	尹房罷 稙家復任		實香罷		[illegible]宮罷
六年	三條西實隆薨 上杉朝興卒			近衞稙家任	稙家遷 西園寺實宣任	鷹司忠冬任
七年	武田晴信逐父 小笠原長時入甲斐 足利義明戰沒 長曾我部奪土佐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五十二

我自刊我書屋

年	事					
八年	一條房家薨		義晴復奔			
九年	尼子經久攻吉田				實宣罷	
十年	大內義隆攻尼子經久 經久卒 一條房冬薨			植家罷	鷹司忠冬任	忠冬遷 一條房通任
十一年	今川義元織田信秀戰小豆阪 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 晴久敗之	植家罷 鷹司忠冬任			忠冬罷 一條房通任	房通遷 三條西公條任
十二年						公條罷 三條公頼任
十三年		尚通薨				
十四年	廷臣多赴越	忠冬罷 一條房通任	義晴罷			公頼罷 今出川公彥任
十五年	兩上杉圍河越 北條氏康擊之 上杉朝定敗歿 淺井亮政死		足利義輝任		房通罷 三條公頼任 公頼罷 今出川公彥任	公彥遷 二條晴良任
十六年			義晴義輝出奔		公彥罷 二條晴良任	晴良遷 一條兼冬任
十七年		房通罷 二條晴良任	義晴義輝歸			
十八年	織田信長立名始著 一條房基自殺					
十九年	大友義鑑被弑		義晴薨			
二十年	北條氏康殲平井 大內義隆亡 大友義鎮取肥後					
二十一年	武田上杉戰始出 六角定頼卒		細川氏綱管領		晴良罷	
二十二年	武田上杉戰河中島	晴良罷 一條兼冬任			一條兼冬任	兼冬遷 近衛前久任
二十三年	赤松晴政卒	兼冬薨 近衛前久任			兼冬薨 近衛前久任	前久遷 西園寺公朝任
弘治元年	毛利元就斬陶晴賢					
二年						
三年	後奈良崩 正親町立 六角義[illegible]				前久罷 西園寺公朝任	公朝遷 花山院家輔任

續日本史卷十　年表　五十三　我自刊我書屋

年						
永祿元年			義輝歸			
二年	上杉輝虎陟東管領	前久適越後				
三年	即位 織田今川戰桶狹間 上杉輝虎圍小田原		三好長慶管領			
四年	武田上杉戰川中島 長野業政卒					
五年	北條氏康陥松山 織田信長賜詔書 尼子晴久卒	前久歸				
六年						公條薨
七年	北條里見戰鴻臺 三好長慶卒					
八年			義輝薨			
九年	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植家薨				
十年	織田信長復賜詔書 北條氏康攻上杉氏					
十一年	織田信長略近江 武田晴信滅今川氏 興	前久褫職 晴良復任	足利義榮任 義榮薨 足利義昭任			
十二年	營皇宮					
元龜元年	織田氏攻淺井朝倉 戰姉川大友龍造寺 構兵北條氏康卒					
二年	毛利元就薨 皇宮成					
三年	德川武田戰三方原					
天正元年	武田晴信卒。織田信長滅淺井朝倉二氏。畠山氏亡		義昭褫職			
二年						兼輔罷 九條兼孝任
三年	德川織田與武田戰長篠					
四年	織田氏城安土 北畠氏亡				公朝罷 九條兼孝任	兼孝遷 一條內基任
五年	島津義久攻伊東祐丘 祐丘投大友氏				兼孝罷 一條內基任	內基遷 織田信長任

年	事					
六年	上杉輝虎卒。北國亂。大友島津戰耳川。六角義秀卒	晴良罷 九條兼孝任				信長罷
七年	上杉憲政上杉景虎並誅					二條昭實任
八年	武田北條戰浮島原					
九年	山名豐國亡	兼孝罷 一條內基任				
十年	武田勝頼亡。明智光秀弑織田信長。浮田直家卒			近衛前久任 前久罷		
十一年	柴田勝家亡 長曾我部元親併南海					
十二年	德川豐臣戰長湫 龍造寺隆信戰殁 筒井順慶卒	內基罷			內基陞 二條昭實任	昭實遷
十三年	豐臣氏攻南海。佐々成政亡。定京師五區。丹羽長秀死	二條昭實任 昭實罷 豐臣秀吉任			昭實罷 近衛信尹任	今出川晴季任
十四年	皇太子薨。正親町遜位。後陽成立。即位。吉川元春卒			豐臣秀吉任		
十五年	豐臣秀吉攻薩摩 大友義鎮卒 蜂須賀正勝卒					

續日本史卷十一　年表　五十五　[illegible]

年	事					
十六年	二帝幸聚樂 [illegible]					
十七年						
十八年	豐臣秀吉攻小田原 北條氏亡 堀秀政卒					
十九年	太田資正卒	秀吉罷 豐臣秀次任				
文祿元年	豐臣氏攻朝鮮 復幸聚樂				信尹罷 豐臣秀次任	
二年	正親町崩					
三年	羽柴秀勝亡	植通薨		秀吉城伏見		
四年	蒲生氏鄉薨	秀次廢黜			秀次褫官	晴季褫官
慶長元年	明朝鮮二使來聘					
二年	復攻朝鮮 小早川隆景薨					

三年	六角義賢卒			秀吉薨		晴季復任
四年	前田利家薨 長曾我部元親卒					
五年	石田三成作亂德川公討之戰關原	兼孝復任			九條兼孝任	
六年					兼孝罷 信尹復任	
七年	佐竹義宣移秋田 小早川秀秋薨國除					
八年			德川公任			晴季罷 德川公任 公罷
九年	黑田孝高卒	兼孝罷				
十年		近衛信尹任	公罷 德川秀忠任		信尹罷	豐臣秀賴任
十一年	僧玄圃	信尹罷 鷹司信房任			鷹司信房任	
十二年						秀賴罷 九條忠榮任
十三年		信房罷 九條忠榮任			信房罷	
十四年	島津家久攻琉球 京極高次薨					
十五年	中院通勝薨 淺野長政卒					
十六年	後陽成讓位 島津義久薨					

續日本史卷之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二

續日本史卷之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一

禮上

續史氏曰、禮者、所以隄防、令人無陷邪曲也、皇國人、弗矯揉而自直、弗啓戒而自戢、故不復煩隄防焉、自古無有禮書、人以無其禮書、乃謂國無禮、非也、尊卑有分、男女有別、冠昏有儀、喪祭有紀、宮室有度、衣服有節、非禮而何也、廐戶在推古之世、肇作憲法、孝德天智、隨時損益之、文武定律令、然後、弘仁貞觀延喜之格式、相紹而興、貞永建武之式目、相續而起、鎌倉之禮、成于大江三善二氏手、足利之禮、成于小笠原伊勢吉良三氏、而人不敢僭差者、皆無非禮教令然邪、如彼玉帛者、非禮之實、奚煩舉焉、事繫于大體者、則收錄之、以作禮志、

夫天子無姓、蓋尊其無他也、人臣有姓、始于垂仁也、景行賜姓、以區別天下民庶、或曰、建內宿禰、創爲八氏祖、自此以來、賜姓命氏、允恭、定賜天下姓氏、天武改定天下族姓、爲八等、曰眞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帝所賜、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嵯峨命萬多頴、遂群姓、撰姓氏錄、其所載、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以其姓氏傳後世者、不過什一也、姓氏有三矣、曰皇族、如平源、是也、曰神族、如藤原、是也、曰蕃族、如秦、是也、源藤立族中最尊者、爲氏長者、他姓不必然矣、

人生必有名、名必有所由、仁德諱大鷦鷯、取之嘉瑞、反正諱瑞齒、清寧諱白髮、取之朔質、安康諱穴穗、雄略諱大泊瀨、取之地名、蓋無徒名者也、中古或以乳母姓氏、爲名、如嵯峨諱神野、是也、嵯峨名其四子、皆用良字、其餘十七子、賜源氏、其名皆單、仁明名其八子、皆用康字、其餘五子、賜源氏、其名皆單、一子爲僧者、不然、文德名其五子、皆用惟字、其餘八子、賜源氏、其名皆複、用有字、淸和名其十子、皆用貞字、其餘四子、賜源氏、其名皆複、用長字、後冷泉以下、列聖皆用仁字、爲諱、獨後鳥羽、順德、後二條、及南朝四帝、不敢用也、皆用二名、故人臣倣之、父子兄弟、共偏名、嵯峨十二女、皆稱某子、其餘十五女、賜源氏、皆稱某姬、其後、皇女皆稱某子、人臣女闔倣之、

諱名非古也、神武與其祖、同名、安寧后名、弗避懿德之名、觸地名、淸寧置舍人、膳夫、靫負、記其名、武烈亦置舍人、記其名、以垂後昆矣、皇

后皇子、爲置民部而記其名、是謂標代、孝德不忍之曰、以王名、輕掛川野、呼名百姓、誠可畏焉、又曰、始於神名天皇名名、或別爲臣連之氏、或別爲造等之色、受以神名王名、爲人賂物之物、入他奴婢、穢汙淸名、稱德孝謙、亦不忍之曰、入國問諱、於禮有之、頃見諸司入奏名籍、或以國主國郡之名連朝臣、而奏名、或取眞人朝臣之字、以氏爲字、是近冐姓、自今以後、宜勿更然、桓武以國忌稍多、而舍故諱新、然猶有犯新諱者、乃曰、臣子之禮、必避君諱、比者、先帝御名、及朕之諱、公私觸犯、不忍聞焉、自今以後、宜爲避諱、於是、改姓白髮部、爲眞髮部、山部爲山代、安倍氏、大炊寮、雖觸先帝名、宜之如故、平城、改安諦郡、爲在田郡、嵯峨、改神野郡、爲新居郡、淳和、改大伴宿禰、爲伴宿禰、皆觸諱也、仁明有天下諸國姓名、郡鄉山川、觸諱者、一切令改易、其後、或諱或否、終歸弗諱也、

祭祀、稱天子、詔書、稱天皇、華夷、稱皇帝、上表、稱陛下、讓位、稱太上天皇、

大凡、稱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天子、天皇、皇帝陛下、至尊、太上天皇、天皇陛、太皇太后、太皇大妣、皇太后、皇太妃、皇后者、皆平出矣、

大凡、書大社、陵號、乘輿、中宮、詔書勅旨、明詔、聖化、天恩、慈旨、中宮、御謂何、至

尊、闕庭、朝庭、東宮、皇太子、殿下者、皆闕字矣、他類之者、亦闕字矣、

上世、上下相通、稱某尊、稱某命、無異義也、或曰、貴人爲尊、不貴爲命也、稱某皇子、某王、某皇女者、始見于景行紀、天武以後、有親王之稱、皇子爲親王、皇孫爲二世王、至三世四世五世、皆稱諸王、嵯峨、仁明、文德、淸和、陽成、光孝、醍醐之親王諸王、有賜姓而不稱王者、龜山之後、常盤井、後二條之後、木寺、崇光之後、伏見、謂之三宮、世世保親王之稱、常盤井、木寺、亡矣、正親町之後、桂、或稱八條、後陽成之後、有栖川、或稱高松、又稱華町、東山之後、閑院、與伏見、謂之四宮、並世親王、與古之親王、同稱異實、

天皇即位、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供神器、神器者、何也、曰璽鏡劍也、其璽、謂八阪瓊曲玉、其鏡、謂八咫鏡、其劍、謂叢雲劍、天照大神、授之天孫彥彥火瓊瓊杵尊、由是、列聖相傳焉、崇神、遷鏡劍於倭笠縫、別模鏡劍、奉安殿內、其後、古鏡、在伊勢、日本武尊、提古劍、東征、賊放火、尊則以燧出火、向燒而得免、因改號其劍、曰草薙、尊留置之熱田、天武之時、草薙在禁中、帝病、卜者曰、劍爲祟、則還于熱田、宇多、置鏡於溫明殿、村上之世、皇居災、內侍所、得之燼中、遂名、爲內侍所、壽永之亂、安德擁神器、蒙塵弗還、神器入海、有頃、拾收焉、失劍、後鳥羽之元服、用晝御坐劍、爲神璽之劍、後醍醐、新造三器、傳之光明、挾眞器、南狩、於是、兩朝分焉、伊勢僧、獻一劍於光明曰、海中得神劍、敢奉焉、帝喜收、藤原經顯、極言非神器、則還、後光嚴之立也、無神器、有司異議之、或曰、以足利尊氏、爲神器、遂即位、後龜山、以神器授後小松、既而神器在吉野、赤松氏家士、取之、納京師、

天子之旗、畫日月四神鳥隼、元日即位、建之朝廷、蓋始于文武、列聖相承、用之、後醍醐、幸于笠置、用錦旗、畫以日月、飾以金銀、新田氏、賜旗章龍虎、上杉氏、賜旗章竹雀、赤松氏、賜旗章桐鳳、六角大內毛利三氏、相嗣、賜旗章桐菊、蓋、王室章桐菊、在斯際、而非上世之故範也、

昔者、私家、不得挾凶器、是故、旗幟無家章也、及朝廷、多故、而家貯兵甲、如源義家、既有家章矣、源賴朝、都將未悉具家章、畠山佐竹久下諸氏、旗皆純白、而易擾雜、遂爲章、及足利之世、家家爲章、各自分別矣、

伊弉諾尊、天照大神、素戔嗚尊、皆持刀劍、因此則知、上世、無男女、擁兵、孝德制、自非宮衞之士、邊要軍國之兵、不得帶刀、持統制、退位以上、備大刀一口、大寶令、唯有兵士大刀刀子、自備、天曆中、東陲多事、甲斐信濃國司、請帶刀、

則允許、天曆中、駿河國司、並賜命帶刀、其後兵刃、遍于士林、而南都北山之僧侶、亦持凶器矣、

衣冠者、自古有之、論者或謂皇朝之古、無冠、不取、何者、舊事古事兩書載、伊弉諾尊著衣冠、風土記、載大己貴命著衣冠、景行雄畧紀、並載衣冠、推古定冠位、元明、令天下百姓右衽、定婦女衣服、世傳禮服、始于應仁、又傳、始于聖武、然後、衣服制大定矣、

伊弉諾尊、有髻、天照大神、結髻、素戔嗚尊、採髻、日本武尊、髮結額、神功后爲髻、既戶家髮於額、事見于古籍、然有庶民不髻者、天武詔、使男女悉結髮、後猶有不髻者、文武重詔、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髻髮、至制大定矣、剃額、蓋始于戰國、古畫寫後三年之役、有剃額、不取、何者、平維茂、被髮爲女裝、源護妻、被髮爲男裝、因是觀之、非剃額、可以知焉、

伊弉諾尊、有櫛、天照太神、有鬘、素戔嗚尊、有髻鬘、有櫛、推古紀、有髻華、衣服令、有寶髻、有義髻、萬葉集、有角髮、江家次第、有垂髮賴、是皆頭飾也、鎌倉室町之際、雄髮者、列士大夫、剃頂至府底、武田上杉、承其餘化、其下、遂效成風矣、

伊弉諾、伊弉冊、二尊之宮殿、僅八尋、而二尊共住、難波之宮室、非梁非堊柱、雖茀茨弗剪、寧樂之京、宮闕壯麗、頗踰前代、平安之京、又踰寧樂、應仁之亂、罹兵災、朝廷陵廢、至庶人出入頹垣、而有司無禁止之者、織田豐臣、雖稍脩皇居、固不及前古也、其自營、遠踰皇都、織田之城臺七層、豐臣之城壘九層、周郭稱之、古今之佳飾極矣、

平安有二京、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八町、朱雀以東謂之左京、朱雀以西、謂之右京、大內在中央、東設三門、曰陽明、曰待賢、曰郁芳、南開三門、曰美福、曰朱雀、曰皇嘉、西置三門、曰談天、曰藻壁、曰殷富、北起三門、曰安嘉、曰偉鑒、或稱之玄武、曰達智、是爲十二門、別有二門、曰上東、或稱之東土御門、又稱東會脇門、曰上西、或稱之西土御門、又西會脇門、第宅市廛、廠其間、縱橫貫通、位置井然、大率八戶爲行、四行爲町、四町爲保、四保爲坊、四坊爲條、二京、各九條、三十六坊、一百四十四保、五百七十六町、二千三百零四行、九千二百一十六戶也、雖有世之盛衰、戶之增減、不失其大計矣、

天子、撰戎族、爲后、后次爲妃、取之四品以上、

天子、曰崩、親王及三位以上、曰薨、皇親及五位以上、曰卒、六位以下逮庶人、曰死、

喪服五等、爲君、父母、夫、本主、服一年、養子、爲本生父母、嫡孫承祖、亦服一年、爲祖父母、養父母、服五月、爲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姑、妻、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嫡子、服三月、養子之妻妾、於夫之養父母、亦服三月、爲高祖父母、舅姨、嫡母、繼母、繼父、同居異父兄弟姊妹、衆子、嫡孫、服一月、爲衆孫、從父兄弟姊妹、兄弟子、服七日、偕侶爲二親有服、傍親不服、

文武之崩也、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月、稱德孝謙之崩也、有司停、不爲期服、光仁之崩也、有司、令服六月、既改令、行期服、嵯峨之崩也、遺詔曰、院中人、可皆服而給喪事、天下吏民、不得皆服、而供奉嗣君者、七日得服衰絰、過此早釋、淳和之崩也、仁明服十五日、仁明之崩也、文德服十四日、宜制內外日易月之制、雖據禮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宜命有司、朞年之內、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文德之崩也、淸和、從易月之制、公卿侍臣以下、十三日釋服、陽成之崩也、村上、臨朝五日、鳥羽之崩也、崇德與後白河、生隙、舉兵相攻、不遑行服、其後、喪亂相因、無有喪紀也、後土御門之崩也、朝廷、無瘞埋之資、置屍会中者、四十餘日、皇室之衰萎、至是極矣、

殉之行于世、蓋起上古、陵墓施用之、使人環列而生理之者、爲人垣、垂仁止殉、以土人從死、輪環塋域、名爲埴輪、其後、猶有自經從死、或斷髮刺股而誅者、孝德止之、

稱諡者、非古也、其有諡、始于聖武矣、稱德孝謙在世、有司奉尊號、崩後不改稱、光仁之崩也、有司奉諡、而後改之、此際未有定規也、自神武、至光仁、有其諡、蓋在桓武之世、而成于淡海御船之手也、其後、淳和、仁明、文德、淸和、光孝、崇德、安德、順德、崇光、稱光有諡、平城、嵯峨之稱、取于地名、陽成、朱雀、冷泉之稱、取于宮名、宇多、醍醐、村上之稱、取于陵名、圓融、華山、光嚴、光明之稱、取于禪號、其他多取于坊名、若非坊名、又取于地名、

桓武稱柏原帝、仁明稱深草帝、文德稱田村帝、光孝稱小松帝、皆起于陵名也、稱某院者、始于陽成、朱雀、而冷泉以下、皆稱之、獨安德不稱焉、後醍醐、後村上、於南朝、則不稱焉、於北朝、則稱焉、冷泉之時、藤原兼家稱法興院、人臣稱某院、由是始焉、終遍于大夫士庶矣、

持統紀載、凡先皇陵戶者、置五戶以上、諸陵式、亦載、凡山陵者、置陵戶五烟、有功臣墓者、置墓戶三烟、淸和定陵墓、天智之山階陵、田原之田原陵、光仁之後田原陵、桓武之柏原陵、平城之楊梅陵、仁明之深草陵、文德之田邑陵、及光仁后高野氏之大枝陵、桓武后藤原氏之長岡陵、崇道之八島陵、是謂十陵也、嵯峨、淳和、於淸和、親未盡、然不敢入陵數者、以二帝有遺詔不置山陵也、崇道以廢太子、入陵數者、以當時爲崇也、藤原不比等之多武峯墓、藤原冬嗣之宇治墓、藤原美都子之次宇治墓、源深姬之愛宕墓、是謂四墓也、歲終必納幣矣、陽成光孝以下、屢改變陵墓、唯山階柏原二陵、不廢也、延喜式有十陵八墓、拾芥抄、有十陵九墓、凡其親近者、爲近陵近墓、其親遠者、爲遠陵遠墓、中世以下、概火葬、而從浮屠氏、不起山陵也、

天子崩而起山陵、人臣死而營墓、古今之通義也、莬道稚彥、碎骨散棄、釋道照、火葬不營墓矣、天子火葬始于持統也、淳和、碎骨散棄、淸和火葬、皆以遺言、爲之、不起山陵矣、中葉以降、多火葬、鮮有山陵者、

元明之崩也、立刻字之碑、人臣多倣之者、

山陵之祭、上世弗記其事矣、天武紀、始舉祭神武陵、奉馬及兵器、聖武之世、太子病、則奉幣帛於諸陵、改元、奉幣於諸大陵、以渤海信物、獻山陵六所、此非常祭、故史書其事也、職員令曰、諸陵司、掌祭陵靈、義解曰、謂十二月奉荷

首幣、是也、
文武之崩也、自初七、至七七、於四大寺、設齋、聖武之崩也、自初七、而七七必祭、至終七、大祭、爲皆委之僧寺、後之祭典、多據之也、
延喜定穢、凡觸穢者、人死三十日、産七日、六畜死五日、其産三日、唯鷄産不穢、喫肉三日、
五罪有科、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
八虐處刑、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義、
六議爲赦、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
人生、三歳爲黃、十六爲小、二十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一爲老、六十六爲耆無夫爲寡妻矣、

續日本史卷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二

禮下

昔者、祭伊弉冊尊、花時以花、又以幡旗皷吹歌舞矣、神武郊祀皇祖天神、乃立靈時、崇神作郊廟、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垂仁、納弓矢刀於諸社、以兵器祭神矣、大寶令、以常典祭者、則有天神地祇、春祭、則有祈年、有鎭華、夏祭、則有神衣、有大忌、有三枝、有風神、有月次、有鎭火、有道饗、秋祭、則有大忌、有風神、有神衣、有神嘗、冬祭、則有相嘗、有大嘗、有鎭魂、有月次、有鎭火、有道饗、
延喜式、踐祚大嘗爲大祀、祈年、月次、神嘗、新嘗、賀茂、爲中祀、大忌、風神、鎭火、三枝、相嘗、鎭魂、鎭火、道饗、園韓神、松尾、平野、春日、大原野、爲小祀、
神名帳載、天神地祇、總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舉其伊勢、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廣瀨、龍田、住吉、日吉、梅宮、廣田、丹生、木船、特尊之、石淸水、吉田、祇園、北野、以帳外、列之、是爲二十二社、祈年水旱、必祭焉、貞觀中、授諸國百神位號、品列之、
各國置神祠、其最顯、爲一宮、山城國鴨大明神、賀茂大明神、大和國、三輪大明神、河內國、平岡大明神、和泉國、大鳥神社、攝津國、住吉神社、伊賀國、敢國神社、伊勢國、都波岐神社、志摩國、伊射波神社、尾張國、眞墨田神社、參河國、砥鹿大明神、遠江國、已等乃麻知神社、駿河國、淺間大明神、伊豆國、三嶋大明神、甲斐國、淺間神社、相模國、寒川神社、武藏國、氷川神社、安房國、安房神社、上總國、玉前神社、下總國、香取神社、常陸國、鹿島神社、近江國、建部神社、美濃國、南宮神社、飛驒國、水無神社、信濃國、南方刀美神社、上野國、拔鋒大明神、下野國、二荒山神社、陸奥國、都都古和氣社、出羽國、大物忌神社、若狹國、遠敷大明神、越前國、氣比神社、加賀國、白山比咩神社、能登國、氣多神社、越中國、氣多神社、越後國、伊夜日古社、佐渡國、渡津神社、丹波國、出雲社、丹後國、籠神社、但馬國、粟鹿神社、因幡國、宇倍神社、伯耆國、倭文神社、出雲國、杵築宮、石見國、物部神社、隱岐國、由良比咩神社、播磨國、伊和神社、美作國、中山神社、備前備中備後三國、共一吉備津宮、安藝國、伊都岐島神社、周防國、玉祖神社、長門國、住吉神社、紀伊國、日前國懸宮、淡路國、伊佐奈岐神社、阿波國、大麻比古神社、讚岐國、田村社、伊豫國、大山祇神社、土佐國、都佐神

社、筑前國宮崎宮、筑後國高良玉垂神、豐前國宇佐宮、豐後國西寒多神社、肥前國與止日女神社、肥後國健磐龍神社、日向國都農神社、大隅國鹿島神社、薩摩國和多都美神社、壹岐國天手長男神社、對馬國和多都美社、

正月元日、天子拜天地四方山陵、而禳災祈祚矣、百官朝賀、此日、飮屠蘇散、立春、主水司獻井華、上卯、大學寮獻杖、二日、中宮東宮、入朝則饗之、天子出朝上皇太后、此日、飮白散、三日、飮峻嶂散、五日、賞有司功勞、而加爵位、七日、爲白馬會、此日、食七菜羹、八日、行女官轉遷、十一日、行外官轉遷、十五日、百官獻薪、此日、食粥、十六日、爲踏歌會、或十五日、爲之、十七日、大射、或三月、爲之、十八日、賭射、二十一日、設內宴、撰吉日、大臣、上書爲政、凡月季祓災厄、

二月上丁、釋奠于大學寮、若遇日蝕國忌、祈年祭、則用中丁、上丑、園神及韓神祭、上卯、大原野祭、上申、春日祭、上酉、率川祭、四日、祭三千一百三十二座神、而祈年豐、十一日、大政官撰人才、此月、奉幣于二十二社、而祈年穀、定百官之爵秩、

三月三日、設曲水宴、張燈、爲北斗祭、中午、石清水臨時祭、此月、鎭花祭、行京官轉遷、

四月朔日、弁寒衣著暑衣、會百司、設宴賜扇、主水司獻氷、上卯、大神祭、稻荷祭、上巳、山科祭、上申、平野祭、松尾祭、杜本祭、當麻祭、上酉、當宗祭、梅宮祭、四日、廣瀨祭、龍田祭、七日、大臣奏成撰、中子、吉田祭、中申、日吉祭、賀茂國祭、中酉、賀茂祭、中山祭、十四日、伊勢神衣祭、二十八日、行牽駒儀、晦日、新日吉祭、三枝祭、

五月三日、有司獻菖蒲、自此日、至六日、左右近衞騎射、五日、設宴會、九日、柴野今宮祭、此月、開倉賑貧民、有司備制法、

六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醴酒、十日、神祇官爲天子卜焉、十一日、月次祭、神今食、十二日、內膳司供解齋粥、十四日、祇園御靈會、十五日、祇園臨時祭、晦日、大祓、鎭火祭、道饗祭、施于孤獨貧窮、凡迅雷者、大將次將護宮門、

七月四日、廣瀨祭、龍田祭、七日、乞巧奠、此月、相撲、奉幣于二十二社、而祈年穀、

八月上丁、釋奠于大學寮、四日、北野祭、十一日、考定于選叙拜授、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信濃獻馬、十六日、又獻之、十七日、甲斐獻馬、二十日、武藏上野、並獻馬、二十三日、信濃又獻馬、二十八日、上野又獻馬、

九月三日、張燈、爲北斗祭、五日、有司奏歲之豐凶、田之租稅、或七日奏之、九日、設宴會、十一日、奉幣于伊勢、

十月朔日、弁暑衣、著寒衣、會百司、設宴、賜氷魚、上亥、內藏寮、供餠、五日、天子躬射、故事無天子躬射、則賭射亦無焉、無賭射、則相撲亦無焉、此日殘菊宴、初雪之日、群臣入朝、

十一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中務省獻來歲曆、若朔旦冬至、特賀之、上卯、相嘗祭、宗像祭、上巳、山科祭、上申、平野祭、春日祭、杜本祭、當麻祭、上酉、率川祭、梅宮祭、當宗祭、中山祭、松尾祭、中子、大原野祭、中丑、園神及韓神祭、此日、天子觀五節舞、中寅、鎭魂祭、中卯、新嘗祭、中辰、爲豐明會、供神及天子、以稻而群臣賜稻醴酒、歌舞、中申、吉田祭、日吉祭、日吉臨時祭、下酉、賀茂臨時祭、

十二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上卯、大神祭、十日、神祇官爲天子卜焉、十一日、月次祭、下午、有擲髮之儀、大寒、建土牛偶人於諸門矣、撰吉日、奉幣於陵墓、有司備制法、后宮奏樂、晦日、大祓、追儺、

右外、佛事繫于朝儀者、有若干也、

正月元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嘗日、爲節

日、

正月元日、天皇即位、及受蕃國使表、爲大儀、正月元日宴會、七日、大射、新嘗會、及饗蕃客、爲中儀、告朔、正月上卯臨軒授位官、踏歌、賭射、五月五日、七月二十五日、九月九日、出雲國造、奏神壽詞、册命皇后、册命皇太子、百官賀表、遣唐使賜節刀、將軍賜節刀、爲小儀、

六月十六日、爲嘉定節、八月朔日、爲八朔節、皆中世所爲也、

正月七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是爲五節日、

續日本史卷之十終

志三

樂上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甚矣哉、聲音感物也、天地動、鬼神泣、至百獸亦能率舞矣、況於人乎、移風易俗、喩意効志、合樂奚有焉、爲理吹笛、旱魃僉止、師長彈絃、甘雨即降、聞光弄音、兕徒俯身、博雅調聲、强盜屏息、木龍也、蛇逃也、皆以爲樂器、而歷代寶之、玆非樂之德令然乎、如抜王一舞、暴夫解頤、靜氏一歌、好婦洗涕、鶴脛曼妖艷之風、猶且武聞、唯惜上古之風、舉歌、來目歌等、亡而弗傳也、竊聞、樂府協律之徒、多秘曲、而苟非厥人、不濫授焉、擾世無厥人、竟以爲盡拂地、可不歎乎、其遺風猶存、伶官多秘、而今樂存者、未知後世何如、則作樂志、

皇朝素有樂、而不、　異域之聲、伊弉冊之崩也、土俗祭此神、用鼓吹歌舞、天照大神、入天石窟、天鈿女採天香山竹、其空節間、雕風孔、通和氣、用天香弓六張、叩玆、天武製五節舞、天武之崩也、國國造等、各誄之、仍奏種種歌舞、元正時、大隅薩摩二國、隼人等、奏風俗歌舞、淸和陽成二帝時、奏風俗歌舞、久米舞、吉志舞、倭舞、五節、大率、踐祚、大嘗會、國栖、奏古風、修紀國、奏國風、語部奏古詞、隼人奏風俗、後世、傳其詞、有何幾蓋、神樂、催馬樂、其遺風也、神樂者、供神祭、以樂之謂也、催馬樂者、諸國將納調物、而土民所唱也、皆取于樂府矣、或曰、今之催馬樂、古之風俗、其詞一也、唯催馬樂、短促唱之、風俗、延緩唱之、此其所以異也、有足柄者、今樣者、朗詠者、神歌者、伽陀者、謠者、雖各自作聲音曲節、而鄙俚不雅、殆類犬吠驢鳴、不過口喉自適矣、樂府多不取焉、固不足與神樂催馬樂比次也、

神樂

庭燎、　韓合、　阿知女、

採物部

榊、　幣、　杖、　篠、　弓、　劍、　鉾、　杓、　葛、　韓神、　早韓神、

大前張部

宮人、　木綿志天、　難波潟、　前張、　階香取、　井奈野、　脇母古、

小前張部

薦枕、　閑野、　磯等、　篠波、　殖舂、　總角、　大宮、　湊田、　蛬、　千歲、　早歌、　星、分三、曰吉吉利利、曰得錢子、曰木綿作、　晝目、　弓立、　朝倉、　其駒、　竈殿、　酒殿、

右三十九曲、

右件、神樂一條院所定、無韓合、綿管抄所載、韓合、阿知女、並無焉、葛亦無焉、難波潟、前張、階香取、井奈野、脇母古亦無焉、以千歲、早歌、星、朝倉、其駒、爲雜歌、體源抄、專依之、樂家錄、無千歲、蓋目錄畧之歟、因知本文所漏矣、

催馬樂

律歌

高砂、　夏引、　貫河、　東屋、　青柳、　走井、　飛鳥井、　伊勢海、　庭生、　大芹、　我門爾、　我門乎、　大路、　淺水橋、　刺櫛、　鷹子、　逢路、　道口、　更衣、　何爲、　老鼠、　吾駒、　澤田河、　鶏鳴、　陰名、

呂歌

葦垣、　安名尊、　新年、　梅之枝、　葛城、　竹河、　石川、　山城、　眞金吹、　紀伊國、　櫻人、　此殿者、　此殿西、　此殿奧、　鷹山、　妹與我、　鈴香河、　奧山、　奧山爾、　席田、　淺綠、　青之馬、　妹之門、　我家、　美作、　藤生野、　本滋、　總角、　簑山、　難波海、　眉止自女、　酒飮、　田中井戶、　無力蝦、　河口、　大宮、

右六十一曲、

右件催馬樂、藤源二家、世同之、然藤家於律歌、亡貫河、東屋、大路、逢路、道口、於呂歌、亡此殿西、此殿奧、鷹山、鈴香河、奧山、奧山爾、青之馬、妹之門、我家、源家於律歌、亡老鼠、於呂歌、亡無力蝦、兩家俱亡吾駒、澤田河、鶏鳴、陰名、紀伊國、河口、大宮、

續日本史卷之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四

樂下

西樂、入中國、以接皇風、其源、在何世也、允恭崩時、新羅王、聞愁之、貢種種樂人於難波津殯宮、張種種樂器、欽明時、百濟亦貢樂工、推古時、高麗樂亦入焉、大寶令、置雅樂寮、有歌師、歌女師、儛師、笛師、唐樂師、高麗樂師、伎樂師、腰鼓師、天平三年、定雅樂寮雜樂生員、唐樂、百濟樂、高麗樂、新羅樂、度羅樂、諸縣舞、筑紫儛、大同四年、定雅樂歌、雜樂師、歌儛師、笛師、唐樂師、橫笛師、高麗樂師、橫笛箜篌莫因舞師等也、百濟樂師、橫笛箜篌莫因儛等師也、雜門樂師、琴儛等師也、度羅樂師、鼓儛等師也、伎樂師、林邑樂師、天曆二年、置樂所別當、而後、樂府大盛矣、

唐樂

壹越調

皇帝破陣樂、　團亂旋、　春鶯囀、　玉樹後庭華、　賀殿、　廻盃樂、　河曲子、　詔應樂、　河水樂、　北庭樂、　承和樂、　壹弄樂、　壹金樂、　酒淸司、　飮酒樂、　酒胡子、　壹團橋、

武德樂、

沙陀調

陵王、　新羅陵王、　最涼州、　弄槍、　渡河鳥、　壹德壇、　安樂塩、　十天樂、

平調

三臺塩、　皇麞、　萬歲樂、　裹頭樂、　慶雲樂、　承隆樂、　甘州、　五常樂、　廻忽、　想夫戀、　扶南、　勇勝、　春楊柳　夜半樂、　慶德、　小老子、　感恩多、　老君子、　偶頌、

雙調

春庭樂、　柳華苑、

黃鐘調

喜春樂、　桃李華、　淸上樂、　散吟打毬樂、　央宮樂、　咸城樂、　安城樂、　應天樂、　河南浦、　海淸樂、　西王樂、　蓮華樂、

水調

泛龍舟、　聖明樂、　拾翠樂、　重光樂、　平蠻樂、

盤涉調

蘇合香、　萬秋樂、　秋風樂、　輪臺、　靑海波、　鳥向樂、　宗明樂、　採桑老、　竹林樂、　白柱、　承秋樂、　感秋樂、　鷄鳴樂、　千秋樂、　遊兒女、　越殿樂、

大食調

散手破陣樂、　傾盃樂、　朝小子、　太平樂、　合歡塩、　打毬樂、　長慶子、

乞食調

秦王破陣樂、　還城樂、　放鷹樂、　蘇芳菲、　庶人三臺、　仙遊霞、　飮酒樂、　賀王恩、　天人樂、

性調

長命女兒、　千金女兒、　安弓子、　王昭君、

右一百四曲、

右件樂、雖出唐土、而皇朝、頗折衷之、或直用、或否、有併二曲爲一樂者、有併三曲爲一樂者、有併兩國樂爲一曲者、有改調者、同曲異名者、不少矣、其最多者、至二十五名、舉之亦煩、不復錄焉、

林邑樂

壹越調

迦陵頻、　胡飮酒、　菩薩、

平調

倍臚、

盤涉調

蘇莫者、　劍氣褌脫、

乞食調

輪鼓褌脫、　拔頭、

右八曲、

右件樂、體源抄所載也、樂家多引舊記、加林邑亂聲、爲九曲、拔頭或作撥頭、

按文獻通考、撥頭、出西域胡人、其他、爲林邑樂者、亦疑矣、舊說、有以玉樹後庭華、河水樂、安摩、伎樂、扶南、河南浦、散吟打毬樂、蘇合、萬秋樂、靑海波、散手、秦王、十二曲爲天竺樂、而樂家辨其妄、謂玉樹、秦王、載于文獻通考、非天竺樂、明矣、實如其旨也、迦陵頻、天竺語也、事在和名抄、而猶以爲林邑樂、其他、豈不必盡林邑也、樂家謂、林邑與天竺、同地、故以林邑樂、爲天竺樂、嗚呼、此妄說耶、天竺在西域、林邑在南海、懸隔也、甚矣、此妄說耶、

高麗樂

壹越調

新鳥蘇、　古鳥蘇、　退走禿、　進走禿、　皇仁庭、　狛鉾、
埴破、　綾切、　敷手、　黒田序、　都志、　貴德、　造物、
狛犬、　顏徐、　新河浦、　新靺鞨、　崑崙八仙、　酣醉樂、
石川、　胡蝶、　延喜樂、　進蘇利古、　桔槔、　胡德樂、　仁
和樂、　常武樂、　狛龍、　長保樂、　納蘇利、

平調

林歌、

雙調

蘇志摩利、　地久、

右三十五曲、

右件樂、樂家錄所載也、而延喜仁和二樂、並成于皇國、以年號名之、因知、不必皆起彼國也、

唐樂

皇帝序、　團亂旋、　春鶯囀、　賀殿、　承和樂、　陵王、　三
臺、　皇麞、　萬歲樂、　裹頭樂、　甘州、　喜春樂、　桃李華、
咸城樂、　河南樂、　蘇合香、　萬秋樂、　秋風樂、　輪臺、
採桑老、　散手、　傾盃樂、　還城樂、　拔頭樂、　蘇芳菲、
賀王恩、

逸舞

迴盃樂、　河曲子、　壹弄樂、　壹金樂、　酒胡子、　壹團橋、
武德樂、　新羅陵王、　最凉州、　弄槍、　[illegible]、　慶雲樂、
想夫戀、　扶南、　司勝、　柳華苑、　散吟打毬樂、　安城樂、

應天樂、　海淸樂、　西王樂、　蓮華樂、　聖明樂、　拾翠樂、
重光樂、　平蠻樂、　宗明樂、　越殿樂、　庶人三臺、　仙遊霞、
天人樂、　長命女兒、　千金女兒、　安弓子、　大定樂、
長生樂、　和風樂、　輪鼓褌脫、　都志、　酣醉樂、　進蘇利古、
狛龍、

闕曲

迴盃樂、　壹弄樂、　壹金樂、　武德樂、　溢河鳥、　司勝、
宗明樂、　劍氣褌脫、

右件闕逸之諸樂、不留此乎、和名抄所擧、而後世不傳者、有若干也、然、抄所擧、多訛謬、不可盡信矣、凡、新古樂志、一出一入、異同不尠、余將何依、古樂之亡滅、新樂之加增、時勢令然、末如之何也、今從樂家所謂、庶幾寡過矣乎、

二曲爲一樂

以輪臺、爲序、以靑海波、爲破、
以泛龍舟、爲破、以散吟打毬樂、爲急、
以鳥向樂、爲破、以白柱、爲急、

以長元樂、爲破、以千秋樂、爲急、
以安城樂、爲破、以越殿樂、爲急、
以新羅陵王、爲破、以倍臚、爲急、
以保曾名具世利、爲破、以賀利夜須、爲急、
以酣醉樂、爲破以林樂、爲急、
以顏徐、爲破、以新河浦、爲急、

三曲爲一樂

以朝小子、爲道行、以太平樂、爲破、以合歡塩、爲急
以迦陵頻、爲道行、以嘉祥樂、爲破、以賀殿、爲急、

倂兩國樂爲一曲

蘇合香、起林邑、其急起唐土、
秋風樂、起唐土、而日本聲、雜之、
賀殿、起唐土、其破、成日本、
或曰霓裳羽衣曲、起月宮、靑海波、起龍宮、而唐聲雜之、蓋好事者說也、

改調樂

春庭樂、柳華苑、皆屬大食調、承和中、改爲雙調、輪臺、青海波、皆屬平調、弘仁中、改爲盤涉調、越殿樂、皆屬平調、康和中、改爲盤涉調、

樂之不一也、有神樂、催馬樂、唐樂、林邑樂、高麗樂、新羅樂、百濟樂、吳樂、胡樂、度羅樂、吉志樂、新樂、散樂、中樂、童樂、妓樂、田樂、俊樂、女樂、奏樂、試樂、謂樂、立樂、居樂、舞樂、降樂、延樂、早樂、於世樂、由利樂、審樂、

京師司樂、大姓、曰豐原、業笙、曰大神、業橫笛及舞、曰安倍、業箏篥、曰多、業神樂歌及舞、曰中原、業箏篥、曰戶部、業橫笛、

天王寺司樂、一姓、曰太秦、別爲四家、園氏、林氏、並業笙、東儀氏、業箏篥、岡氏、業橫笛、皆爲舞、後世有以東儀而姓安倍者、

南都司樂、三姓、曰狛、別爲五家、東氏、業笙、上氏、奥氏、並業橫笛、辻氏、業笙、窪氏、業箏篥、曰藤原、稱芝氏、業橫笛、曰大神、別爲四家、中氏、業笙、西京氏、井上氏、並業橫笛、北氏、業箏篥、皆爲舞、

推古之時、廐戶皇子、祭祀鬼神、作散樂六十六曲、命秦河勝、奏之、辭致舞容、模倣神樂、而恐涜汙明神、則闕省神字、爲申樂、且會太歲屬申、故云爾、後轉爲猿樂、以邦音相通也、河勝家、世世司之、居大和、中世、分爲四門、曰外山氏、號保生座、曰結碕氏、號觀世座、曰阪戶氏、號金剛座、曰圓滿井氏、號金春座、後改今春座、或曰仁明帝宮女、生四子、面貌肖猿、善歌舞、各自成家、以爲四座、河內有新座、丹波有本座、攝津有法成寺座、近江有山階下阪、比叡之座、自餘有十六座、皆隸大和四門、足利義滿召四門、充縣府樂部、造新樂百曲、蓋此際、逸廐戶樂、又造百曲、分內外、各百曲、永祿中、上國大亂、樂部、流離失居、四門入小田原、小田原滅後、復居矣、狂言者、有大藏氏、鷺氏、鬼氏、犬神氏、山脇氏諸流、伍散樂、而助成節操矣、

續日本史卷之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三

志五

食貨上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皇朝之古、不明詳戶口人員、後世無由知之也、武鑑、載大小三百諸侯、凡提封二千萬石、我尾國、得其六十萬石、管內有百萬口、由斯推之、東三百諸侯、應有三千萬口、天子將軍之親管、亦不下千萬口、於戲、數千萬身免凍餒之患者、無不衣食所資也、元和偃武以降、常如故、不必隆平極治之時也、雖戰國凶歉之際、不至人相食者、無宅、無非土沃令然矣乎、逸史擧慶長至寶永、百餘年間、長碕互市所出曰、金凡六百二十萬兩、銀凡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凡二億三千萬斤、斯皆府藏所溢、而波及海外者、不爲不多矣、皇國產食貨、雖前世、不太減之也、苟失其道、則用度有闕者、弗可以不鑑也、因作食貨志、

夫禾穀重于世也、尙矣、書紀曰、稚産靈神、顱中生五穀、又曰、保食神、顱上生粟、眼中生稗、陰生麥及大豆小豆、自此蕃殖爲稼穡、古事記、雖有小異、不失其大旨也、土地宜禾穀、故稱瑞穗國、至尊自耕、以耒耜之利、教天下、而萬民漸免饑、未悉有家室、人或巢棲穴住、窮壓生活、神武踐祚之、使民稼穡營生、而後、家給人足、至有餘貲、崇神、垂仁、濟勸農事、開池溝、百姓富饒、崇神始按人民、而課調役、垂仁、典屯倉、或稱之屯宅、稱之官家、稱之三宅、其實一也、以公田之禾、藏之者也、顯行罷奸猾之隔碍教、而邊民不染王化、被髮衣皮、有不火食者、遣人征爲、混一海內、令諸國與田部屯倉、其田部者、分部、佃公田、藏儲之、備凶歉災害、猶後之義倉也、成務、闢阡陌、以定邑、仁德見戶口耗損、而惆然改容、三歲除課役、不修宮闕、至茅茨壞以不脩、露床蓐、於是民產大贍、炊烟盛起、帝猶不稱農事、以濬滌泉源、築設陂障、而後、亡壅塞決潰之憂、掘江、茨江、茨田堤、是也、其後、歲比豐饒、而貢獻輻湊、帝則餘物產、垂之後嗣、履中、置藏官、給粮地、顯宗、仁賢、久在民間、具知其勞苦、以故、無循役、是以、其之世、天下清平、歲比登稔、百姓殷富、戶口滋殖焉、繼體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寮暨于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安閑詔曰、間者、遠年登穀、接境

無虞、元元若生、樂於稼穡、黎桑黔首、免於飢餓、朕甚欣焉、可大酺五日、爲天下之歡、置諸國屯倉、宣化輸諸國屯倉之穀、而聚儲于筑紫那津、以備非常、欽明之世、郡國大水、而穀不登、則免田租調庸、猶有窮民不能自保焉、帝開倉賑給之、賑給法、實始于斯、列聖循其法、歲五月必行焉、推古之世、五穀豐熟、增置屯倉、季年雨雹失時、霖雨大水、天下饑饉、人啖草根、盜賊橫行、不可止、舒明、皇極之世、天變累至、凶歉相繼、然萬機不失御者、無他、朝無弊政也、孝德悉廢先世所置標代民、及屯倉屯田、貸稻、以其屯田班賜群臣、其標代民者、部百姓、而配天子、皇后、夫妃、皇子、皇子妃、無子者之諱也、其貸稻者、救貧民也、大化初、作戶籍、按田畝、詔曰、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於是、百姓大悅、二年、班田授民、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得稻五十束、町得稻五百束、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束稻舂爲五升、把稻舂爲五合、土調之絹、絁、布、絲、綿、隨鄉所出、町出丈絹、或二丈、絁或四丈布、故四町匹絹、二町匹絁、絁長四丈、廣二尺半、謂之一匹、布長四丈、謂之一端、絲綿之數、闕不傳矣、戶別出布一丈二尺、謂副物之擔賀、任其土所出、白雉中、制凡田、長三十步爲段、其廣未詳、十段爲町、段租稻一束半、

町租稻十五束、文武初、三歲不收大稅之利、以賑民矣、大寶中、作令、有租調庸法、其田法、不殊大化也、一夫受二段、女減三分一、上戶園地、殖桑三百株、漆一百株、中戶、桑二百株、漆七十株、下戶、桑一百株、漆四十株、無園地者闕之、調之絹、絁、布、絲、綿、鹽、鐵、雜貨、隨鄉所出、正丁一人、絹絁八尺五寸、六丁成匹、匹長五丈一尺、廣二尺二寸、美濃絁、六尺五寸、八丁成匹、匹長五丈二尺、廣與常絁不異、布二丈六尺、二丁成端、端長五丈二尺、廣二尺四寸、望陀布、一丈三尺、四丁成端、端長五丈二尺、廣二尺八寸、絲八兩、綿一斤、鹽三斗、鐵十斤、雜貨稱之、謂副物、出紅、紫、木綿、紙、麻、席、苫、獸角、鳥羽若干、次丁二人、中男四人、各同一正丁、正丁歲役十日、不役者、出庸布二丈六尺、役滿三十日、租調俱免、義倉之粟、上上戶、出二石、下下戶、出一斗、中間有差、水旱凶年、必蠲、小歉免租、中歉免租調、大歉租調庸皆免、凡民、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五十戶爲里、里有長、檢按戶口加減、六年一造戶籍、慶雲中、制曰、取戶粟、以爲義倉、給獲窮民、豫爲儲備、今取貧戶之物、還給乏家之人、於理不安、自今以後、取中中以上戶之粟、以爲義倉、必給窮乏、不得他用、續紀謂、是歲、始定田租法、町十五束、雖然、大化、大寶中、審租法、非始此時也、元明更定義倉出粟法、

帝曰、人足衣食、共知禮節、調庸以外、每人儲絲一斤、綿二斤、布六端、以資產業、无使苦乏、帝禪位元正、免天下租、元正、損益大寶令、定調庸斤兩長短法、須大計帳、四季帳、六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帝詔、給天下民、陸田一町以上、二十町以下、輸地子、段粟三升也、是歲、遭旱饑荒、翌年建法、春初出稅、貸與百姓、至秋徵納、令不得有逋、諸國每年、出舉十束、取利三束、季年有人獻白龜、則免天下租賦、聖武、依諸國大小、割取稅稻四萬束以上、二十萬束以下、大宰府言、大隅、薩摩、兩國百姓、建國以來、未曾班田、其所有田、悉是墾田、相承爲佃、不願收動、若從班授、恐多喧訴、於是、隨舊不動、各令自佃、帝好浮屠、畿內七道、國別割取正稅四萬束、以入僧尼兩寺、各二萬束、每年出舉以息利、永支造寺用、其他、供佛費用大廣、國殆虛耗、先是、苞穀多寡不同、人疾之、橘諸兄建議、以米五斗爲苞、衆大便之、天平九年、災氣遞發、免天下租賦、十七年、諸國公廨、大國四十萬束、上國三十萬束、中國二十萬束、唯大隅薩摩兩國、各四萬束、下國十萬束、唯飛驒隱岐淡路三國、各三萬束、志摩國、壹岐島、各一萬束、十八年、有人獻白龜、出龜郡、免租調、十九年、太政官奏曰、封戶人數、條有多少、所輸雜物、其數不等、是以、官位同等、所給殊

差、請每一戶、以正丁五六人、中男一人、爲率、則用鄉別課口二百八十、中男五十、擬爲定、數其田租者、每一戶、以四十束、爲限、奏可之、帝定諸寺墾田、多者受四千町、施東大寺封四千戶、奴婢各百人、稱德孝謙、紹好浮屠、益金光明寺封、封凡五千戶、自餘、賜與有差、倉廩爲之罄匱矣、歲入不足、以償歲費、則勅曰、諸國司貪求利潤、輸租不實、舉稅多欺、宜令京及諸國田租、不論得不、悉全輸正稅之利、舉十取三、但田不熟、至免調庸者、准應分給、大飢隨國大小、割出公廨、以爲常平倉、逐時貴賤、糴糶取利、普救、左平準、掌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右平準、掌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四道、稱德孝謙勅、天下諸人競爲墾田、勢力之家、驅役百姓、貧窮百姓、無暇自存、自今以後、一切禁斷、勿令加墾、但寺先來定地、開墾之次、不在禁限、此際、米價騰貴、庶民多流亡、則出兩京穀各千石、糶於東西市矣、勅天下、糶米二百石、敍位一階、每二百石、進一階、光仁之世、以京官祿薄、不免飢寒之苦、國司利厚、自有衣食之饒、因茲、庶僚咸望外任、則取公廨四分之一、以益在京俸祿、於是、諸國正稅、多欠負、遂復舊、桓武之世、東國五穀不稔、則賤價糶與百姓、名曰救急、帝曰、公廨之設、本爲塡補欠負未納、隨國之大小、既立舉式、今立法制、宜自今以後、有舊年

未納欠負者、大國三萬束、上國二萬束、中國一萬束、下國五千束以上、毎年徵塡、先是、諸國司以瘠田授民、民不堪輸租、亡家郡司及富民、或以下田易上田、若者富益富、貧益貧、一切停止之、帝曰、御令之日、田一町租定爲廿二束、其後減爲一十五束、以今況古、輕重相懸、而民部勘租之例、通計國中以七分已上、爲定、所餘三分者、任國司處分、如今、諸國之司偏執斯例、雖遇年豐穀、全徵其租、而至納官、不過七分、貪吏徇利、專乖善政、自今以後、收租之法、作十分收八免二、又曰、今諸國出擧正稅、收半倍息利、貧窮之民、多破家產、朕甚憫焉、一從省減、始收夏稅、使天下民課種大小麥、此隙水旱不登、府庫稍耗、乃割公卿封祿四分之一、以均公用、出倉院穀一千斛、減價貿與貧民、帝建式、是爲弘仁式、有地子稅、曰、上田一段、地子十束、中田八束、下田六束、下下田三束、仁明之世、歲惡不登、餘富豪之資、貸窮民、至秋償報、時諸國有代稻收錢、詔禁之、帝令畿內種蕎麥、是年、令諸國播殖黍稷、蕎麥大小豆胡麻、承和中、大宰府獻白龜、則免田租、淸和之世、納租之法、增於舊例、京戶土人、口分田、依舊例、段別一束五把、今增加一束五把、雖色田、段別五把、因聊京戶、咸免稻分、先行之畿內、有利于時、即施之天下、有以謂口分田、雖

色田、減租之法、不利於時、請停之、制可、此間、按諸國田帳、不許損減、調庸麁惡、尺寸多欠、則令曰、調庸有麁惡、不復寬恕、時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開救急義倉、給之、穀價騰踊、則東西京、始置常平所、減價糶官米、醍醐建式、是爲延喜式、其式曰、凡封戶以正丁四人中男一人、爲一戶、率租毎戶以四十束、凡輸義倉穀者、一位五斛、二位四斛、三位三斛、四位二斛、內五位一斛、外五位五斗、上下戶、出穀不等、大寶之數、凡公田穫稻、上田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下田一百五十束、地子、各依田品、令輸五分之一、若總計國內所輸、不滿十分之九者、勘出令塡、但不堪佃田、聽除十分之二、其租、段穀一斗五升、町一石五斗、凡雜穀相傳、粟小豆、各二斗、當稻三束、大豆一斗、當稻一束、源順、歷仕村上冷泉圓融三世、學富時輩、著和名鈔、其中所載、五畿七道、田八十五萬町、正稅公廨、各千五百萬束、本稻四千三百萬束、雜稻千百萬束、其後、朝廷多秕政、白河輕儒重佛、停式條所載貢魚、而臨宴、常如齋禮、釋奠用素饌、爲佛寺、則造九層浮圖、自行臨之、帝好內、多寵人、政在私門、國用凋喪、上禾穀萬石、絹絁萬匹者、輒任國司、先聖遺法殆墜地、保元之亂、實胎于此矣、此際雖無定範、大略七公三民也、或曰、公私相半、土調絹

絁、猶半絁之制也、土豪武斷鄉曲、源賴朝、欲懷人心、令阪東八州、三分租稅、以免其二、然非一時悉免、一年免一鄉也、令五畿山陽山陰南海西海二十六州、段別課米五升、北條氏、薄稅斂、惇黎庶、租法、令五公五民、大省貢役、衆心歸之、建仁中、大風洪水、民負逋債、北條泰時、爲焚券蠲除、衆感喜仰之、北條時賴、數微行、自覘民間疾苦、而有遊手者、則痛戒之、於是分兵農、於軍旅、則役兵士、於耕耘、則勞農民、皆得其宜、一說、分兵農、在保元之前、蓋不然也、北條之世、算田數、稱幾貫、十貫地、得米五十石、百貫地、得米五百石、論者云、田一町、生米二十石、公其十石、私其十石、十石之價、錢二貫、故有此稱矣、其製始于時賴、或曰、始于時宗、一說、十貫地、得米百石、百貫地、得米千石、蓋不然也、拾芥抄、有田籍、未詳何世法矣、田以方六尺、爲一步、卅六步、爲一段頭、一段爲一町頭、十段爲一町積、卅六町爲一里、又以爲條、東西曰里、南北曰條、當時、三百六十步、爲一段積、七十二步、爲十代、五十代爲一段、貞觀式所謂、一代地、七坪一尺二寸也、是也、抄則十式之數、其實一也、北條之末世、多非理橫調、而衆苦之、後醍醐減之、帝營大內、以安藝周防之租賦、充其經費、而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之一、而用度不爲足矣、足利氏初世、經營私家、

而餌重利以啗將士、將士多歸附、則令諸國守護、歲輸五十一單賦、單吏更令爲二十一、衆皆失望、足利義滿、大輸田畝、令四公六民、中葉重賦苦民、稱光後華園之世、荐饑、民生不寧、大友氏、在西海、北條氏、在東國、輕賦說衆、中原之民、多投之、後土御門、府庫空竭、殂落不能瘞埋、六角高賴、獻葬資、後柏原以降、連年不登、加之以兵擾、而府倉耗竭矣、朝臣糊口四方、帝之即位也、財用弗辨、釋光兼、給其費、後奈良之即位也、大內義隆、北條氏綱、給其費、正親町之即位也、毛利元就、給其費、三帝、處寶把之地、隱鄙不忘下、大永弘治之詔、大赦天下、復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其餘亦垂恩慈、萊肯私貨殖也、天文之季、足利氏、擁天下之田祿、凡歲入千八百六十九萬七千二百四十二石也、貢獻不供者、不在其數矣、當斯時、群雄割據郡國、隨意收斂、上杉氏、在北地、雖峻法御國、有時傾廩振施、三年、免租稅之半、以收衆心、終大拓疆場、織田氏、代足利、營京師、樅縱賦稅、免戶租、寵臣秀吉、歲收地子米、以其三百石、奉之上皇、五百石、納之六宮及關白、收近江八千石、致之朝臣及諸門跡、是爲定額、織田氏嘗年、制田、有三程、三百步、爲大步、百五十步、爲中步、百步、爲下步、不滿百步者、

不稅、謂之乔田矣、大率、四公六民、水旱不弱、以三十六坪、爲畝、十畝爲段、十
段爲町、蓋坪地方八尺也、豐臣氏、縮其坪、削其畝、七尺强爲畝、其所由來、在
足剩之季也、後世、又縮坪爲六尺强、取畝稅、如故、凡小民賃耕、而佃人田者、
段八斗、私收于田主、又奉官稅、其實兩稅也、猶且、有如廝隸者、文祿季年、豐
臣之法令、三分天下之租稅、取其二、衆苦爲、要之天正文祿之征、二十倍于
大化大寶來哉、

續日本史卷之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六

食貨下

金鐵用于世也、亦尙矣、舊紀、錄、採天香山之金、古事記、錄、取天金山之鐵、天
目一箇神、爲金工、其後、三韓貢金銀、神功紀、繼體紀、並稱其土、爲金銀國、顯
宗紀、稱金銀蕃國、武烈紀、稱銀鄕、以美其貢矣、顯宗二年、詔斛銀錢一文、天
武十二年、詔曰、自今以後、必用銅錢、莫用銀錢、史雖不記其錢所由樂爲時
既用之也必矣、天武初年、對馬始出銀、則奉諸神祇、文武五年、遣人于陸奥、
冶金、是歲、對馬貢金、則建元、爲大寶、元明初年、武藏獻銅、則改元、爲和銅、文
武始置鑄錢司、元明始置催鑄錢司、既行銀錢、又行銅錢、文曰和銅開珍、蓋、
顯宗天武紀、所謂錢、皆異域之貢、至是、朝廷始造錢、姦盜逐利、私作僞錢紛
亂公錢、則設法曰、私鑄銀錢者、其身沒官、財入告人、官令、物價銀錢四文以
上、則用銀錢、三文以下、用銅錢、既而廢銀錢、一行銅錢、以穀六升、直一錢、令
百姓通有無、各得其利、行旅必齎錢、爲資、令郡司蓄錢、諸國弘錢用、元正、以
銀錢一、當銅錢二十五、以銀一兩、當錢一百、行之、翌年、用銀一兩、當錢二百、
聖武之世、上絁一匹、充銀二兩、絲小二斤、當綿小八斤、調布四端、米一石、並
充銀一兩、陸奥始貢黃金、稱德孝謙之世、陸奥調庸者、多貨以北路鄕、令輸
貢金、其法、正丁四人、一兩、凡平城七蹈、皆建佛、置施紬徒、聖武、稱德、最甚矣、
以故國儲虛耗、則賣官、至庶人、輸錢百萬、得五位、帝大炊、勤錢之爲用、公私
要便、莫甚於斯、頃者、私鑄稍多、僞濫既半、且造新與舊並行、則鑄金銀銅三
錢、銅錢、文曰萬年通寶、一當舊錢十、銀錢文、曰太平元寶、一當銅錢十、金錢、
文曰開基勝寶、一當銀錢十、帝季年、兵旱相仍、米石直千錢、稱德、鑄神功開
寶錢、與舊錢並行、光仁、止舊錢、專用新錢、以新錢已賤、物情擾亂、多說、有
司請新舊兩錢、同價施行、許可、天平神護、格外居人、取偽錢、先是、京師多輸
僞錢、百姓病弊、至是停之、桓武、詔曰、公私彫弊、情實茲之、今錢價既賤、則罷
鑄錢司、無幾、復之、鑄隆平永寶錢、禁納錢貨求爵位、嵯峨、鑄富壽神寶錢、仁
明、鑄承和昌寶錢、以新錢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又鑄長年大寶錢、以新錢
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淸和、鑄饒益神寶錢、以新錢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
貞觀之初年、糙米斗十八錢、精米斗二十六錢、中年、致價翔貴、太政官、定米直、

錢疑當作段恐誤

是年大寶原作是平永寶

價米斗二十六錢、精米斗四十錢。翌年、市價、米斛新錢一千四百、則置常平所、減價、糶官米。升、新錢八、頒之。鑄貞觀永寶錢、一當舊錢十、子母相雜共用矣。新錢肉好文字不全、則更鑄焉。初、承和中、使人輸調錢百、當錢八十、弊民苦之、則減之、輸貞觀錢十三。其明年、勅左右京、收國稅人十五錢、錢成、加國稅人十五錢。是際、砂金行于世、砂金一兩、當錢十六屯。宇多、鑄寬平大寶錢、醍醐、鑄延喜通寶錢、與寬平錢並用。延喜式、錢文、以一字明、皆令通用。若有擇弃者、隨狀科貴。村上、鑄乾元大寶錢、與延喜錢、其後、國家多故、不遑鑄錢。建久四年、後鳥羽、禁用異域錢。後七八十歲、錢稍消沒。錢七百、當金一兩、以此、得米五石。物價騰揚、錢殆匱。以淨布爲幣。後堀河、鄙又用錢、異域錢鈔、盜布民間。頒定數價、斛千錢。弘長中、錢猶乏。北條時宗、遣人於西土、以黃金易銅錢。西土固善日本金、商賈挾金、入元國、易錢。元大乘之史載其事。後醍醐、始造楮幣、鑄乾坤通寶錢。足利氏之盛也、一石之田、課百錢。又役其身、而不役者、有加錢、軍止不必然矣。邑里課地子錢。足利義滿、通于明國、取其錢、而施諸中國、用度弗足、乃課富商、借金、歲四舉、是曰倉役。至足利義教、歲十二舉。足利義政、奢侈好土木、倉役無算。文正元年、行大嘗會、支費弗贍、其十一

月、九舉、其十二月、八舉。竟弃捐其債、令天下徵之。宿債不相償、而一旦更始、是曰德政。蓋德政、始于後華園之世。或云、始于稱光之世。德政令、一出、都鄙騷擾、而訟訴遂府、府不肯聽斷矣。其後、德政屢行、豪賈藏金、竟不借窮民、細民大困窘矣。文明中、義政、通明國、得錢十萬貫。時都下焚蕩、四疆喪亂、錢幣拂地。西土錢、布海內。永正五年、足利氏、頒、元豐、元祐、大觀、太平、大定、正隆、洪武、永樂、宣德諸錢、交用之。唯以永樂錢品最精、當他錢四。新陋錢多破缺、則令陌錢用破錢三十二文。長尾景春、毆殺上杉氏、令阪東始用省陌、以九十六錢、爲陌。畿內、東海、東山、三道、做之。北條氏、不善麁錢、令管內專用永樂錢。先是、金貨有練金、閩金、板金、棋石金、竹流金、延金、筋金、正長金、赤松金、鳳戶金、高來金、太平金、正門金、雁金、上字金、印子金、蛸金、牛舌金、甲子金、大塔金、蒔永金、湊金、三浦金、平田金、桐金、尊氏金、乙見金、甲古金、東山金、縫箔金、舟印子、花印子等若干品。銀貨、有錠銀、南廷、南鐐、碎銀、印子銀、板銀、紋銀、花降銀等若干品。未審始于何世、止于何世也。又、各國、有私幣。下總千葉氏、上總東氏、駿河今川氏、相模北條氏、甲斐武田氏、越後上杉氏、尾張織田氏等之金、行其國。就中、武田金、最著矣。四外之民、使用之。自餘、山城掘川金、攝津

長享鑑伊玄々々或作意玄長尾有因景春伊玄是被景春

多田銀山、銀、武藏判定金、陸奧永字金、定字金等、不可枚舉矣。足利氏之初、金銀、楮幣、多行于民間。其形無定、而面背無款識、隨便割切、用之。人弗敢僞造者、以其幣通時價也。足利中葉、以其割切不便、則鑄金錢、重一錢二分、與糠金、錠銀、及明錢、並行矣。大寧、永樂錢、一貫、當黃金一兩。天文季年、三好長慶、收京師戶調、名爲公供、實則私有焉。初、應永二十七年、大饑、斗米、直千錢。其後、或七八百錢、或五六百錢。天文、弘治之際、大寧、斗米、八十錢。永祿元年、天下大旱、米價之高、近古未之有也。以銀錢百文、買米五升、餓死滿路。元龜中、織田信長、欲定天子供御之地、而惡兇賊之剽掠、權貸金於都民、而收其息、以代租稅。天正元年、信長代足利氏、鑄都下賦錢。六年、正親町、鑄天正通寶錢、銀銅二品。明智光秀弑信長、欲得人心、除京師戶調錢。先是、諸關征、取錢、以阻行旅之利。信長撤關罷征。豐臣秀吉、紹其志、罷諸關征。秀吉、歲收京師戶稅、銀五千五百三十餘兩、充供御矣。天正中、米價、貴于前代、斗米至百餘錢。但、十五年、豐稔、斗米、七八十錢。十九年、秀吉、免京師市稅。秀吉鑄板金、更造楕金大小二幣、與金錢、砂金、並行矣。新幣、未布阪東、衆苦砂金。德川公、俾砂金、更造楕金、大小二幣、與金錢並行阪東。小楕、重四倍金錢。大楕、重什倍

小楕。豐臣秀吉、大貨殖、金幣充溢府庫、則散撒於都下、出五千金、三萬銀、頒于諸將。又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獻皇室、及公卿百司。德川公、以秀吉遺命、造方金、與舊幣並用。方金四、當小楕一。而鑄慶長通寶錢、停永樂錢之當四。雖然、民間、猶沿舊習、私用如故。或有竊鑄永樂錢者、物議囂然、物價不平。則下令、禁用永樂錢。大阪嘗役、以金一兩、得米七石、後役六石。昔者、陸奧、對馬、駿河、下野之金、伊豫、肥前之銀、著于載籍。而佐渡、石見、但馬、攝津、豐後、薩摩、加賀、出羽之金銀、亦不爲不著矣。大內、尼子、毛利氏、相續有石見、山名、織田氏相續有但馬、上杉氏有佐渡、皆保其利、以極富饒矣。豐臣秀吉、徙上杉氏、取佐渡、產金不滿其意、則復之。德川公、并取石見、佐渡。產金頗多、石見歲得重四百萬錢、佐渡、歲得重千萬錢。其後、增產矣。伊豆、陸奧、所產金、伯仲佐渡、南部、亦生金不少矣。德川公、更造方金、及新錢、與明錢並用、衆大便之云。

夫雖有穀貨、非衣不煖。其防寒者、莫善于衣裳矣。書紀云、稚產靈神、頭上生蠶與桑、保食神、眉上生繭。嗚呼、衣裳起于此哉。伊弉諾尊、著衣裳冠帶。天照大神織神衣。大國主神、爲衣服。天日鷲命、爲造木綿者。其孫、造木綿、及麻井、

織布矣、天官命、分殖好麻木綿、而供之大嘗會、其後、每大嘗、必供麻綿、謂麻曰青和幣、號綿曰白和幣、蓋古者、椎穀皮、織布、是謂木綿、通其木綿與麻絁爲白和幣、祭神、使男出弭調、女出手末調、其弭調者、射鳥獸、而致之也、手末調者、自製布帛、而致之也、此時、人皆食肉衣皮、尚行紀所謂、衣毛飮血、是也、以熊皮鹿角布帛、供祭祀、故有此調矣、天武、禁食牛馬鷄犬猿、光孝禁蓄貂裘、於是、衣食改焉云、仁德、以百二十七縣秦氏、分置諸郡、使養蠶織絹、貢之、雄略、欲后妃親桑、以勸蠶事、由是、衣裳人給、至有餘儲、孝德、文武、定戶調、出絲麻絹帛、持統、飭倫實稅、令天下樹藝桑紵梨棗、以厚民生、雖歲旃洪水不登、衆免凍餒者、無非帝德之令然乎、稱德孝謙季年、倉廩空虛、民獻絁六百匹、商絲一千六百斤、調庸綿六千屯、調布一千二百端、商布三千五百端、各叙位一階、桓武詔曰、民之所資、農桑是切、比者、諸國司等、或廣占林野、奪蒼生之便要、或多營田園、妨黔黎之産業、百姓彫弊、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不得私貪墾闢、侵百姓農桑地、帝之世、崑崙人傳棉種、遂頒黔南海西海諸國、後世所謂、木綿始于此、平城、課天下、殖桑漆、仁明之世、年凶、遂建法曰、夏之衣紗、冬之中褐、不論貴賤、一切禁斷、一裳之外、不得重著、光孝、始禁蓄貂裘、但參議以上、非制限、醍醐建式、其式曰、祿物價法、畿內絹一匹、直稻卅束、絲一絇、六束、綿一屯、三束、調布一端、十五束、庸布一端、九束、其後、縣官多虞、細民無所仰賴、而吁嗟之聲、塡于道路、一條、隱民之塗炭、欲賙之、用度不足、痛念逾切、至寒夜脫衣曰、朕豈忍獨重裘哉、帝崩後、干戈相承、率無樂歲、豐臣氏、有事于朝鮮、及其歸、傳草木二綿、竟植遍于天下、

續日本史卷之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七

律曆上

續史氏曰、累黍作度量、出于漢儒妄說、豈足信矣、後人或泥累黍、而測量候氣、紛競不決、何者、黍粒有肥瘠大小不同、以黍容管、每容不均其數也、同黍猶爾、況異種乎、故術者、託事於黍、而從己之欲也、宋時、李照以縱黍累尺、管容千七百三十黍、空徑三分、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千二百黍、空徑三分四釐六毫、牴牾如此、自餘、諸尺二十餘品、各自差別、不得同矣、吁、旁岐多端、不知其所因也、飛葭驗節氣、亦出于漢儒妄說、洋人南懷仁、排之、其論曰、引鐘律、以爲驗節氣法者、不過欲附會欺世、而援秦曆法耳、萬國同是此日、皆可以測驗、飛灰候氣、全係地氣、地氣有冷熱乾濕之不同、萬國有不同之實、如其論也、彼漢曆、本于律食比不效、而史漢所載、亦多漏脫、不足以鑑也、漢人論春秋之日食三十六、曲證逆臣弑君之驗矣、史記載戰國之事、日食六七見焉、其間、弑逆篡奪、不可勝數也、此奚日食、驗于春秋、而不驗于戰國乎、且南北之世、一百六十九年間、記日食者、南朝三十六、北朝七十九、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歲合而月不合者、何乎、南北共天、彼此異食、理所必無、史氏之鹵莽令然也、凡事粗齊而垂惑、執與不書而消疑、故本朝之古、不記日食、亦非全闕典也、以二十八宿、配日、起于佛家宿曜經、書建除、天赦滅門者起于陰陽五行家、皆不取焉、度量衡、雖不本律、或用之者、姑收、以作律曆志、

夫律之起也、在神代乎、八十萬神、相謀奏樂、豈弗無律也、惜乎、失不傳矣、允恭之崩也、新羅人來弔、張樂器、其中蓋有律、是亦不傳矣、方聖武之世、吉備氏、獻銅律、後世弗用、蓋鑄造不可用也、厩戶皇子、好音樂、而制二笛、其一在天王寺、其一在轉法輪寺、聲律不異今律、唯中世失律、較有異同、彌考彌謬、無他、不因其本故也

世傳、法隆寺鐘、中雙調、樂工吹律、考之、爲壹越、可也、非雙調矣、世傳、興福寺磬、協十二律、樂工吹律、考之、不必協也、世傳、黃鐘配艮、雙調配東、上無配巽、黃鐘配南、壹越配坤、平調配西、下無配乾、盤涉配北、次序不第、是亦出于謬傳、不可不知焉

天王寺樂人、岡廣賴、所造、黃鐘管長六寸五分、大呂以下、損二分二釐、應鐘、

管長四寸八釐、廣顧子所造、黄鐘、管長六寸、大呂以下、損二分、應鐘管長三寸八分、或説、黄鐘管長五寸七分六釐、大呂以下、損一分九釐、應鐘、管長三寸六分五釐、世謂、管長、倍益半損、聲音相同、故世多用半損律、六變律、亦半損、以因其便也、世或用再半損律、而聲音較差矣、由斯則知倍益半損、未免毫釐之差也、

中土之十二調、配西土之十二律、行之、壹越配黄鐘、斷金配大呂、平調配大蔟、勝絶配夾鐘、下無一名雙吟、配姑洗、雙調配仲呂、鳧鐘配蕤賓、黄鐘配林鐘、鸞鏡配夷則、盤渉配南呂、神仙配無射、上無配應鐘、則有大食調、無配律矣、

壹越調、以無射爲宮、黄鐘爲商、大蔟爲角、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

平調、以仲呂爲宮、林鐘爲商、南呂爲角、應鐘爲變徵、黄鐘爲徵、大蔟爲羽、姑洗爲變宮、

雙調、以夾鐘爲宮、仲呂爲商、林鐘爲角、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徵、黄鐘爲羽、大蔟爲變宮、

黄鐘調、以無射爲宮、黄鐘爲商、大蔟爲角、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

盤渉調、以黄鐘爲宮、大蔟爲商、姑先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

大食調、七聲同盤渉、

四穴有三品、一曰、壹越截、或名黄鐘截、二曰、斷金截、或名大呂截、三曰、平調截、或名大蔟截、皆察律呂清濁者也、管長二寸半、上空下塞、面有三孔、背有一孔、開閉其孔、調聲音也、

壹越截

壹越皆開、斷金皆開、平調上開、勝絶背開、下無中下閉、雙調中開、鳧鐘上中開、黄鐘下開、鸞鏡上中開、盤渉上中閉、神仙中下開、上無背閉、

斷金截

斷金皆閉、平調皆開、勝絶上閉、下無背開、雙調中下閉、鳧鐘中開、黄鐘上中開、鸞鏡下開、盤渉上下開、神仙上中閉、上無中下開、壹越背閉、

平調截

平調皆閉、勝絶皆開、下無上開、雙調背開、鳧鐘中下閉、黄鐘中開、鸞鏡上中開、盤渉下開、神仙上下開、上無上中閉、壹越中下開、斷金背閉、

上古有八尋殿、八尺鏡、八咫瓊等、論者謂其尋尺咫、皆借音而非度也、古語拾遺謂、猨田彦、鼻長七咫、背長七尺、是亦非度乎、未審其實也、景行、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一寸、日本武、身長一丈、仲哀、身長十尺、反正、身長九尺二寸半、齒長一寸、廣二分、顯宗二年、粟斛銀錢一文、欽明十二年、麥種一千斛、皆正史所載、而不爲無度量也、世人不考之、或謂、皇國度量、採用唐法、吁是妄説乎、景行、日本武、先唐世、五百歳、仲哀、反正、先唐世、不下二百歳、顯宗、欽明、雖較後、亦不下于唐世焉、姑取後世法之爲矣、

扶桑略記載、舒明始定量衡、文武紀載、大寶二年、始頒度量於天下、元明紀載、和銅六年、頒權衡度量於天下、聖武紀載、始用自唐所得稱尺、大寶令云、凡度、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量、十合爲升、三升爲大升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凡度地、量銀銅穀者、皆用大、此外、官私悉用小者、延喜式云、度量權衡者、官私悉用大、但測晷景、合湯藥、則用小者、後三條、自截假竹、爲準、

而定斗升法、此無他、當時量制不正也、拾芥抄、升斗數、如今、權衡則有異同、朱之瑜、荻生茂卿、並謂、唐大尺、與日本小尺全同、太宰純、謂、以小尺一尺二寸五分、爲大尺一尺、之瑜、茂卿、純等、説者、慶長以降所用也、小尺、以曲鋼鐵造之、故曰曲尺、又曰金尺、木匠用之、故曰木匠尺、大尺以鯨骨造之、故曰鯨尺、裁衣用之、大小二尺竝行焉、又有服尺綾尺、以曲尺一尺二寸、爲服尺、布帛買賣用之、以曲尺八寸、爲綾尺、製綾子者、用之、

厩戸皇子、置尺於法隆寺、世傳宇文周大尺也、中根村井二氏謂、以曲尺、比此尺、短一分六釐、古者、蓋用此尺、其後訛長也、狩谷望之、依聖武之御製尺、而造唐大尺、以曲尺、比此尺、短四分、法隆寺、有古尺八、世傳、李唐之遺物也、以曲尺度之、則一尺四寸四分也、其一尺、當曲尺八寸、望之謂、此唐小尺也、夫周唐同度、以我尺、而度三者、輙不同矣、雖周唐有大小二尺、安能充其理乎、泉涌寺、亦藏古尺、世傳、僧俊芿、入宋所得、宇文周尺也、此與法隆寺尺、不均、以彼爲是、則此必非矣、以此爲是、彼必非矣、彼此不可偏廢、姑置之、不敢徵焉、

或稱厩戸皇子、造三等尺、曰陽尺、曰陰尺、曰中央尺、度天地、則用陽尺、以陽

尺九寸六分、爲陰尺一尺、八割其尺、記吉凶、一曰吉祥如意、二曰病難不絕、三曰主持萬寶、四曰主逢賊難、五曰壽命長遠、六曰子孫繁昌、七曰起諸災難、八曰諸願滿足、度衣裳、則用陰尺、或名之吉凶尺、又名八卦尺、以陽尺八寸、爲中央尺、度宮室、則用中央尺、中世、陰尺廢矣、陽尺中央尺能行矣、云、以其陽尺、比鯨尺、短三分許、以中央尺、比曲尺、短二分許、以此二尺、與鯨曲二尺、相差不遠、而其行于世也有之、然廐戶造三等尺、正史所不載、亦不足以徵矣、

大寶令所謂、量十合爲升、三升爲大升、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後世不詳其制矣、延喜式云、凡從行者、官人已下執夫已上、並計路程、給粮、人別日米一升六合、鹽一勺六撮、馬子米一升、鹽一勺、陽成紀載、元慶五年、出羽鎮兵每人、充日粮一升六合、或每人充日粮八合、雖其日食多寡不同、大率升許也、僧家相傳、鉢所容受、用唐量、弘安中、以當時升法、計之、唐一升、當六合五勺也、云、北條氏治相模、以京師一升有餘、爲一升、六角氏、治近江、以京師八合、爲一升、武田氏治甲斐、以京師二升五合、爲一升、伊豫伊勢、共以六合、爲一升、長曾我部氏、取南海、一准京升、京升、方五寸、深二寸五分也、後世定

升法、爲方四寸九分、深二寸七分、蓋歷世展轉、致訛大也、伊藤長胤、盍簪錄、論升制云、不知國家今日所用、以何世爲準耶、荻生茂卿、度量衡考云、吾邦今升法、不知其所從來也、太宰純、經濟錄云、日本量、古代斗斛大小、不詳實、如其三子所云也、雖然、豐臣氏、定、大男食五合、大女食三合、斯豐臣之食、非少于延喜元慶之食矣、無他、以斗升之大也、茂卿、謂弘安一升、當今六合四勺有奇、斯據唐升云爾、茂卿考云、唐一升、當今四合餘、長胤考云、大抵唐之一升、較今之二合半許、重熙考其二考、且考唐書韓滉傳云、千錢其重與斗米均、今舉二升五合、量之、其重千錢也、則知長胤說爲得、佐藤信淵、農政本論云、天平中、製大中小三種升、其小升、用古製、其中升、容小升二升五合、其大升、容中升三升、其大中二升、不便會計、北條泰時、獨用其小升、別造二升、其大升、容小升十升、其中升、容小升五升、於是、天平、大中二升廢矣、豐臣氏、命長束正家、改升制、夫北條之小升、方五寸、深二寸五分、容方分者、六萬二千五百、豐臣改之、爲方四寸九分、深二寸七分、蓋架鐵梁、要令無盈縮、除其鐵梁、而容方分者、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八、

大寶之際、權衡、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綠十六兩、日約、爲二斤、曰貫、至戰國、權量變其種、拾芥抄記之云、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二兩、爲一貫、十大兩、爲一斤、三斤、爲大一斤、盜野紹玉、分量考云、日本秤尺、與唐秤尺同、唐高祖開元通寶錢、其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國家後世、亦以錢起數、而十之、爲十錢、百之、爲百錢、千之、爲一貫錢、不復以斤兩算之也、於是斤兩之數亡、錢貨、黃金以四錢八分、爲一兩、白金以四錢三分、爲一兩、其他大率以四錢、爲一兩、或以五錢、爲一兩、凡物、以百六十錢、爲一斤、或以二百錢、或以二百三十錢、或以二百五十錢、或以三百錢、各爲一斤、有國用隨數者、

錢金之爲、爲兩之稱、金銀一兩、並重四錢半、文明中、有以金重五錢、銀重四錢半、各爲一兩者、又有以銀重四錢三分、爲一兩者、並織田氏以下、稱金銀、爲幾枚、銀一枚、與金一兩、同、金一兩、重四五錢、金一枚、重四十錢餘、隨時變革、無確制、且都鄙不同、權重也、遂爲銀一枚、與金一兩、異其直矣、

制錢、以日本三升五合、爲斗、以十五斗、爲石、明以日本大升、爲斗、以五斗、爲斛、以二斛、爲石、

續日本史卷之十五終

續修國書律曆志大衍曆九章六章同髀定天論

志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律曆中

曆法弗詳其始矣。應仁繼體之世、百濟累貢博士、論者謂、蓋曆博士在其中、此未可知也。欽明十四年、遣內臣於百濟、召曆博士、翌年、固德王保孫來、推古十年、百濟僧觀勒貢曆本、則選書生、而學觀勒、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十二年、正月、始用新曆、此未詳其曆用何法也。持統四年、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其後、廢元嘉曆、專用儀鳳曆矣。說者曰、自持統六年、至十年、凡五年、用元嘉曆、自文武元年、至天平寶字七年、凡六十七年、用儀鳳曆、或曰、自持統六年、至天平寶字七年、凡七十二年、用儀鳳曆、術者以其二曆、推其自持統六年至十年月朔、以考國史、元嘉曆不合者二矣、六年十一月、十年十二月、儀鳳曆、不合者十矣、六年三月、五月、九月、七年十二月、八年五月、九年七月、九月、十年三月、五月、十月、由斯觀之、前說爲可乎。然當時、司曆亦弗爲無失焉、故致個舛耳。天平寶字元年、勅曰、曆筭生者、漢晉律曆、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論、幷應任用、七年、廢儀鳳曆、用大衍曆、寶龜十一年、羽栗臣翼獻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衍曆、唯用此法、翌年、天應紀元、勅改曆、然司曆未習五紀曆法、猶用大衍曆、承和三年、博士議月大小、抗論不決、遂據七曜曆法、齊衡三年、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請、用五紀曆、廷議云、國家據大衍曆經造曆、日尙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天安紀元、眞野麻呂曰、大衍曆經、造年久、而今撿唐開成四年、大中三年、兩曆月大小、頗有相謬、留審其由、依五紀曆經、造之謬也、依件經術、將造進、則許之、其五紀宜作五紀、並傳寫謬而已、大衍曆所用者、凡九十四年、貞觀紀元、渤海國大使馬孝愼、奉獻宣明曆、因奏唐家所用也、三年、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曆、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麤疏、又校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曆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方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五紀曆所用者、凡四年、承平六年、葛木宿禰茂經奏議、大春日朝臣弘範所呈、明年曆本、爲多差繆矣、七年命弘範茂經、共議明年曆、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呈唐曆、此間、唐既亡、其國大亂、蓋大宰府無所得也。明國、致大統曆於良懷親王、時朝廷多事、不遑省矣、司曆皆失職、獨有賀氏、襲家業、而推步、據宣明曆法、至貞享元年、宣明曆所用者、凡八百二十三年、

書紀書事起、蓋謂自天照降臨、歲在甲申、距神武東征、歲在甲寅、凡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一歲也。嗟、邈焉曠、弗能紀年也。加之、多僞妄書、而異說紛壇、不親其確證、伴氏比古婆衣辨之界然乎、是亦未可知也。神武以下、紀年歷歷、干支明晰、世不乏其史矣、蓋其曆、不襲異端之法也。術者、分神武至持統、爲三等曆法、其法有二、

上古曆

神武元年辛酉、爲元、行之、九百八十二年、至仁德十年壬午、

日法百萬、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分、

月策二十九日五十三萬五百九十八分、

中氣策三十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分、

紀法六十日、

其年正月中氣二十一日、乙酉三十二萬四千八百分、

其年閏餘四日、五十萬四千六百分、

通餘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

通閏十日、八十七萬九千二百二十四、

推人正中氣

置所求積年、以歲周乘之、爲積日、加曆元中氣、以紀法去之、不盡、命甲子、爲人正月中氣日辰、

求次中氣

置人正中氣日及分、以中氣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月中氣日辰、

推朔日

置積日、加曆元閏餘滿月策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人正中氣、餘人正月朔日及分、命甲子如前法、

求次朔

置人正月朔日及分、以月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各得次朔日及分、

求大小及閏月、

視朔日干名與後朔干、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無中氣者、爲閏月、

中古暦

仁德十一年癸未、爲元、行之、三百十三年、至舒明六年甲午、

其年正月中氣十二日、丙子五十九萬九千大百分、

其年閏餘二十六日、六十六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分、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分、

推求之治如前、

近古暦

舒明七年乙未、爲元、行之、五十七年、至持統五年辛卯、

其年正月中氣、二十九日、己亥三十一萬分、

其年閏餘二十四日、八十二萬四千分、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分、

月策皆如元、

推求之法、如前、

上古暦

神武東征年甲寅、爲元、行之、九百八十九年、至仁德十年壬午、

日法八百、

歲實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七、

氣策一十五、分一百七十四、秒七、

氣盈三百四十九、秒六、

秒毋六、

旬周四萬八千、

紀法六十、

朔實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半、

奇法四千九十、

朔策二十九、分四百二十四、秒一千九百五十九、

朔虛三百七十五、秒二千一百三十一、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

置所求積筭、以歲實乘之、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法約之爲日、不滿爲分、其日、命起壬寅、筭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以氣策累加之、秒滿秒毋、減之從分、分滿日法、減之從日、日滿紀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氣日分、

推天正朔日及次朔

置通積、以朔實而一、爲積月、不盡爲汎餘、八十大乘積月、滿奇法而一、爲增分、不滿爲秒、以加汎餘、爲定餘、又以朔實除定餘、爲塡月、八十六乘塡月、加秒、秒滿奇法、減之從分、爲閏餘、以日法約之、爲日、不滿爲分秒、用減天正冬至日分、餘即天正朔日及分秒、以朔策累加之、秒滿奇法、減之從分、各得次朔、去命如前、

求月之大小

視朔日之分秒、在朔虛已下者、爲小、在已上者、爲大、

求閏月

視中氣干支、入小後初一日者、前月爲閏、如入小後初二日與大後初一日、而其分在氣盈已下者、亦前月爲閏、

中古暦

仁德十一年癸未、爲元、行之、三百二十年、至皇極元年壬寅、

日法一萬、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七十分、

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六分大、

氣盈四千三百七十二分半、

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六分、

朔虛四千六百九十四分、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

置所求積筭、以歲周乘之、爲通積、滿紀法去之、不盡爲日分、其日命起庚戌、筭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以氣策累加之、滿紀法、去之、各得次氣日分、外命如前、

推天正朔日及次朔

置通積、滿朔策、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冬至日分、餘即所求天正朔日及分、以朔策、累加之、各得次朔、去命如前、

求月之大小及閏月

術各同前曆、

驗古曆

皇極二年癸卯、爲元、行之四十九年、至持統五年辛卯、
日法四十九、
歲實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七、
氣餘一十五、分一十、秒一十七、
氣盈二十一、秒一十、
秒母二十四、
旬周二千九百四十、
紀首乙巳、
朔實一千四百四十七、
朔策二十九、分二十六、
朔應二十三、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推天正朔日及次朔、求月之大小及閏月、

術皆同前曆、

冬至爲賀、始于神龜二年、其後、或廢或不行矣、朔旦冬至之賀、始于延曆三

年、二十三年、又賀、弘仁十三年、承和八年、又皆賀、貞觀二年、閏在十月、而冬至在十一月二日、菅原是善等、建議、改閏月小、爲大、使冬至在朔旦、爾來章歲若不得朔旦冬至、則消息大小、進退閏月、而使冬至必在朔旦、保元元年、非章歲、偶得之、則改十月大、爲小、其後、非章歲、而得之者、亦必消息進退、使冬至不在朔旦、此二件、終爲故事、但承平六年、司曆誤不消息、以得之、賀禮不行、應仁二年、雖消息、京師多故、賀禮又不行、文明十一年以後、一停故事、專用曆法、或云、天文五年、停故事、

大治四年、官閏在八月、消息大小、退躋七月、章歲閏後必爾、以爲故事、享德元年以後、一從曆法、

正統紀、以大寶、爲年號之始、先是、既有三十號、蓋起于春秋曆累、是僧凝然所著、正史不載、識者不取、雖然、或散見雜書者、不可全沒矣、其年號、始于繼體、建元善紀、改元正和、又改教到、安閑、用教到號、宣化、改元僧聽、欽明、改元明要、又改貴樂、又改法清、又改兄弟、又改藏和、又改師安、又改知僧、又改金光、敏達、用金光號、改元賢相、又改鏡當、又改勝照、用明、用勝照號、崇峻、亦用勝照號、改元端政、端政或作瑞正、推古、用端政號、改元吉貴、吉貴或作從貴、又改願轉、又改光充、又改定居、定居或作定光、又改倭京繩、倭京繩、或作和京、或作倭京、或作京繩、又改仁王、舒明、改元聖聽、聖聽或作聖德、又改僧要、僧要或作僧安、又改命長、命長或作今長、皇極、用命長號、孝德亦用命長號、改元常色、又改白雉、又改白鳳、天智、用白鳳號、天武、亦用白鳳號、改元朱雀、又改大化、持統、用大化號、改元大長、文武、用大長號、改元大寶、一說、推古感天華之瑞、改元大華、舒明、皇極、因用其號、至孝德、改元大化云、

續日本史卷之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九

律暦下

古暦、以一大一小月次環循、而間加二大、無有二小、持統六年、始置二小、文武二年、始置三大、寶龜十年、始置四大、延暦六年、始置三小、自是以降、雖沿襲其制、術者推步、不必無異同也、則述長暦、

年	正月朔	二月	三月	四月朔	五月	六月	七月朔	八月	九月	十月朔	十一月冬至	十二月
應永二十年 昭陽大荒駱	大 辛巳	小	小	大 己酉	小	大	大 戊寅	小	大	大 丁未	小 二十一日	大
二十一年 閼逢敦牂	小 丙子	大	小	小 甲辰	大	小	大 壬申 小 壬寅	大	大	大 辛未	小 二日	大
二十二年 旃蒙協洽	小 庚子	大	小	小 戊辰	大	小	大 丙申	小	大	大 乙丑	大 十四日	小
二十三年 柔兆涒灘	大 甲午	小	大	小 癸亥	小	大	小 辛卯	小	大	大 己未	小 二十五日	大
二十四年 強圉作噩	大 戊子	大	小	大 丁巳	小小	大	小 乙卯	小	大	大 癸未	小 六日	大
二十五年 著雍閹茂	大 壬子	小	大	大 辛巳	小	小	大 己酉	小	小	大 丁丑	大 十七日	小
二十六年 屠維大淵獻	大 丙午	大	小	大 乙亥	小	大	小 甲辰	大	小	大 壬申	小 二十八日	大
二十七年 上章困敦	小 辛丑 大 庚午	小	大	小 己亥	大	大	小 戊辰	大	小	大 丙申	小 九日	大
二十八年 重光赤奮若	小 乙丑	大	小	大 癸巳	小	大	小 壬戌	大	大	小 辛卯	大 二十八日	小
二十九年 元默攝提格	大 己未	小	小	大 丁亥	小	大	小 丙辰	大	大	大 乙酉 小 乙卯	大 朔日	小
三十年 昭陽單閼	大 癸未	小	小	大 辛亥	小	大	小 庚辰	大	大	小 己酉	大 十三日	大
三十一年 閼逢執徐	小 戊寅	大	小	小 丙午	大	小	小 甲戌	大	大	小 癸卯	大 二十四日	大
三十二年 旃蒙大荒落	大 壬申	小	大	小 辛丑	小	大小	小 戊戌	大	大	小 丁卯	大 五日	大
三十三年 柔兆敦牂	大 丙申	小	大	小 乙丑	小	大	小 癸巳	小	大	小 辛酉	大 十六日	大
三十四年 強圉協洽	大 庚寅	小	大	小 己未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小	大 乙卯	小 二十七日	大
正長元年 著雍涒灘	大 甲申	小	大大	小 癸未	大	小	大 辛亥	小	大	小 庚辰	小 八日	大
永享元年 屠維作噩	大 戊申	小	大	小 丁丑	大	大	小 丙午	大	小	大 甲戌	小 十八日	大
二年 上章閹茂	小 癸卯	小	大	小 辛未	大	大	小 庚子	大	小	小 戊辰 小 丁酉	大 朔日	大
暦法									大	小 己巳	大 二十日 小	
三年 重光大淵獻	大 丙寅	小	大	小 乙未	大	小	大 癸亥	大	小	大 壬辰	大 十日	小
暦法	小 丁卯											
四年 元默困敦	大 辛酉	小	小	大 己丑	小	大	小 戊午	大	小	大 丙戌	大 二十二日	大
五年 昭陽赤奮若	小 丙辰	大	小	小 甲申	大	小	小 壬子 大 辛巳	大	小	大 庚戌	大 三日	大

我自刻我書屋

四年	[illegible]	小 辛卯	大	大	大 庚申	小	大小	小 戊午	大	小	大 丙戌	小 四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小 丁酉	大	大	小 丙寅	大	小	小 甲午	大	小	大 壬戌	小 二十三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癸卯	大	小	大 辛未	小	小	大 己亥	小	大	小 戊辰	大 十三日	大
寛正元年	[illegible]	大 己卯	小	小	大 丁未	小	小	大 乙亥	小	大小	大 癸酉	大 二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癸丑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大	小 庚戌	大 二十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小 辛酉 庚寅	大	小	大 戊午	小	小	大 丙戌	大	大	小 丙辰	大 九日	大
長禄元年	[illegible]	小 丙寅	大	小	大 甲午	小	大	小 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二十八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辛未	小	大	小 庚子	大	大	小 己巳	大	小	大 丁酉	小 十一日	大
康正元年	[illegible]	大 丁未	小	大	大小 丙子 丙午	大	小	大 甲戌	小	大	小 癸卯	大 六日	小
三年	[illegible]	大 癸丑	小	大	大 壬午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小 己卯	大 二十五日	小
二年	[illegible]	大 己未	小	大	小 戊子	大	小	小 丙辰	大	小	大 甲申	小 十四日	大
享徳元年	[illegible]	大 乙未	大	小	大 甲子	小	小	小 壬辰	大	大小	大 庚寅	小 四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辛丑	小	小	大 己巳	小	小	大 丁酉	小	大	大 丙寅	小 二十一日	大
附法		小 丁未											
二年	[illegible]	大 丙午	小	大	小 乙亥	小	大	小 癸卯	大	大	大 壬申	小 十日	大
暦法											大 壬申	小 二十九日	大大
[illegible]日本紀第二	[illegible]下	[illegible]丸	[illegible]										
寳徳元年	[illegible]	小 癸未	小	大	小 辛亥	大	小	大 己卯	小	大	小小 戊申 丁丑	大 朔日	大
五年	[illegible]	小 戊子	大	小	大 丙辰	小	大	大 乙酉	小	大	大 甲寅	小 十八日	大
四年	[illegible]	小 甲子	大	大小	大 壬戌	小	大	小 辛卯	大	大	小 庚申	大 七日	小
三年	[illegible]	大 己巳	大	小	大 戊戌	大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小 二十六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乙亥	大	小	小 甲辰	大	大	小 癸酉	小	大	小 辛丑	大 十六日	小
文安元年	[illegible]	大 辛亥	大	小	小 庚辰	大	大小	小 戊寅	大	小	大 丙午	小 五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丁巳	大	小	小 丙戌	大	小	小 甲寅	大	小	大 壬午	大 二十三日	小
二年	[illegible]	大 癸亥	小	小	大 辛卯	小	小	大 己未	小	大	大 戊子	大 十二日	小
嘉吉元年	[illegible]	大 己亥	小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大	大小	大 甲午	大 朔日	小
十二年	[illegible]	小 乙巳	小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大 辛丑	小	大	大 庚午	大 二十日	小
十一年	[illegible]	小小 辛巳 庚戌	大	小	大 戊寅	小	大	大 丁未	小	大	大 丙子	小 八日	大
十年	[illegible]	小 丙戌	大	大	小 乙卯	大	小	大 癸未	大	小	大 壬子	小 二十七日	大
九年	[illegible]	小 壬辰	大	小	大 庚申	大	小	大 己丑	小	大	小 戊午	小 十七日	大
八年	[illegible]	小 戊辰	大	大	小 丁酉	大小	大	小 乙未	小	大	小 癸亥	大 七日	大
七年	[illegible]	小 甲戌	大	大	小 癸卯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大	小 己亥	大 二十五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小 庚辰	大	小	大 戊申	小	小	小 丙子	大	小	大 甲辰	大 十四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 小 乙丑	大	小	大 癸巳	大	小	大 壬戌	大 六日	小
明應元年	[illegible]	小 癸酉	小	大	小 辛丑	大	大	小 庚午	大	大	小 己亥	大 二十四日	小
三年	[illegible]	大 戊寅	小	大	小 丁未	大	大	小 丙子	大	小	大 甲辰	小 十三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甲寅	小	大	大 癸未	小	大	小 壬子	小大	大	小 庚戌	小 二日	大
延德元年	[illegible]	大 庚申	小	大	小 己丑	大	小	大 丁巳	小	小	大 乙酉	小 二十二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丙寅	小	大	小 乙未	小	大	小 癸亥	小	大	小 辛卯	大 十一日	大
長享元年	[illegible]	大 壬寅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大	小 己亥	小	大	大 丁卯	大小 晦日	大
十八年	[illegible]	小 戊申	大	小	小 丙子	大	小	小 甲辰	大	大	小 癸酉	大 十九日	大
十七年	[illegible]	小 甲申	大	小小	大 辛巳	小	大	小 庚戌	大	大	小 己卯	大 八日	大
十六年	[illegible]	大 己丑	小	小	大 丁巳	小	大	小 丙戌	大	大	大 乙卯	小 二十五日	大
十五年	[illegible]	小 乙未	小	大	大 癸亥	小	大	小 壬辰	大	大	小 辛酉	大 十五日	小
十四年	[illegible]	小 辛未	大	大	大 己亥	小	大	大 戊辰 / 小 戊戌	大	小	大 丙寅	小 四日	大
十三年	[illegible]	大 丙子	小	大	大 乙巳	小	大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二十三日	大
十二年	[illegible]	大 壬午	小	大	大 辛亥	小	大	大 己卯	小	小	大 丁未	大 十二日	小
暦法											大 癸丑	小 巳日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戊午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小	大 乙卯	小	大小	小 癸丑	大 二日	大

四十

十年	[illegible]	大 甲子	小	大	小 癸巳	小	大	小 辛酉	小	大	大 己丑	小 二十日	大
九年	[illegible]	大 庚子 / 小 庚午	大	小	小 戊戌	大	小	大 丙寅	小	大	大 乙未	小 九日	大
八年	[illegible]	小 丙午	大	小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大	大 辛未	大 二十八日	小
七年	[illegible]	大 辛亥	小	小	大 己卯	小	大	大 戊申	小	大	大 丁丑	小 十六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大 丁亥	小	大	小 丙辰	小大	大	大 甲寅	小	大	小 癸未	大 六日	小
五年	[illegible]	小 癸巳	大	小	大 辛酉	大	小	大 庚寅	小	大	小 己未	大 二十五日	小
四年	[illegible]	大 戊戌	大	小	大 丁卯	小	大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小 十四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甲戌	大	小	小 甲辰	大	小	小 壬申	小大	小	大 己巳	大 三日	小
二年	[illegible]	小 辛巳	大	小	大 己酉	小	小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大 二十三日	小
文明元年	[illegible]	大 丙戌	小	大	小 乙卯	小	大	小 癸未	小	大	大 辛亥	大 十一日	大
暦法											大 丁亥	大 晦日	小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壬戌	小	大	小 辛卯	小	大	小 己未	大	小	大 丁亥 / 小 丁巳	大 朔日	大
應仁元年	[illegible]	小 戊辰	大	小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大	小	大 癸巳	大 十八日	小
文正元年	[illegible]	小 甲辰	小大	大	小 壬寅	大	小	大 庚午	小	大	大 己亥	小 七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大 己酉	小	大	小 戊寅	大	小	大 丙午	小	大	大 乙亥	小 二十六日	大
五年	[illegible]	小 乙卯	大	大	小 甲申	大	小	大 壬子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十六日	小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文龜元年	二年	三年	永正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閼逢攝提	旃蒙單閼	柔兆執徐	強圉大荒落	著雍敦牂	屠維協洽	上章涒灘	重光作噩	元默閹茂	昭陽大淵獻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大 辛卯	小 丙戌	大 庚辰	小 甲辰	小 戊戌	大 辛酉	小 丙辰	大 庚戌	小 乙亥	大 己巳	小 甲子	大 丁亥	大 辛巳	大 乙巳	大 己亥	小 甲午
小	大	小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小	大	大	大	小	小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大 己未	小 甲寅	小 戊寅	小 癸酉	小 丁卯	大 庚寅	小 乙酉	小 己卯	小 癸卯	大 丁酉	大 辛酉	小 丙辰	大 庚戌	大 甲戌	大 戊辰	大 壬戌
小	大	大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小大	小	大	小	小	大	大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壬午	小 丙午	小 辛丑	大 乙未	大 己未	大 癸丑	大 丁丑	大 辛未	小 丙寅	大 己丑	小 甲申	小 己卯	小 癸卯	大 丁酉	大 辛卯
大	大	大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大	小	大	小	小	小	小大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小
大 丙辰	大 庚戌	大 甲戌	小 己巳	大 癸亥 小 癸巳	大 丁亥	大 壬午	大 丙午	大 庚子	大 甲午	大 戊午	大 壬子	小 丁未	小 辛未	大 乙丑	大 己丑
大 十七日	大 二十八日	大 九日	大 二十一日	大 二日	小 十二日	小 二十二日	小 四日	大 十五日	大 二十六日	大 七日	大 十九日	大[illegible]日 小	大 十一日	小 二十一日	小 三日
大	大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小	大	小	大	大

[illegible]日本紀略卷十二　律曆下　四十一　我自刊我書屋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大永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元默涒灘	昭陽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獻	柔兆困敦	強圉赤奮若	著雍攝提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元默敦牂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	旃蒙作噩
小 戊午	小 癸丑	大 丁未	大 辛未	大 乙丑	大 己未	大 癸未	大 丁丑	大 辛丑	小 丙申	小 辛卯	小 乙卯	小 己酉	大 癸卯	小 丁卯	小 辛酉
大	小	小	小	小	大小	小	小	小	大	小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大	大	小	大小	大	大
大 丙戌	小 辛巳	大 乙亥 小 乙巳	大 己亥	小 甲午	小 戊午	大 壬子	大 丙午	小 庚午	大 甲子	小 己未	小 癸未	大 丁丑	大 辛丑	小 丙申	小 庚寅
小	小	小	小	大	大	小	小	大	小	小	小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小	大	小	小	小	小
大 乙卯	大 己酉	小 癸酉	大 丁卯	小 壬戌	小 丙戌	大 辛巳	小 乙亥	小 己亥	小 癸巳	大 丙辰	小 辛亥	大 乙巳	大 己巳	小 甲子	大 戊午
小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大	小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大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大
小 甲申	大 戊寅	大 壬寅	大 丙申	大 庚寅	大 甲寅	小 己酉	大 癸卯 小 癸酉	大 丁卯	小 壬戌	小 丙辰	小 庚辰	小 甲戌	小 戊戌	大 壬辰	小 丁亥
大 十四日	小 二十四日	小 五日	小 十七日	小 二十八日	小 九日	大 二十日	大 二日	小 十二日	大 二十三日	大 四日	大 十六日	大 二十七日	大 八日	小 十八日	大[illegible]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小	小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六年	柔兆閹茂	小乙酉	大	大	小甲寅	大	小	大壬午	小	大	小辛亥	大十二日	小
七年	強圉大淵獻	大己卯	小	大	小戊申	大	小	大丙子	大	小	大乙巳	小二十一日	大
享祿元年	著雍困敦	小甲戌	大	小	小壬寅	大	大	小辛未	大	大小	大己巳	小二日	大
二年	屠維赤奮若	小戊戌	大	小	小丙寅	大	小	大甲午	大	小	大癸亥	大十三日	小
三年	上章攝提	大壬辰	小	大	小辛酉	小	大	小己丑	大	小	大丁巳	大二十五日	大
四年	重光單閼	小丁亥	大	小	大乙卯	小小	大	小癸丑	大	小	大辛巳	大六日	小
天文元年	元黓執徐	大庚戌	大	小	大己卯	小	小	大丁未	小	小	大乙亥	大十七日	小
二年	昭陽大荒落	大甲辰	大	大	小甲戌	大	小	小壬寅	大	小	小庚午	大二十八日	大
三年	閼逢敦牂	小己亥 大戊辰	大	小	大丁酉	小	大	小丙寅	大	小	大甲午	小九日	大
四年	旃蒙協洽	小癸亥	大	小	大辛卯	大	小	大庚申	小	大	小己丑	大二十日	小
五年	柔兆涒灘	大丁巳	小	大	小丙戌	大	小	大甲寅	大	小	大癸未 小癸丑	大朔日	小
六年	強圉作噩	大辛巳	小	小	大己酉	小	大	大戊寅	小	大	大丁未	小十一日	大
七年	著雍閹茂	小丙子	大	小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	大	大辛丑	大二十三日	小
八年	屠維大淵獻	大庚午	小	大	小己亥	小	大小	大丙申	小	大	大乙丑	小四日	大
九年	上章困敦	大甲午	小	大	小癸亥	小	大	小辛卯	小	大	大己未	小十五日	大
十年	重光赤奮若	大戊子	大	小	大丁巳	小	小	大乙酉	小	小	大癸丑	大二十六日	小
十一年	元黓攝提	大壬午	大	小大	小辛巳	大	小	大己酉	小	小	大丁丑	大八日	小
十二年	昭陽單閼	大丙午	小	大	大乙亥	小	大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十八日	小
十三年	閼逢執徐	大庚子	大	小	大己巳	小	大	大戊戌	小	大	小丁卯	大小 晦日	大
十四年	旃蒙大荒落	小乙丑	小	大	小癸巳	大	大	小壬戌	大	大	小辛卯	大十日	小
十五年	柔兆敦牂	大己未	小	小	大丁亥	小	大	小丙辰	大	大	大乙酉	小二十一日	大
十六年	強圉協洽	小甲寅	大	小	小壬午	大	小	大庚戌 小庚辰	大	大	小己酉	大二日	大
十七年	著雍涒灘	小戊寅	大	小	小丙午	大	小	小甲戌	大	大	小癸卯	大十四日	大
十八年	屠維作噩	大壬申	小	大	小辛丑	小	大	小己巳	小	大	小丁酉	大二十五日	大
十九年	上章閹茂	大丙寅	小	大	大乙未	小小	大	小癸巳	小	大	小辛酉	大七日	大
二十年	重光大淵獻	大庚寅	小	大	小己未	大	小	大丁亥	小	小	大乙卯	小十七日	大
二十一年	元黓困敦	大甲申	小	大	大癸丑	小	大	小壬午	大	小	小庚戌	大二十八日	小
二十二年	昭陽赤奮若	大戊寅 小戊申	大	大	小丁丑	大	小	大乙巳	大	小	大甲戌	小八日	小
二十三年	閼逢攝提	大壬寅	小	大	小辛未	大	大	小庚子	大	大	小己巳	大二十日	小
弘治元年	旃蒙單閼	大丁酉	小	小	大乙丑	小	大	小甲午	大	大	小癸亥 大壬辰	大朔日	小
二年	柔兆執徐	大辛酉	小	小	大己丑	小	小	大丁巳	大	小	大丙戌	大十二日	大
三年	強圉大荒落	小丙辰	大	小	小甲申	大	小	小壬子	大	小	大庚辰	大二十三日	大

永祿元年	[illegible]	大 庚戌	小	大	小 己卯	小	大小	小 丙子	大	小	大 甲辰	大 五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大	小 己亥	大 十六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小 戊辰	大	大	小 丁酉	大	小	大 乙丑	小	小	大 癸巳	小 二十六日	大
四年	[illegible]	小 壬戌	大	大小	大 庚申	大	小	大 己丑	小	小	大 丁巳	小 七日	大
五年	[illegible]	小 丙戌	大	小	大 甲寅	大	小	大 癸未	小	大	大 壬子	小 十八日	小
六年	[illegible]	大 庚辰	小	大	小 己酉	大	小	大 丁丑	大	小	大 丙午	大 二十九日	大小
七年	[illegible]	小 己巳	小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大 辛丑	小	大	大 庚午	大 十日	小
八年	[illegible]	大 己亥	小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小	大	大 甲子	大 二十七日	大
九年	[illegible]	小 甲午	大	小	小 壬戌	大	小	小 庚寅	大小	大	大 戊子	大 三日	小
十年	[illegible]	大 丁巳	大	小	小 丙戌	大	小	小 甲寅	大	小	大 壬午	大 十四日	小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辛亥	大	小	大 庚辰	小	大	小 己酉	小	大	小 丁丑	大 二十五日	小
十二年	[illegible]	大 乙巳	大	大	小 乙亥	大小	大	小 癸酉	小	大	小 辛丑	大 六日	小
元龜元年	[illegible]	大 己巳	大	小	大 戊戌	小	大	小 丁卯	大	小	大 乙未	小 十六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甲子	大	小	大 壬辰	大	小	大 辛酉	小	大	小 庚寅	大 二十八日	小
三年	[illegible]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小	大 丙辰	小	大	大 乙酉	小	大	小 甲寅	大 九日	大
天正元年	[illegible]	小 癸未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大 己卯	小	大	大 戊申	小 十九日	大

續日本史卷二　曆下　四十三

二年	[illegible]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小	小	大 癸酉	小	大	大 壬寅	大小 [illegible]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辛丑	小	小	大 己巳	小	小	大 丁酉	小	大	大 丙寅	小 十二日	大
四年	[illegible]	大 乙未	小	大	小 甲子	大	小	小 壬辰	大	小	大 庚申	小 二十四日	大
五年	[illegible]	大 己丑	大	小	大 戊午	小	大	小 丁亥 大 丙辰	大	小	大 甲申	小 四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大 癸丑	小	大	大 壬午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小 己卯	大 十五日	小
七年	[illegible]	大 丁未	小	大	大 丙子	小	大	小 乙巳	大	小	大 癸酉	小 二十六日	大
八年	[illegible]	小 壬寅	大	小大	小 庚子	大	大	小 己巳	大	小	大 丁酉	小 七日	大
九年	[illegible]	小 丙寅	大	小	大 甲午	小	大	小 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十八日	小
十年	[illegible]	大 庚申	小	大	小 己丑	小	大	小 丁巳	大	大	大 丙戌	小 二十八日	大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乙卯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癸丑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大	小 庚寅	大 十一日	大
十二年	[illegible]	小 己卯	大	小	大 丁未	小	小	大 乙亥	小	大	小 甲辰	大 二十二日	大
十三年	[illegible]	大 癸酉	小	大	小 壬寅	大	小	小 庚午	大小	大	小 戊辰	大 三日	大
十四年	[illegible]	小 丁酉	大	大	小 丙寅	大	小	小 甲午	大	小	大 壬戌	小 十三日	大
十五年	[illegible]	小 辛卯	大	大	小 庚申	大	小	大 戊子	小	大	小 丁巳	大 二十五日	小
十六年	[illegible]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甲寅	大大	小	大 壬子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六日	小
十七年	[illegible]	大 己酉	小	大	小 戊寅	大	小	大 丙午	大	小	大 乙亥	小 十六日	大

年	歲名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八年	上章攝提	小 甲辰	大	小	小 壬申	大	小	大 庚子	大	大	小 庚午	大 二十七日	小
十九年	重光單閼	大 戊戌 / 小 戊辰	大	小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大	小	大 癸巳	大 九日	小
文祿元年	元黓執徐	大 壬辰	小	大	小 辛卯	小	大	小 己未	大	小	大 丁亥	大 二十日	大
二年	昭陽大荒落	小 丁巳	大	小	大 乙酉	小	小	大 癸丑	小	小 / 大	大 辛亥	大 朔日	小
三年	閼逢敦牂	大 庚辰	大	小	大 己酉	小	小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大 十二日	小
四年	旃蒙協洽	大 甲戌	大	大	小 甲辰	小	大	小 壬申	大	小	小 庚子	小 二十四日	大
慶長元年	柔兆涒灘	小 己巳	大	大	小 戊戌	大	小	大 丙寅 /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小 四日	大
二年	彊圉作噩	小 癸巳	大	小	大 辛酉	大	小	大 庚寅	小	大	小 己未	大 十五日	小
三年	著雍閹茂	大 丁亥	小	大	小 丙辰	大	小	小 甲申	大	小	小 癸丑	小 二十五日	大
四年	屠維大淵獻	小 壬午	大	小 / 小	大 己卯	小	大	大 戊申	小	大	大 丁丑	小 七日	大
五年	上章困敦	小 丙午	大	小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大	大 辛未	大 十八日	小
六年	重光赤奮若	大 庚子	小	大	小 己巳	小	大	小 丁酉	小	大	大 乙丑	大 [illegible] / 小	大
七年	元黓攝提格	大 甲子	小	大	小 癸巳	小	小	大 庚申	小	大	大 己丑	小 十日	大
八年	昭陽單閼	大 戊午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小	大 乙卯	小	小	大 癸未	大 二十二日	小
九年	閼逢執徐	大 壬子	大	小	大 辛巳	小	大	小 庚戌	大 / 小	小	大 丁未	小 三日	大
十年	旃蒙大荒落	大 丙子	小	大	大 乙巳	小	大	小 甲戌	大	小	小 壬寅	大 十四日	小
十一年	柔兆敦牂	大 庚午	大	小	大 己亥	小	大	大 戊辰	小	大	小 丁酉	大 二十四日	小
十二年	彊圉協洽	小 乙丑	大	小	大 癸巳 / 小 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大	小 辛酉	大 六日	小
十三年	著雍涒灘	大 己丑	小	小	大 丁巳	小	大	小 丙戌	大	大	大 乙卯	小 十六日	大
十四年	屠維作噩	小 甲申	大	小	小 壬子	大	小	大 庚辰	小	大	大 己酉	小 二十七日	大
十五年	上章閹茂	大 戊寅	小 / 大	小	小 丙子	小	大	小 甲辰	大	大	小 癸酉	大 九日	大
十六年	重光大淵獻	大 壬寅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小	大 戊戌	小	大	小 丁卯	大 二十一日	大

續日本史曆之十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三

續日本史卷之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

天文上

續史氏曰、天地剖判之際、淸陽爲天、重濁爲地、日月二神、在其中、日神謂之大日孁貴、又稱天照大神、又稱天照大日孁尊、又稱天照大御神、月神謂之月弓尊、又稱月夜見尊、又稱月讀命、又稱月讀壯子、二神並出于皇國、星神、亦出于皇國、並以其衆多、史略之、唯書記載星神香香背男者、凡日月星衆庶所親見也、不煩錄其行體矣、雖西土仰窺我日月星、而濫名、何爲傷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皇國人有嫌其濫、而更名者、事非古也、世俗傳之者、知之可、不知、亦未爲不可、余概唱新名生世人惑、而姑闕之、用西名、西人天文志、多係吉凶占驗、不免附會皇朝人、或中其毒、今不取之、作天文志、

天道之曠邈、不得知其詳、西土好事者、論之、囁嚅有煩音、大概妄說而已、其說有擧曰、天有九、東方爲皞天、東南方爲陽天、南方爲赤天、西南方爲朱天、西方爲成天、西北方爲幽天、北方爲元天、東北方爲變天、中央爲鈞天、或曰、中央爲鈞天、東方爲蒼天、東北爲變天、北方爲元天、西北爲幽天、西方爲顥天、西南爲朱天、南方爲炎天、東南爲陽天、或曰、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鈞天、求其謂、固無確據、土人自辨其妄、後世不取焉、大西說、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左旋一周、次爲列宿天、次爲土星天、次爲木星天、次爲火星天、次爲太陽天、次爲金星天、次爲水星天、最下爲太陰天、又有十一天之說、列宿天上、増東西歲差一天、南北歲差一天、又有十二天之說、宗動天上、増永靜不動一天、小西、依大西之說、更曾曰、土木二星、常在日上、火金水三星、能在日上、亦能在日下、遂爲包裹之說、大西又別曾曰、七政天、有本輪、有次輪、以其法、而求其行度、小西因循其說、雖然此亦非不迂、必後世有訂之者、未可泥爲定準也、

小西曾天體者三、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絶而不傳、周髀之說、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以其法考驗天狀、多違失、故弃不用、唯渾天專行、其法、立闊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大西、言天體者二、佛說居其一、曰須彌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貨州、南贍部州、東勝神州、北具盧州、居其四面、以日所到方、爲正中、而日環行、

二疑作四差誤

赤極恐亦黃極之誤書觀天體者之說

不行地下、須彌之頂、爲諸天、須彌之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而不知有南北二極、且謂天外有天、其說雖通、識者不取、其一爲渾天、

天周者、大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小西人、王蕃、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一百四十五、虞喜、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而有餘、何承天、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郭守敬、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通鑑注、及三才圖會、並取王蕃說、其他各論不均也、唐九執曆、明回回曆、全用大西說、二曆並爲三百六十度、無奇零、自餘、大西、非無異論、而二曆說專行、小西諸家、悉從其說矣、凡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之、度里之數、各國皆異、不能齊一也、南蠻人、以十七里、爲一度、大西人、以十五里、爲一度、小西人、或以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或以一千九百三十二里、或以二百五十里、或以二百里、各爲一度、夫要之、南蠻獨異、大西之十五里、與小西之二百五十里、名異實不太異、皇國人以此爲我四十里弱、因以四十里弱、爲一度、或以三十里、或以二十五里、亦各爲一度、此亦不能齊一也、續文獻通考云、天度不可以里數、五禮通考、春其說、余亦竊春其說、

天地之體狀、如鷄卵、天之包地、猶殼之包黃也、天半、覆地上、半入地下、其二端謂南極北極、南極入地、北極出地、各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二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日之所由、謂之黃道、黃道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也、冬至、日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夏至、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洪範傳所謂、日有中道、是也、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靑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二、并黃道而九、洪範傳所謂、月有九道、是也、古稱、立春春分、從靑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唯不行黃道、必循黃道內外也、考之不驗、故後世、改爲春在西、夏在南、秋在東、冬在北、黃白二道、有南北二樞、黃樞左旋於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白道之樞、有游有定、定樞、左旋於黃樞之旁、一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然自黃樞、以視游樞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於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外而逆、凡諸道所名、以方色充之、強名、非實有也、唯欲以別算位耳、

古曆稱、日行一度、其實有遲速、或過於一度、或不及一度、古人不之知也、宋何承天、謂日行有盈縮、而推定小餘、故有月三大三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論爲迂怪、而排擯之、不能行焉、至唐傅仁均、始采用焉、近世、測之逾精、其法、以冬至後半周交盈、歷夏至後半周交縮、歷其盈初縮末之時、太陽每日之行、過於一度也、其縮初盈末之時、太陽每日之行、不及一度也、唯二分之前後、一日平行耳、月行十三度奇者、每日平行也、其實有遲速、古人不之知也、漢張衡、謂月行遲速、其後人采用之、其說曰、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九日至十九日、行最遲、日行十二度餘、授時、以入轉分四限、入轉初行最疾、閱六日奇、而復于平行、爲疾初限、厥後行漸遲、至十三日、而其遲乃極、爲疾末限、又自最遲、以復于平行、亦六日奇、爲遲初限、厥後行漸疾、又十三日、而其疾乃極、爲疾末限、合二十七日奇、而遲疾一周、謂之轉終、交者、交于黃道也、月出入黃道、一周、謂之交周、其始自黃道內、出黃道外、自北而南、曰正交、歷正交九十一度、距黃道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復自

八十三年疑作八十二年

黃道外、入黃道內、自南而北、曰中交、歷中交九十一度、距黃道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復自黃道內、出黃道外、謂之交終、交終亦二十七日奇、

古人不知歲差也、然觀堯典與月令、中星不相合、而諸儒曲爲之說、二孔及王孝通云、堯典謂七星畢見、房虛昴星、居四方七宿之中、故曰中星、王子雍云、中星爲季月、鄭康成云、堯典總舉一月、月令舉月初、陳祥道云、堯典舉月中、月令舉月本、鄭漁仲云、堯典中星、中於午、月令中星、中於未也、皆無所通矣、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虞喜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差一度、祖冲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年差一度、元郭守敬、參考諸家說、以六十六年有八月、差一度、時論以爲精密、後世測驗之、此亦不合矣、大西差法、畧類之、或百年差一度、或六十餘年差一度、第谷者曰、七十餘年、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比守敬說、益精密、後世驗之無差忒、小西全據之、守敬有言曰、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果然乎、雖然、星體有微顯、游氣有淸濁、人目有利鈍、故或二人同時並測、所見不同、一人數日連測、所

皇女字替不得咸當宗女乎

見亦不同、是謂觀差、人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所觀有面背正側之異、是謂里差、鄭康成謂、測景取準、千里差一寸、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僧一行謂、五百二十六里差二寸餘、皆非也、近日則差少、遠日則差多、不可以道里均也、

説者、以天爲左旋、以日月衆星、爲右旋也、何矣、蔡邕張載謂、天左旋、日月衆星亦左旋、朱熹蔡沈之徒、從之、然解詩書、不舉其説、此亡乃心與口相反乎、後世揭暄游藝之徒、本歐音、而起檐丸盆水之譬、嘖嘖爲煩論、識者不取焉、

日月爲食也、日食、則隨地不同、月食、則率土得同見之、何者、日輪、大于地、月輪、小于地、合朔之時、月在日與地之間、東土人見月全掩日、則見其皆既矣、中土人、見月半掩日、則見其半虧矣、西土人、但見日月兩周相切、而不見其食也、東西易所、則又然矣、西土人、見其皆既、中土人、見其虧、東土人、不見其食也、日出照地、則晝、日沒不照地、則夜、雖日既沒在地下、光輝如故、唯人在地上、不能見其光輝而已、望時、月在影中、而不能借日光、以爲晦魄、此則月食、所以率土得同見之也、

四方設象、東爲蒼龍、南爲朱鳥、西爲白虎、北爲玄武、蒼龍一謂青龍、朱鳥一

謂朱雀、又謂鶉鳥、白虎一謂咸池、玄武一謂元武、四象分、爲十二次、是名十二宮、子曰元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此因支次先元枵也、或先星紀者、依秦漢之際、冬至所起也、或先析木者、依月建之序也、或先壽星者、依二十八宿之次也、或先降婁者、首春分日躔之次也、或先娵訾者、首正月日躔之次也、元枵一名天黿、析木一名析木之津、娵訾一名娵訾之口、又名豕韋、析木、大火、壽星、隷蒼龍、鶉尾、鶉火、鶉首、隷朱鳥、實沈、大梁、降婁、隷白虎、娵訾、玄枵、星紀、隷玄武、四象十二宮、皆小西所名也、大西亦有十二宮、磨羯、配冬至小寒、寶瓶、配大寒立春、雙魚、配雨水驚蟄、白羊、配春分清明、金牛、配穀雨立夏、雙兄、一名陰陽、配小滿芒種、巨蟹、配夏至小暑、獅子、配大暑立秋、列女、一名雙女、又名皇女、配處暑白露、大稱、一名天秤、配秋分寒露、天蝎、配霜降立冬、人馬、配小雪大雪、滿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不唯大西配二十四氣、小西宮、亦配之、然天有歲差、十二宮與二十四氣、積年離隔、失其實、宮各三十度、宮管二十八宿、角亢隷壽星、氐房心隷大火、箕尾隷析木、斗牛隷星紀、女虛危隷玄枵、室壁隷娵訾、奎婁隷降婁、胃昴畢隷大梁、觜、

須女或作婺女東壁或作東壁

參、隷實沈、井鬼隷鶉首、柳星張隷鶉火、翼軫隷鶉尾、二十八宿名、亦起小西、其名、始見于周禮馮相氏、其目不詳、爾雅釋天、僅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禮記月令、僅舉二十六宿、無箕昴鬼張、別出弧建、史記律書、僅舉二十八宿、然無斗觜井鬼、而畢謂之濁、昴謂之留、柳謂之注、別出建星狼弧、後世所傳者、始見于淮南子時則解、及漢書曆志、氐一名本、房一名駟、室一名定、如斗爲南斗、牛爲牽牛、女爲婺女、又爲須女、室爲營室、壁爲東壁、觜爲觜觿、井爲東井、鬼爲輿鬼、星爲七星者、間有之、古者先觜後參、大西、又有二十八宿、先參後觜、觜名天關、其他名皆同小西也、凡宿度、有遠近、星體有贏縮、執天開闢、合天授時、諸曆距度各異、一行測諸星、經緯不合舊經、或觀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枚舉矣、術者、一概以四象、管十二宮、以十二宮管二十八宿、亡乃分配不合乎、且、春秋之際、以十二宮、配十二諸侯、謂之分野、齊、吳、燕、宋、鄭、楚、周、秦、晉、趙、魏、衞、各領一宮、吳越、或加其列、或否矣、魏趙、亦或加、或否矣、韓之地、偶于魏趙、不得列焉、方位不次、而撮率之區分不齊、而強附之、梓愼、裨竈、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高誘申亂、崔浩、高允之徒、皆用之、推驗邪國之休咎、而深加穿鑿、

交以驗妄、而偶中者、輒舉焉、其不中者、略不舉焉、蔽愚俗也、何矣、要其實、國無有之、宜矣、後世不取其說也、史記、以二十八宿、配州國、角亢氐屬兗、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屬江湖、牛女屬揚、虛危屬青、室壁屬幷、奎婁胃屬徐、昴畢屬冀、觜參屬益、井鬼屬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譙周、京房、張衡、諸葛亮等、不計星度、大綱同史記、班固、費直、蔡邕等、舉宿度先後、或差一二度、或差三四度、多不過六度、星經、以二十八宿、配州國、角亢屬兗、氐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牛屬揚、女虛屬青、危室壁屬幷、奎婁屬徐、胃昴屬冀、畢觜參屬益、井鬼屬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史記與星經、牴牾如茲、又術者、以北斗七星、分屬禹貢九州、而七與九、數不相合、青兗共一星、徐揚共一星、其餘冀荊梁雍各一星、此何說乎、此何說乎、

五星之行、不由日月道、各自有道、出入黄道內外、土星最高、木星次之、火星次之、金星次之、水星次之、土木二星、常高于日也、火金水三星、有時高于日、有時卑于日也、五星皆以日爲心、不如恒星以地爲心也、或隨天而環、或逐日而環、於是、本輪次輪之名、立矣、其考、起于大西、而小西用之、蓋因其有本天之高卑、而有本輪之加減、因其有逐日之高卑、而有次輪之加減、此外、又

有均輪、次均輪、皆以消息乎本輪與次輪也、故有順、有逆、有留、有伏、有合、其行謂之順、西行謂之逆、不東不西、謂之留、近日不見、謂之伏、與日同度、謂之合、古人不審其理曰、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又曰、木星、四仲年行三宿、四孟季年行二宿、火星、常以十月、入太微、豈必然矣哉、又以啓明長庚、爲金水二星、是亦豈然矣哉

凡水氣之蒸騰、在空失熱者、爲露爲雨也、既爲雨、乍凝者、爲霰也、其未爲雨、而頓凝者、爲雪也、上氣未太高、爲細粉者、爲霧也、水氣之映日者、爲虹也、

天文間、泰西人嘉利珂者、精究天理、謂太陽居中不動也、北斗、天乙、紫微、二十八宿、亦不動、是爲定星矣、自餘百餘星、旋動者、爲行星矣、地球與衆行星、並爲一世界、各自圍太陽而旋轉、太陰、又圍地球而旋轉、以爲朔望之盈虧也、地球之轉、有二、其一、則自轉成晝夜、其一、則繞太陽、而轉以成四季矣、地球、太陰、與衆星、皆無光、借太陽之光、而後成光也、其軌道不同、行運有遲速矣、水星、八十七日、一周回太陽、金星、二百二十四日十七時、一周回太陽、火星、附四小星、六百九十七日、一周回太陽、木星、附四小星、十二年、一周回太陽、土星、附八小星、三十年、一周回太陽、天王星、一名嗽呢擦土、附四小星、八

十四年、一周回太陽、海王星、一名嗝段、附一小星、百六十四年、一周回太陽、彗星、一名掃把星、又名攙槍星、大西分爲三等、一曰、有鬚彗星、二曰、有髮彗星、三曰、有尾彗星、附若于小星、此亦行星也、軌道極大、爲橢圓、或近于太陽或遠于太陽、而光芒異形也、來去方向無定、忽然有變轉者、有數十年一見者、有數百年一見者、有千餘年一見者、前古以爲水旱兵亂之兆、而術者強牽謂其驗矣、大西謂不關于人事興廢之事、

續日本史卷之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一

天文下

南北二極、爲天之軸矣、如其轂遍入於列舍者、紫微垣也、如其輻、而翼於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於氐、東入於斗者、天市垣也、三垣之名、上世不見、或謂、隋隱者、丹元子、所名也、宋鄭樵、非之、何者、李淳風、在唐初、作晉隋二志、不云三垣、非隋人所名也、必矣、雖星在紫微垣之外、分布於列舍之間、而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宮、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宮、恒星、有定處不易、謂之經星、其星座名數、殷巫咸、周末甘德、石申、所名、星總二百八十三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漢志少是、隋志多是、晉志、及步天歌、同巫甘石、三家所名也、近世大西人、南懷仁、入清國、造儀象志、其星存古名者、二百五十九座、一千一百二十九星、比步天歌、少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古名之外、增五百九十七星、別加近南極星、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其星之次第、不順、其後、紀利安等、釐正之、是爲儀象考成、考成、比諸儀象志、多一

十八座、一百九十星、又於有名常數之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嗚呼、考成之述、務則務矣、未爲全備、故有續編之述、且盛百二、著尚書釋天、不取增星、雖然增星者、上世所畧、後人所審、而不可全沒焉、則姑之、加以大西之數、其大西之古今、不同其名數、不翅大西與小西不同、而大西與大西、小西與小西、亦異矣、不翅古與今不同、而古與古、今與今、亦異矣、不可以枚舉二西古今之名數、而考座次、紀名數、如左、

紫微垣

北極五星、第一太子、第二帝星、或曰大帝、第三庶子、第四后宮、第五天樞、或曰極星、庶子外增三星、后宮增一星、四輔四星、外增一星、○勾陳六星、外增十星、大西十一星、無天皇大帝一星、○天柱五星、外增六星、大西無、○御女四星、外增一星、大西無、增女史一星、外增一星、○柱史一星、外增二星、○尚書五星、外增二星、大西有近黃極一星、在尚書旁、○天床六星、外增一星、大西無、○大理二星、外增一星、大西無、○陰德二星、外增一星、大西一星、○六甲六星、外增一星、大西一星、○五帝內座五星、外增二星、大西無、○華蓋七星、大西四星、○杠九星、附華蓋、爲一座、外增一星、大西無、

貴書與天以上丞爲少丞以少丞爲上丞

從官疑作從宮

右垣牆、或曰西藩七星、第一右樞、或曰右睽樞、第二少尉、第三上輔、第四少輔、第五上衞、第六少衞、第七上丞、少尉外增二星、上輔增二星、少輔增一星、上衞增三星、少衞增一星、上丞增三星、

左垣牆、或曰東藩八星、或附右垣牆、爲一座、或曰紫宮垣、或曰長垣、或曰天營、或曰旌星、或曰閶闔門、第一左樞、或曰左睽樞、第二上宰、第三少宰、第四上弼、或曰上輔、第五少弼、或曰少輔、第六上衞、第七少衞、第八少丞、上衞外增三星、少弼增八星、少丞增一星、大西、少弼二星、○天乙一星、○太乙一星、○內厨二星、外增二星、大西無、○北斗、或曰七政、七星、第一天樞、或曰樞、或曰樞精、或曰政星、第二天璇、或曰璇、第三天機、或曰機、或曰令星、第四天權、或曰權、第五玉衡、或曰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又名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天樞外增三星、天璇增八星、天機增三星、開陽增二星、○輔一星、附北斗、爲一座、外增三星、大西三星、○天槍三星、外增四星、○元戈、或曰、巨戈、或曰天戈、一星、外增二星、○三公三星、○相、或曰宰相、一星、外增三星、○天理四星、外增一星、○太陽守一星、外增一星、○太尊一星、○天牢六星、外增二星、大西一星、○勢、或曰天勢、四星、外增十六星、大西無、○文昌六星、外增

八星、○內階、或曰內階、紫六星、外增十星、○三師三星、外增一星、○八穀八星、外增三十四星、大西十一星、○傳舍九星、外增四星、大西八星、○天厨六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天棓、或曰天鎗、五星、外增十星、大西七星、

右三十七座、

太微垣、

五帝座五星、外增三星、○太子一星、○從官一星、○幸臣一星、○五諸侯、或曰內五諸侯、五星、外增七星、大西無、○九卿三星、外增九星、○三公三星、內屏四星、外增六星、

右垣牆、或曰西藩、五星、第一右執法、第二上將、第三次將、第四次相、第五上相、次相外增三星、上相增二星、

左垣牆、或曰東藩、五星、或附右垣牆、爲一座、第一左執法、第二上相、第三次相、第四次將、第五上將左執法、外增一星、次相增一星、次將增三星、上將增二星、

郞將一星、外增二星、○郞位十五星、外增三星、大西十星、○常陳七星、外增六星、大西一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中台二星、下台二星、上台外增七星、

中台增三星、下台增二星、○虎賁一星、○少微四星、外增八星、○長垣四星、外增九星、○靈臺三星、外增八星、大西四星、○明堂三星、外增六星、○謁者一星、外增二星、

右二十座、

天市垣、

帝座一星、○侯一星、外增五星、大西二星、○宦者四星、外增五星、○斗五星、外增十四星、○斛四星、外增三星、大西六星、○列肆二星、外增四星、○車肆二星、外增二星、○市樓六星、外增一星、大西四星、○宗正二星、外增三星、○宗人四星、外增四星、大西五星、○宗二星、○帛度二星、外增三星、○屠肆二星、外增三星、

右垣牆、或曰右藩、十一星、第一河中、第二河間、第三晉、第四鄭、第五周、第六秦、第七蜀、第八巴、第九梁、第十楚、第十一韓、河間外增一星、晉增三星、周增十四星、秦增一星、蜀增二星、巴增四星、

左垣牆、或曰左藩、或附右垣牆、爲一座、十一星、第一魏、第二趙、第三九河、第四中山、第五齊、第六吳越、第七徐、第八東海、第九燕、第十南海、第十一宋、魏

外增八星、趙增三星、九河增一星、中山增七星、齊增八星、吳越增七星、徐增四星、東海增四星、宋增二星、

天紀九星、外增十四星、○女牀三星大西四星、○貫索九星、外增十三星、○七公七星、外增十六星、

右十九座

角宿、

角宿、二星、外增十五星、○平道二星、○天田二星、外增六星、○周鼎三星、○進賢一星、外增九星、大西三星、○天門二星、外增十一星、○平三星、或二星、外增三星、○庫樓十星、外增一星、○柱十一星、衡十五星、今少四星、○衡四星、或以柱衡、附庫樓、爲一座、大西亦以柱衡、附庫樓、爲一座、二十七星、○南門二星、外增二星、

右十一座、

亢宿、

亢宿、四星、外增十二星、○大角一星、外增一星、○右攝提三星、外增三星、大西四星、○左攝提三星或附右攝提、爲一座、名中宮攝提、外增三星、○折威

七星、外增六星、大西無、○頓頑、或曰顚頊、二星、外增一星、○陽門二星、

右七座、

氐宿、

氐宿四星、外增二十九星、○亢池四星、舊六星、今少二星、○帝席三星、外增一星、大西無、○梗河三星、外增五星、○招搖一星、○天乳一星、外增三星、○天輻二星、外增一星、○陣車三星、外增二星、○騎官十星、舊二十七星、今少十七星、大西十四星、○車騎三星、○將軍、或曰騎陣將軍、一星

右十一座、

房宿、

房宿四星、外增六星、○鉤鈐二星、附房宿、爲一座、大西一星、○鍵閉一星、○罰三星、外增三星、○西咸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東咸四星、外增一星、○日一星、外增一星、○從官二星、外增一星、

右七座、

心宿、

心宿三星、外增八星、○積卒二星、舊十二星、今少十星、

右二座、

尾宿、

尾宿九星、外增一星、○神宮一星、附尾宿、爲一座、○天江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五星、○傅說一星、○魚一星、○龜五星、大西四星、

右五座、

箕宿、

箕宿四星、○糠一星、○杵三星、外增一星、大西二星、

右三座、

斗宿、

斗宿六星、外增四星、○天籥八星、外增四星、大西無、○天弁九星、外增五星、○建六星、外增八星、○天鷄二星、外增三星、○狗二星、外增六星、○狗國四星、○天淵三星、舊十星、今少七星、○農丈人一星、大西無、○鼈十一星、舊十四星、今少三星、大西十三星、

右十座、

牛宿、

牛宿、或曰牽牛、六星、外增三星、○天桴四星、外增二星、○河鼓三星、外增九星、大西四星、○右旗九星、外增十二星、大西八星、○左旗九星、外增二十九星、大西十六星、○織女三星、外增四星、大西四星、○漸臺四星、外增六星、○輦道五星、外增九星、○羅堰三星、外增一星、○天田四星、舊九星、今少五星、大西無、○九坎四星、舊九星、今少五星、

右十一座、

女宿、

女宿、或曰須女、或曰婺女、或曰天女、四星、外增五星、○離珠四星、舊五星、今少一星、外增一星、大西無、○敗瓜五星、外增二星、○瓠瓜五星、外增五星、○天津九星、外增三十八星、○奚仲四星、外增七星、大西七星、○扶筐七星、外增四星、大西四星、○十二國十六星、周二星、秦二星、代二星、趙二星、越一星、齊一星、楚一星、鄭一星、魏一星、韓一星、晋一星、燕一星、代外增二星、大西、各國各一星、凡十二星、

右八座、

虛宿、

虛宿二星、外增八星、○司命二星、○司祿二星、外增二星、大西無、○司危二星、大西一星、○司非二星、外增二星、○哭二星、外增四星、○泣二星、外增二星、○離瑜三星、外增三星、大西二星、○天壘城十三星、大西五星、○敗白四星、外增一星、大西二星、

右十座、

危宿、

危宿三星、外增十一星、○墳墓四星、附危宿、爲一座、外增四星、○蓋屋二星、大西一星、○虛梁四星、○天錢五星、舊十星、今少五星、外增四星、○人四星、舊五星、今少一星、外增四星、○杵三星、外增二星、大西一星、○白四星、外增五星、大西三星、○車府七星、外增十九星、大西五星、○造父五星、外增五星、○天鉤九星、外增十六星、大西六星、

右十座、

室宿、

室宿二星、外增七星、○離宮六星、附室宿、爲一座、外增八星、○騰蛇二十二星、外增十四星、大西十六星、○雷電六星、外增八星、○土公吏、或曰土功吏、

二星、大西一星、○壘壁陣十二星、外增七星、○羽林軍四十五星、大西二十六星、○天綱一星、○北落師門、或曰北落、一星、○鈇鉞三星、外增二星、○八魁六星、舊九星今少三星、大西無、

右十座、

壁宿、

壁宿二星、外增二十三星、○天廐三星、舊十星今少七星、外增一星、○土公、或曰土功二星、外增十一星、○霹靂五星、外增八星○雲雨四星、外增九星、○鈇鑕五星大西七星、

右六座、

奎宿、

奎宿十六星外增二十二星、○王良五星、旁有客星云、是天正癸酉、始見、外增五星、大西六星、○策一星、○附路一星、○軍南門一星、○閣道六星、外增五星、大西九星、○外屏七星、外增十五星、○天溷四星、舊七星、今少三星、外增六星、○土司空一星、大西三星、

右九座、

婁宿、

婁宿三星、外增十五星、○天大將軍、十一星、外增十六星、大西十九星、○右更五星、外增五星、○左更五星、外增七星、大西六星、○天倉六星、外增十八星、大西十八星、○天庾三星或四星、外增三星、大西四星、

右六座、

胃宿、

胃宿三星外增五星、○大陵八星、外增二十星、大西十五星、○積尸一星、○天船九星、外增九星、大西十一星、○積水一星外增一星、○天廩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七星、○天囷十三星外增二十星、大西十七星、

右七座、

昴宿、

昴宿七星外增五星、○天阿一星、○月一星、外增一星、○卷舌六星、外增六星、大西九星、○天讒一星、○礪石四星、○天陰五星、外增四星、○芻藁六星、外增五星、○天苑十六星外增十六星、大西三十四星、

右九座、

天船或作天[illegible]

畢宿、

畢宿八星、外增十三星、○附耳一星、附畢宿爲一座、外增一星、○天街二星、外增四星、○天高四星、外增四星、○諸王六星、外增四星、大西八星、○五車五星、外增十八星、○柱、或曰三柱九星、或附五車、爲一座、大西十一星、○咸池三星、大西無、○天潢五星、外增二星、○天關一星、外增六星、大西二星、○天節八星、大西十一星、○九州殊口、或曰、九州殊域、六星舊九星、今少三星、外增十星、大西七星、○參旗九星、外增十一星、大西十一星、○九斿九星、外增五星、大西八星、○天園十三星、外增六星、

右十四座、

觜宿、

觜宿三星、○司怪四星外增六星、○座旗九星、外增十一星、

右三座

參宿、

參宿七星、外增三十七星、○伐三星、附參宿、爲一座、外增二星、○玉井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軍井四星、外增一星、○屏二星、大西六星、○廁、或曰、

天厠、四星、大西六星、○屎、或曰矢、一星、

右六座、

井宿、

井宿八星、外增十七星、○鉞一星、附井宿、爲一座、外增一星、○水府四星、外增八星、○天罇三星、外增九星、○五諸侯五星、外增五星、大西七星、○北河三星、外增四星、○積水一星、○積薪一星、外增三星、○水位四星、外增十一星、○南河三星、外增十星、○四瀆四星、外增六星、大西八星、○闕邱二星、外增七星、○軍市六星、舊十三星、今少七星、外增五星、○野鷄一星、大西二星、○天狼一星、外增五星○丈人二星、○子二星、外增十星、○孫二星、外增四星、○老人一星、外增四星、○孤矢九星、外增二十四星、

右十九座、

鬼宿、

鬼宿四星、外增十八星、○積尸氣一星、附鬼宿、爲一座、外增三星、大西三十六星、○爟、或曰、爟、或曰爟位、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七星、○外廚六星、外增十七星、大西五星、○天記、或曰天紀、一星、外增二星、○天狗七星、○天社六

天園或作天囿恐誤

星、外增五星、大西七星、

右六座、

柳宿、

柳宿八星、外增十星、○酒旗、三星、外增五星、

右二座、

星宿、

星宿七宿、外增十五星、○天相三星、外增十二星、大西六星、○軒轅十七星、外增五十七星、大西二十五星、○內平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三星、

右四座、

張宿、

張宿六星、外增四星、

右一座、

翼宿、

翼宿二十二星、外增七星、

右一座、

軫宿、

軫宿四星、外增五星、○右轄一星、左轄一星、長沙、或曰長沙子、一星、幷附軫宿爲一座、○青邱七星、外增三星、大西三星、

右二座、

星宿、

天稷五星、大西有、○張宿、○天廟十四星、○翼宿、○東甌五星、○軫宿、○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星、

右六座、昔有今無、

近南極星、

海山六星、外增二星、○十字、或曰十字架、四星、○馬尾三星、或四星、○馬腹三星、○蜜蜂四星、○三角形三星、○異雀九星、或十二星、○孔雀十一星、或十八星、○波斯十一星、○蛇尾四星、或七星、○蛇腹四星、○蛇首二星、或四星、或合蛇首蛇腹蛇尾爲一座、○鳥喙七星、外增一星、○鶴十二星、外增二星、○火鳥十星、外增一星、○水委三星、○附白、或曰附白、二星、或一星、○夾白、或曰夾白、二星、或三星、○金魚五星、外增一星、○海石五星、外增二星、○飛魚六星、或七星、○南船五星、外增一星、○小斗九星、外增一星、

右二十三座、

五星、

木星、或曰歲星、或曰攝提、或曰重華、或曰應星、或曰紀星、或曰橋星、一星、○火星、或曰熒惑、一星、○土星、或曰塡星、又作鎭星、或曰地侯主歲、一星、○金星、或曰太白、或曰火政、或曰官星、或曰明堂、或曰文表、或曰太皞、或曰終相、或曰天相、或曰天浩、或曰序星、或曰梁星、或曰滅星、或曰太囂、或曰大爽、或曰啓明、或曰長庚、一星、○水星、或曰辰星、又作毚星、或曰勾星、或曰熒、或曰伺星、一星、

右五座、

總計、三百零五座、

續日本史卷之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二

地理上

續史氏曰、語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嗚呼、夫然矣乎、比天子失官、僧奝然入宋國、宋人問之皇土、而記則記矣、未免紕繆也、宋史載、日本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其都字新編作郡、文獻通考作鄉、一人所告、三書所記、各異、假令一書得是、二書必非、西人杜撰、恒如此也、藏之私匱、猶可矣、梓之公行、是不可以已乎、彼國地理之書、莫審于明一統志、而識者稱不勝疏脫、况居彼土、以記皇土乎、宜矣得其差也、朝鮮書記皇國事曰、日本一里、當朝鮮十里、是不太誤也、意大里亞、爲萬國全圖、自廣其國、而狹他國、明人稱其說荒渺莫考、實如其言也、雖然、外夷有廣于皇國者、與之比肥墝、不啻天壤、是我所矜而不有也、故唯舉中國、不逮外夷矣耳、凡地名之不一、書殊籍異、通用假音、奇變百端、不可括盡焉、如大和爲椰磨等、又爲野磨等、又爲耶麾等、又爲野麻騰、又爲野麻登、伊勢爲伊齊、又爲伊制、尾張爲烏波利、近江爲阿甫彌、又爲阿符美、甲斐爲柯彼、出雲爲伊頭毛、播磨爲破利摩、壹岐爲以祇、雖古歌所記、皆國不啻也、率、顯者取之、幽者不取、後漢書魏志、通典、通史、有邪馬臺、北史、有倭國、及邪摩堆、唐書、有倭奴、通史、有邪靡堆、文獻通考、有邪瑪臺、東洋記、有彌耶穀、並謂大和也、梁書、隋書、有一支、此謂壹岐也、隋書、有都斯麻、此謂對馬也、有秦王、此謂周防也、宋史、有通江、此謂遠江也、有狹、此謂若狹也、有丹彼、此謂丹後也、有奧竹、此謂奧作也、文獻通考、有張、此謂尾張也、有常陂、此謂常陸也、有丹彼、此謂丹波也、有但馬、此謂但馬也、有伊紀、此謂紀伊也、有阿波、此謂阿波也、明史、有阿奇支、此謂安藝也、東洋記、有薩岡馬、此謂薩摩也、若者、一切不取、以作地理志、

夫分畫海內、爲八洲、洲中置五畿七道、畿道管六十六國二島、洲者、伊弉諾尊所生、其土字、不拘廣狹、而因地脉之絕與不絕、以名之、曰淡路洲、曰大日本豐秋津洲、曰伊豫二名洲、曰筑紫洲、曰隱岐洲、曰佐度洲、曰越洲、曰大洲、曰吉備子洲、大日本豐秋津與越、共一洲、凡八洲、或除大洲、與吉備子洲、加壹岐對馬、

五畿七道者、未詳何世置之、崇神、仁德、欽明之世、有畿內之稱、其疆塲不可考、孝德、定畿內、其疆塲、非後世之疆塲、持統之世、有四畿之稱、此時、以河內和泉共一國、元正以後、有五畿矣、崇神之世、擧北陸、東道、西道、丹波、景行之世、擧東山道、崇峻之世、擧北陸道、東海道、天武之世、擧東海、東山、山陽、山陰、南海、筑紫六道、文武之世、始具備七道矣、或曰、綏靖之世、開山陽道、孝元之世、開東海、南海、兩道、崇神之世有四道、景行之世、有十二道、孝德之世、有東方八道、並非後世之道也、文武元明、開岐蘇山道、桓武之世、富士山崩、足柄路塞、則開筥荷路、以便行旅、

畿內有五國、曰山城、古或爲山背、又爲山代、曰大和、古或爲山跡、又爲大倭、又爲山戶、又爲大養德、或爲倭海內爲大和、曰河內、古或爲川內、又爲凡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古或爲津、

東海道、有十五國、曰伊賀、曰伊勢、曰志摩、古或爲嶋、又爲島津、曰尾張、曰參河、古或爲三川、曰遠江、古或爲遠津淡海、又爲遠淡海、曰駿河、古或爲珠流河、又爲洲流河、曰甲斐、古或爲歌斐、曰伊豆、曰相模、古或爲相武、曰武藏、古或爲无邪志、又爲牟邪志、曰安房、古或爲淡、曰上總、曰下總、古井二總、爲總國、曰常陸、古或爲常道、

東山道、有八國、曰近江、古或爲近津淡海、又爲近淡海、又爲淡海、曰美濃、古或爲三野、曰飛驒、古或爲飛騨、又爲飛陁、曰信濃、古或爲信乃、又爲科野、曰上野、古或爲上毛野、曰下野、古或爲下毛野、或井二野、爲毛野、曰陸奧、古或爲道奧、又爲陸道奧、曰出羽、

北陸道、有七國、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古或爲賀我、曰能登、古或爲能等、曰越中、曰越後、古井三越、爲越國、或爲高志、曰佐渡、古或爲佐度、

山陰道、有八國、曰丹波、古或爲旦波、曰丹後、曰但馬、古或爲多遲摩、又爲但遲麻、曰因幡、古或爲稻羽、又爲稻葉、又爲印幡、曰伯耆、古或爲伯岐、曰出雲、曰石見、曰隱岐、古或爲淤岐、又爲意岐、又爲億岐

山陽道、有八國、曰播磨、古或爲針間、又爲張宗、曰美作、曰備前、曰備中、曰備後、古井三備、爲吉備、或爲吉備、又爲黃薇、曰安藝、古或爲阿岐、又爲安木、又爲吾來、曰周防、古或爲周芳、曰長門、古或爲穴戶、又爲穴海、又爲穴濟、

南海道、有六國、曰紀伊、古或爲木、又爲紀、又爲木齊、曰淡路、古或爲淡道、曰阿波、古或爲粟、曰讚岐、古或爲讚吉、曰伊豫、古或爲伊余、又爲伊與、或井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爲伊豫、曰土佐、古或爲土左、又爲都佐、

伊藤長胤制度通、貝原篤信格物餘話、荻生秀實今書、并爲百四十四國、蓋失之、一本加丹後、爲百三十五國

西海道、有九國、曰筑前、曰筑後、古或爲筑紫後國、古并西海九國爲筑紫、或爲筑子、又爲竹斯、又爲竹志、又爲筑志、或并二筑、爲筑紫、曰肥前、古或爲火前國、曰肥後、古并二肥、爲肥國、或爲火國、曰豐前、曰豐後、古并二豐、爲豐國、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古或爲唱更、又爲薩末、二島、曰壹岐、古或爲伊伎、又爲伊吉、曰對馬、古或爲津島、

國造本紀、有百卅四國、數之則少十國、蓋傳寫之誤矣、其實百三十四國也、

曰大倭、曰葛城、曰凡河内、曰和泉、曰攝津、曰山城、曰山背、曰伊賀、曰伊勢、曰島津、曰尾張、曰參河、曰穗、曰遠淡海、曰久努、曰素賀、曰珠流河、曰廬原、曰伊豆、曰甲斐、曰相武、曰師長、曰无耶志、曰胸刺、曰知知夫、曰須惠、曰馬來田、曰上海上、曰伊甚、曰武社、曰菊麻、曰阿波、曰印波、曰下海上、曰新治、曰筑波、曰茨城、曰仲、曰久自、曰高、曰淡海、曰額田、曰三野前、曰三野後、曰斐陀、曰上毛野、曰下毛野、曰道奧菊多、曰道口岐閇、曰阿尺、曰思、曰伊久、曰染羽、曰浮田、曰信夫、曰白河、曰石背、曰石城、曰須羽、曰科野、曰出羽、曰若狹、曰高志、曰三國、曰角鹿、曰賀我、曰加宜、曰江沼、曰能等、曰羽咋、曰伊彌頭、曰久比岐、曰高志深江、曰佐渡、曰丹波、曰但遲麻、曰二方、曰稻葉、曰伯岐、曰出雲、曰石見、曰意岐、曰針間、曰針間鴨、曰明石、曰美作、曰大伯、曰上道、曰三野、曰下道、曰加夜、曰笠臣、曰吉備中縣、曰吉備穴、曰吉備品治、曰阿岐、曰大島、曰波久岐、曰周防、曰都怒、曰穴門、曰阿武、曰紀伊、曰熊野、曰淡道、曰粟、曰長、曰讚岐、曰伊余、曰久味、曰小市、曰怒麻、曰風速、曰都佐、曰波多、曰筑志、曰竺志米多、曰豐、曰宇佐、曰國前、曰比多、曰火、曰松津、曰末羅、曰阿蘇、曰葦分、曰天草、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曰伊吉、曰津島、曰葛津立、曰多褹島、其餘書紀、古事記有吉野、難波、春日、初瀨等、若干國、而不止國造本紀之數也、

伊豫分爲伊豫讚岐粟土左、筑紫分爲筑紫豐肥日向、再分爲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豐秋津分爲某某國者、未詳其在孰時矣、蓋在文武以上也、元明以下、變更邦國者、凡十五矣、和銅中、割越後陸奧、置出羽、割丹波、置丹後、割備前、置美作、割日向、置大隅、靈龜中、割河内、置和泉、養老中、割越前、置能登、割上總、置安房、割常陸、置石城、置石背、割信濃、置諏方、天平中、以諏訪併信濃、以安房併上總、以能登併越中、以佐渡併越後、天平勝寶中、復佐渡、弘仁中、割越前、置加賀、其他、史闕不傳也、

成務據山河形勢而分國縣、仁德次之、益彊域矣、允恭遣立國境之標、崇峻

發使諸道、檢正國界、孝德亦檢地理、使國郡奉圖、天武遣人巡行天下、限分諸國、定國境、元明制畿内七道、諸國郡之名、務用佳字、地名定用二字、其地所產、悉載錄、是爲風土記、聖武令天下諸國造國郡圖進、於是輿地晰然可指而知矣、保平以降、海内分裂、而強則闢地、弱則失地、有朝取夕獲者、加之以文獻之乏、一世載籍、罹兵燹、如風土記者、悉屬殘缺、而篇帙不存全者也、雖有論者、無繇考訂驛路關津地邑山川之沿革也、

里有四義、算民家、曰里、以五十戶、爲里、是也、度路程、曰里、以三百步、爲里、是也、數田畝、曰里、以三十六町、爲里、是也、汎稱都邑、曰里、以奈良京、爲奈良里、以吉野郡、爲吉野里、是也、

以上本作以下、恐誤

大化二年、詔曰、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大寶令曰、凡戶、以五十戶、爲里、凡郡、以廿里以下、十六里以上、爲大郡、十二里以上、爲上郡、八里以上、爲中郡、四里以上、爲下郡、二里以上、爲小郡、延喜式曰、凡郡、不得過千戶、若餘五十戶以上者、分隸比郡、地勢不宜分者、量狀立別郡、其不滿百戶者、隸入佗郡、式始載郡名、式之撰、實在延長中、源順、後于延長、半百歲、撰倭名抄、抄亦載郡名、所損益百十有一二矣、拾芥抄、成于戰國、其載郡、則學古名、自餘、和爾雅、節用集、三才圖會、輿地全圖、武用辨略、諸國名所圖會等、錄郡之書、雖眾說紛亂、其謄寫致舛差者、不爲尠矣、迹其要、皆不得不據式也、雖然、式所謂郡不得過千戶、量狀立別郡者、不必然矣、至後世、戶口繁稠、而倍蓰什伯于前世、其立郡不太異矣、獨陸奧弊在東陲、而數罹賊徒、阻隔皇化、加之以文治之兵亂、古書傳記、共蕩拂地、而郡名非泯滅、則紛謬矣、雖有新井氏五十四郡考、廣瀨氏補遺、伴氏郡數考、諸部氏五十四郡併論、而猶有曖昧難辨者、國郡全圖、輿地便覽、雖分區宇、厥將不審名號之轉譌也、郡猶且如斯、況於邑乎、和名抄、錄我尾張國中之邑、凡六十九、後世、戶口滋息、慶長中、至八百二十五邑、元祿中、至九百八十九邑、一戶口有多于古鄉者、列國可推知也、皇國之廣大、不得備錄諸邑、亦難其勢矣哉、

古者、度地用大尺、而五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三十里置驛、若地勢阻險、及無水草處、不拘里數、馬行日七十里、人步五十里、車行三十里、後世、度地用小尺、而六尺爲步、俗或謂之間也、間名、起于屋舍兩柱之間爲一間矣、六十步、爲町、三十六町爲里、或五十町、亦爲里、足利之季、以四十町、爲里、而未遍天

下、織田氏定中原、毎里設堠表樹、是際上國與邊邵、里程不同、武田氏家乘曰、上道一里半、則東道九里也、則所氏兵法曰、師行日三十里、其三十里當上道五里也、豐臣氏之里程、全因織田氏、朝鮮之役、師行日六里、豐臣秀吉沒後、堠樹未布遍四海、慶長九年、德川氏令東海北陸東山三道、爲堠樹、既而西南亦爲焉、

伊勢有鈴鹿關、美濃有不破關、越前有愛發關、是爲三關、近江有相阪關、除愛發、加相阪、亦是爲三關、近江有勢多關、與鈴鹿不破、亦是爲三關、朝廷特重之、私度關者、罪之徒一年、攝津長門之關、減一等、餘關減二等、相阪以東、爲關東、昔特以東、爲阪東、或足柄以東、亦爲阪東、陸奧出羽佐渡隱岐壹岐、對馬、爲邊要矣、放罪人於伊豆安房常陸佐渡隱岐土佐、是爲遠流、放之信濃伊豫、是爲中流、放之越前安藝、是爲近流、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三

地理下

山城、爲上國、桓武以降、列聖所都也、管八郡、曰乙訓、曰葛野、曰愛宕、曰紀伊、曰宇治、曰久世、曰綴喜、曰相樂、

大和、爲大國、在山城之西南也、管十五郡、曰添上、曰添下、曰平群、或作平郡、曰廣瀨、曰葛上、曰葛下、曰忍海、曰宇智、曰吉野、曰宇陀、曰城上、曰城下、曰高市、曰十市、曰山邊、

河內、爲大國、在大和之西也、管十四郡、曰錦部、曰石川、曰古市、曰安宿、曰大縣、曰高安、曰河內、曰讃良、曰茨田、曰交野、曰若江、曰澁川、曰志紀、曰丹比、後世無丹比、有丹南、丹北、八上、

和泉、爲小國、在河內之西也、管三郡、曰大鳥、曰和泉、曰日根、後世有泉北、

攝津、爲上國、在和泉之北也、管十三郡、曰住吉、曰百濟、曰東成、或作東生、曰西成、或作西生、曰島上、曰島下、曰豐島、曰河邊、或作川邊、曰武庫、曰兎原、曰八部、曰有馬、或作在馬、曰能勢、後世無百濟、

伊賀、爲下國、在大和之東也、管四郡、曰阿拜、曰山田、曰伊賀、曰名張、

伊勢、爲大國、在伊賀之東也、管十三郡、曰桑名、曰員辨、曰朝明、曰三重、曰河曲、或作川曲、曰鈴鹿、曰奄藝、曰安濃、曰壹志、或作壹岐、曰飯高、曰多氣、曰飯野、曰度會、或作渡遇、又作渡逢、

志摩、爲下國、在伊勢之東南也、管二郡、曰答志、曰英虞、

尾張、爲上國、在志摩之東北也、管八郡、曰海部、曰中島、曰葉栗、曰丹羽、曰春部、或作春日井、曰山田、曰愛智、或作年魚市、曰智多、後世無海部、山田、有海東、海西、割中島葉栗、海西、屬美濃、

參河、爲上國、在尾張之東也、管八郡、曰碧海、曰賀茂、曰額田、曰幡豆、曰寶飫、或作寶飯、曰設樂、曰八名、曰渥美、或作溫見、

遠江、爲上國、在參河之東也、管十四郡、曰濱名、曰敷智、曰豐田、曰引佐、曰麁玉、曰長上、曰長下、曰磐田、曰山香、曰周智、曰山名、曰佐野、曰城飼、曰蓁原、

駿河、爲上國、在遠江之東也、管七郡、曰志太、曰益頭、曰有度、曰安倍、曰廬原、曰富士、曰駿河、

甲斐、爲上國、在駿河之北也、管四郡、曰山梨、曰八代、曰巨麻、曰都留、

伊豆、爲下國、在駿河之南也、管三郡、曰田方、曰那賀、曰賀茂、後世有君澤、

相模、爲上國、在駿河之東也、管八郡、曰足上、或作足柄上、曰足柄、或作足柄下、曰餘綾、曰大住、曰愛甲、曰高座、或作高庫、曰鎌倉、曰御浦、或作三浦、後世有津久、

武藏、爲大國、在甲斐之東也、管二十一郡、曰久良、曰都筑、曰多摩、或作多麻、曰橘樹、曰荏原、曰豐島、曰足立、曰新座、曰入間、曰高麗、曰比企、曰橫見、曰埼玉、曰大里、曰男衾、曰幡羅、或作播羅、曰榛澤、曰那珂、曰兒玉、曰賀美、曰秩父、

安房、爲中國、在武藏之南也、管四郡、曰平群、曰安房、曰朝夷、曰長狹、

上總、爲大國、在安房之東北也、管十一郡、曰市原、曰海上、曰畔蒜、曰望陀、曰周淮、曰天羽、曰夷灊、曰長柄、曰山邊、曰武射、曰埴生、後世無海上、畔蒜、

下總、爲大國、在上總之北也、管十一郡、曰葛飾、曰千葉、曰印幡、或作印香、曰匝瑳、曰海上、曰香取、曰埴生、曰相馬、曰猿島、曰結城、曰豐田、

常陸、爲大國、在下總之東也、管十一郡、曰新治、曰眞壁、曰筑波、曰河內、曰信太、曰茨城、曰行方、曰鹿島、曰那珂、曰久慈、曰多珂、或作多賀、

近江、爲大國、在山城之東也、管十二郡、曰滋賀、曰栗本、或作栗太、曰甲賀、曰野洲、曰蒲生、曰神崎、曰愛智、曰犬上、曰阪田、曰淺井、曰伊香、曰高島、

美濃、爲上國、在近江之東也、管十八郡、曰多藝、曰石津、曰不破、曰方縣、曰安八、曰池田、曰大野、曰本巢、或作太巢、曰席田、曰厚見、曰各務、曰山縣、曰武藝、或作武義、曰郡上、或作群上、曰賀茂、曰可兒、曰土岐、曰惠奈、後世有羽栗、中島、海西、

飛驒、爲下國、在美濃之東也、管三郡、曰大野、曰益田、曰荒城、後世有大原、

信濃、爲上國、在飛驒之東南也、管十郡、曰伊那、或作伊奈、曰諏方、曰筑摩、曰安曇、曰更級、曰水內、曰高井、曰埴科、曰小縣、曰佐久、

上野、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信濃之東也、管十四郡、曰碓氷、曰片岡、曰甘樂、曰多胡、曰綠野、曰那波、曰群馬、曰吾妻、曰利根、曰勢多、曰佐位、或作佐伊、曰新田、曰山田、曰邑樂、

下野、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上野之東也、管九郡、曰足利、曰梁田、曰安蘇、曰都賀、曰寒川、曰河內、曰芳賀、曰鹽屋、曰那須、

陸奧、爲大國、在下野之北也、管三十六郡、曰白河、或作白川、曰磐瀨、或作岩瀨、又作盤沙、曰會津、曰耶麻、曰安積、或作安核、曰安達、曰信夫、曰刈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或作菊田、曰磐城、曰標葉、曰行方、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或作亙里、又作曰理、又作日利、曰宮城、曰黑川、或作黑河、曰賀美、曰色麻、曰玉造、曰志太、或作志田、曰栗原、曰磐井、或作盤川、曰江刺、或作江差、曰膽澤、或作伊澤、曰長岡、曰新田、曰小田、曰遠田、曰氣仙、曰牡鹿、曰登米、曰桃生、曰大沼、後世無色麻、長岡、新田、小田、有伊達、石川、磐前、階上、本吉、稗貫、和賀、閉伊、紫波、鹿角、二戶、三戶、九戶、津輕、磐手、或作岩手、五十四郡者、並載白河與白川、有兩字多、又有河沼、楢葉、和我、志和、北郡、比古婆衣云、今公帳陸奧五十二郡、其名與五十四郡者、全同、而無白川、一字多、加田村、又別有阿曾沼、稗縫、高野、大名門、郡載稻我、金原、

延喜式作三十五郡無大沼大沼或作大治恐誤

出羽、爲上國、在陸奧之西也、管十一郡、曰最上、曰村山、曰置賜、曰雄勝、或作男勝、曰平鹿、曰山本、曰飽海、曰河邊、曰田川、曰出羽、曰秋田、或作龝田、又作飽田、後世無河邊、出羽、有由利、雄島、檜原、

若狹、爲中國、在近江之北也、管三郡、曰遠敷、曰大飯、曰三方、

越前、爲大國、在若狹之東也、管六郡、曰敦賀、曰丹生、曰今立、曰足羽、曰大野、曰阪井、後世有南條、今北、吉田、阪北、

加賀、本爲中國、中世爲上國、在越前之東也、管四郡、曰江沼、曰能美、曰加賀、曰石川、

能登、爲中國、在加賀之北也、管四郡、曰羽咋、曰能登、曰鳳至、或作風至、曰珠洲、後世無能登、有鹿島、

越中、爲上國、在加賀之東也、管四郡、曰礪波、曰射水、曰婦負、或作姉負、曰新川、

越後、爲上國、在越中之東也、管七郡、曰頸城、曰古志、曰三島、曰魚沼、曰蒲原、曰沼垂、曰石船、後世有刈羽、

佐渡、爲中國、在能登之北海中也、管三郡、曰羽茂、曰雜太、曰賀茂、

丹波、爲上國、在山城之北也、管六郡、曰桑田、曰船井、曰多紀、曰氷上、曰天田、曰何鹿、

丹後、爲中國、在丹波之北也、管五郡、曰加佐、曰與謝、曰丹波、曰竹野、曰熊野、

但馬、爲上國、在丹後之西也、管八郡、曰朝來、曰養父、曰出石、曰氣多、曰城崎、曰美含、曰二方、曰七美、

和名抄有賀古田其注云有東西

因幡、爲上國、在丹後之西也、管七郡、曰巨濃、曰法美、曰八上、曰智頭、曰邑美、曰高草、曰氣多、後世無巨濃、有八東、岩井、

伯耆、爲上國、在因幡之西也、管六郡、曰河村、曰久米、曰八橋、曰汗入、曰會見、曰日野、

出雲、爲上國、在伯耆之西也、管十郡、曰意宇、曰能義、曰島根、曰秋鹿、曰楯縫、曰出雲、曰神門、曰飯石、曰仁多、曰大原、

石見、爲中國、在出雲之西也、管六郡、曰安濃、曰邇摩、曰那賀、曰邑知、曰鹿足、曰美濃、

隱岐、爲下國、在出雲之北海中也、管四郡、曰知夫、曰海部、曰周吉、曰隱地、

播磨、爲大國、在丹波之西也、管十二郡、曰明石、曰賀古、或作加古、曰印南、曰飾磨、曰揖保、或作揖保、曰赤穗、曰佐用、曰宍粟、曰神埼、曰多可、曰賀茂、曰美嚢、後世無飾磨、揖保、神埼、賀茂、美嚢、有飾東、飾西、揖東、揖西、神東、神西、賀東、賀西、三木、

美作、爲上國、在播磨之西也、管七郡、曰英多、曰勝田、曰苫東、曰苫西、曰久米、曰大庭、曰眞島、後世無勝田、久米、有勝南、勝北、久米南、久米北、吉野、

和名抄無大島

備前、爲上國、在美作之南也、管八郡、曰和氣、曰磐梨、曰邑久、曰赤阪、曰上道、曰御野、曰津高、曰兒島、後世有上東、

備中、爲上國、在備前之西也、管九郡、曰都宇、曰窪屋、曰賀夜、曰下道、曰淺口、曰小田、曰後月、曰哲多、曰英賀、後世有上房、

備後、爲上國、在備中之西也、管十四郡、曰安那、曰深津、曰神石、曰奴可、曰沼隈、曰品治、曰葦田、曰甲奴、曰三上、曰惠蘇、曰御調、曰世羅、曰三谿、曰三次、

安藝、爲上國、在備後之西也、管八郡、曰沼田、曰賀茂、曰安藝、曰佐伯、曰山縣、曰高宮、曰高田、曰沙田、後世無沼田、安藝、佐伯、高宮、有安南、安北、佐東、佐西、

周防、爲上國、在安藝之西也、管六郡、曰玖河、或作玖珂、曰熊毛、曰都濃、曰佐波、曰吉敷、曰大島、

長門、爲中國、在周防之西也、管五郡、曰厚狹、曰豐浦、曰美禰、曰大津、曰阿武、後世無厚狹、豐浦、有厚東、厚西、豐東、豐西、豐田、

紀伊、爲上國、在大和之南也、管七郡、曰伊都、曰那賀、曰名草、曰海部、曰在田、曰日高、曰牟婁、

淡路、爲下國、在播津之南海中也、管二郡、曰津名、曰三原、

阿波、爲上國、在淡路之南也、管九郡、曰板野、曰阿波、曰美馬、曰三好、曰麻殖、曰名東、曰名西、曰勝浦、曰那賀、後世無板野、有板東、板西、海部、

讃岐、爲上國、在阿波之北也、管十一郡、曰大內、曰寒川、曰三木、曰山田、曰香川、曰阿野、曰鵜足、曰那珂、曰多度、曰三野、曰刈田、後世無香川、有香東、香西、

伊豫、爲上國、在讃岐之西也、管十四郡、曰宇摩、曰新居、曰周敷、曰桑村、曰越智、曰野間、曰風早、曰和氣、曰温泉、曰久米、曰浮穴、曰伊豫、曰喜多、曰宇和、後世無野間、

土佐、爲中國、在伊豫之南也、管七郡、曰安藝、曰香美、曰長岡、曰土佐、曰吾川、曰高岡、曰幡多、

筑前、爲上國、在長門之西也、管十五郡、曰怡土、曰志摩、曰早良、曰那珂、曰席田、曰糟屋、曰宗像、曰遠賀、曰鞍手、曰嘉麻、曰穗浪、曰夜須、曰下座、曰上座、曰御笠、

筑後、爲上國、在筑前之南也、管十郡、曰御原、曰生葉、曰竹野、曰山本、曰御井曰三瀦、曰上妻、曰下妻、曰山門、曰三毛、

肥前、爲上國、在筑前之西也、管十一郡、曰基肆、曰養父、曰三根、曰神埼、曰佐嘉、曰小城、曰松浦、曰杵島、曰藤津、曰彼杵、曰高來、

肥後、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筑後之南也、管十四郡、曰玉名、曰山鹿、曰菊池、曰阿蘇、曰合志、曰山本、曰飽田、曰託麻、曰益城、曰宇土、曰八代、曰天草、曰葦北、曰球麻、後世有五家、米良、

豐前、爲上國、在筑後之東也、管八郡、曰田河、曰企救、或作企救、曰京都、曰仲津、曰築城、曰上毛、曰下毛、曰宇佐、

豐後、爲上國、在豐前之南也、管八郡、曰日高、或作日田、曰球珠、曰直入、曰大野、曰海部、曰大分、曰速見、曰國碕、

日向、爲中國、在豐後之南也、管五郡、曰臼杵、曰兒湯、曰那珂、曰宮碕、曰諸縣、

大隅、爲中國、在日向之西也、管八郡、曰菱刈、曰桑原、曰囎唹、或作贈於、又作曾於、曰大隅、或作大隈、曰始羅、曰肝屬、曰馭謨、曰熊毛、

薩摩、爲中國、在大隅之西北也、管十三郡、曰出水、曰高城、曰薩摩、曰甑島、曰日置、曰伊作、曰阿多、曰河邊、曰頴娃、曰揖宿、曰給黎、曰谿山、曰麑島、

壹岐、爲下國、在肥前之西北海中也、管二郡、曰壹岐、曰石田、

對馬、爲下國、在壹岐之北海中也、管二郡、曰上縣、曰下縣、

先世郡總計五百九十二、
後世郡總計六百二十九、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四

百官上

續史氏曰、諸司職、有股肱之任、有心膂之任、有耳目之任、有羽翼之任、有爪牙之任、各名其官、設其位、以待焉、至婦人僧侶、猶且有等級、甚哉、朝廷用意也、使人安其分、不敢窺竊非望、斯亡他、能定之極也、故雖婦人僧侶之位官、朝廷所設、不可私創也、武人名其部屬者、雖朝廷非所設、而係國家大事者、亦不可以弃焉、凡位官之設、前代未備、後代多損、唯大寶令、爲允當、故世謂位官者、必本之、余亦多因之、歷代沿革、大者擧之、小者不必擧之、以作百官志、

爵位之制、始于推古、備于文武、中間雙革者、五矣、或以冠、表尊卑、或以服、分貴賤、其義一也、推古設冠位、凡一十二階、曰大德、曰小德、曰大仁、曰小仁、曰大禮、曰小禮、曰大信、曰小信、曰大義、曰小義、曰大智、曰小智、大小德者、絹冠金飾、大小仁者、絹冠豹飾、大禮以下、絹冠鳥飾、孝德更設冠位、一十三階、曰大織、曰小織、曰大繡、曰小繡、曰大紫、曰小紫、曰大錦、曰小錦、曰大青、曰小青、曰大黑、曰小黑、曰建武、別有鐙冠、小錦以上、鐙挾金銀鈿、大青以下、用銀鈿、既而增、爲一十九階、大小織、大小繡、大小紫、如故、伐盛除之、加大華上、大華下、小華上、小華下、大山上、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下、立身、天智、更爲二十六階、曰大織、曰小織、曰大縫、曰小縫、曰大紫、曰小紫、曰大錦上、曰大錦中、曰大錦下、曰小錦上、曰小錦中、曰小錦下、曰大山上、曰大山中、曰大山下、曰小山上、曰小山中、曰小山下、曰大乙上、曰大乙中、曰大乙下、曰小乙上、曰小乙中、曰小乙下、曰大建、曰小建、天武悉廢舊號、建新號、王位一十二階、臣位四十八階、曰明大一位、曰明廣一位、曰明大二位、曰明廣二位、曰淨大一位、曰淨廣一位、曰淨大二位、曰淨廣二位、曰淨大三位、曰淨廣三位、曰淨大四位、曰淨廣四位、是爲王位、曰正大一位、曰正廣一位、曰正大二位、曰正廣二位、曰正大三位、曰正廣三位、曰正大四位、曰正廣四位、曰直大一位、曰直廣一位、曰直大二位、曰直廣二位、曰直大三位、曰直廣三位、曰直大四位、曰直廣四位、曰勤大一位、曰勤廣一位、曰勤大二位、曰勤廣二位、曰勤大三位、曰勤廣三位、曰勤大四位、曰勤廣四位、曰務大一位、曰

務廣一位、曰務大二位、曰務廣二位、曰務大三位、曰務廣三位、曰務位四位、曰務廣四位、曰追大一位、曰追廣一位、曰追大二位、曰追廣二位、曰追大三位、曰追廣三位、曰追大四位、曰追廣四位、曰進大一位、曰進廣一位、曰進大二位、曰進廣二位、曰進大三位、曰進廣三位、曰進大四位、曰進廣四位、是爲臣位、文武、更爲王位一十八階、臣位六十二階、親王、明冠四階、諸王、淨冠一十四階、諸臣、正冠六階、直冠八階、勤冠四階、務冠四階、追冠四階、進冠四階、外位始直冠、正五位上階、終進冠、少初位下階、二十階、勳位始正冠、正三位上階、終追冠從八位下階、一十二階、是歲、復更爲親王位四階、諸王諸臣位、三十階、曰一品、曰二品、曰三品、曰四品、是爲親王位、曰正一位、曰從一位、曰正二位、曰從二位、曰正三位、曰從三位、曰正四位上、曰正四位下、曰從四位上、曰從四位下、曰正五位上、曰正五位下、曰從五位上、曰從五位下、曰正六位上、曰正六位下、曰從六位上、曰從六位下、曰正七位上、曰正七位下、曰從七位上、曰從七位下、曰正八位上、曰正八位下、曰從八位上、曰從八位下、曰大初位上、曰大初位下、曰少初位上、曰少初位下、是爲諸王諸臣位、別置勳位一十二等、中世、廢勳位不行焉、

上古簡樸、建官弗密、官之首、膳夫、齋主等、僅存其名、辨、掃部、大炊、主殿、主水、亦古名也、神武之世、有爪牙之臣、及申食國政大夫、自餘若干、故有群官之稱、景行置棟梁臣、延喜式據之、帝又置大臣、拾芥抄據之曰、景行始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古事記、成務之世、以武內、爲大臣、職原抄據之曰、成務初號大臣、舊事紀、懿德之世、有大臣、史徵據之、仲哀、置大連、延喜式、一歷運記、拾芥抄、並據之、雖然、舊事紀、孝昭之世、書紀、垂仁之世、既有大連、論者謂棟梁臣、非官矣、大臣大連、亦非官矣、姓氏也、果非官矣、奚爲延喜式等諸書載之、此未得全爲非官也、天智、置內大臣、太政大臣、御史大夫、天武、置大納言、持統置中納言、文武置參議知太政官事、帝大炊、改名諸官、太政官爲乾政官、太政大臣爲大師、左大臣爲大傅、右大臣爲大保、大納言爲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爲坤宮官、中務省爲信部省、式部省爲文部省、治部省爲禮部省、民部省爲仁部省、兵部省爲武部省、刑部省爲義部省、大藏省爲節部省、宮內省爲智部省、彈正臺爲糺政臺、圖書寮爲內史局、陰陽寮爲大史局、中衛府爲鎭國衛、大將爲大尉、中將爲驍騎將軍、員外將、少將爲次將、衛門府爲司門衛、左右衛士府爲左右勇士府、左右兵衛府爲左右虎賁衛、亡幾復之、平城、改近衛府、爲左近衛、中衛府爲右近衛、置左右大將、宇多之世、始關白、一條之世、藤原伊周、准大臣、是稱儀同三司、蓋其餘、皆大化二年所設、五年所訂、大寶中所定也、

神祇官、掌鬼神祭祀巫卜、國家敬鬼神、故以此官、冠于百官、

伯一人、從四位下、大副一人、從五位下、少副一人、正六位上、大祐一人、從六位上、少祐一人、從六位下、大史一人、正八位下、少史一人、從八位上、中世、伯進位、二位三位者、爲之、副以下、亦進位、

太政官、掌錄萬機、官中、有左右辨外記三局、左辨、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四省、右辨、管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四省、

太政大臣、一人、一品、又正一位、從一位也、師範天子、布政四海、無其人、則闕、

左右大臣各一人、二品、又正二位、從二位也、左右天子、總理要務、

右三大臣、是稱三公、

內大臣一人、令無此官、是爲令外官、古者、在左右大臣上、中止之、光仁復置之、在左右大臣下、

大納言四人、中世、爲十人、或六人、三品、又正三位也、掌獻可替否、中納言、爲

令外官、或十人、或八人、從三位、少納言、三人、從五位下、

參議、後世或謂之宰相、爲令外官、八人、四位以上者、任之、掌參謀大政、

太宰府、掌總西海鎭外夷、管防人、

主神、一人、正七位下、帥一人、三品、又從三位也、大貳、一人、正五位上、少貳二人、從五位下、大監二人、正六位下、少監二人、從六位上、大判事、一人、從六位下、大工、一人、少判事、一人、大典、二人、共正七位上、博士一人、從七位下、少典二人、陰陽師一人、醫師二人、算師一人、主船一人、主廚一人、共正八位上、判事大令史一人、大初位上、判事少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左右近衛府、爲令外官、掌鎭護國家、帝大炊、改中衛、爲鎭國衛、大將正三位、中將從四位上、少將正五位下、中古、近衛大將、爲從四位上、桓武、改爲從三位、平城、改近衛、爲左近衛、改中衛、爲右近衛、

右二府、府大將從三位、中將從四位下、少將正五位下、將監從六位上、將曹從七位下、

皇太子傅、一人、正四位上、掌輔導太子、皇太子學士、二人、從五位下、

東宮坊、掌太子百事、管舍人監、主膳監、主藏監、主殿署、主書署、主漿署、主工

署、主兵署、主馬署、中世、有主膳、主殿、主馬、餘盡止之、
大夫一人、從四位下、亮一人、從五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上、少進一人、從六位下、大屬一人、正八位下、少屬二人、從八位上、
中務省、掌宣傳勅語、而總宮中、管中宮職、大舍人寮、圖書寮、內藏寮、縫殿寮、陰陽寮、畫工司、內藥司、內禮司、中世、止畫工、內藥、內禮、加太皇太后宮職、皇太后宮職、皇后宮職、內匠寮、
式部省、掌國家典章、管大學寮、散位寮、中世、止散位、
治部省、掌禮儀、管雅樂寮、玄蕃寮、諸陵司、喪儀司、中世、止喪儀、
民部省、掌邦國民庶、管主計寮、主稅寮、
兵部省、掌軍旅、管兵器司、造兵司、鼓吹司、主船司、主鷹司、中世、皆止之、管隼人司、
刑部省、掌訟獄刑罰、管贓贖司、囚獄司、中世、止贓贖、
大藏省、掌禾穀財貨、管典鑄司、掃部司、漆部司、縫部司、織部司、中世、有織部、餘盡止之、
宮內省、掌百工肆習、管大膳職、木工寮、大炊寮、主殿寮、典藥寮、正親司、內膳

司、造酒司、鍛冶司、官奴司、園池司、土工司、采女司、主水司、主油司、內掃部司、筥陶司、內染司、中世、止鍛冶、官奴、園池、土工、主油、內掃部、筥陶、內染、加掃部寮、
右八省、同位階、唯、中務卿一人、四品、又正四位上、大輔一人、正五位上、少輔一人、從五位上也、其餘省、卿一人、四品、又正四位下也、大輔一人、正五位下、少輔一人、從五位下、大丞一人、唯、式部、刑部、大丞、二人、正六位下、少丞二人、從六位上、大錄一人、正七位上、少錄三人、唯、刑部、大藏、少錄二人、正八位上、
侍從八人、中世、無定員、從五位下、掌規諫補闕、
大監物、二人、從五位下、掌領管鑰、開出納、中監物、四人、從六位上、少監物、四人、正七位下、
大內記、二人、正六位上、掌詔勅、中內記、二人、正七位上、少內記、二人、正八位上、
大主鈴、二人、正七位下、掌鈴印符節、少主鈴、二人、正八位上、
大典鑰、二人、從七位下、掌鎖鑰、少典鑰、二人、從八位上、
　右屬中務省、

大解部四人、正八位下、掌鞫獄、少解部六人、從八位下、
　右屬治部省、
大判事、二人、正五位下、掌聽訟定罪、中判事、四人、正六位下、少判事、四人、從六位下、大屬二人、正七位下、少屬二人、正八位下、
大解部十人、從七位下、掌鞫獄、中解部、二十人、正八位下、少解部、三十人、從八位下、
　右屬刑部省、
大主鑰、二人、從六位下、掌出納、少主鑰、二人、從七位下、
典履二人、正八位上、掌靴履鞍韉、
典革一人、正八位上、掌雜革、
　右屬大藏省、
彈正臺、掌糺彈、中世、以其職委檢非違使廳、
尹一人、從四位上、弼一人、正五位下、大忠一人、正六位上、少忠、二人、正六位下、大疏一人、正七位上、巡察十人、正七位下、少疏一人、正八位上、中世、尹爲從三位、弼分大少、大弼一人、從四位下、少弼一人、正五位下、廢巡察、

左右大辨、各一人、從四位上、掌佐太政官、而經邦論道、左右中辨、各一人、正五位上、左右少辨、各一人、正五位下、左右大史、各二人、正六位上、左右少史、各二人、正七位上、
中宮職、掌后妃嬪御、清和、改中宮職、爲皇太后宮職、
左右京職、掌京中事業、管東西市司、
大膳職、掌饗膳、
攝津職、掌治攝津、桓武止此職、爲國司、
右五職、同位階、唯、中宮大夫、一人、從四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上、少進二人、從六位下、其餘職、大夫一人、正五位上、亮一人、從五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下、少進二人、唯、大膳少進、一人、正七位上、大屬一人、正八位下、少屬二人、唯、大膳少屬、一人、從八位上、大膳職、有主醬二人、主菓餅二人、共正七位下、
修理職、爲令外官、掌宮中修理、
大夫諸屬、位階、略同中宮職、
衛門府、掌衛護諸門、管隼人司、中世止之、
左右衛士府、掌衛護宮城、嵯峨、改衛士、爲左右衛門、

右三府、同位階、府督一人、正五位上、佐一人、從五位下、大尉二人、從六位下、少尉二人、正七位上、大志二人、正八位下、衛門醫師一人、衞士醫師、各二人、正八位下、少志二人、從八位上、
左右大舍人寮、掌番直・平城、併左右寮、爲一、
大學寮、掌文學、
木工寮、掌工匠、
雅樂寮、掌歌樂、
玄蕃寮、掌蕃客、及僧尼、
主計寮、掌租調貢獻錢貨用度、
主稅寮、掌倉廩出納、禾穀多少、
圖書寮、掌典籍、
右九寮、同位階、寮頭一人、從五位上、助一人、正六位下、大允一人、正七位下、少允一人、唯、木工少允、二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上、少屬一人、從八位下、大學寮有博士一人、正六位下、助敎二人、正七位下、音博士二人、算博士二人、書博士二人、共從七位上、雅樂寮有歌師四人、歌女師二人、儛師四人、笛師二人、唐樂師十二人、高麗樂師四人、伎樂師一人、腰鼓師二人、共從八位上、主計主稅、二寮、有算師、各二人、從八位下、
內匠寮、爲令外官、掌工匠、
頭諸屬、位階、畧同前九寮、
左右兵衛府、掌選擇兵士、護門闕、御車駕、
右二府、府督一人、從五位上、佐一人、正六位下、大尉一人、正七位下、少尉一人、從七位上、大志一人、從八位上、醫師一人、從八位上、少志一人、從八位下、
中世、進督、爲從四位下、佐以下、亦進位、
左右馬寮、掌廐馬、
左右兵庫寮、掌兵器、
右四寮、同位階、頭一人、從五位上、助一人、正六位下、大允一人、正七位下、少允一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上、少屬一人、從八位下、馬寮、有馬醫師、各二人、從八位上、
大國守、凡國守、掌養民勸農、國、守一人、從五位上、介一人、正六位下、大掾一人、正七位下、少掾一人、從七位上、大目一人、從八位上、少目一人、從八位下、

家令職員 令有職事 二位家大 書吏少書 吏官位令 職之品職 員令試

上國守、國、守一人、從五位下、介一人、從六位上、掾一人、從七位上、目一人、從八位下、
中國守、國、守一人、正六位下、掾一人、正八位上、目一人、大初位下
下國守、國、守一人、從六位下、目一人、少初位上、
內藏寮、掌金玉寶器、
縫殿寮、掌裁縫衣服、
大炊寮、掌分給禾穀、
散位寮、掌散冗者、中世廢之、
陰陽寮、掌天文曆數、
主殿寮、掌供御輿輦、酒掃殿庭、
典藥寮、掌醫藥、
右七寮、同位階、寮頭一人、從五位下、助一人、從六位上、允一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下、少屬一人、大初位上、內藏寮有大主鑰二人、正七位上、少主鑰二人、正八位上、陰陽寮、有陰陽博士一人、天文博士一人、共正七位下、陰陽師、六人、曆博士一人、共從七位上、漏刻博士二人、從七位下、典藥寮、有醫博士一人、正七位下、咒禁博士、一人、從七位上、醫師十人、針博士一人、共從七位下、咒禁師二人、針師五人、藥園師二人、共正八位上、按摩博士一人、正八位下、按摩師、二人、從八位上、
伊勢齋宮寮、爲令外官、掌伊勢神祀、
頭諸屬、位階、畧同前七寮、
賀茂齋院司、爲令外官、掌賀茂神祀、
長官、從五位下、次官、從六位上、判官、從七位上、主典、從八位下、
一品家令、凡家令、掌其家事、令一人、從五位下、扶一人、從六位上、文學一人、大從一人、共從七位上、少從一人、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從八位下、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上、
二品家令、一人、正六位上、扶一人、正七位上、文學一人、從一人、共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大初位上、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下、
三品家令、一人、從六位上、扶一人、從七位上、文學一人、從一人共正八位下、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四品家令、一人、正七位上、扶一人、從七位下、文學一人、正八位下、從一人、從

八位上、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職事一位家令一人、從五位下、扶一人、從六位上、大從一人、從七位上、少從一人、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從八位下、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上、
職事二位家令一人、從六位上、從一人、正八位下、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職事正三位家令一人、從七位上、書吏二人、少初位下、
職事從三位家令一人、從七位下、書吏一人、少初位下、
大外記二人、正七位上、掌詔奏、少外記二人、從七位上、
正親司、掌皇族、
內膳司、掌食饌、
造酒司、掌酒醴、
兵馬司、掌馬牛、中世廢之、
鍛冶司、掌銅鐵、中世廢之、
造兵司、掌造兵仗、中世廢之、
畫工司、掌繪事、平城帝之、併內匠寮、
典鑄司、掌金鑄珠玉、中世廢之、

掃部司、掌鋪設灑掃、中世、改司爲寮、
內藥司、掌和合藥品、中世廢之、
東西市司、掌市井貿易、
官奴司、掌奴婢、中世廢之、
鼓吹司、掌金鼓、中世廢之、
園池司、掌園圃卉木、中世廢之、
諸陵司、掌山陵、聖武、改司爲寮、
贓贖司、掌姦贓贖刑、中世廢之、
囚獄司、掌獄犴拷掠、
右十八司、同位階、司、正一人、唯內膳正、爲奉膳、二人、正六位上、佑一人、唯內膳佑爲典膳、六人、從七位下、正親、兵馬、鍛冶、造兵、典鑄、鼓吹、贓贖、囚獄、太令史、一人、大初位上、少令史一人、大初位下、內膳、造酒、畫工、掃部、內藥、東西市、官奴、園池、諸陵令、一人、大初位上、畫工司、有畫師四人、大初位上、內藥司、有侍醫四人、正六位下、中世、改內膳奉膳、爲內膳正、進掃部頭、爲從五位下、助以下、亦進位、

贓司令有主贓佑一人古令無之恐闕員令誤

內兵庫司、掌內庫兵器、
土工司、掌土泥瓦瓷、中世廢之、
葬儀司、掌棺槨葬送、中世廢之、
采女司、掌選擇佳女、平城帝之、併縫殿寮、
主船司、掌舟楫、中世廢之、
漆部司、掌丹漆、平城帝之、併內匠寮、
縫部司、掌縫衞士衣服、中世廢之、
織部司、掌織錦綿帛、平城帝之、併縫殿寮、
隼人司、掌隼人習歌舞、平城帝之、併衞門府、嵯峨成、復舊、
內禮司、掌宮內禮儀、中世廢之、
右十司、同位階、司、正一人、正六位下、佑一人、正八位上、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織部司、有挑文師四人、大初位下、
主水司、掌水氷、
主油司、掌膏油、中世廢之、
內掃部司、掌供御牀席、中世廢之、

筥陶司、掌筥筐陶器、中世廢之、
內染司、掌供御雜染、中世廢之、
舍人監、掌舍人分番、中世廢之、
主膳監、掌進食先嘗、
主藏監、掌金帛寶器、中世廢之、
右五司、三監、同位階、司監、正一人、從六位上、佑一人、正八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上、內染司、有染師二人、少初位上、
主鷹司、掌調習鷹犬、
正、一人、從六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下、
主殿署、掌湯沐、
主書署、掌筆札、中世廢之、
主醬署、掌庖廚、中世廢之、
主工署、掌土木、中世廢之、
主兵署、掌兵仗、中世廢之、
主馬署、掌馬乘、

右六等、同位階、署首一人、從六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下、

防人掌開渠警衛、

正、一人正七位上、佑一人正八位上、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三

志十五

百官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夫官職之多、莫重于攝政關白、神功、以皇后、爲攝政、廐戸、以太子、爲攝政、天智、亦以太子、爲攝政、元正、以皇女、爲攝政、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爲攝政、故事、太政大臣、封三千戸、良房、不敢當之、唯受千戸、准三后、准三后、肇于此、良房養子基經、以太政大臣、關白萬機、由斯關白之名肇焉、延喜以下、爲藤原氏世世專政、藤原道長、爲攝政、封殆萬戸、其要准三后、封千戸、富逾王室、藤原忠通、爲攝政、併領三國、藤原之盛、極矣、其子基實、年甫十六、爲關白、累進之速、前古未之有也、藤原基通、不歷參議納言、擢于內大臣、爲關白、是亦前古之所無也、基通、稱近衞氏、藤原教實、爲關白、稱九條氏、自非其二家、不得爲關白、厥后、出于近衞氏、二條、一條、並出于九條氏、五家迭爲關白、是謂五攝家、而應仁文明之際、京師焚蕩、佛地、五攝失居、永正末、大饑、歲入不供、享祿天文之際、播越四方、天正中、雖復居、其威儀、不如前古也、豐臣氏、以他姓、爲關白、舊法遂廢矣、

諸使之設、亦朝廷所不輕也、元正、始置按察使、管三四國、自巡行管內、糾牧宰之德惡暴虐、則黜陟之、徒罪以下、自決之、流罪以上、狀聞焉、聖武、始置鎭內摠管諸道鎭撫使、察郡國治績、而顯進幽黜、發揚陰私、即時奏聞焉、亡幾、停鎭撫使、諸道有巡察使、推檢政跡、慰問民憂者也、有節度使、征東使、征夷使、皆掌武事者也、桓武、停巡察使、而未悉停也、淳和紀、猶有之、平城、始置六道觀察使、唯東山一道無斯使、至嵯峨初年、諸道遍置之、此覗諸國損弊百姓疾苦者也、亡幾、停之、其年、停陸奧出羽按察使、而未全停也、季年猶有之、且清和之世、平高棟、爲彼國按察使、伏見之世、北畠親房、亦任之、其間、職之者、蓋亡算矣、有校田使、班田使、並掌農事者也、有入唐使、入新羅使、中世停之、其他、有勘解由使、左右修理宮城使、造寺使、防河使、施藥院使、檢非違使、最顯矣、巡覗司國、專司刑獄、於是、衞府之追捕、彈正之糺彈、刑部之判斷、京職之訴訟、盡屬之檢非違使、又有追討使、押領使、追捕使、追捕使、最顯矣、源爲朝、自稱九國總追捕使、至源賴朝、稱天下總追捕使、以管海內軍事、此前後所無也、

上世、爲封建之制、而國有國造、有伴造、有君、有直、有別、有稻置、有縣主、大國有大國造、大縣有大縣主、皆藩屏朝廷、以奉職貢、而御民庶矣、神武始置國造、充之者、凡八、成務世爲國造者、凡九十四、其後增至百三十四、孝德收封建、爲郡縣、停國造、置國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郡大少領、而國造未全停也、有以國造兼郡領者、或幷帶二國造者、桓武停國造帶郡領、文德以後、不復置國造也、然猶延喜式、有國造、先是、伴造等皆既廢矣、大寶令、載國守及介掾目、大國、上國有介掾目、皆屬于守也、中國無介、下國無介掾也、國守之名、始見于文武紀、然非始于此也、令謂國守、爲國司、孝德紀所謂國司、天武紀所謂、國司守、皆蓋稱國守也、光仁紀所謂、牧宰、桓武紀所謂、國宰亦稱國守也、職原抄云、國造乃國司名、後改云守也、然則仁德、雄略、顯宗、諸紀所謂、國司、非國守之謂、而皆蓋稱國造也、然據古紀、並舉國司國造、由斯觀之、國司不必始于孝德也、凡守之鎭國、或四年一替、或五年、或六年、亦各一替、隨世變革、相爲便宜、嵯峨紀云、兼被朝廷、始置諸郡領、三代格、亦載其事、令謂郡領、爲郡司、雄略、安閑、欽明、諸紀所謂、郡司、蓋是也、凡領之鎭郡、終身不移也、晉紀、有郡督、續紀有總領、此前後所無、而一時之權設也、淳和、置太守、其國止上總、常陸、下野、自非親王、不得任之、其任限以一世、不如守之屢轉遷矣、身留京師、使吏攝掌民事也、至後世、守亦不之任、以國委介掾目、介掾目亦不之稱、於是、有目代、有小目代、皆以土豪充之、兵革之世、大概是也、鎌倉氏、國置守護、地頭、四方有事、則守護自趣、而使人居守、是謂守護代、地頭常隸守護、總源義經、爲九國地頭、源行家、爲四國地頭、政子、割關西三十八國地頭、傳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傳一幡、北條氏、以地頭、幷領七國之頭、外之可矣、大率、職國之領稱、皆名不啻是也、一國有二守三守、皆虛號而已、

軍師一作軍帥

武人爲職也、內則翼衞皇室、外則掃除兇賊、不可一日無之矣、神武置軍師、崇神置將軍、景行置大將軍、左右將軍、爾後、征東也、征夷也、將軍不一矣、有事則置、事平則已、稱坂上田村丸、文屋綿丸、藤原忠文、源義仲、任征夷大將軍、源賴朝、開任之、總管天下軍事、而開府於鎌倉、府下、有政所、問注所、二署、政所、掌號令賞罰、其長爲別當、有十餘員、其屬爲令、爲寄人、問注所、掌訟訴、其長爲執事、北條氏、挾立相家皇室之幼子、爲征夷、已執其權、而罷政所、置評定衆、謀議軍政、置又引付衆、總大政、屬兩府、衞護京師、鎭撫內西海兵政、而將子弟從秀者、皆之、四十八所篡卒、謙稱後醍醐之子孫、爲征夷、時屬喪亂、無有定規矣、足利氏、爲征夷也、開府於京師、置執權一員、專斷府政、更名管領、使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任之、是謂三管、置侍所、別當、使山名、一色、京極、赤松四氏、更任之、是謂四職、其臣代決事、於是、所司代之稱起矣、大率、管領、止四位、畠山持國、斯波義重、以三位、帶之、府規始破矣、不屬之庶族、獨畠山義就、以庶族、充之、府規再破矣、赤松政則、大內義興、以他姓、受其任、政則陞三位、義興陞二位、府規三破矣、上杉輝虎、以阪東管領、襲三管、三好長慶、起于陪臣、充管領、府規四破矣、足利義昭、以織田信長、爲管領、號副將軍、固辭不受、由是、管領熄矣、明應中、足利義植、未竟征夷、足利義澄、爲征夷、朝廷幷建二征夷、是振古所不有矣、信長、代足利氏、總軍政、朝廷以信長爲征夷、謙讓辭之、信長、以村井貞勝、鎭護京城、因用古名、曰所司代、明智光秀作逆、自代信長、朝廷假權、以其臣、三宅秀朝、爲所司代、光秀亡、都下多故、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與豐臣秀吉、更置吏於京師、掌都下法令、自公卿百司、至諸部僧徒、皆就取斷辨訟、而三氏隕夷、獨秀吉專之、秀吉爲政、故備五吏、以管理都下、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掌訟獄、前田宗向、掌祝僧、長束

貞勝一名盛持又名賴品

正家、掌會數、皆奉行其職、是謂五奉行、凡大事、衆議剖決之、小事、獨斷治辨之、頃之、宗向、以奉行、兼所司代、秀吉、置大老中老、以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大老、是謂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中老、是謂三中老、大政決于五大老、小政決于奉行、二職議或不協、則三中老、和解之、秀吉沒、職皆廢毀矣、

東方之鎭、有陸奧出羽按察使府、有鎭守府、其按察者、元正所置、而府有使、有記事、其鎭守者、聖武所置、而府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以管轄奧羽秋田城、佐其治、中世、皆爲奸雄之窟、建久中、建征夷府、停鎭守府、凡征夷與鎭守、不並立、而有彼則無此、有此則無彼也、元弘中、遣皇子任之、特稱鎭守府大將軍、建武中、北畠氏、補其職、凡鎭此府者、三位以上、爲大將軍、三位以下、爲將軍、足利氏、爲征夷、而鎭守復停焉、此際、置陸奧探題、二本松、大崎、伊達氏等、充之、最上氏、補出羽按察使、子孫襲其職、後醍醐、使皇子爲東國管領、足利氏、因其名、建子弟、爲阪東管領、都督東土、數傳而亡、上杉氏、紹任、又數傳而衰、繼之長尾氏、更稱上杉氏、天正中、織田氏、以瀧川一益、爲阪東管領、此時、上杉氏未亡、而始有兩管領、管領亦濫矣、

西方之鎮、有太宰府、有鎮西府、其太宰者、文武所置、而府有帥、石川麻呂始任之、部屬大貳焉、其鎮西者、聖武所置、而府有將軍、石川加美始任之、其下、有副將軍、有判官、有主典、以管轄九國二島、及西藩諸蕃、其後、鎮西廢、然無聞矣、清和建保以上、謂守於太宰、因鎮西者、職之外朝也、令謂守管國之、由斯觀之、鎮西亦合于太宰也、保元平治之際、中原多事、制西海者、并之、源為朝拾收之、復并之、鎌倉氏、置筑紫鎮西兩奉行、太宰府存其名、無其實、以故、武藤氏子孫、襲少貳職、號氏之、保有太宰者、凡八世矣、北條氏、置九州探題、或稱鎮西探題、或稱筑紫探題、後醍醐、以僧俊總、統決九州諸務、足利氏、滅北條氏遂國、而置探題、足利直冬、任鎮西探題、斯波氏繼之、今川貞世、相承、任九州探題、澁川滿賴、大內義弘等、代為探題、大友親世以後、世為探題、大內義興父子、毛利元就、亦為探題、斯間、大友氏衆亡、西海有兩探題、探題亦濫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四

周防　一色重熙　著

志十六

百官下

古者、并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為中宮、光仁、為皇后、建宮、是名中宮、於是、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為三宮、加中宮、為四宮矣、中世、無之、立皇后、則不置中宮、置中宮、則不置皇后也、號女院者、始于圓融皇后詮子、號門院者、始于一條中宮彰子、特號始置女宮、以皇女為內親王、皇女為內親王、號院者、始于烏羽女暲子、凡婦人入宮者、為官人、妃二員、四品以上、夫人三員、嬪四員、共五位以上、或以夫人、為三位以上、自餘分為十二司、

藏司、掌神璽寶玉、服飾等用、

尚藏一人、准正三位、典藏二人、准從四位、掌藏四人、准從七位、

膳司、掌供御飲食、

尚膳一人、准正四位、典膳二人、准正六位、中世、准從五位、掌膳四人、准正八位、

縫司、掌刀尺、

尚縫一人、准正四位、典縫二人、准從五位、掌縫四人、准正八位、

內侍司、掌後宮禮式、奏請宣傳、

尚侍二人、准從五位、典侍四人、准從六位、掌侍四人、准從七位、中世、進尚侍為准從三位、典侍以下、亦進位、

闈司、掌管鑰、

尚闈一人、准正六位、典闈二人、准從八位、

書司、掌經籍筆硯、

尚書一人、准從六位、典書二人、准從八位、中世、准七位、

藥司、掌醫藥、

尚藥一人、准從六位、中世、准七位、典藥二人、准從八位、

殿司、掌輿繖、膏費用、

尚殿一人、准從六位、典殿二人、准從八位、

兵司、掌兵器、

尚兵一人、准正七位、典兵二人、准從八位、

闈司、掌宮掖管鑰、
尚闈一人、准正七位、典闈四人、准從八位、
縫司、掌裁縫衣服、
尚縫一人、准從七位、典縫二人、准從八位、
水司、掌粥漿、
尚水一人、准從七位、典水二人、准從八位、
自餘、曰女藏、曰御匣所、曰夏衣、曰北政所、曰御臺盤所、曰御匣殿、曰宣旨、曰藏人、曰命婦、曰女官、曰主殿、曰得選、曰刀自、曰東豎司、曰雜仕、曰上臈、曰下仕者、皆中世所置、位階無隱職卑、上女爲上臈、次爲小上臈、次爲中臈、次爲下臈、是亦中世所名也、
浮屠以欽明之時、入中國、歲戶樂信之、平城七朝、皆好之、而後、佛教通于天下、僧侶大興矣、有僧正僧都律師之名、僧正僧都、推古所始、律師、文武所始也、僧正僧都律師、各有三等、大僧正、在僧正上、此文武所始也、權僧正、在僧正下、此淸和所始也、大僧都、在僧都上、此文武所始也、權僧都、在僧都下、未詳孰始之也、大律師、在律師上、此稱德孝謙所始也、權律師、在律師下、此亦

稱德孝謙所始也、又有權大僧正、此文德所始也、有正僧正、此陽成所始也、有少僧都、此天武所始也、有權少僧都、此仁明所始也、有中律師、此帝大炊所始也、法印、法眼、法橋、皆此淸和所始也、法務、此推古所始也、總法務、此六條所始也、正法務、權法務、皆此淸和所始也、法頭、此推古所始也、威儀師、此元明所始也、大威儀師、此淸和所始也、從威儀師、未詳孰始之也、阿闍梨、此後一條所始也、一身阿闍梨、此圓融所始也、法王者、前後所無、獨稱德孝謙之世、有之也、門跡者、起于宇多、宇多創髮、居仁和寺、後謂之御門跡、其後、皇子皇孫、多剃髮歸佛、稱門跡、或稱門主、大道位階、有一品親王、二品親王、三品親王、四品親王、無品親王、入道親王、法親王者、一品親王、此後伏見所始也、二品親王、此白河所始也、三品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四品親王、未詳孰始之也、無品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入道親王、此一條所始也、法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又有非皇族而准門跡者、有准三后者、大師者、國師者、菩薩者、曠世有之、大和尙者、和上者、上人者、非世無之也、
光仁朝、僧正賜物、准從四位、僧都准正五位、律師准從五位、桓武世、治部省、解僧位、位有五階、曰大法師、位當三位以上、曰法師位、當四位、曰滿位、當五位、曰住位、當六位、曰入位、當七位、淸和、以法印、大和尙、爲僧正階、法眼、和上、爲僧都階、法橋、上人、爲律師階、延喜式、和名抄、並載其事、以和上、爲和尙、蓋以稱謂相通也、且抄云、傳燈大法師、准三位、傳燈法師、傳燈滿位、傳燈住位、准五位、傳燈入位、准七位、法務與僧都、同等、威儀師與大法師、同等、從威儀師與法師同等、有修行位者、有誦持位者、與滿位同等也、龜山改位階、僧正准參議、僧都准四位、律師准五位、威儀師亦准五位、從儀師准六位、凡僧亦准六位、後醍醐復改、大僧正、准二位大納言、僧正、准二位中納言、權僧正、准三位參議、
已講、內供、阿闍梨、謂之有職、
上座、寺主、都維那、謂之三綱、
自餘、曰寺務、曰檢校、曰別當、曰座主、曰長者、曰長吏、曰執行、曰勾當、曰專當、曰豎者、曰注記、寺別不同其位也、
祿秩有四等、曰祿、給絁綿布鍬也、曰封戶、給戶口也、曰位田、曰職田、並給土地也、元明紀云、始定祿法、然令既具祿法、非始于彼時也、彼紀亦一法也、不可全弃、稱拾芥抄無祿法、蓋其時廢之、令與抄封戶位職田、不同、此時運變

革也、因並舉如左、
正從一位、絁三十匹、綿三十屯、布一百端、鍬一百四十口、正從二位、絁二十匹、綿二十屯、布六十端、鍬一百口、正三位、絁十四匹、綿十四屯、布四十二端、鍬八十口、從三位、絁十二匹、綿十二屯、布三十六端、鍬六十口、正四位、絁八匹、綿八屯、布二十二端、鍬四十口、從四位、絁七匹、綿七屯、布十八端、鍬三十口、正五位、絁五匹、綿五屯、布十二端、鍬二十口、從五位、絁四匹、綿四屯、布十端、鍬二十口、正六位、絁三匹、綿三屯、布五端、鍬十五口、從六位、絁三匹、綿三屯、布四端、鍬十五口、從七位、絁二匹、綿二屯、布三端、鍬十五口、正八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三端、鍬十五口、從八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三端、鍬十口、大初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二端、鍬十口、少初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二端、鍬五口、家令、降一等、
元明祿法、職事、二品、二位、各絁三十匹、絲一百絇、錢二千文、王三位、絁二十匹、錢一千文、臣三位、絁十匹、錢一千文、王四位、絁六匹、錢三百文、五位、絁四匹、錢二百文、六位、七位、各絁二匹、錢四十文、八位、初位、各絁一匹、錢二十文、
一品、八百戶、後減二百戶、二品、六百戶、後減一百五十戶、三品、四百戶、後減

一百戸、四品、三百戸、後減五十戸、無品、五十戸、
正一位、三百戸、後減七十五戸、從一位、二百六十戸、後減六十五戸、正二位、二百戸、後減五十戸、從二位、一百七十戸、後減四十二戸、正三位、一百三十戸、後減三十二戸、從三位、一百戸、後減二十五戸、四位以下、不給封戸、呂太政大臣、三千戸、後減一千五百戸、左右大臣、各二千戸、後減五百戸、内大臣、八百戸、大納言、八百戸、後減二百戸、中納言、三百戸、參議、六十戸、自是下、以次降殺、
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三十町、
正一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四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四十町、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十二町、從五位、八町、
太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各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
一位之嫡子、以門庇、授從五位下、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二位之嫡子、以門庇、授正六位下、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三位之嫡子、以門庇、授從六位上、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正四位之嫡子、以門庇、

授正七位下、庶子降一等、從四位之嫡子、以門庇、授從七位上、庶子降一等、正五位之嫡子、以門庇、授正八位下、庶子降一等、從五位之嫡子、以門庇、授從八位上、庶子降一等、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四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一

廷臣上

續史氏曰、昔者平安之盛、設勸學、奬學、淳和、學館諸院、勵德藝、儲才子、紳纓之徒、莫不有詞藻、而攝關以下、公卿大夫、羅列文苑、彤管之徒、亦加之、延喜天曆之治、蔚然爲興矣、其弊也、個恩乾感、無益政治、終致保元平治之亂、由斯武弁迭起、各自宣布兵威、拂淸四海、以翼輔帝室、其功雖勝于紳纓、可也、其弊也、骨肉相害、弗知禮讓爲何物、而悖逆殘忍、莫不至矣、甚者至鼠竊狗偸、自取屠戮、自平源、至織豐、皆舍彼趨此、醞起釁跡、殆靡孑遺也、如廷臣、則不然、雖供給屢虛、與帝室、共盛衰、有亘保萬世者、非積善家、安能至此、因作廷臣傳、

一條經嗣、本姓藤原氏、其祖關白左大臣實經、出自九條氏、實經之玄孫權大納言房經薨、無嗣、擇族中佳子弟、承其後、衆望歸經嗣、經嗣、關白良基之子也、才學敏贍、一世仰之、累遷關白左大臣、自謂、關白、人臣之極、而具瞻所

屬、不可久居矣、上表辭職、世人愛慕惜之、則再起復職、爲准三宮、初南北之和講、有皇胤迭立之約、後小松遜位、不用其約、世論不靖、訟獄滿府、時稱光年富、未親大政、經嗣居首相、內外之事、裁決如流、以抑鎭禍亂、應永二十五年、薨、稱成恩寺、有七子、長權大納言經輔、初名良忠、有病、削髮、次兼良嗣、次皆爲僧、

兼良、家在桃華坊、因號桃華野人、或桃華老人、別號三關老人、爲人、博學多識、明解朝章、傍達禪理、善詩歌、仕歷攝政太政大臣、再爲關白、爲氏長者、准三宮、賜食邑三千戶、兵仗隨身、官年爵、一如忠仁公故事、應仁中、都下大亂、兼良避兵火、自往寓九條氏、而留士卒、護第宅、頃之、果火、府庫不焚、士卒利其金帛、相謀竊去、累世所貯、珍器古籍、悉散逸烏有矣、兼良愛惜不置、痛悅如病、幾廢寢食、終出客于南都、家族亦出、散在各地、文明中、辭職薙髮、號覺恩、十三年、薨、享年八十、稱後成恩寺、世評、謂兼良爲曠世賢相、兼良亦自許不讓、其語云、時人盛稱菅公、我有勝于公者三、爲攝政、任太政大臣、知延喜以後之事、或招兼良壁間掛菅公像、兼良弗懌曰、使余居菅氏之下乎、足利義熈銳意求治、師事兼良、兼良爲著樵談治要、及文明一統記、與之、以垂

本山或作木山、安喜或作安岐

宗三或作[illegible]

訓戒矣、容作代始和抄、贈飯尾宗祇、作小夜寢覺、贈妙禪夫人、作二判問答、贈二階堂政行、又撰著和歌二十卷、號新玉集、未經奏覽、而罹災矣、南都將居之際、具叙其事、名曰筆占、其餘公事根源・東齋隨筆等、著述十餘部、行于世、有九子、長教房、次冬良、次教賢、其餘皆爲僧、冬良才學有父風、立至關白太政大臣、爲氏長者、永正十一年、薨、稱後妙華寺、有編纂新玖波集・世諺問答等著述數部、無子、養姪孫房通、爲嗣、房通子兼冬、兼冬子內基、皆爲關白、子孫相紹、

教房、官至左大臣、再爲關白、辭職、世無替人、廷議弗聽、應仁之亂、遁居兵庫、尋徙土佐、文明十二年、薨、號妙華寺、長子、權大納言政房、辟亂、居于攝津、被害、次子房家、從父入土佐、時細川氏失政、衆推房家、爲主、治于幡多、房家慈仁御民、豪族多降款、長曾我部・津野・吉良・大平・本山・安喜・香曾我部、謂之七雄、東小路・西小路・入江・飛鳥井・白井、謂之五宰、其餘九十六族、相助經營、有采地一萬七千貫、永正中、累遷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天文八年、薨、稱藤林寺、二子、日房冬、日房通、房冬立、累遷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左近衞大將、十年薨、稱圓明院、子房基立、累遷右近衞中將、兼阿波守、補從三位、十八年、自殺

稱前光明寺、子兼定、一名康政、立爲中納言、暴戾好土木、土庶怨畔、府庫耗竭、夫人宇都宮氏忤旨、即去之、老臣土居宗三、驟諫、弗聽、終殺之、長曾我部元親、內脇丞謨、吉良親貞、輔贊之、大樹黨類、兼定不肯加意、兼定與伊豫西園寺氏、攻擊失利、即結大友義鎭、娶其女、遣前妻子爲質、義鎭出兵、攻西園寺、不克、兼定以女嫁西園寺、而和解、國勢稍微、天正元年、國人計廢兼定立其子、元親督兵來僞、兼定驟愕、不知所出、倉皇走于豐後、時大友義統、與島津毛利、爭地相攻、疑兼定黨二氏、圖拒不納、兼定轉走伊豫、長曾我部元親、旣逐兼定、以女妻其子、自有其國矣、佐竹・破部二人、不服元親、元親害之、兼定招萃議故、土佐舊臣、稍稍來附、則起兵、還取元親三塞、居戶島、法華津城主、奉給兼定、元親以利啗入江氏、入江氏弑兼定、二子、長內政、次爲僧、內政、小字吉房子、爲左近衞中將、敍從四位上、與波川北川、謀伐元親、元親殺二人、放內政於伊豫、弑之、內政子、潛居免害、家勢不振、

鷹司冬家、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兼平之後裔也、兼平始稱鷹司氏、生基忠、基忠生冬平、冬平生冬教、冬教生師平、師平生冬通、世登台輔、冬家、冬通之子也、仕至右大臣、稱光之登位也、不充南人之望、邊遐有警、冬家在槐位、竭心輔大政、而事旋定、則辭官、尋剃髮、正長元年、薨、稱後一心院、長子房平、嗣、房平好文辭、與一條兼良親善、數相唱和、時人稱爲雙玉、累遷關白左大臣、爲氏長者、牛車兵仗、如故事、亡幾、辭職、文明中、辟亂、入南都、薨、稱後照光院、子政平、政平子兼輔、兼輔子忠冬、相繼陞關白、忠冬無嗣子、養二條晴良子信房、信房夙懇織田信長、器重之、請忠冬爲嗣、時喪亂之久、悉失采邑、則賜封食五百石、襲父祖之官職、明曆三年、薨、壽九十三、稱後法音院、大猷常憲二公、累娶我女、以加封土、子孫相承、至今、

九條滿家、出自攝政藤原教實、教實始稱九條氏、後六世、爲經教、歷事後醍醐及北朝五帝、至關白左大臣、長子忠基、襲官職、先父而薨、滿教、忠基之弟也、立承其後、又襲官職、稱光帝幼沖即位、足利氏假命滿教遜攝衆事、能維持皇紀、雖有莊亂、比前後經得肅清、應永三十一年、辭職、滿教後、政基、政忠、尚經、負荷家業、登關白、尚經子植通、

植通、號玖山、器量存操節、留情文章、爲內大臣、攝關白、此時、兇徒侵京、帝室疏耗、廩米不給、植通出居界浦、流寓西土、志氣不撓、戒門子曰、人生立志、不可中道而廢矣、織田信長入都也、公卿大臣、匍匐相事、獨植通長揖不拜曰、

身可死、節不可屈矣、豐臣秀吉代信長、管軍政、而望爲關白、近衞前久、今出川晴季等、阿諛贊之、植通固執不可、前久晴季、交靡不輟、植通曰、藤原氏、以春日神胤、世位攝籙、千載弗泯、紹繼猶今日、若匪人爲、而殆天也、秀吉援天排神、皇天明神、必不祠焉、二人尚猶誚之、竟以秀吉爲關白、亡幾、前久晴季、並罹流、秀吉再傳不祀、果如植通之言也、植通、春秋八十餘、心力克壯、能文善歌、好讀源氏物語、作解、傳于世、里村紹巴、爲一代詞宗、植通不肯推許、或疵瑕之、間加斥削、雖然、不欲負勢陵人、而有客來問事者、輒答語不苟且、必引書觀證、以審教誨矣、文祿三年、薨、稱東光院、後嗣世襲司晃、

二條持基、出自關白左大臣、藤原良實、良實始稱二條氏、良實玄孫、良基、歷仕後醍醐・光嚴及後醍醐南狩、良基留奉北朝、又累仕其四世、至太政大臣、再任攝政關白、良基長子、師良、次子師嗣、並關白左大臣、師嗣生滿基、又襲其官職、滿基、持基之父也、持基有譽于足利氏、世受其偏諱、應永季、爲關白左大臣、後華園之立也、南朝遺臣、不悅之、人心動搖、時帝尚幼、未體政事、朝野危懼、持基攝政五歲、杜讒靖難、上下倚賴之、一條兼良有賢名、持基讓之攝政、而衆益持基之教化、則復攝政、帝年稍長、則辭攝政、再爲關白、文安二

年、薨、持基溫柔謙素、達練事體、居鈞軸二十餘年、大有補闕之功、家世富圖書、俗間不傳者、多保焉、朝議難決事、輒就其家取訂云、子持通、清正、習朝章、官陞太政大臣、三爲關白、名器不減父祖、持通子政嗣、政嗣子尙基、尙基子尹房、並關白左大臣、不汙家聲、天文中、都下大亂、尹房致仕、如周防、陶氏作逆、尹房爲所殺、子晴良、晴良子昭實、亦承父祖官爵、昭實子康通、德川公予之偏諱、因足利將軍故事、康通爲攝政左大臣、後嗣承立、至今、

近衞房嗣、出自關白藤原基通、基通始稱近衞氏、五世孫家平、亦爲關白、從後醍醐南遷不還、弟經平、留仕北朝、爲左大臣皇太子傅、生基嗣、基嗣生道嗣、道嗣生兼嗣、兼嗣生忠嗣、皆翼戴北朝、在顯職、兼嗣子即房嗣也、永享中、累遷左大臣、從一位、文安二年、關白新缺、房嗣與一條兼良爭補任、時管領畠山持國執國命、威窮內外、房嗣兼良交請持國、持國重房嗣、則推升之、三年、房嗣辭左大臣、四年、兼良結足利氏、風房嗣解職、而自代任焉、房嗣悒悒不平、後華園帝諒悉其意、寬正二年、拜房嗣爲太政大臣、斯際朝廷多故、房嗣處禍亂之間、左右皇室、得朝野之譽、文明中、避世薙髮、號大通、長享二年、薨、壽八十七、稱知足院、長子教基、官台輔、早沒、次子政家嗣立、政家四弟、皆

爲僧、

政家、資質端正、少小不凡、爲朝士所推轂、文明中、任關白右大臣、爲氏長者、賜兵仗、聽牛車、尋進左大臣、關白如故、亡幾、辭官職、長享二年、陞太政大臣、先是、京師罹災、朝章不具、政家以便宜從事、太適衆望、後土御門帝稱其能、明應六年、准三后、賜年官爵封戶、如忠仁公、永正二年、薨、稱後法興院、子尙通、有父風、立嗣、關白太政大臣、准三宮、剃髮、號大證、天文十三年、薨、稱後法成寺、子植家、才德不失門風、又嗣父祖官職、與足利義晴、有舊、參其軍謀、義晴播遷之際、植家與之、出入京都、永祿九年、薨、稱惠雲院、子前久、

前久、初名晴嗣、任關白左大臣、永祿二年、上杉輝虎、略定東國、衆未心服、輝虎奏請、求資望隆重而可以鎭壓衆心者、朝議推前久、論者或謂、關白出鎭、振古無禮也、前久曰、苟利國家、奚泥舊習、則遣前久、前久溫厚、輝虎苛酷、心志不合、五年、前久歸于京師、十一年、前久、生隙將府、出京晦迹、尋褫職、天正元年、居西山、放情丘壑、彌年不返、以詩歌自適矣、嵯峨記、詞流相傳、爲佳文、織田信長代足利氏、秉軍國大政、縉紳傾心媚附、獨前久不屑之、以忤信長之意、三年、前久如薩摩、五年歸、翌年准三宮、信長攻釋光佐、前久謀和解、周旋有勞、信長德之、十年、爲前久、陞太政大臣、信長討甲斐、前久與行、而還、辭太政大臣、明智光秀弑信長、欲併滅諸善信長者、於是前久剃髮、號龍山、豐臣秀吉誅光秀、深結前久、秀吉求爲關白、前久贊成之、已違秀吉、奔投德川公、公遇前久、慶長十七年、薨、年七十七、稱東求院、前久學術醇深、卓越一世、平兼壽、成歌、請政、前久曰、佳則佳矣、未免連歌口習、一日、兼壽模擬一章、自以爲得、匿名請評、因人致于前久、前久一見曰、文思卑賤、非眞歌矣、亡乃兼壽之作乎、兼壽愧服、子信尹、

信尹、初名信基、或信輔、織田信長加冠、予偏諱、累遷左大臣、以故、居采邑、文祿元年、辭官、慶長六年、復官、十年、爲關白氏長者、牛車兵仗、如故事、又辭官、准三宮、明年、辭關白、十九年、薨、稱三藐院、信尹文才輕俊、筆力遒婉、著于世、嘗相國寺僧長老、請于近江、就湖畔、撰八勝、詠歌、遇被歸、親之信尹、信尹詩和之、人人傳寫之、紙價爲踊、世唱近江八景者、權輿于斯、豐臣秀吉伐朝鮮、信尹欲渡海探勝地、秀吉弗聽、後竟成亦止之、信尹以爲遺憾、義子信尋嗣、子孫存祀、至今、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

列傳二

廷臣下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華山院長親、出自左大臣藤原家忠、祖父大納言師賢、從後醍醐蒙塵、而赤忠徇節、諡文貞公、長子信賢、仕南朝、爲中將、次子家賢、仕北朝、轉歸南朝、爲權大納言、兼右中將、長親其子也、從父南行、仕後村上、後龜山、登右大臣、從車駕、入京、乞骸骨、削髮、號耕雲、又號明魏、卜居白河、徙于華頂山下、長親文才富贍、巧和歌、心惡足利氏僭命、不肯猥交人、而閉門謝客、專事文辭、後龜山亦好和歌、遜位後、在嵯峨、數延見長親、不談話不移晷矣、帝使都下詞人獻歌、則偶題號著、以品目優劣、特命長親督其事、公正無所黷、帝則稱其直矣、晚徙居遠江、歷永享、爲建精舍、名耕雲寺、或云、長親赴上野、沒其地、有著書若干部、飛鳥井雅世、撰歌集、務排擯南朝詞從、然惟取長親、及後龜山、與木造俊康、蓋以有難弃者也、長親夫人、初爲宮嬪、名周防、天野經政之女也、以朝旨、配長親、生子重貞、養于經政、稱宮内少輔、而屬大友義弘、戰死于界浦、

北畠滿雅、本姓源氏、祖父顯能、父顯泰、仕南朝、官台鼎、南北講和、非顯泰素志、足利義滿、內長之、獨其伯子滿泰、進任少將、界浦之役、滿泰戰死、仲子顯雅、爲大河內城王、補中將、任三位、滿雅以叔子、承父後、滿泰、滿雅、並受義滿偏諱、滿雅亦任中將、因父祖之資、割據南勢五郡、和、伊、志、各一郡、田丸、大河內、阪內氏、爲三將、木造氏、准之、波瀨、岩內、藤方氏、爲三亞將、皆以支族、隸滿雅、封土隣長野、關二氏、犬牙接界、頻年攻擊、互有勝敗、後小松讓位於稱光、以擯斥南帝後胤、滿雅不肯事稱光、挾小倉皇子、拔于管內、起兵、獨阪內不從、即擊破之、足利氏、大舉來攻、滿雅防禦有日、竟行成矣、正長永享際、滿雅以皇子旨、再聚衆、而奉于袖岡山、南朝遺臣、多應之、所在舉兵、足利氏又來攻、戰于雲出川、斬首千餘級、足利氏增兵、復戰于岩田、不利、則和解、十二年、滿雅薨、滿雅志氣雄邁、好文詞、軍營間吟詠、吐露情實、以傳于世矣、子教具、陞從二位、權大納言、寬正中、以幕府命、伐畠山義就、應仁之亂、足利義視、來投、教具輔之、入京、文明三年、薨、子中將政鄉、初名政具、永正五年、卒、子權大納言材親、八年、薨、子參議晴具、初名具國、北畠氏、世受將軍偏諱、因滿雅故事、相傳至晴具、晴具初年、國土稍蹙、長野、關氏、交來侵、晴具發憤、擊二氏、戰于賀山、大克之、乃掩據四隣、延封張、志摩悉服、和、紀、伊、諸郡、往往歸降焉、永祿六年、薨、子中納言具教、徇地、攻長野氏、長野氏、無子、請具教子具成、爲嗣、成和、則攻關氏、關氏請援六角氏、逆戰踏瀨、我兵少利、具教轉略大和、秋山宗丹、出降、具教幽之、宗丹有因于三好氏、三好氏、舉兵來侵、具教防鬪却之、織田信長來攻、國人多歸信長、長野氏老臣、亦歸、請信長曰、具成庸劣、以他姓入嗣、邦內失望、今廢之、更建明府之庶族、使之督國事、信長許諾、具成逃歸、信長略北勢八郡、關氏降、初具教先世居多藝、至是遷大河內、而老矣、徙大河內人於大腹、使長子中將信意居大腹、是歲永祿十年也、信長累侵地、脅降諸將、十二年、信長將豐臣秀吉等、攻澁香、守將大宮含忍、拒戰子景連、射秀吉中左股、不死、衆寡難敵、城陷、當此時、阿濃津等、城壘悉陷、獨存大河內、信長來圍、相持五旬、使人請和、具教聽之、具教長子信意、一名信雅、形貌肥腯、不便步行、信長屬信意嗣國、以巳子信雄爲嗣、以配信意妹、具教退居三瀨、信意居田丸、信雄居大河內、元龜元年、具教剃髮、號不智齋、具教平生不好信意、且厭信雄、天正中、密結武田晴信、謀除信雄、信長覘知之、伏甲召具教、初、具教師事家原卜傳、學劍、究奧義、具教侍臣、密欵信長、縱具教刀、具教入、伏起、具教刀不脫室、遂爲所殺、或云、具教疾、信雄以兵迫之、具教起鬪、手斬十九人、餘衆四萃、則自刃、一門十三族、悉死矣、藤方具俊降、信長以爲鄉導、攻其父監由、監由不義之、自投水而死、信意被縛、放于河內、卒于京師、信意諸弟、與父同殺、具教弟具親、歸佛爲僧、居于奈良東門院、及凶聞至、奮然起、馳檄遠近、而舉義故、舊登督衆、部署諸將、擊定阪上三瀨等諸城、進戰失利、走安藝、轉如備後、後七年、歸、取飯山、隣之、十一年、徇伊賀、此際、豐臣秀吉、併中國、北畠氏不復振、

姉小路昌家、父左京大夫尹綱、奉後龜山密旨、適飛驒、聚衆、爲其國司、足利義持、遣兵攻殺之、昌家立、襲國司、康正中、拜參議、敍正三位、昌家有志氣、常欲嗣父志、不遂而沒、子權中納言基綱、孫參議正三位濟繼、曾孫正五位下美濃權介濟俊、相承在飛驒、濟俊卒、子秀綱、在禰、權弟高綱、出奔于日向、重治、歸爲濟俊後、任少將、傳家於秀綱、秀綱任參議、爲豐臣秀吉所攻、遁木曾、而宿民舍、懷中出金箸、爲食、土人意其多貴金、殺之、國除、其後有祟、土人長建祠矣、或云、高綱後、爲嗣賴、初名良賴、爲參議、子自綱、初名光賴、爲侍從、天

具遠或作具近又作吉竹

一說信意一名具成妹或作女

自綱或作即綱

正中、豐臣秀吉滅之、

淸原業忠、家世業文學、曾祖父、大膳大夫良賢、仕北朝三帝、爲侍讀、陞三位、父大外記宗業、業忠、幼有氣膽、從尹良親王、周遍東土、入吉野、而折節歸京師、寵拜累進、爲大藏卿、叙正三位、先世位階不太高、業忠官階、超越父祖、竟爲家格、子孫襲任之、初以與人、爲氏族、更爲朝臣、生徒從學者、常滿其塾、業忠折衷新古兩注、語孟取古注、學庸取新注、間加己見、以授之、子孫守其教訓、長祿中、告老削髮、號常忠、子宗賢、養卜部兼俱子宣賢、爲嗣、宣賢學該和漢、有著書若干、子孫辟亂、轉寄四方、曾孫國賢、玄孫秀賢、嗣立著名、秀賢少時、國賢畯責之、務學、而出籠筍中盛秀賢、懸于屋梁、以課其業、繼母愍之、時或解之、秀賢業既成、則曰、初好阿母垂慈、至今、則覺不如阿翁嚴憲、秀賢稱船橋氏、文藝爾承家流、最長易學、才識殆逾先世、然爵位弗及焉、長子秀雅、次子賢忠、賢忠、稱伏原氏、進從二位、子宣通、孫宣條、並陞正二位、

土御門有世、家業天文占筮之術、有世、最精其義、後小松之朝、任陰陽頭、叙三位、明德二年、十月、京師地大震、有世入將府、告曰、今日之變、賊臣覦國之所致也、不出七旬、而國家不能無變矣、賊之挫衄、與否、在明府之指揮也、然

賊有敗散象、祈其務焉、十二月、果有山名氏淸之難、應永六年、九月、太白與熒惑合、有世曰、賊必生事、事不太輕、其冬、大內義弘畔將府、京師大驚、時人稱有世所言不苟且、而間占驗者、常滿其門、子孫襲業、

飛鳥井雅世、初名雅淸、奕世善和歌、父權中納言雅緣、雅世少有盛名、操觚徒、翕然宗之、後華園、好文藻、特勅雅世、撰新續古今和歌集、襲父官、任正二位、子雅親、亦有詞藝、奉勅撰歌集、襲父位、進權大納言、

甘露寺親長、權中納言、爲時之後也、親長研精勤學、以文筆書稱、嘉吉中、賊犯宮闕、後華園出避、親長防鬪被止、終脫、追蹕矣、累遷權中納言陸奧出羽按察使、應仁中、都下大亂、親長辟亂、入勸脩寺、轉徙石山、鞍馬、家產藏書、悉委兵災、頃之、親長返京、寓居執筆不廢、書親長日記、延德中、權大納言缺、廷議推親長、內旨數諭、固辭不得命、乃拜、亡幾、告老、又辟爲縣召除目上卿、薙髮、號蓮空、明應九年、薨、年七十七、子元長、該善文武、解音律、朝廷奏樂之時、或召元長、四邊有虞、則問元長方畧、其所補益不少、襲父官、大永七年、薨、年七十一、

洞院實煕、初名實博、號元鏡、父從一位內大臣滿季、累世好文學、實煕才識超先人、通曉古今、煕稱朝儀、見敬于一世、康正元年、拔擢左大臣、長祿元年、致仕、幽栖東山、著書不倦、拾芥抄、名目抄、並行于世、子權大納言兼左大將公數、孫正三位、左中將公連、文龜中、祀絕、

冷泉持爲、初名持和、權中納言定家之後也、父權大納言爲尹、有三子、持爲爲其叔子、少小穎悟、才勝二兄、有釋氏、見其非常人、欲得之爲徒、爲尹不聽、足利義持、奇之、授偏諱、伯父爲邦、請爲嗣、爲邦家藏、多書籍、持爲受讀、才學益進、先是、爲邦采地、掠于武人、爲尹分食邑、子之持爲、仕至權大納言、子成爲、襲父官、後嗣傳家業、

東坊城和長、本姓菅原氏、號宗鳳、或棲竹、世業文學、祖父權大納言益長、父參議兼大藏卿長淸、和長幼孤、孜孜務業、文明十一年、補文章得業生、十四年、對策及第、明應中、進大內記、文龜中、累遷正二位行權大納言、爲氏長者、和長文藻、冠冕一時、後栢原、常稱之、帝賦詩、賚僧了庵、命和長、作序、時人榮之、子中納言長淳、亦有文名、

三條西實隆、初名公世、或名公延、內大臣公保次子也、兄中將實連、早世、實隆、及立、讀好學、自寫司馬遷史記、永正中、襲父官、致仕、詔班大臣上位、固

辭不就、削髮、號堯空、又號聽雪、此時、四海喪亂、風俗澆漓、人爭趨勢利、實隆心不善之、淸虛自適、以逍遙子、或逍遙院、爲別號、賦詩、述意曰、三十年來朝市塵、扁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嘗遊高野、作記、詞人稱爲佳辭、有歌集、曰雪玉、抄源氏物語、曰細流、天文六年、薨、享年、八十三、長子公順、爲僧、次子公條、初名公保、紹繼箕裘、講誦不倦、以誘進後學、世稱、公條洪學過父、和學不及焉、雖然源氏細流之著、不充公條意、則增損之、改曰明星抄、公條亦寫史記、罹災、再寫焉、天文十一年、官右大臣、明年、辭官、號仍覺、永祿六年、薨、享年七十七、公條、心愛嘉遁、花時游吉野、月夕游石山、皆有記、記中寄情意矣、自餘出行、輙有詩歌、多傳于世、子實枝、初名實世、又名實澄、天正中、除內大臣、告老、號豪空、或玄覺、有著書、曰故實消息、實枝家、以三條庶族、而三世著文名、登大臣、爲朝野所欽羨矣、子孫承嗣、

中院通勝、正二位行權大納言通爲之子也、通勝、詞才絕倫、弘治中、爲權中納言兼侍從、天正八年、致仕、忤朝旨、出奔丹後、削髮、號素然、別號也足軒、潛心事翰墨、從細川藤孝、學和歌、究極微賾、幾有出藍之稱、然自謙弗敢許曰、師恩銘肝、終身不忘、慶長四年、遇赦、歸京師、翌年、後陽成、賜詩、通勝以歌和

之、帝奬其對、新聞文人禁門內藏相賦、一日歌會、匿名投歌、聚萃數百首、三條西實枝嘗之、加爲許、通勝之作、甲子歸仕、掌編輯者十五年、薨、通勝受源氏物語抄之、名岷江入楚、行于世、自餘有著書若干、

烏丸光廣、從一位權大臣光宣之子也、光廣家貧、不慕榮利、以清白著名、師事細川藤孝、學和歌、關原之役、藤孝守田邊、西軍圍之、藤孝封書、授歌道秘訣、京師風傳藤孝死、光廣不信、既圍解、藤孝不死、如光廣之意、衆服其洞察、終見藤孝、盡獻相傳、藤孝即歌道之、光廣文章大進、官參議右大辨、歷官女、全燒、而散逸、還權大納言、任正二位、寬永十五年、薨、葬法雲院、光廣恬淡寡欲、室中無長物、所衣皆弊、久[illegible]之矣、如後水尾帝高下殿公卿邸第、國有歛窗徑、聞之則光廣宅也、假京尹構修焉、光廣固辭、京尹奏之、帝韶强構矣、嘗光廣如于江戶、留守[illegible]倉、光廣遊不歸、留守謂曰、第中無異耶、光廣曰、覺圍離[illegible]矣、留守曰、君京居有年、臣[illegible]多私嘱、以故未遣也、光廣哂曰、予亦波波私營者乎、初、光廣東行、[illegible]中遇霖、而觀時三島、獻歌、雨即止矣、你聞傳聞人、[illegible]春日山[illegible]過雨、其死不出三歲、光廣、奉勅祈日、大雨、又歌、雨又止矣、竟以壽而沒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七

尾張　一色直熈　著

列傳三

山名氏清 姪滿幸

大內義弘

山名氏清、本姓源氏、出自鎭守府將軍經基、經基後十餘世、爲伊豆守時氏、氏清其第四子也、拜陸奧守、攻赤阪、略之、備河內和泉、有功、補但馬守護、氏清雄豪、好拓地疆、跨有丹波美作因幡但馬四州、兄弟子姪、各有邑封、領丹波山城和泉紀伊伯耆隱岐出雲若狹之國、六分天下、領其一、故世人稱山名曰六一氏、足利義滿嘗僞惡之、北朝明德二年、山名滿幸、讒其族時熈氏幸、義滿使氏清討二人、氏清曰、彼皆吾之姪也、不忍自殺其叛異矣、降之得義、則一人之力能辨之、我男太師也、試除之可乎、義滿曰、彼不誅、何以垂後鑒、降不殺也、氏清歸圖裝甲械、赴時期定、時熈氏幸聞之、內不自安、而臨義滿以訴寃、義滿爲之幕然、氏清未之知、十月、帥師至淀、時紅葉方燃、氏清醮義滿、講滿字治山、義滿諾之、其夕滿幸來見曰、時熈之事、阿叔已知之邪、氏清曰、未也、滿幸曰、初關叔爲時熈等請救、將軍嘗聽、今時熈等自來請、赦叛、眞覆如期、且時熈得赦者、專將在阿叔、直詣宇治會、而召爲之備、予亦折藏、將死生從阿叔、氏清悅、稱病辭會、則與滿幸謀、而約舉兵、同時入京師、氏清以事告兄義理、義理曰、叛逆不義、死亡不旋踵、汝熟思之、氏清反有言、又往勸說百端、以變其心、十二月、氏清使博士卜戰、博士曰、君姓屬水、水王于冬、吉孰大焉、氏清喜、促軍吏出師、博士退語人曰、舉兵已乘及是、余恐推士氣、故以云云、答其實不然、蓋水王于冬、冬方窮、何餘日之有、且水者、南歲爲順、北則爲逆、奧州欲以逆終、不亦難乎、氏清、屯男山、謂老臣小林重長曰、予嘗崇敬茲神、嘗奉幣茲社、豈不福今回之師邪、汝善努力焉、重長、泫然垂涕、答曰、君敵幕府、神必不深之矣、降福之有矣、臣竊不義君舉、而不可尤而從之、此以從軍、至是、一死備國耳、晦日、氏清帥三千餘騎、自下桂、山名義數帥七百騎、自上桂、山名氏家帥三百騎、自秋山、皆向大宮、氏家失路、義數戰沒、重長等敗死、滿幸之軍、亦失利、獲屍狼籍、氏清猶戰不止、自挺軍而進、衆皆從之、大內義弘要氏清、氏清數鬬不利、謂子滿氏時清曰、予死固其分、汝等速逃而竄、時再興、莫圖門塗地、以貽人哂、二人對曰、父死子遁、人謂之何、死

弗奉命、氏清曰、不然、今沒于亂兵間、何以異僕隷、其以僕隷終矣、孰與紹述父之遺志、二人涕泣而退、士卒從去者、太多、獨義子辰房留、氏清命去、辰房曰、後擧之事、滿氏時清在矣、大人勿爲意、今日之事、亦不爲輕、辰房不忍去也、請以死從大人、聲色益厲、氏清與之進、至大宮、一色詮範遮拒之、氏清將山口家喜等、三十八人鬭死、氏清傷額、流血觸眼睛、而曖昧不能辨、進退失厝、舞傷腰、踣沒、時年四十八、有四十餘子、長滿氏、稱宮田氏、爲左近衞將監、次時清、爲民部少輔、俱免死、遁于丹波、保畑城、人心不固、則如紀伊、以省母氏、母氏聞氏清之敗、自刃、哽咽未絶、擧目見二人、叱曰、爾等覩父死不救、而省母何爲、二人赧縮而去、母氏握一紙而沒、左右披之、則氏清在男山、所寄書也、紙尾有歌、自和之、辭旨悽愴動人、侍婢三人、痛悼慟哭、投水徇死、滿氏、時清、寄伯父義理、義理國除、爾後流落、餬口四方、應永中、從大內義弘、據界府、擧兵、圖復舊封、不成、義弘敗沒、滿氏時清、從亡矣、辰房、右馬頭山名氏重之子也、養于氏清、氏清常好其操節、氏清之敗、從死、年十七、氏清兄義理、官修理大夫、封于紀伊、氏清擧兵也、義理在國、爲之聲援、氏清敗、大內義弘來攻、義理率衆據大野、使弟將二千騎、障遮野山、潰者日多、殘兵不滿百、義理恐懼不知所爲、航海遁亡、而漂泊洋中、伏匿無所、創發變服、雌伏終身、姪滿幸、

滿幸、父右衞門佐師義、兄義幸有疾、不任家業、滿幸承師義後、少敏慧、足利義滿、器之、常侍左右、任彈正少弼、播磨守、割據伯耆、出雲、隱岐、丹波之地、威昭於天下、行多驕橫、管中有後圓融之食土、而帝使來收貢賦、滿幸拒斥其使、帝忿曰、朕所命、孰敢拒之、況舊領乎、剽奪不禁、夫如王威何、則詔義滿糾滿幸罪、滿幸娶山名氏清女、與氏清相厚、以故詔氏清、氏清已胎畔志、則約剋期日俱入京師、義滿自出、逆之掘川、其別將陳于內野、滿幸潛兵、襲內野、未果、會麾下有叛者、以故、我所爲、敵先知焉、滿幸分數千騎、爲二隊、而異道同向梅津、滿幸失道、敵來迫、滿幸轉鬭不利、別將至梅津、布陳以遮滿幸、跂立觀望、久之、得氏清敗聞、人相見失色、有頃、滿幸至、從者才五騎、滿幸曰、予失步困頓、不足復用矣、幸卿等奮勇、可以一戰也、土屋氏、謂族黨曰、播州於幕府、恩顧無比、以併有四州、一旦挾纖芥、而觖望乖恩、師無名、不敗何爲、今知其敗、不扶者、此予罪也、則擧家族五十二人、手持弓箭、而從滿幸、師果敗、滿幸遁退、末弘圓淨、叩馬諫曰、臣覘敵營、將驕士疲、乘夜襲之、必克、滿幸不

系譜云琳聖以推古時歸化琳聖八世孫正恒始賜姓自稱大內氏正恒十八世孫則義弘也或云正聖子乃附恒愚按自推古至北朝末凡六十餘世大內氏屢以二十許世亘其間恐誤

可、滿幸據木津細陸、諸寨、聚兵、寨中多亡者、滿幸保伯耆、將徙因幡、北至青屋城、從兵漸減、餘二十三人、滿幸大息曰、窮蹙至是、命也、竟剃髮僧衣、入西海、後氏清、五年、被殺、

大內義弘、小字法師丸、更稱孫太郎、其先、出自百濟、昔長餘璋、餘璋子琳聖、歸化、居于周防多多良濱、因賜姓多多良氏、子孫領其地、義弘父弘世、任周防權介、義弘、少豪毅不群、立襲父官、遷左京權大夫、授四位、領周防長門二州守護、攻平石見豐前、取之、山名氏清之作亂也、義弘、以先鋒、討之、勵衆曰、我屢樹功鎭西、至上國之戰、今爲始、皆勿隳我武、則前弓手、後徒兵、接戰數合、死傷相當、氏清將直衝向中軍、義弘奮曰、雖單騎隻卒、過我營、突中堅矣而目見將軍、自提薙刀、走出遮之、斬一將、馳赴中軍、告足利義滿曰、賊鋒雖用、請賜一援將、義滿見其甲冑皆血、壯之、手解佩刀、予之、既氏清亡、其兄義理、據紀伊、義弘討平、以功、加封于和泉紀伊二州、當斯時、南朝傾衰、獨楠氏舉族、爲之藩蔽、有大和河內之地、義弘首唱兩朝和議、使神器歸平安、皇統爲一、後小松、深美其功、菊池、大村二氏、作亂西海、義弘討定之、義弘兵力大强、自負其勢、以驕誇、不朝覲入貢者、有年、足利義滿、遣人諭朝、義弘答使者

或云滿弘承義弘遺領之年或云義弘子持隆降封父封年

曰、行裝既備、且連一二諸侯、誓約亦定、不日、提敝甲、相見中原、將軍其待焉、大繕界府、聚兵、先是、義弘、語今川貞世、欲連謀擧兵、貞世不可、則與足利滿兼、合縱以圖義滿、諸國多應之者、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族、起近江、山名滿氏兄弟、起丹後、滿兼陳于武藏、爲之聲援、義弘、謂、山名氏清、自疲兵馬、而攻入、宜矣、得其敗也、予懲之、爲守計、所以深塹高壘、而起樓櫓也、自巡視曰、我有玆固、雖百萬勍敵、不能拔矣、足利義滿、遣僧中津來詰、義弘曰、予結髮習兵、大小二十八戰、未嘗後人、夷山名氏清、媾南朝、以德將軍、然竊聞、有幕府削我封之議、故將召我、我敢弗疑、況弟死、屍未冷、將軍無其孤乎、我死亦蓋若斯、是以、義弘欲垂孫謀也、義滿自將來攻、義弘固守、義滿罷、而築長圍、縱間放火、時風烈、須臾、烟燄偏樓櫓、義弘奮戰、數合、誤入畠山基國陣、終爲所害矣、時應永六年也、有四子、伯滿弘、仲弘茂、叔盛見、季弘政、義弘擧兵、使滿弘留守周防曰、予若喪、汝足以存祭祀、義弘沒後、滿弘出降、西海亂、盛見往擊之、斬國司十二人、併周防長門豐前筑前、歷任左京大夫、脩理大夫、進四位、有二子、曰持世、曰持盛、持世立、襲其官爵、遷刑部少輔、從足利義教、詣赤松滿祐第、滿祐作逆、持世被傷而遁、足利義勝、討滿祐、傳檄召兵、少貳嘉賴

盛見持盛相及立數幸子持世承持盛後

二尾或作仁尾又作仁保

叔父或作伯叔

不至、持世攻嘉賴、嘉賴保大宰府、持世徑進圍府、旬餘不拔、持世促兵急擊、豁津三郎曰、臣竊府兵、皆疲羸菜色、蓋匱糧食也、若爲長圍者、不攻自潰、持世然之、後數日、敵兵果潰、嘉賴委府走肥前、亡幾何歸、持世又擊破之、嘉賴走對馬、嘉吉二年、持世卒、子教弘爲從三位、行左京大夫、與父俱討嘉賴、其受命也、不歸家、即日發、戰旌功、寬正六年、教弘卒、子政弘、襲父官、政弘有姻于山名持豐、持豐與細川勝元、生隙相攻、政弘率步騎五萬、戰艦千七百、援持豐、至大物浦、勝元圍將赤松政則、謀火攻、儲乾草枯柴、結砦待時、未發、我先縱火、政則營焚、蕩悉沒、政則敗走、我軍尾擊入京、政則將寄細川成之、至則防弗納、走岩倉、政弘迫之、政則不鬪而遁、政弘留守二尾弘直叛、擁政弘叔父教幸、爲主、略周防長門、降于勝元、政弘欲歸伐、入白足利義政、義政善之、爲奏陞少將、授四位、政弘比赴周防、少貳嘉賴子教賴、歸自對馬、謀復舊封、西陲大亂、政弘攻教幸、教幸力殫手刃二子、而自殺、弘直亦亡、明應四年、政弘卒、贈從三位、子義興、別有傳、

續史氏曰、氏清義弘、以佐命功績、名蓋一世、既得封土、究極滿盈、持之以恭謙、猶恐其覆、凡恃強肆行、殺厥躬、汙厥門、前功亦隨廢、垂臭千載、有土者、不可以不鑒矣、

右京或作左京

細川賴元

一色詮範

細川賴元、小字聰明三郎、右馬頭賴之弟也、世領南海四州、賴之輔任武藏相模二守、爲管領、無子、賴元及立、拜右京大夫、襲管領、敍從四位、秉幕府軍政、威名大燁、中外畏之、山名氏清、心存不軌、久爲賴元所抑、怏怏不得意、終起兵謀逆、賴元等討平、以功增封丹波、泉府之役、賴元進擊府北面、破二柵、子尾張守滿元、奮戰、大破大內義弘、賜和泉、賴元卒、稱妙觀院、子孫襲官爵、爲管領、在京師、是曰上館、賴元弟詮春之後、在阿波、是曰下館、滿元卒、稱巖栖院、長子持之、次持元、以故、持元先立、永享元年、持元卒、持之承其後、赤松滿祐弒足利義教、其子義勝尚幼、持之總將府百務、討滿祐滅之、嘉吉二年、卒、稱弘源院、子勝元、自賴之、至勝元六世、不墜威權、世人美之、號細川六公、勝元別有傳、

一色詮範、足利之別族也、曾祖宮內卿公深、居參河一色、始氏焉、父範光、爲丹後守護、足利氏經營四方、詮範參預其帷謀、而戮鬪旌功、歷任兵部少輔、

義貫一作宿信又作義範信榮一作信賢

左京大夫、爲幕府評定職、討平能登野亂、山名氏清起亂、諸將會幕府、議事、足利義滿曰、諸子軍于內野、吾軍于東寺、緩急相援焉、衆然之、詮範進曰、東寺之與內野、路程懸隔、不便應援、不若以詮範第爲牙營、義滿喜從、以討破氏清、詮範子滿範、先衆而進、斬氏清、義滿分其國、賞諸將、詮範受稻積莊、初義滿謂卑薄之國、不如膏腴之邑、故有此賜也、滿範封于丹後、泉府之役、詮範滿範、鬪東方、有功、加封、詮範晚削髮、號信將、應永十三年、卒、子滿範、襲父官、遷右馬頭、削髮、號道範、十六年、卒、長子式部少輔持範立、襲封、子孫不振、次子義貫、領若狹、任兵部少輔、脩理大夫、爲幕府相伴衆、永享中、伐越智氏、渚名、義貫夫人有姿色、足利義教欲得之、遣輿召夫人、夫人輿中自殺、義教忿義貫生事、或誣義貫謀叛、義教命武田信榮誘延義貫、信榮給曰、將軍有賜、子疾入矣、義貫促駕、羽伏宛諫止、義貫曰、既諾、不可中改、即率羽伏宛等十一士、詣營、左右露刃、呼曰、賜死、義貫自刃、從士皆鬪死、初足利義勝母小辨首詔義貫、衆姻嬪並姻、爲證世人究之、爾後、幕府多怪、義勝早亡、時論或謂、義貫所祟、義貫子義直、削封、襲父官、爲左京大夫、應仁之亂、援山名氏、義直生義春、義春無嗣、從弟義季立、其子義幸、義幸子義道、皆官左京大夫、天文中、織田信長伐丹後、奪封、國亂、則復封義道、拒命鬪沒矣、此役、持範曾孫、式部少輔勝長、降信長、信長亡後、附豐臣氏、子孫仕德川氏、

續史氏曰、細川一色、加三管四職列、竭心致力、芟鋤榛莽、山名大內之亂、賴元詮範父子、並樹功、殆如合符、義貫遭讒口、蹈死如歸、以不盛前識、勇士徇義、可不如茲乎、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七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

足利義持 子義量

足利義教 子義勝

一說十六年爲內大臣

足利義持、號顯山、太政大臣義滿之長子也、應永元年、義滿致仕、義持甫九歲、加冠、爲征夷大將軍、加左近衞中將、授正五位、聽昇殿、當斯時、將府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管領、總政要、是曰三管、以山名、一色、京極、赤松、四氏、參預政務、是曰四職、其副爲所司代、以武田、小笠原、二氏、司騎射禮式、吉良、今川、澁川、三氏、爲武者頭、伊勢氏、爲奏者、是曰六頭、四年、義持、累遷權中納言從三位、義滿、以室町第、與義持、自居北山、將府大議、承決於北山、五年、義持敍正三位、義持威加四夷、明韓諸蕃、數遣使來貢、七年、轉權大納言從二位、九年正月、進內大臣、除正二位、二月、皇宮火、殿閣焚蕩、義持、首佐費用、董役、皇居復舊、從小松帝營之、十一月、陞從一位、十三年、爲右近衞大將、十四年、正月、兼馬寮御監、九月、室町第火、十五年、足利義滿、愛義持弟義嗣、欲義持、謀廢立、義嗣之威、擧朝無比、三月、帝幸于北山、義滿携義嗣、迎帝、詔以義嗣、爲左馬頭、居三日、加左中將、尋進參議、帝營歌會、公卿百司、分別位班、唯義嗣、在關白經嗣之右、先是、關白良嗣、與義嗣、國音相通、乃改名忠嗣、廷臣、敬尊義嗣、率此類也、五月、義滿薨、帝追念義滿功、詔贈太上天皇號、義持辭不受、十六年、遣使朝鮮、求大藏經、冬、義持徙居三條坊門第、十八年、飛驒亂、義持、遣人擊平之、十九年、義持、辭右近衞大將、後小松、讓位稱光、南朝遺臣、不慊、圖亂、義持慰綏之、二帝多其功、加任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委以樞兇、而公卿之易置、多出義持意、其威權遍天下、世人憚義持、呼爲公方、不敢名、義持與私第、徭役之煩、被海內、一日、義持至南都、大納言廣橋兼宣、左中辨日野義資、中將飛鳥井雅清等、廷臣數十名從行、車馬儀仗、彌亘十餘里、陸續不絕、行旅之費、日糜萬金、其奉身隆貴、大槪如此、二十一年、北畠、關、二氏、作亂於伊勢、義持令人攻之、六年平之、二十三年、足利義嗣、累遷正二位權大納言、謀除義持自替之、事發覺、戴髮逃亡、而密結上杉氏憲、氏憲作兵亂阪東、義持遣兵、討平氏憲、二十五年、殺義嗣、二十六年、義持辭內大臣、二十七年、義持病、或謂典藥陰陽二寮、謀毒殺咒詛、則獲醫師高天等、

第四子或作第三子

義昭或作義照又作義性又作義有

流于讚岐、三十年、義持、告老、而禪職子義量、足利持氏、攻結城、義持遣兵援持氏、師至駿河、關事平而還、義持、收錄上杉氏憲孤、是持氏之讐也、持氏怨望、將擧兵來寇、三十一年、義持遣僧服西堂諭持氏、持氏弟聽時、義量疾病、義持約以持氏爲嗣、和解矣、三十二年、義量卒、義持復職、三十四年、赤松滿祐、謀叛、使細川山名等、往伐、不克、正長元年、正月十八日、義持薨、年四十三、贈太政大臣、稱勝定院、義持世、海內少故、義持遊覽四方、叡山、男山、大和、伊勢等、諸名區、五畿三管、巨剎華族家、無不轍跡、子義量、

義量、應永中、任右近衞中將、聽昇殿、爲征夷大將軍、補參議、累轉正四位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卒、稱長得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

足利義教、初名義圓、更名義宣、號善山、太政大臣義滿、第四子也、兄義持、憂義嗣之禍、悉令諸弟爲僧、義教亦剃髮師僧、居靑蓮院、任大僧正、准三后、爲天台座主、義持病篤、嗣未定、諸弟法尊、義承、義昭、及族持氏、皆冀嗣立、群議騷然、管領畠山滿家曰、寶請神、而專決、衆然之、滿家則詣男山、探策得義教、亡幾、義持薨、義教當嗣、爲奏主、以髮猶短、裹首見諸侯、拜左馬頭、從五位、永享中、加冠、襲將軍職、進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尋除從三位、守權大納言、榮拜騎登、爲從一位、行左大臣、兼右近衞大將、殿上別當院、大別當、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聽牛車、北畠、越智、二氏、起亂、義教、命土岐持數討北畠、畠山持國討越智、北畠平、越智、據高鳥城不下、足利持氏、與義教、積不協、以勢自恃、久不入朝矣、義教、自以爲仇、頻擢關東、而天下多不服己者、銳意爲政、謂畠山滿家曰、聽訴制獄、亡出十日、順序施賞罰、凡軍國之事、多蒐革、以恩義、而綏撫衆庶、太得人心、義教欲圖東南、乃遊伊勢紀伊、觀越智氏之短、還、出兵攻之、又東遊、覘足利持之疵隙、則宣言、觀富士嶽、率畠山滿家、細川持春等、宿將六十餘人、瞰關東土、登嶽而歸、頃之、持氏、呼義教奏、擅竪錦旗、伐持氏、朝廷許可、乃遣上杉憲秋等、率師襲東海北陸、二道、直入鎌倉、持氏亡、東土平矣、斯際細川持常、土岐持賴、一色義貫、武田信榮、攻越智氏、在大和、義貫、以故饑殺、義貫、有嗇于持賴、義教、密命持常信榮、除持賴、二人襲三輪山、持賴長身多力、揮重鐵棍薙刀、應手斬九人、退登城樓、呼曰、我死不足惜也、惟冤、將軍亡無日矣、即自刃、裂腸投敵而死、義教、創義貫持賴封土、分子諸將、義教弟義昭、與後龜山帝子小倉者、親善、一日脫之曰、義昭、無禮今世之勢、大政無綱、有司匪其人、四海分裂、衆心無所定矣、皇子、傳檄於北畠、

普光一作普廣

土岐、一色、菊池、大村、諸氏、以復舊業、則師有名、而神鋒所向、前無堅對、然況、於幕府近多事、侯變擅命、耆宿亡罪被刑、將士咸疲困耶、小倉然之、義昭稱疾、杜門不出、而陰召兵諸邦、兵未聚、事覺、義昭遁亡、不知所在矣、義教物色大索、募義昭千金、不得、義教疑北畠氏匿義昭、自適伊勢詗察、不得、薩摩人、獲義昭首、來致焉、腐壞不辨、糺之義昭所變童子、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矣、義教驗之如其言、義教既平定阪東、意日驕溢、行多橫肆、自謂父祖所憚、我悉芟除之、天下無復有長者、明主、尊義教、爲日本國王、義教處之不敢頤朝旗、而以意氣臨下、少忤意者、輙戮之、一歲、殺三侍女、赤松滿祐女與焉、滿祐怨義教、初土岐一色之見殺、天下以爲寃、義教屢夢二人爲祟、一日臨水、見二人影、而心甚惡之、此際、府中多怪、閣室中有歎呼者、覘之則偶人數十輩、奏鵜飼、忽然不見矣、嘉吉元年、六月二十四日、義教詣滿祐第、置酒觀散樂、至鵜飼曲、滿祐兵卒起、殺義教、由是、幕府以鵜飼爲凶、不列樂部也、滿祐葬義教於崇禪寺、義教享年四十八、稱普光院、贈太政大臣、長子義勝、次義政、次政知、次義視、並贈太政大臣、次義永、任左馬頭、次義幸、爲僧、其餘有男女數子、事跡不傳、義政別有傳、

義勝、立承父後、時甫八歲、細川持之、實佐之、內外百務、悉關決焉、嘉吉元年秋、後花園、詔義勝、伐赤松滿祐、義勝遣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攻滿祐、持之與滿祐、有姻、按師不進、持豐橫擊播磨、滿祐自殺、次年、持之卒、畠山持國、代輔義勝、義勝任征夷大將軍、兼左近衞中將、敘正五位、賜衣冠、亡幾、進四位、朝鮮人、來弔義教死、而獻馬、義勝比十歲、肆武技、好騎乘、以募駿馬於天下、應募者數千匹、日以馳逐爲戲、一馬逸佚、不可制、義勝墮馬、卒、稱慶雲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初、義勝母、小辨、陰殺一色義貫、故世人稱、積惡所致、義勝不永世、

續史氏曰、足利氏、提牛耳居諸侯之右、凡十有五人、嫌無寧世、義滿、義持、義教之世、比前後、稍爲小安、唯惜、以文籍委緇侶、臨四方辭命、專任之、緇侶固不識國家大體、朝廷舊典、或卑內尊外、以接明韓諸蕃、爲世大羞、使後人擬睨切齒、夫緇侶之羞、即足利之羞也、足利之羞、不得不及皇家、獨義持、粲然高斷、外于明韓、而不禮、尊皇家、以大修宮殿、不失其所以敬也、宜矣哉、爲上亦見重、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義持有焉、取下失其道、爲下亦見禍、書云自作孽、不可逭、義教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八終

光王一作幸王

一說持氏時滿隆諱一作滿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列傳五

足利持氏 子成氏

足利持氏、小字光王、曾祖基氏、祖氏滿、父滿兼、並爲左兵衞督、持氏元服、足利義持授偏諱、准公子、任左馬頭、滿兼卒、持氏立、爲左兵衞佐、繼祖宗業、領相模以東、至陸奧十州之地、爲阪東管領、治于鎌倉、持氏以家業自處焉、勢力傾海內、天子之食土、在管內應承中、持氏擅私其入、鑑僧信親、亡罪加刑、上杉氏憲、諫弗聽、氏憲愠詬、持氏叔父滿隆曰、國政橫暴、府朝之亡、無日、不蚤謀之、後悔無及、以君明哲、行大事、可指期而定焉、滿隆曰、予老矣、不足爲也、姪持仲、既長、有才器、可取則擁而輔翼矣、氏憲曰、宗長無嗣、支族代立、素其所也、夫孰異議之、臣爲奉之、則募兵四方、應募者、步騎凡十一萬三千餘、以攻鎌倉、持氏、驟得失厝、弃府而遁、從者五百、至館佐介第、爲營、而壁壘不全、人無守心、氏憲等來圍數匝、此日凶日也、相持不戰、次日、持氏戰失利、徙營極樂寺、氏憲火之、持氏以身免、潛行入箱根、追兵猝迫、持氏不能抗、引刀將自殺、山僧諫止、乃匿走駿山、居數日、土賊嘗起、聚黨二百、以犯持氏、持氏、投今川範忠、氏憲、立持仲、使滿隆輔之、以鎮鎌倉、範忠傳檄結城、小山、千葉、武田、諸族、召兵、且告室町、乞援、一月間、來聚者、二十萬人、直攻復鎌倉、持仲、滿隆、氏憲等、自殺、持氏、收其采邑、分之將士、行賞有差、岩松滿純、率氏憲餘黨、來掠、舞木氏、嘗屬氏憲、請自效贖罪、持氏聽之、則嘗出、擒滿純、斬之瀧口、氏憲子憲秋等、逃亡、東國旋平、先是、持氏負勞驕肆、自稱公方、令從祖父滿貞管陸奧出羽、上杉氏憲、上杉憲實、更爲執事、管政要、名之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氏、多隸幟麾、名之八館、專多擬室町、氏憲亡後、憲實專事、持氏稍折節遜讓、遣使入朝、詔授從三位、任左兵衞督、常陸人小栗滿重、叛、桃井、佐佐木、諸氏、黨之、據結城、岩松、遺族、應之、佐竹常元、亦叛、上杉憲秋兄弟、焚掠沼津三島、持氏、遣上杉憲方、討滿重、上杉房實、討常元、常元力窮、自殺、持氏自將、攻滿重、滿重亦自殺、宇都宮持綱、黨滿重、起兵、聞滿重之亡、遁走、持氏、令人追擊之、自凱還鎌倉、持氏慍足利義持、錄憲秋兄弟、義持使人來謝、不答、則奪其秩、持氏意解、武田信長、叛、持氏使上杉憲宗率兵攻之、不克、持氏、自將出討、以一色時家、爲先鋒、自楠山、入甲斐、

信長、拒之猿橋、持氏、命武藏七黨、自秩父、擣信長之壘、信長戰敗請和、足利義持子義量、疾篤、無嗣子、密以後事、囑持氏、尋卒、義持、約以持氏爲嗣、傳其家、正長元年、義持薨、持氏冀入立、然有司弗聽、僧義圓、以弟、爲義持後、蓄髮更名義教、持氏意不平、是歲、稱光帝崩、朝議、以正長於帝室將家、皆凶、改元永享、持氏、私用正長年號、恒曰、吾安屈膝還俗將軍、武田信長、又叛、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疆場、相攻、義教援政康、賴清戰敗、乞助兵、持氏許諾、上杉憲實諫曰、政康、守護信濃、將軍所置也、君若擊之、則叛將軍也、君不退政康叛我、而自叛將軍、可乎、持氏弗聽、命上杉憲直、發兵、攻政康、府下不寧、物議沸騰、或相謂、持氏令之圖憲實、持氏罷憲直、一色直兼、毀憲實、則逐之、自詣憲實、諭曰、動搖人心、由于讒者、子己遠之、卿亦宜逐大石憲重、長尾景仲、二人聞之、請退、憲實弗可、初、持氏父祖、皆冠于京師、持氏亦視其儀、持氏子賢王、年長未冠、足利義教、召之、持氏不肯曰、人各有心、何法銓之沿、若欲舊法、是因者、有鶴岡在焉、吾祖源奥州所冠也、我則比之、憲實諫、弗聽、而往鶴岡、冠賢王、取源義家偏諱、以改名義久、持氏召一色直兼、上杉憲直、謀因憲實來賀刺之、憲實覺其旨、稱病不至、解職歸第、左右讒短憲實、持氏率兵、攻

憲實、憲實走上野、持氏、常疏斥三浦時高、擇起時高、留守鎌倉、自將、討憲實、時高不肯曰、臣力微勢少、不堪任也、持氏强之、終出圖上野、未拔、足利義教、命上杉憲秋等、救憲實、喻時高、解守、遣上杉持房今川範忠赤松義則等、率五萬餘兵、由東海道、上杉教朝、率七千餘兵、由北陸道、並入鎌倉、小笠原政康、武田信重、會之、持氏、逆擊之箱根、退陳于海老名、持房、陳于高麗寺、時高弃鎌倉、遁去、千葉胤直、應西軍、陳于市川、持氏連戰不利、會麾下有叛者、放火、延燒萬餘家、持氏、遇長尾昌景於葛原、昌景、憲實之黨也、持氏謂之曰、吾敗衄、失據、命在旦夕、汝世臣于我、今日之事、幸少寬焉、昌景、下馬免冑曰、臣奚敢敵君、得讒人而足矣、持氏、黜一色直兼、上杉憲直、昌景、慄、從持氏、赴永安寺、時高兵、梗路、昌景叱解、入寺、尋徙稱名寺、持氏、削髮、號道繼、昌景、以數千兵、擊直兼憲直、殺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持氏、反、保永安寺、潰者相躡、持氏、請自老立子、使者三反、竟弗釋、十一年、二月十日、持氏自刃、時年、四十二、稱長春院、夫人、及叔父左兵衞佐滿貞等、俱死焉、長子義久、稱太郎、在報國寺、衆來圍、義久曰、寧與竊生見僇、不如速死爲厲滅憲實、伏劍而死、義久弟、春王、安王、變貌匿日光山、政康、索搜太急、春王、安王、移于古

一說文明十年成氏卒又說享兼四年卒或云高基政氏子左兵衞督或作左兵衞佐或作右兵衞佐或云晴氏室氏康女

河、結城氏朝、擁護至厚、密招義故、兵小集、事聞京師、足利義教、復令人來攻焉、旬日城陷、氏朝父子、死之、春王兄弟、女裝逃走、里餘、爲長尾豐景所囚、豐景檻之、西至垂井、義教、遣使賜死、二人臨死、神色不變、而賦歌叙意、取酒酣飲、春王立舞、安王和之、然後殺焉、時春王年十三、安王十一、義教、召其乳母長尾氏、問曰、遺孤猶有否、長尾氏不答、嚼舌而死、安王弟成氏、成氏弟、成潤、早從、周昉、尊衙、並作僧、屬氏、養于陰山氏、

成氏、小字永壽王、父卒時、甫五歲、猶泉寺僧昌在、懷之、遁于信濃、潛藏大井持光家、文安二年、遇赦、歸鎌倉、任左兵衞佐、寶德中、鎌倉無主、阪東諸邦大亂、長尾景信、建議、請立成氏、以厭人心、廷議許之、則成氏鎮鎌倉、戎事少靖、成氏遷左馬頭、尋拜左兵衞督、兼少將、叙四位、長尾景信、太田資清、與成氏讐臣、生隙、讐臣、勸成氏、誅景信資清、景信、資清、先攻鎌倉、成氏、出防、陳于江島、且還裝曰、事若有隙、則航海、保上總、安房而已、以翔啓京師、取裁決、足利義政、諭景信資清、平矣、享德中、上杉憲忠、爲鎌倉執事、憲忠、憲實之子也、成氏讐之、將誅之、謀泄、憲忠來過、成氏、錯愕不知所爲、奔江島、將士和解之、成氏佯許、伏力士、召憲忠至則斫殺焉、憲忠弟房顯、攻成氏、成氏逆擊挫碎、時

成氏與足利義政、生釁、義政令人援房顯、成氏戰不利、奔古河、寬正二年、成氏徇武藏、取松山、遂略下總、陷葛西、遇房顯之軍、敗還矣、文正元年、成氏、又徇武藏、至五十子、與房顯相持、房顯病死、成氏罷退、房顯子顯定、來掠古河戰爭連年不解、文明中、成氏、奔于千葉、而請和、歸古河、明應六年、成氏卒、稱甘堂院、又稱乾亨院、子政氏立、襲父官、政氏二子、左馬頭高基、左兵衞督義明、義明得罪於父、流于陸奥、而徙上總、居生實、與高基不協、國勢分裂、高基稱微、當此時、北條氏綱、始顯、高基爲子晴氏、娶氏綱女、義明欲除晴氏自代之、里見義堯、有舊義、明贊成其謀、天文六年、義明攻氏綱、次年、氏綱報擊、戰于鴻臺、義明敗沒、晴氏任河內守、遷左兵衞督、晴氏弟憲廣、出嗣上杉氏後、旣而復本姓、更名時直、任左馬頭、十五年、上杉憲政、圖河越、河越屬北條氏康、憲政、氏康、交乞援、晴氏欲兩解、依移答之、氏康以重賂、啗晴氏寵臣小倉、三浦、二人勸晴氏、援氏康、憲政遣人來說曰、箱根以東、至奥羽、悉先君所有也、乃者北條氏、狼噬豆相、虎視武總、而橫暴無所不爲矣、使君困蹙至斯者、君所知也、彼奚厭之有、朝亡上杉、夕及古河也、必矣、以我累世密邇明府、而貢職未嘗失隊、何者藩籬之任、雖積闕、敢弗竭意以蔽君乎、君自毀藩籬、而

發虎狼將爲用之、今河越城、垂陷、未陷者、人心不一也、君以社稷之故、但一介行李辱臨陣營者、拔城易反掌、了以其勢、鼓行滅北條氏、而復君於鎌倉、如昔日者、必在此行也、君熟圖之、晴氏許諾、頃之、氏康來襲、衆潰散、晴氏慚耻、密募敢死士、欲報讐、未發、氏康復來掠、晴氏戰敗、爲所止、氏康放之波多野、既而釋爲、老于關宿、子義氏、立、爲氏康甥、居鎌倉葛西、弘治中、氏康爲義氏、請官、乃任左馬頭、尋遷左兵衞督、永祿三年、徙居古河、晴氏卒、此際、北條氏、威遍阪東、義氏僅存家號而已、天正十年、義氏卒、無男、有女、名氏子、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足利義明子賴純、出迎、賴純女島子、有色、秀吉一見寵之、使賴純男國朝、配氏子、以嗣義氏後、國朝封于喜連川、食三千五百石、任左兵衞督、文祿二年、秀吉在肥前、國朝候覲之、道罹疾、卒于安藝、無子、秀吉憫之、使其弟賴氏再配氏子、以承其後、賴氏爲左馬頭、襲兄官、慶長四年、賴氏、分祿二百石、予島子、及德川公定天下、襲芳賀田千石、增封賴氏、特以賓禮待之、資格不減十萬石諸侯、官世左兵衞督、

續史氏曰、室町氏、承源氏後、懲其兄弟相屠戮、其庶孽存者、無尺寸土、而速泯爲務、採源氏弊、以大封仲氏、猶漢懲秦、晉懲魏也、既與彼二氏、同其揆、此所以七國八王之禍、生于室町氏也、雖然、比爲他姓所簒奪、不亦勝乎、況室町亡後、以仲氏子孫、奉其先祀矣、稱使室町襲源氏遺轍、詎有今日、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

列傳六　　尾張　一色重煕　著

上杉氏憲

上杉憲實

上杉氏憲、稱犬懸、號禪秀、世居鎌倉、居扇谷、故稱其家、曰扇谷氏、與山內氏、股肱鎌倉、更領其執事、兵庫頭上杉憲房、養甥宮津重能、爲嗣、重能任伊豆守、養憲房子憲顯、嗣其家、憲顯爲脩理亮、有二子、長朝房、次朝宗、朝房官左馬助、封于信濃越後二州、朝宗、官中務少輔、領上總、爲鎌倉執事、足利滿兼、立、日淺、而府朝忙冗、吏務倥偬、其所制度、皆稟於朝宗、朝宗、剃髮號禪助、養族出羽守清房子、爲嗣、是氏憲也、氏憲、拜右衞門佐、應永中、陸奧亂、氏憲討定、以功增封、足利滿兼卒、其子持氏、立、朝宗老、氏憲襲職、持氏兇橫無行、氏憲匡之、不可、而褫氏憲職、族憲基、代氏憲執政、氏憲、謀與足利義嗣、東西夾攻持氏、則以甲斐、伊豆、相模、常陸、陸奧、諸州兵、掠鎌倉、持氏遁去、次年、持氏、聚衆還攻、氏憲及適子伊豫守憲方等、皆自殺、國除、氏憲夫人、武田信滿之女也、在甲斐、兵起、馳抵藤戶川間、訃、咏歌投水而死、憲方弟、中務大輔憲秋、中務少輔持房、脩理大夫教朝、脫難間行、趨京、永享中、奉朝旨、以錦旗、討持氏、臨發、後華園、賚御製歌、憲秋、感喜拜舞、持房自東海、教朝自北陸、二道約期、並入鎌倉、一戰大捷、終復舊封、康正元年、憲秋、與足利成氏、戰于分陪、傷殆自殺、教朝、遷治部大輔、伊豆守、寬正二年、病喪心、自刃、先是、族脩理大夫持朝、幹理扇谷、及成氏立、怖畏、以病告老、剃髮、號道朝、子彈正少弼顯房、嗣、成氏擊顯房、顯房奔夜瀨、成氏兵攻之、顯房衆潰、獨小山藤朝、止留提戰、與顯房偶刺而沒、成氏乘勝攻持朝、持朝合上杉房顯、擊成氏、成氏委鎌倉、遁走、持朝以功、除伊豫守、輔足利政知、爲阪東管領、世世傳其職、應仁元年、持朝病狂自殺、子脩理大夫定政、繼扇谷之家、成氏攻定政、定政逆戰、破之、後屢攻擊、文明中、合山內之兵、陷古河、定政與上杉顯定、以故相惡、定政率兵、入武藏、而病歸、長享元年、定政出陳于松山、歲除而歸、延德元年、擊顯定於實蒔原、略地至菅原、東國名族、多以兵會之、足利成氏亦來、大破顯定、頃之、定政以步騎二萬、屯于入間郡、結城千葉諸氏、從定政擊顯定、顯定馬中矢而殪、求副馬、不得、我兵四圍、斬獲無算、顯定狼狽逃走、定政雖每戰多克、而

定政或作定正

實蒔一作實[illegible]

新井或作荒井

神大寺或作深大寺

房實一作房定

一說陸奧守護四作三州 一說憲方憲基弟

籠宿之久、士氣頓挫、明應二年、北條長氏遣使來聘、大森實賴、爲小田原城主、贊定政、則謂曰、長氏無故通好、其意不測、明府宜備非常、以詼之、定政弗聽介意、三年、定政與氏、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川而陣、定政進涉川、墜馬、溺沒、定政寵臣、知字地曾我二氏、貪殘肆虐、國人不附己、及勢位相軋者、咸排去之、太田持資、俊才有盛名、二人譖殺之、以是、國勢稍凋衰矣、定政無嗣、族子朝良立、爲定政後、襲其官、而保河越、長氏掠小田原、永正中、顯定來攻、朝良、求援於長氏及今川氏親、戰于立河原、少利、收師歸河越、顯定圍河越、長氏畔、掠武藏、次年、顯定未解圍、朝良令人說顯定曰、同宗久搆兵、糜財疲力、假令得捷、猶損手足而益肺腸、此非養體之術也、乃間北條長氏、窺我郤、而掠郡縣、今置弗問、後必噬臍、顯定然之、則講和、十五年、朝良卒、以其日、子藤王生、十五歲、以故自殺、族朝興、立、又襲朝良官、長氏、圖新井、朝興救新井、以擊長氏、却爲所破、大永中、長氏子氏綱、來攻江戶城、朝興出戰不利、弃城夜逃、而據河越、享祿三年、朝興伐氏綱、至武藏府、天文六年、朝興病篤、告子朝定、及老臣曰、自我與北條氏結兵、而來、大小十四戰、未嘗不北、深以爲念、吾死後、莫以喪服祭儀爲焉、若欲慰魂魄、歷殲醜類、而拂邦內也、言終卒、

朝定年十三、嗣立、襲父官、城于神大寺、扼氏綱衝道、卜日擧兵、未果、氏綱來略、朝定叔父左近大夫朝成、督衆防戰、馬逸入敵營、而止矣、朝定保松山、十五年、上杉憲政、攻河越、朝定與行、戰敗、爲亂兵所殺、於是、扇谷微矣、

上杉憲實、小字四郎、號長棟、父民部大輔房實、族長憲基、養憲實、爲嗣、憲基、出自兵庫頭憲房、憲房子、安房守憲顯、俱以佐命功、領上野、越後、安房、伊豆、四州守護、屬鎌倉、爲執事、子孫襲其職、憲顯子刑部少輔憲春、憲春子安房守憲方、居山內、故稱其家、爲山內氏、憲方生憲定、憲定生憲基、相繼爲安房守、上杉氏憲之亂、足利持氏、遁于箱根、左右皆潰去、獨憲基從持氏、衛護之、道賊起、即躍手擊破、持氏深德憲基、憲基、讓職憲實、憲實亦襲父祖官、永享中、鎌倉與室町、生隙、憲實陳諫持氏、持氏、以爲憲實私于室町、而斥遠之、憲實歎曰、比者族氏憲作逆、見誅、我效之、可乎、則罷職、退居藤澤道場、時、鎌倉府下、物議囂然、衆運資財、四道迸散、憲實不自安、道人白持氏曰、憲實聞道路之音、或有讒臣之不軌者、若果然、憲實不敢自遁矣、寬歷晌間、而后見法、乃死不朽也、持氏命憲實、逐大石、長尾、二人、憲實惜弗遣焉、遂歸于上野、持氏兵、要之雷阪、衆欲戰、憲實不可、敵僞多衆、不敢迫、憲實得間脫走、門族

憲實卒年未詳或保文正元年或作應仁元年或二年

德舟或作德丹

周清或作清藏主

左京或作右京

定政一作定正

房能或作房義

憲房或作憲總

稍稍從聚、持氏來攻、憲實語子姪曰、敵君不義、克猶愧之、況不克乎、無若自殺以露赤心矣、汝等勉之、子姪相謂曰、大人獨罹厥殃、吾曹何所求活、詣狀於京師、承制、然後死、未爲晚也、憲實然之、足利義教、出兵來援、持氏逆戰、失利、還鎌倉、西軍攻鎌倉、憲實遣人告義教曰、廢睨大師、拯憲實、其榮既多、然害兵衛君、非素志也、願解兵、使者十餘反、義教竟弗聽、加勢倍攻、持氏敗沒、憲實、禽其二子、義教、賞其功、命憲實、行阪東管領事、憲實辭不受曰、憲實若就顯職、何顏見兵衛君於地下、不若自刎以償罪、則把刀自向、家人驚爭、抱持奪刀、遂剃髮入佛、而居伊豆國清寺、清庵自奮、不復接外人矣、文安二年、憲實、請赦持氏子、幕府許之、於是、足利成氏、還居鎌倉、憲實去適西州、棲遲無定、匄乞取資、而卒于周防、稱雲洞庵、初、憲實嗜學、多蓄書籍、而獻學校、使生徒就之縱觀焉、其學校、在下野足利郡、世傳小野篁所創建、而廢墮年久、憲實繕之、人士一時、靡然向學云、伯子德舟、仲子周清、從憲實爲僧、巡行諸國、人不知其所終、叔子憲忠、小字龍若、號伊玄、憲實之適也、憲忠、年僅齠齔、匿伊豆御山、長尾景信、索得輔之、立承憲實後、拜左京大夫、爲鎌倉執事、足利成氏、以父故、積不平、景信族與成氏、有釁、攻之、成氏以爲憲忠所令、佯僞

憲忠、享德三年、成氏、紿殺憲忠、稱無雲院、弟兵部少輔房顯、告急京師、奉詔旨、伐成氏、成氏奔下野、鎌倉無主、由是、上杉氏、世世爲阪東管領、文正元年、房顯與成氏、相拒武藏、房顯、疾卒于營中、無子、族民部少輔顯定、嗣、顯定、號可淳、文明中、攻成氏、成氏請和、先是、上杉定政臣、長尾景春、以故來附、定政、請得景春、顯定不許、遂生郤、時、定政臣、太田持資、大用事、持資有智畧、顯定、憚之、故反間、定政、殺持資、定政諸臣、覩其主闇昧、而多來降者、定政忿、來掠、患病罷退、顯定乘弊、迫擊圍江戶河越兩城、長享元年、春、與定政、相持松山、翌年、交退、延德元年、春、擊定政、戰于實蒔原、夏、戰于菅原、皆失利、冬、顯定、擬佐渡、越後、上野、下野、上總、常陸、六州、召兵士五萬餘騎、進到高見原、戰又敗、明應三年、與定政、相持高見原、定政亂水、顯定擊其半渡、定政溺死、永正初、伐定政子朝良、破之、朝良保河越、顯定往圍、次年、朝良乞和、六年、長尾爲景、作亂、劫掠邊邑、顯定弟民部大輔房能、伐爲景、而師潰、房能奔雨溝、而爲爲景所害、顯定及子憲房、討爲景、爲景遁亡、餘黨平、七年、爲景復作、顯定討之、戰于長森原、敗沒、憲房以身免、據白井城、顯定遺屬、以足利成氏子義綱、爲嗣、更名顯實、任民部大輔、爲景、私立上杉庶孽定實、妻以己女、置之上條、而

一說顧定昌憲寬憲實瞞實政

井俣或作井又

長尾景春號伊玄、伊玄又作憲玄、與前長春別人

奉之、昔臣宇佐美氏、伐爲景、爲景晉北條長氏、戮力禦宇佐美氏、憲房師師、徇神奈川、上田建芳在權現山城、以應長氏、憲房勵衆登城、城中擲礧石、我先隊亂退、憲房以後隊更進、長氏命射手邀發、憲房犯矢奮鬪、既日暮、捨師入城、以放火、建芳弃城而亡、大永中、北條氏綱遂陵阪東、陷江戶、憲房曰、彼城、舊屬扇谷、扇谷我之族、其被斜、則我不振也、四年、命促軍裝、將攻氏綱、未果、病卒、官爲民部大輔、諱實、既卒、憲房子憲政、稚丱不任家業、以足利高基子爲嗣、是名憲廣、爲兵部太輔、享祿三年、傳家憲政、如安房、潜居宮原、子孫爲宮原氏、憲政立、黜憲廣官、爲人傲慢、不務軍事、生常徴北條氏、有人輕詆北條者、輒喜賞之、天文中、上原兵庫、菅野大膳、以口辨而進、大嬖于憲政、政多偏私、菅邦內禁鷹獵、二嬖與本間甲、井俣乙、皆犯其禁、甲乙坐失邑、二嬖居職、如故、老臣長尾景春、憐甲乙、陰召之、使二人佯仕北條氏康、覘其舉止、歲餘、二人還、具狀、告景春曰、氏康雄毅嚴重、非常人也、部屬亦咸適其器矣、我將校、多審通狀、其不通者、才九人耳、伊玄以甲乙言、白憲政、乃偕好扇谷、新造法三章、布之國中、一講武、二防奢、三錄將士子弟、遂復甲乙邑、二嬖恐之、與己黨相謀、進譖曰、北條長氏、本伊勢丐兒、而入豆相、爲盜、其裔可知矣、

今過長之、竊爲公不取、夫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有山內、雖愚夫愚婦、所知也、矣以右族、却怖丐兒子孫、惴然側身、改家法、爲四方所臨之、爲羞、本間、井俣、昨日獲罪、今日復錄、世謂邦家無人、且借扇谷力舉兵、伐氏康、恐損公之威、不如絕扇谷、而自行事矣、憲政憚曰、景春詐吾也、廢法不用、於是、將士通氏康者、聞爲甲乙所告、爭賂二嬖、以求解免、二嬖謂憲政曰、臣等聞將士、一無貳心、然則本間、井俣、誣將士畔、以撓公明也、二人罪、宜斥逐爲、憲政聽之、二嬖蹈藉甲乙、二嬖又納賂家之請謁、因貨賄之厚薄、有褒貶、說憲政曰、有舊臣以門蔭、而盜官米者、削之、以予名士、則勵者衆矣、憲政又聽之、二嬖、並好嫉游、邦內競成新致、有四妓、曰藤露、曰櫻露、曰松露、曰紅露、群稱不相下、兵庫愛藤露、大膳愛櫻露、賄餽滿妓門、方正士多龘、吁嗟相續、國勢大弱矣、憲政下令、自攻北條氏康、發兵命駕、以止者、再三、故東人、稱猶豫者、爲管領命駕、憲政使今川義元、攻氏康、屬城、氏康出救、憲政合扇谷兵、凡步騎八萬餘、攻氏康、圍其河越城、奉足利晴氏於軍中、以其冒指揮諸將、明年、氏康救河越、憲政、戰不利、當斯時、武田晴信、攻戶石、二將敗死、二嬖聞之、告憲政曰、武田氏弊、不可失爲、討之必獲、長野業政、在坐、沮其議曰、國家新爲北條所

一說老臣[illegible]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囚龍若降氏康

破、未報、又與武田生隙、亡乃不可乎、獨敵一北條、尙不若意、今武田添彼力、而前後並侵、更君挑戰、何術禦焉、憲政不可、以步騎二萬五千、攻晴信、戰于碓氷、不利、晴信來攻、翌年、北條氏康、亦來攻、憲政出逆、戰敗、二嬖先遁、國軍潰崩、憲政走廐橋、子龍若、留平井城、龍若乳母夫目方新介、囚龍若、降氏康、氏康刎之廐橋人、訛言曰、氏康至矣、衆荷擔奔走、曾我兵庫、謂憲政曰、臣熟視國勢、一日貧一日、而難收復也、舊臣長尾景虎者、以象俠自許、依恃爲賢、舊業可復矣、永祿中、憲政往託景虎於越後、景虎郊迎、而見憲政、禮遇甚厚、憲政悅、以家讓景虎、薙髮號立山、景虎更名輝虎、伐北條氏康、取上野、復之憲政、天正六年、輝虎二子、景勝、景虎、爭國相鬩、景虎敗來投、七年、景勝圍之、館中不靖、三月十八日、憲政自殺、

續史氏曰、氏憲憲實、以祖宗餘蔭、坐領大藩、慨然一呼、天下震動、其口唱義、其心不必義、雖被不臣名、亦其君不君也、東國擾攘、世世在二氏手、至後業、倚勢相陵、自弱兄弟國、國傾而后悟、晏悟之晚耶、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終

金鞠一作金鋺、麻呂一作丸、大田一作太田、喜古一作喜多

丸谷或作鞠谷、又作眞里谷

久留里一作久留利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

里見義實
成田長康

里見義實

里見義實、小字太郎、出自贈鎭守府將軍源義重、義重子義俊、始稱里見氏、世領上野、義俊後十世、爲刑部少輔家基、即義實之父也、屬足利持氏、持氏、有事、見殫於其子、春王・安王、坐染其事、家基憐二子、保護至結城、令義實持撒聚兵衆、及其所城陷、家基死之、義實奔安房、時安房大亂、土人推義實爲主、義實攻豪族安西・金鞠・麻呂・東條四氏、克之、親勞戰士、厚加撫綏、衆感恩義、以樂爲其用、則城白濱、正木通次爲上總酋姓、世居太田喜城、義實令人說降之、義實有事四方、通次常爲先鋒、義實特器之、以女妻通次、諸將弗敢與之爭功、每聚會、必虛左、以待通次、子孫相繼、爲老臣、義實累拓地、及上總、而割有其半國、兵威倍昌、遠江人酒井定隆、練達軍事、巡觀諸國地形、台剩安房、義實一見奇之、收錄爲將、而鎭北邊、義實從足利成氏、斬上杉憲忠、應

官左馬助、刑部少輔、長享元年、卒、稱杖珠院、子成義立、襲官、以德威馭下、遐邇望風、歸降、造綱城、接疆不下、成義攻之、對抗日久、城將謂曰、聞君才該文武、既知其武、未見其文、倘惡佳什、即以城報之、成義立賦和歌百首、贈之、城將歎服、致城、遂更名造綱爲百首城、於是、衆咸務學、足利義明、以故來寓、成義恭謹奉之、於是、衆知敬上、將士爭徇節、擧應南應北、降之、而大延封土、永正十四年、卒、稱慰月院、子義通立、襲官、兼上總介、大永元年、卒、子義豐尙幼、義通、遺囑弟實堯、管國事、襲上總介、義豐稍長、結安西氏、舉滅金鞠・麻呂・東條三氏、安西氏忌義豐之功、來攻、義豐有智數、傾倉貨、誘降士民、又滅安西氏、安房悉平、城于稻村、居焉、攻上總豪族丸谷氏、陷之、倂其地、義豐弱冠、實堯未遜位、天文二年、義豐殺實堯、翌年、實堯子義堯、攻義豐、義豐自殺、義堯遂立、爲刑部少輔、脩好足利義明、攻北條氏綱、亡利、繕甲練兵、大學復攻、由茲瀕年迭攻喋、義堯、攘除邊境、亘有安房及兩總武相之地、正木時綱、有膂力、佐義堯、旌功、一日、義堯置酒、從容謂曰、仄聞、西土有孟賁者、力拔牛角、我朝亦有斯比耶、時綱答曰、臣能、一座不信、乃牽牛入庭、時綱一握拔之、云、時綱通次之後也、義堯讓國於義豐子義弘、而居久留里、義弘居佐貫、永祿二

年、義堯卒、義弘歷官左馬頭、兵庫頭、上總介、與足利義明、帥戰艦、入相模、北條氏綱、邀擊、義弘、防之鴻臺、不克、義弘更起師、時氏綱死、其子氏康、出防、戰于鴻臺、義弘、從上杉輝虎、討氏康、項之、氏康來拔義弘、逆戰于鴻臺、殺傷相當、翌日、又戰、失利、義弘馬、名椎津廳、中銃丸、部將椎津梯部、以己馬授義弘、從衆走遁、衆見椎津廳放逸、皆以爲義弘既戰沒、相率降氏康、氏康乘勝來侵、諸壘多陷、其後二年、義弘拔三浦、明年、擊氏康將於三舟山、天正中、北條氏政來攻、義弘請和、六年、義弘卒、子義高立、襲官、爲人敦厚、能得中外心、四鄰多附、義高優禮待遇之、定法章、以區別等差、世人美之、子義賴、亦襲官、遷刑部大輔、安房守、與弟梅王、分對、義賴治安房、梅王治上總、義賴害梅王、幷其地、北條氏政、來侵、陷椎津等數城、十四年、義賴卒、子義康、襲左馬頭、氏政又來、義康禦之、氏政挑戰、義康不抗、豐臣秀吉、討滅氏政、義康、自復侵地、而致敬於秀吉、數其故、削封、於是、義康食安房十萬石、秀吉、子豐臣氏、進四位、補侍從、兼安房守、朝鮮之役、掌轄、關原之役、從德川公、擊宇都宮、支相上杉景勝、事平、加封鹿島三萬石、慶長八年、卒、子忠義、襲官、時十八年、私備城柵、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坐褫封、左貶伯耆、初、義實、獻實刀於八幡祠、忠

義康還之、換以他刀、祠中鳴動、亡幾、家絕云、

成田長康

成田長康、少稱太郎五郎、歷稱上總介、關白藤原道長之苗裔也、道長孫、任隆、爲武藏守、有四子、伯成田氏、仲別府氏、叔奈良氏、季玉井氏、是爲武藏四族、長康父親康、號宗蓮、歷任下總守中務少輔、管轄隣敵、延廣疆界、城于忍、居之、親康卒、長康立、襲下總守、爲人爽邁通機變、入龍淵寺、受學、從宗原卜傳學兵、耽習不倦、以父貲、食邑一萬五千貫、有部士千騎、屬上杉憲政、憲政國亡、上杉輝虎、爲其後、長康屢戴弗敢、永井勝之來侵、長康逆戰、克之、長康、佐輝虎入相模、諸鶴岡、初、長康先世武藏守助高、爲源賴義男、賴義伐陸奧、助高匹禮相見、由斯以降、每見晉帥不敢下拜、至是長康以舊式見輝虎、輝虎怒、辱長康、長康斷附北條氏、諸將相率、背輝虎、輝虎歸越、此役也、豐島與作、與長康子若王、留守忍城、輝虎遣將攻之、因若王、與作奮戰、奪還若王、旁擁遮走、敵兵追馬不止、若王稚木死、與作以身蔽、謂長康曰、君以身之急、損臣等、無它、臣等不才、不足用也、我乞骸骨、長康不可、強與作見事、與作、陰爲長康謀、輝虎更來侵、築于林、見長康、及子氏長、率兵、自林見太田資政、投輝虎、以陷我後、長康戰無利、長康與餘衆、悉軍救、出外宿、與作破覆、立氏長、

為主、鎖城門、拒長康、有水阬通城、長康潛泅而入焉、城兵、從長康、長康歸降、還起、毆殺其兵、衆皆披散、長康歸氏長、欲法之、錯淵寺僧說釋焉、長康乃剪髮入寺、號蘆伯、讒國氏長、奘作來歸、數氏長罪、自解、長康曰、令氏長如彼者、非卿而孰矣、遂斥奘作北條氏政、遣人來告曰、聞君有逆子、我以密通貴國、而弗政事居舊觀、臉不厭飲饌、聊以助君役、鋤元凶我之願也、長康聽氏政詐謀、乃見使者曰、厚命至渥、何以加之、雖然、予頹齡無餘日、且既以家讓氏長、不復意營生、并形骸至此、若殺氏長、則死無盾命也、重賂使者、還之、氏政失望、氏長為左馬助、從下總守、豐臣秀吉、攻小田原、氏長疾趨、救氏政、秀吉屬將石田三成、圍忍城、按行郛郭曰、城可灌也、乃募土人、堰荒川、城人陰出、隳隄、以故錢須臾堤成、城不漸者、一版、城中遣善游者、潛出決堤、敵多沈溺、三成不還、斂糧食兵甲、威委之、潰走、氏長好文詞、與秀吉屬吏山中長俊、親善、屢相唱和、秀吉知之、命長俊、說降、氏政既其嫡、召氏長、氏長稱疾不往、使三反、藏令豐副來治疾、氏長以實陳謝、氏政聞氏長此時、忍之圍、未解、城兵擊却之、亡幾又來、以氏長故、告城中、城則降、初淺野長政、與三成俱攻、多傷士卒、內御之、謂曰、人以一騎馬出城、其餘什器、勿挾去矣、城兵相語曰、出

者、無行資、何地得生活、不若據城致死、秀吉聞之、敢告、肆去無尤、既氏政亡、秀吉聞氏長多儲黃金與唐梵、出之贖罪、氏長乃致九百金十八梵、減死一等、放于會津、氏長女有國色、秀吉取寵之、一日、告秀吉、以氏長流落無依、秀吉徵氏長、封烏山、食三萬石、氏長卒、子左馬助氏宗、一名範家、歸德川公、關原大阪諸役、從有功、亡子、祀絕、

女一作姝

三万石或作二万石又作一万石

續史氏曰、里見氏建國十傳、二百歲、中間、叔姪兄弟相尋、義堯雖被逆名、以國歸宗家、以社爭嫡矣、長康遜位、深惜氏長之為、至三年不相見、然以社稷故、而枉情抑怒、弗如細川畠山諸氏、骨肉相屠害、以赤厥族也、

太田資清 玄孫資正

北條綱成

太田資清、小字源六郎、號道眞、出自三位源賴政、賴政之後、居武藏太田、因氏焉、資清、賴政九世之後也、以父祖資、襲太田地頭、任備中守、附扇谷、居于河越、徙于生越、扇谷宿將上田、三戶、荻谷、三氏、有梟名、資清名、在其上、傍善文辭、府朝政事、無不參畫矣、資清朝于京師、足利義教、固聞資清為人、召見之、命帶甲跨馬、資清大喊舞矟、馳騁中庭、旁若無人、義教、拔刀賞柑、以予資

清、資清口受之、略無惲色、義教嘆美其能、加食邑、上杉顯房、妙齡承家、資清必忠扶翼之、總軍事、當此時、足利成氏、雙用群小、資清、及長尾景信、與之不協、群小勸成氏、攻顯房、資清景信、奘鎌倉、成氏退陣江島、而戰七里濱、資清克之、康正元年、老、剃髮、明應二年、卒、資清、愛和歌、號書齋、翁自得軒、數延招歌人宗祇招心等、唱和聯吟、以遣情意、著新撰和歌集、長子持資、別有傳、持資第二子、資家、生資賴、資賴子資正、

資正、小字源五郎、號三樂、又號道譽、歷任民部少輔美濃守、父兄相續、為岩槻城將、取松山、與之資正、河越之役、資正敗歸、燕城遂陷、亡幾取復焉、會兄死、遂鎮岩槻、岩槻盜起、以此時、北條氏、圍松山、道路梗塞、以犬通問、資正有愛犬、常往來二城、松山守將竹筒飲書、繫其頸、資正得書、即救松山、上杉憲政、失政、屬將多畔、資正不變志、翊戴憲政、憲政讓國於養子輝虎、資正首唱輝虎威武、招萃義故、輝虎器重之、引為腹心、輝虎稱北地、資正所佐居多、里見氏等、從輝虎、資正所誘也、輝虎常稱其功、乃予資正子、以長尾氏、名政景、永祿中、資正從輝虎、圍小田原、北條氏康陷松山、資正襲復之、使上杉憲勝守焉、北條氏政、攻降憲勝、來迫岩槻、資正、請救於佐竹宇都宮二氏、會長子

岩槻或作岩付又作岩築

大膳大夫氏資謀逆、資正奔常陸、居片野、與小田氏治、生釁、氏治家將、每歲晚、會親戚舊識、置酒歡、一夕、賡載聯歌百韻、名曰忘年集、資正、覘知之、以其夜、襲小田城、氏治等、狼狽委城、走木田餘、大年、大雪、資正又以其夜、攻拔之、先是、族康資、及子資高、叛北條氏、旋弱政績功、弗加褫秩、敵有怨言、或諫資高、資高來奔、與資正、援里見義弘、擊北條氏康父子於鴻臺、資高、常用鐵槍長丈大尺者、一揮連殪數人、前無堅對、翌日、氏康、與我戰、士卒敗潰、資正跼致死、而自刃前、振戰數合、身被創、不任行、敵兵乘之、資正厭仆、敵遽顧之、屢斬不殊、資正徐言曰、余有鎧、屢脫之、不者、斬不能殺也、敵則脫鎧、而擬刀、會士卒來救、資正終得免矣、氏資娶氏康女、以岩槻附氏康、氏資攻里見義弘、戰于三舟、敗沒、有一女、無男、得氏康孫氏房、為嗣、配其女、豐臣秀吉、攻小田原、氏房要之路、不利、秀吉陷岩槻、時資正在片野、以故、降秀吉、秀吉曰、混一海內者、實在此舉也、多傷士卒、亦不顧焉、資正對曰、殿下倘勞後仁、勿誤大事、秀吉不懌、而睨之外套、還城、秀吉諭氏房、勸父氏政兄氏直降、弗聽、乃從氏直、入高野、

土方一作高天神

北條綱成、本氏福島、春宮亮、源滿仲之苗裔也、累世割據遠江、居土方、父上

綱介正成、佐今川氏、攻甲斐、戰沒、綱成孤居、失産、寄寓相模、性穎悟、英姿、北條氏綱見異之、二十二歲冠、氏綱賜之氏、與偏諱、稱左衛門大夫、號圓龍、氏綱出師、綱成必從行、無不勝也、其旗號、黄書八幡、時人呼綱成爲黄八幡、敵望其旗、股慄喪膽、多不戰自遁去者、兩上杉合兵、將攻小田原、而河越當其衝、北條氏康、欲選一驍將守之、衆推綱成、上杉憲政臣、多來聚、綱成恐敵餘之、憲政怒、大擧圍河越、綱成固城固守、二歲、食竭、氏康自將救綱成、欲令人先報、而難其人、綱成弟孫千代、請行、乃單騎、貫通萬衆之中、直進入城、傳命諭之、氏康至、綱成啓門突出、挾擊憲政、斬首萬餘級、且傷萬許人、氏康收兵、入松山城、憲政聚敗卒、攻松山、綱成蹴憲政、又大克之、以功、累徙甘繩城守、爲上總介、綱成從氏康、攻平井、綱成子氏繁、先登、手獲十三人、綱成鎮有木城、里見氏來拔、綱成擊却之、鴻臺之役、氏康失利、綱成、氏繁、及松田憲秀救氏康、遂克、氏康奇其功、三增山之役、北條氏諸將披靡、獨綱成不敗、撫擊武田晴信左翼、獲校將、道擊多捷、綱成前後臨軍、大戰三十六、小戰亡算、未嘗敗走、天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三、子氏繁、初名康成、號龍寶、年甫十六、從北條氏康、備上野、以先鋒、獲甲首、十三、後二年、受父讓、稱左衛門大夫、補常

岩留一作岩富

陸介、鎮甘繩、上杉輝虎、以兵數萬、來圍、氏繁寡兵防保焉、從北條氏政、略下野、與宇都宮小山結城諸氏、相挑、氏繁馬逸、入敵陣、氏繁奪關、跌仆甲士十餘人、還、又從討佐竹、旌功、年四十三、先綱成卒、氏繁常持鐵槍與鐵團扇臨敵、獲殺亡算、衆憚辟不敢近云、氏繁子氏勝、紹綱成後、又稱左衛門大夫、少長矢石間、勇毅不損家聲、從北條氏直、攻下野三戰、三捷、斬首三百級、豐臣秀吉伐氏政、氏勝與松田康秀等、拒秀吉於箱根、亡利而退、氏勝原之、自兒保甘繩、氏政遣人召氏勝、氏勝謂使者、予兼綰無顔、何敢適見、將以死守城、效焉自償、予爲我反報焉、或諭氏勝有貳心、氏政怒、氏勝無以自明矣、德川公素聞氏勝毅略、辟不就、使者三反、而后出降、公有阪東、以佐倉封氏勝、關原之役、守岡崎、病卒、無子、弟繁廣及立、或曰、氏勝爲岩留城將、食萬石、養保科正直子氏重、爲嗣、大阪之役、氏重在先鋒、後屢徙封、爲懸川城主、萬治中、國除、

續史氏曰、或說、太田槐原之別族、綱成氏康之弟也、然資清我間好文辭、似有源三位遺風矣、綱成用兵、克類氏康、假令康躬匪兄弟、康行則兄弟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一 終

從五位上一作正五位下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二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八

足利義政 子義熙

足利義政、初名義成、小字三寅、號喜山、又號道慶、贈左大臣義勝母弟也、義勝無子、義政及立、時甫八歲、文安三年、授從五位下、四年、除從五位上、任侍從、五年、遷左馬頭、寶德元年四月、冠、賜佩刀、爲征夷大將軍、八月、補參議、兼左近衛中將、除從四位下、二年、進權大納言、三年、遣使修好於明國、享德中、累遷從一位、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康正元年、補右近衛大將、二年、兼馬寮御監、遣使修好於朝鮮、長祿二年、遷內大臣、寬正元年、陞左大臣、五年、進三宮、伊勢貞親、司府庫出納、而擅權、義政夫人日富子、內大臣日野重政之女也、其所言、義政莫弗聽從矣、內事則富子肆之、外事則貞親肆之、兩臠大行、義政不加意、日夜事燕遊、太好普請、營新館、號華亭、土木之役、費巨萬、又修高倉第、其一障子、直二萬錢、他物稱之、以是傾倉儲、儲竭、則徵課諸將、而助其役、或貸富商、以補費用、於是、征賦什倍前代、

天下之凋弊極矣、事在食貨志、近江人熊谷直純、好學、嘗上書、以諫政病、義政怒曰、其言雖可、而彼非我師傅、此失其職也、則命伊勢貞親、褫直純采邑、而逐放之、人人益畏、莫敢忤義政之指意者、義政登壯、厭倦軍職、歲三十、未有子、欲以家讓弟義尋、義尋時爲僧、爲淨土寺門主、固辭不聽、義政盟曰、子他日有男、必不舉、假襁褓中、披之爲僧、以亡負汝之異議者、義尋爲子、蓄髮、更名義視、寘之今出川第、命細川勝元輔義視、後一年、義政生男、義熙、保養百餘日、未忍捨也、富子日夜啼鳴泣、謂義政曰、己有子、且不能庇育、胡求螟子、而爲嗣、弗亦戾耶、君而不圖、誰敢啓齒、今視天下豪宗、無出山名持豐之右者、以兒託彼、壓義視、乃勢強名順、人不敢沮、事必濟矣、義政然之、伊勢貞親、與持豐、積不相能、諸宿將、咸惜貞親、貞親奔于伊勢、諸將遣書、勸貞親歸加誅、義政不得已、黜貞親、義視懼爲持豐所害、而出伏匿勝元第、義政令人諭解義視、應仁中、持豐與勝元、爭權相鬩、以故、義政結勝元、義視往來持豐勝元之間、令和解、二人弗聽、京中訛言、義政潛與持豐、相約擊勝元、勝元驚駭、卒起圍室町第、白義政曰、勝元奉將軍、不得而將軍弃勝元、何爲至之、差僭人之讒、令然也、願面辯乞罪、義政從之、則選驍勇者十二人、日隔中間者、實

故習也、出以爲子、子之盛分、子不敢拒焉、勝元見其形骨不凡、而不加害、以逐之、乃解圍、其與持豐、擁兵如故、當斯時、伊勢貞親、往依勝元、勝元以其不善持豐、合延爲黨、爲爾義政、復職、以伺察將府之軍機、足利義視、素與貞親、有隙、不自聊、陰出詣北畠教具之營、相謀奔伊勢、居歲餘、義政遣書召歸義視、義視狐疑不至、勝元及畠山政長、赤松政則等、連署固請、義視便歸入將府、會有飛語曰、勝元陰黨義視、義政聞之疑懼、勝元使義視投持豐、武田信賢據義視、上叡山、持豐遣人迎之、館于斯波氏、時義視爲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勝元以後土御門之詔、削義視官爵、文明中、義政致仕剃髮、游蕩無行檢、晩節好茶、與式部卿邦高親王、關白近衞政家、大納言飛鳥井雅親、今出川公興、宰相柳原資光等、以茶事、聯聚集、以古器異品、相尙、一時倣風、就具鷹貨、至一掘物價千金、義政發使者、赴明朝、而求珍寶奇材、以構室東山、號東求堂、留名東山殿、其彫鏤華麗、究極壯麗、塗以白銀、世人稱爲銀閣寺、延德二年、正月七日、義政薨、享年五十六、稱慈照院、贈太政大臣、長子義熙、次義覺、爲僧、入三寶院、任權僧正、其餘有男女數子、事跡不傳、

義熙、初名義尙、號玉山、後改悅山、少小穎悟、甫九歲、立襲將職、任左近衞中將、授正五位、是歲、文明五年也、七年、除美作守、轉參議、十一年、累遷從二位、始親總府政、十二年、補大納言、十五年、陞從一位、十六年、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十七年、任右近衞大將、十八年、兼馬寮御監、先是、京師饑甚、義熙解諸侯宿衞、爲止六角高賴、高賴、自解歸國、歲暮、諸侯至、高賴弗至、義熙諭之再三、高賴不奉旨、長享元年、義熙帥六萬騎、伐高賴、畠山政長、細川政元、山名豐之、一色義春等、三十餘人、各將一隊、屬義熙、陣于阪本、高賴、防禦數月、會我獵場、義熙欲急攻、進至鈎里、令將士誦孝經春秋傳曰、吾不滅此賊、不敢還、二年、陞內大臣、延德元年、正月、義熙病、三月二十六日、薨于師、年二十五、稱常德院、義熙性質溫厚、勉文學、閑騎射、嘗撰新百人一首、採拾藤原定家所選、以布于世、大得時譽、生平、與一條兼良、親善、評論時務、兼良、錄其事、名曰樵談治要、義熙、實之左右、而能用焉、以故、大得中外之望、及沒、朝野悼惜、詔、贈太政大臣、

續史氏曰、義政雖有强僕、朝得之、夕失之、馴基亂階、使身旰食晏寢者、豈不因婦言之聽乎、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是謂之歟、義熙、耿介有節、好學不倦、夭折不長其世、天也哉、語云、朝聞道、夕死可也、是謂之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二終

德本一作□水

逐者一作□塲

誠云政長任尾張守遷左衞門督

或云義就任伊勢守遷伊豫守又遷右衞門佐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九

畠山持國 養子政長

畠山持國、稱尾張二郎、號德本、高祖、尾張守家國、家國生國淸、義深、國淸爲脩理大夫、遷阿波守、義深襲父官、二人俱屬足利基氏、或譖義深、基氏諭義深、義深懼奔信濃、起兵應南朝、亡幾、降基氏、基氏欲誅焉、復叛、歸南朝、南朝不容之、終投于足利義詮、以討足利高經、而拔楠氏城壘、南人大奮、義深子基國、號德元、任右衞門佐、隨山名氏淸將畔、告之幕府、從足利義滿、伐滅氏淸、以功、封于山城、爲管領、應永之役、從義滿、攻界府、縱火、大內義弘、走、誅入我陣、基國子滿家、嗣之、滿家賜紀伊、滿家號道瑞、任左衞門督、遷尾張守、爲管領、持國其子也、襲尾張守、以將府命、擊伊勢、嗣管領、叙從四位下、進從三位、故事管領、皆止四位、其陞三位者、始于持國、遷左衞門督、累功、領大和河內紀伊三州、持國弟持富、爲尾張守、兄弟並伐、平赤松滿祐、又殺南人僞主、誅其黨、持國之聲望大加、當斯時、足利義政、年幼、天下之辭訟、悉決于持國、持國自恣威福、衆側目憚之、莫敢違命、嘉吉三年、朝鮮來貢、至兵庫、持國議却之曰、韓人詐入貢、其實爲商賈、以益于國家也、則使人逐去焉、答曰、寬國非敢商賈、吊昔光公也、乃聽入京師、文安初、近衞房嗣、一條兼良、偕冀爲關白、交賂持國、持國威權、槪此類也、持國告老、辭管領、四年、持國部將、斬南朝遺族、而獻捷于京師、寶德元年、復管領、享德元年、又辭、初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嗣子、政長持富之子也、旣持國、生男義就、而鍾愛之、家臣游佐氏、慶學南人、著功、持國、以義就屬游佐氏、三年、四月、持國廢政長、以義就、爲世子、神保氏與游佐氏、不協、說政長曰、郞君於細川公、爲姻戚、公與山名右衞門、相善、控其二將以扞衞者、排義就、易反掌、政長然之、自投細川勝元、使神保氏依山名持豐、八月、攻持國、火其第、持國、辟火於伯父滿則第、轉匿建仁寺、義就奔山名教之、教之不納、則入游佐氏、會火起、即趨河內、勝元、扶政長、見于足利義政、義政命、承持國後、康正元年、三月、持國薨、稱光孝寺、義子政長、政長、小字彌三郞、任左衞門督、遷尾張守、義弟義就、初名義夏、受足利義政之命、改名、小字二郞、任右衞門佐、遷伊豫守、二人爭家相鬩、康正中、脩理大夫畠山賢良、輔義就、周旋危難之際、以彌縫其隙、因茲、義就、寵于足利義政、

在京師賢良與義就第宅相對義政屢詣二第飲讌賢良子基家甫十歲義政撫其背曰而父善歌而亦善乎基家即歌音吐琅然擧座拊歎大恊義政旨翌日義政夫人亦來歡義就饗基家爲子以固義政眷遇賢良悅即出告義政基家小字彌彌若於是稱二郎襲義就小字也義就請綸旨用義政旗討政長政長率紀伊河內和泉之兵連戰挫之一日戰于菅振二人本出一門同其徽號不能分亮敵類故政長令旌旗偏絲傳其年以分彼我衆美其製世人皆傚造之旌旗之制一變云義政命政長義就和解二人入京長祿中義政信佛禁殺義就犯禁出狩義政不懌義政課諸將聚花卉義就所致偶枯僧不懌寬正元年義政脩好政長而召老臣游佐恒正諭遣義就還國以基家嗣家恒正謝弗聽則告義就義就不肯退義政命細川成之衛皇居諸將皆戒兵義就燬第南下騎士七十步兵千餘甲從焉游佐國助迎入若江城義政合義就第舍與臣僕附政長基家慍謂縱火鬭死賢良諭止基家奔于河內政長代入義就第拜彈正少弼義政下令大和諸寺嬰義就義就遣兵焚天王寺掠其傍縣義政奏請討義就不可強請得詔書則命政長往討義就逆擊政長於龍田衆擾政長不動衆稍定筒井氏援政長斬

國助等數百人義就喪氣將自刃衆止之竟奔保嶽山而禦寬弘金胎觀箕觀正四寺連圖見山以防禦焉政長使部將餽若江自進陣于弘川與義就相持二年義就奪政長糧食而戰于太子磧足利義政議計策諸將曰傳檄大和以援政長義政可之義就部將須屋氏曰敵意在久持羸我也請乘夜出襲可以逞意矣義就然之須屋氏臨發曰吾曹不克不徒還幸君自勗勵衆義就爲置酒將士皆感激而襲弘川政長以北畠教具山名是豐等騎卒十餘萬圍嶽山踰歲不解殺傷相當政長無退意城兵氣撓義就揮劍先衆出鬭政長敗之義就退欲自刃游佐二郎詐稱義就而代死焉義就間行入吉野此役也是豐與義就合而意怖其驍捷歸語之父持豐持豐乃結義就五年政長爲管領文正元年義就攻河內復舊領山名持豐召義就入京師應仁中持豐與細川勝元爭權相擊政長屬勝元義就屬持豐義就襲河內攝兩守游佐長直降則傳檄糾集義故之兵衆復入京師先是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宿將更饗將軍是歲春政長佐設美供以迎足利義政義政弗至政長歎曰饒口令然也乃潜自警頃之義就及山名持豐來攻義政令曰使政長義就以手兵格鬭決死勿用諸將之援義就聞之曰固所願也政長宰

神保長誠謂政長曰若一蹶者禍殆弗測亡乃揚聲價乎竊爲君危之忍小愧與樹大功孰以爲得矣今回之擧君勿輕之以臣觀之第地平夷而難防戰宜據御靈森南控相國寺西擁細川氏第雖敗不太甚且臣之故舊爲細川之老顧急不肯捐我也政長然之自燔其第以六千人赴之道多潰比至從者僅僅二千人義就曰機不可失矣犯晨往攻時方雨雪兵士皺瘃縮慄而不進政長亂射殺數百人斯波義廉等密來援義就細川勝元閉門不援政長政長之軍崩政長遣人謂勝元曰大師救我者非所望也幸惠一尊酒將與士卒訣飮自盡矣勝元不答政長焚營遁去時人薄勝元斯間山名持豐勢不振故都下語曰山滅川泄謂二氏不足以賴依也義就免政長之管領自代之無幾何罷職勝元迎後華園後土御門二帝於幕府政長敘三位護乘輿入府持豐將屯相國寺勝元患之欲使一强將擊卻之未得其人或曰政長可勝元召政長語之故政長曰非敢拒命然御靈之役多亡士卒其弊未瘉也勝元有慚色政長治裝兵裁二千觀者相謂曰兵寡恐不克政長據鞍顧眄曰諸君勿爲累矣政長雖百萬敵非懼之者乃進臨陣神保長誠謂政長曰彼衆我寡勢難力戰也我若專當彼一面破之必矣一面破者全

軍敢不塵擾乎政長從之蒙楯而前薄敵捐楯大呼突陣陣中沸亂相排擠而潰矣政長鼓行出陣後以斷其走路義就厲聲曰我前鋒不整吾將代進音未畢政長奮擊而挫之取相國寺政長梟名爲都部文明五年政長復管領七日辭之九年復職有頃又辭延德二年復職斯際足利義植新立無威幕府宿將皆沒獨存政長政長驕肆無所憚矣明應二年義就卒稱寶泉寺長子義豐初名元家小字三郎任彈正少弼驍果有父風政長忌之誣劾義豐遂爵足利義植細川政元攻河內義豐有器幹處難而不撓其所將之兵士皆精練善射堅守譽田城命射手亂發以防義植等義植等不能近焉爲長圍持久城中食竭義豐使人說義植曰義豐雖不肖以時月而朝覲敝邑雖褊小無歲不輸聘貢矣大府有事必趨之有命必共之豈一日寧居而忘君乎義豐未知所以見戾也向先考在世也伯叔相攜然罪科不糾其身餘罪何逮後昆且師之無名克猶黜門族況不克乎今爲將軍謀得收兵而還身不墜家聲我亦承貺矣義植不聽政元切諫竟不聽政元忿與義豐戮力擊義植大破之政長在正覺寺士卒潰亡則自刃稱實隆寺部將丹下氏等二百餘人放火殉死焉政長子尚長一名尚順又名尚慶號卜山襲父官爵

政長之死、尚長走紀伊、八年、尚長督衆圍正覺寺、義豐自殺、子義宣、一名義英、小字太郎、任下總守、在撼山城、永正中、與尚長、攻擊、互有勝敗、尚長子植長、任右衞門佐、遷尾張守、入爲管領、大永中、義宣起兵、與三好氏、屢攻細川高國、天文初、義宣爲其臣木澤長政所弒、植長恇弱、國勢日傾、無嗣、弟河內守長繼、一名長經、輕率侮士、士心不附、其弟政國立、小字三郎、歷任上總介、播磨、尾張、二守、與三好長慶、頻年相攻、殺長慶弟、政國子高政、號一空、襲尾張守、賴父祖之資、領大和、和泉、紀伊、三州守護、永祿中、三好義賢來略、義賢父、嘗爲我軍所敗、義賢憤之、以窺我短、高政覺其意、擊殺義賢、義賢兄長慶將、來寇河內、陷若江城、進掠大和、陷信貴城、高政奮起、欲報之、軍未整、會長慶遁至、高政遂之、交野、織田信長、以救我爲名、而內實覘兩軍之釁、既而長慶遁去、頃之、復來、斯際、家臣游佐信教、橫肆亡上、高政謀逐之、信教作亂、高政遁走岩室、畠山氏遂微、與三好氏、分食河內、天正元年、爲三好義繼所滅、高政弟、播磨守政尚、一名政義、又名直政、其子、左衞門佐貞政、德川公、與豐臣氏、構兵時、貞政、失封家居、公檄貞政、貞政應檄而起、會和議行、貞政罷、貞政子、民部大輔政信、仕德川公、初、畠山滿家弟、爲滿則、號道祐、任修理大夫、

封于能登、子孫相紹、暨封滿則、玄孫義統、應仁文明際、山名細川、相持京師、義統援細川、大賂權食、山名爲奮、翌年、補管領、以庶族、爲管領、他無其例、時論嫌其義統、義統孫義則、在京師、部將溫井景隆、三宅長盛、長連龍等、自封殖焉、義則奔于越後、義則子義隆、爲其臣游佐義房所弒、國中騷擾、義房以國歸織田信長、上杉輝虎、攻能登、獲義房、誅之、自滿則、至義隆、皆修理大夫、義隆子義春、斃于輝虎、冒其姓、爲上條城主、任民部少輔、輝虎略能登、義春以先鋒、伐溫井游佐黨、拔其城、輝虎多其功、而識復封、能得人、跂望喜遲、輝虎曰、義春驍勇、部下士、甲仗鮮麗、予之舊封、則與于虎也、終弗予焉、輝虎死、其二子景勝景虎、爭國相擊、義春屬景勝、景勝臣、直江兼續、專權、義春與之有隙、去如京師、爲豐臣秀吉所器重、常昵近左右、關原之役、屬德川公、以公命、復本姓、剃髮、號入菴、後失明、退老于京師、愛文籍、令人常誦讀焉、一日聞讀甲陽軍鑑曰、此子所自體之、多乖謬、況其他乎、止其讀矣、子孫、仕德川氏、列高家、

續史氏曰、足利氏、以權謀、定天下、畠山氏、亦以權謀、而輔弼之、終相隆替矣、基國之後、始分、猶室町有鎌倉、持國之後、再分、猶義政之後也、其廢立之際、欲福其國、而反禍者、多矣、不可不愼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三終

列傳十

山名持豐
細川勝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山名持豐、祖時義、歷任右衞門佐、彈正少弼、遷右京權大夫、兼伊豫守、領但馬、伯耆二州守護、父時熙、與叔父氏幸、分其國、時熙有但馬、任右衞門佐、轉宮內少輔、氏幸有伯耆、任右馬頭、族滿幸、性貪惏、欲奪時熙氏幸之封、乃譖二人於足利義滿、義滿議誅二人、二人奔國出謝、得釋、而滿幸謀叛、時熙氏幸從義滿、討滿幸、戰敗殆死、部兵拯助之、以滅滿幸、終復封、時熙卒、持豐繼立、任彈正少弼、遷右衞門督、領但馬因幡伯耆三州守護、創號宗全、天資票健、長身赭面、時人目曰赭入道、先世、軍間遇元旦、家宰進圖餅九、斜方餅三、食之、則戰得克、卒以九圓三斜方、爲旗章、嘉吉初、持豐率其族救清教之、討赤松滿祐、攻白旗城、滿祐懸巨材、以拒守焉、持豐以牛數百頭、使黨人跨之、衝城、兵卒屬其後、城中悉發其巨材、牛死兵入、以斬滿祐、縣官高其功、賜持豐于播磨、教清于美作、教之于備前、山名氏之勢威、甲于一世、頃之、管領畠山持國建議、立滿祐後、持豐怒、起兵、破之、

細川勝元、少稱聰明六郎、四位、右京大夫、持之之子也、世領南海四國、文安初、有司獲賊七百餘人、致之闕下、時畠山持國秉政權、皆以當斬、爲勝元尙幼、從容謂持國曰、衆人死生、在吾手、今不問一欵、以行刑、無乃有寃者乎、刎者不可復活、冎者不可復肉、詎不得確實、而處事矣、持國奇其言、則誅元惡、餘成赦之、聞者、深多勝元、勝元襲父官爵、兼武藏守、爲管領、時年十六、居數歲、能管領、享德初、復職、娶山名持豐女、此間、畠山持國二子、政長義就、相鬩擁兵、京中大騷、足利義政、欲召諸將衞幕府、持豐勝元不往、持豐有怨持國、焚其第、義政怒持豐之橫肆、命諸將誅持豐、勝元舉族援持豐、幕府兵少、義政不能出攻、擁兵自守、勝元不欲抗義政、爲持豐請赦、持豐亦自謝、以獻誓書、事輙釋、持豐歸國、康正中、勝元族成之、請義政、立赤松氏後、義政宿憚忌持豐之强、故削其封、予之、持豐慍、滅赤松氏、復封義政再立、持豐又滅之、持豐令人詰勝元曰、成之所爲、汝盍沮止、汝欲使彼剔我手足耶、勝元枝梧不應、持豐不平、先是、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世子、已而生子、則廢世子、持豐益不平、兵端始萌、寬正中、持豐子是豐、攻畠山義就於嶽山城、與之戰、七勝七敗、城兵疲退、是豐曰、不拔此城、不生還、乃挑戰、義就執刀、身先士卒、進出、是豐曰、義就勁果、我好敵也、戰良久、日暮、交綏、有間、又攻陷城、是豐歸、語持豐、以義就之勇、持豐心異之、足利義政、立弟義視、爲儲副、命勝元輔之、已而生子義熙、義政、欲得一强倚、以立義熙、廢義視、顧視諸將、莫勝持豐者、卒以義熙屬持豐曰、吾欲立孺子、然義視業已爲嗣、勝元輔之、非可撼也、願子、爲吾圖之、持豐欲扶義熙、嗣將府之權、則喜許諾、延畠山義就、爲黨援、當斯時、斯波義廉、斯波義敏、爭國相嫉、持豐以女、許嫁于義廉、義政、助義敏、黜義廉、以收其第、義廉走告持豐、持豐將自至其第、拒義政使者、持豐臣垣屋、大田垣、二氏、交諫曰、以葭莩之親、而背累世之恩、無乃不可乎、盍速轉兵與幕府矣、若一旦與將軍、生釁端、厥傲戮世兆瘉、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君不聽臣等言者、國家之難、不旋踵、臣等、坐不忍視其難、故先乞骸骨、持豐笑曰、卿等奚爲輕躁無深慮耶、昔者、赤松滿祐、弑普光公也、細川武田諸氏、以將府之命、討滿祐、皆敗衄而還、予以單軍、深入、徑梟彼首、以報將軍之讎、然滿祐屍未冷、將軍錄其遐擘、且奪我功田、以予彼、兹奚非疾父讎而疾報讎者、如此人、亦可賴也、垣屋大田垣、服其言、於是、持豐要義政、請宥義廉、義政許之、持豐威焰、在勝元右、勝元罷管領、潜居累月、悵然不樂、應仁元年、勝元結黨聚衆、族成之、師春、春元、政春、及斯波義敏、畠山政長、京極持清、赤松政則、武田國信等、起攝津、丹後、土佐、讚岐、阿波、參河、備前、備中、和泉、淡路、越中、紀伊、河內、隱岐、出雲、飛驒、近江、播磨、美作、安藝、若狹、二十一州兵、凡十六萬餘、勝元自督之、陣于東山、前後兩翼、布九營、以當持豐、持豐歎曰、悔爲豎子所先、即急召兵、族教之、教清、及斯波義廉、畠山義就、畠山義統、六角高賴、一色義直、土岐成賴等、起但馬、播磨、因幡、伯耆、備前、美作、石見、越前、尾張、遠江、大和、河內、紀伊、能登、近江、丹波、伊勢、土佐、十八州師、步騎凡十一萬餘、持豐自督之、陣于西京、山名是豐、失持豐意、屬勝元、約爲父子、勝元議曰、幕府前、有一色義直第、接西陣、今遣一將屯實相院、以斷之、義直必懼走、然則可以取幕府也、五月二十四日、命武田國信、赴屯焉、義直果走、勝元入幕府、請將軍牙旗、而樹于軍門、以迎足利義視、命諸士轉掠街衢、持豐遣垣屋攻實相院、命大田垣、守東面前壘、勝元兵、攻大田垣、發火、時風烈、燄炎四延、持豐隨滅隨燒、集好華開、二院皆焚、持豐營中擾亂、勝元舉軍大躁、喊聲振天地、日夕收軍、命

細川師春、總大宮第、二十六日、斯波義廉、山名教豐、圍大宮、疾攻之、勝元使細川成之、細川成春、援師春、更使京極持清率萬人、躡義廉之背、比過戾橋、義廉將、朝倉等、設謀誘之、持清敗卻、爭橋、排擠陷溺、水爲不流、後過者、蹊之以踰、赤松政則率三百騎、自猪熊巷、救持清、遂破義廉軍、拔師春、入之細川政之村雲第、持豐與義廉、勠力攻之、持清成春、放火、要持豐、持豐不撓、而鬭烟燄之中者、兩晝夜、彼我死者五萬、尸血狼籍道路、六月、勝元軍于相國寺、持豐軍于斯波氏第、持豐之兵、日加、大內、河野二氏、援持豐、未至、勝元先攻持豐、不克、還、勝元營中、訛言、足利義政侍臣、有疏者、故當泄我密策、八月、勝元逐義政侍臣十二人、遂迎後華園後土御門二帝、置之營中、而己所欲、皆以帝旨、驅使之、持豐欲取三寶院相國寺、以杜御靈口、九月、令一色義直、畠山義就、大內政弘、土岐成賴、六角高賴、各帥萬人、往攻焉、五將矢日、不取院寺、不敢生還、直攻三寶院、武田信賢、及子基綱、以二千餘兵、守之、力拒竟日、士卒多散亡、基綱啓門扇、單騎出戰、衆爲披靡、義就卒野老源三、有膂力、進搏、基綱揮力、斫其甲、刀折、源三頭顱碎死、基綱徐退、莫進遏者、既而三寶院陷、五將轉攻淨華院、破京極持清、縱火皇宮側、熛燄突騰、而火連亘

近衛房嗣等、三十七邸第、南禪青蓮等、七十餘寺院、數日乃滅、勝元命赤松政則、安富元綱等、守相國寺、令別將張軍於一條寺、倚險狀持豐、以塞一條口、五將攻寺門、元綱兄弟與政弘成賴、確鬭、自晨至昏、殺傷相當、京極持清武田國信、以兵一萬、馳救政則元綱、道路有流言、政則等敗死、持清國信乃還、十月、五將以弓手、急攻、元綱兄弟、嚴陣防戰、中矢俱仆、相國寺陷、五將所獲首級滿載八車、以輸于持豐、而留屯相國寺、細川政之謂勝元曰、敵據相國寺、於我不便、盍擊卻之、勝元曰、吾亦念此而已、則使畠山政長爲將、東條元次爲副、分路進攻、政長斬首八百級、卒復寺、東西兩陣、以寺爲界、以爲久持之備、二年、足利義視、絕勝元、勝元怒、以武田國信等、三千餘兵、跳馳以挫義視、足利義政、憚其勢、脩好於勝元、勝元復管領、文明三年、持豐守兵懈倦、勝元乘夜襲之、進至院前、放火、持豐自提薙刀、出相擊庭中、勝元敗歸、五月、多賀高志率近江兵、援勝元、六角高賴、誘高志還、而起兵、應持豐、高志乃還、勝元遣武田國信城北白河、山名是豐城天王山、以斷持豐之餉道、持豐遣畠山義就屯勝龍寺、大內政弘城狛野、以報之、政弘臣二局弘直、背其主、應勝元、勝元陰得撒對馬、告少貳教賴曰、京畿多難、列侯赴之、矣邦不虛、以君

豐邦或作豐國

收、依欲復舊封、今時不可失矣、教賴悅、促賦來上、陷筑前、西海大騷、四年、勝元諭降畠山義就、以關北道淡輓持豐稍衰勢、五年、三月、持豐病卒、享年七十、稱遠碧院、勝元欲乘喪擊滅之、遘疾不果、五月、勝元卒、年四十四、稱龍安寺、初、勝元與持豐構怨、至是七歲、未剖勝敗、併死、然權勢、終歸細川氏、勝元子、政元、自有傳、持豐長子教豐、任彈正少弼、兼伊豫守、次子是豐、爲彈正忠、教豐生政豐、政豐生祐豐、一名俊豐、進右衛門督、祐豐生豐定、豐定生豐邦、相嗣立、豐邦爲大藏大輔、僧號禪高、天正八年、豐臣秀吉來圍鳥取城、所獲居之城下、諸將士族、被斬剖、及豐邦女、豐邦出降、秀吉責其逗、削封、衆怨豐邦、次年、豐邦走投于毛利氏、於是、山名氏亡、

續史氏曰、山名細川、煽動禍亂、丞舉兵燹、皇宮及侯第商肆、掃地蕩盡、而居無所、食無物、人雖懷其土、不可以不去也、故都下、絕見戶、武人欲掠財貨、固無有焉、且斯何之道、崎嶇不便轉輸、而其水程、亦不便漕運也、宇治源于琵琶湖、木津源于笠置山、賀茂源于鞍馬、木船之際、舟筏可以取遠矣、大堰瀨難舟、淀江不溯、不能入京、其難得糧餽者、如斯加之、兩陣皆擁大師、曠日彌久、欲亡饑餓、得乎、然未聞人相食者、無它、皇國風、不忍人相食也、儻遣西人

處茲難者、幾不食子爨骸、或云、其食子爨骸者、文飾非實有矣、雖然、漢唐諸人、間以人充食、史詳其事、不得匪實有也、彼自稱仁義國、其食猶爾、況其他國邪、有以人皮爲皷、以腦骨爲甲冑、殘忍無不至者、我國雖衰亂相接、風俗澆薄之際、未至彼之爲者、土風敦厚、自有勝于萬國者矣、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五

列傳十一

尾張　一色重煕　著

斯波義敏

斯波義敏、一名義寬、又名義良、出自左馬頭足利義氏、義氏孫中務權大輔家氏、始稱斯波氏、家氏曾孫高經、歷官右馬頭脩理大夫尾張守、傅足利義詮、爲管領、高經生治部大輔義將、襲管領、義將子義重、孫義淳、並兵衞督兵衞官、類唐武衞、故世謂斯波、爲武衞氏、義淳子治部大輔義鄕、早夭、無子、義敏以支族入立、或云、義淳子民部大輔義豐、義豐無子、庶族義鄕立、爲治部大輔、其子義健、襲父官、無子、義敏承其後、義敏脩理大夫持種之子也、或云、義敏父爲義種、稱大野氏、義敏立、年甫十五、以世資領越前尾張遠江三州、任左兵衞佐、有三老臣、曰增澤氏、曰朝倉氏、曰織田氏、皆橫肆不法、自割領義敏之封土、義敏殺織田、謀除增澤、國中不靖、義敏出奔于京師、增澤姊爲伊勢貞親妾、貞親用事幕府、而恩昵少比、則因貞親、愬義敏、義敏抗愬、足利義政和解之、三臣不可、乃喩義敏老、其子松王立、貞親請廢松王、立義敏從弟義廉、義政許之、義廉本稱澁川氏、爲治部少輔、嘗從足利義教、詣赤松滿祐第、滿祐殺義教、義廉潛逃全命、既立、遷右兵衞督、義敏失勢、流轉西濱、投于大內氏、松王削髮、爲僧貞益弟子、寬正中、伊勢貞親妾、死、貞親更納義敏女弟、情意願欵、便說義敏之冤、貞親深悔往昔之爲、而爲義敏、請赦、貞益亦請足利義政、允請、貞親以教旨召義敏、入京師、以黜義廉、收其第宅、此際、義廉取山名持豐女、而走告持豐、持豐舉義敏罪狀、僞辨未發、時都下訛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貞親畏走伊勢、義敏走越前、持豐請赦義廉、義政又聽之、應仁中、義廉爲管領、持豐與細川勝元構兵、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屬持豐、義敏以越中、屬勝元、勝元國將京極持淸帥萬人、過戾橋、義廉將鹿艸朝倉等、設謀脅之、持淸兵爭橋墜溺、數千人、持豐則陣于義廉第、爲持久之計、文明中、義敏拜治部大輔、爲管領、遷右兵衞督、敘從三位、聽昇殿、久在京師、國疆塞做織田敏定、諫義敏、與義廉和、養義廉子義良、爲嗣、義良更名義寬、任治部大輔、三年、增澤祐德、弒義敏、奪越前、朝倉氏誅祐德、以取越前、織田氏、挾義寬、自領尾張、義寬子義達、一名義遠、又名義雄、立襲父官、取織田達勝女、有身、會嬖妾赤田氏亦身矣、義達出畧遠江、達勝命林秀宗、害赤田、秀宗、

持種一作持植　增澤一作甲斐　右兵衞督或作左兵衞佐　貞益一作眞蘂

忠之、竊挾遁伊勢、生宗繼、赤田深德秀宗、使宗繼稱赤林氏、織田氏、生義統、義達與今川氏親戰失利、以女配氏親弟、而割地與之、義統立、襲治部大輔、爲織田信友所弒、子爲義銀、織田信長擁護之、在淸洲、爲左兵衞佐、信長名望始著、義銀忌憚、謀除之、事覺、爲被逐斥、削髮稱津川氏、子左近將監親行、仕豐臣氏、食二千石、元和之役、戰死、亡嗣、

續史氏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嚴矣、一亂之、大則覆國絶祀、小則弱國危家、應仁之亂、是也、斯波氏與足利畠山山名諸氏、同出一途、當時、生一賢嗣、不使諸氏甘蹈衰周之覆轍、吁數國無一賢、何乎、

一說親行義銀之姪

朝倉敏景

朝倉敏景、初名教景、又名孝景、小字孫次郎、稱彈正左衞門尉、六世祖廣景、始居越前、子孫屬足利氏、或隷斯波氏、敏景下野守爲景之長子也、爲景初名教景、又名家景、敏景少小不凡、足利義教一見歎曰、眞英物也、賜佩刀、既長、說好文武、觀書講兵、殆忘寢食、應仁之役、敏景屬山名持豐、戰于戾橋、踴躍奮進、敵兵敗退、墜川流屍壅水、畠山義就奇其勇、具狀語持豐、持豐拚喜大賞之、文明中、增澤祐德弒其主、奪越前、時、敏景在京師、歸討祐德、大小二十一戰、終克之、足利義政、以越前封敏景、薦爲左衞門督、城于一乘谷、十三年卒、臨終遺訓曰、夫國者、本節儉、莫流奢靡、宿老將校之裔、弗必賢、故莫世所職、而異材、便擢之、無能、便矜之、一歲、三巡、省視邦人、要令無遺賢、四邊雖靜、莫忽候邏、寧與買千金刀一口、供一人、弗如買百金槍十竿、供十夫、若欲設散樂、必用國人、莫借京師樂部、凡斯政事、平常服膺之、不可須臾慢矣、人君御國之要、仁政爲本、刑罰爲末、以愼勤懲、假令、博覽經史、兼通技藝、居止輕率、心志無恒、詎功之成矣、子氏景、從敏景、有戰功、足利義政、賜寶刀、十八年、氏景死、子貞景、任下野守、長享中、從足利義熙、攻六角高賴、永正中、叔父景總、從祖父景豐、誘增澤殘黨、作亂、貞景討平之、一向僧侶、聚兵所在蜂起、踰縣騷然、貞景分遣諸將、連戰克之、而殲渠魁、九年、貞景卒、子孝景、足利義植、討六角氏綱也、孝景援義植、破氏綱、義植賞賜、且謂曰、此役之戰功、無出子右者、淺井亮政、畧定北近江、六角定賴攻亮政、亮政請援、貞景出兵擊却、亮政感悅、來朝謝恩、大永中、三好長輝、畧于京師、時京都荒、援無衞士、孝景趨赴救難、管領細川高國奇之、勠力剪定長輝、將軍足利義晴、多其功、天文中、孝景爲幕府相伴衆、十七年、死、子義景、初名延景、任左衞門督、敘四位、一

向徒又起、義景以女妻釋光佐子、弭兵、元龜元年、織田信長來攻、淺井長政援我、信長逝去、旣信長在京師、長政欲遮其歸、義景謂、不如要歸路、長政然之、信長擊長政、義景使族景健救長政、信長請援德川公、夾姉川陣、嘗我兵百餘濟川擊公、不利、次隊尋濟、破公前軍、我兵奪柄賴隆、及子直基、用長劍、一揮斬殺數人、被傷戰死、全軍大敗退、信長適攝津、義景將步騎二萬、入京、攻信長之諸砦、竟爲和好、二年、信長入近江、長政丐救、義景以故不救、三年、信長又入近江、義景救長政、天正元年、信長又入、義景又救、戰失利、而退、信長來攻、義景委國遁匿、信長懸金募義景、族景鏡、勸義景自殺、義景沈吟曰、七轉八倒、四十年中、無他無自、四大元空、乃手刎腹、景鏡擁其首、降信長、自敏景封于越前、至是百餘年、亡、頃之、朝倉景健結釋光佐、舉兵、越前龍門、虎杖等諸城主、起應之、信長大舉來討、衆寡不敵、景健敗沒、

續史氏曰、予觀朝倉氏系譜、有載、朝倉氏、出于表米親王、親王、孝德帝第二子、賜但馬丹波丹後三國、任養父郡大領、傳其封、至十八世孫高景、高景子廣景、移越前、爲其國守護、傳其封、至十一世孫義景、又觀別系、表米作袁釆、國史不載其人、可疑、一也、二丹分國、在和銅中、而表米先封之、可疑、二也、天武以前、無親王之稱、而獨表米有之、可疑、三也、平源之際、諸侯或領其土、而朝倉氏、久保其封、可疑、四也、廣景移越前、則有之、爲其君、蓋未也、夫賜越前者、在敏景、後嗣守其訓、則存矣、失則亡矣、訓乎訓乎、不可失焉、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五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二

足利義植

足利義澄 子義晴 義晴子義輝 義昭

足利義植、初名義材、一名義尹、號巖山、父准三后義視、初名義尋、娶贈內大臣日野重政女、生義植、義植從義視、播遷美濃、任左馬頭、從兄義熙、薨、無嗣、義植立、紹其後、爲征夷大將軍、權宰相兼中將、其明年、義視薨、稱大智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初義熙伐六角高賴、未克而薨、及義植即位、諸侯皆來賀、獨高賴弗來、義植勅奏高賴、請錦旗、以斯波義廉畠山政長等、三十餘將十萬餘兵、討高賴、高賴奔甲賀山、義植凱還、明應元年、高賴聚兵、義植再討之、會京師賊起、有司不能制焉、後土御門、詔召還義植、義植答使者曰、義植奉王命、出征不庭、元惡未授首、臣之罪也、而俄徹軍、彼爲追屍也、必矣、臣進無功、退損師、此臣罪遂重、唯願、得暇旬日之暇、察機罷退矣、居數日引師歸、二年、義植率畠山政長、細川政元、朝倉貞景等、三萬餘騎、伐畠山義豐於河內、以正覺寺爲牙營、諸將代攻義豐、義豐窘困乞和、弗聽、政元以故、黨義豐、與共率兵、襲正覺寺、義植執矟、出禦、失利、政長等敗沒、士卒奔潰、國軍大亂、義植不知所出、引刀自刺、軍吏諫義植曰、勢未判、姑伏匿忍苦全命、義植便投佛祠通宵伏身屏息、以閉守焉、政元百方索義植、不得、黎明、僧徒奉佛、禮佛祠、而扉隙露鞘鐔、即怪扣、召衆士、手持兵仗、進啓扉、義植踊出、搏鬪數合、衆寡不敵、卒爲見禽矣、政元幽閉義植、一昔、伊勢貞成、與上野廣戶二氏、密來勸義植、脫走、從者僅十二人、義植佯爲微者徒步、轉巡越前、越中、奧羽、伊勢、諸國、至播津、航海、赴伊豫、海中風烈、波濤極惡、而不得前、貞成、意色不撓、屬柁師、且祝水神、風少靖、著能島、土賊設關、要義植、義植問、島主爲誰、答曰、村上雅務也、義植就見雅務、雅務謝曰、乃者仄聞將軍、以世故、播越四方、臣亦辟離、逃伏在斯、何圖、今日邂逅海隅、殆天啓也、則護送義植、之周防、寄大內義興、文龜元年、義植復官職、永正四年、細川政元死、嗣子懦弱不振、義興、傳檄西海山陽二道、大募兵、五年、春、得大友氏統、島津貴久、星野親忠、麻生元重、高橋統種、吉川興經、小早川正平、毛利興元等、十二萬三千餘兵、奉義植、入京師、村上雅務、率戰艦七千、先發、取攝津、足利義澄、委第遁走、後栢原、以

十五年一作十六年　左馬頭作右馬　一說義冬義澄之長子義植養子

義植、爲從三位、守權大納言、復將軍職、尋進從二位。六年六月、義植入朝、詔准廷臣。十月、有盜乘夜、犯刼義植寢室、義植手斬四人、身負九創、義植以爲義澄所使也、大捜義澄、弗獲。七年、入近江、攻六角定賴、定賴、義澄所寓也、麾下多潰、義植亡利罷遁。八年、細川政賢、以南海兵、六角定賴、以東國兵、同時入寇、當戰之下、大敗、義植以大內義興之衆、暫辟其銳、而避于丹波、以禦政賢定賴。已聚兵衆、以畠山植長、山名氏明、細川高國、朽木植綱、朝倉貞景等、八萬餘兵、歸京、大內義興、爲其先鋒、戰于船岡山、大破政賢、定賴、斬首六十車。義植威名大顯、構第於三條、居焉。十年、義植復攻六角定賴、入近江、亡利退。十五年、加義植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先是、大內義興、爲管領、宿衞京師、將府旋綴。是歲、義興辭職、細川高國代之、橫威熏灼中外、義植厭之、欲以畠山植長代高國、高國怛作亂。大永元年、義植辟禍、出奔于淡路、尋罷將職。後二年、薨于阿波撫養、稱惠林院。天文中、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子左馬頭義冬、義植流寓之際、義冬隨上下、終入南海、母細川氏、病喪心、後母不善義冬、譖曰、義冬柔怯、不任家嗣也、義植信之。天正初、義冬遁居平島、世稱之平島公方、以錦旗爲家寶、食邑僅二百石。義冬卒、子義親嗣、松永久秀、薦

或云義助義親之弟　十五一作十六

其族喜內、喜內忤意、被殺。久秀憤恚、尋義親殺之。弟義助及立、欲入京、爲一宮城助所遮拒、不能至矣。義助戰城助黨、三好氏援義助、久秀擁城助、迭攻守有勝敗。義助死。子義種、孫義次、曾孫義景、相繼立、皆稱又太郎、仍襲祖尊氏故事也。義景後、累世沿襲至今、傳其稱、以寓于阿波。

足利義澄、初名義遐、又名義高、號旭山。父左兵衞督政知、更名氏滿、幼落髮、師佛、爲香嚴院主。文明中、阪東亂、上杉房顯、請幕府曰、願得一將種、以鎮東國。足利義政、遣政知出鎮。於是、政知蓄髮、居于伊豆掘越、世謂之掘越公。有二子。長曰茶茶、次則義澄也。義澄爲後妻子、政知鍾愛之、以疏斥茶茶。延德中、茶茶弑政知。政知稱勝幢院、贈太政大臣。義澄走投今川氏親、有間歸國、而舊臣片山秋山二氏、二氏有梟名、衆惜懸之、邪內弗嶠。明應初、茶茶祭父、祭伴北條長氏、來掠、茶茶兩敗、被創、放火自燔矣。義澄走遁箱根、卒再投今川氏。今川氏親送義澄、入京師、管領細川政元、寘之天龍寺、將爲僧、未果。足利義植、與政元稍忌、擧兵相攻、義植連戰敗衄、奔府脫走。九條政基有姻于義澄、乃語政元曰、義澄、嘗鞠于慈照公、義當立、且將府不可一日亡主也。故遣以便宜從事、則立義澄。義澄年甫十五、爲征夷大將軍、拜正五位下、行

八年一作六年　享祿元年或作大永七年

左馬頭。八年、遣使修好於朝鮮、義澄常患大藏經之謄寫難速、因朝鮮、求梓於明。明以梓附朝鮮、朝鮮留弗致焉。文龜元年、義澄奏請、削義植官爵、後柏原帝許之。二年、義澄遷從四位、除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三年、補從三位。永正中、義植入京師、細川高國援義植、義澄遣書高國、請和、高國弗聽、義澄奔近江、居數月、罷職。八年、沒于岡山、稱法住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進太政大臣。長子義晴、次子義維、義澄屬義晴於赤松義村、義維於細川澄元。義維任左馬頭、生義榮。永祿中、將府多秕政、義榮代足利義輝、襲紹將職、而官左馬頭。

尋病卒。

義晴、小字龜王、號曄山。少丁父憂、將府多虞、出居播磨。大永元年、京中無將、管領細川高國、迎義晴。七月、義晴除從五位、十一月、進正五位、十二月、襲將軍職。二年、叙從四位、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三好長慶作亂、義晴伐平之。享祿元年、京師亂、義晴奔近江、依朽木植綱。三年、遷從三位、守權大納言。天文元年、義晴歸京。十五年、讓職子義輝。詔義晴補右近衞大將。十六年夏、細川晴元作逆、京師復亂、義晴辟禍、而保北白河。晴元肆火、脅義晴。會大風雨電、火乃滅。晴元欲手退戍、士卒多亡、晴元罷。秋、復來攻、義晴防戰、矢竭、而糧食

一說周暠義昭之兄　一說十二月義輝襲將軍爲左　或云永祿元年義輝據朽木

亦罄匱、遂移居阪本。十七年、請和、義晴歸京。十八年、晴元與族氏綱、以故構兵。晴元戰敗、氏綱入寇京師、近衞植家告義晴曰、應仁以降、兇徒犯闕者、不翅一再、而倉儲爲之耗盡、大率以皇都爲角鬪場。方今之勢亦然矣。姑脫其災可也。不者、禍殃不可圖焉。義晴然之、與植家、出據東阪本。十九年、晴元値入城如意嶽、而將往從、至穴太山、斯際封疆日蹙、裁有京城攝津、三好松永宰之。二人橫暴貪戾、不得人心、而訟訴滿府、歲稅不入、衞士自解離散、義晴不能禁止矣。日夜憂悶爲疾、而薨、稱萬松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有三子、長義輝、次義昭、次周暠。

義輝、初名義藤、小字菊王、號融山。天文十五年七月、授從五位、十一月、進正五位下、行左馬頭。十二月、襲將軍職、拜從四位下。十六年、遷參議、兼左兵衞中將。從父義晴、辟禍於北白河。十七年、歸京師、居二條第。十八年、京城亂、義晴保阪本。其明年、徙實泉寺、轉據朽木、居數年、歸京。當此時、三好長慶、結黨擁衆都下、義輝命細川晴元、督諸將、攻長慶、焚其第舍。長慶怒、以兵刼掠京中、而偪我掘川第。義輝奔近江、復據朽木。永祿中、義輝與長慶、戰于北白河、不克、終和。義輝歸京師。上杉輝虎入朝、密啓曰、長慶之凶邪、罔可忽矣。輝虎、

六角義賢一作和田秀盛

請爲將軍、援之、以懲不軌、義輝危、弗聽、義輝修繕二條武衞第、而謀議內諸國、以徵賦、將投攝津戶金什二、物議不從、先是、從弟義榮、闔阿將府、以情語三好長慶、長慶止之、義榮更語長慶族政康、康長、及松永久秀、政康等皆諾許焉、八年、義輝從二條第、而門扇未成、政康等陰率千餘人、宣言、詣淸水寺、以入京師、乃謀紓我儀、而陽爲訟辭、因進士晴舍者、奉之義輝、義輝母近衞氏曰、劫而訴者、高師直、山名持豐故事爾、今宜允其請、以緩難矣、語未終、賊徒大呼、蟻附攀墻、第中宿直者、一色秋成、上野輝淸、高師宣、彥部晴直、細川隆是、武田信豐、杉原晴盛等、排鋒突出、肉薄奮鬪、而斬數十人、晴舍曰、情爲賊見賣、使將軍疑吾、吾自刃、以明無它、則伏劍死焉、是際、諸宿將在外、聞變、議皆不一、或曰、速救、或曰、事既晚矣、救無益、治部藤通、奮曰、聞敵勁、而退矣、非夫、諸子能爲非夫乎、我不能也、以弟福阿彌、及沼田氏、馳至第門、賊不許入、時賊皆佩竹枝、爲號、藤通等、乃佩竹枝、混賊入第、義輝方與左右、訣飲、見藤通等、深義之、意欲令三人免禍、因命曰、而等出招未來者、三人曰、事急、臣等若出、恐不及事、聲色並厲、不肯去矣、畫工小大郞、嘗被義輝之恩遇、聞變、即來、周旋勞力、義輝遣絕命辭、書之姬人袖曰、足利之滅畢、茲在今日也、遂

開府庫、探名世重器、悉投諸庭階、以除藉爲賊趨拾之、義輝與侍臣、用傳家寶刀、更出鬪、刀缺折、衆大潰敗、賊池田者、刈義輝之脛、義輝踣伏、賊群聚刺之、第中火起、或謂近衞氏、辟火、近衞氏曰、家之淪覆、無乃因老婦多失乎、自投火而斃、此役也、池田傷目、舉失明、爲廢人、丐乞終身、世人指目、爲弒逆之報也、義輝、卒年三十、無子、追贈從一位、行左大臣、稱光源院、近衞氏、稱慶壽院、義昭、初名義秋、號昌山、義昭與弟周暠、俱祝髮、義昭入南都、爲一乘院主、名覺慶、周暠在鹿苑院、永祿中、兄義輝卒、三好氏使平田某紿誘周暠曰、公來、將奉以爲將軍、周暠信之、行涉夷川、平田自後刺周暠、從者四散、獨小四郞者、年甫十六、奮鬪、斫平田、三好氏、遣人幽義昭、命兵士、守之、以斥義昭從者、唯縱細川藤孝、給仕、義昭與之密議、佯病、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後數日、託病癒、而與酒守兵、守兵皆醉顚、宗賢乃扶義昭、奔近江、舞踊輸院、宗賢負義昭、比過甲賀山、藤孝追及之、與共、至矢島、館于六角義賢、既而、守兵醉醒、四道索義昭、不獲、義昭潛居累月、蓄髮、翌年、三好黨聞義昭所在、令人探覘、義昭覺之、乘夜遁去、航湖、時屬既望、月光皎然、義昭賦詩云、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慰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左右和之、朗誦數闋、

義統一作元次

讀云義昭制襲准三后占書可故錄

黎明達若狹、依姊夫武田義統、其國小勢微、事不如意、則之越前、國守朝倉義景、奉義昭、造館敦賀、敦賀有寇、移居一乘谷、義昭恭家義景、雖俯順、而欲則逐一將與之相謀復舊業、未得其人、使禱春日山神、以求靈助、其夜、夢、嘗平淸盛遷爲于尾張者、必有福矣、既覺、令卜人太華筮之、遇臨之師、其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太華云、上柔下剛、不自用、而任人、不勞而能治、吉孰大焉、義昭曰、我夢協我筮、所謂、獲于休祥者也、側聞、織田信長、淸盛之後、在尾張、夢之所導、蓋此也、乃遣細川藤孝、諭意於信長、信長喜迎之、義昭促裝、義景固止、義昭不肯、就依信長、亡幾、信長納義昭於京師、而紀足利氏舊領、分畿內地、附義昭、義昭賞信長之功勞、賜徽號、呼曰阿父、用始祖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時室町第燒亡、義昭假居淸水寺、徙本國寺、襲將軍職、加參議、兼左近衞中將、授從四位下、十二年、進從三位、守權大納言、三好政康等萬餘人圍本國寺、寺中兵寡、義昭將出走、細川藤賢、止之曰、援兵在目、將軍奚輕舉、止之爲防禦數日、援兵不來、然後徐行、脫難、未爲晚也、臣留守御義、陽爲將軍、於臣榮多、於將軍、亦全身、兩不失其宜也、義昭然之、部署諸將、以防賊兵、野村高勝、殊死奮鬪、會攝津河內之兵來救、伊丹親興、擊政康、卻之、義昭、

徙居二條城、元龜中、義昭、合織田信長兵、擊三好黨於攝津、不利、信長有嫌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二人要信長歸路、義昭和解之、信長、討平三好黨、自乘軍權、義昭厭之、信長尋義昭短、而書之疏近、義昭怏怏不樂、密謀、延白井胤定、除信長、則遣人召胤定、胤定不至、義昭更給上杉輝虎、爲援、天正中、踞石山、盤田、以聚兵、信長詰罪、弗許、即來伐、義昭戰亡利、佯和罷兵、既而、信長來畧、義昭逆戰、又亡利、奔于河內、士卒潰亡殆盡、義昭乞降、信長不容焉、數其罪而勸衆之則竄減義昭死一等、爲庶人、義昭削髮、播遷和泉紀伊播磨諸國、而如安藝、毛利氏、奉義昭、居之鞆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爲義昭招故舊義臣、立募萬衆、本願根來二寺、亦遣爲應援、信長、使豐臣秀吉攻安藝、自將繼之、中道而死、秀吉代信長、管京畿、冀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非源姓、不任、故秀吉、欲冒足利氏、謂義昭曰、公養余、爲嗣、富貴唯公所欲、義昭薄秀吉寒族、不許其請曰、貪安逸、而汙祖宗、予不敢焉、秀吉不能强、慶長二年、義昭死于大坂、稱靈陽院、贈准三宮、足利氏、至此祀絕、

續史氏曰、一善、不足以興其國、一不善、不足以喪其國、蓋積其漸、重其微、而后顯矣、嘗曰、尊氏東馳西聘、出萬死、得一生者、數焉、猶未能剗蕩鯨鯢、至義

滿、始居其隙院、以合國寄、此義滿之擬僭尊氏乎、曰否、時運令然也、自義滿、至義政、數葉務營奢、上則遂擬至尊之服御、下則竭賣百姓之租調、內則起土木之役、外則起兵革之事、了無寧宇、內鼎沸海處嘯、而不可復理、義植以下、名雖將軍、其實則非矣、至義昭、名亦泯矣、人或以泯其名罪義昭也、抑末矣、義昭、處于顛沛之際、音辭忼慨、不爲衰弱、士穆其節、而從于安逸富貴也、其志雖有可善者、然災其身、顛滅其社稷、不於義政等世、於義昭世、亦亡乃時運令然邪、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終

長輝一作長元
元近一作之長
又作元緒
倉緒一作
政茲又作
倉緒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七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十三

細川政元

細川政元、少稱聰明丸、敍四位、右京大夫、勝元之子也、承祖宗遺領、有南海四國、勝元與山名持豐相持京師、大內政弘、河野氏通、黨持豐、而侵掠邊疆、政元使族義春、及香川元明等、防之、勝元卒、政元立、襲父官爵、而職管領、亡幾、辭管領、爲武藏守、尋復管領、明應二年、從足利義植、討畠山義豐、義豐令人說政元曰、昔者行刑也、罰弗及嗣、雖赤松滿祐之大逆、而罪止其身、故徵其後嗣、以祿之、于先考與伯父、有小嫌、未和而終、將軍料其舊過、來討之、吁、何刑法不寬乎、猶大逆、猶且赦之、今小嫌、乃不赦之、竊爲將軍、不取焉、非伯父之罪、不至此、儻因君靈、而遂究於將軍、假死猶生也、政元憐之、以啓義植、謝罪、義植弗聽、政元固請、終弗聽、政元怒、以兵斫義植之營、義植潛竄、政元百方索捜、不得、翌日、正覺寺僧、擒義植、以來致、政元命物部氏、幽閉義植、亡幾、義植脫走、政元定策、立足利義澄、爲將軍、將府事、無大小、皆決于政元、政元宿衞京師、使三好長輝、香西元近、留守阿波讚岐、二人爭勢、國中不靖、政元性好鬼神、居常齋戒、斷房室、以故無子、欲養九條尚經太子澄之、爲嗣、元近、從慂遂其議、以結澄之、長輝不悅、告政元曰、本宗無紹、則支族替立、國其常也、未聞鞠他姓、而絕祖先之胤、今族澄元、幼穎敏、中外屬望、不可輙弃也、政元然之、乃廢澄之、立澄元、澄元、讚岐守義春第二子也、既而、澄元不中意、更養族民部少輔政春子高國、爲子、文龜元年、大和河內亂、政元率兵、戰平之、永正中、澄之有寵、國內騷然、政元爲人、偏躁喜怒不節、右史戶倉氏、無罪加刑、元近與弟元秋、相謀曰、家主昏近狀、狂悖不能久保焉、吾儕、不忍坐觀其顛滅、而早行大事、以存社稷矣、則啗戶倉、及政元侍臣福井竹田、皆許諾、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政元齋戒洗浴、戶倉遇之、福井竹田、助之、弑政元、稱大心院、元近奉澄之、爲後、築嵐山、居之、長輝奉澄元、領國大舉、攻嵐山、元近遂之、百百橋、確鬭五日、元近中流矢而斃、戶倉敗亡、澄之不知所爲、取刀自屠矣、澄元立、任右京大夫、爲管領、次年、免管領、足利義植、援高國、入京師、澄元、出拒、不利、退保阿波、八年、澄元、請兵於赤松氏、南北二道、並攻高國、高國逆之、浪戰數合、斬捕餘一千級、先是、高國任民部少輔、遷左馬頭、兼武藏守、轉

常植一作常桓

右京大夫、從足利義植、攻船岡山、拔之、此役、細川政賢、以澄元命、擊義植、失利、澄沒、十五年、高國入京、逐澄元、補管領、十六年、澄元、督南海之兵、衆、臨兵庫、淡路播磨之師、來會之、圍越水城、高國、援越水、十七年、春、戰于城下、澄元克之、進至尼崎、時、足利義植、鎮京師、有親于澄元、高國欲退保己第、内憚義植、則出奔于近江、居數月、以六角氏兵、入京、澄元、在伊丹、張宴醼樂、無復備、而聞變、驚愕出走、高國之士卒、追擊、獲澄元、函其首、致之高國、澄元稱其乘院、子晴元、尚幼、國難旋踵止矣、高國、城于尼碕、報告近縣、權勢傾將府、足利義植、厭之、以免管領、高國忿恚、不禮義植、大永元年、義植出遁、高國、迎足利義晴、義晴、德高國、以復管領、除四位、五年、高國、薙髮、號道永、讓家於子植國、植國病死、斯際、高國、殺香西光重、其族作亂、波多野柳本二族、黨之、結三好氏、七年、擁晴元、襲京師、高國、防戰失利、逃走近江、而收殘卒、脩畝草、請援朝倉六角二氏、報擊入京師、高國勢復振、享祿初、與晴元、講和交質、尋生覺、高國、再走近江、寄六角氏、三好柳本、爭權生隙、高國曰、乘是弊、一舉、討兩豎者、寧膽不難、則通聘好於尼子北畠二氏、告事、乞援、二氏許諾、三年、高國、更號常植、八月、入攝津、拔富松城、居之、四年、陷伊丹、前岡少利、先是、晴元、娶六角

定賴女、故定賴援晴元、大起南海之兵、擊高國於大阪、高國、常負勢、而馭下少恩、及事急、衆不竭力、獨島村貴則、驍勇善射、一箭輒貫數人、以衛高國、晴元、令全軍齊進、貴則、左右顧望、不能盡殲、爲高國大喜、引刀自刺、近藤盛久、奪刀、諫曰、幄下兵、猶有五百、以此犯圍、得據尼碕、豈不武威復張乎、則執弓矢、衛送高國、自反擊、陽稱高國、奮鬪死之、高國、得間遁走、士卒多潰、及水、無舟筏、轉赴阿波、從者、纔四人、晴元兵、追尾不停、高國、伏匿染工甕中、而勢窮自刃、高國平生、好文辭、臨終、口占和歌六章、手書、訣所親矣、稱三友院、子植國早死、晉族氏綱、爲嗣、氏綱、右馬頭、政賢之子也、天文中、晴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與氏綱、以宿嫌相乖互、氏綱、寵于足利義晴、幕府政事、無不預謀矣、晴元惜之、舉兵偪幕府、訴曰、我勸兵甲、豈可已乎、氏綱、包藏姦計、而覬我家、有年于此、不蚤除、後難不匪、願得豎子、而甘心焉、義晴不可、晴元、縱火燒掠、義晴、乃黜氏綱、爲庶、氏綱、歸阿波、亡幾何、起兵、入京師、晴元、將三好政長、要氏綱、不克、退保江波、氏綱、圍江波、游佐長教、筒井順昭等、援氏綱、勠力同攻、香西元成、佐晴元、攻三宅、以救江波、已而三宅陷、晴元、猶三宅障隍、居之、氏綱大擧、向三宅、晴元奔丹波、而間行入京、挾足利義晴、塞坂本、義晴病薨、其

子義輝、與氏綱、先是、三好長慶、畔晴元、佐氏綱、氏綱爲管領、任右京大夫、晴元、剔髮、號一清、遁亡、從者、八十人、皆兒、義輝嗣召之、晴元招萃義故、得千餘人、而燬長慶族黨之館舍、長慶、更起來掠、永祿初、晴元、走阪本、爲長慶所囚、而幽于芥川、義輝諭長慶、赦晴元、氏綱庸劣不習法、百司謠決、無所處可、使長慶替己以分剖大事、六年、三月、晴元卒、稱龍昇院、十月、氏綱卒、稱大中院、於是、細川氏微矣、晴元子信良、襲父官爵、元龜中、織田信長、徇南海、信良降、削封、僅食丹波二郡、子孫、隸秋田氏、

續史氏曰、政元擅國、分嫡庶兩館、其勢亦易分也、政元不知所以運之、多嗣螟子、及其羽翼已成、而輒廢爲常、譬奕焉、而黨爭於後葉、終不能使兩流歸一矣、公侯之殷鑒、不可以不戒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七終

早雲或作早運又作宗雲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八

列傳十四

北條長氏 子氏綱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北條長氏、一名氏盛、又名貞辰、或名氏茂、號早雲、又號宗瑞、伊勢伊濟人、右京亮平季衡之苗裔也、季衡曾孫恒平、從源頼朝、討平陸奥、以功、除兵庫助、恒平後四世、爲俊繼、善射馭、爲伊勢守、因氏伊勢、遷豊前守、爲人、博聞多能、該通古今典故、將府命俊繼、定律令、俊繼生盛繼、盛繼有父風、大坪道禪、善馭冠世、就貫入門者、膝延相屬、盛繼亦從學焉、道禪謂盛繼曰、余識天下之士、莫勝于子、技者悉秘奥、授之、盛繼佐足利尊氏、旌功、尊氏子、多夭死、一夕、尊氏夢、平氏爲祟、若使平氏參預軍政、後嗣必蕃衍、既寤、以爲平氏中盛繼最善、則舉用之、其後、尊氏生子、輙令盛繼執弓矢祓除邪氣、且名其子、終以爲例、盛繼後數世、爲備中守貞藤、此長氏之父也、或曰、長氏、出自相模守高時、高時玄孫行長、取伊勢貞國女、生長氏、長氏、小字新九郎、幼冒母姓、性豪俠、多權略、少時、在備中、夢吉備祠神賜劒、翌日、有貢劒者、長氏買之、曰、他日授償、及期、賣者不至、則以爲神、後又無故得劍、累世寶其二劍、長氏、與荒木、山中、多目、荒川、在竹、大道寺、大氏、友善、誓曰、一人得國、皆爲其臣、及足利義教没、都下不寧、長氏欲乘閒舉兵、則入都、觀地勢不可、而止矣、竟杖劍東下、依姊夫今川義忠于駿河、是歳、長享元年也、義忠死、駿河亂、長氏睹平之、義忠子氏親、深德長氏、而割富士郡、與長氏、爲高國寺城將、長氏蠲除苛賦、以樹恩、收衆心、嘗徙于韮山、明應中、足利茶茶、御下無法、長氏佯病、託其治、而浴伊豆温泉、以察地理人情、遂舉兵、攻茶茶、克之、伊豆人、畏其兵威、負擔逃亡、長氏下令曰、吾所以來者、救而曹塗炭而已、因榜曰、奪者有刑、衆乃定、長氏猷毫無所犯、土人大歡、此際、東國大饑、長氏、自巡視郡内、與醫藥、加撫恤、於是、隣縣多來歸者、松下氏自三津、鈴木氏自江梨、富永氏自土肥、山本氏自田子、高橋氏自雲見、村田氏自妻良、梅原佐藤二氏自大見、陸續降屬矣、關戸吉信、在深根城、抗長氏、長氏攻拔之、斬獲千餘級、而梟吉信首、長氏恩威並行、循伊豆、未三旬、國中悉平、以茶茶邑、自給、其餘、無所取焉、減租稅五分一、而除雜課、庶民相謂云、不圖、今日值故寬法矣、先是伊豆有北條氏、國絶、長氏娶其女、爲子氏綱、娶其孫、而自冒其姓、以欲復其故地、則祈三島、其

韮山或作蓮山

義同初名高行誤寸

丸谷或作角谷又作賀屋谷

夕、夢一鼠嚙二杉、杉仆、鼠化爲虎、既夢覺、自判曰、予以子歳生、必代兩上杉、食其地、漸隙、上杉定政、上杉顯定、爭地擧兵、長氏召部將謂曰、兩上杉、挾隙衅之勢、其弊可乘矣、若失時、機運弗再來也、今取箱根、餘必瓦解、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如明公言、則令人持重幣、通好於小田原曰、吾田韮山、獸逃入箱根、願借君之威武、而獲逃獸、大森實賴、喜幣許諾、長氏、收牛數十頭、縛炬其角、以縱放之、從兵張火鼓、大呼、襲小田原、陷之、松田賴重出降、長氏乘克鼓行、取大磯、永正二年、長氏入武藏、七年、從長尾爲景、攻上杉憲房、長氏與部將、分保住吉高麗山、憲房攻上田建芳、長氏救建芳、相模豪族三浦義同居岡碕、其子義意、居新井、不從長氏、長氏欲滅之、則示之羸弱、九年、長氏辭當兵、襲岡碕、義同走住吉、長氏擊住吉、拔之、義同徙三浦、長氏追圍之、義同逃去、長氏追破之鎌倉、轉戰至秋屋、義同據險、拒長氏、長氏將師、陷佐原山、出義同背、義同卻保新川、長氏環攻之、經年不能拔、上杉朝興、救義同、長氏分兵當城、自出、要擊朝興於甘縄、朝興敗竄、或謂義同曰、事急、宜辟難爲民望、若拜上總者、丸谷公有姻戚、必不得足下也、義同曰、昔日、鎌倉公之死、我父與知焉、我父之死、我實爲之、積惡之報、何歸、十五年、義同義意、並自殺、相模悉平、長氏、築三碕置戍、以杜安房之兵衝、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長氏死于韮山、享年八十八、遺言葬于湯本、爲起精舍、號早雲寺、長氏平生、用財有節、自給甚儉、雖不精書史、聞與古人闇合、嘗召儒士、說三畧、其首章曰、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予既得之、不復令說、嘗以此爲宗、臨戰將克、并有豆相之地、遇下有恩義、下亦樂爲之用矣、長氏遺法制二十一條、頒于將士、臨終、告子氏綱曰、吾欲併阪東八州、未遂而齒既末矣、汝能遂我志、我所貯蓄、財物、幸有餘、由斯、收人心、足以支二世、觀彼上杉氏、家規日頹、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輙拔之、以漸傾之、三十年後、可以得焉、八丈島貢末嘗服王化、朝比奈知明、諭島首、歸降長氏、而終北條氏之世、入貢不絶、島中、奉北條氏法制云、有二子、長氏綱、次長綱、長綱小字三郎、爲駿河守、居久野、因氏焉、

氏綱、小字千代、更新九郎、容貌岸偉、善用兵、父長氏之創業開國、氏綱所佐、居多、長氏歿之、命氏綱、鎮小田原、與韮山、相爲表裏、以制隣敵、大永中、氏綱、詣于走湯山、道而、白魚躍入船、則以爲瑞矣、氏綱女、有姿色、足利晴氏、求婚、氏綱許結之、太田康資之族、爲上杉朝興所殺、康資送狀、請曰、君自外康

鴻臺或作鵠臺又作高野臺又作國府臺

資自內、並舉、攻上杉、必大捷矣、氏綱然之、率兵攻江戶、朝興整軍、要之品川、開戰、康資、擣朝興之背、朝興兵潰崩、氏綱鼓行、取江戶、里見義弘、督舟師、來掠、氏綱邀戰鶴岡、多斬獲、以却之、享祿中、與上杉朝興、戰克之、天文中、朝廷虛耗、後奈良帝、既立、未行即位大禮、氏綱獻穀貨、帝喜、詔拜左京大夫、氏綱略地、至下總、與上杉朝興、戰于鴻臺、又克之、六年、朝興死、其子朝定、硯邊邑、氏綱襲朝定、生擒其叔父朝成、朝定之兵、靡亂遁走、則進取河越、朝定奔于松山、氏綱追逐攻松山、朝定聚敗卒、復戰、我首鋒披靡、氏綱、披甲彿動、而設二烽、以疑敵兵、朝定、趑趄不進、氏綱、轉市巷而歸矣、是役也、部將平岩重吉、實獲朝成、山岡者、後來奪朝成、效之氏綱、二人爭功、氏綱曰、訂之朝成、必辯辨矣、然彼不輒語、乃闔朝成於山角信濃、信濃、還遇朝成、一日置酒、語及舊事、信濃曰、昔者、陸奥之役、守佐美實政、生獲由利維久、天野則景、奪之、相爭不決、源賴朝、令梶原景時、質之維久、景時酷烈鞫問、維久、默不對、賴朝、更令畠山重忠、復質、重忠、温言誘喻、維久、以實告之、凡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斯、朝成、聞之、慨然曰、噫、我何異維久、信濃曰、以君之來辱、而敝邑一二小臣、以止君、爲功、至生爭、敢問孰先近君、朝成曰、黒甲赤馬者也、信濃以白氏

綱、氏綱曰、黒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行賞、氏綱、賞賜不苟且、概斯類也、武藏下總諸城將、多歸欵、唯足利義明、未服、而來侵鎌倉、毀鶴岡祠、掠其寶器、氏綱曰、予應行神罰、則伐卻之、七年、氏綱攻義明、里見義堯、援義明、戰于鴻臺、大克之、獲義明、破義堯、斬首虜二千餘級、九年、脩鶴岡祠、十年、氏綱卒、年五十五、稱春松院、葬于早雲寺、氏綱、果毅接敵、苟降、輙以恩信結之、屢巡視管內、存郵孤老、寬法輕賦、大得人心、是故、四邊之民、聞氏綱風、襁負來歸矣、西海人、得銃於界浦、以來獻、氏綱奇之、命鍛工模造、以布廣鄰國、東土謂銃者、皆宗小田原云、子氏康、別有傳、

續史氏曰、長氏不階尺土、赤手取豆相、意氣吞八州、奚其壯矣乎、阪東之地險阻、田膏腴、人驍勇、雖繫其土、而制之者、不得不繫其人也、上杉氏、以此而衰矣、北條氏、以此而興矣、果知、持國在德、不在險、傳云、四嶽三塗、不一姓、則謂之歟、苟得其用、行潦大海也、蟻垤峻嶽也、苟失其用、則反之、長氏、潦視海水、垤視箱根、而譎取正守、實一世之覇才也、後嗣守成耀武、此有是父、則有是子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八終

正忠貢作致忠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九

周防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五

大內義興 子義隆

大內義興、小字龜童、贈從三位、政弘之子也、世雄長西土、治于周防、義興弱冠介立、聰敏有志操、任左京大夫、明應季、足利義稙來奔、義興崇奉甚謹、欲藉時機動之、國有事、故未果焉、文龜元年、足利義澄、檄西海諸國、擊義稙、諸國多畏憚起兵、獨義興、不義之、不敢聽命、永正中、少貳政資、來掠筑前、義興、使陶弘房、杉興政等、二萬三千餘兵、擊于勝野山、自率二萬兵、陣于赤間關、政資、以輕騎、要擊弘房、興政、興政勵弓善射、中輙斃、政資怯遁、保高祖城、義興、合弘房兵、政兵、圍高祖、陷之、梟將曹景政、則斬政資、五年、義興起大師、奉足利義稙、東伐、山陽山陰西海三道、諸侯伯、多從之、艤艫陸續、旌旗蔽海、所向披靡、足利義澄、命斯波畠山、細川赤松諸將、拒之攝津、未戰、而斯波等、士卒大潰走矣、義興、長驅入京、叙從四位下、兼管領、故事、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管領、不猥闌之他姓、義興以功補之、部曲欽仰焉、亡幾、進從四位上、

留衞京師、八年、細川澄元、使族政賢率兵七千、大角定頼率兵八千、分道、同入京師、義興、以義稙、避其鋭、而如丹波、政賢部將三好長輝、横恣暴慾、大掠都下之財貨、遂進來迫矣、斯際、周防正山寺僧、偶在都、每日出乞食、覘諸敵之情實、則來具狀告義興、義興悦、即起師、召野上正慮、問曰、何方畧、得必勝矣、荅曰、掃郊偶飾、不期生還、則勝矣、不必在方畧也、義興曰、善、自先士卒、揮刑首開、深野興房、銃義興之馬轡、諫曰、與徒兵競、豈將帥之爲矣、一旦隕頸、三軍之衆、悉瓦解、奈何不爲國自重、義興曰、臨危致命、士之常也、汝亦勉之、則以興房、爲先驅、鼓行而前、戰于船岡山、大克之、斬首六千七百級、義稙賞義興之功、錫甲冑兵仗、時京師荒亂之後、人心不寧、義興、命有司、禁鹵掠、號令嚴明、人無犯法者、衆稱之、十年、陞從三位、十五年、辭管領、歸國、先是、尼子氏、侵我廬、義興報擊之、十六年、少貳政資、來侵、義興起兵二萬、出伐之、杉興政、爲先鋒、驅軍深入、與政資戰死、義興、援師置酒、勵勞兵士、衆莫不感踊、遂進至太宰府、斬政資父子、使部將略地、攻大友義鑑、義興更起、東界前鋒遍界府、義興病、則班師、大永中、義興備西海、與小田、少貳、龍造寺氏、大內皆克、兵銳無前、三氏請和、菊池、星野氏等、望風請和致質仕矣、義興收師、留

于博多、布陳政令、六年、歸、又攻尼子氏、連陷六城、逝界地、降三隅兼隆、尼子氏救之、不及、則焚掠邊邑、義興欲報之、遭疾罷師、享祿元年、十二月、義興薨、年五十二、稱凌雲院、義興輔弼將府、在京十一年、秉政公平、群心倚頼、及其去、三好氏又起、都下苦之、衆莫不追慕義興也、義興兼管隣國、幷有周防長門安藝石見備後豐前筑前七州、威加海外、明韓貢聘、歲時不絕矣、有二子、長義隆、嗣、次弘興、

義隆、性惇厚、嗜學、旁好釋經、尊信鬼神、宇佐箱崎嚴島等、古祠悉葺修、爲新建神祠佛寺百餘宇、常與明韓諸蕃互市、以故倉儲大富饒矣、享祿季、都下、大亂、前關白二條尹房以下、廷臣數十名來寓、義隆悅、厚遇之、巡構營皇居、以欲迎乘輿、而有故不能矣、天文中、星野親忠、刧肥筑後、城生葉居之、以拒朝命、廷議命義隆伐親忠、義隆、督山陽西海兵十餘萬、攻生葉、斬獲五百、次日、賀土壙塹以入城、親忠單身逃亡、義隆轉師、攻龍造寺少貳氏、克之、松浦、千葉、筑紫諸族、以城降附、宗氏弃寨遁去、次年、義隆使陶興明聘龍造寺氏、無利、義隆自將伺筑前、大破少貳冬尚、取其地、此聞、京師喪亂之久、朝廷虛耗、後奈良帝既立、弗能行即位大禮、義隆輸金帛諸具、助其費、帝善之、擢義

隆太宰大貳、賜勅撰集號、義隆倚備後誠山名理興、備中備前風靡乞降、尼子經久入安藝、與毛利元就拒對、且二年、元就請援、義隆出兵擊却經久、友田與藤壁櫻尾、義隆遣人攻取之、斬興藤及子廣就、進拔銀山、義隆父祖、數攻銀山、不能取、至是爲我有矣、義隆帥西海兵十二萬、擊尼子晴久、降赤穴、悉備之、攻富田、失利、罷退、冷泉隆豐迎義隆於杉浦、諸軍騰踐爭舟、蟻附舉舷、戰舟沈沒、死者亡算、義隆以身兔還、先是、義隆無子、養一條房家子義房、爲嗣子、任左兵衛佐、兼周防權介、遷左衛門佐、從義隆、攻晴久、歸過赤穴、土民蜂起、義房中流矢、創重不任行、而投水自殺、義隆累遷從二位、行權大納言、兼兵部卿、陞昇殿、義隆平素好雅游、而學書精於清原氏、和歌於飛鳥井氏、絲竹於東儀氏、與搢紳之徒、日夜、聚集讌飲、而募求明韓之奇器珍寶、以大貴貨財寵臣、相良武任、專權、不得衆心、杉重政諫義隆、弗聽、陶晴賢、內藤隆世、略上政忠、相繼諫、皆弗聽、晴賢據若山、隆世據古田嶽、其子隆春據樺碕、皆不朝、政忠、俯衆爲道、二十年、秋、晴賢謀反、率兵內向、至古田嶽、義隆、方聚諸臣、盛作俳偕之戲、驟起命兵騎、以相良武任、將前軍、禦頭隆政、將次軍、岡部隆景、冷泉隆豐、各以一軍、繼發戰于鰐石川、不利、時有叢祠曰、義隆舉

蓋刺死、武任隆政、欲兵而還、義隆經問武任以云云、蒼、義隆大息曰、余祿盡之秋也、歸等、若懷國家、奉勉後事、則執刀自刺、左右止之、日野資宣、諫義隆曰、出萬死、期一生、遠百敗、期一勝、兵家之常也、兩晉、何累之爲、且以道誅亡道、以君討臣、義士必不旁觀、假不出數者、便以議和、猶可以保生矣、於是、義隆及子弘興、二條尹房、三條公賴、廣橋兼秀、冷泉爲豐等、衣冠之徒、相從適于法泉寺、資宣奉王命、令和解、而晴賢背命來戰、岡部隆景、冷泉隆豐、拒守東西二門、天野隆儀、熊谷隆成、率射手、登鐘樓、豐田鬼武、善射、無矢、矢竭、則執刀、出門、奮之、晴賢、破門而入、隆豐此日、陣中有天使、使者無禮于彼、彼朝廷之善也、使者行後、前後誅、晴賢許諾、右田隆次、以殺死士、驟入晴賢之軍、而縱橫馳突、斬首不數、恰在備國、然衆寡不敵、皆戰沒、至頭隆政、遂去、二條尹房、三條公賴等、亦亡矣、冷泉隆豐、進謂曰、臣爲當今之計、君宜暫亂於筑豐之間、其土人、非感恩、即傾從也、皆莫有離心、而必以死騰君、君倚其衆、與大友氏連結、以致見賊者、萬無失一矣、義隆然之、挾妻孥、出走、右田隆次曰、事急矣、以見女者、道路易蹤、請割情離別、以勿匿於駐襲、義隆沈思不決、隆次曰、安危在晷刻、願君速決矣、遂棄宋終晴賢至、義隆乃發、

向隆長、爲晴賢伯父、屬義隆、戰於七尉、謂義隆曰、晴賢作逆、臣卿亦多矣、願假隆衣、偽爲君死、以誑賊之耳目、義隆善其節、脫衣予之、隆康拜謝、號呼曰、亞相在斯、能來敵者、群賊圍四萃、竟戰死之、義隆乘間、奔至岩永、岡部隆景曰、臣采邑也、少頃避患、則留數日、晴賢追來、義隆、於是失履、而航海赴豐後、烈風船覆、不能前、而著府川、據大寧寺、嚴衛相守、衆力殫盡、義隆自揣知不免、以少女屬小槻義賢、將去、臨別謂女曰、大人何聞、予何所求哉、即投水死、義隆慨然、遺辭世詞、冷泉隆豐、和之、各自賦詩、以血書於經紙、實義隆伏劍、隆豐剖腹殉焉、手盡而死矣、弘興、及岡部隆景、右田隆次、天野隆良等、悉自刃、時九月朔也、義隆、葬龍福寺、隆豐、大內之別族、月母姓拜左衛門尉、康節方正、不敢侍貴寵、獨深知晴賢陰謀、而欲自剿之、單身赴之、晴賢從者可二百、猶列四邊、隆豐嗟然、矣謝晴賢、怪問隆豐曰、然々命家耳、請白義隆、前將之、義隆不可、終及難矣、初、大內義興長女、嫁大友義鑑、生大友義鎮、內藤隆春、奐、養于義鑑、爲義鑑、而嫁毛利隆元、是故、義隆、奉隆元、又常春吉見正頼、婿長、養者二人、曰晴、死後、奉後議矣、大友義鎮弟義長、繼義隆之後、以故、義長生嗣於豐前、隆元攻石見下正頼、義長任左京大夫、弘治二年、晴賢族、來掠樂

火、臣從還城郭府庫、累世所儲付、爲盡焦地、義長、燒火於八幡山、翌年、徙于長門、毛利元就來攻、義長出奔豐後、中道見賊、勢力窮蹙、手刺子介丸、身亦自刺、大內氏祀絶、

續史氏曰、義興以武人、奔逐西東、以名義定幕府、而躬膺三管之右、居權軸、有年于玆、近畿諸道、多受厥庇、分餘威加異域、義隆務學、徒招文弱儒緇之侶、以溺于浮華靡麗之末流、終以失封土、苟得厥道、武亦大矣、儻不得厥道、文亦小矣、欲知二端、則大內氏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十六

尼子經久 山中幸盛

大友義鎭

尼子經久、出雲人、六世祖、檢非違使、持治高貞、以讒死、遺孤甫三歲、一尼潜藏、育之、既長、德其尼、以尼子、爲氏、祖刑部大輔持久、父刑部少輔淸定、並爲出雲守護、經久少倜儻、倚氣節、世世領富田、爲鹽冶掃部所奪、經久慨然起兵、襲富田復之、獲掃部、武威始著、國人三澤、三刀屋、赤穴等、豪族相踵來屬、一州悉平、永正中、經久攻和智、三好氏等、定備後、而入安藝、取西條鏡山、略地、至備中、陷諸城壘、任伊豫守、大內義興、威傾西海、四隣諸侯、降附之、獨經久不從、确然守其國、經久長子政久、與義興兵戰敗沒、命其子晴久、攻因幡伯耆、大永中、毛利元就、來侵、以重利啗諸民、降之、經久報擊入安藝、享祿元年、大內義興、來略、經久逆戰却之、天文元年、子興久、以佐陀城畔、經久伐之、興久走備後、八年、八月、經久使晴久、率步騎五萬、攻府野城、城守、殺使孤強、多張怪火、晴久、逡巡不進、次于江川、二十七日、黎明、發輿、元就將福原貞俊、與高橋則近、三好光近、踰川來侵、晴久戰無利、晴久、聚傷殘之衆、又戰、貞俊敗走、晴久逐追至川、光近之兵、首尾擾亂、推擠入水、溺死亡算、晴久、勵兵進擊之、斬獲二百餘級、又進偪元就、元就退保吉田、晴久繞城而陣、九月、光近救吉田、晴久退、九年七月、經久以兵六萬九千、自將攻吉田、九月六日、放火城門、元就有備、弗破、晴久議曰、彼孤危居死地、而擊之、傷我兵、不若塞便道俟其滅矣、經久然之、退爲逆圍、九日、大風雨、元就將、渡邊通、乘夜來襲、經久擊却之、比明、追至多治比川、泥濘沒馬脚、通反擊、元就助之、經久戰、失利、罷還、十三日、攻郡山、不克、翌日、戰又不克、十二月、戰于吉田、迭有殺傷、大內義隆、大起師援元就、十年、正月、戰于青光山、斬義隆將深野與房、宮川興廣等、八百餘人、十一月、經久卒、享年八十四、稱省心院、初、毛利元就、背我、附大內氏、晴久首謀伐之、經久遺囑戒晴久曰、元就雖邦小勢未振、然觀其爲人、噸世偉略、弗可侮慢矣、加之以大內氏援、汝輕擧、勿誤事矣、經久起于七百貫地、大闢邊疆、而彌漫出雲、伯耆、因幡、隱岐、石見、安藝、美作、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十餘州、有三子、長政久、次國久、次興久、政久爲民部少輔、興久爲宮內少

光近一作光義

一說時有[illegible]四州

隆實一作實勝

輔、適孫晴久、初名詮久、受足利義晴偏諱、改名、受經久後、立任民部大輔、右衞門尉、十一年、大內義隆、以兵十餘萬、來攻赤穴、圍富田、晴久曰、彼師雖多、旣老、何能爲矣、則起兵二萬、分爲三隊、與子義久倫久、各將一隊、大破義隆、十三年、晴久遷脩理大夫、帥兵三萬、侚因幡、會母疾、而還、更起、攻毛利氏、二十年、陶晴賢、弑其君大內義隆、纂國、晴久曰、隣國有逆賊、不可不誅焉、遣使告幕府、二十一年、起兵、軍于赤穴、義隆遺臣、多歸降、二十三年、晴久攻美作、與浦上氏戰、克之、晴久進拔播磨十七城、弘治元年、毛利元就、伐滅陶晴賢、乘勝畧我邊、二年、晴久大舉攻松山、元就陷溫泉、晴久班師、永祿元年、晴久、義久、率兵三萬、攻山吹城、元就救之、送糧、晴久伏兵於部府山、悉奪其糧、三年、元就來畧、四年、晴久報擊、迭有勝敗、五年、元就據洗合山、列築十餘砦、來逼、師降諸將士、晴久大喜、十二月、卒、有三子、長義久、次倫久、次秀久、義久立、任伊豫守、遷右衞門尉、六年、大友氏、使人來謂曰、夾擊元就、分其地、義久喜諾、義久有舊于和智隆實、乃令隆實弃殺元就子隆元、元就來圍白鹿城、城將松田久盛、嬰城固防、元就鑿地道、久盛亦鑿而逆之、相擊穴中、久盛塞穴罷退、元就絕汲道、久盛大盥盛米、延馬其中、以成浴洗之狀、元就亂以爲

甚次郎或作甚三郎　狗淵一作富田

水、然未解圍、久盛力竭而降、義久起師、救久盛、至則城旣陷、遂與元就戰于馬潟原、九年、元就將兵來攻富田、城中穀艸并竭、義久不知所爲、側與號友林出降、爲元就所圍、前後七歲、至是國除、遺臣山中幸盛、索義久叔父爲僧者、爲主、是名勝久、以召義故之兵、居數月、集者至七千、則侚伯耆、美作、此際元就攻大友氏、圍速、神邊、高田、諸堡、望風而降、勝久、長驅入出雲、拔志賀高瀬、進屠狗衣石、降和泉山、末石二城、燒淀山、斬其城將、攻高田、斬首屬三百級、令幸盛城黑山戶屋尾、勝久圍富田、元龜元年、元就令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救富田、元就死、勝久乘之、入伯耆、與元春戰、失利、走隱岐、天正初、勝久、通好織田信長、信長佐勝久、築上月、元春隆景來圍、勝久連戰少利、勝久及弟通久、幷自盡、祀絕、

山中幸盛、小字甚次郎、更稱鹿介、出雲狗淵人、驍果有膂畧、生月餘、能步、八歲殺人、十六歲、又殺二人、世稱其氣膽、幸盛曰、是匹夫之勇、奚足以稱焉、長仕尼子晴久、晴久有部兵四萬、撰雄傑十人、幸盛爲其首、從軍屢旌功、馬潟原之役、尼子義久罷還、追者不絕、幸盛反戰、七戰七捷、斬獲亡算、旣而義久亡、幸盛擁其叔父勝久、畧山陰之地、高田城守爲幸盛姑夫、以城而降、攻淀

一說幸盛死年三十四　或云式部大輔親世

山、身中槍、皆先登、前圍富田、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相持、元春部將遠藤元貞、擊幸盛、幸盛刺傷其馬、馬佚、元貞墮、幸盛不殺、班師、幸盛、馬噉、元貞乘敝來薄、幸盛顧縱元貞、却之、元春曰、孰擬鹿介者、品川半平曰、子能、元春曰、果勝鹿、則狼也、命稱狼介、更名勝盛、幸盛一戰斬之、退築于富部、元春隆景、圍富部、自春至秋、幸盛食竭、請留京師、未至、隆景令人齎輸數五百苞、酒十樽、饋如于居、幸盛厚賄答謝、賚之弗疑、軍吏曰、無乃貽足下乎、盍少試焉、幸盛曰、隆景安厭人、則與士卒分饌、極醉飽矣、元春放火焚棧、幸盛出滅之、而奪元春之砦、以通樵道、幸盛徙保末石、元春隆景又來攻、幸盛防守可百日、軍資皆盡、士卒逋亡、幸盛佯降、而自溷中遁逃、奔于京師、反入伯耆、聚衆、欲復舊地、不成、再奔于京師、與尼子勝久、屬織田信長、攻松永久秀、有功、勸山名氏、降信長、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元春隆景逆戰、幸盛合勝久、同守上月、勝久力窮從、幸盛以手兵五十張疑勢、結殘成人、覽之雉堞關、以抗元春等十萬兵、旬有餘日、卒介天野元明、請降、元春欲許、足利義昭弗可、幸盛爲被害、時年三十九、

大友義鎮、小字五郎、號宗麟、或號宗滴、襲祖四位脩理大夫、親世天生神異、

到明子或作到明二郎也作聰明子　宗歡或作宗賦

左股有黑子七十二、甫三歲、語人曰、呼余可爲高祖、聞者異之、皆謂淡劉邦再生、世居西海、與菊池兼朝接境、大小七十戰、每其來侵、未嘗不備也、親世告僚屬曰、我死彼必擊其爽、不若佯死誘彼兵、適發喪、兼朝果來攻、親世手祀戈、先士卒、進擊、大破兼朝、二豐二筑二肥之地、盡平、薩摩大隅日向壹岐、對馬諸州將校、望風款附、朝廷以親世、爲筑紫探題、累世襲其職、親世尙節儉、輕賦稅、以悅衆心、私與海外諸蕃、互市、國儲富足矣、次義鑑、歷官左馬頭、脩理大夫、任四位、永正中、菊池義宗、以肥後兵五萬來擊、義鑑邀戰破之、義宗暴戾、馭下無恩、少忤意者、輒殺、不辟耆宿、衆逐義宗、肥後亂、義鑑諭降其衆、定國亂、大永中、老臣佐伯惟治叛、臼杵長景築之、來掠、義鑑防戰、有日、終講和、天文元年、星野親忠、以生葉城畔、義鑑攻之、次年、致城、請和、義鑑有四男、義鎮其長子也、少子到明子、見鍾愛、義鑑欲立到明子爲嗣、十九年、義鑑、召齋藤小佐井津久見田口諸氏、詢議之、皆固執、不可、義鑑不悅、日暮、又召殺齋藤小佐井於門外、津久見田口、稱病不夕、竊超雉堞而入、斬到明子、而弑義鑑、義鎮自下部來立、爲君、義鎮少時遊蕩、不脩行檢、有諫者、則手刃之、老臣臼杵鑑速、小原右被、吉弘鑑直、吉岡宗歡、田北鑑重、交口切諫義鎮、義

鑑種鑑紹運又叛紹雲

義鎭斷然折節、而謙謟文籍、泝考往古、國政頹弛、任左衞門督、小原鑑元叛、討平之、秋月淸種、拒命、義鎭使佐伯惟教、立花鑑連等、二萬餘兵、攻淸種、其臣斬淸種、而降、轉師、拔星野、蒲池、陶晴賢弑其君大內義隆、欲立義鎭弟爲其嗣、使人來請、義鎭會老臣諸僚、議曰、晴賢能忍其君、何有我弟、雖然、今日絕之、毛利元就、畧其國、可爲足待、予預知其敗、而弗與者、人將謂我何、不若與之結納、以治其國矣、乃遣弟義長、嗣大內氏後、弘治二年、義鎭伐豐前、取長岩、松山、馬嶽、三嶽、間田、佐野等諸城、八郡悉平、三年、伐筑前、取秋月氏地、先是、伐菊池氏、併肥後、以小原宗意鎭其土、宗意叛、逐大津山資冬、奪關嶽城、永祿初、義鎭伐宗意、資冬從之、先登拔城、宗意自刃、義鎭以城復資冬、大內義長、爲毛利元就所滅、義鎭討元就、拔香春、而次于中津、召兵賦、賦及宇佐祝人、祝人不可、義鎭厲怒、燔神廟、其應召起者、三萬二千五百餘、分爲十四隊、攻門司、不利、松山畔、義鎭攻之、元就取筑前、義鎭欲擊復之、元就侵豐前、收筑前、義鎭請援於龍造寺隆信、隆信以肥後三十城之士衆、而起矣、自餘、國司郡宰、來會者、步騎十萬、攻筑前、別令弟揮弘督舟軍、塞碍元就之糧道、元就逃去、島津義久、來掠邊邑、義鎭防之耳川、斯際、揮弘與毛利元就、戰失

利、有訛言曰、元就侵豐後、義鎭帥師一萬五千、伐元就、敗之、元就且懼且怒、募義鎭之首、秋月氏應其募、義鎭伐秋月氏、秋月氏弃城逃走、元就乞和、遂結婚、義鎭城于丹生島、居之、使世子義統鎭府內、七年、義鎭入筑後、攻井上、麥生、發心櫓、陷之、來下、山下、高尾、高良山四城、筑國略服、八年、伐筑前、攻立華城、城將立花鑑載、勢窮自殺、使將田原親種降、頃之、親種叛、據柑子岡、義鎭遣人攻之、親種、奔于高良山、芳野八郞、佯畔歸親種、竊啗其昵臣染川者、染川斬親種、義鎭惡其不義、而不容焉、於是、西海畧定、義鎭、跨闔閩國政始弛、酒色之外、日甚、以姿容入選、不復拘門地矣、立華鑑連、諫、不聽、夫人、蒐然發妬心、將會道事之徒、以咒詛義鎭、事覺、義鎭怒、欲悉戮其黨、吉岡宗觀諫止焉、義鎭罹疾、疾後、創業十年、秋、高橋鑑種、謀叛、初、鑑種兄、一萬田左京之妻、有姿色、義鎭、誣左京殺之、取其妻、鑑種聞之、又嘗鑑種與立華鑑連等、伐破秋月氏、以功賜岩屋城、鑑種性剛愎好利、其賞未充其欲、故外通毛利元就、內蓄亡賴之少壯、以築于寶滿山自鎭之、與岩屋相連、聚兵、義鎭命立華鑑連等、往誅鑑種、六旬不能拔焉、鑑種、請救於元就、元就、屬龍造寺隆信、亦叛、義鎭分兵、向隆信、隆信軍于岑山、具弓手、迎我兵、我兵以砲手、擊隆信、隆

紹恩一作紹忍又作紹運親賢近江

鎭實一作重實

信之衆敗、閉壘防守、十二年、義鎭帥兵五萬、攻隆信、屬將江上武種、隆信懼兵弗肯援、武種送質乞降、毛利元就自長門、其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自立華、並來侵、義鎭遊擊之、不克、吉岡宗觀曰、彼盡賦大擧、其巨咸從、若襲安藝、必虛矣、義鎭曰、善、卽使大友義弘、率騎兵五百、襲安藝、安藝急使、擣比入元就營、元就驚懼遁去、高橋鑑種、勢窮而降、元龜元年、義鎭伐龍造寺隆信、隆信請和、西域人、傳耶蘇教、義鎭命淸田鎭忠、田原紹恩、試聽焉、紹恩深善其教旨、而師白義鎭、嘗譽不容口、義鎭終被詿誤、大崇信之、自是、耶蘇遍國中、初、咒詛之擧也、義鎭惡道釋所爲、而欲以時除其徒、至此、毀碎神社佛宇、雖帝王之祠、父祖之廟、一切燔之、以故、邦家多妖、義鎭疾、大臣死喪相繼、天正中、日向國司、伊東祐丘、與島津氏戰失地、時、田原紹恩、有寵于義鎭、祐丘、賂紹恩、請復地、義鎭許諾、六年、大起兵、齋藤鎭實諫曰、自明公連戰挫毛利元就、元就常憤之、若明公擧趾遠涉者、元就必爲來寇也、內有元就之寇、外爲島津所顧、亡乃胡尾失步乎、盍深慮焉、義鎭曰、祐丘爲我屬者、有年于玆、而觀其敗、不扶、於義何如、余未聞不義治國家者、諸將曰、人生、四十九、爲凶、君當之、一不可也、實歲入孟仲冬、行師不吉、君犯之、二不可也、千里出大兵

者、糧芻難給、三不可也、不按國籍、而懸軍深入、四不可也、島津氏、善用兵、以逸待我勞、五不可也、請君、且以明年出軍、義鎭曰、用我七州兵、制彼二州、何不可之有焉、則起步騎七萬、使田原紹恩督之、佐伯宗天、田北鎭周等、爲先鋒、角隈石宗、吉弘鑑直、齋藤鎭實、佐伯惟定、臼杵鎭次、吉岡宗觀等、各將一隊、義鎭以一萬餘騎、爲游軍、而踰耳川、攻高城、城將使人說紹恩曰、以伊東氏之故、二國構兵、非素志也、今以田千町、復之若殿足下、行乎、寡君亦承其賜、紹恩欲許、鎭次曰、薩摩人多詭、願子昭其謀、可乎、昔者、新田中將、攻白旗也、赤松氏、佯爲款服、遲援兵來、以破中將、子所知也、赤松氏之謀、復行于今日、何如、沿其覆轍矣、紹恩曰、苟復伊東之封者、我望足矣、按師不前、鎭次率部下兵、攻城、旬日、島津義久、救高城、義鎭退、據耳川、義久追來、挾川而陣、鑑直、鎭實曰、我姑退軍、彼必踰水來迫、我反擊其半渡、豈無捷矣、義鎭不可、命鎭實、襲義久之軍營、而鎭實爲敵壓木、時寒甚、鎭實命酒、酒冷、即謂軍吏曰、酒素爲取暖、盍溫、對曰、薪炭並絕、鎭實曰、用鞍、曰、重器也、勿用、曰、不則余死、匪死之惜、恨匪死所也、遂供鞍溫酒、宗天、告部下曰、予與子衆、爲先鋒、何梟加之、寧爲進死、不爲退生、石宗聞之、謂宗天曰、子萬一、嗟昳、全軍氣沮矣、勿

黑木一作星木

輕擧以誤大事、盍請濟師、宗天曰、師克、不必在衆、石宗望氣、指示曰、敗氣也、持重勿戰、宗天曰、予未解天文、唯知以身徇國而已、將訣去、石宗曰、予何弃子之速也、予亦與死、翌日、宗天、石宗、先衙赴敵、鑑直、鎭實、爭鬪、鎭周、惟定、鎭次、宗覲等、相繼而進、皆戰沒、紹恩先逃、義鎭敗遁、石宗練習兵法、義鎭師事之、石宗之名著西土、衆聞其死、莫不悼惜、薩摩人、葬其首、爲建祠矣、西鄙多叛人、義鎭與秋月種實、龍造寺隆信、搆兵、頻年攻擊、二人合縱、攻岩屋、立華、義鎭令世子義統出救、種實陥岩屋之兵、二卒賊、城將高橋鑑種、收賊者、法之、命其子曰、汝等反父之爲、而爲國效忠、悉應種實、種實必信矣、然則可以成事、二卒子從之、大破種實、島津氏屢來侵界、當此時、豐臣秀吉開關府、義鎭朝于京師、遂謁秀吉、陳高橋鑑種等戰敗、附之秀吉、黑木實久、謀叛、據猫尾高牟禮二城、義鎭令子親盛、及立華鑑速、討之、島津義久來侵肥後、義鎭使人拒戰、迭有勝敗、豐臣秀吉大擧來援、討義久、十五年五月、義鎭卒、義鎭與西域諸蕃通好、明人入貢、率無虚歲、義鎭遣儒士植田玄佐往明國、明人美其才學、其歸也、道死、義鎭加恤、厚賚其子、西洋人始貢大砲二口、義鎭命鍛工擬鑄之、數年後、其器廣于天下、皇朝造大砲者、義鎭實爲鼻祖矣、有

三子、長義統、次親家、稱門司氏、次親盛、義統立、任豐後守、遷左兵衛督、累進從四位下、豐臣秀吉定西海、削我封地、唯以豐後予義統、義統轉侍從、尋進參議、小田原之役、從秀吉、北滅條氏、朝鮮之役、無功、褫封、而幽于周防、關原之役、石田三成、誘義統曰、師有克、則復封、義統聽命、黑田孝高、喩以順逆、義統不可、棄立石、聚兵、而抄略四邊、是時、田原紹恩、伏匿民間、聞義統與、來參軍謀、以應三成、及三成敗、義統懼、因孝高、乞降德川公、公論其不早降、竄義統於常陸、紹恩遁去、大友氏亡、

續史氏曰、席卷中原、闢其國、亦尼子氏也、令中原土崩、而蹙其國、亦尼子氏也、虎踞西陲、張其勢、亦大友氏也、令西陲魚潰、而失其勢、亦大友氏也、二氏既以華冑、有錐封衆民、以此、挾輔皇家、播潤海內、孰敢拒命者、況足利氏失政、覇府無脅人耶、以二氏之勢、欲代足利氏、易于摧枯拉朽、是得非上策乎、親睦四隣、撫育庶民、雖不延封疆、不至削于封疆、而優游保社稷、可以爲中策也、外務干戈、以疲丁壯、內苦轉輸、以役老稚、吁、胡暇事農桑矣、雖大國不得不殘、是則下策也、以其下策、欲廣國境民、焉可得乎、縱令不得上策、以二氏世資、得中策、豈爲毛利豐臣所泯者矣、今之諸侯、晒二氏者、蓋不少矣、亦無晒于後、余竊望之、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終

少輔次郎或作少輔二郎又作少太郎又作少次郎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七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小字松壽、稱少輔次郎、更爲治部少輔、或刑部少輔、安藝人、出自備中守本主、本主本姓土師、更賜大枝氏、本主子三位音人、謂枝之大者必析、奏請改大江、音人後十餘世、爲大膳大夫廣元、從源賴朝著功、廣元子左近將監季光、食相模毛利莊、因氏焉、補安藝介、領高田郡、季光曾孫、脩理亮時親、從足利尊氏、討北條高時、益封安藝吉田、河內利田、時親九世孫、治部少輔弘元、生備中守興元、次則元就也、元就隆準肉角、音吐甚大、少小不群、土俗、毎端午、分隊戲戰、元就駕人肩、往觀之、就左、左勝、就右、右勝、人異之、元就曰、勝輸之機、未戰、先見矣、足以異矣、衆相謂曰、斯兒穎悟如茲、他日必爲偉器、比發背、爲傅所擁、而涉水、傅誤跌墜、元就恐懼謝罪、元就曰、人孰無過失、汝勿傷矣、甫十二歲、詣于嚴島、間從者曰、而曹奚所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元就曰、盍祈吾主天下耶、聞者奇之、元就出嗣于丹比氏、居猿掛、食邑七

一說十六年興元死

一說天文二年任右馬頭

十五貫、是歲永正八年也、元就邑、隣武田元繁、意趣不協、俱屬尼子經久、經久老、其嗣晴久、嘗元繁、遇元就、亡狀、元就更屬大內義興、十四年、元繁矯將軍之命、來略、縱火、元就出防、失利、兄興元聞急、來救、元就合兵、斬元繁黨熊谷元直、而潛兵出元繁背、夾擊之、元繁挺走、元就麾兵追射、中元繁之胸、乃獻捷於京師、足利義植、收元繁邑八千餘貫、加賜元就、十七年、毛利興元死、其子幸松嗣、元就與其外祖父高橋久光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與三吉氏相擊、元就援久光、不及、久光戰死、元就并其遺領萬餘貫、六月、尼子經久攻鏡山、元就率幸松、伐之、七月、幸松死、無嗣、元就入受其後、元就弟上総介就勝、謀殺元就、恃之尼子經久、後就勝、元就臨之、襲殺就勝、及其黨阪氏、阪氏、志道廣好之弟、桂廣澄之兄也、元就令餘二人曰、吾弗以伯仲之故疑卿等、廣好謝荅、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反、元就單身往說、下之、七年、元就朝于京師、任右馬頭、爲幕府相伴衆、元就招降備後備中之兵、累月練武、謀徇出雲伯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高松城、香川光景、以八木城、並降、天文四年、元就率信直光景等、東略備後、陷高野等數城、尼子晴久來攻、元就設二伏、佯走、晴久急追及阨、伏起、元就反擊、大破晴久、八年、八月、尼子經久來侵府

光近一作光親

野、元就使福原貞俊將兵、兒玉就忠副之、高橋則近、三好光近、從行、以救府野、道自山路至江川、二十七日、霧闇、貞俊按兵不前、則近語貞俊曰、予祖與光近、從先子、討三角氏、爭魁、濟玆水、今稽緩誤事、亡乃汙家聲乎、則濟、直斫經久之營、多獲而還、士卒攢行、經久整兵追迫、貞俊失傳家之旗、反闘搜索、粟屋信實、射殺一士、獲旗、命從兵持歸、又殺三騎、而身亦傷殪矣、經久乘勝、圍吉田、九月二日、夜、元就潛出、討經久、卻之、以功除安藝守護、九年七月、經久以六萬餘兵、來掠、元就見兵僅八千、命吏除草萊、脩舟梁、埽氾以逆軍、經久疑懼、不敢進、轉略國吉田、元就居常與士卒同飲食、至是大饗士卒、慰勞之、衆皆感怡、效死力、嬰城堅守、經久心力困憊、九月九日、大風雨、元就作二隊、令一隊伏青光山、自帥一隊、襲經久、佯敗退、翌日、經久追至多治比川、半渡、伏起、前後大喊、鼓螺相應、聲震天地、經久不知所爲、狼狽潰逃、十三日、經久整兵復來、元就斬獲五百餘級、我兵死者纔十四人、十四日、經久陣青光山、浚塹通壕、擊之、井上就夫、與子椿坊、先登、斬首四百、經久慍恚、掠熊丸、元就有備、不破、十二月、元就起軍、分九隊、與經久戰、請援於大內義隆、十年、正月、元就合義隆軍、大破經久、獲其弟義勝、武田信重、來侵、元就擊敗之、斬首

七百餘、信重、元繁之子也、十二年、正月、元就從義隆、攻上月城、隔川而陣、四月、暴雨、水大漲、城兵襲義隆之營、元就曰、吾大父騎涉切川、今何有斯淺水矣、麾衆而進、破敵兵、七月、義隆戰失利、引還、元就整伍列而退矣、十三年、元就邀擊、獲首級數百、十八年、元就從三村家親、討穗井田爲資、二十年、大內義隆、爲其臣陶晴賢所逐、而害甚、以後事託毛利隆元、以自殺、二十一年、元就遣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伐晴賢、取鶴山、生禽其守將鑑致之吉田、元就遣釋其縛、而延入內、飯味極精豐、且賜金帛曰、子勿以小嫌介意、儻欲去者、用此資行裝矣、於是、降者相踵、二十二年、元就起師、以三村家親、爲先鋒、攻穗井田爲資、降之、斯際、陶晴賢、橫暴方熾、元就欲伐之、我部將井上元兼、有舊于晴賢、而往黨之、元就以計族誅焉、遂上疏、請征晴賢、廷議允許、便移檄遠近、以召兵衆、津和城將吉見正賴、世讎陶氏、且承大內義隆遺囑、故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救之、二十三年、正賴食竭、請降、元就大舉師、三十餘城主、率兵會之、元就自部督其衆、以合元春隆景之軍、正賴及出羽隆綱、宍戶隆家、熊谷信直、俱與請爲先鋒、元就哂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我既爲主、擇之可乎、皆曰、諾、曰、諸君皆功臣之苗緒、而不隕門風者也、請因舊規、

三万級或作四千七百八十餘級又作四千七百十八級

爲班列矣、隆綱以佐佐木高綱之後、爲第一、信直以熊谷直實之後、爲第二、正頼隆家、以源範頼源知家之後、將佐一軍、爲第三、未戰、八木藥田等、諸城、相繼乞降、三日之中、佐東佐西之地、悉定矣、陶晴賢憤恚、欲襲我後、元就遂之戰于折敷畑、信直子高直、先衆而進、殆敗、時、甚雨且雷、晴賢猶豫、不敢薄乘、元就進兵、奮擊之、斬獲七百餘、晴賢將江良典房、有驍名、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晴賢疑典房、元就與諸子謀、城于嚴島、弘治元年、五月、元就城于有浦、諸老臣、交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老臣退、相咨曰、公居恒、不拒諫、此蓋有以矣、六月、城成、元就、命己斐新里二氏、守城、卒設蜚語曰、嚴島要害、海内無比、宮今之患、在晴賢來取之、爲根據矣、九月、晴賢、議取嚴島、其部將諫之、有我將降晴賢者、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遺書晴賢、晴賢躍喜、以爲二人亦降、發書閱之、則痛責己罪惡、而詬詈無不至矣、晴賢大怒、決意、攻嚴島、元就、令桂元澄佯降、十月、晴賢據嚴島、探海艤集、使人挑戰、元就、會議將士、將士皆沮懾、元就曰、予勝也決矣、諸子勿勞意、諸將問故、曰、彼地狹小、以多兵保之、進退不得如意、彼將自相傷觸耳、以寡兵保之、不足以支敵矣、今以敵死者數千、衝突、則必得拔矣、元就自將精兵三千餘人、討晴賢、陣于艸津、諸

將多意其敗、稱疾、不從、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稱習水戰、而名于一世、元就晴賢、宣招之、二族、以三百船、來屬、元就、移陣于大立山、晦日、反輸重艸津、陸續不絕、晴賢見之、以爲我兵罷歸、守心懈弛、其夜、大風雨、元就猝起、命人以二條布、約纏袖、爲號、二更艤船、士卒寒恐、請俟風定後發矣、元就曰、天助難再、機不可失也、遂令曰、勿持炬、勿挾糧、揭一燈於牙船、衆艦取其明、逕進薄賊、然後會食、五更著島、填然急鼓、大呼擣寨、賊諸軍、惱悖四逬、賊將杉隆春、佯降、而中變、誅之、未知晴賢生死、百方搜之、不得、執晴賢僕、鞫問之、則曰、主既自刃、以巖藏其屍、木葉掩之、元就、令人檢察、果信、元就、所斬獲、凡三萬級、十一月、奏捷於京師、朝廷賞功、舉大内氏舊領、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安藝石見備後七州、賜元就、爲山陽西海二道探題、且命討晴賢遺黨、元就進拔筱掛城蓮華峯都濃部諸堡、望風皆降、二年、元就攻大内氏之沼須萬二城、沼昭須萬食竭、士卒多降、守將山崎父子、自殺、元就收屍、重葬之、餘衆感服、晴賢遺黨萬人在爍間城、城四面多淖、毛利隆元、攻之、不能拔、三年、春、元就、以萬騎、使隆元、置實淖中、附堞、悉屠城兵、轉師、攻山口、大内義長、委城遁去、内藤隆春等、諸衆多降、大友氏救義長、元就、拒之長府下關、以殺義長及晴賢

季子鶴壽義長遺地、悉定、元就、除大内陶氏弊政、而免横賦、與其民更始、百姓感喜、乃劃地、賞將士之戰功、而置下關門司、三尾鶴峯四戍、居數月、陶氏餘黨起、據鶴峯、元就、以步騎一萬、伐平之、轉攻三角、其城將益田藤包、大内氏之遺臣、以勇敢聞、元就令人說降、於是、邊疆接尼子晴久、元就患其貪強悍驕、而密謀除之、元就、晴久、並有因于吉川氏、故、元就屢遣使者修聘禮、以覘其短、竟縱反間、晴久連殺老臣、而兵勢始弱矣、永祿元年、元就攻晴久、與其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相持、杉原盛重、來援、破之、降長雄、先是、杉隆重、爲陶晴賢所追、失封、流落多年、聞元就臨周防、晴賢子隆房、孤立無援、乃往斬之、以其首、來獻、元就壯之、復舊封、三年、正月、元就入朝、時朝廷耗匱、正親町帝既立、即位大禮、未行、元就供其資用、帝善之、以元就爲從四位下、行大膳大夫、賜錦衣及菊桐旗號、尋遷陸奥守、授正三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美元就忠節、與之錦袍、以爲鎮西守護、二月、元就取松山、八月、說降本莊常光、定石見、十月、備出雲土豪十餘族、相結而降、遂以常光爲先鋒、攻界岩阪、常光雖樹勳績、而恃功偃蹇、多橫暴、元就召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密計曰、常光犯法者、不啻一再矣、縱令私彼、爲曲赦、如國法何、不如斬之徇衆、十一

月、襲殺常光、於是、降將不自安、多畔、四年、大友義鎭、來攻香春、香春陷、圍門司、門司告急、元就使備後兵、自西方、周防長門兵、自東方、伊豫備前兵、自南北、並救門司、自以安藝石見美作因幡伯耆出雲六州兵、而起、步騎凡十萬、會城中有叛者、款義鎭、元就收之、竊刺以秘焉、舉烽、義鎭以爲叛者所爲、而急登城、閱叛人已伏誅、即驟退、其夕、元就使福屋隆久福原貞俊、襲義鎭之營、營中沸亂、有一人挺走、隆久追獲、則藏艸間、隆久士卒攫之、見金甲錦袍、炫耀不凡、知其爲義鎭矣、隆久有親于義鎭、故私釋之、斯際、香春復屬于我、亡幾、義鎭復來寇、五年、元就、攻尼子晴久、城于洗合山、據之、築連珠砦、而薄富田、迎公卿、延儒士、講書論文、以爲持久之勢、尼子氏、嘗逐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奪其地、二氏鬱悒、潛居、元就、繇二氏、以招其舊臣、舊臣踊躍、競萃、元就之恩威、震于遠近、山名祐豐、自伯耆、來屬、此際、晴久死、其孫義久嗣、六年、大友義鎭、與義久通謀、攻門司、元就、遣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救門司、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屯岩國、義鎭攻神田、聖護院道澄、奉詔、來諭、與義鎭結婚講和、元就、乃爲孫輝元娶義鎭女、而弭兵、道澄、留數月、又諭、與義久和、元就、陳不可和者十條、道澄不能强焉、七月、隆元罷兵而反、過吉田、

隆實一作實勝

富田役或作八年
小早川隆景或作宍戶隆家

擊伊豫事或爲十年

五萬騎或作万騎

輝弘一作晴弘

諸將勒入城姑蘇。隆元弗聽曰、家君年老、猶以露宿中野、而暴于矢石、吾肯
偷間高枕之日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迎饗之、隆元暴病卒、年四十一。
隆元少稱少輔太郎、爲備中守、遷大膳大夫、敍從四位、性純孝、嘗元就病篤、
隆元祈以身代之、能以仁恕得衆心、故衆常欲爲隆元效死。元就聞凶問、慮
士氣沮撓、出令曰、亡兒欲討尼子義久、願而爲彼所毒、衆士若追懷隆元者、
幸紹其遺志、即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久盛固守、元就命礦夫鑿地道、城
兵塹橫道迎之、鬪穴中、九月、義久救白鹿、久盛既降、義久挑戰、元就不應、及
其罷退、追擊敗之。元就遣人徇備中、滅吉田氏。元就之國、産金、獻諸朝廷、上
懌、由斯府貢無虚歳。七年、徇伯耆、并南條行松二氏、行松氏死、杉原盛重練
智兵法、嘗仕杉原忠興、忠興死無嗣、元就命盛重爲其後、至是又命總行松
家政。盛重與尼子氏相持湖上、張弓手兩翼、而挾槍士、再戰再勝、收盜賊驅
使之、或以爲細作、妙覘知敵情、屢奏功。八年、盛重拔江美。九年、元就圍尼子
義久、結十二寨、而環富田、令吉川元春吉見廣頼陣于府谷山、小早川隆景
杉原盛重陣于與保關、遮塞饋道、而命士卒犯近旁田畝、獲其禾穀、以欲困
城中之食。榜曰、降者亡者、皆斬不赦。矣城兵怖悸、不敢出者有日、食乏、士

卒多餒、乃革榜曰、亡者不追、降者受之。於是亡降相踵、義久致城出降、備前
備中因幡伯耆出雲隱岐丹後但馬播磨美作諸州略平。乃使元春管山陰
諸國、隆景管山陽諸國。十年、安藝多怪、卜者曰、嚴島成祟、則大修神祠。十一
年、河野通直與宇都宮豐綱爭伊豫、相攻、通直乞援、元就使元春隆景伐豐綱、
定伊豫。初、元就與大内氏爭地、大友義鎭取其豐前筑前、元就請之弗與。十
二年、元就以五萬騎略筑前、圍立花城、義鎭以勁兵救之。尼子勝久乘我虛
擧兵、山陰多應之、或稱大内氏後、若稱山名氏裔、所在蜂起、天野隆重佯降
勝久、誘其兵二千、破之、設伏兵、罷退誘者來告、隆重連射之、飛箭雨注、伏兵
敗走。然未彫衰、而剽掠逾甚、浮田氏起美作、以應勝久。元就遣香川光景擊
之。宍戸隆家諫元就曰、以我五萬騎、敵義鎭十萬餘衆、寡難抗、且聞國有警、
少寵師何如。元就曰、不然、戰克在和、而不在衆、我兵既和、何敵之畏矣。其夜、
命酒、自勞士卒、翌日、急攻、躬先士卒、遂拔城、居二旬、告勝久之急者數十
反、元就乃還、至赤間關、義鎭將輝弘來襲、陣未上山、元就命諜者觀輝弘之
擧措、諜者反報曰、將校就酒、士卒無有部伍、而昏夜事于抄掠耳。元就
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爲先隊、宍戸隆家爲次隊、以夜發、奄討輝弘之營、

元春爲駿河守
井田或作
紀伊守或
作大膳大
夫
一說秀包
孝子久留
米氏

輝弘中潰、不戰敗走。其將板井正清呼曰、予之所向、未嘗前有横陣、孰敢爲
敵、我從小次郎者進曰、予素微賤無姓氏、膂力雖非予之偶、請試爲戲、則嘗
劍直突、擒正清。輝弘保茶臼山城、元就攻之、距城可百步、城兵罵呼元就、元
就命新屋隆澄射之、隆澄挾箭持滿、城兵大笑、極醜詆、山田正種指額大部
八郎相將直命射、隆澄則射洞正種額與八郎胸、而傷輝弘膝。福間氏進到
輝弘、斬隙。島津義久使人騎挾討大友義鎭、元就許諾、市川元尾私通義鎭、
元尾父經尾召元尾刎之、縛其子六郎以來請罪、元就曰、元惡伏誅、焉以連
坐爲、況無預謀者乎、因命爲經尾之嗣。元龜元年、元就使子穗井田元清徇
備中、元清斬松山城將庄高資、諸城潰逃。植木資富在齊田城、奮勇防戰、時
人號曰夜叉植木。元清使人說降、資富來歸、俄而意變、又呼妻酣飲、劍相擊、
資富斬八人、衆畏沮、無近者、元清親與資富格鬭、蹶躓陷爐中、資富刃元清、
有錄衣不殊、左右扶救、斬資富。二年、元就患病、六月病革、告小早川隆景曰、
我沒後、三分封土、汝治二筑豐前、吉川元春治山陰、其餘土地、傳之嫡孫輝
元、遂爲唇齒、而緩急相輔、勿失社稷矣。召輝元曰、汝二叔、服膺國事、大有功
勞、汝善事之、勿懈。十四日、元就薨、享年七十有五、葬洞春寺、贈正三位。元就

以誠德服人、雖處于兵革忙冗之間、學無譏謗、有降者、則厚加撫綏、故至狀
附者、前後以百萬數焉。元就每得一城一邑、擇其守、戒曰、陛下者、不有其
地、汝善愼焉。元就嘗語侍臣曰、以予比前世之主、誰能爲匹、一儒士對曰、周
文武也。元就曰、予今則知弗及文武、文武之臣、豈有阿諛如乃者。元就辟聞
習文學者、厚秩之、以教諭群臣、以故國中多產奇士、元就躬亦善聞歌、有歌
集行于世。長子大膳大夫隆元、次駿河守元春、養于吉川氏、次隆
景、養于小早川氏、次刑部大輔元秋、養于尼子氏、次備中守元清、養于穗井
田氏、皆冒其姓、次元次、次紀伊守元康、次元總、養于太田英綱、豐臣秀吉愛
其器幹、授偏諱、更名秀包、予毛利氏、封于筑後三郡、治久留米、因稱久留米
氏、爲侍從。元春隆景及嫡孫權中納言輝元、各自有傳。

續史氏曰、聞明人朱良範善相人、元就少時見之、良範驚曰、之子兼漢祖唐
宗之相、後必大矣、果如其言。然闕國弗及彼劉邦李世民、論者以是輕重彼
此、或以元就爲劣、嗚呼、何畏之太甚邪也。觀其父見烹不救、世民自殺其兄、
而孝悌之道、蔑然掃地、孝悌之道既然、何爲有忠節、唯以拓地爲事、故如彼
爾。元就不然、存心王室、而謙讓持操行、故如此爾、儻使元就不顧名教、專務

歸封疆、蓋不位二人之下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一 終

岩倉城作亘城

小谷一作顯谷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十八

淺井亮政

淺井亮政、本姓藤原氏、小字新三郞、出自大納言公綱、公綱以罪、流于近江、居淺井郡、生重政、居三年、公綱歸京師、重政與母氏、留居焉、重政少時、國守京極持清出獵、重政拜謁道側、持清一見奇之、載歸、終以里名、爲氏、或云、淺井氏、橘氏之別族也、或云、物部氏之庶族也、重政生忠政、忠政有三子、長賢政、次定元、養于三田村氏、次秀國、養于大野木氏、賢政有三子、長教政、次則亮政也、亮政弟爲政信、亮政驍捷有智數、永正中、仕上坂泰貞、泰貞器之、常置左右、泰貞與六角氏、六角氏之臣、高宮者、屢鏖鬭、亮政遂之相格、亮政仆、高宮抑亮政、刺之、亮政亦刺高宮左腋、並甲堅不傷、亮政僕來、拉高宮、亮政奮起、斬高宮、亮政時年甫十六、泰貞進拔松原佐和山諸城、鼓行、至平田山、敵兵橫擊泰貞、衆駭驚、亮政拒鬭、斬二人、衆漸從亮政、反擊却之、泰貞死、無子、養京極高淸子、爲嗣、名泰舜、又養土岐氏子、名泰信、二人遊蕩無度、亮政欲廢之、告兄教政、不可、告叔父定元秀國、亦不可、則告友人大橋秀元、伊部爲利、二人贊成其謀、因相結、強教政定元秀國等、乘夜攻泰信上坂城、泰信方燕飲、而聞喊聲、驚愕出拒、亮政破之、陷其城、敵將淺見俊孝、率兵來擊、亮政奮戰挫俊孝、泰舜儡走告生父高淸、高淸傳檄召兵、亮政曰、乘敵兵未聚、可以取今濱城、則分師、淺井教政、伊部爲利、率一隊、赴宮川、大橋秀元、率一隊、伏八幡村、亮政與大野木秀國、攻城、而戰酣、宮川火起、時風烈、烟焰亘樓櫓、泰舜不知所爲、棄城出奔、秀元橫衝之、泰舜敗走、城陷、亮政以上坂今濱之地不險、更城小谷山、倩賈募役夫、旬日陴陞成、亮政徙上坂今濱之極仗而保焉、京極高淸死、其子高峯、督衆來圍、亮政勞士卒、手予酒殽、士卒感喜、一夜開門、突走敵兵、斬首、三百七十級、降欵日多、衆推亮政、稱國守號、於是亮政自任備前守、教政自任駿河守、更氏赤尾、京極高峯、請援於六角定賴、來攻、亮政亦請援於朝倉氏、夾擊高峯定賴之兵、破之、高峯乞和解、約爲父子、亮政曰、逐淺見俊孝、則奉冒、高峯聽之、一日、俊孝、陰說高峯、復擧兵、加州大津、二氏、在坐曰、因亮政來朝、刺之不勞衆、而能辦事、高峯然之、亮政覺、稱疾不朝、使弟政信代往、加州大津、謝政信、政信歸、具以聞、亮政攻磯野山

摩針一作摺針

本南城、更攻箕浦、拔之、京極高岑、與六角定頼、合兵來圍小谷、亮政、使人竊犯圍而出、募編戶小民、人把一紙旗、以誑疑相應、爲四面均來之狀、且舉烽火於諸山、以疑敵兵、高岑定頼、潰走、大橋秀元、伊部爲利等曰、乘克擊上平、高岑可生擒矣、亮政弗聽曰、我亦疲頓矣、高岑、既歸城、加州大津逃去、高岑、使使來謝曰、獨邪臣、詿誤敝邑、失驩足下、而我不能制、其罪既多矣、而今自悟噬臍、則欲斬邪臣以謝萬一、又逸之、與一二小臣、百方搜索、弗獲、足下以先君之故、不絶京極氏後、何惠大焉、秀元、爲利、謂亮政曰、朝和夕畔、其人可知也、宜聲其罪而除之、亮政曰、京極氏華冑也、不可猝絶其祀、則許之和媾、迎高岑、居于小谷、歲時給其衣食、上坂泰舜、上坂泰信、修今濱、而據保焉、亮政復招之、進拔磯野、遂攻山本城、磯野爲員、壯健用强弓長箭、出柜、爲員族員正、誅我軍、關斷爲員、城兵皆降、大永元年、六角定頼、來攻、陣于摩針嶺、亮政陣于地頭山、戰無利、樹牙旗於顛戶山、以萃敗卒、其夜、亮政與數十騎、由間道潜行襲定頼、時有叛人、通定頼、定頼整兵待之、亮政進退失屠、謂部下曰、此予死所也、乃自擬刀將剖腹、大橋秀元曰、姑緩之、退語井口義氏曰、國家事急矣、主君決意自裁、我曹義不得先死不衛社稷也、足下形貌、太肖主

君、足下代其難、而免主君、主君必德足下、以重報後嗣、義氏曰、死有益國家素所欲也、奚報之要焉、秀元、音諸亮政、亮政不聽、秀元等、强而後聽、亮政使人告定頼曰、予違君命、自知其罪、自盡以謝焉、雖然、以予故、逮士卒、實弗忍也、因君寬仁、而免士卒、予死之日、猶生之年、故敢請之、定頼許諾、亮政陰爲士卒、逃免、義氏留死之、義氏有一男二女、亮政厚其男、以其女、妻嫡子久政、齋藤秀龍、以兵一萬二千、來攻、亮政兵、不盈三千、起防之、命部將曰、以寡擊衆、莫如阨險、則遣人守玉村、小關、諸要地、而戰破其衆、秀龍、收士卒、陣于八幡山、六角定頼、出于佐和山、爲秀龍之應援、朝倉氏聞我急、來救、秀龍罷、亮政、合朝倉氏兵、邀定頼、以故、和退、五年、亮政、與秀龍、攻擊不解者、二歲、伊部爲利戰死、卒和解結婚、天文八年、亮政、讓國嫡子久政、而老矣、十五年、亮政死、遺命大橋秀元輔翼久政、久政兄爲高政、知畧類亮政、屢從軍旌功、而早亡、故久政爲嗣、或云、高政爲京極氏後、久政其子也、稱下野守、疏懶好游畋、不事軍務、大橋秀元、屢諫、久政屢憚秀元、欲害之、秀元脩其家、久政謂老臣曰、秀元起役、其心難計、先其未生事、而可芟除焉、老臣固執不可、則與叔父政信相謀、召秀元、秀元語其子曰、此行、予必被害矣、如竊脩舉事、豈不成乎、

野良田或作野眞田

綿貫作女

然不敢者、以顧先君之恩也、爲遺書二封、一貽久政子長政、一貽老臣陳固之後事、歸不及私門、秀元及其子、共朝、久政誅秀元、秀元、修理不屈、久政怒、幽秀元父子、秀元父子自殺、國中多叛人、永祿二年、長政、要六角義賢臣平井氏女、有間、歸之平井氏、怒、動義賢、來攻、久政聞警、無防志、國人、苦久政之橫暴、而好長政之聰敏、相謀奉長政、三年、逐久政、立長政、長政、小字猿夜叉、稱備前守、四年、長政攻六角義賢、拔過要大尾、久德、三城、進戰于野良田、破之、當此時、織田信長、掠美濃、美濃人多歸附、六年、長政、偕美濃、問六角氏嫡後、而還、十一年、織田信長、聘和、以其妹妻長政、長政朝于京師、元龜元年、信長攻朝倉義景、久政、告長政曰、我於朝倉、有舊誼、不可逆也、長政與義景、合縱拒信長、邀戰失利、六月、信長大舉來攻、德川公援之、夾姉川而陣、長政直衝信長、信長兵沮喪、義景將冒德川公爲公所敗、公轉旆伐我、我兵亦敗、秋、信長入攝津、長政、義景、要其歸路、獲信長弟、及校將數人、信長怛、十二月偕好、二年、信長背約來掠、長政擊釋光佐、光佐召黨起兵、爲信長將所挫、三年、信長、又來掠、此際武田晴信、起于甲斐、并呑四鄰、勢始熾矣、不啻信長、長政與之結託、信長患之、天正元年、晴信死、信長又來、朝倉義景爲救、而戰敗死、

長政、孤立保小谷、三田村、大野木氏等叛、長政彌窘困、信長諭長政降、使者三反、長政弗聽、而歸其妻織田氏、長政有二男三女、皆織田氏所生也、以其女附織田氏、斬間久政自刃、長政、黑甲錦袍、持朱柄長刀、開門突出、衆皆注目、四集之長政戰良久而退、信長佳長政之膽畧、欲生擒之、長政再出、鏖爭赴之、長政、斷衆散中、皆辟易披靡、長政還城自殺、時年二十九、稱養源院、自亮政舉兵、至此、三世五十八年而亡、長政長子、曰萬福丸、次子、曰乙若、要織田氏、諸信長、信長聞萬福所在、不歷旬間、得實乃聯致之、命串殺焉、免乙若、長女龍于豐臣秀吉、生秀頼、事在秀頼傳中、女嫁京極高次、季女嫁豐臣秀勝、秀勝薨後、爲關白德公、寬永九年、長政、贈正二位、行大納言、

續史氏曰、亮政不仁其主、而終于林暮上、長政義其友邦、而不能終于林暮上、夫天、何爲助惡而害善之深乎、然天未絶善人也、其二女得伉儷豐臣、德川二公、信生其世子者、天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一女得伉儷京極氏、京極氏、勢雖不及二公、其於淺井氏、舊主也、淺井氏之榮、孰加之、如令長政居慶長元和之間、以外戚、其威福、無比于天下、然天不敢者、蓋以不仁人後也、此天果助惡而不害善者、明矣、唯不於其身而已、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三

列傳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六角高頼

一說高頼六世祖時信始稱六角氏

六角高頼、或稱佐佐木氏、左衛門尉佐佐木泰綱之裔孫也、泰綱始稱六角氏、世領南近江、而治于觀音寺城、任近江守、高頼、小字四郎、任大膳大夫、叙從四位下、應仁之役、屬山名持豐、京極持清、屬細川勝元、相持京師、國中並處、高頼與持清有宿憾、舉兵相侵、文明中、京軍止熄、諸將就國、足利義煕留高頼、而歸京師、高頼不聽曰、大戰之後、無國弗衰彫、詎獨留予矣、不告還國、義煕來討、高頼遁于甲賀、而張奇兵山塁、彼出此匿、態狀百變、使諜者不得覘知其所在、以罷義煕者、凡三年、義煕病歿、師還、足利義植嗣義煕遺志、而來攻、高頼拒守如故、以罷義植之軍資、義植無糧能退、斯際織田敏定陷觀音寺城、高頼攻復之、後土御門帝崩、無葬資、高頼獻金、供費用、後柏原帝將之、實踐祚、稱賛、聽昇殿、詔曰、忠節無倫、後世子孫、勿同他家、足利義澄與足利義植相構、失勢、來賓高頼、竭力翼之、永正十七年、高頼卒、稱龍光院、長子氏綱立、任近江守、叙從四位上、次子定頼、出爲箕作城守、任彈正少弼、氏綱卒、子義實幼、定頼入輔、或云、高頼長子、爲近綱、以足疾不立、定頼少時爲僧、入相國寺、嘗發、繼家、擁足利義植、入京師、權勢始著矣、義實取足利義澄妹、威力大張、攻京極氏、取愛知犬上二郡、京極氏來擊、定頼使人防之、連戰失利、議和議、淺井亮政奪京極氏之地、定頼嘗曰、予坐視同族之泯滅、而不救、何以對天下、我與齋藤秀龍結約、而腹背討兇賊、可一舉而滅也、乃使人告秀龍、秀龍聽命、大永元年、定頼起兵一萬二千、分爲五隊、進於後藤二氏爲先鋒、義實及定頼子義賢爲兩翼、進陣于摩針嶺、亮政逆師、陣于地頭山、定頼戰少利、亮政兵來救、定頼塁泉而邀亮政、大敗之、事在亮政傳、定頼收軍而還矣、齋藤秀龍後期、秀龍起攻、少利、朝倉氏援亮政、來援、定頼出拒三井寺、寺僧往來兩軍、爲和解、則亦解矣、享祿中、三好氏屢侵京師、定頼援外舅細川晴元、而擊攘之、天文九年、義實拜從四位下近江守、十年、足利義晴欲篤義實爲三位中納言、北陸管領、義實固辭、義晴白之朝廷、廷議弗聽、管領唯子甚、十一年、定頼與北畠氏爭地、戰克之、使子義賢、長驅入畧矣、十三年、改升斛、減二合、爲一升、輕收賦民、民皆感喜、武佐職吏、掌之、世稱之武佐升、十五年、足利義輝、元服、定頼加冠、叙從四位下、十六年、率兵圍北白川、足利義晴、遁城遁走、尋行成、義實爲從三位宰相、補北陸道管領、細川晴元、歸二條、定頼援陷之、二十一年、定頼卒、子義賢、剃髮、號承禎、又號拔關齋、爲修理大夫、遷左京大夫、除從四位下、弘治元年、義實之士、可三千、三好氏之士、可五千、偶親日吉祭、爭鬪圍之、三好倡起兵、義實逆戰、斬首三千餘、足利氏、和解之、三年、義實稱子義秀幼、義實輔之、猶定頼於義實、義秀既長、取織田信長女、攻三好氏、義實及子右衛門督義弼、黨三好、國勢分裂、永祿中、淺井長政、取我屬平井氏女、亡幾解之、平井氏歸義實、討長政、長政歸城、宮風而降、三年、長政來援、五年、足利義輝與三好松永生隙、義輝將陥、義實許諾、諸臣、憚三好松永之勢力曰、不如稱病無從、竟弗出師、六年、攻淺井長政、後藤父子與種村、結郡、詐其作爲爽爭道、後藤見殺、後藤有親于義實、義實不救、其族謂義秀曰、義實父子、包藏禍心、而憚後藤、故使人害焉、義秀則遣兵攻義作、義實曰、一門生爭、先君所戒、而今及之、誰爲亂階、亡乃起隙、口乎、予固無異心、君苟疑予、請以明其心矣、隙息有罪、歸致之、生殺唯命、義秀感、義實老矣、嘗義弼、而立義弼弟中務大夫賢永、九年、足利義昭、來寓、喩義秀、與義實父子、和解、十年、賢永更名義久、義秀先傳曰、將軍之諱、非其許、不得冒稱、乃止、義弼不譲義昭、義昭行十一年、義昭投于織田信長、義賢父子、謀害信長、信長來攻、義實父子、入觀音寺城、義弼作、和田山等十八城、首尾相應援、以和田山嘗信長之衝、最堅其守備、信長回軍、襲箕作、箕作陷、攻和田山、又陷觀音寺城中、恟懼多潰、義實不知所爲、走匿甲賀山、十八城皆降、六角氏微矣、或曰、此役、義實父子保箕作、義秀與信長、攻拔之、義實遁逃、十二年、結三好、朝倉、齋藤諸氏、塞于大河內、義秀信長、又攻、義實棄塞亡去、入根來寺、既而、義秀與信長、生貳、元龜中、戰于栢原、義實父子、從義秀、多獲首級、義秀嘗之、義實雖隙義秀自裁、而歸降於信長、足利義昭喩義秀、與信長和解、不聽、義昭自說論、則聽、天正初、義實投信長、爲所攻、又降、六年、義秀卒、慶長三年、義實卒、義實子高定、仕德川氏、爲中務大輔、

續史氏曰、高頼父祖、雖勝衰亡、他、非寡策也、高頼、始基亡兆、而三葉早世、定頼父子、以庶孽、乘國柄、人情所易動也、以彼無且之才、處其地、猶不覺諸讎、況定頼乎、定頼猶可、況義實乎、

京極高次、小字小法師、稱小兵衛、佐渡守、佐佐木高氏、始稱京極氏、與六角

一說泰貞長政子

泰廣作泰[illegible]

十四年或作十五年

氏、同爲祖、而勢不相下、割領近江、京極氏、有愛知河以北、高氏九世孫、爲大膳大夫高清、其兄政光、寄嗣于黑田氏、冒其姓、高清幼立、政光、援君專國內弗寧、高清讓國於姪治部大輔泰貞、曰、子亟爲六角氏所破、欲一洒之、不幸罹疾、久不癒、故以國事煩汝矣、泰貞、本名景重、政經之子、初稱梶原氏、更爲上坂氏、旣立、攻六角定賴、復舊領、泰貞無子、立高清子泰廣爲嗣、則舊土岐泰信、爲子、泰廣任治部大夫、泰信任兵庫頭、二人日夜燕游、不事操行、其臣、淺井亮政作亂、泰廣、泰信、逃亡、衆立泰廣兄壹岐守高峯、討亮政、無利、則和、亮政尊封土、京極氏遂衰、高峯生武藏守高秀、高秀生長門守高吉、高吉、高次之父也、或云、高次、高秀之子也、織田信長、求京極氏之後、得高次、明智光秀爲逆、招高次、及阿閉長之、時、豐臣秀吉妻孥、在長濱、高次欲捕之、應光秀、妻孥皆亡、長之、援其食時、從光秀、光秀戰敗而死、秀吉斬長之、高次降、旣曰、高次幼、爲秀吉所愛、高次姊、歸武田元明、新寡、秀吉聞其有色、而納之、居松殿、因稱松殿君、又稱壽芳院、高次拜侍從、兼近江守、賜大津城、食六萬石、秀吉妃淀君以其妹、配高次、慶長中、石田三成、謀害德川公、高次、爲公保大津、三成黨來攻、將陷、淀君、恤其妹被害、使人勸說、從三成、高次不可、羅城陷、高

次、嘗樹恩愛士卒、衆無離心、敵患之、發砲燔牙城、城中窘蹙、淀君使人復來喩、會松殿君在城中、求納高次、則與敵交質、致城、遁于高野、旣三成亡、高次愧、不敢見德川公、公使人來曰、子守孤城、而牽軍防大敵、有日、其功不少、乃召見之、則加封、遷參議、陞從三位、食若狹近江之地、九萬二千石、十四年、薨、子若狹守忠高立、配台德公女、大坂之役、忠高、掌和事、翌年、和敗、忠高從德川公攻大坂、累遷四位少將、轉出雲隱岐石見之地、二十四萬石、無子國除、忠高、養姪高和、高和封于龍野、食六萬石、拜刑部少輔、奉忠高祀、後徙封于丸龜、高次弟修理大夫高知、累功、封于信濃、爲四位侍從、從德川公、討陸奧、及戰關原、徙封于丹後、食十二萬七千石、任其國守、大坂兩役、從德川公、三子分其封、

續史氏曰、高次、遜于衆、得民甿、靡國頓起、以垂餘慶、仲不愧父祖、俾崇于子孫、中全厥躬之子、將何功德、至講、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三終

一說義家後七世爲長氏或曰六世或曰五世云範氏蓋氏之子

遠貝一作遠貫

安祥或作安城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二十

今川氏親　子義元

今川氏親、小字龍王、出自鎭守府將軍源義家、義家之後、爲長氏、任上總介授四位、居參河、遷駿河、有二子、曰滿氏、曰國氏、長氏、與參河於滿氏、駿河於國氏、滿氏稱吉良氏、國氏稱今川氏、國氏生基氏、基氏生範國、範國生範氏、世從足利氏、有功、受官位、居要路、以吉良今川與足利同始祖、時人推尊之爲語曰、將軍無後嗣、吉良今川充厥位矣、範氏孫、四位、民部大輔範政、曾孫、四位、治部大輔範忠、並從足利將軍、從阪東、任副將軍、範忠生義忠、義忠襲父官、取伊勢貞藤之女、生氏親、貞藤、子長氏、來寓焉、時西部賊起、義忠討之、賊四散、義忠返至遠貝坂、賊射義忠、乃薨、老臣三浦朝比奈九島、三氏、爭權不協、長氏諭三氏、和議、奉氏親、立之、氏親時甫七歲、天資穎敏、長有膽力、以父祖之資、割有駿河遠江、爲上總介、遷修理大夫、此際、足利氏、衰弱不振、氏親、欲出都、率兵西上、大河內欠綱、寨于引間、要衝道、然自知非敵、引斯波義

達爲援、義達、陣于深嶽山、一夕、大雨、氏親、襲深嶽山、拔之、乘勝、擊引間、欠綱、委寨遁逃、氏親置戍而還、武田信虎、苛酷失衆心、邦中騷擾、氏親有姻于信虎、令人爲信虎撫綏其部下、大河內欠綱、陷引間、氏親、帥師進討、至天龍川、造浮梁、而濟直攻引間、斬欠綱等、首虜千二百級、斯波義達、剃髮乞平、以女、妻氏親弟氏豐、裂地與之、盟曰、長莫敵今川氏、氏親病卒、長子、曰氏輝、立爲上總介、次良眞、次義元、

義元、與良眞、並爲僧、良眞爲華倉院主、義元居善德寺、氏輝卒、無嗣、良眞庶而不得立、義元、蓄髮爲喪主、良眞失望、憤怒、逼義元、義元擊敗之、良眞自刃、義元任治部大輔、兼駿河守、爲人宏毅雄算、好文辭、以恩禮遇衆、雖疎賤、有異材、輒拔用之、嘗見臨濟寺僧大原、奇之、縣諮邦政、卒以大原、列宿將、天文中、義元攻參河、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阪、少利、進取碣原、長驅至尾張、寺本等諸邑、望風而下、德川公幼時、其父使公質于我國、織田氏要之奪去、公父卒、義元曰、織田氏、扶某、脅岡崎、岡崎人孰敢敵之、彼若得取之、則欲復不可得矣、乃遣朝比奈泰能、率兵護岡崎、織田信廣、在安祥、近接岡崎、岡崎人、攻之、不克、義元遣僧大原援攻、織田信長、聞急起師、大原設伏、破信長、信廣、出

長久保一作長窪

眞行一作直行又作直準

救信長、又破之、信賓狼狽入城、大原、燔其郛、而樹柵、環子城、使人語信長曰、歸某者、解圍、信長許之、遂以公而既還義元、給公以秩千石、其餘歲入、悉自納焉、先是、北條氏綱來侵、取長久保、既而、氏綱老、其子氏康嗣、義元、與上杉憲政、連謀、圍長久保、氏康、通好於織田信長、東西並入寇、義元、請救於武田晴信、晴信、義元夫人之弟也、義元、以兵四萬餘、逆信長、令晴信禦氏康、戰互有勝敗、臨濟、善德、二寺僧、說義元及晴信氏康、媾平、於是、義元、爲子氏眞、取氏康之女、晴信、爲子義信、取義元之女、氏康、爲子氏政、取晴信之女、弘治中、義元、圍鎭江城、尾張人、多降、永祿三年、義元、大舉西上、攻陷丸根、鷲津、諸城、屯于桶狹間、土人悅迎義元、簞壺相續、酒脯太豐華、義元之將士、皆醉飽過量、而終夕甘睡、織田信長、乘間來襲、義元失眉、遂爲所殺、時年四十二、子氏眞嗣立、襲治部大輔、遣上總介、宿將岡部眞行、守鳴海、孤立無援、信長攻之、眞行、拒戰弗撓、信長令人說曰、固守危城、將誰爲乎、眞行曰、敝邑遭大故、眞行縱令不能捐軀殉節、而藩屏之任、不可以自毀矣、若賜寡君之櫬、乃外臣、恭奉明公之旨、信長壯之、以義元屍、予眞行、眞行、歸路、居刈屋、併其捷、獻之氏眞、德川公、歸國、次年、信長攻公、公請援、氏眞不聽、公因信長、氏眞攻公、入參河、無利、徒還、義元之死也、三浦、朝比奈、葛山、由比、齋藤、福島等、諸老臣、皆大敗而歸、心頹無措、自劾屏居、井伊氏、被讒而死、府朝無耆宿、嬖臣、三浦義鎭、專權、義鎭、本寒微、不詳其舊姓、或曰、小原資久之子也、或曰、武藤氏也、幼養于三浦氏、矯飾情貌、善諂氏眞、氏眞、特寵幸之、常出入臥內、游謀密策、莫不預、而威行于內外、義元妾、四宮氏、名雜鶴、義鎭與之姧、衆知憚其勢而不敢言矣、氏眞、廢軍務、以歌謠蹴鞠、爲事業、而奢侈無度、膳具極精華、至買一茶瓷直三千鎰、無故、賜之義鎭、先是、武田信虎、失勢來投、熟窺氏眞擧止、欲以時傾其邦、事覺、氏眞放信虎、信虎子晴信、亦欲傾奪我邦、令人來告曰、明公寢苦枕干之日、尙矣、元惡未獲、我竊切齒之、欲悉敝賦而從公事、下國卑陋、難用也、若屠大惡、而賜參河之地、則能辨事、不敢不勉焉、氏眞曰、乃者、側聞、君與織田氏、爲婚姻、今以私故、間姻舅之際、則予不敢也、已之辭、已實報之不足以爲貴國之累矣、遂告使者曰、我嘗有文翰、藤原定家之所筆也、晴信欲之、不予、竟竊取而去、其人可知矣、使者歸報、晴信怒、來擊、陷我將葛山元氏、瀨名信直等、朝比奈、三浦、諸氏、款晴信、爲內應、氏眞、帥元氏信眞等、二十二將、二萬五千騎、軍于淸見、以要晴信、元氏信眞、不戰先退、氏眞之

軍、潰歸、晴信入郛、放火、烟塵漲天、城中鼎沸、人多燋爛、氏眞、逃走于竹尾、轉如懸川、而招輯將士、小原資久、三浦義鎭、在華澤、營私不來、德川公來攻、氏眞以利、誘公之臣久野者、作逆、先期、發覺、久野伏誅、德川公、攻懸川、氏眞、再戰不利、公令人來諭和、氏眞致城而去、投北條氏康、德川公、取駿府、附之氏眞、武田晴信、復陷之、元龜元年、晴信拔華澤、小原資久、三浦義鎭、遁亡、土人相謂曰、令我曹役煩賦重者、義鎭之爲也、相率追及義鎭、而爭毆之、以剝其衣、義鎭、用藁席、自障、而奔高天神、高天神城主、固知德川公惡義鎭、殺之、資久、亦被殺、天正中、北條氏政、與武田勝賴、相謀、害氏眞、氏眞歸德川公、慶長十九年、卒于武藏、長子、左馬助、範以、先氏眞卒、次高次、稱品川氏、次澄存、爲僧、範以、高次子孫、仕德川公、

續史氏曰、氏親、義元、意氣吞中原、雖其業不遂、其志則壯矣、義元遇德川公、無狀、義元沒後、公過其墓、必禮之、且不弃其子孫、並以舊盟之故也、嗚呼、久要之可顧、一至此乎、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一

武田晴信

勝千代一作晴千世、機山一作京三、刑部少輔一作刑部大輔、五十餘世一作十九世

武田晴信、小字勝千代、號信玄、一號機山、又號德榮軒、世領甲斐、刑部少輔、源義光之苗裔也、義光子從五位義淸、承義光甲與伯父義家旗、相傳爲家寶、義淸孫信義、曾孫信光、並佐源賴朝、以驍勇知名、受朝廷官爵、信光三兄、皆以罪而死國除、承久之役、信光從北條氏、有功復封、信光後十餘世、爲信滿、號明庵、任安藝守、與逸見有直、分領甲斐、信滿屬足利持氏、上杉氏憲畔持氏、信滿有姻氏憲、有直屬信滿黨氏憲、持氏鞠信滿、信滿自刃、長子刑部大輔信重、次子左馬助信長、信重削髮、名道成、逃匿高野、信長亦亡、持氏以其地予有直、頃之、信長還、有直不敵、戰爭彌十年、持氏討降信長、斯際、足利義持、降信滿弟信元、復之舊封、任陸奧守、信元、養信長子千世、爲嗣、信元卒、千世尙幼、其臣跡部明海、擁千世、自領其國、信長出奔京師、賜秩千貫、信重亦適京師、足利義敎、以氏憲之故、弗善信重、而逐諸西土、信長當給食糧、明海

大輔一作少輔

一說信元信重之兄父、陸奧守一作信濃守、又作伊豆守、千世或作千代

招信重、爲假主、結城之役、信重、信長旌功、信重、爲甲斐守、信長亦賜邑、信重誅明海、有直懼、委質臣屬、信重後五世、爲信虎、初名信直、任左京大夫、遷陸奧守、攻駿河黨族久島氏、勝之、以其日、生晴信、因曰勝千代、爲人、深沈有權畧、少時語人曰、有衆五千者、攻守莫不如意矣、人異其雄志、信虎愛晴信弟信繁、疏晴信、晴信陽爲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技、輒出其下、信虎謀廢立、晴信、陰結姊夫今川義元、義元爲奏請、以晴信爲嫡嗣、加首服、將軍足利義晴授偏諱、於是、爲今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娶三條公賴女、是歲、天文五年也、十一月、信虎、畧信濃、以兵八千、圍海野口、城將平賀賴成、以勇敢聞、佐久小縣二郡兵、援賴成、月餘不拔、會大雪、諸將意沮、相謂曰、與曠日相持糜財貨、寧更起師、伐彼無備矣、信虎然之、晴信、時年十六、獨殿、信虎罵曰、豎敵不畏、請殿、何爲懦弱乎、墜家聲者、必之子、如二郞、乃不然、晴信强請、信虎可之、以三百騎、屬晴信、晴信、從信虎、三十許里、而舍焉、下令、人攜三日糧、夜半秣馬、雞鳴起曰、唯視吾馬首所向、自先士卒、反向海野口、分兵爲三隊、自以一隊、躡城而入、二隊在城外、樹旌旂、大呼、以應晴信、賴成、既放散佐久小縣兵、其諸將、亦皆率兵歸邑、戍守者、不滿百、晴信直進斬賴成、以捷而歸、信虎

一說二十年無官

飯富一作飫富

三月或作五月、七月或作六月

虎泰一作、昌辰一作昌速、昌俊一作關房

不多其功曰、捐城歸來、匪强也、晴信、弗敢自伐其功、爲騃狀、如故、諸臣、悉心歸晴信、信虎過晴信、益無狀、信虎、暴戾日甚、衆苦之、晴信、與老臣飯富虎昌、板垣信形、謀廢信虎、以情告今川義元、義元、雅患信虎之强悍、而喜聰晴信、信虎未覺、七年、春、信虎、欲逐晴信、乃謂曰、汝善義元、宜就學、他日爲吾將、先往請焉、汝能之否、晴信、佯答曰、能、三月、信虎、如駿河、義元、留之不歸、晴信、自立嗣封、七月、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覦國變、以衆二萬、來侵、晴信、聽其旨、以六千餘兵、偃旗潜行、邀之韮崎、虎昌、信形、及甘利虎泰、小山田昌辰、左右晴信、四戰四勝、斬首二千七百餘、原昌俊、帥農商五千人、人執一紙旗、以張疑兵、脅長時賴茂、長時賴茂、大敗走、此役也、小幡虎盛、騎白馬、挺衆前戰、功最多、身被七創、馬被六創、洗血滿滿、甲斐人、爲之語曰、小幡旌雄名、白馬化成騂、八年、晴信旋驕恣、日夜游宴、而喜詩賦、召集僧侶、相倡和、不復事國政、村上義淸、諏訪賴茂、分道同來攻、晴信、使飯富虎昌拒義淸、板垣信形拒賴茂、戰皆克之、晴信、倦廢軍務、益事詩賦、信形諫之、晴信、感悟修政、九年、正月、板垣信形、略降海尻城、晴信、使小山田昌辰守其內城、日向是吉、長阪賴弘、守其外城、土賊作亂、應村上義淸、義淸兵來圍、是吉賴弘、逃歸、昌辰部

是吉一作昌時、賴弘一作光堅

兵、纔五十、善拒不屈、晴信聞急、以步騎七千、自將救昌辰、徑突義淸營、斬首九百餘級、二月、義淸將淸野高梨井上隅田四氏、來寇、多田淡路、謂晴信曰、彼有遁色、請疾討之、即夜、晴信討克之、斬首二百、十一年、三月、村上義淸、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木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板垣、飯富、諸老曰、彼曹戮力來攻、我兵單寡、難角、請援於今川義元、晴信曰、我竊求救、義元必以附屬遇我、此迺敵北方、受侮南方也、如斯者、乃公不敢焉、今信濃兵、雖多、爲客、將何所爲、乃佯爲守勢、而增壁濬隍、義淸等、聞以爲怯、進次于瀨澤、晴信、選降卒三十人爲細作、皆取質要信以放還焉、以是、敵之密謀、必先知之、晴信乘霧、而擊義淸等、大破之、原虎胤、與敵九合、皆勝、獲部將十一人、身被六創、飯富虎昌、甘利虎泰、亦創、閏月、義淸等四將、再來、晴信逆擊、又勝之、六月、晴信討信濃、取鳥河、秋、論將士之功、黜陟有差、冬、晴信、與村上義淸、小笠原長時、戰于大門嶺、敗之、相木人降、十二年、春、板垣信形、薦山本晴行、晴信、一見奇之、即日、與秩二百貫、冬、以晴行之策、拔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之策、誘殺諏訪賴茂、十四年、賴茂餘黨作亂、信形及日向是吉、討平之、小笠原、木曾、伊奈、三氏、來侵、晴信、要小笠原木曾於鹽尻、敗之、伊奈、襲我部將、互有殺傷、晴

一說以戸石之役當十九年、又當二十二年　萬餘一作忠豐　十月或作九月

信聞信濃兵屬上杉憲政來攻、命板垣信形、拒碓氷嶺、自將攻戸石、村上義清救戸石、我先鋒甘利虎泰・横田高松、戰沒、麾下兵、將潰、山本晴行、設疑兵、以惑義清、進擊破義清、十月、憲政以兵二萬、來侵、晴信拒之碓氷嶺、斬首四千三百餘、十六年、二月、晴信與葛尾兵、戰于大井原、四月、晴信徇信濃、八月、陷志賀、村上義清出鬬、我先鋒板垣信形敗死、義清急擊、僞麾下、晴信自縱義清、義清大敗、委城遁亡矣、十七年、晴信攻信濃、拔二寨、聞上杉輝虎來侵、而還、十八年、夏、晴信徇信濃、芟碁鳥居嶺以東、進踰嶺、會上杉輝虎亦入信濃、輝虎遣使來請戰、晴信諾之、相持海野平、五日退、秋、晴信入上野、沿道縱火、至鬼頰、上野九城守合縱抗于三寺尾、晴信擊之、斬首五百餘、小笠原長時、侵諏訪、晴信轉師、防長時、破之、十九年、晴信又入上野、上杉輝虎邀之、將戰、有黑氣施兩陣之間、輝虎懼退、晴信亦班軍、晴信與今川北條二氏講和、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法福寺、斬首五百餘、甘利晴吉年甫十七、功冠諸將、晴信特褒賞之、晴吉虎泰之子也、上杉輝虎來侵、至海野平、晴信出逆、相持旬餘、交綏、是歲、晴信創髮、諸將從充者、原虎胤、號清岸、小幡虎盛、號日意、山本晴行、號道鬼、長阪賴弘、號長閑、眞田幸隆、號一德、二十年、晴信徇信濃、

長閑一作釣閑

一說以米倉事係文五年攻山役馬矢作馬溲　桔梗原役一作二十三年　一說二十二年河中島四郡平

二十一年、晴信與上杉輝虎、戰于時田、我將小山田昌辰、戰死、甘利昌忠、馬場信勝、內藤昌豐、代戰、克之、板垣信里、坐懦弱、削秩、晴信攻刈屋原、甘利晴吉部士米倉正房、束竹爲楯、以扞銃丸、丸輒迸散、諸隊傚之、正房子種繼、有膽畧、從軍進功、中銃丸、瀕死、或人云、水中漬騘馬矢、飲之、創立瘉、種繼曰、惜死食馬矢、如人口何、且重創萬無生理、而與死累醜、寧若速死乎、晴吉語種繼曰、輕死忘國家大事、可乎、乃自嘗而後予種繼、種繼飲之、即泄血、遂平復、屋常二十二年、五月、晴信伐小笠原長時、以甘利晴吉・山縣昌景・馬場信勝・高阪昌信・內藤昌豐、爲先隊、晴信繼之、長時、舉國起兵、戰于桔梗原、晴吉進斫長時之營、營中披靡、斬獲一千五百、長時、退保城、晴信就圍之、長時出下、晴信予邑、長時厭縮遁亡、冬、上杉輝虎、來寇、次于河中島、晴信、請援駿河、自帥步騎二萬、而出雨宮渡、命山本晴行等四人覘敵、返報曰、敵軍銳甚、不可力爭、宜不戰而屈之、晴信然之、隔水布陣、輝虎挑戰、晴信不抗者、二旬餘、輝虎、歸、橋來擊、殺傷相當、二十三年、今川義元、爲北條氏康所攻、請救、晴信往援、戰勝間、小幡昌盛、單騎挺進、敵六人聯突之、昌盛徐下馬、立獲其六人、昌盛父虎盛、及馬場信勝、乘弊急擊、氏康敗走、晴信結婚義元氏康、講和、六

一說永祿三年飛驒降

月、信濃諸將、樂嚴寺布下、和田等、陰通上杉輝虎、輝虎來掠、晴信、收樂嚴寺以下叛將、悉誅之、輝虎乃退、八月、晴信徇信濃、瀨溜降、晴信、收邑中壯者二百餘人、殺之、弘治元年、晴信、徇信濃、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聞上杉輝虎來寇、而退、二年、晴信、取伊奈郡、永祿元年、上杉輝虎、遣使來語曰、予與足下、素匪有嫌疥、以村上小笠原等之播蕩來寄、而義不忍弃焉、欲復尺寸之地、與靖彼、終使疆場多事、而不能春秋以幣帛朝于京國、予太悔之、請自今以後、界于筑摩川、各保其地、相和如昔日、晴信許諾、則約隔川倚憑胡床相見、及期、輝虎先至、如約、晴信後至、馬上長揖、以厲輝虎、輝虎令人告曰、昔者源將軍、狩富士也、我祖、居武田氏右、而不可以後足下、晴信曰、我與源將軍、同宗、子爲將軍臣也、名分之著、海內所同知、以一時之偶倖、而化位班、不足以爲規範矣、於是、和議敗、對持七旬、輝虎退還、飯富虎昌、請邀擊、小幡虎盛止之曰、輝虎非徒還者、必有以矣、晴信可之、果信濃土豪四人、通輝虎、事覺、乃戮之、以賞虎盛、二年、輝虎率師、至河中島、晴信出逆、輝虎罷、晴信、界飛驒三年、輝虎、圍小田原、北條氏康、請救、晴信率師、至輕井澤、飯富虎昌、諫晴信曰、輝虎舉國中兵、在小田原、其勢難抗、君出師救小田原、萬一蹉跌、師敗名損、無

西條山一作妻女山　貝津或作海津

益北條氏、以爲天下笑、今越後壯者、盡從輝虎、其留守者、傳劣寒餒而已、以君之威武、臨越後、則望風瓦解、盍爲之、晴信曰、不然、輝虎盛氣御下、衆何以能堪、必有叛者、亡幾、果有叛者、輝虎敗還、四年、春、晴信、攻國峯城、拔之、使小幡信貞守之、五月、晴信、滅仁科海野二氏、而居割嶽城、是月、小幡虎盛死、虎盛稱山城、遠江人也、甫八歲、隨父盛大、來仕、體我事、得捷、凡三十六、病將四十一、創、遺囑子姪、勿超序第、晴信痛惜其死、初、上杉輝虎、朝于京師也、使人來語曰、予若匡皇室者、勿攻我虛、晴信許之、既而輝虎屬將太田資正、及上杉憲政出兵、攻小田原、北條氏、使我乘輝虎之虛、晴信辭之、使者三反、猶固請、晴信、爲北條氏政婚姻義難峻拒、乃出師、侵越後、輝虎聞之、八月、輝虎、掠信濃、進次于西條山、晴信與世子義信、將二萬騎、擬雨宮渡而陣、居數日、入貝津、召諸將議戰、飯富虎昌・馬場信勝、請戰、晴信曰、小幡虎盛、新死、原虎種、被創未瘉、非用師之秋也、山本晴行、強請戰、九月九日、分兵、爲二軍、虎昌・信勝等、率一軍、向西條山、晴信率一軍、赴河中島、遮斷輝虎歸路、其夜、輝虎、以全軍、迫晴信、黎明、大霧、晴信、未覺其迫、旣而霧開、見輝虎之軍近、使命浦野幸大、候敵、歸報曰、敵退矣、晴信曰、輝虎猛鷙、不徒隔、其退裝、如何、對曰、輸旋

諸角昌清、一作室住虎定、

班軍。晴信曰、所謂車陣也、非退矣。言未畢、輝虎疾擊、我前隊失利、擊右翼、右翼將義信也、又失利。有一人、擧袍白馬、以絹裹面、擧大刀、急斫晴信、晴信方踞交床、不遑拔刀、以團扇禦之。義信等二十騎來救、匝護晴信。原虎吉槍擊馬、不中、舉槍打馬、馬躍去。晴信問擧袍白馬者、爲輝虎、而索團扇視之、有刀痕八云。晴信弟左馬頭信繁、及隊將諸角昌清、山本晴行等、戰沒、晴信、義信、各被二創。甲斐軍幾危、此際、飯富虎昌、馬場信勝、望西條山、弗見、發騎西北、聞鼓噪聲太甚、即收軍、越筑摩、擊輝虎之背、輝虎崩走、我軍追尾十餘里、斬獲三千餘。見挾信繁、昌清首者、則斬之、奪其首、來致焉。輝虎有殿騎三人、小幡昌盛殪其二人、昌盛卒殪其一人、昌盛刎之、晴信奇其功、賜薙刀、加功狀。諏訪賴茂降、信濃悉平。北條氏康攻松山城、晴信救氏康、城兵發銃禦守、晴信、束竹爲楯、甘利昌忠先登、拔城。五年、上杉輝虎救松山、至、城既陷、恨甚、挑戰、晴信、氏康不答、再請、又不答、輝虎橫過我陣前。氏康謂晴信曰、奚爲不兵輝虎。晴信曰、予與公、敵一輝虎、勝猶衞之。此役也、氏康部將、竊我馱馬十匹、晴信詰氏康、退之。氏康曰、彼此混淆、叵辨、公幸赦之。晴信乃籍正士伍、而直得毆實、衆服其明斷矣。晴信與氏康談、及河越之役、退謂人曰、氏康雖健、吾得之。晴信領上野、前年不登、今歲饑、請糴於相模、以什一息、而頒貸群下、以功勞免債。翌年、上野有年、以什三息、而貸子焉、衆以爲如前役、爭借、至二萬苞、歲晚、收實還債、弗免鐵銖、以肥其國。初、武田信虎、出居駿河也、今川義元、甚見之、供養無闕者、信虎、生上野介信友、及一女、女歸于今出川氏、信友生子勝千代、欲其肖晴信也、故取其小字、云爾。義元死後、其子氏眞過信虎、無禮。信虎移居遠江圓福寺。六年、正月、信虎謀如京師、依今出川氏、而召我一臣。晴信、遣日向源藤、信虎語曰、氏眞驕蹶失衆、織田德川、窺之、駿遠地、竟爲二氏有矣。晴信與北條氏、俱有姻、氏眞代統其衆、孰敢容喙、莫以小惠誤大謀、爲二氏所先。源藤歸報、晴信不可其策。二月、晴信大舉、侵上野、連陷一鄉山、新堀等四十二城、二十三壘、又取松枝、箕輪二城、以小宮山昌友、爲松枝守將、內藤昌豐、爲箕輪守將、西上野七郡悉定。是歲、正親町帝下詔武田上杉、和解弭兵、晴信陳謝和狀、以謝使者。七年、甘利晴吉、原虎種、相繼死、晴吉、臨軍爲先登、四、大捷九、府朝論戰功、必居甲乙二科、未嘗下丙科、誤爲馬所蹴仆而沒、年三十一。子信功、米倉正房、代領其部兵、虎種、下總人、年十七、來仕、累經苦戰、數冒矢石、瘡瘢如刻、賜勵狀三十八、以故、去仕北條氏、又得勵狀九。晴信愛虎種、留歸、虎種長子、尹松、出嗣于橫田高松、勇敢類父、爲和田城將。晴信略飛驒、定其半國、入越中。世子義信、志膽不凡、戰鬭殊妙、中外歸心。晴信忌之、慮其弑己、庶子勝頼、有奪嫡之志、飯富虎昌、與其弟山縣昌景、不協、昌景善勝頼、勝頼陰使人誣虎昌輔義信謀反、昌景曲證之。八年、晴信、賜義信及虎昌死、收其親昵者、處刑有差。義信妻、大歸駿河、晴信與上杉輝虎和解、謀帥師西上、織田信長患之、以重幣乞和、送子勝長爲質、以所養之女妻勝頼。晴信以女妻信長嫡子信忠。今川氏眞聞之、弗懌、深讎我矣。我國、不瀕海、常取鹽於南海、氏眞與北條氏康、合謀閉其鹽、我則取之北海、氏眞、氏康失望。初、小幡虎盛、佐高阪昌信、守貝津城。虎盛既死、晴信命小幡昌盛、襲父職。昌盛曰、臣庸劣、不堪其任也。晴信又命曰、不用命、收乃邑。昌盛曰、爲厮養、得給麾下之用、素所冀也。晴信欲殺之、左右白曰、彼非憚死棄節者、晴信然之、召昌盛、置麾下、予秩七百貫、使其叔父守貝津。九年、七月、上杉輝虎、來攻和田城、橫田尹松、防戰卻之。閏八月、晴信入東上野、焚掠新田、足利。九月、犬西上野。十年、晴信入越中、北條氏康攻上杉輝虎、晴信援氏康、至廐橋、縱火街衢而還。十一年、春、晴信欲援今川氏眞、西略、而氏眞答禮不遜、晴信怒。冬、起師、攻駿河、氏眞將士、不戰潰奔、晴信長驅至府中、放火、氏眞委府而逃。德川公使人來語曰、氏眞之亡、在旦夕也、請分其地、以大井川作疆、晴信聽之。駿河將士降欵相屬。庵原者、在其中。庵原嘗從山本晴行、學兵法、晴信問曰、駿河奚地可城。對曰、久能山可。則城之、使今福淨閑守之。此役也、諸將欲躡氏眞、晴信意北條氏康躡後、按師不進。十二年、氏康大起兵、以復氏眞爲名。晴信留部將府中、自出邀氏康軍于興津、氏康軍于薩埵山、相持有日。晴信曰、氏康用兵遲緩、易與而已。時天大寒、衆皆縮慄、晴信子酒、因問曰、猶寒邪。皆曰、然。晴信曰、我居平地、猶若斯、況彼居山上乎、必下就其麓矣。令人覘其營、果無人、則奪其輜仗。晴信遣秋山晴近出信濃、掠遠江。德川公與今川氏眞講和、取駿河府。六月、晴信帥兵二萬五千餘、入駿河、轉徇伊豆、相模、縱火薙山。山中三島、以陣于河鳴島。原昌勝曰、水色不常、必有變。晴信不信。居亡幾何、大雨、水漲猝至、氾濫器械。晴信引還、而奇昌勝之先見。昌勝昌俊之子也。晴信遣小山田昌行、徇武藏。八月、晴信帥步騎三萬、伐北條氏、子勝頼、及內藤信豐、攻瀧山城、城將拒戰。晴信曰、未到小田原、徒損二將、無益也。命弃城進師、略府中高井戶、諸寨、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將士第舍、悉燒沒矣。

一說十一年氏康起兵、

三增嶺作峠北

冬引還、遇北條氏兵於三增嶺、晴信設八伏、佯走、敵兵追偪、伏起、夾擊敗之、敵兵戍駿河者聞急來救、晴信徇駿河、拔九城、蒲原未下、晴信宣言趨府中、置伏而去、敵出蹤、伏起、遂陷蒲原、獲其處守北條氏信以下首級七百餘、此役也、麾下之士、落合吉田初鹿野三人、奮戰傳璞、落合誤聽背旗、爲敵所拾、有聞覺之、徑進斫其敵、奪旗而歸、身被十三創、左手指皆損、不致屑云、晴信進攻府中、今川還臣、岡部正綱、隨方防守、晴信異之、曰、千兵易得、一將難得、乃諭降之、十倍故秩、以列宿將、正綱感服、於是武田氏之封、至大井川、元龜元年、晴信以正綱爲先導、攻華澤三枝氏、先登、眞田兄弟次之、城陷、晴信威震遠近、織田氏自美濃、江間氏自飛驒、椎名氏自越中、大角瀬井小倉三氏自近江、朝倉氏自越前、北畠氏自伊勢、皆使使卑辭重幣、以通好、其餘阪東豪族、歷續欵附、亡算、晴信遊金幣、行諸管內、衆便之、號四外國、多用之、武田氏富強、冠于天下矣、北條氏數寇邊、蹂籍田畝、而作民害、晴信入伊豆、攻韮山、芟刈近旁禾穀、以報之、遂入駿河、北條氏政、以五十隊兵、追躡晴信、晴信三十一隊兵、留止相隔可五里、諸將請戰、晴信曰、時既日昳、而昏黑在目、且在敵地、未熟險阨、萬一有蹶、多亡士衆、不若待晴且之全也、其夜、氏政竟退、

疑異或作參本異本作參多

先是、德川公以故、納質子、十一月、質子逃去、於是晴信與公生隙、命秋山晴近、侵參河美濃、晴近奮戰、晴信褒賞焉、新聞北條氏康死、嗣子氏政乞和、咸國晴信曰、宜乘喪擊之、晴信曰、予欲建旗京畿、長驅入西南諸道、而事未果、織田信長以德川其塞我循道、陰媾之、賜用甘言、媚詔、茲可惜也、予將許氏政和、以糾信長罪、十二月、與氏政講和、取其質任、信長聞之、怖悸、又乞致質任、而辭禮彌厚、凡信長使者、歲中七來、晴信二歲一報之、二年、三月、晴信暴地、攻高天神、四月、陷參河八城、九月、足利義昭使人來謂曰、織田信長跋扈京城、不臣之形、既見、我欲討之、亦弗足矣、足下幸助之、其使者輕遽而儀多缺、晴信料事必不成、答曰、予既棄薙髮入佛、不足以贊成將軍之盛擧也、唯精意修厭勝之法而已、頃之、義昭敗、世論高晴信之識量、德川公患我侵掠、而結上杉輝虎、晴信與叡山僧合謀、討織田信長、會信長滅叡山、三年、晴信、計徙身延山寺以其地、予叡山僧、使人諭身延、弗聽、上杉輝虎來侵、至何中島、武田勝頼、邀之、輝虎不戰而罷、冬、晴信、料北地雪深、輝虎不能出、大賦國中舉兵、致仕者、貶黜者、皆從焉、以略遠江、陷建昆、飯田二城、轉戰至一言阪、晴信命武田信豐、穴山信君、攻二股城、德川公救城、爲我軍所敗而引退、

味方原一作三方原

信豐等、結筏、夭龍川、而塞城兵汲道、城乃陷、近旁諸邑、多下、信豐信繁之子也、晴信陣于味方原、織田信長、陰援德川公、晴信使人擲濱松、挑戰、公不出、十二月二十二日、晴信退入井溪、武田勝頼等、爲殿、敵擲石、我兵反擊、濱松兵出、晴信令輕卒誘走、誘之、德川織田之兵、追尾軍于味方原、上原能登留小山田昌行曰、德川兵寡、織田旗亂、可井破矣、昌行以告晴信、馬場信勝山縣昌景、交勸晴信曰、敵墮我計中、宜乘擊焉、晴信徑突敵軍、使勝頼信勝以青兵橫擊之、戰鬪、昌行、昌景、撥退、昌行整衆、更進、勝頼信勝、合昌景、而進、武田信豐與諸將、繼之、大破敵軍、追擊至濱松、二十四日、晴信退、次于刑部、是役也、晴信獲信長將平手汎秀、送歸其首、責信長以絕之、信長陳謝答之、天正元年、正月、信長請足利義昭、諭晴信弭兵、晴信條告信長之五罪、以辭義昭、晴信圍野田城、城將弓統柜守、晴信命將士、持竹楯齊登、而奪外城、城將遂保子城、晴信命穴鑿紫城、發礦夫、鑿地道、以涸城中井水、德川公自將來救、視我守備嚴固、不可犯、而按兵留吉田、晴信陷城、生禽城將、晴信素知其武幹、令人說降之、不聽、先是德川公、取我作手駿嶺等數邑、以是請城將、二月、晴信病還、德川氏七城將、以地來降、晴信命之、歸濱松、三月、德川公、

遣世子勝頼、復其五城、晴信病愈、復起兵、聲言入京師、足利義昭在內、爲應援、北條氏政、起相模、北畠具教、起伊勢、朝倉義景、起越前、淺井長政、起近江、一向僧徒、起攝津、並請會我軍、晴信帥兵三萬、出于美濃、織田信長、以兵出逆、望我軍、不戰而走、晴信使秋山晴近攻岩村、一日拔之、城將妻、爲信長姑、無子、養信長子、晴近奪其妻、以自取之、執其子、歸獻焉、信長使使來、重幣、且納其子、爲質、以乞和、晴信弗聽、轉兵入參河、次于平谷、四月、復病、自度不起、則召諸將遺命曰、四鄰聞我死、必來侵矣、宜三年秘喪、予嘗具空頭華押數百紙、每四方書問、輒用之、若有來朝者、則使弟信連居予位、以夕延見、信連委貌類予、賓必不能辨焉、又命曰、予死後、勿用佛教而祀矣、鐵甲被躬、石棺盛之、以沈諏訪湖、召子勝頼曰、太孫信勝、尚幼、汝攝國事、而俟勿挺戎事自斃矣、託國上杉輝虎、以實告之、輝虎義人也、非蔑人孤者、十二日、晴信卒、宜晉、晴信疾篤而退矣、是以諸邦、久不審晴信之生死、或云、晴信攻野田、一夕、城中吹笛、晴信素好音、微行出聞之、敵狙晴信發銃、晴信傷、有間、小愈、則起視事、遂破城、而卒、年五十三、稱法性院、晴信委度嶷然、法令至峻、賞罰明辭、自奉甚卑、遇下甚渥、故將士爲之致身、間弗顧死、以開拓四疆、然得信

龍寶或作[illegible]芳又作[illegible]率又作勝登又作勝[illegible]

濃、上野、各四十餘城、參河十城、駿河九城、伊豆、遠江、各四城、美濃一城、飛驒、越中、各二寨、其餘、史籍散闕、逸其傳者、蓋有若干也、晴信之治府、器歷不設雉堞、唯單隍環府、而瑠壁崩剝、晴信不介意焉、且甲斐無一城、晴信嘗謂人曰、宜以人成坑池、成障壁也、以悃待人、人咸臣也、以逆待人、人咸敵也、晴信、平素好讀書、通曉兵學、其用軍、析禀韜畧、大率本孫子、世傳其軍法、而有文藻、布垂人間矣、一日、取論語、讀之數章、擲地曰、是病痛之書也、蓋以晴信逐其父自替之深也、晴信用其臣、能料才量、而登庸之、使高阪昌信、馬場信勝、守北面、內藤昌豐守東面、山縣昌景、守西南、以是、治所少事也、曲淵氏、驍勇無行、晴信賜之刀、不充其意、反拋擲置、晴信晒曰、古人有言、良匠無弃材、明君無弃士、子奚弃渠矣、有五子、長義信、次信親、失明、號龍寶、爲海野氏後、次勝賴、次信盛、一名晴清、爲仁科氏後、次信貞、一名義久、爲葛山氏後、勝賴、別有傳、

續史氏曰、豪傑之起、無盛于天文永祿間、其魁、爲織田、爲毛利、爲北條、爲上杉、爲大友、爲武田、武田、國最小、兵最强矣、夫織田、有二十州、毛利有十餘州、北條上杉、各有八州、大友有七州、武田之國、絶長補短、僅五州耳、雖然、織田、

奴視毛利大友、公視武田者、非彼官職卑、我位階尊、亡他、以我不可犯也、武田、攻北條上杉、焚掠城下、北條上杉、不能來報者、非彼城不堅、我府堅、亡他、以我不可窺也、武田、旣有斯武、而征討弗及四遠者、抑有由焉、尊父育子、道僭闕、而專營私忘勤王也、徒費力於戰爭之末技、不據聖經之大道、以望垂孫謀、吁難矣哉、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六

一說以河越役爲天文六年、又爲七年、又十二年、又十三年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二

北條氏康子氏政

北條氏康、號萬松軒、左京大夫、氏綱之子也、祖父長氏、肇國、父氏綱、述業、氏康沈毅宏謨、不減父祖、以家貲、雄長阪東、氏康少時、習兵伎、常不及人、乃自痛愧、將割腹、傅臣諫曰、大器晩成、勿意小事、今日之遲鈍、則他年之奇偉也、享祿三年、氏康攻上杉朝興、戰于武藏府、克之、時年甫十六、氏綱歎異之、天文十年、氏綱卒、氏康嗣立、十五年、上杉憲政、大舉圍河越、上杉朝定、足利晴氏、援憲政、今川・里見氏等、覘釁來侵、氏康、令人說晴氏曰、河越孤危、而淪沒在旦夕、以明公之靈、全城兵命、則收城與邑、悉致諸左右、晴氏弟聽、使者三反、竟曰、城陷、即自有而已、不足以辱子教諭、且罰城兵、樹禍根、夫如後雖何、於是、氏康、以兵八千、救河越、而陣入間川、挑戰、憲政擊之、輒佯北、又挑戰、如斯數四、憲政、以爲氏康怯恇、不足接戰矣、氏康、陽謝罪乞成、使者數反、弗聽、憲政驕誇、不設備、而遊夜、解甲甘眠、諜者來告之、七月十五日、氏康、會將士誓曰、以寡伐衆、莫若昏暮、諸子努力、勿持炬火、勿用馬甲、勿挾背旗、克而勿馘、捷而勿貪、縱橫貫穿敵營、而勿爲什伍、上下皆被白衣、隱語相呼答矣、丙夜、襲憲政、大喊搏營、營中鼎沸潰亂、氏康、手自斬首十四級、部將斫上杉朝定、自餘所獲一萬餘級、黎明、憲政聞我兵寡、而大悔之、收拾散亡、計再戰、反至河越、氏康已入松山城、憲政、士氣益沮喪、宗族降者、九十餘姓、是役也、憲政將本間氏、強諫憲政、弗聽、本間懸九灯、爲標曰、爲闇主、秉燭先導矣、大道寺重興、獲本間、取其標、爲己記幟、氏康多其功、拜河越鎮將、稱駿河守、此際、今川義元兵、來略、聞兩上杉大敗、而歸去、居數年、氏康攻憲政、抵平井、縱火城下、憲政遁去、子龍若、在城中、其臣囚龍若、而降、氏康斬之、悉取兩上杉之地、威令、布遍阪東、氏康、卒兵、西略駿河、和解結婚、氏康以姻戚之故、不尤足利晴氏、晴氏招聚無賴、而謀來侵、氏康攻古河、禽晴氏父子、併其地、弘治元年、氏康、遣使朝于京師、劾奏晴氏、廷議、以氏康爲左京大夫、二年、里見義弘、來侵三浦、戍將梶原富永二氏、擊却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上杉輝虎、來攻、氏康出迓、輝虎退、永祿中、氏康老、命嫡子氏政、代秉政、有軍事、輒自臨視焉、氏康、使氏政圍橡尾、上杉輝虎、救橡尾、氏政還、輝虎大舉、來攻、氏康、令部

宵實一作宵甯

下日、客軍、常有淺輕之累、輝虎、利在速戰、而等、勿以彼挑輕抗之、則閉城堅守、月餘、輝虎罷退、而詣鶴岡、輝虎、盛氣御衆、成田長康、忤旨、即鞭辱之、長康慍恚、以邑而降、氏康、親出迎之、延入坐聘眛之際、殊異輝虎、群敵聞之、一時歛服、六萬人、氏康、令人奪輜重、輝虎委頓遁去、四年、氏康、氏政、及武田晴信、攻松山、燔雉堞、城將上杉憲勝、拒守、五年、憲勝、請救於上杉輝虎、里見義弘、氏康令曰、乘救兵未來、疾攻之、則募礦夫、扣地道、以入城、城兵發銃、殺礦夫、氏康、束竹扞衛之、憲勝力屈、氏康、遣人說降矣、輝虎至、城已陷、轉師屠私市、輝虎將北城氏等、攻朝日山、氏康伐厩橋救之、七年、正月七日、里見義弘、入返、氏康、氏政、邀之、戰于鴻臺、殺傷相當、日夕、交綏、氏康、召諸將、謂曰、今朝之戰、東向對日、眼睛易眩、且彼據王相、我以孤虛、敵之、宜矣、不得大捷也、昔者、太公、克上杉顯定、以永正甲歲、先公、克上杉朝興、以大永甲歲、今茲、亦歲在甲、吉孰大焉、其夜、義弘、被酒、沉頓伏睡、細作告之、氏康分軍、爲二隊、自率一隊、氏政率一隊、昧爽大呼、蹴敵相應、伐義弘之營、義弘、宿醉猶寤、驚愕失盾、將校士卒、奔播狼狽、不知所出、氏政弟、氏照、氏邦、及大道寺政繁、北條綱成等、馳驚唐突、斬敵將勝山秋元、加藤諸氏、自餘、所獲五千餘級、義弘委營單

騎挺走、氏康、鼓行進略地、屠陷相總、宇都宮結城諸豪、隽、望風而降、此行、松田憲吉、追擊及里見弘次、弘次、年少美姿儀、憲吉、不忍殺之、會我兵踵至、憲吉乃殺弘次、而意懸之、遂解官入佛、終身不復與戎事云、政繁之功、冠諸將、氏康大褒賞之、政繁重興之子也、今川氏眞、失政、德川公、與武田晴信、交攻駿河、氏康、有姻氏眞、出兵救之、八年、氏康圍和田城、十旬不下、氏康、發卒、負土塡隍池、城中、連發弓銃、氏康勵兵、冒矢丸、徑進斬城將、十年、氏康、攻上杉輝虎、懸軍深入、縱火廐橋、十一年、武田晴信、擊今川氏眞、氏眞、畏我復救之、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氏眞狂悖、無行、德川氏、窺之有年、我與足下、於氏眞有婚娶之親、不晉導爲之所者、彼必取之、今姑收氏眞之國、富士河以東、屬諸足下、富士河以西、我借之、俟時歸復、何如、氏康拂憚曰、晴信、好利滅親、我爲黨之、況我祖宗之建國也、今川之力是賴、今見利背本、予不能爲、則執甫安、不返、十二年、氏康、以四萬餘騎、援氏眞、陣薩陲山、晴信、陣與津、曠日對持、晴信斂軍、而間道遁去、先是、氏眞弃國、來投氏康、爲構駿府、晴信、來掠北部、毀三島神祠、會驟雨大水、浸沒晴信之營、氏康覘虛、擊晴信、晴信捐牙纛而走、居三月、晴信、攻駿河、氏康救之、晴信轉兵、由武藏、入相模、沿道肆殘暴、而追

院或作寺

氏照一作氏輝

氏邦一作氏郎　一說氏邦爲氏規弟　一作氏堯　一說氏堯爲景虎之弟

小田原城下、食竭罷歸、北條氏照等、要晴信於三增山、不利、氏照止戰、大石氏曰、是非死所也、請君早退、臣請支敵、則奮戰死之、氏照得間脫走、馬傷不步、師岡氏、授己馬、氏照、以身免歸、氏康、遣兵戍駿河、晴信、又掠駿河、連陷諸城壘、北條綱重、在蒲原、衆寡不敵、兵氣疲頓、綱重、謂部兵曰、乃等、宜各自逃去、予止死節耳、衆皆請從死、晴信使人說降綱重、綱重不聽、出鬭死之、氏康、命氏政、伐晴信、元龜元年、氏康、與上杉輝虎、和解、輝虎、致我季子、十月三日、氏康卒、春秋五十六、稱大聖院、葬于下總、爲起精舍、號曾下寺、氏康、嚴重有威、舉事不苟且、親皆四隣、大小三十六戰、往往、以身當鋒鏑、被瘢痍數十、而奄有阪東八州、平生銳意、勉勵政治、而講源賴朝故事、察諸吏貪賍、以黜陟之、撫民商賈、安其居、四方從服者、日加、都下之殷賑、天下無比、器皿綵布、莫弗具矣、遠邇輻湊、相爲貿易、雖異俗殊方、亦慕風來聚、明人、深美都會之盛曰、我邦無及也、遠矣、提家歸化者、前後七百人、以故、明錢、充布國中、氏康、好其永樂錢、以禁停他錢、此時、列國多破錢、動開爭端、唯氏康管內、無其憂云、氏康、嘗學和歌於三條西氏、而極其旨、或夜、聞狐鳴、口占一章、狐即感死、其文詞絕妙、有至是矣、有七子、長氏政嗣、次氏照、初名氏明、稱由井源三、出養于

大石武久、初、武久、屬上杉氏、爲瀧山城將、更來服、以城讓氏照、改名瀧山、爲八王寺、終復本姓、歷任美濃陸奧二守、併有八王寺、棧木、古河、栗橋、小山、五城、次氏邦、初名氏憲、出養于藤田邦房、爲安房守、併有鉢形、箕輪、沼田、三城、次氏規、爲美濃守、併有韮山、館林、三崎、三城、次氏忠、初名氏能、爲左衞門佐、併有佐野、足柄、二城、次氏光、一名氏堯、爲右衞門佐、有小机城、次景虎、初名氏秀、更政虎、北條綱重、死無後、景虎、嗣其家、轉養于上杉輝虎、

氏政、號截流齋、梟勇尙氣、少小體矢石、無所撓、任左京大夫、兼相模守、叙從四位下、父氏康、經營四方、氏政、左右旋功、天正元年、關宿城將梁田氏、叛、氏政自將攻之、千葉族、以舟師來會、上杉輝虎、佐竹義重、援梁田、氏政勵衆連戰挫之、二年、梁田致城、乞和、五年、氏政、攻里見義弘、義弘勢窮、質孫義賴、乞和、佐竹義重、畏我威焰、屈服納質、於是、安房上總常陸、三州、爲我屬國、氏政老、嫡子氏直、嗣立、國家大議、咸決于氏政、氏直、小字國王、任左京大夫、兼陸奧守、武田勝賴、與德川公、戰、大敗歸、欲報之、力不足、乃以重幣、來求平、娶氏政妹、六年、勝賴擊上杉景虎、氏政允勝賴、勝賴、率兵、侵掠屯黃瀨川、氏政出防之、勝賴罷退、織田信長、既定京畿、欲東略、令人來告曰、與君、夾擊勝賴、氏

音骨一作乙骨

政聽之。築厩木、大佛等塢壁、備勝頼。七年、遣使德川公、約討勝頼。氏政、與勝頼、相持黃瀨川。公伐駿河、爲應援。勝頼退還。八年、氏政、治水軍、造大艦十隻、艦有五十櫓、一巨礮、五十弓銃手。外設厚楯、支矢石。以挑戰、與勝頼、戰于浮島原。九年、勝頼、又起師。氏政、氏直、出遊持三島。十年、織田信長、與德川公、伐勝頼。氏政、氏直、爲之聲援。帥兵三萬、臨甲斐。勝頼亡。信長、令瀧川一益、鎭東國。信長死。一益、赴其葬。氏政、命氏直、將兵四萬、要擊一益。弟氏邦、在邑。氏直召之。一益、挽氏邦倉賀川。氏邦失利。氏直、置伏佯退。一益前追。伏起。夾一益、前後夾擊。斬首二千。終取上野、乘勝、略甲斐、信濃。北條氏照、北條氏邦、北條綱成、分道並進。大村兄弟、在甲斐、出援兵。氏直兵、五萬五千餘。涉筑摩川、至善光寺、遇上杉景勝。大道寺政繁、謂氏直曰、擐甲而爭信地、假令得之、難保也。氏直乃反、徇甲斐。德川公、以兵三千、屯音骨。望見我軍、撤營而去。氏直、尾擊十餘合。公入新府。氏直議曰、德川某之爪牙、多在新府。毀古府善光寺、必陷矣。然則某、亦自解走。若杜其走路、大有捷矣。命北條氏忠、攻古府。氏忠陣姥口山。府兵逆氏忠、氏忠馬、中丸僵仆。爲被殺。公師、獲三百餘首。尸之新府。我兵適見之、皆親戚故舊也。乃噫嗚流涕、無鬭志。公師絶我餽道。我軍、

食盡士疲。北條氏規、與公親善。氏直、令氏規行平曰、甲信二州、任公所取。願得公女。公許諾。氏直撤兵而歸。脩平澤砦。公諭之曰、和已成、脩砦奚爲。氏直、便毀砦。十一年、氏直、娶德川氏。斯際、豐臣秀吉、挾天子、令海內。召氏政入朝。氏政不肯。十三年四月、氏政、圍長沼。佐竹義重、救長沼、對持十旬。兵迭疲病、結和交綏。八月、氏政、徇上野。諸寨望風而降。十四年、氏政、氏直、巡視西邊。德川公聞之、遣人來謂曰、二國婚媾、未獲春秋時見。衆引領東望、俟君舉玉趾、賁臨敝邑。仄聞、君有巡視之事。以厥暇、而睨一見、何幸加之。氏政父子、喜答曰、予所素願也。請隔黃瀨川、相見。公曰、奚隔川之爲。余進行承事。其人止曰、自我踰水、似屬彼也。公曰、既結好。何爭位大。竟來。氏政、置酒、命撤樂、以佐驩。互有贈饋矣。初、氏政、爲世子、侍食父氏康。注汁飯少、復注。過多。如斯者、再焉。氏康歎曰、箸匙、人所常也。然一飯二失。佗失定多。覆北條氏者、必之子也。氏政、從氏康、軍松山。見人刈麥而歸。氏政、問左右曰、何物。曰麥也。氏政曰、宜炊以供士。武田晴信聞之曰、夫麥者、擊之、簸之、舂之、揚之、淅之、然後炊之。氏政欲直炊。奚弗識民苦之甚耶。氏康沒後、國政旋苛酷。一僧、視榜令曰、北條氏將亡。或告吏。吏召僧、問曰、汝奚以知之。答曰、吾三十年前、觀榜令、我四五條

名來美一作石胡桃　竹浦一作竹[illegible]　山崇一作小崇　康秀一作秀植　好高一作[illegible]又作重信又作景隆　或云氏邦在小田原不下

而已。今三倍之。衆何以能堪焉。吏入白氏政。氏政、惕然、不厝念、而盛招俠客、擊劍馭馬。苟達其技者、不問行之善否、皆幸昵之。是故、亡賴少年、四方來聚。氏政自謂、多得佳士。北條氏照、諫曰、孟子不云乎。匹夫之勇、敵一人者。項羽亦云、劍一人敵、不足學。今君得俠客、以爲自足矣。氏照病危之。氏政弗聽。法律大壞。頼松田憲秀、顓權。士民致冤枉、吁嗟之聲、遍于國中。豐臣秀吉、屢勸入覲。氏政不親往。令人代赴。十五年、與秀吉、生貫德川公、和解之。眞田昌幸之采地、在上野。氏政、緣公、請之秀吉。秀吉許諾。使命昌幸。昌幸曰、父祖之墳墓、在名來美。不忍委去。他唯命。秀吉、以此、告氏政。氏政、悅受焉。十七年、氏政部將、取名來美。秀吉、令人來譴、且趣入朝曰、不朝、則以兵相見。氏政、會親族宿將議曰、彼起于織田之奴隸、僥倖、克明智柴田等、了篡其主、而以明智柴田、威我。我本匪其比也。以八州勁兵、要彼於箱根、何能爲。昔日、平維盛、攻東土、聞鳧雁之起、而不戰自潰。無乃類此乎。則詬罵使者、遣之。於是、氏政、脩城壘。令松田憲秀、塞于宮城野道。北條氏照、塞于竹浦道。太田氏房、塞于狹井田道。北條氏忠、塞于山崇道。北條氏光、塞于早川道。千葉國胤子、塞于湯本道。國胤子尙幼。其臣攝軍事。松田康秀、在箱根山中。氏政、命北條氏勝、間宮

好高、朝倉重高、從康秀。賜三人佩刀各一口。重高、退語人曰、山中城障不完、使予曹赴之、無它、弃予曹也。于政愛朝乎。後事可知。邦殆叔世矣哉。諸子努力。十八年、三月、秀吉、大舉來討。德川公及織田信雄、上杉景勝等、諸將從秀吉。二十九日、陷山中。康秀、好高、死之。氏勝、重高、敗還。先是、松田憲秀子政堯、壻于笠原氏。鎭戶倉城、爲武田勝頼所攻破。氏直罵之。政堯憤、降勝頼。勝頼亡後、辦罪歸來。氏政、擯斥、不齒士林。政堯懟恚、勸憲秀、通欵秀吉、以爲內應。四月、宮城野、竹浦、湯本等、守兵、盡潰解。氏政、聚諸將議曰、秀吉、暴威駕御。衆必不心服。兵雖多、實烏合也。要彼險阻、一舉決雌雄、何如。憲秀沮曰、曩日、上杉武田之來寇、先君、堅壁不戰、以屈之。遂辟敵。既若此。況秀吉、懸軍深入。糧食難給。不戰何爲。而遲其潰。衆之萬無一敗焉。捐全勝、以行危事之爲。氏政乃止。憲秀、陰令告秀吉曰、關白、以石垣山、爲牙營、以瞰小田原。城中舉止、無所遁隱。秀吉從之。上杉景勝、前田利家、攻松枝城。將大道寺政繁、四方拒戰。累月不提。戰壞水道。守兵困竭。政繁請曰、苟免士卒之命、則致城。子之死生、任君處分。景勝利家、許諾。政繁出城、將自殺。利家止之曰、關白議和、子宜少須俟焉。景勝、利家、累下廐橋、松山、沼田、箕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主北條

伊豆一作武藏

豐淸一作雲綏

氏形、力窮而降、圍八王寺、城主北條氏照、在小田原、留守狩野一庵、中山家範、日夜邏戰、不交睫、士卒疲痍、外郭陷、退保子城、助操愈堅、和家熹嚴壯之、使人諭下、至則自盡、德川公聞之、歎美其節、而收錄二人子、存其祀、五月、豐臣秀吉、以囚徒數船、臨小田原、函一庵家範等首、懸于城中、城兵號哭失氣、人自降、轉親戚之囚、佐野、西牧、石倉諸堡降、屠陷遞相繼、報者、櫛比入城、衆莫不寒心、六月、松田憲秀、欲導敵兵入城、門族皆從其謀、少子英春、嬖于氏直、常不離左右、十四日、憲秀召英春、告故、英春流涕固諫、弗聽、英春曰、大人舉事、何爲用凶日、願緩一日、憲秀許之、止英春、其夕、英春潛匿體構、便身而入、見于氏直曰、君儻賜一人命、敢白大事、盟而後告、氏直命縛憲秀、英春請原、弗聽、敵來待憲秀之報、三日不得、乃去、當此時、北條氏所管、八州七十餘城、悉淪陷、獨存小田原、韮山、豐臣秀吉、以七將五萬兵士、攻韮山、城主北條氏規屬衆曰、茲城高祖之所基也、國之重鎭、孰出此右、自立矢丸之間、晝夜苦戰、而忠誠見于聲色、士卒爲奮激、梢翔無所回顧矣、敵退爲長圍、頃之、德川公之將來、伊壁皆銘之、秀吉更攻陷外城、即日復之、德川公、有舊氏規、懇款說喩、氏規心折、七月、委城入小田原、秀吉使語氏政父子曰、我率師出

師、前無堅對、子以一城、抗天下之兵、以獨夫、敵萬乘之尊、不減何爲、雖然累世、君長東土、不忍一朝絶其祀也、苟降、則予伊豆相模、孰與身膏斧鉞宗祊淪覆矣、氏政父子、弗聽、諭之再三、竟不肯、秀吉陰謀離間氏政氏直、氏直失氣、因德川公丐降、公以親嫌、不敢、令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傳北條氏久居小田原、人服城堅、削伊豆相模等、六州獨于二總、氏政怒曰、老賊以豆相、旂我、朝音夕改、悔爲彼所賣、且城韮山、將守儀、氏直諫止、六日、致城於德川公、九日、氏政率氏照等、出館于醫師田村安淸、秀吉、虜氏政、附武、他日、疑兵生事、十一日、遣使說館强自殺、使者至、雖言之、氏政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絶命辭、自刃、時年五十三、氏照殉之、氏規、亦將殉、監吏奪刀、不令死、秀吉宥氏直、十二日、令氏直率氏規、英春等、三十人、步卒三百人、往高野山、子之月俸五百口、時時給衣衾、大道寺政繁、在河越、聞氏政死自殺、十九年、秀吉、爵高野酷寒、難捿、移氏直天野山、文祿元年、又移和泉、居數月、赴大阪、謁織田信雄、秀吉、以攝津之地萬石、予之曰、明年可與伯耆、十一月、四日、氏直、病痘、卒、年三十一、稱松巖院、初、北條氏、以永正寅歲、七月十一日、擊三浦義同、取其地、以天正寅歲、七月十一日、失其地、世傳、義同遺念所亡也、氏政、好茶事、

道旁設茅戶、被鹿衣做苦、爲道僧乞兒之形容、詣之、啜茶、一時爲風、氏政亡後、遺臣亡命、落魄無所仰賴、而有兜鍪丐食者、氏直沒後、松田英春、仕前田氏、豐臣秀吉、思北條氏規之忠勇、餘爲狹山城主、食萬石、子孫襲其封

續史氏曰、世有美氏康善戰、而賞譽不容口者、然以此爲長技、則末矣、氏康、銳意治國、輯睦群臣、內謀外應、從事師旅、所以大克也、雖有氏康之勇、不能民庶、不省國政者、人不爲之用也、明矣、然則戰之勝、在此、不在彼也、氏政之勇、不減氏康、恃之、取滅、無他、知彼、不知此也、氏直、不知彼此、所謂、肉食未能遠謀者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六終

永正中、或爲三年、或作六年

椎或作推、憲房一作憲綱

天文中或爲七年或爲十一年

栴檀野一作[illegible]

良衛一作長治

或曰爲景三子、曰景康、曰景房、曰輝虎

義景一作[illegible]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三

上杉輝虎 宇佐美定行

上杉輝虎、初名景虎、或名政虎、小字猿松、更虎千代、又更平三、號謙信、或號不識菴、鎌倉景政之苗裔也、景政孫景行、領相模長尾、而氏長尾、或曰、景政五世孫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絶、上杉重房庶曾孫藤景承其後、世隷上杉氏、支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州、藤景後十二世、爲信濃守爲景、爲景與上杉房能、生隙、積不能容、永正中、擧殺之、房能兄顯定、以兵來攻、爲景戰失利、走越中、居西濱、越後士民、多慕爲景、高梨政盛、不得意於顯定、顯定欲因事誅政盛、政盛怒、據椎屋、與爲景、遙結、以拒顯定、顯定子憲房、攻椎屋、爲景、政盛、夾擊憲房、憲房敗退、保妻有莊、遙圖之、顯定赴救、北條長氏、要顯定於長森、戰酣、爲景、政盛、横擊顯定、殺之、爲景、乘克徇越後、遂平之、歸越中、居府内、爲景威名始著矣、爲景交結豪傑、最善北條長氏、食邑隣接、緩急相爲唇齒、日闢疆場、而跨帶越中越後相模之地、天文中、爲景徇越中、拔松倉城、進昭故生津、斬德大寺定規等、衣冠徒八人、長驅至栴檀野、一向賊起加賀、結土豪椎名泰種、神保良衛、爲景攻之、賊將江波氏、佯降、設穽、迎爲景、遂爲所殺、有二子、曰晴景、初名道景、曰輝虎、晴景立、柔懦不任國事、讓國輝虎、或曰、爲景四子、伯晴景、仲景康、叔景房、季則輝虎也、晴景嗣立、輝虎爲後妻子、爲景不愛、甫八歲、遂之栃尾、欲爲僧、輝虎驍捷尙氣、不好僧事、爲景沒後、中外屬意輝虎、獨胎田常陸、利晴景庸劣、以忌其三弟、與三條城主長尾俊景、合謀、殺景康、景房、出走追殺之、輝虎亦走、門者匿諸牀下、審夜齎之、則熟睡矣、喚起、以潛行、至春日山寺、寺僧伴送栃尾、轉入乳母夫本莊慶秀之家、伏匿有日、慶秀及宇佐美定行、大熊朝秀等、盡心擁護、輝虎聞常陸百方索己、而意不聊、乃與十四士、爲僧狀、戴笠穿鞋、竊出免禍、至米山、瞰府内曰、予能日、擧兵討賊、必據玆所、輝虎時年十三、周流北陸東山諸國、圖寫其山川形勢、歷歲而歸、常陸遣人來捕輝虎、與慶秀定行等、保栃尾、而告故上杉定實、十三年、賊來攻、輝虎防戰、斬俊景、賊徒敗走、十四年、輝虎使神餘昌綱朝于京師、請討賊詔書、十五年、賊數來攻、輝虎輒伐擒之、十六年、晴景遣族義景、大擧來攻、定行請出戰、輝虎不可曰、賊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遲其退、伐之、

河中島役、或作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或作同年同月十八日、或作永祿四年

必大克、其夜果退、輝虎以三千騎、尾擊、敗于下田、破之、追到米山、按兵而止、定行在後隊、謂諸將曰、知郞君所以止乎、皆曰、不知、定行曰、僞敗于險、反擊不可支、豎其踰嶺、自高擊卑、彼將何所支、郞君之意、蓋是也、臨機處事、如斯、老成所不若焉、賊敗踰嶺、輝虎緊急追進、大挫之、義景降、晴景窘蹙、自殺、諸將士、推輝虎爲君、輝虎曰、予欲芟除奸臣、誤使阿兄自滅、予儻得立、世謂我篡奪、莫擇可者、遂薙髮、將入高野山、衆強止、輝虎曰、重君不奉其命、不若無君也、不以予不肖、苟立爲君、不背所命、則試續社稷、於是、與諸將相矢而立、翌日、召顧權大臣十六人、咸歸死、國中畏服、村上義淸、爲武田晴信所逐、來投、時越後一國、爲義淸之有、以此、謁輝虎、願假兵擊晴信、輝虎曰、君辱臨來、此予之榮也、雖然、先人不獲良死、予深爲愧、欲率兵入加賀、芟夷仇讎、席卷北陸、鼓行長驅、與中原將士、較技倆、有年于玆、以是、屬君之囑、亦於心、不安也、先應出師討晴信、晴信用兵何如、義淸曰、晴信要勝於後、輝虎曰、彼意專拓地而已、吾則異之、一戰要勝、不煩後擧也、輝虎攻晴信、十七年、又攻、十八年、又攻、與晴信相持海野平、晴信退、輝虎入府内、十九年、夏、相持上野、以故、交綏、秋、又持海野平、冬、晴信還、輝虎更起、攻三條、拔之、誅胎田常陸、其餘黨保新山、黑瀧、輝虎欲進擊之、會上杉定實死、而止、二十年、輝虎使高梨良賴、攻叙山、宇佐美定行、攻黑瀧、擒常陸二子、黑田秀忠、會津伊豆、殺之、二十一年、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時田、長尾義景、恃勇違令、師少利、二十二年、小笠原長時、爲晴信所侵掠、失邦來奔、輝虎率八千騎、入信濃、燒晴信之城邑、十一月、至河中島、晴信、媾今川氏、自將邀輝虎、夾木而軍、對抗二十餘日、輝虎挑戰、晴信不出、輝虎令使者曰、吾聞、足下之兵、前無堅對、奚獨辟我、不戰、我於足下、匪有宿嫌、爲村上小笠原兩家、爭疆界而已、苟有害、則可也、無者還地、彼等、晴信曰、我以武關國、公亦以武、量我國、何所辭、乃約期、且相戰、輝虎會國晦黎明、踰橋、擊晴信、日昳、未決勝敗、輝虎、分兵、將淸上游、迫晴信軍背、晴信、兵大擾、今川氏七將、皆死、輝虎亦多損將士而歸、輝虎、徇能登、國主畠山氏降、佐渡及莊内會津、盜起、輝虎擊平之、二十三年、春、出師魚津、與板屋政賓、戰、而暴岩津清川、夏、信濃諸將畔武田晴信、來歸、輝虎出兵淸野、縱火鼠子原、冬、出師、攻三國寨、弘治元年、攻武田晴信、轉伐板屋政賓、斬之、拔魚津、政賓父之讎也、踰三國嶺、入猿京、更起師、入信濃、二年、春、攻晴信、夏、與北條氏、構兵、不戰、交綏、秋、冬、又構、輝虎疾遲、三年、輝虎入信濃、與晴信相持河中島、

大關一作少將、四位一作五位

輝虎入朝、一作天文二十二年、或爲永祿元年、或爲四年、三年、五虎一作長尤

不戰回師、擊金山、而退、桐生直綱伏兵、狙擊輝虎、龍澤景次告之、輝虎搜伏、斬之、永祿元年、輝虎與晴信講和、晴信失禮、和敗、事在晴信傳、二年、輝虎、伐會津、更起巡視東上野、攻金山、桐生直綱、澁川義勝乞和、遂擊祇園鹿沼、諸城、皆降之、沿道堡障、迎兵降附、北條氏康、與子氏政、率三萬五千兵、圍棧尾城、城將佐野昌綱、告急、輝虎、直起兵僅八千、救棧尾、氏政軍、充塞城下、輝虎、自出候敵曰、竟日不戰、令城從陷、救無益也、躬不甲、白布抹額、提十字槍、與精兵四十五人、衝圍、入城、氏政等、辟易不肯沮擊、先是、上杉憲政、爲北條氏康所攻、來奔、輝虎、待之太厚、憲政、傳約爲父子、并姓氏家職、讓與之、於是、輝虎、始稱上杉氏、更名政虎、爲坂東管領、拜彈正大弼、敍從四位下、輝虎曰、私受官爵、非人臣之義也、即率驍勇二千人、入朝京師、天子賜酒、侑以寶劍五虎者、輝虎遂欲因三好長慶、觸足利義輝、長慶辭病、不見、次日、輝虎至長慶出遊、輝虎怒、要長慶之歸路、長慶謝、延輝虎見義輝、義輝悅喜、與偏諱、於是、始稱輝虎、輝虎勸長慶之專恣、而法之義輝、危不許、輝虎遂足利晴氏北條氏康之罪、請征討之、義輝許之、又謂曰、願休故事、得一公子、以鎭東土、義輝曰、屬一子、何能爲、不若關白成且重、則請天子、奉關白近衞前久東歸、此

一說長景、徙居平井

十一万三千、一作十一万、九万六千

北城一作北條

行也、義輝、以輝虎兼管領、策茂與、執朱柄傘、是歲、輝虎徙居平井、傳檄召兵、三年、攻沼田、厩橋、名和、諸城、陷之、沿道諸將士、望旗爭降、轅門如市、輝虎皆取其質、輝虎率步騎十一萬三千餘、攻相模、收復上杉憲政所喪之地、以太田資正、小幡憲重、爲前隊、陣高麗山、襲北條氏康、氏康遣刺客、狙擊輝虎、輝虎覺捕之、從還、進圍小田原、五旬、糧乏、輝虎會諸老臣、議方略、皆欲云云、新發田治長年甫十五、爲侍官、進曰、臣聽與議、皆不可、輝虎怒曰、汝黃口、不遜、治長曰、師既老矣、不可用也、苟使臣賜暇而入城者、爲氏康先鋒、與君相戲、一舉受君之首、不踰酒勾川、輝虎然之、即罷退、治長請殿、輝虎許諾、遂詣鶴岡、案舊圖、用八葉車、載近衞前久、輝虎騎從之、成田長泰、叛、其餘白井、厩橋、諸城將、相率叛、皆屬氏康、氏康追擊、輝虎委輜重而歸、六月、氏康、大舉來侵平井、輝虎、夜分諸軍、由稜師谷、襲氏康營、黎明、鬪酣、輝虎使開軍擊敵後、自出衝中堅、氏康敗走、白井、厩橋等、復降、輝虎下令、免租稅半、三年、以蘇病民、初、輝虎朝京師也、武田晴信、背約來侵、小田原之役、晴信將又來侵、輝虎甚憤、四年、八月、起步騎一萬三千、以村上義清、爲先鋒、河田親章、本莊繁長、高梨賴治、爲中軍、柿崎景家、北城長國、大關親益、爲後繼、齋藤朝信、爲游軍、長尾義景、

義景一作政景、西條山一作妻女山

飯野景久、爲監軍、攻信濃、陣西條山、堰水自固、晴信、塞我歸路、衆懼之、獨輝虎意色自若曰、此餌我兵勿遁志也、居數日、晴信、收兵入貝津、九月九日、夜、晴信營中、炊烟再起、輝虎曰、敵必分勢、俄頃、諜者來報曰、晴信分兵、一軍當我、一軍南行、蓋要我歸路也、輝虎曰、吾將出彼意外、以襲其魄、乃留疑兵山上、以全軍、趨河中島、輝虎、常具三日糧食、故其夜不炊、二鼓齊發、道而過晴信斥騎十七人、悉斬之、進壓晴信軍、合諸隊、爲圓陣、摧晴信前隊、斬將校數人、晴信麾下擾亂、輝虎、挺進揮刀、斫武田義信、義信墜馬、左右挾載而去、輝虎、手斫晴信、傷其腕、群敵救晴信、遂佚晴信、輝虎轉鬪旋師、衆多潰、侍臣散亡、唯和田宇野、二人、不離左右、輝虎、馬名放生、被創、乘副馬、而歸、此役彼此共失三千餘兵、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救輝虎之急、頁功有得色、輝虎忌之、誅藤景、繁長懼、據邑謀叛、輝虎遣兵、討之、數年下之、五年、輝虎、不善近衞前久、歸之前年、冬、北條氏康、武田晴信、攻松山、城將告急、輝虎欲救之、北地、雪塞不通、今茲、春、起師、道聞松山陷、松山、故隷太田資正、資正令上杉憲勝守之、輝虎怒、詰資正曰、汝輕屬城於怯夫、以辱乃公之武、無由償之、今與乃相死遇心矣、資正、驚怖謝罪、以松山撥付之罪、及憲勝任子二人、致之輝虎、輝虎、

左手攫二人髻、右手劍之、飲刃問曰、敵衆幾許、曰、五萬、可、復問曰、將帥何如、曰、晴信、氏康、及其二子、輝虎笑曰、晴信、氏康、予之匹敵也、如義信氏政者、刀斧一揮足矣、今起師、至此、不可徒還、欲攻一城報之、孰最邇矣、曰私市、輝虎曰、善、直趨攻、資正從之、輝虎、遣人告晴信、氏康曰、二公提大師、屛臨敝邑、予欲郊迎以獻公等、誤後期、而松山微脆、非二公偶敵、予甚恥之、今將造私市、謝恩、幸得相見于彼地、固所願也、乃過二人陣前、作浮梁於利根二本松、踰賴毀梁、攻城一晝夜、拔之、城中士女、三千餘、屠戮不遺一人、置志田春義、守城、次日、還、因初道、復遣人告晴信、氏康曰、昨日私市、授手、我士氣、未全發盡、猶可以一戰於二公、何如、晴信、軍鼓譟、輝虎不聽、下馬免甲、徐步而過、晴信、氏康、按兵不肯追擊、輝虎、至厩橋、責守將長尾謙忠曰、松山之陷也、汝坐視不援、私市之役也、汝稱病不出、若者不法、夫如綱紀何、手斬謙忠、收其部下二千餘人、悉殺之、謙忠輝虎之族弟也、其二子猶幼、衆請殺之、輝虎曰、彼未解事、奚殺之爲矣、予金放之、是夜、大置酒、勞獻將士、以北城長國、守厩橋、輝虎、徇越中、攻蓋田、時田、而還、甲斐宿將、穴山氏、使人來謂曰、寡君不善太子、有意廢立、太子不安、君如援太子、盡返科東北、獻之、輝虎曰、義信窮蹙、來投、

子、豈不虎矣、借彼力、而延礙、子不敢也、遂歸使者、六年、輝虎與武田晴信、又持河中島、拌洪水、乃還、輝虎又徇越中、拔松倉、小出、獲父仇江波氏、及其族十六人、悉誅之、梟首於栴檀野、以祭父、輝虎略上野、取伊勢崎、轉攻下總、遇北條氏軍、擊卻之、我屬將小田氏治、送款北條氏、七年、正月、朔、輝虎犯雪出師、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於上野、三月、徇下總、圍臼井城、將出戰、送有勝敗、犬日、輝虎挑戰、城兵弗抗、輝虎怪之、或人告曰、凶日也、蓋以此爾、會末終、踰旁岸崩、壓死三百人、輝虎收兵而還、五月、北條氏康、陵佐野昌綱、輝虎、逆擊、走之、昌綱降、七月、輝虎入信濃、栫倚景家、爲先鋒、遇武田晴信于河中島、斬獲五十餘、損我十九士、八月、上杉武田將士、各說其主曰、二家構兵以來、徒使將士所臨壘地、以損其國、爲鄰敵之資、無爲也、二人然之、乃約、二國並撰一力士、相角、勝者取河中島、我士長谷川基連、殪彼士安間弘重、馘之、甲斐之衆、憤恚欲戰、晴信止之、遂割地、以貝津一城、附晴信、其餘悉取之、於是、復村上義清高梨政頼等故邑、輝虎建精舍於春日山、號不識菴、爲將士殉國者樹碑自祭之、輝虎殺上田城守、長尾義景、使錢安朝代守焉、初、輝虎、適京師也、勸足利義輝、除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義輝雖不聽、心順之、長慶等、

聞之、大懼、八年、義輝、陰令人招輝虎、長慶黨、益懼、弑義輝、輝虎伐佐渡、莊內、北條氏康、來侵、到廐橋、輝虎出逆、氏康罷退、宇佐美定行、河田親章、追躡之、氏康、回師接戰、輝虎、卷旗潜師、繞氏康背、斬首四百八十、輝虎使栫倚景家、北城長國、太田資正等、攻成田城、陷之、九年、足利義昭、令人齎書來告難、時、義昭、依織田信長、輝虎不善信長、故不援義昭、武田晴信之國、四無海、恒取鹽南海、今川北條、閉其鹽、甲斐人、大窘、輝虎聞之、寄書晴信曰、子與足下、雖有讎、何有其民、若欲得鹽、宜取敝邑、乃命商賈平價予之、甲斐人、服輝虎之雅量、輝虎攻和田、十年、輝虎、徙治於廐橋、亡幾、徙於春日山、武田北條、二氏、來寇、十一年、管內士民、苦大役、騷起、或說輝虎曰、甲斐相模之族、蔓延諸州、欲芟刈之、實難矣、曾解兵二國、以徇佐渡、加賀越中能登之地、輝虎然之、使使爾武田晴信、晴信答辭褻慢、和不成、十二年、春、輝虎、取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聞能登亂、遣上杉義春平之、輝虎遠略加賀、越中、又屢出兵阪東、衛行八州、八州諸將、皆閉壁自固、鞠躬屏息、怖之、如鬼神、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善飯盛、與昌綱相持、北條氏政援飯盛、昌綱告急、輝虎兼行赴救、道聞氏政分兵一隊嘗我、一隊攻城、因語將曰、城若陷、我救無益、吾應先遣入城、乃

……十年又作十一年

廐橋一作館下、館一作念

等宜當來、則以左右八十騎、逼氏政陣前、入城、輝虎歸、衣不甲、手提十字槍、敵軍相視目、不敢要擊、既而、諸將陸續入城、氏政軍潰走、輝虎屠飯盛、轉師略下野下總、入廐橋、北條氏康、自將援氏政、三月、講和、納季子、爲質、輝虎、鞠養爲子、授之己初名、曰景虎、重、氏康入駿河、願我出兵上野、信濃、以擊晴信、氏康臨歿、晴信專當我、氏政來援、諸將勸戰、輝虎弗聽、曰、上杉北條、敵、一武田、如人啣何、收軍而還、二年、足利義昭、欲假我力除織田信長、密使來勸輝虎附、諾、武田晴信、使遠江參河德川公脩好、請躡晴信之後、輝虎諾之、三年、四月、輝虎以步騎一萬五千、出信濃、將長沼、犬于河中島、遂爲德川公聲援、武田勝賴、以兵八百出拒、輝虎曰、勝賴庸暴可畏、姑避其銳、以使彼驕其勇矣、引兵而歸、略越中、取椎名神保二氏、天正元年、武田晴信、死、或來告之、輝虎方食、舍箸大息、泫然出涕曰、失吾好敵、世復有亞之者乎、二年、織田信長、懼我兵威、遣卑辭重幣、以乞和、大率信長之聘問、一歲七來、輝虎二歲一報之、信長使宿將來、請信長、以妹妻我屬將神保長純、外託好、而內實備我舉動也、又陰招我諸將、輝虎誚其反覆、信長陳謝、輝虎弗聽、七月、輝虎以步騎三萬西伐、拔長綱水館城、長驅偱加賀居金澤、遂攻七尾城、將乞救信長、

輝虎使上杉義春取能登、九月、七尾陷、輝虎按兵留止、十三日、置酒、勞將士、既夜、月色清寒、四顧凄然、輝虎賦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和唱、終布政令而歸、此時、信長、率兵救七尾、道聞城已陷、罷退、使人來謝罪、三年、信長城安土、塞我衛道、使柴田勝家守越前、以當我、八月、輝虎入加賀、攻松任、城將蕪木高秀、乞救信長、信長以步騎五萬、來拒御幸冢、輝虎疾攻拔城、斬高秀、贈其首信長曰、君提大師、來屏、何憂加之、且日可相見、聊呈甲胄於左右、其夜、信長殷伏退軍、諸將請躡之、輝虎不可曰、信長豈盛師者哉、又退軍、是歲、武田勝賴、敗于德川織田氏、欲報之、請和、輝虎許之、欲北陸東海二道並出以夷信長、使人告勝賴、且徵質任、勝賴不可、諸將勸輝虎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輝虎曰、晴信在世、不能取之、而其子、取之、天下將謂我何、四年、輝虎徇越中、取蓮沼、獲椎名秦種、遣別將擊飛騨江馬氏、殺之、輝虎進攻加賀、圍小松、織田信長將前田利家、援小松、輝虎擊却之、使河田長親、守越中、栫倚景家守能登、而歸、信長、畏我西上、日討防禦、景家市馬上國、信長聞、可以間也、偽直買之、更索華驕、景家貪直、屢往來、輝虎以爲泄國事、誅景家、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

加賀人、松任彥松、別府一向僧徒、當我、輝虎入加賀、僧徒拒之、輝虎擊破進兵、攻能登、僧徒赴援、又破之、能登人、善守、不下、輝虎、置戍還、會德川公請夾攻甲斐、輝虎許之、欲經備上野、沮武田勝賴、僧徒據險、梗通路、時天大雪、士卒凍餒、不堪鬭、輝虎班師、五年、輝虎、擁神保長純、擊織田信長、斥之、七尾城呼輝虎、攻拔之、又舉長純、爲其城將、長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聯壘郡、道應之、輝虎麾衆、奮擊、力戰克之、斬重連、餘黨皆淪陷耗減矣、輝虎、命衆軍中、曲三將、聞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等五將、五萬兵救穴水、自陰鶴來、則拚起、以三萬五千兵、迎信長、至石動山、令使請戰、其夜、信長逃去、士卒潰亂、溺水死者數百人、輝虎、胡盧笑曰、信長何巧遁奔耶、使彼猶在、當賜殺投水矣、諸將請追信長、輝虎曰、武田晴信、以六分勝、爲全勝、今我八分勝、未足之、可也、且天道缺盈、窮追信長、奚必今日邪、遂攻取金澤、旋行入越前、行攻信長之砦、盡逐其守兵、沿道縱火、冬入能登、以能登人固守、天方寒、且爲我擊彼者、松永久秀、既死而還、遣書信長曰、聞君數有事畿甸、蓋未知北人技藝、聊竭股肱之力、鼓舞周旋、以欲供君寓目、然今茲不能、應以明年季春望、間貴國、則先是圖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曰、予豈與上杉公角者矣、公來則脫刀釋劍、迎謁之、導入京師耳、公、義人也、予所辛苦經營、必不狠奪矣、輝虎聞之、哂曰、彼甘言啗我耳、彼嘗以柵與銃、大挫武田勝賴、明年、復此策也、必矣、而我非勝賴之比、乃傳檄管內、徵兵、期以明年三月五日、會越後、西發沿道、兵順次從屬焉、先是、大和筒井氏、送款安藝毛利氏、通好、俱爲應援、六年、三月、諸國兵應檄來聚者、羅絡四郊、輝虎自巡視兵衆、部署諸將所向、而申嚴令、先發二日、疾作、自慮不能復起、況吟曰、四十九年夢中醉、一期榮華一盃酒、十三日卒、輝虎、嘗爲僧薙髮、法名心光、爲人短小、左脛有氣腫、性質嚴毅、明令峻法、糾姦摘伏、間極殘忍、時或加賑贍、收民心、以故管內肅然、人人不敢相欺罔矣、輝虎、不好浮華淫麗、平生綿衣草鞋、用青竹、指揮兵衆、國風靡然化之、一時、咸倒素朴、嘗攻武藏忍城、巡師至堞下、城兵均發三十銃、弗中、呼曰、勿去、輝虎止、均發百銃、又弗中、城兵相謂曰、彼殆天授也、竟不復發矣、輝虎、自有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及上野、下野、各半州、出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奧二郡、初、輝虎、誤殺其兄、深自尤、誓曰、我終身、不啖肉、而斷房室、生涯持戒、資阿兄冥福、故以無子、有義子、二人、曰景勝、曰景虎、景勝別有傳、

一說、永正中、定行伐越後、年月[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義景一作政景

或云、義景與定行、泛野尻川、定行臨令人沈其舟

宇佐美定行、一名良勝、越中守孝忠之子也、爲上杉氏宿將、雖毅嚴重、好讀書、通兵法、大永中、上杉氏、家紀頹毀、定行、佐長尾爲景、舉兵、累樹勳功、爲駿河守、天文中、定行、從爲景、備越中、拔松任城、功冠全軍、爲景、拔擢定行、爲其城將、爲景死、長子晴景、凡庸不能御衆、昭田恣虐頒命、定行、挾翼輝虎、誅昭田、餘黨叛黑瀧、拒命、定行攻陷之、輝虎立、冒上杉氏、定行轉戰信濃、輝虎亦待定行異衆人、而師定行、學武經、其用師辟土境、多出于定行旨矣、永祿三年、輝虎、圍小田原、久弗能下、定行曰、城堅師老、一旦有變、悔無及、宜完軍而歸、輝虎然之、亡幾、變起、諸將多叛、定行保護、輝虎、罷退、四年、北條氏、攻足戶、定行、子定勝、救之、戰死、七年、或短長尾義景於輝虎、輝虎、議除義景、定行曰、義景於公家、爲外宗、叛形未著、而濫法曲刑之、衆心必不安、君盍深籌之、輝虎曰、因循觀期、不可使滋蔓、命定行除義景、定行入其邑、野尻、召義景、同船觀漁、佯起、擭義景沒水、宣言私怨相死、輝虎籍沒二人家、定行常齋、絕房事、終身不娶、年老無子、輝虎、命晉妾、生二男、曰定勝、曰勝行、後斥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先父而死、輝虎、錄勝行、輝虎養子景勝、實爲義景之子、深惡勝行、有功不錄、則去、仕豐臣氏、

續史氏曰、上杉氏兵書、爲武門要鈔、武人相授受、多涵泳末流者、與武田氏兵書、頡頏于世、世有好事者、假託源義家、源義經、楠正成等名、以著兵書、欺罔衆人、論者、排斥其贋、一切弗取、併及上杉武田之書、中井積善、以爲上杉家、不存兵書、爲證左、非無理矣、抑西人家、不必據舊、弓兵人家、無舊書、亦奚足異矣、予嘗閱要鈔、其序云、謙信自撰也、果然乎、文辭之質直、非世之矯飾自衒者也、物茂卿、有關上杉兵法、卑論于兵書叢中、蓋有所見云爾、夫謙信用師、奮擊隨機、雖似乘怒不顧本末者、審跡其舉止、皆隱逐法度之內、未嘗視與兵書相爲牴牾者、而所以與彼二源楠氏詐術之書、不可以不辨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七終

賴清一作[illegible]　一說世爲[illegible]城主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四

村上義清

小笠原長時

諏訪賴茂

村上義清、小字武王、出自鎮守府將軍源賴信、賴信第二子、陸奥守賴清、始稱村上氏、顯政國、父顯國、直左衛門督、世領信濃五郡、治于更科、義清爲右京權亮、佐渡守、遷四位少將、兼左衛門佐、永正大永間、與武田信虎、構兵相擊、天文中、海野幸義叛、義清出兵、攻海野城、長尾爲景、來使、義清擊擒之、武田晴信、逐父自立、義清與小笠原、諏訪、木曾諸氏、合謀、討晴信、數戰失利、十五年、春、晴信、攻戸石城、義清率兵六千、救戸石、一戰、獲晴信首軍將二人、自餘斬首七百餘、再戰敗還、冬、晴信將眞田幸隆、紿殺我精兵五百、十六年、晴信來掠、義清以歩騎七千、逆戰、或諫曰、賊者、爲幸隆所賣、良士多死、亡復遺事者、明君莫輕擧取禍矣、義清弗聽、出軍於上田原、進斬晴信將板垣信形、

晴信救之、不及、義清率敢死士、突晴信之麾下、自與晴信格鬪、晴信被二創、義清墜馬、我兵失利、義清走越後、此時越後一國、爲我有、義清致之上杉輝虎、顧曰、于爲晴信所奪、至此極也、假君之力、而復舊封、輝虎許諾、攻晴信、文祿中、河中島之役、從輝虎、以先鋒、斬武田信繁、元龜四年、義清卒于根知城、子國清、稱藏人、嘗于輝虎、天正中、武田氏滅、甲信大亂、國清入信濃、士人迎服、豐臣秀吉、收奪之、國清從上杉景勝、入會津、爲本莊城主、更名村上城、

小笠原長時、小字豐松、通稱又二郎、信濃人、世任其國守、城于深志、與武田氏同始祖、常宿衛京師、而承寵艶、祖父貞朝、父長棟、歷任大膳大夫、信濃守、敘四位、長時任右馬助、遷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天文中、長時與武田晴信、爭封疆、數相攻擊、晴信將、攻諏訪、長時攻陷之、會晴信來救、遇于諏訪、橫五戰五勝、又戰失利、省宿多沒、晴信更起來攻、長時、奮戰手斬十八騎、追却晴信、獲首三百、而多失麾下騎士、長時大息、將自刃、二木豐後、諫止曰、勝敗、兵家之常也、良士亦衆矣、臣邑中塔、有兵三千、食支五年、可以保爲、長時、則入中塔、晴信又攻、長時逆擊擒之、亡幾、又來、豐後有暇馬場信部將、飯富虎昌欲之、豐後曰、價何如、虎昌曰、任意、豐後曰、可以特晴信首、虎昌怒擊格

賴永一作賴水　賴茂一作[illegible]

鬪數合、少利、自後頻年、迭侵略、戰于桔梗原、失利、而降、晴信、與之一邑、長時邑邑不得志曰、長時與晴信、同系源刑部、恒以伯仲接之、或時出之右、及吾身、臣之矣、顏見先人于地下、則行、投越後、永祿中、從上杉輝虎、屢擊晴信、長時、入京師、見足利義輝、時、三好長慶、秉幕府權、厚遇長時、長時、賜河橋之田、居芥川、八年、京師擾亂、長時、辭歸、從伊奈、陸奥人、蘆名盛氏、有舊、長時、令人迎長時、待臣、詳長時矣、天正十一年、殺長時、長子長隆、大貞大夫、兼右馬助、大右近大夫、貞慶、大上總介、長顯、貞慶生二歳、從父源寓四方、仕織田氏、織田氏亡、從屬德川公、奉公命、伐信濃、復舊領、上杉景勝、北條氏直、左右來侵、貞慶從其時、收附氏直、以襲館王城、不利、德川公、生擒氏直、大小七十餘戰、公皆捷矣、貞慶、無視世勢、而又歸公、亡幾、屬豐臣氏、坐免、尋遇赦、文祿四年、卒、子兵部大輔秀政、配德川公女、數從公軍、著功、子信濃守忠脩、大阪、夏役、秀政、忠脩、及忠脩弟、右近將監、忠眞、奮進、破天王寺、忠脩直劍罷退、二木政成曰、事不完體、忠脩曰、不如死矣、政成曰、臣請先導自屠死、忠脩即自刃、此際、秀政亦大傷、僵仆陷阬、敵兵追蹤、左右扶揚而歸、秀政問曰、忠脩存否、答曰、既戰沒、秀政數息、命絶、忠眞、奪祿馬、從首衛敵、體數蒙瘡、死、忠脩子長次、在

襁褓、忠眞及立、忠眞讓家長次、德川公嘉其志、賜忠眞于明石十萬石、長次于龍野六萬石、先是、德川公愍忠眞父子死事、議徙封會津二十四萬石、忠眞固辭、則徙封小倉十五萬石、進四位侍從、充九州探題、忠眞弟壹岐守忠知、封于唐津、

諏訪賴茂、信濃人、先世、爲其國造、或云、出自鎮守府將軍源經基、經基後、二十餘世、信濃守政滿、爲大祝高家、襲邑、政滿子、安藝守賴滿、復邑、有二子、長賴隆、次滿隣、賴隆爲刑部大夫、賴茂其男也、立娶父職、武田晴信、數請會盟、弗聽、則講婚和解、既而生釁相攻、累戰失利、永祿四年、賴茂降、尋被殺、滿隣子、越中守賴豐、仕晴信、尾臺之役、獲首級、流血漉衣、晴信、特壯之、鳥居嶺之役、奮力戰沒、次安藝守賴忠、賴忠子、因幡守、賴永、德川公徵之、小田原之役、爲公先鋒、賜蛭川、徙于總社、後又徙于高島、食三萬石、斯其舊領也、子孫相傳封土、

續史氏曰、信濃地、天下之至險也、據險自堅、則易矣、超險他鎮、則難矣、三氏、弃易取難、不得不滅也、過而改之、足以補過矣、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九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二十五

武田勝頼

武田勝頼、小字四郎、大膳大夫、晴信第三子也、晴信滅諏訪頼茂、其女有色、晴信納爲妾、老臣板垣、飯富、甘利、三氏異議之、山本晴行曰、若使彼家無照類、其遺臣必深讐我、故其種厚見之、彼望未全絶也、諏訪氏舉男、以此繼其家、以綏其舊臣、孰不來屬矣、晴信悅、明年、諏訪氏生勝頼、晴信令勝頼紹頼茂後、而冒其姓、後復本姓、勝頼爲人、雄豪任俠、屢從晴信之軍、旌功、家臣中、娶織田氏、生信勝、小字竹王、初、勝頼兄義信死、勝頼以既冒它姓、而不得立、晴信立信勝、爲太孫、命勝頼輔之、晴信入小田原也、勝頼將別軍、攻瀧山城、三戰、皆自先衆、取槍而前、輒遇勍敵弗屈、晴信歸、勝頼爲殿、與北條氏兵、鬭三增嶺、勝頼橫擊北條氏兵、敗之、元龜三年、上杉輝虎來侵、勝頼以寡軍邀之、輝虎沮不敢戰而退、勝頼追斷其殿、味方原之役、山縣昌景之兵殆撓、勝頼救昌景、昌景得全、則勝頼之力也、天正元年四月、晴信卒、信勝尚幼、晴信

信虎年八十一又說八十二又說八十

遺命勝頼攝位、勝頼受父資、而彌殺甲斐、信濃、駿河、伊豆、遠江、美濃、飛騨、越中、上野、諸州、晴信之喪、未發、揚言、晴信疾臥矣、晴信弟信連、以僞晴信、而爲晴信、宿在牀蓐、雖國中、鮮知晴信死者、而晴信不好僞具豐厚、信連反之、於是、廚吏竊知匪其晴信、四鄰亦微聞晴信死、老臣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阪昌信等、交謂勝頼曰、先君臨終戒君云、宜與上杉輝虎講和、與爲未奉遺命、長阪頼弘、跡部勝資、沮其議、勝頼柔從頼弘勝資、不聽四老之言、而欲出師侚美濃、四老、深陳其不可、二嬖勸出、會德川公圍長篠城、五月、勝頼遣武田信連將一軍、山縣昌景副之、武田信豐將一軍、馬場信勝副之、分路並救長篠、信連戰失利、城陷、九月、勝頼自將畧遠江、徼掠諸堡障、麾下之士多潰、勝頼退次于蜡原、諸將歸還、勝頼曰、師弗可徒爲、則命信豐信勝城諏訪原、班師、二年二月、勝頼取美濃十八城、五月、攻下高天神、高阪昌信、內藤昌豐、諫勝頼、與織田、德川二氏、解兵脩好、更取東國、二嬖、又沮其議、勸勝頼出師遠江、九月、師至天龍、水方盈溢、勝頼勵衆而濟、馬場信勝、山縣昌景、諫勝頼曰、師老、奚能乎、勝頼即歸、而宿伊奈、祖父信虎在焉、年已八十餘、勝頼入見、昌信、信勝、昌景、昌豐、從列、信虎問勝頼母爲誰、對曰、諏訪頼茂之女

高遠一作高任

信實一作信連本一万五千一作二万

鳶巢一作鳶首

門上山或作設樂

八劍一作八幡

也、信虎不悅曰、彼者我仇也、問昌信等四人姓名、皆以云云對、一無舊稱者、信虎益不悅曰、何濫變易姓名乎、遂露刃示諸人曰、予以是斬昌豐兄、及其他五十餘人、衆坐股慄、小笠原慶庵、進奪其刃、勝頼觀信虎暴忍、而不敢載歸、亡幾、信虎卒、三年、夏、葬父晴信、勝頼謁諏訪祠、過高遠、橫狩盟、勝頼素巧騎乘、躍馬塗岸、以完身、參河郡宰、大賀氏、以二十餘邑、陰欵附、約爲內應、事覺、被誅、勝頼未知之、往寇于榆城、進戰吉田、五月、勝頼以兵一萬五千、圍長篠城、而營鑿王寺、鳶巢、使武田信實守之、結伏林、熊山、姥懷等、諸砦、以備長篠、而城濱瀧、大野二川、勝頼張網於水、雖魚鼈之觸、皆知之、以隔絕城兵出入、既而、城中糧竭、鳥居勝高者、潛行、請救德川公、反將復犯圍入城、通吏義之、勝頼自解其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以援兵不至、則厚報汝、勝高許諾、乃至城下、大呼曰、救至、不出三日、諸君努力矣、勝頼、美其守節、意欲活之、軍吏曰、非不輕、宜法、則磔勝高、織田信長、援德川公、兵可五萬、軍于門上山、德川公兵可二萬、軍于八劍、信長憚我兵銳、植柵三層、以萬銃守之、勝頼欲戰、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小山田昌行、原昌勝、交諫曰、大敵新至、結柵自固、與之確鬭、則多損我師、不如辟其銳、而罷師矣、誘彼追尾、要之險地、戰

或云望月頼母爲中軍先鋒氏田信光裔後[illegible]

直村一作信近

笠井高利或作河西滿秀

必有利矣、長阪頼弘、跡部勝資、沮之、信勝等、請疾攻拔城而歸、頼弘勝資、復沮、勝頼、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守城、自進、濟瀧川、分兵、爲十三隊、張左右翼、武田信豐、將左翼、山縣昌景、爲先鋒、當德川公、武田信連、將右翼、馬場信勝、爲先鋒、當織田信長、勝頼將中軍、內藤昌豐、爲先鋒、當德川公、二十一日、敵襲鳶巢、武田信實敗死、信實與兵庫助、勝頼之叔父也、敵轉襲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二人亦敗、我將士顧之、驟援、敵來挑戰、勝頼、麾候騎、禦敵、返報曰、欄壘衆整、弗可犯也、勝頼曰、作師至此、間敵彊、徒退、非夫也、麾衆而進、昌景、昌豐、敗沒、校將眞田信綱、土屋直村、原昌勝、眞田昌輝等、相繼戰死、頼弘勝資、先遁、四軍大潰、信勝使人白勝頼曰、君速退矣、臣留死之、勝頼罷歸、直村弟昌恒、與初鹿野昌次、步卒三十人、扞衞勝頼、勝頼馬疲頓、不前、笠井高利、追及、與勝頼馬、相替、終止而鬭死、此役也、勝頼捐甲及幡、小山田彌助、拾收其甲、以歸、高阪昌信、聞患勝頼之敗、而具徽號騎從、迎勝頼於駒場、勝頼告敗狀、昌信曰、大師失利、老臣之罪也、勝頼曰、否、老臣苦諫、吾不能用、悔無及矣、昌信曰、君弗聽者、老臣聯頸、自刎君前、君獨欲戰、不得也、君以其過、自尤、盛德之事也、凡人孰亡過、君俛將來、社稷之福也、終殿入國、筑手、岩尾島

來寺諸砦、皆徹戍、六月、德川公來圍二股城、守將依田幸成、及其子信蕃防戰不屈、公轉兵攻光明、陷之、七月、公圍諏訪原、又陷、八月、公長驅圍小山、勝賴曰、敵覘我將士多喪、而將掠、謂我不能復出師耶、乃募鋭兵二萬、九月救小山、公解圍而去、勝賴追尾挑戰、高阪昌信諫歸、冬、依田幸成死、子信蕃代領其衆、德川公又來攻、信蕃拒之、勝賴命信蕃委城、歸、織田信長掠美濃、秋山晴近、崖光寺賴近、戰敗、爲所獲、四年、勝賴入遠江、德川公出逆、勝賴單騎進、候公師、欲戰、高阪昌信諫歸、上杉輝虎來寇飛驒越中、五年、勝賴妻織田氏、既死、勝賴更娶北條氏政妹、而脩好、上杉輝虎欲大舉攻織田信長、信長使使來告曰、公之元妃、即我之女也、雖不幸蚤喪、公子爲我出、其親不可以薄矣、獨以纖芥之故、不得春秋相見、予太惱之、若使捐前故而脩舊好、何福加之、竊聞、公與上杉氏有宿構、予亦近結怨、道路皆言、彼將來寇矣、若果來、則其國必虛、以公之大兵臨之、望風土崩、其地唯公所取、凡時難得而易失、公熟圖之、勝賴不答、六年、上杉輝虎死、其義子景虎、景勝、爭立、相鬩、景虎、爲北條氏政弟、氏政爲景虎請援、勝賴許諾、斂擊破景勝、景勝請和曰、君盍顧先君之好、令吾晉南塞事甲斐、其敢有二心乎、以不腆黃金萬兩、納之左右、因君之賜、敝邑得小安、使以上野、效焉、又賂嬖臣長阪賴弘、跡部勝資、以金各二千兩、二嬖說勝賴曰、昔者、先君起役、賦及寡婦、然得金、不過七千兩、今不賦一民得萬兩、此君威及外疆也、且經營四方者、雖弗辟親也、故先君於今川氏、眞親則爲甥、了滅其國、今何有妻蕪乎、君不能忍彼、彼將忍我、害蚤圖焉、勝賴然之、與景勝媾、兵攻景虎、以絕氏政、遂率兵一萬餘、攻氏政、屯于黃瀨川、而取禾、進入關閉、以縱火、氏政出拒、相持踰旬、不戰、當此時、德川公來攻、勝賴令人告氏政曰、爭尋丈之地、曠日對持、令二國之衆不得安寢矣、欲罷之、盍君弗得命也、請急相戲矣、乃者、德川某遠涉、以陵轢敝邑、予欲適而問罪、君舉玉趾、辱追賜、亦予所欲也、氏政、素畏勝賴之驍名、而不欲戰、辭無答辭、勝賴徹戍而去、西禦德川公、公罷、勝賴疾馳追公、弗及、班師、亡幾、勝賴、入遠江、德川公出防、勝賴欲戰、高阪昌信又諫歸、北條氏政來侵、七年、勝賴、邀氏政於底橋、氏政退、勝賴轉兵、攻遠江、屯國安、德川公率兵出防、勝賴罷歸、勝賴更舉、出駿河、復屯國安、公拒之、勝賴旋兵、北條氏政、大舉來掠、勝賴逆之、扶黃瀨川而陣、德川公攻駿河、爲氏政之聲援、勝賴欲擊氏政、慮分諸將、穴山信良曰、予對北條氏照、衆寡不敵、恐敗事、小山田昌行曰、客兵倍徒、

一說、與行死之、

與作一行、與行立臣、今川家中、異行別人、

矣、獨予、子若賦之、昌行代焉、勝賴令告氏政曰、我與君生事故、而不足煩德川氏、願匹敵角技倆、執事涉水、與我涉水、唯君所命、氏政曰、予巡疆場、偶然至此耳、安敢敵君矣、勝賴分兵、防氏政、自當德川公、公退、此際上杉景虎敗死、上杉景勝以上野予勝賴、勝賴以妹妻景勝、而徹貝津戍、移之沼津、德川公嫡夫人關口氏、通我國覬生殺權者、使殺塵送狀、事發覺、被誅、八年、春、勝賴南略、次于浮島原、四月、北條氏政、治水軍、以要我兵、我兵殆危、向井政重、殊死進鬪、衆從之、奪敵舸、勝賴長驅、至富士川、會霖雨川水暴漲、勝賴獨騎先衆、一鞭躍馬、踰川、衆從之、溺死三百餘人、勝賴進師、攻德川公、五月、德川公來攻田中城、依田信蕃堅守、公罷、月餘、公復來、攻高天神、國城毀匝、冬、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令軍監横田尹松請救、勝賴與諸將會議、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懲長篠之役、深憚公銳威、而勸勝賴莫出師、勝賴曰、坐視不救、無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登之、城陷、轉入伊豆、沿道縱火、遂命南部、大作塢壁、而擇驍勇者、守之、以備北條氏衝突、九年、二月、勝賴入伊豆、北條氏政、出逆、其將松田憲秀、送欵、勝賴欲擊氏政、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止之、三月、德川公陷高天神、岡部與行被獲、横田尹松、力戰脫歸、勝賴賞之、辭曰、逃而得賜、夫如賊捷何、賴弘、勝資說勝賴、脩和織田信長、小山田昌行曰、晩矣、徒見侮慢而已、勝賴弗聽、而返織田氏任子、請和、信長答辭倨傲、勝賴失望、穴山信良、爲勝賴義兄、而娶勝賴之妹、威望隆重、勝賴常異遇之、信良謂勝賴曰、先公之所居、陴弗堅、池弗深、有先公之威武者、固可也、無者、難保也、勝賴然之、城于韮崎、是號新府、半成、徙居焉、長阪賴弘、跡部勝資、譖殺功臣、前後十三人、訟獄者因賄賂、爲我決、以故、市井富人、出入官府、而國家之密議、多漏泄矣、木曾義昌、爲勝賴妹夫、苦徭賦之多、而陰降織田信長、或人來告之、賴弘、勝資弗信、縱告者、頃之、事發、十年、春、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便車馬也、臣請先往、因君氏、而諭之、賴弘、勝資、沮其議、命武田信豐、以兵五千、爲先鋒、勝賴、將步騎二萬、出諏訪、迎義昌于鳥居嶺、擊却之、織田信長、大舉來攻、德川公與北條氏政、爲之聲援、分道俱至、先是、穴山信良、請得勝賴女配己子、勝賴許之、武田信豐欲爲子取其女、賂賴弘、勝資、請之、二人、遂奏信豐子、勝賴遂妻信豐子、信良聞之、以江尻降德川公、駿河諸城、皆拔、相踵、獨依田信蕃、保田中、德川公急攻之、使人說降信蕃、信蕃曰、吾死無所也、力竭、歸甲斐、德川公深器信蕃、以厚秩辟之、辭曰、國家事急、未遑私營

一說、信盛遁亡、不知所終、昌行亦遁亡、

信茂、一作義國、又作昌行、

矣、時、勝頼在諏訪、召諸將問方畧、武田信豐稱病不至、衆議多端、城昌茂進曰、方今之勢、不可須臾稽緩矣、臣與橫田尹松、爲先鋒、使小山田昌行、初鹿野昌次、小幡信眞、眞田昌幸等、繼進、阿部忠高曰、臣陰遣細作覘織田氏軍、入險而不整、可擊也、乘夜襲彼營、以奪其魄、勝頼問諸賴弘、勝資、皆危不可、當斯時、勝頼叔父信連、信龍、信友、弟信貞、從弟信豐等、皆自解歸邑、不出、士卒多遁、勝頼麾下、見兵僅三千、乃罷歸、織田信忠攻高遠、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行、防戰不屈、信忠使一僧入說曰、窮城孤立、而泯喪在晷刻、奚自求齏粉乎、苟降則增乃采邑、信盛、昌行曰、予嘗受藩任、爲今日也、汝以浮屠、行士道、非其分矣、使劓耳放還、信忠怒、疾攻、昌行出狙信忠、不獲、城陷、信盛、昌行死之、信盛稱薩摩守、勝頼之弟也、信忠進取高島、信濃恐畔、敵兵四集、迫近甲斐、此際新府未完、嫡子信勝曰、事已至此、盍燔重器而自裁矣、眞田昌幸曰、臣邑吾妻、險阨多儲偫、以死奉君、小山田信茂曰、不如臣邑岩殿、賴弘、勝資曰、吾妻遼遠、岩殿邇、且信茂家曾在昌幸之右、以臣等料之、岩殿爲可、勝頼從之、以駿馬賜信茂、令先歸待勝頼之至、於是勝頼焚殺諸叛臣質任三百人、召死節者質任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放遣之、以要北條氏、及殘兵二千、而收寶器、奔府、赴岩殿、今川氏遺臣、偶在甲斐、謂勝頼曰、昔日、乃父掠駿河、今川氏望旗遁去、乃曹、何爲笑矣、今未見旗、先遁何如、勝頼曰、一盛一衰、兵家所常、笑獨我矣乎、源義朝之勇、不下平淸盛、反爲所亡、新田義貞、於足利尊氏、亦然、咸以不遇于時也、即因嘗者殺之、將士攜回顧國都、慨泣、且留且行、抵勝沼、小幡昌盛、與病來見曰、臣身老疾篤、恨不任大事、遂到栢尾、勝頼留小松、遲信茂之來迎、七日、不至、馬場、高阪、屋代、三氏、追及勝頼、賴弘、勝資、拒却之、信茂叛、絶關、勝頼不知所爲、而奔天目山、賴弘、勝資道亡、從者日潰、衆不盈五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率馬、阿部忠高、擔槍從之、山僧導敵、索勝頼、勝頼謂妻北條氏曰、事急、汝疾免焉、往投相模、以親故、不肯加害也、北條氏曰、妾豈竊命遁脫、妾意決矣、即作絶命辭、而死、勝頼告信勝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事若回疑、有死耳、不如速脫走、勿圖門塗地矣、信勝曰、大人先免、以爲民望、信勝忝充儲副、義當死、勝頼曰、然則吾與汝共生死、顧汝未行擐甲禮、宜急行之、秋山光次、爲介、比禮終、敵兵五千許、奄至、我衆皆飢疲、勝頼、抹頭張勇、拔劍自先、信勝執槍、土屋昌恒、執弓、夾翼勝頼、三戰三捷、叛卒辻盛昌、勝銃手、亂發、我兵屢殪、昌恒、矢竭、挺佩刀、而敵六人齊槍昌恒、勝頼救昌

一說、信綱、信虎之子、

恒、悉斬之、群敵續來、刺勝頼喉及兩股、乃死、年三十七、稱景德院、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光次等、四十四人、死之、武田氏、稟世二十八、經歲四百、至是而亡矣、織田信長、取甲斐、令曰、武田氏遺臣、下者復邑、勝頼祖叔父、右衛門大夫信說、稱六條氏、左衛門大夫信光、叔父刑部少輔信連、一名信綱、又名信廉、號逍遙軒、右衛門大夫信龍、一名信隆、又名信達、稱一條氏、上野介信友、一名信政、弟上野介信貞、一名義久、稱葛山氏、從弟左馬助信豐、一名信元、及長阪賴弘、一名光堅、號長閑、跡部勝資、小山田信茂、一名義國、相率出下、皆爲所誅、勝頼二子、長信勝、小字竹王、更稱太郎、次勝三、栗原氏、擁勝三、脫難、剃髮爲僧、庶族、穴山信良、一名信君、號梅雪、又號不白、稱陸奥守、降德川公、得保甲斐一郡、而從公入京師、會明智氏作亂、信良逃歸、道由伊賀、遇盜被殺、

續史氏曰、聞勝頼居常言、予殉社稷、而死於鋒鏑、毫無所憾、故先士卒、摧銳摧堅、前後無算、竟殞其宗而殁、可謂勉焉、若移斯勉於經國治民之間、奚國弗輕、奚民弗治、異厥所勉、而或家喪名昌、或宗泯身辱、可不愼哉、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

列傳二十六

板垣信形　山本晴行　高阪昌信　馬場信勝　山縣昌景
內藤昌豐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板垣信形、稱駿河守、甲斐人、爲武田氏老臣、武田晴信之畧信濃也、信形功居多、而晴信稱職戰伐、屬弃軍事、耽詩賦、以解弛政務矣、群臣憚晴信嚴毅、不有斥然諫喩者、信形稱病、不出月餘、陰延一僧有文藻者、學詩、使起、陪晴信之詩筵、立賦二章、晴信以爲素構、更賜三題、信形皆賦之、晴信喜曰、汝何遽至此、信形因諫曰、先君屬國政、以逐于君、今君捷章摘句、以爲事業、而捐軍國之樞要、此得非尤先君之失、復傚其失乎、晴信感悟、信形誘降海尻城、山本晴行、寒素爲衆所陋、信形一見器之、以推薦焉、武田信繁攻諏訪、信形以先鋒、斬首三百餘、諏訪平、晴信賞其功、而爲其郡宰、據尻之役、信形與伊奈氏交鬭、少利、日暮罷退、其夜、伊奈氏來襲、信形不擾隊伍、聯絡出防、時論與信形之處士卒、倉卒不失法令矣、上杉憲政、來侵、信形、邀擊之碓氷嶺、自先士卒、奮戰、斬首千二百餘、退大井、而設三座、以分士卒強弱、其居甲座者、殺核豐備、乙丙以次殺損、厲人心、武田晴信取志賀、信形將其前軍、戰勝徹備、村上義清規虛來襲、我什伍嚴擾、信形召馬不至、敵左右來偪、刺信形、信形踣伏、遂被殺、子信里、坐懦弱、削秩、子孫不振、

信里、一作信重、晴行、一作晴幸、

山本晴行、初名貞幸、稱勘助、參河牛窪人、爲人短體跛足、耐面眇目、年甫十二、出養于大林氏、師伯父成氏、學兵法、又從鈴木重辰、研究兵畧、弱冠辭家、歷行南海西海、求仕、無所遇而還矣、東遊駿河、庵原忠房、薦晴行、仕今川義元、義元輕蔑晴行、不肯大用、晴行居駿河九年、去仕武田晴信、晴信延見深奇之、即日與秩二百貫、賜偏諱、於是稱今名、長阪頼弘、問晴信曰、勘助醜穢不揚、彼舉用之、今川氏將謂甲斐無人、如之何、晴信曰、我不取其貌、而取其志耳、受今川之誚、亦我所願矣、然以晴行之策、拔信濃九城、戶石之役、晴信先鋒、爲村上義清所破、晴信麾下沮、不前、晴行諫晴信曰、使敵南嚮、必克、晴信曰、我兵猶且弗從令、況敵乎、晴行曰、臣竊試之、則假後隊之兵、左旋而前、義清果南嚮、晴信擊大捷之、晴信賞晴行、領秩八百貫、卒七十五人、自晴行始仕、至是歷四年、世評、美晴信能擢用賢才、晴行適駿河、先是、駿河人、喧傳晴行者、翕然交口稱譽、今川義元、悔曰、弃晴行、永祿四年、上杉輝虎入侵、到河中島、晴行、勸晴信戰、其部署諸將、分布陣營、皆晴行所籌策、旣而、晴信之師危、晴行死之、初、晴信謂晴行善用兵、歎曰、兵道之鬼神也、晴行從晴信、剃髮、號道鬼、甲斐宿將馬場山縣等、師事晴行、問兵法、自餘將校從學著名者、無算、子信供、長篠之役、死節、

高阪昌信、本春日氏、一名昌宣、稱源五郎、後改彈正、伊澤人、父爲大隅、以微賤終身、昌信、爲人、美姿儀、沈毅涉書史、幼時喪父、姊夫奪其田、昌信、惺亡命、年甫十五、武田晴信、辟之、大器其材、未三旬、擢近侍、宿臣或嫉之、指摘小疵、相爲詆譏、昌信聞之自戒、孜孜務職、晴信益器之、寵遇日渥、而拜士隊長、以百騎隸昌信、從軍樹功、累進、管四百五十騎、晴信滅小笠原長時、餘黨未平、邊疆多事、晴信命昌信、鎮小室、弘治中、代信濃豪族高阪氏、改氏、上杉輝虎、頻年來掠、貝津當其衝、晴信、重其守、特命昌信鎮之、食邑九千貫、輝虎前後數回、入河中島、而終不敢攻貝津矣、昌信出兵襲越後、輝虎甞辟之、永祿三年、輝虎入小田原、昌信、以一軍、侵越後、輝虎驚還、四年、輝虎來攻、據西條山、昌信、及飯富虎昌、馬場信勝等、十將、夜襲擊西條山、輝虎旣退、與晴信方戰于犀川、昌信等、馳行、追輝虎後師、輝虎敗走、昌信追尾二十里、沿道焚掠、而不損師、能還矣、十二年、晴信入相模、時北條之諸將、多出守四邊障壁、諫者告之晴信、欲乘其弊、昌信諫曰、彼懲上杉氏、謹戰守、必悉矣、君萬一蹉跌、則前功皆廢矣、上杉氏見其弊、來窺、君何術能扞禦焉、晴信弗聽、而鬪三増嶺、破北條氏兵、謂昌信曰、如何、昌信曰、是僥倖也、晴信、嘉其忠讜、味方原之役、昌信、與小幡、內藤、眞田、馬場、四人、爲先鋒、大破敵軍、諸將、勸晴信曰、乘勝鼓行、攻濱松、昌信不可曰、急攻之、不二旬、不能拔、織田信長、聞濱松之急、必起救之、君與之相持數月、北地雪解、上杉輝虎、亦起擊我後、此前有信長、後有輝虎、以我老師、抗二敵、豈不難乎、於是、君若罷軍而還、信長必喜、我能財却甲斐、果然、則損我武名也、君何不圖焉、晴信曰、善、遂命昌信殿而歸、天正二年、武田勝頼、攻織田德川、長阪頼弘、跡部勝資、贊成其計、昌信、及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等、皆諫勝頼、勝頼、擧兵大陷其城寨、旣還置酒、昌信舉杯、告頼弘曰、武田氏不祀、實兆于此謀、乃與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不出三年、頼弘曰、何故、二人曰、先君不知我曹駑下、使待罪宰輔、苟有獻替、必用之、今不然、蓋以宰輔貪耄不足以復用也、故嗣君、異我輩之言、而用子等、宰

三月或作五月

得大捷、以我觀之、今日之幸、則異日之不幸也、何者、外構怨敵國、怨深矣、內則將驕士惰、如斯不泯者、古來有幾何、賴弘不悅、與勝資入短昌信、昌豐、勝賴信之、稍疎斥二人、昌信從容白勝賴曰、宜退地於織田德川、以脩好、更拓東疆、僨之、賴弘勝資沮其議、長篠之役、昌信以兵萬人、留拒越後、已而慮勝賴之危、將兵八千、迎勝賴、會其敗蹟、因大諫、與北條氏和媾、以防織田德川、勝賴從之、德川公圍小山、勝賴救之、公退、勝賴挑戰、昌信諫止、四年、勝賴帥師入遠江、至城飼郡、德川公出逆、勝賴遙視橫須賀地勢、欲一攻滅長篠之遺、昌信、昌豐騎馳至師、諫曰、萬無勝理、請早收師還、勝賴乃罷、命昌信城于相良、上杉氏使飛驒越中、勝賴議出戰、昌信又諫之、五年、勝賴娶北條氏政妹、昌信語人曰、長篠役後、四邊多虞、寢而弗安、此夜、始得高枕、昌信謂勝賴曰、先君臨終、戒君與上杉氏和解、盍遂奉遺旨、勝賴不可、長阪賴弘跡部勝資、顓用事、事多偏私、而害昌信忠直、交譖之、六年三月、昌信病死、卽憲德院昌信、賴遺事體、而國之安危、戰之勝敗、豫先知之、甲斐人、實倚賴焉、及其死、衆莫不悲悼、初、長阪賴弘跡部勝資、不善馬場山縣內藤等諸老臣、所言、二人必非之、長篠之役、老臣多死、二人益專橫、而請託必行、昌信深憂之、告二人曰、傳不云乎、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根、今殆之危矣哉、子等、改則止、不改、則府朝之亡、可蹻足而待、二人不改、武田氏果亡矣、昌信、嘗著書、述武田氏事、上自大永、下至天正、名曰甲陽軍鑑、其文素質不流輕靡、自言、此我之私乘也、不可傳于後昆、然人或愛之、梓行垂世、昌信長子昌澄、稱源五郎、死于長篠之役、次子昌貞、稱彈正、嗣立、守貝津、武田勝賴走天目山、士卒不滿百、昌貞聞急、以兵二百、追躡及猿湖、或謂昌貞兵多于主君、其反不可測矣、拒却之、昌貞失望、還貝津、勝賴亡後、屬上杉景勝、更附北條氏、謀恢復、不成、爲景勝所殺、祀絕、

教來石一作敬禮寺

馬場信勝、本爲教來石氏、初名景政、又名氏勝、稱民部少輔、世仕武田氏、信勝族馬場虎貞、屢諫武田信虎、信虎殺之、信虎子晴信立、憐虎貞無後、命信勝承其家、於是冒馬場氏、賜晴信偏諱、更名信房、一名信春、後爲今名、性質聰敏、有志節、齠齡就學、而通曉軍志、爲五十騎長、今川義元、與北條氏康、生隙、信勝從義元、擊氏康、所向摧靡、斬首二百、義元多其功、永祿二年、武田晴信選壯勇七十騎、隷信勝、合前、有百二十騎、後加百騎、四年、上杉輝虎來侵、晴信無鬪志、信勝與飯富虎昌等、勸戰、晴信素重信勝、則決意、戰于河中島、

是歲、原虎種死、虎種稱美濃守、驍健無比、晴信追思虎種曰、堪彼稱者、非信勝不可、因命爲美濃守、九年、爲牧野城將、十一年、從晴信討駿河、今川氏委國遁走、甲斐將士、爭赴金帛財物之府、信勝不顧、逕入牙城、放火、十二年、晴信與北條氏康相持、跡部勝資、以三百騎、擊敵將松田氏、失利、晴信欲代擊、而難其人、衆推信勝、時信勝之兵、才百騎、松田氏之兵、二千五百也、皆危信勝、信勝分兵爲三隊、大勝之、既而合山縣昌景之兵、擊北條氏照、又勝之、晴信師老、信勝請歸、晴信更擧、討北條氏、信勝守信濃、信勝心危晴信、留別將、自追、及晴信於松山、元龜元年、華澤新陷、障隍崩荒、晴信命脩繕之、信勝督其役、信勝固楮築城、而程土物、處材用、以甚得守禦之要、更名田中城、又經營江尻城、三年、攻德川公、戰于味方原、長驅濱松、縱火挑戰、公兵弗出、乃還、晴信入井溪、信勝與武田勝賴、山縣昌景爲殿、天正元年、從晴信、西征織田信長、信長萬騎出拒、信勝以八百騎、騁之、信長不戰而走、是歲、晴信卒、子勝賴立、初、晴信以孫子語、書旗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信勝謂晴信曰、風雖疾、或有倏起倏止、可乎、晴信曰、兵尙疾也、苟止、則以麾下、繼進而已、信勝曰、君要無二合之勝矣、其君臣講究戎事、率此類也、勝賴好兵無謀、信勝等諸老臣、交諫勝賴曰、先君遺命曰、愼勿佳兵、宜媾上杉輝虎以計國之永久、勝賴弗聽、出兵擊遠江、敵設伏燔柴、爲撤營而遁、以誘我兵、衆欲躡之、信勝曰、烟白非燔營、是佯遁也、令人往覘、果有伏矣、頃之、敵又伏林樾間、持銃狙勝賴、信勝生擒其人、勝賴城諏訪原、信勝與武田信豐督其役、三年、信勝從勝賴、圍長篠城、德川織田二氏、大擧援長篠、信勝等諫曰、敵衆新至、以我疲師角之、恐損兵、不若姑辟銳、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沮之、信勝請疾攻拔城而歸、二人復沮曰、觀敵而退、非夫也、老怯之策、勿用、信勝曰、我曹皆頹齡、豈惜餘喘乎、以社稷之故強言而已、諸且臨事、老怯必死、若二子、必挺走矣、既戰、賴弘勝資果走、兩軍大亂、信勝斬首四十三、然多損士卒、和田者、謂信勝曰、子盍退、信勝曰、未知君之存否、予焉得退、卽使人馳告勝賴曰、君速去、臣留死之、乃登高邱、望勝賴去差遠、而謂士卒曰、今朝、我部兵七百皆死鋒鏑、而所餘僅八十耳、卿等臨危、不攜離、共勞苦、至今、爲訣、若歸見都城之父老、幸致予意、皆曰、死生從子、信勝則呼敵曰、我馬場信勝也、盍斬受重賞、敵兵四集、爭殺我從士、信勝遂自刎、時年六十二、初甲斐四邊多事、而大臣身冒矢石、原虎種被創五十三、小幡虎盛被創四十、山本晴行、

飯富一作飫富

敵創六十三、自餘將校、大率如斯、獨信勝無一創、著戰功者二十一、得大捷者九、嘗小山田氏問信勝曰、何方能克、信勝曰、古人有云、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又問曰、足下平常所志何如、曰、效死先進、苟捷輒早退矣、一日、諸將論天下豪傑、及上杉北條織田德川四氏、德川國最小矣、信勝曰、可畏唯德川也、非三氏之比、織田雖大、封其臣過分、所謂尾大不掉者、必自災之道也、後果如其言矣、信勝召儒士講書、儒士曰、昔者諸葛亮在隴畝、劉備詣亮、凡三往而後得見、有爲者可不爾乎、時偶甘利氏使至、信勝鄭重勞之、儒士怪問曰、子以國老禮下士、奚太渥也、信勝曰、劉備以國主、既如彼、于以人臣、爾可不如此乎、儒士愧退、信勝告人曰、乃者閭巷議曰、多力者能樹異功也、赤松滿祐、力兼三百人、故能殺足利義教、焉有斯理矣、凡以市人目武門、致是逕庭、以武人目市井、復應爾也、不可不愼焉、信勝子信春、少有父風、出爲深志城守、天正十年、織田信長攻武田勝賴、信濃悉欵附信長、獨信春備節保城、信長兵來圍城數匝、信春防戰有日、救兵不至、則犯圍歸于甲斐、勝賴既逃、信春追及之、長阪顏弘跡部勝資拒却信春、信春不知所據、終匿身云、

山縣昌景、初爲飯富氏、或奧氏、小字源四郎、更稱三郎兵衛、飯富虎昌之弟也、嚴毅權略、有將畧、天文中、武田晴信權爲百五十騎長、每軍議、必參預之、每征討必從行、爲晴信之眞境宇也、昌景多所佐矣、嘗昌景覘敵、至狼馬嶺、遇上杉氏遞騎、相捉墮馬、以刎之、又覘飛驒、遇敵二人、併斬之、永祿中、自將佰飛驒、其豪族江間氏降、飛驒畧定、昌景與武田勝賴合謀、殺兄虎昌、晴信分虎昌部兵五十騎屬昌景、後加百騎、晴信以虎昌不良死、命昌景改氏、於是稱山縣氏、昌景從晴信討駿河、平之、晴信轉師距北條氏、昌景留鎭駿河、駿河人動懷作亂、昌景竭心撫綏之、既而提兵援晴信、三增嶺之役、昌景潛行而出敵背、敵兵驚擾潰走、昌景追擊大克、元龜初、江尻城成、晴信重其守、沈思未定、衆望歸昌景、則命鎭之、三年、昌景出信濃、轉侵參河、晴信循遠江、昌景合晴信之兵、與德川公戰于味方原、天正元年、昌景從晴信、西征織田氏、晴信疾篤、呼昌景曰、汝明日樹旗瀨田、遂卒、其子勝賴立、總軍政、多暴令、人心有異同、昌景數諫勝賴、勝賴詬之、二年、昌景從勝賴、入遠江、師老、昌景諫勝賴班師、昌景殿歸、長篠之役、昌景又諫勝賴收師、弗聽、昌景則決死奮戰、進蹈德川公營、公師發銃、中昌景兩腕、無撓色、勵衆而前、一人叩馬曰、若隕命亂兵之中、何以異下士、宜早罷更圖焉、昌景曰、臨軍效死、士之常也、策

馬不止、銃丸汰脇下、即殪死、部兵以其首歸、德川公臣本多氏生子兎鉠、本多氏不悅、公謂本多氏曰、聞山縣昌景兎鉠有梟名、卿子類之、不亦美耶、因賜名山縣、其爲大方所稱、有如玆者也、

內藤昌豐、初工藤氏、稱源左衛門、更稱修理、甲斐人、仕武田晴信、與馬場信勝山縣昌景齊名、爲五十騎長、永祿六年、昌豐與信勝昌景等、攻上野居箕輪城、地接上杉氏、晴信特擢昌豐爲其城守、加領三百騎、鎭西上野七郡、十一年、從晴信討駿河、與馬場山縣小山田小幡眞田氏等、爲先鋒、十二年、又從入相模、與武田勝賴等、爲先鋒、三增嶺之役、昌豐欲冒矢石得功、晴信命掌輜重、昌豐不悅、晴信曰、是重任也、非卿不可、翌日、上杉輝虎入相模、失輜重、以敗還、凡師無餽者、不可一日保焉、昌豐則聽命、元龜二年、晴信攻高天神、昌豐從有功、味方原之役、又有功、天正三年、武田勝賴圍長篠、德川織田救長篠、昌豐及馬場山縣等、切諫勝賴、弗聽、退相語曰、公室淪喪無日、我曹先死、以徇國而已、則念訣飮、軍中無酒、掬杓挹水、相酬數回、翌日、奮戰皆死矣、昌豐躬執戈戰、格鬭非其所長也、故獲首級僅九、然以練達軍策、而列老臣、功烈不減諸將也、士卒欽戴昌豐、樂爲之所用矣、昌豐出守安房、大得士人歡心、而敵徒不敢侵掠矣、初、昌豐母死、命一向僧徒、司祭奠、其寺主貪祭資、給曰、盛供饌物、尊禮佛者、餘祉加衆生、此我宗法也、若或欲家施人怡者、僧佛之不篤也、佛亦必不福矣、昌豐佯悅曰、異哉宗法也、子能精曉佛旨、子亦必有靈、尊奉之可乎、寺主曰、善、則昌豐不飯衆僧、衆僧告饑、昌豐曰、子既饗和尙餘餌、必加子等、不肯與食、寺主委頓謝罪、衆服昌豐之明斷、而不復敢欺誑矣、

續史氏曰、甲斐前後不聞有異士、獨機山之世、祇行礪節之徒、輩出、蔓延于國中者、何乎、此匪不萌于前世、彫枯于後世、而所養令然也、機山善養士、得斯數子、良材家以昌熾、四郞失其養、數子喪、國亦隨之、至甲斐之興敗、實係斯數子、自餘亦有材、比斯數子、則枝葉耳、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七

織田信長上

（親眞一作親實）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更稱三郎、尾張人、內大臣、平重盛二十一世孫也、重盛第二子、三位中將資盛、爲源氏所滅、資盛子親眞幼孤、其母攜之、匿于近江津田、鄕長悅其色、取之、親眞從鞠其家、鄕長多男子、越前人織田氏世爲里之祝長、一夕來宿、謂曰、予老無子、幸賜一子、養以爲嗣、鄕長則與親眞、於是親眞冒其姓、稱權大夫、又稱津田先生、親眞之後、仕斯波義重、義重信任之、擢爲家老、遷居尾張、其裔有大和守敏定者、當此時、斯波義敏、斯波義廉、爭立、相鬩、敏定和解之、義廉子義良立、敏定制之、分尾張八郡、爲南北部、敏定管其南部、而居清洲城、使族伊勢守信安管北部、而居岩倉城、敏定庶子、爲彈正忠信定、信定生信秀、信秀有武幹、爲勝幡城將、遷鎭古渡城、國人多歸之、信秀則信長之父也、今川義元、以四萬餘騎、來攻、軍于小豆阪、信秀以兵四千、逆擊之、及夕將罷、信秀弟信光、反戰、織田清正、下方貞清、岡

（末盛一作末森、十八年或作十六年、或作二十年、古平田一作日置）

田重喜、佐佐隼人、佐佐孫介、中野忠利、從之、執槍奮戰、大敗敵兵、世人稱之、爲小豆阪七槍、信秀城于名護屋、以置信長、令林平手青山內藤四氏輔之、信長年十三、加冠、是歲天文十五年也、十六年、信長始體戎事、東攻今川義元、至參河、多斬獲而還矣、西討齋藤秀龍、不克、信秀頻攻秀龍、拔稻葉山十七年、秀龍乞和、先是、秀龍奪土岐賴藝之封土、賴藝來寓、信秀諭秀龍復賴藝、而取秀龍女、妻信長、信秀城于末盛、徙居焉、十八年、信秀卒、有十二男、八女、庶長子、大隅守信廣、爲安祥城主、次則信長也、次信行、小字勘十郎、稱武藏守、信長以嫡子、嗣立、稱上總介、信長少倜儻、不拘細節、既葬信秀、爲供祭祀、同族群臣、會聚滿堂、信長以祭主、先進、拈香、擲之爐中、一拜罷退矣、信行闊進、整飾容儀、而後禮拜之、舉廟、美信行、偶有西海客僧、獨美信長曰、之子英傑、非庸人也、信長嗜武、學劍於古平田氏、弓於市川氏、礮於橋本氏、嘗造長短兩槍、令麾下角鬪、長槍輒克、於是、在軍、專用長槍、信長好服異服、或騎馬、或臂鷹、跋涉山野、行啖餅菓實、旁若無人、又好泅水、日晚不歸、放縱無不至矣、老臣平手政秀諫信長、不可、先是、德川公、以故質于我、而公之軍、與今川氏、來圍安祥、急擊縱火、城陷、在且夕、今川氏、請解圍而得公、信長不

（定信一作重伯父常祐）（通具一作光[illegible]）

答、平手政秀、林通勝、交諫、信長而歸公、十九年、信長失政、政秀、屢諫、弗聽、政秀自殺、信長驚、翻然改行、事在政秀傳、齋藤秀龍、既爲信長婦翁、欲一見信長、而召之、比其至、微服竊覘、在街衢矣、信長從弓銃兩手、朱幹長槍成儀衛、而奇警異服、猶爲野樸、秀龍心鄙之、信長館于正德寺、更整服、以赴會所、秀龍使春日掘田二氏、延迎信長、有間、秀龍出、信長不禮、掘田進曰、此山城守也、信長熟觀秀龍曰、稱在街衢者、何肖公之太甚也、秀龍有慙色、初信長從祖父因幡守定信、死于稻葉山之役、其子信友、稱彥五郎、領清洲、與信長、生隙、斯波義統、在城中、竊援信長、信友部將阪井川尻二氏、殺義統、義統子來奔信長曰、清洲蟲宗家、殺我累世之君、不可不糾殺、二十年、八月、信長與信友、戰于海津、斬阪井里部等、弘治元年、信友、乞援織田信光、信光陽聽之、陰告之信長、舉兵、入清洲、而擧烽火、信長馳赴、至堞下、內外勠兵、攻滅信友、而信長移居清洲、尾張大半、屬焉、信光信長之叔父也、爲守山城將、以功、遷名護屋、加增食邑、自餘賞賜、有差、冬、信光爲其下所害、信長命林通勝、代鎭名護屋、通勝憚信長之勁悍、與弟通具、及柴田勝家等、密圖除信長、立其弟信行、信長覺其實、二年、五月、信長與第四弟安藝守信時、拜入名護屋覘

之、通具謂通勝曰、良機難再至、盍早行大事、通勝沈吟曰、我三世仕織田氏、一朝不忍行弒逆也、姑竢他日、信長歸、翌日、通勝反、舉兵矣、信長營于名冢、令佐久間盛重守之、八月、大雨、林通具、柴田勝家、各率千餘騎、挾攻名冢、盛重告急、信長以見兵七百、救名冢、至小田井、水勢濫漲、不可涉焉、信長按兵、遙聞鼓譟之聲曰、此敵之攻名冢也、予知之、不救、何以立天下、自先士卒、躍馬入川、衆效之、橫截水流、達岸、使織田清正、當勝家、自與通具、接戰、無利、招聚敗兵、復戰、克之、信長手揮槍、獲通具、遂轉兵、擊勝家之背、盛重出營、助信長、勝家敗走、入末盛城、信長母六角氏、在城中、素愛信行、令之作書謝罪、通勝、勝家、自髡、來請罪、信長、謂通勝曰、使汝然者、實由予也、汝奚辜矣、顧謂曰、予忤平手政秀之諫、而令彼自殺、以失一臂也、今日殺汝、則併斷二臂也、若秉憤恚殺汝、後必悔之、猶今悔政秀、故赦宥不誅汝、夫復汝職、以匡予不逮、繼然汝或復畔、則不敢再赦也、遇之如初、信行在龍泉寺城、怏怏不樂、復聚兵衆謀反、柴田勝家、密告之信長、永祿元年、正月、信長佯病、使人語六角氏曰、以家督授信行、六角氏、命信行、而入訪病、至則信長殺之、其餘黨保岩倉、七月、信長以二千騎、攻岩倉、犬山城主、織田信清、以千騎來援、戰于浮野、破之、

追擊抵堞下、與信清分道、還歸、而城兵見信清之兵少、出尾之、信長救信清、夏城兵、挫之、斬首九百餘級、二年、信長拔岩倉、於是、尾張悉屬信長、但智多一郡、未平、今川義元、使略東部、鳴海城將山口弘家、附義元、以取大高沓懸二城、屬村木、信長攻村木、拔之、轉圍笠寺城、城將戶部氏、嬰城固守、信長、聞倭班師、而令侍史爲其通信長書、以給義元、義元殺戶部氏、又疑弘家、殺之、三年、五月、義元以四萬五千兵、來攻、十七日、至沓懸、十八日、賂餉大高、謀以翌日攻鷲津丸根、佐久間盛重、在鷲津、告急、信長欲救之、林通勝曰、敵兵垂五萬、我兵不盈三千、何力能拒之、宜嬰其銳、堅閉牙城、以竢其衰弊矣、信長曰、不然、古之將帥、怯勇取勝者、不可勝算焉、義元亦其流也、且先公有謂、曰、禦敵之來侵、無問剛怯、必進討之、若遲疑不討、此蔑先公之遺教也、寧與背教而生、不如率教而死矣、明日一戰、可以決雌雄也、則取酒飲、將士徹夜歸飲、信長起舞、唱古謠曰、人生五十、恍在夢間、一生一死矣、日旋還、侍者和唱曰、兵士結交、塵有酒殺、十九日、昧爽、信長提十餘騎、討義元、比至熱田、追及者千餘人、信長禱祠祈勝、陰令祝人振甲祠中、甲聲外聞、信長顧士卒曰、此神助也、士氣奮厲、信長行率諸城之兵、加二千、先鋒佐佐千秋二氏、鬪死、

津丸根、火起、通者報曰、二城陷、將士意沮、逡巡、信長單騎挺前、林通勝、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柴田勝家、相馬、交諫曰、敵衆新勝、我以寡兵抗之、未覩其利也、信長勵聲曰、不然、敵餉餽大高、通夕不憩、今取二城、義元意驕、士卒身罷、斯天以義元賜我也、今而不取、我翻取于彼、柴田政綱、賛其策曰、敵取鷲津丸根、義宋過昄整隊列、大將必在後、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曰、善、乃潛軍、到桶狹間、時、西風酷烈、大雨震電、信長馬上奮槍、東嚮挌義元之營、敵衆鼠擾鼎沸、或有西嚮支團者、風雨撲面、眼睛眩惑、不能見矣、服部小平太、直前突中堅、斫義元、義元抽刀、擊傷小平太膝、毛利秀高、橫刺義元、斬之、敵兵大敗散、信長斬首二千五百餘級、大高沓懸池鯉鮒鳴海等、諸堡相、皆降、信長收師、賽熱田祠、謝四年、正月、信長欲覘駿河之形勢、稱詣熊野、微服間行、從士僅八人耳、齋藤義龍、遣刺客十二人追尾焉、信長覺察之、自詭其偽、刺客皆長縮遁去、五月、信長將千五百騎、西伐美濃、土豪長井日比野二氏、以六千餘騎、要之洲股、遙見我兵寡、有侮色、信長分兵、爲三隊、鱗列以進、敵登侮之、涉跳挑戰、亂矢來擊、我一隊當之、一隊環出其背、一隊衝中軍、破敗之、以斬二氏、遂築洲股、使豊臣秀吉守之、築九條、使織田玄信守之、先是、德川公、

助今川氏、數來攻、互有勝敗、水野信元、有姻于公、說信長弭兵、於是、東方無虞、信長、專事西略、五年、夏、信長將數千騎、伐美濃、若多藝山以北、鼓行、大于洲股、此際、大霖雨、水波梗塞、洲股九條、聲問不相通、齋藤龍興、時之、攻九條、織田玄信、令善游者、犯圍出來告急、信長即起、至洲股川、求舟、不得、則曰、我寧溺死、不可弃九條、騎波踰川、衆從之、玄信出壁、應信長、時既夜、信長大呼、擊敵、斬首無算、玄信、鬪死、信長收兵而歸矣、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丹羽長秀、攻下二城、尾張人道家者、與左京亮立入宗繼、有舊、一日、盛稱信長之智勇、宗繼心異之、宗繼、世居京郊、多有田畝、每朝廷闕供御、輒給之、宗繼、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海内分裂、武人自劇據大邦、而天子徒擁虛器、詔命不行于畿甸、況四外乎、宗繼竊惟非得天下之豪傑、不可以定皇室、日者、聞織田信長者、有雄材、屬之以征討、則平治不爲難矣、君盍入白天子、惟房、畏事泄受禍、不肯、他日、宗繼又曰、事泄、則宗繼獨任其責、不致累足下也、惟房遂入白正親町帝、帝眷之、十月、以宗繼爲使、磯貝久大爲副、齎持詔書、赴尾張、揚言曰、天子、賦是夢、莫帶於熱田祠、而宗繼館于道家氏、會信長出獵、偶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欣服、入見宗繼、宗繼致詔書、及奇香一筐、衣一

襲、信長再拜稽首、受之、對曰、信長、少長鄙邑、不知禮節、而闕朝貢、有日、罪戾多矣、豈料辱寶書、加以寵貺、信長、何以堪之、徒應藉天威、斬夷兇豎、以捷入朝也、十一月、亨宗繼入大、賂斯太早矣、初齋藤秀龍有二良臣、信長、欲除之、乃以夜、屢外出、夫人齋藤氏、以爲有所私、頗見妬色、信長曰、夫人勿意、我圖社稷耳、齋藤氏曰、今既深夜、君與誰子、議事乎、果圖社稷、曷不以實、信長曰、嚮策至重、雖告汝也、强問、乃紿曰、美濃某氏、陰欵于我、以圖阿則、事成、必舉烽、是故踰之也、齋藤氏、信之、馳書告秀龍、秀龍、誅其二臣、兵勢始衰矣、秀龍孫龍興、闇昧失政、七年、龍興將稻葉長通、氏家經國、伊賀範俊、送欵、八月、信長揚言、東攻參河、傳檄召兵、兵聚、乃率之、西伐、登瑞龍寺山、臨井口、縱火、疾攻、此日、風烈雨劇、龍興不知所出、長通等起、應信長、龍興委城遁逃、美濃平、信長移居井口、更名岐阜、時有獻佳鷹者、信長却之曰、予不遑田狩、待天下安靖、然後受之、未晚也、十年、正親町帝嘉信長之戰功、使立入宗繼來賜戰袍、是歲、信長選赤黑背標各十、授舉驍勇之士、帶之、是號保侶騎、十一年、足利義昭、被擯越北國、而聞信長之威名、來奔、託以興復、信長曰、君舉玉趾、遐來敝邑、義應爲新館以奉之、雖然、以土木之故、糜歲月、慊征討者、不可爲矣、

八日或作七日或作五日

二十一日或作二十三日

今止內殺、專事外征、不出二月、京畿可定、覇府可復也、乃聚兵、議西上、六角義賢、當其道、八月、信長使人諭義賢、以嚮道、使者三反、義賢終弗聽、九月八日、信長以步騎三萬、攻義賢、義賢在觀音寺城、以和田山在我之嚮道、高畠源藏、置精兵、守之、信長使稻葉長通、氏家輕圖、伊賀範俊、向和田山、十二日、信長潜兵、襲箕作、陷之、和田山將士、聞望奪氣、信長反攻和田山、又陷之、觀音寺城、望風解潰、義賢宵遁、信長三日拔十八城、自入觀音寺、撫綏士民、二十一日、迎足利義昭、二十五日、進陣圓城寺、二十八日、信長率五萬騎、入京師、三好氏等、不戰奔潰、正親町帝使藤原惟房犒信長、岩成左通、以青龍寺城降、信長以左通爲鄕導、攻三好政康於芥川、藤原長房於越水、皆克之、十月、攻池田、城將池田勝政、善拒、我兵放火、城中擾亂、乃急擊之、勝政降、高槻、茨木諸寨、遁降相繼、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亦降、於是近旁諸寨乞和請降、五畿寶貨、塡溢軍門、近江、山城、攝津、和泉、河內五州、略定、信長告狀足利義昭、義昭使信長擇地領之、信長辭不受、皆分與之有功將士、唯界府、大津、草津、三鎭、置將守之、以護京師、初、京師士民、畏信長之雄毅、以爲其爲政、必殘忍刻薄、相俱殷聚、有預擬逃亡者、既至、秋毫無所犯、而存卹孤老、除關征、省

貞勝一名盛持、又名貞昌、稱長門守

苛役、建法三章、曰、強梗恃亂者、劉掠亡法者、邪險求利者、因科處刑、輕重有差、則命四吏、監之、由是、朝野翕然、無不歸心也、朝廷擢信長、任從四位下、行左兵衛督、辭曰、臣信長、敢奉天威、得除賊徒、豈擅其功、以當國任乎、則叙從五位下、拜彈正忠、足利義昭、以信長爲管領、號副將軍、信長皆辭不受、而賜直書徽章、稱信長爲阿父、義昭欲與讌宴、張散樂十三曲、信長請曰、都下僅平、四邊多故、士民猶有不安其居者、今將軍新立、都鄙屬望之秋也、勿以逸樂失人心、宜且依舊典、則奏樂五曲、是歲、信長略伊勢、神戶友盛、防戰不屈、信長使人說友盛、婚媾和解、十二年、三好氏、襲足利義昭、信長聞急、赴救、從者才六千、諸國兵、往往來萃者、至五萬、信長比入京師、賊已罷矣、先是、將軍府權輿、義昭居本國寺、以致此難、故信長築府於二條、而畿內近傍諸州、助其役、獨界府不奉命、而黨附三好氏、信長、遣官居界府、府人恐懼、請納金、許之、信長館于妙覺寺、自督其役、士卒執畚鍤、四月、將府成、五月、使義昭居之、信長謂、喪亂之後、雖民力凋瘵、至宮闕之頹壞、朝儀之廢絕、不可不修繕也、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等、按舊址、營皇居、諭曰、宜期成之、勿以峻法亂人心、乃還、留豐臣秀吉、衛京師、而命別將徇但馬、誡其守護山名氏、但馬定、八月、信

長、自將兵五萬、攻伊勢、九鬼嘉隆等、降、國司北畠具教、和、伊勢平、則裂地、封子弟及功臣、毀關、便行旅、蠲苛賦、施百姓、十一月、信長入京師、戒役事、元龜元年、春、信長將入京師、留近江、聚萃力士、命相角觝、擇其最強者二人、置之麾下、四月、信長會諸侯於幕府、張散樂、足利義昭、奏請擢信長爲左大臣、信長、固辭不受、叙正四位下、任彈正少弼、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拔手筒山、金崎二城、淺井長政、誘六角義賢、遙應義景、以窺信長之後、長政、信長之妹婿也、信長、不信長政之畔、而警聞數至、信長欲退、恐義景之尾擊、留兵金崎、防扞義景、自趨京師、朽木元綱聞急、率兵、迎信長、信長疑其異心、不敢前行、元綱、脫甲徹軍、示無他、以護至京師、五月、信長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杉谷善住狙信長、善住善銃、連發二丸、貫信長兩袖、左右躍搜索、信長弗聽、金森長近、與信長、易衣、乘其輿、歸于岐阜、六月、信長自將、攻近江、諸寨皆解散、進師、圍小谷、森可成、阪井政尙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兵、濟虎御前山、議攻城、佐久間信盛、陳其不可、信長、據城四面而退、令佐佐成政、築田政綱、中條將監、殿之、柴田勝家曰、三氏兵少、盍用勝家若信盛、二人、不可、則可成政尙、亦可、信長曰、道路險峻、多兵何爲、此我所以命三氏也、既而、

城兵出擊三氏、三氏、轉鬪全軍而退、遂攻橫山、信長陣于龍鼻、淺井長政、合朝倉景健救橫山、軍于大寄山、圖襲我營、信長覺之、召諸將、指示曰、北軍列炬、無他、將來襲也、即下令、夜半、整兵、結十三隊、以阪井政尙、池田信輝、爲先鋒、當長政、德川公、當景健、留丹羽長秀、備橫山、以戰于姊川、政尙、信輝、失利、信長、使氏家輕圖、伊賀範俊、橫擊長政、德川公、克景健、轉旆、衛長政、長政大敗走、橫山等城壘、多降、信長追擊、至大寄山、斬首三千餘級、獻捷京師、七月、歸岐阜、三好義繼、三好康長、壁于野田、齋藤龍興、壁于福島、脣齒相因、釋光佐、黨之、以圖信長、八月、信長自將討之、九月、三敵、裹信長、信長稍窘、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率兵三萬、屯于叡山之麓、焚掠阪下、信長第三弟信治、稱九郞、出拒、死之、其餘將校、多死、義景放火大津、醍醐、山科、信長聞之曰、我轄留三宮、使義景陵躒帝居、天下謂我何、便置戍、上京、三敵、奪江口渡、斷、衆患之、信長傍涯、觀曰、水淺可騎、而騎矣、自先亂流、隊伍弗擾、敵不敢迫擊、信長直還京師、義景、長政、屯于叡山上、信長、跨據滋賀宇佐山、武田晴信、疑信長、義景、長政、及叡山僧徒、皆應晴信、僧徒狡猾、四方無賴亡命者、多歸投之、寺中蓄婦女、茹酒肉、穢行無不至矣、信長召老僧數人、諭之曰、聞乃等、近弗持戒、頗

參賊徒之軍議、亡乃非浮屠之爲乎、翻然折節、從我勤王之師、固可、中立不助兩軍、亦復可、二者不聽、恐屠乃實不泄一人也、弗聽、冬、信長、遣人請戰義景、長政、二人不答、六角義賢、將襲信長、豐臣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佐和山、破其軍、以捷來聞、信長望之、以爲義賢、至則秀吉長秀也、信長大愕、義景、長政、乞和不許、義賢降、堅田三族、猪飼馬場居初、納質而降、請嚮將、以堅田斗入敵地、諸將有沮色、阪井政尙進曰、臣以死守之、信長許之、既至、義景等、攻之、政尙戰沒、時天大雪、義景等、意歸路遂塞、而微乞和、信長不聽、乃乞之足利義昭、義昭自來言、信長不得已、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磯野秀昌、以佐和山降、五月、淺井長政等、和既破長政、掠眞浦、豐臣秀吉、擊却之、信長第五弟信與、稱彦七、一向僧徒、起長島殺之、信長以五萬騎、攻長島近隣郡邑、多應長島、氏家輕國、討之戰死、八月、信長、入近江、縱火而退、更起、拔新村、小河、二城、所首六百餘、九月、信長、進攻于勢多、焚叡山、佐久間信盛、武井武光曰、自桓武創斯寺、爲皇家、祈冥福、八百年于此、其間、雖或少忤帝命、殉聖曲赦、以至今日、君不鑑往事、一旦乘怒、而作斯舉者、亡乃不可乎、信長曰、我欲爲皇家、廓除奸賊、蕩壹四海、不敢一日寧居、而竭筋力、忘軀命、奔走西東、

彼不啻不來助、而拒王命、我將諭之、以順逆、畢弗聽、且釋氏、不修釋道、啖肉飮酒、束經籍於高閣、不爲誦讀者、有年所矣、其爲皇家、祈冥福者、如斯乎、二人、服其言、遂圍山、放火、二十一社、及諸堂宇、燒沒無餘者、收僧徒婦女、無老少、盡斬之、是歲、皇宮成、信長欲置供御之地、然意寇賊之來奪、故貸金畿內之豪戶、月納其息於縣官、以充用度、且招諸搢紳流落者、復舊位、三年、信長、徇近江、縱火小谷山本、二城下、轉掠入京師、足利義昭、命信長、遣第於武者小路、固辭、義昭强之、乃命村井貞勝、督役、釋光佐、使使重饋來款、三好義繼、與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戰、信長、諭久秀、久秀謝罪、七月、信長、又徇近江、焚掠小谷、壘于虎御前山、朝倉義景、救近江、信長曰、義景、跋履艱險、提兵遠來、其勢必疲頓、擊其末陣、大有獲矣、即夜襲之、果大獲、其後連夜荐攻、敵兵不能支睫也、八月、前波氏、來降、信長優待加重賚、寸無猜忌之色、四方聞之、降者踵至、旁午道路、往來如織、冬、武田晴信、掠遠江、德川公、乞救、信長、令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援公軍、且謂公曰、晴信剛悍、難力爭也、若來挑戰、君能閉壁勿輕抗、公從之、彌月相持、不戰、晴信、轉攻濱松、公遂出戰、失利、汎秀戰沒、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八

織田信長下

天正元年、春、信長、疾足利義昭之失政、義昭忌信長之功烈、而內相惡、義昭、陰圖除信長、信長、條陳義昭過失、諫之曰、昔者、光源公、失政廢職、懈王事、天難立至、信長、以此戒將軍、將軍不肯留意、因循其覆轍、其失一也、以私慾、求賄賂於四方、其失二也、捐弃賢俊、信任奸回、黜陟失所、其失三也、幕府未定之時、賊徒犯將軍、故紹二條、以備寇賊、將軍欲委之他徙、以搖人心、其失四也、無辜被貶謫、吁嗟之聲、遍于道路、頃日、信長、爲將軍、討近江播津、撫綏其士民、將軍御之以非法、其失五也、小泉氏犯法、其罪弗太重、而將軍利其貨財、橫法以籍沒其家、其失六也、朝廷、欲改元、將軍受費用、弗可、其失七也、不計國家之永久、不欲敎化之敦朴、徒以苟且、而送歲時、其失八也、天下天下之天下、固不可偏私矣、將軍乘重職、以善使衆、衆報之以善、以惡使衆、衆報之以惡、甚于影響、將軍、闇然不察其機、其失九也、將軍、旣居銓衡之地、撰舉

可以得人、德澤可以加萬民、果能盡道者、長不墜社稷也、凡多智數者、巧舞文、文學者、能納諫、阿諛者、飾其容、忠讜者、正其言、貪利者、心必吝、勇者、色不撓、以是、取士、萬無一謬、然將軍、不敢鑑之、其所稱拔、不稱其任、其失十也、烏丸氏、有罪、將軍寵異其子、斯有何功、至之、孝子悌弟、或未被寸恩者、罪人之子、受斯濫賞、其失十一也、籌禾穀、爲金錢、緩急、國兵饉、其失十二也、新仕者、未給秩祿、而猝委之以樞要、其失十三也、幕府將校、不備兵甲、內爲遁逃之計、其令然者、實因將軍、其失十四也、峻法重稅、以虐都下之膩擾、施及四邊、其失十五也、舍史籍、以不通聽古今之治體、其失十六也、不芟除稗政、不講滌邪法、徒欲中興、勢業不行、其失十七也、將軍已體此等之事、而自未悟其失、信長竊爲將軍、不取焉、雖失諸既往、何爲不自新以銷禍於將來邪、信長、不忍視幕府之顚覆、敢以聞、義昭、見其書、且愧且怒、將舉兵來攻、信長、自引罪、使人謝之、義昭不許、而築堅田石山二砦、命磯貝、渡邊、二氏、守之、以迫信長、信長聞之曰、彼斯輕謀人、肆其意、夫如百姓何、我不可以不禦焉、則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賴高、攻二砦、磯貝、渡邊、弃砦遁去、四月、信長、自將、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竟不許、乃圍二條、先是、幕府諸將、多降附、

勢多或作勢田又作瀨田　矢瀨或作矢橋

餘者皆群小、不閑戎事、事急、義昭不知所爲、令人來言曰、予幸解圍、則聽其
所欲、信長取和好而退、此時、六角義賢聚兵、在鯰江、信長攻之、信長召丹羽
長秀、密告曰、足利氏、口雖與我、其心不與我、必謀再擧、果然、則杜勢多矢瀨、
汝遣兵艦十餘艘、以備之、七月、義昭果擧兵、杜勢多矢瀨、信長由朝妻、航湖
入京、而勢多矢瀨之守兵、狼狽潰散、信長疾攻拔二條、長驅圍槇島、義昭窮
蹙出降、此役也、都下罹兵災、信長愍之、出令、免戶調、除徭役、賑窮民、錄才能、
廣文學、使村井貞勝督其事、信長取木戶、田中二城、而歸矣、鄉役、細川藤孝、
荒木村重、降信長、使藤孝及豐臣秀吉、攻淀、村重攻芥川、並拔之、八月、淺井
長政將阿閉氏、以月瀨降、信長發兵、次于山田、長政兵、守燒尾、朝倉義景兵、
守大嶽、信長遣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屯高月、以遮絕長政義景之通路、義
景父子、攻勝家、信盛、信長使稻葉長通助勝家信盛、燒尾守將因阿閉氏、降、
以導我兵、攻大嶽、降之、進取下野、信長使人戒高月守將曰、今夜、義景必遁、
宜追擊殲之、勝家等、不信、使者三反、勝家諾之、猶有疑心、不敢備焉、信長、丙
夜、未曙、遁義景走、既而、義景陣、火起、信長大呼曰、北軍遁、追討、勿泄一人、則
與麾下兵五百、疾驅、及敵于刀根山、轉戰至敦賀、斬首四千餘、金松氏從跣、

獲甲首、以獻信長、信長賜芒鞋一兩曰、吾每臨戰、懸諸刀柄、以備闕乏也、向
矣、今而有用也、信長留兩日、取越前若狹、十四城、越前平、信長留敦賀、三日、獲
義景首、與之京師、權置守、鎭于越前、還、留虎御前山、遣豐臣秀吉攻淺井長
政、滅之、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柴田勝家、攻六角義弼、降之、獲杉谷善住、信
長、令吏生鋸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命曰、勿速殺、歷數日、而後死、長島賊復起、
信長、自往討之、十一月、入朝、使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二年、正月、元日、
諸將來賀、酒三巡、信長曰、我有下物、諸子能娛歡、則出一函、衆皆注目、信長、
手開其蓋者、朝倉義景、淺井長政首也、諸將曰、臣等逢斯樂、千歲一時也、信
長曰、得斯捷、亦諸子之力也、余獨不私其功、因賜諸將佩刀、二月、武田勝頼、
掠東美濃、信長修高野遠和二城、令河尻鎭吉池田信輝守之、三月、信長入
朝、任參議、敍從三位、奏請剪南都所藏寶蘭奢香、許之、則隨故事、剪一寸八分、
而三分之、自取其一、餘皆賜諸將、夏、大阪賊、杜我歸路、信長擊破之、武田勝
頼、圍高天神城、德川公、請救、信長父子、以數萬騎、至荒井、會城陷、乃還、舍于
吉田、德川公、犒信長、信長曰、使我無東顧之患、而肆延西封者、因君能竭力
拒武田氏也、命侍臣四人、舁黃金二囊、以賜德川公、七月、長島賊復起、信長、

以數萬騎、攻之、取其二城、置戍而還、路過隘、賊要之險、林光時、死之、光時、通
勝之子也、信長怒曰、賊徒亡狀、害我民、于不可居彼巢穴、以不爲之報也、威
告賊應武田勝頼、信長益怒、三道分兵、刻期同攻、九月、賊委城而去、信長擊
殲之、餘衆可八百、力窮、反噬、信長叔父信次、出冒佐久間氏、稱右衛門尉、庶
兄信實、稱大隅守、第七弟秀成、稱半左衛門、從弟信成、稱市助、皆死之、信成
信光之子也、信長焚三城、二萬人、長島平、三年、正月、諸道、久罹兵亂、有隄崩
橋壞不脩者、信長使吏巡管內、悉脩之、有關征未除者、遂除之、三月、信長入
朝、時有廷臣未復釆邑者、信長撿其地、一切復舊、四月、信長聞釋光佐納長
島之遺黨、且結武田、三好、則攻光佐、取新堀、高屋二城、五月、武田勝頼、圍長
篠城、德川公、請援、信長父子、以步騎五萬、赴之、詣熱田、祈禱、持重緩行、縱反
間曰、信長深慮于西北二患、且畏甲斐之兵銳、故不速救公急也、勝頼信之、
大悅、留一將守鳶巢山、自進、逆我軍、十八日、信長分軍、爲十五隊、陣門上山、以
德川公、爲右先鋒、佐久間信盛豐臣秀吉瀧川一益、爲左先鋒、信長、親臨其
德川公臣、酒井忠次進曰、忠次、請乘夜、潛師、出敵背、襲鳶巢、縱火以應、若
以大兵、擊其前、得克也、必矣、信長陽怒曰、田舍翁、何用此迂闊之策、殆悞我

事、遂立入內、諸將皆罷、信長密喚使召忠次曰、爾汝策大奇、唯恐其泄、故詭
詆如彼耳、汝勿介、宜速發、忠次請監吏、乃遣金森長近等四人、初信長之爲
也、下令曰、東人長騎戰、與之將角逐、太難、柵以支之、銃以殪之、太易、則使人
多持舁材與索、至是、命結柵、柵立成、擇銃手三千、使佐佐成政等五人、將之、
戒曰、毋致驚發、見敵來薄、則每千齊發、二十一日、昧爽、鳶巢火起、喊聲震地、
敵以敢軍回顧、陣亂、信長自率成政等、出柵、發大銃挑戰、敵乃來、銃手迭發、
勝頼麾衆、信長亦麾衆均進、斬首、一萬三千級、獲其宗族將校、二十餘人、勝頼、
與左右二騎挺走、餘兵踉蹌而遁、赴瀧川、相梯沒溺死者、不可勝數、德川公、
請乘勝入甲斐、豐臣秀吉、前田利家、交口贊其議、信長不可曰、我兵既老矣、
乃振旅而還、信長既平越前、使前波長俊、假守其國、長俊失政、八月、朝倉氏、
餘黨作亂、收虎杖木目今條火燧河野津等、諸城、以遙結大阪、信長父子、率
步騎八萬征之、十四日、至敦賀、會大雨、召豐臣秀吉曰、大雨、如此、敵必無備、
汝帥舟師、取河野、敵行、破府中者、虎杖木目諸城、可不攻而陷、將使明智光
秀助秀吉、以二更發、火河野、陷之、則分兵、焚拔諸城、諸城守、走府中、至則、府
中既陷、秀吉光秀、逆擊其兵、斬首三千、敵兵壞崩、互相蹂躪、僵尸蔽地、金森

一云信長爲正三位

肥前或作肥後

戶次或作別當

一說敍正三位

長近原氏光等由德山入取三城會信長軍丹波若狹諸將亦來會二十三日信長進陣于一乘谷分兵徇加賀取其能美江沼二郡九月信長移陣北莊以加賀賜柴田政綱以越前分賜柴田勝家佐佐成政前田利家金森長近自餘封署有差乃誡曰毋重賦稅毋征關市毋侮黎庶毋私訟獄毋違武備毋荒田畝若王人采地在汝管內毋敢掠之閒田或有歸我者毋敢妄奪之凡我所命有不恊汝心不便民事者即宜條陳焉皆曰臣等謹奉承明教世世不肯失墜矣信長則剗除舊弊以歸冬信長入朝正親町帝使人迎之佐和山權拜右大臣聽昇殿信長辭曰臣信長賴陛下之靈與將士之力函得殲撫而臣何功之有陛下幸錄將士授之以官爵乃各自勵以効力王室庶幾于天下成靖寧然則臣預蒙其餘福於是以信長為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將柴田政綱任宮內卿塙直正任備中守川尻鎭吉任肥前守武井武光任二位法印自餘有差武光能書號夕庵有文學識量以輔翼信長信長尊敬王室撫治下民也武光之力居多故信長特重之擢進僧位昇矣信長欲併吞西海西海著姓多不祀者故使諸將繼其家以政綱冒戶次氏直正冒原田氏丹羽長秀明智光秀等亦冒外姓釋光佐獻重幣乞降四年

正月信長城于安土課畿內及近江美濃尾張若狹越前五州起役二月外城成信長徙居之四月造內城建天守閣其礎二重其樓七層高七丈廣稱之布第宅於城下城郭之盛大冠于天下信長入朝正親町帝留將稱二條城為信長之館信長辭不受請使皇太子居之釋光佐復畔信長遣細川藤孝塙直正等將兵三萬討之五月直正戰沒賊勢轉張圍天王寺信長洛中聞急即起浴衣上馬從者僅百餘騎比至若江追及者三千許兵信長分為三隊以荒木村重為先鋒村重辭信長自為先鋒光佐使弓銃交發矢丸雨下信長冐之以進傷其足無撓色寺兵望見信長之旆開門衝出夾擊破之斂兵未退信長欲再戰諸將諫曰彼衆我寡俟援兵來萃然後伐之未晚矣信長叱曰勝兆既見矣拒捨之為則應衆進戰又破之斬首二千級追北至大阪城結壘環城以逼之冬信長入朝超拜內大臣信長辭之不許十二月信長獵于吉良五年正月信長入朝二月紀伊人雜賀孫一作亂應釋光佐信長招下賊將雜賀三緘及根來寺僧杉坊者以為鄉導使嫡子信忠將數萬騎攻紀伊自以大軍繼進孫一降請攻光佐自效聽之先是信長招下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彥紹上杉輝虎攻重連重連弟連龍來告急信長使

柴田勝家豐臣秀吉救重連自織之間重連既死罷還松永久秀叛伐滅之十月信長使秀吉西畧山陽山陰十一月信長入朝拜右大臣累進從二位十二月信長游獵尾張參河六年諸將朝于安土信長饗之遂率登天守閣曰此樓落成實賴卿等之力也皆曰非君之指揮臣等何所施功矣四月信長辭官爵上杉輝虎既死其二子爭立北地大亂信長使諸將畧越中丹波丹後毛利輝元大舉圖上月豐臣秀吉告急五月信長欲自赴救諸將止之曰臣等先往觀地勢而后迎大師乃遣瀧川一益明智光秀丹羽長秀救秀吉又命織田信忠等繼進六月信長入朝秀吉留軍上月自率五十騎來闕申軍狀曰敵兵多糧足不可急滅也信長曰然則還兵徇播磨親董更進取之於是秀吉退兵攻下國吉志方諸城是歲高山長房叛信長行天主教七年信長入朝京師人宗還以孝聞信長予之穀百石終身免賦役先是荒木村重叛據伊丹城信長使人攻之三月率諸子如伊丹犒諸將考功行賞轉遊鷹尾行問民間之疾苦冬陷伊丹獲村重族三十餘人悉斬之以播磨賜池田信輝是歲明智光秀定丹波以其地賜光秀八年信長取三木豐臣秀吉遂破毛利氏軍正親町帝遣使諭釋光佐降于信長八月信長入朝佐久

間信盛攻光佐凡五歲無功信長遺書責之信盛不知所答削髮遁于高野嘗信盛讒殺水野信元信長憐其冤至是召信元弟忠重復其邑信長逐林通勝伊賀範俊以二人嘗謀叛逆也荒木村重遺黨投匿高野山信長捕山僧諭之校梧弗風信長悉誅之九年信長率諸子入朝大閱馬天子臨觀焉上杉景勝掠北邊討走之是歲定越中丹後因幡等國頒地賜諸將信長予信雄定伊賀制其一郡賜第二弟上野介信包其餘盡賜信雄信長之封冝二十餘州東國豪族北條氏以下皆遣使來獻土物多請內屬矣信長季子勝長出質于武田晴信晴信既死其子勝賴歸勝長而乞和木曾義昌遂款請伐勝賴曰君若有事于甲斐義昌為先導信長召其質子十年春義昌納之信長令織田信忠率五萬騎自木曾金森長近率三千騎自飛騨德川公率三萬騎自駿河北條氏政率三萬騎自相模並攻甲斐信長將步騎七萬自伊奈口入焉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降飯田小山諸城望風解潰義昌破勝賴之軍獻捷信忠進取甲斐信長獲勝賴之首而使人梟京師曰乃父以不入京師而為遺憾故令乃紹其首信長次于諏訪布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諸州收其遺臣奸邪者數其罪戮斬之德川公以下皆來會焉諏訪氏

政、贈金穀、貨賄捷、信長、頒勝頼之遺領、以駿河、賜德川公、裂甲斐、賜川尻鎮吉穴山信君、自餘有差、四月、信長、巡察二府、悉除舊弊虐政、而令諸將罷歸矣、親觀富士嶽、由東海道、歸、德川公、清道脩館、迎饗信長、信長悅、予公、以吉良粟二萬石曰、嘗蓄之、以備東邊、而今寇始平、無復用之、聊以此、報執事之勞矣、信長、命子信孝、率兵伐南海、五月、德川公、來、信長延公於城中高雲閣、自饗之、遂命樂、此時、喪亂之久、人或不知雅樂、迨觀此戲、皆相謂爲盛事矣、豐臣秀吉、與毛利氏、相持乞救、信長曰、我一戰滅之、遂長驅定西海而已、大徵兵、未聚、信長遊于京師、館本能寺、六月、明智光秀、作逆、二日、昧爽、來攻、喊聲內聞、信長驚起曰、反者誰矣、左右報曰、光秀也、信長切齒曰、豎子何爲、乃自射路數人、弦絕、乘槍奮鬭、侍臣森長康、小川愛平、高松實松、矢代勝介、伴正林等、百餘人、不暇甲、肉薄逆鋒出拒、皆敗死、信長、傷右肱、走入、令婦女逃去、縱火自殺、時、年四十有九、信長、法令嚴明、政無偏私、雖竊一錢者、或以處斬、若有贖刑者、咸以其金、爲脩道橋之資、以此、姦賊止熄、至雖有行旅解裝而眠者、人不敢奪竊、信長、嘗出狩、見老嫗之流涕歔欷、則問故、對曰、妾家、本有田宅、皆爲邑長所掠、而栖宿失據、故致此流離也、信長、即鞫治邑長、并其采國、予之老嫗、信長、尊敬明神、祭享不懈、一日、聞伊勢兩宮之頹圮、而奏請復之、因天武之遺法、廿年一脩之禮、皆爲永式矣、深惡浮屠之放誕、而焚叡山、討石山、欲屠高野、未果而沒矣、有妖僧無邊者、自稱、無父母、又無生里、巡行海內、以惑愚民、偶來安土、說法、聞者、傾都、信長曰、彼挾左道、欺詐士民、不可不糾矣、則燒鐵鉗、以烙其面、無邊、自首服罪、終斬之、又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崇信之、信長召其僧、詰曰、汝果得神通、應自免也、手斬之、信長薨後、稱天德院、改稱摠見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有十二子、長信忠、次信雄、次信孝、皆自有傳、信孝弟秀勝、小字次丸、爲豐臣秀吉所養、封于丹波、任中納言、無嗣國除、秀勝諸弟、皆微、多仕德川公、

續史氏曰、信長、行兵、雖無部曲之法、雲奔飆馳、變態不定、而出于敵之不意、擊于敵之未備、以一朝、併殄齋藤六角朝倉淺井數氏、不令之復有噍類矣、其用人、雖無撰舉之科、簡拔俊乂、不拘門地、抽豐臣於奴僕、擧佐佐前田於行伍、取細川稻葉於降士、擢瀧川於刑餘、招九鬼於海島、柴田雖作叛逆、猶能優容之、且予以大封、不敢吝惜爵賞、諸將不得報之不以義也、故陵犯矢石、暴露原野、而毫無有沮懾之色、若者欲墜其國、不可得矣、信長、旣能拔功、不敢自驕、而挾翼王室、不失臣節、撫育萬民、不違君道、以得上下之心、自非明主、安能至此乎、一顛覆其家、不啻一信長之不幸、實天下之不幸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七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三

尾張　一色重煕　著

列傳二十九

吉川元春 子廣家

二郎一作次郎

吉川元春、小字又二郎、或稱少輔次郎、號海翁、安藝人、贈正三位、毛利元就第二子也、嗣于吉川興經、興經之先、出自左大臣藤原武智麻呂、武智麻呂後、十六世、爲經義、謀源賴朝、居駿河吉河、稱吉香氏、更爲吉川氏、經義玄孫經高、從安藝、其後、十傳至興經、世食大朝、興經昵臣大鹽氏、專權、國人怨之、而廢興經、元春其外孫也、國人遂立爲後、則冒其姓、元春驍果敢戰、剛直有志操、年甫十二、欲從元就伐尼子氏、元就以其幼弗聽、元春挺刀、逐歸其使者、遂起、會軍、元就奇之、元春善熊谷信直名節、欲得其女、曰、彼女醜狀、亡對、吾娶之、信直必喜、致死力、乃幣迎焉、信直果大喜、每元春出師、必從之、勇謀冠絕一時、吉川氏勢力始振、元春爲治部少輔、遷駿河守、累進四位、江田隆貫叛毛利氏、附尼子氏、元春以部兵二千、佐元就、攻隆貫、尼子氏師數萬騎、救隆貫、元春邀擊走之、弘治中、從元就討平陶晴賢、而守石見、大内氏既滅、

其遺臣益田藤包拒命、元春與弟小早川隆景、說元就曰、藤包雄毅不減吉見正賴、宜誘以供我用、乃招降藤包、元春與隆景、友悌相善、而合一心力、左右元就、其爲攻伐也、兄弟常在先鋒、所向、靡不克矣、元就延境宇、二人之力居多、永祿八年、熊谷信直、輔翼世子元長、擊龜井安綱、九年、元春、從元就滅尼子氏、以功、督山陰道諸軍事、十一年、元春與隆景、將步騎數萬、伐伊豫國宇都宮豐綱於大津、長曾我部元親援豐綱、元春、令宍戸隆家防元親、急攻大津、陷之、生擒豐綱、元春出師六旬、伊豫悉平、元春誅和智隆實於嚴島、先是、元春兄、毛利隆元、爲隆實所毒殺、故有此誅也、西海諸豪、多叛大友義鎭、降毛利氏、義鎭攻之、元春父子、及隆景、伐義鎭、拔三岳、十二年、圍立華城、義鎭大舉救立華、元春等、再戰破之、元龜元年、元春、隆景、輔毛利輝元、以一萬五千兵、攻尼子勝久、欲勦擊之、乃宣言、納饋富田而還、唯恐彼之踵來、勝久將、山中幸盛、聞之來追、元春邀擊于布辨山、大敗之、勝久、幸盛、保末次、元春攻之、列炬其面、而襲其背、勝久、幸盛、走新山、元春連陷其側諸城、二年、毛利元就薨、勝久乘喪、鈔掠邊邑、元春聞訃、哭踊、遂告部下曰、乘喪之釁、其人已備足矣、吾則可紹父之遺志、以慰靈魂、諸子、幸努力爲急攻勝久、克之、大山

衆徒、懸勝久、山中幸盛、據末石、相成皆崩、元春、旋師、圍末石、幸盛窘蹙乞降、元春、命囚之、進兵攻新山、勝久之兵、潰走、出雲、伯耆、平定、山名氏、據但馬因幡、聞勝久之敗、恐怖而降矣、天正元年、取因幡四城、三年、取私部城、毛利輝元、伐滅三村元親也、元春之功、甲諸將、賜幸山城、五年、織田信長、將豐臣秀吉、取上月、丹波但馬、諸豪之使、交來、請備護、何元春、使兒玉春種覘之、斯際、小早川隆景、請合元春軍、與俱攻上月、元春曰、阿弟幸先援予矣、兵不下七萬、加之、以丹但之勢、而據愛宕山、扼信長、信長必不踰之西也、然則秀吉孤立、何力能持上月、於是阿弟挾制右馬頭、遙接大阪、與予刻期、腹背入京師、納足利將軍、定覇府、千載之一時也、隆景、危弗聽、六年、春、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秀吉與荒木村重、陣于高倉山、五月、織田信長、欲自援秀吉、有故、未果、世子元長、建議曰、秀吉、村重、外和、內實爭功、相乖離、若乘之者、可一舉殲除二敵也、今賴雲雨昏黑、是非天助乎、使信長來督彼之兵、衆、殆不易支也、元春然之、諷隆景、隆景又危弗聽、六月、與作出雲之兵、要東師於熊川、秀吉、自中軍、遣兵二萬救急、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出邀、敵兵皆騎、偏寡我馬乘、踴躍突來、元長、令士卒跪而絣絡相結、起而齊整不投、及敵近、呼曰、跪矣、皆跪、敵不敢冒刃而入、逡巡退去、則呼曰、起矣、皆起、敵回轡復來、來輒跪、退輒起、如斯者數四、敵兵失次序、於是、元長、大呼奮戰、勝之、追北數里、村重、擁兵不救、秀吉、秀吉委上月、遁去、此時、尼子勝久、爲秀吉、守上月、窘窮自殺、山中幸盛、又降、元春詰其罪、誅之、先是、浮田直家、貽畔心、聞秀吉之敗、恐長來圖、元長曰、直家、苞藏逆心、甘言媚態、僞飾綵邊、太可惡也、請法之、小早川隆景、以故、不許、直家、請乘勝侚播磨、足利義昭、促之、元春、隆景、陣于黑澤山、直家、陣于八幡山、謀因元春隆景、而誑誘招二人、伏兵待之、直家弟忠家、素欵于我、密來告事、元春、隆景、詰直家使曰、聞公欲剿我兄弟、以首贈織田氏、我未知有何罪、而饋故誅、公若行典刑、何不譯于罪科、用金鼓、來伐乎、請退待師、乃罷、七年、元春、隆景、更舉兵、伐直家、取美作數城、而循備中、直家竊聞、復其二城、元春、馳赴之、直家奔去、九年、豐臣秀吉、圍鳥取、丸山、元春救之、至、城既陷、元春切齒曰、一死可以慰死者、將發、或人告曰、秀吉入伯耆、元春、則留軍馬山、秀吉稱騎八萬、來軍鵯山、而下瞰馬山、馬山之地、左右山澤、後大川、川有一橋、元春、撤其橋、摧毀舟楫、自絕走路、衆無不寒心、三澤爲虎、益田滕包、私議曰、敵兵、倍蓰于我、且以新勝之精銳、據高臨卑、我不料勞力、與

之抗持、敗形既兆矣、乃欲借入諫之、至則、元春釋甲、而談笑自若、召二人曰、天大雪、非酒不堪也、遂命極杓、酩酊醉睡、二人、服其氣魄、而無言徒退矣、吉川元長、吉川廣家、以元春之命、巡視諸隊、擐甲結紮、以自守、秀吉、觀我居死地不撓、而不肯攻焉、輟師、納食於稱石、元春、遣銃手、殺其一將、敵出萬餘兵、禦食、元長、廣家、以二千人、衛之、秀吉、收兵而退、元長、竊謂元春不可、十年、二月、元春、攻大碕杉原元盛、先登、元春、附拔其側諸寨、鼓行攻鳥取、四月、秀吉、以兵八萬、圍高松、小早川隆景、乞援、諸將、謂元春曰、上月之役、君援中務、馬山之役、中務不來援、君復援之邪、今鳥取垂陷、奚爲後己事、而先他人事、元春曰、隆景、不援馬山、必有以也、今傍觀其難、不拯、夫如宗家何、諸子、無惡則止矣、吾義不可不起、單身亦起、諸將皆諾從、使留杉原元盛、富爲東、元春、南合隆景之軍、兵凡四萬、屯翩山、五月、加茂城將叛、納秀吉兵、吉川元長、吉川廣家、以萬人、要之、多獲首級、秀吉罷退、元春、聞織田信長大舉援秀吉、而欲邀擊焉、隆景曰、阿兄、何自輕做一隊將爲、元春曰、先考、以一夜、泯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此無他、弱敵緩之可也、勍敵、不可不急也、我自北道、子自南道、以夜夾擊之、克猶反掌、浮田氏等、可不戰而遁矣、隆景然之、時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秀吉、六月、吉川元長、詣爲虎之營、直入其帳中、謂曰、聞公送款秀吉、果然則、刎子、以贈秀吉、爲虎戰怖曰、爲虎豈敢叛矣、此蓋敵之反間也、乃納誓書、約與秀吉、既而、元春與秀吉講和、秀吉退、元長聞之曰、彼當遁也、必有內變、俄頃、諜者來告曰、織田信長、爲其下所弒、故秀吉自解去矣、元長曰、雖和、吾不與盟、請追擊之、元春、隆景、並謂、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元長乃止、七月、隠岐經清、害其叔父、而文致其罪、元春不信、質確其事、果經清謀叛、叔父不肯、因殺之也、衆服元春之明察、八月、山田重直、紿殺南條元續精兵數百、元春、故蜚語於伯耆曰、秀吉戰沒、重直不日擒舉元續、元續懼、戰、不知所出、棄國與其子小鴨元清、奔于京師、秀吉笑曰、元春徒務汝耳、汝之怯、元春之智、謂海內無偶也、因請復其地、元春許之、秀吉威權日隆、衆推秀吉、爲盟主、元春、愧爲之屈膝、而告老、讓國於世子元長、十三年、四月、秀吉征南海、令元長與小早川隆景入伊豫、元長、亦愧爲秀吉所驅使、辭疾遄還、吉川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十月、元長、如大阪、秀吉、大怡、厚遇之、十四年、秀吉、謀伐西海、命元春先鋒曰、事平、予筑前、元春弗肯、毛利輝元、謂元春曰、阿叔、起與不起之際、關係國之安危、强爲我一起矣、元春、不得已、發師、攻拔小倉、

四萬或作八萬

香春一作賀春

且至松山、疽發背、有間癒、黑田孝高饗之、供松魚、病復發、元春自知不可起、召子元長廣家、遺命以社稷之事、昔不及私、戒毛利輝元曰、元春與隆景、翼載足下、幸得亡大敗、元春命在旦夕、隆景齡始高矣、應尋死、足下愼保封土、勿欲取人地、反取于人、十一月十五日、元春卒、享年五十七、元春大小七十六戰、全勝六十四、其餘則交綏、未嘗敗焉、有三子、長元長、立襲治部少輔、次元氏、養于仁保氏、更稱繁澤氏、爲宮內少輔、次廣家、元長使廣家奉喪而歸、自從軍、有功、十五年、西海平、元長道罹病、六月、卒、元長膽力有父風、常爲秀吉所畏忌、意悟之、欲退、事見于歌詞、無子、遺言立弟廣家、

廣家、初名經信、或名經言、小字又二郎、更稱藏人、姿貌魁麗、少小不凡、年甫十五、從父攻私部、挺進衝突、其㝵小阪氏、止之曰、單身接槍、非將校之爲也、公子盍自重焉、廣家曰、如父兄固應然、子庶族、何將校之有、先登拔城、天正、十一年、廣家出質于京師、西海之役、廣家與兄元長、襲香春嶽、拔之、黑田孝高、賞廣家、爲言豐臣秀吉、承元長之封、廣家以秀吉之命、討肥後豐前之盜、平之、十六年、廣家除四位、任侍從、兼民部大輔、秀吉、授豐臣氏、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乃諭曰、我將約與筑前附元春、未行、元春先死、今欲以一州屬廣家、石田三成、大谷吉隆、沮之曰、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久留米秀包等、以同類、據有巨藩、唇齒相固、加之、畀一州、屬廣家、恐非國家之利、不如使輝元分其封與廣家、此名德于廣家、實殺輝元之勢也、秀吉然之、十七年、命輝元裂出雲伯耆數郡、與廣家、於是廣家治于富田、十八年、秀吉伐小田原、廣家留守岡崎、文祿初、朝鮮役起、廣家從軍、踰海、慶長二年、冬、明人圍加藤淸正於蔚山、三年、春、廣家與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救之、廣家熟視虜軍曰、彼雖多不整、必走、亡幾、果走、廣家以千騎、躡之、虜將吳惟忠、茅國器、反鬪、廣家勵衆突前、二將披靡、淸正由城上、望見曰、背號稱毬者、爲孰、左右曰、吉川侍從也、淸正曰、㝵則勇矣、恨其號未著、乃遣使、贈己號馬簡、廣家用之、更賞獻、還、戰皆克、豐臣秀吉、議大賞之、僧惠瓊、素有隙廣家、因石田三成、沮其議、五年、三成謀亂、說毛利輝元、輝元命廣家、輔毛利秀元、擊德川公、廣家、勸秀元、歸款於公、秀元弗肯、廣家曰、三成舉事也、名爲豐臣氏、顧而害豐臣氏者也、故豐臣之宿臣、多歸東軍、宿臣猶然、況不宿臣者乎、秀元、遲疑不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款德川公、質福原粟屋二氏、約與西軍爲信、九月、三成議推浮田秀家、爲元帥、以秀元爲先鋒、廣家聞怒曰、我安爲秀家所頤使者也、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各督前後軍而已、三成笑、輕置其間矣、君幸爲豐臣氏努力焉、廣家不聽、三成曰、然則、君止軍于此、見我舉烽、而邀擊東軍之後、惠瓊、爲三成、說秀元、秀元曰、我孤、悉委廣家、宜往諮焉、惠瓊曰、君獨曰盲于太閤、義不可背矣、奚爲斯齒莽之諮耶、秀元曰、予決聽子命、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人之質任、都在大阪、然不敢顧者、揭私事、而重公義也、予亦欲弁福原粟屋專奉豐臣氏、何如、廣家固執不可、旣而、接戰、三成、舉烽、廣家不起、廣家與宍戶元續、在先隊、解甲而坐、三成之使來、促秀元、秀元、辭焉未定、旣食遊弛、西軍戰大敗、廣家謝德川公曰、廣家不可不使秀元遠謝矣、然其父在大阪、以子先父者、蓋公所惡、故不敢也、公嘉廣家之功、封岩國六萬石、子孫相傳襲其封、世人、美廣家應變而決、剔是非、使宗國不殄、爲之語曰、吉川者、毛利之支封歟、毛利者、吉川之支封歟、

續史氏曰、溺色汙貨、誤其身者、古今不知其幾千萬人矣、有人或笑其人、亦以襲其失、卒以笑于人者、比肩相接、可不戒乎、元春、血氣未定也、不淫少艾、血氣旣衰也、無意私營、而辭氣毅然、堅于金石、其棄身命、不避鋒鏑、步步趨趨、無非公正者、其繼父之志、復兄之讎、則孝弟也、其爲子弟、排患釋難、則友誼也、旣無色貨之累、而有孝友之德、雖古之聖賢、何以加之、書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云、惟孝、友于兄弟、謂之歟、元長、毘暢戎畧、勵果倜儻、不墜家風、詩云、永錫爾類、謂之歟、廣家、荷父兄之成業、斷然決策、持扶宗國之危顚、亦自保茅土、垂于後裔、詩云、永錫祚胤、謂之歟、

續史氏、又曰、元就之素志、在使輝元元春隆景鼎足相持、長無煙滅、故三分其國、予之、事在其遺囑、予熟考元春隆景之踪跡、非元春封于山陰、隆景封于西海者、奚爲與彼囑旨相反矣乎、元春兄弟、非而從背取者、斯際蓋應有元春兄弟辭封土之說、否則、有輝元不予之說、凡戰國之世、事多曖昧、後世無由訂補矣、從亡者闕之、存者述之、其義、予竊取之耳、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三終

十三世或作八世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

小早川隆景 養子秀秋

小早川隆景、小字德壽、更稱又四郎、號泰雲、安藝人、贈正三位毛利元就第三子也、姿儀秀朗、深沈有謀慮、大內義隆器重之、授偏諱、天文中、爲小早川正平所養、冒其姓、正平之先、爲土肥實平、實平、食安藝豐田、三傳嗣絕、參河守源範賴子景平、續其後、始稱小早川氏、景平十三世孫、則正平也、正平子繁平、幼失明、不能立、故謀家於隆景、以女妻之、隆景、爲中務少輔、遷左衛門佐、陶晴賢、弑其君、簒立、殆有山陽山陰八州、毛利元就、謀討之、衆寡難抗、或沮其議、隆景首唱曰、晴賢傾軋排陷、前後無算、終肆逆簒國、衆心不一也、師多何能爲、雖然、浪舉之、私鬪也、不如請朝廷奉詔、以伐晴賢、師有名、破之也、必矣、元就然之、當此時、晴賢、掠嚴島、島中有塔岡城、囮元就、晴賢、四面攻之、不降、令礦夫鑿地而泄井水、城將告急、元就、自將救之、命隆景先報焉、隆景陽爲漁人、而間行戰艦之間、以達城、無幾、元就至、內外戮力、而斬晴賢、隆景、

進徇玖珂郡、鼓行至上關、杉重輔應之、攻殺陶長房、遠近望風、歸款、永祿中、大友義鎭、攻門司、隆景、率兵船五百、爲元就、以襲義鎭屯營、挫之、又從元就、滅尼子氏、以功、督山陽道諸軍事、隆景與吉川元春、攻伊豫、六旬定之、又與元春、徇西海、破大友義鎭之軍、元龜初、又與元春、伐尼子氏餘孽、聞元就疾篤、即日還見、元就遺言、立孫輝元、命隆景輔之、以筑前筑後豐前三州屬隆景、而元就薨、天正二年、隆景奉輝元、討三村元親、克之、賜手城、五年、織田信長將豐臣秀吉、伐略山陽、尼子勝久、爲其先鋒、取上月城、城本屬浮田直家、直家、欲復之、力不足、遣人請援、隆景許諾、欲以吉川元春之師、而赴焉、謂元春、時、元春謀將識何曰、京師定者、上月不攻自陷、然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爲我逐秀吉矣、汝盍先發旨師、隆景曰、不然、夫京師之克、不可必焉、村重等反覆、亦未可知焉、子備、從阿兄東略、無乃兄從乘其虛乎、先屠上月、然後東、未爲晩也、元春、然之、六年、隆景、合元春之兵、攻上月、浮田直家、有貳心、稱病、不自來、而出兵會師、豐臣秀吉等、屯高倉山、杉原氏濟護秀吉、秀吉、恐將速夜、不能交睫、織田信長、謀援秀吉、遣其子信忠先發、而宣言、自繼之、吉川元長、欲襲東高倉山、隆景曰、由北道者、地勢梗礙、不可進矣、由南道者、直家心情難測、甚危道也、不若固壁、以逸待勞、假令信長舉國來、兵不過二十萬、而彼東有武田氏、南有雜賀黨、西有一向僧、北有上杉氏、皆勢威相軋者、不可不備矣、今秀吉等兵、見在茲者、十萬也、信長自來、載二三萬耳、我以七萬、防守、何敢憚之爲、況我主、而彼客乎、且千里運餉者、士卒難飽、不戰何爲矣、終不用元長之議、頃之、信長未至、秀吉戰敗而退、浮田直家、聞秀吉之敗、稱疾癒、來謁、元長請誅之、杉原盛重、亦請、隆景曰、直家、叛形未著、自我啓釁、彼爲無言止矣、部下、挾其嗣子起、則殄一直家、復生一直家也、不誅直家、七年、隆景與元春、徇美作備中、十年、豐臣秀吉、攻高松城、隆景救之、行平、既而、聞織田信長死、毛利輝元、召諸將議、欲襲秀吉、諸將、或謂事變之際、人情沮喪、擊之大捷、隆景曰、和議既業成矣、背之不義、又利其禍難、乘之、不武、予觀彼營部伍整肅、無異平日、假令襲之、勝難必、而爲彼所銜、必深矣、且信長諸子弟、無有嗣材者、其諸臣、武略、莫出秀吉之右者、替信長定中原者、非秀吉、而孰矣、今遣使吊其喪、假兵、以平其讎者、彼得志之日、必不敢加害我、然則、可以高枕而保社稷也、輝元然之、如其言、十三年、秀吉、討南海、隆景、將一軍、出伊豫、隆景在陣、夙寤夜興、以備不虞、而膳常無兼味、唯食麥耳、太得人心、每戰

香春一作賓春

大捷、南海定平、隆景以功、封于伊豫、隆景、如大阪、秀吉、令諸將郊迎焉、延入、大饗之、從容謂曰、嚮使毛利氏背盟、予焉保首領爲、我有今日者、實不翅足下之恩耶、因與之、計伐島津氏、十四年、發師、隆景從之、取小倉、聞津、隆子岳、香春也、隆景之力居多、十五年、島津氏平、隆景、徙封筑前、隆景既封、除苛政、務以慈仁、爲治、而建學舍、聚儒生、崇文教、祀先聖、土人相語曰、我曹、少長干戈之際、昭曾歲也、倘矣、不圖、今日遭斯與化、十六年、隆景、朝于京師、拜四位侍從、豐臣秀吉、賜己姓、隆景、城名島、居之、十八年、城三原、徙居焉、秀吉、討北條氏、隆景、留守清洲、北條氏、久不平、秀吉、召隆景、問方畧、對曰、先人、攻尼子氏也、遊長圍、以示持久之勢、而放反間、令其君臣相猜疑、今復之、何如、秀吉、拊喜、行之、果得克矣、文祿元年、隆景、補參議、朝鮮之役、隆景帥師、渡海、每有變故、隆景會輒之、隆景華押、黠當甚審、福島正則謂曰、公華押、如孜孜、臨死作遺書、不可遽辨矣、奚爲不姑疏之、隆景哂曰、丈夫生于戰國、暴尸原野而後止矣、後事不足念也、正則色然愧退、二年、官軍失利、諸將皆弃郡壁、聚于國都、獨隆景、守開城不解去曰、隆景受命出征、固不期生還、儻令敗死、奚損國家、徙亡一老命而已、試與明人一戰、可使彼孺知日本有小早川參議也、元

帥浮田秀家、勒隆景解還、使者三反、隆景不得已、與毛利元康、久留米秀包、立花宗茂、合兵二萬、同退、未至國都、三十里而止、虜將李如松、兵可十萬、來追、隆景分兵為六隊、逆擊之、前隊失利、隆景大呼厲衆、自執槍、先士卒、而衆皆隨域、莫不一當百、元康、秀包、宗茂、由左右、夾擊之、我刃長而利、虜刃短而鈍、且易怯異科、以大破虜軍、如松走墮馬、我校將井上氏追及、殆獲、虜將李有聲、來救、井上氏斬之、如松乘間、僅以身免、我兵躡乘、至臨津、獲虜萬餘口、其餘排擯入水、溺死者不可枚舉、水為之不流、我士死者才百餘人、如松入開城、招集散衆、其親近多不至、乃知其敗死、而痛哭不已、卒退軍、次于東坡、虜勢大沮、乞和、實本此戰也、既和、國都諸將欲收兵還、而恐虜毀約來躡、隆景曰、縱火城壘、而班軍矣、諸隊分番迭休、諸將更成殿耳、衆然之、虜覘我軍整列不亂、而不敢迫也、豐臣秀吉、欲以義子秀秋、為毛利輝元後、人或告隆景、隆景素自知為秀吉所畏憚、不甚受其封土、居恒欲退致之、及聞其語曰、秀秋庸劣、養之者、必當其禍、寧予養之隆家、不可使宗家養之絶祀也、三年、秀吉詔隆景曰、毛利參議、未有嗣子、將如之何、對曰、內議既養穗井田氏子、未以聞而已、秀吉憮然、隆景乃請得秀秋為己後、秀吉喜許、於是、隆景讓國、

一說文祿四年任官

六十二或作六十三又作六十五又作六十六

四年、老于三原、隆景老後、諷詠自遣、不復關塵務、嘗嗜茶、時人有同嗜者、數往來、遞為賓主、人或供奇器異物、而相衒矣、或以賤買貴賣、而相矜矣、隆景不悦曰、凡茶之用也、啜之為主、以器具為主、我不知焉、且求珍性、糜財貨、亡家之階也、覘利貴買、販人之為也、終絶不復為茶事、慶長二年、拜權中納言、從三位、六月十二日、薨、享年六十二、稱黃梅院、隆景平常舉事慎密、不苟且、無隙口可間者、豐臣秀吉、患毛利氏久據鉅封、隆景兄弟、翼佐之、得衆心、而欲移封西海、一日、從容、語隆景、隆景辭曰、輝元幸受祖資、而有封土、殿下不加創割、惠莫大焉、縱令以寵命、庇輝元、恐不能堪命、然則、茂殿下之恩過、且先人所經營、不忍一旦棄去之也、秀吉乃止、秀吉遇隆景、與輝元同等、隆景自謙辟之、其於輝元、不廢君臣之禮矣、秀吉嘗目隆景曰、皇國之巨擘也、又曰、隆景、智勇、勝于小松內府也、遠矣、德川公、謂隆景、為曠世良將、隆景臨終、戒輝元曰、豐臣氏、馭衆亡法、而不久、天下大亂矣、君慎保土壤、勿計進取、君才守父祖之遺業者足矣、從中原、主覇盟者、不足矣、若不量力而動、必自禍也、輝元不能用其言、關原之役、為石田三成所詿誤、果削其國、隆景明敏識遠、大槪此類也、義子秀秋、

左衛作右

秀秋少時、稱辰之助、世人呼為金吾、秀秋入官、拜左衛門督、衛門之職、頡漢執金吾、故云爾、父為中納言木下家定、家定妹、為豐臣秀吉夫人、是以、秀秋、出入秀吉之帷幄、威勢蓋世、諸侯伯見秀秋、儀如君臣、初秀秋養于秀吉、轉嗣小早川氏、後慶長二年、春、秀秋將中軍、征朝鮮、六月、累遷權中納言、三年、攻蔚山、自斬十三騎、麾下所獲、首虜一萬三千餘、既歸、石田三成、讒秀秋曰、金吾之功、多則多矣、非元帥之為也、秀吉然之、晉厲秀秋、秀秋忿恚曰、斬秀秋首、以謝天下矣、如斯者再三、秀吉作色、立入內、三成、使人引秀秋就舍、秀秋不肯、按劍而起、德川公在坐、俘之伴去、秀吉收秀秋之封、左遷越前、秀秋、答使者曰、予未知罪科、死不奉命、德川公改其答曰、謹奉旨、則諭秀秋曰、今、太閤之令、盛行、不可頭吹焉、因高臺、有請者、復封不難也、秀秋枝梧不服、他日、公諧秀吉、弱救秀秋、秀吉為公聽之、是歲、秀吉薨、其子秀賴立、五年、石田三成、舉兵、以為秀賴除德川公為名、秀秋、救公軍、而說兄延俊、攻三成、秀秋、使人詣伏見城將鳥居元忠、將與之同守、元忠不可、秀秋、送質於公、約為內應、而佯黨三成、帥師、會于關原、陣松尾山、戰既酣、秀秋、顧望兩軍、未發、公意疑之、放銃試之、秀秋、即下山、擊大谷吉隆、三成為褫氣、西軍大潰矣、松野主

松野一作重尾

佐和山一作澤山

一說封備前美作五十万石又作四十九万石又四十六万六千七百石

秀秋年二十三又說二十二

馬歎曰、如斯舉動、先公所不嘗為也、雖克、子竊愧之、致祿而行、秀秋攻佐和山、陷之、加封備前備中美作、三州、食七十二萬石、六年、薨、亡子、國除、

網史氏曰、伯夷之廉、待孔子而后得彰、屈平之潔、得賈生、而后得著、司馬遷、筆其事、逾加光、皆心有所感、深慼其人、以自比也、夫隆景於伯屈、賢之也遠矣、予於孔賈馬、不及之也、不遑矣、故隆景不待予、而顯著、既尙矣、且予非敢自比之者也、雖然、素非外之者、至其併有忠孝、該具文武、未嘗不欽仰也、至其無子殄滅、未嘗不流涕也、吁、旻天何意、遽奪之禍乎、世使隆景騁其計算、竭其勇力、而垂令名千載不朽者、此未全為天所禍也、世或有擬隆景之器、不供隆景之用、沈埋自朽者、此亦天也、無如之何焉、獨於隆景、咎天乎、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四終

大平一作大比夏 安喜一作安藝又作安岐

高知山一作豐岡城 梅慶一作宗玄

少輔一作大輔

親泰一作親貴又作親康

列傳三十一

長曾我部元親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長曾我部元親、小字彌三郎、本姓秦氏、其祖、封于信濃長邑、因地爲氏、後移土佐居宗部、更氏宗部、邑有香川氏、改氏爲宗部、於是有長宗部、香宗部之別、宗部、與曾我部、邪音相近、因稱長曾我部氏、或云、賜土佐長曾我部鄉、因氏焉、祖父、官内少輔、元秀、守岡城、食三千貫邑、國司、細川氏寢微、一條房家、代保爲國有七豪族、曰長曾我部、曰津野、曰吉良、曰大平、曰本山、曰安喜、曰香曾我部、皆謙房家、元秀與吉良大平本山三氏、相軋、戰沒、家亡、元秀子國親、一名元家、幼字千壽王、甫六歲、潜逃、爲房家所育、後一年、房家指屋梁戲告國親曰、汝自此、爲飛墜、者復封國親應聲、登梁、忽自投焉、房家奇其氣膽、而與舊領、居高知山、既而襲父職、任土佐守、國親慨然、志復讎、房家喩和天文中、以國親女、歸本山梅慶、梅慶號長濱、國親間匠人曰、排門扇有術乎、曰無有也、儻意于樞機、則可以排焉、國親曰、汝能之乎、曰能、於是國親佯怒、傷匠人、匠人如長濱、與築既成、國親攻陷之、翌日、國親暴卒、元親其子也、時年十八、聞訃、猝起、向長濱、秦泉寺諫曰、國新遘愍、士氣不振、請更舉取之、元親曰、焉可虛大人遺命矣、汝等努力、唯恨予未閑戎事、汝幸教誨之、秦泉寺曰、凡爲將者、勝勿縱前、敗勿縱走、元親曰、善、斯際、梅慶、以千餘騎救長濱、元親兵屢三百、衆寡難支、而師亂潰、元親止戰、自縱殺二人、散衆散聚、元親大破梅慶之軍、而轉兵、向湖江、諸將曰、軍事士疲、不可用矣、元親曰、予有所見、逕行攻之、城中無人、即陷、諸將問、元親曰、郎君何見及之、元親曰、梅慶知長濱急、不知己急、因有此虛也、元親連陷梅慶十三寨、梅慶大窘、初元親恒爲癡騃狀態、以自晦、至是、衆刮目服其知畧、元親立、襲宮内少輔、土佐守、永祿中、侚吾川郡、擊大平本山二氏、使人謂本山梅慶曰、親願、我之出也、公盍讓家、則許和、梅慶如其言、大平氏、僧侼出走、其臣、片岡森氏等降、元親、整師攻滅大平氏、本山親願謀叛、元親攻下之、削其封、數年間、大辟土宇、威勢大熾、四方望風、降服相技、元親攻吉良駿河、駿河乞和、舊元親弟親貞爲嗣、元親射師、攻香曾我部、最好、亦請弟親泰、爲嗣、以己女、配之、野中、姬倉、小野諸族、納質降附、元親攻安喜氏、安喜氏潰走、三好氏爲置戍、元親令士女相戲讙歌

舞踏、戍者出觀、元親襲取戍城、元親攻津野勝興、勝興力窮乞和、發元親叔子親忠、土佐並定、唯幡多一郡屬一條氏、伊豫人宇都宮河野二氏、爭疆相攻、元親援宇都宮、元龜中、一條兼定、失政、土居宗三諫之、兼定斬宗三、宗三子、有舊元親、相謀、逐兼定、天正中、兼定委邦出走、元親併其土、以女妻兼定子、招誘其民、既而兼定歸入土佐、元親留入江左近曰、兼定肆行虐民、汝能爲民除其虐、則厚報之、左近、勝降兼定、兼定喜、談需移時、夜深就寢、左近、潜入臥内、刺兼定、擁首歸來、元親欲褒之、老臣不可、元親通好於織田信長、信長懼、以偏諱、予嫡子、稱信親、遂遣使通德川武田淨田氏、阿波亂、元親援一宮成助、伐阿波、厚施樹恩、以撫衆心、次年、徇阿波、成助密結三好氏、襲元親、或人告之、元親逐成助、令香曾我部親泰守一宮、次年、元親又徇阿波、取海部等數城、十年、元親大舉擊阿波、國勝瑞、召諸將問方畧、或曰、三好氏有姻㳟柴秀吉、秀吉必援之、不可不備焉、或曰、據中富川、要遮三好氏、元親皆善之、令親泰爲先鋒、信親次之、元親在後軍、親泰敗、信親代進、元親繼之、斬首千許、阿波諸城、望風而降、會大水猝至、元親乃還、更舉兵二萬、入讚岐、拔藤目、財田二城、進攻香川、使人諭降其城將香川信景、信景無子、請元親仲子、爲嗣、觀音寺、石田、祇川、羽床、長尾、北條、香西、降壁、悉降、讚岐平、唯虎丸一城、未服、衆請屠之、元親不聽曰、難急取也、轉兵、徇伊豫、新居宇摩二郡、納質而降、元親乘勝、鼓行、攻宇和喜多、土人負險、踰歲抗禦、元親縱火、焚拔、春夏、薙麥拔禾、有殘者、至實殲取之、國大饑、元親曰、北川氏、豪猾、據三瀧、壘衍啟城、如屠其巢穴者、餘衆自解散矣、勵衆、攻陷三瀧、進取甲森、於是、狼瀧宗川、首香等、守將委城遁亡、高森城中、有獄者、城將到之、元親傳埃、埃上斷其首、元親罷、更攻下多田山田熊崎三城、而聲言圖深田、深田乞降、御庄氏、嬰保五城、不屈、元親支絶糧道、放火、迫攻、連拔五城、西園寺氏懼、通好、南海畧定、元親城于浦戶、自領之、令嫡子信親居高知、十二年、德川公與豐臣秀吉、舉兵相攻、元親將從公、使使謂曰、聞君近有事、予竊嘉其義舉、敢以鐵賦出大阪、屠之東下、會大師、君當秀吉之前、予薄秀吉之背、必得大捷矣、比使至、公與秀吉和解、公歎曰、惜乎、使斯使在旬前者、令天下無患矣、今既棄、講和、悔無及也、使者反命、元親乃脫、秀吉忌憚元親之勢力、欲削伊豫讚岐二州、令人來諭、元親曰、累歲所經營、心太戀之、幸優恕焉、辭然、大旨難徙、伊豫唯命、秀吉不聽、十三年、秀吉之將、來攻、元親連戰失利、遂任子、請和、秀吉責其不丞

興、飼伊豫讃岐阿波三州。十四年、元親及嫡子信親、以秀吉命、西討島津氏、相持利光仙石秀久、涉戸次川、元親曰、宜測淺深、然後渡水、秀久弗聽、元親父子、飼渡水深、士卒多溺死、元親父子、達岸、未整軍列、敵兵邀之、信親戰沒、明年、元親從秀吉、再討、以功、加封大隅、而耻前敗、固辭不受。十六年、秀吉授豐臣氏、推薦爲四位侍從。十八年、秀吉東征北條氏、元親與加藤嘉明、晉水軍從秀吉、元親戰艦極大、用櫓夫二百人、敵衆迎減擬氣、秀吉賞元親。文祿元年、元親等、征朝鮮、攻唐島、脇阪安治戰失利、元親救之、燔虜艦。二年、攻晉州、虜將朴好仁、救晉州、部將吉田政重、生獲之、元親愛其才、遇以賓禮、元親俘八十餘口、卒以凱還、與宅地居之。慶長中、再征朝鮮、攻南原、全州。四年、五月、元親卒、季子盛親立、盛親母、有姿色、專寵、以故盛親爲嗣、衆不順之、吉良親實苦諫、元親弗聽、命親實自裁、親實大息曰、盛親庸劣、人心不服、且亂嫡庶之親、秦氏泯喪不遠矣、言畢、自刎、親實、親貞之子也、好文、與彼川玄蕃、信西堂忍性、親善、二人亦諫、被殺、盛親稱右衞門太郎、號幽夢、襲宮内少輔、土佐守、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失封、大阪之役、板倉勝重召盛親謂曰、子爲子、請復舊封、假令大阪辟子、勿應焉、盛親諾退、不歸家、直之大阪、屬豐臣氏、元和元年、五月六日、出八尾、力戰、七日、又戰、見縛、尋殺、祀絕、

一說此時信親之子

幽夢一作貼夢

續史氏曰、元親以烏合之衆、併呑南海、蓋有驍勇過人者也、晩途委事牝雞、以覆其巢、無有遐齡、易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謂善其始、難保其終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二

龍造寺隆信

龍造寺隆信、本姓藤原、小字長法師、肥前人、出自鎮守府將軍秀鄕、秀鄕之後季喜、從源爲朝、下鎮西、季喜子季家、從源範賴、伐平氏、補龍造寺地頭、因氏焉、季家孫季時、防禦蒙古、世世雄長西土、曾祖山城守家兼、與大内氏接境土、頻年相攻、又有釁于千葉氏、屢戰爭地、家兼生豐後守家純、家純三子、曰純家、曰周家、一名國家、曰賴純、皆戰死、隆信周家之子也、或曰龍造寺氏佐佐木氏之別族也、隆信父祖皆不長世、家純女歸家臣鍋島清房、亦早沒、隆信幼立、母氏謂清房曰、子盍復娶、我爲子媒、清房曰、幸甚、於是母氏自嫁清房、衆迎、母氏曰、長法師幼孤、非得良弼、國勢削弱矣、今欲煩足下之輔翼、故屈節至此而已、時清房有二子、母氏令隆信與之結爲兄弟、初隆信之生也、有瑞祥、佾侗剛忠曰、斯兒不凡、使之歸佛、必大善矣、隆信族豪覺、爲僧、亦勸祝髮、入己門、名圓月、時七歲也、十八歳蓄髮、大内義隆加冠、授偏諱、爲今名、稱山城守、是歳、天文十八年也、隆信任達不飾細節、家執寵源老臣小川氏强諫之、終側身修行、結好千葉胤連、攻城原城、少貳冬尚、委城遁走、二十年、冬尚萃兵報警、而誘降我將士、隆信出奔于筑後、土豪蒲池鑑盛、藏輔隆信、傳檄召義故、二十二年、隆信自督歸國、小田政光守佐賀城、畏戰走蓮池、隆信攻蓮池、本吉賴景救政光、隆信邀戰、斬賴景、政光乞降、隆信以政光爲先鋒、擊平神代勝利、江上武種等、政光戰死、隆信整兵、攻高木鑑房、又平之、二十三年、少貳冬尚、來侵、隆信逆擊却之、弘治中、通好毛利元就、法料畔臣永祿元年、江上武種懷異圖、少貳筑紫、神代諸族黨之、小田鎮光亦與之連結、而保蓮池、以侵掠近邑、隆信率兵圍蓮池、鎮光降、則以女妻之、鎮光政光之子也、二年、隆信拔晴氣城、滅少貳冬尚、乘克、攻千葉胤誠、胤誠走馬渡、屋閣横岳鎮貞等、望風降款、隆信武威、赫乎紫海、四年、與神代勝利戰破之、六年、勝利連敗二十六案、以畑瀨城、爲根據、自鎮之使子長良鎮千布城、以聚兵、圖來擊、未果、次年疾死、隆信乘喪伐長良拔之、九年、小田鎮光惆少貳氏不祀、而謀立其後、隆信不聽、疑鎮光生事、鎮光懼、乞隆信子家信、爲嗣子、十一年、隆信攻降大村松浦有馬諸豪族、勢倍振焉、先是、隆信善大友義鎮、

季喜一作秀喜或作秀吉

冬尚晚更名時尚

岑山一作今山

義鎭、願溺女國、行多淫虐、終絶義鎭、義鎭來攻、相持岑山、拔將古飯、八重二氏、以故、怨隆信、義鎭將吉岡宗觀、射書其營中、邏吏得其書、致于隆信、隆信曰、藍敵之反間耳、弃書、弗顧、二氏咸喜、不敢叛、隆信、帥師、襲義鎭將菊池鎭成、斬首千許、義鎭威、十二年、義鎭、大擧來攻、誘降江上武種、毛利元就、擣義鎭之虛、義鎭罷退、元龜元年、與義鎭和解、犬塚尚茂、犬塚鎭直、在潮田江、勢不相下、謂之兩犬塚、隆信以女妻尚茂、尚茂殺鎭直、天正初、隆信攻獅子城、下之、轉地至鏡城、草野鎭永、弃城遁走、壹岐人、日高、五島、諸族、迎兵乞平、隆信、攻須古城、城將平井經治、一戰敗滅、四年、隆信、遷居須古、使世子政家鎭佐賀、弟信房鎭恒廣、隆信、吞噬敵徒、以廣境宇、彌漫肥前筑後之間、畧筑前、筑前人、相率歸降、大友義鎭部將多來屬、獨池鎭漣有貳義、鎭乞和結婚、隆信、旋負功鬪、而鞭茂降將、猜忌舊宿、屢殺將士、麾下兇兇不靖矣、或告曰、鎭漣圖不軌、即誅之、義直子義純、既附島津氏、以其兵、來畧、隆信、戰少利、島津氏戍義純國、十二年、隆信、帥兵五萬餘、攻義純、失利、爲所殺、稱法雲院、有五子、長政家立、次隆平、從隆信戰死、次家種、養于江上武種、任下總守、次家晴爲柳川城主、次家信、養于小田政光、轉爲後藤貴明之嗣、政家初名鎭賢、

高家一作高房　家晴一作家明　高明一作季明

任民部大輔、鍋島直茂、爲相、島津氏屢來剽畧、十四年、乞救豐臣秀吉、十五年、秀吉、征島津氏、政家、爲先鋒、克之、復舊領、爲四位侍從、長男、次男、並夭折、季子、駿河守高家、少爲鍋島直茂所育、政家、高家、相嗣早卒、高家子高明、有罪、流于會津、龍造寺氏亡、

續史氏曰、龍造寺家祀廢、不於前後、於革命之際、以墜社稷、孟子所謂、繼世有天下、天之所廢、其有國者、亦天之所廢歟、

秋月種實

秋月種實、小字黑帽子、筑前人、漢主劉宏之後也、宏孫、辟亂歸化者播磨明石、以明石宜秋月、故稱秋月氏、居大藏、以大藏爲姓、種實父、曰清種、或曰、文種、一名種房、稱太郎、爲古所城將、屬大友氏、天文中、大友義鎭、撫綏失法、清種不服、義鎭將、以二萬餘兵來圍、清種見兵、一千五百、開門出戰、一臣殺清種、降義鎭、種實兄晴種、亦爲所殺、種實、時甫九歲、出奔于周防、居數年、潛如豐後、狙義鎭、不得、永祿十年、高橋鑑種、叛義鎭、種實、與之合謀、擧兵、請援毛利元就、而復城、傳檄召遺臣、而兵浸稍會聚、義鎭之兵來攻、種實逆戰不利、罷退、更起、出戰却之、明年、義鎭又來攻、種實擢請成、天正中、義鎭、驕奢不度、

宗闇一作宗全　種長一作種宗

種實、絶義鎭、結連龍造寺、筑紫氏等、復舊封、種實威名、震遠近、士民、望風款附、終與義鎭、攻擊無虛歲、種實、攻立華城、爲屬行陣、或曰、時方春也、歸陣有期、相亡幾、累師、又起戰鬪、多捷、島津義久、攻筑前筑紫氏、請救、種實出兵、義久聞、義久西土之大族也、種實、不欲與之構、則和婚、豐臣秀吉伐義久、種實保大隈、遣兵、據岩石、以遮秀吉、岩石失守、秀吉、連敗義久、種實、下髮被緇、請降、義久平、種實、遷于日向、食三萬石、種實、歷任長門筑前二守、晚號宗闇、病卒、子長門守種長、襲封、朝鮮之役、有功、關原之役、降德川公、從伐平大阪、子孫相嗣、

續史氏曰、秋月、矢卯金萬乘之資、來著皇土、猶有萬戶之封矣、亡于彼、興于此、物莫能兩大、果信矣、

伊東祐丘

一說福永名也非氏

伊東祐丘、或爲祐兵、日向人、左大臣、武智麻呂之後裔也、武智麻呂、十餘世孫、爲駿河守時信、居伊豆伊東莊、因氏焉、時信後數世、爲大和守祐時、領日向地頭、世襲其領、或曰、遠祖、左衞門尉祐經、氏伊東、其子、大和守祐宗、封于日向、數傳、至祐堯、皆封大隅、其後大膳大夫義祐、一名祐清、惡老臣福永氏

福永一作福原　義弘一作義久

之橫恣、誅之、其子、匿義祐、義祐、反討之、初、義祐祖父、爲島津氏所殺、由此、頻年相攻、義祐、仕朝累遷三位、生子左京大夫義益、義益子則祐丘也、祐丘、立、任民部大輔、元龜三年、島津義弘、來掠、祐丘、逆戰、挫摧其七隊、殆獲義弘、我將福永、野村氏、膽勝曰、日向一人、敵薩摩千人、解鎧脫甲、出游流獵、義弘、整軍反擊、祐丘、狼狽潰走、福永野村、謝罪不聽、二人降于義弘、國勢衰微矣、天正中、島津氏、又來侵、祐丘、戰失利、委國、走豐後、而得大友義鎭之援、報擊、不克、終投伊豫、居三年、如京師、從豐臣秀吉、伐平明智光秀、賜河內之田、十四年、秀吉、攻島津義久、祐丘從之、我臣、山田匡得、以游軍、障于故越嶺、而張疑兵竹角口、敵兵顧望之、匡得、逐進擊克之、明年、秀吉、自討義久、祐丘、爲鄉導、師大克、義久降、祐丘、以功、復舊領五萬石、居于飫肥、慶長中、從居豐後、而從德川公、時陸奧、末平、石田三成、作亂、從德川公、島津義弘、援三成、祐丘子祐慶、奮起曰、薩摩宿讎也、斯機可乘矣、遂破宮崎、佐土原、斬首數百級、加藤清正、黑田孝高、擧兵來援、祐慶喜、進攻佐敷、孝高按軍、而待公軍之捷、祐慶失謀矣、初伊東氏、深怨島津氏、每正、令且部士唱曰、勿忘仇讎、然後、受賀、終以爲例云、祐丘累遷任大和豐後二守、累進三位、晚年、剃髮、世呼爲三位入道、

祐慶立、爲侍從大夫子孫、襲封、

續史氏曰、博徒賭輸、不唱償産、則不服矣、伊東島津之戰、幾類之、諸國相威、危矣哉、雖然、祖先所仇、弃此、不爲、似不孝、而事有不可止者也、

宗義智

宗義智、本姓平氏、中納言知盛、遭時、遺子在繦褓、其乳母夫、惟宗氏、擁護之、遁于西海、而冒己姓、與之於是、稱宗氏、此義智之先也、世領對馬、置吏於朝鮮、與之互市、天正中、豐臣秀吉征島津氏、義智以兵會之、平薩摩、遂奉諭朝鮮、而納貢秀吉、秀吉褒、授義智、以羽柴氏、秀吉謀征明國、命朝鮮王李昭、起兵、義智與老臣柳川調信、及僧玄蘇、入告、與聞長義智之威望、勝行御俯、真敢仲議、而具豐饒、以極盛禮矣、然亦憚明國不肯起、依違答之、文祿元年、秀吉伐朝鮮、義智導小西行長、先入、陷諸城、四年、賜薩摩田萬石、慶長中、加賜肥前二郡、五年、石田三成、謀擊德川公、義智使柳川調信援三成、三成敗、義智、謝罪、保封土、九年、朝鮮因義智、請和德川公、公允請、義智盛申公之威德、諭朝鮮、朝鮮感服、十年、義智引朝鮮人、見于公、公賞義智、以肥前之邑、公禁人入夷地、爲貿易、而獨許宗氏、置回易場於朝鮮、大阪首役、義智屬公軍、元和元年卒、位官至四位侍從、資格比十萬石、子義成立、襲封土官爵、子孫相傳、

續史氏曰、無望人者、無望于人、古今通義也、苟安厥分、一枝亦足矣、宗氏居蕞島、而朝鮮望、以長厥世、固其所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三

立花鑑連　子宗茂

鍋島直茂

立花鑑連、初名守親、大友義鑑、授偏諱、更名、小字八幡、更稱孫二郎、筑前人、出自兵庫頭大友賴泰、賴泰子、左衛門尉重秀、稱戶次氏、鑑連其裔也、世爲大友氏、與田原、佐伯、日田、三氏、齊勢、天文四年、擊菊池氏、弘治中、攻秋月、筑紫氏、累克之、宗麟初、毛利元就、侵豐後、鑑連督諸軍、擊攘之、五年、鑑連削髮、時、大友義鎮、失政、諸宿將校、或懷異圖、鑑連不好之、諫、一辭居曰、予欲與大友氏、終始不敢其節、幸俟子號、答曰、雲之降于道、道潤、不他徙、且其清深、似吾志、因號道雪、八年、大友義鎮、備筑前、鑑連、爲其先鋒、有功、十年、時龍造寺氏、十二年、攻安藝、功冠諸將、義鎮、擢鑑連、爲筑前守護、鑑連居其立花城、因稱立花氏、城本屬立花鑑載、鑑載之叛、率衆拔復城、鑑連、擊平之、鑑連輔義鎮、與龍造寺、毛利氏、攻戰累年、不解、天正中、義鎮、多驕行、秋月種實、叛之、來圍、鑑連、告急義鎮、且上封書九章、以砭政病、既而救兵至、鑑連、張疑兵、種實、頓挫之、鑑連、逐擊走種實、鑑連、更舉攻種實、一日、略十五里、斬獲二百餘、以捷聞、師義鎮、與豐臣秀吉、和解、固秀吉曰、鑑連、宏度、非我能所控御也、以鑑連、附秀吉、十三年、鑑連、與大友親盛等、攻筑後高良山、九月、十一日、病、卒于師、享年七十有三、歷伯耆、紀伊、丹後守、遷左衛門大夫、智勇超人、其督兵衆、撫黎庶、恩威備至、而人樂爲之用矣、其事大友義鎮也、心力無不竭、義鎮雖暴、感其忠誠、不敢加害也、嘗義鎮、有畜猴、每諸臣入見、輒嗝噬之、皆苦之、鑑連、持鐵扇、入打殺其猴、因諫義鎮、義鎮國中、倚賴之、鑑連死後、大友氏不振、子宗茂、

萬年譜一作高良山三成作二

宗茂、初名統虎、小字千熊、號立齋、或傳、宗茂、內膳正高橋鎮種之子也、少小穎悟、有口才、八歲、出游、遇路人諍鬪、左右狼狽怖走、遽呼宗茂曰、非兒曹可視者、宗茂徐曰、卿等弃兒卻退、亦豈非大夫之爲也、十二歲、出狩、有狂狗、反噬宗茂、宗茂、劍脊擊之、狗乃長嗥、鎮種聞之曰、奚爲不斬狗、宗茂對曰、小子、聞以劍斬人、未聞斬狗矣、屢從鑑連之軍、敢殺善戰、鑑連奇之、贈爲嗣、天正、十四年、島津氏來侵、宗茂、率兵邀擊、卻之、斬首一百級、豐臣秀吉、壯之、十五

柳川一作簗川

[illegible]

年、秀吉平西海、賜筑前三郡、十二萬石、爲柳川城主、任左近將監、佐佐成政、作亂、宗茂伐滅之、十六年、宗茂入朝于京師、秀吉曰、前年欲舉肥後封汝、而聞不滿子僻屬之意、乃止焉、今剖西海南海、皆封非子所得、對曰、殿下不以宗茂不肖、既辱牧守之任、奚敢他求、萬一、殿下之寵靈而賜部兵三千、尤將校之列、於宗茂足矣、秀吉悅、陞任四位侍從、秀吉謂宗茂驍勇曰、天下勇將、獨宗茂與本多忠勝而已、自餘雖有以勁果自許者、比二人、皆非匹敵也、文祿中、宗茂與諸將征朝鮮、明人救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伐破明將李如松、事在隆景傳、慶長二年、再入朝鮮、明軍襲蔚山、宗茂赴援之、三年、明將麻貴、攻加藤清正於蔚山、九月五日、宗茂聞急、以兵五百救清正、至元浪、遇虜五千人、乘曉襲之、遂擊敗之、乘勝追躡、或止之曰、彼衆我寡、勿追、宗茂曰、否、不追、知于我寡也、遂前、又敗之、既合、命縱囚者、皆曰、彼語我寡、虜必反擊、宗茂曰、此予所欲也、夜設五伏、以遲殲、三更、虜果至、又敗之、翌日、師行、近蔚山、清正出、夾擊虜軍、虜大崩而走、五年、石田三成作亂、以豐臣氏命、徵宗茂、宗茂老臣小野鎭幸、諫曰、東國諸侯、皆既應大阪、加之以我兵、迎擊德川氏、腹背者可一舉滅之、立華增時、諫其非計、宗茂、弗聽、黨三成、戰失利、與木下家定曰、與子、退保大阪、家定不可、宗茂抵大阪、說毛利輝元曰、公若守城、僕願禦一面、輝元、遲回不答、將士、白宗茂曰、公所以翊贊豐臣氏、既足矣、盍更圖之、宗茂然之、歸降德川公、公歸其賜、而坐褫封、頃之、公赦宗茂、數引陳論、終賜棚倉之地、大阪前後役、並從公軍、旌功、元和六年、復舊封、更拜飛驒守、寬永中、宗茂、及義子忠茂、伐天草之賊、明年、宗茂老、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六、忠茂、爲左近將監、兼侍從、子孫襲封、

鍋島直茂、初名信生、小字彥法師、少貳氏別族也、祖父茂尚、始稱鍋島氏、隷龍造寺家兼、以勇力著名、一日、家兼從容問茂尚曰、乃子有伉儷乎、對曰、長子清正、既有、次子清房、未也、家兼、則以孫、妻清房、而分與田八十町、清房、任駿河守、有二子、長豐前守信房、次則直茂也、直茂、幼時、鞠于千葉胤連、稱左衞門大夫、清房妻、早沒、更娶龍造寺隆信之母、信房、直茂、結隆信、爲兄弟、事在隆信傳、永祿元龜之際、扶翼隆信、擊千葉、大友氏、雄毅絕比、攻城壘、數先登、功績冠于三軍、直茂、與龍造寺長信、攻小田鎭光於多久城、亦先登、拔之、鎭光妻、及義子、並龍造寺氏所遣也、併奪之、凱還、小早川隆景、憚直茂驍勇、與毛利氏、通好於龍造寺氏、遂交結直茂、情意太密、相伴朝于京師、足利義

七年一作八年

昭、深奇直茂、欲拜飛驒守、直茂之名、大著矣、龍造寺隆信、以養父郡三百町、與直茂、直茂、性忠直、好諫、隆信、意竊厭之、天正七年、隆信使直茂出鎭柳川、外示崇重、其實遠之也、十年、織田信長死、識句大亂、西海諸藩、辛之、自保矣、直茂曰、羽柴氏、膽力不凡、戡定中原者、必此人矣、盍使結託、時、未有鎭西通信豐臣秀吉、秀吉大悅、厚待之、於是、西海諸侯、傚之、爭遣使款附、十二年、龍造寺隆信、大舉、攻有馬義純、直茂諫曰、島津氏援義純、君不圖力、能抗之、恐損大師、隆信弗聽、戰敗而沒、其子政家立、國人迎直茂、輔弱政家、居于佐賀、而政無大小、聽直茂、直茂、還加賀守、謁秀吉、伐島津氏、十五年、從秀吉、略定西海、封于肥前、秀吉、令直茂監外國互市、文祿中、直茂、從軍、入朝鮮、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爭功相軋、直茂和解之、事在清正傳、直茂與清正、北行、直茂及相良賴定、留守咸興、攻下咸興等七城、從鎭咸興、清正還、虜要之梁薔山、直茂、賴定、迎清正、直茂、兵三千、與虜將李布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敗之、斬首千餘級、慶長中、再入朝鮮、直茂、與蜂須賀家政等、爲軍監、豐臣秀吉薨、其遺臣謀害德川公、直茂先諸將、趨伏見、爲公扞護、白公曰、直茂、欲使子子孫孫給仕公家、公若不厭之、幸垂眷顧、君公喜許諾、關原之役、嫡子勝茂、黨石田三成、直茂、馳使戒之、自督兵、攻降久留米柳川諸城、向薩摩、薩摩亦降、大阪之役、會公軍、元和初、役再起、公特命直茂、守其國、以備島津氏、四年、卒、直茂、食肥前三十五萬七千石、傳之勝茂、次紀伊守元茂、次甲斐守直澄、並承賜封、勝茂、自有傳、

續史氏曰、鎭遠之守節、宗茂之致果、直茂之見機、一世所希也、藩屏西土、長使戎狄不敢向之飮馬矣、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七終

刑部少輔 一作刑部丞 一說昌義義光子 芳義齊昌 義孫義國 義芳義八 世孫 義義一作 頁義

列傳三十四

佐竹義重 子義宣

最上義光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佐竹義重、本姓源氏、刑部少輔、義光之苗裔也、義光孫下野守昌義、居常陸佐竹、稱佐竹冠者、世領其地、昌義曾孫常陸介秀義、從源賴朝、起兵、賴朝秀義之旗、並純白、易混淆、則表畫月扇、爲號、累世因之、秀義九世孫右馬頭義盛無子、養上杉憲定子、以己女配之、以爲嗣、是爲右京大夫義仁、衆不好其他族、而奉義盛從祖父上總介與義、逐義仁、義仁輔從足利持氏、歸、伐下與義、與義黨上杉氏憲作亂、義仁防戰失利、從持氏奔于駿河、甞衆還討平之、斯際阪東有右族八人、是謂八館、佐竹氏居其一、與義子義俊、義俊子義治、義治子義舜、義舜子義篤、義篤子義昭相嗣立、率任五位守介、義昭官左京大夫、天文中、壬生氏攻宇都宮尚綱、殺之、尚綱子廣綱來投、義昭擁廣綱、伐平壬生氏、終辟拓邊疆、而服陸奧豪族七十九氏、義昭生義重、義重立、襲父

官或云、義重義仁之後也、任常陸介、北條氏康覬食足利上杉之地、八館長綰之、稍義重抗衡不屈、氏康起大師來掠下野、義重擊攘之、氏康子氏政屢來、義重連戰、行和氏政與武田氏、生實賦我殆起衆苦厭之、稍稍背氏政、來從矣、義重略陸奧赤阪城將石川政光乞和、義重不聽曰、降則許之、政光不從、義重攻降之、鹿子中石井、栃倉諸城、望風降款、終結婚結城義親、天正初、濟循陸奧之地、九年、北條氏政攻佐野、佐野請援義重、擊却氏政、宇都宮芳賀笠間壬生諸族、通使服屬矣、義重與氏政構兵連年不解、十三年、二本松義隆攻伊達輝宗、義重有姻于輝宗、援克之、葦名盛氏亦有姻于輝宗、老無子、部將欲得輝宗族爲嗣、盛氏欲得我援自固、爲養義重子義廣、更名盛重、輝宗子政宗失望、麾下諸名諸將士、以擊盛重、義重救盛重戰、迭有勝敗、十七年、盛重失利來歸、義重收馬於久慈川南、江戶重道剛毅之、義重不能禁止、東政義曰、姑和而后圖之、遣人乞和、重道驕惰廢武、義重日夜教閱、衆極精鍊、政義曰、衆能用命、不敢辟湯火、一舉可以取重道矣、十八年、起師大破重道、追尾圍水戶城、重道窘迫自殺、義重併其地、攻府中、拔太田城、近縣風靡來屬焉、義重老于太田、使嗣子義宣鎮水戶、叔父義昌鎮山直、命東政義、

一說二十萬五千八百石又說二十萬五千石

軍蓋作 馬急太 作猛茂

長倉義富輔弼義宣、而伺鹿島香取諸城、慶長十七年、義重卒、稱知足院、有六子、長義宣、次盛重、繼葦名氏、號鎮江戶崎、次義堅、養于東政義、受其家、次貞隆、爲岩城氏之後、次宣家、爲多賀谷氏之後、次義繼、稱北氏、

義宣任左京大夫、從豐臣秀吉攻北條氏、北條氏防禦不屈、諸將意沮、秀吉召義宣問方略、對云、殿下大師遠來、不可虛歸矣、義宣雖不似、得借大師三分之一、則不出旬日、必拔城、秀吉哂曰、壯士大膽、則賜佩刀軍服、以羽柴氏予之、封常陸、督三十一部、義宣納任子秀吉、秀吉怡厚待義宣、義宣管內有三十三部、義宣謀服之、時石田三成有寵于秀吉、乃因三成請之、三成謂秀吉曰、殿下屬義宣以三十三部、而部長倨傲、弗奉教命、此蔑府朝也、縱令殿下爲寬容、他人傲之、不可不誅矣、一則誅、一則不誅、世謂殿下偏私、不如絶禍於未萌、而悉誅之、以儆將來、秀吉然之、於是義宣稱疾讌召部長、盡斬之、併其衆、國疆大廣、東至海、南及下總、西暨下野、北倒陸奧、歲入八十萬石、任四位侍從、豐臣家推義宣比德川毛利上杉前田島津、是謂六侯、慶長五年、石田三成結上杉景勝、舉兵、景勝先起、德川公討景勝、義宣不會、公召之、義宣僦屬建議曰、殿公背景勝必應之、內外擊公、公之勁果、何所施、此可以負

矣、義宣沈思未決、三成起上國、公伐之、義宣擁兵觀望兩端、公使使來告曰、子苟與我者、宰輸質、對曰、俱於公、素無怨於三成、亦有怨、故不敢偏援也、若要子、皆在大阪、無復可致者、公既平上國、義宣恐懼請降、七年、公欲廢義宣爲庶人、義重乞哀、乃左遷義宣秋田、食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貶封龜田二萬石、將士相議曰、我國兵馬皆精、粟可以支十年、一旦舉址、欲復封土、不可得矣、臣等以身徇社稷、義宣不聽曰、方今四海、孰不延頸仰德川公、我以褊土小醜、抗之、萬無勝理、加之我嘗殄滅三十三部長、使其遺族乘我隙、焉得全首領矣、此不翅辱我私、而絶祖宗之祀也、遂遷所、老臣車應次、孺義宣命、率衆保水戶曰、新屬公遺地、不忍弃去矣、桓公使勢窮自刃、十九年、德川公攻大阪、義宣爲其先鋒、軍于今福、進伐奪南北二柵、寬永三年、任左近衞權中將、十年、卒、無子、姪修理大夫義隆嗣、爲四位少將、子孫襲封、

最上義光、少時稱二郎太郎、本姓源氏、出自式部大輔義國、義國九世孫兼賴、輔足利尊氏、起兵累功、任修理大夫、補出羽按察使、居最上、因氏焉、子孫襲其職、至義光、義光倜儻奇偉、眼睛如電、年甫十六、從父義守、浴高湯溫泉、中道賊起、傳掠太急、義光手斬賊魁、傷二人、其黨數十人、潰散、義守奇之、賜

賢刀、義光族頼澄、爲天童城主、義光娶其妹、預聞其家政、一日、論築城所見不同、終生隙相嫌、頼澄部將延澤信景、有膂力、我兵常敗、義光妻之解兵、天正中、小國城將細川氏、竊天童、義光攻拔小國、義光與城取家衡、構兵、時織田信長覇中原、家衡通好、譖愬義光、以求援、義光覺悟、告冤、則遣使家衡、稲爲和媾、頃之、義光佯疾、家衡信之、來訪、義光伏兵、殺家衡、取其地、十二年、攻兼山城主、佐佐木茂綱、防禦不屈、義光絶汲道、茂綱委城而走、投大寶寺光安、光安頼漫荘內、撫御無法、義光謀併之、令其臣帥苅氏、爲得罪亡命、仕光安、光安擢用任事、居三年、光安殺其將之兒、其將忿恚、帥苅說然義光、光安末覺、義光發兵攻光安、戰于黑川、然者放火城中、光安狼狽卻退、義光躡之、光安自殺、城陷、茂綱出降、義光與之舊領鮭延、更稱鮭延氏、上野山滿兼入掠、義光邀戰破之、誘降其將里部民部、殺滿兼、以其地與民部、十八年、豐臣秀吉征阪東、義光降、十九年、任四位侍從、豐臣秀次、徇陸奥、德川公佐之、義光以女納秀次、其女有殊色、大受寵眷、又使子家親仕公、以結託焉、文祿中、秀次誅死、義光追坐、公爲營得解、義光感喜、慶長初、地大動、列侯多省秀吉、爭至其邸、獨義光問公之起居、一日、公詣秀吉、詭言秀吉謀不利、義光馳告、

俱還、公好其意、上杉景勝、畔公、傳檄聚黨、義光、欲殺其使者攻景勝、鮭延茂綱曰、景勝猛將、力戰難當、可以策而取焉、則紿告與共舉事、景勝悅、遣黃金二萬、義光議却之、木成豐前曰、不受、生疑、義光然之、資其金、募兵衆、而馳檄、召南部利直、秋田實季、小野寺光道、戶澤政盛、皆爭起兵、凡二萬四千餘、義光皆之後公軍、攻景勝、當斯時、上國兵起、通謀景勝、利直封內賊起、利直間之遁歸、不告罷還、實季亦棚遁、諸將謂曰、利直、實季、自解逃去、亡乃携貳乎、請追止之、義光曰、舍之、諸子、幸不相弃、足以取克、奚假彼力之爲、景勝將、直江兼續來侵、畠屋、富兵衛、絶境難救、義光危之、命其守將江口光堯、弃城免難、光堯不可曰、獨不以光堯不肖、充鎭將、爲今日也、然委城遁歸、如輿論何、防戰、兵盡自殺、伊達政宗、母義光之姉也、政宗屬將鮎貝氏、以故、怨政宗、來降、政宗舉兵來攻、戰鬪有年、至是、義光遣長子義康請解憾、得援、政宗許諾、義光、以其衆、討兼續、會德川公平上國、捷書至、義光喜、令曰、兼續、退在近、勿失之、兼續果退、義光追擊、斬首千餘級、翌日、又追、前鋒失利、一將請退、義光叱之、奮進攻荘內、更以德川公旨、取酒勾、第三子、義成、戰有功、義光盡定荘內、以功封荘內仙北、食五十二萬石、拜左兵衛督、無幾爲左中將、兼出羽守

二萬或作二百

仙北一作由北

授從四位上、義光臨薨、末告光嗣子義康、任修理大夫、陞四位侍從、國勢兩裂、附臣争權、或譖義康曰、主君、春秋既高、無意苑裘、而更立嫡庶子、且爲之備、義康畏之、一日、義康、拔佩刀室、傷其股、或譖之義光曰、世子怨望、不得志、自刃、侍臣諫止、義光怒、放義康於高野、伏兵殺之、迎第二子家親、爲嗣、家親、初名義親、受德川公偏諱、更名、任駿河守、十九年、義光卒、遺言、誅里見父子義康者也、家親既立、出獵、過楯岡氏、飲酒暴卒、或白幕府曰、楯岡者、爲義康、謀弑義親、鞫問無實、白者、得罪、子義俊嗣立、年幼國亂、遷封近江、食萬石、其餘、皆削、其子義智、又削其半封、

續史氏曰、邊地僻陬、王化所不沾染、人或專恣、不拘名教、躬自封殖、雖而失之、配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即國佐竹最上歟、

五十二萬或作五十一萬

一說義俊義康之子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三十五

長野業政

別所長治

長野業政、本姓在原氏、中將業平之遠孫也、父爲伊豫守信業、業政立、任信濃守、以箕輪城將屬上杉憲政、爲人剛毅、尚名節、屢從軍、旌武功、憲政失政、業政諫之、語在上杉氏傳、永祿四年、武田晴信、憑陵邊邑、及箕輪、憲政弗救、業政、勵衆拒守、日久而罹疾、語子業盛曰、死後、勿以享祭、汝紹予志、勿墜家聲、言終而沒、業盛、稱右近進、氣質有父風、秘喪不發、歷歲、事既露矣、此際憲政勢衰、將士多散、獨業盛、奉憲政、忠誠無不至矣、六年、武田晴信、來圍、老臣藤井友忠、戰死之、城中乏水、士卒竊出汲、晴信、絶汲道、業盛、盌中聚米、延馬入盤、以爲浴灌之狀、體晴信、退見爲貯水、則謂、絶汲道、何益矣、遂放火、焰勢四匝、晴信、麾衆、抵外郭、業盛奮鬭、手自斬二十八人、身被創、退入子城、拜父靈牌、而自刃、時年十八、下田昌勝、寺澤範安等、殉死、業盛、善文藻、臨死詠歌、辭旨忼慨、世傳其文、妻有殊色、晴信、一見忻之、欲取之、令人重幣說喩焉、妻固執不聽、晴信怒、害之、有一男、生纔二歲、藤井忠安、青柳忠勝、擁之、奔于吾妻、不知其所終、

別所長治、幼時、稱小三郎、又稱孫三郎、赤松氏之別族也、世督播磨八郡、治于三木、大藏大輔安治之長子也、永祿中、足利義昭、尉三好之族、長治、使弟重棟援義昭、重棟奮戰、斬首如干、義昭多之、重棟與叔父吉親、名鬪不相下、又相疾忌、邦內不輯、天正中、織田信長、欲攻毛利氏、使人來請援曰、事成、畀播磨、而封公、雖四外鄙邑、皆以屬之、長治許諾、既而信長將豐臣秀吉、至、秀吉、氣名未顯、而衆失望、長治弟治定、諫長治曰、以阿兄勇哲、爲彼所驅使、亡乃損聲稱乎、不如、絶彼、而無汙門閥、重棟諫長治、弗聽、則絶秀吉、以結毛利氏、近旁諸寨、皆爲我應援、獨重棟、降秀吉、長治、部署諸將、守志方、神吉、高砂等、要害、秀吉攻三木、踰歲不能拔焉、退築長圍矣、長治、遣諜荒木村重、間道潛出、而城淡河丹生、引以爲援、讒秀吉、少利、秀吉、遽陷志方神吉丹生、淡河守將淡河定範、布蒺藜、自備、秀吉將來攻、定範放牝馬數十、敵入營、蹀鼓譟之、營中大亂、人馬蹴籍、定範、大克而還曰、秀吉慓悍、必應大舉來報、小城難支也、悉兵、入三木、秀吉果來、城既空、遂攻三木、塞糧道、長治、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弗肯來救、長治、嬰城防戰、而食竭、喫馬、馬亦竭、淡河定範等、將校、多鬪死、長治、贈書秀吉曰、我闔門皆死、士卒得宥、則致城矣、秀吉許之、於是、長治、刺妻子、自刃、一門盡死、宿臣十八人、殉之、唯吉親出逃、衆惡之、追殺、長治有詞才、臨終、作歌、妻畠山氏、及弟友行、詠音、世垂其辭、長治、年二十三、友行二十一、秀吉、致首於信長、收其尸、葬之、爲建一宇、名別所寺、以美其壯烈云、

續史氏曰、文而無武則弱矣、武而無文、則亂矣、兼茲二者、世有幾人、長野、別所、不弱不亂、守節徇國、非苟活竊祿者、有此夫、則有此婦、易云、同氣相求、論語云、德不孤、二氏有焉、

荒木村重

中川清秀

荒木村重、小字彌助、攝津人、父爲信濃守義村、村重、襲父官、遷攝津守、爲足利義昭之將、或屬池田勝政、攻取茨木城、居之、結三好氏、陷尼崎城、天正初、義昭失政、村重、行、降織田信長、村重、素以膽畧聞、信長、意其佯降、時有獻饅頭者、信長、抽刀刺之、予村重、以觀其舉動、村重、神色弗變、口受之、信長笑曰、

好男子、授攝津十三郡、任汝力取之、遂命攻芥川、村重、逕進拔之、池田勝政、委城遁走、勝政之兵、不敢從信長、村重、攻平之、六年、取伊丹城、更名岡城、徙居焉、使子村次守尼崎、從弟元清守華隈、自餘茨木、多田、高槻、能勢、諸鎭、皆置守將、威名大著矣、三年、一向信徒、築大和田、而掠旁邊、神崎村重奮起、戰于十三渡、大敗之、奪大和田、天滿、二寨、四年、信長、收大阪、村重、以戰艇數百艘、會之、六年、村重部士、有糶于大阪者、或譖村重曰、私于釋光佐、信長不信曰、我拔擢村重、爲攝津守、彼無故叛者乎、事必出讒、傳而召明智光秀等三人、諮之、光秀、嫉村重以新附在己右、幽諷其叛、信長、使人諭村重、村重忸怩、欲自如安土申冤狀、家臣危之、諫村重、村重不聽、而發、光秀、略害、止之中路曰、君公方怒、厲色待足下、足下來、必不免、村重曰、徙死無益、則還、而大修雉堞、信長來攻、豐臣秀吉、諭信長曰、村重之叛、非素志、必有激成之者、秀吉請往、諭歸順、乃單身不甲、來說、村重、謝曰、織田公、既聽讒焉、能容予乎、秀吉出、左右請殺之、村重不可曰、彼輕身、以爲其君、殺之不義、遂厚禮送之、信長、焚郭而入、村重、拒御之、敵或把槍踰堞、無後繼者、我兵聚擊之、其人投槍曰、我家貧、母老、弗能支其凍餒、故貪賞以給、今欲樹尺寸功、爲母氏、然膂劣不

堪干戈、推剔至此、匪敢愛生、唯慮孝道不遂耳、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不忍害之、與金、問其名、弗不告而去、信長爲長囚、絶假道、七年、村重、謀叛毛利氏、未來、戰失利、城兵潰去、村重妻被縛、村重走、保華隈、村重與妻、並有詞藻、感慨見于歌詠、華隈食竭、村重亡、赴安藝居數歲、削髮、號道糞、以茶事自娛、不復關世事、初、村重、嘗譽臣秀吉、助其西征、及秀吉覇中原、與村重食邑、招其舊臣、祿之、村重居界浦、更名道薰、風雅終其身、

中川清秀、稱瀬兵衞、攝津人、出自鎭守府將軍平良文、父佐渡守重清、娶中川氏、冒其姓、清秀、勁果有智略、諫荒木村重、天正元年、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生隙、義昭將和田惟政、建榜、購信長將士之首、村重亦榜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偏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清秀、一見、以墨、勾其首條、衆莫知其意清秀歸、謂其妻曰、予不剌惟政、不復見汝、妻具酒殽、送之、清秀謂、惟政、必乘夜、出淀川深渦、至則果然矣、革柳、陳惟政之近、遽起刎之、惟政士卒、驚擾、清秀投木、沉行達岸、持其首、觀之村重、村重愕然、嘗曰、奚爲輙獲勍敵、清秀曰、詰旦之戰爲死、與先一夕爲死、死一也、故出死地、偶然有獲而已、織田信長、聞壯之、行賞、六年、村重叛、信長使清秀守茨木、清秀、以城降信長、八年、信長

賜清秀于茨木、城子秀政于三木、以女、妻秀政、食十二萬石、十年、五月、清秀、循山陽道、六月明智光秀殺信長、清秀與織田信孝、豐臣秀吉俱伐光秀、平之、清秀之功、冠諸軍、信孝、親取清秀手、流涕以謝之、語辭懇切、秀吉在轎中、揖謝清秀、嘗亦蹶矣、清秀、謂人曰、秀吉、貌嘗既傲矣、亡幾、秀吉與信孝、勢成相傾、舉兵、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佐久間盛政等、援信孝、清秀援秀吉、十一年、與秀吉、擊一益、轉攻勝家、屯賤嶽之麓、爲盛政所襲、清秀、自出防鬪、失利而死、子秀政、稱藤兵衞、代父、鎭茨木、任右衞門大夫、從秀吉、討根來僧徒、又從、征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攻其王城、秀政有膂力、恃勇不備、一日出狩、遇虜兵、戰沒、無子、弟秀成嗣、秀成、稱小兵衞、任修理大夫、秀吉、料秀政之輕忽、削其封、左遷竹田、更名岡城、食七萬餘石、子孫相紹、傳其封、

續史氏曰、村重清秀、驍健如鶻隼、儻得其用、爲國之爪牙、可也、不得其用、則不可復繫矣、

續日本史卷五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列傳三十六

浮田直家子秀家

浮田直家、小字八郎、稱和泉守、備前人、佐佐木盛綱之後也、或曰、兒島高德之後也、世仕本藩、直家父、爲能家、赤松政村、器重之、委以腹心、出鎭岡山、能家與浦上村宗、友善、及其反、能家、貸其謀、而敗政村、村宗臨死、以後事、屬能家、能家與、島村觀阿彌、爭勢、終爲所害、有三子、長直家、次春家、次忠家、或曰、能家子興家、先父而死、有三子、直家等也、三人、皆在襁褓、潛行詣西大寺、寺尼庇容之、直家旋長、游蕩不爲紗嗟人以爲不慧、尼謂直家曰、汝家本不賤、一旦失勢、汝雌伏、終其身乎、元仇在彼、此匪高枕安眠之時也、直家曰、觀阿彌、久窺予之動止、若覘之素志者、顚亡不旋踵、此予所以陽狂待時也、尼服其智、直家之母、入浦上景宗之房、太被親任、而寢食不離其側、一日、告以直家之故、景宗惻然垂憐、則辟爲傍屬、而眷遇之厚、部下無比、直家時覘阿彌、亡之、以取岡山、自領之、終滅景宗併其地、景宗老臣、土井花房岡、長船明石、

諸氏、服從、直家部下、有花房花岡花田花村花木花津、是號六花、皆驍勇、佐直家、直家勢始强、永祿中、毛利元就、入西海、直家覘虛、取備中、元就使穗井田元清、將兵來報、備中多潰走、植木秀長、告急、直家、遣兵拒之、元清退、直家、權謀闊疏、害外舅中山信正、又害殺姊夫石川久隆、女婿後藤某、作等、竄食其地、有備前美作五十萬石、元龜初、尼子勝久、來侵西邊、直家、出邀防鬪、勝久退、元清、乘弊、又來、陷備中、三浦家親、苞藏訐意、而結元清、事覺、直家、令遠藤阿內、乘夜、酎家親、阿內與弟修理、奴衣擁銃、逕入其寢室、欲發銃、無火、見庭中張燎、阿內、到燎下、守者、以爲厮養、而不肯詰何、阿內、以秋觸火、佯醉而逃、以其火、發銃、殪家親、毛利輝元、使小早川隆景來攻、直家、力屈降服、天正五年、豐臣秀吉、攻上月、直家、逆擊秀吉、秀吉兵擾亂、更聚陷城、直家襲復、又陷、又復、秀吉以重賄、誘直家、直家許諾、時直家、及四老臣之質、在輝元、衆議有異同、直家曰、我以任子五人之故、不能絶輝元、而獨于人親、孤于入子者、不啻千百、徒悔無及也、今欲捐五人、謝千百孤獨矣、絶輝元、秀吉善之、不削封土、六年、直家、欲誘殺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供張既具、浮田忠家、泄其謀、二人罷去、七年、二人更來、抄掠、陷美作五城、直家攻升形祝山、報之、八年、直

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使忠家及浮田基家守之、輝元將來攻、基家戰死、十年、直家卒、子秀家。

秀家、初名家氏、佐豐臣秀吉、以功、賜羽柴氏、及今名、立襲封、一說、秀家、春家之子、幼養于叔父直家、受其小字、稱八郎、天正十三年、秀家、率一軍、攻南海、拔數城、累遷參議、十九年秀吉、將發征韓之命、衆驚愕、未敢答、秀家進曰、我狄阻皇化者、有年乎茲、殿下、耀兵威而征不服、孰敢抗之、秀家、雖不肖、竭力從事矣、衆稱贊之、秀吉悅、文祿元年、出師、以秀家、爲元帥、至釜山、小西行長、既深入、秀家曰、彼雖犯軍律、其功亦奇、使彼敗沒、無乃損兵威乎、急赴援之、賊皆遁竄、自釜山至國都、無賊寇、秀家、行到緒堡郭、皆置守兵、自領國都、遣諸將道略、秀家、攻朔寧拔之、文祿三年、五月、任權中納言、七月、辭官、慶長元年、凱歸、二年、復赴賊國、加藤清正、大窘、三年、秀家救之、大敗賊軍、五月、收軍師、爲豐臣氏大老、儀擬德川公、時人榮之、五年、石田三成、作亂、秀家黨之、林直則、強讒、花房職之、岡貞綱、亦讒、長船長家、挾其志、勸秀家出師、而誣直則狀東軍、職之、貞綱致臣而去、秀家、起兵二萬餘騎、自將東略、命長家處守、三成推秀家、爲元帥、攻伏見、陷之、進合三成、會東軍陷岐阜、新至、秀家、謂三成曰、敵兵戰疲未息、懸軍深入客地、可襲而敗焉、三成曰、幸與島津小西議、秀家曰、使敵爲備、我事去矣、勝敗之機、間不容髮、何用議爲、我獨出襲之、三成曰、我軍未悉至、竢其卒、以衆擊寡、無不勝、何必用此危計、秀家曰、我軍悉至、則敵軍亦悉至、勝豈得必焉、雖然子齡既長、吾不敢違、唯子勿悔之、秀家、背天滿山、而陣、島津義弘、小西行長、陣其左、有馬、河尻、糟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小早川秀秋、背約應東軍、秀家怒、將衝之、其老臣、明石守重諫曰、君以元帥、何爲輕其身、秀家曰、軍既衆失利、子以死報太閤之恩耳、守重曰、三軍耳目皆在君、大阪上下倚賴焉、君而有顚、全軍瓦解、大阪失望、此非所以福豐臣氏、不若退據備作、殷實、而表裏山海、待時再舉、不成、然後死、未晚也、秀家、低回久之、卒以左右數十騎、遁退、其臣河內氏、有武幹、留拒敵、守重呼之退、不可、戰死、或傳其元、詣德川公、公深惜之、秀家、在近江、爲土兵所要、與從者二人、匿巖穴、聞搜索太急、將自刃、從者止之、秀家有寶刀、從者、請之出、以秀家死而告、秀家、竟入其國、此際、長船長家、請降德川公曰、若賜備前、舉浮田氏國、致之、公疾其不臣、權許之、故長家相秀家、秀家走薩摩、長家、重賄以賀公之戰勝、公曰、備前子之故主國也、恐人心難服、別有錫者、宜速來、長家即往、公數其罪、錫其妻孥死而流長家八丈島、秀家夫人前田氏、利長之妹也、國亡後、歸利長、利長、聞知秀家所在、七年、有司、收秀家及子秀親、島津忠恆請宥、則流之八丈島、秀親乳母澤橋氏、懇請從行、其子兵大夫覲大猷公之出、攀駕白曰、母子不得相見、既有年、殿下、幸加恩邺、臣亦從行、公吏追書召歸澤橋氏、答曰、爲私背君、妾不忍爲之、兵大夫復白、吏曰、國法、不可爲汝枉矣、其餘唯汝所欲、則詔前田氏、贍給衣食、賴之、因是、秀家父子、終其身、貨用不匱云、

續史氏曰、直家權略多算、以取雄藩、非積善固國者也、秀家以元帥、指揮朝鮮關原二大役、奚其盛乎、有其德爲之、素可矣、無其德爲之、難矣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終

海津一作具津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七

柴田勝家

瀧川一益子[illegible]利

柴田勝家、小字權六、尾張人、世爲織田氏老臣、勝家驍果敢戰、能諳兵機、爲修理亮、天文末、從織田信長、戰海津、先衆而進、旋功弘治中、林通勝、憚信長剛毅、善其弟信行柔順、而謀廢立、勝家與謀焉、事覺、信長來討、勝家戰失利、自髡謝罪、信行不悛、令其將都筑藏人暴聚死士、窺信長、勝家諫信行、弗聽、遂斥勝家、永祿元年、正月、信行、大會將士、不及勝家、勝家忿恚、而告信行反、信長討滅信行、五年、勝家從信長、伐美濃、十一年、又從、略近江、以先鋒、拔箕作、乘克、入京師、信長患諸神祠毀損、使勝家及阪井森蜂屋三氏護保焉、信長遣法、撫綏都人、勝家與三氏掌之、元龜中、從信長攻越前、近江、信長命勝家、守長光寺、六角義賢、掠野洲、勝家與佐久間信盛、擊敗之、加秩食邑三萬貫、姉川長島二役、並從焉、信長以勝家、爲先鋒、入近江、縱火而退、勝家爲殿、

續日本史卷七　柴田勝家　二十九　我自刊我書屋

小谷一作豬谷

淺井長政、出戰、勝家、三戰卻之、信長、狀其功、行賞、三年、勝家、信盛等、攻長政、於小谷、獲精兵二百、天正元年、勝家與丹羽明智蜂屋三氏、徇京師、三氏歸、獨勝家留鎭焉、既而、從信長、攻滅足利朝倉淺井氏、二年、又從、攻長島賊、賊支黨、在大鳥居、一夜、乘風雨而遁、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三年、朝倉氏遺黨、作亂越前、勝家、又從、擊之、拔鳥羽城、入加賀、功冠諸將、信長曰、越前人心猶悍、反覆無常、且當上杉氏之衝、非文德者、不能綏圉、非武幹者、不足扞寇、我籌其領將、歷觀諸將、莫勝于勝家者、則封勝家於越前、勝家就封、淘汰兵仗、區別其精鈍、而不任戎事者、更鍛爲農器、以課勸種殖、大得民驩矣、九年、勝家、略定北陸、持土物、獻信長、信長褒成功、自賚之、初信長父、有茶鐺、名姥口、臨終、授信長曰、待大功者、予之、勝家嘗請之、信長不聽、告以故、至是、復請曰、勝家、賴君之靈、定加賀越前、四疆始寧、欲樹殊勳、恐無所也、願賜爾所丐鐺、信長、忻然、出賜之、十年、勝家、偕能登與遊佐三宅溫井氏、連戰克之、三氏、奔投上杉景勝、勝家、進師、擊景勝、拔魚津、而議巡徇越後、聞明智光秀作逆、而退駐、至柳瀨、會光秀滅、則之清洲、議立織田信長後、而分信長地、勝家、得長濱、勝家與豐臣秀吉、丹羽長秀、池田信輝、更置吏於京師、以管都下政

從弟一作甥

要、秀吉、獨專事、擯斥織田氏、勝家、不平、奉織田信孝、圖伐秀吉、秀吉、攻信孝、勝家之國、多雪、不能出師救信孝、瀧川一益、勸勝家曰、權行和議、及來歲雪融、南北剋期、一時俱擧、秀吉不意、可一戰而殲焉、勝家然之、遂與秀吉和、居亡幾、秀吉、背約來攻、勝家義子、伊賀守、勝豐、守長濱、嘗忤勝家之意、被疏黜、秀吉時之、誘降勝豐、取長濱、以杜我脩道、十一年、春、勝家、舉國出軍、四月、使女婿、佐久間盛政、襲中川清秀於賤嶽之麓、曰、勝必速班師、盛政從弟、勝政、冒母姓、稱柴田氏、盛政與之、帥萬人、十九日、冒夜、而發、黎明、至嶽側、麾部將曰、長濱之役、我斂、後障壁、破之、是儀可復也、遣人火清秀砦、清秀、狼狽退、盛政、追擊斬之、盛政、爲人雄武、每戰、用鐵棓、膽乎殪敵、敵常辟易之、號曰夜叉、盛政自恃其勇、狃勝、傲敵、而不退矣、勝家、聞、使召之、使者五反、盛政、終弗聽曰、阿舅耄矣、何畏小敵餘燼爲、勝家歎曰、盛政不用我言、必敗、日暮、豐臣秀吉、擊盛政、盛政、大懼而退、至嶽北、勝政在其麓、盛政、欲與之合、秀吉、薄擊盛政、勝政、並擒之、勝家、在柳山、聞嶽軍喧囂、而意盛政有失、已而敗卒交至、告故、勝家曰、盛政不聽我命、果敗績、吾自往迺厚矣、時麾下兵多亡、勝家擁之、在者僅三千、諸將曰、遁亡之餘、不足用矣、勝家乃還、入越前府中、見前田

續日本史卷七　瀧川一益　三十　我自刊我書屋

儀仗一作儀伏

利家曰、我兵敗食竭、窮追至此、願惠一飯、利家供之、勝家辭出、馬疲、騎假馬、歸北莊、將士有姻于敵者、悉放遣之、秀吉來圍城、燔其郛、勝家、登天守閣、與將士飲、秀吉出佐久間盛政柴田勝政、示之、勝家慨然曰、予欲報先君之恩、反爲狼奴所困、豈非天哉、勝家妻、織田氏、信長之妹也、嘗嫁于淺井長政、長政亡、再醮勝家、勝家謂之曰、秀吉歡心、以先君之故、不敢害汝、汝速去矣、勿與予俱亡矣、織田氏泣曰、妾於淺井氏、義固應死、然失其節、豈可再乎、且年既老矣、餘喘不足惜也、唯三女尚亂、遭屯塞、爲憾之、若得免死、無遺念、勝家、命侍臣文荷者、擁三女、脫去、其長女不可曰、脫去何爲、見死生從父母、親子相向哭、時有杜鵑鳴叫、織田氏、慨然賦歌、勝家文荷、和之、二十四日、夫妻並伏刃、卒、文荷、燔閣、殉之、五月、佐久間盛政、臨刑、詠歌述情、且言曰、吾早聽阿舅命、豈使狼奴如吾、有司叱之、盛政曰、非汝曹所知、至死、顏色不變、云、盛政一名信政、通稱玄蕃、左衛門尉信盛之族也、勝家義子勝久、與盛政、同戮、柴田氏、祀絕、

瀧川一益、稱彥右衛門、本姓紀氏、或云伴氏、遠祖儀仗、賁護、從源義家、討陸奧、子孫居近江甲賀、一益、少時、仕六角氏、坐免、更仕織田信長、一益、梟勁有

或云茂昌若干齎賄

氣附、善戰、從軍、數有功、信長器之、擢爲將、稱伊豫守、更稱左近將監、來詳中、畧伊勢二郡、降木殿持爾、爲蟹江城將、從信長、定伊勢、天正中、又從、伐平長島、以功賜伊勢五郡、治于長島、伊賀近江、諸豪強、不服信長、信長召諸將曰、孰能平之、四座未答、一益進曰、臣能、請討伊賀、不日定之、而歸、請討近江、信長、以故不許、一益從信長、戰于長篠、大敗武田氏、又從越前攝津紀伊諸役、六年、豐臣秀吉、與毛利輝元軍、相持上月、一益、以兵援秀吉、七年、一益等、攻伊丹城主荒木村重、留族人、夜逃、一益、諭城兵中西氏曰、汝主、弃汝走逸矣、怯懦如斯、汝屬之何爲、以汝武幹、而更輔織田公、封土不足言矣、中西氏乃從欵、納我兵、入城、城陷、十年、春、織田信長、討平甲斐、一益之功、在上最、信長特褒之、以上野及信濃二郡、封一益、命曰、阪東始定、人心不測、以乃爲阪東管領、箱根以東、至奧羽、乃總督之、料剔是非、以便宜從事、事或疑者、詢諸德川氏、而政無大小、勿徇私情、養士綏民、戮力柴田勝家、以斬夷上杉氏、乃賜寶刀駿馬、及黃金五百兩、一益就封、治于廐橋、頃、信長、爲其下所殺、因聞至、部吏議曰、變故之際、將從或生猝、且秘喪、宜要質任於客將、一益曰、我得訃、彼亦得之、秘無益、不若自我發之、急召客將、告事、皆曰、管領丹心推誠、以優遇吾儕、吾儕矢而不背、願重納質子、一益不受、遂率部兵八千、西上、諸客將兵一萬、護送之、路由東海、北條氏直、出兵遮路、一益鬭、卻其一將、斬首千五百級、氏直、以全軍四萬兵挑戰、一益、進擊失利、孫同津田并阪等二十餘士止死、一益歸廐橋、爲死者、設祭、悉放質子、由信濃、西上、一益、謀奉織田信孝討豐臣秀吉、十一年、秀吉滅信孝、一益、失封而匿越前大野、十二年、秀吉、謀除織田信雄、誘一益、爲援、予近江田五千石、與富田知信、偕守木造城、勸降蟹江城將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以前田下市場、二壘、而降、乃招大野墨將、不降、一益、與九鬼嘉隆、以艦兵攻之、無利、織田信雄、與德川公、取前田下市場、一益、退趣蟹江、會潮落、艦膠不能進、敵兵來迫之、士卒多潰、一益、匿以身入城、敵兵圍城、一益告急秀吉、秀吉、救師不來、一益乞降、而歸木造、富田知信、拒不納、乃入神戶、尋往京師、剃髮、潛妙心寺、一益本善丹羽長秀、行役之、屢年而從、養子雄利、

雄利、初名雄親、或名勝雅、又名勝利、又名一雅、出自右大臣北畠顯能、顯能長子顯俊、稱木造氏、顯俊後七世、爲俊茂、官左中將、雄利其第三子也、卓犖有志氣、遭亂、以父命爲僧、入現宥院、不喜浮屠、而去、蓄髮、寄兄具康、出嗣于瀧川一益、冒其姓、以屬北畠具教、此時、北畠氏微、雄利說具康、歸織田信長、具教討具康、信長、救具康、入伊勢、以雄利爲先導、克之、信長以子信雄、嗣北畠氏、命雄利傅信雄、元龜中、雄利任下總守、天正中、賜丸山城、略伊賀、定之、信雄、舉其地、屬雄利、十二年、豐臣秀吉、欲攻信雄、然憚雄利及岡田、津川、淺井三氏驍勇、謀以利餌之、三氏許諾、獨雄利不善之、稱佯許、先是、雄利子、質于秀吉、雄利紿秀吉、奪質馳還、以告信雄、信雄誅三氏、秀吉令人來攻、雄利奔伊勢、信雄命雄利、攻松島、拔之、以其地、附雄利、秀吉族秀長、來攻、城陷、雄利、徒于[illegible]田、信雄與秀吉和、十三年、秀吉以神戶、予雄利、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再失封、後、德川公、賜萬石、予壹岐守、正利、

續史氏曰、勝家、一益、拔衞衆中、杆禦方面、其榮既多焉、雄利抗慨有氣、皆一世奇器也、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一終

妹或作女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二

列傳三十八

丹羽長秀　子長重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丹羽長秀、小字萬千代、更稱五郎左衛門尉、尾張人、其先平氏也、改爲藤原氏、世仕斯波氏、居丹羽郡、因氏焉、長秀父、爲備理亮長政、長秀沈默有守、年甫十五、仕織田信長、給事左右、擢爲隊長、信長以妹妻長秀、長秀轉戰甚勉、令信長致彊大者、長秀之力居多、諸將無敢偶之者、獨柴田勝家之勁烈、略侔長秀、時人稱二人、以爲國之柱礎、豐臣秀吉少時、欽仰二人、併取其偏氏、以氏羽柴、其被崇如此、永祿十一年、織田信長侵近江、長秀與豐臣秀吉、以先鋒招箕作、長驅入京畿、十二年、從信長攻伊勢、元龜中、信長使長秀略若狹、長秀耽土豪武藤氏等任子、而歸矣、合信長之軍、戰于姉川、有功、攻大角義賢、克之、信長多其勇、封于佐和山、食五萬石、會信長出獵、有老婦當道而訴曰、里長奪余田、信長素知長秀無偏私、命彈正之、里長服罪、其後衆不敢犯法、時論美長秀之明斷令然矣、天正元年、長秀從信長、攻足利義昭、義昭

百万石一作七十万石

乞和、信長命長秀遣兵禦、及和敗、信長乘其懈破敗、竄義昭、長秀從之、二年、又從、滅長島賊、三年、又從、戰于長篠、信長欲增諸將封土、以邊疆拒命、未行、乃議拓西海于其地、取其豪族之姓氏、賜將校、長秀受惟任氏、信長推薦長秀、爲越前守、長秀固辭不受、四年、信長城于安土、長秀董其役、月餘、外城成、信長美其速竣功、親臨焉、古未、四月、爲內城、起天守閣、七月、成、其闕大精緻、振古無比、信長悅、以若狹十萬石封長秀、五年、信長討紀伊、長秀從之、六年、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七年、討荒木村重、十年、長秀與織田信澄、守大阪、信長使其子信孝伐南海、長秀以一軍屬之、至攝津、明智光秀弑信長、光秀有姻信澄、而結之、長秀與信孝、相謀、伐殺信澄、遂合豐臣秀吉之軍、誅光秀、會清洲、遣信長後、諸將分地、長秀得近江二郡、而治于大溝、若狹盜起、煽動國內、長秀討平之、長秀復本姓、豐臣秀吉、柴田勝家、勢成相傾、各樹黨聚兵、長秀勸秀吉、勝家、結織田信孝、長秀因和解、太得便宜、亡幾何、和敗、秀吉攻信孝、勝家阻雪、不能出救、使人來勝擊秀吉、長秀不聽、十一年、勝家來掠、長秀擊卻之、大有獲、勝家亡、以功、賜越前及加賀二郡、食百萬石、移治于北莊、十二年、秀吉攻織田信雄、長秀從之、秀吉戰少利、十三年、秀吉任內大臣、威焰

大盛、長秀爲人方正、直節操、雖秀吉起微賤、人或賤之、長秀弗肯賤之、情好太篤、以其首唱誅明智光秀、而推擧之、然及其排斥織田氏、得尊位、始失望、欲除秀吉、再起織田氏、自計力不能辦焉、遂延不發、以覷其間、久不得間、秀吉倍昌、長秀居常邑邑、竟發疾、四月、十四日、既疾、自刃剖腹、得一物龜形爲積者、刀痕在其背、送之秀吉、副以自書、遺秀吉、亦自書報之、命嫡子長重、襲封、十六日、長秀死、年五十一、

長重、小字鍋、以豐臣秀吉命、娶織田信長女、十五歲、喪父、是月、秀吉促兵賦、擧佐佐成政、成政、奪織田信雄者也、秀吉欲剪信雄之羽翼、故有此命矣、老臣成田氏曰、先君初以秀吉爲忠、枉意助之、及其擯織田氏、而悔恨自殺、今儻勠力成政、以覆秀吉、爲織田氏、復封土、此慰先君於地下也、衆議之、遲回不決、而議旋洩、秀吉擊成政、成政降、長重、左遷若狹、任侍從、長重、從秀吉征西海、士卒犯律、長重坐貶松任、食僅五萬石、成田氏憤悶曰、秀吉遇我君、無狀、吾寧忍辱、吾曹何堪焉、我欲擧兵而雪愧、事成、則歸于公、不成、則吾死而已、孰共者、衆相顧不答、成田氏曰、皆怯夫也、秀吉聞之、誅成田氏、文祿四年、長重、任參議、授從三位、慶長二年、爲加賀守、移于小松、增食至十萬石、四年

石田三成等、始謀害德川公、公內警之、長重有姻利家、而齊之歸公、謂曰、長重邑、隣利家、其地之險易、具熟矣、公備、有事于加賀、願以長重、充先鋒、公咸怡賜佩刀、利家從狀、師命乃寢、五年、三成、挾豐臣秀賴、擧兵、德川公伐之、前田利長屬公軍、語長重曰、足下執與、長重曰、余爲豐臣、創封、固無恩、雖德川、非有親故、中立觀望兩軍之勝敗而已、雖然、賴君之推進、德川之寵顧、而得復舊封、敢不竭筋力乎、利長曰、子且爲足下入謂、唯恐變故之際、有朝向夕背者、足下、若一其終始、幸覘任子、長重召麾下、會議、宿臣不可曰、先君、以織田氏股肱、而僕視前田利家、隨指氣使、莫不如意、利長以其子、欲責任子、以駆公、此無乃冠履易其所乎、嘗二家、偕娶織田氏、非無舊誼、矣我取質任、而后示信、以臣等觀之、彼欲挾之以要公也、不可不備矣、終絕之、利長怒、擧兵、踰小松、攻大聖寺、而聞內難、罷還、長重曰、利長恃勢橫暴、而歸路我城邑、以脅掠鄰縣、其睨我也、甚矣、長重、屏息自潛者乎、擊利長軍背、而得首級、歸城、利長、反旆巡行城外、視壁堅兵鋭、而去矣、當此時、德川公、以大師、在關原、長重、利長、和解交質、以會公師、既戰、利長收兵、議入我營、士卒擊却之、利長、卿之、德川公、論平三成功否、長重坐私讎相構、褫封於是、長重潛

二本松三萬石、或云十万七百石

居芝浦、後賜萬石、累食白川十萬石、寛永十四年、卒、子光重、任左京大夫、進四位侍從、移封于二本松、加食邑、子孫相繼、傳封、

續史氏曰、長秀、贊霸其業、庶乎有餘清、歿後、不愧織田氏於地下、完孫謀於當世、兩得其耳、其用意也、深矣、長重、取禍雖自爲之、事係前田氏、是以、假武以後、不相和、因循二十餘紀、至今代、確然不可解、公卿大夫、非不累之、然力不能辨焉、我君夫人、爲丹羽氏女、以故、我君、一除兩家、洗拂宿嫌、以爲天下之心、此盛世之一快也、

佐久間信盛

佐久間信盛、小字牛介、更稱左衛門尉、尾張人、其祖、三浦義明、食安房佐久間、因氏焉、信盛、仕織田氏、永祿中、織田信長、徇近江、信盛建議曰、六角父子、暗劣不足爲意矣、淺井長政、有膽略、攻之損師、不如和婚、使彼先驅啓行、以佐我武威矣、信長、善之、以妹、妻長政、信長會諸將、而圖出都、信盛曰、畿甸之民、久陷塗炭、皆延頸跂足、而望仁人來救焉、以君之明、兵之強、欲平皇室、定覇府者、沿道將士、導其師、都下兒豎、莫不瓦解、於是、君除苛政、施寛仁、黜異端、脩文學、改舊染弊風、與百姓、自新、則衆益盛望、不者、人心向背、未可知也、信長用其言、大得衆譽矣、信長、圖急攻陷小谷、信盛諫曰、力戰拔城、恐多損師、君既以天下、爲任、豈爲此小醜、糜人力、非長策也、不如以他日取焉、信長然之、姉川長島等役、信盛皆從之、信長、攻比叡山、信盛諫之、事在信長傳、元龜初、信長、攻近江、信盛率兵從之、斬首七百餘、信長多之、予秩三萬貫、三年、信盛、從信長、攻越前、松永久秀、既降信長、竊附三好氏、信長請之、久秀謝罪、信長曰、彼非無智勇、然能以辨佐惑人、不可不除也、信盛曰、人惑而後、彼能惑之、我無惑、彼素不能惑之也、君既不惑于彼、以用彼智勇、亦何害、信長、乃釋久秀、天正元年、從信長、討朝倉淺井、皆滅之、二年、又從、滅長島賊、三年、又從、破武田勝頼於長篠、遂討平越前、而補刈屋城守、四年、從織田信忠、攻松永久秀、久秀亡、移於大阪、紀伊、其他者、類入我陣、信盛撫之、佯稱援兵、以陷城、事在信忠傳、信盛、攻釋光佐、陣于天王寺、賊來圍、時溝壁未成、信盛殺牛馬、以其皮、扞矢丸、信長聞急來擊賊、背、信盛起應之、挾賊、大敗之、五年、從紀伊之役、六年、從豐臣秀吉之西征、八年、釋光佐平、信盛、與之、抗持前後五歲、無大功、信長、遣書謫之、信盛剃髮、遁于高野、部下士卒、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後二歲、信盛沒、子正勝、稱甚九郎、與父同遁、亡幾、信長召錄、任駿河守、

隷織田信忠、豐臣秀吉斥織田氏、正勝不悅、率織田信雄伐秀吉、而領嶺城、秀吉之將、來攻、正勝拒戰却之、移領長島、既而、信雄失封、正勝亦不振、晩就不干齊、業茶事、終其餘世、

續史氏曰、信盛戰闘、雖非所長、其諫諍、有可聞者、信長、采蒭蕘、而拾下體、可也、棄下體而拾蒭蕘、豈不甚乎、以此、昏亂日甚、及陷禍、人不敢告、以至亡矣、由斯觀之、不翅拾物、而併拾己也、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二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九

島津義久 弟義弘 姪忠恆

島津義久、出自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賴朝庶子忠久、爲薩摩、日向、大隅、三州守護、治于鹿島、世世領其國、或曰、忠久、本姓藤原氏、或曰、惟宗氏、忠久九世孫、爲陸奧守忠國、忠國長子、曰友久、一名友中、任相模守、遷右馬頭、次子、曰吞久、一名立久、嗣立、生子忠昌、吞久、忠昌、並陸奧守、忠昌三子、忠治、忠隆、勝久、相繼立、皆有官爵、友久曾孫、陸奧守貴久、又名貴友、逐勝久、貴久與日向豪族伊東義祐、有宿嫌、連年交兵、數失利、而義祐、掠定大隅及薩摩、貴久卒、義久、以其長子、嗣立、爲人、倜儻好氣、任修理大夫、授四位、弘治中、擊伊東義祐、永祿末、攻大友義鎭、破之、元龜三年、攻伊東祐丘、多得首級、天正中、盡侚日向、大隅、祐丘委國遁亡、而投于大友義鎭、義鎭挾祐丘、來畧、到耳川、義久、要其半渡、鬪水中、斬殺十將、逐擾義鎭、而後、將攻破義鎭、九年、有馬義純、降附、十一年、義久以義純之兵、擊龍造寺隆信、敗之、而意隆信掠義純、乃爲畳

九世或作八世又作七世

戍兵矣、十二年、隆信、以兵五萬餘、來畧、時、義久、在八代、召諸將、問方畧、皆曰、衆寡不敵、救之無益、義久曰、義純、跂望我救、而不出單騎、於義何如、則遣季弟中務太輔家久、以兵三千、救義純、家久、航海、達洲川浦、則悉毀舟楫矣、家久子豐久、年甫十五、家久胄之、斷其垂系、衆知其必死、則令曰、敵來、勿動、勿銃、以竢我之麾、而設二羅、以逆隆信、隆信、侮我兵之少、來薄矣、不銃、益薄、家久麾曰、銃矣、衆均發、敵軍披靡、以生兵更來、家久、佯敗走退、覆起夾擊隆信、隆信挺走、川上左京、追躡斬之、終定二筑肥前豐前、十四年、豐臣秀吉、援伊東、大友氏、大聚兵衆、義久、遣使請和、秀吉曰、悉歸侵地、則和矣、義久弗懌曰、方今之勢、强者削地、弱者削于地、何國不然、秀吉無故削地、甚無謂也矣、則修葺堡砦、以自固焉、秀吉使人持書來諭曰、奚故不入朝、且以肆動凶器、而剝奪隣國耶、義久卿書曰、近衞氏、以皇家之股肱、常司我聘貢也、秀吉非其人、則逐斥使者、頃之、使者又來說義久、縲之下獄、而命弟義弘、家久、分道徇豐後、肥後、家久、斬秀吉之將長曾我部信親等、長驅攻豐後府、大友義鎭、弃府而逃、義弘、連陷義鎭十六城、十五年、秀吉、大舉兵、自將來攻、發使諭義久降、義久不可、義弘、家久、轉戰失利、退、諸塞多陷矣、老臣、交勸義久請降、獨

弟歲久、新納忠元、不欲降伏、忠元曰、臣聞、曹操、以百萬之衆、蔑視吳會、而有赤壁之敗、田單、唯以聊莒即墨、而復七十城、今秀吉之師、將驕士嬾、過操、我之窘窮、不至單也、願委臣、以恢復之任矣、義久不聽、自髡、被緇衣、從侍臣數人、詣太平寺、見秀吉、謝罪、秀吉、以我之右族、久領大封、不忍猝絶其祀、而優容厚接之、命以弟義弘爲嗣、領三州、如故、其餘盡削之、此行也、釋光佐、從秀吉、來攻、誘降法徒、以爲鄕導、義久痛惜之、而事平後、擧除其黨、斫其魁首、令國中嚴禁其教矣、義久、送秀吉、至大阪、宇土顯孝、畔于秀吉、秀吉將伐之、顯孝來寓、義久以秀吉之旨、討平之、任三位法印、關原之役、義弘、附西軍、在上國、加藤清正、諷盈來侵、義久與之相持、未戰、義弘敗退、義久、幽閉之櫻島、遣人請罪於德川公、而欲自出京師口申謝罪狀矣、稱病、未果、德川公、釋義弘、義久感喜、國輿疾入朝、會國中有反人、姑緩發行、慶長十六年、薨、年七十九、一日、義弘謂義久曰、海內無事、士風漸懈、請峻法實之、義久曰、使之以禮、待之以惠、人孰弗忠、余未聞嚴酷化人也、義弘愧服、義久、晩號龍伯、從事筆硯、從近衞前久、問古今集、前久、盡秘逍教之、嗣才大進矣、

義弘、初名忠平、少時、稱又四郞、驍果有幹局、任兵庫頭、元龜中、擊伊東祐丘、

斬首、五百餘級、祐丘之將福永、野村氏等、降、天正中、攻陷大友義鎭之諸城壘、而立、承兄義久之後、肥後之亂也、義弘、以豐臣秀吉旨、提兵、臨其境、以撫慰士人、拜四位侍從、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義弘、以兵一萬、渡海、朝鮮人、嘗義弘、爲沉安頓吾、明人、爲石曼子、虜中、誤傳有此稱也、深憚其嚴毅、至畢其名稱、有止兒啼者、慶長二年、義弘、攻南原全州、有功、三年、諸將多撤師、而還矣、義弘守泗川、據海作城邪、名曰新寨、從鎭之蠶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七壘、相爲表裏、虜忠之、虜將茅國器、聞我與豐臣秀吉、有隙、以可間而作檄、數秀吉之罪、遺辯士齎之來說、義弘、叱却之、斯時、虜將董一元在晉州、國器與謀曰、望津、爲諸壘之首、陷之、餘壘隨潰亡矣、則勠力攻之、捕虜郭國安、在壘中、通欵一元、舉火應敵、而壘陷矣、義弘子忠恒、請擊一元、義弘曰、未可、一元、進逼永春、昆陽、而萃泗川、守將出戰、一元、屬將李寧、盧得功等、遁走、忠恒又請擊、義弘曰、未可、一元、既陷數壘、而覩我閉門不出、有輕色、乘克攻東陽、向新寨、我將士皆奮、請邀戰、義弘曰、未可、一元退、次于泗川、十月朔、一元、合兵更來、其屬將彭信古、驍勇著名者也、用大礟、將寨櫓碎墩忍、而群虜用火器毀破門闉、四面逼堞、拔柵、義弘嘆城防禦、會虜營毀裂烟

曼或作瑟

望津一作望晉

一說家久天正十五年死

家久一作阿多忠實又作長壽院盛淳

一說久保有兄鶴壽無弟忠清

焰四迸、人馬燃爛、舉部海沸、義弘呼忠恒曰、可擊而殲矣、忠恒、蹴馬疾進、衆殊躍從之、斬首三萬餘級、虜弃營爭走、蹂藉死者無算、僵屍亘滿二百餘里、此際、豐臣秀吉、薨、遺命撤軍、群虜追蹤、義弘邀擊之、斬虜將陶明宰、虜竦退矣、諸將全軍罷歸、四年正月、兩府論外征之功、以義弘爲首、加封四萬石、任參議、忠恒亦進官爵、並賜寶刀、老臣伊集院忠棟、守伏見第、孖勢驕橫、三月、忠恒、斬忠棟、初豐臣秀吉之來攻也、國勢大窘、衆莫不股慄、忠棟、與新納忠元、說秀吉、辭致有理、能彌縫國釁、秀吉、美其忠傾、不敢奪島津氏之舊封、特謂島津義久與之重秩、衆皆推尊二人、及忠棟之斬、而中外有異同論、忠恒長罪、逃匿于高雄山側、德川公、遣使迎之、忠恒感怡、辭謝、奔歸其國、忠棟子、雖忠恒、據日向庄內、而畔焉、忠恒攻之、德川公、發說客往來、而諭令和解、五年、義弘、黨石田三成、會關原之軍、義弘使弟家久謂三成曰、東兵遠來、士馬皆抜病、我乘夜、襲斫其中堅、必得利、彼若有備、則止矣、於軍、未加損也、三成未答、島勝猛、在坐曰、諾且必見德川某之甲背、家久、應謂勝猛曰、子得見其甲背乎、曰、僕少時仕甲斐、追某於甕井、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觀之、亡乃遑失乎、不辭而出、既戰、三成等、大敗、獨義弘、部下未亂、小早川秀秋、來

迫、義弘、奮戰却之曰、我兵雖老矣、猶走不敢也、結部環銃、以自固、摩敵營南行、福島正之、井伊直政、來躡、皆擊却之、傷直政、敵衆嗣躡、阿多忠實、長森盛淳等、戰沒、義弘、殊死止鬪、姪、中務太輔豐久、讓且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也、揉回其馬首、策之、則自留防戰、呼曰、島津參議、在此、孰敢來敵矣、終死之、其父家久、亦死于此役、義弘得間、脫走、遣人諧德川公謝罪、然後赴國、沿道盜起、要義弘、義弘、且擊且行、悉收質任在大阪者、入國矣、義弘、深悔關原之舉、役後、潛居剃髮、號惟新、不復關係庶事、元和五年、卒、三子、長久保、死于朝鮮之役、次忠恒、次忠清、

忠恒、又名家久、或曰、忠恒、義弘之從子也、豐臣秀吉、賜之羽柴氏、德川公、更賜之松平氏、加偏諱、歷任陸奥薩摩大隅守、兼侍從、朝鮮之役、佐父義弘、屢旌功、忠恒、與藤堂、脇阪氏等、潛舟師、襲閑山、義弘、陸路援之、忠恒、躍飛乘敵艇、悉殺其衆、而赴巨濟、焚燬艦百六十艘、斬首虜數千級、豐臣秀吉奇之、大褒賞焉、進少將、伊集院氏、有嫌忠恒、及其立、而背叛焉、忠恒、平之、慶長十四年、忠恒、請征琉球、幕府議許之、忠恒、遣新納一氏、爲將帥、樺山久高、爲先鋒、赴征焉、抵東求島、獲虜三百人、虜遁舟艇、守津口、津傍有山、多蛇害、虜恃之、不備、一氏、縱火燔山、潛兵夾擠之、諸堡望風、潰散、琉球王尚寧、乞降、不許、五戰、至國都、擒尚寧以下、酋長數十人、自師出、至此六旬、琉球盡平矣、乃撫綏其民、十五年、忠恒、以四、至江戶、駿河二府、府議、以琉球隸島津氏、大阪前役、豐臣秀頼、以重賄召忠恒、忠恒、辭弗受曰、關原之役、德川公、赦惟新公、今違其德、可乎、秀頼之使、復來、忠恒、捕之、輸獻于德川公、而起兵、東上、阻風濤、後于軍期、後役亦阻矣、贈妻子、親信、諸將帥、效之、爭納任子、公特多忠恒、元和三年、公、推忠恒、爲參議、寬永三年、陞權中納言、食、凡七十七萬餘石、子孫傳其封、

續史氏曰、說者、以爲島津氏、爲豐臣所攻、萬無生路、特以右族、得免耳、是不必然矣、夫天下右族、莫足利織田若也、豐臣、旣排足利織田、何有島津乎、義久之門、有義弘忠恒、用之海外、如彼、所向無前也、使之向豐臣致死、茲必有偶、假令滅三州、於己滅六州也、故豐臣不、敢焉、島津之族、有義久義弘忠恒之人、宜矣、其得存也、雖有其族、無其人、雖鎌倉、泯滅無迹、況其庶流乎、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四

列傳四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毛利輝元（子秀元）

豐邦一作豐國

毛利輝元、小字幸鶴、稱少輔太郎、受足利義輝偏諱、爲今名、父四位隆元、祖贈正三位元就、割據山陽山陰西海三道十餘州、治于安藝吉田、隆元討尼子氏、未平、暴卒、輝元時年十一、在鄒山、得凶問、即起、欲紹述父志、元就聞之、悅曰、眞我之孫也、不辱門風者矣、次年、輝元與吉川元長、攻尼子氏、元龜初、輝元帥兵二萬五千、伐尼子氏、連拔牛尾巾山等諸城、元就薨、輝元以適孫、受其後、叔父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之、先是、武田晴信、上杉輝虎、交欲討織田信長、遣使來請援、元就、罹病、遷延不答、輝元立、答之、輝元任右衛門督、天正初、遷右馬頭、尼子勝久、借信長之師、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邦、豐邦謀復之、以故、嫌勝久、其將大坪一之諫之、弗聽、一之來奔、元春隆景擧降豐邦、逐勝久、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生隙、輝元遣使講和、信長不可、義昭來託焉、輝元召元春隆景、相議、絕信長、圖納義昭於京師、信長攻釋光佐、輝元遣

村上景廣、浦宗勝、督兵、救光佐、信長以利招我屬將三村元親、元親許之、其族親成等、極言其非識、元親不肯、親成來降、以告其端、輝元討元親、以親成、爲先導、徇備中、克之、元親遁走、唯二傔從之、一傔、揖元親自刃、我士卒爭獲之、元親乘間、單身步走、力窮、自刺而死矣、事平、以鬼身城、賜宍戶隆家、自餘有差、五年、讚岐香川氏、與國人構兵乞援、輝元遣季父穗井田元清、及浦宗勝、破敵兵、及還、宗勝攻播磨、與黑田孝高合戰、孝高勝、豐臣秀吉、侵山陽道、陷上月、六年、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伐秀吉、秀吉奔上月、罷去矣、荒木村重、畔織田信長、據保兵庫華隈、請援兵、別所長治、在三木、亦請援兵、當斯時、浮田直家、南條元續、結信長、而窺我後、輝元未遑遣兵援村重長治、而贈餉給之、且築丹生淡河二寨、連接華隈三木、七年二月、豐臣秀吉、遣羽柴秀長、襲丹生淡河定範、設塹布鐵蒺、以待之、秀長來不能冒進、按師而止、定範縱牛馬、逐入秀長之營、軍馬爭牝、相嚙蹴、營中糜沸、定範乘之、衝突秀長、秀長敗走、或謂定範曰、秀吉慓悍、不堪忿恚、而必來矣、我兵既老、難抗也、不若因勝退、乃收師、入三木、無幾、秀吉果來、而見我師既退、則虛還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左右輝元、伐浮田直家、拔美作五城、其餘四城、自潰、八月、直家、攻

匡家一作賴宗父作宗匡

升形祝山二城、元春救之、令直家去、元春轉攻南條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元續族信正、夾長瀨川而陣矣、盛重分兵、爲三隊、蹈水以戰、斬信正、元春環種石、設砦、元續出鬪、元春破之、十一月、元春隆景佐輝元、更舉陷備中忍山、十二月、我兵饋糧食、至三木、敵杜其道、一夜、襲敵營、斬守將谷衞好、別所長治、率士、逆糧食、豐臣秀吉、遮擊之、長治族十人、士卒百餘人、戰沒、淡河定範被創而退矣、顧見、有追迫者、乃仆地、陽死、追者及之、將刎、定範捽起殪數人、衆駭愕、散亂、定範、哄然笑曰、予今實死、則自刃、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浮田直家、城于八濱、小早川隆景、遣穗井田元清、攻之、斬其守將四貫、七月、荒木村重、來奔、秀吉圍豐邦於鳥取城、係累諸貫、露刃擬之、以招城兵、豐邦曰、我嘗叛毛利氏、而不見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皆殺之、極慘酷、及豐邦女、豐邦痛愍弗自勝、而降秀吉、城兵忿懣、不敢從豐邦、以請我一將鎮城、輝元遣牛尾春重守之、春重出略近傍之邑、被創、罷任、吉川經家代之、城于丸山、相連結矣、九年、秋、秀吉圍鳥取丸山、吉岡城將吉岡貫休、襲秀吉之營頭之、秀吉來報、貫休逆擊、敗之、奪其馬標麾之、輝元、秀吉遣人誘召丸山

甲部川或作足守川

十州或作八州

城將、城將斬其人、捐尸壕外、秀吉大怒、攻城、城將告急、斯際、輝元、置戍鄙邑、而備浮田南條二氏、國中少兵、吉川元春曰、丸山、我之背內也、不可不救矣、即以步騎六千、馳至伯耆、十月、輝元與小早川隆景、總進、鳥取城中、食竭、吉川經家、與其宿臣、自殺、縱出士卒、丸山亦陷、十年、元春復鳥取、秀吉帥兵八萬、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城將淸水高治、一名宗治、募得板數百枚、造舟、出戰、元春隆景、援高治、釋惠瓊、素通秀吉、爲唱和議、秀吉曰、苟致高治死、便和矣、惠瓊以告元春隆景、二人弗聽、惠瓊私告高治、高治曰、予死以解二國之難、固所甘心也、則與兄月淸、及軍監末近信賓、潛出自引、以免城兵、惠瓊還報、元春隆景、爲發哀、輝元竟割地和解、南以甲部川、北以馬山、爲界、猶領十州、歲入百二十萬石、輝元送季父久留米秀包、秀吉、送森高政、交爲質、秀包好姿容、有幹略、秀吉、特器之、先是、我將或欲秀吉者、秀吉恐致其書於輝元、其中、有雲波者、三澤爲虎之臣也、爲虎誅之、當此時、織田信長、爲其下所殺、秀吉歸討、輝元以隆景謀、遣弓銃各五百、精兵一隊、助秀吉、初、隱岐淸家、代其兄領隱岐、譖兄子經淸、以己子甚五、質于我、經淸欲通信長、淸家不可、至是、經家不自安、殺淸家、滅口、事覺、甚五乞討經淸、十一年、豐臣秀

一說文祿四年任官

吉、既定中國、居大阪、輝元、遣使往大阪、爲前年之盟、杉原景盛、殺其兄元盛、驅以謀反、事發覺、輝元誅景盛、以其弟二郎、爲後、不滅其家、十三年、輝元、朝于京師、敍四位侍從、豐臣秀吉、授己姓、十六年、輝元進參議、十七年、輝元、割出雲、伯耆、與吉川廣家、十八年、豐臣秀吉、攻北條氏、輝元、留守京師、十九年、輝元、以吉田狹隘、城于己斐、更名廣島、而徙居焉、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輝元從之、二年、明人大舉救朝鮮、久留米秀包、與黑田長政、逆之、破退之、慶長二年、輝元、爲權中納言從三位、與小早川隆景、浮田秀家、脩淀堤、三年、豐臣秀吉、置五大老、輝元、充其職、八月、秀吉薨、其子秀賴、嗣立、石田三成、挾逆心、密作蜚語、離間諸老、中外恟恟、五年、輝元、參德川公、營、輝元、有寶刀二、曰千鳥、曰荒波、以其千鳥、獻于秀吉、至此、以荒波、獻于公、相成結託、而約爲兄弟、三成患之、竊誘上杉景勝、作亂、德川公、伐景勝、輝元、使吉川廣家、釋惠瓊、將兵、從公軍、三成、善惠瓊、令人說輝元背公、輝元許諾、三成引兵、擊公、輝元、留守大阪、而京極高次、以大津城、應公軍、命毛利元康、久留米秀包等、以兵臨之、使人先入說曰、諸將、謀爲豐臣氏除害、而足下有因于豐臣氏、何輕爲去就乎、高次曰、當今之勢、毛利德川、爭雌雄耳、事非關豐臣氏也、於是、元康、秀包、

八歲作四

急攻、高次委城而去、乃進陣于關原、西軍大失利、諸將遁還矣、欲助輝元守大阪城、輝元不可、辟城、而徙于木津別館、剃髮號宗瑞、請降於公曰、輝元、爲奸豎所詿誤、迄今、悔無及矣、以身委有司、生死、唯其所處置、若以嘉惠、不沒周防長門、而令供先人之祀、何幸加之、斯時、德川公、議削我封、而及降使之至、大喜、許之、十月、輝元、削于安藝石見隱岐出雲因幡伯耆備中備後八州、徙冶于萩、食三十六萬九千石、納子長門守秀就、爲質、先是、輝元、養從弟秀元、而後、生二子、長秀就、次日向守就隆也、輝元、傳國於秀元、秀就、娶德川公孫、而還侍從、進少將、實承祧、輝元、謂秀元曰、昔歲、我封亘十餘州、今裁二州、猶以庇廕舊臣、何能堪焉、汝反致封土、以解我上下窘僵矣、秀元、則告德川氏老臣土井利勝、而撿察土地、得實封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悅喜、不敢歸封也、二年、輝元薨、稱天樹院、秀就繼秀元、就隆封于德山、二人子孫、傳封土、秀元、小字宮松、備中守、穗井田元淸之子也、甞亂之時、小早川隆景、奇之曰、此子、能肖大父、後必不凡也、謂吉川元春曰、今宗家、未有嗣子、宜使宮松入立矣、元春善之、相伴見于毛利輝元、輝元亦奇之、則養爲子、斯際、豐臣秀吉、始大爲輝元、爲脩好、納秀元、爲質、秀吉、深愛之、嘗遇隆原、推任右京大夫、轉

遷越前、伊豫、二守、文祿中、秀吉有事于朝鮮、諸將、競造戰艦、秀元艦、最大、秀吉懌曰、我邦所無者也、名曰日本丸、秀吉之母死時、秀吉在肥前、聞計、將還、比過大浦、舟人謀逆、而觸舟於礁、檣櫓毀折、秀吉幾溺沒矣、秀元、馳輕舸、赴救、秀吉、深德之、爲奏進侍從、兼甲斐守、予姓豐臣氏、副以偏諱、於是、稱今名、老臣福原氏以下、受賞有差、秀元、入朝鮮、攻陷晉州城、斬首一萬餘、而戰于釜山、以功轉參議、正三位、秀吉召還秀元、穗井田元淸、合總其衆、間日出狩、獲二虎、獻之秀吉、秀吉美其膽力、手書答之、以女妻秀元、慶長中、秀元、以元帥伐朝鮮、撫軍、入王城、反陣西生浦、而救蔚山之急、秀吉薨、秀元收軍而歸矣、石田三成、作亂、矯豐臣秀賴之命、召兵、以給勝毛利輝元、秀元、諫輝元曰、豐臣公、幼冲、未親政務、焉有此舉、此、三成、假公命、以成奸也、大人、勿爲彼所賣、輝元弗聽、秀元曰、大人、若深崇信豐臣公、則宜奉公而適阪東、以戰德川公、然則海內無事也、輝元又弗聽、秀元、以輝元之旨、掠伊勢、轉赴關原、吉川廣家、勸秀元、欵于德川公、秀元曰、受家君命令、出征、不可肆改也、廣家自送欵、以強秀元、秀元抂情從之、與廣家陣于南宮山、三成等軍大失利、秀元下山西歸、黑田長政、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乃遮其行路、要而斂之、秀元、嚇

醉起出、正則援停、秀元、素有膂力、終其身去行、而人不復敢止矣、毛利輝元、降于德川公、公命輝元曰、以邦傳秀元、此時、輝元、旣有子、秀元辭曰、嚮者有二子、秀元何敢陵轢之、以開爭端、爲焉、得豐東、豐西、豐田、三郡、於秀元、足矣、輝元、强讓之國、秀元夫人、薨、更娶德川公義女、大阪之役、德川公、留秀元於江戶、秀元曰、旣辱姻親、奚復被疑、至此、願效力前驅、公許之、歸國、元和元年、大阪役、再起、秀元先至、旌功復本姓、寬永八年、秀元告老、讓國於義弟秀就、慶安三年、薨、秀元、爲大猷公所厚遇、而數入、談語移晷、公嘗曰、秀元成實、爲征韓元帥、非門望隆尊者、安克任之、子和泉守光廣、孫甲斐守綱元、並四位、居長門府、食五萬石、光廣弟、刑部少輔元知、居淸末、食一萬石、二家傳封、

續史氏曰、元就臨終、戒輝元、以善事二叔、二叔臨終、俱戒輝元、以愼守封土、勿料攻取、輝元、不能用其言、而勞身苦心、纔以壁其國矣、由斯觀之、人主所要、在置我從人耳、輝元、雖一誤其身、自悟其非、改之不吝、其行、有足取者也、及其老、不敢私其子、而遇義子、以義、義子亦報之、不得不以義、故秀元、讓遜、輝元所令也、傳、所謂、知與之爲取、輝元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一

上杉景勝

上杉景勝、小字喜平次、越前守長尾義景之子也、義景一名政景、娶上杉輝虎之姊、出鎭上田、輝虎父死、諸子皆幼沖、義景爲衆心所歸、時輝虎爲僧、心不遑之、輝虎旣立、義景忤輝虎之旨、輝虎欲殺之、憚姊不果、而或有告義景之謀叛、輝虎怒、令人陰殺之、收其二子、使姊更鞠、長子從之夭、子即景勝也、輝虎育養爲子、時年甫十一、其後二年、輝虎部士深澤九鬼二氏、怙寵名、而犯法、景勝幷斫之、輝虎奇之、以義景之采邑、復與景勝、明年、徇加賀能登有功、其後九年、輝虎卒、是歲天正六年也、初、輝虎意景勝以父故作逆、更養北條氏康子景虎、臨終、遺命立景虎、輝虎未葬、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相謀曰、景虎於上杉氏、無葭莩之親、臨之可、景勝親甥、宜立爲後也、若立景虎、則北條氏肆意陵轢上杉氏、而我輩無噍類矣、於是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引入內城、而閉門、以備景虎、此時、景虎在外城、以弓銃內向、景勝卻之、景虎出奔于

戸定又作 帰尾又作 北城直作 北莊

上杉憲政廐橋城主、北城長國聞變、馳來春日山、說景勝曰、今梓器在殯、若死者有知、豈遑此舉矣、且織田信長好乘人釁、而兩郞君以纖芥相鬩、亡乃爲彼所竊乎、盍分國並存焉、不則彼必侵暴、而先公百戰所取之地、悉附之敵人矣、景勝曰、否、事若遷緩者、北條氏救景虎、此非信長之比也、長國退助景虎、擊破景勝、景勝之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勞勵諸將、諸將感激力守、七年、景勝襲景虎、大敗之、長國脫走、我將荻田主馬、追尾斬之、而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武田勝頼、援景虎、景勝與勝頼戰不利、齎賂朝信、謂景勝以上野啗勝頼、先賂金萬兩、且請取其妹、又厚賂其寵臣、勝頼喜、與景勝和解、合兵攻景虎、景虎自殺、先是、上杉輝虎管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上野下野各半州、出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奧二郡、及此役起、織田信長令其將略取加賀能登越中飛驒之地、而我以景虎之事急、未遑防禦、以故國疆少縮矣、九年、能登人溫井三宅游佐氏、越中人石黑寺崎氏等、叛降景勝、徇越中加賀、神保氏亦降、景勝與武田勝頼、生隙相擊、新發田治長畔、十年、織田信長攻滅武田勝頼、信長之將柴田勝家等、數衆兵可五萬、來攻河田親章入魚津城、敵兵陷之、親章自殺、景勝以越後佐渡兵五千、出逆、陣于天神山大岩寺野之間、勝家憚我兵銳、而不敢戰、設壍柵、以當我、敵之諸將不從勝家之節度、侮我兵寡、而出馬洛于成願寺川、景勝擊破之、進挑戰勝家、勝家不抗、景勝屢以數騎、近柵下、勝家終不出矣、織田信長死、甲斐信濃大亂、景勝略信濃、兵歷四千三百、遇北條氏直于河中島、氏直兵五萬五千許、景勝挑戰、氏直常畏我之勁果、而不肯戰矣、先是、貝津城將高阪昌貞、降、更附氏直、景勝執昌貞、併其妻孥、戮殺之、以昌貞首、送氏直、請戰、氏直不答、退去、河中島四郡平、景勝置戍於貝津、牧島等諸要、而還矣、更起、巡視新發田、十一年、伐新發田、十二年、豐臣秀吉遣使來通好、且謂曰、佐佐成政拒命、故我欲伐越中、願君勿救焉、景勝曰、越中本屬于我、而成政乘我家多事、以掠邊疆、今事少靖、我先出兵、供君之寓目耳、即起、入越中、取宮崎城、沿道縱火、還、謂使者曰、我用兵如此、不能取越中乎、雖然不敢者、讓功於參議也、子宜歸白焉、初、曾根、片山、葉持、河原田四氏、分領佐渡、景勝擊片山河原田、滅之、曾根葉持降、遂取佐渡、佐渡產金、以是景勝之國、大成富饒矣、十三年、夏、秀吉降越中、獨率二騎三十八卒、至落水城、自稱秀吉使者、城將須賀氏、出迎之、秀吉曰、我實豐臣秀吉也、欲一見上杉公、而口難舉、子幸爲介、須賀氏曰、寡

君非猝見者、足下有言、則予敢聘之、秀吉請強見須賀氏、馳使告景勝曰、秀吉從兵單寡、請執殺之、時景勝起兵、將攻新潟、會須賀氏之使至、謂曰、彼握天下兵權、而犯險阻、遠來亡他、恃前約也、背約不義、不可殺矣、即日、從十二騎六十餘卒、見秀吉、而屛人與語、良久、唯我臣直江兼續、秀吉臣石田三成、得侍也、兼續不詳其本姓、或曰、樋口氏之子也、父稱與左衞門、又稱與三右衞門、或曰、實綱之子也、家世樵蘇、兼續幼美姿儀、材能絕人、景勝之起、周旋有勞、景勝特寵之、欲擢畀列老臣、而宿老異議之、老臣直江大和無子、舊兼續爲嗣、以己女配之、兼續旣立、景勝命爲老、位居諸老之上也、七月、眞田昌幸叛德川公、公攻昌幸、昌幸納任子、請援、景勝遣須田本莊二將、率信濃兵、六千五百赴救、公罷退、是歲、景勝取杉原新潟沼垂三城、豐臣秀吉使者、齎重幣而來、分與將士、以促我入朝、景勝許之、十四年、秀吉供帳路次、以迎景勝、至則自就其館、犒勵焉、翌日、景勝入見秀吉、秀吉推觴、爲從四位下、行左近衞權少將、兼彈正大弼、直江兼續等五人受朝廷官爵、景勝使本莊繁長、攻東禪寺氏、定莊內三郡、以繁長爲大山城將、十五年、圍新發田城、新發田治長自殺、越後悉平、則伐佐渡叛將、平之、轉兵徇陸奧、十六年、景勝任參議、

二位歲作三位、成云文祿三年正月爲從三位、十月爲權中納言

叙正四位下、十七年、景勝遣妻於豐臣秀吉爲質、以固好矣、尋自入朝于京師、遷權中納言從二位、直江兼續等四人、補四位、自餘十一人、受朝廷官爵、十八年、豐臣秀吉征小田原、景勝與眞田昌幸等、俱從之、景勝、昌幸、以故相惡、昌幸設虎落、以支景勝、秀吉之先導、責昌幸、破毀虎落、而後進兵、景勝、攻取堡砦若干、小田原陷矣、秀吉徇陸奧出羽、景勝又從之、與前田利家、檢訂其地理、十九年、莊内亂、景勝伐平之、諸案置戍而還矣、文祿元年、豐臣秀吉、伐朝鮮、景勝在肥前、司運糧、二年、春、入朝鮮、築釜山、八月、還、三年、秀吉、起伏見城、景勝督其役、初、上杉輝虎練兵法、士卒皆精强、景勝以威信、督其衆、而歲收穀三百萬斛、秀吉、嘗畏忌之、欲削其封、慶長二年、召景勝、景勝入、秀吉從容問曰、子歲入幾許、景勝意其違削、而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斛耳、秀吉佯驚曰、奚爲其少也、予爲子加封、因移景勝於會津、食百二十萬石、別以米澤三十萬石、與直江兼續、外優寵之、内實奪其勢也、景勝大悔之、對曰、陸奧人剛愎、動拒王命、自古而然矣、今景勝封其地、願假三年之暇、克撫綏士民、秀吉許之、三年、秀吉疾篤、嗣子猶幼、以景勝等五人、爲大老、秀吉薨、德川公威權大熾、石田三成忌之、四年三成陷直江兼續以利、使兼續說景勝舉兵、曰、諸將皆將推君爲盟首、乃出猷書見之、景勝斷謝、因審定議、而繕兵甲、脩城壘、招聚四方之士、傳檄、諭故國之衆、衆競起應之、德川公遣人來喩、景勝、弗肯、五年、春、景勝、令藤田信吉往大坂、賀正、德川公厚遇信吉、信吉感服之、歸述公之德威、以諫景勝、直江兼續、欲斬信吉、信吉出奔、投于公、公猶料無事、遣伊奈今成、諭景勝、景勝弗聽、而歸公之十罪、僧承兌、責直江兼續、公命承兌、齎書、且口説兼續、兼續罵辱承兌、而答詞太不遜矣、公怒、終決意來伐、伊達政宗、以公命、來掠屬邑、景勝擊却之、秋、德川公自帥師、至小山、景勝出迎之、石田三成、以西土諸侯、厥公後、公留子秀康等、守宇都宮、戒曰、景勝勁敵也、愼勿交鋒、自引兵西行、直江兼續、聞恐衆追偪景勝、不許曰、伊達最上、掘氏等、咸窺我國、未可輕動也、秀康聞戰、景勝曰、先人、未嘗乘人之危難、于常法之、今利子之年少兵單、而相角者、新背家法也、子非我偶、我俟子命復來而已、子之耀武、若成擊之、幸見告、我能給之、乃撤營歸、景勝、命直江兼續、以兵四萬、攻最上義光、義光、起二十五砦、遮絕伊達政宗、兼續、拔其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堂城、築高壘、瞰城、穿地道而入焉、城將志村高治、善戰防禦、景勝、亦別將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救長谷堂、會此時石田三成敗、聞至、景勝、命兼續、收師、兼續曰、聞變徒還、非夫也、則使人告城將、翌日、四面齊登、陷其二城、而退矣、高治、義光、政宗、合兵來尾、兼續反擊、二十餘次、還米澤、政宗、尋攻福島、城將本莊繁長、擊却之、六年二月、政宗更來、攻福島、繁長、又擊却焉、政宗攻梁川城、城將須田長義、伏兵、敗政宗、政宗破之、四月、政宗分兵、自攻福島、本莊繁長出據松川、輕侮政宗、而不設備矣、政宗冒險濟川、繁長、鬪失利、入城、長義襲政宗之後、繁長起應之、夾擊政宗、景勝自將向政宗、政宗、斂軍間道遁去、新聞、德川公、既平上國、景勝孤立、無應援、舉因德川秀康、請降、公許之、促其入朝、景勝即起、部將皆危止之、景勝曰、一負、既甚矣、豈可再乎、十二月、景勝、入見于公、公命、貶封米澤三十萬石、宥直江兼續之罪、賜五萬石、兼續、自取五千石、餘盡分予之同僚諸士、景勝、加予萬石、兼續、戒國受文籍、五臣注文選、其所梓行也、有詩集、傳于世、十九年、德川公、攻大坂、景勝從軍、爲先鋒、而陣于中濱、遂奪鴫野柵、登據其柵、而移陣焉、敵壓大和木南、命鐵兵、舉弓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相謂曰、此非戰所、而弓銃將何用、未幾、敵兵大出、銃手邀之、敵乃退去、敵七隊、更來、攻鴫野、須田長義、戰失利、杉原親憲、安田順易等、繼戰、斬其三將、德川公、使援兵代景勝、景勝、爲陽聽、忍胡床、不動、公使十餘輩、不能入焉、遂呼傳教官、景勝厲聲曰、將帥莅軍、君命有所不用、今事既急、寸不可却、麾衆而前、挫敵、敵更來、又挫之、長義、愧前敗、以五騎突敵衆、人獲一首、德川氏軍監、具狀以聞、退語人曰、今日戰、有可稱之後、予告之景勝、景勝、以日暝、不許、竊以爲遺憾、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精練軍事、汝之責口、非汝入嘴者也、翌日、公親慰勞景勝、賞辭極懇款矣、此行也、杉原親憲被甲倚擐衣、衆指之曰、彼上杉之宿將也、此役、彼國軍禮也、親憲聞之、笑曰、吾甲太敝、故藏之爾、及鴫野之戰、親憲長義等、以功賜勵狀、親憲謂人曰、予嘗先君之麾營、而出萬死、得一生者、幾無算也、然功多不見錄、若今回之役、乃兒戲耳、何料受褒賞矣、元和元年、德川公再攻大阪、景勝留京師、衛護皇居、九年、三月二十日、景勝薨、稱覺上院、子少將定勝、孫侍從綱勝、相繼襲封、綱勝無子、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爲嗣、綱憲官侍從、以故削十五萬石、

續史氏曰、輝虎之行軍也、心有所主、然後用其力、景勝之用力也、勞於輝虎、其心所主、則不及焉、此其所以戰數勝而地縮也、雖然、自得之、自失之、有不足以嘗者矣、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二

織田信忠 子秀信

織田信孝

織田信忠、小字奇妙、薨稱三法師、贈太政大臣、信長之長子也、元龜三年、正月、冠、更稱勘九郎、七月、始擐甲、從信長、攻近江、斬首二百餘級、天正二年、春、又從、拒武田勝頼之來侵、四月、叙從五位下、七月、又從、攻長島、三年、三月、任出羽介、五月、又從、破武田勝頼於長篠、遂攻岩村、降之、朝廷嘉信忠之功、擬以高爵、信長固辭不受、六月、授正五位下、尋拜秋田城介、信長裂美濃尾張之地、與信忠、四年、信長令信忠鎮岐阜、菅谷行清、福富貞次、傅之、以備武田氏、爲左近衛少將、五年、累進正四位下、紀伊亂、信忠將數萬騎、討之、此際松永久秀、叛、保信貴城、遙結紀伊、大阪、而圖夾攻、信忠圖信貴、久秀、告急紀伊、其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之陣、信盛捕致、信忠悅、則令致死二百人、佯稱紀伊之兵、夜至城門、久秀迎之、入城、信忠急鼓攀堞、二百人大呼應之、城

信貴一作志貴

兵大驚擾、自相殺傷、久秀、遽入保天守甍、信忠使人諭之曰、降則赦矣、答曰、久秀、無顏于出見也、縱火自殺、信忠、以捷入朝、正親町帝、詔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信忠辭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賜寵命、臣何德能任之、告諸信長、而后、敢奉天旨、強之、弗肯、帝美其遜讓、既而信長謂曰、久秀狡猾拒朝命者、有日、汝一擧拔之、其功不爲尠矣、遵奉帝命、人孰敢非之、信忠乃受官爵、六年、信忠率諸將援豐臣秀吉之西討、十年、信長征甲斐、信忠爲其先鋒、瀧川一益、川尻鎮吉屬之、伊奈人、迎降、信忠、拔數城、分兵助木曾義昌、自陣于柏梗原、而徙飯田、取大島城、留兵守之、進陣于飯島、時武田勝頼、在諏訪、不能保之、還歸甲斐、甲斐士民、苦勝頼之暴虐、而降款相踵、信忠能撫綏之、閭加勞饗、衆皆感喜、信忠進拔高遠、斬城將以下二千餘人、持首獻信長、信長、梟之道側、信忠、又進陷高島、諏訪二城、鼓行入甲斐、勝頼父子、望風逃匿、信忠誅其留者、遣弟勝長等徇上野、既而滅勝頼、信長曰、師出才三旬、而殲賊巢窟者、信忠之功也、以武田傳家之寶刀、及黃金若干、賜之、初勝頼祖宗之殯塟、在惠林寺、勝頼、走入寺、寺僧不內、及其死不葬、信忠聞、惜之、且聞六角義弼、潛在寺中、索之不得、信忠怒、收僧侶八十四人、置之門樓、而捐梯、

高遠一作高任

惠一作慧

以焚樓堂宇、終不得、乃放火、悉焚僧侶、收勝頼父子屍、而瘞埋祭奠、以招寄其遺臣亡命者、毫無有猜忌之心、於是四方之士、爭歸軍門、如市、五月、信忠、從信長、如京師、信長、在本能寺、信忠、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作逆、攻本能寺、信忠聞變、馳赴之、未至、見本能寺、燄烟大起、村井貞勝、來報、以故、信忠即還妙覺寺、寺隣二條第、信忠、命貞勝、奉皇太子、入禁內、自入保二條第、或曰、寡兵保第、不能久也、何不歸國、更擧大兵、以討賊乎、信忠曰、彼造斯擧、爲敢不杜我還道乎、我與苟逃被要、寧決意自盡矣、語未畢、光秀兵、可二萬騎、來圍、我兵僅二三百人、小澤、猪子二氏、出在外、聞急入救、或曰、徒死無益、曰、聞變不赴、於義如何、終入焉、梶原松千代、亦在外、方病、將赴其急、其臣梶原又右衛門、代入、具狀以聞、信忠、美其忠、賜長刀、又右衛門、斬數十人、死之、賊憚我兵鋭、登近衛第屋上、司銃亂發、我兵多死傷、信忠、謂鎌田新助曰、吾命盡矣、應自刃、汝速縱火、投屍火中、遂自伏劍、信忠享年二十有六、稱大雲院、贈左大臣、福富貞次、菅谷行清、毛利秀高等、死之、信忠、有二子、長秀信、次秀則、秀則、任四位侍從、

秀信、亦稱三法師、明智氏之亂、父信忠使前田宗向歸岐阜、擁秀信、匿清洲、

祖信長薨、秀信、以適孫、立爲嗣、而居于安土、諸將相議、給秀信、以近江三十萬石、其餘悉分取焉、秀信、累遷正三位、行權中納言、移封岐阜、食祿如故、秀信、性貪奢靡、倉儲常罄竭、而緩急不能辨軍事、德川公、征上杉氏、秀信、以用度不足、而不能從之、石田三成、遙應上杉氏、使人來說曰、我奉豐臣公、東伐德川某、四方諸侯、盡會、足下居其衝道、未賜一介使命、不果從者、無嫌疑可乎、秀信、惶、欲黨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擬見公、頤使豐臣氏、君以其嫡孫、頤使于彼、此無乃冠履異所乎、秀信、沈吟未決、具康曰、前田宗向、以佐命功臣、而領京師、諮之、定疑、何如、秀信善之、則遣具康、宗向曰、速應東軍矣、此間、三成、啗秀信、以黃金百枚、且曰、事平後、予大封矣、秀信左右、利之、勸附西軍、秀信、終助三成、既而、具康歸、告以宗向之語、請斬殺三成、秀信、不聽、德川公、來攻、秀信、拒之木曾川、具康曰、衆寡不敵、姑閉壁、以竢援軍、又不聽、戰果失利、而退、秀信、命守外郭、具康曰、寡兵難保、不如專守內城、又不聽、具康大息曰、國家之事、無足見者、不泯何爲、斂兵、踰郭傳堞、具康、力戰被創、罷退、城陷、秀信、降、而遁于高野山、居數歲、薨、福島正則、使人問木造具康之創、瘉、且以辟之、前田利長、亦辟之、曰、來乃與重秩、具康辭曰、福島氏已知具康、遂仕正

合渡一作關戸

則爲國老、

織田信孝、小字三七、信忠之弟也、出養于神戸友盛、冒其姓、父信長定伊勢、裂其五萬石、與信孝、天正中、信孝將一軍、屬信長、討平長島、及越前、從信忠、攻紀伊、又入山陽、十年、與光佐、在南海、相命、信長、命信孝、及織田信澄等、征之、曰、事平、則分于其地、信孝、與光佐、殆發之、會信長爲明智光秀所殺、信孝、撤軍還、至大阪、信澄、爲光秀女婿、因叛、據大阪子城、以應光秀、信孝追之、自殺、遂會豐臣秀吉之軍、討滅光秀、信孝、既任侍從、領美濃、治于岐阜、秀吉、有篡奪之志、以利幼主、則立信長孫秀信、且利織田信雄之庸劣、與之相結、以忌信孝之勁果、信孝曰、秀吉、乘我家之變、生窺窬、此滅一光秀、復生一光秀也、不可不誅焉、密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謀討秀吉、秀吉、來暴、勝家、阻雪、不能出師、信孝質生母阪氏、和解、大年、勝家舉兵、秀吉怒、殺阪氏、而擊勝家、信孝隨其後、會呂久合渡、二水暴漲、信孝切齒按師、信雄、黨秀吉、來圍岐阜城、兵多潰、信孝、奔于內海、勢竭、慷慨曰、先公、拔秀吉於奴隸、以列諸將子重秩、然猶未知饜足、而來噬我家、此奚爲心哉乎、遂成歌、深惜秀吉、唱畢、自割腹、攫其腸腑、擲之、然後、命絶矣、其後、豐臣氏、以信孝死日、滅亡、故世稱信孝所祟、

我自刎我擢腿

續史氏曰、信長、使用爪牙、有尾大之弊、身猶不能制之、況其諸子乎、爲之所呑噬、亦不足以異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八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三

豐臣秀吉上

豐臣秀吉、不詳其本姓、或稱平氏、或稱藤原氏、尾張、愛知郡、中村人、父彌助、無子、其妻、祈天、一夜、夢太陽入懷、而有身、以天文五年正月朔、生秀吉、秀吉小字日吉、貌陋重瞳、叫呼有神、天資雄傑、不飾細行、幼孤、家素貧窶、母携秀吉、轉食親戚、親戚厭之、邑人、筑阿彌者、嘗爲織田信長之僕、以病歸耕、而娶秀吉母、秀吉從嫁焉、既而、生一男一女、筑阿彌、捨秀吉、爲僧、而託之光明寺、秀吉、時甫八歲、居二年、不喜浮屠、曰、丈夫生亂世、奚爲不求封侯、而做乞食奚乎、肆意不治行業、僧徒、議條陳秀吉失行、歸之、秀吉、惡筑阿彌之怒、曰、果逐我、則徙燬寺僧、無有遁嫌、僧懼、託事、歸秀吉、筑阿彌、更遣爲奴僕、所至皆逐矣、秀吉、不敢屑意、轉徙尾張美濃、比二十歲、遊于遠江、爲松下之綱、奴之綱、器之、更名與助、一日、問曰、汝國用何鎧、曰、胴圓、遂盛稱其便、之綱、遣秀吉、還國買之、與以金數兩、秀吉自圖、資斯金、以仕一良主、得志、然後、償返焉、則自稱木下氏、更名藤吉郎、而覘織田信長之出、拜謁道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肖猿、心必慧敏、乃收爲奴、呼曰小筑、其以筑阿彌子也、信長數犯險、單騎出游、從者多闕、秀吉必從焉、信長奇之、是歲、永祿元年也、二年、清洲城壁頹損、可百步、信長命吏補之、二旬不成、秀吉仰見歎息、獨言良久、信長召問故、秀吉恐且謝、而弗敢言焉、強問、則曰、今也、四海分裂、羣雄以城池爲固、以欲闢土延封、皆是、今川武田齋藤朝倉淺井六角諸氏、其人也、君介居其間、弛備如此、而有司不敢事事、臣竊不取、信長曰、善、即命秀吉督役、秀吉、聚會役徒、以君命、賜饋餉、皆感喜、則分夫、爲十部、部治十步、秀吉巡視諸部、督促之、踰日壁成、信長懼、舉秀吉爲吏、三年、秀吉、觀清洲乏水、而請徙治于小牧、信長、長賞用、且嫌外人知之、佯怒、叱秀吉、其後、秀吉驟上言、多不聽、衆指笑之、秀吉、不屑、六年、夏、信長出獵、以秀吉爲將、秀吉素不學兵法、任智使衆、如長軍事者、秋、信長、次于洲股、軍士失金鉾、竊疑秀吉、秀吉急趣津島市、而邏盜者來罵亡錢、來、即縛、還洲股、會信長之歸、秀吉、拜路旁、泣告故、且曰、臣以貧困、殆被誣陷、信長憫之、賜秩百貫、信長、患薪炭多耗、命秀吉司之、秀吉、省冗費、三分、減二、信長、畧美濃、不克、九年、欲築壘木曾川外、曰、孰能者、衆無

敢對爲、乃召秀吉謀之、秀吉曰、彼土斗入敵地、諸將不欲往、不亦宜乎、假强遣、徒爲敵所噬吞耳、不如募其土豪俠、而築之也、臣嘗遊美濃、多所識、請誘之、遂傳檄招得蜂須賀稲田等、數千人、自往綏之、敵兵來鈔、秀吉且鬪且築、八日、成壘、敵來挑戰、秀吉閉壁不出、其夜、議曰、敵疲可擊、遣蜂須賀稲田、攻之、大獲、以捷獻信長、信長大悅、賜秀吉槍旗、及秋三千貫、授名、爲秀吉、冬、秀吉降宇留馬、十年、以其城將大澤氏、見于信長、信長曰、彼久怙亂拒命、宜法之、不則、復畔矣、秀吉曰、畔即誅之、何敢殺降者、此非所以勸來者、弗聽、秀吉、歸、舍召大澤氏曰、予庇子、百方救之、君氣方盛、不可何如也、予欲亡、則亡矣、予代子承罪、大澤氏卽亡、衆聞之、多從秀吉者、十一年、秀吉從信長擊六角氏、滅之、十二年、京師多虞、足利義昭請一良將領京城、衆注意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信長特擢秀吉爵之、衆皆駭愕、以爲不堪其任、秀吉拜命、卽日、發軔赴京、總督諸務、剖决如流、事無不立辨矣、或諸其自陳專擅、信長、斥不納、尋脩皇宮、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役、秀吉從信長、徇伊勢、攻淺香城、城兵射秀吉、中股、不撓、麾衆取城、賜食萬石、元龜元年、又從擊朝倉義景、陷手筒城、淺井長政、遽絕信長之後、信長退、患義景之躡己、孰留拒者、諸將

相顧不答、而有沮色、秀吉請留、以功封于愛智川三萬石、姉川之役、佐信長、大敗義景之兵、長政守横山、義景長政、合兵圍信長於大津、秀吉救之、天正元年、以信長之旨、放足利義昭、而喩下淀城、秀吉攻小谷、殺淺井長政父子、是際、朝倉義景、亦滅、信長裂近江十八萬石、增封秀吉、曰平長政義景、汝之功也、二年、秀吉城于長濱、居之、三年、秀吉從信長伐武田勝賴於長篠、勝賴敗走、秀吉請追、不聽、又從伐朝倉餘黨、秀吉特奉信長旨、將師、取河野進陷府中、虎杖木目諸城、不攻自潰、以功拜筑前守、更稱羽柴氏、增封至二十二萬石、自以爲信長外寬厚、內猜忌、我承大封、非其素志也、恐不能全其終、一日、從容白信長、請發一子爲嗣、信長悅、以少子秀勝與之、五年、上杉輝虎寇北邊、信長遣秀吉拒之、少利而還、信長不悅、秀吉請西征毛利氏、以自效、許之、賜以旗、曰、山陽山陰、任汝所取、若能取之、則頒汝、及西海耳、秀吉對曰、君不以秀吉賤陋、委以大任、錫以大旆、此使秀吉專制也、何惠加之、戰勝者、君之靈、與將士之力也、秀吉功不與存矣、竊上下功、貪其地、秀吉不忍爲焉、君之侍臣、森矢部等、有功、未封、願附之、秀吉以新勝兵、薄海西指、西海可指日而殄夷也、秀吉望、復不在斯、唯所冀、假期年暇、而芟擾韓明、係其二首之頸、

一郡一作二郡

早節一作足謹

致之闕下、而后、承封於彼地、信長笑遣之、秀吉據姬路、取佐用、進攻上月、浮田直家救上月、我兵少卻、秀吉大呼厲衆曰、今以尾濃、始敵山陽、耀武取譽、亦在斯、傷威損望、亦在斯、今日戰、榮辱之樞機也、諸士其勉焉、遂拔城、六年、秀吉大城姬路、上月叛、秀吉復攻、悉屠殺城兵、別所長治在三木、結毛利氏、野口等諸壘郡、多應之、秀吉攻下野口、毛利氏大舉、邀我軍、秀吉留兵備三木、退陣于書寫山、拔神吉志方、更攻三木、築長圍、困之、七年二月、風雨、秀吉、以其夜、取丹生、丹生、長治之支黨也、又拔備中數城、夏、取丹波十餘城、秋、長治大窘、告急毛利氏、毛利氏憚我銳、而不敢援、秀吉殺長治親族十人、盡壘傳城、八年、春、終陷之、殺長治、免其城兵、播磨悉平、攻山名熙豐於但馬、山名豐邦於因幡、兩山名、俱屬毛利氏也、豐邦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取之、石見但馬城壘、望風陷沒、熙豐以出石城、而降、但馬平、豐邦在鳥取城、勝之、事在毛利輝元傳、既而、豐邦降、秀吉責其遲、與因幡一郡、其餘、盡削之、九年、豐邦、麾下、怨豐邦、作亂、豐邦奔播磨、秀吉進入伯耆、平因幡、而還、歲晚、朝于安土、獻捷、將首三、寶刀一、駿馬百、土物五千、由內郭、至外郊、陸續不斷、織田信長、在城樓望之、謂左右曰、秀吉非前日秀吉、變做母雞、十年、春、毛利氏將吉川

元春、攻鳥取、秀吉救之、入淡路、二旬定焉、夏、入備中、攻降宮地冠山、敵兵、皆走高松、秀吉臨攻之、决甲部水、灌城、城兵、或結巢、或據樓櫓、秀吉發巨砲、摧樓櫓、元春、棄鳥取、與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合兵而來、邀挑戰、秀吉閉壘不出、竊謀曰、予既定數州、今又舉毛利氏、況之、功益高、身益危、不如讓功於主公、乃馳使、告急織田信長、信長使明智光秀先來援、將自繼發、輝元問信長大起兵而至、請和、秀吉不許、六月、光秀弑信長、計至、秘未發、翌日、城陷、請元復請和、秀吉許之、召使者、告以變故、曰、事既如斯、猶和乎、宜與諸執事熟算之、使者反命、輝元使人來視我營、肅然如平日、隆景勸輝元和、事在隆景傳、織田氏諸將、莫首唱征光秀者、秀吉收師、至尼崎、大哭下發、語諸將曰、光秀承右府渥恩、而不致自足焉、悖道逆理、忽弑其君、禍虐其民、罪莫大焉、此上帝所震怒、而人孰不切齒、況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以不竭筋力討元惡、十三日、秀吉舍于山崎、織田信孝丹羽長秀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長房等、來會焉、秀吉以長房爲先鋒、清秀信輝等、繼之、兵各數千、秀吉率兵二萬在後、光秀登天王山、而未陳、伐之敗退、長房擊賊左隊、信輝擊賊右隊、皆克之、賊將、在洞嶺、不戰而走、光秀保勝龍、卽就圍光秀、逃走、小栗棲人刺

光秀、持其首來獻、秀吉奏捷朝廷、梟光秀首於本能寺、正親町帝、嘉秀吉功、授從四位下、任右近衞中將、秀吉、堅讓不受、秋、秀吉建議、立織田信長嫡孫、爲信長後、諸將、分取信長遺地、秀吉、以自畧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四州、取之、柴田勝家、忌我威權狎熾、而尊長濱、乘醉罵詈焉、丹羽長秀、密語秀吉曰、勝家倨傲、可斬、秀吉不可、談笑自若、諸將長有事、促徹讌、各就國、獨勝家、不欲就、秀吉、遣義子秀勝爲質、勝家挾以往、亡幾、還之、十月秀吉、授從五位上、任左近衞少將、奏請、追贈織田信長官爵、允之、遂葬信長、告其親戚耆宿、莫來者、秀吉、自爲喪主、諸將、推尊秀吉、專管京師、柴田勝家、邑邑不得意、而結織田信孝、瀧川一益、佐佐成政等、謀害我、織田信雄、素惡我、乃來議、秀吉曰、勝家在北國、阻雪不能出師、摧其支黨、勝家隨亡、則攻信孝、信孝出母、爲質、請和、勝家、亦請和、秀吉、皆知其佯、而許之、謂左右曰、彼欲待雪解而合兵來掠耳、我豈求乎陷謀中者乎、宜先褫之魄矣、十一月、略長濱、降勝家義子勝豐、而樹砦備兵、以塞勝家衞道、十一年、正月朔、秀吉歸姬路、頒財賚士民、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與諸將決議、分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放火桑名、退陣、誡諸士曰、瀧川一益、練習戎事者、今夜、必來襲、其備之、其夜、果來、祇有

備而去、閏月、秀吉、取伊勢三城、以龜山、附織田信雄、令人攻諸城、未降、勝家、起師、二月、狹掠近江、秀吉分兵、留一益、自防北軍、馳至賤嶽、北軍既退陣、秀吉、登山望曰、敵壘、擊之損師、不如邀之、乃列結塢壁而退、軍于長濱、三月、勝家悉兵、營柳瀨、四月、織田信孝、起兵應勝家、一益、秀吉怒曰、信孝作盟、諸將所知、口血未乾、而背幼主、黨老賊、罪不可赦焉、則磔信孝之母、遂率兵、到大垣、十八日、與信孝戰破之、赴岐阜、臨呂久川、時、雨甚、水漲、秀吉、按師而止、二十日、勝家將佐久間盛政、破中川清秀、秀吉、方午餉、聞訃、間使者曰、盛政退乎、曰、未也、秀吉、投箸而起、雀躍曰、我大勝矣、即使健卒五十人、疾馳、募求沿道、供炬與食、曰、他日厚報之、秀吉、以輕騎一萬五千、馳進、比至藤川、日暝、土人、持炬導師、簞食爭迎、兵皆立食、二十一日、平明、進擊盛政於賤嶽、秀吉、大呼勵士、士氣大振、弓銃交發、聲動山谷、福島正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阪安治、片桐且元、糟屋武則、揮槍、石河貞友、櫻井左吉、伊木遠雄、執刀、所觸無敵、軍中謂之七槍三刀、以美之、貞友、傷、遠雄、死、餘衆絡續奮鬭、大敗敵兵、獲盛政、自餘、斬首五千餘級、追北至越前、二十三日、圍北莊、而縛勝家諸親戚、以視勝家、勝家、力竭、放火自盡、秀吉乘克、鼓行、北徇加賀能登、悉

常任一作[illegible]

紀伊川一作吉野川

平之、終攻滅織田信孝、降瀧川一益、伊勢、伊賀、畧定、六月秀吉、進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裂地、賞諸將之戰功、德川、毛利、上杉、諸氏、皆使人來賀戰捷、秀吉、欲開覇府、而熟按地形曰、京畿之下、狹迫、不可布列諸侯邸第、而地亦險阻、不便轉漕也、夫大阪者、前左伏野、後右河海、天下之要地也、十一月、賦近畿十餘州、大城大阪、起閣九層、飾瓴甓、以黃金、府城之壯麗、振古未有也、成則徙之、十二年、春、織田信雄、以故、與我絕、德川公、援信雄、來攻、此時、近畿新定、四邊未靖、秀吉、使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中村一氏、當南面、自將步騎十二萬五千、東至犬山、巡視地形、信雄、與德川公、合兵、陣于小牧山、秀吉、對山而陣、以複塹重柵、自堅焉、遣書請戰曰、我既設塹柵、爲閫限、莫復有退志、請詰朝與君師戰矣、君欲抗、盍效我設乎、高山常任讀曰、德川氏、儒用假音、答之、君必忿矣、忿戰者不勝、君其圖焉、秀吉、弗聽、德川公軍吏、復書曰、我師有律、人未嘗犯也、奚煩用塹柵爲、君欲用、自爲之、我無用矣、故不啓寡君、敢以私而答焉、秀吉怒、以左右數騎、而起出、常任諫、秀吉曰、非汝所知也、直馳濟邱、而披襟扼臂、呼曰、食焉、敵覘其金甲錦袍、曰、秀吉也、毋失、迎銃競發、不中、秀吉顧曰、天授覇主、丸亦辟易矣、四月、秀吉、徙陣樂

田、池田信輝、森長可、請襲參河、弗聽、強請、乃誡曰、勿侮敵、德川公、襲擊信輝長可於長湫、殺之、秀吉聞其敗、投袂起、將精兵二萬、向長湫、至則、日夕、公既收軍、在小幡、秀吉、欲以旦日攻之、其夜、公歸小牧山、翌日秀吉、亦歸樂田、五月、分軍守樂田、自攻取利井嶽、神戶、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自餘封畧有差、秀吉陣于大垣、數徇伊勢尾張、多降城壘、長曾我部元親、築大阪、中村一氏、防之、十月、秀吉、與織田信雄、和、德川公、使使來賀焉、尋送子爲質、秀吉養之、是名秀康、十一月、秀吉、爲從三位、守大納言、十三年、春、正親町帝、春秋既高、有遜位之志、而以別宮傾圯、未果、秀吉承旨、而繕脩焉、帝深善之、擢秀吉、爲正三位、任內大臣、初、根來寺僧徒、負亂驕專民產、織田信長伐之、未平而死、賊益猖獗、雜賀黨、與之勠力、橫行南海、秀吉疾之、將兵十萬、徇南海、根來雜賀二黨、設三寨於千石壕、連弓銃、遮我軍、秀吉、逕進、豐臣秀次、橫聯、併發火箭、中賊硝櫃、寨中糜沸、我兵急攻之、寨陷、則以生兵六萬、進焚根來、乘勝攻雜賀、雜賀降、圍大田、引紀伊川灌之、獲其將校五十人、悉磔殺焉、此際、高野僧徒亦拒命、而聚亡賴不逞者、抄掠民田、秀吉、遣人徇曰、不服、與根來同刑、僧徒、股栗俯服、賊悉平、遂徹關便行旅、於是、以近江、賞豐

臣秀次、夏、秀吉、遣羽柴秀長豊臣秀次等、三道並進、攻長曾我部元親、仙石久秀、以兵應之、拔屋島諸城、迎軍、七月、元親、納質乞和、秀吉、數其罪、削伊豫、讚岐阿波三州、以此、分封諸將、秀吉、既戡定中原、欲爲征夷大將軍、今出川晴季、善秀吉、則謂曰、故事、征夷、非源氏、不得、公爲藤原氏、關白可得、秀吉曰、關白何物、曰、人臣之極也、貴重在征夷之右、秀吉大喜、時、二條昭實、爲關白、即諷、解職、請代之、天子、優詔許之、秀吉、素非藤原、輒冒其姓、遂請賜新姓、爲豊臣氏、且請、以官爵拜佐命功臣、皆許之、於是、置京尹五人、秀吉、歲入、二百萬石、蓄積滿溢、則曰、予不可獨封殖矣、分金銀諸功臣、一日、悉散、八月、秀吉、自將步騎十萬、循北陸、佐佐成政、在外山、連壘環嶺、邀我軍、秀吉、航海、襲外山、成政惶駭、出降、秀吉收其封、此役也、丹羽長重、犯律、秀吉、糾其罪、移封、以越前加賀二州、分屬諸將、長驅入越後、自諭上杉景勝和、使金森長近畧飛驒、長近滅其國主姉小路氏、秀吉、以其國、封長近、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七終

三十餘万或作二十五万或作二十万或作十五万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八

列傳四十四

豊臣秀吉下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天正、十四年、二月、秀吉築邸於内野、名聚樂、德川公、以故、未和、秀吉、屢遣使喩公、不聽、秀吉、沉吟、累日、不樂、一夜、就寢、四更猝興曰、余得德川之和、左右驚問、曰德川某、失其配、若以我妹、妻之、奚爲不和、時、秀吉異父妹、爲佐治日向妻、奪之、日向憤恚、自殺、秀吉、遣使者往喩公、秀吉預謀公之意、而齎手書、以發矣、既至、公曰、好意至此、吾奚敢拒之、雖然、吾既定世子、常以監國、假令、交質、世子不可遣焉、若新婦產子、而不得以爲世子也、且吾死後、勿削封矣、使者、出秀吉手書、視之、皆符合、四月、結婚、以召公、未來、九月、秀吉送母氏、爲質、有司、或謂曰、以母爲質、若有變故、將如之何、秀吉哂曰、是非汝所知也、十月、公入朝、秀吉、出迎犒之、命酒饌、窮極豐美、公悍、秀吉竊謂曰、我起于微賤、而諸侯或不心服也、幸、足下、枉意、恭肅執禮、以示諸侯、則吾事成矣、公、許諾、十一月、會諸侯於聚樂、公在首座、而拜跪太敬謹、諸侯爲改容、相謂曰、德川氏、質大厖、以來、猶遜讓、如斯、我曹不可不傚也、島津義久、聞中原多故、而蠶食西海、伊東、大友諸氏、爲之所侵逼、窮蹙乞救、秀吉、諭諸將、攻義久、使仙石秀久齎書先往諭之入朝、誡曰、彼若不聽、則俟候我自往矣、秀久說喩、不聽、乃怒、進戰失利、秀吉、諭秀久、奪其邑、予之尾藤知定、知定、屢從軍旅功者也、十二月、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是歲、秀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秀吉、奏請、伐島津義久、賦尾張以西、三十七州、起兵、具三十萬人一年食、馬芻稱之、沿道驛舍、置吏取辨、十五年、二月、諸國之兵、來會者、三十餘萬、士馬皆精強、秀吉、部署諸軍、號令嚴整、諍鬪妨公事者、暴虐害民生者、一切禁之、三月、朔、秀吉、自將督兵、水陸並下、旌旗蔽天、師不留滯、二十八日、著馬關、分兵而進、遣義子秀勝、攻岩石、四月、拔之、秋月種實降、肥後諸城皆潰、師進取八代、表榜曰、僻土陋民、爲奸雄所陷、久罹塗炭、我素知其脅從、今將與之更始、而不敢問其舊罪也、敢飾革行者、皆容之、於是、降欵相踵、軍門如市、五月、師至千代川、水軍諸將來會焉、以太平寺、爲牙營、斬木拓地、列布陣營、以視彌久之勢、羽柴秀長、自日向、前田利長、自大隅、各以兵五萬、入薩摩、與諸軍相合、臨鹿兒島矣、義久乃降、秀吉、悉削其侵地、而更布政令、六月、歛軍、次于太宰府、

七十万或作二十五万或作二十六万或作八十万

取西海之諸任、論將校之戰功、黜陟有差、召松下之綱子邑、報其舊德也、後
封之萬石、乎治惟谷掌阿蘇神祀、乘世亂掠地、自封二十四萬石、怙勢抗命、
秀吉削其掠地、七月、凱還于京師、天子遣使郊勞之、十六年、秀吉請正親町、
後陽成二帝、幸于聚樂、四月、二帝二后、諸皇子、咸至、秀吉率群侯百司、爲盟、
同奬皇室、事在帝紀、遂以都下租稅、充二帝供御、先是東北豪族佐竹里見、
結城那須岩城蘆名蝦夷諸氏、皆納重幣、求需和好、獨北條氏政、據保阪東、
負險未服、秀吉屢使人諭其不庭、氏政依違、答之不敢入朝、五月、秀吉使富
田知信諭氏政、氏政曰、歷再期、然後往矣、知信曰、緩矣、請遲之、竟約以今冬、
既而氏政使來曰、眞田昌幸、侵我之田、公使彼返田、則朝矣、不者不能、諸將
曰、氏政倨慢朝命、而辭多反覆、請伐之、秀吉曰、未也、俶禮使者、命昌幸歸侵
地、十七年、前田利家、享秀吉於京師第、秀吉始用牛車、視足利氏之故事、五
月、秀吉浴于有馬溫泉、秀吉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奉天子及後宮宗
室、其餘分于公卿百僚、諸功臣、七月、北條氏政、猶未朝、秀吉復使富田知信、
津田信季、趣氏政、氏政不禮、竊訕秀吉、使者復命、十月、秀吉奏請、討氏政、氏
政之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大懼、因石田三成陳謝、秀吉不聽、縶康昌檻送

相模、而還書氏政曰、天子不以秀吉之愚昧、委以寵命、而擢居輔弼之地、秀
吉欲獻報之萬一、捐躬徇節、以赴國難矣、天誘厥衷、戰輒勝、攻輒陷、四方豪
強、翕然授手、海內得靖、獨公久闕朝貢、秀吉皆發使致意、公則命之、是以、秀
吉、日夜引領東望、以竢車馬之至、於今數年、公終不果至、此蓋有故也、秀吉
將卒徵賦遂受命矣、氏政見書、無懼色、曰、彼大舉來攻、則糧食難給也、小則
不能窘我也、秀吉傳檄於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州、聚兵、下令曰、畿內半役、
西國南海、十兵賦四、北國賦六、關以東、迄尾張、亦賦六、尾張以東、賦七、德川
公有姻于氏政、時論或異之、十八年正月、公送世子、爲質、秀吉曰、公推誠至
是、我獨何挾疑、乃遣歸世子、三月朔、秀吉戎服入朝、詔賜節刀、翌日、發京師、
隊伍整列、甲仗鮮麗、兵騎絡繹不絕也、四月、秀吉至小田原、諸國之兵來聚
者凡七十萬人、氏政將松田憲秀通欵、勸秀吉、而陣于石垣山、秀吉糊紙爲
壁、鹽板爲礎、一夜成城、張幟其中、翌日、敵望之駭愕、以爲神、我兵下瞰小田
原、悉辨其虛實、城中防禦術窮、秀吉謂德川公曰、氏政亡無日、舉阪東予公、
然則治奚地、公曰、因氏政之治、秀吉曰、我按地圖、距此二十里、有江戶者、枕
海控河、土地膏腴、四達之地也、此可以居矣、公深然之、及事平、公終治之、秀

吉、既取六十餘城、小田原未附、有訛言曰、德川公與織田信雄、並通氏政、秀
吉以左右數人、詣信雄、相歡偕飮于公所、笑言歡欸、竟無疑色、訛言乃止、五
月、秀吉慮諸軍士倦、則下令休戰、遊長圍、買茶造泉、而設宴歌舞、間用新聲、
以慰衆心、初秀吉發舶也、人或恐海程遼遠、謂秀吉曰、儻爲海若所妨、糧
運難供、將如之何、秀吉曰、何海若、敢妨徵偏之師、乃手作書、沈之曰、汝勿患、
遂發舶、至是四十餘日、無逆風、海波總靜、而糧食填溢、諸營士卒、無復有饑
色、當此時、佐竹岩城相馬秋田南部津輕氏等、或自來、或遣使附、旁午道路、
六月、伊達政宗亦來、政宗掠有會津仙道、秀吉譴政宗、削其封、謂曰、我嘗不
協子心、則西還脩守備、我以一二諸侯相見于城下、政宗曰、政宗安敢抗殿
下、死生奉明令、秀吉臨政宗曰、子處藩服、其所爲殆私圖耳、未親義軍大
衆也、遂延政宗、指示諸軍、旌旗林立、兜鍪羅絡于山野、寸無闕地、兵仗光彩
奪目、政宗俯伏不敢正視、既而遣歸政宗、諸將請留之、曰、一放之、必爲害、眞
遣、秀吉哂曰、我既獲鹿、何害能爲、此不用寸兵、坐取奧羽、非汝曹所知也、七
月、八州諸城大半既陷、其將士多在小田原、我縶其妻孥於城下、誘降將士、
將士降欵者、陸續不絕、秀吉以欵書、遺北條氏直曰、子將校、爲備賊、已衆如

斯、子事去矣、盍自圖爲、氏直、氏政之子也、氏政、氏直、以爲將校責己、而君臣
相疑、秀吉令人諭降氏政父子、弗聽、亡幾勢蹙、自降、秀吉謂曰、我奉王命出
師、而不戮其渠魁、以私赦之、天下謂我何、竟賜氏政死、梟之京師、放氏直於
高野、移封德川公於阪東、自餘封賞有差、八月、秀吉引兵而東、伊達政宗等
迎謁、導之至白河、秀吉置鎮將而歸、過鎌倉、展源賴朝塑像、撫其背曰、無尺
土一民之資、行志天下、唯公與予耳、公千之友也、雖然、公起于勳門、人心易
服、我與子起于寒門、人心難服、且予欲畧地至韓明、此非公所不能乎、秀吉
行入尾張、指一村曰、此我鄕里也、乃屏儀衛、單騎入中村、召父老、置酒歡笑、
移時、大賚而去、九月、凱還于京師、朝鮮琉球諸蠻、入貢、唯明未至、則命朝鮮
王李昖、召明曰、若不來、則以汝爲鄕導、攻明、昖、內憚明、意沮、十九年、秀吉遣
宗義智責昖、昖依違無服答、秀吉不懌、初淺井長政之亡也、其妻、更嫁柴田
勝家、三女從之、勝家亦亡、三女失據、潛匿一乘谷、秀吉聞其長女有色、納之、
寵傾正妃、生男鶴松、前是秀吉無子、以故、酷愛之、是歲、鶴松甫三歲、夭、秀吉
痛哀不置、殆廢寢食、或出遊自遣、一日、登淸水寺臺、西望歎曰、丈夫處世、無
持百齡者、焉以鬱快終其身、今中國新定、我官在上司、聲教未遍四夷、甚耻

之、今欲挾武異域、根據醜類、而欲阻王化者、以逞意焉、則奏爾起師、遂傳檄、召諸國兵、衍朝鮮、明國、秀吉之母大[illegible]誤聞秀吉渡海、而憫然若醉、秀吉則止親征、發卒十萬、城于肥前名護屋、是爲行營、周郭宏大、臺殿窮極華麗、所費百餘萬金、秀吉讓關白於養子秀次、故事、父子相繼、爲關白者、以前關白、稱太閤、秀吉既辭職、專執大政、如故、秀次無與焉、秀吉大獵于參河吉良、獲鶴數百羣、鷹犬數千匹、有力人皆竄從行者、是歲、長崎開貿易場、使寺澤廣高、管異域之通商、文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率兵發京師、或人曰、此役也、必有書信之往來、從書淡文者、如何、秀吉笑曰、使彼用我字耳、四月、師到安藝、秀吉謁嚴島、祈勝、而投百錢、祝曰、克則錢多面、見之、皆面、衆兵踊喜、蓋豫糊合兩錢也、諸軍會肥前者、凡五十萬人、秀吉成朝鮮地圖、分之諸將、部署其所向、以西南四道之兵、三十餘將二十餘萬人、爲八軍、別置水軍游軍、使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大艦數千艘、舳艫相啣、次序不亂、累列千里、秀吉、以畿內東北三道之將士、鎭行營、而遙授方畧、五月、軍、屢克朝鮮、捷書荐至、秀吉、意明人救朝鮮、遣援兵六萬、大[illegible]、私憂秀吉入朝鮮、痛念作疾、侍女百方說慰、弗信、七月、篤疾、秀吉、迅速歸省、至則既薨、秀

吉、大哭、十月、復赴肥前、二年、重遣援兵、明人、請獻朝鮮三道、和解矣、子秀賴生、秀吉喜、歸于大阪、秀吉獲諸將所獻之馘、建埋方廣寺、名曰耳塚、三年、正月、大城伏見、課天下侯伯、助土木費用、而起役夫二十五萬、諸國輸巨木石、以務盤殿閣之壯飾、二月、秀吉游于吉野、三月、往于高野、四月、浴于有馬溫泉、四年、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之、秀吉、命吏撿天下之田、秀吉、建法令曰、凡國司郡宰毋私婚、毋私盟、毋鬪諍、毋多畜妻妾、毋飮酒及亂、毋猥駕輿、搢紳、五侯、高年、病疾之駕輿、不在制限矣、五侯、謂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小早川隆景也、又令曰、公卿門主、毋懈各職、諸社諸寺、必遵古規、諸國之租稅、三分取二、諸吏、毋構別第、僧祿毋濫費、往來毋覆面、毋酖酒、毋猥用菊桐徽號、有罪定獄、必詢之十家、十家、謂五侯、及前田宗向、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増田長盛也、先是、洋人、傳天主教、織田信長、頗信之、爲設一寺、以廣其教、愚民、或爲之惑溺、秀吉不好之、是歲、誅殺洋人伴天連等二十餘人、而禁其教、慶長元年、明人、來獻方物、二月、秀吉、修淀川隄防、五月、秀吉入朝、六月、征韓諸將、留兵釜山、而凱還、七月、地大震、德川公、來見秀吉與公俱入朝、時震猶未止、車乘不備、從者、供身重足、不肯進行、獨、秀吉無畏色、

談笑自若、既歸、過方廣寺、見大佛摧裂、詈曰、我糜財勞人、以起大役、欲使爾永護國家、然身且不能保、能護國家、則射之、伏見城頽、秀吉命脩之、更造牙城於木幡山、八月、明使者、來獻蟒衣翼善冠、地圖、武經、及良馬三百匹、虎皮、豹皮、猩猩皮、彩革、青革、各三十枚、錦綺雜帛、千許端、孔雀、麝香、白黑二象、犬等若干、朝鮮使者、亦來、秀吉、使人斥朝鮮使者曰、汝未致三道、使者太微矣、我不欲見也、九月、二日、召明使者、群侯百司、以次羅列廷內、衞士呼警、有閒、帳開、秀吉出、使者屏氣鞠躬、不敢仰視、捧書膝行進獻焉、小西行長、介助終禮、使者退、秀吉、被所獻衣冠曰、我降伏明韓、而王其地矣、命僧承兌讀書、行長、私承兌曰、書辭恐不如沈惟敬之言、儻有牴牾者、子幸諱之、惟敬、明之使者也、其爲虛言行長竊與知焉、承兌曰、此國家大事、不可諱也、乃入讀書、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勃然作色、拋弃衣冠、取書擘之、罵曰、我王日本、與否、非虜所預也、詰行長曰、汝專掌和議、以辱社稷、罪不容死、行長曰、和事、臣非敢專之、三奉行、所共知也、出書數紙、爲證、承兌等、救解、僅得免、即夜、秀吉使人逐明韓使者曰、書詞不遜、此似未審我刀之利也、我應復遣兵、汝等、早歸備之、遂傳檄西南四道、召兵、二年、兵聚者、凡十六萬三千、則以小早川

十六万三千或作十四万

秀秋、毛利秀元、爲元帥、黑田孝高、副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如初、再伐朝鮮、明復救朝鮮、相成脣齒、三年、春、我軍併捷二虜、三月、秀吉、携子秀賴及夫人、諸姬、遊于醍醐、輿馬服飾、競作華麗、以眩耀人目、酣飮徹夜、肉餘之筵、皆悉新奇、帝使來慰問之、公卿交餞、列侯諸司、周旋執事、而具水陸之佳饌、以佐秀吉之驩矣、四月、秀吉、命在韓諸將、留兵十萬、其餘罷歸、五月、秀吉、脩造大佛、罹疾而止、六月、伐韓之軍、至、秀吉延見諸將、慰勞之、賞罰有差、七月、秀吉疾病、召五奉行、謂曰、頃日、列侯與內臣、意弗相得、是兆禍亂也、予死、則事必起矣、卿等能和解之、幸令衆人勠力扶翼秀賴、十六日、大會列侯百僚、奉行傳命、皆曰、謹敬奉命、雖然、私憾、各有所執、不能如尊旨也、再三告喩、弗聽、奉行入白、秀吉、謂德川公曰、一煩足下、公出申喩、衆對如初、公怒、勵聲曰、諸子、既皆奉命、然其心不一、勠力之義安在矣、衆懾伏曰、敢解私憾、公入報、秀吉大喜、則命行饗、而酒肴既設矣、衆爭坐張頰盛氣、論議喧騰、中村一氏、生駒親正、止之、不能定焉、請德川公、公復出、按劍曰、諸子、謂諸子、以解憾、故以報太閤、太閤饗、設肴饌、而子等、終不和、此無它、實子子等也、予敢報之、顧奉行曰、急關諸門、勿遣一人、衆皆股栗、謝罪、悉備而罷矣、秀吉聞事、垂涕、

十八日或作十三日

勞公、且曰、外國未服、若聞我死、則必來寇、非足下、其能平之、尙代我、以統天下、秀賴幼弱、不足爲矣、至其長、當立、與不、一任足下、公辭曰、家康不堪其任、更熟思之、秀吉再三督之、公固讓而退、於是置大老中老、分執政事、八月五日、會二老、率行以下宿將盟曰、諸藩協心、同輔嗣子、而勿廢公事、勿易舊典、勿漏秘議、勿樹黨、勿挾憾、勿不告結婚、勿不告交質、而封國創邑、一俟嗣子之長矣、秀吉疾大漸、囑曰、速徹朝鮮之師、毋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矣、十八日、薨于伏見城、以遺命、秘喪、葬于阿彌陀峯、而后發喪、作廟其頂、贈正一位、秀吉、澗達聰明、以御天下、予功臣、以大封、毫無有吝心、每出行、巨囊盛金幣、沿道賑貧民、雖然、府金有羨溢、輒恐之、分賜諸將校、或人諫之、秀吉曰、道公既有天下、奚爲與商賈爭小利、僅使用度畢竭、則乞于諸侯而已、當謂、天下有背我者、未有勝我者也、一夕、銃聲累聞、左右驚怪之、秀吉曰、是蓋將士獵歸、而發餘丸也、遣人檢之、果如其言、機警率此類也、四年四月、秀吉廟成、詔賜號豐國大明神、豐臣氏亡後、停神號、更日國泰祐松院、不修祭祀、以任廟之頹廢矣、有二子、長鶴松、夭、號祥雲院、次秀賴、別有傳、

續史氏曰、人不可以無年矣、使秀吉孫提而終、一乞兒耳、齡亂而終、一浮屠耳、弱冠而終、一盜竊耳、一僕隸耳、丁壯以後、洗除前穢、耀武海內、垂名竹帛、雖古之豪傑、不能與之侔功烈矣、世有以其外征爲蛇足者、此不必然、昔者帝室之盛也、韓國稱臣、入貢、其督曰、永稱西蕃、不絶朝貢、隋唐亦相來聘矣、及皇綱中弛、韓國食言、以闕朝貢、明國黨之、以拒我命、秀吉既扶輔帝室、令朝廷諸儀復古、而獨外國朝貢、未復、斉之可乎、前韓與後韓、隋唐與明、雖殊其種、而居其地、不行舊禮者、不可以不征也、秀吉、徒知其可征、未知聲其罪、此所以不遽服也、其志不遂、天奪之年、予竊惜焉、

續日本史卷八　豐臣秀吉　十二　我自刊我書屋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五

森可成　子長可

池田信輝　子輝政

森可成、小字滿、更稱與三、又稱三左衛門尉、後爲武藏守、曾祖、鎭守府將軍、源義家之子、義隆、號森冠者、十二世祖、左衛門尉泰家、居美濃、隷土岐氏、相承、至父越後守可行、或曰、可成、父爲泰政、亦爲左衛門尉、從土岐定明之軍、戰沒矣、可成、屬齋藤秀龍、致仕織田信長、信長所經營、可成多佐之、弘治元年、東從信長、取清洲、可成功冠于諸將、二年、林通勝反、信長討之、戰無利、可成諫信長曰、復戰必克、信長曰、何以知之、對曰、有喜色、信長曰、善、即擊之、可成曰、少頃俟之、敵勢倦、通勝弟光春、從兵來掠、可成曰、可、信長擊斬光春、餘黨恐降、永祿中、信長與岩倉之兵、戰于浮野、信長軍勝、可成大呼陷陳、故信長克之、笠寺城守戶部政直、屬今川義元、政直善書、可成倣其書、并年迫眞、則爲僞書、貽義元、義元殺政直、而大舉來寇、信長欲襲其營、老臣、或沮之曰、衆寡難敵、可成曰、不然、今敵解甲休息、可驅而蹂藉矣、信長、善其議、終斬義元、八年、擢烏峯城將、更名金山、十一年、從信長、攻拔箕作、青龍寺、崇錦、而入京師、攻岩成友通、克之、信長、命可成、護神祠、撫民庶、元龜初、出鎭滋賀宇佐山、淺井長政來攻、可成、斫敵六騎、被創而沒、長子可隆、次子長可、

金山或作兼山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三

長可、一名長一、或名忠政、小字勝藏、又稱長義、剛强絶倫、衆名四布、爲武藏守、時人、號爲夜叉武州、父沒之年、兄亦戰死于越前、長可立、守金山、天正中、從織田信長、攻長島、甲斐之役、長可、爲織田信忠先鋒、所向無前、武田勝賴、委國而逃、長可、從織田勝長、徇上野、降之、而賜信濃四郡、食十萬石、勝賴餘黨、所在蜂起、長可、伐之、斬首三千、以捷、獻織田信長、長可三弟、長康一名長定、稱蘭丸、長隆、稱坊丸、長氏、稱力丸、或稱中丸、皆聰悟、爲信長所器、常侍左右、長康最寵、從信長伐平甲斐、賜岩村五萬石、嘗、信長陳珍玩、謂長康曰、任汝所取、長康曰、臣所望、不在此、所望者、先臣可成之舊領、滋賀郡也、信長、欲予之、未果、明智光秀、作逆、長康、先識其機、語之信長、信長弗信、及光秀以兵迫信長於本能寺、喊聲大震、信長、未知孰所作矣、長康曰、斯必光秀也、信長、使長康出視之、果然、長康、長隆、長氏、皆戰死、長可、聞變、挾諸質子、逃到美濃、

續日本史卷八　森可成　十三　我自刊我書屋

海津一作良津

斎斬之、遂入京師、豐臣秀吉、始大、長可、附秀吉、攻肥田玄蕃、拔郡防山、更昭大森上有智等數寨、近傍諸城、郡上等、望風而降、則遣人說諭高山妻木下之、又勝遠山友政、友政不從、長可發兵圍苗木、友政委城遁去、長可從秀吉、擊柴田勝家、織田信孝、皆滅之、時長可、失信濃封土、秀吉憐復金山城、食十萬石、如故、秀吉、與織田信雄、生嫌、舉兵相持、長可、與婦翁池田信輝、會秀吉之軍、信輝戰失利、長可、奮憤、欲以死而一洒焉、則入請、以弟忠政、爲嗣、即起、戰于長湫、敗沒矣、秀吉深加惡惜、而命忠政、襲其封、賜羽柴氏、爲左近大夫、兼侍從、小田原之役、忠政、從秀吉、有功、移封河中島、加二萬石、秀吉薨、更附德川公、關原之役、從軍旌功、移封美作、又加五萬五千石、大阪之役、多得首級、任美作守、復本氏、進左近衛權少將、授從四位上、後嗣有罪、削封、遷于赤穗、食二萬石、子孫相傳、

池田信輝、初名恒興、稱勝三郎、號勝入、鎭守府將軍源賴光之後胤也、賴光玄孫右馬允泰政、始稱池田氏、泰政後十餘傳、至教依、楠正行子教正、爲嗣、世居攝津、父恒利、任紀伊守、遷居尾張、信輝襲父官、隷織田信秀、攻陷星崎、信秀與其驍健、以偏諱授之、於是始稱今名、海津之役、斬敵魁首、永祿元年、信秀既死、其子信長立、信長弟信行、作逆、而入通信長、信長保伏力士三人、刺信行、誅逃之、信輝、追馬斬之、三年、信長擊齋藤龍興、信輝、爲其先鋒、龍興將稻葉者、趫捷、衆憚長之、信輝、及佐佐成政、與之接戰、時既夜、不辨形貌、而認其聲、交戟之、二人、競其首、不取、柴田勝家、拾以獻信長、信長褒賞二人、十一年、從信長、平京師、十二年、又從定伊勢、元龜元年、又從攻越前、二年、叡山僧徒作亂、信長、欲燔山、信輝曰、今時過午、不得不及夜也、果然則逃逸必多矣、不若待明旦也、信長然之、信輝累功受萬貫之邑、擢犬山城大、天正中、討荒木村重、平之、賜攝津、信輝、以犬山讓女婿織田勝長、信輝、征南海、信長、爲明智光秀所殺、信輝、從豐臣秀吉伐平光秀、信輝、削髮、讓官子之助、增封食十二萬石、十一年、信輝、領大垣、之助、領岐阜、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舉兵相攻、信輝臣、片桐者曰、君因織田氏而起者、一旦棄其子孫、天下謂君何、伊木者曰、羽柴氏、亦非無恩也、方今之勢、織田日衰、羽柴日盛、君拘區區小節、而不知天命之轉改者、反爲世人笑矣、不思之、會秀吉之使至、告曰、因足下之援、而得事平、以美濃、尾張、予之、信輝、許諾、片桐歎曰、危乎、此舉也、池田氏之亡、無日矣、信輝、攻陷犬山、十二年、春、德川公、救信雄、四月、信輝、建議曰、

德川氏、舉國而來矣、今滯兵、擣其虛、可以遇焉、片桐、諫、弗聽、信輝、入謂、秀吉、沈吟不決、翌日、復請、乃允、使豐臣秀次、森長可、佐信輝、二人、並信輝之女婿也、信輝曰、親戚偕往、德無匪左、願賜一軍監、秀吉、遣堀秀政、兵凡三萬、六日夜、由間道發、九日、陷岩崎、德川公、來襲師於長湫、信輝、之助、並戰沒、信輝、稱護國院、之助、其長子也、驍勇不減父、累旌戰功、次子輝政、

輝政、初名照政、小字古新、稱三左衛尉、年甫十五、從父兄、討荒木村重、輝政、濕躍手巾、渴饋卸之、以戰、兄弟俱得首級、特以織田信長之命、攻華隈拔之、信長之征甲斐也、輝政兄弟、爲先鋒、長湫之役、輝政、聞父兄之死、而欲反戰、國人止留、豐臣秀吉、以岐阜、封輝政、輝政、從秀吉、討佐佐成政、克之、紀伊薩摩二役、亦從有功、賜姓豐臣氏、任四位侍從、小田原之役、亦率兵會之、城陷、進備會津、輝政、爲之先鋒、而徙封吉田、慶長中、討石田三成、輝政、與福島正則、分路攻岐阜、輝政、踰河田渡、而遇敵于米野、破之、進陷岐阜、移封播磨、八年、加封備前、進少將、十五年、加封淡路、凡食九十萬石、十七年、德川公、賜松平氏、任宰相、陞正三位、十八年、薨、稱國淸院、初輝政、以父兄之故、與德川公有宿嫌、輝政夫人、中川氏、薨、公以女、繼室、輝政、不可、豐臣秀吉、爲氷媒、輝政、不得辭焉、配之、和解、既封于姬路、公倚重之、使安藤重信、村越直吉、監輝政、以監邦政矣、輝政、平素遠聲色、節服御、自奉太儉矣、布令、禁斷奢侈、闔境化之、倉廩大富饒、則重聘、招致四方之名士、且振贍管內之貧民、以得上下之歡心矣、嘗謂、大封遠州、非一身自供之資也、竭力研精、可以藩屏于王室矣、輝政、又謂、予封于大國、實德川公之賜也、欲報之、未能萬一、若阪東有事、兼程趨之、不敢後諸將、而蹈湯踏火、固所不辭也、有三子、長武藏守、利隆、中川氏所生也、次左衛門督忠繼、次宮内少輔忠雄、德川氏所生也、三分封土、利隆播磨、忠繼備前、忠雄淡路、利隆、初名宣隆、拜四位侍從、大阪之役、從公軍、斬首六百餘級、子光政、稱新太郎、賜因幡伯耆、襲四位侍從、遷少將、更封備前、忠繼、亦四位侍從、無嗣子、忠雄、爲其後、任宰相、而轉封因幡伯耆、二家、各食三十餘萬石、子孫相襲、

續史氏曰、可成、信輝、父子、相繼赴難、弟殉、而有烈士之節、非苟生破門者、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

列傳四十六

佐佐成政　尾張

福島正則　一色直熙　著

佐佐成政、稱內藏助、尾張人、佐佐木氏之別族也、父盛政、仕織田氏、兄政次、稱隼人、桶挾間之役、戰死、成政立、嗣父後、永祿中、從織田信長、攻齋藤龍興、與池田信輝、獲其兵、相讓其功、時人多之曰、戰國之俗、非己之有、亦奪之、如二人者、希世奇士也、信長特賞二人、信長置保呂騎、撰擇驍士、充之、成政、居其首、元龜元年、從信長、攻淺井長政、既撤兵、令成政及梁田中條氏、殿之、三人之兵、僅銃手五百、騎五十、長政、傳其寨、以精兵數千、躡之、成政等、自執槍反戰、而却其兵矣、三好義繼、釋光佐等、搆攝津作亂、信長遣成政先往攻、自繼之、天正元年、信長、與朝倉義景相持、義景夜遁、信長急起、追之、前有數騎、及則成政等也、相與馳擊、大破義景、義景亡矣、遂攻滅淺井長政、二年、春、諸將朝于岐阜、宴酣、信長出義景長政之首、以視衆、衆皆賀、成政進曰、臣

外山一作富山

列于將校之塵尾、而親茲盛事、何福加之、然猶有邊陬未靖者、豈不憾乎、君侶務經營、孳孳無怠、天下可指日而定也、臣竊望之、故敢布愚衷、君如弗弃芻蕘之言、幸孰大焉、武井武光、自傍賛之曰、誠如成政所言、君勿忽、信長悅、大賞二人、成政、從信長、滅長島之賊、三年、信長、討武田勝賴、成政、與前田利家、掌銃隊、戰于長篠、成政、白信長曰、敵之中軍、稍動、可乘、信長、縱兵衝之、大捷矣、信長、討越前、平之、成政、從有功、信長、割其地、賜成政、九年、上杉景勝、侵越中、加賀之賊、起、應景勝、時、成政、在安土、馳還拒之、至則、景勝已退、成政進、定越中、信長、以越中、賜成政、治于外山、任越中守、十年、成政、與景勝相持、聞明智光秀作逆、而上京師、十二年、織田信雄、與豐臣秀吉、生隙、成政、遙應信雄、而攻前田利家、不克、秀吉、乞和信雄、信雄、許之、成政、以爲信雄懦、不足挾輔矣、定天下者、德川氏也、我與之勠力、討秀吉、殲之、猶反掌、乃稱疾、使侍臣侍祿、戒曰、子詣德川氏、往還、不踰二旬、勿使利家知之、潜提壯士百餘人、而間道馳行、當此時、信濃雪深、無有行人、一夕、成政、入樵家、家人大愕、以爲妖鬼、成政曰、毋怪、吾儕、越中人也、幸成鄉導、他日厚報焉、樵夫、乃導、達下諏訪、使人先告德川公、公、具馬乘、迎成政、成政謂公曰、君從東海、我從北陸、兩雄、挾擊秀吉、殲之、不足音矣、德川公、以其語不遜、不聽、成政遂如尾張、勸織田信雄、復舉兵、信雄亦不聽、成政、失意而還、十三年、成政、懸書募驍士、與采邑、邑多不毛石田、士失望、往往逃去矣、豐臣秀吉、來攻、成政、戰失利、自髠出降、秀吉、予成政新川一郡、其餘悉褫之、十五年、成政、封于肥後、治其熊本、拜四位侍從、兼陸奧守、成政、法令苛酷、馭下寡恩、而命吏、檢察土田、庶民生爭、則武斷之、衆相率作亂、秀吉、不懌、十六年、成政、如大阪、謝過、秀吉、遣人迎尼崎、而賜死、國除、

福島正則、小字市松、尾張人、星野成政之子、少嗣于福島正光、冒其姓、正光之先、鎭守府將軍源賴光也、賴光七世孫、賴綱、居信濃福島、因氏焉、其後、十一傳、至正光、或云、正則父、爲與左衛門、業工匠、正則、幼殺人潜匿甚目寺、弃小田原、正則、雄毅倘氣、爲豐臣秀吉之外戚、秀吉起時、正則從而上下、每征討、多捷、天正中、賜秩百石、秀吉之西討、正則從之旅功、加秩千石、又從伐明智光秀、其徒、可兒吉長、稱才藏、有集名、正則生擒之、降以爲臣、賤嶽之役、秀吉將士、日夜不頓舍、七騎最驍壯、所向披靡、時人謂之七槍、與之、正則、爲其稱首、任左衛門尉、賜秩五千石、十三年、南海始平、正則、鎭撫之、則賜伊豫

韮山一作菲山

十萬石、治于今治、十六年、平肥後、十八年、從秀吉、攻北條氏、陷其韮山、文祿中、征朝鮮、取福山、屠巾、傳言、正則、秀吉之叔父也、殆之、難必已矣、大舉國山、正則、三戰三勝、虜不復敢來追、四年、移封淸洲、食二十萬石、進四位侍從、賜羽柴氏、慶長中、秀吉薨、其遺臣、圖除德川公、正則、疾驅救公、五年、從公討陸奧、未平、石田三成、作亂、正則等、諸將妻孥、皆在三成之許、公慮人心不固、而告曰、諸公欲西、則聽去矣、我毫不憾也、諸將相視無言、正則進曰、三成、詐幼主、爲己之計也、君欲誅之、正則請先焉、豐臣氏舊將、多賛其議曰、吾儕從公、不敢顧妻子、公悅、而設饗、正則舉杯、屬黑田長政曰、近日、以三成之首、爲下物矣、正則擇凶日、發師、左右諫之、正則曰、暴屍原野、我常所冀也、儻不能、則樹殊功、得大封耳、我不欲含垢苟生也、便進至尾張、正則曰、岐阜、擁衆、據險、不可輕陷也、若聲言攻犬山、彼必分兵救之、乘其間、襲岐阜、則可得志矣、岐阜果陷、犬山隨潰、衆然之、正則、與池田輝政、攻陷之、又陷高須、竹鼻二城、進至關原、三成部將、湯原氏、自恃剛勇、而、驅馬營外、可兒吉長、出見之、櫻澄、斬之、奪馬凱旋數回、徐徐歸去、既戰、滅三成、德川公、令正則、衛京師、正則之從騎、後抵日岡關、關吏呵止、不避、競聲相爭、終以還告、正則、命之自裁、以其

五十萬石、一作四十九萬八千石、或加島倉五十二萬石

首、儀關守伊奈今成、求報、今成殺下吏六人、謝罪、正則曰、失上士、而得下士、安充其償耶、若不得償、我即有處置矣、今成自殺、事乃解矣、正則、以功移封安藝備後、食五十萬石、正則使老臣福島治重、尾關石見、長尾隼人、謝德川公、治重瞽、石見眇、隼人缺唇、公之左右、不覺失笑、既出、公諭左右曰、正則、不醜彼輩、以高其功、擢登老臣、汝曹不稱其功、以笑其體、此醜、而笑于彼、勿爲焉、六年、德川秀康、封于越前、正則賀之、遂語曰、緩急有待、非敢不扶、然人各爲其主、予因豐臣氏、起身、此不可背也、君亮恕焉、論者義之、八年、正則除權少將、德川公、以養女妻正則子刑部大輔正之、十二年、正之失正則之旨、正則手刎之、而歸其喪、十三年、豐臣秀頼患痘、正則聞之、馳至、日夜護視之、正則謂德川秀康曰、君幼養于豐臣氏、而君於大阪、兄弟也、若遇之、正則亦當以死而奉焉、秀康疑其有異志、而絶交矣、十六年、秀頼會德川公於京師、正則稱疾、留守大阪、而聚米貨、招士卒、議除公、十九年、公增築江戸、正則助其役、秀頼求粟、正則餽五萬石、秀頼臣公舉兵、公謂正則曰、秀頼爲佞豎所註誤、而起兵、我將往問罪、不知子孰與焉、對曰、正則恩于豐臣也、尙矣、無故、敵之反人也、君宜不容反人、一旦、疎大阪、不聽、然後、從君、則馳書諫秀頼、秀頼不答、公攻秀頼、命正則留守、正則遣人語福島治重、尾關石見曰、汝等輔我兒從大阪、郎君得志、吾死固無遺憾也、治重欲從命、石見不可曰、少將以死爲豐臣、予等不可以死不爲社稷矣、擁正則子正勝、會公軍、元和元年滅秀頼、三年、正則補參議、進從三位、正則晩途、負功犯法、而恣命土木、逆用士民、少須爽意、處以酷刑、衆人苦之、初、正則就封也、大風壞船、正則嘗督工、答曰、風濤所成、非僕力所及矣、正則怒斫之、而入城、城不滿意、則修補之、台德公聞之、不懌曰、毛利氏、以十州之資、據廣島、正則裁以二州、加繕其城、甚矣、不知其分也、五年、正則坐繕封時、正則在江戸、使者致命、正則默然有間曰、使故將軍在世者、不能無一責、今既逝、我事去矣、竟欲與使者決死、正則二女在內、正則將先殺之、起入、二女痛哭、正則不忍刃、而受命、流于津輕、有司收其國、老臣守廣島、不肯奉命、俟正則之書至、然後致城、正則更封信濃、越後之地、七萬石、剃髮、號高齋、居六年、嫡子侍從兼備後守正勝、先正則而卒、祀絶、

續史氏曰、易稱盈虛消息、書稱剛克柔克、皆知世態也、成政、正則、偏駁不通、尋其盈縮、而不能保之、亦其分也、雖然、當時非鈍猛者、不速得封土、其得速者、其失亦速、迺不得不然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一

列傳四十七

織田長益
織田信雄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十一子一作十子

織田長益、小字源吾、或稱源五郎、號有樂、尾張人、備後守信秀第十一子也、從兄信長、討甲斐、拔深志、後從信長在京師、信長遇害、長益脫免、歸附豐臣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爲從四位下侍從、關原之役、長益從德川公、奮鬭獲甲首、加食三萬石、豐臣秀賴之母淺井氏專用事、長益以其外叔、大被信任、而軍國諸務、多決于長益、大阪之役、長益擁秀賴、拒德川公、上下倚賴焉、既而勸淺井氏和、而送質於公、自如駿河、見公曰、僕久承公恩、前日拒公軍、非素志、不得已而已、幸和成、憾念頓解、無復願于世也、因君之嘉惠、得錫一間地、而老焉、何既加之、德川公、優賞慰勞焉、明年、兵再起、長益以少子武藏守尙長、屬公軍、第四子丹後守長政在大阪、請爲大將、衆議不許、長政曰、吾擬見公之姪也、豈不習軍事乎、且於豐臣氏、非無親、而今不得專當方面、此無

田丸一作田邊

宅、願我也、若斯地、不可留矣、遂降德川公、恐以大阪之虛實、告公、公悅、長益、分封、賜芝村於長政、柳本於尙長、食邑各萬石、躬亦領萬石、老于京師、元和七年、卒、享年七十、稱正傳院、長益爲人淡泊、不甚策利、生平、樂茶事、嘗豐臣秀吉與長益相期、盛張茗筵、以待長益、長益忘遲不往、故時人稱長益之疏放、長益恬然不屑、云、大阪冬役、初媾、上下雜沓、衆懷危惧、長益詣茶臼山見于德川公、徐顧左右曰、和議綢繆、長益不可假游、點茶而不卒歲矣、衆稱其雅量、後世、嗜茶之徒、汲其餘派者、不少矣、長子河內守長孝、或名長一、累功、爲萬石、其子長次、襲封官、亡子、祀絕、長政遷左衛門佐、尙長遷越後守、大和守、子孫相傳、

織田信雄、小字茶筅、贈太政大臣、信長第二子也、甫十二歲、出養于北畠信意、更名具豐、稱三助、此時、信意之地、多附信長、信長裂十萬石、屬信雄、治于大河內、天正中、信雄以舟軍、從信長、擊長島之賊、而徙居田丸、累遷左近衞中將、信意父具教、謀害信雄、事覺、信長殺具教、收其族十三人、悉斬之、獨赦信意矣、信雄與兄信忠、討紀伊、有功、循伊賀、無利、信長不悅、信雄再循克之、則皆封伊賀、豐臣秀吉、攻毛利氏、未平、信雄率兵援之、田丸火、則城于細頭、

而徙居之、更名其地、爲松島、信雄取伊賀十餘城、信長獎之、隷信雄、明智光秀害信長、入安土、蒲生賢秀、告急、信雄、疑不援、賢秀、送質爲信、信雄乃出師、會伊賀盜起、而信雄以故遠留不進、信雄弟信孝、及豐臣秀吉等、討平光秀、秀吉建議、立信長嫡孫秀信、爲信長之後、信雄信孝、並爲之傅、以分信長之國、信雄得尾張及伊勢近江之地、百萬石、治于淸洲、而秀吉負豪强、較貽窘竊之勢矣、信孝與瀧川一益等、謀討秀吉、秀吉聞之、結信雄、而擊滅信孝、遂一益、使信雄取一益之邑、於是、信雄得長島、徙治、亡幾、復淸洲、秀吉欲激信雄殘之、乃作蜚語曰、秀吉將不利于信雄、元會之大禮、諸將來賀矣、獨秀吉、留滯大津、而不入焉、信雄怒、諸將和解之、既而、和敗、信雄請援德川公、公許之、而招池田信輝、秀吉亦招信輝、信輝之子、質于我、信雄遣之曰、先考遇足下、至厚、足下必不弃我、何用此任子爲、信輝不答、收質與秀吉、衆論薄信輝曰、見利去就、如斯、非全躬之術也、秀吉以兵十二萬、來攻、信雄與德川公合兵二萬、陣于小牧山、秀吉使信輝等帥師襲參河、信雄與德川公、邀擊之、斬信輝等若干人、瀧川一益、附秀吉、誘降蟹江、前田下市場踏壁障、山口重政守大野壘、其二子降一益、其母在蟹江、一益挾之、以要招重政、重政曰、予已

業、辭母而事君、義不可貳矣、如子貫、食歟其行、而飢來能去、予不忍爲焉、一益怒、攻之、重政禦炬燔一益、信雄與德川公、馳赴大野、一益既退、乃屠前田、下市場、圍蟹江、一益在城中、斬守將前田種利而降、豐臣秀吉、來攻尾張、更掠伊勢、信雄出拒之、秀吉乞和、信雄超遷權大納言、正三位、尋進內大臣、累遷正二位、班在淸華之上、信雄從秀吉、討平阪東、秀吉以信雄久據舊壤之地、而得民心、內欲奪之、外爲尊之、徙封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州、信雄辭曰、我得尾張伊勢而既足矣、奚德克堪大封、秀吉怒、放信雄於下野那須、食僅二萬石、或曰、信雄放于出羽秋田、而移伊勢湯舘、轉移伊豫、剃髮號常眞、朝鮮之役、豐臣秀吉及諸將在肥前、信雄往會之、後屏居大阪、秀吉錄信雄子秀雄、予以越前大野、五萬石、除參議、從三位、關原之役、石田三成、使人誘信雄、以黃金千枚、且曰、戰勝則復舊封、信雄悅諾曰、招舊臣、金多則萃者、亦多矣、願加賜千枚、秀雄諫曰、德川公、於我家、嘗有恩義、不可一旦見利而背焉、信雄然之、觀望兩軍、無所援矣、德川公、增封秀雄、亡幾、秀雄卒、公收其封、信雄轉居京師、又歸大阪、信雄與淀君、有中表之親、以此、參政務、大阪之役、淀君、疑片桐且元私款德川公、命信雄殺之、信雄佯曰、且元國之元老、拔

小幡一作小畠

形未見、何遽刑之、淀君不懌、謂侍女曰、再命不聽、則先除常真、勿泄事而已、侍女告信雄、信雄入淀君再命、信雄陽許、而歸謂其下曰、且元、爲國之耆宿、猶不免疑、況我以舊族、而新進矣、且有替于德川氏、不疑何爲、尔議不行、此利食扶也、昔德川公、德于我、我於關原之役、一誤之、豈可不再誤乎、雖然、弃且元、不救、亦不忍也、乃使人告且元、而自適、屬德川公、元和元年、公賜信雄、以大和五萬石、寬永七年、信雄卒、享年七十有三、稱總源院、信雄、嘗年復本姓、有七子、第四子、兵部太輔信良、爲四位中將、封于上野小幡、二萬石、第五子、出雲守信友、襲父封、爲四位侍從、

續史氏曰、信秀、信長、並十二子、獨長孫、信雄、存矣、嗟既災難、忍羞一時、蕃祀千載、其行、雖有小眚、而有不可全棄者、蓋、信長既沒、其德有迄沒者、故天存其遺族、以盛于後昆矣、未可知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一終

犬千代一作犬丸

三萬石或作三百石

三千石或作二千石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二

列傳四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前田利家 子利長

淺野長政 子幸長

前田利家、本姓菅原氏、小字、犬千代、更稱孫四郎、或稱又左衛門尉、尾張人、父利昌、兄利久、並稱藏人、爲荒子城將、利家幼俊異、仕織田氏、年甫十四、從軍旌功、織田氏家僮、竊利家之牙笄、利家斬之、而長罪去國矣、弘治二年、織田信長弟信行、作逆、信長擊之、此際、利家歸屬信長、信行之臣、射利家、中面、利家弗沮、而進獲射者、持首、獻信長、信長壯之、予秩三萬石、命嗣利久之後、永祿中、從信長、戰于桶狹間、手斬二人、森部之役、利家、以先鋒、獲首級、織田信長、攻賀作、利家、又爲先鋒、有功、信長、撰擇驍勇之士、爲保侶騎、以擢用利家、利家、以年弱、辭之、信長曰、汝雖年少、於戎事、爲老、勿辭、元龜元年、攻大阪、諸將皆敗、利家、單騎奮鬪、殪數十人、敵衆辟易、則增秩萬石、天正中、利家、從信長、攻朝倉義景、義景夜遁、利家等數騎、不告先進、信長、追及之、偕進、攻平越前反擊定長島、長篠之役、利家、掌銃隊、進戰、敵倒、有功、越前之役、又有戰捷、加賜越前府中、三萬三千石、先是、畠山氏臣、溫井景隆、三宅長盛、狂放肆威、逐其主、及長連龍、連龍、愬于信長、而反附景隆、長盛、二人請和、信長、收能登、與之、以誅利家、九年、利家、從柴田勝家、徇越中、始列將員、而圍魚津、上杉景勝救魚津、利家、議要景勝、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爭先鋒、利家曰、宜分道而進、二人然之、既戰、長連龍、保栂木、應景勝、利家、攻拔栂木、十年、神保正大、作亂、天平寺僧徒、黨之、而寇加賀、利家燬寺、正大降服、十一年、柴田勝家、豐臣秀吉、爭權相攻、利家、皆二人、而義不得擁兵傍觀、乃起援勝家、勝家將佐久間盛政、敗于賤嶽、利家、及世子利長、臨陣而退矣、勝家勢窮、食竭、而飢不能步行、利家餉之、勝家聞秀吉之追兵、而倉卒辭去、利家送之、勝家謝曰、緩急不相弃、德孰大焉、足下、於秀吉、亦不得也、勿以予故生貳矣、秀吉來、以利家、擊滅勝家、而賜石川河北二郡、治于御山、更名金澤、十二年、佐佐成政、來侵、利家治國日淺、不欲戰矣、爲子利政、娶成政之女、而講和、亡幾、成政背約、以兵一萬五千、來攻、末森城將、奧村永福、與其妻、奬勵士卒、固守有日、利家、帥兵三千、出攻成政之背、成政、狼狽走遁、利家躡之、當此時、鳥越城、飛音、利家

寬云十三年爲小將

敗衰、城將降、成政、成政入城、利家攻之、十三年、部將村井長賴、發礮放火、士爭進、得捷矣、利家行賞行間、頒與金穀、士卒皆感喜奮踊、而分兵進拔宵城、利家威勢日益張矣、成政募士、一旦授以數千石之田、而田多磽确、歲入不滿其目、衆失望、生離心、豐臣秀吉率兵數萬援利家、攻降成政、利家取能登田二十三萬石、以報秀吉、秀吉曰、子勞心力、取之、宜自有焉、初、秀吉稱羽柴氏、官筑前守、併氏官讓之利家、且予菊桐旗章、秀吉賜人以氏、始于斯、而膺世子利長爲肥前守、十六年、利家任少將、十八年、進參議、小田原之役、利家與上杉景勝、由北道入上野、取松枝、廐橋、諸城、鼓行、攻武藏、北條氏邦、以鉢形降、松山等數城、望風款降、利家父子、以氏邦等軍、攻八王寺、屠之、利家斬首二百七十級、小田原陷、略地至陸奧、沙綱川、師半過、水俄溢、衆士驚駭、顧眄踰趄、利家策馬躍躍、衆效之、不損一人、文祿中、朝鮮之役起、利家從豐臣秀吉、在于肥前、利家於諸將中、最智勇、秀吉欲率之自征、而有故不果、秀吉還、利家代總軍事、三年四月、任權中納言、五月、辭之、慶長中、陞權大納言、敘從二位、亡幾、辭之、豐臣秀吉疾篤、命徹朝鮮之軍、而意憚其追尾、乃曰、德川、前田、得遺其一人、勝兵雖百萬、不能克之、事以嗣子秀賴屬利家、然後、薨、於是、京師流言、朝鮮與明兵、大舉要我歸軍、德川公曰、予應渉海收軍矣、時、利家寢疾、聞之曰、德川氏一動、內難必作矣、余雖不肖、體太閤之遺命、當與疾而往矣、諸將止之曰、藤堂高虎克諳廟情、可遣也、利家素善德川公、石田三成離間之、二人較相疑、事在三成傳、四年正月、利家奉豐臣秀賴、鎭大阪、而管天下之大政、抱秀賴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皆來謁焉、大阪之宿將或欲假利家之威害德川公、細川忠興、苦諫之、事在忠興傳、加藤清正、淺野長政、交勸利家見于德川公、利家疾未癒、輿入見于公、泣咽曰、僕歿之後、幸善視豐臣氏、公許諾、利家以二子利長、利政屬公、閏三月三日、利家疾革曰、予恨不見嗣君之成立矣、薨、春秋六十有三、諡高德院、贈從一位、利家領嗣府大老職、有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以加賀越中傳利長、以能登傳利政、

寬云三月三日享壽云八月業寬云年六十二

利長、初名利勝、氣幹有父風、豐臣氏有事四方、利長多從、未嘗敗也、累遷正三位、行權中納言、既而辭官、襲大老職、弟利政、爲能登守、加侍從、父利家將死也、利政欲刺德川公、利長呵止之、石田三成、忌德川公、利長善公、三成說利長、令解職就封、而尋行反間、德川公疑惑之、利長送母氏爲質、此間、利長養季弟利常爲子、而爲之娶德川氏、公意頗解矣、三成惡之、丹羽長重與利長有隙、三成誘長重與利長、公命利長、利政、討長重、山崎長德爲利長之先鋒、長連龍爲利政之先鋒、攻大聖寺、利長登石堂山、臨城、城中指之曰、將也、發砲亂發、不中、利長罷、會利政居金丸而歸、長德等爭殿、連龍曰、出先者入後、則軍之常也、若或顚倒先後者、什伍擾亂、諸子盍忍之、子既與長德爲先鋒、當更殿也、遂退保三堂山、長重乞和、陸奧之役、利長從德川公、討之、未平、石田三成舉兵、攻公、丹羽長重頗望無所偏助、利長諭以順逆、利長圍青木一矩於越前、會關原捷聞至、一矩懼、致質請降、利長挾其質南上、一矩之贈賄甚厚矣、利長却弗受、而出見于德川公、公聞利政、利長答級、以其黨三成也、公悟曰、子勿患矣、尊公臨終、以子兄弟託我、我不敢忘焉、則赦利政、收其封、其歲之租稅、其國之寶貨、悉予利政、利政以窮、終于京師、利長賜能登及能美江沼二郡、食百餘萬石、利常賜松平氏、豐臣秀賴圖除德川公手書召利長、利長稱疾、辭之、以其書獻公、慶長十九年、五月、利長薨、稱瑞龍院、贈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利長篤厚好學、而不好害人短、數延松永昌三山鹿素行、更講經學兵書、以自省鑑焉、嘗老臣河野隼人、長裾曳地、誤爲顚躓矣、侍臣失笑、利長曰、年少、輕蔑長者、宜法焉、隼人謝恐、乃免、以故、上下不犯其分也、

石堂山一作愛宕山

三堂山或作三田山又作三院山又作三鷹山

官府安寧、國中之民、家給人足、列藩莫能及矣、弟利常襲封、初名利光、或名利元、元和元年、攻大阪、斬首三千餘級、累遷權中納言、子孫襲封、

淺野長政、小字長吉、安井重繼之子也、重繼稱彌兵衛、近江人、長政襲其稱、或曰、長政少時、稱平井氏、宗族淺野長勝無子、養長政爲嗣、長勝尾張人、鎭守府將軍源賴光之遠胤也、長勝妻姊配杉原家次、生二女、長勝養之、以長女妻豐臣秀吉、以少女妻長政、長政仕織田信長、信長薨、秀吉戡定中原、委長政以帷幄、爲勢多城大、是歲、天正十一年也、十三年、秀吉置五吏、衛護皇宮、以京都下之政、長政居其首座、而政無偏私、衆人便之、任彈正少弼、秀吉之妹、歸于德川公、長政送之、公深奇長政、公朝于京師、長政司饗禮、情好彌篤矣、薩摩之役、有功、佐佐成政、鎭肥後、肥後騷擾、長政如肥後、撫綏衆庶、而封于若狹、小田原之役、石田三成譖秀吉曰、德川有姻于北條、其情難測、勿深大矣、長政曰、德川氏、非其人也、秀吉然之、而進師臨嶺、長政拔筑井、更與德川公攻岩槻、又拔之、秀吉多其功、賜鞏旗、長政攻忍城、說降之、告石田三成、三成妬我功、紿曰、彼人既款子、子命爲內應、與子勠力攻之、則大克矣、長政信之、進兵、三成不與、長政喪百餘士、既而、北條氏亡、東士悉平、長政檢考

續云二年移封一云食二十萬一千石

十五年一作十六年

陸奥之風土，度其必亂，造十餘砦而歸矣，至駿河，聞伊達政宗作亂，即復東行，喻政宗和，翌年，九戸政實作亂，葛西莊內應之，長政與堀尾吉晴，監豐臣秀次之軍，討平之，文祿元年，豐臣秀吉有事于朝鮮，諸將爭功，未得大捷，秀吉欲大舉親征，使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各將一軍，從之，命德川公留守，公不懌曰，予少長于矢石之間，今雖既老矣，豈不足當方面乎，何以處守爲，長政謂公曰，勿介意，僕亂太閤之近狀，匪人爲也，爲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按刀而立曰，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對曰，有說，假令無說，長政不敢辭死也，臣僕等頭千百，於邦家不加損矣，不啻僕等頭千百，於邦家不加益矣，唯有司所處，夫方今四海始定矣，人庶幾無爲者矣，人弗然，殿下背衆心，而發劍戟未瘡之民，暴骸骨於海外，以事于人壽，孤于人子，且不慮國用之耗乏，而廢禾穀者，殆無算矣，已意所爲，則衆意所不爲也，殿下不察之，一舉至者，群盜乘虛，所在蜂起，雖有德川氏，區區力不能鎮之，此必然之勢也，假殿下存乎昔之心，將致爲斷暴，由茲觀之，人心既亡，非狐憑而何矣，便番曰，監欲使人反噬于人，殿下之國也，秀吉益忿曰，以人比狐，能噬嚙詈人，此不法，何所用法，挺刀斬長政，利家氏鄉交諫秀吉曰，欲行典刑，有有司之在矣，殿下奚爲親之，

因目長政，罷退，長政徐起而就舍，待罪，後數日，有上變事者，曰，薩摩人梅北氏，取肥後佐敷城，據之作盜，秀吉大驚，急召長政，謝曰，汝言果驗矣，遣汝兄討之，於是本多忠勝佐世子幸長赴討，未至，土人斬梅北氏，持首來獻，秀吉命長政鎮撫其國，二年，朝鮮未平，長政率兵踰海，攻晉州，克之，三年，移封甲斐，食二十一萬石，長政之臣，道隅金，長政，連坐，德川公救之，得免，四年，我史，芹川駿助亡命，投于石田三成，三成不善長政，而謂我匆豐臣秀次之逆黨，使藤助爲其書，上之，豐臣秀吉則發兵來圍，前田利家詰其姦，彈治藤助，得實，長政請赦藤助，死之，慶長中，豐臣秀吉薨，石田三成苞藏禍心，讒長政於德川公，長政辭職，間行，詣阪東，述情自明，而還討三成，滅之，長政告老，讓國世子幸長，而賜湯沐邑五萬石於常陸，五千石於近江，則率妻子，居江戸，十五年四月卒，稱傳正院，長政性剛直，不喜諂諛，德川公，奇之，親善，屢召長政，圍碁，及其沒，痛悼之，終身不復碁云，長子幸長，次子長晟，季子長大，一名長重，任采女正，承長政之湯沐邑，長次子，內匠頭長直，立，轉封赤穗，長直孫長矩，亦爲內匠頭，以故國除，

幸長小字長滿，豐齡不群，豐臣秀吉愛之，常侍左右，從秀吉征島津氏，又從

高緒一作高良

征北條氏，時甫十五歲，攻岩槻，先登，遷長中，幸長入朝鮮，明人援朝鮮，攻蔚山，新築蔚山倭城壘，未成，役夫多敗，幸長以毛利氏之將太田政信宍戸元續等，將往蔚山而監役矣，至彥陽，遇明將高策，政信元續曰，衆寡難敵，姑辟其鋭，幸長曰，不戰而走，可乎，予等欲辟，則辟，予進死耳，乃遣部將西田高緒，及太田岡野森島三氏，逆擊僞兵，却之，幸長休高邱，望見之，意其戰沒，鴟人召還，弗肯，而前殪數百人，死之，獨高緒脫歸，獻所獲之首級曰，虜兵太多，不可力爭，君輕進勿顧，幸長厲聲曰，恐死自遁，子不能矣，手振徽號，而麾衆進，擊虜軍，躬被十餘創，無懼色，猶進不已也，高緒苦諫，使二士挾回幸長之轡，以刀斷挾馬，而趨蔚山，虜兵隨遇岡田福永等，反鬭，死之，蔚山守將加藤清兵衛，迎幸長，與守爲，虜將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之外郭，幸長督諸將諸之，先是，加藤清正，鎮于蔚山，虜且其勇烈，欲害，至是，以幸長爲清正，迫擄諸急，幸長堅壁固守，手自銃虜兵，丸無虛發，虜沮，幸長啓門唐突之，殺傷過當，城外有川，虜連結戰艦，而橫截援道，乃放銃，擢其五艘，數千人，群虜奔潰，圍迫圍來，晝夜防戰，不能交睫也，衆欲解救於清正，時清正在機張，距城三日程，虜兵充塞其間，幸長曰，孰爲使者，侍臣木村氏，請往，則賜以駿馬，木村逕

衝過萬衆之中，翌日，達機張，而見清正，告故，清正即起，來援，虜兵作長圍遮絶援道，城中食飲並竭矣，幸長令兵夜出案虜尸，取其所佩粮糧，食之，明人呼曰，願一見加藤公，口議和矣，清正欲出行，幸長曰，虜固無信，公領重任，不可輕出也，雖然不出，則祇之怯也，予請代行矣，衆爾止之，初，石田三成短父長政也，幸長欲斬三成，德川公止之，其後不解，三成謀亂，上杉景勝黨之，公討景勝，幸長從之，未平，三成舉兵，公收軍西行，幸長又從之，幸長攻岐阜，老臣淺野左近，諳其地理，捷路導師，先登，幸長麾衆且呼曰，勿失左近，而身舞槍傳壁，士卒奮勵，爭登，斬首五百，進戰關原，克之，三成就縛，諸將爲之唾詈，獨幸長惻然脫衣，贈之曰，予雖仇讎，嘗比肩立同朝，今不忍乘其窮而加無禮也，德川公聞義之，移封紀伊，食三十七萬石，幸長既爲左京大夫，遷紀伊守，授四位，十八年卒，稱清光院，無子，弟長晟及立，十九年，豐臣秀賴，圖除德川公，而聘長晟，以重利，長晟辭曰，我父兄所以報豐臣氏，既足矣，我於德川氏，恩非輕，今無故背之不義也，君以不義人，何爲使者，數反固執不聽，秀賴，使人來擾，長晟擊却之，元和元年，又擾，又却之，以功移封安藝備後二州，食四十餘萬石，治于廣島，長晟爲但馬守，加侍從，進少將，子孫傳其封，

續史氏曰、利家、早歲習兵、暱暢戎事、晩途向學、稍達治體、當世士流、翕然仰賴之、及豐臣叔世、而持危扶顚、百方勞思、時時垂涕責長政、寧詞竭忠以死、豉豐臣、論識明辨、處措有條理、豐臣既得若此人、欲無興、得乎、二人後嗣、能承箕裘、而臨變踐命、向背得宜矣、斯智之難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二 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九

黑田孝高 子長政 栗山利安 村田吉次

黑田孝高、初名祐隆、又名孝隆、小字萬吉、更稱官兵衛、號如水、或號圓清、播磨人、出自一品式部卿敦實、敦實賜姓源氏、敦實後十餘世、爲宗滿、居近江黑田、因氏焉、宗滿七世孫下野守重隆以降、居播磨姬路、重隆生美濃守職隆、職隆一名滿隆、是孝高之父也、職隆與土豪小寺政職親善、冒其姓、孝高生時、瑞雲蓋屋、衆異之曰、茲兒定不凡、孝高七歲學書、穎悟超人、好和歌、謳頌諸家集、研精忘寢食、或謂孝高曰、吾子淫溺歌詠、捐弃干戈、可乎、孝高翻心脩武、勇敢善戰、然謙遜寡言、不自伐其能、人皆推服之、天正中、職隆從赤松氏、朝于京師、見織田信長、奇之、悉心結託、以孝高子長政、爲質、信長之西略也、孝高、及小寺政職、勸之、乃使豐臣秀吉督兵、攻安藝、職隆、孝高、迎秀吉、秀吉器孝高、歸交日密、約爲兄弟、孝高謂秀吉曰、姬路形勝之地也、君宜樹牙旗、秀吉從之、秀吉攻佐用、上月、孝高、爲之先鋒、有撓、荒木村重、據伊丹、叛

織田信長、秀吉、説降之、弗肯、孝高更説、村重、囚之、要招其宗族、職隆不往、孝高遁歸、秀吉、攻三木、問孝高曰、師奚地、孝高曰、衛爲山可矣、秀吉然之、終進陷三木、謀都之、孝高曰、不如我邑姬路之要害、則以此、讓與秀吉、秀吉喜、賜孝高宍粟郡、初、孝高善竹中重治、二人、並聰明、有識量、左右秀吉、而定中原、秀吉、每有大事、輒引以諮議焉、重治死、孝高專管、秀吉内畏其智略、故不屬以大藩、僅僅給數邑、而爲勸解由次官、孝高、覺秀吉之意、而佯被疾、告乞骸骨、秀吉不許曰、子歲未滿五十矣、以致仕、爲辭、曰、孝高雖心志猶全、而足跛、不便周旋、且近嬰疾、寧能堪戎事矣、幸賜息長政、既長、願使之蚤試邦治、秀吉、乃許、於是、孝高創髮、秀吉、命出入帷幄、參預大政、如故、薩摩之役、孝高、與小早川隆景等、攻閩津、拔之、斬首數百、進逼取障子岳、香春諸城、秀吉、割豐前六郡、封孝高、孝高、檢田、得十二萬石、土豪、或不肯服從、以煽動民庶、而所在蜂起、孝高討平之、小田原之役、孝高、從軍有功、文祿中、豐臣秀次、昏虐失道、孝高、深爲患、以諫之、事在秀次傳、朝鮮之役、孝高在肥前、一日私議曰、今千里遣師、諸將專務果毅、不事撫綏、使民遁竄、田野荒耗、以若所爲、而欲平定屬國、殆不能焉、凡師之要、在擇將帥、浮田氏、輕任元帥、不能總督三

軍、兩先鋒、意不相協、扶令顧藉、人不知所據從矣、其未凱還、不亦宜乎、能堪元帥之任者、非德川、則前田、非前田、則孝高也、豐臣秀吉竊聽然之、欲自將、以前田利家等、入朝鮮、淺野長政諫止、孝高踰海、檄在韓諸將壁長初、朝鮮乞和、既和敗、再起征、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爲元帥、孝高副之、至釜山、因山海形勢、而起壁、結壘、聯列船艦、以定根據矣、出令禁暴掠、然後進取、沿道寇風披靡、前陷梁山、蔚山之間、蔚山之急、使諸將救之、虜覘虛、來襲孝高、連戰卻之、秀吉薨、乃收師而還、孝高、頻倫國富、朝鮮之役、日根野高吉、借金、凱歸之後、自挾金來返、爲會人獻生魚、孝高、命庖人、賣其骨、以供食、高吉、意其慳嗇、遂出金、償債、孝高曰、遠征踐萬死、何反金爲、高吉、慚謝而去、孝高、出魚肉、與左右、皆曰、奚爲不供備中乎、孝高曰、高吉奢侈、故揉戒及之爾、孝高首、有瘡、聚其拭紙、以作屏風、其用財不監、大概此之類也、會津之役、孝高、暴聚士卒、有再出貪金者、有司欲法之、孝高曰、蓋其人貧窶、不辨軍裝而已、宜假恕容之、我平日節用、爲儲蓄、無他、爲今日也、關原之役、石田三成、傳檄召兵、西土多應之、時孝高、脩城隍、得檄、哂曰、彼搖蜂斧、爲能害物、遂命停召、衆異之、間曰、四隣皆黨三成、君弛守何如、孝高曰、守在四境、豈在一城乎、且憚民力彫

憊、故少問息肩爾、萬一東軍失利、賊勢猖獗、四面來迫、雖有金湯、素不能支焉、何散事乎、衆作、衆乃服、孝高攻略近邑、而及安岐、城中大窘、或人請放火爲內應、孝高弗聽曰、守人城、作賊不義、縱火、傷衆不慈、則卻其使、而射書、喻守將以順逆、城乃降、進攻富來、守將乘夜來襲、擊卻之、亡幾、三城亡、城降、或謂孝高曰、彼前日來襲、其罪弗輕、必行法矣、孝高、不可赦之、於是、諸城壘降附相望、嗣子長政、從德川公、賜大封、孝高、東上拜賜、公迎勞之、別賜湯沐邑、孝高、固辭曰、長政、原巨藩、爲祭既多矣、孝高、承其贅、而足以聊餘生也、九年、孝高卒、享年六十有九、稱龍光院道育、愛士撫民、歷郵鎮、寬臨終、裁歌一章、豫謂死期、果不違其期矣、官位至從四位、行侍從、初孝高、居要路、而銓管人才、威行于內外、賄賂輻湊、門客如市、孝高厭之、終辭職、謝客、嘗、豐臣秀吉、與左右、論諸將賢否、從容謂曰、予歿後、誰能掌握天下之權、僉相見、弗答、強問、則以云云、答、秀吉掉頭曰、否否、僉曰、殿下所見、何如、秀吉、微笑曰、唯跛子能、僉曰、彼小侯、衆心弗服、亡乃殿下過慮乎、秀吉曰、彼宏才深謀、非諸將所及也、予嘗轄營四方之時、疑議滯訟、叵決者、輒諮之、孝高剖裁處分、莫不恍然也、與諸將純猛剛勇、不顧其後者、大逕庭矣、台德公、亦深奇孝高、以比漢張

十三或作十四

毛谷一作毛屋

良、子長政、

長政、小字松壽、更稱吉兵衛、志應不常、年甫十三、從父孝高、攻三木、得首級十六、又從、攻根來寺、自斬二人、從豐臣秀吉、徇西海、戰于財部、克之、歸治豐前、土賊據日限城、如法寺援賊、長政伐之、獲其二將、進陷其支黨茅切山塞津大丸寶來等城、賊平、長政、迭捷、秀吉悅、賜良馬、於是、孝高辭老、豐前、長政、既任甲斐守、立襲其封、秀吉、城于肥前名護屋、長政、監其役、文祿中、征朝鮮、而攻金海、刈芟墳塹、以附堞、殺傷一萬、城降、進擊昌原、斬首五百、昌原至上都、徽十城望風披靡、長政、取其穀、給諸軍、入王城、居十日、出界地、斬獲三萬、至平安城、一夜、虜來襲、長政、斬數百人、虜射長政左腕、長政不退拔矣、手斬其虜、徇黃海道、守白川城、明人、復朝鮮、攻小西行長於平壤、行長告急大友義統、義統、恇撓不救、行長、奔于龍山、虜追行長、長政奮起、迎行長、戰而退矣、虜見其勁氣、不敢復逼也、慶長初、再征朝鮮、猛虎入營、後藤基次、手斬之、衆壯之、長政弗悅曰、勇則勇、而匹夫之爲也、彼既充我偏將、萬一蹉跌、不唯誤其躬、殆係國事、胡與會獸格爲、衆服其言、長政、以先鋒、向國都、與明將解生、戰于稷山、明軍大至、解生、長政、逆擊卻之、既撤朝鮮之師、長政、坐爭功、而虛

流矣、石田三成、欲除德川公、長政、舉族棲公、公深德長政、以義女、妻長政、關原之役、諸將質任、在大阪、故皆懷去就、長政、謂福島正則等曰、三成、以大阪旨召兵、以擊德川氏、其實、非大阪旨也、何者、嗣君幼冲、未親朝政、三成、居樞軸、挾嗣君、以自爲也、子等、爲三成所紿、而甘受其頤指乎、正則曰、子不能遂首唱三成之反逆、以歸德川公、長政、擊三成先隊、自殪一驍士、追北、誤墜溝深沒頸、部士救出之、又追、至關原、敵既陣、候吏皆報曰、敵兵十餘萬、獨長政士、毛谷主水曰、敵兵、不過三萬、德川公怪問、對曰、臣唯舉鬪士耳、公悅、長政以秘策、誘小早川秀秋、歸順矣、長政、擇從強騎十餘、命曰、諸且、幾敵勿戰、必獲三成、自先衆而進、斬其先鋒、三成遁走、群敵大崩、長政、以功、封于筑前、食五十餘萬石、拜筑前守、進四位侍從、大阪之役、援德川公、元和九年、卒、稱興雲院、長政、純孝事親、甚謹、親疾、自先嘗藥餌、而後進之、及其死、痛哭連旬、廢寢食、而堂石、備其行、以垂不朽、長政、爲治、遠佞諂、延審謂、而御士民、以恩威、戰鬪之暇、脩文教、時時召儒生、而講經、最眷林信勝、嘗命信勝、鈔錄經語、便政治者、編爲二冊、置諸左右、以鑑焉、封內、有菅神祠、長政、特欽仰之、繕葺祠宇、加封戶、以厚祭享云、小瀨甫庵、稱史、諸侯爭賄之、以求美名、長政、不好之

日、予爲國家、不爲名、子孫相繼襲封、

栗山利安、小字善助、通稱四郎右衛門、少時、聞黑田孝高爲人、而出仕焉、恭敬超人、孝高奇之、從孝高、攻青山、獲二將、荒木村重、囚孝高、利安、潜行密間、村重悟之、乃遁歸、村重追躡、發銃、中刀室、得免矣、從豐臣秀吉、征村重、從黑田長政、攻根來僧徒、又從、攻島津氏、皆有功、孝高賜封、封內有不服者、利安擒殺斬其巨魁、餘黨讋服矣、撫道、登豐臣、朝鮮之役、諸將戰殺少恩、獨利安、撫綏降民、而得衆心矣、衆人日來謁、利安煩之、命三日一謁、長政巡視管內、人或將逃匿、而望見利安之馬標、則止、關原之役、石田三成、欲要收諸侯妻孥、利安擁長政之妻、潜遁、從孝高、攻豐後諸城、累食一萬五千石、孝高臨終、遺託長政、父事利安、利安勤儉自務、見窮乏者、輒拯之、亳不意其報、土俗化之、國中無飢餓、孝高沒後、剃髮、號卜庵、而結緇廬、常祈冥福、終身弗懈、

村田吉次、出自井口氏、小字與一之助、通稱出羽、播磨人、幼孤、有三兄、皆仕黑田孝高、死國事、孝高愍之、爲徵吉次、子蓄、時甫九歲、氣略不凡、孝高器之、一日、孝高、料其量、爲磔一夫、其夜暗黑、孝高、笑謂吉次曰、汝能撿之否、吉次曰、能、卽起、詣磔所、夫動、吉次、以爲氣息未絕、拳柱刺之、其夫脫走、吉次追之、路旁、有一祠、入之自鎖、告以實、吉次不信、因破服覓、乃釋矣、朝鮮之役、虜伏一洞、亂射黑田長政、吉次兵、單進入洞、獲三人、吉次尋入、大破之、而請朱幹槍、長政弗許曰、一日獲七首、充請、吉次終獲被許、衆榮之、

續史氏曰、佐命功臣、盛楚奢而建威、極貪惏、而干祿、覆失之者、不少、如孝高、不然也、不建威、威自建、不干祿、祿自得、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孝高之謂歟、長政、起臥戎間、不弃經籍、撫民以恩德、詩云、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長政之謂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

竹中重治

蒲生氏鄉

竹中重治、本姓源氏、稱半兵衛、美濃人、父遠江守重元、爲岩手城將、隸齋藤氏、重治、狀貌深奧、不修細行、齋藤龍興、常鄙屏重治、重治、不敢屑意、龍興左右、自城上、溺重治、重治歸、告婦翁安藤範俊、而請借兵襲城、報溺者、不聽、會重治弟重矩、直宿城中、有疾、重治、令僕夫舁戎器數櫃、而陽稱藥資、自督之、旣入、大呼、屠斬若干人、龍興委城遁去、織田信長聞之、壯重治、遣人來辟、不往、範俊、命重治、復城、亡幾、重治歸信長、元龜中、信長與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相持、二人相謀、壘比良、刈安、令掘、樋口守之、二氏有梟名、信長欲誘降、重治、往說二氏曰、二將守壘、孰爲曰、爲淺井朝倉、重治曰、織田君、首唱大義、定王室、將府天下、人心翕然歸之、獨淺井、朝倉、謀危織田、此無它、蔑王室也、其蔑王室者、非反而何矣、以二將驍勇、欲封侯、可唾手而取焉、何爲屈節、爲反人臨使、竊爲二將不取、掘、樋口曰、善、遂因重治納質、下信長、信長以二人、爲鄉導、進陷障壁、淺井氏、兵可七千、赴朝妻、豐臣秀吉、在橫山、視之、謂重治曰、彼何爲者、重治曰、彼爲他赴之形、以愈我、而來襲也、不可不備矣、整兵俟之、果來、重治、以部兵千人、出逆、敵見我寡、有侮色、而亂列近薄、重治、亟發弓銃、却之、天正中、從秀吉、徇播磨、又從、戰長篠、反攻播磨、常在秀吉之帷幄中、剖決軍事、輒得宜矣、時人、以重治、比楠正成、秀吉、內憚長之、不肯擢爲大封、重治料其意、而不欲久留恩地、有退隱之志、窺機未果、七年、罹疾、就醫於京師、是月弗瘳、曰、國事虛日、勿爲焉、寧與保餘喘臥牀蓐、不如徇節死于行間、强起至軍、尋死、時年三十六、重治、性沈毅、不喜華奢、常衣緋袍甲馬皮、以得重捷矣、他人或爲魁殿、衆危之、至重治爲之、衆心乃安焉、重治、戎間讀書、商權古今之兵略、常與諸將士、談戰陣、子重門、尙幼、在側、語酣時、起之廁、重治叱曰、武門之子、當剴談兵事、坐便亦未爲屏矣、汝未審事之顚末、而輕舉他之、吁、奚爲者乎、重門小字源助、七歲喪父、豐臣秀吉撫育之、十五歲、任丹後守、關原之役、從德川公、生擒小西行長、大阪兩役、從公、有功、子孫仕公家、

蒲生氏鄉、初名教秀、或名賦秀、小字鶴千代、出自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

日野或作中野　馬三百或作百匹

郷後、有雅俊者、賜近江蒲生郡、因氏焉、雅俊十餘世孫下野守貞秀、有三子、
嫡長秀行仕足利氏、次高郷任六角氏、次秀順、仕細川氏、秀行死、子秀紀繼
立、高郷害秀紀取其邑、高郷生定秀、定秀生賢秀、賢秀即氏郷之父也、賢秀
爲右衛門大夫、領日野城、六角氏爲織田信長所滅、其遺臣悉歸信長、獨賢
秀保城、以死拒信長、賢秀妹夫神戸具友、爲信長説賢秀、而後降、信長復其
邑、時氏郷年十三、慧悟有膽略、從信長徇攝津、攻池田、先登、翌年、又從攻伊
勢諸城、又先登、得甲首、信長奇之、以女妻氏郷、賢秀屢從氏郷入謁、論兵移
晷、夜深而罷、氏郷未嘗惰眠交睫、信長益奇、加寵遇、此時、信長爲彈正忠、乃
授官號、賜之、稱忠三郎、元龜中、信長討越前、氏郷從信長、以其年弱、不聽、
氏郷强從、奮戰、斫二人、奪敵旗、還獻、信長壯之、信長遣人攻池田城、敗退、氏
郷代攻、拔之、氏郷圍比知山、縱火、陷城、天正中、明智光秀作逆、賢秀守安土、
一夜數驚呼曰、光秀至、士卒多逃亡、或勸賢秀曰、賊來無日、毋以貨財爲賊
資、皆取火之、賢秀拂然曰、先君所儲備、不忍一旦焚之、即夜、氏郷具輿轎五
十、鞍馬三百、迎信長夫人以姬御、居之日野、而自率勁卒、伐光秀、事平、豐臣
秀吉賞其勞、割光秀遺地五千石、賜氏郷、秀吉與織田信孝、柴田勝家生隙、

六萬或作十二萬　岩酌或作岩石　松阪一作松坂　十一郡或作十二郡

氏郷從秀吉入尾張、戰不利、氏郷殿歸、十一年、滅信孝勝家、十二年、加賜伊
勢五郡六萬石、治于松島、土豪木造具正、來畧、踐害畝圃、氏郷出拒、先士卒、
進、斬首十八、具正奔逃、亡幾、復來、傷氏郷之馬、馬顚、氏郷麾兵不已、馘二十
三人、整軍、攻日置、而下具正、十三年、氏郷父子從南海之役、有功、氏郷任飛
驒守、加侍從、十五年、豐臣秀吉討薩摩、師次豐前、而岩酌未降、秀吉語氏郷
曰、岩酌城堅人強、難輒取也、若爲一城費力、比至薩摩、師老、不可用、爲速取、
非子不可、使使前田利長等佐氏郷、攻之、城陷、氏郷大得捷、近傍城壘、望風
降服、十六年、氏郷遷左近衛少將、補正四位下、秀吉命與羽柴氏、城于四五
百森、更名松阪、移治居之、十八年、秀吉討小田原、氏郷從之、臨發、命畫工寫
肖像、屬乳母曰、小兒幼、或未及知吾形容、故以此垂視焉、乳母涕泣曰、公年
猶未彊、奚爲出斯音、氏郷笑曰、吾每臨軍陣、未嘗期生還、而況此行、懸軍遠
入大敵之地耶、既至、北條氏直乘夜襲我陣營、氏郷弗遑甲、而單身執丈八
槍出、氏直之背、大呼衝突、氏直驚退、沒水者太多矣、北條氏亡、阪東悉服、秀
吉、秀吉至陸奥、詔衆曰、欲留一將鎭撫士民、孰可者、衆以某某對之、秀吉曰、
皆非也、唯氏郷其人也、則更封陸奥越後十一郡、食七十萬石、都督陸奥出

七十萬石[illegible]　宮崎一作宮澤　百二十萬石或作百[illegible]

羽二州諸軍事、秀吉以葛西大崎子木村秀俊、命曰、與氏郷緩急相援、俊如
父子、以撫循東陲、氏郷受封之日、偶屬中秋、其夕、月色鮮明、氏郷倚柱觀月、
大息涕洟、山崎家勝侍坐、問曰、君新膺大封、荷渥恩、以此感涙至此乎、氏郷
曰、否、于遠距畿甸、而緩急難及事、自今、我武廢矣、葛西大崎苦秀俊之苛刻、
作亂、秀俊走保佐沼、告急於氏郷、氏郷召救於伊達政宗、而比發師、大雨雪、
道路梗塞、政宗稱疾停留、氏郷察其異心、令後陣備政宗、進破賊二壘、長驅
攻名生、政宗來謝無他、氏郷使立功自効矣、乃攻宮崎、賊黨盡潰散、氏郷欲
班軍、惡政宗生事、命納質、十九年、取質、豐臣秀次討九戶氏、氏郷爲其先鋒、
平之、加封陸奥出羽七郡、合舊封、食百二十萬石、除參議、從三位、文祿元年、
朝鮮役起、氏郷如肥前、司運務、豐臣秀吉欲以氏郷航海、有故不果、石田三
成、妬氏郷之功烈、譖之秀吉、二年、秀吉置酒、召氏郷、氏郷如廁、大泄血、召醫
治之、不效、便還國、三年、輿疾入朝、四年、薨于京師、時年四十、稱昌林院、臨終、
歛歌、自悼非命、都鄙傳唱其辭、惜之、氏郷寬厚接人、果毅精敏、其成功不致
自驕、而恒與士卒共甘勞、或手炊舂、以分井臼之苦、因此、群下咸歎、樂爲之
用、六角氏遺子、仕豐臣秀吉、食秩僅二百石、氏郷與之同朝、爲持其佩刀從

十八萬或作十二萬

入、世稱其不忘舊義矣、子秀行、初名秀隆、稱藤三郎、立、襲封、拜飛驒守、慶長
元年、加侍從、進四位、三年、豐臣秀吉聞秀行母有色、召之、不往、秀吉忿、石田
三成勸秀吉削其封、左遷宇都宮、食十八萬石、五年、三成作亂、秀行與德
川公、爲公留守、六年、移封會津、食六十萬石、十七年卒、有二子、長忠郷、一名
忠明、立、累進參議、無嗣、國除、次忠知、官中務太輔、陞四位侍從、封于上山、更
封領伊豫松山、及近江日野、食二十四萬石、無嗣、國除、
續史氏曰、詩人以武夫比干城、如蒲生氏郷、殆是矣哉、豐臣氏猜忌自排毀
厥干城、他日遭元和之變、不能防禦、不亦宜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五

列傳五十一

加藤清正　　尾張　一色直燕　書

加藤清正、小字夜叉、更稱虎之助、尾張人、出自關白藤原道長、祖因幡守清信、仕齋藤氏、父清忠早死、清正幼孤、鞠于姨夫豐臣秀吉、清正風骨偉岸、驍勇絶人、十五歲加冠、秩百七十石、從家原小才次學兵法、天正中、從秀吉伐因幡備中、攻冠城、先登、山碕之役、挺進多捷、龜山之役、遇强敵斬之、賤嶽之役、與福島正則等、執槍競進、敵皆披靡、以得大捷、秀吉賞其功、予秩三千石、十三年、權主計頭、十六年、封于肥後、累食二十五萬石、國多兇盜、清正斬平之、以撫綏民庶、文祿中、豐臣秀吉有事于朝鮮、清正與小西行長、迭爲先鋒、二人不相協、臨發、清正賜章旗、行長賜馬、清正謂行長曰、子以何爲章、行長以爲誚、陽驚曰、子有佳兆、予不敢望焉、予以身出藥戶、而把藥囊以爲章耳、則潛師不告、先發、清正欲同發、會風烈、柁工不可、清正叱之、犯風達釜山、進攻慶州、火之、守將委城而遁、清正追擊、獲一千五百人、長驅及行長、曰、子戰

二十五萬一作二十萬一作百萬

功既多、至攻國都、以先鋒爲僕、行長曰、二人受要束、子欲更之可乎、清正曰、予先期而發、亦出要束乎、交擧其短、相爲醜詆、鍋島直茂和解之、議曰、宜分道往焉、南者遠而坦、東者近而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我由近而險者、清正至漢江、行長令人先適奪其南岸之船筏、清正不得濟矣、立望北岸、虜張疑兵、遁去、清正笑曰、城間有烏、此非實兵也、令善泅者取船以歸焉、而會諸將於國都、清正入咸鏡道、轉安城民三人、命爲嚮導、二人弗聽、立斬之、一人懼聽、遂至永興、置守而去、既踰鐵嶺、虜將韓克誠、以大軍要險而要海汀倉、清正戰不利、退入倉、克誠圍之、清正命銃手邀發、克誠走、保鐵嶺、黎明、大霧、清正設伏、自出誘克誠、克誠出、伏起、大敗克誠、克誠入鏡城府、是時會之間朝鮮王子李珒李玒在會寧府、北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執珒玒、而乞降、且曰、府中饑渴、王子以下不食三日、願予食、清正許之、自先入府、將校諫止曰、虜情難測、清正曰、鼠輩何能爲、我已失王、不可復失王子、儻有變、當與王子偕死耳、麾以左右十餘騎、而入身擐者繼入、虜驚怪之、執弓注矢、擬清正、清正叱之、語不相通、虜益迫近、清正解甲、當矢、取印、印紙以諭之、虜皆捐弓矢、羅拜、清正囚珒玒於鏡城府、以景仁爲嚮導、攻兀良哈、拔其一城、乃下令曰、

兀良哈一作女直

勿脫甲、以警虜至、有虜果至、擊却之、清正自殿而退、斬獲二千餘級、財亡我九十人、黎明、顧西南有遊嶺、召捕虜問之、對曰、日本富士山也、清正免胄拜、遂抵梁樂山、朝鮮之兵、可二萬邀路、清正擊破之、留鎮安邊府、而修全山、橫州諸城、皆咸鏡道二十二管、明人宋應昌、謀以虛喝取清正、令人來說曰、明人大舉、救朝鮮、既復平壤國都、小西氏等、皆授手罷兵、所餘唯公耳、公早反朝鮮王子、退則可矣、不者、明兵四十萬、率朝鮮兵、來萃、將相戮、公能之乎、清正曰、貴國有師命、我軍無所色、幸有敝甲羸卒、聊可以周旋矣、咸鏡之險、車馬不能騈行、大兵何能爲、日來不過一二萬、日遣一萬則四十日、辨之、日遣二萬則二十日、辨之、多少唯命、若果辱來師、乃承其賜、且進迎汝君、然後、歸日本、此予之願也、使者怖去、清正還都城、城中乏食、石田三成等欲弃城而退、清正爭止之曰、出萬死取之、豈可輕弃乎、宜奪虜食、三成作色曰、子能之、乃自爲之、毋煩他人、清正曰、諾、即夜襲虜、以獲粟、小西行長首唱和議、清正不肯、行長忤清正、約和、清正與諸將攻晉州、不降、使填隍傅堞、矢石雨下、師弗得進、清正造龜甲車、蒙以牛革、敢死者乘之衝城、城壞、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登、悉斬其守將以下六萬人、小西行長、石田三成短清正

於豐臣秀吉、秀吉召清正、慶長元年、清正撤軍而還、見秀吉、秀吉拒不容清正、就増田長盛、訴冤、長盛曰、子宜因三成、清正曰、死不能、乃歸第待罪、一日、地大震、清正曰、吾寧違尤、不可不入省矣、徑入見秀吉、秀吉與夫人、避震在庭、而奧清正疾來、呼進、謂夫人曰、清正本肥晳、久在朝鮮、奚其瘦黑、清正申陳冤狀、且叙戰苦、秀吉意頗解矣、遂命清正守門、三成至、清正不許入、秀吉聞之、命入焉、清正呼曰、入短小佞豎、翌日、秀吉更問朝鮮軍事、清正具答、秀吉泫然失泣、謂曰、汝少長我許、所爲何克類我、終遇清正如故、二年、再征朝鮮、清正與小西行長復爲先鋒、清正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朝鮮懲前役、皆弃產逃匿、清正移書喩民庶曰、朝鮮王背約、故以師問事耳、非敢害民、民各歸其居矣、會明人沈惟敬、以詐謀爲和、而和敗、事多因清正、深銜之、會清正曰、三國和議、各息其民、足下敗之、明主震怒、起精兵七十萬、首擊足下、足下速班軍、不者禍不旋踵矣、清正曰、韓人卑劣、非我匹、殲之、不足以功也、幸貴國有大師、此天以功賜我也、予願捐其賜、虛歸焉、敢請期、使者惧退、惟敬與小西行長、謀使間使告朝鮮曰、清正敗和、不除此夫、韓難不已、今孤軍單進、宜襲取之、朝鮮疑不聽、清正由慶州入全羅、沿道望旗曰、夜叉復至矣、未

七十二萬或作七十萬、四位或作五位、一說十五年任官

職、皆披靡、清正、鼓行、合行長之軍、而救貧石城、斬其守將郭赳、趙宗道等、又進徇南原全州、冬、清正、退保蔚山城、未完、巡視西生諸寨、使裨將加藤清兵衞守蔚山、明將楊鎬等、四萬人、合朝鮮軍、攻蔚山、清兵衞出戰少利、淺野幸長、援清兵衞、入城、虜登卒攻、清正在機張、聞急即起、虜軍充塞道路、人咸危清正、止曰、虜衆我寡、恐難抗、一將死、孰與兩將並死、清正曰、委虜以幸長、將何顏見其父、乃率兵五百人、預粮、自蒙銀鍪、而提矛出矣、明韓諸將士、指目莫敢沮擊者、清正入城、虜急攻之、攀壁、清正、投木石、斃數千人、虜稍退、即夜、毀虜營、又大獲、虜起飛樓、發大礮、傷郞樓者、隣崩、衆懼欲辟、清正不可、丸落清正前、清正不動、聲色自若、衆服其氣膽、虜休戰爲長圍、城中食飲皆竭、則屑紙而嚼、刺馬而飲、馬亦斃、至有飲溺者、會大雨雪、士卒皆皸瘃凍縮、獨清正、無懼色、而隨方防禦、設伏誘走、衆請追、清正不許曰、彼師無敗、且退不以夜、此必誘我也、閉壁不出、於是、虜伏盡起還去、三年、正月、浮田秀家等、大舉來救清正、開門邀之、夾擊虜軍、斬首二萬、虜皆潰、豐臣秀吉、得捷聞、大喜、手書賞清正、而給餉、秋、虜軍更來圍擊、却之、冬、官軍皆徹還、虜迫小西行長、清正救之、得免、行長德之謝、解宿憾、清正曰、素所願也、雖然、子甞石田三成、蓋

不能解爲三成等、迎諸將、詔曰、公等、一見豐臣嗣君、各就國、明年、以老臣相接矣、清正曰、予在海外、前後七年、沐櫛且不能、奚暇習茗讌、唯辨粮儲之、三成、默然、竟登相忤、德川公、和解之、五年、東國亂、德川公、自征之、清正曰、公一舉足、三成、必生事、勿往、公弗聽、三成、果作亂、小西行長黨之、清正、發兵、攻譽行長邑、國宇土、一卒夜亡、吏執之、清正曰、此卒必擁營、吏曰、無有、唯擁一竹杖耳、清正曰、是矣、裂觀之、果得願援書、乃設覆邀其書、援至遇覆、敗走、遂專力、攻宇土、拔之、略定西海、進臨薩摩、斯際、三成亡、清正、加封、食七十二萬石、十年、任四位侍從、兼肥後守、十五年、德川公、爲其子、城于尾張、命諸侯助役、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給大府土木、來如之何、自餘諸役、竊使吾儕何以堪爲、子爲公愛婿、幸入白我困敝、輝政不答、清正、謂正則曰、子惜財力、不如還叛、不能叛、焉出此音、公聞之、令告諸侯曰、厭徭賦者、予不敢強、苟有厭者、宜速就其國、而脩城池待我之至、諸侯懼、併力就事、清正、督其役、撰擇巨石、載豪運輓、役夫數千、不能牽擧、清正以左右數人、乘石上、指揮呼躍、衆素長清正之嚴毅、而用力倍前、周旋如意、十六年、清正卒、稱淨池院、遺命、擐甲帶劍、葬于中尾山、清正、雖豪有節義、平生不剃髮、而每赴江戶、從兵往來必省

豐臣秀賴、置第於大阪、如故、德川公、禁止之、清正不肯曰、以幾受而具不勸也、以兵自從、猶不廣也、省大阪、且置第、報舊恩也、公不敢強矣、清正、暮年志文學、謂人曰、前田利家、嘗告我、以託孤寄命之義、時我未解、今而得解、方今、此義、不可輕矣、子忠廣嗣立、明年、任肥後守、亡幾、進侍從、有罪、貶于出羽、食一萬石、承應二年、卒、

續史氏曰、尾張、出雋傑、海內無比、元龜天正間、最多矣、其首、爲織田、豐臣、自餘、柴田、丹羽、前田、池田、福島、堀尾等、不可枚舉、皆非無功德天下、而土人拾之、獨爲清正、建祠、歲時祀奠之、四方、來聚、填咽里閈、夫清正、以武害者、少恩民生、何德至此、世或傳、清正、尊浮屠、其旗幟之號、用梵語、是以、釋氏、亦推清正、爲之設祠云、其釋氏、爲清正、設祠、予、則見知之、清正、尊浮屠、予未知之、何者、浮屠、以殺生、爲戒、清正、不敢爲、且其旗幟、豐臣氏所賜也、清正、率其賜耳、何有其號、苟推其理、豐臣氏、淫浮屠也、非清正尊浮屠也、諂佞、熱視人士念清正、強率爲己黨、利其賽幣、此其名、崇清正、其實、殺清正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二

小西行長

小西行長、小字彌九郎、和泉堺人、父如清、號壽得、稱清兵衛、門地寒素、賣藥爲生、行長幼有才辨、養于岡山賈人、豐臣秀吉微時、數宿如清之家、與之親善、見行長、奇之、秀吉之西略山陽也、浮田秀家欲降、如清介之、周旋有勞、秀吉于如清以秩千石、行長以父族、爲秀吉侍官、從軍數旌功、拜內匠頭、天正十六年、封于肥後、食二十四萬石、遷攝津守、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行長以師會肥前、時海風酷烈、波濤大起、諸將按兵不進、宗義智屬行長、能熟海程、知虜情、四月十日、行長與義智、冒風先諸將航海、十三日、達釜山、陷城、俘守將、進取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多執士卒、問曰、何處最要害、對曰、西北三十里、有東萊、行長謂衆曰、諸子既憊、加之使東萊有備、此倍備也、一勞長逸、在此行、卒努力焉、衆曰、如君言、即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又進拔梁山、至鵲院、虜據險拒我軍、行長跋山涉壑、回出虜背、虜大駭、得不戰潰散矣、而諸郡府望風逃走、慶尙道爲虛、行長鼓行進略、焚尙州、虜將李鎰救之、行長擁橋下、虜半過、擾起連銃急發、鎰軍擾亂、行長張兩翼乘之、鎰弃軍單走、士卒皆沒、行長至鳥嶺、山峻道狹、遣士卒覘伏兵、反報曰、無有、行長曰、虜捐此不保、于知其莫能爲也、虜將申砬、在彈琴臺、背水邀我軍、行長分兵夾擊、斬砬、餘衆退墜、溺屍蔽江、水爲不流矣、行長荐克取忠州、遣加藤清正與之分道走京畿、先是、行長攻蔚山、生擒其守將李彥誠、既而解放、使之持書喩降於朝鮮王李昖、然彥誠畏罪、不敢言焉、至取尙州、獲李應舜、授豐臣秀吉印書、以求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者也、昖乃乞降、應舜、德馨爲之使、而途遇清正、清正執應舜、斬之、德馨逃去、行長與清正、分道入京城、五月、行長先至之、行長徇平安道、抵大同江、又召德馨、使柳川調信、僧玄蘇、修降議、議不諧而罷、六月、虜將金命元、襲我營、而師少亂、行長厲聲整衆、宗義智回出敵後、夾擊之、命元走入平壤、行長躡之、命元委城而遁、行長入城、得粟十餘萬石、遣使告浮田秀家曰、鋒鏑所向、前無堅對、沿道諸堡、望風走潰、平壤亦陷、韓寰畧定矣、而太閤素志、不徒止此、元帥以下、承命於府朝、而所同知也、乘勝長驅、以擣明北京、可指日而取矣、秀家曰、全羅、江原二道、拒命、平之、然後進、未爲晚也、秋、明將祖承訓、史儒、救朝鮮、次于安定館、先是、海盜稱日本人、數侵明之邊疆、明人頗知其兵器弗精、至是、亦以爲如斯而有侮色、行長夜遣輕卒擊之、營兵大亂、行長笑曰、此虜亦易與耳、翌日、晉兵自出、甲仗鮮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光彩奪目、明馬辟易、行長麾兵擊之、放銃、儒應響顚仆、承訓單騎挺走、時霖雨、泥濘梗澁、虜軍僵殪相枕、行長貽書李昖曰、明軍援貴國、一戰皆燼、隻騎無還者、王所親視也、我以老兵辨事、猶致如茲、今有生兵十萬、自海路來者、欲與明人周旋、不知王將孰與矣、此際、明陰憚我兵强、而圖和議、明使者沈惟敬、重聘卑辭、來言、行長遂款、接惟敬、盡任其意、以平壤西北十里爲界、遣惟敬還取信、久之不來、行長聲言放行、略遼東、而屠明都、明人懼、復使惟敬結好、二年、明人李如松等、變約、舉兵而來、行長以降虜四十餘人、爲諜、能知敵之情僞、此間、朝鮮悉囚其諜、於是、行長不知明軍之至也、軍猝攻平壤、戰少利、木戶氏謂行長曰、孤城無援、宜姑退合諸將、然後更來取焉、行長然之、夜潛師出城、至大同江、氷方合、踏渡之、保國都、沈惟敬復來、獻珍貨、脩和議、約以封貢、惟敬譎佞、百方欺詐、行長及浮田秀家惑之、皆以爲奉豐臣秀吉爲主、韓明並貢獻之國矣、則許和、而加藤清正等不欲和、攻晉州屠之、惟敬來謂曰、公等許和、而有事晉州、何乎、行長曰、孰與汝講和、襲我不意、惟敬語塞謝去、初行長聞內藤如安習文學、召之、于以己氏、遂推爲飛驒守、專掌外國使命、則遣如安如明、以報惟敬、三年、至燕、石星就其館見之、待以王公之禮、導脩之、如安騎乘向城門、門者叱下之、不肯、直入見明主朱翊鈞、衆胥在闕、繩飾語辭而定約、如安成皆背盟、敢定遣之、慶長元年、師還、豐臣秀吉以明使背約、責行長使效功自償焉、二年、復入朝鮮、朝鮮令元鈞拒釜山、行長擊之絕影島、日暮、風濤大起、行長伏兵佯北、虜軍陵波而爭進、體疲口渴、依岸休憩、取飲、伏起、行長反擊而夷虜、大敗之、斬鈞、乘勝連陷南海、順天、與加藤清正合兵、拔黃石城、分道並略、會于全州、退守順天、虜圍清正於蔚山、三年、行長救清正、虜走潰、行長歸順天、明將劉綎西之、綎於明國、最驍勇著名者、其所用鑌鐵刀極大、虜中呼稱劉大刀、推之來攻、綎熟視我兵銃城堅、而自知其不可力爭、欲紿取、則使人來丐和盟、行長不信、使者三反、綎留騎出示信、行長許盟、期定八月朔、行長出、頗察其僞、而途遁矣、璘、燾踵來、行長擊却之、既而豐臣秀吉訃至、十月、行長具歸裝、既復來圍、加藤清正、島津義弘、伐解其圍、十六日、行長撤軍、上舟、綎

十六年、一作十五年

西生、一作西平

元鈞、一作元均

及陳璘、鄧子龍、陳蠶、季金等、合朝鮮將李舜臣軍、以戰艦數千艘、來攻行長、行長止戰、虜誤擲火器、自燒、行長奮乘之、斬子龍、舜臣、往救、又殪之、二人並得爲名其國者也、師進擊璘、治義之殪金、發砲救璘、行長遁、上一島、尋虜衆、擄之、虜軍四集、行長以單舸赴島津義弘、更與義弘、迎島衆、挺以生兵來遮、行長、戰克之、而全軍達于對馬、四年、石田三成等、圖除德川公、行長與之、建剌擊之策、議者沮之、會乃止矣、有間、三成欲以火器襲公邸、行長然之、議者復沮、事終不行、議者皆通公者也、行長奮曰、諸將欲行大事、爲豎子所洽、矣爲闇事機也、既戰、失利、行長平生負勇自殖、輕士卒、士卒不樂爲之用、事急、皆四散、行長走至稻川、遇所知僧林藏主者、曰、予德汝、俗曰、盍自刃、行長曰、子奉耶蘇教、不可自刃、遂被縛、而斬于京師、國除、寬永十四年、行長遺臣、以耶蘇教、聚民衆、據肥前島原、而起兵、踰年亡、

續史氏曰、行長起商賈、擢登封侯、至其矢石之功、既偉矣、惟惜侯身挾商心、汲汲營利、以取汲滅矣、易云、損上益民、民說无疆、行長益上損民、宜矣、不得民說、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九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七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五十三

九鬼嘉隆
脇阪安治
藤堂高虎

九鬼嘉隆、先世、紀伊之名士也、居九鬼、因氏焉、八世祖隆家、一名隆良、卜居志摩、其子孫、蝟沒伊勢志摩之間、父宮內大輔定隆、兄宮內少輔淨隆、淨隆領內田城、與北畠氏、戰鬪敗沒、嘉隆擁淨隆子澄隆、代領焉、敵兵匝攻、嘉隆嬰城防禦、衆寡不敵、弃城、奔于朝熊山、而反攻復城、澄隆死、嘉隆立、承其後、爲隆、稱右馬允、爲南勢九將之一、據鳥羽城、任大隅守、永祿中、織田信長攻北畠具教、嘉隆送欵、屬信長、屢於戰功、天正中、偏長島有功、攻大阪、取大艦六、小船無算、以此、入紀伊、與雜賀從戰、奪船艘三十六、而停泊湖、遂絶西南海路、大阪大窘、信長命嘉隆、督水戰、觀之、深奨其精整、賜黄金三百兩、衣十襲、海賊若干、西海人、以戰艦六百餘艘、入木津、嘉隆逐擊之、陸人傍觀、危嘉隆、嘉隆大呼、麾兵手、悉毀敵艦、信長多其功、信長薨、屬豐臣秀吉、起兄隆附之、伐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嘉隆承命、造戰艦數千艘、晝夜從趣、文祿初、艦成乃出師、隱長巾嘉隆與脇阪氏、相訟不勝、恨志致仕、子長門守守隆立、守隆從德川公征陸奥、石田三成作亂、傳檄召嘉隆、嘉隆應之、襲鳥羽城、使拙內氏爲守之、自以舟師、掠尾勢諸港、而送軍糧於美濃、尾張、進攻岩手城、守隆合人議嘉隆叛、守隆備町乘古城、擣之、父子相鬪、桑名城將氏家純利、攻町乘守隆、迎鬪破之、以捷獻德川公、既而三成敗、嘉隆、氏純、遁走紀伊、守隆復爲鳥羽城、會公於大阪、請以功贖嘉隆之罪、公不可、以南勢五郡、予守隆、守隆、固辭不受、因池田輝政、福島正則、强請赦嘉隆、公則允之、守隆、將賚五萬石、至是、加二萬石、遣使迎嘉隆、先是、守隆臣、豐田者、守鳥羽、爲嘉隆所攻陷、衆前豐田、豐田信透、詢嘉隆口、長州爲君請釋、官允之、君宜速歸、嘉隆許諾、中道、又謂君從川公、深讎君、前方欲獲、故倒臣詐也、君若恨後嗣、盍自裁、嘉隆則自刃、豐田奉其首而歸、爲報日臣欲奉兩州而歸、故詐告獄狀、兩州深愧自盡、守隆愬之、致首德川公、行頃事覺、守隆誅豐田、大阪之役、守隆以舟師、有戰、其後、移封于攝津三田、食三萬六千石、子孫相傳、

脇阪安治、小字甚內、本姓藤原、近江人、居脇阪、因氏焉、父安明、仕織田氏、戰觀音寺、死之、安治年甫十六、從明智光秀、備丹波、得首級、元龜初、織田信長、攻播磨、遣羽柴秀吉、起近江丁壯、安治以年少、不得與行、潛自及秀吉、秀吉叱罷之、而內竊好其氣概、以賜駿馬、天正中、信長城于安土、諸將助役、秀吉丹匠石未獻、丹羽長秀部士、乘夜來竊、剽奪之、安治挺刀絕殺、士怨、安治奮闘、生擒一人、挾從以告秀吉、賜秩百五十石、三木之役、秀吉特一戰稱有迦環襲職部下日、執殺之、安治進曰、不以安治之不肖、則之、敵屬耳、秀吉與之、安治直登城、斬克先登、安治以桔梗為號、至是、則襲迦環、攻陴吉、為先鋒、毛利氏、送粮於三木、秀吉遣擊之、安治斬敵魁將魚住源吾、與救三木、明智光秀、圍鬼城、城將赤井直正、勁果能防、安治以秀吉命、入說諭降、歸服、登日、安治攻斬直正、賤嶽之役、旌功擢二千石、織田信雄與秀吉、生嫌、信雄隴將、駒賀而和、親川雄利子、在我許、和敗、雄利綜安治曰、寡妻罹疾、命在漏刻、然、母子不得相見、豈不痛乎、因君之仁恕、賜息暇半日之暇、恩孰大焉、安治、放其子、雄利獲子、據上野城、告絕安治、安治起兵、僅二十騎、秀吉備安治曰、衆寡不倫、攻無益也、以我觀汝、亡乃能事過去而蕩雄利乎、安治曰、安治、

爲其人、則致母爲質、逕襲上野、雄利委城而走、安治、遣使告捷、秀吉悅、以安治守其城、備志摩、定之、拜中務少輔、累封淡路、食三萬石、居洲本、薩摩之役、諸將多敗、安治力戰不撓、秀吉特賞之、秀吉自赴、安治轉從于千代川、攻平佐、安治先登、小田原之役、安治以舟師、遂征運、而攻降沿海諸城、文祿元年、秀吉有事于朝鮮、安治與九鬼嘉隆等、以舟軍先驅、入釜山、向王城、道路梗塞不通、往來安治等、堡置守兵三百、日入王城、虜兵數萬攻堡、安治闘急、救堡堡中之兵踴躍之、挾擊虜衆、斬首一千二百餘級、虜在巨濟、縈粮艦行、虜將分遣臣走、安治追路可三里、虜衆援齊臣而過、安治始望巨艦、安治戰不利、散樂遂收敗卒、連闘將脇、二年、又與一大艦、與九鬼嘉隆爭之、議元帥、元帥不能決、爲取剖截於豐臣秀吉、秀吉恒稱安治勇直、以此定勝、慶長元年、安治隨二年、再入朝鮮、涉巨濟、大挫虜帥、取戰艦十六艘、攻陷南原、斬首三千餘、三年、戰于關山、斬獲無算、既歸、益封土、關原之役、據德川公、使石田三成、攻佐和山、拔之、守川口、十四年、移封伊豫、食五萬三千餘石、治大洲、元和初、告老居京師、寛永三年、卒、長子、安忠、次子安元、關原大阪諸役、並有功、安忠早死、安元立、襲父封、任淡路守、轉封信濃五萬石、上總五千石、安元弊

十四年或作十三年

戊戌或作[illegible]安又作[illegible]

賜文、巧詠歌、子孫繼立、增封遷于播磨龍野、

藤堂高虎、本姓藤原氏、逸其世系、高虎、少時、稱與右衛門、父虎玄、一名虎高、稱源助、號白雲、近江人、高虎仕淺井長政、姉川之役、從有功、時年甫十五、爲衆所忌、後以故去國、轉仕阿閉、磯野、織田三氏、皆不得志、而仕羽柴秀長、從軍攻播磨、先登、又從討平紛氏之賊、累秩三千石、爲取高松山崎、職大和、諸役、有戰捷、豐臣秀吉、美之、特秩、松商小牧之役、亦有捷、特秩、討南海、香付我部親泰、據一宮城、高虎、與黑膝部竹助、乘夜潛行、衝壞城兵艦、中高虎之胸、仆、甲堅不入、竹助扶高虎、歸陣、術洲不、羽柴秀長、助德川公、追二條爲高虎、道營始睦于公、而佐佐成守、薩摩之役、高虎、以先鋒、攻日向、高虎、戮秀長養子高吉秀長、幾高虎、慟哭、剃髮、入高野山、豐臣秀吉召還、仕秀長子秀俊、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秀俊、尚幼、高虎、攝秀俊、率大和軍、涉海攻唐山、率兵船百四十餘、二年、攻晉州、高吉先進、時年十六、衆奇之、三年、高虎、遷秀俊、幾國除、高虎、又逃于高野、秀吉召高虎、高虎、不起、使者數反、强召之、賜伊豫七萬石、爲今治城主、慶長初、朝鮮之役、再起、高虎、復赴福島正則、攻唐山皆戰幾危、高虎救之、大破虜軍、正則、將爲己功、高虎、不許、二人相訟、晦成、以

高虎功爲第一、又與加藤嘉明爭功、嘉明志絕交、高虎、攻南原、諸山、有功、諸加封、秀吉甍、遺命、收海外軍、府議、長勝之進尾、相謂非遣一長將不能收之也、衆推高虎、大阪諸將、屬德川公、公訴大阪、高虎乘女與迎公、而曰、恐道路有變、宜衛之、公從焉、五年、高虎、從公、攻陸奧、尋戰于關原、加封十一年、德川公將江戶城、高虎皆役、又加封遷和泉守、十四年、賜伊賀伊勢之地、領今治城如故、十五年、高虎、城龜山、自輸其材、十六年、加藤清正卒、其子幼、高虎、如肥後、監分國事、至年還、十八年、宇和島城主、富田知信、失封、高虎、以德川公命、管其國務、大阪前役、高虎、爲公軍先鋒、而獻米萬斛、助軍資、豐臣秀賴、故以猶爲通高虎、告、不能然、有司執之、致德川公、公不取就、以其人賜高虎、高虎、斷其手足、暴露、日、秀賴、縱遣戰、後役、公召高虎、問方略、對曰、遠城而陣將役出桃賊、必拔道路、乘其弊、一戰擒之、無復有守心、公拍掌曰、予意闇合矣、遂定諸軍所嚮、高虎斬首八百餘級、城陷、公以金扶馬二、賞高虎、任從四位下、寛永二年、漸侍從、三年、進左近衛權少將、四年、德川公、謂高虎曰、伊津要地、非常人所治也、將煩卿、何如、對曰、高虎老矣、加藤嘉明可、公曰、非卿之譽乎、對曰、高虎雖不肖、豈以私怨而誤公事也、公從、命嘉明、嘉明聞之、來謝復

結陳高虎、賜食三十餘萬石、七年卒、稱高山院。初高虎觀世多殉死、而恐已死後、臣民士則從中選一僅日、子類皆殉死、且夕入地、誰相從者、欲知其人矣、投刺者四十人、於是藩府又得三十人、高虎抵此、謁德川公曰、斷欲見死弗從者、願假公旨而禁殉矣。公感從之。高虎則召見曰、臣豈氏議國守何供先祿、莫況汝士自殉焉。且有官命、不得違死。況於人命、雖有長短、高虎願察而早亂、必相見乎。高虎謂士井利勝曰、將軍不以高虎不肖、屏營要鎮、脈兒不任其病、余死後、速收封、以勿乖前規。德川公聞之曰、使欲殉者守之、矣遂之有、則飛有司、禁其從封。高虎手錄一書、敍己所以起而戒子孫、謂敬老愛幼、專修禮儀、勿阿文學矣。昔有家臣之秩、不滿其意、而致仕者。高虎自臨之、出刀齊之曰、汝遊他邦、不得志、則聽還歸焉。既歸、待之如初。高虎雅量容人、率此類也。有一販夫、竊帶從臣所藏吉若干金。高虎不可曰、一夫微利、萬民苦之、勿爲矣、遂逐其夫。子大學頭高次、譜少將軍保得見刀、悅、視之高虎。高虎棄顯曰、是商賈之心也。非公侯之爲矣。高次子、和泉守高久、相繼傳封。高虎養子高吉、丹羽長秀之子也。任宮內少輔、數從高虎、旌功、得采邑二萬石、子孫、讓藤堂氏。

續史氏曰、嘉隆少長水國、其用舟師、雖其所長、歷險從禦、輕鷹擒殲、非庸人所及也。安治高虎、起于草莽、功烈熟下嘉隆、其明察殺人、殆無算、然世不稱其暴矣。其見機決就敗判然、世不稱其與此乘龍附鳳、成雙得宜者與。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七終

正勝一作政勝

木曾川一作洲股川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八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五十四

蜂須賀正勝

稻葉良通

筒井順慶

蜂須賀正勝、本姓源氏、小字小六、通稱彥右衛門尉、尾張人、修理大夫足利高經、居蜂須賀、始氏蜂須賀、此則正勝之先也。或曰、副正則始稱蜂須賀氏、父藏人正利、領秩百貫、隸織田氏、轉仕齋藤秀龍、秀龍父子相攻、一日兩戰、正勝、敵先衆、而斬首若干、永祿初、歸附織田信長、桶狹間之役、正勝、單騎從進、衝一人、擒一人、從信長、攻秀龍、有功。初、正勝任俠、不拘細行、在參黨、與稻田植原青山氏等、結黨剽掠、而有待于豐臣秀吉。及信長築壘於木曾川西、秀吉屬正勝、與之留守。敵來挑戰、秀吉令正勝及稻田等擊敵、乾矣。甫曰、真使敵尾矣。稻田曰、公勿爲意。予殿歸、遂大有獲、是役正勝起師、稻田必從多功。元龜元年、攻手筒山、獲首級、秀吉使校將守金崎、土賊蜂起、正勝殿

師、戰于横山、有功。二年、攻長島、又從弟正元死之。三年、信長以正勝屬秀吉、秀吉待遇異他人。天正中、秀吉封于長濱、以田秩于正勝。信長有事于大阪、戰失利。獨正勝駐桁樹功。信長賞正勝、于長島。正勝從秀吉、備播磨、輕兵挫勁敵。秀吉與秩五千石、相爲將、遂爲淡野城大、拜修理大夫。賤嶽之役、從秀吉加封、從羽柴秀長、攻南海。長曾我部元親降。正勝封于阿波、十四年、卒。正勝在京師也、聚府、火、路將意有叛者、踰斷不敢救焉。獨正勝疾馳滅火、足利義昭、夫之剛意、慶其覇同秀吉。正勝據辟兆州、世稱其送師于家政。初、家政有父風。吉川元春、圍南條城中食竭、秀吉聞急赴救、袖敵兵多、被軍不進、家政時年二十二、督騎士卒入敵。敵衆披靡、則輸禾致入城。敵日猶不敢迫焉。有龍寺勝山諸役、有戰捷、而敗龍賀之賊、賜秩三千石、同正勝攻南海。正勝卒、後任阿波守、從秀吉、伐平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爲軍監。關原之役、歸西軍、家政子至鎮屬東軍、家政坐、收封、而削髮、號蓬庵、潜居矣。以其封賜至鎮。關阿波守、大阪之役、家政間行、詣德川公、留守江戶、至鎮從公軍、多所獲。元和初、至鎮賜松平氏、加封淡路、食二十五萬餘石、子孫傳其封、世任阿波守、或淡路守、進四位侍從。

稻葉長通初名貞通、或名通朝、或名長道、或名氏家、河野氏之別族也、曾祖彈正少弼通貞、通貞祖刑部少輔通高、就遊濃國、館歸備、既而河野氏微矣、通高流然欲與之俱、遂仕土岐氏、父備中守通則、通則及五兄戰于牧田、皆沒矣、長通幼弱、以父命、爲僧、入崇福寺、據十歲、可至是、通則無嗣、母氏迎長通、爲後、繼累父兄之讎、永祿中、長通與氏家卜全、伊賀範俊、並著名、是稱美濃三傑、長通爲其最、三傑、與齋藤龍興之間有不可解者、相謂曰、不顧其主而去、不可、遂連署諫龍興、龍興不聽、長通則去歸織田信長、信長欲殺長通、則招之、三士接伴人茶室、閉門有小語、納長通、通論之、三士自信長、信長出南長通門、子貞通之飼閣、而使料客於子、貞計子之文雅、至此、使命三士出匕首、示長通、長通目視亦甚有此事耶、備不疾、拔劍出匕首、欲竟坐白是、情好日於而從信長入京師、又從取伊勢、元龜元年、信長朝于京師、及過近江、土賊蜂起而遮要信長、長通擊之、信長斬賊一千二百、姉川之役、德川公援信長向朝倉、淺井之兵、可三萬、公兵僅三千、信長危之、請加一將、公辭之、信長曰、誰可者、公曰、稻葉氏可、衆人皆榮長通、長通以士卒千人、屬公大戰、賊敗、信長奇長通、以偏諱予之、於是始稱今名、衆皆欽羨之、長通

續日本史卷九　列傳　六　我自刊我書屋

兼攻伊賀、而自就一職、以戰必行矣、長通出鎮守山、土人作亂、長通討平之、天正中、長通父子、從信長入京師、更以一軍、攻攝島、抵宇治川先、爲有根原氏者、頗殺無行、好佛變、衆畢憤之、信長欲殺其身、既驗此日、緩急用此、樹功、北條喜退、此役、當隨陛下、而殺長通之來、乎起自名、單騎先聘、長通曰、從陛我而進、辭其志雖、信矣奔之、不從則害、公家一非士也、快私故、棄公事、于不敢言、陛衆聽之、以取稱爲、而還告、信長感衛、賞之、長通從信長、攻朝倉義景、義景委國近土、而未審其所在、長通略遺族、以和、復義景、長爲謝、前諸役、皆從、罰信長役紀伊、德人說下、賊賀兒前、久未歸、則命長通、復趙殺、長通以讒賈所來、信長問、賈曰、前使何如、答曰、殺之、曰、何故不殺長通、曰、前使縱衆、留□下、倘救無稅、夜望其之、用身來人、惡狀□情、此所以大說也、信長禪之、深器重長通、信長從位、以豐臣秀吉、長敵之君、池田信輝、奈長可等、戰失利、士氣沮喪、長通當曰、我雖老矣、爲諸將先驅、則踐賊敵人、却之、於是將士得縱與德川公相持、頃之、信濃等、諧解、參河、公歸國之、秀吉起舊居所、公既衆却矣、秀吉欲窮追之、長通諫止、長通拜伊豫守、進四位侍從、除三位法印、十六年、卒、歲七十三、稱清光院、長子右京亮貞通、次子兵庫頭重通、貞通從

一本順慶順昭之子也　辰市一作□市

父、從近江戰、有功、除四位侍從、關原之役、從德川公、初、貞通居竹根城、賜郡上城、從之、役平、移封于臼杵、食五萬六千石、貞通仕豐臣秀吉、承羽柴氏、生五位左近、人道通、道通姉夫牧野政吉、死于朝鮮之役、政吉子孩乳、道通賜其采邑多氣度會二郡、隱岐守、爲九鬼嘉隆所讒、而道通不服、相訟于德川公、公定罪嘉隆、道通從德川公東征上杉氏、會石田三成亂中國、而道既矣、嘉隆黨三成、襲于岩手、道通聞嘉隆之謀在今一色、令人燒之、嘉隆兵上陸之拒、圍岩道通之兵仍捷、三成平後、加賞四萬五千餘石、子復爲守、紀伊大阪之役、有功、移封攝津中島、加賜丹波六田郡、慶安初、自□國亡、筒井順慶、初名藤勝、或名藤政、稱六郎、號陽舜坊、大和人、遠祖順快、與福寺、居筒井莊、因氏焉、順快子順永、食邑郡邑、始城于筒井、子孫皆爲衆徒位、從事干戈、足利氏季世、國亂、順慶父順昭、平土賊、而拓疆地、以自封殖、父順政承其後、順政卒時、順慶甫十六歲、衆叛順慶、附松永久秀、久秀犯邑、順慶徙居布施城、不敵、二年、順慶與久秀戰于法隆寺、元龜二年、又戰于辰市、斬首千許、多獲久秀之門族、而復筒井城、天正年、久秀子久通、乞降、此際、織田信長威名動京畿、順慶、久秀、遂從之、終和於兵、天正中、信長在京師、

續日本史卷九　列傳　七　我自刊我書屋

順慶往見、遂委子定次爲質、以相結信長、以女妻定次、信長征武田氏、順慶田原手、拔之、順慶從織田信忠、伐松永久秀、拔片岡城、初、順慶依以故歸久秀、順慶嘗招之、久秀未覺、令其人諭救於大阪、順慶得其旨、遣勁兵二千、而詐稱大阪之救兵、久秀迎之、引入城、則左右衝突、且以放火、而賣久秀、久秀窮蹙自殺、是役也、順慶功績、冠于諸將、因封于大和城郡山、從居焉、從織田信長、征伊賀、又從討平中世、明智光秀弑信長自將之、光秀本昵順慶、故招順慶、倒以經和泉三州、順慶欲將應之、豐臣秀吉亦招順慶、順慶逡巡之兩我、而心持兩端、則稱疾、使島左近、松倉勝重、率兵、陣于男山、以觀望彼此之勝敗、竟屬秀吉、光秀敗、順慶從秀吉、攻瀧川一益於伊勢、又從攻柴田勝家、平之、十二年、夏、攻長島、遘疾、遂歸、八月、卒、年三十六、法印、無子、養妹子定次、爲嗣、定次、轉封伊賀、治其上野、食十二萬石、島、松倉氏等、從臣部士多喪采邑、定次與諸將攻根來寺、放火詐、而中賊之銃擊、衆賊焚死、以功、拜四位侍從、兼伊賀守、受豐臣氏陸奧、小田原、及朝鮮之役、皆從焉、豐臣氏中、豐臣秀吉薨、定次屬德川公、攻上杉氏、大阪人誣遂來擾上野、上杉氏平、公復定次封、十三年、定次、坐治廢、失封、流于伊豫、頃之、德川公召定次、族主殺助定次、紀伊守

遷之。參筒井氏亂大阪之役。定次替臣多應豐臣氏之募。於是定次竄死於賊所。殺再起大阪之兵來。使定慶委邑而逝。定慶之備。卒自殺。筒井氏亡。

續史氏曰。蜂須賀稱家游事齋藤織田豐臣諸氏。了歸德川氏。云于何營易迷之地邑。斯知此筒井雖失孫謀。略同其末。說易云。君子見幾而作。其此之謂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五十五

眞田昌幸子幸村

後藤基次

眞田昌幸。小字孫五郎。或稱源五郎。又稱喜兵衛。本姓源氏。先世氏滋野。居信濃。祖父左京大夫幸義。改氏海野。父幸隆。居眞田莊。又改氏。爲彈正忠。幸義與村上義清爭疆場。而戰沒矣。幸隆失邑流離。投託長野氏。武田晴信召幸隆。以略信濃。復其余邑。幸隆戍屢。與欲爲晴信拓地。且報父讎。而誘村上義清之兵五百人之既中。要擊殺之。終從晴信滅義清。幸隆剃髮。號一德齋。天正二年卒。長子信綱。稱源太左衛門。弟二子昌輝。稱兵部丞。俱死長篠之役。餘三子。則昌幸也。或曰。昌幸信綱之子也。眼光射人。少小頴悟。晴信辟爲近侍。會晴信外戚武藤氏無嗣。而欲擇諸家佳子弟。未得其人。晴信擢進昌幸。繼其後。時年甫十四。川中島之役。獲甲首二級。晴信擢列隊長。晴信娶。使昌幸守之。長篠之役。二兄戰沒。武田勝頼命復本姓。領上田。拜安房守。十年。甲斐人竹畔武田勝頼。昌幸請勝頼曰。依邑吾妻險隘。而多儲峙。君姑辟難保之。弗聽。勝頼亡矣。昌幸附瀧川一益。一益避織田信長之喪。北條氏塞道。昌幸護送一益。信濃大亂。織田氏諸將心乖離。士人相謀。仰昌幸爲主。德川公知昌幸宗易。令人說降屬公。與北條氏角。相持甲斐。昌幸絕氏直之援。諸氏齋資之和。以甲斐信濃爲公有。以上野爲氏直有。公許之。昌幸邑沼田。在上野。昌幸自公門。河中島四郡請上杉景勝。幸爲之。昌幸自取以領沼田。時公有豐臣氏之釁。而懼與景勝生隙。不允門。役必將封。須更俟之。昌幸失望。更附豐臣氏。遣子幸村於景勝。以相結。請援。而拒公。公怒。十三年。率步騎七千。來攻昌幸。請景勝兵於內城。自居外城。而伏兵城外。田園乘游公師。師入二城。兵夾擊破之。師走。以追。又破之。追至加賀川。而師奔。師濟神川。而前八重圍昌幸。昌幸手白柱數日。昌幸及長子信幸。信爲更出奇銳之。師急擊之。昌幸退保上田。師來攻。而開城務大敗。牧城。師去矣。幸村欲追。昌幸止之曰。數師資糧迫矣。和乃十七年。景勝在上國。昌幸召幸村。使之仕豐臣秀吉。景勝訴昌幸。秀吉和解之。秀吉召北條氏政父子入朝。對曰。得沼田則朝矣。乃沼田與氏政。秀吉令德川公試讓昌幸曰。父祖之域

信本一作信之

墓、在名來矣、不忍委之他、唯命是聽、既而、氏政遣使收沼田及名來矣、昌幸謝使者曰、致沼田既以命、致名來矣、未聽、何以及、諸使者曰、名來矣本屬沼田、於收之何有、遂則攻取之、昌幸訴之秀吉、秀吉怒、命諸將謀征氏政、而檢視陸東之地、因與衆議、昌幸在中、以與德川公不協、獨不敢殿、秀吉呼進曰、吾以德川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悅甚、退曰、今日關自一寶、勝于既百萬封、十八年、滅北條氏、德川公有關東、而歸沼田、長子信幸、賜沼田、旗德川公、任伊豆守、慶長五年、昌幸從德川公征陸奧、石田三成舉兵招昌幸、昌幸欲與信幸聞之、次子幸村贊之、信幸曰、德川公待信幸甚篤、不可叛、備大人及幸村與三成、有敗、信幸謹乞二人命、幸村曰、我家既因豐臣得存、而爲豐臣取亡、亦其分也、西軍成敗、幸村死耳、不煩阿兄之請、與偷生苟免、不若弄兵列國、信幸不懌、昌幸曰、二人各見何爲耶、姑一竭爲得君、我不可不爲豐臣氏而蒞三成、信幸予在維州、昌幸欲一見訣別、信幸淚、本多氏門、擇易弄子孫、辭讓人、此亦謀也、矣復見之、爲昌幸、以兵三千、保上田、東軍三萬來圍城、帶川、昌幸登其上流撿險、設陣、出戰作敗、東軍渡水、逼阻、損傷大水粹至、昌幸及擊、得捷、斷際、三成軍敗伏誅、德川公欲誅昌幸、信幸爾爲、不許、信幸詞、余獨背父從兄、今不可以死不救父命、須入強請、則請死一等、故昌幸幸村於高野、十四年、昌幸卒、享年六十五、大阪之役、信幸從公軍、有功、賜松代十萬石、子孫襲封、

幸村、一名信仍、又名信繁、又名信賀、小字源二郎、或稱源四郎、爲人、有氣節、十八歲、出質于越後上杉景勝、以屈代秩千貫、與幸村、幸村仕豐臣秀吉、秀吉推爲左衞門佐、取大谷吉繼之女、關原之役、爲吉繼所誘、屬西軍、戰失利、削髮號傳心月叟、竄居、於大阪之役、紀伊國守淺野氏、謹守兵、傳令縣邑、勿逸幸村、一夕幸村燕守兵、守兵醉臥、幸村脫去、通謁大野治長、饋衣笥及刺客、衆踐之、謂曰、子所挾長刀、幸村曰、聊備猪狗耳、請見指腕、强見刃光燦然、詢問其名、曰正宗、曰貞宗、皆世所希也、衆則畏縮、服其武勇、豐臣秀賴、登用之、丞以爲邪、幸村獻策曰、德川氏假天下、召兵使道來京、其勢難一也、幸村與森勝永、拖于山崎、使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塞宇治、而勢伏見、京師據之、以隔絕東西衞路、則西諸侯、可不戰而降也、必若危不許、幸村又獻策曰、宜及東軍未陣攻之、基次及郡良列、貫其策、大野治長不可、曰用之小戰、則可、大戰不然、所一失利、圍軍壁圍矣、幸村等曰、以寡兌衆、非計不能

治長、終沸騰、幸村與信濃民、將百五十人、秀賴屬幸村、以兵五千、幸村不欲與人所度、獨出據城東北阜、築假月城、幸村叔父、爲隱岐守信尹、謀德川公、公使之來說降、幸村對曰、外臣、則原以來、庇蔭無所、露宿山谷、豐臣氏乎憐愉、而拔幸村、將授以數千兵、爲其宿臣之右、自非深知者、安得至之、且聞士爲知己者死、幸村居其地、惜死改節、可乎、信尹反命、公又使之來喩曰、信隆從信濃、依封、世世勿絕、幸村曰、雖仕君朝從夕背、千不克、假令發日本、賜其半、尙無退去、就他所、幾何叔勿復來、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抗持、置銃手於林間、屢挫其兵、利光先鋒欲奪林、備尙敗、細作來告、幸村急收兵、敵至、我兵在壁中、竊笑曰、諸公屬當乎、敵愁傍塞、幸村發銃、矢發、敗百人、越前人、合利光來退、會城中失火、敵兵可二百、乘之、將壁、幸村悉殺之、我兵不損一人、頭之、和成、東軍失火、幸村曰、和約未固、察之何如、大野治長不許、元和元年、和敗、衆議守壁、議久不決、幸村曰、臨事無高踞、六事將去、今城阻不全、乘受敵敵、幸村不見其可與謀、兵急襲京師、挾天子、依伏見城、斷宇治勢多兩橋、遮擊滋賀山崎、以禦敵、氣象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等、然之、大野治長抑其議、五月、基次及渡邊尙戰失利、幸村聞急、赴救、衝伊達陸奧人、長驅破、陷上州銃、幸村引兵、戰阻、令士卒脫甲槍、槍以休息、爲令曰、汝等■以餘權權、皆曰諾、幸村見敵稍近、呼曰、擐甲皆擐、銃槍皆先、敵至、遂衝而擊、幸村隨兵、大呼、衆奮起、退北、群敵追殺、幸村僅更殺而還、東軍出陣于茶臼山、幸村子幸昌、一名打壽、稱大助、年甫十六、從軍、擐甲首、射亦傷倒、幸村語之曰、我族多屬東軍、故爲衆所疑、汝速往君所、而解衆疑、我死以殉社稷矣、幸昌請隨此行、曰、死生從大人、幸村叱曰、父子私也、君臣公也、汝勿輕公事矣、幸昌泣別去、幸村與兵士六人、同裝迷出敵衆、莫能辨幸村、遂爲七隊田、七隊田從槍前突、奮鬪皆沒、幸村年四十六、幸昌入侍豐臣秀賴、及其窮蹙、而不敢離左右、衆怒之曰、者宿食大祿、猶或逃亡者、足下以客將子、而報國恩、已足矣、盍出、昌村曰、父有遺命、不忍背也、命顧辭兵災入倉、幸昌不得與入、而在其外、繼蓋而坐、不食、一晝夜、聞秀賴之死、然後自刃、

從熊基次、一名氏房、又名政次、又名元親、又名正氏、又名年房、俗又兵衞、父亦名基次、俗稱兵衞、基次膂力絕倫、性負尙氣、仕黑田孝高、從軍旅功、孝高封豐前也、與伊友房貞陰不睦、基次從孝高討之、亡利、基次負傷、既而蘇醒、基氣不懌、孝高喜迎曰、我以汝爲死、幸爲得復相見、然師敗、氣如之何、基次

日、敗亦足恥矣、請為進兵、本局再作、明日、基次曰、若今仍即去、候而作、公
之先鋒、策馬馳我、譬喩友助、豐前上從、戰非窮期、亦相命、來高及子長政、政
之長政之馬、陷泥淖、長政顧家臣、此行、基次大將、不田利、於助從中流進、
出食一萬四千石、朝鮮之役、長政之營中大驚、基次以為馬兵來、往出戰、
之虎來、轉馬也、管正利、嘗進撃之、虎僵然、基正利、將入虎乘之、殆不免矣、基
次代進、刺之、明年、與登山、役朝鮮、基次與之戰于稷山、手斬敵十騎、明軍圍
稷山諸軍、救稷山、長政便基次援出、役事、基次給一馬、遂而還、稷日、此日本
驍也、必有先進者、不可從矣、長政獨之、關原之役、長政與藤堂高虎、攻岐阜、
至合渡、石田氏將舞兵、亦至、挾水而陣、計清木、舞渡、不決、高虎呼基次問
策、答曰、宜從陸迎、非所敵之狀、宜急渡、則決矣、戰有功、人或非基次之功、
諸于長政、長政疑之、基次長子已政、得罪、走遁、基次、陰以財資之、子
又市、寺讒、長政強數召之、不往、曰吾雖不似、非俗人也、長政不悦、此際、長
政、與細川忠興、佳蒙備兵、基次、守小倉、則去仕忠興、長政怒、遣使忠興、逐
基次、忠興不肯、德川公和解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厚資遣之、曰
他日又生事方界、將安出、答曰、黒田甲州、雖毅不凡、然顧自危、君若盍前歐、

必私、忠興笑斂曰、彼畔長政者、猶不及治君之美也、基次、如安於臨、正則、
輕迎、以欲為臣、基次、辭三萬石、不干、遂行伊勢、從遇藤堂高刑、相伴低河、盜
俸、求萬石、亦不干、則寄跡流寓于南部、會士人之評間、而乞糧、基次、投都會
召還、役數人畔敵、長旆、嬰其劫、不大欲高役匹畔、卵豐臣氏、真田幸村、欲取
京師、扼諸道、基次背止其議、曰此非全策也、夫大阪城、糧食足、天下無比、敵
兵千里來、臨之上卒皆驚、而饋運難給也、加之其諸將多受我恩、與之
相持須久、則彼從不相疑乎、我候其內變耳、何用遠出、衆然之、木村取戰、
戰于邸野、令諸為殿、命基次救之、基次、聞聲而馳、亦及于京橋、基次呼取戰、
請代、不可、基次備衝破、而基次由流丸、傷之、曰、丸瘡不深、斷矣、未至齊豐
臣氏也、元和元年、德川公再來攻、大阪、衆欲逆之南郊、基次曰、以寡擊衆、非
險不宜也、基次請揣國府嶺、以要之、往其先鋒者、後軍繼攘、終乘其弊則可
以大克矣、衆然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西渉于小松野、德川公、使人來誘曰、待
遇與播磨、基次謝曰、方今之時、兩雄東西、觀勢去就、基次所為也、雖然、命之
歸、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而已、基次致死、西軍出力、此所以利公也、五月五日、
基次勒兵夜發、而霧失道、出古市、且日、至片山、遇東軍、撃敗之、東兵左右來

迫、基次戰失利、士卒皆殲、以殘兵十一騎而息由、使人告相田、我相目以
從事、頃之、復進、中銃丸而仆、從者扶起、至相拔死、

讀史氏曰、世有記真田幸父子者、率實得實、然不至矣、皆好事者所作也、非深
知真田氏者不取焉、如幸村基次、乃可任使、足以稱一世之奇士矣、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九終

聚珍刊我書望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　　尾張　一色直熊　著

列傳五十六

羽柴秀長

木下家定

豐臣秀次

一說小字小一郎、秀吉同母弟

羽柴秀長、小字小七郎、尾張人、豐臣秀吉之異父弟也、天正中、從秀吉、攻別所長治於三木、長治治兵出襲秀吉、秀長逆擊破之、斬首八百、攻淡河、不利、與明智光秀伐丹波、拔十餘城、光秀作逆、秀長從秀吉討平之、恭織田信長、秀長帥士卒萬人監護之、十二年、封于大和、翌年、加封紀伊、和泉、凡食八十萬石、南海之役、衆攻一宮城、圍不拔、秀長絕水道、乃陷矣、薩摩之役、秀長將前軍先發、戰于耳川、山口、向進會秀吉之軍、而平島津氏、小田原之役、留守大阪、十九年、秀長薨、官附至從二位行權大納言、班清華之上、稱大光院、無子、甥秀俊承其後、秀俊、豐臣秀次之弟也、既襲秀長官、朝鮮之役、以師會行營、文祿三年、遊吉野、觀螃蟹浸、而侍臣偶作戲、秀俊手拉之、其人忿甚、抱系秀

一說名秀俊、中納言

缺

率兵二萬、伐瀧川一益、拔龜山城、俄以之舟、從秀吉、旋則又從攻織田信雄、德川公援信雄、師失利、士馬多斃、秀次僅以身脫走、十三年、與諸將伐根來寺僧徒、克之、轉攻阿波、取三城、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衞權中將、秀吉命稱羽柴氏、封近江、十四年、進參議、翌年、從秀吉伐島津氏、遷權中納言、補正三位、翌年、爲二位、留班清華之右、小田原之役、秀次以一柳直末、中村一氏、攻山中城、兵發銃、銃丸雨注、直末先登、中丸死、一氏繼登破外城、秀次麾衆齊前、拔內城、以功封于尾張、及伊勢五郡、一氏封于駿河、陸奥亂、秀吉遣秀次討之、途間亂定、旋還、十九年、九戶政實作亂、陸奥出羽不靖、秀吉命秀次曰、必殲之、以拔亂根、秀次討降政實、以下將校三十人、斬以徇、將其餘衆巡視陸奥出羽場、措諸亡、免徭役、改弊政、此行收金澤文庫足利學校所藏之書、而歸矣、時京師屢罹兵燹、多失書籍者、矣秀次所爲矣、秀吉多其功、遂以爲嗣、任內大臣、授正二位、尋陞關白、加封美濃近江二州、元祿元年、超拜左大臣、關白知故天子、幸于聚樂、秀次亭之、秀次天性殘忍、嗜手刃侍臣、從城上銃人而觀其斃、丸夜々出殺人、以爲戲、上皇崩、未浹旬、出獵、世人目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邦音相通也、一日、秀次遊北野、偶見瞽者、呼曰、大關闕、

瞽喜來、因問其腕、瞽驟叫、秀次笑曰、而既失明、且復失腕、猶欲生耶、瞽罵曰、殺生關白、敢割我首、我將訴之於閻於地下耳、秀次怒、寸斬之、嘗獲孕婦、命侍者曰、此可剖也、剖之、乃迫及兩胎之低昂謂曰、速去矣、遂奪門、懷物者、非姫者、因稍得寵矣、甚好內、侍有色者、不拘尊卑、必取焉、今出川晴季女、新寡、有女子、秀次取其母子、竝嬖之、凡侍妾數百人、稱嬪者二十餘人、日姦淫暴、兵部少輔田中吉政、爲秀次傅、思之、密謀、諫、終辭、吉政此際、朝鮮之役起、豐臣秀吉在行營、黑田孝高謂秀次曰、殿下以太閤之嗣、位極高官、坐受列侯朝覲、而四方有亂、而使太閤露宿在外、以爲我事、此亡乃爲孝道耶、太閤一怒、恐天下非殿下之有、今太閤春秋既高、頻倦百務、殿下繼其志而爲將者、必喜允之、其名爲太閤、其實自爲也、蒲生氏鄉、亦謂曰、朝鮮未平、殿下盍渡海樹功、氏鄉請爲前驅、秀次竝弗聽、二年、豐臣秀吉生子秀賴、秀次無嗣家之意、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秀次不睦、窺何之、秀吉、秀次有危疑、出遊、齋甲伏兵、謀害二人間之、日得間、使讒其謀反、四年、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宗向來詰、秀次辨解而致誓書、秀吉意稍解矣、初、秀次意謂、疾不誠己、而問脇坂利詮元、后其卒諸侯來盟、又欲德川氏世子爲質、世子與讓元、直告

故秀吉愈怒、召秀次、秀次偕聚親臣議、成爲熊谷直澄進曰、出城赴伏水、以明非罪、不然、則據嵯山拒守、殆吉田修理曰、不若速出門謝、狀一、太閤之怒不解、則陳兵而往發、未爲晩也、左右亦交勸出謝、秀次則入、秀吉不見、命放之高野、從者有數百人、三成止其從者、僅以三十人而行、爲剃髮、削秀次官、僧隨爲庶人、秀吉使僧興山監護秀次、興山、秀吉南征之時、先降者也、秀次別號道意、三成嗾興山勸秀次自殺、興山將乞赦、秀吉使福島正則賜秀次死、而內與興山教之、興山不得、十五日、秀次自殺、正則得其首、以命、秀吉歎曰、興山無情、三成曰、死者不可復生矣、不若公以露其罪、秀吉如其言、遂併殺其四男一女妻妾二十九人、聚尸一坑、名曰畜生塚、秀次殘悍、懾一世、或時游行、過三條街、假過祇園祭祀、而儀仗護衛與秀次、陶命以神輿、而馬上騁駿、觸霸、其明年、秀次成刑、併其妻孥之首、梟其地、世以謂公神祟矣、熊谷直澄等親臣死士、皆賜死、田中吉政、出街橋津倒隊、而免戮、秀吉厚遇、終其身、

續史氏曰、三氏雖無大功庸、以太閤之瓜葛、而登爲樞輔、株連墨引、以極一時之榮、盛矣、秀次最榮、以滅其軀、秀長次榮、殞其後葉、家定榮不及二人、得餘榮才存、道家所謂、盛大處下、柔弱處上、於三氏觀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七

細川忠興

細川忠興、幼稱與一郎、或稱與四郎、二位藤孝之子也、爲人雄邁、有器畧、少時、以足利氏質、出育于中務太輔細川輝經、年甫十一、從藤孝、戰于槇島、有功、又從攻片岡、忠興及弟興元、先登獲首級、織田信長異之、加褒賞、忠興屢從信長出征、遂名而受織田信忠之偏諱、明智光秀作逆也、以重利誘忠興、忠興光秀之女婿也、忠興幽閉妻子、以絕光秀、而仕豐臣秀吉、討平光秀、轉戰小牧紀伊諸役、從秀吉累功、拜越中守、加侍從、秀吉征島津北條、忠興又從焉、秀吉按撿奧羽之地形、謂忠興曰、吾于累戰、有力于府輔、今欲發命汝、而酬功勞、何如、對曰、殿下不以忠興不肖、欲使東降而裨益公家、固所不辭也、欲遠東陲、而張私家、則所不希也、何者、家翁在丹後、不忍遠離也、若成錄忠興之微功、於西北賜一小邑、何恩加之、非敢所望矣、秀吉深嘉其孝心、豐臣秀次欲結人心、密出金貨、分借諸將、忠興借其二百金、既而秀次被官戰、謂曰、不償借者、以爲黨逆、而訴太閤、忠興欲速償、召其所藏之老臣松井興長曰、臣聞德川公長者、臣與其臣本多正信有舊、因此請公、公能處置爲、忠興試遣興長、公延見興長、自授金與興長、興長感泣、時而議國中之公閤之、止曰、無故收斂人心、必疑人心、一疑者、非必謀逆、將何爲此、不超細川氏絕及我家也、幸勿相爲、忠興感怡、然不激悖出入公門、以辟人之指目、慶長四年、石田三成因除德川公、而勸前田利家、利家許諾、利家女、爲忠興子婦、以此、不能親善、利家子利長、來告以故、忠興曰、子亦爲三成所賣者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以告、爲悔乎、我既擲子予、此皆肉也、非子家、而肥我家、我不敢爲、雖然、子家存亡在此一舉、豈不明情乎、利長乃悟曰、微子、殆覆家、願屬子於前家、忠興使入見曰、三成、但含陰逆、而挾君與德川氏、故使兩雄相搆、若有偏敗、則將乘其弊、竊名推尊于彼、其實陷我于從也、且德川氏知勇、海內無雙、若能自算、而率然抗之、亡乃尋常、不若與之結納、以爲子孫之計矣、利家曰、善哉、一委足下、寬議、即使忠興詣德川公、且告以故、由是忠興屢往來二氏上下、逆水獨跂、無密當察、輕捌于行、以防外人異議、三成察之知、嗚忠興且大封、私密告諸德川公、公曰、且可作實以

三十七萬或作四十萬石疑非

探撥亂、忠興進三成、三成咸事、忠興曰、儻將何出、三成曰、觸發者既某甲既真從二千、殿側皆我儻也、四面縱火迫之、彼才力豈所施、此可以殲矣、忠興曰、可期門、今夜矣、忠興退之、然猶動辭色、徐曰、我謀知彼、彼謀亦不知我矣、是非儻之全計者、不若吾偽子先發、直衝死戰、子以衆繼之、三成不可、忠興再三改論、蓋遲留、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於公、公移居公邸之、因杵築五萬石、因忠興五年、陸奧叛德川公、公往討之、忠興從其師、三成乘虛上國、以歷陰與三成、圖忠興夫人、夫人刺一男一女、自殺、公反伐三成、忠興、因其先討、暫首無算、留此時、大友氏[illegible]屬三成、[illegible]杵築、自燒、以拒焉、既而、公討平三成、功、忠興爲最、而封于豐前、食三十七萬石、八年任參議、授從四位、尋遞從三位、大阪前役、爲津安久不至、德川公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忠興備之、翌年、役再起、忠興與數十騎、從公會戰、入國本多正純、門[illegible]發、謂參議先祖、我分今果然矣、密請久之、人莫識其偽、終戰于[illegible]城、元和五年、忠興告老、剃髮號三齋、又號宗立、正保二年十二月朔、薨、享年八十有三、忠興、性情過人、從學原瑳、受學、而聞古今之成敗、以側身自戒、精善和歌、精武藝、其餘百技、無不綜涉也、此際民風淳篤、多慣刀、忠興於其品題、亦精、四方來取鑒、其所無違失、鑑第之

時多、鑑謂其贋也、年久矣、紙謂、贋者獨忠興之家、存其傳以此、然張上國、益人遊呼則來、因古製、忠興論所知鑑、其人日問、鉨鹿角有[illegible]、何有[illegible]、鋼鑑、以問、如其易折何、曰、鑑大者易斷、故問其折、曰、折後何如、忠興曰、[illegible]之鑒職、嬰不生退矣、子意鑑折、若斷折、則以爲何如、其人愧服、忠興常稱故關守斷頭也、長子忠隆、一名忠際、通稱與一郎、任四位侍從、豐臣秀吉授之羽柴氏、目之死也、妻前田氏先逃、忠興尤忠隆、對曰、忠隆謹不意之變、將爲鑑固守、門安在、因中時、婦氏請安行、危懼之際、婦婦難兩脫、故武先走、予亦遂出矣、安全其身、故[illegible]門、婦氏曰、縱、左右諭其出、故忠隆遷疑不決、而婦至今日、忠興怒曰、吾信私言忘大義、寧則放忠隆、忠隆謝前田氏曰、今若同汝而知賢者、不相守汝、今雖然、得罪家君、以絕分則、夫人謂吾何故爲不則、不遂汝於是、前田氏大罰、忠隆倒其死、休無、納居終身、第二子、武部少輔、然、不字與五郎、輸持同氏、得罪於忠興、[illegible]入大阪、大阪之役、戰敗、[illegible]德川公、且忠興之[illegible]、頗訟、忠興[illegible]、[illegible]三子、忠利、初名忠光、[illegible]內記、開除大門、忠利、有捷、宜[illegible]父封、爲越中守、授從四位、賜木中、任左近衞權少將、更封肥後、食五十四萬石、命爲熊本、島原之亂、忠利[illegible]其衆、魁天卿時、貞十八年、卒、子孫相繼襲封、支族亦有封土、

續史氏曰、忠興、孝不忘其父、義不私其子、而杜德川當田之謀於既萌、雖古人明斷、無克加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一終

大系圖氏作村宗村作朝宗十世孫政宗也　九世作八世　氏宗作宗遠　晴宗一作正宗　顯純一作輝宗　嶺次作之　數道一作亘理　一説政宗出山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二

列傳五十八

伊達政宗

尾張　一色直溫　著

伊達政宗、小字呼梵天丸、稱二郎、改藤二郎、出自左大臣藤原魚名之後、常陸介宗村、居伊達郡、因氏焉、其後二十傳至政宗、世爲陸奧著姓、政宗九世祖、亦曰政宗、爲大膳大夫、特精於學、有文藻、輝宗父晴宗、爲左京大夫、政宗容貌奇偉、眇一目、少時爲婢所養、公廉無私、特闢入學、明敏超群、十二歲、加冠、輝宗謂之曰、汝其自大膳公、則取其諱名之、政宗遂請、宗輝然四方、屢聘俊勁、以驍勇著名、十八歲受輝宗之讓、承國政、先佐竹義重、蘆名盛氏、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等、以婚姻皆來賀、大内定綱亦來、政宗責其反覆、則疑之、遂内屬政宗、尤亦時天正十二年也、十三年、二本松義繼來使、政宗報擊之、此行、重綱使兵、將擒政宗、政宗攻重綱、重綱奔蘆名氏、常陸昭光三人共救重綱、盛氏無嗣子、其老臣請迎政宗弟政道爲後、盛氏不可、養義重子盛重、而衆失望、多歸政宗、政宗起兵、屢與盛氏、義重等戰、政宗任兵作守、十四年、還左京大夫、政宗賞將士軍功、以擊松、與白石宗實、以二本松、與伊達成實、以大森與片倉景綱、自餘有差、十五年、政宗使盛氏等、取八城、十六年、蘆和已殘、而敗政宗、遂入德川公、通好、十七年、政宗與盛重、戰克之、盛重奔國、投義重、政宗盡總其民、併會津四郡、而徙治焉、義重與常陸昭光及結城義親合兵來攻、政宗擊却之、政宗攻滅二階堂盛義、併仙道七郡、常陸昭光義親等、皆降政宗、徙治黑川、豐臣德川二氏、交使使來、喻入朝、政宗不肯、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小田原、政宗遣間諜、觀形勢、而是時、豐臣氏大師、屬齊滅北條氏不出數月、政宗始懼、使遠藤親私與氏會秀吉之軍、德川淺野二氏、交促政宗自出、片倉景綱亦勸之、政宗則率百餘騎、入下野、略宇都宮、遂達山越、後信濃間行、遣伊根、依發寄兵、謁秀吉、衆異之、秀吉責曰、我奉王命、而討四方、汝未嘗遣一介使來、援何、猶據國害、而令人衆將吏恐懼、對曰、二本松氏、殺政宗之父、政宗不可以不報、時國歸名氏、敵我附關、令及喻矣、此所以關旋也、且政宗居僻陋、而不知上國有事、故後期、君宥恕之、秀吉僞投會津仙道、而削其封、至澤三十萬石、秀吉下北條氏、轉至會津、政宗迎勞之、秀吉深知片倉景綱之因、使侍列侯、請補列國、秀吉從其志、而六谷

吉慶、以秀吉之旨、將殿田地、嘗貢其物、給民不使之、蒲生氏鄉嘗與稱、政宗兼之、快快弗得志、而將將整給之徒、謀亂、氏鄉得政宗之書、而致秀吉、秀吉怒、召政宗、政宗無怖色、即令作鉛金繳柱、令前行日、政宗既死、非他人之比也、殿下欲斷理明清、有旬、示之手書、政宗即歸日、甚自唯一押岦異耳、秀吉、壯其氣、赦之、十九年、削伊達信夫、刈田、柴田四郡、更與葛西大崎、移治岩手澤、改名仙臺、宮崎隆道、拒命、政宗起兵、攻之、石川隆重、行發隆來、四隆秀等以城爲政宗、而伐破隆道、遂兵進宮澤、佐治等、獻捷秀吉、以功、任四位侍從、兼越前守、朝鮮之役、政宗與德川前田氏等、會于肥前、而將至肥前行營、政宗部兵盛飾、光彩射眼、諸軍見之爭成機擬、世人稱爭美爲伊達者、德川公聯伍、有於我前田氏隔、爭欲之、公更叫止之、遂半醉、機劍將鬪、政宗和解之、文祿二年、政宗入朝鮮、戰于釜山海、進攻晉州、督兵克大敵、秀吉特褒之、還少將、四年、蒲生氏鄉卒、政宗代領陸奧出羽二州諸軍事、豐臣秀次、有異圖、時流言、政宗黨秀次、政宗患之、自詣大阪、辨雪、豐臣秀吉、不信、勸國數四、政宗不敢辯罪、秀吉欲流政宗、而徐讓國於子秀宗、遂召秀宗、聞豐臣秀賴、其實賞之也、且欲召其家族、政宗豐臣怖不怡、而將辭身、研聞迅擊秀吉、政宗不許、遣人告德川公、申理事情、公以故不省、政宗儲中不知所爲、張弓憤列、以自折衝、藏頁、政宗作遺、使與秀吉使至、政宗、散賛不及統、徒手出迎、無有微意、政宗促召家族、而猶未至、此罪耶也、子幸彌縫焉、使者還報、德川公使人謂秀吉曰、政宗象族、多離舊臣、一朝棄之、絶滯、其粛嗟、嫌弗生事乎、方今、韓役未終、而國中生内亂、此添加一役也、不若保容宥其罪矣、秀吉未答、時京中有流言、伊達最上二氏、相約夾擊豐臣氏、以分關中原、秀吉笑曰、惡二人者、所令也、政宗負伉名、亦中國所憚也、乃釋焉、慶長中、上杉景勝畔、德川公、公議自往討之、政宗在大阪、以其國隣景勝、而請歸國、公許之、戒曰、相持無戰、以還我之至、政宗曰、軍事倘權、不可以膠柱守株矣、若有機會可乘者、亦無戰邪、公笑曰、然既事、而要將饒場之省也、事平、棄嘗賚地賞功、政宗亦笑謝曰、寄與景勝亡後而觀大封、不若以今視尺寸之地、而俟若我之賚、則我國自白川、至白石、皆兵寇之、不得通矣、乃由常陸道、相馬義胤、與政宗有宿嫌、欲毋、而遮斷歸程、政宗從騎僅五十、義胤乘夜來覘、我將嚴整不亂、義胤、縱馬營中、嘯呼、政宗、命侍僅騎、徐撫劍而起矣、既定、還川、到岩沼、國人大喜、迎政宗、衛護而入焉、尋攻白石、攻梁川、既而、

德川公諭義胤、將賜其封、政宗執謝、義胤嘆息曰、伊達氏雖將以德予太愧
之、石田三成舉兵、擊德川公、謀使多賀三成者、公使來問我之去就、政宗曰、
予固無貳心、使者曰、少將與部下、三日無讀之、寡君非無別命也、政宗請問、
不告、强曰固請、乃曰、寡君留兵宇都宮、以討三成、少將收兵、還守其國、然則
景勝憚少將、而必不西也、我君平上國、再來可夾而殲、政宗曰、吾出萬死
取城、而一旦弃之、不可復得矣、不如乘勢入會津、使者曰、皆有成謀、因歸報
應景勝、景勝以其餘兵、寡君此始大事也、足下苟聽命、寡君更有賞官、政宗
曰、賞官何如、使者曰、事平之後、以會津百萬石益足下、封政宗、饑則丐印信、
收兵歸大崎、而得田、復景勝之地、德川公誅三成、以政宗違命、不敢行約、賜
景勝地十二郡、陽之十一年、公來、又加封十三郡、賜松平氏、大阪之役、豐臣
秀賴召政宗、政宗斬其使、送之德川公、遂以公先鋒、攻秀賴、元和元年、獲秀
賴將後藤基次等、斬首五百餘級、以功進參議、寬永三年、陞權中納言、十三
年、政宗疾病、將軍自來問疾、人榮之、五月二十四日、薨、享年七十、初、幕府下
令曰、國家之事、無大小、一如東照公約束、政宗獨印信請得百萬石、井伊直
孝來見曰、聞公以舊日之約、請封信乎、政宗曰然、直孝曰、寡君印信政宗

出之、直孝受視、遂毀裂投火、政宗色然驚駭、直孝笑曰、此出一時之權略耳、
事既遂矣、不足以恃也、公從不通時變、政宗亦笑而止、嘗政宗在府、朝二豎
尚來、核政宗、政宗躡躓舍城、不敢抗、殺人政熾之、政宗曰、國家之法、殺人者、
償人者、皆有刑、予弃長臂子、長國法而已、衆服其雅量、政宗朝于江戶、令大
獻公出繼千手、政宗過之、從士曰、將軍也、辟之、政宗弗聽、策而過之、既見于
公、公曰、獨予在千手、予不辨何乎、對曰、政宗不見將軍、唯見一人曾鷹立膝
前矣、公曰、是則予也、政宗佯驚、因賀曰、將軍統天下大政、猶出鷹畋、不亦著
衛、假令不發其弊、如宗廟何、公然之、其後不復輕出、政宗晚年好詞藝、有詩
傳于世、長子秀宗、任遠江守、加侍從、叙四位、幼在大阪、關原之役、得歸以嫌
還位、大阪之役、從德川公、公深嘉之、封宇和島十萬二千石、次子忠宗、嗣立、
任陸奧守、加少將、叙四位、子孫傳其封、食凡六十餘萬石、
續史氏曰、政宗臨死臨池、舉動自若、非世之舍獸恐囚則逃竄則攫者、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九

堀尾吉晴

加藤嘉明 附十成

堀尾吉晴、本高階氏、小字仁王、更稱小太郎、又稱茂助、尾張人、父中務少輔、
吉久、仕北尾張岩倉、吉晴、幼孤、性沈毅、收斂不自聞、而默負如好女人、或謂
吉晴不能負荷家業、十六歲、從軍、獲一級首、衆弗信疑曰、復戰、軍失利、吉晴
殿退、其儕後危、吉晴跳戰之、擒以歸、衆始服其氣勇、豐臣秀吉奇之、使仕織
田信長、天正中、從秀吉、徇近江、及秀吉班師、吉晴請殿、許之、吉晴謂士卒曰、夜
行過險、能暗之、無澁滯、起乃將三十餘人、吉晴手刃其三人、提首追及秀吉、吉
晴不生柴胡、不與物忤、時人號謂澤居茂助、秀吉笑曰、今日之舉、非澤居焉
夜叉茂助可也、以功賜長濱百五十石、從織田信長、攻武田勝賴、戰于長篠、
多捷而還、備但馬、攻鳥白山、先登拔七砦、信長遣人救狀、吉晴曰、不斬一級、
從還非夫也、即進獲首級、又攻丹波荒木諸寨、終功賜播磨田千五百石、從

織田信忠、攻紀伊、先鋒十年、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毀鳥巢山寨、拔之、及伐
明智光秀、秀吉、指天王山曰、逆賊據此、非我利也、吾未舉、光秀麾兵、秀吉即命
吉晴、將之、吉晴、單騎喝之、騎兵十五六、弓銃手二十、追及之、而擊光秀、光秀
弓銃、並發、而不能敗、因登山、走矣、以功、加食邑、十一年、從秀吉、與織田信孝
戰、火箭敗之、乘勝向岐阜、而道聞勝家之逃、秀吉赴之、令吉晴專攻岐阜、十
八年、秀吉、征北條氏于小田原、吉晴、令其師拔山中城、終與諸將略陸奧、拔九戶
城、斬首七百五十、陞與平、以功、以吉晴爲第一、賜狀曰、日本無雙勇
功者吉晴、轉封爲後若狹近江、是歲、改封濱松、十九年、從豐臣秀次、討平除
與隆、長三年、豐臣氏中老石田三成、謀除德川公、吉晴、疾往告公、四年、加
賜越前府中、食十八萬石、五年、德川公、征上杉氏、吉晴、令師未至、上國亂起、
[illegible]、至池鯉鮒、水野忠重迎饗之、既醉、遊來將忠重、吉晴、乃聚毆其從、自身
被十七創、遂[illegible]、吉晴告忠重、德川公不疑、時吉晴子信濃守忠氏、
從德川公、子、衆請收之、公子曰、子深知吉晴父子、必無此事也、既而、[illegible]
然[illegible]山内一豐、[illegible]忠氏曰、吾儕有故、豐臣氏、[illegible]德川公必疑、何用[illegible]之、忠
氏曰、我等封當大帥之道、故開城迎公、爲請一守、以從公軍、時公聞之、解矣、一

豐然之入臼、公悅游道湯茯做之、日武藏、至夫窮恐北治下、以功移封出雲、隠岐二十四萬石、郡其松江、九年、吉晴告老、忠氏嗣、立從出雲守、先吉晴而卒、吉晴又爲關故、十七年卒、位官五位帶刀長、此時、諸將以關白於動生許從猶、吉晴謙讓於己、不敢自晉其功、而衆推尊之、以美其爲行矣、吉晴嘗謂州牧人君於技藝、爲知之則可、精知之則不可、何者非其職也、凡君能守君業、臣能守臣業、不可以他志也、吉晴孫、侍從兼山城守忠晴、立、無子、祀絕、

加藤嘉明、本姓藤原氏、初名茂勝、小字孫六、參河人、世仕德川氏、嘉明父教明、嘗一向僧而叛、亂平後、愧歸順、夫仕豐臣秀吉、時嘉明在幾輔、喪父、年甫十二、往投岩倉、爲馬販所獲、十五歲、棄馬、至岐阜、加藤景泰、名善以、嘉明、不與之相知、而自謂馬賊之以秦數日、子聚年、從形驕乘、却不及、斯見、則推薦、仕豐臣秀吉、嘉明敏捷有膂力、眼光如電、天正中、從秀吉攻播磨者、功勞、嶽之役、嘉明與福島正則等爭進、推鋒、秀吉壯之、賜秩五千石、十三年、任左馬助、封于伊豫、食六萬餘石、十四年、嘉明與長僧我部信親等、攻島津氏、信親敗沒、嘉明既衆逃歸、多獲、秀吉益壯嘉明、十五年、秀吉自督軍、伐島津氏、嘉明及脇坂安治、九鬼嘉隆率水軍、攻推忠防於平佐、降之、十八年、秀吉伐

北條氏、嘉明又率水軍、縱火下田樂拔之、秀吉謂嘉明曰、子容巡護下田、忠力攻難陷、豈固汝一嘗倣取耶、前田利家、上杉景勝、多降城寨、秀吉不悅曰、二子之志、在勸降、而不在矢石、此非我意也、於是二人、居斷要功、嘉明竊謂人曰、倚威而後服者、其門必不固、關白其亡後矣乎、文祿中、朝鮮之役起、嘉明又率水軍渡海、一日、與諸將飲、諜報間、將李舜臣、以餘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脇阪安治曰、賊臣艦大戰、可以推之、嘉明曰、不如出小舸窺之、而詳之、以審其勢也、二人議不相協、拂衣爭鬪、藤堂高虎、九鬼嘉隆、和解之曰、且日、各意用之矣、必偏離矣、二人許諾、嘉明起、爲如廁、而潛召軍吏、撤舟黎明、先衆發兵、而搖勝幟、斬二十級、安治後進、亡功、慶長元年、師還、二年、復入朝鮮、藤堂高虎、脇阪安治、攻唐島、勝以戰艦數百逆之、嘉明、藤堂高虎、安治遇勝一大艦、司手持滿注曰、嘉明嘉明挺劍奮躍入、立斬數人、殺其艦、高虎乘勝擊、厲士氣大勵、嘉明斫、敵墜海、恐殆而升矣、追擊及賊、苦戰數合、嘉明偽敗不退、裂流血、四近甲胄朱殷、殆無捷、大破勝軍、嘉明攻南京、斬首五十、明人大舉攻蔚山、嘉明與加藤清正、要城防之、三年、援兵至、秋聲勝兵、嘉明斬首一千五百餘、諸將議曰、蔚山、順天二城、斗入敵地、而事急難援、且其地迫儲符、欲供之、轉輸亦不易也、不知弃之、鎭生南海、嘉明曰、[illegible]曰、勝兵四國蔚山、而不附者、因地險也、今無故委諸勝、嘉明不見其可、加藤清正、太田一吉、毛利高政、然之、諸將推服其議、而百方說嘉明、嘉明、固執不可、諸將曰、然則速爲請太閤、而后弃之、嘉明曰、諸公欲請則請之、幸免子名、因此負罪、秀我分也、於是諸將遣使告豐臣秀吉、秀吉見使者、悶、故深矣嘉明之嚴毅、以爲諸將之福、而將封嘉明、四年、石田三成、忌德川公、讒害之、嘉明、有嫌三成、則結公、五年、從公攻陸奧、還師下、關原滅三成、此役也、嘉明甲胄鮮觀、三軍耀目、及戰、據以凡銃、敵見以爲麻士、而倘抗、爲之多斃、嘉明弟忠明、稱內記、留守國、毛利氏兵來犯、忠明逆擊却之、嘉明、累食至二十萬石、治于松山、大阪前役、嘉明留守東都、後役從德川公、伐豐臣氏、還從四位下、寬永中、任侍從、徙封會津、食四十萬石、又假有二萬石、治于若松、八年、嘉明卒、享年六十有九、稱三明院、嫡子式部少輔明成、立、叙封任四位侍從、貪瀆好利、弃內不靖、坐失封、次子民部少輔明利、賜秩三萬石、爲三春城主、遷二本松、卒、國除、

佃十成、是利氏之族屬也、稱次郎兵衞、父曰岩松直始、爲津人、徙參河、十成、

少時、殺人亡命、而歸攝津、從加藤嘉明、小田原之役、豐臣秀吉、循海岸一寨、謂嘉明曰、險阻難取、若嘉明遂進攻之、十成爲之先登、樂陷、秀吉壯之、朝鮮之役、嘉明攻唐島、十成奮鬪不辟矢丸、躍入敵艦、敵縱其口、不撓、與一人、相搏墮水、十成善游不溺、其臣熊谷氏、用刀柄拯之、十成又入敵艦、殺傷敵人、嘉明攻石田氏、十成留守其國、毛利氏來犯、十成夜襲其營、以斬一將、餘衆退走、會土返起、十成擊破之、身被三創、毛利氏更來、十成曰、予以屍累滿壍、乃裹創復起、以張疑兵、敵氣大沮、十成開壁衝出、斬首若干、敵之援兵、繼至、十成抗拒不屈、敵使人來諭降、十成紿對曰、出妻子、而后致城、敵兵退待焉、十成修守備、巡護厲士、藤堂氏將來援、十成辭曰、以義守城、以策擊敵、我兵足矣、時有叛者、附於敵陣、十成收其妻子、而賞曰、衆皆昔睹、而跂足伸頸、賤毛利之兵、且國中丁壯、將從嘉明、所餘羸卒耳、加之、守將病臥、無有鬪志、敵聞之、意懈備弛、諜者歸告、十成整師、令曰、斬勿馘矣、人皆白掾而鑿敵營、十成奮揮刀、斬敵將、大克之、嘉明論戰功、十成不敢自言功勞、嘉明益美之曰、爾幾失社稷、大阪之役、從嘉明、旋功、務附從十成、遇事服、嘉明封于會津、十成所輔成、居多、累食萬石、

紳史氏曰、得大功者、不必在帷幄籌謀、而一劍之濟世、其功不可不錄、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四

尾張　一色寬熙　著

列傳六十

堀秀政

前田宗向

長束正家

堀秀政、小字菊千代、更稱久太郎、美濃人、鎮守府將軍藤原利仁之後裔也、利仁八世孫季高、始稱堀氏、父秀重、屬齋藤秀龍、更仕織田氏、領近江田、五十石、秀政有智略、能撫戎衆、天正中、從織田信忠伐紀伊雜賀、以功、爲長濱城主、織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秀政與堀尾吉晴伐光秀於天王山、斬其神將松田政近、光秀亡、其遺黨在安土、秀政討之、遇于大津、圍克之、賤嶽之役、先登旗功、進焚北莊、豐臣秀吉賞其勞、擢爲佐和山城主、與羽柴氏、秀政、討根來寺兇僧、大破之、移封越前、食三十萬石、治北莊、村上義明、溝口秀勝、以秀吉命、來屬焉、小田原之役、秀政買牛數十頭、衆異之、及師臨箱根、而衆苦其險、秀政以牛運輜重、大省僑夫之勞、既陣、大風雨、秀政誡曰、今夜必有盜、自巡觀營中、不眠達曉、此夕、他營多失亡矣、唯我營得完、而暴病卒于師、年三十八、官左衞門督、進四位侍從、稱東樹院、秀政弟、爲多賀秀種、任出雲守、秀政鎮北莊城、秀種督其役、失法、秀政糾之、秀種懼、亡命、秀政逐其罪黨、而使人齎十金與之曰、以是爲資、取其包紙、覘之、納函中曰、苟得解時、十金不足受矣、如能解義、一紙不可廢矣、衆以爲知言、初、秀政就封也、人或不好其政令、而大署誹謗、以揭榜於城下、有司請搜索罪治之、秀政不許、盛服自出、諦看誹榜曰、是天責也、遂與諸吏、論議政事、變除苛酷、於是、衆庶驩然、遍部曲、而其政冠于北陸、有三子、長秀治嗣、襲父官、何次、美濃守、親良、次信濃守、政成、直受封土、慶長中、秀治移封越後、食七十二萬石、德川公、征陸奧、秀治守兵、援公軍、加封、公命秀治、與最上義光、攀平會津、十一年、秀治卒、子、忠俊襲越後守、忠俊、亦賜松平氏、忠俊尚幼、其宰、堀直清、與庶兄直寄、有隙、十四年、直清、譖直寄、逐之、直寄訴德川公、公收直清、放于山形、忠俊坐、放于磐城、

七十二萬、或作四十五萬

前田宗向、本姓藤原氏、或云、從大納言利家之同族也、幼入叡山、爲僧、稱德善院、號玄以、或號玄意、又號半夢齋、清避門遊、乃後出、仕織田信忠、從入京

鎌山一作八上

師、明智光秀作逆、信忠害、宗向曰、子死醫至、非臂力所能救、而三法師在安土、死生固爾、宗向隨救秀信、天正十三年、豐臣秀吉將宮宗向從其役、恩威兩衆、天子好之、宗向爲率行、司祝部備從、而封于鎌山、十四年、秀吉命宗向、築二十餘州君大德方廣寺、造金佛大像、高十六丈、尋求大木巨石、備堂、堂高二十丈、廣稱之、得一木於富士山、五萬人挽之、四方送致巨石者、旣飽以條韶、其所費不貲、五歲竣功、十六年、秀吉請上及上皇、幸于聚樂、時承兵亂之後、朝儀多缺、秀吉以宗向諳典故、特命司事、宗向參余從小松後華園二帝幸足利邸故事、以折損之、依循從之盛、近古未之有也、觀者相謂曰、豈圖久有行幸、不圖今日觀茲盛典、長中、秀吉遊于伏見、宗向從其供帳、而究極北闕、欲觀之盛、擬古無比、一時傳爲盛事矣、以功爲所司代、巡檢都下、誠東寺、合牛水橋道、宗向意因、商症無狀、命斬之、辭色甚厲、衆聞之曰、鞍尹譽令、乍且欺賤、吾皆犯法、不免大刑、於是闔國肅寂、刑措有年、宗向下令、京極街中、列肆悉瓦甍之、棟究無高低、豐臣秀吉見好之、使諸街傚造之、隨智頗殺戮、衆爲相謂曰、寧斬殺之下、不可不如茲也、秀吉愛宗向、嘗其恭謹、若田三成等、合小西行長等、謀害德川公、宗向在坐、素通款於公、則曰、前年之盟、不云乎、勿歃血、勿挾憾、口血猶濕、而背之可乎、且加藤黑田諸氏咸集、皆萬人敵也、我屬兵、北至、彼亦備之、事之成否、未可知矣、除其黨必今日、議乃止、既而三成作亂、以取利昭織田秀信、宗向諫秀信、弗聽、宗向子主膳正宗利、屬三成、三成亡、宗利降、德川公、宗向移封八上、而舉宗向、資作明敏、果斷折獄、莫有寃枉、而官訐摘伏、殆如神、及參預大政、猶是勵不變、任法卯、以伍卿相、而人有過失、宗向能彌縫之、以是衆多宗向、宗利因立、疾其心、陵逆亡狀、過人假資、人不敢近、十三年、宗利肆行、奔于京師、爲人所糟、下獄、因

八上八萬石或云三萬石

除

長束正家、孫利兵衛、尾張人、少小頴悟、精筭法、事丹羽長秀、長秀委之出納金帛、大致富饒、豐臣秀吉聞之、辟召、秩食邑萬石、管國內貢賦會計、而登庸爲奉行、司錢穀條析理分、毫不謬然、官無稽滯、人服其明斷、拜大藏少輔、秀吉征薩摩、正家司饋運、小田原之役、人致謂大軍久屯、饋餉難供、而數倍必缺矣、德川公亦憂之、秀吉命正家、管轄饋餉、以千米致二十萬斛、資金一萬鎰、正家能措辦之、浮舶輸綿瀛粮、達江尻、清水港、分供諸軍、而暴露於伊勢、矣、駿遠因、以充軍用、而軍餉終無所闕矣、公深器正家曰、正家富今蕭何也、秀吉之器也、正家與前田宗向、謀、護存幼主、石田三成作亂、正家協之、先是、正家封于水口、五萬石、戰敗、保水口、敵兵來迫、乃自殺、初、正家大斗升、以收斂、肥上瘠下、識者謂非承世之道、至是果不祀、

論史氏曰、自刃喋血、未足爲難矣、唯輕命耳、勝麻謂身、未足爲難矣、唯無愁耳、在官盡中、則難矣、非狂愚者所能也、不前田長束、則不能矣、二人擢良吏之才、以佐治、而終爲所希也、堀氏之才、不減二吏、惜哉世俗罷也、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四終

大輔一作少輔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五

列傳六十一

豐臣秀頼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豐臣秀頼、小字拾丸、關白秀吉第二子也、生母淺井氏、稱淀君、秀頼四歳、從秀吉入朝、任從四位下、五歳、拜左近衛少將、尋進中將、六歳、爲權中納言、秀吉薨、秀頼立、是歳慶長三年也、四年、秀頼以秀吉遺命、徙居大阪、淀君從之、五年、石田三成託秀頼、作兵、皆臣多屬之、以擧德川公、亡利、大阪傳言、公乘勝來撫、上下恟恟、衆無人色、既而、公至、存問秀頼淀君、毫無猜忌、人心則定矣、三成等佐命功臣、失封土、秀頼食攝津河內和泉三州、六十餘萬石、六年、秀頼除權大納言、七年、秀頼請脩方廣寺、以木佛易銅像、竟造銅佛、鑄工失火、閣寺爲灰、乃權停役矣、八年、秀頼遷內大臣、位從一位、而聘德川公孫、十年、陞右大臣、十二年、辭官、十五年、秀頼又脩方廣寺、初秀吉作金法馬數十、其一馬當鍛金千枚、以此費軍資、秀頼毀鑄金馬、爲錢、以充用度、諸侯聞助役、運天下美材、構堂、凡柱二百七十、其一柱大者、價千五百金、小者亦不下數百金、其文備宏大、遠勝前規、十六年、德川公在京師、召秀頼、淀君疑有變、不遣、臣屬夫人勸遣、夫人秀頼之乳母也、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極力勸、遂從、秀頼十九年、大阪天守閣、氣起如烟、往近之、則無矣、秀頼命朝鮮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蠱曰、將兵失機、長其負且敗、我殺鄉將、遂過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大懼、命巫禳之、此際、中外之事、皆決淀君、脩理亮大野治長、侯秀頼、寵于淀君、所奪多行、治長惡德川公、圖除之、片桐且元、諫秀頼曰、德川氏、以今川織田舊誼、而不弃其孤、先君親昆之、故臨終、託孤君於道勝之賢、而生猜疑、亡乃背先君遺旨乎、秀頼頗悟、狀方廣寺成、其鐘銘、觸德川公忌諱、公不懌、則使且元往謝、不解、衆疑且元有私于公、斥之、初在且元傳豐臣秀吉、季年、分親兵爲七隊、甲斐守速水守久、一名時之、丹後守伊東長次、一名長實、民部大輔青木一重、豐後守眞野宗信、一名頼包、式部少輔中島氏種、伊豫守野々村吉安、一名雅春、河內守堀田正高、一名勝嘉、爲隊長、隊長、更僕東國、治長讒之、盡免其職、皆怨治長、而稱疾不出、守久、與治長相親、遂決策擧兵、秀頼手書、召前田淺野島津諸氏、遣近侍散募求兵士、冬、眞田幸村、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森勝永、木寺、遂募綿

至者六萬人、悉亡命壯士也、前田以下、諸侯無一人應者、治長失望、而事不可中止、宣言曰、諸侯皆送款、及東軍至、而夾擊之、大脩守備、東設外郭、引大和木津淀水、爲巨濠、築高壘、陣壁堅壘、設三重鹿角、西據穢多崎、築砦于川口、博勞淵、木津島諸島、設多砦、道頓堀列柵、海口、北據淀川、築于長柄、鷺島二島、七隊長、自屬分兵、則闔守也、治長弟治房、淀君作娘子隊、自率之、身擐甲、將爲、巡視濠壘、十一月、東軍到京師、治長遣兵、欲狙德川公軍、軍既來至、治長、遣間使、諭諸將、將欲擒其使、歸反、使者反間、公怜、公釋而不殺、偶近城、城中遽鳴急鐘、帰中、織田有樂、相守備、多謝、賀男不識、而出欲引家、東軍襲之、儲者敗走、南條光明、及其叔父在城、叔父有書于藤堂高虎、十二月、高虎將之、約爲內應、事覺、秀頼與諸將議、斬之、不使其謀、高虎之兵至、遂擊敗之、東軍鑿地道、秀頼諸將鬪、相守、相持月餘、攻防互有勝敗、初、東軍營于住吉與平野、亡幾、徙于茶臼山與岡山、而築沙堤、塞淀水大和川之上游、數日後、外池水涸、東軍、植村堤池、築土山、起櫓樹、以下瞰城中、而四面來攻、矢丸交飛、不息、三晝夜、外城處處、壓入內城、士卒驚騷、恐爲擒死者數百人、東軍、射書城中曰、降者有賞、人人相疑、德川公使人來喚和、大藏卿治長、勸淀君曰、德川氏以兵五十萬、來圍、備嚴軍口、加其糧餉悉盡、實無援、其不白亡、而反可和、此天祚豐臣氏也、且某年、在底湖而死無日、今且歛軍整兵、以爲後圖、淀君然之、德川公乃約曰、城外壕塞三郭、遷客將、並移居郡山、若以淀君爲質、三事、爲其一、則和矣、淀君不肯、淀君妹在京師、公使之議和、秀頼會諸將議和、各議不一、大野治長織田長益、欲和、西方勸秀頼、秀頼曰、汝等首唱此事、片桐且元止余、今又與事、將何意、二人赫然而退、十八日、淀君登天守閣、東兵窺之、放大砲、斃侍女二人、淀君懼、欲召治長長益、令和解、遂約、外郭壕阿、遷客將、治長長益、並出其子爲質、十九日、和成、秀頼以下、諸將皆以爲壞阿、唯外內南二隅、東人悉毀外郭、及內郭、秀頼尤治長、治長遣人諸東人、謝曰、吾儕受命、壞外郭而來、聞有外內、今既倍好、而存阿何爲、治長、然使京師、告板倉勝重、勝重曰、吾所不預也、本多正純、實總此役、則更訴正純、正純稱疾不面、所使者數反、役夫往來、晝夜不輟、元和元年、壕壘皆平、秀存牙城之池、城中將士失望、衆論嘖嘖、且流播之後、蓄積費匱、衆更所仰給、而謂、輕俄東不與、客將曰、去歳之役、東兵擧國來攻、不能克、爲海內所共知也、衆其窮困未休、而再舉事、以寶奔命、可以達志矣、且聞術者言曰、君本命、

渡邊內藏作倚渡邊紀伊守倚書作

不利于客戰，所利于今者，一戰可以決勝負矣。秀賴然之，傳檄聚士，合新舊得十五萬人，據形勢，修壕塹，深廣二尺。東軍且至，衆議戰備，而論紛紛試，數日弗決。七將長曰：據要害，事不可以觀首役，決戰而已，實則定矣。德川公使人來告曰：收兵，出居大和，七年，則棄城池如故，以遇之。秀賴不答，分軍爲三，大野治長將一軍，七將長及後藤某次，薄郡大野治房將一軍，長宗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明石守重，木村重成將一軍，眞田幸村，渡邊倚，明石守重，圖秀賴親出，督將三軍所向，避敵強隊，至南郊，治長，薄田，伸拂諸將，其當置令行，命旦夕改者，衆不知所因，而成誤。治長夜行，或人刺之不中，追捕其人，則治房卒也。於是城中相猜疑，食不離刀，秀賴親刺客，賊德川父子無間，從道，遣治房襲大和，紀伊，遣大野治胤掠界府。治房，治胤，直治長之弟也。治房任主爲首，治胤號道見，或號道犬，居家屬國，亞治長。五月，三軍盡敗，木村重成，薄田兼相諸將相繼戰沒，則議曰：諸將各自爲戰，殺急不相救，所以不競也。不如諸軍戮力，決勝敗於一戰矣。秀賴召眞田幸村計之，幸村曰：諸侯譜臣弱，陣于茶白山以防敵，使明石守重自今宮出繞背，挾擊東師，君親出陣，師直麾士銳力爭日勝。七日，幸村及渡邊倚陣于茶白山，森勝永，竹田永翁，陣于天王寺南，大野治長與七將長，陣于毘沙門池南，大野治房，御宿政友，陣于岡山，諸將銳甚，其間治長遣諸將，至茶白山，幸村曰：主君不出，士氣不奮，足下幸促之。治長許諾，而幸秀賴出，秀賴擐甲將出，樹其牙纛，金瓢馬標，千餘十旒，皆故豐臣秀吉東征之儀，治長子治德諫曰，告治長曰：傳聞城中有異反者，餘主君之出，暴亦大人當之。治長累足不敢背。東軍傳近，勝永等爲幸村戰，幸村止之，以冀秀賴，久弗至，乃戰，勝永斬二將。治房等破先鋒，勝永，永庶，惡逃，唐突牙纛，幾爲井伊藤堂氏所遮，而陷。治長代進，少頃，七將長遂戰，却之，斯際，諸軍大崩，將士多戰死。德川公使人喩淀君和曰：從封大和，則解兵。淀君聽，使召治長與速水守久二人，將爲諸軍相留內，治長回府城，取其家之全師，秀賴擐牙門，幸坐床，治長，守久來見，秀賴曰：我欲快戰決死何如。守久傳淀君命，收師，秀賴反坐千疊殿，臣列，持牙纛，津川親行，持馬表，變至，自日臣脫而苟免，無失先君遺器也，且列，盛圖守久曰：前年之役，千疊敷賞，舊公等所潤，爲以爲遺憾，及今念之，羞無登也，遂脫甲，解背旗，置諸床上，曰：此先君之賜，不敢毀，留畢，伏劍，且列將主馬，其子兵藏，及眞野宗信，中島氏權等，自殺，東人，將諸門而入，城中有叛者，應之，大野治長家厨吏亦叛，放火，野々村吉安，趣牙城，火熾，不可入，乃自殺，郡田正高，手刃妻子，赴敵戰闘而死。秀賴曰：我與死奴僕之手，寧率阿母，登天守而自盡。守久曰：勝敗兵家之常也，請姑含垢，以待時矣。秀賴與夫人德川氏，及淀君，避火糒庫，火從之，移芝谷櫓，火又從，秀賴不知所出，淀君意德川氏逃逸而救其禍也，之，大野治長請免德川氏，成和，允之，治長率德川氏而出，秀賴淀君入藏，治長邪非，請秀賴母子命，德川公曰：秀賴反覆，非不當死，然以太閤遺賜之故，曲赦之，置秀賴於高野，給淀君以萬石，命二人，遂山，八日，治長反命，秀賴，淀君大喜，將出，而傳萬衆相日，而呼二輿，軍吏不與，曰：軍中唯一輿，右府幸將，秀賴將出，而吏曾公眥，故銃，中倉者，二，速水守久呼曰：和議不諧，倉中皆哭，秀賴數曰：予以太閤嫡嗣，斷業天矣，義，吸刀自刺，森勝永刺之，淀君據其首，哀慟不已，勝永哭失聲，命氏家道喜殺己，於是治長，道喜，父子，勝永兄弟，津川親行，竹田永應等，二十三人殉之，治長母，大藏氏，渡邊倚母，正榮氏等十三人亦殉，秀賴有一男一女，並庶出，男名國松，甫八歲，其傅田中氏攜之出城，從吏多齎貨，奴謀竊其貨逃亡，國松匿伏見，舂儀非常，或異之，捕以致公府，斬于六條河原，田中氏死之，女爲尼擄，又斬。大野治胤，匿于界府，渡邊倚，覓亂，志將舉，聞秀賴沒，自殺。伊東長次，戰敗，赴城，不得入，乃去。大野治房，青木一重，明石守重，仙石宗也，相踵遁去。豐臣氏亡矣。或云：秀賴脫匿變姓名，入薩摩，以壽而終，有男女各一人，男名猶丸，養于伊集院氏，女嫁細川家臣有吉氏。

續史氏曰：主少，婦女顓政，覆其國，不啻者，古今有幾矣。漢之呂氏，晉之楊氏，唐之武氏，皆諸外，而淀君和諸內，其揆一也。三氏驕行，逸淀君也，寅矣天罰必其宗祀，豈非豐臣氏，淀之將奚由邪，於是，則雖秀賴，縱脫禍難，保其天年，亦不可以全此矣。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五終

貞隆一作貞盛、舊云爲基稱片切氏、後改片桐氏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六十二

片桐且元

片桐且元、一名貞盛、小字助作、鎮守府將軍源經基之苗裔也、經基六世孫、爲藏人大夫爲基、始稱片桐氏、爲基後十餘世、曰直貞、仕淺井長政、此則且元之父也、且元委質魁儀、仕豐臣秀吉、秀吉、備帳中、且元從之、多擒、又從討明智光秀、誠之、從攻龜山、秀吉斬捨其屍、明智光近、援佛狼、假起從秀吉、且元、斬殺之、賤嶽之役、與福島正則等六人、鏖進挫敵、斃士、拜賜入羅、有名、且元賜鍼之、以功、賜秩五千石、小田原之役、從秀吉陷城、秀吉下令、禁南狼、且元、與脇阪安治、督其事、朝鮮之役、且元、會從還、且元、任市正、受羽柴氏、對于茨木、慶長三年、且元、與小出秀政、爲豐臣秀頼左右輔、亡幾秀政歿、且元、專輔、八年、秀頼、以德川公旨、加且元食邑一萬石、且元、辭不受、公、喩且元、則受焉、十五年、秀頼、興方廣寺、且元董其役、十八年、秀頼、又以德川公旨、加且元五千石、十九年、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僧清韓銘之、且元、如駿府、告成於

元重一作元貞

德川公、請慶供、公曰、豐臣氏爲己家、祈冥福、宜親行供、何關外人、遂聽、初且元、而使舊臣本多正純、納女且元、且元歸、卜日、行供、諸王公卿、皆會焉、四方士女來觀者、塡咽京中、當此時、德川公、讀鐘銘、稱其序有關門大神迎、小將迎、五爲主作、公不悅曰、彼欲代我乎、銘中有詞曰、國家安康、公益不悅曰、此中斷我名也、秀頼、何意、爲此語、乃命板倉勝重、使停堂供、且元、愕對曰、此非寡君所知、清韓就撰、偶然及此而已、且元、不能奪、訂、郭勝死矣、今王公諸卿見從、有司既集、倉卒罷供、何勢不可停止、勝重事、然後、可議銘文、耳、且不可已、果然遂罷也、於是、罷供止、且元、韓清韓、清韓、往播、勝重乃使清韓赴德川公、陳謝、且元與弟元貞、及大野治長、續赴公、執清韓、令五山諸僧論銘文、諸僧、議其謝、且元、治長、駐駿府、候公旨、公遣歸治長、獨召且元、諭賞之、且元、延尤曰、臣、以明秀頼無知矣、淀君聞治長之歸、而與其乳母大藏氏、與正榮氏、辭歸、二女素不精文學、急聞其意、日夜誦讀、以往謁德川公、慢迎二女、溫言慰諭曰、我於豐臣氏、既爲婚媾、固無嫌焉、介、但恨中間有奸、而離隔二家、我痛忠之、汝何矣、汝及中我意、而言終不及鐘銘、二女、恰出意外、使辭退、且元、請退、德川公、弗許、其老臣、謂且元曰、寡君意未解、

足下、以何、救其亡、且元曰、且元、未知所處置、請承公旨、老臣曰、子、大頭之元老也、當自決之、且元、固請弗告、且元曰、歸江戶、稟言可乎、老臣則入白焉、公曰、然則且令彼歸而熟計焉、且元遂辭去、晝夜急行、及二女於土山、二女、語以事狀、且責曰、囊無復足忠者、且元曰、德川公、謂我與之大臣、市及云云、二女曰、足下欲何出乎、且元曰、我有三策、夫淀君於將軍夫人、爲姊妹、以姊寄妹、夫人必不敢爲、故使淀君東適、而口結約、是上策也、往於將軍、爲女婿、雖適必不復、故使君一行、是中策也、辭大阪、他徙、是下策也、苟得三策行一者、社稷無恙也、不者、不知國事何如、二女、不答而退、相謂曰、德川公、爲行此爲、卷、市正、欲賣君也、不可不備矣、密遣使告大阪、淀君怒、盛氣、待且元、且元、未之知、而入陳三策、淀君、此卻之、召織田信雄、謀害且元、信雄、不可、淀君强之、信雄、佯可、竊使人語且元、且元臣小島曰、當今、諸人與邦、謀殺右府、因兇既著矣、足下以區區一身、救之、而爲府朝所嫉、凡事先者制人、後者制子人、何不早行大事、且元、蹙額曰、吾君不義、且元、不忍爲焉、稱疾、不出、淀君、怒誠洪、而將召且元、使者三反、且元稱疾篤、不肯出、大野治長、欲來攻、命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佐命元勳、而秉政有年、威信服於上下、倘一擊、今中以法、亡

乃非我君之利也乎、治長、不悅、以豐臣秀頼之旨、命片桐元貞、擊且元、元貞曰、家兄、老傷職、元貞、除之、不義於之甚也、但形未著、而擧事、元貞、不能奉焉、且元、有兵士三百餘人、或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與其六、犯夜入出、唯公所欲也、請執奸賊、而受命於德川公、公不聽、則奔右府、擧兵、且元曰、如子所言者、倘君也、予寧與狗豺而生、不如倚義而死、因命部下曰、若及事、毋使矢丸向府朝、七隊長、喩且元曰、公罷職、納質而退、就其邑、無禍矣、且元、從之、與大野治長、交質、豫激城門、警衞而歸、隊長俱送、至大和川邊、且元曰、公等努力矣、予亦非不念國家、而所謀不行、故困厄至此、公等所知也、儻得予上策見聽、則朝移地於江戶、務堅其規模者、猶可以延數年、今德川氏、識在乘輸、加之數年、其死生未可知矣、暴死、則淀君有東從之名、無其實、假令不死、右府既壯矣、足以通權變、予不能明潔志、爲眾口所沮、深念後事、幽谷不忍去也、歔欷、涕泣、相顧、而別矣、且元、託質於界府人、今川宗薰、歸于茨木、既、大阪兵起、大阪人、掠界府、宗薰、告急且元、且元遣兵二百救之、至尾崎、土人疑且元、不肯借舟筏、大阪人來攻、且元遣使豐臣秀頼、請解、弟、時防入大阪城、與守又弟睦、且元從守鄰、將士人、合大阪兵、擊且元、且元盡殺從者、且元以

身與矣、池川炎至京師、謁且元兄弟、且元語曰、且元欲因無事、而謝過求將何顏以謁、爲公曰、兵起非汝罪、我素欲輔和、宜速來、且元乃奉詔、見公、公命屢撫慰存、而從公圍大阪、和成、聽軍、元和元年和敗、且元賜第地駿府、并其甚愧悔成疾、與疾東赴、道聞豐臣秀賴死、城陷、大息久之、而整衣焚香、西嚮稽首曰、臣欲安社稷、反至此、罪無處于逝矣、伏劍而卒、時年六十、有二子、長元包、次爲元、元包立、爲出雲守、更名高俊、無子、爲元嗣、

高俊一作孝利

續史氏曰、且元封于茨木、其食或爲十七萬石、或爲十二萬石、或爲二萬二千石、或爲一萬二千石、新井中井諸儒、取其少者、予未知其可否、夫且元特體太閤顧命、而傅幼主、說豐政、非重權者不能勝也、少其食、寬其權、並太閤不敢爲、予寧取其大者、其位或爲二位、或爲五位、而以市正、并二位者、予未之前聞也、寧取其卑者、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七

尾張　一色眞熙　著

列傳六十三

勇義

續史氏曰、皇國人士、勇悍義烈、不失行檢者、皆出土風、而猶日所熟視、耳所熟聞、雖有其人、不改侶口稱歎、究乎之竹帛者、蓋其所存者、千百之一二、遂偷兵禍、多不審其顛末、若嫌其闕、而不採拾之、終併泯滅矣、予竊惜焉、故舉其一斑、筆之、識者由斯推究之、其全形亦非不可知也、因作勇義傳、

結城氏朝、稱七郎、出自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鄕、秀鄕後九世、上野介朝光、佐源賴朝、著功、賜姓源氏、居下野結城、因氏之、爲關東八家之一、後世、世居下總古河、氏朝其裔也、任中務大輔、左衞門督、而附從於關東上杉之亂、氏朝輿賊足利持氏、持氏敗、力不支、持氏亡矣、其二孤所遁依、氏朝擁之、供養至篤、足利義教、誅殺二孤、遣使來求、氏朝不與、義教起大師、來攻、氏朝拒守累月、四無應援、嘉吉元年、氏朝奮戰屢克、然衆寡不敵、兵疲矢盡、則與敵死士一千、手提劍、啓門跨進、斬首無算、我士亦失三百、敵兵多喪、使退困懈、武田信重、射脅喩降、氏朝不聽、信重、縱風火焚燎、炎焔漲天、氏朝告敵將曰、寡固歸誅、誰能事將軍、使諸君罪玉迹、還涉僭險、氏朝之罪也、雖一二僕隸、皆自知罪、敢不唯命是聽、其處諸孥賤、亦唯命、其處諸刀鋸、亦唯命、而有女兒乳臭、不預我事者、諸君求聚之、無男女、無少長、悉賤、以極慘酷、亡乃相君等擧鐙乎、若回顧前好、使女兒遠去、然後命大刑、君等何幸加之、敢布腹心、敵將給許、氏朝命二孤女裝輿、御之閒、自後門遁去矣、敵兵乘聲、悉收之、氏朝、從以兵七百徑詣敵之牙、然而求督師不得、氏朝及子持朝、直戰沒、弟光義、稱原氏、亦沒、結城氏亡矣、氏朝、享年四十二、稱聞迎院、季子成朝、初名重朝、稱四郎、生僅三歲、遺臣某爲多賀谷氏之所保護、走于筑波、潜居十餘年、歸結城、義故往往來屬、起兵徇地、而復領佐竹、及足利成氏入鎌倉、則仕之、成氏、以氏朝之故、眷遇異他、常侍不離左右、成氏予之偏諱、任上野介、還領理大夫、中務大輔、享德中、成氏語成朝曰、予夙遭閔凶、邦家喪亡、痛入骨髓、欲復讐、未得時、稽緩至今日、上杉憲實子、見在彼將伊豆、役何如、成朝曰、君讎未殲者、成朝等不逮也、且成朝閔門、爲彼所罹、成朝請以死奉命、成朝及多賀谷氏家等、起師、從成氏、討上杉憲忠、斬之、憲忠族黨構難連年、不解兵、成

味方原一作三方原

朝佐成氏、政右衛門將成朝生氏賓、氏賓生政朝、政朝爲右衛門督、中務大輔、政朝生政勝、政勝號左衛門督、與小田佐竹宇都宮諸氏爭地構兵、而趙併勢三氏、及江戶石川諸族、親率來侵、政勝退四克之、政勝好謀略、善孫吳術、適謙信世人稱爲智謀之主、政勝子、中務少輔明朝立、無嗣、從弟晴朝立、任中務大輔、左衛門督、三氏復侵我邊、北條氏康兵來援、晴朝德之、上杉謙信攻氏康、晴朝救氏康、關三氏怨謙信據古河、謀退援三氏、是利晴氏譽曰、結城氏累世不失師義也、北條氏政攻古河、晴朝救之、氏政怒曰、此行必滅晴朝、晴朝結佐竹義重、日聞矣、晴朝老無子、以豐臣秀康爲義子、秀康實德川公之子也、嘗質于豐臣秀吉、吉養爲我嗣、晴朝從秀吉、征北條氏、攻忍城、秀康、封于越前、秀康附中納言、復本姓、使第五子直基嗣結城氏、以奉其祀矣、

久米義廣稱安藝守、阿波人、細川氏舊臣也、爲人忠勤、不失大節、爲芝原城將、義廣以女嫁三好義賢、義賢殺細川持隆、以略國人、國人多服、義廣憤悒不怡、謀野田小倉曰、義賢雖稱舊親、而其敎逆不可從也、今將屬祈隣仕賊、求活乎、不能免於子等、何如、二人曰、足下以網對對爾矣、而況吾儕乎、遂相結約攻義賢、小倉曰、延綬移日、吾恐漏泄、不若早行事、即夜潛入攻義賢殿守、皆殺黨、閒壯士二十餘人、衛覆之、小倉幽輕舉遂事、而退、既而密覺、義賢召兵、義廣討義賢妹夫夫逃通、則生縛其妻子、義賢聞義廣野田倚師、死、義廣直突抗賊將、當門敵合、盡劇而退、自刃、子雖在、在鄉里、其傳攏之、弃于播磨、爲赤松氏所過、長爲其女婿、

今乎政秀、一名清秀、稱中務太輔、尾張人、仕織田信秀、爲老臣、信秀屬世子信長於名、屬令政秀輔之、信秀卒、信長立、行多放肆、政秀屢諫、弗聽、政秀子、實敗其馬、信長欲得之、請不與、信長怒、斥政秀、政秀則悔悟曰、先君委子、以託孤之任、然不能匡救、將何顏見先君於地下、乃作諫書、條陳信長之過失、信長一無所用、政秀自殺、信長駭愕、深自咎焉、命同寺、爲建精舍、名曰政秀寺、每臣日必詣祭焉、自余後追悔無及矣、不若稱行觀敎而聞教將來、以洗吾前愆、感政秀之誠魄、遂翻然改志、大備武備、竟併四方、而嗣于中國者、政秀所激成也、有三子、季汎秀、稱甚左衛門、味方原之役、信長遣汎秀援德川公、汎秀奮戰而死、傳其首、到信長、信長撫首曰、平手氏爽世純忠、我奬以報之、厚瞬恩恤焉、

小宮山友信稱內膳、小宮山一作少宮山、甲斐人、仕武田氏、父昌友、膳升役守、致於武功、爲諏訪郡守、轄松城、將從武田晴信、入遠江、攻二股、中銃丸而死、友信立、晴信任爲附于勝賴、以勝賴性剛愎、友信直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以佞媚寵于勝賴、專用事、友信與二人不協、二人短友信於勝賴、勝賴疎友信、友信與小山田信茂爭事相訴、信茂賂二人、讒陷友信、放之國人、放勝賴、勝賴奔國、有兵從者不滿五十、友信及弟又七追及勝賴於土屋昌恒、謂曰、子將事、今聞國難而不赴、此罪其罪也、因刑餘人敢從焉、子幸稱之、因開門、稱勝賴留在旦恒門、昨日追亡矣、又問曰、信茂何如、曰十日前叛、友信曰、嗚呼、羅臣亦至斯乎、勝賴有憐色、友信謂又七曰、兄弟偕死、如老母何、子歸以事語家中、又七無殿色、友信叱却之、從勝賴入天目山、禦兵、勝賴迅勝賴、友信竹然殫力、奮戰死之、

勝介一作庄介

毛受家照、本名照昌、稱勝介、尾張稻葉村人、貧賤、少喪父、事母至孝、與家族不爭、鄉里稱其德行、年十二、仕柴田勝家、長爲之役、勝家失馬標而將敗衆、標既落矣、勝家反擊、家照抑留諫止之、自奮入敵中、奪標、且鼓其兵、而退、再還敵、善戰幾危、勝家遂兵救之、與其弟戰剖已授之於邑、稱今名、勝家有事四方、家照常從之、屢功累秩至萬石、勝家與豐臣秀吉生隙、秀吉敗我兵於柳崗、勝家欲遣擊秀吉、家照日、衆寡不敵、勝家曰、吾以寡挫衆者、數矣、豈翅今日乎、家照日於時、用潰敗之殘兵、兩翼纔至、其勢、不足以興我、今將北兵門潰、而仁恩未治國中、故人成携貳心、力所以敗紬也、君姑退、爲計矣、臣請假君旗、代捍君防蔽、勝家乃退、家照兄爲茂左衛門、家照謂之曰、兄弟同死、如母堂何、願兄辛還、供養、因母堂好義子、苟免歸鄉、必不悅也、不若兄弟並倚師、此際、衆敵來近、家照大呼曰、柴田修理、大小九十四戰、未嘗敗衄、今在斯、欲取我者、敵兵四集、跑之、家照兄弟力戰死之、豐臣秀吉感其節義、而厚贍其母妻、以終世矣、

荒木村重、稱大膳、池田勝政之門人也、材略絕人、長敵之相、攻父兄、旗戰沒、勝政亦欲死之、村重趨赴敵、諫勝政曰、公亦沒、誰主宗祀、勿往、勝政不聽、扣馬、諫政怒、以鞭撻其頰、血流被面、無挑色、曲挽馬首而歸、以存池田氏、後屬從軍、累功爲其後、誠大手氏明、又稱大膳、思厥有父風、從池田利隆、攻大阪、利隆、以故、留中島時、氏明曰、利隆有叛心、故按兵不前、德川公怒、欲收其封、氏明爲陳謝焉、公不許、而入、氏明追隨衆、辯將深直下、以死爭辭、公嘉其忠、乃許矣、利隆全封、實氏明之力也、

重茲一作　常陸父作　重之人作　秀次父作　重氏人作　淀君

二十二一作二十八

木村重成、父常陸介重茲、仕豐臣秀吉、秀吉器之、寵遇日隆、石田三成疾重
茲、譖斥以附豐臣秀次、既而秀次得罪、重茲伏誅、妻妊娠、潛入藤三成、既知、
又謫殺之、重成母乳豐臣秀賴、秀賴知重茲之冤、而召重成、重用之、任
長門守、大阪之役、德川公招諭重成、不從、公乃收阪勢、介福重成、附急重騎
騎救、衆所及之、減酣役、擧其次、來詔曰、公乃免焉、或代之、重成曰、聘卒代將、
將必敗、公稱曰、及事者何爲出此言、及大愧退、有頃和成、重成出陣盟、重成、
與秀賴同軍、舉白刃至茶臼山軍門下、典門者失禮、重成不懌而入、有旬
讀命之下也、重成不顧、直進就豐臣秀賴盟、然後還拜公曰、是常州之子也、
哉、何爲父甚乎、問其年、對曰、二十二、歎曰、善且見子今爾、知其雄毅絕倫、對
曰、外臣竊有說焉、公出載書、血書舉歃、重成曰、宜作鈔於淀君婦人、恐怯之、
請更刺血、公復刺曰、血乾不滴、重成爲不聞者、遂事而退、元和元年、和敗、德
川公東歸、招重成、重成辭之、使者數反、終先往、重成姊夫猪飼氏、疾諫重成
遂之曰、府朝不以予不肖、既充于納轄之職、故欲樹寸功、以酬恩所寄、奢
不用、而大政在淀氏、在淀氏猶可、婦人在其間、恐陷危敗、國家之事可知也、
予有侍于德川氏、故數招予、予不應、此所以報國家也、予死在近、不能復見

公、因贈以刀曰、此刀予生平所佩、經數十戰、未嘗缺損、一旦不忍委之糞土、
公幸受保焉、五月、重成出陣于若江、與井伊直孝戰、破其前隊、手就槍首若干、
斬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我士卒亦多死傷、重成掩陣休憩、欲以生兵更來、
飯島者諫重成曰、彼衆我寡、不可抗、且退保城壘、重成曰、斯于死所也、偷生
苟免、予不爲焉、終戰死之、直孝收其甲首、獻于德川公、其甲系結後無餘贅、
豐薰香、人或異之、公曰、此無它、豫決死也、嗟歎久之、容一豎、誰豐臣秀賴之
恭、而趨進、擧兩重成茶、豎必欲邪重成、重成聲色不易、擧止自若、欲接而
去、或詰重成曰、子爲其豎所陵轢、傍人皆切齒之、子不能殺、予代殺可乎、重
成不可曰、欲害國財者、奚闘身辱哉、及其沒、人與前言不遂、而都鄙知與不
知、悉惜哀哭云、重成母宮內氏、在大阪、終始侍淀君、其死也、殉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七終

勝茂一作清直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八

列傳六十四

孝子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諸德衆道、非孝不立、王族國之亡、其國殺其身、匹夫行之、聞朝廷、
若史傳甚者、或死以殉之、天下名地、以傳之萬世、自非孝行、焉能至此乎、戰
國之際、雖官符褒子、雖不及上世、亦有足以感一世者、因作孝子傳、

長沼長助、甲斐西郡人、父長右衛門、事板垣氏、長助與弟長八、並以孝義名
于鄉里、信濃人有柳瀨介與弟絲介、殺長右衛門、長助長八哀働不置、其母
曰、讎在彼、奮報焉、長助兄弟、即變名潛信濃、閲間十旬、未得間、友人將城石田矢
倉飯富兩氏、至、謁陪役、兄弟謝曰、報怨不弃、懼志至矣、唯恐、敵納有顧賞、以
爲我害也、雖然、我弗可與共天下、故萬死無所辭、自誓而後止矣、偏獨子等、
不遂志、死而餘辱也、四氏曰、我既棄矢、時不可從、然即取紙書示之、終討讎
介絲介二人被害、仆于將城腳下、長助兄弟、及四氏亦奮劍、衣袂朱殷而歸、
武田晴信、辟之皆跋焉、府下稍日長助兄弟勇敢不群、召晴信、賞重二人、將
城、飯二人、但遣人傳語曰、長助兄弟、見敵逾迹、待于力而得復讎、故欲賞少
于予也、或以賞二人、二人不敢理曰、彼實德我矣、將城聞之、信賞並二人、二
人不辭、後爭功、相訴、晴信曰、凡人尚志、而功次之、其君審者志也、其能欲者、
功也、功可爭而得、志不可爭而得、假令强將數有陷城、則不能無斷首、
苟有事者、有賞獵獲功、況人乎、長助長八、素非有識之比也、其首舉事、其志
可以賞矣、四人介之、其功亞焉、獨將城、雖害者人、其志功不足以稱也、昔者、
孟之反、功多不伐、論者賞之、今者、將城功少而伐、讓敢賞之、長助兄弟、名遂
著明、二人謙內藤昌豐、從輸之役、有戰功、後長助從晴信軍、戰死、侗國、長八、
數從軍、有功狀七、

鍋島勝茂、初名清茂、小字、伊平太、加賀守、直茂長子也、爲人篤孝、任信濃守、
慶長二年、從父、討朝鮮、五年、德川公征陸奧、勝茂、追從之、石田三成作亂、使
附思誘以大阪之旨、誘勝茂、時、勝茂母、質于大阪、勝茂與三成、攻伏見、偏伊
勢、直茂聞之、密驗、急使人謂勝茂曰、大阪嗣君、新立幼沖、未得治謀、三成、挾
之爲奸、汝輕勿爲彼所賣、以辱家聲、且予嘗附德川公、以累世不乘雖、勝茂
曰、母氏在彼、勝茂耿耿不忍叛情、所以爲此舉也、然大人有命、勝茂敢不

乎、勝茂曰、千叔不可何如、所長阿爺遺迹全則欲白刃左右止之日、佐公鐵而死、未晚也、若足下死後、加州見料、決明之者、勝茂然之、遣人問公、公深異其差、宥之、勝茂感喜、從直茂、以兵隨久留米柳川、皆賜之封于肥前、元和四年、襲父封賞水中、除四位侍從、島原之役、勝茂以兵會羽明所三年、勝茂卒、孫嗣傳封、至今、食三十五萬七千石、

鍋友勝、稱新助、父勝猛、一名清興、稱左近、對馬人、初適超泉、少仕甲斐、甲斐亡矣、豐臣秀吉、誠名大將、勝猛欲串無緣、石田三成有寵秀吉、勝猛訴之、三成悅迎爲上賓、時三成介二萬石、賜其半于勝猛、三成受巨祿、勝猛力居多、關原之役、勝猛授方畧、三成弗聽、以敗績矣、勝猛及長子義勝並死、友勝義勝之弟也、德川氏榜索三成餘黨、懸重賞、勝之友勝與弟、潛匿山間、奉母十餘年、貧甚、殊給爲資、不能支、佩則相謀曰、貧窶如斯、爲世棄之累、一人捐身、則足以養將、弟固請死、而告母以謝官、此時德川公在駿府、友勝謝弟、以至、告曰、捨勝猛之子、有罪下民、宜友勝、造謁、友勝仿徨遅疑、數日不忍捨去、承遺還更、更從說之、韓則得實、公憐憫其孝義、特命赦二人、遂其母終養下、保祿終身、

林氏二子、兄重次郎、弟源次郎、父直則、稱玄播、仕浮田秀家、剛毅有膽、而從秀家、殿後罷職、以辟邪土、石田三成、圖害德川公、脅秀家、秀家老臣長船長家、夜驅有異志、勸秀家應三成、衆論紛紜、直則入諫、稱德、秀家自將出師、長家留守、合衆士、議曰、君不量力、敵德川氏、爲無勝形矣、長家謝不得事稱、不可以死不扶其亂也、君非有庶子、盍使子育之、以夫人所足而未公之、今異滋此子以行伊常故事、則不絶先君之祀、諸子以爲何如、衆阿黨附議、直則不可曰、足下、若知出師不可、盍諫而止、公子在足下、衆所不知也、無乃爲子乎、長家不能詰所而合能、長家黨當麻三郎左衛門者、從直則、二林隨母氏、奔于播磨、從安達綱助、依藤元右衛門者、從之、長家遣人收直則、門族皆既亡矣、長家惡玄德川公召長家及其黨誅之、當麻挾貨財而逃亡、竟死、二林求之三年、不得、重次郎罹脚疾、不能起、抑死、二林相謂曰、餘地窮險、宜矣、未得報也、姑出都會、以博索之、則移于京師、命二仆、各自散去、二僕請爲從、乃所居數年、資儲耗竭、止餘金廿兩、封緘不開、以備不虞也、織袍鬻食、而償財用、重次郎私謂余是不及從活以煩阿弟、不如白刃矣、源助諫止、元右衛門、衛河顧俄賃屋一日、偵得大阪、東邪賭博、一間皆犯禁有餘貨、大息曰、人於摩行、一失亦裏、再失亦裏、受爲役事、賭賭錮飾、遂殺腐、盜金、奔大阪、過當麻、告以故、當麻庇之、先是當麻仕大野治長、變姓名、爲伊勝將監、二林、移于大阪、無所仰賴、而拾給丐乞以白給、羽、凡右衛門、偶出見重次郎、時源次郎不在、重次郎潛遂林義、其夕、元右衛門以將監而來、人不肯告重次郎所在、則給曰、予昔仕郎君家、能行、幸得其我、欲迎郎君報得恩、天矣哉、不得遺羽、敵欺滅郎、試爲告之所、則當還君之、誕重次郎、重次郎、聽將監、創痍再發、不中、反爲所殺、源次郎歸、聽然哀慟、初、母氏死也、遺書曰、嫁堂失據則託伏見陶工、陶工、稱幸右衛門者也、嘗仕林直則、通其純直則從將斬、母氏教稱、幸右衛門、破喜喜歸源次郎、率至之、幸右衛門、且驚且悅、欲陪從復讎、而倉卒不辨資金、此日、公家商之兒傭幸右衛門子、幸右衛門、扶其劍、以諸見家、家倉騰謝、幸右衛門曰、予竊有請、能許否、僉曰、所請何事、則細告以林氏故、諸貴貸、僉出二百金、予之、終奉源次郎之大阪、二旬探何不得讎、斯將木村重成參知政事、以公匠聞、源次郎往愬、重成、辭元老片桐且元、且元、奇其孝志、薦將之一日、豐臣秀賴、有事于住吉、大野治長、將事將監屬從、且元令人覗治長第、元右衛門留守、則命十餘士縛之、源次郎與行、元右衛門

將失色、源次郎數其罪、斬之、而將監歸屬、又斬之、幸右衛門、左右有力、且元、薦二人、仕秀賴、源次郎、祿二千石、幸右衛門五百石、源次郎襲父稱、元和之役、從眞田幸村、居七將之一、戰死御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八終

一說正徹山城人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九

列傳六十五

文學上

尾張　一色重熙　撰

續史氏曰、戰國之時、以權謀爲名教、以擊殺爲多能、唯知武之貴、而不知文之守、是故文道茅塞、或講之者、則謂迂遠非道、加之以書籍之乏、德川氏之初、承其弊、僅得古紀古事記、萬葉三部、置京師、及江戶、駿府二書、猶如茲、其他可知焉、以此時、知字、猶治世求武功、得之無幾也、後輩見前徒、得其學、可乎、非前徒無持之、文學限地、而後輩不得與其傳也、於是則知、今代學者、皆爲彼徒所包容矣、若使前徒生今日、則大家咸[illegible]、不得不爲之遠左袒、因作文學傳、

紀俊長、武內宿禰之遠裔也、爲紀伊祝部、世司日前國懸宮、嗣俊文、父親文、世有文才、任三位、俊長嗣[illegible]父闕、叙三位、後小松帝見其歌、奇之、召爲侍從、歷昇殿、屢侍內宴、時人欽美之、俊長弱冠[illegible]利龍[illegible]、出入諸國、弁索[illegible]、遂歸[illegible]、[illegible]竹梅[illegible]其居、自號竹隱、又號梅隱、時或作竹隱、梅隱、[illegible]號宗[illegible]、[illegible]書者于[illegible]、[illegible]臥其間、恬然自娛、左右琴酒、吟哦舒暢、以終其身矣、其所詠歌、多藏于家、後裔遂及新續集、膾炙人口、子行文、嗣家業、文事有父風、叙三位、拜大膳大夫、永享中、入朝、撰歌三章、奉獻之、後華園帝、賜寶刀二口、皆國寶、是謂酒白娛、少安侶、其詠歌、亦取于新續之撰、子孫相繼、持家風、

明石城丁、足利氏支族也、少失明、任檢校、將和歌、聲名籍甚、有所作吟、最稱于世、後小松帝聞之、感歎、呼爲夜城丁、而賜紫衣、賜人間衆、撫古來之有也、爾時傳唱、榮城丁、

紀正徹、字清巖、備中人、小田氏之子也、幼削髮、爲僧、入東福寺、爲書記、因稱徹書記、此時、列國多戰爭、而文道[illegible]廢、不行于世、獨正徹好[illegible]、[illegible]和歌二條冷泉二家、以藤原定家之後、[illegible]傳文[illegible]、其族有爲[illegible]者、[illegible]爲一家、各自[illegible]門、三門不相下、時人左右相袒、爲之生從、莫有[illegible]見、正徹[illegible]說之曰、[illegible]貴[illegible]末流於今日、猶若溯上游於[illegible]斜、乃[illegible]進定家、研精積年、才學大進、[illegible]定家、世人[illegible]正徹、爲定家後身也、來學者相踵不斷、正徹[illegible]崩[illegible]、以[illegible]三門、三門之生徒、皈[illegible]來從、不可勝數也、正徹[illegible]賦一[illegible]、[illegible]旨[illegible]、[illegible]之是、以[illegible]于山科、[illegible]叙意、而[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京師、號松月、移山科、號招月、後

或說作[illegible]

復居東福寺、香道綠名、東國諸侯、爭迎之、皆執師資之禮、呼爲宗匠、不敢名焉、正徹作[illegible]、[illegible]、衆人傳寫之、或假爲勅矣、歌集三萬首、號于[illegible]、而後作二萬餘首、傳于世、

東常縁、本姓平氏、美濃人、[illegible]、千葉常胤[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功、[illegible]有下總三十三鄕、常胤[illegible]于[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文[illegible]、[illegible]召常胤、常胤子、[illegible]會東[illegible]、內氏[illegible]從藤原定家受學、[illegible]胤子、胤行、始[illegible]、[illegible]藤原爲家女、出入[illegible]臣之家、世善文[illegible]、而[illegible]常縁父、式部少輔、[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于[illegible]府、[illegible]、無不[illegible]、[illegible]下野守、一世[illegible]之、[illegible]野州、無名之者、世人[illegible]古今集、[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能解、常縁[illegible]之、[illegible]然、莫不[illegible]也、千葉氏、分爲二家、[illegible]見氏、[illegible]二總、二總大亂、足利義政、命常縁平之、常縁[illegible]赴、[illegible]東莊、招[illegible]、故下[illegible]定、常縁東下之後、上國無文宗、宗祇入都、求良師、不得、乃迫常縁、東行受學、[illegible]名海內、其[illegible]、高足弟子、以學[illegible]者、亦多矣、應仁二年、[illegible]藤妙[illegible]、[illegible]日、常縁聞之、太息曰、[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攝州牧[illegible]、[illegible]、失之、何[illegible]見先人、時有[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和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足以[illegible]人矣、[illegible]、[illegible]聞其歌、[illegible]不能自己、[illegible]後土御門帝、寵[illegible]常縁、[illegible]歌道、關白近衛政家、大將軍足利義尚、右大臣三條公敦、[illegible]質受業、[illegible]白髮衣冠從、擁[illegible]其家、門前如市、有歌集、行于世、長子元胤、賦[illegible]田氏、[illegible]父官、大膳[illegible]、爲備前、大[illegible]、常和、任大和守、兵庫頭、皆有文才、次、[illegible]胤、[illegible]藤氏、好武、而學業不及三兄、元胤從保對土、

豬苗代兼載、本姓平氏、號耕閑齋、陸奧人、母石部氏、[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己三十、未娠、式部少輔[illegible]、[illegible]賞、取之石部氏、祈子於[illegible]神、十夜夢觀梅花一朶、而有娠、歷十三月、生兼載、兼載夙悟、不群、[illegible]髮爲僧、入日光[illegible]學、聞[illegible]博、巧能[illegible]文、從宍[illegible]、受古今集、[illegible]傳、好[illegible]歌、[illegible]致精妙、[illegible]然有超世之風、[illegible]之徒、[illegible]然仰之、後土御門、後柏原二帝、聞[illegible]歌、數受[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足利義政、[illegible]爲[illegible]宗、兼載、結[illegible]岩城、[illegible]無[illegible]、以故、往來京[illegible]、[illegible]宗祇、宗長[illegible]、文名[illegible]顯、從[illegible]兼載、[illegible]從兼載、受學、而名于世、

[illegible]尾宗祇、紀伊人、父[illegible]伎[illegible]、宗祇[illegible]、好[illegible]歌、遊京師、與宗[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切剃、就卜部氏、承[illegible]書、[illegible]苗代兼載、[illegible]歌、宗祇就學、兼載[illegible]、各曰、三十、兼載曰、不一紀、不能成宗也、惜乎、子[illegible]秋、[illegible]矣、宗祇曰、果如先生言、予能爲兼載[illegible]故、宗祇[illegible]日夜[illegible]、數年可行也、兼載[illegible]日、子志、則有成、亡幾、宗祇、

元佐一作其佐

究其奧義，而未自足，來關東，寓練在阪東，發蒔問道，竟有湖燈之詞，毎詠一篇，四方傳誦，稱瑞都躋寓錄，藏小倉色紙百葉，傳常緣原定家所書，宗祇獄之，則分與五十葉，宗祇携以上京，航湖，示其一葉，學者手曰，是天下奇貨，投賢之，可以保家資矣，既而常緣罹災，唯宗祇所受者存，歷世貴之，宗祇得名，冠于天下，櫻井元佐以文宗自許，然詩製不及宗祇，內不息之，時短宗祇，錄相訟，謗宗祇，評元佐之文，何門川溝不相關也，偽作池運，使歷可爲，元佐所造有嘴楠耶，元佐沈吟自詠，稱古歌爲談宗祇所駁，其非元佐，慚懼，請爲弟子，宗祇起于微賤，而交鼎族列侯，互相往來，爲賓主，朝廷亦傳聞其名，籠遇花下，此稱富風雅也，宗祇屬文，敢若連歌，連歌所由來，雖既尚矣，至宗祇，一變物與四海風靡，得傚其模，致宗祇性質恬淡，愛風月，薄榮利，居無定棲，流寓四方，東至陸奧，西究紫海，晚年遊北地，將止越後，可二歲，所在見宗仰，而織廬於叡山，號種玉菴，又號自然齋，轉寓于隅田川畔，客有要問答宗祇，禿頭長髭，好焚香，或曰，子何故弗剃髭，曰，予非愛髭，而愛餘黛之存也，一日，山行遇盜，剝奪衣帶，尚行里餘，及追乞髭，宗祇問爲所爲，答曰，爲佛子，宗祇悵然賦歌，盜聞感悟，謝罪，併衣帶返之，遂送出山，文龜二年，病死于箱根山中途歿，享年八十有二，有集傳于世。

四十六

源五郎一作源六郎

太田持資，初名資長，受上杉持朝偏諱，改名，小字鍋千代，更稱源五郎，號道灌，爲中務資清長子也，少敏慧，九歲入學，十一歲屬文，以呈資清，資清奇之，雖然，常教不修人事，資清戒持資，大畧謂，上以傲者不久，持資閱之，曰，敏續之，屏書曰，不傲者亦不久，資清又戒曰，凡物處世，非直不立，以曲立者天下有何矣，持資攜屏風來示曰，如鼓，何耶，資清默止，持資好田獵，出游，始無虛日，一日，如金澤山，歸遇雨，就民間求蓑雨衣，家有一女，默無答，而探棣棠，敬呈之，持資不解，返歸之人，人曰，棣棠有花無實，載在古歌，實之與蓑，國音相通，蓋借用謂無蓑也，汝遊獵無行，以辱于女子，於汝安乎，持資爲之黯然，遂折節學和歌，歌名特一時，持資立義，父官遷左衛門大夫，謙所谷，長祿二年，城于江戶，居之，城中有怪，一夜生數，大如臂，觀者莫不色然駭怖，持資曰，此數稍大耳，不足怖矣，若或倒生，則可以怖也，其夜倒生，觀者咋舌，持資笑曰，我所害，彼欲治之，彼知不及我也，不自加惡性事，乃知矣，城內起閣室，儲榜簡箋，其所招接，皆一時名流也，倩萬里雲杜詩，評其樓曰靜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數以爲允當，故號東軒爲泊船，西軒爲含雪，持資開于京師，從土御門帝，問城之所據，對曰，枕隅田川，控富士峰，帝又問武州風景之賞狹，及隅田之佳趣，持資應聲以歌答之，帝美其捷，賜歌賜之曰，非蔣之里，問華鮮矣，於是，聲稱十倍前日，持資城下松山，自謂，地險城固，乃揚曰，有謀此城者，不宜乎，或一人難曰，附上多松楠，松楠受風，則鬱々聲起，此謀防間謀也，持資聞之，然使人通忽不見，持資，愧悔，其餘，持資所築，河越岩槻等，九城，皆得要害，先是，上杉氏與足利氏，以故不相好，持資扶上杉，攻古河，兩黨夜，不脫甲，大戰克之，顯名亦著，及文明中，長尾景春，叛山內之老，不得其族患鼓，爲老，景春不平，叛叛持資有因，景春，持資勝，持資諷上杉顯定曰，不用景春，必致之，遲疑不決，必生亂，顯定亦弗信，景春作亂，陷堀谷山內，持資，伐景春，敗之，遂救鉢形，進攻小機，一日下之，徇，取千家，斬首一百五十，石井小機落，望風而降，越年，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生釁構兵，持資輔定政，攻顯南城，夜過海晦，定政過越，不逃，按湖水黯險，持資曰，湖必退，師無憂，定政，問故，持資，暗古歌，以云々，答，因進師連戰，多克，十八年，顯定，進讒於定政，持資，以武定政，定政信之，招邀持資，伏兵浴室，命持資入浴，持資入，伏起交殺持資，持資僅數人，衆兵群殺，或謂，持資曰，千常嘗諷詠，今能否，持資吾嗣

四十七

無雙，爾議諸世吟，終爲所害，稱洞昌院，持資才兼文武，達分大事，如流水，時人以比諸葛亮，持資亡後，扇谷日衰，不復振矣，持資致嘗不賢諸者，咨評從然草曰，諸谷悅論，故謂傾隣，持資，亦入都，諸縉紳皆聞，以東鄙人不足與議，然及聞其歌，莫咲數拜，莫不欽服，讚謠，持資所著，有京紀平安紀行等，播于世間，長子，右衛門尉，資康，屬山內，備師滅沒，資康子，左衛門尉資高，屬北條氏，資高子，康資，膂力絶倫，屢功無祖，上從上杉氏，康資子，重政，仕德川公，

源肖柏，具平親王之遺裔也，從僧用宗祇，受學，弱冠，以世杜門，所者不倦，好嘲詩勸，容計伊勢物語之祕，之朝廷，後土御門帝，皆之命，使藏祕府，肖柏論關大家集，六家，爾後成頁鮮，西行慈鎮，定家家隆也，刪定成一書，又應朝廷，後柏原帝，亦尊之，肖柏，抄古今和歌勒撰，凡九代歌集，二千餘首，以教諸門生，廣遊五山，常騎牛，金飾其角，見者莫不異之，肖柏恬然不爲意，往來京都，晚僑攝津池田，滿庭植卉木，四時交花，置酒吟香，是爲三愛，自作三愛記，蓋以花王自比焉，故號牡丹花，其家號夢庵，後避亂，徙居泉南，後柏原帝夢肖柏覺後奇之，畫像召肖柏讚，又使賜和歌，大永七年，肖柏死，享年八十有五，

安藤豐前爲人忠實好學通曉古今歷仕北條氏康北條氏政甚被寵遇因
中斗升不歷豐前之監不得行明人來三硏士無與者晉諳不相解豐前以
氏康之命往處而文辭接之通彼我之意衆士服焉有二家在伊豆與武藏
師序差殊相爭不決氏康使豐前考訂焉豐前以伊豆所爲得乃引古爲證
左證皆有確據武藏服其理氏政父稱春松院豐前告人曰渤春字則爲三
人日松與待國音相通盍公家作三人日而祝絕乎先爲之讖果至三世而
亡矣

細川藤孝小字萬吉又稱與一郎號玄旨或號幽齋伊賀守三淵晴員之子
也出嗣于播磨守細川元常或曰藤孝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庶子也爲
晴員所繼育而爲長岡氏嗣元常藤家授藤孝於是藤孝冒細川氏性多材
能而將戎事歷仕足利義晴及義輝義昭官兵部大輔三好氏弑義輝置守
兵以隔絕內外藤孝給仕義昭藤孝紿守兵奉義昭脫走近江賴養者挾
至山田源滿人有貳心議身不渡藤孝鬻貨金賄之義昭免實義實屬徇
織田信長事在義昭傳信長擁義昭京師使桂川以西予藤孝信長感德曰
續義昭足之遂除備長與昭左右多致指貸成其事藤孝皆諫義昭不可天

正中舉兵討信長藤孝獻信長信長逆擊義昭義昭敗而和與之俾討伊
長復收斷隊藤孝隨信長著武功勝寶館寺往攻淀城陷之鄰將下津權內
斷岩成左通信長深壯之轉內藤孝從信長伐大阪遂火攻燒進藤孝起爲
首級紀伊之役藤孝爲先鋒力戰拔城的營振威藤孝破多斬首自餘首是
攻攝四方藤孝所在與捕多斂四位任侍從丹後國信長封藤孝不其國藤
孝直就封存幽孤老經御有方衆爭歸伏管內大治於是則治于田邊關城宮
津從臣秀吉攻山崎藤孝爲之祭復明智光秀殺織田信長威權傾都因紹
始藤孝子忠興妻爲光秀女光秀誘藤孝父子藤孝不答從豐臣秀吉誅
光秀爲信長報冤遂削髮爲送歌百韻吊信長藤孝從秀吉攝紀伊叙二位
法印隨州段薩摩小田原二役諸將多關殺傷殘忍獨藤孝寬法敬降於戰
功鮮上敘而世與藏多藤孝之爲矣且此二行藤孝嗚紀行浴道之事然大
小論不學縱而不能中當記所論覽關作于紀以爲世所重矣一日豐臣秀吉
沈吟何與山鳴會之詩左右莫對爲消漸細尾宗祇曰吾有鳴子所不知也
秀吉嘗曝篠藤孝在座曰予未聞爾漢染利益亦鳴之辭耶註曰宗祇來聞曰
子平素好古文未知昨日之辭此誰所作藤孝笑曰吾作也予未知太閤之

為人乎嗚呼一起于始不免故吾姗然覺所矣宗祇出歷陵長中石田三成
作亂召藤孝不往時德川公守田邊三成之兵二萬來攻藤孝以寡軍抗持
曼城防禦不懈三刀谷源智設方奇戰征將之役福毛利氏有功不敢謝而
寄居京師若藤孝數往來田邊三成之徒欲請以探城中方略門生成與直
扶孝智聞之語謀率兵五百來奔藤孝大悅與智謀破賊兵乘夜縱燒藤孝
助之多獲首級既而賊衆敗卒無城藤孝率智隨方拒破賊則作長圍藤孝
善文藝賦將谷衛友等師事藤孝與戰懈不見餘藤孝兵少死傷初藤孝從
三條西實枝學古今集得有秘法授受不泄藤孝適之諸公卿無與其傳者
衆恐藤孝死秘訣絕矣藤孝則僅傳秘訣而封上之朝廷詞以歌一章從
陽成帝深善之且惜其意遣烏丸氏往大阪諭旨大阪將使從田邊之兵衆
悉藤孝出城不敢收兵朝廷命藤孝講和藤孝謝曰藤孝無除旦夕將入地
死無遺恨然惟恐大節違帝命於意不安敢以本命德川公舉兵討平三成
藤孝自幼入高野山公召還之老京師帝擇公卿有才學者就藤孝受訓詁
矣十五年八月藤孝薨于京師享年七十有七稱泰勝院藤孝爲人明敏少
在將府歷代典禮無不研究矣德川公爲征夷大將軍召迎藤孝諮詢府法

事皆立辨公特賞其能凡德川氏起法藤孝所參酌居多云藤孝爲公作家
傳記式三卷獻之曰餘書語關祝抄百人一首抄玄旨錄等行于世藤孝文
才智力一世無比且該通諸藝至樂曲茶理亦能明解之雖然謙讓持身不
敢自矜人自推尊如父兄時諸侯在京尹者論天下人才日文武才幹兼通
雜技者世無其人唯藤孝獨步海內未見其亞也藤孝出行有牛車橫道藤
孝推角牛則卻退矣豐臣秀次嘗散樂樂部闕人藤孝獨鼓音律絕妙遂與
金春觀世諸氏論曲調衆不能勝矣蒲生氏鄉問藤孝多藏茶器請一見之
藤孝則招氏鄉室中陳列甲胄弓劍光彩奪眼氏鄉讚之曰小子所望非此
器也藤孝曰茶事非專門如其具兵器之餘器耳延入茶房氏鄉嘆服而去
嫡子忠興別有傳次子玄蕃頭與元監物青勁隸下野田爲有大阪之役與
立華宗茂井渦長重勍名不相下人呼爲三傑加賜常陸田六千石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

列傳六十六

文學下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播磨人、十二世祖中納言定家、父爲純、世食播磨細川莊、肅頴悟、幼而岐嶷、依東明、入浮屠、稱舜首座、據龍野、其讀書、一閲目、輒背誦、里人號曰神童、稍長、遊京師、肅叔父泉在相國寺、名博學、見肅、歎息曰、子平生負才辯、陵人、然乎、對之子、自覺拙劣、而服膺、不能開口矣、肅研精儒學、通觀經史、終悟釋氏多非、而改歸儒、以世無良師、將航海入明國、中道遇颶風、不得至、而還、慨然曰、孔子無常師、余何確求一師哉、再遊京師、專以興儒爲業、最好道學、初後醍醐之世、北小路玄惠、唱道學、朝野多事、[illegible]無傳唱、肅之讀書、實子海內、朝鮮人姜沆、有才學、歸化、在播磨、見肅、歎曰、我邦三百年來、不聞有若人也、從圖、惜其人於異域、肅少時、見赤松廣政、廣政歸之、禮待甚渥、及其在京師、使聘不絕、時或迎之、歸國政、而登敬尊爲天正季、豐臣秀次、聚五山詩僧、修周保川鈍事、招肅、肅辭不往、秀次遣使促之、

肅曰、凡物以類會、學也、浮屠非予類也、秀次不懌、肅行入肥前、文祿元年、朝鮮役起、小早川秀秋、將兵渡海、留肥前、屢徵肅行、肅謝之、秀秋屢迎肅、加優禮矣、德川公聞其譽、延見、命解大學、肅謙讓、默坐良久、有司促之、肅曰、大學、脩身治國之要也、公今服之衣冠非正、此所以待其整之也、公即起、改服、終聞以經義、肅對辭詳明、公喜歎稱佳矣、二年、公聘肅、論治道、慶長五年、石田三成、擧兵、敗亡、時人美其見幾、肅侍講德川公、序屬當三成、或與謀席、一日、觀覽聞惡事者一輪、而二人不能讀、或人云、草書體、肅云、薩摩僧者、又能讀草、乃就見之、一讀無窒、聲音如流、承兌不悅、肅兼佛儒、從容說曰、以子之才、遂與臨濟僧、不取、肅曰、我已志道而已、奔傍他子轉以志人爲佛乎、承兌不能答、他日、承兌與靈三、謂肅曰、豐臣公、開世之後、內討事緩、側聞朝廷、許和明國、以予僭聞禮說、故明和漢、若充其使、則取利予所欲矣、肅曰、予等欲利、則自爲之、我所欲之、而不棄接此策、稱病謝遜、對深關肅之名、多說賢入門、細川忠興、淺野幸長、皆嘗信其德說、遊幸長之國、不受其祿、生徒爲肅之師義、從學者、四方輻湊、林信勝、那波方、菅玄同、堀正意、三宅寄齋、松永昌年等、出其門、而以文學名于世、京師人角倉貞順、亦來受學、貞順、精好水利、疏鑿大堰川、以通丹波、粟庶使之、貞順起肅遊覽川上、歸境有未名者、肅爲名之、元和中、德川公聞肅之疾、將召而議、辭之、有司以其疾、行、肅死、公痛惜焉、有遺稿八卷、後光明帝嘉肅之才學、賜以御製序、世傳爲榮、肅性剛直、不求媚於世儒、而家貧、[illegible]之操行、發白居易之詩文、嘗謂居易之文才富贍、詞旨輕俊、使讀者忘倦矣、肅子冬、亦有文學、

里村紹巴、本姓松村氏、號臨江齋、南都人、幼慧有志氣、削髮、爲興福寺中明星院喝食、然生識然、歎息曰、人生三十、無聞者、終身不能成名也、和歌、雖爲小技、一世所崇行、以此得名、亦藝林之一技也、斯時、有周桂者、以倭連歌擅門帳、紹巴一夜、遁亡而師事周桂、從入京、日夜勤學、殆忘寢食、周桂宗之、紹巴入近衞、三條西、細家、問歌道、三條西公條、謂紹巴、當有傳絕學、而紹巴自爲明定連歌式、先世宗長宗牧之徒、以才思勵技名一世、以維持斯壇之上、紹巴一出、忽頓其勢、而紹巴名動海內、公卿士庶之求將軍家門庭承禎十一年、織田信長定京師、紹巴隨衆從公入見、多謝擲矣、紹巴、挾二國詞歌、以獻信長、拜稱曰、昭其許、天正中、明智光秀、陰謀包藏

宕、一夕、敕紹巴、與問之、不容說日、強連歌令、反形露于詠、紹巴讓之、第賦紹巴、入京、光秀亦入、擧兵、皇太子在二條、忙邀、命紹與、不許、紹巴乃過其門、以所乘之轎、而奉之、皇太子、見勢、入大內、正親町帝、嘉其功、撫法印紹巴、固辭不受、曰、見危效節、臣子之分也、微臣何敢論功、貪僭位之榮、遂辭法印、紹巴、與細川藤孝、酬吟交歡、以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時、輔府人然殊作、而爲宅地、其門前、曰紹巴街、紹巴、嘗爲足利義昭所厚、以文辭往來、一日、從容謂秀吉、議照秀吉、不可、豐臣秀次亦同紹巴、在田、已定第語殺秀次、紹巴坐秀次、而流之、既有司辨其冤、有是時有良從容人、名釋、嶽世謂之七能、紹巴爲其一、秀吉紹巴、與松永永種、有姊妹、紹巴爲解承禎、不許紹巴文名、日成殆甲乎一世、永種、嗣僧來助、令子貞德入門受學、豐臣秀賴、寵紹巴、秀賴之亡、紹巴連坐、官府沒其家貲、紹巴、既而、不枕席、而點、不辭貧賤、初、紹巴、留字於三條西公條、其後、世也、悲哭哀之、忌日必拜、兼容紹巴、那步過山野、有盜擬刀劫紹巴、紹巴奪刀、斯諾退去、紹巴二子、曰玄仍、曰玄仲、並名于世、

木山惟久、號紹宅、肥後木山城士也、歸左近大夫、文才贍敏、巧連歌、一日、聖

貫陀一作無陀

村紹巴、嘗歌會於北野、文人墨客、少長群聚、惟久亦赴之、嘲嘆賦一句、紹巴一見愕然問曰、足下何許人、惟久曰、筑紫、紹巴曰、然則亡乃木山公乎、曰、然、遂相結歡、如故舊、一時傳稱北野所詠、賞譽不容口、天正中、西海不靖、所在蜂起、島津氏爲其梟魁、惟久亦擁兵衆、而拒朝命、及島津氏敗衂、人懷危懼、惟久自首、請罪、或謂豐臣秀吉曰、惟久之罪不輕、此不可不誅、秀吉曰、予酷愛其詩文、竟宥赦之、

三宅島、字亡羊、號寄齋、又號江南野水翁、備室號、和泉人、年甫十一、遂父遊京師、僑居大德寺、而涉獵書史、聞藤原惺窩才德、從學焉、篤守程朱章句、而爲不肯泥末儒、采撫漢唐諸家之說、教授門生、操行不苟、以師義爲己任、一世稱醇儒、少時、客于伏見、豐家有富人、其女絶美、欲招島、島不往、或問曰、奚以不往、島曰、瓜田不納履、石田三成謀亂也、欲延名士爲黨、而甘言招島、贄錢帛以役島、固辭却之、稱疾不見、三成臣栢原者、私贈黃金若干、島謝不受、近衞信尋、及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等、迎島、皆以賓師之禮、後陽成後水尾二帝、亦召講書、而加爵賞、慶安二年、死、春秋七十、令田道乙、從島受學、島養爲子、以己女妻之、而仕備前、號道[illegible]、著書傳于世、

松永貞德、本姓江氏、小字勝熊、彈正少弼久秀之孫也、甫七歲、入[illegible]寺、二旬、誦法華經全部、人稱文殊再來、漸長、來從京師、衆異之、自號長頭、又號明院、或逍遙軒、或明心居士、好和歌、師事里村紹巴、紹巴稱爲世之鑑貞德、入細川藤孝之門、親炙有年、究歌學奧義、諸生服尊之、貞德無有驕色、常惜禮容、愛風月花卉、吟詠自適、不求顯於當時、富貴之人、慕德往往伺候貞德、恬然法親王、賜宅地、貞德手自培養草木、起居其間、九條植通、近衞前久、九條稙孝等、以關白職閑之自餘、白暇集族、委質從學者、前後無算、林信勝戲録和歌十餘篇、請質新古、貞德一覽斷之、曾無所難、今山崎宗鑑、功俳詠、名震一時、而其徒貞德、欲正其弊、世人稱貞德之嗣、貞德朝晦日若、不敢自矜矣、嘗細川幽孝謂貞德曰、歌道若行于世、予當授汝以奥義、貞德答曰、果如先生之言、名族鉅卿、競聚高門、而吾儕遺棄、不得預聞金玉也、歌道不行、於小子幸矣、承應二年、死于花開亭、年八十有三、嘗貞德講徒然草於三條橋畔、一富人來聞之、深服其高致、而所惡之者也、子還年、以黃金遺名門大北村季吟、野々口親重、松江重頼、山本西武、鶏冠井令德、安原正章、高瀨梅盛、荻野安靜等、各自樹旗、擅名文壇、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十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一

列傳六十七　　尾張　一色亘熙　著

賢媛

續史氏曰、昔者天子有后妃嬪嬙、以治其內、公卿士庶、各有伉儷、亦以治其內、無有叅邁中批、傾敓閫闈出入、維窺闡閉、公然鼓訐、或伸吟咏、或循音聞、目爲悠歌讌燕、錯之衆中、而靦面無慚、畢以致保乎溷天之禍矣、下迨二季、弗能抑損內主威權、而男子樹功於外、婦人督之內、隨治隨敗、皆絶其後嗣、應承、至歷長二百年間、婦人挾嗣、蠱惑人主、不知其幾多、而事既繫于人主、不足以復懲焉、唯撰貞烈不失節操者、因作賢媛傳、

勝子、京師人、姿容婉麗、爲織田信行侍女、信行使勝子許嫁津田八彌、八彌才智超衆、舉于農民、而秉家政、佐久間盛政弟與之同列、有嫌而衆中嘲晉之、八彌不抗、則嚮邀人嫉八彌之家、八彌迯出見殺、信行命吏、搜求不得、遂奔、八彌既倒、有匕首、驗之、蓋織田信長所賜盛政之物也、用覈問盛政門族、盛政弟遁走、仕於羽柴秀龍、信長使人告秀龍、反之、不可、勝子謂信行曰、八彌假死、遺念在匕首、願賛之、信行允之、勝子挾匕首、行仕秀龍家、秀龍命部士習騎射、勝子陪觀焉、佐久間調馬入埒、勝子躍出、呼曰、復亡夫之讎矣、刺之、自首丐罪、秀龍欲法、夫人懼之、竊語勝子曰、汝不去、則底于刑、勝子曰、甘心、夫人殷勤說諭、幷命遁亡、勝子、如罔爲織田信長聞之召還、德川公、不予、佐久間盛政、發刺客、殺勝子、公吏詣刺客、斬之、信長怒、議與公絶交、勝子曰、以賜妾之故、構二國之釁、可乎、伏劍而死、公、感稱其義烈、使有司厚恤之、當時榮羨、

奈良氏、伏見人、有姝色、兼多通曉、善和歌、兄義成、從貞光氏、學箭、貞光一見姝氏、殊悅不啻、則謂我之義成曰、足下有夫人、得吾妹、貿爲貞光曰、遂妻以置迎矣、義成不聽、義成病、三好氏攻足利義昭、事失利走東寺、貞光躡擊之、義成反闘、斫貞光之膝、貞光部兵滅義成、貞光奪奈良氏、奈良氏、佯怒曰、妾承君之恥、雖以此、問伊氏、歸降可知也、請爲遂音問、貞光然之、奈良氏、成書、剄絶命、爲封緘、附使者、伊氏、熱問悲泣、而自刃、使者前使者駭然、却見此際、貞光入室、欲私奈良氏、奈良氏、衛刺貞光、身亦自殺、織田信長聞之曰、貞光兇虐淫侈、自取屠滅、不可以不戒矣、乃併其族殲之、

川合氏、越前人、父爲安藝守、川合氏有姿儀、爲居興七郎妻之、父夫並仕朝倉義景、義景之滅也、夫徇節、時川合氏年十七、密欲絶嗣、秦卒使陵之、川合氏、涕泣呼叔張司、川合氏自度不可免、而請筆紙、手書辭之、佯赴厠、而遁逃後閑、投井、衆驗標之、既死、懐中有絶命吟、

寺田盛之子、彦右衛門、仕織田信孝、信孝與豐臣秀吉生隙、信孝部士之質任、皆在安土、秀吉挾盛、要彦右衛門、嘱從盛、寄書曰、汝委質事君、勿以予爲念、秀吉以刀擬盛曰、而不召子、即死、盛曰、子嘗謂子以忠、今臨大節、命之戻、可乎、秀吉愈怒、磔之、彦右衛門、嘗起、狙秀吉、不獲、終爲見殺、

三村氏、爲三村高德妻、三村氏兄元親、叛毛利輝元、輝元滅元親、攻高德、高德守于常山、孤危無繼援、三村氏擐甲、以三十婢爲一隊、而出門、婢不樂闘、三村氏曰、爾等勞苦至矣、故保壁、要今日然未有寸毫之報、予太愧之、自今以後欲去、即去、衆感義曰、苟登社稷、有夫人之處分、死不敢顧身、則手執槍、而奔死防戰、三村氏自斬七騎、既而高德勢窮自殺、三村氏介刃之、又刃其兒女以自殺、

高臺夫人、尾張人、杉原家次之女也、幼養于姑夫淺野長勝、前田利家欲取之、不肯、豐臣秀吉語利家曰、予舍之、予已私我、利家笑曰、果然、則盍早行禮、吾請媒之、時秀吉赤貧、成婚之夕、藁席瓦盞、禮式多闕、夫人固知秀吉非常人、事之甚謹、汲操井臼、殆無有厭色、秀吉定四海、夫人多所裨助、及秀吉歿、立爲尼、夫人稱高臺、或稱北政所、任從一位、無子、大夫人生男秀賴、勢傾高臺、德川公、特尊重夫人、夫人亦不背公也、關原之役、夫人姪小早川秀秋曰、德川公寛仁、非得我家者、汝愼勿負公、秀秋則應公、役後加封、深感夫人遺意、後德川公、使人來慰門夫人、因割河內田爲六千石、爲湯沐邑、夫人諫秀賴、如臣出、倘有過、願匡補之、不令與關東開釁、及夫人薨、無復戒秀賴者、畢以亡矣、論者惜之、初、秀吉薨也、夫人剃髮、日夜祈其冥福、爲起高臺寺、福島正則、加藤淸正、皆其親屬、而事役、以酬秀吉與高臺之舊恩、後世以爲時賢事之二象並仕、至今云、

奥村永福妻、機警有心、善理家事、永福爲前田利家校將、守末森城、佐佐成政將兵來圍、太急、永福嚴兵防戰、妻佩薙刀、巡城勸戰、日夜不交睫、士卒有倦態、輒温言撫慰之、衆爲感奮、而忘其勞、得城保不陷者、妻之力居多、

星合氏、伊勢人、年十六、出嫁、善事舅姑、甫三年、夫病、星合氏、晝夜累月、躬親勞苦、無不盡矣、夫死、即祝髮稱霞侶尼、居日必手營享祭、而自矢不見二夫、以遂貞節、爲鄉里所嘉、豐臣秀吉、闢松島、守將爲瀧川雄利、尼夫所舊事也、城中食竭、懼秀吉之招我、尼潛出詣秀吉、告饑、辭氣凛烈、有足感動人心者、秀吉不忍犯之、終爲解圍、

妙林、父爲林左京亮、豐後人、鶴崎城將吉岡掃部、娶之、天正六年、掃部從大友義鎭、攻日向、戰死、妙林守節撫孤、創毀容居、爲人智力超男子、慷慨有氣節、時人比之巴板額、十四年、島津氏來攻、妙林、稚子甚吉、守丹生高崇深溝幅巾敝袪、躬身擐甲、手提薙刀、晝夜巡視壁中、相持累月、接戰十六合、無挫色、德丸者、圍妙林曰、敵十倍我衆、不可支也、盍作降而后圖之、妙林、頷日雖甚、此日怯夫、欲亟出戰、我亦分死矣、德丸素退、島津氏將伊集院野村白濱等相議、以和招妙林、二臣、二臣謂妙林曰、城中食竭、矢丸亦匱、何如、曰、自刃而已、曰、勿輕死、一日、捐城、他日復之、不亦可乎、妙林詐諾、則委城、而歸鶴崎、置饌勞衆士、大半、豐臣秀吉、討島津氏、島津氏能退、三將欲餞妙林而去、使人來噲、妙林因以邀三將、饗之、命少艾佐酒、三將醉還、妙林伏兵狩津川、井斷三將、餘兵潰走、此役也、大友義鎭之軍、戰敵者、獨妙林耳、妙林、以捷聞、義

鎭、義統、歎異之、秀吉聞妙林之勇毅、欲召見、妙林不肯往、稱病、辭絶焉、

織田氏、贈太政大臣信長之女也、夫監絶世、歸于蒲生氏鄕、氏鄕歿後、豐臣秀吉竊聞其美色、欲納之、織田氏嚴拒不往、秀吉使人來督曰、不來將不利乃子、政勤織田氏、姑屈節、以全其家、織田氏曰、守節取滅、天也、非未亡人之罪矣、即下髮、而矢以死、親不再醮之意、

信松尼、大膳大夫武田晴信之女也、有姿色、甫八歲、約婚織田信忠、十二歲、有故絶婚、則自矢不復出嫁、稱兄盛信、祝髮、稱信松院、常齋、弗啖葷肉、十八歲、武田氏亡矣、尼挈季妹幼姨、逃匿某原、或給衣食、有賊尋之、尼則去入武藏、匿于安下山、人多欲迎娶者、尼皆固辭之、結廬於榆山、與妹姨、共修道、而紡績不厭貧困、事聞于德川公、公哀其節、賜以月俸、元和二年、尼死、歲五十六、

山內一豐妻、性恭謹、善理婦道、一豐微時、東人挾千里馬、販于安土、其價極貴、衆相顧、不能買求、一豐固欲之、然乏其資、歎息曰、方今多事、壯士從戎鞍馬、不能得名、似乎貧也、妻曰、妾究辦之、即取金於鏡匣、以與焉、一豐喜且驚曰、乃不意生平之貧窶、以達今日、果爲謂也、曰、寄吾之家嚴、命曰、以此備

良人不屈、夫貧者、士之常也、不足以爲屈、至如今日、提命聯徵也、故敢舉之、既而織田信長異其馬、問其所以得、一豊告以故、信長曰、東人踰嶮涉遠而提馬來、以我國有人也、汝以寒士、得之、其雄心可見矣、遂遇一豊異他日、一豊累功封于懸川、立爲夫人、關原之役、夫人在大阪、竊間使告變、慮道經敵中、密書易洩、而剪紙爲字、捻以充笠係、達旅東、一豊取、獻德川公、公深嘉之、一豊更封土佐者、夫人之力居多、

明智氏、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容姿姝好、有詞才、嫁爲細川忠興夫人、光秀作逆、忠興幽夫人於三戶野山、置衞士、光秀亡矣、或諷夫人曰、日州不得其死、夫人亦應逃矣、盍蚤自圖矣、夫人曰、死生有命、且忠興絕婚逐之、夫人無所歸託、而流落民間、艱苦守節、有年乎斯、豐臣秀吉聞之、諭忠興復明智氏、秀吉召諸侯夫人、爲質皆以時月、入見、獨明智氏、以逆人子、託疾曰不敢諭矣、家慴畜之、石田三成之亂、兵來圍第、明智氏命子婦前田氏、微服逃出、曰、衆女猝出、必見誅、汝先去矣、予當繼汝、前田氏出、明智氏閉門自守、詞曰、予辭豐臣之恩也、深矣、今日以死報之、遂刺一男一女、放火自焚、三成兵解圍、明智氏既死、時人激賞曰、因逆門生義烈、或曰、西士多從三成、德川公之將、或在西土者、公欲其去就、而求其質、明智氏不肯往、使者數反、終欲要去、明智氏確守不橈、而刺子自焚、公愍悼之、不復求諸將之質、

小萬、性質誠慎、有操行、爲豐臣秀賴部將之侍婢、部將謀叛秀賴、謀泄則去、秀賴怒、幽閉其妻及一男一女、小萬竊聞主之所在、率其妻子、而夜遁矣、妻擁女、小萬擁男、淅涉從水、浮沈達岸、備睨有舟航、則跳躍乘之、自棹入京、而道遇盜劫、奪其男、妻刃之、幷殺其男、又斬四人、小萬斬六人、亦自傷、賊分猶爭、妻度不可免、以女託小萬、賦辭世一篇、刎了而死、小萬挺弱脫難、見主、告故、以女歸之、不敢自稱其功、衆聽稱其爲、至刊行圖繪有書之者、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二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六十八

隱逸

續史氏曰、雖懷蛟龍鴻鵠之才、潛鱗戢翼、自晦淵瀨、孰安得執之、隱逸者流風、覺之恬淡優游、無求于世、世亦無足之、以全其身於溷濁之際也、有其操行不可沒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亦足徵、因作隱逸傳、

福可、河野別族、伊豫人、出治和泉、法令寬簡、百姓愛之、稱疾免職、爲衆所稱惜、福可夙遠聲色、有脫塵之志、周遊名山、隱居木鉢、何日忘歸、終之海、入明國、歷覽吳楚、直至燕境、歸後、隱居美作山村、蔬菜滿宅、風標翛然、福可起臥其中、破衣自炊、補衣禦寒、無有長物、與僧天隱、有徒、其他鮮所交矣、

惹興、逸其姓氏、號可休、浮沈人間、卜居泉南、家扃晦隱、好圖棊、世無敵手、

板阪宗德、本姓平氏、爲人簡易、不拘禮節、而隱于琵琶湖畔、少交友、獨僧周麟與之親善、一日、來過宗德、求卒號、周麟名爲湖隱、宗德少精醫術、四方爭迎、不往、皆脩歸來、諸脈驗、路徹滿街、略而輻湊、宗德厭之、則杜門謝客、以絕塵事、

佐佐木道佳、逸其名、以號行、爲人淡泊寡欲、好吟詠、通曉醫學、幽栖叡山之麓、而家臨湖、波浪激于石磯、點帆往來于几案之前、道佳狎之、怡然自樂、時人呼爲隱君子、不收名、道佳所善僧周麟、周麟問曰、道佳何義、曰、東湖無文爾師、道佳閑詩曰、閣前湖水漾漾漫、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得、舍不得、道佳道人如是觀、此得我意者也、

日光、下野人、幼歸浮屠、居台嶺、而說法於岩淺間者、棲市日光、厭世煩、而潛逸矣、遍居張儀野寺、井白自給、居三年、弟子偶來、見諸曰、我實失師、猶嬰兒失母、日夜求不得、奚爲在此、日光笑而不答、後徙他寓、晚歸鄉里、衣敗不易、垢則弊擧之、手收纔紙、貯之槽囊、衣乾放之、

妙官、若狹小濱人、清介無常栖、衣食不給、婆如、負老母而寄寓人家、居一二日、輒去矣、妙官、上書法名於四方、人爭乞書、日書二紙、不敢求厚謝、唯承二升米、母死後、減一紙、人謂之、不答、晚入桑門、再閑歲、臨終、端坐瞑目、一偈在側、曰、子無跡世乎、妙官瞑目曰、此一大事之秋也、瞑死、

總歸居士、三好氏苗裔也、少壯從事干戈、一日、慨世路艱險、而踏海、隱樓下

鬻、世人、呼謂東海道者、麁衣糲食、家徒四壁立、惟畜一瓢、無他長物、日瀹讀佛經、不復聞人間俗事、士人憐其窮居、而賑饋之、輒受以支飢、如斯者、有年、慶長十六年、德川公、獵于河越、謁新莊直賴曰、嘗聞東海道者、爲三好之族、必能知爾父、往問之、直賴、至見茅廬有皤然老人、問曰、東海道者、無乃子乎、曰、是也、蓋之語及江口之役、直賴曰、金甌、相摩騎能無匹者、爲誰、曰、吾也、曰、子有何功、曰、獲新莊直昌、直賴潸然失涕曰、此予家翁也、居士、驚愕改容、直賴、問其姓名、不告、直賴歸白、公高其風、而不加責、以終其身、

道觀、不詳其姓氏、大津人、賣藥爲茶、衣食不足、意自如矣、家有一銚、饘粥之、餬其口、又以瀹茶、而喜謳歌、自道爲豐臣秀吉聞奇之、給月俸、則辭曰、茶湯無異味、於予、既足矣、亦何外求、苟仰廩米者、口遂餌官、心遂爲累、予不忍爲焉、秀吉益奇其曾、命道觀從駿馬、而資生活、道觀又辭、或曰、何累辭之爲、道觀乃然之、於是出杓於窓外、爲錢一錢、杓滿則收之、鐃鳴、又出杓、衆皆驚餘歎云、

壽軒、逸其姓氏、或稱壽法、又稱壽淸、國音相通、云爾、居栗田口、胸懷灑落、不拘禮節、任運自得、茅屋葛床、往來之人、休息之、噉笑、不論晝夜、壽軒、權堪則丐、而無意餘蓄也、座無長物、一銚并賣茶飯、嘗聞于豐臣秀吉、秀吉、想像其風致、使千宗易求其銚、則來諭曰、若敢供命、其銚不貨、壽軒不悅曰、吳爲此累也、碎銚、不答、宗易懼秀吉之怒志、而逡巡反命、秀吉、笑曰、無然、如敖王侯不能屈焉、則命良工、鑄二銚、以其一錫壽軒、一則自留、以藏之、世多擬造之者、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三

列傳六十九

一色重熙　著

方術

續史氏曰、堂堂巨土、何物弗備、雖曲學異端、有一得可觀者、容不拒、收不除、以遂其爲多、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者歟、夫人之存與亡者、於自取之耳、豈非術之罪也、因作方術傳、

小田等揚、號雪舟、或號備溪齋、又號米元山主、備中赤濱人、天性穎悟、稍長不欲髮首人軌範、從心所欲、而脫塵垢、好用水墨、以主風韻矣、山水其所長也、人物次之、花鳥又次之、年甫十二、以父命、爲僧、然非其意、不敢事法務也、師讓責之、弗聽、一日縛于堂柱、日下晡、師往、視見等揚、脚下有數十鼠、而怪異之、此後不勤矣、就觀之、則等揚涙跡、所足畫也、乃止面責、體容不一、皆有靈理、師不覺感歎、遂從其志、從事圖繪、等揚、從如拙周文、得其法、心未滿、航海入明國、求畫工李張二氏、其國之高手也、等揚、一見薄之曰、明中無可師者、唯名山水、佳草木、是我師也、明人、求畫大壁、等揚無泥色、把帚、濡筆、一塵揮、數奕矣、又畫富士山、三保松、皆有神助、明主、聞等揚之名、令畫禮部院壁、觀者、傾康注目、等揚、畫咏佛仰芳若無人、旣成、態度形勢極妙、明主拃真、大加褒賞、等揚、歸日明、而居周防雲谷寺、以雲谷、爲別號、八十餘歲、筆力不衰、文龜二年、死、大內義興、求見畫於明國、明人來致、等揚見之曰、此予所筆也、義興怒、逐等揚、既得明國、義興愧悟、召等揚、等揚旣沒、義興爲之慨惜矣、常陸人、雪村、亦能畫、心醉等揚之筆勢、終入門受教、自餘、宗淵、秋月等、從等揚學畫、皆鳴于世、

釋兼壽、小字布袋、或稱幸子、號蓮如、皇太后宮大進、藤原有範之後也、有範子範宴、號親鸞、或號綽空、又號善心、又號善信、少小穎悟、六歲、丁父憂、嗣于伯父從三位範綱、九歲、薙髮、從釋慈圓、學台教、任少僧都、更師事釋源空、受法、關白九條兼實、謂源空曰、得高足弟子、而配于女、誰可者、源空、以範宴對、爲範宴、不可、源空、教喩再三、範宴、竟娶焉、別建一家、教名一向宗、以廣婆娑、列居士民、子孫襲傚之、範宴、坐流于越後、居數年、遇赦、而轉移下野、常陸、相模、諸國、所在建精舍、傳法、創高田專修寺、歸于京師、設道場於大谷、曰本願寺、範宴、後數世、爲國法、因兼生兼壽、或云、範宴從弟爲覺惠、兼壽其裔胤

也，兼壽有口才，唱祖風，爲衆所欽仰，有書五卷，實敎其文，務用俚語，令市井田野鄙人易解也，人多便之，翕然奉其敎，兼壽改門風，制度害黑衣，然其喉肉蔬淡如故，文明中，兼壽與叡山徒鬨，叡山徒來襲，兼壽失利，移大津，尋移越前，居五年，入加賀，以弘法，說降衆民，高田派僧侶保己法，不降，以故相諍鬨，相乖睽，而赤國司富樫政親，政親尊信高田僧，以文致兼壽之罪，兼壽懼衆攻政親，政親委國逃亡，越前人附江發用，敎政親不及，兼壽白鹽加賀，而徙高田徒，畧地，至越中，能登，後轉適近江，攝津，河內諸國，數建寺，山城山科，又曰本願寺，其支派，布滿天下，兼壽與細川晴元，有隙，晴元嫉法華徒，焚山科，兼壽奔攝津，而傳敎衆滿，數年，攻界府，逐晴元，法華徒救晴元，行平，兼壽，築石山寺，號如故，都鄙歸依者，益昌，兼壽爲權大僧都，延德初，老，明應八年，逝于山科，享年八十有五，稱信證院，有二十六子，男女相半，嗣子光兼，

光兼，號實如，或號實如，敍權大僧都，父兼壽在越前也，臨超勝寺，嚴奉道場，與加賀能登諸寺，巡結，以勝聚法徒，朝倉貞景惡下，多歸之，永正中，貞景令國中寺逐僧與國一向徒，屢相攻擊，此際，皇綱頹傾，京師匱乏，後柏原帝，立二十年，不能行即位之禮，大永元年，光兼，給資用，而行大禮矣，帝好之，

賜證光兼准門跡，累世因其禮，五年，遂稱敎恩院，有四男二子，光融，號圓如，其子光敎嗣，

光敎，號證如，父光融，蚤死，以故，光敎承祖後，而累任權正，享祿二年，下間頼秀，謀立光敎爲國王，自任將軍，以聚天下兵權，而之賀，聚法徒，融之，不可，頼秀曰，不用命者，法敵也，則縱火而誅，天文初，細川晴元，與三好氏，構兵，而請援，光敎出兵，亡殘，生隙，攀晴元，六角定頼，嫉法華侶，襲山科，光敎，防戰却之，由是，新年，迭攻擊，不輟兵矣，山科罹災，則大阪山，新築門黨，法威益熾，二十三年，光敎逝，稱信受院，子光佐，

光佐，號顯如，立，襲權僧正，元龜元年，光佐，黨三好氏，作三年，遣使通好織田信長，天正初，信長，議石山地形宜城，使人來諭曰，若石山者，易地唯所欲矣，但鑑之戰，助其賀，光佐，惡其給，固辭，不受命，信長曰，不用命者，我曰取哉，光佐，據寺設砦，以召四方門徒，諸何南北諸道僧召來會者，五萬人，光佐，結三好氏，拒信長，信長，度其難猝拔，先攻三好氏，好氏敗潰，光佐之衆，出河內，取森口，未信長來伐，衆以皷乎，破信長，信長歸師，復來，復破之，當此時，淺井長政，亦構兵，信長，請援光佐，光佐，檄越前近召衆，衆僧起者，二萬，與信長戰，敗失利，光佐，領大阪，閉壘自固，信長來圍，光佐食竭，請救於毛利輝元，輝元，令兵八千騎，救，二萬石，來援，令根來寺僧亦來援，而特中旋屬矣，四年，光佐，越前諸國，集兵，而連結武田上杉二氏，図擊信長，信長將，佐久間信盛，來攻，光佐，戰敗之，信長救信盛，鏖而還，八年，正親町帝，遣近衛前久，庭田重通，說光佐降信長，光佐聚部衆議之，下間仲之進曰，我與織田氏，構兵，十有一歲，諸民之懸役，遺殺者，無算，其可降，一也，本城之衆，食糧尤殿，緩急安執，士卒疲勞，雖有死者，不稱埋葬者，孰敢欲之，其可降，二也，織田氏，所攻必克，別所荒木氏等，不量力，角爭，亡不旋踵，我豈因其覆轍矣，其可降，三也，天子有命，不可背，其可降，四也，光佐，然之，則散遣兵衆，而自遷于紀伊鷺森，使子光壽守大阪，約以七月致城，或謂光壽曰，斯城據天險，信長攻之，一紀弗能拔矣，鬨卉之爲，信長爲人殘忍，多智數，而一致城者，亡乃招發計中矣，光壽乃備守備，再募兵衆，光佐，使人使止之曰，是自殃也，亡爲焉，光壽弗聽，信長聞之曰，老賊，上亡天皇下背我約，不可不誅滅也，則發兵，而取勝豆尾碣，光壽悔過謝罪，信長曰，我收城，而后，聽耳，光壽致城而逃，十年，信長使子信孝，攻光佐，未至，信長爲其下所殺，光佐父子，歸于大阪，十五年，

豐臣秀吉，攻薩摩，光佐從之，還京，詔降法徒，法徒具糧贊迎師，以衍相屬，更禁之，不能止焉，島津義久，辭窮寒關，自守，而降僧諸地理，導師，由舟踰入義，義久，不知所爲，則出降，秀吉，賞光佐，建寺於京師六條，文祿元年，光佐逝，稱信功院，有三子，長光壽，號教如，次佐超，號顯尊，爲興正寺嗣，次光昭，號准如，或爲准如，光壽嗣立，豐臣秀吉聞光昭有養色，召之，因黜光壽，立光昭，法徒往往背光昭，歸光壽，日氏請秀吉，使光壽諫光昭，光壽不聽，杜門屏居，德川公惡之，令織田長益喩曰，子失位，非其罪，海內所知也，一朝太閤之怒，恐無賢類矣，子盍圖之，光壽從長益，見秀吉，秀吉，賜與廩米千石，慶長五年，德川公東征，二人送公，爲石田三成所遮，蔽獨光壽，間行達江戶，及其還，三成怒，捕可卸兵，黑田長政，謂德川公曰，撤一向僧，令之起京畿，此三成肘腋之變也，乘其變之，擊其背，可一擧而殲矣，公曰，我豈借浮屠氏力者哉，乃止，三成亡，光壽迎公大津，賀戰捷，公憫光壽之忠，爲建一寺於東六條，命曰東本願寺，寵賜殿本寺，令門徒分屬兩寺，於是，東西宗始分矣，兄弟並任大僧正，門跡號如故，子孫相襲任，

祐勢一作祐[illegible]

狩野正信，本姓藤原氏，稱大炊助，[illegible]，號祐勢，相模小田原人，父景信，好丹

有足利義教東遊觀富士嶽、作一世高手寫其實、衆推周信、周信死、東國大亂、正信失產、入京師、仕足利義政、補侍官、正信承父業、善畫、嘗師事周文宗丹、滿名未著矣、義政令宗丹畫金殿、未竟而死、世無繼之者、時小田等揚曰明國歸、衆推之、等揚辭曰、金殿之繪事、余不能矣、正信其人也、則命正信、既成、觀者歎異、因斯賜信國頤矣、賜食邑五千貫、任法眼、子元信、

元信、幼稱四郎二郎、信發號永仙、或號玉川、巧圖繪、自成一家、冠冕古今、雖其父、不能及焉、而四五歲、游倉畝花卉、皆老成所不及矣、世稱神童、比十歲、足利義政、辟補侍臣、而從事筆硯、大被寵眷、土佐光信、無嗣子、元信配其女、任尚所、拜越前守、辭仕足利義澄、義植、義晴、恩遇不弛、元信探勝、路過大和紀伊之地、圖寫佳境、元信遊山水花鳥數幅、與明人、明人歎賞、見數日、日本五百年來、無如斯人也、若遭夏士良之時、必在圖繪寶鑑之列也、乃贈詩曰、吾賞先生繪彩、恰若趙昌、又如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游我國、必作先生門下弟子、元信、娶法眼、後嗣皆繼家業、多爲法眼、世稱元信爲古法眼、有二子、長宗信、號祐清、次直信、號松榮、直信子重信、號永德、稱源四郎、技不減元信、名動海內、織田信長之安土城、豐臣秀吉之大阪城、及聚樂第等、特擢良工、

繪其障壁、重信在其後矣、其餘列侯豪卿、爭邀大廈、其畫多出于重信之手、子孫傳其業、

塚原卜傳、稱土佐守、常陸人、從備前守松本尚勝學擊劍、日夜勉勵、技愈其師、周游海內、皆顯盛譽、一世服其比矣、大將軍足利義輝請學、自餘諸侯、委贄入門者、前後無算、北畠具教、細川藤孝、爲高足弟子、列國贈賂、迎送卜傳、卜傳家累千金、而從騎絡繹、傳食於諸侯、一日、微行、泛湖、有俠客、同舟、傲然撫劍、顧盼左右曰、此劍無敵天下、卜傳、爲不聞、客益矜誇矣、謂卜傳曰、子亦學劍乎、卜傳曰、聊志之、道未熟矣、客曰、予亦好勝乎、曰、否、好不被勝耳、客請角技、卜傳不欲、客強請弗已、卜傳、指湖島曰、於斯地何如、客曰、諾、乃進舟、客躍上岸、攘臂挺劍曰、一擊無敵、卜傳手篙返舟、客呼曰、怯夫、僞逃、卜傳、撫掌曰、我所以不被勝、果在此矣、又一日、有客來訪曰、予巧左刀、請試擊、卜傳、稱疾、辭之、客以爲拙、而訾詈不遜、以強請、不聽、卜傳乃起、挫之、客委劍而去、卜傳、三子、並傳其道、卜傳、試其技、繫一物於楣外、召長子、物觸額、徐々收之、拜謁、次子、擲物而入、季子、以刀斷物、卽中裂、卜傳曰、長男紹我業、少男汗我門、果如其言矣、

長田德本、號知足齋、參河大濱人、恬淡寡欲、不慕榮利、而精醫術、初見府縣、直言無所辟諱矣、周游諸國、所在被宗仰、大永享祿間、仕武田氏、天文中、致仕、卜居信濃、武田氏滅、後遷于甲斐、其救療施針石、皆驗矣、衆人、請診藥、門首成市、德本嘆、剛攻治、弗顧世評、常怕衆醫趨勢利、而自出問病人、朱門白屋、不肯抑揚之、頸懸藥囊、跨牛往來、其藥價不過十八錢、台德公疾、諸醫無驗、有司、聘德本、獻藥得愈、而有重賞、辭不受、丐定價而歸、寬永七年、死、壽百十八歲、

曲直瀨道三、字一溪、京城柳原人、天資敏悟、少時、求佛入近江天光寺、十三歲、轉入相國寺、集軒、號守皓、能詩、善蘇軾、黃庭堅、書法、弱冠、赴東關、而受學於文伯者、該覽群籍、一見醫生導道、奇之、導道半三真、號翠竹、又號自支山人、嘗遊明國、留學一紀、而歸居下野古河、道三、從學、得技愈精、道三、永祿中、毛利元就、聞道三之名、召曰、吾聞國醫、領十餘州、天若加數年之壽、宿志可遂矣、予天下之良醫、幸診我脉、答曰、明公、風霜露沐、不辭寒暑、非養生術、距今五年、疾必發、發而后、藥之不及、預爲之備矣、爲著一帙、名雲陣夜話、以贈元就、元就嘉信、待五年、病死、果如道三之待、天正初、正親町帝、疾、命道三上藥、

立愈、敘法印、先是、道三自號雖知苦齋、賜號翠竹院、後陽成帝屢召侍藥、凡道三所攻藥、無不驗也、或謂道三曰、世傳子、謂儒易醫號三道、而善知人命、故名道三、果有耶、道三曰、吾豈敢矣、吾嘗跋涉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故名耳、文祿四年、道三卒、享年八十有九、其所著、有啓迪集、全九卷、授蒙聖功、指南針灸集、醫試驗譚術、有可類、自療鈔、正心集、摘英集、眼科集、功效帶、若干卷、天下久事戰爭、醫方殆熄、道三振起之、請於門生數百人、救病者、不可勝數、後世、謂仁術、皆祖道三云、姪孫玄朔、嗣、又名道三、稱東井氏、或稱延壽院、紹術家業、正親町帝、弗豫、獻藥、累遷法印、豐臣秀吉、賜秩五百石、子孫相承、不墜家聲、

丹波全宗、號施藥院、近江人、入叡山、爲僧、故嘗入曲直瀨道三之門、學稱亞道三、豐臣秀吉、愛其才、奏請進法印、補施藥院使、聽昇殿、先是、織田信長滅叡山、全宗、請再興、秀吉允之、與秩二千石、子秀隆、任四位少將、後嗣承醫業、

和氣明親、世以醫爲業、受朝廷官階、祖父利長、號道三、博涉醫書、多所纂錄、父實長、初名明親、號鶴軒、天子、詔爲春闈軒、名聞海外、永正中、入明、明人多

師事之、明主、歲丙葉、瑞策號瑞庵、拔萃超父、嗣正親町帝、特其診療有驗矣、館、稱通仙院、爲家傳驗心方三十卷、織田、豐臣、並優遇瑞策、一日瑞策謂人曰、足下死在近矣、其人不信曰、予無疾、瑞策曰、不必在疾也、翌日、其人戰死矣、時人、傳以爲神、瑞策子孫、仕細川氏、

釋惠瓊、字瑤甫、小字竹若、安藝沼田人、年甫十一、爲僧入東福寺、名顯興主、轉入南禪寺、爲禪司、惠瓊博行曹洞、有口才、通占筮之術、一日、賣卜三條橋上、豐臣秀吉、過來求相、時秀吉尚微、未顯、惠瓊一見之曰、貴不可言矣、秀吉、懌去、惠瓊、目送之嗟歎、而合掌、投木矣、秀吉返、問故、答曰、予熟觀子貌、貌藉貧窶、不與骨相相似、故轍止卜筮、復歸佛耳、秀吉喟曰、聞他日何如、瓊以一朝困厄、爲累矣、惠瓊、俗奇其言、傾心結之、惠瓊歸安藝、爲安國寺主、則遊退耕庵、招聚武人、好談兵、耐毛利輝元聘之、參預國政、豐臣秀吉、攻輝元、惠瓊、開和解、大體秀吉寵眷、而權傾一時、於是、衆附惠瓊者、往來如織、四方饋贈、騰踵門、惠瓊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送相推尊、株連根結、以樹黨與、小早川隆景、不好惠瓊之傾險、謂毛利輝元、絶之、德川公、亦惜惠瓊、惠瓊、三成等、謀除公、惠瓊說毛利秀元、黨三成、三成戰敗、惠瓊、遁入伊吹山、欲投秀

元、而聞秀元通好於公、去入鞍馬、有司搜索大急、又去匿本願寺子院、以隱猶走、過東寺、有司止之、謂童平井長拔、問惠瓊曰、事急、和尚盍自圖矣、惠瓊、命二童、斬已、二童交刃、惠瓊項、傷其頰、不死、二童、斬復刃、惠瓊、不可、二童、則捕刺而死、惠瓊、就縛、尋見殺、梟首于京師、

千宗易、本田中氏、其先、千阿彌、仕足利氏、司茶事、子孫、以千爲氏、宗易宗實之子也、小字與四郎、號利休、又號抛筌齋、或號不審庵、和泉界人、心志輕轉、多才能、克裕人意、歷仕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並被寵遇、初南都僧珠光、好茶道、有壽子傳道耳、宗悟與相受授、至武野紹鷗、宗易、年十七、從紹鷗、學其傳、豐臣秀吉、嗜茶、以宗易精茶理、常侍左右、天正十六年、天子、幸于聚樂、宗易周旋給事、秀吉、奏授位階、宗易辭曰、得稱利休居士、於臣足矣、此歲、秀吉、盛設茶讌於北野、四方挾名器、而來尚矣、宗易、特承秀吉之命、皆其事、時人、深榮宗易、翕然傚其爲茶事大行、宗易累秩、至三千石、加藤清正、不喜之、謂秀吉曰、宗易無汗馬之勞、重秩至此、亡乃寵發乎、秀吉曰、我亦恒惡之、雖然、彼嘗饋鼎、氣體充鬱、殆不可捨矣、此我所以不遽棄也、彼欲剩、則剩、恐無其閑、即召宗易、取事、清正視之、果無鬧云、宗易、有智數、而評論器玩、彼之優劣者、價扞論其、以此、世人、目宗仲宗易、宗易、晚年、就私營、爲人鬻器、因貸館曲證其負買、秀吉聞不懌、宗易自見太崇、而畫己作像、置于大德寺門閣、秀吉、益不懌、宗易女、名吟、或名三、嫁萬代屋宗安、而少寡、有姿色、秀吉召之、宗易、固辭弗與曰、臣既爲喪任動之再醮、于不能矣、秀吉聞之、乃賜死、中村一氏、傳旨、宗易拜命、手挾花點茶、供佛前、以碗匙、分與弟子宗胤等、口唱絶命辭、而后割腹、時、年七十有一、宗易鼻首、致一氏、秀吉併其像磔之、喪宗易、寓中設茶會、雖既附草、是名爲辯、世稱其風韻、世人傚造之、常於于天下、相傳至後世矣、千宗淳、孫宗旦、以茶道著名、其後傳家業、至今、

古田重勝、本姓藤原氏、一名重然、又名重照、或名重能、或名重成、父主膳正、重定、仕豐臣秀吉、爲伺朋、司茶儀、爲秀吉所厚遇、累食三千石、重勝、叙中川秀成、少小嗜茶事、從千宗易遊、宗易死後、時人、推重勝、爲茶宗、仕豐臣氏、任織部正、食萬石、關原之役、重勝、四從德川、陰結豐臣、而與京師、以劫天子、重勝黨、被捕、重勝自殺、初、重勝、好器物、務尚古樸、雖珍瓷異器、全者、爲不雅、則擊之、織飾而用焉、大河內秀綱、嘗人曰、古器傳世、經大災、幸滅者、天也、故壞之、猶恐其損、況自擊碎、重勝逆天、以遂己癖、非完身之術也、果如其言矣、

小堀政一、小字新介、近江人、仕豐臣秀吉、秀吉沒後、仕德川公、食遠江萬石、任其國守、從古田重勝、學茶式、有出藍之稱、好文墨、寫字絶妙、一世、推之爲師宗、巧鑑察古器之眞否、人常取其語、以爲證左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四

列傳七十

悖逆上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悖逆之士、何國無有、獨唯皇國鮮之耳、在盛世、固絕拂地、及至叔世、備有弑人、此皆其君也、非御天子也、然天誅立至、旋亡不旋踵、後世用之爲鑑戒矣、是則知惡人亦不可以無傳矣、赤松陶氏等、暴虐易見、而石田氏暴虐難見也、或人以爲忠、呼、奚其謬也、彼謀吻曹、操、食客無所不至矣、以赴其勝慾、汗僞、小則吞之、大則噬之、不知爲惡也、考其孝以同身、處于大辟、而連逮父兄、彰其惡、眞同弑君命、而犯法、考其情狀、則比頑嚚、而實癡及、彼春過赤松陶氏等也、遠矣、雖然皆非操弓推刀於天子者、酷之悖逆無它、亢其志而已、夫皇國之悖逆、猶西土之忠孝也、趙盾殺其君、傳例其惡、劉淵害其君、史稱其忠、曹操・蘇峻之屬、效作亂、觀桀、莽、朱溫之惡、哲名全忠、恭惟之食猶謚忠徵之類、不可勝數矣、是故赤松陶氏等、在西土爲忠孝、亦可、在皇國則不許、因作悖逆傳、

續日本史卷十　赤松滿祐　十四　我自刊我書

赤松滿祐、號性具、本姓源氏、出自具平親王、親王九世孫季房、爲征西將軍、領播磨守護、居其赤松、季房後九世、爲則村、始氏赤松、拜正四位上、行播磨守、累定播備美作、以白封爲生、從贊貞範則祐、則祐翼足利氏、從軍旗功、而襲父封、爲三州爲律師、子上總介義則、驍勇顯名、山名氏清・大內義弘之亂、從足利義滿、有功、補美作守護、天子賜之桐紋旗號、將軍子之義、嘗旗號、補下、有兇賊、散在畿甸、狡猾無狀、橫行街巷、官吏不能執、奏則命義則誅除、義則奉命、直討殄之、廷議高其功、而賜以從四位上・攝津、各一郡、任從四位下、累遷大膳大夫、義則四子、伯則友、仲滿祐、叔祐之、季義雅、則友夭、滿祐立、襲封、歷事末、足利義嗣兇之、貞範孫持貞、性質頑嚚、愛幸足利義持、深寵持貞、大賜川之、而割滿祐之封、以與持貞、持貞恃勢、驕汰滿祐、滿祐好之、快快尙寵、時滿宿將而連繫、動持貞義、持不得已而勸持貞自刃、既滿祐悉義持之志、已同焚其第、歸國義持、發兵、弟義教立、滿祐入朝、義教復滿祐舊封、持貞兒子貞村、[illegible]義教一見、[illegible]近[illegible]使之承滿祐後、一日謂左右曰、貞村系于其範、亦非路[illegible]也、今[illegible]滿祐[illegible]貞村、欲以異議爲輔、將以爲可知、皆然之、滿祐聞之、意不平、先是滿祐女入義教之房、

女一作妹

而得寵、死、或因義教曰、滿祐怨望、既又殺義教、將抗義滿、滿祐遂歸、義教遣兵攻滿祐、滿祐削髮出奔、一夕、侍源義教、義教見滿祐形貌矮陋、而戲呼曰、三尺入道、滿祐立舞、謠曰、舞短勿嗤、三州守、義教不悅、從是、每滿祐之入、義教使猿肥其面、滿祐子教康、語滿祐曰、先則制人、後則制于人、大人當圖舉大事、遂密相義教、久不得間、而命殿工秦光造鍛刀三百口、人誤之以伏帳下、畢辭降謁、迎義教、義教來、觀猿方酣、而奏散樂、樂半放馬、一座閧、則閉門、伏起、義教殺滿立、滿祐從子教祐、與教康、交執義教兩手、伏之曰、將軍好殺戮、故自取殺戮也、安積行秀、自屏後跳出、揮刀斫義教首、義教之從士、驚起、應手殺數十人、斬義教、大內持世等、被創、超塀逃去、滿祐計義教遺族之來報、而且日以三百騎出京、歸國、據白旗城、高壘以待、義教子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帥兵來攻、滿祐遂戰阪、斬首七千、而轉戰明石人麿呂阪、皆不捷、退守白旗、孤立無援、努力攻殺、滿祐則自刃而卒、有四子、長教康、次則尙、次若松、次乙松、若松、乙松從死、教康、則尙遁亡、赤松氏、國除、既而足利氏、怖滿祐爲祟、因請朝廷、贈右大臣、教康有罪于細川成之、乃往謂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唯止其身、今父以罪而歿、其子遁身、獨封不必酷乎、請爲執政、

續日本史卷十　赤松滿祐　十五　我自刊我書

不取、雖然、刑人讎目明甚、因足下、得寵、乞爲加之、成之、爲白幕府、府議紛紜、成之曰、赤松氏、先世以佐命功、績國家、倘續之、豈以一夫之貴、而棄功臣之祀矣、瞞殺折人、宥不事、嗣則決而發播磨、分賜教康、則尙歸、播磨諸山名持豐、持豐憤慨、發兵來襲、教康、越國日淺、人心不附、而委國遁、投于北畠教具、則尙奔于伊賀、被教祐走依小寺藤兵、敗兵來攻、國失利、知將爲滿祐族祐家、依南朝遺族、起兵、事覺、又有族雅則者、入朝、備後、從其家、獨貴伏誅、初、赤松氏與山名、一色、京極、三氏、勢不相下、稱之將府四職、滿祐亡、獨其一、足利義政、念之、因山持國、謂義政曰、功臣之後、不可絕矣、滿祐族則直、其父爲滿、則死于明德之役、而則直、不與滿祐之逆、此宜立也、義政然之、以播磨、予則直、舉世祀、又爲山名持豐所害、滿祐姪孫政則、小字一松、稱次郎、其祖義雅、其父性存、號勝所、滿祐之亂、性存從僧天隱匿山中、得免、石見雅勝、間島雅元、中村祐直、潛仕赤松氏、滿祐亡後、寓食三條實量、從數故主無後、請自效功、而贖其罪、實量奏之、爲奏朝廷、廷議許可、當是時、神器在吉野、雅助等、乘夜、襲吉野、奪神器、而歸朝廷、多其功、以加賀半國及三邑、予政則、政則、時甫五歲、既封與富樫氏、連年相攻、政則受足利義政偏諱、拜兵部少

雅元一作雅光　祐直一作貞友　實量一作[illegible]

一說傳賢父興弘一不符

嗣、兼伊豆守、轉遷大膳大夫左京大夫、娶細川勝元之女、應仁中、勝元與山名持豐相持京師、而告政則曰、今播磨人士、屬我于持豐、殺者非垂發老奴、則乳臭兒童而已、倘之必降、況子之世領乎、欲得其地者、時勿失矣、政則喜從之、率兵向播磨、明石與路白旗諸城、來攻降附、播磨悉定、遂行入備前、備前堡郡、望風披靡、竟復舊領、而起軍、將合勝元、時大内政弘、帥兵援持豐、政則營于作吉、讚岐尾崎諸地、具數纔七百餘、以擊政弘、政則之兵、不閑水戰、為敵所挫、而盛書陳、又失利、轉關入京師、政則為侍所別當、尋列相伴衆、明應五年、授從三位、威名大振、遘疾、小塩川府、疾復發、薨于殿田、稱松泉院、無嗣子、遺命、以族政村為家、以己女、配之、政村、一名義村、小字才松、稱次郎、尚祖範資、生族高守滿村、滿村生治部少輔教政、教政生元久、稱七條、職人、元久生政村、政村、立為兵部丞、歷上總介、下野守、任民部少輔、播磨守、老臣浦上村宗、蒸政村母、政村子母、不相容、村宗遂叛、政村討之、不克、村宗聘母氏、嬰政村、立其子晴政、政村剃髮、號富印、大永二年、被弒、稱群光院、晴政、初名政祐、宿將奉晴政、伐村宗、村宗擁晴政族德法師、為假主、晴政、攻殺德法師、及村宗死于政久來使、晴政、防四失利、小櫃轉守、從治于高砂、小寺明石二

氏、時晴政、又從淡河、而告急於細川氏、細川氏援兵、非稱乎來、晴政遣使朝于京師、任左京大夫、遷下野守、天文二十三年、卒、子義祐立、任兵部少輔、上總介、浮田直家、叛政、巧彼爭奪、欲併義祐、及浦上宗景、而離間之、以義祐留、討滅宗景、以其邑、日封、遂拓疆字、尋備前、美作、時播磨、歸附所氏、赤松氏、國除、

陶晴賢、初名隆房、號全姜、大内氏支族也、十餘世、至盛長、始稱今氏、盛長後數世弘政、為若山城將、後又數傳至興明、一名興房、號道麟、歷事大内義興、義隆、以公旅著稱矣、任尾張守、義興闕國也、興明之功居多、義隆崇禮之、舞出征、必屬大師、天文中、討鼠遊寺、少貳氏、功冠于諸軍、興明長子義清、小字五郎、少有逸才、心輕義隆為人、興明以為不臣、而殺之、次晴賢也、或曰、興明姊妹子為嗣、即晴賢也、父為問田紀伊、晴賢既立、任中務權大輔、兼尾張守、素相貳武任子、中山之武任憤忌、諸晴賢、晴賢長怖曰、為樹所府者、不害其枝、入水而游者、不防其源、于少長于大內氏、猶其德、游其恩、有年于兹、豈忍背其本矣、不若逃伏完命、則退居若山、天文中、尾子輕久、侵安藝、大內義隆、使晴賢及深野與房擊輕久、戰于青光山、與房敗死、晴賢奮進得克、義隆即

大錄音、行多騷侈、晴賢、痛諫之、弗聽、義隆左右、短晴賢、晴賢、惧稱疾、自免歸若山、決心謀反、而奉閣朝廷、後奈良帝、遣使和解之、晴賢逐其使、而內義隆之吏、剝之、設關富田、關塞往來、以示絕矣、晴賢使人迎大友義鎮曰、寡君不道、叩嗟萬民、晴賢不得為社稷不救之也、其屬公族、一人、鎮欲色、義鎮許諾、晴賢傳檄、聚兵家臣、深野淡河、宮川房長、江良諫曰、先君納忠奉國、以殺鰻子、君反之可乎、晴賢弗聽、二人曰、刃其席、江良與錯、說晴賢曰、今使仲孫城、居待貢用之邑、以國門為亡、當斧鉞者、丈夫所不為也、晴賢之陳兵、孰敢不切齒、足下首唱舉事、矣當早不任衆人之望矣、晴賢悅、急治兵、與其鄉等舉兵、進佐波川、登古田嶺、布陣岩大殿嶋、晴賢、命山須房尚、祭其北辰、為厭勝法、房尚遜答曰、以臣逆君、非禮也、非禮者、鬼神不享、祭祀之將焉用矣、雖然、起事至此、不可徒緩也、今西海之衆、為之鼓舞、取義者不為難、房尚、致死前驅耳、遂進戰、將石川、破大內義隆、隆又遣使請和、與弟、不欲和、固晴賢曰、智冒雖寢、今日之事、亦不變、一身不可兩全也、子能死則衆中道嶺之、不如不舉、嗚呼帝敝、晴賢許之、與總又智曰、深夜襲蹄、可一舉而取爲、晴賢然之、襲義隆、義隆走府川、晴賢、攻滅之、迎大友義長、為義隆之後、乃發二使入

奏曰、寡君、辟邑收之任、而不能撫綏眾庶、其勢奔流于國、晴賢、學諫不聽、則與一二者宿、謀議、補濟之、是所以協力致忠於王家也、朝議、怜晴賢、將遣使者、二使返、復還、報國初、杉重政、惡晴賢、既而悔之、自逃去、晴賢殺之、相良武任、據華尾城、晴賢、後殺於毛利元就、元就未來、晴賢急攻陷之、元就來擊、取佐東、佐西、諸城、晴賢、討元就、假國兵、累戰、越海行、奪其城、必大捷焉、使與、而遇元就于折敷畑、為彼甚、隊列弗整、與明敗績、晴賢退、大岩國警、禾與寺、寺中多怪、衆心不靖、弘治初、晴賢、欲擁嚴島、裝成、晴賢子隆房、諫與往、晴賢不可曰、晴君沖弱、非汝左右之、何以能振、出尊拳之、嚴島、相為犄角、縱令為敗、不太甚也、以六萬九千餘兵、渡海、城于嚴島、城未堅、元就來襲、衆駭亂、爭萃子城、無有鬪志、晴賢、航海遁走、為賊挽走路、不得路去、顧退、遭害、初、晴賢、好鶴、常馴之、及晴賢死、鶴自鳴死、觀者歎曰、禽鳥不義、猶如斯、我曹可以人不如禽乎、殉死者、八人、次年、元就、攻江良與錯於冨城、與總餘杉重政二子、隆康、虎重、攻隆房、諸稱義長之叛至、隆房、啓門、迎隆重呼曰、父讎也、隆房出走、至德地、土賊遮擊之、隆房自殺、隆房弟福壽、亦既被殺、陶氏亡、

高瀨秀儲、一名利政、少時、稱莊九郎、號道三、山城西岡人、父松波基宗、貧困

不自支、以秀龍爲僧、乞食拙口、已而蓄髮、爲商賈、鬻山崎屋、販賣香油、時或作傘工、秀龍狡黠辯給、而善歌謠、巧媚取容、來遊美濃、與西村氏、親善、西村氏、土岐賴藝將、長井長弘之臣也、因之、仕長弘、稱西村秀元、大遭寵幸、亡幾、恐殺長弘、更稱長井政利、而直仕賴藝、又罷曰任山城守、秀龍、召致三吉野於京師、獻致賴藝、賴藝因之、以傾其國、而內外百事、悉決于秀龍、秀龍、爲政苛酷、御衆失制、無不至矣、終與賴藝生嫌、戰敗之、行成、秀龍、以女妻賴藝子賴充、一日、賴充出狩、秀龍乘虛舉兵、賴充走、秀龍居其國、以平美濃、或曰、秀龍父、稱豐後守、仕齋藤利綱、將家井氏、利綱絕、因與家井分其家、於是、稱家井氏、利綱、世居革手城、守柩不便、更後、更城于稻葉山、秀龍、尊家井之宗邑、改稱齋藤氏、大永中、淺井亮政、既定北近江、而劫掠國縣、六角定賴、討亮政、兩國秀龍所約定、賴先入、秀龍後來、定賴詰之、秀龍怒、舉兵曰、此行、平亮政、長驅攻定賴、則入北近江、戰無利、歸後、數攻、終結婚和解、天文中、織田氏來侵、秀龍逆戰、斬將校十餘人、士卒五十餘人、遂兵、攻大垣、織田氏救之、織田氏、更舉來攻、秀龍爲和、以女妻織田信長、斯際、土岐賴藝、在尾張、秀龍、遂弑之國矣、秀龍、未見信長、則曰、昏因之家、不可疏濶也、遺使召信長、一見

奮之、及其歸、曰措久之曰、嗚呼、敗我國者、必之子哉、秀龍、尊三吉野、爲妾、時既有身、生義龍、一名義乱、更娶、生二子、龍元、龍之、謀廢義龍、義龍稱疾、召二弟、併殺之、秀龍、伐義龍、戰不利、弘治二年、秀龍、求援織田信長曰、事定、則舉國附子、遂攻義龍、永祿二年、義龍、舉兵、攻秀龍、戰于長柄中濱、秀龍敗還、再戰又敗、義龍士、長井道勝、仆秀龍、傳馘之、小牧道家、追及斬秀龍、義龍、獲秀龍之首、嘆曰、我兄道因、履其分也、遂恐立、自任治部大輔、足利義輝、授偏諱、稱義龍、爲左京大夫、四年、卒、有二子、長龍興、次長龍、龍興、任刑部大輔、遷右兵衞佐、五年、織田信長來攻、焚掠多藝山北、而大洲殿、龍興攻九條、信長敗之、龍興爲人暗弱、以政事委佞倖、而疏損舊臣、國中多叛人、龍興妹、有姿色、信長欲得爲妾、不予、信長啣之、七年、信長來攻、叛臣內應、信長以逐龍興、國亡、元龜元年、龍興與三好義繼等、起于攝津、天正元年、信長、攻朝倉義景、龍興從義景、防信長、戰敗而沒、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五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七十一

悖逆中

浦上村宗、中納言紀長谷雄之遺裔也、父則宗、爲赤松氏老臣、機滿收人心、而務植私利、在京師所司代、拜美作守、村宗、嗣執國政、爲掃部助、或云則宗子宗助、宗助子村宗、村宗、狂狡肆逆、陰蓄亡志、既久、未近氏、候其門、窺見、待三日、不得而而往謁、謝之、後數日、四濱所路、招村宗、炎酬、被胡蝶出、佐飲、村宗惕惕色動、問其所由來、近氏曰、頃者、主君、求于京師、託吾諸有日、吾選少強、足下有意、使私餉之、吾既承諾、而主君來、則吾口舌以飾理焉、村宗悅、然日、與胡蝶、入家、近氏、謂赤松政村曰、稱綱君命、取胡蝶、果然耶、政村曰、否、此爲好凶徒所賣也、遽以我命大索、封內必無不獲矣、近氏曰、有則位曰淺志、有嫌嫉、則衆心必亂、豈如審擇得之矣、政村然之、居數日、近氏入白門、臣聞則者、政村曰、爲誰、對曰、村宗也、若不法之、彼及生亂、宜遣人召彼來、刺之、政村如其言、村宗、稱病不入、而謀所親曰、少主、悖狂、陷逆已極、國家之泯、在

近矣、予列老臣、不忍傍觀其亡也、今據備城邑、撤幣政、以擇明主、與之自新、而安社稷、何如、衆然之、則傳檄、聚衆於三石、分兵、守濃要、須衣笠村氏、保松山、東條氏秀、保向岡、谷潔甲斐、保綱高山、緩急戮力、相爲表裏、政村、自督兵、拔向岡、氏秀、走松山、政村、進圍松山城、城中食竭、告急綱高山、綱高亦乏食、不得赴、氏秀、飢窘曰、困乏如斯、餓死、弗如選[illegible]、結使人、請降、而衆離其人、氏秀門、議原主膳、必歸其事、主膳怒、按劍曰、余未得拔形、子白設此策、奚爲日、政不往矣、村氏論主膳曰、非明敵弱殺者、匹訖大事、子在其窮、而不足以爲嫌、幸暫藏、主膳、恐援因翻歸順、政村、有之、主膳、令語政村曰、君從外攻、臣從內應之、無不克矣、政村、善之、以兵衆衛高蔭村、簡垣揃殿、光秀、勝田村定懦、蘆藏等、附塚主膳、設伏防之、兵入、伏起、鏖高等、殊死奮戰、以村櫻政村、政村、僅免歸營、有叛者、欲村宗、事覺、就縶、政村、欲斬僕、秋津秀國、諷政村曰、叛者之首、存村宗、未之知也、若爲叛者、遣書陷招村宗、村宗必至矣、及至因之、非事成、焉政村、如其言、村宗、逸去、已而追政村、試揆之、亦兵、攻綱高居之、乘勝、圍三石、村宗爲黃端[illegible]、命在須臾、以村間信之、來緊、村宗、附其軍、政村單騎敗走、頃久、未近氏[illegible]于政村、[illegible]代評秀[illegible]少不

宗長,宗長一作

前史色史並云三好氏出自甲斐源氏於小笠原氏

範高名聞在己右,始忌之,譖政村,政村斥外二人,二人稱病不出,政村戰屢失利,近氏,臣村宗世人爲語曰,赤松衰,往賴廣陰,赤松顧介,去而弗顧,村宗,丞政村,冊以此,政村與冊,退好車離,久不剤,村宗告曰,臣祖先以來,奉事累功,而先國老之員,一朝以微過,罹罪,辭不俟命,奉因太夫人,得赦,便死不朽,因政村怒甘致辭之累,且邪之彫弊極矣,不蚤謀者,宗祏之傾淪無日,杜漸防萌,機不可失矣,遂廢政村,足利義晴幼孤,在播磨,政村挾義晴,來攻三石,村宗舉知之,會京師因村宗迎義晴,村宗與政村和解,而奉護義晴入朝,後柏原帝,好村宗,授從五位,轉進正五位,村宗結管領細川高國,而歸乘勢攫俗前日,幽政村於室津,而弑之,小寺政職宍粟城飾等,奉政村子晴政,來攻,斯時,細川高國與其族澄元相攻,高國戰敗,來賴村宗,以兵納之阿波,晴政,進至攝設,村宗力窮卒北,而不能支,投水卒,子備前守,據宗立,晴政卒,其子義祐,立浮田直家,號政欲,懸赤松浦上二氏,而爲浮語曰,島宗,不利島作義祐,情島宗,直家爲義祐乞兵於織田信長,以戰島宗,浦上氏亡,

三好長慶,本名長基,或名範長,小字千熊,更稱孫二郎,出自信濃守小笠原長清,長清子長經,封于阿波,居三好,因氏焉,北細川氏封于南海,三好氏世

本甲斐源氏也外史補云長慶二男長秀爲阿波守蓋阿波持入世門家長從三好都氏氏之阿州勝瑞從元長號海雲三好則澄元長國破海寶細孫同號三好家政守元長號海雲

或云政長長輝弟元子

而諸國之長,稱後數世,爲之長,一名義基,號喜雲,拜筑前守,細川勝元,與山名氏,持京師之長,以兵三千,破敵二萬,名始顯,從足大廉,至專管細川氏國政,其適庶之建弃,一國之長之長,死,單舉子長輝,初名元長,號宗寳,或希寳,或喜寳,立,繼筑前守,細川政元,久在京師,長輝留守讚岐,得衆心,政元卒,義子三人爭立,國中大亂,長輝輔細川澄元,攻細川高國於京師,高國遁,師桂川,而將擊牛瀨,長輝分兵三隊,先進高國,要其上隊,中下二隊,先濟,以救上隊,高國敗,留名寺,救高國,先是,長輝子長光長則,爲孝景所害,長輝深怨之,驅衆衛寺,救中堅不利,中流矢,從者扶走,進者太急,長輝自殺,有五男,長爲下總守長秀,次之長,次長光,次賴澄,次長則,長輝之敗,長秀之長,脫走阿波,旣而長秀從澄元,擊高國,而敗沒,子元長,一名長基,號海雲,繼任筑前守,摩二守,爲彈正少弼,又從澄元,擊高國,大克之,朝倉氏援高國,攻細川晴元,之長戰死,元長擁晴元,歸阿波,亡幾,起師,取界浦,留晴元,領之,進行至山崎,高國請和,元長威勢大振,族政長號宗三,與柳本木澤二氏,始忌其功,譖之晴元,元長憤不得志,歸阿波,晴元,撫召元長,弗往,高國時之,攻晴元,陷池田,伊丹,瀨城,元長起援晴元,而戰克之,斬高國,晴元爲管領,元長之力也,元

四子或作五子參子爲野口冬長安宅木一作安宅大始一作小輔

長嫉其功,譖構族一秀,殺柳本,晴元不平之,元長創髮謝罪,不釋,則自殺,有四子,長慶,其長也,次義賢,次冬康,號一舟,出養于安宅木氏,次民部大輔,長匡,一名之虎,號一存,出養于十河氏,長慶,立爲筑前守,或云,長慶,長輝之子,實承其後,初長慶,母游三好川,七夜,祈子門生男,則乘天下,懷生女,則爲皇后,既生長慶,長慶,生瑞偉,天文中,轉細川之隊,居勝瑞,而細川氏綱,攻細川晴元,召長慶,長慶以父故,不肯出師,義賢,諫出師,三好政長,迎之,共擊氏綱,內藏頭正俊,氏綱在關城,長慶攻下之,游佐長教,助晴元,而阻氏綱,晴元命長慶討長教,氏綱間來使,長慶戰不利,晴元間足利義晴助氏綱,而攻義晴,長慶往,圍北白河,而師潰走,與起復間,義晴奔于坂本,而請和,長慶以怨三好政長,罪諸父,一日謁晴元,曰,先臣世忠公家,而致死不一世,當君少時,先子竭力,以除君衛讎,然爲政長等所枉害,臣與之誼,不同仕,而與論副臣,何乃將聞罪,君願先臣之微忠,假臣偏師,以誅臣讎,之口,而獄寃謀於地下,州法寳臨士,甘心焉,故敢請之,晴元不可,嬖政長,長慶怨叛,而降氏綱,晴元來討,長慶三弟,皆擁兵衆,而補翼長慶,與迎晴元,以擊政長子政勝,晴元救政勝,長慶結遊佐長教,拒晴元,以界河內,三宅弁

川氏舒,降欵相繼,長慶戰卻,以戰何政長在中島,鐵兵陷榮,島逃,攻榎並城,晴元,將三宅城,救政長,政長出兵,陷之,安宅木冬康,十河長正,橫擊敵,政長晴元,弃城遁走,晶淀豐島,長慶入京師,留松永久秀,撫綏衆庶,而歸攝津,足利義輝,新立,將晴元長匡,率師入京,縱火東山,長匡入近江,焚掠大津阪本,諸寮,而歛都下戶,調關晴元於相國寺,義輝失援,請和,晴元逝去,氏綱爲管領,戶位充職內外百事,決于長慶,長慶所補銀閑,位伊勢貞孝,迎館長慶,數有一土,承義之術,官而剌長慶,長慶,假以不穩,起新之,長慶既誅,揃中島,館松永久秀,代己築政,逝稍稍之,管任五畿,附近諸州,坊義輝陰召細川晴元,長慶聞之,大怒,率兵入京,義輝晴,大奔京出去頓之義,自請和,歸京,頃治中宮閣,傾細川氏衆,長慶來謁,修繕之,傳令都下,收稅賦充,不中長慶,生嫌是利義輝,楊兵又和,長慶及世子義興,從義輝入朝,長慶遷修理大夫,補管領義興,任筑前守,義輝授徽號,初,長慶父與自由政,在隣攝津,及弟義賢,攻高政,數戰皆克,根來寺僧援高政,又克之,既而義賢敗沒,此時,長慶在攝津,存賢邀家,復敗問至,長慶舒成句,則謝賓曰,家弟戰死,不可不[illegible]也,因將擊高政,安宅木冬康,自淡路,三好康長,自阿波,來援,大破高政,長慶,率老,松

義長一作長縫又作長房一作長康義父引爲從三位中納言政康一作政勝

永久秀、心險詐殘、世子義興、肅悅久秀、毒殺之、義興初名義長、承足利義輝偏諱、與名晶轉四位、爲幕府相伴衆、長慶哀義興、又恍惚已、舉措失度、久秀、又譖殺安宅木冬康、長慶追悔生疾、七年卒、遺命秘喪、立姪左京大夫義繼、爲嗣、義繼、一名義重、又名義氏、或名義照、十河長正之子也、長慶沒後、三好氏漸衰、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是爲三黨、爭擅內亂、織田信長、擁義昭來攻、時風雨甚烈、淀水逆流、義繼使人決水以窘信長、長入京師、攻殺足利義榮、此役也、未公長慶之死、義繼以長慶命而用兵衆、故謂長慶猶將軍、三黨與松永久秀生隙、而挾義繼、自固高屋山高政、擁久秀、三黨擊高政、克之、心高其功、假逐多狀、而義繼投久秀、三黨來攻、久秀奉義繼、卻三黨、織田信長兵威日甚、義繼與高政同降、分食河內、天正元年、義繼攻誠高政、信長、怒來伐、三老臣叛信長、義繼分裂自刃、三好氏不祀、

義賢、一名之虎、弱冠削髮、號實休、又號徹實入道、性猜忍、左右見長慶從事鋒鏑、爲豐前守、轉任二守、殿細川持隆、持隆放肆以莫、陳日長欲圖京畿取攝河、機謀諸侯、樹功海內、部下之士、詐明推誠攻勢、義賢以爲、持隆自不理其行、則入深謀、持隆不悟、乃命刺客、皆義賢刺客、怖義賢、待以賀、義賢即起、殺持

隆、立其族叔元爲嗣、後勝瑞城、其不從者、盡殺之、以定阿波、而猶元同岡本氏、然取爲妻、持隆舊臣久米義廣、志復讐、因義賢妹、爲質、其來討、義賢迎戰、殺之、義賢與長慶、數攻畠山高政、破之、根來僧侶、援高政、又破之、未幾、一夕、夢細川持隆、啊啖日、寡形于當時、當消三時既寤、惡不平、又戰、失利、中流矢而沒、子長治、或名長存、蹤卒、嗣、與同族不相善、長治弁、岡本氏、與篠原自遁、詐、自遁子紫雲、讒自遁弗臨、岡本氏、諾紫雲、長治遂紫雲、尋殺之、耳中頭援、長治愛孕居日還孤、令督內治、奢其殺、行耕倉減、三千人、不肯、引根來僧、爲援、以耕日遁孤、邦中益亂、妖怪數見、細川殿元惡長治、遣人誅殺長治、奔于淡路、道遣止、而自殺、長治弟義堅、號任保、幼爲十河氏、入爲長治後、任河內守、遷民部少輔、大西角爲叛而歸長宗我部元親、義堅因角爲、伐之、元親來襲、縱火義堅、防戰失利、會大水、逃至讚、元親之侵、義堅棄之、元親講和、亡歸、和睦、義堅、奔讚岐、轉移四海、爲臣秀吉、以讚岐二萬石、封義堅、隨征之役、戰戶次川、敗沒、祀絕、

角賢一作覺賢

松永久秀、西岡買人也、以黠點、仕三好長慶、長慶器之、引帷幄、而參議軍政、長慶開闢境宇、久秀之功、居多、長慶權爲彈正少弼、敍從四位下、稍升順慶、

信貴一作志貴

年少治國、久秀誘降其民、取多門城、爲信貴城將、久秀從弟貞內、矢庄、塔下大和、久秀使尋內仕足利義輝、尋內生死、久秀殺義輝、久秀與三好宗渭不協、殺之、安宅木冬康、不好久秀、久秀譖冬康謀反、命刺客殺之、三好氏皆足利義將也、衆議有異同、久秀曰、將軍微我力弗能立也、既立忘我、不義孰大焉、今討不義人、何憚之爲、衆然之、久秀與子久通、率千餘騎、攻之、久秀既食三十萬石、織田信長始大、久秀降之、信長入京師、將木元綱、舉兵迎信長、信長疑其有異心、久秀曰、臣爾往質之、若彼有叛形、使刃之耳、既往喻元綱、元綱聽、信長、信長悅既而、足久秀、久秀黨、同扶三好氏、背信長、信長怒、責久秀、久秀謝罪、信長受其智勇、不敢誅、事在佐久間信盛傳、信長、役三好義繼、以利昭久秀、久秀既降其首宿而攻滅義繼、德川公詣信長、見其側有一老人、問之、信長笑曰、松永彈正也、此人爲常人所不能者三矣、弒其主、殺將軍、焚大佛、久秀赧顏拜伏而內銜之、久秀有茶器、名平蜘、信長求之、不與、而長其怒矣、結釋光佐等、叛信長、織田信忠來討、久秀擁平蜘、將天主閣、放火自焚、長子、右衛門佐、久通、將自殺、久秀遺命脫走、潛聞刺信長、久通出城、被縛、與季子吞松、同殺、松永氏亡矣、久秀貪頭福足、少悖惡者皆中傷之、以蔽欺其主、而平素好內、四方漁色、衆無不至矣、三好長慶、死後、殤其嗣、雖部下之屬、聞其奸、爲取之、人擁之至其死、衆相語曰、天命不助奸夫、果信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五終

一云光春、光秀之從子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六

列傳七十二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悖逆下

明智光秀、稱十兵衛尉、美濃人、土岐氏支族也、居明智邑、因氏焉、祖父光繼、父光綱、一名光國、光秀幼孤、依叔父光安、齋藤秀龍子義龍作逆、光安不肯從、義龍攻殺之、光秀攜其子光俊遁去、而流寓諸國、仕朝倉義景、或譖光秀曰、智勇絕倫、恐非人下、義景信之、益疏斥光秀、光秀轉仕細川藤孝、與其老臣米田氏生隙、時織田信長威名始隆、光秀行從焉、信長器光秀、擢列士隊長、是歲永祿九年也、十年、從信長攻伊勢、先登有捷、十一年、循近江、踰關、入白河道、攻池田城、賊守將下之、十二年、略地、拔丹波、取黑井城、元龜元年、從信長攻越前、近江、使光秀備若狹、二年、信長焚叡山、和邇氏條、欲赴叡山、途遇光秀、光秀擊殺之、獲氏條、信長悅、賜近江地、予光秀、光秀城坂本、食十萬石、三年、從信長擊近江、攻木戶、田中二城、不下、乃置砦、令光秀及丹羽長秀守之、天正元年、從信長、攻足利義昭、定京師、遂拔木戶、田中、信長以其二城、及兵艦十餘艘賜光秀、是歲、信長請朝廷、賜名氏、置假守、欲寵賞、命光秀、監之、三年、信長奏光秀、爲日向守、賜惟任氏、五年、攻雜賀、松永氏、六年、光秀與丹羽長秀、攻荒木村重於大坂城、明智光春、先登、信長賞之、爲左馬助、光春、初名光俊、更名光昌、光秀之從弟也、七年、光秀與秀長、分道徇丹波、拔十餘城、圍八上城、城中糧竭、啖草、食牛馬、光秀招降城主波多野秀治、兄弟、光秀送母爲質、秀治及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執之、檻送安土、織田信長、命磔殺、城中聞之、磔光秀所質之、光秀遂攻拔城、丹波平、以功封于丹波、居龜山、光秀妻、有色、信長欲私之、妻不從、信長怒、一日、信長醉、而强將酒、光秀不堪飲而出逃、信長追、攫其髮伏之、跨其背、拔刀擬曰、汝不堪飲、則能堪此乎、光秀不得已、酬一杯、信長擁光秀、鼓其首爲節、光秀銜之、稻葉良通臣、齋藤、那波、有罪、去、仕光秀、良通訟之、信長命光秀、誅那波、光秀不奉命、信長不悅、信長寵森長康、挾嫌、請滋賀、信長曰、少頃待之、不久、光汝欲、光秀竊聞之、愕曰、滋賀、我所領也、其禍發在邇日乎、身不自安矣、信長命光秀、以其女、嫁長康、而讓之滋賀、光秀又不奉命、十年、德川公、如于安土、信長使光秀掌其饗餞、光秀、盛治供帳、酬勞具至、會豐臣秀吉伐毛利氏、

請援於信長、信長使起師、以光秀爲先鋒、以促軍裝、光秀火急曰、事還未就、而有師命、奚其多事邪、一身不能兼辦兩用、乃悉罷具斷木、而歸、時宿愛宕山祠下、再三探籤、自占矣、徹夜不寐、數太息、從者問曰、何故作嘆、光秀叱曰、非汝等所知也、或人逃去、光秀不脫包而食粽、此時、織田信長在本能寺、光秀半夜、問左右曰、本能寺塹深幾尺、衆異其問、既而、歸于龜山、明智光春、及用書、齋藤利三、溝尾茂朝、一名茂俊、明智光忠、藤田行政等、夢謀之、六月朔、光秀召光春等曰、我有大事、諸卿幸爲我效死乎、若能效死、則速制我、光春曰、苟利社稷、死且不辭也、利三等曰、臣等亦然、光秀告以故、曰、右府欲殺我者數矣、事已切迫、進之無所不可不先也、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如君言、遂與之相盟納質、悉籠國中師兵、凡二萬人、分爲三隊、光秀自督之、二日、昧爽、宣言曰、觀軍容於右府、遂涉桂川、臨衆曰、敵在本能寺、獲者有賞、旣抵寺、鐵進勢、鼓譟踰壁、而從百餘人、信長縱火自焚、光秀搜索信長骸、不得、甚太恨、利三取一尸灰燼中、膚革微見、則知其爲信長、以致光秀、光忠率兵圍千、襲二條城、織田信忠、防禦之、光忠分兵、據前院屋下、瞰城中射、夜、以殺信忠、松野平助、以勇敢著聞、利三與之有舊、以書招之、平助佯應之、欲乘圖刺光秀、事覺、自殺、光秀收信長僚屬在京師者、悉殺之、遂襲德川公、公微遁去、使人要之道、不及、光秀遂赴安土、至勢多、而遣人說降其土豪山岡景隆、景隆不從、斬其使者、焚橋、光秀退次于阪本、修橋、入安土、取貨寶、而分與將士、朝廷、忖其必將、使人勞慰焉、以三宅秀朝、爲京尹、溝尾茂朝、爲市監、以鎮京師、光秀、自謂有得色、使入京、行觀禮、而欲得衆心、因下令、除都下戶調、復往安土、光秀自以爲、織田氏諸將、皆拒外敵、柴田勝家、在北陸、瀧川一益在東山、丹羽長秀在南海、豐臣秀吉在西道、不能遽反、而畿甸空虛、不足定矣、光秀、傳檄遠近、召萃諸侯、而無應者、細川忠興、光秀之女婿也、逐卻使者、筒井順慶、有德于光秀、光秀、以大封啗之、順慶僞從、密謝絕、光秀始悔、俄頃、聞秀吉率兵在攝津、而駭然起、使明智光春守安土、自至洞嶺、十二日、入淀城、聚諸將、議戰、齋藤利三曰、秀吉以新勝之勢、而來矣、其銳難力角也、宜姑避其衝、而入阪下、俟時撓其隙、光秀曰、不然、天下英雄、莫出右府之右者、然、予一舉殲之、秀吉其枝葉也、豈非我敵矣、則分兵一萬六千、爲六隊、夜半、渡桂川、徇山崎、翌日、登天王山、未聞秀吉將來襲、光秀、失利而還、秀吉直逼、光秀怒反鬪、比田則家、叩馬諫曰、君如蹉跌、麾下失望、願且

入勝龍寺、然後除龍聞、光秀、外勇內怯、目眩不知所步、呼曰、勝龍安在、則家曰、在後、遂起、敵兵塞絶道路、則家且戰且走、入勝龍、敵圍之、城下兵稍稍潰亡、見兵不滿百人、光秀以左右十餘騎、脱逃、向阪下、到小栗栖、土人要殺、光秀歸斃、嗣子光慶在龜山、爲秀吉所攻殺、明智光春聞光秀敗、而火安土、趨阪下、抵大津、敵兵梗塞、光春騎馬少利、使馬濟湖、據阪砦、手刃光秀之妻孥、而放火自燔死、齋藤利三、被擒、明智氏亡、

石田三成、本姓藤原氏、初名宗成、小字左吉、近江人、父[illegible]成、一名爲成、又名政成、家素貧、隨三成之故、權拜隱岐守、三成、狡黠有智數、初學書於觀音寺、豐臣秀吉出狩、而渴、欲飲、來求茶、三成進之、又求、較熱進之、又求、則大碗盛熱以進之、太適秀吉之意、秀吉辟承、載歸、三成、時年十三、出入帷幄、大遇寵用、而賜秩五百石、三成、請刈宇治淀水葦荻、供軍資、秀吉奇其謀、從之、三成從秀吉、備員前驅、秀吉親視稱善、問之、則三成也、自是寵三成、三成權日盛、專約內外、大谷吉繼、初名吉隆、豐後人、三成、薦仕秀吉、增田長盛、有寵于三成、二人並贊多算、而兩皆推三成、三成與之表裏、迭相推許、有異己者、輒構害、聞者之多不窮其罪、三成任治部少輔、封于佐和山、十九萬石、長盛、

任右衛門尉、加侍從、進四位、封于郡山、二十萬石、兼大和和泉紀伊三州管領、三成、長盛並爲豐臣氏奉行、吉繼任刑部少輔、封于金崎、六萬石、三成從秀吉、攻降佐佐成政、繼從秀吉、斥左右、與上杉景勝、面晤、獨三成科侍、薩摩之役、三成與吉繼及長束正家、掌糧餉、小田原之役、與吉繼正家、攻降館林、圍忍城、淺野長政來援、使人說降其守將、以告三成、三成忌長政之功、紿之曰、彼既乞和於我、而彼圖多詐、不可信、請與子挾擊之、長政詐諾、擊之、三成不聽、長政失利而退、降議乃敗矣、三成、巡視城外曰、城枕大川、四面多濕、可灌也、募民築堤防、一夜暴雨、堤防壞破、而溺死數百人、三成內自愧赧、文祿中、朝鮮軍起、官軍作戰之、豐臣秀吉、忿明人欺朝鮮、遣三成等視官軍、既至、宣令行賞、三成、譏馬謙失利、三成與加藤清正、加藤光泰、生隙、而譏清正、毒殺光泰、光泰子貞泰、襲封、三成讒秀吉曰、貞泰幼少、不堪大藩、貫遷其國、三成短蒲生氏鄉、秀吉又奪之、左遷其子秀行、木村重茲、爲秀吉所愛既、三成斥之、補屬豐臣秀次、秀次不齊三成、三成構之秀吉、并殺秀次、重茲遂爲淺野、伊達、最上諸氏、與知秀次之謀、秀吉撿之、亡實使諸侯曰、伊達最上、嘗分豐臣氏、爲二伯、秀吉曰、此怨人所爲耳、不問矣、慶長三年、秀吉疾篤、擧國屬德川公、公不受、則召三成及增田長盛、告故、二人對曰、殿下、統一宇內、奠爲一朝、附屬他人臣妾、雖不才、以死事嗣子、秀吉使委以後事、而遺命三成及淺野長政、勝矣、三成忌德川公、長政與之辯、三成欲圖之、紿長政曰、後事易泄、宜用計而勝矣、曰、計將何出、曰、與足下、交惡德川氏、以疑外人、長政從之、翌日、德川公入問秀吉疾、三成迎公中道、而密訴讒公、歷歎曰、三成猶告以實、長政距我外我、而疑長政、公驚、前田利家、三成又欲間之、與增田長盛、密議、而因公爲朝廷者、三成說利家、長盛說公、一日、利家約要公、期已定矣、長盛白公曰、利家將不利于公、公往、公紿之、稱疾、辭焉、他日、長盛謂利家曰、公日、公不果來、而稱病辭懼焉、并請者、必遲其時來、利家從之、公欲往、長盛沮止、公曰、一辭爲甚、豈可再乎、及期、車馬騎從皆具、且出、長盛稱疾、而入諫公、公喻從、乃託事不往、利家憤恚、薨、四年、三成、又說公不利于豐臣秀賴、乃結萬百方謀除公、大谷吉繼、謂增田長盛曰、吾觀天日之事、若公欲除德川氏、而除于彼者也、此非所以爲國君矣、彼苟鶴然、無若諭其嗇、然後討之、天下孰敢弃此、就彼者、不論其嗇、殷事、當在我、不散受爲、不如長其謀議必危國君、長盛以語三成、三成不可、初、朝鮮之役、淺野

長政、黑田孝高、後至、三成、長盛、吉繼、就見焉、二人方與國者爭議、三成呼謂之、二人遽出、呼招三成、三成不入、卒惡二人於豐臣秀吉、二人子、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皆屬德川公、請討三成、公不許、曰、彼罪雖昭、未形、由我罰之、彼則有辭、遂喩三成、辭職歸國、諸將欲要擊、公護止之、遣兵護送三成、三成以謂、與上杉景勝約東西並起夾擊德川公、公將知大坂、三成遣黨羽、構前田利長於公、公將擊之、則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公曰、公業如大坂、則長盛爲質矣、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其謀覺、既而又覺、公備之、公既關東不行、稱疾利長、利長遂質、示無他、初、豐臣秀吉之世、爲國、禁私買、五年、三成、舉公背其盟之罪、且遍數其餘十餘罪、宣告諸將、而矯豐臣秀賴之命、以刻諸侯印章、爲同盟連署、以聯衆兵、與上杉景勝先起兵其國、德川公率諸將東下、三成、爲嗣從、公不許、三成欲陷公後、七月、大谷吉繼、將會公軍、三成使老臣樫原氏要之、告以謀、吉繼歎曰、治部、有才多足、衆不歸、若推毛利浮田、自下之、合其軍、以應、殆庶或可僥倖、雖然、德川氏、裕東廷、西者、則治部事去矣、予以此、且諭治部、乃見三成、反覆評說、三成、辭讓曰、我以豐臣公令、召西南諸侯、約既應令、東北諸將、亦率

一云五十四國家十五万騎一云步騎十三万人十餘騎

一說三成弟重成高野山處作武州僕

還保膽、而襲其中、四面攻之、可一擧而定也、吉繼曰、恐不如子意、子擧事、有五不可、某甲既殺、四海無主、雖太閤、猶能制子所親觀、此其一不可也、彼圖大地險、據形勝者、與我比之、此其二不可也、彼威德、甲于諸侯、四方豪傑、傾心服膝、成與之交結、不如子位卑力微、以烏合兵、衆擧事之難、此其三不可也、昔者織田氏、投滿國之壯士、時彼有參河一州、入其幕者十九人、今仕伯之子師所不能抗、此其四不可也、彼撫民樹恩者有年于茲、衆莫不歡戴、此其五不可也、子盍思之、三成曰、我既衆定約、不可中止矣、吉繼曰、子有斯事、何不早告于予、託從彼、而剿之、一人力能辦哉、今感其誠、悔不及也、則訣出、低回良久、以爲子與三成有舊、親知亦不誡而捐之、不義、乃還、三成大怡、時、諸侯質任、悉在大阪、三成挾之、毛利輝元、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以下、四十餘諸侯、三十六州、十八萬騎、前田利長、攻拔大聖寺、及北莊、北莊告急、吉繼救之、或曰、擬爲吉嗣、必躡我後、不若先取吉嗣、吉繼曰、北莊陷、則小松應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即敗退利長、婦夫中川宗作紿之曰、德川氏敗、其黨盡沒、西師將渡、而加賀、宗作告利長、利長疑懼、收軍而退、吉繼復大聖寺、而反應三成、招織田信秀、三成、遣僞金以贈黃金、八月、餞僞金、結信秀、略以大封、東軍攻信秀、三成救之、不及、會諸將於大垣、定方畧、三成、營伊吹山前、小早川秀秋、陣松尾山、吉繼疑其有異心、陣其麓、吉繼、有惡疾、以綿蔽面、不甲、在轎、謂左右曰、若失利、速斬予首、既戰、秀秋逆衞下、吉繼怒曰、豎子果叛、勿免之、麾衆邀擊、敗之、東軍三面來攻、武藏守戶田重政、內藤守、平塚爲廣等、防之、皆死、勢蹙、五介、隨退、告故、吉繼悉散黃金、使各自散行、謂五介曰、勿令人得予首、乃自刃、五介斬之、而藏諸泥中、吉繼子吉胤、稱大學、次吉之、及義子山城守、皆戰、皆走、三成敗退、而踰山闕、屏息潛行、探拾支餉、卒息下、則隱農家、或謂曰、今也、官捜索治部甚急、而汝藏之、事發、必逮捕、勿藏匿、三成爲俵之、語家人曰、予不可免、汝隨自首、仍曰、余非敢傳世、而但畏其毒虐、今他行、三成曰、吾疾矣、行亦死、不行亦死、事與不利于汝而死、不如利于汝而死、令使出告田中吉政、縛三成、初、三成居所領、吉政邸之、太閤、既禮遇之如故、屬于德川公、命醫治其疾、三成父隱岐守正繼、兄、木工助正澄、成長子、隼人正重家、姬、有近大夫朝成等、在佐和山、皆自殺、十月、朔、三成斬于京師、三成少子左吉、脫走高野山、未至、從者、奪資財而去、左吉、饑覓入山、山僧拒不納、則流寓失據、而還歸、寄食增田長盛、故于高野、長

盛次、稱兵大夫、仕尾張、食千石、大阪前役、屬東軍、勝則襲、敗則殉、後役、屬豐臣氏、紬甲錦袍、出戰、東人以爲非常人、而問其名、不告、關死、遂以長盛猶存也、檢其佩刀、知其爲盛次、此役、大谷吉胤兄弟並死、增田長盛賜死配所、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七

列傳七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外國一

續史氏曰、舊史云、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經營天下、其後少彥名命適常世鄉、先儒以常世爲外國之稱、其土則少彥名之所經營、其俗則少彥名之苗裔也、韓明等、濊貊之先、皆出于我矣、果然乎、其初世朴敦厚、有類皇國者、世遠降、俗逾瀉、而入趨浮薄險詐、而鷹揚狼戾、殆非人爲也、朝廷見其會默、譯其去就、而不敢數責、彼乘其禁網寬闊、或有竊寄邊圉者、此不可以不嚴逐矣、於是、皇師有事于異域、而戢鋒仍存海外之事、是不可復蕪沒、因作外國傳

朝鮮、在對馬之北、舟程一日可至焉、其先曾檀氏、檀氏亡、箕氏嗣、箕氏亡、衛氏嗣、衛氏亡、高氏嗣、改國號爲高麗、或稱高句麗、或卞韓、或弁韓、或弁辰、與新羅・百濟鼎峙、新羅或稱辰韓、百濟或稱馬韓、是爲三韓、高麗之地、東至海、南至漢、西北臨遼河、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百濟之地、東

至智異山、西南至海、北至漢、上世、素戔嗚尊、帥其子五十猛、到韓國曰、此地、吾不欲居、乃還、少彥名命、亦到此、時朝廷務脩簡易、而不紀其朝貢、神功后親征三韓、新羅先降、高麗・百濟、聞新羅降、而又降、叩頭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藩、不絕朝貢、推古之世、隋國起兵入高麗、高麗擊却之、以捷入奏、天智元年、唐人、新羅人、侵高麗、高麗乞救、乃遣將軍援之、高氏亡、王氏嗣、終併新羅・百濟、居松岳、是爲東京、以平壤爲西京、南北朝之時、高麗人來、其後、聘問不絕、高麗王王瑤、爲其臣李仁人所弒、瑤無子、以寵臣辛旽子禑、爲國嗣、既立、與其臣李成桂生嫌、成桂攻禑、禑力屈讓國其子昌、成桂廢昌、立禑族瑤、既而逐瑤篡國、改國號曰朝鮮、其疆界、東南至海、西接明國、北接韃靼、中有八道、中央曰京畿、東曰江原、東南曰慶尙、南曰忠淸、西南曰全羅、西曰黃海、西北曰平安、東北曰咸鏡、慶尙・忠淸・全羅三道、地廣物衆、稱富庶、俗尙文學、人才之出、比他道、爲多、平安・咸鏡二道、俗尙弓馬、兵士比他道、驍桀、大凡郡四十一、州五十八、府三十三、縣六十九、國出銀鐵、有大棗如梨者、人知田蠶、作縣布、成桂既更名旦、應永中、以老、子芳遠立、芳遠長子、不肖、第三子祹、爲嗣、祹大舉入寇對馬、九州兵救對馬、戰少利、再戰敗之、爲所殺死者、無算、遂戢[illegible]

江原一作江陵是云南日全名西南日忠湖

海、後數年、來貢一切經、祹子珦、珦子弘暐、相嗣立、弘暐嬰風病、讓國於叔瑈、瑈死、子晄立、晄死、子幼、兄晄子娎立、娎死、子㦕立、㦕子顗、早死、乃哀毀成疾、以國與弟懌、懌死、子峼立、峼早死、其弟峘立、弘治二年、日本船、阿使源入朝鮮、朝鮮遣兵擊之、永祿初、日本船二十五隻、又入、又遣兵擊殺殆盡矣、誣者非之、峘死、其姪昖立、初朝鮮與足利氏、有好、屢入貢日本、申叔舟者、以書狀往來、而臨死謂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明之、貢聘多闕、天正中、豐臣秀吉、遣宗義智、及其臣柳川調信、僧玄蘇等、喻昖、昖以鳥銃槍刀、朝鮮有鳥銃、始于此、昖命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隨義智入貢、秀吉延見二人曰、中國久隔分裂、諸侯戰爭、時之或闕朝貢、今國家新定、故因先修聘禮、天子嘉之、明國未至、我欲假道汝國、而往問焉、汝幸爲鄉導、則遣諸二人、遂使調信玄蘇、復喻昖、允吉、誠一、復命、昖恐懼、誠一曰、蓋虛喝也、允吉曰、以允吉觀之、不若子意、昖命二人、就官使館、以私問調信、調信曰、豐臣公、欲明貢、而未審賓貢國能辨之則無事、不者、公必出師子等、不欲戰、盍從率、而身安于明、公不敢違子、昖以誠一來承命而已、誠一倖觀、倚辭訊征戰、玄蘇亦擇曰、豐臣公、自有處置、而思假子意矣、訣出、朝鮮上下、聚事、喻議轉々、老臣曰、具狀以告明

國、首相曰、然則明人疑我與日本有私、不如奏之無告矣、曰、事泄聞、明人疑我、僧甚矣、遂論曾聞、爲備治海守禦、金睟爲慶尙道監司、李洸爲全羅道監司、尹先覺爲忠淸道監司、俱修城隍、而督練軍卒、諸將之、怨聲載路、井邑縣監李舜臣、以果毅著名、擢拜水使、申砬、李鎰亦有將名、遣砬鎰巡視郡國、砬、舊事朝有功而意輕日本、所至、輒人亦威、已還、老臣柳問曰、倭勢奚若、曰、不足患矣、文祿元年、小西行長、入釜山、釜山僉使鄭撥、狼狽出戰、因戰敗、見執、左水使朴泓、不戰走、吾弃城而遁、多大浦守尹興信戰沒、東萊亦陷、守將宋象賢死之、行長整其師、收東萊、於是、諸縣瓦解、行長鼓行至尙院、加藤淸正等、繼其相繼上陸、諸道敗聞交報、擲北聯騎、郡縣將士、分防諸道、特命李鎰、爲大將軍、率京兵三百、兵不足、以市井白徒充之、多自竄不行者、鎰受命、三日、未發、乃促遣鎰、申砬、繼往、鎰遂以敗、爲都巡邊使、招募武士、敢性殘忍、衆不樂屬之、無敢應募者、砬以劍與砬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劍、金玏、守慶尙左道、金睟守其右道、小西行長、直衝中道、令聲問不得相通、々鎰兵敗、退忠州、轉赴尙州、牧使已遁、獨判官權吉、守而無兵、鎰將斬之、吉請自出促閭散、乃允之、翌日、吉集衆、皆農民也、鎰倉卒調民、凡千許人、其一晝

戰者。敵人告鎰曰、敵近。鎰以爲妄言惑衆、叫斬之。其人呼曰、明旦、敵不來、而後斬未晚矣。鎰弗聽、斬以徇。其後無復告變者。鎰進軍、小西行長設伏橋下、鎰軍半渡、伏起、擊航急。鎰衆擾亂、行長鼓譟夾擊、而殲之。鎰棄馬解甲、赤體挺走。士卒皆沒。鎰聞申砬在忠州、而投之。砬欲扼鳥嶺、聞鎰敗而返。行長聞鎰敗、入城搜砬、衆不知其所在。既索之、砬以保彈琴臺、背水而陣。行長分兵夾擊。砬敗死。餘衆相排沒溺。加藤清正會行長於忠州、分道趨國都。初、昖及大臣議防禦、四求方畧。或建議曰、日本所長、刀槍也。請造堅甲、而扞禦焉。昖然之。令國人迅製堅甲。既成、被之、人不堪其重、乃輟矣。諸大臣緘口無策。俄有一人、感氣而前、衆注目、問曰、子有奇計耶。曰、有。設高棚於漢江、而敵近、撤射之、以令不能渡濟矣。或曰、奚以禦敵之矢丸。其人無語而退。衆咸笑。大率斷類也。昖聞李鎰之敗、愕然。冀希中路之捷。俄有軍卒三人、騎至、報曰、申砬敗死。昖不知所出。都中鼎沸、哭聲震天。昖分遣諸子於諸道、以兵自從世子。遂奔于平壤。從者不滿百人。皆無糧食。中路餓殘、諸軍悉潰。全羅道巡察使李洸、入援、路而聞昖已奔、遂還。或召洸、從還洸、與合忠淸道巡察使尹國馨、慶尙道巡察使金晬、凡五萬餘兵、至龍仁。遇官軍三人皆之。所唱兵襲、而未交兵、先遣士卒四散、委鋒鐵、藏器。元帥金命元、既弃漢江、而退。副元帥申恪不從、屯楊州、而合李渾兵、以逆擊浮田氏、斬首僅六十、以爲奇勳。自軍起、至是始有捷。命元憤恪輒違命、請昖誅之。昖許諾。亡幾捷書至。昖遣使恪不及、則遣中使持賞。昖命元守臨津、夾水相持、而斂舟筏不戰。官軍、昖伏、昖遣韓應寅、率衆追之。屬將劉克良曰、敵非畏退者、必有以、勿追。寅叱斥曰、怯夫勿言。克良退歎曰、我皆爲國、非爲身、即以屬兵而先涉。伏起、克良奮戰而死。昖被擒、士卒自投入江、如落葉。留者悉殲。命元、應寅喪氣而走。官軍至安城驛、分兵、小西行長由平安道、加藤清正由咸鏡道、黑田長政由黃海道、皆引軍北入。北道兵使韓克諴率六鎭兵、逆清正、而遇于海汀、欲戰敗、還保嶺上。清正襲之。克諴兵潰陷濘、死者無算。克諴入鏡城、遂被虜。會寧吏執二王子、降清正。昖在平壤、聞諸軍交敗、而官軍將至、議逃竄。命黃廷彧、合李鎰奔還。鎰於陣中、素有重名。衆喜悅、迎之、則布衫草鞋、無人色。或謂曰、衆待君爲倚賴、而形容如斯、何以慰衆。捋與錦衣、而草鞋如故。見者笑曰、衣鞋不相稱矣。昖又命鎰、防官軍。時鎰之屬士數十、皆羸餓、不可用矣。則以他軍、屬之。鎰點兵不即發。老臣促之、而後行矣。守兵各自爲遁計。昖將父老、喩慰守之。悲父老、俯伏承命。昖留左相尹斗壽、右相柳成龍、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謀、父老失望。罵曰、何故給我曹入城、而令魚肉乎。挺刃遮路、紛擾不可制矣。昖欲入咸鏡、聞既失守、趨義州。小西行長陷平壤、昖發使於明、乞援。遼使李薦攻平壤、再戰再敗、而脫朔寧。守將沈惟敬、有氣節、談從使、一戰敗死。初、昖在平壤也、還近臣輸餉、既委大臣後、糧餉不給。時會大雨、則稿曲於相君、僕子皆無糧。且國民、役于軍事、無暇耘耔。今大饑、餓死者、老臣延議。府松葉與米相和食之。會大雨連日、疾疫亦多、而僵屍滿野。成渾出、以兵疏。官兵多殺之。於人所飢餓、既収栗不救出、既而約和官軍、赤衛兵、而南下。金命元、權慄等、皆約逆官軍。僧惟政抗官軍、小捷、而自爲功。既進彥伯、誅不可、然閑、累敗。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擁衆入晉州。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圍之。此際、牧使徐禮元、合明人、在尙州。聞變、馳反、與保晉州。官軍起飛樓、而毆城兵。氣盛矢丸。官軍、環竹盾、而自障、千鎰與禮元、爭務相忌。以此、號令遲速、衆不知所從。會大雨、城頹。清正、長政、率衆入城。舉府兵、千鎰、禮元等、皆沒。得脫者、僅々數人。自兵起以來、此敗爲最甚矣。頃之、和成。昖、隨其部人、馬死者填壑、與朝鮮通道路、民庶百不一存。及慶長元年、明使赴日本。朝鮮亦遣使、昖、加其和議未成、而危不敢從之、乃遣黃慎者、既至、豐臣秀吉、以其卑、斥之。二年、官軍、復征朝鮮。朝鮮固守勸昖、於海州、命李舜臣、元均、出拒。二人不相善。均譖舜臣、舜臣下獄。舜臣自恃而免。諸將受救舜臣、遁釋、褫其官職。均專擁兵柄、至閑山道、收舜臣舊部、衆皆不服。而引妓妾於帳中、日夜耽遊、游獵以下、不能瞻見其面、而朝其諫怨者、即刑。衆怨之。昖促均進、抗官軍。均至絕影島。小西行長、置伏佯走。均以衆爭進。時風烈濤湧、兼舟軍亂。火還寄加德島。將士皆渴且饑、且飲。伏起、擊之。殺四百餘人。均奔巨濟、權慄、爲元帥、在固城、詰均、令更進。均怨憤、飲酒。行長揚之。均方醉、未覺。衆潰、行長、斬均。別將裴楔曰楔敗。伏而遁。南海、順天、望風陷沒。加藤清正、自西生浦、而西、與小西行長而攻南原、權慄等不戰而走。清正攻黃山城、斬其守將郭𧻓等、白士霖、行列名、在城中、衆倚以爲重。而一戰敗走。諸軍皆奔散。復起用舜臣、爲將、下珍島、遇官軍、遁於大戰。日本一拔將。所殺舜臣、衛跪、進拔。毛利秀元、悉兵企襲館。黑田長政、爲先鋒、燒夷無色。而官軍保蔚山、順天、泗川諸要地、自尾曲攻危急、相助。昖又謀逐寡、三年、官軍撤還。李舜臣、合明將陳璘等、攻小西行長、予讚敗、舜臣轉舟赴救。官兵嘆之。舜臣、檢閱目而起、咸曰、我死、士氣

汨撓勿發喪，喪畢而頃，兄子先代總軍，行長使明軍先陷，衆救明而得免，行長等諸軍隨而從，追復其壤，明人置戍而退，朝鮮畏明兵之暴，而恐日本之成而欲通款，九年，德川公詔宗義智曰，豐臣氏有事于韓國，我不敢與焉，我於彼固無怨也，彼苟欲入貢，我不防之，雖然非自我求之，汝體我意而往成之，義智遣使，諭賂，賂間之，喜，偶女眞使孫文彧，因義智請修聘貢，且求囚者，十年，義智提文彧入京師，見德川公於伏見，公悉放返囚者，十二年，賂遣呂祐吉入貢，朝于江戶，駿河二府，自此而後，貢獻不絕，每將軍襲代，輒朝，示爲日本屬國，

兀良哈，昔者爲鮮卑之地，吐谷渾契丹，交有其地，在朝鮮之北，土著有城郭，加藤清正，討朝鮮，乘勝入之，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十四

外國二

明，在朝鮮之西，唐虞夏殷周之地也，古分州爲九，曰冀，其土白壤，曰兗，其土黑墳，曰靑，其土白墳，曰徐，其土赤埴墳，曰揚，曰荊，其土塗泥，曰豫，其土壤下土墳壚，曰梁，其土靑黎，曰雍，其土黃壤，唯虞世分冀靑，置幽幷二州，分靑置營州，夏殷沿革，大率不出古範，周置冀兗靑揚荊豫雍，如故，併徐梁，加幽幷，冀地，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兗地，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靑地，亦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揚地，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荊地，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豫地，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雍地，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幽地，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幷地，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凡土田備濟，或休一歲，或休二歲，而後種，以識種之地，爲民田，秦取周，漢取秦，魏晉宋齊梁陳，迭尊相紹，而隋改其國號，皆僭稱帝，其間，割據邊隅，而僭號帝王者，以百數，爲師徒不用實數，而得數萬則稱十萬，得十萬則稱數十萬，其得其首級者，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歷世概爾，魏時，民滿者，用實數，倭士，略異之，其不生，願染諸飾，如斯類，始通中國，晉宋承之，聘問不絕，事見其國史，然唐朝史，不載其事矣，畢其國也，魏晉至梁陳，國勢分裂，無寧歲，隋取陳，隋主爲楊堅，堅子廣，通中國，事在前史，廣起兵，號二百萬，其敗還者，僅之，以人爲高麗，高麗擧山之遠使，使來奏捷，且獻方物，因言，隋兵三十萬衆，攻我，反爲我所破，故貢獻此兵數，隋用虛高麗，用實，故致斯闕隋，可謂亡，唐代之，聘使屢來，朝廷，亦遣使相之，唐常厚待焉，延喜中，唐亡，國復大亂，五代，隨立隨亡，天德中，宋起，併其國，永延中，僧奝然，私如宋，宋主趙炅，見奝然，問日本皇系相紹，臣下皆世官，而大息久之，顧謂其宰相曰，世祚遐久，其臣亦世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我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我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我之心焉，深崇仰日本，自勵焉，是以宋之治，比前代稍優矣，文永中，元主，奇渥溫忽必烈，既陸梁宋國，使人來奏日與自今以通問結好，以相親睦，朝廷惡其不義，不聽，强乞，終不應，弘安中，忽必烈滅宋，因代之使，祈都洪茶丘范文虎等，來寇，皆軍敗，既而忽必烈欲再寇，

其臣劉宗說曰、再與日本之師、安危繫焉、日本瀕洋萬里、海土闊遠、其國地險、徒衆頗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留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衆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相懸萬里哉、忽必烈從其言、而不敢復入寇、忽必烈死、子鐵木耳立、其臣也速谷兒說鐵木耳、使日本、鐵木耳曰、今非其時、遂使使求和、朝廷終不應、終元世不納其貢、南北朝之時、明主朱元璋起、元璋少時、家貧爲僧、亡行、年十七、父母兄俱餓死、元璋貧不能葬、里人給資用而後葬埋、衆賜之、無敢庇元璋者、元璋爲僧而遊食四方、當是時、元主失政、盜賊蜂起、元璋亦擁兵而爲盜、衆稍來附、竟滅元、自有其國、爲直隸者二、曰北京、曰南京、爲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元璋命史官編元史、以宋濂王禕充總裁、濂以學術師表之著、古昔擅其國、稱一代宗工、禕與之頡頏、史既成、無條理、則改正焉、與其捐者、先後三十餘官、議其事者不加其幾百千人、猶不免疏缺、將忽必烈入日本事、而本紀則曰軍大失利、十存一二、相威傳則曰、士卒十喪六七、日本傳則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王城、則入之瑞樂志、速不台與雪不台、完者都與完者拔都、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各一人、有兩傳、阿塔赤與阿答赤、非異人、既有附傳、別有傳、忽剌出亦有附傳、別有傳、凡有蒙此之類也、關西鎮王、在西海、親王懷良、後醍醐帝之子也、西海人、稱明人怯烈、侵略其國、元璋、遣忠之使趙秩、告親王、以邊寇曰、宜朝則來朝、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盜、即命將徂征、其王其圖之、親王、怒其辭嫚不遜、而不答、邊民復入明、攻山東、轉掠溫台明州、遂犯福建、沿海諸州、元璋使趙秩諭親王、而止邊寇、親王不敢止、然發使報之、元璋修賄之、賜文綺紗羅、是歲、邊民復掠溫州、由是以降、無歲不有兵寇、元璋留沿海諸地、而防之耳、不敢來報焉、元璋、致書足利義滿、圖不暇中國政事、而推尊義滿爲王、義滿、辭之不敢、如綱目當爲遜承中、元璋死、長子標、早死、標子允炆嗣立、遜位於中國、標弟棣、害允炆、而篡立、方孝孺、鐵鉉等、不義之、女以罵罵、棣皆誅殺、而極慘刻、足利義滿、幾棣使周全來奏、且致賂、義滿子義持、伴棣爲也、防絕明之通聘、義持子義教、復欲請和、此後通使不絕、棣死子高熾立、高熾死子瞻基立、瞻基死子祁鎮立、瓦剌入寇、執祁鎮而北去、祁鎮弟祁鈺自立、祁鈺還、祁鈺死、祁鎮復位、祁鎮死子見深立、見深死子祐樘立、祐樘死子厚照立、厚照死、無嗣、從弟厚熜立、厚熜見深之孫、祐杬之子也、大永三年、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二使、至寧波府、爭先爲國之使、賂府吏、吏附倘之、義興之使怒、毆府吏殺之、自是、攻明無虛歲、天文十年、明人來寄、從贈綾羅錦繡緞皮帛物於大友氏、十二年、復來聘、從十五年、來任俱、明人以議時、貢聘大內氏、大內氏、亦遣使奉之、大內氏亡、後失符節、使信不通、貢聘乃絕、先是、弘治二年、海盜掠明國、明人苦之、值鄙陬以來、訴永瀨中、據入貢、此際、邊民大起、觸日本人、劫浙江、明人驚恐、瀕海州吏、故擇將率、國浙江福建二鎮、民不相附、使掠從、興乃增設金山參將、分守蘇江、堡部調集江南北徐邳之民、充戰守、杭嘉湖、亦增參將、守兵、又調發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日本民、縱掠杭嘉蘇松、遂拓林城、爲根據、大江南北、大遭擾、既而、退復犯蘇州、入閩廣、攻溫州、陷南陵、遂南京、賊進奪命、明人大窘、遂、日以爲以來、沿海騷擾、各路總督、巡撫兵備副使、總兵官、參將游擊等官員、以防日本兵、而皆憚其勍也、至海上有功者、比北邊尤爲最、厚熜死、子載垕立、載垕死、子翊鈞立、天正三年、明人以虎四頭、象一頭、孔雀鸚鵡若干頭、與諸珍器、來贈之大友氏、十二年、大友氏、遣使輸之、先是、明人納方物於北條氏康、觀其部下、繁盛而歸化者不少、又有贈於尼子毛利氏、殆無虛歲、獨豐臣氏未及、豐臣秀吉十八年、秀吉召入貢、弗納、文祿初、大舉伐明、朝鮮當其衝、敗而存至、使者、輸歸道路、而明國翊鈞、翊鈞使祖承訓、史儒、救朝鮮、二人以驍勇名其國者也、皆敗朝鮮、而豐臣日本、至義州、問朝鮮人曰、和邪否、曰未承詔、乃舉酒祝曰、天錫我以大功、奏進駐安定館、小西行長襲敗之、斬儒、明兵大亂、相蹂踐、死者無算、承訓僅以身免、既而、尚書石星、薦翊鈞曰、姑和、以紓禍、翊鈞然之、乃募使者、惡與人沈惟敬應募、惟敬、偽行、有口才、與無似家僕、鄭四者、有舊、鄭四、客遊對馬、以此惟敬粗聞知中國事、薦於惟敬、與語、奇之、遂使惟敬、多齎寶貨而往爲斡、說小西行長、與和、既而、行長、怒惟敬違約、將召入明、明上下恫懼、皆咎謗而立、翊鈞不知所爲、懸令曰、能任不和軍者、千萬金、封伯爵、世世無絕、莫一人應之者、衆推宗應昌、曰、應昌、去建言和兵必來、是能見機者也、翊鈞拜應昌、爲都御史、命李如松平寧夏而還、又拜之、爲東提督、前遣之、行至、猶欲和、命沈惟敬、偕前說、惟敬、復說小西行長、相約而還、遺書如松、請以和議既成、乃如松、說惡惟敬身、呲之、且曰、惟敬險邪可斬、人或救之、參謀李應試曰、宜藉惟

惟敬紿和、而陰毀之、如松然之、二年、如松次于肅寧館、使偵將查大受捕惟敬而往矣、行長使一將以二十八人出迎之、順安與欲爲大受猝起、召兵格鬪、僅殺三人、行長謂如松、如松慰遣之、遂以諸軍攻平壤、如松攻小西門、使其弟如柏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功贖前敗也、知官軍易韓人、衣爲其裝、遼遼不簡、行長輕之、專守三門、明軍捷注、如松斬其先退者、以徇、而募死士、從鉤梯登城、行長殊死禦之、承訓卸裝露明甲、衛環、行長驚恐、分兵捍禦、如松・如柏等二門、行長弃城而走、如松乘勝諸入、小早川隆景遁于碧蹄館、大敗之、追北、至臨津、勝軍排擠墮水、溺死無算、如松僅免、終夜痛哭、聚敗軍退入東坡、始知官兵強勁、而旅息自然、爲朝鮮人勸更進、如松託雨泥路濘不許、更保開城、而陰使其國、稱疾請代、爲加藤清正旣取咸鏡、收軍還開都、明人畏日、清正將壞挽如松歸路、如松震栗、退走平壤、遂使沈惟敬詐和、惟敬赴北京、與石星定議、修和親、言者議其好民、朔約不聞、三年、以李宗誠爲正使、楊方亨爲副使、惟敬爲鄉導、趣赴日本、初惟敬自以爲正使、及命下、失望、遊石星門、約來多讓事、必不行、星强遣、土慶長元年、正月、惟敬謂二使曰、吾先往結和、二使許之、惟敬至、辭巧獻媚

物而還、欺宗誠曰、和敗矣、不日、和復來、宗誠怖、遁去、方亨曰、事將何如、曰、與國奉日本耳、朔約、則使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使、多出金帛、而資遣焉、八月、二使至伏見、見于豐臣秀吉、致朔約書、秀吉見其書、詳偽、怒而不報、遂二使曰、再起兵、滅汝國、二使竊以爲虛喝、已而見沿道將兵然、知其非虛、然畏復命得罪、而多買邊海珍貨、僞造秀吉答書、二年、二使歸、詭稱曰、和今整、石星信之、餘衆皆疑、已發、官軍至朝鮮、於是、方亨吐本末、出石星前後手書委罪惟敬、朔逮星・惟敬、而索問得實、遂以邢玠・麻貴・楊鎬・丁應泰・董一元等援朝鮮、星下獄而死、惟敬遣叔、明時安營、帷惟敬、惟敬者縮、不知所爲、欲詐加藤清正取和、清正不肯、惟敬益窘、因小西行長、丐歸化、行長許之、邢玠聞之曰、彼入日本、深爲明患、則遣兵邀之、獲之、明軍至朝鮮王京、官軍已入慶州、據閑山島、南原守將楊元遁、全州守將陳愚衷、亦遁、官軍臨王京、及冬、軍退、明軍四萬人、分爲三協、楊鎬督將中、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麻貴楊鎬督之、合朝鮮軍、攻蔚山、加藤清正、救蔚山、貴遣兵斷清正、丐和、弗聽、則益攻之、蟻附上城、清正投巨木石、拒之、貴・鎬知其不可力取、而休戰、爲長圍、絕汲道、三年、春、小早川秀秋、浮田秀家等救蔚山、而出明軍背、清正、

順天朝鮮作[illegible]今據[illegible]及國史

自內亂之、明人倉皇敗師、鎬僅馳先遁、餘衆土崩、相蹂仗藉、玠捨士卒、亡二萬餘、詭以捷而報、且曰、僅失百餘人、既而、敗狀聞、朔鈞怒、罷鎬、貴、資樹功以償焉、是役也、蔡之經年、傾明國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敗事於一旦、畢朝嗟恨、朔鈞以爲世讎、代鎬、以萬世德、日本諸將承豐臣秀吉旨、多撤軍而還、唯小早川秀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島津義弘等十餘將十萬許兵、留屯焉、分兵爲四屯、秀秋守釜山、清正守蔚山、行長守順天、義弘守泗川、萬世德、邢玠、相議、使麻貴當蔚山、劉綎當順天、李如梅當泗川、陳璘以水軍、分布忠淸、全羅、慶尙諸海口、以應三將、皆畏官兵之勁健、而擁兵不前、朔鈞猝召還如梅、以董一元代之、七月、綎畏行長勁、欲紿執之、謀洩、八月、爲行長所伏、乃退、九月、貴師壓蔚、又遇立花宗茂、三戰三敗、清正乘其弊、大擊退、璘亦弃舟遁、洪獨一元進暴晉州、乘勝渡江、取數壘、時義弘在新寨、爲金海固城等七壘、一元値還新寨、牙國謂一元曰、破新寨、新寨自毀、遂攻、破諸壘、十月、一元、攻新寨、始陷焉、營中誤失火、上下擾亂、義弘乘之、騎兵先發、餘衆相蹂、伏尸二百餘里、死者不可枚舉焉、一元既還、會日本軍皆撤還、小西行長、最後、陳璘・鄧子龍・陳蠶・馬文煥等要之、戰于海中、子龍敗死、璘失利、蠶、文煥、

救之、故行長知、行長退、合島津義弘、反擊、破勝軍、劉綎以少兵來、行長、義弘、擊卻之、璘等退歸、璘曰、獲義弘、出他首、誣之、綎、貴、亦以捷而誣報、朔鈞皆信之、論功、璘爲首、綎次之、貴又次之、初、李如松父、爲成梁、世爵鐵嶺、有九男、如松最顯、其次如梅、麻貴居沙嶺、並以將種、而稱聞焉、號曰東李西麻、自餘、諸承訓・宋應昌・邢玠・楊鎬・董一元・劉綎・陳璘・鄧子龍、皆以將名、播于國中、而抗官軍者也、相角前後七歲、而無一勝、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國勢大悴、初、沈惟敬、獻猾性丸藥於豐臣秀吉、議者曰、外國所獻、不保無毒也、則命侍臣二人、嘗之、踰月不死、秀吉與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倖之、未出數年、相繼而死、於是、始覺其爲毒矣、朔鈞季年、愛親覺羅氏、起滿洲、乘明弊、侵略其地、未幾、奪其國、凡、明主十六世、二百七十七年而亡矣、其遺民朱子瑜等、不義愛親覺羅氏、而謀復之、來丐官援、官不出師、子瑜、不食其粟、終歸化矣、

續史氏曰、余考地理、昔者、高辛氏畫九州、唐虞夏后、承之、平水土、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四海、以定五服、服五百里、有國之者、位置井然、蓋布諸侯、嚴正疆界、此亡乃叅合之乎、何者、九州之地不均齊、或分、爲十二州、輒各有從屬、是可怪、一也、冀都冀州、南蹙北縮、而冀北二千五百里、入沙漠、

非九州之地、是可怪二也。周史之志九服、服五百里、方正截然、四面而未聞沙漠入周域、又未聞東逾滄海西逾流沙、九州如此之時、則九服何爲者耶。五服與九服、理難相掩、而考之言之、從爲之說曰、禹貢皆兩周官皆方、或曰禹五服五千、截數兩面、在皆數一面、周官王畿不在服內、除王畿方面或曰禹貢數一面、周官王畿外八服皆兼四面、或曰古今尺有長短、或曰後世有人迹屈曲、殷互而斷不得確說也、有何以一成。使夏王殷起于七十里、滅夏、周起于百里滅殷、諸侯之大小可以知矣。至周末諸侯賴六卿於春秋、晉最大、於六國楚最大、子産稱晉、爲數圻、蘇秦謂楚爲地方五千餘里、晉楚不出周之服圖、以伍諸侯而據方圖、才僅一二州、何數圻五千餘里、安以充其理矣。漢之土地幅員雖過周、以我與唐通爲境域、不必具有也、六朝分裂、無大幽隔周一併之通好、我皇國使聘相躡于路、何究審我地形、而有謂倭國都方數千里、唯之知彼之里數、語在其好于此矣。唐隙我國都、不太廣猶有彼謂而若充彼謂、以度我畿內、爲方數百里、一也、以度四境、不啻倍兆也、明謂與地錄潤于隋唐、未聞國都方數千里、由茲較和漢廣狹、則不論既皆矣、人或不深考之、噉欽西土之宏大、可以一哂也。

續史氏曰、余考兵籍、輯較氏創爲萬國、以分諸侯兵、將兵合、其制至商存三千餘國、周發討商、八百諸侯從之。書記其衆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其車卿配諸侯、一侯或不保一兩。嗚呼寡兵之少乎、此稱謂爲之略下耳、不建諸侯之衆也、則按史已諸侯合者、車四千乘、然則諸侯各五乘、是亦不足以爲多矣。周既三分天下有其二、兵衆如斯、因推商衆萬、皆有億萬、周發究商滅國五十、封國七十一、凡諸侯不過千也、然於傳有周千八百諸侯、雖數不相合、此亦一說、不足以深攷也。春秋距周初、未遠更相吞滅、國名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其最著者十二、雖時有盛衰、兵有多寡、倒盛謗衰絕多補寡、各國戰三軍、凡十二國、共三十六軍、古今雖異、域內之兵、不太異、以其軍分之千八百國、則五十國共一軍、若分之萬國、將如之何。且春秋諸侯、莫强于晉、晉昭世、見强于齊、耳城濮之一戰、取霸兵唯七百乘、而未聞其國有萬乘也。晉獨數圻之地、兵賦如茲、王者以一圻、有萬乘、幾不能。瑪漢初封侯者百四十三人、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據兵法、使七家賦一兵、則大侯不過千四百兵、小侯不滿千兵、一來大小侯總兵不過二十萬、數世之後、雖戶口蕃息、子孫驕逸、亡國者前後相踵、至獨秀之世、存者唯三侯也、豈

矣、然與假國、王莽篡位之不聽也、三國之時、魏最大、然兵不逾三十萬、晉撲、告摧埃之說、可以證矣。吳兵三萬、能挫操勢於赤壁、此役、雖操衆八十萬號百萬、固非其實數也。魏志云、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師徒亦是類也、猶於戰國七雄之際、楚居于吳地、而稱帶甲百萬、秦齊三晉等、割據于魏地、而各國稱數十百萬、以區區三晉、猶稱失數百萬、衆於秦、而猶有遺餘、以國勢不至凋萎、吁、爽妄言之甚矣。晉主災封宗子弟、爲王者二十餘人、大國置三軍、兵五千人、邑五千戶、次國、小國以差降損、而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渡江以後、九分食一、由斯觀之、兵亦不必如其數也。晉末擾亂、裂長首甚膺耗盡不自保也。隋氏混一南北、騎奪强勢、鮮掠高麗、兵百三十萬、號二百萬、高麗逆擊破之時、高麗屬我皇國、以捷來獻曰、隋與三十萬衆、攻我、反爲我所破、凡斬獲者、失衆多、高麗數隋兵、誠應多之、反少之實無其謂矣。然則隋無百餘萬衆、可復知也。唐勢不及隋、宋不及唐、元不及宋、猶能奮蜡斧旋我西邊、自取敗衂、索其分也。明氏兵衆較遜隋唐、當此時、安南兵二百餘萬、號七百萬、蓋其數亦僞矣。明攻之傾巢穴、此似明兵多于彼者、不必然也、明人林芬謂、天下兵籍、九十七萬、假令明用其全兵、不有百萬、況交代使之乎、豈

侯氏、征韓、韓與明相特爲、以守其國、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我兵渡海懸軍深入、非有强力、安得克之、且軍國詳敗績、古今所同、然彼敗績不能自捨、率于史、偏于梓、公然布之世、核實與加之、人或不攻審既而咱于彼論者、以爲我兵力不及彼、此奚心耶。

續史氏曰、余考戎狄、世人或謂西土蕃狄之多、非皇土能所及也、衆儒以爲實然、此蓋起于職方百里之解、陳氏解周禮曰、方四百里、徑只百里、鄭氏債漢官若儀曰、長安城方六十里、經緯各十五里、朱氏語錄曰、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世人或未攷之、以方百里爲方面各百里之謂矣、物茂卿之博學、且猶誤之、以公侯之國、當我土二百七十萬石、吁、是奚之說耶。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朱氏引徐氏說、注之曰、君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以我國量、量之、一口食祿一石八斗、食其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則我五千百八十四石也、彼公侯不及我彊國上卿之祿、寧敢匹我彼大國之夫、三萬二千人、概上下農、而二十餘萬口、此我彊國之什二也、以此推之、我彊國者、爲彼所謂千里國、可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皇土如彊國者、六十、以我比彼、其廣狹將何如、然彼土多磽确不毛、少膏腴之地、地曠人稀、我土多膏腴

及田畜爲品種之地、地猶人祿、以此較見彼士、不能無觀毀也、漢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比二千石、月俸百斛、亦能參政事、漢士微時、九州置刺史、秩六百石、按漢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我士食人月一斗半、以此放之、彼六百石、當我六十石、唐正一品、米七百石、從一品、米六百石、二三品、品降殺其秩、按唐食貨志、人食米二升、我士人食米五合、以此量之、彼七百石、當我百七十餘石、宋元之秩、雖有軒輊、不失其大旨、明魏王、萬石、朱之瑜、該稱曰、宮升以日本六合、爲一升、然則彼萬石、當我六千石、而其威福、重于彼朝廷、而公次大臣、無敢釣滅、若以其秩、入彼朝、雖小族、固不敢與之齒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九

列傳七十五　　　風般　　　一色重熙　書

外國三

琉球、或稱流求、稱瑠球、稱留仇、稱瑠球、稱流虬、以音相通也、又稱流鬼、稱留虬、以音相近也、又稱惡鬼納島、稱屋其惹島、稱鬼島、稱本島、以其在南海、又稱南島、稱南利、或曰、掖玖、亦琉球也、多禰、亦琉球也、掖玖、或爲夜句、爲益求、爲信救、爲邪久、爲屋久、多禰、或爲多褹、爲多泥、爲種、以邪音相通也、推古之世、掖玖人、來朝、欽明之世、復來朝、天武之世、多禰人、入貢、其地圖、元明之世、南海諸島、內附、文武之世、置益救郡、隔之以嶮位、與之以冠服、白王妃宗族、至國相衆官、爵與有差、成請大納或請太宰府、其朝貢歷勝史籍、而不可枚算、爲孝謙以降、省而不記、蓋厭其煩也、延喜式、有南島方物、由斯觀之、莫無貢獻也、其國、盛夏蒸溽、隆冬無霜雪、草木不凋、歲中稻再收、仲冬播種、季春移秧、季夏穫之、又播種孟秋、移秧孟冬、而穫、四時餘廿蔗、土不宜麥、有菽粟黍稷、三年有爲布、地不産鐵、有皮無絲、殺爲釜、無鶴雁鵲鴉、多蛇蝎、百蟲不蟄、

常用鮫貂、其王之世系年代、不可科而詳焉、世傳、鴻荒之時、有二神、降其國、是爲天孫氏、承國、一萬八百餘歲、或曰、數千歲、天孫氏、爲其臣所弑、國亂、舜天、誅其逆、一國靖亂、衆推尊爲主、是歲文治三年也、舜天、源爲朝之子也、初、爲朝、徇地到琉球、取大里按司妹、生舜天、而歸焉、舜天、與母氏留居、年甫十六、爲浦添按司、二十二歲、立爲王、舜天子舜馬順熙、舜馬順熙子義本相嗣立、義本時、不數侍饑、疾疫大行、國中大亂、天孫氏復興、號英祖、此際蒙古始大使人竹天孫氏曰、來則安堵如故、不則必致征討、英祖不往、英祖子大成、大成子英慈、英慈子玉城、相嗣立、玉城之世、國亂、爲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王城居中山、王子西威、幼弱、依衆、察度者起、不詳其姓氏、或曰舜天之後也、察度子武寧、武寧子思紹、相嗣立、以尚爲姓、思紹子巴志、併山南山北、巴志子忠、忠子思達、相嗣立、忠、死金福、爲思達之後、文安五年、入貢、賀德三年、又入貢、其後、朝貢不絶、而請互市、許之、則置關司爲於兵庫、金福死、布里、與金福子志魯、爭立、國亂、金福、次弟泰久定其亂、而立、泰久子德、德死、無子、支族圓立、圓子宣威、宣威子眞、眞子清、清子元、元子永、永子寧、相嗣立、此時、豐臣秀吉、霸于中原、琉球朝貢甚疏、然以途遠多故、而未收責也、一日、秀吉封

龜井茲矩，以因幡茲矩請曰，茲矩固無望皇國，而貪存之恩，願得寸土，願得琉球，秀吉許之，茲矩，即以兵仗渉海，會風濤猝起，舟楫摧損，以溺死。天正十五年，秀吉征薩摩，琉球與薩摩世有隣好，令[illegible]，使聘入貢，時明國，命來琉球，有親于明，十八年，秀吉命家召明之入貢，弗納，十九年，秀吉征明，家長罪不朝鮮。慶長中，島津忠恒，奉德川公命招家，不至，請討之。十四年，忠恒使其將樺納一氏等，攻琉球，家以鐵砲結壘而據那覇，遂一氏之軍，[illegible]旁險阻，多蛇蝎，家恃之不設備，一氏焚之，直前，以尊陷國城，擒尚寧，使其將具志出乞降，不許，長驅至國都，生擒家及諸族大臣數十人，琉球悉平。十五年，忠恒以家等見于德川公，遂屬琉球，諸島歸島津氏，由是朝貢不絕。

蝦夷，其土人，髮鬚如蝦，蝦與蝦音相通，故名其國，云國，或稱蝦鎮，或稱蝦狄，或稱野作，或稱毛人國，在陸奧之北海外，故又稱北倭，地勢險峻，中央稍平，潴為二瀉，東瀉南流入東海，西瀉北流，會諸水，為大川，入西海，地生金鐵，人不知取鐵，砂金隨水流出，然採者或觸氣病，不宜禾穀，而無君主，御其民，職其田，不有文字，不知支干，但以寒暑知年，以盈虧知月，不貴金玉，不解音律，男女皆徒跣，漁獵為業，以食其肉，衣其皮，山有熊羆麋鹿，無牛馬，獸能成

群，疾走如奔，咆哮害人，衆常畏避之，水有海豹、海狗、海獺，巨鯨如山者，又有異魚，其形如江豚，其鼠，皴長，名加志，衆食其肉，立死，國人稱之，甜其肉，蝦夷嗜，剩亦[illegible]衣，有鮭魚松魚，松魚尤多，七八月間，遡川泝水，流塞不通，有鳥鷲，其大者，翼可二尺，長數丈，為鳥，多鵰雁鵝，無雉鵲，草有百合花，黑者，上古稱蝦夷之二州，與其國人雜居，景行二十五年，遣武內宿禰，察視北之地勢，宿禰歸奏曰，東夷之中，男女並椎髻文身，為人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沃壤而曠，可擊取也，此蓋謂在奧羽者也，故稱土地沃壤，四十年，東夷叛，詔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陵犯為宗，村無長，邑無首，各貪封堺，相盜畧，其東夷中蝦夷最強，未霑王化，汝往征之，日本武尊師，至蝦夷，夷首帥島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望王師，意知不可敵，悉捐弓矢，叩拜曰本武，俘其首帥而歸，仁德三年，蝦夷叛貢，遣校蝦夷，而作叛坂道，仁德五十五年，蝦夷叛，遣田道往擊，蝦夷田道敗死，二十三年，使人祈禱，蝦夷屬之，至吉備國，夷人抄掠傷罪，清寧四年，欽明元年，蝦夷人，並歸附，敏達之世，蝦夷魁帥綾糟等曰，臣等自今以後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皇極元年，越邊蝦夷數千人內附，齊明元年，召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饗之難波，

柵養蝦夷九人，津刈蝦夷六人，賜冠各二階，四年，阿倍臣，伐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人恐，授齶田恩荷以小乙上，召衆授為等夷[illegible]，大鄭而歸，五年，又遣阿倍臣討蝦夷，阿倍臣，大饗蝦夷人與諸秩以一僧錦，五彩帛祭其土神，蓋至肉入，覺賦，都翰而歸，是歲，遣入使唐，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唐主問曰，蝦夷幾種，曰，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每歲入貢日本之朝，問曰，其國有五穀乎，曰，無之，唯食肉，問曰，有屋舍乎，曰，無之，唯止宿樹底，天武十一年，東蝦夷二十二人，賜爵位，北蝦夷伊[illegible]岐那等請停人七千戶為一郡，乃聽之，和銅二年，東北蝦夷並作亂，養老四年，東蝦夷叛，殺按察使[illegible]中，又殺按察使[illegible]，七年，蝦夷亂，以上田村麻呂，時平之，二十一年，蝦夷首，大墓公阿[illegible]，盤具公母[illegible]等，率其衆五百餘人而降，[illegible]其二首出斬，蝦夷不復敢入寇，元慶二年，出羽之夷俘作亂，延久年間，其後陸奧出羽等夷，寖漸微，內地至一歸無留者，世傳，文治中，源義經，竄入蝦夷，其仰服，從之，義經居東部，爲土人求其道化，而據教術焉，其部長之名義經權證所門被伊，被伊者判官也，土俗，稱義經曰，遂被久留[illegible]，被久留[illegible]廟祀謂也，判官，廷尉之稱也，西部有辨慶崎焉，嘉吉三年，若狹守武田信廣，辟

世亂，歸渉入蝦夷，信廣，本姓源氏，後稱蠣崎氏，取南界，略地至北地，拓闢四百二十里，當斯時，夷俗既移易焉，男散髮不冠，女子首髻[illegible]頸手腕，黥其花，而染腦，用青草汁，尊者，以穿耳環，卑者用鉛錫，乾居結屋，以支柱稱矣，[illegible]家不闢，牆外而處，子孫前廣居，以何殼食，而取其皮為[illegible]，織布，偶得中國絹則，衣珍異之，人性好闘爭，故有兵器，弓長不盈四尺，尊皮為弦，矢長尺餘，鏃骨為鏃，淬以毒草，刀劍如鞘，木幹長五六尺，甲胄用海豹皮，而制刀不知鑄藥，若有疾疫瘡痍，則委之山野，而人死，負有裨屍，親屬各以刀斫，擊傷其額，流血被面，以因于哀悲也，信廣子為光廣，永正十五年，夷亂，討平之，殺其領長，光廣生義廣，義廣生季廣，相繼，任若狹守，季廣，數討降蝦夷，撫邊民，以白封鬼島，咸令大服，季廣生慶廣，天正中，慶廣遣使人貢，請內屬於豐臣秀吉，許之，遂以松前為氏，任志摩伊豆二守，民部大輔，於是蝦夷入版籍，慶長九年，慶廣奉德川公命，約束蝦夷，慶廣子孫，累世為內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九　終

續日本史卷之百

列傳七十六

外國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呂宋、一名瑪泥剌、在南海中、北極出地十九度、距長崎可八百里、國皆轄百餘島嶼、周年分八季、季四十五日、時氣常暑、歲中稍散熱、多椰子、胡椒、桂樹、蘇木、産金、銀、珠玉、中國之民、流寓其地、而因其利焉、佛郎機與呂宋互市、見其國弱可取、而略重賂、請牛皮可蓋之地、國王許諾、佛人、則剪牛皮、聯屬至數千丈、環土地、取之、有司責之、佛人曰、既得王許、終據其地、襲殺其王、遂斥其臣、而蠶食諸島、以拒閩粵海上之利、南海諸蕃、無敢與抗者、又招中國之流民、借其威、國勢益熾、屢攻蠻明人、明人常怖之、明人張鳴岡曰、粵之有澳、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猶虎之傅翼也、慶長六年、入貢、然後貢獻不絕、

阿媽港作阿馬港又亞媽港

阿媽港、或稱香山澳、或稱濠鏡、或稱天川、在明國之南、尖出臨海、北極出地、二十一度、東土峻巖、西邊卑濕、其人因狡、漁獵爲業、大永五年、杜瓦爾人始寄寓其土、與明人通販、而南海客、來感還頭之、戶口滋繁、竟爲商賈輻湊之地、皇土人、亦往往趨焉、港人、聞中國之肥沃殷富、寄寓之、天文十一年、港人來、著大隅、弘治永祿之際、累來薩摩二肥二豐諸地、港人、尊奉天主教、伴天連者、以其教來、啗邊民、織田信長、頗惑溺之、爲建永祿寺、弘其法、時論致紛紜、則改爲南蠻寺、論處佛者、信長亡後、滅其寺、誅伴天連、而沾染其教者、悉斷之、遂下令、禁天主教、慶長十三年、中國商舶、至港、港人利其貨財、殺三百人、是年、港人來、有馬晴信、以幕府命、而殺港人報之、後二年、其酋長來謝、請貿易、許之、

安南、在長崎西南、千餘里、北極出地、十六度、晝夜無短長、國有二京、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十九州、黎莫二氏、王其地不相下、男女皆被髮、或結髻、或剪髮、以香蠟飾之、不令散亂、人皆徒跣、以地沙潤滑、腳不汗也、衆庶冠笠、不論晴雨、夏日暑酷、歲中稍冷熱、無寒、多羅綿魚鹽之利、産瑪瑙琥珀、有犀犦、象、白鹿、白雉、翡翠等、隆冬無雪霜、草木常鬱茂不凋、人質淳朴、好學、所在設學校、教育子弟、而慕中國之化、慶長六年、入貢虎象孔雀等若干、是年又貢、大率、仲夏以後、得南風、來船、殆無虛歲、

占城、舊占越裳氏之地、或稱林邑、或稱象林、或稱占不勞、或稱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中古改國號、爲環王、又改爲占城、北極出地、十二三度、氣候溽暑、土壤膏腴、與安南世不相睦、而舉兵相攻、田畝無二麥、農者少收穫、衆食檳榔、多業漁者、無米酒、飲椰子酒、飲之人、被短衣狹袖、以白氎纏胸、垂至足、脛股露、有髮無髭、日中而起、夜分而寢、以爲常、晝夜分十更、歲月不置閏、每歲正月元日、衆象巡行樓所、然後、驅逐之、四月、作遊船之戲、十一月、爲佐節、人相賀、十二月、望、祭天、高官八員、領四方、方二員、文吏五十員、掌政治法令、有司十二員、司錢貨、將校二百餘員、皆師篠、皆無秩祿、而給[illegible]魚、以充食、畜産有獅、象、水牛、山牛、牛不任耕用也、有鱷魚潭、土人相訟、難決者、驅跨牛、臨其潭、鰐齧食其曲者、而其直者、數往來、不有害矣、人之疾病、采生膽、服之、其死也、王七日、官族三日、庶人即日、葬焉、積薪中焚屍、燼之水濱、取其骨、王則收于金函、官族則銅函、庶人則瓦、以沉于湖中、男女皆截髮、哀悼每七日、焚香、祭奠、至七七而罷矣、互市、用金銀、無錢、慶長十一年、中國召其朝貢、薦來、其後、每歲抵長崎、交易通商、

暹羅、古之赤土也、在占城之西、北極出地、十四五度、初、暹與羅斛、爲二國、羅斛併暹地、遂稱暹羅、南方諸國、斜仔、六坤、宋腳等、爲屬國、暹羅城中、東南平衍、西北境狹、分爲十二道、歲中稻三熟、春初種苗、後皆自生、夏收之、其味香秋不及也、時氣不正、大概甚熱、亦忽冷、土壤汙濕、貧人構樓、藉藤席竹簟、起臥其上、而其死也、葬高阜、表塚、凡人裸體跣足、木綿蔽腰、伏俯路端、見于尊者、其死也、或海濱、而任鳥鳥之啄食、謂之鳥葬、男子剃除鬚髮、少留頂毛、戴金華冠、加瓔珞、婦女盤髻加飾、衆崇信浮屠、多爲僧尼、公私之事、委婦人、官僚之職、及貨之出納、男子承其指揮矣、國王獨與御象、庶人畜象、供耕耨任載之用、猶中國之牛馬也、土有麒麟、孔雀、犀、象、香木、蘇木、白檀、檳榔、椰子、又有白竹、大拱者、比家用之、爲棟梁、麻麥、不殖其地也、水多鱷魚、人質勁悍、好水戰、將帥者、聚人腦骨、衷甲、名曰聖鐵、刀矢不能入也、削檳榔、作槍、用水牛革、爲牌、擁斧鉞、況海、以緞製劍服、往往得克矣、曩師破明國也、暹羅遣人明國、請禦師、貢獻中國之師、明人有是然之、蓋彥國陳其不可、乃已、慶長十一年、日本召其朝貢、乃來、六七月、乘便風、常來貢、

柬浦寨、或爲柬埔寨、或爲甘孛智、或爲敢浦只、或爲甘破牙、或爲淡甫寨、以邪音相通也、在暹羅之東南、北極出地、可十度、國有文字、類回鶻、土人富饒、宮室壯麗、每歲、洪水來沒、是故、人恒樓居、使諸事、男女並椎髻、祖裼以布繞

波爾杜多伽、或作波爾杜伽、又作多伽兒

髮、其人鬈髮黧面、髡首、手足皆紅、無衣裳、貴賤皆跣、俗奉佛教、諸寺悉瓦葺、無鐘
鼓螺聲、僧徒黃衣偏袒、食肉飲酒、氣甚汚穢、田園不用牛畜、耕以鐵器、游、交
接亦然、無溷室浴器、每家掘池、一日數浴、時候常熱、池水如湯、唯夜分微冷、
日出乃出、人多癩瘋之疾、其死也、置尸於布、棄屍於郊野、禽獸食盡之、子弟
相賀云、父兄死有餘福矣、若不食、則愁嘆云、餘罪未消也、莫有起廟、男子禿
顱、女子剪髮、以為孝矣、慶長六年、入貢虎象孔雀、後累貢獻、

太泥、在暹羅之南、國有蘇木胡椒、丁子、沉香、麝香、藤席、乾蝦之產、多孔雀、孔
雀有異種、名尼基、有翅、不能飛、其足如馬、疾走勝于馬矣、風俗類暹羅、婦女、
累世王其國、尸位不聽政令、三老秉權、慶長四年、入貢、七年又貢、

波爾杜瓦爾、或為佛郎牙、或為波爾杜多瓦、或為蒲都家兒、以假音相近
也、西距長碕萬餘里、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其人長壽、其土作絲綿、產金銀、錫、
鐵、瑪瑙、水晶、樱桃、葡萄酒、西域諸番、所交會、國人恐後之、以捷於四方之事、
國勝二事技、曰既物殘、曰哥燒被、以戰勝貿易、由斯兵勢鬪強、統轄研、大
明邊境、承正七年、佛好滿剌加、構据其城外、而舉兵、據其不肯、國王委都還
亡、杜瓦爾有其國、又與瓜哇、和蘭、攻戰、而屬場、天文中、佛來爾古者、來貢

為鯨洋人入中國、蠶食于此、然後浙至、轉而遷後肥前薩摩諸國、傳天主教、
豐臣秀吉、不好邪教、嚴斥洋人、洋人為非、而互市、終之、竟廢入貢、

和蘭、或為喎蘭、或為荷蘭、或為阿蘭陀、或為法蘭得亞、或為法蘭得斯、甚轉
音云爾、又為紅毛、又為紅毛、在杜瓦爾之東北、北極出地五十餘度、地產金
銀、銅、鐵、玻璃、玻瓈、磁石、其人長身高準、髮鬚皆赤、色笠蹈衣、狹袴僱窄、精心
思細巧、造大艦、數十丈者、樹五桅、設三層樓、役使烏鬼、往來萬里、轉販諸國、
其造細布、令婦好白纖、不勞人手也、昔者、人爾馬虎亞人、為天者、攻平其地、
國號拔苔非亞、是為始祖、後數復國號、慶長五年、國人諸界濵、請貿易、聽之、
轉到浦賀、犯法加罪、止留有年、十三年、蘭人來平戶、謝罪、十四年、入貢、累年、
又貢、而后、累貢不絕、

英吉利、或為英圭黎、或為英機黎、或為瑕利須、或為以幾黎須、或為伊毛蘭
須、或為漢、又利亞、或為諳厄利亞、或為伊伽羅諾、或為以乎計良武登、或
為意閉蘭土、皆借音通用云爾、在和蘭之北、風俗相似、地產銅鐵、鉛、錫、麻、
黃楊、網草等、人好喫阿片烟、氣候和暖、雨雪、國域狹小、有長湖及三十
洲嶼、國王居國嶺、分三道、修化選卒轉行、諸街、街張燈、殆無算、以防盜賊間

葛爾一作那摩

耶穌子或作耶僧子、諸作耶蘇

諜也、民口滋息、列肆富饒、冠于西域諸番、其人赤毛碧睛、性質狡黠、列們、家
畜牛豕、供饌、少粒食、毛衣革履、以氈毯為席、俗奉天主耶穌之法、究勘天
文地理、好習水戰、造鑑砲、鍊火藥、陸鉄器、無不往矣、天正八年、始來平戶、
相繼浙來、而傳法、煽惑愚民、大友義鎮、喜其法、此爾杜瓦爾瑪港人、亦傳
之、法教遍布眾海、漸漸東遷、及上國、荒木村重、高山長房等、亦崇之、織田
信長、信長、設天主堂於安土、豐臣秀吉、禁其教、然長碕鎮舍洋人、而唱邪說、
如故、時、長碕係大村喜前之所管、而弗肯糾殺、秀吉怒、取長碕、捕洋種、及弟
子二十餘人、悉死殺之、遂窮、禁邪宗異種、寬之、禁紀稍弛、慶長五年、英蘭直
來、堺浦、耶穌子者、請通商、德川公召之江戶、賜作米宅地、爾後洋人踵至、
耶穌子、上書曰、洋人所法來入者、大率欲取日本也、公則令海內檢察異域之
來者、一切逐擯之、我民溺于邪說者、喻之曰新矣、其不改者、嚴處刑、十六年、
公賜朱印、聽英人交貿、

續日本史卷之百大尾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四日出版御届
同十五年八月　日出版
著述人　一色重熙
名古屋區富貴島町十九番地
出版人　青喜山録雄
京都區下京區□□町□□番地

飯田忠彥修
男 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二百九十一卷
全部百冊

飯田家藏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國文社鉛排本影印

野史序

野史二百九十一卷為余家舊臣飯田忠彥所修蓋源光圀所修大日本史絕筆於南北合統忠彥有志于續撰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巨祠名刹之秘旁搜博採拮据四十餘年終克為茲編於是明德以降四百年之間

治亂成敗忠奸淑慝之跡歷歷如指掌其功韙矣自王綱解紐史官之廢久矣光圀修之於前忠彥續之於後然光圀以雄藩之資賴諸名儒之助為之忠彥則一介書生獨力辨之其勞不啻天淵焉光圀之書已經奏覽賜以嘉名刊行布

世野史則成於幕府之時事多忌諱以故隱晦不行維新之初
朝廷置史官首徵茲編乃以一本
奏進辱

褒賞賜金幣忠彦地下之喜可知也頃日男文彦為加訓點活刷公于世来謁序余舊誼不得辭為弁一言
明治十四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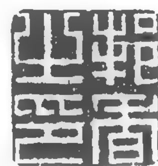
陸軍大將二品大勲位熾仁親王撰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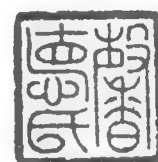
校刻野史序

紀元以降二千五百餘年其間行事所載於史傳者僅有舊事紀古事記及六國史而已欲觀其治亂興廢之迹察正邪得失之分非稗官野乘則家記私錄無由考信焉及大日本史出大綱細目羅擧無遺洵絕代之偉觀也但其述作至後小松帝而止爾後五百年無復正史爲可憾焉耳余嘗讀飯田子邦所修野史立紀設傳擧明德至文政凡四百二十餘年行事盡網羅之其間雖未免有考据不覈繁簡失宜行文冗長澀晦而繼水史體者獨有斯書也因欲上梓行之於世而未得善本頃者請其男子華欲得其家藏本參考之而子邦所手輯罹元治甲子兵燹今坊間所傳轉輾抄寫者而皆逸仁孝天皇紀及文恭公傳蓋當時幕府之事多忌諱或避而刪之歟今且據坊本脫者脫之闕者闕之如其字句難解事實難明則就其引書正之無者加案揭之欄外以俟他日校訂其他一仍其舊不敢妄改之因付諸聚珍版以備於修史者藥籠中一味云

明治十四年四月

竹中邦香撰





野史序

天七地五邈矣悠哉自
人皇繼天立極以定
神器
聖子神孫永守其成萬世一統極天罔
墜猗歟盛矣哉古者國家置史官以
記政治得失如古事記六國史是也

迨至中葉史失其職間有偏記私史
之類然而統紀不一君子憾焉黄門
源義公深有慨於此廼開史館網羅
群籍聘召名士以作大日本史二百
五十卷始於
神武天皇元年絕筆於
後小松天皇明德三年蓋有深意存焉

此蓋國史之集大成者而可謂炳煥與日星爭光也友人源子邦幼好典籍成童讀日本史而恐明德以還事迹之或湮晦因搜括實錄野紀家牒譜系凡可資採獲者幾乎二千餘部手自纂輯而一沿日本史體例記自明德至文政之間二十一世四百二

十餘年之事迹凡二百九十一卷名曰野史嘉永壬子五月始克成編蓋用功三十八年其勤至矣嗚呼史豈易備乎哉先是天保癸巳奉時與子邦同在江戶談偶及史事子邦因出稿本示之其已編集者僅數十卷耳奉時慫慂曰劉勰有云史之爲任乃

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劉知幾亦有云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修史之難如此子其勉旃而來倏忽二十一年矣一日子邦來告曰野史幸克成編子實知予者請爲之序奉時受讀曰嗟呼子之業可謂

勤矣而編中繁簡或異詳畧難均者有矣文頗冗長語或鄙朴者有矣實爲可惜耳子若能更加刪潤則可謂完書也子邦曰余性謭劣誅姦發潛之事非所肯任冗長鄙朴之誚固所不辭而余一生精力亦實盡於此書矣余之纂此者亦竊欲列四百二十

餘年事迹以資史官之採擇耳若夫
删潤之則俟後人矣奉時曰善哉夫
修史大業也古人論三長五難誠非
易事故遷固之史不以一人而成在
彼且然況乎於我修之難之更難也
故日本史之修也以懿親之大藩而
不愛金帛財物網羅群籍聘召名士

亦必須數十年而後成今子邦一介
布衣亦能搜括遺書以續四百二十
餘年之事迹而俟後人之删潤其功
豈亦淺尠也哉謂之日本史之忠臣
亦無不可焉因冠其語於簡端
嘉永六年癸丑春正月
　華頂王府侍讀池內奉時撰

進野史牋

恭以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是以修文報德備武酬恩各盡其
職焉而已矣昔源准后著官志於關
城楠廷尉遺家訓於櫻井體雖各異
用自似同斗筲小臣忠彥誠恐誠惶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竊以爲
皇天眷命照臨下土自百世之後鑒百
世之前者莫著於史籍我
皇國開闢而來
大寶行仁慶雲呈祥宰輔應職海晏時
至廐王祖述佛教憲法永傳王仁捧
獻聖經五常道存爾後古哲先賢紹

述歷史
朝廷有史局野有家乘可徵治亂興廢
者文之德也剗平寇賊姦宄者武之
力也臣忠彥受生於西陲長成於武
林弱冠辭弓馬把耒耜備嘗稼穡之
艱難未遑學辭章之彫飾然性有書
癖幽邃僻地史籍固乏孤陋管見賤

劣殊甚何圖夙奉　大王殿下之恩
眷辱列侍臣洪澤溢於胸襟明恩浹
於骨髓思所以報効其萬一幸浴昇
平之餘澤猥閱靑史之古籍流俗之
惛虛誣不寡臣忠彥固非其職然竊
其志雖恐僭踰之罪竊企編纂之業
殆三十餘年於此矣感

天恩之無疆歎時勢之循環治亂興廢
吉凶榮枯拾芥拔萃累篇成帙遙擬
司馬遷之發憤竊慕水府君之盛蹤
欽仰
皇上經天緯地之明德首述
帝王本紀伏載創業守成之洪勳次記
武將傳文臣奏補天浴日之功武臣

稱干城貔貅之績儒林競華衰之榮
和歌發心地之根孝子承菽水之歡
貞烈彰節行之異義勇有松柏之節
方技主岐黃之術或顯丹青之妙隱
逸遊俠姦叛逆釋各取事實殊載要
旨昭昭
皇化赳赳武威遙布數萬里之蠻夷終

立外國傳明德以還四百二十餘年
之事跡瞭如指掌竊欲使海內人民
知治亂興亡之所以然榮枯得失之
所以繫焉臣忠彥草茅愚夫叨弄禿
筆雖欲取人才不遺一善獨奈事實
泯滅而難覈簡册浩繁而莫盡如臣
踈淺寧免漏逸雖殫淘汰之勞尚恐

紬繹之短焉然　大王殿下垂宥含
弘而照察臣繼志述事之誠意恭荷
殿下之啓發得塵乙夜之
清覽一部二百九十一卷永傳於無窮
以報
國恩積歲志願一旦獲伸則臣雖死永
不朽矣謹隨牋

上進以
聞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忠彥誠恐
誠惶謹言
嘉永四年六月　飯田忠彥上牋

野史自叙

嗟夫

神代邈矣史闕不傳逮
皇代僅有記錄史鏡十餘篇撰述各異
體裁亦殊其所傳者斷續不全未有
備歷代治亂者也而羅保元承久之
大變建武應仁之兵燹史籍散逸多
委灰燼遺傳者少今也泰平日久雖
有充棟之史策各私其所見或謂
神胤爲夷種或衒文華晦事實不爲無
憾矣余總丱讀司馬遷史記慨然竊
欽之迨成童讀西山君史記始識
天子以下迄外夷紀傳煥乎可以爲徵
獨惜止明德三年而不傳焉余雖非

其職大啓其志欲續之乃起筆於明
德而終於文政體例史記文依國書
已踰知命歲月之久稿萃成堆卒編
纂作册庶幾欲使世代興廢名言篤
行不泯滅余素野人雖陋學寡聞至
報國之微志則所不敢辭也

嘉永辛亥六月　飯田忠彥撰

默叟飯田先生傳略

先生姓源諱忠彥字子邦初稱要人
又刑部後改左馬考里見義十郎君
諱兼門周防德山藩士也以寬政十
一年己未十二月十八日生先生於
德山先生幼岐嶷家藏菅相公畫像
乳母每遇先生啼泣抱就像前卽止

五六歲時克描公像又寫蠅頭字隣
里異焉旣而義十郎君使先生從師
受學聰明絕倫比十三四略通經史
兼修武技鬱如成人爲藩侯近習文
政元年戊寅有故致仕去遊河內八
尾豪族飯田謙介君諱忠直大奇其
爲人請以爲嗣因冒其氏先生益勉

讀書樓居不下者殆十年人呼曰二
階先生二階邦言樓也嘗嘆曰我國
中世而降武弁秉柄
朝廷史局遂廢是以系譜上自
皇家下至諸氏皆措而不問于今不之
正則恐亂君臣之分乃考索諸史撰
諸系圖八十卷以明

天潢源委諸氏流派傍逮漢土帝系又
撰門跡傳黑御所傳等若干卷先生
不以爲足更志於續修水藩大日本
史拮据奔走蒐集實錄日記野乘隨
筆二千餘部淘之汰之經三十八年
而後始脫稿其書始于明德終于文
政凡二十一世四百二十餘年爲卷

二百九十有一體例一沿大日本史命曰野史先生少時病羸胃義母憂之勸就攝養先生懼傷母氏心陽廢講讀然鉛槧之業未嘗一日怠懈痼亦得從瘳竟克以獨力成就此絕大著述是雖出於精力過人抑非具才學識焉能至此先生以文政六年始

赴關東天保五年西歸十一月釋褐於　有栖川王府居大阪邸十年冬我　中宮寺宮請以爲門客奉旨再赴關東一年所前後行役跋涉名山大澤搜訪巨刹秘閣之藏大廣見聞多獲材料云後辭　中宮寺宮再住大阪又轉入京　王府擢爲侍臣居

夷川邸先生自號夷濱釣叟廣與當時名士相結春日讚岐守梅田雲濱鵜飼吉左衛門藤田東湖大橋訥菴橋本左內等最友善者也沿迨安政年間幕政衰弛海內不靖先生痛論時事獲罪于幕府下獄於江戶鞠問不屈既而得釋歸屏居深草之里有

人問時事輙曰勿勞多言不若俟時因又號默叟萬延元年三月櫻田之變起事連於先生伏見尹拘之先生憤懣割肚而死時年六十三實文久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也葬于京都河原街專修寺子院龍源寺法謚曰志信院默叟理現居士

皇室中興特憫其忠志以明治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爲設祭於靈山尋徵其所修野史於家賜金五百圓先生無子養三重縣士永島三華第三子文彥爲嗣今官于司法省先生爲人淡雅眞率善國風觸事感情立得數首皆可誦鄕之伴林光平者亦同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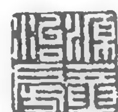
士也當時輦轂下以是技鳴者頗流浮薄靡然成風光平將往正之先生使人諷曰光平年壯才銳都下蓋無當其鋒者或恐自得之心生自得之心生則害於進步不若身安邊境以俟他日之大成也光平悟廼止識者以爲知言先生於余爲父執屢辱訓誨其歿前數月余偶訪其廬談時事臨去先生拊余背曰天下將大亂

皇室中興其在於斯時歟若不幸遇奸雄如賴朝家康者復出則我黨宿志亦歸畫餅而已吾老矣子其勉旃其言悲壯慷慨今猶在耳而先生歿後二十餘年果有今日嗚乎志操學識

如先生者古今能有幾人也今茲辛巳野史鏤版將成文彥屬余作先生傳義不可辭乃紀其梗概如此

明治十四年三月

大審院判事正五位北畠治房識



野史凡例

一歷年書太歲。以便檢閱。日辰甲子上書日。皆據前史。特太歲上年號每年。使易推算也。

一歷代多稱院。一准前史為通例。但光格天皇非其例。

一史體。以劔璽所歸為主。紀首不繫四時受禪之後。繫之即位之後。雖太歲四時重複必書之。

一母氏位號。為親王。為皇太子。前後兩書。書袴讀書加元服受禪讓位即位。其餘大抵從前史。

一攝政關白太政大臣去姓。攝關三公皇太子傅左右近衛大將。書例皆准前史。更加以准大臣。

一薨卒。凡百官身亡者。親王及三位以上曰薨。五位以上皇親曰卒。六位以下達於庶人曰死。婦人及僧亦準喪葬令書之。

一人臣贈官位不書。有故則書。

一朝廷年中行事。如四方拜小朝拜元會等節會。內侍所常例臨時御神樂。恒例御修法等。不差例者不書。有故則書。罷則書之。延而行之則不書。再舉則書。不詳事條者。一從本書。

一奉幣諸社。皆依前史。

一妃夫人。皆附后妃傳。不生皇子皇女者不書。特有故者載。

一皇子傳序篇目准前史。除為帝者。摽數女不詳次序者。不在此限。

一皇子為僧者。初為親王而後為僧者。稱入道親王。為僧而後為親王者。稱法親王。以別之。

一前史所根據。遡日本紀舊事紀古事紀。及國史等正史。不註所出。列傳以下每傳。皆註所出云。迄今述斯史。無正史之所徵。惟包攬明據。稽核至要。一事雖見數書。所准照不過二三部。省其繁也。

一天皇皇帝之稱。大事必書天皇。叙事臨文則書帝。

一准前史。

一紀首書某天皇諱某。某帝之子或弟也。至叙事書帝。立為太子以後。稱皇太子。皆從前史。

一即位後遣使。其餘發使。常典則不書。異則書。

一天皇始臨朝皆書。以正禮典。

一天皇在位擧動詔敕。異於常典則書。讓位後皆載紀末而不日。落飾遊幸皆然。年月係後紀者。各亦係日。叙事擧動。有不得拘於不日之例。

一天皇崩。每七日誦經追薦為常典。故不書。從小詳

而後。勅會行之者皆書。
一皇后門院皇太后。皆書崩葬。當時未爲皇后。而追尊爲皇后者。亦同書法于前史。
一皇太子納妃書。准前史。
一皇子諸王。爲親王。薨。並書品官。親王薙髮入道者。皆省而不書。
一皇太子傳則書。至罷薨亦書。羣臣納言以下。補任薨卒不書。
一朝章大典。有故罷廢者皆書。復擧亦書。沓爲恒典者書其事。以視爲永式。

一赦。大赦非常赦。載舊史者書。賚物錫爵。異常例者皆書。
一災異大小。罹宮殿門墻者皆書。五畿七道災變。大者皆書。小者不書。
一火災。官府宮門。雖小必書。諸國社寺。大者書。城寨亦書。
一神社佛寺興造。事出於官則書。雖不詳事條。大社巨刹皆書。
一歌合舞樂申樂等。有中外差別。中則不書。外則書之。

一伊勢兩大神宮春日社若宮賀茂下上兩社。造替正遷宮。有定額故書。中興而後。每造營不書。
一大祓淸祓恒例皆不書。
一石淸水賀茂臨時祭書。復擧而後不書。
一延曆寺三大會。興福寺維摩會。慶元以後無斷絕。故不書。有故則必書。
一火災。不載地名者皆京師。有故者特書。
一朝廷世職文臣。本紀各書姓。列傳書稱。皆以便撿閱。武弁將校以下士庶人。悉冠稱呼。不詳悉者。或係以其地名。

一前史立將軍傳及其家族家臣傳。自鎌倉創霸府而後。天下大勢一變。殊立武家法令。今更分流文武。曰文臣。曰武臣。所以分官家武家也。
一擬前史。更立公族傳。
一列傳。凡推次第載之。文臣以下。大概推年紀載之。雖然各家子孫。有事可傳者。則皆從父祖載之。欲令讀者莫混支流也。或改族稱者。多從其後稱。又子弟稱他族者亦附之。雖他姓臣屬者准之。
一人臣剃髮入道稱法名者。雖流弊之俗。世皆聞徹知之。姑從世俗之所傳。書法名而畧其名。如武田

信玄。上杉謙信者是也。

一百官職員。諸國守護。古來朝廷之所任。元弘建武之後。任職違法。羣國僭上。慣以爲常。迄今武官皆爲員外。故國守以下。係多用稱字。

一本朝本無侯爵。今時諸州大名及小名。群列儀似准侯爵之例。國主館主。或某侯等。因文勢書侯字。與大名無異。

一諸國城寨。城乃載曰城。寨今俗所謂館。或陣屋是也。載用砦壘等字。意乃一也。

一本朝古來定姓氏之例。瓜蔓緜緜。本支混亂。頗以苗字。苗字之稱乃俗言。故代以族字。

一猶子。前史未論之。非讓其家者。又非爲養子者。義如文字。然困學記聞云。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與皇朝之所稱義殊矣。

一人名具載之。如不詳名者。姑書俗稱。皇朝俗呼有某左衞門某兵衞。中古人呼下畧。今從之。其初見皆具書。至數次者。多下畧書之。厭冗長也。

一群國地。多除國名郡名。單書地名。省煩繁耳。

一參內者。參內裏之下畧。院參者。參院御所之畧語也。中古以來。　上皇所居。總稱院。與中古以前亦

異矣。莫與寺院之院混焉。

一幕府諸職員。曰管領。曰執事。曰大老。曰老中。曰所司代。進退黜陟皆書。下如代官番頭目附等。雖不雅字。叵妄改之。故具從今日所唱書之。今時有御側御用取次者。以申次字代之。

一壁書臨時德政等文字。皇朝之通稱。故不私改之。

一書人俗稱曰字。據月輪殿下兼實公玉海之文。自與外國稱字者異也。雖然古來業儒者稱字。偏與外國之制不異。今通稱字者。自異于此。

一國語不可翻譯者直書之。如骨折煉雲雀是也。

一皇朝刑罪之號。有閉門遠慮逼塞等字。亦不可改書。故直載之。

一前史外國通聘投化皆書。商舶不書。有大處分則書。又外國使。其來書。其去不書。有事故書。賜物書。

一中古以來。國制與上古不相同。故今更書。與皇朝通商者。或聘問者。皆載外國傳。

一雖大臣名族。無事可傳者不立傳。而附其父祖。或支族孝友義烈方技隱逸任俠之類。雖微殊各立傳。年次叵辨者。大概列序次耳。

一亂臣賊子。中古以來各家亦多。雖然一邦域之中。

而非征討使所誅罰者不立傳。唯如九戶政實。雖爲南部氏屬下之亂臣也。關白秀吉公下命遣征師伐平之。故特立叛臣傳。

一前史不立釋氏傳。今具載之。則實雖汗牛。亦猶有餘矣。聊以有所志。採摭其卓絶者一二。殊立傳。稱役氏者。前史無所載。其始祖役小角剏建之。支流亦分在。姑准釋氏之例。係役字以分其派。

一外國往來書翰。唯書其一二。視體裁耳。但有異事者。具載之。

一外國紀年。大率書干支及我曆號。雖然外國有無

年號者。書其國事者。或省繁煩。從支那年號。或彼紀年者。亦間有之也。

野史凡例終

野史引書用目

神器授受正統
天祚禮祀職掌錄
皇胤紹運錄
皇胤紹運續錄
一本皇胤紹運錄
帝王系圖
近代帝王系圖
帝王畧記

續神皇正統記
南朝紹運圖
皇記
皇代紀事
皇代紀事附錄
皇代譜
後光明天皇外記
女后女字抄
女院記
天子冠禮部類記總錄

承德御讓位記
承和大嘗會記
承享大嘗會記
寛永御卽位記
大嘗會延引勘例
管見記　天皇元服部類
椿葉記
院號定部類記
親王系圖
親王家譜

王代記
北山亭行幸記
室町亭行幸記
聚樂亭行幸記
永享九年行幸記
應永二十一年御幸記
二條行幸記
修學院御幸宸記
文政修學院御幸記
王代式

永享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行幸記
後水尾院當時年中行事
前王陵廟記
山霞
菅原和長明應凶事記
菅原和長雲井御法繼書
與路津乃御法
魚山乃御法
後光嚴院三十三回聖忌記
後土御門院十三回聖忌記

陽祿門院三十三回忌記
藤原雅緣昇遐記
後小松院崩御記
後奈良院御拾骨記
延德御八講記
後花園院消息
東叡山門主法親王根元記
解脫院一品親王御傳記畧
一品尊敬親王御傳記
仁和寺御傳

閑條一本作

仁和寺諸院家記
一休年譜行實
東海一休和尙年譜
神明鏡
二十二社註式
石淸水放生會記
神社考
神社啓蒙
神祇拾遺
藤澤山宇賀神緣起

二宮銘論記
熱田神社問答雜錄
太宰府天滿宮故實
伊勢內宮外宮兵亂記
王代一覽
續王代一覽
一本續王代一覽
皇年代畧記
皇年代畧記首書
如是院年代記

雲井下恐脫御法二字

分類年代記
皇年代私記
紹運要畧攝關次第
門葉記
門跡譜
諸門跡傳
御湯殿上日記
中殿御會部類記
贈官宣下記
改暦雜事記

諡號雜記
帝陵圖考
山陵志
散状留　臨時公事
散状留　恒例公事
散状留　參仕交名
雲井
職原鈔別勘
薩戒記
建内記

迎陽記
親長記
元長記
資益記
公武相交記
細細要記
二水記
無名記
成恩寺關白記
後瑞雲院記

東山左府記
小夜乃寐覺
文明一統記
二條殿家記
永泰院法帖
時慶記
宗建記
康富記
康雄記
山賤記

常業記
長興記
孝亮記
高倉家抄
洞院家部類
澂草拾露
兼宣記
和長記
管別記
看聞御記

宣胤記
宣胤卿記
宣胤記抜書
爲學記
長賴記
亮信記
亮壽記
亮續記
峯記
要記

通記
疊翠家記
含翠亭記
槐記
榮由久花
清原宗賢記
菅原益長記
嚴助往年記
言繼記
基長記

鴫羽可幾
海人藻芥
吉野拾遺
繼々拾遺
公卿補任
武家補任
南朝補任
攝關補任次弟
歷名士代
近代補畧

地下女第
天台座主記
天台山座主略記
足利家官位記
花營三代記
鹿苑院殿御元服記
普光院殿御元服記
光源院殿御元服記
普光院殿任大臣節會女第
普光院殿左大臣御拜賀記

雜史　引書解題　九

正保二年御元服記
鹿苑院殿薨逝記
鹿苑院殿追善記
悼鹿苑院殿記
將軍義教薨逝記
萬松院殿穴太記
總見院殿追善記
豐臣太閤御葬式帳
東照權現御遷座之記
鎌倉大草紙

八幡社參記
八幡宮御社參記
春日社參記
富士紀行
覽富士記
富士御覽日記
富士歷覽記
享德御鞠記
長享元年常德院殿江州御動座當時在陣衆着到
飯尾宅御成記

雜史　引書解題　十

畠山亭御成記
伊勢守貞忠亭御成記
三好筑前守義長亭御成記
文祿三年御成記
文祿四年御成記
殿中申次記
御隨身三上記
御亭始記
長祿二年以來申次記
室町年中行事

明德記
應永記
嘉吉記
文正記
永享記
應仁記
文祿記
天正記
慶長記
長祿記

慶元記
寬永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室町殿日記
齋藤親基日記
御產所日記
祇園修行日記
梵舜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增補追加
安土日記
寬永日記
親元日記
多門院日記
正廣日記
寬明日記
元寬日記
御還大坂日記

御還大坂日記附錄
鎌倉大日記
西征日記
山本日記
關原首御實檢之記
仕丁記
天和記
信長記
大閤記
德川記

宗淵記
大内記
宗長記
貴久記
江濃記
家忠記
元親記
清正記
創業記
創業記考異

夏目記
金鑰記
參遠記
氏鄉記
成寶記
豫章記
九州記
西遊記
並合記
諫懲記

嵯峨記
夢想記
故諺記
兼山記
木造記
豐西記
大坂記
遠山記
底倉記
太平記

勝山記
管領記
村翁記
別所記
盛正記
忠眞記
賤嵩記
高橋記
立花記
豆相記

荒山合戰記
清須合戰記
名古屋合戰記
遠州味方原合戰記
奥羽永慶軍記
高野山燒失記
天下南禪寺記
洛陽般舟三昧院記
房州白濵被珠院舊記
南禪寺記註

足利季世記
毛利舊記
阿州將裔記
伊勢舊記
毛利家記
温故私記
寺社雜事記
快元僧都記
伊東法師記
毛利傳記

龍造寺記
佐野宗綱記
宇佐美定祐記
夏目定房記
大村家記
文明十一年記
三好家成立記
三好別記
日光御社參記
享保日光御社參記

太閤續記
太內家記
大內家守護代記
波多野家記
家中竹馬記
萬壽禪寺記
攝津國多田院記
南都東大寺大佛記
細川賴之記
三塔巡禮記

文會雜記
南部根元記
水谷蟠龍記
松永道齋記
高坂半齋河戸川記
關原軍記
戸田長門守先祖記
若狹國三方郡岩屋村瀬尾氏家記
別所長治沒落記
寛永御上洛記

前田創業記
宗像追考記
立花懷覽記
立花家記
立花宗茂朝鮮記
下瀬賴直朝鮮日記
武德安民記
殘騰記
勢州四家記
細川兩家記

黑田家舊記
船田前記
船田後記
有馬傳記
簑輪軍記
紫田退治記
志津嶽合戰記
赤松再興記
播州征伐記
琉球征伐記

大內義隆記
荒木畧記
佐竹藩士舊記
大友興廢記
足利治亂記
北條盛衰記
南海治亂記
九州治亂記
房總治亂記
鹿島治亂記

中國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加越闘爭記
越後騷動記
類聚武家盛衰記
中興武家盛衰記
最上陣實記
陰德太平記
後太平記
後太平記評判
南朝太平記
中國太平記
殘太平記
北國太平記
新篇東國太平記
難太平記
朝鮮太平記
國朝記
某氏筆記
鎌倉管領九代記

朝井三代記
眞田三代記
秀吉三代記
北條五代記
陸奥九家世記
兼貞齋筆記
弘賢筆記
閑際筆記
姫路城主歷代記
若狹守護代年數舊記
若狹國稅所今富名領主次第
若狹國守護職次第
東大寺別當次第
御評定着坐次第
龜田大隅柏野江合戰之次第
若狹國佐柿國吉籠城次第
諸家傳
柳營婦女傳
和州諸將軍傳
禪林七絕海傳

禪林諸祖傳
參松傳
列女傳
南方記傳
信濃宮傳
姓氏傳
朽木家傳
永井家傳
谷家傳
佐竹家傳

本多家傳
越前家傳
松平丹波守家傳
內藤家傳
小笠原家傳
保科家傳
細川家傳
久松家傳
高木家傳
阿部家傳

石谷家傳
建部家傳
萱野三平傳
愛宕姑傳
輕女傳
畸人傳
續近世畸人傳
先民傳
諸大夫家傳
樂所家傳

山口家傳
足利將軍家譜
織田信長家譜
豐臣秀吉家譜
古押譜
武家譜　寬永系圖
多多良系譜
大內系譜
小笠原系譜
和氣系譜

東照宮御年譜
本多家譜
吉良家譜
前田家譜
石川家譜
小笠原家譜
最上家譜
伊達家譜
島津家譜
蒲生家譜

木下家譜
藩翰譜
續藩翰譜
藩翰譜備考系圖
城主譜
中川系譜
六郷家譜
西尾系譜
柳營譜畧
蜂須賀系圖家譜

狩野五家譜
沼田家譜
西塔各坊世譜
東塔各坊世譜
仁賀保家譜
大道寺家譜
鷹野家譜
鳥居中興譜
菅氏世譜
岡野家譜

三楠實錄
舊章錄
國史實錄
駿府政事錄
謚家手錄
武林隱見錄
君臣言行錄
明君享保錄
公實嚴秘錄
德川武顯錄

遜史
讀史餘論
某氏記典
諷諭願文草案
砂玉和歌集
後水尾院御製和歌集
孝範集
常縁集
爲和集
慕京集

草根集
京花集
東海瓊華集
東海一漚集
湘山星移集
禪林集畧
落穗集
本多正信集
岩淵夜話集
岩淵夜話別集

武功吟味集
茶道應宜集
紹述文集
周南文集
明霞文集
惺窩文集
羅山文集
臨川全集
秦山集
李花集

武德編年集成
甲斐潮水見聞録
薩州舊傳集
新書聞集
松坂雜集
鐙銘集
日工集
颪也集
利光編集
諸寺公帖

花押藪
玉露叢
武陰談叢
芝山遺文
白石遺文
北畠物語
大內物語
義光物語
淺井物語
古戰塲物語

武家物語
松平物語
參河物語
大久保彥左衞門物語
朝鮮物語
武者物語抄
十河物語
莊內物語
故鄉物語
遺老物語

三季物語
沼田物語
長元物語
丹州三家物語
結城戰塲物語
桑島若狹大坂物語
昔物語
翁物語
十時相撲物語
宇都宮國綱朝鮮歸陣物語

老師物語
嚴屋物語
今市物語
松田元心物語
會津陣物語
自樂軒物語
三日抄
拾芥抄
年立抄
竹馬抄

體源抄
代始和抄
醍醐枝葉抄
年代和歌抄
有斐錄抄
源氏系圖
藤原氏系圖
古本藤原氏系圖
山口系圖
清原累系
菅原系圖
上杉系圖
細川系圖
清原系異本
平氏系圖
伊勢系圖
宗系圖
松平系圖
一本松平系圖
異本松平系圖

朽木系圖
狩野系圖
相馬系圖
水野系圖
喜連川系圖
新編纂圖
伊東系圖
有馬系圖
松浦系圖
秋月系圖
相良系圖
大内系圖
伊勢系圖
北條家系
武田源氏一流系圖
斯波系圖
新井家系
由良系圖
飯田系圖
里見系圖

梅華無盡藏
毛利家據子
安西軍策
官軍秘策
和漢合運
和漢合符
和漢年契
樵談治要
温故知要
大岡政要

知時政要
寶永新令
雨夜燈
窓乃口號
草茅危言
君則
拾遺和漢名數
塩尻
逆衣
小島乃口號

山門法名豪宜
道行布梨
明頁洪範
異說區
山鹿語類
浦乃錦
房總志科
丹波風土記
雲遊文蔚
參河雀

碕陽拾芥
長碕實記大成
關原正僞
島原秘翰
東遷基業
三內口
東路乃產
水蛙眼目
慶長野聞
二葉松

机塵
驛路鈴
見聞雜書
大和事始
洛陽大火行
清水長左衛門宗治由來
慶長五年人數記
東照宮御遺誡
東照宮御遺訓附錄
鳥居元忠自伏見城註進並息忠政へ遺誡

明君文武蹟
豐鑑
甲陽軍鑑
慶元通鑑
萬代江鑑
播摩鑑
柳營秘鑑
拾遺柳營秘鑑
江家秘鑑
享保通鑑

水月名鑑
東國通鑑
壤鑑
比賣鑑
東源武鑑後錄
元錄以來武鑑
上杉家說
鳩巢小說
高野山成慶院說
參州大濱稱名寺說

龜田傳說
西島氏說
新宮家傳說
宇喜多傳
大橋家傳
服部家傳
岡本家傳
村上家傳
長野家傳
川北家傳

川村家傳
上林家傳
革島家傳
加納家傳
忠婦富士傳
岡野家説
宇都宮家説
武具要説
公名記
勢州兵亂之事
長久手合戰之事
長久手合戰或説
越國內輪弓矢
醍醐寺應永十三年曆裏書
加藤清正掟書
黒田長政遺書
紀侯大坂御陣之一卷書上寫
田中氏與某氏書
豐太閤大坂城中壁書
朝鮮征伐之時豐太閤賜女房書

武邊咄聞書
細川幽齋覺書
細川幽齋丹後田邊籠城覺書
吉川氏覺書
加藤宗月覺書
勢州吉田鄉民覺書
毛利家判斷書
小早川隆景朝鮮都合戰聞書
土岐家聞書
福富覺書
紀州藩士四家書上寫
土屋忠兵衛覺書
佐竹士梅津憲忠大坂冬陣覺書
余吾莊合戰覺書
藤堂家覺書
藤堂高虎贈子息覺書
石谷士人覺書
横田覺書
保科類母祖父以來留書寫
西岡孝子行狀聞書

入尾若江合戰聞書
大坂冬夏聞書
九鬼守隆働拔書
九鬼家大坂冬夏覺書
松平忠明書上
本多越前守書上
水野日向守覺書
水野左近一代武功覺書
有吉家代代覺書
請創建國學校上書

豐前覺書
長澤聞書
淺利聞書
岡田竹右衛門覺書
堀內傳右衛門重勝覺書
關城書
秀吉公賜織田長臣書
豐臣太閤御事書
向家舊書
高忠聞書

岩田平七武邊聞書
大高忠雄寄母書
甘雨亭叢書
白川古文書
佐野十兵衛覺書論
關氏先祖由緒
侍所沙汰篇
喫茶指掌編
翹楚篇
中原高忠軍陣聞書

武藏野紀行
蒲生氏鄉紀行
平安紀行
鎌倉紀行
北國紀行
善光寺紀行
東野州消息
東素山消息
柯山隨筆
淡島隨筆

芝屋隨筆
萩原隨筆
石鹿隨筆
醍醐隨筆
尚齋隨筆
二州隨筆
藝海涉筆
梧窓漫筆
諸家人物志
關原大條志

泉志
雍州府志
常陸國志
駿河府志
甲斐國志
豐後國志
南留遍志
古今人物志
豐前古城志
富嶽焦志

大三河志
三國志
奧羽觀蹟聞老志
背書國志
吉蘇志畧
志陽畧誌
桑名郡賦
鈴鹿郡賦
伊達氏話談
武野燭談

北越軍談
北窓瑣談
常山記談
神境記談
川岡雜談
唐澤軍談
諸士軍談
下學老談
草廬筆談
虎戮雜談

新續古事談
俳家奇人談
續俳家奇人談
雜話藻塩草
淡路常盤草
常山詠草
四季草
心得草
翁草
長崎夜話草

勢免天話草
拾遺勢免天話草
左左許於知乃草紙
那可哀於知乃草紙
鑽故紙
西山遺事
杵城遺事
銀臺遺事
吉備烈公遺事
錄契冲遺事

要筐辨志年中行事
記義奴權助事
大坂御陣大久保彥左衛門一分御穿鑿之、時申分之事
肥後人渡邊玄察覺書抄出
島原陣細川家士長岡氏記錄抄出、
渡邊幸菴對話筆記抄出
見聞拾遺
瑣語
叢語

續叢語
三師戰畧
殊號事畧
殊號事畧考正
寶貨通用事畧
孝道故事要畧
立花事實畧
常總誌畧
東野餘稿
退私錄稿

松陰私語
並河寒泉賦古詩註
假名世談
年山打聞
延暦寺御朱印寫
白櫻便覽
古暦便覽
三國通覽
皇和通暦
續長暦抄出

熱田大宮司七月二十五日古狀
榊原康政從小田原陣中贈加藤清正狀
菊池武朝申狀
上杉輝虎申狀
蒲生氏鄉申狀
沙彌洞然長狀
反町大膳訴狀
阿蘇大宮司惟澄申狀
井伊家士岡本半助告大坂落城狀
權中納言秀康卿行狀

松平忠明行狀
中部惕齋行狀
契沖阿闍梨行狀
荒木素白行狀
室鳩巢行狀
大坂陣首帳
大坂兩陣供奉帳
淺野長直大坂陣首帳
永享以來御番帳
塔寺村八幡長帳

永祿六年諸役人附
諸役人帳
小幡牛一事歷
常州黑子千妙寺列祖譜
東叡山子院歷代主僧記
信松院百會回場記
陶弘盛肖像贊
小郡妙堪寺緣起
大原山緣記
東叡山慈眼大師緣起

高野山青巖寺撿校帳寫
足谿弊帚
阿彌陀經
會津四家合考
氷上山傳記考
和錢考
三家考
謚號考
相州鎌倉松岡東慶寺考
上野國名跡考
會津舊事雜考
廢城考
信濃州郡鄉沿革考附錄
鹿兒藩名勝考
醫考
史氏備考
白川故事考
一本白川故事考
武田舊證文
朝鮮國王稱加藤淸正文

本多正信碑文
脇坂安治碑文
谷大學頭衛好碑文
竹中丹後守重門碑文
高野山墓碑銘
別所長治墓石銘
黑田如水碑銘
水野勝成壽碑銘
本多正信碑銘
加納久英碑銘
河內國八尾常行寺碑銘
河內國若江山口重信碑銘
相州湯本早雲寺墓銘
相州藤澤遊行寺墓銘
房州本織延命寺碑子銘
豆州山中法藏寺墓銘
石川丈山墓銘
新井君美墓銘
向井忠勝碑銘
伊藤東涯墓銘

紀州九度山邑法羅陀山善稱名院碑
上野沼田平公祠碑文
京師三條瑞泉寺碑銘
洛東善正寺墓銘
京師誓願寺墓銘
京師誠心院墓銘
平等院上林政重碑銘
孝女於以麻碑銘
相州鎌倉松岡東慶寺過去帳
常州茨城郡六段田村六地藏寺過去帳

常州田島村傳燈山和光院過去帳
常州水戸清巖寺過去帳
駿州臨濟寺過去帳
房州白濱杖珠院過去帳
常州牛久本土寺過去帳
粟田口猿樂記
糺河原勸進猿樂日記
倭樂傳記
異香錄
善隣國寶記

環海異聞
蝦夷記
蝦夷亂記事
異稱日本傳
華夷變態
中山聘使畧
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
萬國新話
續萬國新話
臺灣鄭氏記事

外國書翰
外蕃通書
隣交徵書
唐土皇輿全圖
紅毛雜話
采覽異言
增譯采覽異言
華夷通商考
呂宋國源流記
西域聞見錄

坤輿圖識補
從信錄
元史
明史
東都事畧
漂海錄
職方外記
西洋雜記
五倫書
明世法錄

大明一統志
武備志
蒼霞草
獻徵錄
圖書錄
資治通鑑
明政統宗
明評斷實記
平壤錄
閩書

懲毖錄
慕齋詩集
三朝實錄

通計一千一百四十部

野史引書用目　終

野史總目卷上

飯田忠彥修
男　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校

本紀一十三
靈元天皇
卷一十四
本紀第一十四
東山天皇
卷一十五
本紀第一十五
中御門天皇
卷一十六
本紀第一十六

櫻町天皇
卷一十七
本紀第一十七
桃園天皇
卷一十八
本紀第一十八
後櫻町天皇
卷一十九
本紀第一十九
後桃園天皇

卷二十
本紀第二十
光格天皇
卷二十一
本紀第二十一　闕
仁孝天皇
卷二十二
列傳第一
后妃一
後小松帝宮人藤原資子

藤原氏
稱光帝宮人某氏
後花園帝宮人藤原信子
後崇光院妃源氏
後土御門帝源皇后
藤原兼子
藤原房子
後柏原帝宮人藤原藤子
源行子
掌侍藤原繼子
後奈良帝藤原皇后

帥局源氏
藤式部局
右兵衛局藤原氏
中將局安倍氏
右衛門佐局
少納言局
小少將局秦氏
新大納言局藤原氏
東山帝中宮
新大納言局藤原氏

春日局藤原氏
藤內侍
菅內侍

卷二十四
列傳第三
后妃三
中御門帝藤原皇后
典侍藤原氏
典侍藤原氏
典侍菅原寛子

源內侍
町局平氏
櫻町帝藤原皇后
典侍藤原定子
桃園帝藤原中宮
後桃園帝藤原皇后
光格帝皇后
典侍藤原婧子
典侍藤原賴子
典侍藤原正子

典侍藤原聰子
內侍菅原和子
小侍從局藤原明子
仁孝帝藤原皇后
藤原皇后
典侍藤原雅子
典侍藤原績子
典侍藤原德子
典侍藤原姸子
典侍源嗣子

高仁親王
皇子
幸教親王
周敦親王
眞敦親王
定敏親王
穩仁親王
良賢親王
嘉遐親王
常賢親王

周賢親王
常尹親王
後西院帝十一皇子
長仁親王
幸仁親王
貴平親王
幸嘉親王
幸智親王
秀憲親王
宗範親王

尙仁親王
昌隆親王
皇子
勝明親王
靈元帝十七皇子
寛清親王
師永親王
皇子
周慶親王
皇子

文仁親王
皇子
皇子
寛敦親王
皇子
皇子
庶賢親王
皇子
皇子
職仁親王

卷二十九

列傳第八

皇族一

卷三十

列傳第九

皇族二

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十

皇族三

卷三十二

列傳第一十一

皇族四

卷三十三

列傳第一十二

皇族五

公族一十五
峰巖公子
保科正之

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九
公族一十六
清揚公子　松平清武
悠然公子
覺了公子
俊德公子

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
外戚一
華陽君靑木氏
傳通太夫人水野氏
東照公南明夫人
淸池夫人
永見氏
寶臺君西鄕氏
鍋殿氏

穴山氏
秋山氏　信松院尼
山田氏
志水氏
蔭山氏
太田氏
台德公崇源夫人
神尾氏　阿茶局　大姨

卷八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外戚二
大猷公本理夫人
寶樹君七澤氏
桂昌君本莊氏　春日局
大條氏
日野氏
藤枝氏
太田氏
嚴有公高巖夫人
常憲公淨光夫人

卷八十三

押小路實岑
風早公雄

野史總目卷上終

野史總目卷中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里見義實　正木時綱　時茂　正康

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九十九

武臣二十八

佐佐木高賴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

武臣二十九

尼子晴久　國久　山中幸盛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

武臣三十

京極高次　高知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

武臣三十一

伊勢貞親

石見雅助

多賀高忠

遊佐國助

木澤長政

上坂長重

磯野員正

淺見俊孝

阿閉長之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

武臣三十二

菊地武政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

武臣三十三

阿蘇惟豐

宗像氏弘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

武臣三十四

北條長氏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

武臣三十五
北條氏政 北條綱成 松田憲秀 大道寺政繁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
武臣三十六
吉良貞家 義昭 宣義
富樫泰高 前野長康
三浦時高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

武臣三十七
大友義鎮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九
武臣三十八
今川義元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十
武臣三十九
河野通直

一柳直末
來島通總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武臣四十
稻葉長通
稻葉正成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武臣四十一

長曾我部國親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武臣四十二
毛利元就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武臣四十三
毛利輝元
卷一百三十六

武臣六十八
中川清秀
毛利高政
松浦隆信　宗清
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武臣六十九
伊東義祐
伊東長實
秋月種實　芥田某

相良長毎
原田隆種
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武臣七十
眞田昌幸
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武臣七十一
土屋昌忠　秋山信友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武臣七十二
諏訪賴重
平岡賴勝
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武臣七十三
最上義光
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武臣七十四
伊達正宗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武臣七十五
島津義久　家久　忠將
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武臣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武臣八十三
池田信輝
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武臣八十四
瀧川一益　勝雅
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武臣八十五
佐久間信盛　盛政　安次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武臣八十六
佐佐成政
河尻鎮吉
村井貞勝
菅谷長頼　小瀬清長
毛利秀頼

原房規
蜂屋頼隆
不破道貞
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武臣八十七
丹羽長秀
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武臣八十八

蒲生氏郷　重郷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
武臣八十九
淺野長政　[illegible]田高緒
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武臣九十
加藤清正
卷一百八十三

寺澤廣高
松倉重正
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武臣一百五
南條元續　光明
原田長俊　種直次
白井範秀
粟野秀用
丸毛親吉
波多信時
早川長敏
服部一忠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武臣一百六
和田惟政
加加江重望
糟屋武則
岡本重政　正親

平塚爲廣
僧慧瓊
伊藤盛景
山口宗永
青木一矩
高木守光
小河祐忠
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武臣一百七
屋代勝永
小堀政一
戸川秀安
日根野弘就
桑山重晴
松下之綱
平野長泰
卷二百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武臣一百八

野史　八　總目卷四　二十九

野史　八　總目卷四　三十

村越直吉
川村瑞軒
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武臣一百五十八
柳澤吉保
田沼意次

野史總目卷中終

野史總目卷下

飯田忠彦修
男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野史　總目卷下　一

野史　總目卷下　二

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孝子三

外國二
明中
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二百六十三
外國三
明下
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二百六十四
外國四
清

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第二百六十五
外國五
朝鮮上
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第二百六十六
外國六
朝鮮下
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二百六十七

外國七
琉球
蝦夷
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第二百六十八
外國八
臺灣
卷二百九十
列傳第二百六十九
外國九

安南　東京
占城
暹羅　太泥
呂宋　若荅爾
阿媽港
柬蒲塞
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第二百七十
外國一十
滿剌加

瓜哇
臥亞
波爾杜瓦爾
喎蘭
漢乂剌亞
伊斯把儞亞
新伊斯把儞亞
沒斯箇未突

本紀二十一卷
列傳二百七十卷
共二百九十一篇

野史總目卷下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15

SS□=14664015